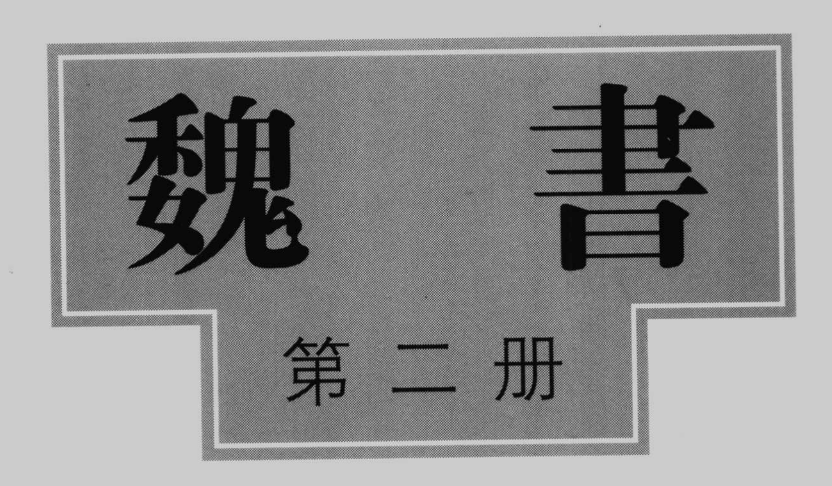


魏書

第二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魏書

第二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周國林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魏書/周國林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1-4

Ⅰ.魏… Ⅱ.周… Ⅲ.①中國-古代史-北魏(386~534)-紀傳體②魏書-譯文 Ⅳ.K239.2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11 號

二十四史全譯

魏　書

(全四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周國林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57.25 字數 3,92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1-4/K・84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魏書》4 册　50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晋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豔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豔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豔豔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闞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畂"、"𤰸"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禮)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飈飈)　剛(犅)　料(析)　觴(醻)
餅(餠)　詬(訽)　躪(躙)　舐(䑛)
豺(犲)　縠(縠)　櫺(櫺)　疏(踈疏)
躔(躔)　罐(䨏)　騮(駵駵)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羸)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覊)　滅(烕)　柝(榛榛榛)
欻(欻)　悸(瘁)　秣(餘)　蜿(蜑)
垂(埀埀)　奸(姧)　彝(彞)　腕(掔)
齪(蹠)　殲(殲)　腦(膃)　尪(尫尫)
瓷(甆)　轆(轆)　旆(旆)　誤(悞)
蹩(蹩)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嶋)　截(截)　媲(媲)　溆(溆)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鞥)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㓞)　腰(署)
斗(㪷)　絶(𢇍)　煢(㷀)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暐)
扼(搤)　框(匡)　麯(麴)　彝(彛)
愕(愕)　髡(髠)　紝(絍)　癰(癕)
鋒(鎽鋒)　攬(擥擥)　穤(穤)　禹(禹)
蜂(螽)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祇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魏書》全譯出版説明

《魏書》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紀十二卷，列傳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紀、列傳和志篇幅過長，又分爲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實共一百三十卷。北齊魏收撰。

公元一世紀末，隨着匈奴帝國的解體，東北大興安嶺東麓的鮮卑族逐漸嚮西遷徙，成爲大漠一個强大的民族集團，公元三世紀初，鮮卑拓跋部首領猗盧在塞北建立了代國，公元376年，代政權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滅。公元386年，拓跋鮮卑各部復擁拓跋珪爲代王，重建政權。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鮮卑原有的部落組織，定居農耕，遷都平城，於公元398年改稱魏，史稱北魏。由於吸收先進的漢族文化，北魏國力日益强盛，終於在公元439年統一中國北方，結束了十六國時期的動蕩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漢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時，北魏達到鼎盛時期，在西邊奪取漢中，進窺巴蜀，在東邊鞏固了洛陽周邊的防禦，並與梁朝争奪淮南，但不久就由於政治腐敗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潰，分爲東魏和西魏兩個對峙的政權。《魏書》記載了鮮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東魏被北齊取代這一階段的歷史。

魏收(505—572)，字伯起，鉅鹿郡下曲陽(今河北平鄉一帶)人。小字佛助。魏收出身於世代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緝曾任北魏濟陽郡太守。魏收之父魏子建，北魏宣武帝時，曾任東益州刺史，節度梁州、巴州、益州、東益州和南、北二秦州之事。後來，還居洛陽，任常侍、衛尉卿。魏收幼年時聰明好學，年僅十五便擅寫文章。進入仕途後，擢爲太子博士。歷任司徒記室參軍、北主客郎中、散騎常侍，隨即敕典起居註，並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時年僅二十六歲。魏收少年得志，自恃才高，頗自驕矜。後來，他奉命出使南朝，得到了在南朝大顯文才的機會，與温子昇、邢子才號稱三才子。而他在南朝期間却行爲放蕩、品行不端，人稱"驚蛺蝶"。因此，人們稱其才而鄙其行，以致在後來的東魏時期一直得不到重用。最後，魏收衹得請求修國史之職。以這樣一個多文才而無人品的人修《魏書》就難免給《魏書》帶來一些駡名。

早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立代國政權時，就曾任命鄧淵爲著作郎，負責撰寫《國記》(又名《代記》)。鄧淵的《國記》衹有十餘卷，衹記年次月份和皇帝起居情況，實際上衹是一個編年體的大事記，到了太宗明元帝時期就廢而不述了。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纔正式命崔浩和高允等人續撰編年體《國書》，成書三十卷。此書於拓跋燾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刻成石碑，公之衢路。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又任命李彪和高祐爲史官，再度撰修國史。李、高等人奏請把自成帝至於太和年間的歷史改寫成了紀傳體史書。此後，又有邢巒與崔鴻等人，

先後編寫了高祖孝文帝、世宗宣武帝和肅宗孝明帝三朝的起居註。到了孝莊帝建義初(公元528年),又任命溫子昇爲南主客郎中,撰修起居註。同年九月,改元永安,溫子昇又撰《永安記》三卷。此外,還有元暉業撰寫的《辯宗室録》四十卷。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551)正式任命魏收以中書令兼著作郎撰修《魏書》的時候,前人已經爲他做好了絶大部份的史料準備。此外,北魏後期,崔鴻撰有《十六國春秋》一百卷,又序例、年表各一卷。也爲魏收撰寫《魏書》的少數民族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魏書》帝紀的第一卷是《序紀》,記稱魏建國以前事。其餘十三卷,記魏道武帝至孝静帝十四帝一百六十四年間(386—550)事。《序紀》追述北魏拓跋氏遠祖至二十七代,從中可大略窺見拓跋氏的源流。當時同拓跋部同時存在的許多少數民族的情況,《魏書》也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這是其他史書不能比擬的。

《魏書》帝紀的特點是其以東魏北齊系統爲中心,排斥西魏北周系統。北魏孝武帝時,高歡掌兵權,稱大丞相。孝武帝被其逼迫,逃到長安去依靠宇文泰,不久即被殺死。宇文泰立文帝,是爲西魏;高歡則另立孝静帝,是爲東魏。以後東魏爲高洋所篡,建立北齊;西魏爲宇文覺所篡,建立北周。魏收在北齊做官,所以他修《魏書》不承認西魏政權,不給西魏三個皇帝立紀,爲高齊樹立正統,因此,記載西魏君臣的事跡時就多方貶低,對高氏父子却曲爲回護。

《魏書》列傳共九十二卷,特點是其首開家譜式列傳體史書的先河。魏收的《魏書》在給一些重要歷史人物立傳時,往往把這些人的祖先與子孫以及同族旁支成員也附帶列出,不論這些附傳人物有無事跡可記,衹是羅列其人名、官階,像給他們記録家譜。此外,列傳自第八十三至第九十一卷記南朝、十六國及其他少數民族事。其中稱東晉爲"僭晉",稱宋、齊、梁爲"島夷"。以正統自居,貶低南朝,但對南朝各史曲意回護之處,却能直書不諱,正可以互相參考。

《魏書》志二十卷,分爲十目。其中的《食貨志》記載了相當豐富的北魏社會經濟史料,特别是北魏太和九年(485)的均田令和與之相關的三長制及租調制,是研究北魏及其後三百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材料。《魏書》是南北朝時期的八部正史中除《隋書》以外惟一有《食貨志》的一部史書,是瞭解北魏時期社會經濟史的惟一原始史料。而《魏書》中《釋老志》與《官氏志》的增添,則是魏收對紀傳體史書體例的創新與發展。《釋老志》中的"釋"指佛教,"老"指道教,故《釋老志》就是當時的宗教志。

《魏書》中的紀傳和志,除具有上述特點外還有一個明顯的共性就是其中都載有大量的、有價值的文獻資料,例如當時完整的詔令、奏疏等。這是關於北魏政權難得的原始資料。同時書中也載有北魏時期的詩歌、文章等,成爲後人輯録北魏詩文的重要來源。

《魏書》也有其缺陷與不足之處,例如《地形志》有詳所不當詳而略所不當略的地方;《食貨志》不記載當時的徭役制度;《官氏志》不記當時官府的部門和官吏職司;《天象志》與《靈徵志》宣揚了災變、祥瑞等迷信思想。不過,有些問題必須一分爲二地看待。如《天象志》與《靈徵志》,在宣揚災變與迷信的同時,也爲我們留下了北魏建國以來的一百五十年間的地震資料。因此,從整體來看,《魏書》諸志雖有其缺點,却不能損害與掩蓋其優點和作用。總的來説,魏收的《魏書》是一部有價值的史書,決不可因爲當時人或後世人對其有許多非議而忽視之。

《魏書》編寫完成後,社會反響極大,並遭到了某些人强烈的反對,甚至被稱爲"穢史"。

有人則認爲這部書"抑揚失當,毁譽任情",紛紛提出反對意見,前後上訴者達一百多人。《魏書》後經魏收二次修訂,方寫成定本,在并州和鄴下各置一部,任人抄寫,算是公佈於世了。但此後反對者仍不絶,隋文帝楊堅曾命魏澹和顔之推、辛德源等重修《魏書》,編成九十二篇,一百卷。此書以西魏爲主,雖然打破了以東魏爲正統的原則,但其書過於簡略,所以不能代替魏收的書。唐初時,又有張太素等撰《魏書》一百卷,到北宋時便已失傳。魏收的書也多殘缺,唐人所編的《北史》與《高氏小史》等多用其文,後人轉以來補《魏書》之缺。唐中葉以後,《魏書》方得與其他各史併列,確定了其爲正史之一的地位。

北宋時期就發現《魏書》殘缺二十九卷,經過劉恕等人校勘的《魏書》,大約初刻於北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以後和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8)之前。但是這個初刻本流傳不廣。到南宋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又在四川翻刻劉恕校勘的《魏書》。可惜這兩個本子都早已失傳。後傳下來的《魏書》刻本,也是南宋時翻刻版,並於元、明二代補刻,所以這個本子叫三朝本。其後《魏書》的版本還有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南京國子監本、明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本、明末汲古閣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書局本、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及據以上各本校勘而成的中華書局標點本,後者據多本參校,擇善而從,是目前《魏書》較好的版本。

《魏書》全譯主編:周國林。譯者:周國林、孫湘雲、匡鵬飛、劉敏芝、王洪涌、王延武、余和祥、崔曙庭、董恩林、王武子、劉韶軍、趙澤光。

魏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魏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于栗磾

于栗磾 于洛拔　于烈　于祚

于栗磾，代人也。能左右馳射，武藝過人。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後與寧朔將軍公孫蘭領步騎二萬，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路，襲慕容寶於中山。既而車駕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定，太祖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即吾之黥彭。"大賜金帛，進假新安公。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謂栗磾曰："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太祖顧而謝之。永興中，關東群盜大起，西河反叛。栗磾受命征伐，所向皆平，即以本號留鎮平陽。轉鎮遠將軍，河内鎮將，賜爵新城男。栗磾撫導新邦，甚有威惠。

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禁防嚴密，斥候不通。裕甚憚之，不敢前進。裕遺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語。奚斤之征虎

于栗磾，是代郡人。能在馬上左右開弓，武藝過人。登國年間，任冠軍將軍和非正式的新安子。後來與寧朔將軍公孫蘭率領步、騎兵二萬，偷偷地從太原出發沿着漢代韓信當年的進軍路綫打通井陘，到中山襲擊慕容寶。皇上隨之來到，見道路已修，很高興，當即賜給他名馬。等趙魏平定，太祖設宴大會群臣，對栗磾說："你就是我的黥布彭越。"賞賜給他大量金帛，晋升爲非正式的新安公。太祖在白登山打獵，見老熊帶着幾隻小熊，便回頭對栗磾說："你這樣有膽略和才幹，難道不能與它們格鬥一番嗎?"栗磾回答說："萬物之中，人是最高貴的。如果格鬥不能取勝，難道不是白白地死去一位壯士。可以把它們驅趕到皇上前面，輕而易舉地制服它們。"不久全部捕獲。太祖回頭表示歉意。永興年間，關東各地盜賊紛紛起事，西河反叛。栗磾奉命征伐，所到之處都被平定，即以本官留守平陽。改任鎮遠將軍，河内鎮將，被賜給爵位爲新城男。栗磾安撫剛剛平定的地區，很有政績。

劉裕討伐姚泓，栗磾擔心他向北進，於是在黄河邊修築營壘，親自鎮守。戒備森嚴，偵察的人也不能通過。劉裕很懼怕他，不敢前進。劉裕送信給栗磾，援引孫權謀求討伐關羽的事，借道西進，在信上稱呼他"黑矟公麾下"。栗磾把情況上報朝廷，太宗贊許他，因而授予他黑矟將軍。栗磾好手持黑矟來顯示自己，劉裕望見他感到驚異，所以有這樣的語句。奚斤征討虎牢，栗

牢也，栗磾別率所部攻德宗河南太守王涓之於金墉，涓之棄城遁走。遷豫州刺史，將軍如故，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爲邊裔，城闕蕭條，野無烟火。栗磾刊闢榛荒，勞來安集。德刑既設，甚得百姓之心。太宗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冶坂。六軍既濟，太宗深嘆美之。

世祖之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將軍、交趾侯周幾襲陜城。昌弘農太守曹達不戰而走。乘勝長驅，仍至三輔。進爵爲公，加安南將軍。平統萬，遷蒲坂鎮將。時弘農、河內、上黨三郡賊起，栗磾討之。轉虎牢鎮大將，加督河內軍。尋遷使持節、都督兗相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枋頭都將。又爲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年七十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太尉公。

栗磾自少治戎，迄于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世祖甚悼惜之。

子洛拔，襲爵。少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有姿容，善應對，恭慎小心。世祖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車駕征討，恒在侍衛，擢領監御曹事。從征涼州，既平，賜奴婢四十口，轉監御曹令。恭宗之在東宫，厚加禮遇，洛拔以恭宗雖則儲君，不宜逆自結納，恒畏避屏退，左轉領候官曹事。頃之，襲爵。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寧東將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以治有能名，進號安東將軍。又爲外都大官。會隴西屠各王景文等恃險竊命，私署王侯，高宗詔洛拔與南陽王惠壽督四州之衆討平之，徙其惡黨三千餘家於趙魏。轉拜侍

磾另外率領所屬部隊在金墉攻打德宗的河南太守王涓之，涓之放棄城池逃走。升任豫州刺史，將軍的職位依舊，升爵位爲新安侯。洛陽雖然是歷代建都的地方，然而長期成爲邊境，城市殘破，居民絶迹。栗磾砍除雜草開墾荒地，慰問安撫前來的人。恩威并用，很得民心。太宗南行到盟津，對栗磾說："黄河上可以架橋嗎?"栗磾說："杜預曾造橋，遺事可以參考。"於是按次序排列大船，在冶坂建造浮橋。軍隊過了黄河，太宗深深地贊美他。

世祖征討赫連昌，敕令栗磾與宋兵將軍、交趾侯周幾襲擊陜城。赫連昌的弘農太守曹達不戰而逃。於是乘勝長驅直入，到達三輔。晋爵爲公，加授安南將軍。平定統萬城，升任蒲坂鎮將。此時弘農、河內、上黨三郡發生叛亂，栗磾率軍討伐他們。改任虎牢鎮大將，加授督河內軍。不久升任使持節、都督兗相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枋頭都將。又任外都大官，判决案件，很有聲譽。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被賜予顯貴用的棺材、朝服一套、衣一套。追贈爲太尉公。

栗磾早年治軍，直到白頭，遇事善於决斷，所向無前。加上謙虛地屈身交接賢士，刑罰有節制。世祖非常哀傷惋惜他。

兒子于洛拔，繼承爵位。年輕時因爲是功臣的兒子，任侍御中散。儀容美好，善於對答，謙恭謹慎。世祖對他非常寵愛，因而贈給他名號。皇上征討，常常擔任侍從護衛，被提拔爲領監御曹事。跟從征討涼州，平定以後，被賜給奴婢四十人，改任監御曹令。恭宗做太子時，以重禮相待，洛拔以爲恭宗雖然是嗣君，不應當反過來私自結交，經常畏懼退避，降任領候官曹事。不久，繼承爵位。出任使持節、散騎常侍、寧東將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因有政績和能幹的名聲，晋升爲安東將軍。又任外都大官。適逢隴西屠各王景文等依仗險要造反奪權，私封王侯，高宗詔令洛拔與南陽王惠壽統領四州軍隊討伐平定他們，把他們中的邪惡黨徒三千多家遷徙到趙魏兩地。改任侍中、殿中尚書。升任尚

中、殿中尚書。遷尚書令，侍中如故。在朝祇肅，百僚憚之。太安四年卒，時年四十四。洛拔有六子。

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遷羽林中郎將。延興初，敕領寧光宫宿衛事。遷屯田給納。

太和初，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貪殘不法，烈受詔案驗，咸獲贓罪，洛侯、目辰等皆致大辟，提坐徙邊。仍以本官行秦雍二州事。遷司衛監，總督禁旅。從幸中山，車駕還次肆州，司空苟頽表沙門法秀該惑百姓，潛謀不軌，詔烈與吏部尚書閼丞祖馳驛討之。會秀已平，轉左衛將軍，賜爵昌國子。遷殿中尚書，賜帛三千匹。于時高祖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加散騎常侍，遷前將軍，進爵洛陽侯。尋轉衛尉卿。從駕南征，加鎮南將軍。

及遷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高祖問烈曰："卿意云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唯中半耳。"高祖曰："卿既不唱異，即是同，深感不言之益。宜且還舊都，以鎮代邑。"敕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祗奉靈駕，時遷洛邑。朕以此事相托顧，非不重也。"烈與高陽王雍奉遷神主於洛陽，高祖嘉其勛誠，遷光禄卿。

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曰："臣上或近臣，下不决引一人，疑而恩出分外，冀荷榮禄。當今聖明之朝，理應謙讓，而臣

書令，仍兼侍中。在朝恭謹嚴肅，百官敬畏。太安四年去世，享年四十四歲。洛拔有六個兒子。

長子于烈，善於射箭，説話不多，有不可冒犯的神色。年輕時任羽林中郎，升任羽林中郎將。延興初年，奉敕掌管寧光宫宿衛事。升任屯田給納。

太和初年，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貪婪凶殘不守法，于烈奉詔令查證，貪污受賄罪都被查明，洛侯、目辰等人都被處死，陳提被判處流放邊境。於是以原官職代理秦雍二州事務。升任司衛監，總管督率禁軍。跟從到中山，皇上返回時停駐肆州，司空苟頽啓奏僧侶法秀欺騙誘惑百姓，秘謀叛亂，詔令于烈與吏部尚書閼丞祖乘驛馬疾行前去討伐。適逢法秀已被平定，改任左衛將軍，被賜給爵位爲昌國子。升任殿中尚書，被賞賜帛三千匹。當時高祖年幼，文明太后代行皇帝的職權，于烈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分别被賜予金策，准許有罪不被處死。加授散騎常侍，升任前將軍，升爵位爲洛陽侯。不久改任衛尉卿。跟從皇上南征，加授鎮南將軍。

等遷都洛陽，人情依戀故土，多有不同的意見，高祖問于烈説："你的意見是什麽?"于烈説："陛下神聖的深謀遠慮，不是見識短淺的我所能推測的。如果就我的本心而言，樂遷與戀舊，各占一半。"高祖説："你既然不提出相反的意見，就是贊同，深感不説話的好處。應當暫且返回舊都，以便鎮守代邑。"敕令留守舊都的官署政事，一概相托付處理。皇上到代邑，握着于烈的手説："宗廟最重要，護衛的責任不輕，你應當敬奉運送先帝牌位的車子，及時遷入洛邑。朕把這事托付於你，不是不重要啊。"于烈與高陽王元雍恭敬地把牌位遷到洛陽，高祖嘉許他的功績和忠誠，升任他爲光禄卿。

十九年，大量選拔百官，于烈的兒子于登援引舊例謀求進身爲官。于烈上表説："我或許是親近的臣屬，却没有薦舉一個人，疑然而恩典超出本分以外，希望承受功名利禄。當今朝廷聖

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請乞黜落。”高祖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

明，理應謙讓，但是我的兒子于登援引人事謀求做官，這是我平素没有教導訓誡的過錯，懇求將他罷黜，使之落選。”高祖説：“這是有見識的言論，没有想到于烈能做到這樣的事。”於是接見于登，下詔説：“我現在在新都創立禮儀，選拔天下人才，你父親却呈上謙讓的表章，有正直士人的風範，所以進用你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授于烈爲散騎常侍，封爵爲聊城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

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高祖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冲璽書，述金策之意。語在《陸叡傳》。是逆也，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預。高祖嘉其忠操，益器重之。嘆曰：“元儼决斷威恩，深自不惡，然而爲臣盡忠猛决，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即斬其五三元首耳。烈之節概，不謝金日磾也。”

穆泰、陸叡在舊都謀反，高祖到代邑，穆泰等依法被處死刑。賜給于烈和李冲詔書，解釋不對陸叡兑現免死金策的道理。詳情記載在《陸叡傳》。這次謀反，代邑一帶有地位的家族，參與進去的很多，衹有于烈一個家族，没有參與。高祖嘉許他忠誠有節操，更加器重他。嗟嘆説：“元儼判定刑罰和獎賞，極力使自己不做惡聲厲色，然而作爲臣子的竭盡忠誠與勇猛果决，比不上于烈。當時于烈如果在代都，一定當即斬殺謀反者三五個罪魁禍首。于烈的志節氣概，不比金日磾差。”

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高祖謂彭城王勰曰：“烈先朝舊德，智勇兼有，軍之大計，宜共參决。”宛鄧既平，車駕還洛，論功加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二十三年，蕭寶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馬圈，高祖輿疾赴之，執烈手曰：“都邑空虚，維捍宜重。可鎮衛二宫，以輯遠近之望。”顯達破走，高祖崩於行宫，彭城王勰總一六軍，秘諱而返，稱詔召世宗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色無變。

詔令授任領軍將軍。以原任官職跟從征討荆沔兩地，賜予鼓吹一部。高祖對彭城王元勰説：“于烈是先朝德高望重的老臣，智勇雙全，軍中大計，都應當與他共同决定。”宛鄧二縣平定以後，皇上返回洛陽，評定功勞加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二十三年，蕭寶卷派遣他的太尉陳顯達進犯馬圈，高祖抱病登車前往，握着于烈的手説：“都城空虚，護衛應當慎重。由你鎮守捍衛兩座宫室，以便安定遠方和近處的人心。”顯達敗逃，高祖在行宫逝世，彭城王元勰總領各軍，隱瞞死訊而回師，宣稱詔令召世宗到魯陽會見皇上。因爲于烈肩負留守重責，便暗中報知死訊。于烈指揮軍隊調動和留駐，神色自若。

世宗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爲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悵然而返，

世宗即位，寵愛重用如故。咸陽王元禧是輔政宰相，當時權勢很大，曾差遣家奴傳話給于烈説：“按照慣例需要羽林虎賁手持兵仗出入，領軍可以爲我派遣。”于烈説：“天子居喪，政事交給輔政大臣，領軍衹知道掌管宿衛禁軍，有詔令不敢違背，没有私自派遣的道理。”家奴失意

傳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烈剛直，遂議出之，乃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恒州刺史。烈不願藩授，頻表乞停，輒優答弗許。烈乃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 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固辭。

地返回，把于烈的話傳報給元禧。元禧又派人對于烈說："我是顯祖的兒子，皇上的叔父，作爲首席輔政大臣，我的命令與詔令有什麼差别?"于烈神色嚴厲地回答說："上次我也没有說大王不是天子的兒子、叔父。如果是詔令，應當派遣官吏，怎能差遣私家奴僕索要皇帝的羽林，于烈的頭可以得到，羽林却不能得到!"元禧憎恨于烈剛强正直，於是謀劃把他派到外地去做官，便任命他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恒州刺史。于烈不願到地方上任職，屢次上表請求收回這一任命，總是被嘉獎褒美而答覆不許。于烈便對彭城王元勰說："殿下忘了先帝在南陽下達的詔令嗎? 却逼迫老夫以至於此。"於是藉口有病堅決推辭。

世宗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會二年正月礿祭，三公并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忠允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奉詔而出。質明，烈至，世宗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閣已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于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爲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户，并前五百户。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

世宗因元禧等人擅權專斷，想罷免他們。適逢二年正月春祭宗廟，三公都在宗廟内清心潔身，世宗夜間召見于烈的兒子于忠對他說："你父親忠誠公允、堅持正道，是關係國家安危的重臣。明天可以早些入宫，將有吩咐。"于忠接受詔令出宫。天剛亮，于烈來到，世宗告知說："叔父怠慢，已不可信，今天想派你帶兵召喚他們，你願意前去嗎?"于烈回答說："我連續侍奉幾朝，頗以才幹勇氣受賞識。今天的事情，是不敢推辭的。"於是率領直閣以下兵將六十多人，宣讀聖旨召喚咸陽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詳，護送到皇帝前面。三人分别叩頭交還政權。任命于烈爲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軍，升爵位爲侯，增加食邑三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五百户。從此長期在宫中值班，機密大事，他都能參與。

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也，武興王楊集始馳於北邙以告。時世宗從禽於野，左右分散，直衛無幾，倉卒之際，莫知計之所出。乃敕烈子忠馳覘虚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世宗聞之，甚以慰悦。及駕還宫，禧已遁逃。詔烈遣直閤叔孫

太尉、咸陽王元禧謀反時，武興王楊集始驅馬疾行到北邙報告。當時世宗在郊外田獵，近臣分散，直宿警衛没有幾個，倉猝之際，没有人知道該怎麼辦。於是敕令于烈的兒子于忠驅馬疾行去看虚實。于烈當時留守，已經做好準備，通過于忠上奏說："我雖然年老力衰，心力尚可，這種狂妄放肆的人，不足爲慮。希望皇上從容回宫，以安民心。"世宗聽到這番話，感到很寬慰。等到皇上回宫，元禧已經逃跑。詔令于烈派遣直

侯將虎賁三百人追執之。

順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八月，暴疾卒，時年六十五。世宗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賜錢二百萬，布五百匹；贈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鉅鹿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户，并前千户。烈有五子。

長子祚，字萬年。太和中，爲中散，稍遷恒州别駕。襲父爵。除假節、振威將軍、沃野鎮將，貪殘多所受納。坐免官，以公還第。卒，贈平州刺史。

祚子若，襲爵。多酒過，爲叔父景所撾殺。子順襲。卒，子馥襲。

于忠

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轉太子翊軍校尉。

世宗即位，遷長水校尉。尋除左右郎將，領直寢。元禧之謀亂也，車駕在外，變起倉卒，未知所之。忠進曰："臣世蒙殊寵，乃心王室。臣父領軍，付留守之重計，防遏有在，必無所慮。"世宗即遣忠馳騎觀之，而烈分兵嚴備，果如所量。世宗還宫，撫背曰："卿差强人意。"賜帛五百匹。又曰："先帝賜卿名登，誠爲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卿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所以名實相副也。"

父憂去職。未幾，起復本官。遷司空長史。于時太傅、録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後因公事，忠於詳前

閤叔孫侯率領虎賁三百人追趕并擒獲了他。

順后確立以後，于烈以伯父之尊，更加受到優待。八月，突然生病去世，時年六十五歲。世宗在朝堂上哀悼，賜給貴族享用的最好的棺材，朝服一套，衣一套；賜錢二百萬，布五百匹；追贈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爲鉅鹿郡開國公，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以前的共一千户。于烈有五個兒子。

長子于祚，字萬年。太和年間，任中散，逐漸升任恒州别駕。繼承父爵。任假節、振威將軍、沃野鎮將，貪婪凶殘多受賄賂。因罪免官，以公爵返回府第。去世，被追贈爲平州刺史。

于祚的兒子于若，繼承爵位。經常酗酒而致過，被叔父于景打死。兒子于順繼承爵位。去世，兒子于馥繼承爵位。

于祚的弟弟于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年二十歲任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聽政，刑法政令很嚴峻，身邊的侍臣，多數因小過獲罪。于忠樸實少言，終究没有過錯。太和年間，任武騎侍郎，因而被賜名爲登。改任太子翊軍校尉。

世宗即位，升任長水校尉。不久任左右郎將，領直寢。元禧謀反，皇上在外，變故發生倉猝，不知所措。于忠進言説："我世代蒙受特殊恩寵，盡忠於王室。我父親統領軍隊，被托付留守的重任，一直注意防備鎮遏，必定無所憂慮。"世宗當即派遣于忠驅馬疾行去觀察，而于烈部署軍隊嚴防，果然像他估量的那樣。世宗回宫，撫着他的脊背説："你比較令人滿意。"賜給帛五百匹。又説："先帝賜給你名字爲登，確實是好名字，我嘉許你的忠誠，現在更改你的名字爲忠。既表彰堅持正道的忠誠，也使得名實相符。"

爲父親守喪辭去官職。不久，起用爲原官。升任司空長史。當時太傅、録尚書、北海王元詳被親近敬重而權力大，將作大匠王遇常常按照元詳的要求供給。後來有一次處理公事時，于忠

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材用，自應關旨，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慚謝。遷征虜將軍，餘如故。以平元禧功，封魏郡開國公，食邑九百户。尋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爲北海王詳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世宗以忠爲列卿，令解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

在元詳面前對王遇説："殿下如國家的周公，輔弼王室，所需要的器用，自然應該先領取聖旨，何至於阿諛奉承依附權勢，損公肥私呢。"王遇既心中不安，元詳也羞慚謝過。升任征虜將軍，其他官職如故。以平定元禧的功勞，被封爲魏郡開國公，食邑九百户。不久升任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每因爲剛直不阿，爲北海王元詳所怨恨，當面責備于忠説："我擔心先看到你死，不擔心你看到我死的時候。"于忠説："人生在世，自然有預定的命運，如果應該死在大王手中，躲也躲不了；如果不是這樣，大王也不能殺我。"元詳趁着于忠上表謙讓之際，暗中勸世宗任命于忠爲列卿，解除他近臣的職務，允許他讓出爵位。於是詔令停止他的封爵，優待晋升爲太府卿。

正始二年秋，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贓罪顯暴者，以狀申聞，守令已下，便即行決。與撫軍將軍、尚書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還，除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授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又爲衛尉卿、河南邑中正。詔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爲人，欲密出之，乃言於世宗，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以忠器能，宜居其位。於是出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世宗既而悔之，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中使詔曰："自比股肱褫落，心膂無寄。方任雖重，比此爲輕。故輟兹外任，委以内務。當勤夙無怠，稱朕所寄也。"延昌初，除都官尚書，加平南將軍，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劍杖，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恒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

正始二年秋，詔令于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任西道大使，把刺史、鎮將貪污受賄者的情况上報朝廷，郡守縣令以下官員的過錯，便可當即自行處理。與撫軍將軍、尚書李崇分别出使二道。于忠彈劾并州刺史高聰貪污受賄罪二百多條，定爲大辟死刑。回朝，任平西將軍、華州刺史。爲繼母服喪，没有赴任。守喪期滿，任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又任衛尉卿、河南邑中正。詔令于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斷判定代方的姓氏家族。高肇嫉妒他的爲人，想暗中把他排擠出去，就向世宗進言，聲稱中山是重要城鎮，捍衛它需要大才，依據于忠的才能，適合擔當此任。於是被調出擔任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世宗不久又後悔了，再次任命他爲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恒州大中正。秘密派遣宫中使者下達詔令説："自從近來將您這位輔佐得力的大臣發落出去，心懷大計便無人托付。一方軍政的職責雖然重要，與此相比是輕的。所以中止這一外任，委以朝中事務。應當勤勉肅敬，不要懈怠，不要辜負朕的寄托。"延昌初年，任都官尚書，加授平南將軍，領左衛、中正官保留不變。又加授散騎常侍。曾經在陪侍宴會時，世宗賜給他劍和杖，舉酒囑咐于忠説："你家世代具有忠貞不二的節操，所以常以禁衛相托。過去

劍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恒以自防也。”忠頓首陳謝。遷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世宗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

及世宗崩，夜中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肅宗於東宫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宫，請即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伏連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宫闕侍中、黄門，但牒六輔姓字齎來。孫伏連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録尚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即於殿中收顯殺之。

忠既居門下，又總禁衛，遂秉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忠既擅權，欲以惠澤自固，乃悉歸所減之禄，職人進位一級。舊制：天下之民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忠白高陽王雍，自云世宗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其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之功，諷動百僚，令加己賞。於是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議封忠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百僚咸以爲然。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郭祚有師傅舊恩，裴植擁地入國，忠并矯詔殺之。朝野憤怨，莫不切齒，王公

因爲你行事忠誠，賜名爲忠。今天因爲你的才能可以抵禦外侮，以所用的劍杖相賜。循名責實，用意深遠。在出入執行公務時，都要自防。”于忠叩頭表示謝意。升任侍中、領軍將軍，于忠當面陳辭謙讓説：“我没有學識，没有能力兼任文武官。”世宗説：“當今有學識才華的人不少，但是心地不如你正直。想藉助你在朕手下多操心一點，朕在上面就没有憂慮了。”

到世宗逝世時，夜間與侍中崔光派遣右衛將軍侯剛到東宫迎接肅宗即位。于忠與門下省商議，因肅宗年幼，没有親理政務；太尉、高陽王元雍輩分高名望重，應當入居西柏堂，决斷政事；任城王元澄是才德兼備的好宗親，可以任尚書令，總領百官。啓奏皇后，請求立即下達任職命令。御史中尉王顯打算施展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伏連等神色嚴厲不聽從，扣住門下省的奏章不報。宫闕侍中、黄門，祗報畿輔六郡的姓名。孫伏連等想秘密地假托太后詔令，任命高肇爲録尚書事，王顯與高猛爲侍中。于忠立即在殿中收捕王顯將他處死。

于忠主持門下省後，又總領禁衛軍，於是掌握朝政，權勢顯赫一時。起初，太和年間國家事故多，高祖因爲費用不足，把百官的俸禄減去四分之一。于忠專權以後，想用恩澤鞏固自己的權力，於是全部歸還所減去的俸禄，所有官員晋升職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匹的正賦之外，各自繳納綿麻八兩。于忠全部予以減免。于忠禀報高陽王元雍，自稱世宗本來曾經許諾優先予以晋級升職。元雍懼怕于忠的威嚴和權勢，便順着他的意志，加授于忠爲車騎大將軍。于忠自以爲新舊相繼之際，有安定國家的功勞，委婉地鼓動百官，讓他們請求皇上給自己賞賜。於是太尉元雍、清河王元懌、廣平王元懷難以違背他的意志，提議封于忠爲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百官都同意。于忠又不好獨自受封，就委婉地建議朝廷，對門下省官員都給予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因爲于忠權勢日盛，勸元雍將于忠排擠出去。于忠聽説這事後，逼迫有關官員無中生有地奏陳他們的罪過。郭祚有師傅舊恩，裴

已下，畏之累迹。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之後，詔命生殺，皆出於忠。

植帶着土地歸附本國，于忠一并假托詔令殺死他們。朝廷和民間憤怒怨恨，人人切齒，王公以下官員，叠足而立。又想殺高陽王元雍，侍中崔光堅決反對，這纔作罷，於是免去元雍的太尉官銜，保留王爵退休回家。從此以後，詔令和生殺之權，都出自于忠。

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宫，忠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尚書令，加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于崇訓宫，問曰："忠在端右，聲聽何如?"咸曰："不稱厥位。"乃出忠使持節、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曰："竊惟先帝升遐之初，皇上登極之始，四海謐然，宇内晏清。至於奉迎乘輿，侍衛省闥，斯乃臣子之常節，職司之恒理，不容以此爲功，妄開井邑。臣等前議所以廣建茅土者，正以畏迫威權，苟免暴戾故也。是以中議之際，以十三日夜入爲無勳，唯以拒違矯令，抑黜奸回，微可褒敘。以前侍中臣忠總攝文武，侍中臣光久在樞密，贊同其意，故唯賞二人。今尚書臣昭等無涯上訴，奉敕重議。案王顯陰結奸徒，志爲不逞；高肇遠同凶逆，遥構禍端。無將之罪，事合洿戮。而忠等徽罪，唯以厥身，不至孥戮，又出罪人，窮治不盡。案律準憲，事在不輕。暨皇上纂曆，聖后别宫，母子隔異，温凊道絶，皆忠等之咎。過方厥勳，功微罪重。又忠專權之後，擅殺樞納，輒廢宰輔，令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

靈太后被尊奉爲皇太后以後，居住崇訓宫，于忠任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聽政，解除于忠的侍中、領軍、崇訓衛尉等職務，衹任儀同、尚書令，加授侍中。于忠任尚書令十幾天，靈太后在崇訓宫召集門下省侍官，問道："于忠任尚書令，名聲怎麽樣?"都説："不稱職。"於是調于忠出任使持節、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上奏説："先帝逝世之初，皇上剛剛即位，四海平静，天下安寧。至於奉迎皇上，侍衛宫中，這是臣子固有的操節，有關主管官員尋常的行動，不允許拿這些作爲功勞，隨便設置封邑。我等以前所以提議廣泛封立爵位，衹因爲畏懼威嚴和權勢，苟且免於殘暴酷虐的緣故。因此宫中商議之時，認爲十三日夜入宫没有功勞，僅僅對反抗虚假詔令，嚴懲王顯等奸邪之徒，可以略加褒揚獎勵。因爲前任侍中于忠總領文武百官，侍中臣崔光長期在中樞任職，贊同他的意見，所以僅僅賞賜這兩個人。現在尚書臣元昭等三番五次地上訴，奉命重新審議。據調查王顯暗中勾結奸邪的人，一心想作亂；高肇早就串通悖逆，暗中製造禍端。謀逆的罪過，理應羞辱殺戮。而于忠等懲罰罪人，衹針對他們本身，没有誅戮他們的子孫，又爲罪人開脱，查辦不徹底。按照法律，過失是不輕的。到皇上繼位時，太后居住别宫，母子被隔絶，致使侍奉母后的孝道難以實現，都是于忠等人的罪過。他們的罪過與功勞相比，功小罪重。而且于忠專權之後，擅自殺戮朝廷重臣，任意罷免輔政大臣，使朝野人心惶惶，遠近驚異。功過相抵，不應賞賜。請求全部追回。"靈太后准奏。

熙平元年春，御史中尉元匡奏曰："臣聞事主不以幽貞革心，奉上

熙平元年春，御史中尉元匡上奏説："我聽説事奉君主不因爲不表彰其忠貞而改變心志，侍

不以趣捨虧節。是以倚秦官而慟哭，復楚之功已多；陟盧龍而樹勳，廣魏之勛不淺。而申包避賞，君子於是義之；田疇拒命，良史所以稱美。竊唯宫車晏駕，天人位易，正是忠臣孝子致節之秋。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隆崇。臣等在蕃之時，乃心家國，書誚往來，憤氣成疢。傷禮敗德，臣忠即主。謹案臣忠世以鴻勛盛德，受遇累朝，出入承明，左右機近。幸國大災，肆其愚戇，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御史一人、令史一人，就州行决。崔光與忠雖同受召，而謂光既儒望，朝之禮宗，攝心虛遠，不關世務。但忠以光意望崇重逼光，光若不同，又有危禍。伏度二聖欽明，深垂昭恕。而自去歲正月十三日世宗晏駕以後，八月一日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有不由階級而權臣用命，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其叨竊之罪。既非時望，朝野所知，冒階而進者，并求追奪。”靈太后令曰：“直繩所糾，實允朝憲。但忠事經肆宥，又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又詔曰：“忠以往年大諱之際，開崇邑土，然酬庸理乖，有司執奪。豈宜一謬，棄其餘勛也。但忠厥任禁要，誠節皎然，宜褒錫山河，以安厥望。可靈壽縣開國公，邑五百户。”

奉皇上不因爲取捨而虧損名節。因此申包胥在秦國宫殿外痛哭求援，光復楚國的功勞巨大；田疇經盧龍塞討伐烏丸而建樹偉績，在擴展魏國領地方面的功勞不淺。然而申包胥始終躲避賞賜，君子於是稱贊這事符合道德規範；田疇不受封侯之命，史官因此贊美他。皇上逝世，皇位變更，正是忠臣孝子盡其忠孝之節的時候。原領軍將軍臣于忠不能砥礪名聲和品行，自求多福，假托詔令，擅自授官，清要顯貴的官職，短時間内全都得到了。我們在地方時，關注國家大事，書信往來譏刺，憤恨成病。傷害禮教敗壞道德，于忠就是禍首。謹案臣于忠世代因爲巨大的功績和高尚的品德，受到累朝的恩遇，出入承明門，把持機密近要的職位。僥幸國家有大災禍，暴露其愚昧剛愎，獨擅朝政，没有人臣之心。以往裴氏郭氏受冤，在政治清明的時代輔政大臣被黜免受辱。又自己假托聖旨任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宫衛尉，推究他這樣做的意思，就是想自居至尊的地位。既然事情在加恩之後，應當斬首示衆。請派御史一人、令史一人，到冀州執行處决任務。崔光與于忠雖然一同接受詔令，但我認爲崔光既是儒士所仰望的人，又是朝中守禮的典範，專心於清虚超逸的境界，不關心社會事務。不過于忠因崔光聲望高逼迫崔光，崔光如果不贊同，又有危險。私下猜度二聖敬肅明察，特加寬恕。而從去年正月十三日世宗逝世以後，八月一日皇太后未親理政事以前，凡有不由等級而被權臣任命，或由門下省頒發詔書，或由中書省宣示敕令，擅自拜授爲官的人，已經加恩寬宥，正可寬免他們竊居官位之罪。既然不是當時有聲望的人，不爲朝野人士所知，而越級進升的，請求一并削奪。”靈太后下令説：“御史所檢舉的，確實符合朝廷的法令。不過于忠的事已經過赦宥，又承蒙特别寬恕，不應當追加懲罰。其餘的依照奏疏行事。”又下令説：“于忠在往年皇上逝世之時，增加封地，然而有些酬勞官員與民衆的措施違背了酬功的道理，被有關部門削奪。怎能因一次錯誤而忘記他其餘的功勞呢。單就于忠擔任朝廷要職，忠誠的節操昭然可見，就應當褒揚并賞

賜封邑，以安其心。可以授予他靈壽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户。”

初，世宗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别所，嚴加守衛，理必萬全，計之上者。”忠等從之，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并有寵授。忠以毁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師，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

當初，世宗逝世後，高太后打算加害靈太后。劉騰把這事告訴侯剛，侯剛又告訴于忠。于忠向崔光求計，崔光説：“應當把胡嬪安置到别的地方，嚴加守衛，必定萬無一失，這是上策。”于忠等聽從這一建議，并向靈太后作了彙報，太后心裏這纔安定下來。所以太后很感謝劉騰等四人，都授予官爵。于忠考慮到詆毁自己的人多，擔心免不了災禍，希望返回京師，打算自救。靈太后不允。二年四月，任尚書右僕射，加授侍中，將軍一職照舊。

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病未拜，見裴郭爲祟。忠自知必死，表曰：“先帝録臣父子一介之誠，昭臣家世奉公之節，故申之以婚姻，重之以爵禄，至乃位亞三槐，秩班九命。自大明利見之始，百官總己之初，臣復得猥攝禁戎，緝寧内外，斯誠社稷之靈，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以睿明御宇，皇太后以聖善臨朝，衽席不遺，簪履弗棄，復乃寵窮出内，榮遍宫闈，外牧兩河，入參百揆。顧服知妖，省躬識戾。而臣將慎靡方，致兹痾疢。自去秋苦痢，纏綿迄今，藥石備嘗，日增無損。又今年已來，力候轉惡，微喘緒息，振復良難。鴻慈未酬，伏枕涕咽。臣薄福無男，遺體莫嗣，貪及餘生，謹陳宿抱。臣先養亡第四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爲子，猶子之念實切於心，乞立爲嫡，傳此山河。”靈太后令曰：“于忠表如此。既誠勋宜録，又無子可矜。臨危所祈，不容致奪，可特聽如請，以彰殊效。”忠薨，年五十七。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七百匹、蠟三百斤，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忠剛直猛暴，專慧好殺，案謚

神龜元年三月，恢復儀同三司，因病重没有就職，幻覺中看見裴氏郭氏兩鬼作怪。于忠自知必死，上表説：“先代皇帝重用我父子不足挂齒的忠誠，顯揚我家世代忠於皇室的節操，用婚姻來加以顯耀，用爵禄使之尊貴，竟至官位僅亞於三公，品秩與上公等同。自從皇上登位之初，剛剛總攝百官之時，我又得以庸才之身統領禁軍，負責内外和睦安寧的事務，這實在是國家的福分，百姓的福分，我有什麽功勞呢。不過陛下憑智慧統治天下，皇太后憑賢良臨朝聽政，重視人才，不嫌棄我的無能無德，却令我恩寵窮盡内外，富貴遍及宫廷，出外統管兩河地區，入朝參與中樞政務。看服飾而知妖孽，反省而認識罪過。但是我調養保重無方，得了這樣的病。從去年秋天染上痢疾，纏綿至今，吃遍了藥，一天天加重而没有减輕。而且今年以來，病症惡化，衹剩下微弱的喘息，實在難以恢復。大恩未報，俯伏枕上哽咽流淚。我福分淺薄没有兒子，没人傳世，希望在去世之前，恭謹地陳説宿願。我先前收養已去世的第四個弟弟的第二個兒子司徒掾永超作爲兒子，但他仍然覺得是侄子，請求確立爲嫡子，繼承我的封邑。”靈太后下令説：“于忠上書表達了這樣的想法。他的忠誠與功績既顯赫可嘉，没有兒子而值得同情。病重將死時的請求，不容剥奪，可以特别批准他的請求，以表彰他特殊的貢獻。”于忠逝世，五十七歲。賜給顯貴用的棺材、朝服一套、衣一件、錢二十萬、布七百

法剛强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脩義議，忠盡心奉上，剪除凶逆，依謚法除僞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謚武敬公。二卿不同。”事奏，靈太后令曰：“可依正卿議。”

匹、蠟三百斤，追贈爲侍中、司空公。有關部門上奏：“太常少卿元端建議，于忠剛强正直，勇猛暴戾，專斷好殺，根據謚法剛强忠直爲‘武’，仗威妄爲爲‘醜’，應當定謚號武醜公。太常卿元脩義建議，于忠盡心事奉皇上，鏟除凶惡悖逆的人，依照謚法除去虚僞，而使真誠的人安寧爲‘武’，早晚恭順地事奉爲‘敬’，應定謚號武敬公。二卿的意見不同。”上奏後，靈太后下令説：“照正卿的建議辦。”

于氏自曾祖四世貴盛，一皇后，四贈三公，領軍、尚書令，三開國公。忠性多猜忌，不交勝己，唯與直閤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寶貨事初瓌、保元，初瓌、保元談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後妻中山王尼須女，微解《詩》《書》，靈太后臨朝，引爲女侍中，賜號范陽郡君。

于氏從曾祖父以來，四代興盛，一位皇后，四人被追贈爲三公，領軍、尚書令，三位開國公。于忠生性好猜忌，不與勝過自己的人交往，衹與直閤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有深交。李世哲謀求被于忠重用，私下用金錢寶物貢奉初瓌、保元，初瓌、保元在于忠面前提及他，於是得到于忠賞識，作爲心腹。于忠專權貪圖晋升，製造崇訓宫事變，都是世哲的計策。于忠的後妻是中山王尼須的女兒，懂得一點《詩經》《尚書》，靈太后臨朝聽政，讓她擔任女侍中，賜給稱號范陽郡君。

永超名翻，襲爵。尋卒。

永超名翻，繼承爵位。不久去世。

子世衡，襲。齊受禪，例降。

兒子世衡，繼承爵位。在齊接受禪讓後，依例降低爵位。

于景

忠弟景，字百年。自司州從事，稍遷步兵校尉、寧朔將軍、高平鎮將。坐貪殘受納，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會赦免。忠薨後，景爲武衛將軍。謀廢元叉，叉黜爲征虜將軍、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亂，鎮民固請糧廩，而景不給。鎮民不勝其忿，遂反叛。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别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襖。其被毁辱如此。月餘，乃殺之。

于忠的弟弟于景，字百年。自司州從事逐漸升任步兵校尉、寧朔將軍、高平鎮將。因貪婪受賄，被御史中尉王顯彈劾，遇到赦免。于忠逝世以後，于景任武衛將軍。謀劃黜免元叉，被元叉貶職爲征虜將軍、懷荒鎮將。等到蠕蠕頭領阿那瓌叛亂，鎮中百姓一再請求救濟糧食，而于景不供給。鎮中百姓怒不可遏，於是反叛。將于景和他的妻子捆綁起來，分别關押，都去掉衣服，讓于景穿毛皮衣服，妻子穿舊紅襖。他們被這樣地羞辱。一個多月後，纔被殺死。

于敦　于昕

烈弟敦，自中散遷驍騎將軍。景明中，假節，行并州事，除征虜將軍、恒州刺史。卒官，贈使持節、平

于烈的弟弟于敦，從中散升任驍騎將軍。景明年間，假節，行并州事，任征虜將軍、恒州刺史。在任期間去世，被追贈爲使持節、平北將

北將軍、恒州刺史。

子昕，員外郎，直後，主衣都統，揚烈將軍，懷朔、武川鎮將，中散大夫。孝昌中，使蠕蠕，與阿那瓌擒逆賊破洛汗聽明、出六斤等。轉輔國將軍、北中郎將、恒州大中正。又遷撫軍將軍、衛尉卿。出爲鎮東將軍，殷、恒州刺史。還拜征東將軍，領左右。天平中卒。贈都督冀定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儀同三司，謚曰文恭。

長子揚仁。武定中，勃海太守。

揚仁弟叉羅，字仲綱。中軍將軍、光州刺史。

叉羅弟子榮，魯郡太守。

于果

敦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之風。自中散稍遷光禄大夫，守尚書，賜爵武城子。太和中，歷朔、華、并、恒四州刺史。

子礫，襲。太子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卒，贈右將軍、洛州刺史，謚曰哀。

子暉，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暉弟道揚，儀同開府諮議參軍。

礫弟祇，卒於司徒掾。贈鎮遠將軍、朔州刺史，謚曰悼。

祇子元伯，中散大夫。

果弟勁，事在《外戚傳》。

勁弟須，中散。遷長水校尉，稍遷武衛將軍、太府卿、鎮南將軍、肆州刺史。卒，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闕冀州長史。卒，贈征南將軍、燕州刺史，謚曰武。

子翊，太尉從事中郎、燕州刺史。

子長文，字士端。武定中，尚書

軍、恒州刺史。

兒子于昕，員外郎，直後，主衣都統，揚烈將軍，懷朔、武川鎮將，中散大夫。孝昌年間，出使蠕蠕，與阿那瓌擒獲叛逆賊人破洛汗聽明、出六斤等。升任輔國將軍、北中郎將、恒州大中正。又升任撫軍將軍、衛尉卿。出任鎮東將軍，殷、恒二州刺史。召回任征東將軍，領左右。天平年間去世。追贈爲都督冀州定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儀同三司，謚號爲文恭。

長子揚仁。武定年間，任勃海太守。

揚仁的弟弟叉羅，字仲綱。中軍將軍、光州刺史。

叉羅的弟弟子榮，任魯郡太守。

于敦的弟弟于果，嚴厲剛毅正直信實，有父兄之風。從中散逐漸升任光禄大夫，守尚書，被賜爵武城子。太和年間，歷任朔、華、并、恒四州刺史。

兒子于礫，繼承爵位。任太子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去世，被追贈爲右將軍、洛州刺史，謚號爲哀。

兒子于暉，任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于暉的弟弟道揚，任儀同開府諮議參軍。

于礫的弟弟于祇，任司徒掾時去世。被追贈爲鎮遠將軍、朔州刺史，謚號爲悼。

于祇的兒子元伯，任中散大夫。

于果的弟弟于勁，事在《外戚傳》。

于勁的弟弟于須，任中散。升任長水校尉，逐漸升任武衛將軍、太府卿、鎮南將軍、肆州刺史。去世，被追贈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闕冀州長史。去世，被追贈爲征南將軍、燕州刺史，謚號爲武。

兒子于翊，任太尉從事中郎、燕州刺史。

兒子長文，字士端。武定年間，任尚書考功

考功郎。

須弟文仁，太中大夫。

史臣曰：魏定中原，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己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希矣。拔任參內外，以著能名。烈氣概沉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臣。忠以鯁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其不誅滅，抑天幸也。

郎。

于須的弟弟文仁，任太中大夫。

史臣曰：北魏平定中原，于栗磾有武功於三朝。虛心謙讓，不濫用刑罰，這也是將領中所罕有的。洛拔任職中央和地方，以能幹著名。于烈氣概深沉遠大，在艱難危急的時刻接受任職，有柱石的資質，大約是可以抗禦外侮的大臣。于忠以鯁直樸實受到信任，趁着没有正常的帝王在位，於是獨攬威勢和權柄，自主決定生殺大計。如果不是太后作主的時代，怎能保全他的家族？他没有被殺，算是幸運了。

魏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高湖　崔逞　封懿

高湖　高謐　高樹生

高湖，字大淵，勃海蓨人也。漢太傅裒之後。祖慶，慕容垂司空。父泰，吏部尚書。湖少機敏，有器度，與兄韜俱知名於時，雅爲鄉人崔逞所敬異。少歷顯職，爲散騎常侍。登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伐也，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彼有内難，此遣赴之；此有所求，彼無違者。和好多年，行人相繼。往求馬不得，遂留其弟，曲在於此，非彼之失。政當敦修舊好，乂寧國家，而復令太子率衆遠伐。且魏主雄略，兵馬精強，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意果心鋭，輕敵好勝，難可獨行。兵凶戰危，願以深慮。"言頗切厲。垂怒，免湖官。既而寶果敗於參合。寶立，乃起湖爲征虜將軍、燕郡太守。寶走和龍，兄弟交争，湖見其衰亂，遂率户三千歸國。太祖賜爵東阿侯，加右將軍，總代東諸部。世祖時，除寧西將軍、凉州鎮都大將，鎮姑臧，甚有惠政。年七十，卒。贈鎮西將軍、秦州刺史，謚曰敬。有四子。

高湖，字大淵，是勃海蓨縣人。漢代太傅高裒的後代。祖父高慶，任慕容垂的司空。父親高泰，任吏部尚書。高湖年輕時機智敏捷，有才具風度，與兄長高韜都知名於當時，很受同鄉人崔逞推崇。年輕時歷任顯要職務，任散騎常侍。登國十年，慕容垂派遣他的太子慕容寶來攻打，高湖對慕容垂説："魏，是燕的友邦。它有内亂，我們派人去救它；我們有什麽請求，它不拒絶。和好多年，使者相繼。以往求取馬匹没有得到，就扣留魏主的弟弟，是我們没理，不是它的過失。正應當努力恢復往日的友好，安寧國家，却又命令太子率領軍隊討伐遠方。况且魏主謀略非凡，兵强馬壯，艱難險阻，都經受過。太子年輕，心意果敢迫切，輕敵好勝，不宜獨自行事。戰事凶險可怕，請深思。"話説得比較嚴厲。慕容垂氣憤，免去高湖的官職。不久慕容寶果然在參合失敗。慕容寶即位，纔起用高湖爲征虜將軍、燕郡太守。慕容寶逃奔到和龍，兄弟相互争鬥，高湖看到燕衰敗混亂，於是率領三千户人投魏。太祖賜爵東阿侯，加授右將軍，統領代郡東邊各部。世祖時任寧西將軍、凉州鎮都大將，鎮守姑臧，很有惠民的政績。七十歲那年，去世。被追贈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謚號爲敬。有四個兒子。

第三子謐，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中散，專典秘閣。肅勤不倦，高宗深

第三個兒子高謐，字安平，有文武才能和氣度。天安年間，作爲功臣的兒子被召入宫中，任中散，專門掌管秘閣。謹慎勤勉不懈怠，高宗很

重之，拜秘書郎。謐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群書，大加繕寫。由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顯祖之御寧光宮也，謐恒侍講讀，拜蘭臺御史。尋轉治書，掌攝内外，彈糾非法，當官而行，無所畏避，甚見稱賞。延興二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五。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徐齊濟兖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青州刺史，謚武貞公。妻叔孫氏，陳留郡君。

器重他，任命他爲秘書郎。高謐因爲古代典籍殘缺，奏請廣泛徵求書籍，多加抄寫。因此代京的文籍圖書，無不精審而正確。顯祖到寧光宮，高謐常常陪侍講學讀書，被任命爲蘭臺御史。不久改任治書御史，負責整飭内外，彈劾非法官員，履行職責，無所畏懼，很受贊賞。延興二年九月去世，時年四十五歲。太昌初年，被追贈爲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徐齊濟兖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青州刺史，謚號武貞公。妻子叔孫氏，陳留郡君。

長子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交結英雄，不事生産，有識者并宗奇之。蠕蠕侵掠，高祖詔懷朔鎮將、陽平王頤率衆討之，頤假樹生鎮遠將軍、都將，先驅有功。樹生尚氣俠，意在浮沉自適，不願職位，辭不受賞，論者高之。居宅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伍驚恐，僉謂怪變，宅不可居。樹生曰："何往非善。"安之自若。雅好音律，常以絲竹自娱。孝昌初，北州大亂，詔發衆軍，廣開募賞。以樹生有威略，授以大都督，令率勁勇，鎮捍舊蕃。二年卒，時年五十五。太昌初，追贈使持節、都督冀相滄瀛殷定六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師、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追封勃海王，謚曰文穆，妻韓氏，爲勃海王國太妃。永熙中，後贈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長子即齊獻武王也。

長子樹生。爲人通情達理，重視節操和義行，交結英雄豪傑，不經營産業，有見識的人都尊重賞識他。蠕蠕侵犯擄掠，高祖詔令懷朔鎮將、陽平王元頤率領軍隊討伐，元頤授予樹生鎮遠將軍、都將，有先行之功。樹生崇尚義氣豪俠，衹願悠閑自得，不願當官，辭而不受賞賜，受到人們的稱贊。住宅多次出現奇異的赤光紫氣，鄰居驚恐，都説奇怪，不能居住。樹生説："怎麽知道不好。"安然自若。很愛好音律，常以音樂自娱。孝昌初年，北方州郡大亂，詔令派遣多路軍隊，廣泛開展招募及獎賞。由於樹生有聲威謀略，被任命爲大都督，命令他率領勇敢的士卒，鎮守故地。第二年去世，時年五十五歲。太昌初年，被追贈爲使持節、都督冀相滄瀛殷定六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師、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被追封爲勃海王，謚號爲文穆，妻子韓氏，爲勃海王國太妃。永熙年間，又追贈爲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給予後部羽葆儀仗隊和鼓吹儀仗隊，其他照舊。長子就是齊獻武王。

王弟琛，字永寶。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南趙郡開國公。

王的弟弟高琛，字永寶。天平年間，被授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南趙郡開國公。

子叡，襲。武定末，太子庶子。

兒子高叡繼承爵位。武定末年任太子庶子。

高翻

樹生弟翻，字飛雀，亦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黄鉞、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洛瀛

樹生的弟弟高翻，字飛雀，也以才器和風度知名。在任侍御中散時去世。元象年間，追贈假黄鉞、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洛瀛并肆燕恒

并肆燕恒雲朔十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孝宣。

子嶽，武定末，侍中、太傅公、清河郡開國公。

高真　高賭兒　高香

謐長兄真，有志行。兄弟俱至孝，父亡，治喪墓次，甘露白雉降集焉。有司以聞，詔標閭里。自涇州別駕，稍遷安定太守，甚著聲績。卒，贈龍驤將軍、涇州刺史。

闕帶金城太守。神龜初卒。太昌元年，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相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康。

子仁，正光中，卒於河州別駕。太昌初，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明穆。

子貫，字小胡。永熙末，通直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尚食典御。

拔弟賭兒，美容貌，膂力過人，尤善弓馬。顯祖時，羽林幢將。皇興中，主仗令。高祖初，給事中，累遷散騎常侍、内侍長。坐事死。

子香，字明珍，有器尚。初除侍御史，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與叔徽俱使西域，還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害。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冀州刺史。永熙中，重贈侍中、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景。

子永樂，興和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濟州刺史、陽川縣開國公。

永樂弟弼，武定中，安西將軍、營州刺史、安陵縣開國男。

雲朔十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號爲孝宣。

兒子高嶽，武定末年任侍中、太傅公、清河郡開國公。

高謐的長兄高真，有志向和操行。兄弟都極孝順，父親去世，在墓旁辦理喪事，甘露、白雉降落、聚集在那裏。有關部門把這事報告皇上，詔令在里巷中張榜表揚。從涇州別駕升爲安定太守，政績顯著。去世後被追贈爲龍驤將軍、涇州刺史。

闕兼任金城太守。神龜初年去世。太昌元年被追贈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相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號爲武康。

兒子高仁，正光年間任河州別駕時去世。太昌初年被追贈爲使持節、侍中、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號爲明穆。

兒子高貫，字小胡。永熙末年，任通直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尚食典御。

高拔的弟弟賭兒，容貌俊美，體力過人，尤其善於射箭騎馬。顯祖時，任羽林幢將。皇興年間任主仗令。高祖初年任給事中，多次升任散騎常侍、内侍長。因事獲罪被處死。

兒子高香，字明珍，有才能和志向。起初任侍御史，任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與叔父高徽一起出使西域，返回到河州，遭到賊人包圍，城池被攻占後遭殺害。太昌初年被追贈爲使持節、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冀州刺史。永熙年間加贈侍中、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號爲文景。

兒子永樂，興和年間，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濟州刺史、陽川縣開國公。

永樂的弟弟高弼，武定年間，任安西將軍、營州刺史、安陵縣開國男。

高徽 高歸義 高雍

腊兒弟徽，字榮顯，小字苟兒。聰敏有氣幹，爲任城王澄所知賞。景明中，起家奉朝請。延昌中，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嚈噠，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洛侯、烏孫并因之以獻名馬。還，拜冗從僕射。神龜中，遷射聲校尉、左中郎將、游擊將軍。又假平西將軍、員外散騎常侍，使嚈噠。還至枹罕，屬莫折念生反於秦隴。時河州刺史元祚爲前刺史梁釗息景進等招引念生攻河州，祚以憂死。長史元永平、治中孟賓、臺使元湛共推徽行河州事，綏接有方，兵士用命。別駕乞伏世則潛通景進，徽殺之。徵兵於吐谷渾，吐谷渾率衆救之。景進敗，退走，奔秦州。景進尋率羌夷復來攻逼，徽遣統軍六景相馳表請師，詔徽仍行河州事。久無援救，力屈城陷，爲賊所害。永熙中，喪還洛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瀛滄五州諸軍事、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文宣。

子歸義，有志烈。初除奉朝請，加威烈將軍。與父徽俱使西域。還都，稍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西征都督，每有戰功。後没於陣。太昌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貞。

子普，武定末，安南將軍、太子左衛率。

歸義弟歸彦，武定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安喜縣開國男。

真弟各拔，廣昌鎮將。卒，贈燕州刺史。

子猛虎，鄯善鎮録事。及居喪，以至性稱，遂絶宦情。

子元國，早卒。

腊兒的弟弟高徽，字榮顯，小字苟兒。聰明機敏有氣魄和才幹，爲任城王元澄所賞識。景明年間，開始做官任奉朝請。延昌年間，任非正式的員外散騎常侍，出使到嚈噠，西域各國無不敬畏，破洛侯、烏孫都通過他獻名馬。回朝，任冗從僕射。神龜年間，升任射聲校尉、左中郎將、游擊將軍。又任非正式的平西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使嚈噠。返回到枹罕，適逢莫折念生在秦隴地區造反，當時的河州刺史元祚由於前任刺史梁釗的兒子景進等招引念生攻打河州，恐懼而死。長史元永平、治中孟賓、臺使元湛共同推舉高徽代理河州事務，安撫有方，士兵效命。别駕乞伏世則暗中勾結景進，高徽將他處死。向吐谷渾徵調軍隊，吐谷渾率領軍隊救助他。景進戰敗，撤走，奔向秦州。景進不久率領羌人再來强攻，高徽派遣統軍六景相馳馬上表請求援兵，詔令高徽仍然代理河州事務。長時間無兵援救，力竭而城池被攻占，被賊人殺害。永熙年間，尸體運回洛陽。被追贈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瀛滄五州諸軍事、司徒公、冀州刺史，謚號爲文宣。

兒子歸義，有志向和氣節。起初任奉朝請，加授威烈將軍。與父親高徽一起出使西域。返回都城，逐漸升任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西征都督，屢立戰功。後來在戰鬥中犧牲。太昌初年，被追贈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號爲孝貞。

兒子高普，武定末年任安南將軍、太子左衛率。

歸義的弟弟歸彦，武定末年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安喜縣開國男。

高真的弟弟各拔，任廣昌鎮將。去世後，被追贈爲燕州刺史。

兒子猛虎，任鄯善鎮録事。守喪期間，以盡孝著稱，遂因此斷絶了做官的念頭。

兒子元國，早死。

次顯國，武定末，撫軍將軍、汶陽男。

顯國弟達，武定中，驃騎將軍、行滄州事。

達弟永國，征虜將軍、中散大夫。

永國弟子國，武衛將軍。

各拔少子盛，天平中，侍中、太尉公、廣平郡開國公。

子子瑗，武定末，兼武衛將軍。

謐弟稚，字幼寧。薄骨律鎮將、營州刺史。

子陀，字難陀。沃野鎮長。卒，贈琅邪太守。

子雍，字景雲，司徒從事。後與少子思義俱奔蕭衍，卒於江南。元象初，喪還，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冀州刺史。子思宗，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三司、兗州刺史、上洛郡開國男。思義，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兗齊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僕射、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陀弟興，早卒。興子貴孫，晉州刺史。

高恒　高道　高幹

湖弟恒，字叔宗，慕容垂鉅鹿太守。太祖時，率郡降，賜爵涇縣侯，加龍驤將軍，仍守鉅鹿。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惠。

子道，字始愔，襲爵。拜都牧令，遷鎮南將軍、相州刺史。未及之職，卒。仍以為贈，謚曰莊。

子幹，字干奴。好學，寬厚有雅度。襲爵涇縣侯，後例降為伯。歷南青州征虜府司馬、威遠將軍、鄯善鎮遠府長史。仍轉汾州後軍府長史、白水太守。所在以廉平著稱。太昌初，

次子顯國，武定末年，爲撫軍將軍、汶陽男。

顯國的弟弟高達，武定年間，任驃騎將軍、行滄州事。

高達的弟弟永國，任征虜將軍、中散大夫。

永國的弟弟子國，任武衛將軍。

各拔的小兒子高盛，天平年間，任侍中、太尉公、廣平郡開國公。

兒子子瑗，武定末年，兼武衛將軍。

高謐的弟弟高稚，字幼寧。任薄骨律鎮將、營州刺史。

兒子高陀，字難陀。任沃野鎮長。去世後，被追贈爲琅邪太守。

兒子高雍，字景雲，任司徒從事。後來與小兒子思義一起投奔蕭衍，死在長江以南。元象初年，尸體運回，特追贈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冀州刺史。兒子思宗，武定末年，任中軍將軍、儀同三司、兗州刺史、上洛郡開國男。思義，特追贈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兗齊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僕射、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高陀的弟弟高興，早死。高興的兒子貴孫，任晉州刺史。

高湖的弟弟高恒，字叔宗，任慕容垂的鉅鹿太守。太祖時，率領本郡歸降，賜爵爲涇縣侯，加授龍驤將軍，仍然管理鉅鹿。去世後，被追贈爲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號爲惠。

兒子高道，字始愔，繼承爵位。任都牧令，升任鎮南將軍、相州刺史。未及到任，去世。仍以此官追贈，謚號爲莊。

兒子高幹，字干奴。好學，寬厚有高雅的風度。繼承涇縣侯的爵位，後來依例降爵位爲伯。歷任南青州征虜府司馬、威遠將軍、鄯善鎮遠府長史。又改任汾州後軍府長史、白水太守。所到之處以廉潔公平著稱。太昌初年，去世。被追贈

卒。贈使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孝穆。

子侃，字伯欣，襲。除南秦州長史。卒，贈輔國將軍、涼州刺史，謚曰宣。

子紹，字廣祖，襲爵。興和初，征虜將軍、滄州刺史。

侃弟騰，字伏興。卒於安東將軍、光州刺史、襄城縣開國公。

子陟，字祖遷。司空中郎、太尉主簿。

陟弟憬，通直郎。憬弟翽，襲父爵。

騰弟隆之，武定末，太保、尚書令、平原郡開國公。

崔逞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也，魏中尉琰之六世孫。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虎，爲特進。父瑜，黄門郎。

逞少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于野，而講誦不廢。慕容暐時，郡舉上計掾，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黄門侍郎。及苻堅并慕容暐，以爲齊郡太守。堅敗，司馬昌明以逞爲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爲翟遼所虜，授以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爲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驎立，逞携妻子亡歸太祖。張袞先稱美逞，及見，禮遇甚重。拜爲尚書，任以政事，録三十六曹，别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

太祖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多匿穀，問群臣以取粟方略。逞曰："取椹可以助糧。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太祖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以椹當租。逞又曰：

爲使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號爲孝穆。

兒子高侃，字伯欣，繼承爵位。任南秦州長史。去世，被追贈爲輔國將軍、涼州刺史，謚號爲宣。

兒子高紹，字廣祖，繼承爵位。興和初年，任征虜將軍、滄州刺史。

高侃的弟弟高騰，字伏興。位居安東將軍、光州刺史、襄城縣開國公時去世。

兒子高陟，字祖遷。任司空中郎、太尉主簿。

高陟的弟弟高憬，任通直郎。高憬的弟弟高翽，繼承父親的爵位。

高騰的弟弟隆之，武定末年，任太保、尚書令、平原郡開國公。

崔逞，字叔祖，是清河東武城人，曹魏的中尉崔琰的六世孫。曾祖父崔諒，任晉朝中書令。祖父崔遇，在石虎手下做官，任特進。父親崔瑜，任黄門郎。

崔逞年輕時好學，有寫作才能。遭逢禍亂，孤苦貧寒，雖然親自種田，却不放棄讀書。慕容暐時，被本郡舉薦爲上計掾，選補爲著作郎，撰寫《燕記》。升任黄門侍郎。苻堅吞并慕容暐後，任命他爲齊郡太守。苻堅失敗，司馬昌明任命崔逞爲清河、平原二郡太守。被翟遼俘獲，任用爲中書令。慕容垂消滅翟釗，任命他爲秘書監。慕容寶東去和龍，任留守機構吏部尚書。及至慕容驎即位，崔逞携妻兒逃奔歸順太祖。張袞先前贊美崔逞，到相見時，以很隆重的禮儀相待。任命爲尚書，以政事相委任，統領三十六曹，另外派給下屬官吏，在門下省辦公。不久任御史中丞。

太祖攻打中山未能攻克，軍隊缺糧，百姓大多藏匿穀物，向群臣詢問獲取粟米的策略。崔逞説："取桑葚可以助軍糧。所以飛翔的猫頭鷹吃桑葚而改變聲音，《詩經》述説過這事。"太祖雖然恨他輕慢無禮，然而軍隊既然需要食物，就允

"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太祖怒曰："内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而收椹乎？是何言歟！"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天興初，姚興侵司馬德宗襄陽戍，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聞。太祖詔逞與張衮爲遵書以答。初，恢與遵書云，"賢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體，敕逞、衮亦貶其主號以報之。逞、衮乃云"貴主"。太祖怒曰："使汝貶其主以答，乃稱貴主，何若賢兄也！"遂賜死。後司馬德宗荆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南，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歸廣固。太祖初聞休之等降，大悦，後怪其不至，詔兖州尋訪，獲其從者，問故，皆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闕，及聞崔逞被殺，故奔二處。"太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者，多見優容。

許用桑葚當租米。崔逞又説："可以讓軍人自己及時摘取，過了時令就落完了。"太祖生氣地説："内部賊人没有平定，軍人怎麽可以解除鎧甲兵器進入林木叢生的山野去收取桑葚呢？這是什麽話呢！"因中山没有攻克，所以没有加以懲罰。天興初年，姚興侵犯司馬德宗的襄陽駐防軍城堡，戍將郗恢迅速派使者向常山王元遵請求援兵，元遵報告給皇上。太祖詔令崔逞與張衮替元遵寫信答覆。起初，郗恢給元遵的信説，"賢兄稱雄中原"，太祖因言辭違背君臣體統，敕令崔逞、張衮也貶抑他的君主的稱號來報復他。崔逞、張衮却寫作"貴主"。太祖忿怒地説："要你回信貶抑他的君主，却稱貴主，哪裏比得上賢兄呢！"於是賜其自殺。後來司馬德宗的荆州刺史司馬休之等幾十人被桓玄驅逐，都打算來投奔，到陳留以南，分爲兩部分，一部分奔向長安，一部分歸附廣固。太祖起初聽説休之等歸降，很高興，後來奇怪他們没有來，命令兖州尋找，找到他們的隨從，問其緣故，都説："國家的威信傳布遠方，因此休之等都想歸順朝廷，及至聽説崔逞被殺，便投奔了那兩處。"太祖很後悔。從此士大夫有過錯的，多被特别寬容。

逞七子，二子早亡，第三子義，義弟諲，諲弟禕，禕弟嚴，嚴弟賾。逞之内徙也，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令歸慕容德，遂奔廣固。逞獨與小子賾在平城。及逞之死，亦以此爲譴。

崔逞有七個兒子，兩個兒子早死，第三個兒子崔義，崔義的弟弟崔諲，崔諲的弟弟崔禕，崔禕的弟弟崔嚴，崔嚴的弟弟崔賾。崔逞内遷，擔心終究不能免禍，就讓他的妻子張氏與四個兒子留在冀州，使歸附慕容德，於是投奔廣固。崔逞衹與小兒子崔賾在平城。到崔逞被賜令自殺時，也以這作爲罪過。

崔賾

賾，字泰冲。初爲太子洗馬，後稍遷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後世祖聞劉義隆以諲爲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知用其兄，我豈無冀州也。"乃以賾爲平東將軍、冀州刺史。又爲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爲南秦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世祖善之。及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諸軍取上邽，使賾齎詔於丕前喻難當奉詔。後

崔賾，字泰冲。起初任太子洗馬，後來逐漸升任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後來世祖聽説劉義隆任命崔諲爲冀州刺史，就説："義隆賞識任用他哥哥，我難道没有冀州嗎。"於是任用崔賾爲平東將軍、冀州刺史。又任大鴻臚，持節策授楊難當爲南秦王。奉命出使迅速返回，發揚光大朝廷的命令，世祖稱許他。及至驃騎大將軍、樂平王元丕等統領衆軍攻取上邽，派崔賾携帶詔書當着元丕面曉諭難當接受詔令。後來與方士韋文

與方士韋文秀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賾五子。

長子秉，字公禮。早終，無子。

秉弟廣，字公淵，襲爵。拜平東將軍。子法度，早終。

廣弟軌，字公則。太子中舍人、鎮南司馬。

軌弟穆，字公和。早終。

穆弟叡，字哲，小字男季。高祖初，以交通境外伏誅。從兄景真以子思叔繼叡。

思叔，少爲中書學生，遷中書博士。世宗時，歷上黨、鉅鹿太守。自逞之死至叡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而在北一門盡矣。

初，三齊平，禕孫相如入國，以才學知名。舉冀州秀才，早卒。相如弟彧，在《術藝傳》。

逞兄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

適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之譽。

崔隆宗

延壽子隆宗，簡率愛友，居喪以孝聞。歷位冀州別駕，蘭陵、燕郡二郡太守，司空諮議參軍，冀州中正，中軍大將軍府長史。仁信待物，出於至誠，故見重於世。卒，贈前將軍、齊州刺史，謚曰孝。

子敬保，員外散騎侍郎、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

子子恒，官至征虜將軍、魯郡太守。早卒。

子恒弟子安，冠軍將軍、西兗州司馬。

子安弟子昇，開府參軍。武定中，坐連元瑾事，兄弟并伏法。

秀到王屋山煉造金丹，没有成功。真君初年去世。崔賾有五個兒子。

長子崔秉，字公禮。早死，没有兒子。

崔秉的弟弟崔廣，字公淵，繼承爵位。任平東將軍。兒子法度，早死。

崔廣的弟弟崔軌，字公則。任太子中舍人、鎮南司馬。

崔軌的弟弟崔穆，字公和。早死。

崔穆的弟弟崔叡，字哲，小名男季。高祖初年，因勾結境外被處死。堂兄景真把兒子思叔過繼給崔叡。

思叔，年輕時爲中書學生，升任中書博士。世宗時，歷任上黨、鉅鹿太守。從崔逞死亡到崔叡被殺，三代共五十多年而在北方的一支没有人了。

起初，三齊地區平定，崔禕的孫子相如歸附本國，以才能和學問知名。被選拔爲冀州秀才，早死。相如的弟弟崔彧，在《術藝傳》。

崔逞的哥哥崔適，字寧祖，在當時也有名。任慕容垂的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

崔適的曾孫延壽，任冀州主簿。不吝惜錢財而喜好施捨，深受同鄉人的贊譽。

延壽的兒子隆宗，率真愛交友，守喪以孝順聞名。歷任冀州別駕，蘭陵、燕郡二郡太守，司空諮議參軍，冀州中正，中軍大將軍府長史。待人仁愛誠信，發自極真摯誠懇的心意，所以被世人推重。去世後，被追贈爲前將軍、齊州刺史，謚號爲孝。

兒子敬保，任員外散騎侍郎、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去世後，被追贈爲冀州刺史。

兒子子恒，官至征虜將軍、魯郡太守。早死。

子恒的弟弟子安，任冠軍將軍、西兗州司馬。

子安的弟弟子昇，任開府參軍。武定年間，因受元瑾的事情牽連，兄弟都被依法處死。

封懿　封玄之

封懿，字處德，勃海蓨人也。曾祖釋，晋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暐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俊偉有才氣，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至中書令、民部尚書。寶敗，歸闕，除給事黄門侍郎、都坐大官、寧朔將軍、章安子。太祖數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疏慢，廢還家。太宗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爲侯。泰常二年卒。懿撰《燕書》，頗行於世。

封懿，字處德，是勃海蓨縣人。曾祖父封釋，是晋朝東夷校尉。父親封放，是慕容暐的吏部尚書。哥哥封孚，是慕容超的太尉。封懿才智過人并且有才幹和氣魄，能寫文章，與封孚雖然互有長短，然而官職和品位大略相當。在慕容寶手下任職，官位達到中書令、民部尚書。慕容寶失敗，歸順朝廷，任給事黄門侍郎、都坐大官、寧朔將軍、章安子。太祖幾次召見，以慕容寶過去的事相問。封懿應答草率怠慢，被罷官回家。太宗初年，又徵入任都坐大官，晋爵位爲侯。泰常二年去世。所撰《燕書》，流傳很廣。

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温楷等謀亂，伏誅。臨刑，太宗謂之曰："終不令絶汝種也，將宥爾一子。"玄之請曰："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而赦磨奴。

兒子玄之，因與司馬國璠、温楷等謀反，被處死。臨刑前，太宗對他説："終究不使你絶種，將寬宥你的一個兒子。"玄之請求説："弟弟虔之的兒子磨奴，字君明，早年喪父，請保全他的性命。"於是殺死玄之的四個兒子，而赦免了磨奴。

封磨奴

磨奴被刑爲宦人。崔浩之誅也，世祖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事由浩之故。"後爲中曹監，西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加建威將軍、給事中。久之，出爲冠軍將軍、懷州刺史。太和七年卒。贈平東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謚曰定。以族子叔念爲後，高祖賜名回。

磨奴受刑成爲宦官。崔浩被殺，世祖對磨奴説："你本來應當保全，所以受刑，是因爲崔浩的緣故。"後來任中曹監，向西出使張掖，被賜爵爲富城子，加授建威將軍、給事中。許久以後，出任冠軍將軍、懷州刺史。太和七年去世。被追贈爲平東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謚號爲定。以家族子弟叔念爲後代，高祖賜給他名字爲回。

封回

回父鑒，即慕容暐太尉弈之後也。回，皇興初爲中書學生。襲爵富城子，累遷太子家令。世宗即位，以回行華州事。回在州鞭中散大夫党智孫，爲尚書左丞韋纘糾奏，免。尋除鎮遠將軍、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别處，其俗遂改。徵爲太尉長史，頻行定州、徐州事，尋除後將軍、汾州刺史。

封回的父親封鑒，是慕容暐的太尉封弈的後人。封回，皇興初年爲中書學生。繼承爵位爲富城子，多次升任太子家令。世宗即位，任命封回行華州事。封回在該州鞭撻中散大夫党智的孫子，被尚書左丞韋纘察舉上奏，免官。不久任鎮遠將軍、安州刺史。山裏人樸實敦厚，父子賓客，同睡一屋。封回到任，命令分别居住，那種風俗纔改變。徵入任太尉長史，連續多次行定州、徐州事，不久任後將軍、汾州刺史。

肅宗初，轉凉州刺史，加右將

肅宗初年，改任凉州刺史，加授右將軍，堅

軍，固辭不拜，仍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百姓困乏。回表求賑恤，免其兵調，州内甚賴之。又爲度支尚書。尋轉都官尚書、冀州大中正。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騰紫纈四百匹，得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爲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爲便？"回答之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慚愧失色。

決辭謝不接受任命，於是任平北將軍、瀛州刺史。當時是大乘派賊寇作亂之後，加上水災，百姓困苦貧乏。封回上表請求賑濟撫恤，免除他們的軍需徵調，州内很依賴他。又任度支尚書。不久改任都官尚書、冀州大中正。滎陽鄭雲諂媚討好長秋卿劉騰，賄賂劉騰紫色纈四百匹，得以任安州刺史。任命書早上發出，晚上就去拜訪封回，還未入座，就對封回説："我任職安州，你知道這事嗎？在那裏經營家業，什麽事便利？"封回回答他説："你蒙受國家的恩寵，官至一方大員，雖然不能像公儀休那樣拔掉自家園中的葵菜，打發走自己家中織布的婦人，也應當考慮濟民大計，爲什麽來訪却詢問經營家業呢？封回不是商人，拿什麽指點你。"鄭雲慚愧得變了臉色。

靈太后臨朝，召百官問得失，群臣莫敢言。回對曰："昔孔丘爲司寇，十日而誅少正卯，魯國肅然，欺巧自息。姬旦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隆。徐偃專行仁義，其國乃滅。自古及今，未有不厲威刑而能治者。頃來頗由長吏寬怠，侵剥百姓，盜賊群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太后意納之，而不能用。轉爲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父兄麗妻崔氏奸通，回乃劾奏，時人稱之。除鎮東將軍、冀州刺史。

靈太后臨朝聽政，召見百官詢問得失，群臣没有人敢發言。封回應答説："過去孔子任司寇，十天就殺了少正卯，魯國畏懼，欺詐之風自然消失。周公行刑，不徇兄弟之情，周代的局面因此昌盛。徐偃一味地行仁義，他的國家因而滅亡。從古到今，没有不厲行嚴厲的刑法而能治理的。近來主要由於地方長官鬆懈怠惰，盤剥百姓，盜賊聚衆起兵。請嚴肅刑法，以便懲戒未犯罪的人。"太后内心采納，但不能實行。改任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堂兄封麗的妻子崔氏私通，封回於是上奏彈劾，當時的人稱贊他。任鎮東將軍、冀州刺史。

肅宗末，徵爲殿中尚書，頻表遜職，以爲右光禄大夫。莊帝初，遇害於河陰，時年七十七。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謚曰孝宣。

肅宗末年，徵入任殿中尚書，連續多次上表辭職，被任命爲右光禄大夫。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當時七十七歲。被追贈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謚號爲孝宣。

長子隆之，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安德郡開國公。

子子繪，武定中，勃海太守。

長子隆之，武定年間，任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安德郡開國公。

兒子子繪，武定年間，任勃海太守。

封興之

隆之弟興之，字祖胄。經明行修，恬素清静。起家太學博士，員外郎。出爲瀛冀二州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之譽。孝昌中卒。天平中，

隆之的弟弟興之，字祖胄。經學博洽而德行美善，恬淡樸素清静無爲。開始做官任太學博士，員外郎。出任瀛冀二州平北府長史，所到之處有稱職的聲譽。孝昌年間去世。天平年間，

追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尋重贈殿中尚書，謚曰文。

被追贈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不久加贈殿中尚書，謚號爲文。

子孝琬，字子倩。武定末，開府中郎。

兒子孝琬，字子倩。武定末年，任開府中郎。

孝琬弟孝琰，秘書郎。

孝琬的弟弟孝琰，任秘書郎。

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剡縣開國子。

興之的弟弟延之，字祖業。天平年間，任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剡縣開國子。

磨奴既以回爲後，請於顯祖，贈鑒寧遠將軍、滄水太守。

磨奴既然以封回爲後代，向顯祖請求，追贈封鑒爲寧遠將軍、滄水太守。

封琳

鑒長子琳，字彥寶。顯祖末，本州表貢，拜中書博士。高祖初，大軍南討，琳參鎮南軍事。後爲河南七州大使。還，拜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賜布帛六百匹、粟六百石、馬牛各一。遷太尉長史，轉司宗下大夫，有長者之稱。行東兗州事。及改定百官，除司空長史。出爲立忠將軍、南青州刺史、兼散騎常侍、持節、西道大使。還爲長兼太中大夫，轉廣平内史，又爲光禄大夫。世宗末，除後將軍、夏州刺史。徵爲安東將軍、光禄大夫。神龜二年卒。贈使持節、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封鑒的長子封琳，字彥寶。顯祖末年，本州上表薦舉，被任命爲中書博士。高祖初年，大軍南伐，封琳參謀鎮南軍事。後來任黄河以南七州大使。回朝，任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商議決定法令，被賞賜布帛六百匹、粟六百石、馬一匹和牛一頭。升任太尉長史，改任司宗下大夫，有長者的名聲。行東兗州事。及至另行確定百官，任司空長史。出任立忠將軍、南青州刺史、兼散騎常侍、持節、西道大使。回朝任長兼太中大夫，改任廣平内史，又任光禄大夫。世宗末年，任後將軍、夏州刺史。徵入任安東將軍、光禄大夫。神龜二年去世。被追贈爲使持節、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子元稱，元稱弟子盛，并早卒。

兒子元稱，元稱的弟弟子盛，都過早地去世。

子盛弟子施，武定末，沛郡太守。

子盛的弟弟子施，武定末年，任沛郡太守。

琳子肅，在《文苑傳》。

封琳的兒子封肅，在《文苑傳》。

封愷

懿從兄子愷，字思悌，弈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姊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顯祖末，伯達子休傑内入，祖母盧猶

封懿堂兄的兒子封愷，字思悌，是封弈的孫子。父親封勸，任慕容垂的侍中、太常卿。封愷，任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後來歸附代都，比封懿的兒子玄之更有名氣，同樣因爲司馬氏的事被處死。封愷的妻子，是盧玄的姐姐。封愷的兒子伯達離開母親和妻子李氏向南投奔黄河以南，改娶房氏。顯祖末年，伯達的兒子休傑入

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高祖時以歸國勛爲河間太守，兼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國，祖母盧氏還在世，近百歲了，而李氏已死。休傑，高祖時因歸附國家的功勞任河間太守，兼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封靈祐

休傑從弟靈祐，仕劉義隆爲青州治中、勃海太守。慕容白曜平三齊，靈祐率二百人詣白曜降，賜爵下密子。後除建威將軍、勃海太守。卒。

休傑的堂弟靈祐，任劉義隆的青州治中、勃海太守。慕容白曜平定三齊地區，靈祐率領二百人到白曜那裏投降，賜爵下密子。後任建威將軍、勃海太守。去世。

子進壽，襲爵。肅宗時，爲揚州治中，以失義州爲刺史元志所殺。事具《志傳》。

兒子進壽，繼承爵位。肅宗時，任揚州治中，因丢失義州被刺史元志殺死。事在《元志傳》。

子子游，武定中，開府中兵參軍。

兒子子游，武定年間，任開府中兵參軍。

進壽弟蚌，卒於冀州别駕。

進壽的弟弟封蚌，任冀州别駕時去世。

蚌弟粲，起家荆州長流參軍。司空水曹參軍、殿中侍御史。累遷征東將軍、廣州長史。還，除光禄大夫。卒，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封蚌的弟弟封粲，初入仕途任荆州長流參軍。任司空水曹參軍、殿中侍御史。多次升任征東將軍、廣州長史。回朝，任光禄大夫。去世後追贈爲衛將軍、冀州刺史。

封軌

回族叔軌，字廣度。沉謹好學，博通經傳。與光禄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其標明綱格，統括大歸，吾所弗如者多矣。"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爲賢。"言者慚退。

封回本家的叔父封軌，字廣度。深沉謹慎好學，廣泛地通曉儒學經傳。與光禄大夫武邑人孫惠蔚志趣相投而且友善，惠蔚每每推重封軌說："封生在經書義理方面，不但剖章析句值得稱奇，他標明系統規模，總括大要，我不如他的地方多啊。"喜好修飾自己，儀表很不尋常。有人說："學者不做修飾，怎麽惟獨這個賢人這樣呢？"封軌聽説後，笑着說："君子使衣冠整潔，外表高貴，何必蓬頭垢面，纔是有德行呢。"説話的人慚愧地退去。

太和中，拜著作佐郎，稍遷尚書儀曹郎中。兼員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詔。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爲高麗擁掠東歸。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雲悉資給遣還。有司奏，軌遠使絶域，不辱朝命，權宜曉慰，邊民來蘇，宜加爵賞。世宗詔曰："權宜徵口，使人常體，但光揚

太和年間，任著作佐郎，逐漸升任尚書儀曹郎中。兼員外散騎常侍，奉命出使高麗。高麗王高雲依恃地處偏遠，稱説有病不親自接受詔書。封軌嚴肅地詰問他，又用大道理曉諭，高雲於是面向北方接受詔書。先前，契丹掠奪邊民六十多人，又被高麗擄掠向東歸去。封軌得知這些情况，致書質問，高雲全部資助遣回。有關部門上奏説，封軌出使極遠的地區，不辱使命，臨時曉諭撫慰，邊民因而獲得休養生息，應當給予爵禄和賞賜。世宗詔令說："臨時索回人口，是使者

有稱，宜賞一階。”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以兄考事干軌。軌曰：“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嘆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奏請遣四門博士明經學者，檢試諸州學生。詔從之。尋除國子博士，加揚武將軍。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

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僚集議。軌議曰：

明堂者，布政之宫，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户、八窗。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户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宫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户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毁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吕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黄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

通常的做法，但是發揚光大使命有聲譽，應當賞賜官階一級。”改任考功郎中，任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休被徵入任吏部郎，因兄長考核的事求封軌。封軌説：“法令，是天下的標準，不能因與你有舊誼而損害它。”崔休嗟嘆他的恪守正道。封軌在宫中，被稱爲博學的儒士。奏請派遣四門博士中通曉經學的人，檢查測試各州學生。詔令依從奏請。不久任國子博士，加授揚武將軍。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人。

司空、清河王元懌上表請修明堂和辟雍，詔令百官共同評議。封軌議論説：

明堂，是宣布政教的宫殿，位於都城的南邊，用來敬祖祭天，每年冬天向諸侯頒布新曆和實施教化，它的營造格式由來已久了。所以《周禮·匠人職》説：夏后氏的世室，殷人的重屋，周人的明堂，五個室、九個臺階、四個門、八個窗。鄭玄説：“有的稱宗廟，有的稱王寢，有的稱明堂，并列互舉可見其制度相同。”那麽三代的明堂，結構是一致的。案周與夏殷，興革不同，至於明堂，因襲而不變，表明五個室的意義，符合天數。因此鄭玄又説：五個室，象徵五行。那麽九個臺階，象徵九州；四個門，使四季暢通；八個窗，八方之風順暢。誠然是不變的大法，立國的定式。至於它的上圓下方以效法天地，通水流環繞用以節制觀瞻，茅草頂蓋和用蜃灰製成的白墻作爲質樸的裝飾，赤色飾物白色飾物施於門窗，都是典籍所記載，制度所確定的。秦代焚毁上古典籍，擯棄三代，變更先聖，不依照過去的法度。因此吕氏的《月令》表明了九室的意義，大戴的《禮記》記載了十二堂的説法。漢代承襲秦代的法度，未能改變，在東西二京，都是九室。所以《黄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都稱九室象徵九州，十二堂象徵十二星次。室用以祭天，堂用以施政。依據天數祭祀，所以室數不超過五；依據時令施政，所以堂數不超過四。州與星次，不可效法，九與十二，功用在哪裏？現在朝廷

政，故堂不逾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

打算尊重道義教導民衆，完備禮儀感化外物，應當仿效五室，作爲永久的制度。至於辟雍的避忌，高臺池沼的組合，袁準之徒已經分析修正，留下的見解都在，不需要再陳述。

尋以本官行東郡太守。遷前軍將軍、行夏州事。好立條教，所在有績。轉太子僕，遷廷尉少卿，加征虜將軍。卒，贈右將軍、濟州刺史。

不久以本官銜行東郡太守。升任前軍將軍、行夏州事。好立法規教令，爲官有政績。改任太子僕，升任廷尉少卿，加授征虜將軍。去世後追贈爲右將軍、濟州刺史。

初，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并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公，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將來之津梁也。"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概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奸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防奸》四戒，文多不載。

起初，封軌深爲郭祚所賞識，郭祚常對兒子景尚說："封軌、高綽二人，都是治理國家的人才，日後必然大成。我平生不妄加推薦，却屢次推薦這二人，不僅爲國家薦賢才，也是你等將來的津梁。"他受人推重到如此地步。封軌既以端方正直自持，高綽也因風度氣概立名。尚書令高肇被任命爲司徒，高綽送往迎來，封軌竟然不到。高綽看不到封軌，就急忙回去，說："我一生自以爲没有違背規矩，今天的舉措，遠不如封生啊。"封軌以爲致力於道德和出言謹慎，是修身的根本，奸惡邪僻讒佞的人，是天下大害，於是著《務德》、《慎言》、《遠佞》、《防奸》四戒，文字多數没有流傳。

封偉伯

軌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皆預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尋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以爲關西行臺郎。及寶夤爲逆，偉伯乃與南平王冏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年三十六，時人惜之。永安中，追贈散

封軌的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二十歲左右任太學博士，每次朝廷集議國家大事，偉伯都參與。深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賞識。被太尉、清河王元懌徵召爲參軍事，元懌親自著《孝經解詁》，命偉伯寫《難例》九條，都是闡發幽微的。偉伯又探討評論《禮》、《左傳》、《詩經》、《周易》中的疑難之事數十條，讀書人都稱揚他。不久將要營造明堂，廣泛招集儒家學者議定它的制度。九室五室議而不決。偉伯於是翻檢經書和緯書，上呈《明堂圖說》六卷。正光末年，尚書僕射蕭寶夤任命他爲關西行臺郎。及至寶夤反叛，偉伯便與南平王元冏暗中聯合關中富豪韋子粲等謀劃發動義兵。事情暴露被殺，終年三十六歲，時人爲之惋惜。永安年間追贈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瀛州刺史，接受一個兒子

騎常侍、征虜將軍、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偉伯無子，轉授第三弟翼。偉伯撰《封氏本録》六卷，并詩賦碑誄雜文數十篇。

爲官。偉伯没有兒子，改授第三弟封翼。偉伯著《封氏本録》六卷，詩賦碑誄雜文幾十篇。

偉伯弟業，字君脩。奉朝請，領殿中侍御史。早卒。

偉伯的弟弟封業，字君脩。任奉朝請，領殿中侍御史。去世過早。

業弟翼，字君贊。美容貌，腰帶十圍。以兄偉伯立節之勛，除給事中。後加揚烈將軍。武定初卒。

封業的弟弟封翼，字君贊。容貌美麗，束衣的帶子有十圍長。因兄長偉伯樹立節操的功勛，任給事中。後來加授揚烈將軍。武定初年去世。

翼弟述，字君義。武定末，廷尉少卿。

封翼的弟弟封述字君義。武定末年任廷尉少卿。

述弟詢，字景文。尚書起部郎。

封述的弟弟封詢，字景文。任尚書起部郎。

史臣曰：高敬侯才鑒明遠，見機而作，身名俱劭，世載人英，天所贊也。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慮遠忽微，俱以爲禍。賾有兹休烈，厥世不延。封懿獲全爲幸，回乃克光家，世不乏人矣。

史臣曰：高敬侯見識高明而深遠，見機而作，名譽地位都美好，是世代見於記載的傑出人才，上天保佑他。崔逞的學問器量見識，在當時堪稱傑出，憂慮長遠忽視小節，都是造成禍害的原因。崔賾有如此盛美的功業，他的家世却不能延續。封懿得以保全是僥幸，封回却能光大家族，世代不乏能人啊。

魏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宋隱　王憲　屈遵　張蒲　谷渾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彝　薛提

宋隱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奭，晉昌黎太守。後爲慕容廆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徐州刺史。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焉。

宋隱，字處默，是西河介休人。曾祖父宋奭，任晉昌黎太守。後來任慕容廆的長史。祖父宋活，任中書監。父親宋恭，任尚書、徐州刺史。慕容儁遷都鄴城，宋恭方在廣平列人安家。

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操。仕慕容垂，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太祖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車駕還北，詔隱以本官輔衛王儀鎮中山。尋轉行臺右丞，領選如故。屢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後匿於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侄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户之累耳。若忘吾言，是爲無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有五子。

宋隱極孝順，十三歲時，就立志成才，專心學習，沒因戰亂而改變。在慕容垂手下做官，歷任尚書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太祖平定中山，任命宋隱爲尚書吏部郎。皇上返回北方，令宋隱以本官輔佐衛王元儀鎮守中山。不久改任行臺右丞，領吏部如故。連續多次以年老有病請求退休，太祖不答應。不久因母親去世回列人。安葬以後，被徵召，以有病堅決辭謝，而州郡則讓其限期赴任，宋隱於是離開妻子兒女，悄悄地躲避。後來藏匿在長樂的經縣，幾年後去世。臨終對他的子侄等人説："假使能在家孝順父兄，在外與鄉親和睦相處，有幸在郡中做官做到功曹史，以忠誠清廉奉職，就够了，不需遠赴朝廷。恐怕你們不能富貴，却使家庭受牽連。如果忘記我的話，就是沒有你們的父親，假使地下有知，我不受祭祀啊。"他有五個兒子。

第三子温，世祖時徵拜中書博士。卒，追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列人定侯。

第三個兒子宋温，世祖時任中書博士。去世後被追贈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列人定侯。

温弟演，顯祖初從征彭城有功，拜明威將軍、濟北太守。

宋温的弟弟宋演，顯祖初年跟從征討彭城有功，被任命爲明威將軍、濟北太守。

演子鮒，字伯魚。州别駕。

隱弟輔，字處仁。少慷慨有大操，博覽群書。州辟别駕。早卒。

宋演的兒子宋鮒，字伯魚。任州别駕。

宋隱的弟弟宋輔，字處仁。年輕時慷慨有大志，博覽群書。州舉薦爲别駕。過早去世。

宋洽

隱叔父洽，爲慕容垂尚書。太祖之圍中山也，洽率所領專守北圍。當洽所統，官軍多被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殺之。子順、訓并下腐刑。

宋隱的叔父宋洽，任慕容垂的尚書。太祖包圍中山，宋洽率所部專守北部。宋洽所轄，官軍多受傷被殺，太祖對他特别忿恨。等到城池平定，就殺了他。兒子宋順、宋訓都受腐刑。

宋宣

洽第四子宣，字道茂，時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後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及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尋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加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真君七年卒，贈司隸，謚簡侯。

宋洽的第四個兒子宋宣，字道茂，當時祇有幾歲，親人帶其逃出得免於難。後來與范陽人盧玄、勃海人高允及侄子宋愔一起被徵入，任中書博士。不久兼散騎常侍，出使劉義隆。加授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真君七年去世，追贈爲司隸校尉，謚號爲簡侯。

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

子鸞，字珍和，襲爵。東莞太守。

兒子宋謨，字乾仁，繼承爵位。任遼西太守時去世。

兒子宋鸞，字珍和，繼承爵位。任東莞太守。

宋瓊

鸞弟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不就。卒於家。

子仲美，武定末，尚書水部郎。

宋鸞的弟弟宋瓊，字普賢。年輕時以孝順著稱，母親生病，深秋九月，想吃瓜。宋瓊夢見瓜，求而竟得，人們稱爲異事。母親去世後，州郡屢次舉薦，都不接受。在家中去世。

兒子仲美，武定末年，任尚書水部郎。

王憲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祖猛，苻堅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爲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皇始中，輿駕次趙郡之高邑，憲乃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世祖即位，行廷尉卿。出爲上谷太守，加中壘將軍，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縣人。祖父王猛，是苻堅的丞相。父親王休，任河東太守。王憲幼年喪父，跟着伯父王永在鄴城。苻丕稱帝，又任命王永爲丞相。王永被慕容永殺害，王憲投奔清河，藏在百姓家。皇始年間，皇上駐在趙郡的高邑，王憲於是投誠。太祖見到他，説："這是王猛的孫子。"厚禮相待，任命他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省。世祖即位，行廷尉卿。出任上谷太守，加授中壘將軍，賜給爵位爲高唐子。清廉自律作下屬的表率，風氣盛行。不久任外都大官，後來任中都大官。歷任二曹職官，審

官，後爲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加龍驤將軍。出爲并州刺史，加安南將軍，進爵北海公，境内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元老，特賜錦綉布帛綿綵珍羞禮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贈鎮南將軍、青州刺史，謚曰康。

理和判決案件符合上意，晋爵劇縣侯，加授龍驤將軍。出任并州刺史，加授安南將軍，晋爵北海公，境内大治。及返回京師，朝廷因他是老臣，特别賜給錦綉、布帛、綿綵、珍饈、禮膳。天安初年去世，終年八十九歲。被追贈爲鎮南將軍、青州刺史，謚號爲康。

子崇，襲。早卒。子仲智襲。歷中書侍郎、安西將軍、幽州刺史。有清平之稱。

兒子王崇，繼承爵位。去世過早。兒子仲智繼承爵位。歷任中書侍郎、安西將軍、幽州刺史。有清廉公正的聲譽。

王嶷

崇弟嶷，字道長。少以父任爲中書學生，稍遷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兖、豫，撫慰新附，觀省風俗。還，遷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訟者填門。嶷性儒緩，委隨不斷，終日在坐，昏睡而已。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勤理時務，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黜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痴實昏，終得保存。"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東平侯。未幾，拜安東將軍，進爵樂安公。出爲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改爲華山公，散騎常侍如故。後入爲内都大官。卒。

王崇的弟弟王嶷，字道長。年輕時由父親保舉爲中書學生，逐漸升任南部大夫。高祖初年，出使巡視青、徐、兖、豫四州，安撫新近歸附的人，觀察風俗。回朝，升任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當時南方事變很多，文書堆滿几案，訴訟的人填塞門户。王嶷生性寬柔，軟弱無能不果斷，整日坐堂，衹是昏睡而已。李訢、鄧宗慶等號稱能觀察入微，勤於處理政事，但是二人最終被殺，其餘十多人有的降職有的免官，衹有王嶷最終得以保全自己。當時的人因此説："愚笨糊塗，終能保全。"加授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東平侯。不久，升任安東將軍，晋爵樂安公。出任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改封華山公，散騎常侍一職照舊。後入朝任内都大官。去世。

子祖念，襲爵。官至東平太守。例降爵爲侯。卒，贈寧朔將軍、光州刺史。

兒子祖念，繼承爵位。官至東平太守。依例降爵爲侯。去世後，追贈爲寧朔將軍、光州刺史。

子慶鍾，襲爵。給事中。貪穢無行，坐事爵除。

兒子慶鍾，繼承爵位。任給事中。貪污而没有德行，因罪被廢除爵位。

王雲

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自尚書郎入爲中書舍人。轉司州别駕、光禄少卿，改授衛尉少卿。出爲冠軍將軍、尚書、兖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財貨，又取官絹，因染割易，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熙平二年卒

祖念的弟弟王雲，字羅漢，很有氣節。自尚書郎被召入任中書舍人。改任司州别駕、光禄少卿，改任衛尉少卿。出任冠軍將軍、尚書、兖州刺史，不久進升官號爲征虜將軍。在州中因接受屬下荆山戍守頭領杜虞的錢財，又拿官府的絹，因參與牟利，被御史彈劾，由廷尉收審。遇到大赦免罪。熙平二年在任上去世。追贈爲平南將

官。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文昭。有九子。

長子昕，字元景。武定末，太子詹事。

昕弟暉，字元旭。早稱機悟。歷尚書儀曹郎、中書舍人。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兗州刺史。

暉弟旰，字仲明。秘書郎、司徒主簿。天平中，爲盜所害。

軍、豫州刺史，謚號爲文昭。有九個兒子。

長子王昕，字元景。武定末年，任太子詹事。

王昕的弟弟王暉，字元旭。很早就有機敏穎悟的名聲。歷任尚書儀曹郎、中書舍人。被追贈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兗州刺史。

王暉的弟弟王旰，字仲明。任秘書郎、司徒主簿。天平年間，被盜賊殺害。

屈遵

屈遵，字子皮，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藝，名著當時。爲慕容永尚書僕射，武垣公。永滅，垂以爲博陵令。太祖南伐，車駕幸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玄伯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年寶師大敗，今兹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帝神武命世，寬仁善納，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爲禍先。"遂歸太祖。太祖素聞其名，厚加禮焉。拜中書令，出納王言，兼總文誥。中原既平，賜爵下蔡子。從駕還京師，卒，時年七十。

子須，襲。除長樂太守，加鎮遠將軍，進爵信都侯。卒，贈寧北將軍、昌黎公，謚曰恭。

少子處珍，襲爵。處珍卒，子車渠襲爵。高祖初，出爲東陽鎮將。卒，贈青州刺史，謚曰莊。

屈遵，字子皮，昌黎徒河人。博學多才，著名於當時。是慕容永的尚書僕射，武垣公。慕容永滅亡，慕容垂任命他爲博陵縣令。太祖南伐，親臨魯口，博陵太守申永逃往黄河以南，高陽太守崔玄伯逃往海濱，下屬的重要官員大多逃竄。屈遵獨自曉諭官民説："往年慕容寶的軍隊大敗，現在慕容垂征討不回，上天厭棄燕國，人力不能支撑。魏帝英明威武，寬厚仁愛，統率軍隊百萬，號令如一，這如同商湯周武王的軍隊。我要歸順，你們也趕快行動，不要遇到好機會反而使它變爲禍端。"於是歸順太祖。太祖早就知道他的名聲，以厚禮相待。任中書令，傳達詔令并反映意見，兼主管朝廷的命令。中原平定以後，賜爵下蔡子。跟從皇上返京後，去世，當時七十歲。

兒子屈須，繼承爵位。任長樂太守，加授鎮遠將軍，晋爵信都侯。去世後，追贈爲寧北將軍、昌黎公，謚號爲恭。

小兒子處珍繼承爵位。處珍去世，兒子車渠繼承爵位。高祖初年出任東陽鎮將。去世後，追贈爲青州刺史，謚號爲莊。

屈垣

須長子垣，字長生，沉深有局量。少纂家業，尤善書計。太祖初，給事諸曹。太宗世，遷將作監，統京師諸署。世祖即位，稍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凉功，賜爵濟北公，加平南將軍。後轉中領軍。恭宗在東宫，垣領太子少傅。後督諸軍東

屈須的長子屈垣，字長生，深沉有器量。年輕時繼承家業，尤其善於文字和籌算。太祖初年，供職各部門。太宗朝，升任將作監，統領京師各官署。世祖即位，逐漸升任尚書右僕射，加授侍中。因打敗平凉的功勞，被賜給爵位爲濟北公，加授平南將軍。後來改任中領軍。恭宗做太子時，屈垣領太子少傅。後來統領各路軍隊東

伐，進號鎮東大將軍。師次和龍，馮文通致牛酒以犒軍，獻甲三千。垣責其不送侍子，數之以王命，遂掠男女六千口而還。垣在官公正，内外稱其平當。世祖信任之，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世祖數臨幸，賞賜隆厚。真君四年，墜馬卒，時年五十五。時世祖幸陰山，恭宗遣使乘傳奏狀，世祖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謚曰成公。

長子觀，早卒。世祖愍之，賜其子男爵。

伐，晋號爲鎮東大將軍。軍隊到和龍，馮文通送來牛酒犒勞軍隊，獻鎧甲三千副。屈垣譴責他不送侍子入朝，根據皇上的命令責備他，於是擄掠男女六千人而回。屈垣在朝公正，内外都稱贊他平允。世祖信任他，以重要政事相托付，皇上出征，他經常在朝中留守。與襄城公盧魯元一同被賜予一等宅第，世祖多次光臨，賞賜豐厚。真君四年，墜馬去世，時年五十五歲。當時世祖去了陰山，恭宗派遣使者乘驛馬去上報喪事，世祖非常哀傷惋惜，對使者説："你們傷害了我的良臣，爲什麽還騎馬!"就命令步行歸去。被追贈爲征西大將軍，謚號爲成公。

長子屈觀，過早去世。世祖哀憐他，賜他的兒子爲男爵。

屈道賜　屈拔

觀弟道賜，襲祖爵。道賜，少以父任，内侍左右。稍遷主客，進爲尚書，加散騎常侍。善騎射，機辯有辭氣，世祖甚器之。從征蓋吴，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還至雁門，暴疾卒。謚曰哀公。

子拔，襲爵。拔少好陰陽學。世祖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爲南部大夫。時世祖南伐，擒劉義隆將胡盛之，以付拔。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去。世祖大怒，命斬之。將伏鑕，世祖愴然曰："若鬼而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何以應之?"乃赦拔，免爲散大夫。後顯祖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卒，子永興襲爵。

屈觀的弟弟道賜，繼承祖父的爵位。道賜，年輕時由父親推薦，在宫中侍奉皇帝左右。逐漸升任主客，進升爲尚書，加授散騎常侍。擅長騎馬射箭，機智善辯有文采，世祖很器重他。跟從征討蓋吴，升任尚書右僕射，加授侍中。返回行至雁門，突發病去世。謚號爲哀公。

兒子屈拔，繼承爵位。屈拔年輕時愛好陰陽學。世祖追念他的父親和祖父，在他十四歲時，任命他爲南部大夫。當時世祖南伐，擒獲劉義隆的將領胡盛之，交付屈拔。屈拔喝醉了酒，没有覺察盛之逃走。世祖很憤怒，下令斬殺他。將要受死刑時，世祖悲傷地説："如果鬼有知覺，長生詢問他的子孫，我怎麽回答他?"於是赦免了屈拔，降爲散大夫。後來顯祖因他是功臣的子弟，任命他爲營州刺史。去世後，兒子永興繼承爵位。

張蒲　張昭

張蒲，字玄則，河内脩武人，本名謨，後改爲蒲。漢太尉延之後。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以端謹見知，爲慕容寶陽平、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太祖定中山，寶之官司叙用者，多降品秩。既素聞

張蒲，字玄則，河内脩武人，原名謨，後來改爲蒲。是漢代太尉張延的後代。父親張攀，任慕容垂的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廉潔正直著稱。張蒲年輕時有父親的風範，略微涉獵文史，以端正謹慎被賞識，任慕容寶的陽平、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太祖平定中山，慕容寶的舊官被任用的，多數降了品級。太祖對張蒲的名聲早

蒲名，仍拜爲尚書左丞。天興中，以蒲清謹方正，遷東部大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宗即位，爲内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决庶獄，私謁不行，號爲公正。

泰常初，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𡶶山，謀爲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亂而爲，皆逼凶威，强服之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又懼誅夷，必并勢而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爲然，具以奏聞。太宗詔蒲軍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師。

後劉裕寇竊河表，以蒲爲南中郎將、南蠻校尉，隸平南大將軍長孫嵩往禦之。裕入長安，乃還。後改爲壽張子，與安平公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東渡，徇下劉義符青兖諸郡。詔加陳兵將軍、濟州刺史。又與建攻青州，不克而還。

世祖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出爲相州刺史。扶弱抑强，進善黜惡，教化大行。始光三年卒於州，年七十二。吏民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爲將，朝廷清論，常爲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謚曰文恭。

子昭，有志操。天興中，以功臣子爲太學生。太宗即位，爲内主書。後襲父爵。神䴥中，從征蠕蠕，以功進爵脩武侯，加平遠將軍。延和二年，出爲幽州刺史，開府，加寧東將

有所聞，便仍舊任命他爲尚書左丞。天興年間，因張蒲廉潔謹慎行爲正直，升任東部大人。後來任太中大夫。太宗即位後，被任命爲内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與判决各種刑獄訴訟，不受私下請托，號稱公正。

泰常初年，丁零人翟猛雀驅趕逼迫官民入白𡶶山，圖謀反叛。詔令張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去討伐。道生等打算直接用軍隊攻打，張蒲説："百姓之所以跟從猛雀，不是出自内心，而是被威勢逼迫，勉强服從他罷了。現在如果直接用大軍攻伐，官民雖然想重返善道，却無路可通。又懼怕殺戮，必定聚集勢力抵抗朝廷的軍隊，然後入山倚仗險阻，欺騙迷惑無知的百姓。這場變亂就難以推測。不如先派使者曉諭他們，使百姓中不與猛雀同謀的人無罪，那麽百姓必定歡喜而都投降啊。"道生以爲很有道理，詳細地向皇上報告。太宗詔令張蒲到前沿陣地撫慰曉諭。於是有幾千家投降，返回他們的本部，張蒲使他們都安定和睦。猛雀與親信一百多人奔逃。張蒲與道生等追擊斬殺了猛雀的首級，送往京師。

後來劉裕侵占黄河洛陽地區，任命張蒲爲南中郎將、南蠻校尉，隸屬平南大將軍長孫嵩去抵禦他。劉裕攻入長安，於是返回。後來改爵號爲壽張子，與安平公叔孫建率領軍隊自平原東渡，掠取劉義符的青兖二州各郡。詔令加授陳兵將軍、濟州刺史。又與叔孫建攻青州，没有攻克而返回。

世祖即位後，因張蒲清寒貧苦，妻子兒女衣食匱乏，就使他出任相州刺史。扶弱抑强，進用賢人而黜退奸惡，政教風化普遍推行。始光三年在州中去世，終年七十二歲。官民痛惜他。張蒲屬於謀臣之列，屢次出任將帥，朝廷公論，常爲第一。被追贈爲平東將軍、廣平公，謚號爲文恭。

兒子張昭，有志向節操。天興年間，因是功臣的兒子做了太學生。太宗即位後，任内主書。後來繼承父親的爵位。神䴥年間，隨從征討蠕蠕，因功進升爵位爲脩武侯，加授平遠將軍。延和二年，出任幽州刺史，開府，加授寧東將軍。

軍。時幽州年穀不登，州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其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在任三年，卒。

當時幽州收成不好，倉庫空虛，百姓臉上大多呈現菜色。張昭對官民說："我什麼地方不修德行因而遇上這樣的時候呢?"於是使富人接濟窮人，有車馬的人家到外州買米，窮人努力從事農桑。因此獲得豐收。百姓稱頌他。在任三年，去世。

子昶，襲爵。早卒。

兒子張昶，繼承爵位。過早去世。

張靈符

昶弟靈符。真君八年，補中書博士。和平中，咸陽郡民趙昌聚黨作逆，百姓騷動。詔靈符宣旨慰喻，民乃復業。天安初，遷中書侍郎，賜爵昌國子。延興中，使南豫州，觀察風俗。太和四年，除建威將軍、廣平太守。還爲尚書左丞、司州大中正。後除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十六年，轉光州刺史，加立忠將軍。卒。

張昶的弟弟靈符。真君八年，被選補爲中書博士。和平年間，咸陽郡百姓趙昌聚衆作亂，百姓不安。令靈符宣布聖旨撫慰，百姓復業。天安初年，升任中書侍郎，賜爵昌國子。延興年間，出使南豫州，考察風俗。太和四年，任建威將軍、廣平太守。回朝任尚書左丞、司州大中正。後來任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十六年，改任光州刺史，加授立忠將軍。去世。

谷渾　谷闡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衮，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至廣武將軍。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父親谷衮，體力過人，拉弓的力量達三百斤，勇力超衆。在慕容垂手下做官，官至廣武將軍。

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群籍，被服類儒者。太祖時，以善隸書爲內侍左右。太宗世，遷前鋒將軍，從幸河南。還，以選給事東宮。世祖即位，爲中書侍郎，加振威將軍。從征赫連昌，爲驍騎將軍。遷侍中、安南將軍，領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

谷渾年輕時有父親的風範，好打抱不平逞血氣之勇，因父母在世，常自我退讓謙抑。晚年纔改變志行學習儒家經書，遂閱覽群書，服用之物與儒士的相似。太祖時，因擅長隸書任身邊的內侍。太宗朝，升任前鋒將軍，隨從到黃河以南。回朝，通過選拔在東宮供事。世祖即位，任中書侍郎，加授振威將軍。隨從征伐赫連昌，任驍騎將軍。升任侍中、安南將軍，領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

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趣舍不與己同者，視之蔑如也。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爲世祖所器重，詔以渾子孫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延和二年春，卒。世祖悼惜之，親臨其喪。贈賜豐厚，謚曰文宣。

谷渾正直有操行，交友不苟，取捨與自己不同的人，他根本不放在眼裏。然而愛惜故交，不因富貴傲視他人。當時的人因此稱贊他。做官清廉正直，受到世祖器重，詔令把谷渾十五歲以上的子孫全部選補爲中書學生。延和二年春去世。世祖深感惋惜，親臨他的喪禮。賞賜豐厚，謚號爲文宣。

子闡，字崇基，小字長命，襲爵。少侍東宮，稍遷平南將軍、相州

兒子谷闡，字崇基，小名長命，繼承爵位。年輕時侍從東宮，逐漸升任平南將軍、相州刺

刺史。入爲外都大官。延興四年卒。謚曰簡公。

史。被召入任外都大官。延興四年去世。謚號爲簡公。

闡弟季孫，襲爵。中書學生，入爲秘書中散，遷中部大夫。出爲吐京鎮將。

谷闡的弟弟季孫，繼承爵位。是中書學生，入朝任秘書中散，升任中部大夫。外任吐京鎮將。

谷洪　谷穎　谷纂

闡子洪，字元孫。少受學中書。世祖以洪機敏有祖風，令入授高宗經。高宗即位，以舊恩爲散騎常侍、南部長。遷尚書，賜爵滎陽公。洪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貲累千金，而求欲滋劇。時顯祖舅李峻等初至京師，官給衣服，洪輒截没。爲有司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坐以伏法。

谷闡的兒子谷洪，字元孫。年輕時在中書學從師學習。世祖因谷洪機智敏捷有祖父的風範，讓他入宫教授高宗經典。高宗即位後，因過去的恩惠任命他爲散騎常侍、南部長。升任尚書，被賜爵滎陽公。谷洪貪婪奢侈，奴僕侍妾的衣服鮮艷華麗，錢財很多，貪欲却更大。當時顯祖的舅舅李峻等剛到京師，官府供給衣服，谷洪妄加截留。被有關部門舉報，查究他前前後後的貪污罪，被判罪處死。

子穎，青州、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田曹參軍，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尚書郎，加威遠將軍。除員外散騎常侍，尋轉中散大夫。大軍伐蜀，時益州刺史傅豎眼出爲别將，以穎權行州事。後除假節、鎮遠將軍、凉州刺史，不行。改授太府少卿，又加前將軍。神龜二年卒。贈平東將軍、營州刺史，謚曰貞。

兒子谷穎，任青州、征東大將軍、廣陵王元羽的田曹參軍，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尚書郎，加授威遠將軍。任員外散騎常侍，不久改任中散大夫。大軍征伐蜀地，當時益州刺史傅豎眼出任别將，用谷穎暫時代理本州事務。後來任假節、鎮遠將軍、凉州刺史，没有赴任。改任太府少卿，又加授前將軍。神龜二年去世。追贈平東將軍、營州刺史，謚號爲貞。

長子纂，字靈紹，頗有學涉。解褐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司州治中、黄門郎、散騎常侍。又爲侍中、兼殿中尚書。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營州大中正。纂前爲著作，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

長子谷纂，字靈紹，很有學識修養。開始做官爲太學博士，領侍御史。逐漸升任著作郎、司州治中、黄門郎、散騎常侍。又任侍中、兼殿中尚書。升任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營州大中正。谷纂先前任著作郎，又監修國史，無所成就。

谷士恢

纂弟士恢，字紹達。少好琴書。初爲世宗挽郎，除奉朝請。正光中，入侍，甚爲肅宗寵待。元叉之出，靈太后反政，紹達預有力焉。遷諫議大夫，俄轉通直散騎常侍、直閤將軍、鴻臚少卿，封元城縣開國侯，邑七百户。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間構於帝，每因言次，導紹達爲州。紹達耽

谷纂的弟弟士恢，字紹達。年輕時喜歡彈琴寫字。起初任世宗的挽郎，任奉朝請。正光年間，入宫侍從，很受肅宗賞識。元叉被驅逐，靈太后重新執政，紹達參與有功。升任諫議大夫，不久改任通直散騎常侍、直閤將軍、鴻臚少卿，被封爲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户。太后寵愛的鄭儼，懼怕紹達對皇帝挑撥離間，每每趁言談之間，引誘紹達任州官。紹達沉湎於恩寵，不願去

寵，不願出外。太后誣其罪而殺之。

外地。太后虛構罪名將他殺掉。

公孫表　公孫軌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游學爲諸生。慕容冲以爲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闕。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後爲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且國俗敦樸，嗜欲寡少，不可啓其機心，而導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韓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

公孫表，字玄元，是燕郡廣陽人。到處求學而成爲有學問的人。慕容冲任命他爲尚書郎。慕容垂攻克長子，跟從進入中山。慕容寶逃跑，於是歸附朝廷。因出使長江以南符合上意，被任命爲尚書郎。後來任博士。起初，太祖認爲慕容垂的兒子們分别占據要職，權柄移動，終於導致滅亡；而且國家風俗敦厚樸素，嗜好和欲望不多，不能開啓人們的聰慧靈巧的心竅，却誘導人們詐取功利，很不以爲然。公孫表便稟承旨意呈上《韓非子》書二十卷，太祖稱好。

太宗初，表參功勞將軍元屈軍事，討吐京叛胡，爲胡所敗。表以先諫止屈，太宗善之，賜爵固安子。河西飢胡劉虎聚結流民，反於上黨，南寇河内。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洛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内自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勢，遂不與戍將相聞，率衆討之。法令不整，爲胡所敗，軍人大被傷殺。太宗深銜之。

太宗初年，公孫表參謀功勞將軍元屈的軍事，討伐吐京反叛的胡人，被胡人打敗。公孫表因事先勸阻過元屈，受到太宗贊揚，賜給他爵位爲固安子。黄河以西受饑荒的胡人劉虎聚集流民，在上黨反叛，向南侵犯河内。詔令公孫表討伐劉虎，又命令公孫表與姚興的洛陽守將約定時間，讓他守備黄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伐。當時胡人内部自相猜疑，相互殺害，公孫表因他們有離散的勢頭，就不與守將通信息，率領軍隊討伐。法令不整齊，被胡人打敗，很多軍人被傷或被殺。太宗對此耿耿於懷。

及劉裕征姚興，兖州刺史尉建聞寇至，棄滑臺北走，詔表隨壽光侯叔孫建屯枋頭。泰常七年，劉裕死，議取河南侵地。太宗以爲掠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然面縛。表固執宜先攻城，太宗從之。於是以奚斤爲都督，以表爲吴兵將軍、廣州刺史。斤等濟河，表攻滑臺，歷時不拔。太宗乃南巡，爲之聲援。表等既克滑臺，引師西伐，大破劉義隆將翟廣等於土樓，遂圍虎牢。車駕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利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太宗雅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虎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而殺之。時年六十四。太宗以賊未退，秘而不

到劉裕征討姚興時，兖州刺史尉建聽説敵人來到，丢棄滑臺向北逃跑，詔令公孫表跟隨壽光侯叔孫建駐守枋頭。泰常七年，劉裕死，計議奪取黄河以南被侵奪的土地。太宗以爲掠取淮水一帶的土地，滑臺等三城自然投降。公孫表堅持應當先攻城，太宗依從他。於是任命奚斤爲都督，任命公孫表爲吴兵將軍、廣州刺史。奚斤等渡黄河，公孫表攻滑臺，久攻不下。太宗於是南巡以示聲援。公孫表等攻克滑臺以後，領兵西伐，在土樓大敗劉義隆的將領翟廣等，隨即包圍虎牢。皇上屯駐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報告公孫表把軍隊部署在虎牢東邊，没有占據有利之地，因此不能及早打敗賊軍。太宗愛好術數，又有以前鬱積於心的憤恨，等到攻打虎牢時，士兵大多受傷，就派人在夜晚到大帳中勒死他。時年六十四歲。太宗因賊軍未退，秘而不

宣。

初，表與勃海封愷友善，後爲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固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爲人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至於死。

第二子軌，字元慶。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爲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探把。世祖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

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氐王楊玄爲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曰："昔尉他跨據，及陸賈至，匍匐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無肅恭之禮，非蕃臣也。"玄使其屬趙客子對曰："天子以六合爲家，孰非王庭，是以敢請入國，然後受謁。"軌答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勞，而況王命者乎？請奉策以還。"玄懼，詣郊受命。軌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加平南將軍。

及劉義隆將到彥之遣其部將姚縱夫濟河，攻冶坂。世祖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出爲虎牢鎮將。

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强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真君二年卒，時年五十一。軌既死，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受貨縱賊，

宣。

起初，公孫表與勃海封愷友好，後來爲兒子求娶封愷的侄女，封愷不答應，公孫表非常恨他。到封氏被司馬國璠逮捕時，太宗因封氏是有地位的家族打算寬恕，公孫表執意檢舉封氏的罪過，於是誅殺封氏。公孫表爲人外表和氣而內心忌刻，當時的人因此輕視他。公孫表原本與王亮同在營署，到他出任刺史時，輕慢王亮，因此以致於死。

第二個兒子公孫軌，字元慶。年輕時因文學而知名，太宗時任中書郎。外出隨從征討，被選補爲諸軍司馬。世祖平定赫連昌，帶領衆將帥進入他的府庫，令各人任取金玉。衆將取得的金玉滿懷，公孫軌却不伸手。世祖於是親自取金賜給他，對公孫軌說："你可以說是面臨財貨而不貪，我之所以賞賜，是要向衆人顯示你的廉潔。"

後來兼任大鴻臚，持符節封氐人首領楊玄爲南秦王。到了轄區，楊玄不到郊外迎接，公孫軌責備楊玄說："過去尉他占有一方，及陸賈到來，盡力奉承，所以能名垂史册。現在君王没有端嚴恭敬的禮節，不是藩臣。"楊玄派他的下屬趙客子對答說："天子以天下爲家，什麽地方不屬於朝廷，因此敢請入城，然後拜見。"公孫軌回答說："大夫進入領地，還須到郊外迎接慰勞，何況天子的使臣呢？請手捧策書返回。"楊玄懼怕，就到郊外接受詔命。公孫軌出使回朝，符合上意，被任命爲尚書，賜爵燕郡公，加授平南將軍。

及至劉義隆的將帥到彥之派偏將姚縱夫渡黄河，攻打冶坂。世祖擔心更向北深入，派公孫軌駐守壺關。適逢上黨丁零人反叛，公孫軌討伐平定了他們。出任虎牢鎮將。

起初，世祖將要北征，調百姓的驢運糧，派公孫軌所部到雍州。公孫軌命令驢的主人增加絹一匹，纔答應接受。百姓因此談論說："驢無强弱，脊背負絹自然高大。"衆人都譏笑他。於是被徵召回朝。真君二年去世，時年五十一歲。公孫軌死後，世祖對崔浩說："我經過上黨，父老鄉親們都說：公孫軌因爲受賄而放走賊人，使得

使至今餘奸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擘，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

軌終得娶于封氏，生二子，斌，叡。

斌，襲爵。拜内都大官。正光二年卒。贈幽州刺史。

殘餘的歹徒至今沒有肅清，是公孫軌的罪過。他來時，單人匹馬；回去時，車子百輛，載物南行。丁零人的首領登山罵公孫軌，公孫軌惱怒，捉拿咒罵者的母親，用矛刺她的陰部把她殺死，罵道：‘爲什麼生這逆子！’從下往上剖裂，把四肢分别釘在山樹上以泄其忿。這是非常殘忍地做不能忍受的事情。公孫軌幸而死得早，如果活到現在，我一定要誅滅他的家族。”

公孫軌終於能與封氏結婚，生兩個兒子，公孫斌、公孫叡。

公孫斌，繼承爵位。任内都大官。正光二年去世。被追贈爲幽州刺史。

公孫叡

叡，字文叔。初爲東宫吏，稍遷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顯祖於苑内立殿，敕中秘群官制名。叡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伏惟陛下躬唐虞之德，存道頤神，逍遥物外，宫居之名，當協睿旨。臣愚以爲宜曰‘崇光’。”奏可。後卒於南部尚書。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宣。

公孫叡，字文叔。起初任東宫官員，逐漸升任儀曹長，賜爵陽平公。當時顯祖在苑内建宫殿，敕令中書省和秘書省群官制定殿名。公孫叡説：“我聽説至尊至貴，没有比帝王崇高的；聖明的人謙遜，没有尊者謙虚更能顯示光明的美德。陛下具有唐堯虞舜的聖德，保全道義頤養精神，不受外物束縛，宫殿的名稱，應當符合聖明的意思。我以爲應當稱‘崇光’。”奏請得到批准。後來任南部尚書時去世。追贈爲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號爲宣。

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爲尚書左丞，雅有幹用，爲高祖所知遇。

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别功，賜爵昌平子。子崇基襲。

公孫叡的妻子，是崔浩弟弟的閨女，生兒子公孫良，字遵伯。聰明好學，任尚書左丞，很有才幹，受到高祖賞識。

公孫良的弟弟公孫衡，字道津。公孫良把爵位推讓給他，官至司直。公孫良因特殊的功勞，賜爵昌平子。兒子崇基繼承爵位。

公孫質　公孫邃

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頗屬文。初爲中書學生，稍遷博士。世祖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恭宗。時蠕蠕乘虚犯塞，候騎至於京師，京師大震。壽雅信任質，以爲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寇必不來，故不謀備。由質幾致敗國。後深自督厲，屢進讜言，超遷尚書。真君九年卒。追贈中護軍將軍、光禄勳、幽州刺

公孫軌的弟弟公孫質，字元直。通曉經義，略微能寫文章。起初是中書學生，逐漸升任博士。世祖征討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佐恭宗。當時蠕蠕趁虚侵犯邊塞，偵察巡邏的騎兵到了京師，京師很驚恐。穆壽很信任公孫質，用他作爲主要的謀士。公孫質生性好求神問卦，占卦的人都説敵人一定不來，因此不考慮防禦。由於公孫質幾乎導致亡國。後來極力督促勉勵自己，屢次進奏直言，越級升任尚書。真君九年去世。被追

史、廣陽侯，謚曰恭。

第二子邃，字文慶。初爲選部吏，以積勤，稍遷南部長。敷奏有稱，遷南部尚書，賜爵范陽侯，加左將軍。高祖詔邃與内都幢將、上谷公張倫率衆討蕭賾舞陰戍。

後高祖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内及京城三部，於百姓頗有益否？"邃對曰："先者人民離散，主司猥多，至於督察，實難齊整。自方割以來，衆賦易辦，實有大益。"太后曰："諸人多言無益，卿言可謂識治機矣。"詔醴陽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邃奏爲貴賤等級，高祖稱善。依例降侯，改爲襄平伯。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加鎮東將軍，領東夷校尉，刺史如故。

太和十九年，卒於官。高祖在鄴宫，爲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爲所服。詔曰："今古時殊，禮或隆殺。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順也。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内之民，爲齊衰三月。"

子同始，襲爵。卒於給事中。

同始弟同慶，篤厚廉慎，爲司徒田曹參軍、李崇驃騎府外兵參軍。隨崇北征，有方直之稱。

邃、叡爲從父兄弟，而叡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婿，邃母雁門李氏，地望縣隔。鉅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

贈爲中護軍將軍、光祿勛、幽州刺史、廣陽侯，謚號爲恭。

第二個兒子公孫邃，字文慶。起初任吏部官員，積功升任南部長。陳奏符合上意，升任南部尚書，被賜給爵位爲范陽侯，加授左將軍。高祖命令公孫邃與内都幢將、上谷公張倫率領軍隊討伐蕭賾的舞陰戍。

後來高祖與文明太后接見王公以下大臣，高祖説："近年把在京城管轄的地區及京城三部的流民編爲當地民户，對百姓有些好處嗎？"公孫邃回答説："先前百姓離散，主管部門繁多，即便是督察，也實在難以整齊有序。自從把流民編爲當地民户以來，各種賦税容易辦理，確實大有好處。"太后説："衆人多説没有好處，你的話可以説是認識了治理的關鍵啊。"詔令在醴陽被擄掠的士兵，有能够返回的，賜給絹二十匹。公孫邃奏請設置貴賤等級制度，高祖贊賞。依照慣例降低侯爵，改封襄平伯。出任使持節、安東將軍、青州刺史。因公孫邃的業績值得記載，下詔褒揚。加授鎮東將軍，領東夷校尉，刺史一職照舊。

太和十九年，在任期間去世。高祖在鄴城宫中，爲他號哭哀悼。當時各種制度纔開始更新，青州的下屬官吏不明白怎樣爲他服喪。詔令説："時代不同，禮儀或許有厚薄。專用古禮，情理與當今相悖；專用今禮，又違反往日的規矩。應當斟酌兩種方式，商量得失，官民的感情也不能無原則地順從。主簿，近代相沿服斬衰喪服，下葬後便除去喪服，可照舊例。其他人不服喪服，很是冷落，可許境内的百姓，爲他服齊衰喪服三個月。"

兒子同始，繼承爵位。在任給事中時去世。

同始的弟弟同慶，忠實厚道廉潔謹慎，任司徒田曹參軍、李崇的驃騎府外兵參軍。跟隨李崇北征，有端方正直的聲譽。

公孫邃、公孫叡是堂兄弟，而公孫叡的才能和器識略勝一籌，又是封氏所生，崔氏的女婿，公孫邃的母親是雁門人李氏，地望相差很大。鉅鹿太守祖季真，認識很多北方人物，常常説：

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士大夫必須有好姻親，二位公孫是堂兄弟，禍福會集，便有士族和庶族的差異。"

張濟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伐，累著功績。登國末，卒。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父親千秋，是慕容永的驍騎將軍。慕容永滅亡，來投奔。太祖褒揚他，任命他爲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伐，屢建功績。登國末年，去世。

濟涉獵書傳，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

張濟涉獵儒學書籍，議論清晰明辯，儀容美好。太祖喜歡他，招至身邊侍奉，他與公孫表等人都是使者，任散騎侍郎，繼承爵位。

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

先前，姚興派遣將領攻打洛陽，司馬德宗的雍州刺史楊佺期派遣使者向常山王元遵請求援兵，元遵具狀奏聞，太祖派遣張濟作爲元遵的從事中郎回報楊佺期。張濟從襄陽返回，太祖向張濟詢問長江以南的事情，張濟回答說：

> 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强，全無綱紀。臣等既至襄陽，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三十餘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户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晋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頻侵河洛，夙夜憂危。今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爲一家，義所無諱。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羌所乘，

> 司馬昌明死後，兒子德宗繼位，所屬的州鎮，交替着相互攻擊，現在雖然稍微安定，但是君弱臣强，完全没有綱常法紀。我們到襄陽以後，楊佺期問我："魏國當初征伐中山時有幾十萬軍隊？"我答道："三十多萬。"楊佺期問："魏國披甲的戰馬，可有幾匹？"我回答："京師的軍隊有精良的戰馬十多萬匹，地方軍隊有戰馬無數。"楊佺期説："用這樣的兵力討伐羌人，羌人哪裏够消滅呢。"又説："魏國平定中山，往北邊遷徙了多少户？"我回答："七萬多家。"楊佺期問："定都在哪個城池？"我回答："定都於平城。"楊佺期説："有這樣多的士卒，哪裏用得着城池呢？"又説："魏帝是想長久把平城作爲首都，還是準備再遷都呢？"我回答："這不是我所知道的。"楊佺期聽説朝廷不在太行山以東建都，面有喜色，説："晋魏兩國互相往來和好，以前就是這樣，不祇是今天。羌寇狡猾，頻繁侵犯黄河洛河地區，我日夜憂慮。現在這裏兵少勢弱，倉庫空虚，既然與你是一家人，道義上應無所諱忌。洛城的救援，仰賴於魏國，如果獲得保全，必當厚報。與其受羌人踐踏，寧願讓魏

寧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揚州。佺期曰：“蠻賊互起，水行甚難，魏之軍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討，輒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

國獲取。”我等想要離開襄陽趨向揚州。楊佺期說：“蠻賊四起，走水路很困難，魏國的兵馬，已經占據滑臺，由這裏回去，從北路東下，更加方便。晉國的法制，與魏國有差異。現在我統領襄陽，被托付給對外事務，想要有所征討，隨即徵發調用軍隊，然後具表奏聞，讓朝廷知道就行了。如果事情不能成功，也不承受朝廷的命令。”

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

太祖嘉許他言之有理，於是厚賞他的出使，准予援救洛陽。

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後來升任謁者僕射，回使姚興。因累次出使符合朝廷旨意，任勝兵將軍。頻頻跟從皇上北伐，張濟謀劃的功勞居多。被賞賜奴婢百人，馬牛數百頭，羊二十多隻。天賜五年去世，兒子多羅繼承爵位。因事獲罪被削除爵位。

李先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本字犯高祖廟諱。少好學，善占相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仕苻堅，尚書郎。後慕容永聞其名，迎爲謀主。先勸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以先爲黄門郎、秘書監。垂滅永，徙於中山。

李先，字容仁，是中山盧奴人，原來的字犯高祖的名諱。年輕時好學，擅長觀察表面現象以推斷吉凶禍福，師從清河人張御，張御賞識他。在苻堅手下做官，任尚書郎。後來慕容永聽説他的名聲，迎接他做主要的謀士。李先勸慕容永占據長子城，慕容永於是稱帝，任命李先爲黄門郎、秘書監。慕容垂消滅慕容永，李先遷徙到中山。

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順。太祖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太祖曰：“朕聞中山土廣民殷，信爾以不？”先曰：“臣少官長安，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士，實自殷廣。”又問先曰：“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太祖曰：“卿識朕不？”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龍顔挺特，臣安敢不識。”太祖又問曰：“卿祖父及身官悉歷何官？”先對曰：“臣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尚書右主客郎，

皇始初年，李先在井陘歸順。太祖問李先説：“你是哪國人？”李先説：“我本是趙郡平棘人。”太祖説：“我聽説中山地廣民衆，真是這樣嗎？”李先説：“我年輕時在長安做官，又在長子城做官，後來纔回鄉，觀望成年男子，確實是衆多。”又問李先説：“我聽説長子城中有個叫李先的，是你嗎？”李先説：“是我。”太祖説：“你認識我嗎？”李先説：“陛下以聖德承受符命，恩澤遍布八方，容顔超群特出，我怎敢不認識。”太祖又問説：“你的祖父父親和你做官都歷任什麽官職？”李先回答説：“我的祖父李重，任晉朝的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親李樊，任石虎的樂安太守、左中郎將。我，任苻丕的尚書右主客郎，慕容永的秘書監、高密侯。”太祖説：“你既

慕容永秘書監、高密侯。”太祖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爲長?”先對曰：“臣才識愚暗，少習經史，年荒廢忘，十猶通六。”又問：“兵法風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習讀，不能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時，卿用兵不?”先曰：“臣時蒙顯任，實參兵事。”

太祖後以先爲丞相衛王府左長史。從儀平鄴，到義臺，破慕容驎軍，回定中山，先每一進策，所向克平。車駕還代，以先爲尚書右中兵郎。太祖謂先曰：“今蠕蠕屢來犯塞，朕欲討之，卿以爲何如?”先曰：“蠕蠕不識天命，竄伏荒朔，屢來偷竊，驚動邊民。陛下神武，威德遐振，舉兵征之，必將摧殄。”車駕於是北伐，大破蠕蠕。賞先奴婢三口，馬牛羊五十頭。

轉七兵郎，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 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秘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

太祖之討姚興於柴壁也，問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栖，深者爲敵所囚，兵

然是老成博學之士，屢歷名官，通曉經學，最擅長什麽經學?”李先回答說：“我才識不行，少學經史，一年年荒廢遺忘，仍然通曉十分之六。”太祖又問：“兵法和以五音占四方之風而定吉凶的方法，你都通曉嗎?”李先說：“也曾研習誦讀，不能够通曉。”太祖說：“慕容永時，你用過兵嗎?”李先說：“我當時承蒙授予顯官，確實參預軍事。”

太祖後來任命李先爲丞相衛王府左長史。跟從元儀平定鄴城，到義臺，打敗慕容驎的軍隊，回師平定中山，李先每一次獻策，軍隊所向攻克平定。皇上回到代地，任命李先爲尚書右中兵郎。太祖對李先說：“如今蠕蠕軍屢次來侵犯邊塞，我打算討伐它，你認爲怎麽樣?”李先說：“蠕蠕不懂天命，逃到荒凉的北方，屢次來偷竊，騷擾邊民。陛下英明威武，威震遠方，發動軍隊征討它，必將摧滅。”皇帝於是北伐，大敗蠕蠕軍。賞賜李先奴婢三人，馬牛羊五十頭。

改任七兵郎，升任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問李先說：“天下什麽書最好，可以增長人的精神智慧?”李先回答說：“衹有經書。三皇五帝治理國家教化人民的經典，可以補益帝王的精神智慧。”太祖又問說：“天下的書籍，共有多少? 我打算收集它，怎樣能收全呢?”李先回答說：“伏羲創立制度，帝王相繼承，以至於現在，世代相傳的國史、天文和記述神秘事物的書不可計數。陛下果真想收集它，可嚴令各州郡縣索取并全部送來，既然是皇上所好，收集也不難。”太祖於是向天下頒發詔令，書籍漸漸收集起來。

太祖在柴壁討伐姚興，問李先說：“姚興駐守天渡，姚平占據柴壁，互爲表裏。現在想消滅他們，用什麽計策?”李先回答說：“我聽說用兵以常法交戰，戰鬥以出奇制勝。譬如聽説姚興打算駐軍天渡，以有利於他的糧食運道。在他未到之前，派遣奇兵先謀取天渡，在柴壁附近，嚴密設下伏兵，防備對方表裏呼應。以陛下的神機妙算，觀察時機而後行動，姚興欲進不能，退又缺糧。高處被敵人占據，低處被敵人圍困，兵法所

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其計，興果敗歸。

太宗即位，問左右舊臣之中爲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時新息公王洛兒對曰："有李先者，最爲先帝所知。"太宗召先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識?"先對曰："臣愚細，才行無聞，適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太宗曰："卿試言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賢，天下懷服。今陛下躬秉勞謙，六合歸德，士女能言，莫不慶抃。"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五十匹、絲五十斤、雜綵五十匹。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户二十二。

詔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師襲馮跋乙連城，克之，悉虜其衆。乃進討和龍。先言於道生曰："宜密使兵人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塹。攻其西南，絶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

後出爲武邑太守，有治名。世祖即位，徵爲内都大官。神𪊨二年卒，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謚曰文懿。

子冏，襲爵。爲京兆、濟陰二郡太守。卒。

子鍾葵，襲爵，降爲子。

鍾葵弟鳳子，鳳子弟虬子，并中書博士。

李預

鳳子子預，字元愷。少爲中書學生。聰敏强識，涉獵經史。太和初，歷秘書令、齊郡王友。出爲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積數年，府解

忌諱而姚興就處在這種境地，可以不戰而取。"太祖聽從他的計策，姚興果然失敗而歸。

太宗即位，問身邊舊臣中有誰是先帝所親信的。當時新息公王洛兒回答説："有個叫李先的，最受先帝賞識。"太宗召李先來會見，問道："你有什麽功勞德行，而受到先帝賞識?"李先回答説："我愚鈍低微，没有出名的才能和德行，衹以忠誠正直侍奉先帝，絶没有傑出的才能。"太宗説："你姑且説過去的事。"李先回答説："我聽説堯舜二帝的政教，教化百姓如對待兒子；商湯文王武王任用賢士，天下歸附。如今陛下親理朝政勤勞謙恭，天下歸順，有見識的民衆，無不慶幸喜悦。"不久召來李先解説《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令有關部門説："李先所知道的，都是統軍治國的大事，從今以後常留宿宫中。"賜給李先絹五十匹、絲五十斤、雜綵五十匹。御馬一匹。授予安東將軍、壽春侯，賜給奴隸二十二户。

詔令李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領軍隊襲擊馮跋的乙連城，攻克它，全部俘虜該城守軍。又進兵討伐和龍。李先對道生説："應當秘密地命令士兵人人準備一捆青草，每一捆圍長五尺，以填塞城壕。攻打城的西南面，斷絶它的外援，指揮軍隊急攻，賊軍一定能擒獲。"道生不依從，於是擄掠民衆而回。

後來出任武邑太守，有善於治理的名聲。世祖即位，徵入任内都大官。神𪊨二年去世，享年九十五歲。詔令賜給金絲編織的顯示等級的制服一套，追贈爲定州刺史、中山公，謚號爲文懿。

兒子李冏，繼承爵位。任京兆、濟陰二郡太守。去世。

兒子鍾葵，繼承爵位，降爲子爵。

鍾葵的弟弟鳳子，鳳子的弟弟虬子，都任中書博士。

鳳子的兒子李預，字元愷。年輕時爲中書學生。聰慧機敏記憶力强，涉獵經史。太和初年，歷任秘書令、齊郡王友。出任征西大將軍長史，兼任馮翊太守。過了幾年，征西大將軍府解除而

罷郡，遂居長安。每羨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粗黑者，亦篋盛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爲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絶，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唅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唅也?"言訖齒啓，納珠，因嘘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橐盛納諸棺中。

馮翊郡撤銷，於是居住長安。常常羨慕古人服食玉屑的方法，於是探問尋訪藍田，親自去發掘。得到玉環玉璧和形似日用器具的玉大小一百多枚，偶爾得到質粗色黑的玉，也裝進箱子帶回去，而到家以後觀看它們，都光滑細膩值得賞玩。李預於是把七十枚玉敲打成碎屑，天天服用，剩下的大多贈送他人。後來李預和聽到消息的人再到舊地尋求，都没有找到玉。馮翊公源懷等人得到他的玉，雕琢成器具和玉飾，都色澤鮮明值得珍愛。李預服用了一年，説有效驗，但是社交應酬和寢食没有限制，又加之好酒損傷神志，到病重時，對妻兒説："服用玉屑獨居山林，拋棄嗜欲，或許將大大獲得神力，但是我酒色不斷，是自己走向死亡，不是仙丹的過錯。然而我的尸體必將有奇特之處，不要匆忙入殮，以使後人知道服用仙丹的妙處。"當時是七月中旬，長安酷熱，李預的尸體停放了四夜，但是顔色不變。他的妻子常氏把二枚玉珠放入他的口裏，而他的口閉着。常氏對他説："你自己説服用玉有神奇的效驗，爲什麽不接受玉珠呢?"説完他的口張開，把玉珠放入他的口中，由於吐出的氣聚集在他的口中，没有一點穢氣。抬起來裝進棺材，尸體挺直而没有損害衰敗。死的時候還有遺留的玉屑幾斗，用口袋裝起來放入棺材中。

初天興中，先子密問於先曰："子孫永爲魏臣，將復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國家政化長遠，不可卒窮。"自皇始至齊受禪，實百五十餘歲矣。

起初，天興年間，李先的兒子悄悄地向李先詢問説："子孫是永久做魏國的臣子，還是再侍奉别的君主呢?"李先告訴説："不必了。國家的政治和教化長遠，不會有窮盡。"從皇始年間到北齊接受禪讓，實際上是一百五十多年啊。

賈彝

賈彝，字彦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嘆之，僉曰："此子英俊，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爲慕容垂驃騎大將軍、遼西王農記室參軍。太祖先聞其名，嘗遣使者求彝於垂。垂彌增器敬，更加寵

賈彝，字彦倫，原本是武威姑臧人。六世祖賈敷，任曹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於是定居在那裏。父親任苻堅的鉅鹿太守，因毁謗罪囚於獄。賈彝十歲那年，到長安爲父親伸冤獲得昭雪，遠處和近處的人贊嘆他，都説："這孩子才能出衆，賈誼的後代中，没有人比得上他。"二十歲左右，任慕容垂的驃騎大將軍、遼西王慕容農的記室參軍。太祖先前聽説他的名聲，曾派遣使者向慕容垂索求賈彝。慕容垂更加

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陂，執彝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

器重尊敬，又加授尊貴的官秩，升任驃騎長史，兼任昌黎太守。慕容垂派遣他的太子慕容寶來侵犯，在參合陂大敗，魏軍捉住賈彝和他的堂兄代郡太守賈潤等人。

太祖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加給事中。於鄴置行臺，與尚書和跋鎮鄴，招携初附。久乃召還。天賜末，彝請詣溫湯療病，爲叛胡所拘執，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爲屈丏所執，與語悦之，拜秘書監。年六十一，卒。世祖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

太祖即位，任命他爲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加授給事中。在鄴城設置代表中央的政務機構，他與尚書和跋鎮守鄴城，安撫剛剛歸附的人。許久以後纔被召回。天賜末年，賈彝請求到溫泉去治病，被反叛的胡人拘捕，送給姚興。過了幾年，逃回。又被屈丏抓住，與他交談而喜歡他，任秘書監。六十一歲時去世。世祖平定赫連昌，兒子賈秀迎接他的靈柩，安葬在代郡南邊。

賈秀　賈儁

秀，歷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揚烈將軍，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恭宗崩，以爵還第。既而掌吏曹事。高宗以秀東宫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振威將軍。時丞相乙渾擅作威福，多所殺害。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渾曰："公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若假竊此號，當必自咎。秀寧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震懼，而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得免難。秀執正守志，皆此類也。

賈秀，歷任中書博士，升任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揚烈將軍，賜爵陽都男，任本州大中正。恭宗逝世後，以男爵的身份回到府第。不久掌管吏曹事務。高宗因賈秀是東宫舊臣，升他的爵位爲陽都子，加授振威將軍。當時丞相乙渾擅自作威作福，殺害了許多人。乙渾的妻子是庶族却謀求公主的稱號，乙渾對賈秀説過多次，賈秀都沉默不語。乙渾説："公家的事你無所不從，我請求公主的稱號，你不説話是什麽意思?"賈秀慷慨陳辭，回答説："公主的稱號，是帝王和諸侯之女的稱號，尊貴榮寵至極，不是庶族所應當有的。如果越分竊取這稱號，必將自己招致罪過。我寧願死在今天，不願日後讓他人取笑。"乙渾身邊的人無不失色，爲這事感到震驚，而賈秀神色不變。乙渾夫妻默然懷恨。有一天，竟在太醫給事楊惠富的手臂上寫下"老奴官慳"四個字，讓他把字給賈秀看。乙渾常常想伺機陷害賈秀，恰好乙渾被依法處死，賈秀纔得以逃脱災難。賈秀主持公道堅守志向，都是這類事。

時秀與中書令勃海高允俱以儒舊見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見留，各聽長子出爲郡守。秀辭曰："爰自愚微，承乏累紀，少而受恩，老無成效，恐先草露，無報殊私。豈直無功之子，超齊先達。雖仰感聖慈，而俯深驚懼。乞收成命，以安微

當時賈秀與中書令勃海人高允都因爲是儒雅的舊臣受到世人的尊重，都被選拔擬任爲一方重臣，在徵詢意見以後被留在朝中，允許各自的長子出任郡守。賈秀辭讓説："我自己愚昧低賤，勉强任職十多年，年輕時就蒙受恩遇，到年老還没有成效，恐怕餘生不多，無法報答特殊的恩寵。豈能够讓没有功勞的兒子迅速與有德行學問

臣。"遂固讓不受。

的前輩并列。雖然感激皇上的恩慈，但是私下很驚懼。請求收回成命，以使我心安。"於是堅决辭讓而不接受。

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掌機要。而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决，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决。皇興三年卒。贈本將軍、冀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

自始至終，歷奉五位皇帝，雖然没有做到大官，但是經常掌管機要。他清廉儉省，不經營産業。七十三歲時，生病，皇上給予醫藥治療，賜給几案和手杖。當時朝廷的重大政治行動和不能决斷的大事，常常派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到他的府上咨詢議决。皇興三年去世。追贈爲本將軍、冀州刺史、武邑公，謚號爲簡。

子儁，字異鄰，襲爵。拜秘書中散、軍曹令。出爲顯武將軍、荆州刺史。依例降爵爲伯。先是，上洛置荆州，後改爲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學。儁乃表置學官，選聰悟者以教之。在州五載，清靖寡事，吏民亦安。遷洛後，儁朝京師，賞以素帛。景明初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

兒子賈儁，字異鄰，繼承爵位。任秘書中散、軍曹令。出任顯武將軍、荆州刺史。依照慣例降爵位爲伯。先前，在上洛設置荆州，後來改爲洛州，州在重山中，百姓不知道學習。賈儁於是上表請求建學校，選派聰明穎悟的人來教導他們。在州五年，清静事少，官吏百姓也安寧。遷都洛陽以後，賈儁到京師朝見，被賞賜給白色的帛。景明初年去世。追贈爲本將軍、光州刺史。

子叔休，襲爵。除給事中。卒。

兒子叔休，繼承爵位。任給事中。去世。

子興，襲爵。

兒子賈興，繼承爵位。

興弟賓，歷尚書郎，以清素稱。出爲黎陽太守，卒官。

賈興的弟弟賈賓，歷任尚書郎，以清正廉潔聞名。出任黎陽太守，在任期間去世。

賈禎

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爲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於江左。還，以母老患，輒過家定省，坐免官。久之，徵爲京兆王愉郎中令，行洛陽令。轉治書侍御史、國子博士，加威遠將軍，行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稍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正光中卒。贈平北將軍、齊州刺史。

賈潤的曾孫賈禎，字叔願。學問涉及經學和史學，守喪以孝聞名。太和年間，任中書博士，輔助中書侍郎高聰出使到長江下游以東地區。返回，因母親年老有病，就還鄉探望問候，於是被免官。長時間以後，徵入任京兆王元愉的郎中令，行洛陽令。改任治書侍御史、國子博士，加授威遠將軍，行魯陽太守。清正廉潔，善於安撫，得到百姓愛戴。逐漸升任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授冠軍將軍。正光年間去世。追贈爲平北將軍、齊州刺史。

子子儒，司空田曹參軍。

兒子子儒，任司空田曹參軍。

賈景儁

禎兄子景儁，亦以學識知名，奉朝請。遷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景儁不受，愉殺之。永平中，贈東清河太守，謚

賈禎哥哥的兒子景儁，也因學識知名，任奉朝請。升任京兆王元愉的府外兵參軍。元愉在冀州起兵叛逆，將要授予他官職，他不接受，元愉將他殺害。永平年間，追贈爲東清河太守，謚

曰貞。

賈景興

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少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爲榮所虜，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

薛提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散騎常侍、太子太保，賜爵歷陽侯，加晋兵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進爵太原公。所在有聲績。徵爲侍中，治都曹事。世祖崩，秘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匹等議，以爲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延等猶豫未决。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遂殺之。

提弟浮子。高宗即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襲兄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爲侯。皇興元年卒。

提孫令保，太和中，襲爵歷陽侯。

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優禮。屈遵學藝知機，垣乃局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爲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授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徵。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早播時學，秀則不畏强禦。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奸閹，悲夫！

號爲貞。

景儁的弟弟景興。廉潔高尚剛正。年輕時任州主簿，却游息不理事。後來葛榮攻占冀州，被葛榮俘虜，藉口有病而不跪拜。景興常常摸着膝蓋説道："我没有對不起你們。"是因爲没有跪拜葛榮的緣故。

薛提，太原人。皇始年間，被選補爲太學生，任侍御史。多次升任散騎常侍、太子太保，賜爵歷陽侯，加授晋兵將軍。出任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晋爵太原公。所到之處有聲譽和業績。被徵入任侍中，治理都曹事務。世祖逝世，秘不宣布。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匹等人謀議，認爲皇帝的孫子年幼，應當立年長的君主，徵入秦王元翰安排在秘室。薛提説："皇帝的孫子有皇位繼承人的身份，衆望所歸。年齡雖然幼小，但是美好的名聲傳揚於天下，周成王、孝昭帝因此使周代漢朝昌盛。廢棄所應當立的，而另求君主，一定不行。"蘭延等人猶豫不决。中常侍宗愛得知他們的密謀，假稱皇后的詔命徵召薛提等人入宫，於是殺掉他們。

薛提的弟弟浮子。高宗即位後，因爲薛提有扶立他的忠誠，詔令浮子繼承哥哥的爵位太原公，依有關部門奏請降爲侯爵。皇興元年去世。

薛提的孫子令保，太和年間，繼承爵位爲歷陽侯。

史臣曰：宋隱的操行清白，忽略功名利禄。王憲是名祖之孫，年老時受到優待禮遇。屈遵博學多才有預見，屈垣因有器量而受到恩遇。張蒲、谷渾能文能武，人生因此顯耀。公孫表起初衹因微小的業績受到賞識，最終因輕視鄙薄他人而招致罪過。公孫軌起初受到授予黄金的獎賞，後來陷入財貨之中。人很少能够善始善終的，確實不假啊。張濟出使四方，長於播揚聲譽。李先的學問和嘉謀，蒙受三代君主的恩遇。賈彝早年被當時的學者傳揚，賈秀又不畏懼有權勢的人。薛提公正忠誠，被奸邪的宦官殺害，可悲啊！

魏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萬安國

王洛兒

王洛兒，京兆人也。少善騎射。太宗在東宫，給事帳下，侍從游獵，夙夜無怠。性謹愿，未嘗有過。太宗嘗獵于㶟南，乘冰而濟，冰陷没馬，洛兒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没洛兒，殆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太宗出居于外，洛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恭勤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太宗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而已。晝居山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鄰人李道潛相奉給，晨昏往復，衆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太宗還宫，社稷獲乂，洛兒有功焉。

王洛兒，是京兆人。年輕時擅長騎馬射箭。太宗做太子時，在東宫供職，侍從出游打獵，日夜不懈。爲人誠實，未曾有過失。太宗曾到㶟水以南打獵，踏冰過河，冰塊陷落淹没馬匹，洛兒投身水中，救太宗上岸。水淹没洛兒，幾乎被凍死，太宗脱下衣服賜給他。從此寵愛日盛。天賜末年，太宗移居宫外，洛兒早晚侍衛，無一刻分離，恭敬勤勉出於至誠。元紹謀反時，太宗身邊衹有洛兒與車路頭而已。晝居山中，夜回洛兒家。洛兒的鄰人李道偷偷地供給，日復一日，衆人略知，欣喜相告。元紹聽説後，逮捕李道殺掉。洛兒仍然冒險往來京都，與大臣互通音訊，於是大臣出迎，百姓歸心。太宗回宫，國家安寧，洛兒有功啊。

太宗即位，拜散騎常侍。詔曰："士處家必以孝敬爲本，在朝則以忠節爲先，不然，何以立身於當世，揚名於後代也。散騎常侍王洛兒、車路頭等，服勤左右，十有餘年，忠謹恭肅，久而彌至，未嘗須臾之頃，有廢替之心。及在艱難，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授命不移，貞操逾懇。雖漢之樊灌，魏之許典無以加焉。勤而不賞，何以獎勸將來爲臣之節？其賜洛兒爵新息公，加直意將軍。"又追贈其父爲列侯，賜僮隸五十户。永興五年

太宗即位後，他被任命爲散騎常侍。詔令説："士在家一定以孝敬爲本，在朝廷則以忠爲先，否則，憑什麽在當世立身，在後代揚名呢。散騎常侍王洛兒、車路頭等，在身邊勤勞地服侍，有十多年，忠誠謹慎，久而更甚，未曾在片刻之間有懈怠的意念。及至處於危難，其他人都改變志向，而洛兒等捨命報效不移，忠貞的志節更加誠摯，即使漢代的樊噲灌嬰，曹魏的許褚典韋也不過如此。勤勉却不獎賞，怎麽褒獎鼓勵將來做臣子的節操？賜給洛兒爵位爲新息公，加授直意將軍。"又追贈他的父親爲列侯，賜給奴僕五十户。永興五年去世。被追贈爲太尉、建平

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溫明秘器，載以轀輬車，使殿中衛士爲之導從。太宗親臨哀慟者數四焉。乃鴆其妻周氏，與洛兒合葬。

子長成，襲爵。卒，無子。

弟德成，襲爵。徙爲建城公，加鎮遠將軍。官至散騎常侍，典作長安。真君十一年卒。

子定州，襲爵，降爲建陽侯、安遠將軍。後定州弟升爲侍御中散，有寵於顯祖，以祖父洛兒著勛先朝，詔復定州爵爲公。高祖初，爲長安鎮將。卒。

子陵，襲升爵。承明初，遷監御長，賜爵始新子，加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卒。

車路頭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爲太宗帳下帥。善自修立，謹慎無過。天賜末，太宗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太宗即位，拜爲散騎常侍，賜爵金鄉公，加忠意將軍。後改爲宣城公。太宗性明察，群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容談笑而已。路頭性無害，每至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重於朝。太宗亦敬納之，寵待隆厚，賞賜無數，當時功臣親幸莫及。泰常六年卒。太宗親臨哀慟。贈侍中、左衛大將軍、太師、宣城王，謚曰忠貞。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陪葬金陵。子眷襲爵。

盧魯元　盧統　盧内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爲尚書令、臨澤公。祖父并至大官。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太宗時，選爲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恭勤盡節，世祖親愛之。及即位，以爲中書侍郎，拾遺左右，

王，賜給貴族用的棺材，用轀輬車運載，派殿中衛士做他的護衛。太宗多次親臨悲痛至極。竟然用毒酒殺死他的妻子周氏，與洛兒合葬。

兒子長成，繼承爵位。去世，没有兒子。

弟弟德成，繼承爵位。轉爲建城公，加授鎮遠將軍。官至散騎常侍，主持營建長安。真君十一年去世。

兒子定州，繼承爵位，降爲建陽侯、安遠將軍。後來定州的弟弟王升任侍御中散，受到顯祖寵愛，因祖父洛兒在先朝有顯著的功勛，恢復公爵。高祖初年，任長安鎮將。去世。

兒子王陵，繼承王升的爵位。承明初年，升任監御長，被賜給始新子的爵位，加授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去世。

車路頭，代地人。年輕時因忠厚被選拔供事東宮，任太宗的帳下帥。善於修身而有所成就，謹慎而没有過錯。天賜末年，太宗出居宫外，路頭忠誠侍衛。及至太宗即位，被任命爲散騎常侍，賜爵金鄉公，加授忠意將軍。後來改爲宣城公。太宗生性嚴明，群臣多因任職受貶，甚至受杖刑，因此路頭悠閑自得而不理事，伴寢左右，僅從容談笑而已。路頭爲人公正寬容，每至議罪定刑，常表陳寬恕的意見，因此在朝中被看重。太宗也尊重接受他的意見，恩遇深厚，賞賜無數，當時的功臣近臣没有人比得上。泰常六年去世。太宗親臨喪禮悲痛至極。被追贈爲侍中、左衛大將軍、太師、宣城王，謚號爲忠貞。喪禮完全依照安城王叔孫俊的先例。陪葬金陵。兒子車眷繼承爵位。

盧魯元，是昌黎徒河人。曾祖副鳩，做慕容垂的尚書令、臨澤公。祖父和父親都位至大官。魯元機敏好學，寬和而有高雅的度量。太宗時，被選爲直郎。以忠誠謹慎侍奉東宫，肅敬勤勉重義輕生，世祖親近喜愛他。及即位，任命他爲中書侍郎，在身邊補正缺點過失，恩遇更深，

寵待彌深，而魯元益加謹肅，世祖逾親信之，内外大臣莫不敬憚焉。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魯元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秘書事。賜爵襄城公，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賜其父爲信都侯。從征赫連昌。世祖親追擊之，入其城門，魯元隨世祖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從征平凉，以功拜征北大將軍，加侍中。後遷太保、録尚書事。世祖貴異之，常從征伐，出入卧内。每有平殄，輒以功賞賜僮隸，前後數百人，布帛以萬計。世祖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於宫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

而魯元更加謹慎恭肅，世祖更加親近信賴他，内外大臣無不敬畏。爲人寬容，善於交際，好掩飾他人的過失，稱揚他人的長處，因此公卿都親近依附他。魯元因工於書法，有寫作才能，多次升任中書監，兼秘書職務。賜爵襄城公，加授散騎常侍、右將軍。賜他的父親爲信都侯。跟從征討赫連昌。世祖親自追擊他，進入他的城門，魯元跟隨世祖出入。這一天，没有魯元，將遇到危險。跟從征討平凉，因功被任命爲征北大將軍，加授侍中。後來升任太保、録尚書事。世祖特别看重他，經常跟從征伐，出入卧室。每次有平定之功，總是賞賜奴僕，前後有幾百人，布帛數以萬計。世祖不過十天總要到他的府上一次。想要他的住宅近一些，便於往來，於是賞賜宫門南邊的上等宅第。衣食車馬僅次於皇帝。

真君三年冬，車駕幸陰山，魯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世祖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二宫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鐘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城王故事，而贈送有加。贈襄城王，謚曰孝。葬於崞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與爲比。子統襲爵。

真君三年冬，皇上到陰山，魯元因病没有隨從。侍臣探問疾病送醫送藥，驛站的車馬沿途相繼。及至逝世，世祖很爲哀傷惋惜。返回後，親臨他的喪禮，哭得悲痛至極。東西二宫派遣太官日日送祭品，早晚到靈前吊祭，完畢就遍奏鐘鼓樂舞。帝后在將要安葬時三次親臨喪禮。喪禮依照安城王舊例，而贈送更多。被追贈爲襄城王，謚號爲孝。葬在崞山，爲他建石碑石柱。自北魏興起，貴臣得到的優遇寵幸，没有能比得上的。兒子盧統繼承爵位。

少子内，給侍東宫，恭宗深昵之，常與卧起同衣。父子有寵兩宫，勢傾天下。内性寬厚，有父風，而恭順不及。正平初，宫臣伏誅，世祖以魯元故，唯殺内而厚撫其兄弟。

小兒子盧内，侍奉東宫，恭宗很親近他，常與他同睡同起穿同樣的衣服。父子得到皇上和太子的寵愛，權勢壓倒天下。盧内爲人寬厚，有父親的風範，而恭順趕不上。正平初年，東宫臣僚被依法處死，世祖因魯元的緣故，衹殺盧内而優厚地撫恤他的兄弟。

統以父任，侍東宫。世祖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賜賚以千計。高宗即位，典選部、主客二曹。興安二年卒。贈襄城王，謚曰景。無子。

盧統因父親的保舉，侍奉東宫。世祖把長舅陽平王杜超與南安長公主之女嫁給他。皇上親臨送别，太官陳設酒食，賞賜數以千計。高宗即位，主持選部、主客二曹。興安二年去世。被追贈爲襄城王，謚號爲景。没有兒子。

弟彌娥，襲爵。拜北鎮都將。

弟弟彌娥，繼承爵位。被任命爲北鎮都將。

卒，贈襄城王，謚曰恭。子興仁襲爵。

陳建

陳建，代人也。祖渾，太祖末爲右衛將軍。父陽，尚書。建以善騎射，擢爲三郎。稍遷下大夫、内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險，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世祖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世祖壯之，賜户二十。

高宗初，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高宗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

高祖初，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平原王陸叡密表曰：

> 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贊初興，勤過蜀漢，誓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階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己之譏，播於群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厲，顧省駑鈍，終於無益。然飲冰驚寐，實懷慚負。至於顧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横噬，馬叡南據，奄有荆楚。及桓劉跋扈，禍難相繼。岱宗隔望秩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髫齓龍飛，道光率土，干戚暫舞，淮海從風，車書既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吊，奄背萬邦。竊聞劉昱夭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介石

去世，被追贈爲襄城王，謚號爲恭。兒子興仁繼承爵位。

陳建，是代地人。祖父陳渾，太祖末年任右衛將軍。父親陳陽，任尚書。陳建因善於騎馬射箭，被提升爲三郎。逐漸升任下大夫、内行長。世祖討伐山胡人白龍，内心很輕視他，僅帶領幾十名騎兵登山臨險，每天如此。白龍於是在十幾處埋伏勇士，事出意外，世祖墮馬，幾遇不測。陳建冒死禦賊，大聲呼叫奮力攻擊，殺賊人數名，身上受傷十多處。世祖贊許他，賞賜二十户。

高宗初年，賜爵阜城侯，加授冠軍將軍。出任幽州刺史，假秦郡公。高宗因陳建貪婪暴虐懦弱，派使者到州中鞭撻五十。

高祖初年，任尚書右僕射，加授侍中，升爵位爲趙郡公。陳建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平原王陸叡秘密上表説：

> 皇天匡輔仁德，天命降於大魏。我等祖輩父輩輔佐建國，致力超越蜀漢，立誓安定山河，享受洪福，榮辱休戚，與國相同。我因平庸淺薄，没有高遠通達的見識，憑藉先輩的榮寵，纔擔任現今的官職，功德不稱其位的譏諷，在衆人口中傳播。上感養育的恩德，下思自我策勵，但是才能低下，終於無益。惶恐受命，確實慚愧。至於報答天高地厚般的恩情，哪一天忘了呢。自永嘉末年，貪暴者殘暴吞食，馬叡占據南方，全部擁有荆楚地區。及桓温劉裕跋扈，災難相繼。岱宗阻隔了遥祭山川的敬意，青徐地區阻隔了恩德教化。獻文皇帝幼年即位，天下稱頌聖德，干戚之舞初起，從淮水到海濱迅即響應，文物制度全都劃一，國土將要統一。昊天不哀憫庇佑，忽然背棄天下。聽説劉昱夭亡，權臣相互殺害，思念正道的百姓，無窮無盡地盼望。我以爲時不再來，機會易失，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天命所屬而不取，反而遭受災禍，所以不能見機而作，是

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昶，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曆運響從，則吴會可定，脱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裔。宜乘之會，運鍾今日，如合聖德，乞速施行。脱忤天心，願存臣表，徐觀後驗，賞罰隨焉。

操守堅貞的過錯。應當選拔傑出的將領，號令八方。義陽王臣元昶深明存亡大事，遠與孫氏相同。假使天象運行響應順遂，那麽吴會地區可以平定，如果事情難以成功，就整頓軍隊返回。進可以向四海傳揚德義的名聲，退可以使恩德與威信通達邊遠地區。應當乘這樣的機會，現在就出兵，如果與皇上的決斷一致，請求從速施行。如果與皇上的思慮不一致，請存下我的奏表，慢慢地觀察以後的效驗，根據情況予以賞罰。

高祖嘉之。遷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宴於後庭。太和九年薨。

高祖嘉許他。升任司徒、征西大將軍，晋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頻頻到陳建的府第，在後庭賜給陳建的妻子宴席。太和九年逝世。

子念，襲爵。爲中山守，坐掠良人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遇赦，免。爵除。

兒子陳念繼承爵位。任中山郡守，因擄掠百姓被御史中尉王顯彈劾。遇上減免刑罰的詔令，被免罪。爵位被廢除。

萬安國　萬纂

萬安國，代人也。祖真，世爲酋帥，恒率部民從世祖征伐，以功除平西將軍、敦煌公，轉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寧西將軍、長安鎮將，賜爵馮翊公。安國少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顯祖特親寵之，與同卧起，爲立第宅，賞賜至巨萬。超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於苑中。高祖聞之，大怒，遂賜安國死。年二十三。

萬安國，是代地人。祖父萬真，世襲爲頭領，經常率領部民跟從世祖征伐，因功被任命爲平西將軍、敦煌公，改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父親萬振，娶高陽長公主爲妻，被授予駙馬都尉。升任散騎常侍、寧西將軍、長安鎮將，被賜給爵位爲馮翊公。安國年輕時聰明機敏，容貌美好。作爲皇帝的外甥，又娶河南公主爲妻，被授予駙馬都尉。升任散騎常侍。顯祖特别親近喜歡他，與他同睡同起，給他建立宅第，賞賜數以萬計。越級授予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安國先前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和，承明初年，假托詔令在苑中殺死買奴。高祖聽説這事，很惱怒，於是賜安國自殺。終年二十三歲。

子翼，襲王爵。太和十五年薨。高祖以其父受寵先朝，特贈并州刺史。

兒子萬翼繼承王爵。太和十五年逝世。高祖因他的父親受先帝的寵愛，特贈并州刺史。

子纂，字輔興，襲，依例降爲公。世宗時，起家司徒倉曹參軍。遷南秦平西府司馬、護軍長史，加右軍將軍。正光二年卒。贈假節、征虜將軍、荆州刺史。

兒子萬纂，字輔興，繼承爵位，依照慣例降爲公爵。世宗時，初入仕途任司徒倉曹參軍。升任南秦平西府司馬、護軍長史，加授右軍將軍。正光二年去世。追贈爲假節、征虜將軍、荆州刺史。

子金剛，襲。武定末，開府祭酒。齊受禪，爵例降。

嵇拔

有嵇拔者，世爲紇奚部帥。其父根，皇始初率衆歸魏。太祖嘉之。尚昭成女，生子拔，卒於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大將軍，封長樂王。薨。

子護，襲爵。拜外都大官。太和中，詔以護年邁，既未致仕，令依舊養老之例。卒，子彦嗣。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咸以誠至發衷，竭節危難，苟非志烈過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貴寵異於數子哉。

兒子金剛，繼承爵位。武定末年，任開府祭酒。北齊接受禪讓，爵位依例下降。

有個叫嵇拔的，世襲爲紇奚部頭領。他的父親嵇根，皇始初年率領部衆歸順北魏。太祖嘉許他。娶昭成帝的女兒爲妻，生兒子嵇拔，任尚書令時去世。嵇拔娶華陰公主爲妻，生兒子嵇敬。元紹謀逆時，公主有功，越級任命嵇敬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長樂王。逝世。

兒子嵇護，繼承爵位。任外都大官。太和年間，朝廷因嵇護年邁，既然没有退休，就命令依照年老閑居休養的舊例。去世，兒子嵇彦繼承爵位。嵇根的事迹散失，所以簡單附載。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都以發自内心的忠誠，在危難時刻能保全節操，如果不是德行過人，怎麽能够這樣！他們應當生受恩遇死盡哀榮。至於安國，尊貴而受寵信與這幾人不同。

魏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直郎。天興中，給事秘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頗峻，宫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白馬公玄伯的長子。年輕時喜歡文學，廣泛閱覽經史著作，天象陰陽五行之學，百家之言，無不融會貫通，窮究經義的精深之處，當時没有人比得上。二十歲左右任直郎。天興年間，供職秘書省，改任著作郎。太祖因他擅長書法，常常安置在身邊。太祖晚年，刑罰很嚴酷，宫中近臣多因小過獲罪，没有人不逃避隱匿，以躲避眼下的事變，崔浩獨自肅敬勤勉不懈怠，有時終日不回家。太祖賞識他，常常命令把自己的粥賜給他。他公平正直以時勢爲己任，不因困厄顯達而改變操守，都像這樣。

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并乘軒軺，時人榮之。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説《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核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决，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是時，有兔在後宫，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爲當有鄰國貢嬪嬙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

太宗初年，任博士祭酒，被賜爵爲武城子，常給太宗講授經書。每當皇上去郊外祭天地，父子共乘軒軺，當時的人感覺這是很榮耀的事。太宗喜歡陰陽術數之學，聽到崔浩講解《周易》和《洪範》五行，以爲很好，因而命令崔浩用蓍草占卜吉凶，看天象，考定疑難。崔浩考核天道人事之間的關係，抓住要領，他的判斷，多有應驗，經常參與統軍治國的大計，很受寵愛。當時，有兔子在後宫，查問守門的官，都説没有地方可以進入後宫。太宗覺得奇怪，命令崔浩推斷它的災禍應驗。崔浩認爲將有鄰國貢獻姬妾，是吉兆。第二年，姚興果然進獻女子。

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垣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

神瑞二年，秋糧歉收，太史令王亮、蘇垣通過華陰公主等進言説依據讖書國家應當建都鄴城，享受康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崔浩與特進周澹向太宗進言説："現在國家遷都到鄴城，可

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户，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

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説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

救今年的饑荒，不是長久之計。東部州郡的人，常以爲國家處於遼闊沙漠之地，人畜不計其數，號稱多如牛毛。現在留守舊都，又分出一部分人畜南遷，恐怕不能遍布各州的土地。雜居郡縣中，處於叢林間，不服水土，發生流行性傳染病而死傷，事情暴露，就使百姓沮喪。四鄰得知，會産生輕視之心，屈丐、蠕蠕必定相約來犯，雲中、平城就有危險，中間隔着恒代兩地路遥千里，雖然想救援，却很難趕到，這樣就使名實都受損害。現在處於北方，假使太行山以東有變亂，輕騎南下，在民衆聚居之處示威，誰知道有多少兵馬？百姓望塵而服。這是國家以威力制服中原的良策。到春天草長，乳酪很多，加上蔬菜果類，足以下接來年秋天，假如獲得中等收成，問題就解决了。”太宗認爲他們説的非常正確，説：“衹有這二人與我意見相同。”又派寵幸的近臣問崔浩、周澹説：“現在既然勉强維持生活無從到達來年秋天，來年秋天如果又没有收成，將怎麽辦?”崔浩等回答説：“可以挑選窮苦的民户前往穀物多的州郡就食，如果來年秋天饑荒，希望再設法對付。但是不可遷都。”太宗聽從建議，於是分派民衆到太行山以東三州取食，放出官倉穀物賜給他們。來年竟然大豐收。賜給崔浩、周澹妾各一人，御衣一套，絹五十匹，綿五十斤。

起初，姚興死的前一年，太史上奏：火星在匏瓜星中，一天夜裏忽然失踪，不知在哪裏。有人説落入危亡的國度，將要興起童謡妖言，而後施加災難禍患。太宗聽到這事，大驚，於是召來十幾位大儒，命令與史官探求火星到了哪裏。崔浩上奏説：“根據《春秋左氏傳》説天神降臨莘地，它到的那一天，各人拿自己的物品祭祀。請根據日期推測火星在哪裏，庚午日的傍晚，辛未日的早晨，天空有陰雲，火星的失踪，恐怕在這兩天內。庚和未，方位都在秦地，辛的方位在西方少數民族。現在姚興占據咸陽，可見火星已入秦地。”衆人都神情嚴肅地説：“天上失落星辰，人怎能知曉它到了哪裏，却亂説没有實據的話。”崔浩笑而不答。過了八十多天，火星果然在東井

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游，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謡訛言，國内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

泰常元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溯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脱我乘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假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内朝，咸同外計。太宗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來久。今興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鬥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吴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遂從群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爲裕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太宗聞之，恨不用浩計。

星宿出現，滯留盤桓，秦中地區大旱赤地千里，昆明池水竭，童謡妖言，國内紛擾。第二年，姚興死，二子交戰，第三年國家被消滅。於是衆人都佩服地説："不是我們這些人能比得上的。"

泰常元年，司馬德宗的將領劉裕征伐姚泓，水軍從淮水泗水入清水，打算由黄河逆流西上，向國家借路。召令群臣計議這事。外朝的公卿大臣都説："函谷關號稱天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劉裕的船隻步兵，怎麽能入關？如果我方在他的背後掩殺，他的歸路很艱難。如果登上黄河北岸，他的行動就容易。揚言征伐姚泓，意圖難以猜測。借給他水道，但敵人不可放縱，應當先發兵在黄河上游阻截，不讓西去。"又在内朝官員中計議這事，與外朝大臣意見完全相同。太宗打算采納它。崔浩説："這不是上策。司馬休之等人侵擾他的荆州，劉裕切齒憤恨由來已久。現在姚興已死兒子惡劣，趁該國危亡去征伐它，我看他的心思，一定是想攻入函谷關。剛猛急躁的人，不考慮以後的禍患。現在如果阻斷他西去的道路，劉裕必定上岸北犯，這樣就使姚興平安無事而我方却受攻擊。現在蠕蠕入侵，百姓糧食又不足，不可發兵。發兵奔赴南方就會有北敵進攻，如果救援北方那麽東部又有危險。不如借給劉裕水道，聽任他西進，然後發兵阻斷他東歸的道路，這是所謂卞莊刺虎，一舉兩得。如果劉裕得勝，一定感激我方借路；如果姚氏得勝，也不失救援鄰邦的美名。即使劉裕取得關中，相距遥遠而難以固守，他不能固守，最終是我們的領土。現在不用兵馬勞頓，坐觀成敗，使兩虎相鬥而獲長久的利益，是上策。爲國家着想，應擇利而行，怎麽顧惜婚姻，而酬謝贈送了一位女子呢？假使國家放棄恒山以南，劉裕一定不能調集吴越地區的兵馬與政府的軍隊在黄河以北爭奪和防備，顯然可知。"計議的人還説："劉裕西入函谷關，就會進退無路，腹背受敵；往北上岸而姚泓的軍隊一定不會出函谷關援助我方。揚言西行，意在北進，是形勢決定的。"太宗於是采納群臣的意見，派長孫嵩調兵阻攔他，在畔城交戰，被劉裕的將領朱超石打敗，兵士多數受傷。

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絶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太宗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虚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乘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晋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太宗聽到消息，遺憾没用崔浩的計策。

二年，司馬德宗的齊郡太守王懿來投降，上書獻策，聲稱劉裕在洛陽，勸説皇上派兵斷其後路，可不戰而勝劉裕。建議呈上，太宗褒揚他。適逢崔浩在前面講解典籍，太宗問崔浩説："劉裕西伐，先頭部隊已到潼關。這事情怎麽樣？以你的看法，事情能不能成功？"崔浩回答説："過去姚興好虚名，但是没有實用價值。兒子姚泓又失敗，衆叛親離。劉裕趁他危急，士卒精鋭將領勇猛，以我看來，一定能戰勝他。"太宗説："劉裕的軍事才能比起慕容垂怎樣？"崔浩説："劉裕强些。"太宗説："姑且説説他們的情况。"崔浩説："慕容垂憑藉父親和祖父做君主的資本，生下來就尊貴，同族人歸附他，像夜晚的飛蛾飛向火光，稍加依賴，便足以立功。劉裕出自貧賤之家，没有一尺土地的資本，没有依托一名士卒的效力，奮臂高呼而滅掉桓玄，在北方捉拿慕容超，在南方挫敗盧循等，僞晋衰敗，於是執掌國家政權。劉裕如果平定姚泓而還，必定篡奪君位，這是形勢决定的。秦地民族摻雜，是貪殘暴虐的地方，劉裕也不能固守。風俗不同，人情難以改變，要想在三秦地區推行荆揚地區的教化，好比没有翅膀而想飛，没有脚而想走，是不可能的。如果留下軍隊守它，必定被敵人利用。孔子説：有道德的人治國百年，可以使殘暴的人不作惡因而廢除死刑。現在對於難以控制的秦地，劉裕在一二年間怎麽能做到呢？暫且可以捲起甲衣整飭軍隊，休養民力防備邊境，等待他歸去，秦地也終究將爲我國所有，可以輕易地守住。"太宗説："劉裕已攻入函谷關，進退兩難，我派精鋭騎兵向南襲擊彭城、壽春，劉裕又怎能依靠自力有所建樹？"崔浩説："現在西北二敵未滅，陛下不可親率大軍。雖然軍隊規模大，却没有韓信白起那樣的將領。長孫嵩有治國的才能，没有攻取的能力，不是劉裕的對手。我以爲不妨暫緩。"太宗笑着説："你已經考慮成熟了。"崔浩説："我曾私下衡量近代人物，不敢不向朝廷呈報。如王猛治國，是苻堅的管仲；慕容玄恭輔佐年輕的君主，是慕容暐的霍光；劉裕平定叛亂，是司

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列,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强鄰,報仇雪耻,乃結忿於蠕蠕,背德於姚興,撅竪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悦,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

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所隱。"咸共推浩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生,由人而起。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則變見於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晋卑削,主弱臣强,累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所生,是爲僭晋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立。南鎮上裕改元赦書。時太宗幸東南潟鹵池射鳥,聞之,驛召浩,謂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

初,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

馬德宗的曹操。"太宗説:"你認爲前代國君怎麽樣?"崔浩説:"我管窺天象,怎能見識天空的廣闊。即使如此,太祖用漠北地區淳厚質樸的人,南入中原,變風易俗,教化遍及四海,自然與伏羲神農并列,我哪裏能形容。"太宗説:"屈丐怎麽樣?"崔浩説:"屈丐國家滅亡,獨身一人寄居他鄉,受姚氏扶持。不思量與强鄰結爲同黨,報仇雪耻,却與蠕蠕結下怨恨,背棄姚興的恩德,暴發的小人,没有大謀略,却這樣殘暴,終究爲他人所滅。"太宗很高興,談到半夜,賜給崔浩皇上用的縹醪酒十觚,晶瑩明澈的戎鹽一兩。説:"我體味你的話,就像這鹽酒,所以與你同享它們的美味。"

三年,彗星在天津星座出現,入太微星垣,經北斗星,環繞紫微垣,進入天棓星座,八十多天,到銀河後消失。太宗再次召集各位儒生和術士詢問這事説:"現在天下没有統一,四方如高山峙立,災禍的應驗,將在哪個國家?我很畏懼它,盡情地説,不要有什麽隱諱。"都一致推舉崔浩回答。崔浩説:"古人説,災異的産生,由人引起。人没有過失,災禍不會自己興起。所以人有過失於下,災異就顯現於上,上天反應人事所經常出現的天象,百代不變。《漢書》記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的出入恰好與現在相同。我國君主尊貴臣子卑下,上下有序,百姓没有謀反的意圖。僞晋衰敗微弱,君弱臣强,累世衰敗,所以桓玄强奪君位,劉裕執掌政權。彗星和孛星,邪惡之氣滋生,這是僞晋將亡,劉裕篡位的反應。"衆人没有誰能改變崔浩的主張,太宗認爲很正確。五年,劉裕果然廢黜他的君主司馬德文而自立爲君主。南方軍鎮上呈劉裕因改年號頒布的赦令文告。當時太宗已去東南的潟鹵池射鳥,聽到消息,用驛馬傳召崔浩,對他説:"往年你説的彗星的預兆應驗了,我從今天開始相信天道。"

起初,崔浩的父親病重,崔浩因而剪斷指甲和頭髮,夜晚在庭院中禱告北斗星和北極星,爲父親請命,懇求拿自己來代替,叩頭叩得流血,一年多没有停止,家中的人罕有知道的。到父親

之。襲爵白馬公。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雜説，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説，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去世，居喪盡禮，受到人們稱贊。繼承爵位爲白馬公。朝廷的禮儀、褒獎的文告策書詔令、統軍治國的書牘，都經過崔浩。崔浩能寫雜説，不擅長寫文章，但是關注制度、音韵格律及經學的學説。撰寫家祭法，安排五宗，祭祀的禮儀，豐儉適度，義理可取。打心眼裹不喜歡《老子》《莊子》的書，常常讀不到幾十行，就放下，説："這些虚妄的説教，不近人情，一定不是老子所寫。老聃通曉禮儀制度，仲尼還效法，怎能創作敗壞常理的書籍，來危害前代賢明君王的教化。這就是袁生所説的婦人筐篋中的物品，不可在朝廷上宣揚。"

太宗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兹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并少，將如之何？其爲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虞，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暗昧之説，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宫，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奸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燾，年漸一周，明睿温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并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鮮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

太宗常有小病，怪異屢次顯現，於是派宫中近臣秘密地問崔浩説："《春秋》説：流星在北斗處出現，七國的君主都將有不幸的事。今年日食出現在胃宿和昴宿，完全對應趙代地區，我病了一年，治療没有减輕病情，擔心一旦離開人世，皇子們都年幼，該怎麽辦呢？請爲我設想身後之事。"崔浩説："陛下春秋正富，帝業正昌盛，修德可以除災，有希望逐步痊愈。况且顯示徵兆的天象高遠，有的消退有的應驗。過去宋景見災異而修德，火星向後退移。願陛下排遣各種憂慮，使心神安寧并保持身體安適，享受幸福，不要因爲愚昧的説教，致使損傷陛下的精神。如果不能不説，敢請陳述不明事理的言論。從本朝興起，不重視立儲君，因此永興初年，國家危險。如今應當早立太子，從公卿大臣中選拔忠誠賢良素來爲陛下所信賴的人擔任師傅，存在陛下心中的身邊誠實可信的大臣用作賓友，入朝總理萬機，出外統領軍政，代理國事從君出征，大權在手。如果這樣，陛下就可以清静無爲，保養精神，進用醫藥。百年之後，國家有成年君主，百姓有所歸屬，就會使壞人斷絶邪念，邪惡的人無所覬覦。這是萬代的好制度，杜絶禍患的重要措施。如今長皇子托跋燾，年滿十二，聰慧通達温良謙和，是衆人情感所繫，及時登太子之位，是天下的幸運。立長子爲太子，是禮儀的重要原則。如果必須等到他們都成人了再選擇，顛倒長幼秩序，後果嚴重。從古以來，史籍所記載，興

廟，命世祖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僚總己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宫，時隱而窺之，聽其决斷，大悦，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强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决之汝曹國主也。"

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晋士丐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强臣争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鋭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争，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

衰存亡很少不由此的。"太宗采納了他的建議。於是派遣崔浩舉册書祭告宗廟，任命世祖爲國家的副主，留居正殿臨朝聽政。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面朝西坐在東厢；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面朝東坐在西厢。百官各司其職聽從政令。太宗避居西宫，時常暗中觀察他們，聽他們决斷朝政，很高興，對身邊的侍臣説："長孫嵩是年老有德的舊臣，依次事奉四朝，有保全國家的功勞；奚斤雄辯有智謀，遠近聞名；安同理解世情，熟悉世事；穆觀通達施政的要領，明白我的旨趣；崔浩博聞强記，精通天人之間的關係；丘堆雖然没有大的才能，然而辦理公事專心恭謹。用這六人輔助，我與你們巡行四方邊境，討伐叛逆的人懷柔順服的人，可以實現統一天下的志願啊。"群臣不時陳奏疑難問題，太宗説："這不是我所知道的，應當由你們的國主决斷。"

適逢聽到劉裕死的消息，太宗打算攻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説："皇上不計較劉裕的暴發，接納他的使者和貢物，劉裕也恭敬地供奉皇上。不幸現在死了，乘人之喪征伐，即使成功也不美好。《春秋》：晋國士丐統領軍隊進犯齊國，聽説齊侯去世，隨即回師。君子稱贊他不攻打喪君之國，認爲恩惠足以使孝子感激，道義足以使諸侯感動。當今國家還不能一舉而平定長江以南，應該派人吊唁，慰問無依無靠的人，撫慰受難者的災難，傳播仁義，這是德行高尚的人所做的事。如此，就使教化遍布荆揚地區，南方珍貴的銅象牙羽毛，可以不求而自行到來。劉裕剛死，黨羽没有背離，派兵到達宋國邊境，必定相繼抵禦抗擊，我軍不一定能成功，不如推遲行動，等待他們惡貫滿盈。如果宋國的重臣争權奪利，必然引發混亂，然後派遣將帥揚我軍威，可以不煩勞士兵，就取得淮水以北的土地。"太宗决心南伐，責問崔浩説："劉裕趁姚興死而滅掉他的國家，我趁劉裕死征伐宋國，爲什麼不可以?"崔浩固執地説："姚興死，兩個兒子互相争鬥，劉裕纔征伐他。"太宗十分惱怒，不接受崔浩的意見，於是派遣奚斤南伐。在監國面前商議

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克，挫損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鋭，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絶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親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隨軍爲謀主。

說：“先攻打城池呢？還是先奪取地盤呢？”奚斤說：“請先攻打城池。”崔浩說：“南方人擅長守城，苻氏攻打襄陽，一年都没能攻克。現在以大國的兵力攻打它的小城，如果不能及時攻克，就會損傷軍事力量，敵人得以從容整軍而來。我軍疲憊敵軍氣勢旺盛，是危險之路。不如分兵奪取地盤，到淮水爲止，分别設置郡守縣令，收取租穀。滑臺、虎牢反而在我軍北邊，對南方的救援絶望，必定沿黄河向東逃竄。如果不逃走，就是囊中之物。”公孫表請求先謀取對方的城池。奚斤等渡黄河，先攻滑臺，經久不克，上表請求援兵。太宗發怒，就親自南征。任命崔浩爲相州刺史，加授左光禄大夫，隨軍做主要的策劃人。

及車駕之還也，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僚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違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嘆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皋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泰平真君，繼千載之絶統。而學不稽古，臨事暗昧。卿爲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

到皇上回師，崔浩隨從太宗到西河、太原。登上高山休息，俯視黄河流水，旁觀流水所經的地域，慨然有所感，於是與同僚們議論五等分封和郡縣制度的是非，論秦始皇、漢武帝的過失。愛好古代的事物認識治國的政策措施，當時的人信服他的主張。天師寇謙之常與崔浩交談，聽他談論古人治亂的事迹，常常通宵達旦，心懷敬意儀容端莊，没有鬆懈倦怠。接着贊美他說：“這人的言論仁厚，都可以如此施行，是當今的皋繇。衹是世人重視遠古的人而輕視近代的人，不能深切瞭解他罷了。”於是對崔浩說：“我修道隱居，不理人間的事務，忽然得到心神中的秘訣，應當兼習儒學，輔佐太平盛世的英明君主，繼承中斷了千年的系統。但是没有考索古義的學問，遇事昏暗不明。你爲我分條撰述古代帝王治國的制度，并分析其中的要旨。”崔浩於是著書二十多篇，上溯遠古，下迄秦漢變革衰敗的事迹，主要的意思是先恢復五等分封制作爲根本。

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既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録圖新經》，浩因師之。

世祖即位，身邊的人顧忌崔浩正直，共同詆毁排斥他。世祖雖然知道他的才能，不能消除衆人的議論，所以捨棄崔浩，使他以公爵的身份回家。及至有疑難不决的争論，召入咨詢。崔浩纖細美好潔白，像美麗的婦人。而生性機智通達，善於計議謀慮。常常自比張良，說自己考索古義勝過他。既然得以回家，就想學習服用丹藥和入静的方法，而寇謙之有《神中録圖新經》，崔浩

因而以他爲師。

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群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鉤己，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并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及世祖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絶，宜分軍隱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始光年間，晋爵東郡公，任太常卿。此時商議討伐赫連昌，群臣都認爲困難，衹有崔浩説："往年以來，火星兩次居於羽林星，環行的軌迹都成'己'字狀的鉤形，預示秦地國家滅亡。又今年金木水火土五星同在東方出現，利於西伐。天人相應，機遇都凑集，不可錯過。"世祖於是派遣奚斤等攻擊蒲坂，親率輕騎襲擊他的都城，大量俘獲而回師。到世祖再次討伐赫連昌時，到達他的都城之下，集合隊伍僞裝退却。赫連昌擊鼓吶喊而進，陣勢分成兩翼。恰好有風雨從東南而來，塵土飛揚天昏地暗。宦官趙倪進言説："現在風雨從賊軍背後來，我方迎風賊軍背風，天不助我。而且將士飢渴，請陛下收兵，以後再作打算。"崔浩大聲斥責他説："這是什麽話！不遠千里前來戰勝敵人，怎麽能在一日之内改變？賊軍先頭部隊不停地行進，已經脱離後續部隊，應當分派軍隊隱蔽行進，出其不意地突然進攻。運用風的方法在人，怎能一成不變！"世祖説："不錯。"分派騎兵奮力攻擊，赫連昌潰不成軍。

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太宗，廢而不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録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黄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

起初，太祖命令尚書郎鄧淵著《國記》十多卷，編年體，體例不完備。到太宗年間，停頓下來。神䴥二年，詔令聚集衆文人編寫國史，崔浩及弟弟崔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黄輔等共同參與，成《國書》三十卷。

是年，議擊蠕蠕，朝臣内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聽，唯浩贊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黄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説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群臣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祖意不决，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

這一年，商議攻擊蠕蠕，内廷外朝的官員都不願出征，保太后執意阻止世祖，世祖都不聽從，衹有崔浩佐助并促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於是唆使黄門侍郎仇齊推薦赫連昌的太史張淵、徐辯勸告世祖説："今年是己巳年，屬三陰之年，歲星掩月，太白星在西方，不可用兵。北伐必定失敗，即使取勝，也不利於君主。"群臣也贊同張淵等，説張淵年輕時曾經勸諫苻堅不可南征，苻堅不聽從因而敗亡。當今天時人事不和，怎麽能行動呢！世祖拿不定主意，就召來崔浩并命令他與張淵等辯論。

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

崔浩反駁張淵説："陽，意味着仁德；陰，

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倉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奄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慚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决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

意味着刑殺。所以日食就要完善德政，月食就要完善刑政。帝王用刑，大刑就陳尸於原野，小刑就陳尸於朝市。征戰，就是用大刑。照這樣說來，三陰之年用兵，大約屬於這一類，是完善刑政的意思。歲星掩月，莊稼不收百姓流亡，應驗在其他國家，最遲不出十二年。太白星運行於倉龍宿，在天文上屬於東方，不妨礙北伐。張淵等平庸書生，淺薄卑俗，拘泥於陰陽卜筮，不識大體，不足以參與深遠的謀劃。我觀察天象，近年以來，月亮的運行遮蓋了昴宿，至今還是這樣。這預示：'三年之内，天子大破披頭散髮如牦牛的國家。'蠕蠕、高車，就是披頭散髮如牦牛的人衆。聖明的君主統治天下，能幹非同尋常的事業。古人的話說：'荒遠陌生的原野，百姓感到恐懼，待到成功地獲得，天下清平安樂。'願陛下不要猶豫。"張淵等慚愧地說："蠕蠕，八荒以外的無用之物，取得它的土地不能種，掠得它的民衆不能臣服，往來疾速而且没有固定的居處，難以控制，有什麽必要興師動衆呢？"崔浩說："張淵談論天時，是他職責以内的事，如果論說形勢，就不是他所能見識的。這是漢代的老生常談，用於當今，不合時宜。爲什麽這樣說呢？蠕蠕，本來是國家北邊叛逃的奴隸，現在鏟除它的首惡，收容它的良民，讓他們再從事以前的勞役，不是無用。大漠以北地高天凉，蚊蟲不生，水美草肥，宜於夏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耕種放牧，不是不能謀生。蠕蠕的子弟來歸順，尊貴的娶公主爲妻，卑下的做將軍、大夫，布滿朝廷百官之列，而且高車號稱名騎，不是不能臣服備用的。用南方人去追逐它，就會憂慮它的行動敏捷迅速，對於我國軍隊來說就不是這樣。爲什麽呢？它能遠逃，我也能遠追，隨之進退，不難控制。况且蠕蠕以往頻頻進犯我國，官民震驚。今年夏季不乘虛進兵，滅掉該國，到秋季他再來，我們不能安眠。從太宗朝到現在，没有哪年不使人震驚，怎能不急！一般人都說張淵、徐辯通曉術數，明於成敗。我請教他們，問他們的國家未滅之前有什麽敗亡的徵兆。知道不說，是不忠誠；如果不知道，是不學無術。"這時赫連昌也

言，慚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悦，謂公卿曰："吾意决矣。亡國之師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群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悟。"

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吴賊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比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没。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强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絶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群，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决，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如之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

在座，張淵等因自己先前没有進言，慚愧得滿臉通紅而不能答話。世祖很高興，對公卿大臣説："我的决心下定了。不可與亡國的太師共謀大計，確實是這樣啊！"但是保太后還是認爲這事困難，又命群臣到保太后面前評議。世祖對崔浩説："這人心裏還不服，你好好地曉諭使其醒悟。"

退朝以後，有人責難崔浩説："現在吴地的賊軍侵犯我國南部却置之不顧去進行北伐。行軍千里，誰會不知道。如果蠕蠕遠逃，前去無所收獲，却要憂慮後邊的南方賊軍，是危險之路。"崔浩説："不是這樣。今年不摧毁蠕蠕，就無法抵禦南方賊軍。自從國家吞并夏國以來，南方人恐懼，揚言調動人馬捍衛淮水以北地區。到他北上時我已南還，他疲憊我安逸，是必然的形勢。等到打敗蠕蠕，往返之間，一定看不見他來。爲什麽這樣説呢？劉裕取得關中，留下他的愛子，數萬精兵，良將精兵，還是不能守住，全軍覆没。痛哭的聲音，至今不絶。怎麽會在我國家政治安定的時代，兵馬强壯的時刻，却想用馬崽抵擋虎口呢？假使國家把黄河以南地區給他，他一定也守不住。自知不能守住，一定不來。如果有軍隊，不過是應付邊防的軍隊罷了。看到瓶裏的水結冰，就知道普天下的寒冷；嘗一小塊肉，就知道大鍋中的味道。事物之間有類似的地方，可以推求而得到答案。况且蠕蠕依仗它地處極其遼遠，以爲國家的力量達不到，自我寬慰由來已久，所以夏季就分散部衆放牧牲畜，秋季馬肥又聚集，背朝寒冷面向温暖，南下搶掠。現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大軍突然出現，必定驚駭星散，望塵而逃。雄馬護群，雌馬戀子，倉惶奔馳而難以控制，又得不到水草，過不了幾天就會困頓疲憊地聚集在一起，可一舉而殲滅。一勞永逸，長遠受益，機不可失。祇擔心皇上没有這種打算，現在皇上决心已下，擬定曠世謀略，爲什麽要阻止呢？目光短淺啊，公卿們！"部隊於是進發。天師對崔浩説："這次行動，怎麽樣，果真能攻克嗎？"崔浩回答説："看天時和力量，必然攻克無疑。祇擔心衆將領平庸無識，瞻前顧後，不能乘勝深入，不能全勝。"

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産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追。天師以浩曩日之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

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世祖爲舉匕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群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逾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决，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諮浩，然後施行。"

等軍隊進入蠕蠕境内，蠕蠕事先没有布置防禦，民畜遍野，驚恐地四處奔逃，不能相聚相助。於是分兵搜索討伐，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總計所有俘虜及繳獲的牲畜車輛廬帳，彌漫山野，恐怕有數百萬。高車擊殺蠕蠕族人，歸降的有三十多萬家。蠕蠕人大亂。世祖沿弱水西行，到達涿邪山，諸大將果然猜度深入會有伏兵，勸世祖停下來不要追擊。天師用崔浩先前的話，堅持勸世祖全力討伐，未被采納。後來有歸降的人，説蠕蠕的大檀先已生病，不知所措，於是焚燒廬帳，自乘無蓋小車，率領數百人入山向南逃跑。窘迫的人畜相聚，方圓六十里中，無人統領。相距一百八十里，追兵不到，纔慢慢向西逃匿，衹有這部分人得以逃脱。後來聽涼州經商的胡人説，如果再向前行進兩天，就能全部消滅蠕蠕。世祖很懊悔這事。大軍回師以後，南方的賊軍竟然没有行動，正如崔浩估計的那樣。

崔浩對天象有見識，好觀察星象變化。常把金銀銅條放在盛酒的器皿中，使它變黑，夜間有所發現就用它在紙上繪圖寫字記録星象的異常。世祖每次到崔浩家，多拿難以理解的事相問。有時時間倉猝來不及整飾衣服，進獻的飯菜，無暇顧及精美。世祖爲他而拿起羹匙和筷子，有時站着嘗嘗即回。他受到這樣的寵愛。於是招致崔浩出入卧室，加授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禄大夫，獎賞謀劃的功勞。世祖從容地對崔浩説："卿才智淵博，侍奉我的父祖之輩，忠誠著名於三代，我特意招攬你自求親近。要思量盡力規勸，輔助我，不要隱藏真情。我雖然當時遷怒，或許不采用，久而久之能不深思你的話嗎。"接着命令歌工一個一個地贊頌群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見新近歸降的高車部落酋長數百人，在面前賜予酒食。世祖指崔浩給他們看，説："你們看這個人，瘦小柔弱，手不能彎弓持矛，他胸中所藏的，却勝過甲兵。我起初雖然有征討的打算，但是自己下不了决心，先後取勝都是這個人開導我使事情達到這一步的。"於是敕令各部尚書説："凡統軍治國的重要謀略，你們所不能决斷的，都先咨詢崔浩，然後施行。"

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鋭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卧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凉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克。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鋭，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虚，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虚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

不久南部各鎮將上報説劉義隆大力整軍，想要侵犯黄河以南地區。請發兵三萬，趁他未行動先攻擊他，因而殺掉在邊界上的黄河以北地區的流民，斷絶他的嚮導，足以挫傷他的鋭氣，使他不敢深入。詔令公卿大臣商議這事，都説應該同意。崔浩説："這事不可聽從。往年國家大敗蠕蠕，馬力有餘，南方賊軍震驚恐怖，常常怕快速部隊突然來到，卧不安席，所以先揚言調動人馬，以防意外，不敢首先發難。再者南方地勢低下潮濕，夏季悶熱，雨水正多，草木深邃，流行性傳染病必定發生，不是用兵的時節。況且對方有備，必定固城堅守。集中兵馬攻城，糧食不能供給；分兵襲擊，又無法對付敵軍。看不到發兵的好處。縱然能來，待對方疲憊，秋季凉爽戰馬肥壯，乘敵軍取辦糧食，從容地去攻擊他，是萬全之計，定能取勝。朝廷群臣和西部北部邊境的守將，跟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氏，北破蠕蠕，獲得許多美女珍寶，馬匹雜畜成群。南部各鎮將領聽説後産生羡慕之心，也想南去掠奪，以取得錢財物資。所以吹毛求疵，隨意誇大敵情，以圖得逞。既然没有獲得應允，所以多次宣稱賊軍調動，以使朝廷恐怖。損公肥私，給國家惹是生非，不是忠臣。"世祖采納了崔浩的意見。南部各鎮將領又上表稱賊軍已到，而且自言兵少，請求選派幽州以南的戍衛兵協助防守，在漳水造船，嚴加防備。參與商議的公卿大臣都認爲可行，打算派遣騎兵五千，并且暫時授予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官職，命令他們引誘邊民。崔浩説："不是上策。對方聽説幽州以南的精兵全部出動，大造船隻，輕騎在後，打算保全司馬氏，消滅劉氏皇族，必然舉國驚慌，懼怕亡國，必定出動全部精鋭部隊，來防禦北部邊境。後來確知朝廷的軍隊有聲無實，依仗他行動在先，必定欣然前進，直達黄河，大肆殺掠，那麽我方守將無法抵禦。如果對方有見機行事的人，善用詭詐的權謀，乘隙深入，預料我國空虚，發生變亂不難，所以不是對付敵人的良策。現在公卿大臣想用威力驅逐賊軍，却成了招致他迅速到來的原因。揚虚名而招實害，説的就是這種情況。不能

未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群矣。臣嘗聞魯軌説姚興求入荆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兹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虚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

不考慮，後悔是來不及的。我國的使者在那裏，預定四月前返回。可等使者到，詳究而後行動，仍然不晚。況且楚之之流，是他所忌恨的，打算奪取他的國家，他怎能等閑視之。所以楚之去他就來，楚之不動他也息兵，這是必然之勢。何況楚之等才能平庸，能糾集輕薄無賴之人，而不能成就大功。給國家惹是生非，使兵連禍結，必定是這一群人。我曾聽説魯軌勸説姚興謀求入荆州，到了却潰敗，竟不免被南方賊人劫掠販賣爲奴，致使禍及姚泓，已有明證。”崔浩又陳述天時不利於對方，説：“今年邪氣在揚州，不宜先發兵，是其一；逢午之年自殘肢體，先行動者受傷害，是其二；日食無光，白晝昏暗群星顯現，飛鳥墜落，遇到斗牛二宿，有危亡之憂，是其三；火星隱匿於翼軫二宿，警戒禍亂及喪亡，是其四；太白星不出，進兵者失敗，是其五。振興國家的君主，先治理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察天時，所以每次行動都萬無一失，國家安寧而自身尊貴。現在劉義隆更新國家，是人事没有周全；自然災害屢次發生，是天時不和協；舟船行駛而水道乾涸，是地利不全。三事無一事齊備，自守還有所不安，怎麽能先發兵去攻擊他人呢？他必定聽到我的虚聲而整軍，我又因他整軍而行動，雙方推諉過失，都自以爲在應敵。兵法認爲應當分引災情以讓敵方迎受害氣，不宜主動出擊。”

世祖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争，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溯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

世祖不能違背多數人，於是依從了公卿大臣的意見。崔浩再次執意規勸，未被采納。於是派遣陽平王杜超鎮守鄴城，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駐潁川。於是賊軍就來勢迅疾，到彦之由清水入黄河，逆流西進，分派兵馬布列於南岸戍守，西達潼關。

世祖聞赫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群臣曰：“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虚，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虚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

世祖聽説赫連定與劉義隆遥相呼應瓜分黄河以北地區，於是訓練軍隊，打算先討伐赫連。群臣説：“義隆還在黄河中游，置之不顧而西行，前面的敵人不一定能攻克，而義隆乘虚而入，就會失去東部諸州。”世祖猶豫，向崔浩咨詢辦法。崔浩説：“義隆與赫連定共同作惡相互串通，勾結馮跋，拉攏蠕蠕，逞叛逆之心，表面上相互應和。義隆指望赫連定進兵，赫連定等待劉義隆上

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傳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平凉既平，其日宴會，世祖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决焉，若合符契，初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説南賊之言云，義隆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世祖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逾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

前，誰都不敢先進入。在我看來，有如套在一起的鷄，不能一起飛動，不能爲害。我起初認爲義隆兵馬前來將屯駐黄河中游，分兩路北上，東路奔向冀州，西路進攻鄴城。這樣，陛下就應當親自加以討伐，不能遲延行動。現在却不然，從東到西布列兵馬，長達二千里，一個據點不過數千人，兵力分散氣勢衰弱。由此看來，怯弱小子的内心暴露，衹是想鞏固黄河防綫以自守，免於滅亡就是幸運，没有北渡的打算。赫連定這樣的殘餘勢力易於摧毁，料想他必定覆滅。戰勝赫連定之後，東出潼關，席捲而前，就會威震整個南方地區，使長江淮水以北望風披靡。英明的决策獨發於心，不是愚昧淺見的人所能考慮到的，願陛下西行而不要猶豫。"平定平凉以後，當日舉行宴會，世祖拉着崔浩的手告訴蒙遜的使者説："所説的崔公，就是他。謀略的高妙，當今無人可比。我有所行動必定咨詢，他對成敗的判定，如同符節相合，完全没有差錯。"後來冠軍將軍安頡的部隊還朝，獻納南方的俘虜，因而轉述南方賊軍的話説，義隆敕令他的衆將領，如果魏國兵馬出動，就徑達黄河，如果他的兵馬不動，就守彭城不進兵。正如崔浩的估計。世祖對公卿大臣説："你們先前認爲我用崔浩的計謀是不明智的，驚恐地一再勸阻。經常打勝仗的人，起初都自以爲遠遠勝過别人，到了最後，却比不上别人。"升任崔浩爲司徒。

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蕃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内，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世祖

當時方士祁纖奏請立四王，用日東日西日南日北爲名，想因此招致吉祥，祛除災異。詔令崔浩與學士商議這事。崔浩回答説："前代帝王封立諸侯王國用來作爲屏障，不應以名稱求福。日月運行，遍歷四方，京都所處的位置，在四方之内，四王的名稱，實際上包括了國家，以此命名就是悖逆，不可沿用。"先前，祁纖奏請改代爲萬年，崔浩説："過去太祖道武皇帝，順應天命，開拓大業，各種規劃，無不遵循古制。因起初被封在代地，後來稱爲魏，所以代、魏兼用，像那殷商一樣。國家積累的仁政，史書有記載，應當享有萬億吉祥，不需要假藉名號來求好處。祁纖所上奏的，都不正確不合理。"世祖聽從了

從之。

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貳意，世祖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内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心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争權從横，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宜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温圉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

他的意見。

這時，河西王沮渠牧犍懷有二心，世祖將要討伐，先向崔浩咨詢。崔浩回答説："牧犍叛逆之心已暴露，不可不鏟除。往年朝廷的軍隊北伐，雖然不能够有收獲，但確實也没什麽損耗。當時出征的京師和地方的軍馬三十萬匹，總計死傷於征途的不滿八千，每年衰病而死的，通常不下一萬，就不少於征途上的死傷。但遠方聽信謡傳，便以爲損失巨大，不能再振作起來。現在出其不意，對方不料大軍突然到來，一定驚恐騷亂，不知所措，必然被擒。而且牧犍拙劣力弱，諸弟驕横放縱，你來我往争奪權力，民心涣散。加以近年以來，天災地震等都在秦涼地區，是必定滅亡的國家。"世祖説："不錯，我心裏也認爲是這樣。"命令公卿大臣討論這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多人都説："牧犍是西方小國，雖然内心不服，然而繼承父親向朝廷進貢，朝廷用附屬國禮儀接納。再者公主下嫁給他作王妃，他的罪行還不很明顯，僅適宜籠絡而已。當今士兵戰馬疲憊不堪，應該稍事休息。再説那裏是鹽碱地，幾乎没有水草，大軍到達以後，不能久留。對方聽説大軍前來，必定修葺城壘聚集糧食而憑仗城壘堅守，我們進攻就難以取勝，野外也無物可掠奪。"於是尚書古弼、李順等人都説："温圉河以西至姑臧城以南，天梯山上冬天有積雪，深一丈多，到春夏時節融化，下流成河，用來灌溉。對方聽説大軍到來，堵住渠口，使水不通，就會導致乾渴。離城百里之内，光禿禿的土地上草也不生，又不容許兵馬久留。奚斤等人的意見是正確的。"世祖於是命令崔浩用先前的意見與奚斤互相辯駁。衆人不再有其他説法，衹是説"那裏没有水草"。崔浩説："《漢書·地理志》稱：'涼州的畜産，是天下最多的。'如果没有水草，怎樣放養牲畜？再説漢代人總不會在没有水草的地方築城郭、設郡縣吧。而且積雪融水還不够收斂塵土，怎麽能水入漕渠，灌溉數百萬頃呢？這種説法是上了别人的大當了。"李順等又説："耳聞不如眼見，我們親眼所見，你怎麽可以與我們争辯！"崔浩説："你們受了别人的金錢，想替他説

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凉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

話，以爲我没親眼看見就可欺騙嗎！”世祖暗中聽着，聽到這話纔出來，親自召見奚斤等，語意嚴厲，形諸神色。群臣於是不敢再説什麼，僅恭敬地答應而已。於是就討伐凉州而獲勝。水草富足，正如崔浩所説。

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惟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逮於神䴥，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兗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豎於凉域。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爲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録。”浩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

於是詔令崔浩説：“過去帝統興起，世世興盛於北方，積累仁德，歷經多年，恩澤流向蒼生，仁義四海聞名。我太祖道武皇帝，順應天意人心，征討不臣服的地區，抓住時機平定禍亂，全部占有中原地區。太宗繼位，光大前人的事業，修正刑法，帝業纔開始更新。然而未開化的邊遠地區，還未歸順。這是祖宗的遺志，也是留給後人的事業。我以微末之身，獲得奉祀宗廟的地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和大海，害怕不能擔負極重大的責任，延續名聲光大功業。所以即位之初，不遑安處，顯示威勢於北方邊遠地區，掃平赫連氏。到神䴥年間，開始命令史官收集記載以前的功績，寫成一代典故。從那時以來，軍旗頻舉，秦隴地區被平定，徐兗地區無征塵，掃平流寇於龍川，討伐邪惡的壞人於凉地。我一人怎能獲得這樣的成就，有賴於朝廷的恩澤，群公卿官吏盡心盡力的效勞。但是史官疏忽了自己的職責，史籍没有編著，常常擔心這事有失。你道德冠朝臣，言爲世範，大小官職，望君留意。命公留在禁中，總攬修史工作，編纂成史書，務必從實記載。”崔浩於是主管秘書省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與著作，接着前史所載而繼續完成。至於内容的增減和人事的褒貶，異説的折中和言詞的潤色，全由崔浩負責。

及恭宗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世祖逾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回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擒獲。”世祖以爲然。乃分軍爲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

及恭宗開始總理國政，崔浩又與宜都王穆壽輔佐政事。這時又打算討伐蠕蠕，劉潔再次提出異議。世祖更加想討伐它，於是召崔浩來咨詢。崔浩回答説：“過去攻打蠕蠕，進軍的日子不多，劉潔等就都想回朝。後來俘獲了它的俘虜，説軍隊返回的時候，僅離賊人三十里。這是劉潔等人計策的失誤。北方地區多有積雪，到冬季常避寒南遷。如果趁這時秘密出兵，必定與它相遇，則可以擒獲。”世祖認爲正確。於是分兵爲四路，詔令衆將領都會師鹿渾海。雖約定了時

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事在《潔傳》。

世祖西巡，詔浩與尚書、順陽公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以浩輔東宫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

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郄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并勒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

世祖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强盛，故開凉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凉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虚，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

間，但是劉潔惱恨計策没有被采用，使衆將領疑惑，無功而返。事在《劉潔傳》。

世祖西巡，詔令崔浩與尚書、順陽公蘭延總領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到東雍，親臨汾曲，觀察叛逆賊人薛永宗的營壘，進軍包圍它。永宗出兵打算作戰，世祖問崔浩説："今天可以攻打嗎?"崔浩説："永宗不知陛下親自來，人心安閑，北風猛烈，應當迅速出擊，片刻之間必定被瓦解。如果等到天明，恐怕他看到朝廷的軍隊規模盛大，必然連夜逃跑。"世祖采納了他的意見。永宗崩潰滅亡。皇上渡過黄河，先頭部隊報告賊人在渭水以北。世祖到洛水橋，賊人已連夜逃亡。召崔浩來問道："蓋吳在長安以北九十里。渭水以北土地貧瘠，糧草不足。打算渡渭水向西南行進，怎麽樣?"崔浩回答説："蓋吳的營壘離此地六十里，賊人首領就在那裏。打蛇，必須打頭，頭破了那麽尾巴豈能再動。應當乘勢先攻打蓋吳。現在大軍前去，一天就到。平定蓋吳之後，轉向長安，也一天就到。一天之内，不會就受損傷。我認爲應當經由北道。如果經由南道，蓋吳就會從容入北山，最後不能平定。"世祖不采納，於是南渡渭水。蓋吳聽説世祖來到，都分散進入北山，果真如崔浩所説，軍隊無所獲。世祖後悔。後來因崔浩盡心盡力地輔佐東宫，賞賜繒絮布帛各千段。

著作令史太原人閔湛、趙郡人郄標素來逢迎崔浩，於是請立石碑，刻寫《國書》，并刻其所注《五經》。崔浩贊成他們的建議。恭宗應諾，於是在行祭天禮儀的場所以東三里營造，方圓一百三十步，用了三百萬個人工纔完成。

世祖在黄河西邊打獵，命令崔浩到他所在的地方商議軍事。崔浩上表説："昔日漢武帝以匈奴的强盛爲憂，所以設置凉州五郡，交通西域，鼓勵農耕積累穀物，作爲消滅賊軍的資本。從東面和西面屢次攻打。所以漢朝没有疲憊，而匈奴却已疲憊了，後來就謁見天子。過去平定凉州，我認爲北方賊人没有平定，征戰没有停止，可以不遷徙凉州百姓，考核前代舊例，是正確的計策。如果遷移百姓，那麽當地空虚，雖然有駐防

必乏。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强大家，充實凉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

軍的營壘和城堡，僅能防守邊境而已，至於大規模地行動，軍需必定不足。陛下因這事離得遠，到底没有施行。至於我的看法，仍然如同以前的建議，募集遷徙有權勢而强横的大族，充實凉州地區，軍隊行動之日，東西兩路一起行動，這就實現了計策。”

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宫，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争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虚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絶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事在《律曆志》。

崔浩又進呈《五寅元曆》，上表説：“太宗即位元年，敕令我注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經》、《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完成。又詔令我學天文、曆算、《周易》的卦象、九宫算法，無不盡看。到現在有三十九年，晝夜不懈。我天生軟弱無力，力氣比不上健壯的婦人，又没有其他才能，所以專心致志，廢寢忘食，以至於夢中與鬼争辯。於是得到周公、孔子的要訣，纔知道古人有虚有實，虚妄不實的話多，真實的話少。從秦始皇燒書以後，儒家的經典消失。漢高祖以來，世人胡亂編制曆法的有十幾家，都没有準確地抓住自然界的變化規律，大錯四千，小錯很多，不能全都記載。我憂慮它的這種狀況。現在遇到陛下的太平盛世，祛除虚僞服從真理，應當改正錯誤的曆法，以順從自然界的變化規律。因此我以前奏請改訂曆法，現在剛剛完成。謹以此上呈。希望加恩省察，把我的曆法給中書博士看，然後采用。不但世人，天地鬼神也知道我的結論正確，可以增進國家的萬世名聲，超過三皇、五帝啊。”事在《律曆志》。

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郄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爲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秘書郎吏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賕，其秘書郎吏已下盡死。

真君十一年六月處死崔浩，清河崔氏不論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都是崔浩的姻親，全被滅族。起初，郄標等立石碑刻寫《國記》，崔浩全面地記載國事，完備但不典雅。而石碑明顯地立在道路旁，往來行人，都談論這事，事情於是被告發。有關部門查驗崔浩，得到秘書郎吏及長曆生數百人的情況。崔浩承認受賄罪，秘書郎吏以下都被處死。

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

崔浩在二十歲的時候，太原人郭逸把女兒嫁給他。崔浩年齡較大纔有成就，又不會炫耀，所

妻王氏，劉義隆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婿。俄而女亡，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厠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内，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也。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虚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己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書，人多托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强"，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

以當時的人不看重。郭逸的妻子王氏，是劉義隆的鎮北將軍王仲德的姐姐，常常賞識崔浩的才能，自以爲找到了稱心的女婿。不久女兒死去，王氏深感悲傷遺憾，又以小女兒延續婚姻。郭逸和親屬以爲不能這樣，王氏固執地要把女兒嫁給他，郭逸不能違拗，於是重新交結。崔浩非難詆毁佛教教義，而妻子郭氏信奉喜歡佛教書籍，時時誦讀。崔浩生氣，拿來焚燒，把灰丢到厠所裏。及崔浩被囚禁，放在囚車内，送往城南，讓數十名衛士往囚車上排泄小便，嗷嗷的叫聲，傳於道路。從來輔政大臣受刑被辱没有像崔浩這樣的，世人都認爲是報應。當初崔浩陷害李順，開端已經形成，夜晚夢見執火把點燃李順的卧室，火起而李順死，崔浩和家中的人站在人群中觀望。不久李順的弟弟停止號哭出來，説："這些人，是我的禍害！"用戈殺死他們，都投到河中。醒來後厭惡這個夢，因而告訴門客馮景仁。景仁説："這真的不吉利啊，不再是虚幻的事。用火燒人，是最殘暴的。禍患的預兆，又是自己招致的。《商書》説：'邪惡的蔓延，如火在原野蔓延，不可靠近，還能撲滅嗎？'而且開始作惡的人最終有禍患，積累邪惡的人没有留給子孫後輩的德澤。禍端已成，公要設法對付。"崔浩説"我將想辦法"，但是不能悔改，到這時被滅族。崔浩既然擅長書法，許多人就請他寫《急就章》。從少到老，始終不怕麻煩，所寫的大概數以百計，必定稱"馮代强"，以表示不敢冒犯國家，謹慎到這種程度。崔浩的書法在形體和氣勢上比得上他的亡父，但是美妙奇巧比不上。世人珍愛他的墨迹，多裁割連綴以爲楷模。

浩母盧氏，諶孫也。浩著《食經敘》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飢饉仍臻，饘蔬糊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

崔浩的母親盧氏，是盧諶的孫女。崔浩寫《食經敘》説："我從小到大，耳聞目睹，伯母叔母及各位姑媽所學習的婦功，無不學習造酒做飯。朝夕供養公婆，四季祭祀，雖然耗費時間和精力，但是不用奴婢，常親自動手。過去遭遇喪亂，饑饉接連而至，用極簡單的飯菜糊口，不能具備這方面的物品器用，十多年間没有安排。亡母擔心長期荒廢，後輩看不見，而年輕時不學習可以立業的書籍，於是口授成九篇，文辭簡約，

聽辯强記，皆此類也。親没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粱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始浩與冀州刺史賾、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賾。三人别祖，而模、賾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晋公卿，常侮模、賾。模謂人曰："桃簡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也。"浩小名桃簡，賾小名周兒。世祖頗聞之，故誅浩時，二家獲免。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每雖糞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净處跪是胡神也。"

史臣曰：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爲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概，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委婉成章，聰慧明辯記憶力强，都像這樣。母親去世以後，國家振起，掃除暴亂，平定四方。我位居宰輔，參與重大決策，得到的賞賜豐厚，牛羊遍地，資財巨萬。穿的是精美的絲織品，吃的是精美的主食和肉食。追思平生，想望季路負米的時刻，不能再有，所以爲遺文作序，傳諸來世。"

起初崔浩與冀州刺史崔賾、滎陽太守崔模等年齡相當，崔浩爲大，其次崔模，其次崔賾。三人不同宗，而崔模、崔賾相親近。崔浩依恃他家世代是魏晋公卿，常欺負崔模、崔賾。崔模對人說："桃簡衹可以欺負我，怎麽可以欺負我家周兒呢。"崔浩小名桃簡，崔賾小名周兒。世祖已經聽説這事，所以殺崔浩時，二家得到寬免。崔浩不信佛教、道教，崔模却深信宗教，即使在穢土之中，也禮拜偶像。崔浩大聲譏笑他，説："拿這頭顱在不潔净的地方跪拜這胡神呵。"

史臣曰：崔浩的學識淵博，遍讀天人關係學説，對政事的謀劃，當時無雙，這是他自比於子房的原因。在太宗當政的年月，在世祖治國的日子，言聽計從，廓清平定中原。得到的恩遇既然深厚，也就努力盡心國事。謀略雖然蓋世，聲威却没有震驚君主，晚年意外，竟不能保全自己。難道是飛鳥盡而良弓當藏，百姓憎惡他們的君上？難道是滿者招損，不爲人知的傷害留下了禍害？爲什麽這個人遭受這樣的災難，可悲啊！

魏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李 順

李順 李敷

李順，字德正，趙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爲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才策，知名於世。神瑞中，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

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毁之。至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右，轉拜左軍將軍。後征統萬，遷前將軍，授之以兵。昌出逆戰，順督勒士衆，破其左軍。及克統萬，世祖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世祖善之。至京論功，以順爲給事黄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户，帛千匹。又從擊赫連定於平凉。三秦平，遷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加征虜將

李順，字德正，趙郡平棘人。父親李系，任慕容垂的散騎侍郎，東武城縣令，治理政事有能幹的名聲。太祖平定中原，任命李系爲平棘縣令。年老後，在家中去世。被追贈爲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李順廣泛涉獵經史著作，有才智和謀略，知名於世。神瑞年間，任中書博士，升任中書侍郎。始光初年，跟隨征伐蠕蠕。以謀劃之功，被任命爲後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加授奮威將軍。

世祖將要討伐赫連昌，對崔浩説："我以前北征，李順幾次獻策，確實合乎治國方略。現在想要派他總領先頭部隊，你以爲怎樣?"崔浩回答説："李順的智謀足以成事，確實如皇上所説。不過我與他是姻親，深知他的品行，然而他在進退之際性情果斷堅決，不可專一托付。"世祖於是作罷。起初崔浩的弟弟娶李順的妹妹，又使弟弟的兒子娶李順的女兒，雖然兩家是姻親，但是崔浩有點看不起李順，李順又不服他。因此暗中互相猜忌，所以崔浩誹謗他。到了統萬，大敗赫連昌的軍隊，李順的謀略之功居多，改任左軍將軍。後來征討統萬，升任前將軍，把軍隊托付給他。赫連昌出來迎戰，李順統率士兵，打敗他的左路軍。及攻克統萬，世祖賜給諸將珍寶雜物，李順一再推辭，祇拿了數千卷書。世祖嘉許他。到達京師評定功勞大小，任命李順爲給事黄門侍郎，賜給奴婢十五户，帛一千匹。又跟從到平凉攻打赫連定。三秦平定，升任散騎常侍，升爵位

軍，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

爲侯，加授征虜將軍，升任四部尚書，很受重用。

沮渠蒙遜以河西内附，世祖欲精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蕃，款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李順即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不宜先爲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吴，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吴王入覲也。"世祖從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凉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爲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

沮渠蒙遜獻出黄河以西歸附，世祖想精選使臣，崔浩説："蒙遜自稱藩屬，真誠明示於黄河以西，若使邊遠地區相互溝通，遠荒異域之人都能來到這裏，應當派品德高潔的重臣奉詔褒獎撫慰，尚書李順就是這樣的人。"世祖説："李順是尚書重臣，所以不宜首先擔當這一使命。如果蒙遜親自捧着玉帛來朝見我，又有什麽更高的禮遇呢?"崔浩説："邢貞出使吴國，也是魏國的太常。衹要適宜於事情，就不要避忌尊貴。那天的出行，難道是吴王入朝進見嗎。"世祖聽從了他的意見，任命李順爲太常，策封蒙遜爲太傅、凉州王。完成使命返回，被任命爲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升爵位爲高平公。不久，再次被徵入任四部尚書，加授散騎常侍。

延和初，復使凉州。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疹，舊患發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祗執臣禮，别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亡之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見之。"將握節而出。蒙遜使定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跽，而不祗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勳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

延和初年，再次出使凉州。蒙遜派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禀告李順説："年老多病，舊病發作，腰脚不聽使唤，不能跪拜。等三五天，有所緩解再相見。"李順説："大王年老，朝廷知道。因大王敬守爲臣的禮儀，特别有詔旨，怎能自安其心地不見皇上的使臣呢。"蒙遜第二天邀請李順入王宫，行至廳堂中，而蒙遜身靠几案張開兩腿坐着，没有起來的樣子。李順正色大聲説："不料這老頭兒竟然無禮到這種地步！現在不顧慮覆亡，而且敢凌辱天地。魂靈消失了，見他有什麽用。"要手持使節出去。蒙遜派定歸在廳堂中趕上李順説："太常既原諒我衰老有病，又傳説朝廷有可以不跪拜的詔令，所以敢自安其心。如果太常説：'你應跪拜，却不恭奉詔命。'這就是我的罪過了。"李順更加惱怒地説："齊桓公多次聯合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周王賜給祭肉，下令説：伯舅不用下拜。但是桓公敬守臣子的禮節，下堂跪拜接受。現在你雖然功勛高大，比不上小白盡心盡力地事奉朝廷，朝廷雖然相看重，但是没有不跪拜的詔令。如果就驕傲自大，這是招致災禍的途徑，不是謀求久安的辦法。如果朝廷大怒，就相吞并消滅，後悔怎麽來得及呢！"蒙遜

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興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隸首不紀；僵尸截馘，所在成觀。除蕩暴虐，存恤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斂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凉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爲復遽驛告警，不舍晝夜？意君之所言，殆爲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啓而從逆主。威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凉民也。"

說："太常用古代建功立業的人來規勸我，用朝廷的威勢來使我畏懼，怎敢不惶悚不安地等待盼望，敬聽天子的旨意。"於是跪拜俯伏竭盡禮儀。行禮完畢，蒙遜說："講德的人昌盛，講武力的人滅亡。朝廷近來征伐屢屢成功，疆域已經廣大，衹要撫慰治理這些民衆，也足以安定。然而專門致力於討伐攻打，恐怕不能常勝。"李順說："過去太祖開創大業，開始占有中原地區。太宗繼承帝統，帝業纔開始更新。自皇上君臨天下，志在平定四海。所以兵車屢屢起駕，親自冒着風霜，消滅三秦地區的赫連氏，把蠕蠕趕到漠北。開拓疆土，不計其數；被割掉左耳的尸體，到處都能看到。蕩平暴虐，救濟百姓，威勢震驚八方荒遠地區，聲名傳遍九州。自古以來，用兵的精妙，不如今天。所以遠方没有教化的百姓，莫不舉手投足急切盼望，斂衽屈膝恭敬地等待。朝廷的軍隊到達四方，昭示仁德懲罰有罪，怎麽説是依恃武力？聖明的天子用兵，征伐南方的少數民族則北方的少數民族就抱怨，討伐西方的少數民族東方的少數民族就感到遺憾，天子有什麽辦法呢?"蒙遜說："如果像所說的那樣，那麽凉州的百姓，也希望魏帝到偏僻之地，爲什麽反復用驛站的車馬告警，晝夜不停？你所說的，大概是假話。"李順說："三苗民衆背叛帝舜而親近暴君，有扈背棄后啓而跟從悖理的君主。都是受到近處的威懾逼迫，受到凶惡威勢的牽制，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哪裏衹有凉州人是這樣。"

順既使還，世祖問與蒙遜往復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隙，遠人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輿，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禄。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其子必復襲世，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略見其子，并非

李順出使回來以後，世祖詢問與蒙遜往來的言辭，及蒙遜的政治教化得失。李順說："蒙遜在黄河以西獨擅威勢約三十來年，歷經艱難，略識機謀，又安撫集聚荒遠的角落，遠方的人也都畏懼服從，雖然不能留下教育子孫的謀略，仍然足以度過他這一生。去年十月上表許諾十月送曇無讖，到了我去迎接曇無讖，他便違背了原來的主意。不忠不信，到這時就嚴重了。禮是身體的車輿，敬是德行的根本。没有無禮和不恭敬而能長久享有幸福和爵禄的。在我看來，不能再保全了。"世祖說："如果像你說的，那麽效驗就在不遠的將來，他的兒子必然又繼承先世的爵位，繼

才俊，能保一隅。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且停前計，以爲後圖。”既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

承先世的爵位以後，早晚必定被消滅?”李順回答說：“我偶爾見到他的兒子，并不是才能出衆的人，僅能保全一隅。比如聽説敦煌太守牧犍，禀性大致成熟，好像繼承蒙遜的必定是這人。然而與父親相比，都説比不上。大概是上天用以資助皇上的。”世祖説：“我現在將用兵於東方，無暇經營西方，像你所説的，三五年間，不能算晚。暫停前面的計議，留待以後謀取。”不久蒙遜的死訊傳來，世祖對李順説：“你預言蒙遜死，現在應驗了，又預言牧犍即王位，多麼高明啊。我攻克涼州，也必定爲時不遠。”於是賜給絹千匹，廐馬四匹，進升官號爲安西將軍。恩遇更加厚重，大小政事無不參與。崔浩忌恨他。

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世祖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泄之朝廷，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徹。浩知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之無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荏苒之間，遂及于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比繕甲治兵，指營河右，掃蕩萬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鑒廢興，若朕此年行師，當克以不?”順對曰：“臣疇日所啓，私謂如然。但民勞既久，未獲寧息，不可頻動，以增勞悴。願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議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與崔浩庭諍。浩固執爲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世祖與恭宗書以言其事，頗銜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蒙遜有西域沙門曇無讖，微有方術。世祖召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遜金，聽其殺之。世祖克涼州後，聞而嫌順。涼土既平，詔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

李順出使涼州共十二次，世祖稱許他的才能。但是蒙遜多次與李順游樂宴飲，很有些傲慢的話，恐怕李順東還泄露給朝廷，經常把黄金珍寶放進李順懷中，所以蒙遜的罪惡朝廷不全知道。崔浩知道這事，偷偷地對世祖説，世祖不相信他的話。太延三年，李順又出使涼州，及至返回，世祖説：“昔日與你密謀，預定的時間不遠。衹是因近年東伐，無暇顧及西邊，時光荏苒，就到了現在。如今和龍已經平定，三方没有戰事，普遍地修繕鎧甲操練兵馬，部署經營黄河以西地區，掃蕩萬里，現在正是時候。你往來多年，洞察興盛和衰敗，如果我今年出兵，一定能攻克嗎?”李順回答説：“我昔日所啓奏的，私下認爲是那樣。不過百姓勞苦已久，得不到安寧休養，不可頻頻用兵，以增加辛苦勞累。希望等到其他年份。”世祖聽從他的意見。五年，商議征討涼州，李順的意見是涼州缺少水草，不適宜遠征。與崔浩在朝中争論。崔浩堅决認爲應當征討。世祖采納了崔浩的意見。及到達姑臧，水草很茂盛。世祖給恭宗書信告知這件事，有些怨恨李順。後來對崔浩説：“你昔日所説的，今日果然被證實了。”崔浩説：“我所説的，實際情况都像這樣。”起初，蒙遜有西域僧人曇無讖，略知陰陽占卜等方術。世祖命令李順要蒙遜送那人到京師。李順接受了蒙遜的黄金，聽任他殺掉那人。世祖攻克涼州後，聽説了就對李順不滿。涼州平

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云："順昔受牧犍父子重賂，每言涼州無水草，不可行師。及陛下至姑臧，水草豐足。其詐如此，幾誤國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讒之於陛下。"世祖大怒，真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

定以後，命令李順分別群臣的等級次序，據以賞賜爵位。李順因爲受了賄，評定的次第不公平。涼州人徐桀告發了這事。崔浩又詆毀他，說："李順昔日受牧犍父子的重賄，常說涼州無水草，不可出兵。及陛下到姑臧，水草豐裕富足。他這樣欺詐，幾乎貽誤國家大事。他這樣不忠誠，反而說我對陛下說他的壞話。"世祖大怒，真君三年就在城西處死李順。

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朕忿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顯祖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

李順死了幾年以後，他的堂弟孝伯受世祖賞識，在朝中當權。及至崔浩被殺，世祖很憤怒，對孝伯說："你的堂兄以往雖然貽誤國家大事，我的本意也未必就殺了他。因崔浩讒言詆毀，我於是極爲氣憤。殺你堂兄的人，就是崔浩。"皇興初年，李順的兒子李敷等受寵，顯祖追贈李順爲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號爲宣王，妻子邢氏爲孝妃。李順有四個兒子。

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爲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并以聰敏内參機密，出入詔命。敷性謙恭，加有文學，高宗寵遇之。遷秘書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後兼録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内外秘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附，于時朝議，謂彼誠僞未可信保。敷乃固執必然，曰："劉氏喪亂，釁起蕭墻，骨肉内離，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靈，兵馬之力，兼并之會，宜在於今。況安都、珍奇識機歸命，奉誠萬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機，安可復失？"於是衆議乃同，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有力焉。

長子李敷，字景文。真君二年，被選入太學教學。由於忠誠恭謹而侍奉太子。又任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都以聰慧機敏在朝中參與機密，傳達詔令。李敷生性謙恭，加上有文才學問，高宗厚待他。升任秘書下大夫，掌管重要事務，加授前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後來兼管南部，升任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内外秘書。繼承爵位爲高平公。朝廷的重大決策，無不參與。及至劉彧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獻出彭城、懸瓠投降歸附，當時朝中的評議，認爲他們的誠僞不可確保。李敷却堅持認爲必然是真的，說："劉氏死喪禍亂，内部發生争端，在内地骨肉分離，邊防重鎮叛亂。現在有朝廷的聖明，兵馬的威力，兼并的機會應當在現在。况且安都、珍奇知曉勢態變化的機微而歸順，在萬里之外懷抱真誠，善良的百姓，仰慕皇帝的德政和教化。現在這行事的時機，怎麽可以再喪失？"於是衆人的意見纔一致，派兵接應。從淮水到海邊安定和睦，李敷是有功勞的。

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有餘人。弟弈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顯祖大怒，皇興四年冬，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爲

李敷既然受兩朝厚恩，兄弟親戚在朝中做官的有十多人。弟弟李弈又受文明太后的寵愛。李訢羅列他不爲人知的罪狀二十多條，顯祖很憤怒，皇興四年冬，殺李敷兄弟，革除李順的爵位

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鬬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既致斯禍，時人嘆惜之。

封號而貶爲庶人。李敷的堂弟顯德、妹夫廣平人宋叔珍等，都因涉及擾亂公私的罪，同時被處死刑。李敷兄弟崇尚行孝重義，家族懂禮，至於居喪的規矩，吉事喪事的記載，都符合準則，爲北部州郡所贊美。招致這樣的禍事，當時的人爲他們惋惜。

敷長子伯和。次仲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爲人執送，殺之。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後敷妻崔氏得出宫，養之。至平涼太守。

李敷的長子伯和。次子仲良，與父親一同被處死。伯和逃竄一年多，被人抓住送交官府，被殺。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幼躲藏而逃脱。後來李敷的妻子崔氏得釋出宫，撫養他。官至平涼太守。

李式

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告，然後渡之。既而使人平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紿云："我須南過，不停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李敷的弟弟李式，字景則。以學問知名。歷任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李式自因家人占據要職，心中憂慮危難禍患，常常告誡守渡口的官吏：朝廷有使者，一定先禀告，然後讓他通過。不久使者黎明時突然來到，守渡口的官吏想先禀告李式，使者欺騙説："我需要南渡，不在此州停留，不煩勞告訴尊刺史。"守渡口的人相信他的話，與他一起渡水。使者渡過以後，衝進去捉拿李式前往京城，與兄長一同被殺。

李憲

式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秘書中散，雅爲高祖所賞。稍遷散騎侍郎，接對蕭衍使蕭琛、范雲。以母老乞歸養，拜趙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迹，惟憲不爲之屈，時人高之。轉授驍騎將軍、尚書左丞、長兼吏部郎中。遷長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尹。參議新令於尚書上省。永平三年，出爲左將軍、兗州刺史。四年，坐事除名。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事具《高聰傳》。正光二年二月，肅宗講於國子堂，召憲預聽，又以子騫爲國子生。四年，拜光禄大夫，復本爵濮陽

李式的兒子李憲，字仲軌。清秀，儀容美好，好學，有器量。太和初年，繼承爵位，又被降爲伯爵。被任命爲秘書中散，很爲高祖所賞識。不久升任散騎侍郎，接待應對蕭衍的使臣蕭琛、范雲。以母親年老請求回家奉養，被任命爲趙郡太守。趙脩與他同鄉，趙脩送父母的遺骸回鄉安葬，郡守以下的官員對他畏懼得重足而立，衹有李憲不向他屈服，當時的人尊崇他。改任驍騎將軍、尚書左丞、長兼吏部郎中。升任長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不久升任河南尹。在尚書上省參與商議新法令。永平三年，出任左將軍、兗州刺史。四年，因事獲罪被取消原有身份。後來與高肇結黨，被御史彈劾。事在《高聰傳》。正光二年二月，肅宗在國子學演講，召李憲來參預聽講，又讓他的兒子李騫做國子生。四年，被任命爲光禄大夫，恢復原來的爵位濮陽

伯。五年，除持節、安西將軍、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將軍。

伯。五年，任持節、安西將軍、行雍州刺史。不久任七兵尚書，加授撫軍將軍。

孝昌初，元法僧據徐州反叛。詔憲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等討之。會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彭城，俄而綜降。徐州既平，詔遣兼黄門侍郎常景詣軍慰勞，賜憲驊騮馬一匹，仍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二年，蕭衍遣其平北將軍元樹、右衛將軍胡龍牙、護軍將軍夏侯亶等來寇壽陽。樹等從下蔡軍於城之東北，亶從黎漿而屯於城南。憲謂不先破元樹等，則夏侯亶無由可克，乃遣子長鈞率衆逆戰。軍敗，長鈞見執。樹等乘之，憲力屈，以城降。因求還國，衍聽歸。既至，敕付廷尉。三年秋，憲女婿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心懷劫脅，遂詔賜憲死，時年五十八。永熙中，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靜。

孝昌初年，元法僧在徐州反叛。詔令李憲任使持節、假鎮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元彧等討伐他。適逢蕭衍派遣他的豫章王蕭綜占據彭城，不久蕭綜投降。徐州平定以後，詔令派遣兼黄門侍郎常景前往軍中慰勞，賜給李憲驊騮馬一匹，又授任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二年，蕭衍派遣他的平北將軍元樹、右衛將軍胡龍牙、護軍將軍夏侯亶等來侵犯壽陽。元樹等經過下蔡駐扎在城東北，夏侯亶經過黎漿駐扎在城南。李憲認爲不先打敗元樹等，就無法攻克夏侯亶，於是派遣兒子長鈞率軍迎戰。軍隊失敗，長鈞被捉拿。元樹等乘機進攻，李憲力竭，獻出城池投降。於是請求回國，蕭衍讓他回去。回國以後，被皇上下令交付廷尉。三年秋，李憲的女婿安樂王元鑒在相州造反。靈太后認爲元鑒想威逼脅迫，於是賜令李憲自殺，當時五十八歲。永熙年間，被追贈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號爲文靜。

子希遠，字景冲。早卒。

兒子希遠，字景冲。去世很早。

子祖悛，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兒子祖悛，繼承祖父的爵位。北齊接受禪讓，依例降低爵位。

希遠兄長鈞，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希遠的哥哥長鈞，興和年間，任梁州驃騎府長史。

李希宗

希遠第二弟希宗，字景玄。出後憲兄。性寬和，儀貌雅麗，涉獵書傳，有文才。起家太尉參軍事，轉直後，領侍御史，遷通直散騎常侍。尋爲東南道行臺邸珍右丞，與諸軍討賊於彭沛，克之，轉齊獻武王大行臺郎中。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獻武王擢爲中外府長史，爲齊王納其第二女。希宗以人望

希遠的二弟希宗，字景玄。過繼給李憲的哥哥。他性情寬厚温和，儀容高雅優美，涉獵典籍，有文才。初入仕途任太尉參軍事，改任直後，領侍御史，升任通直散騎常侍。不久任東南道行臺邸珍的右丞，與各路大軍在彭沛兩地討伐賊人，戰勝敵人，改任齊獻武王大行臺郎中。升任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獻武王提拔他爲中外府長史，向齊王貢獻他的第二個女兒。希宗因聲望很好，深受禮遇。派出兼任

兼美，深見禮遇。出行上黨太守。尋而遘疾，興和二年四月卒於郡，年四十。贈使持節、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殷州刺史，謚曰文簡。

長子祖昇，武定末，太子洗馬。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武定末，國子祭酒、兼給事黄門侍郎。

李騫

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盛。年十四，國子學生。以聰達見知。歷大將軍府法曹參軍、太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曾爲《釋情賦》，曰：

單閼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峥嵘，感代序以長懷，觀爽氣而軫慮。籠樊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厠鄭璞於周寶，編魚目於隨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

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烈，逮藩魏之優游。爲衢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修。若豢龍之不陨，似窮桑之世濟。故抱玉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或舟楫以匡時，或栖遲以卒歲。尚無忝於先人，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册以葳蕤，布銀繩而昭晰。清風忽其緬邈，啓皇祖於庚寅。李伯仁《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值孟春。"王武子詩曰："於顯我王，緝乘斯民。俊明有德，嚴恭惟夤。"逢軒教之方洽，遇周命之惟新。譬龍

上黨太守。不久生病，興和二年四月在郡中去世，終年四十歲。被追贈爲使持節、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殷州刺史，謚號爲文簡。

長子祖昇，武定末年，任太子洗馬。

希宗的弟弟希仁，字景山。武定末年，任國子祭酒、兼給事黄門侍郎。

希仁的弟弟李騫，字希義。廣泛涉獵經史著作，詞采豐富華美。十四歲時，爲國子學生員。以聰慧明達受賞識。歷任大將軍府法曹參軍、太宰府主簿，改任中散大夫，升任中書舍人，加授通直散騎常侍。曾經作《釋情賦》，寫道：

卯年九月，我擔任官職，當值於中書省。面對清貴切近的宫殿，眼望高峻的京師八門，感慨時序更替而遐想，觀看秋爽的景物而憂慮。對鳥籠的哀憐既多，對遼闊天空的向往就更迫切。提筆有思，斐然成賦。猶如潘岳的《秋興賦》，王粲的《登樓賦》。把鄭國的璞玉與周王的寶玉雜置，魚目混入隨侯之珠，不敢自認爲與他們的所作等同，不過祇是談談自己的志願而已。

負荷高峻而多層的建築物，疏導積石山的洪流。具常人之形而爲舜謀，懷聖人之德而爲周史。言及爲相趙國的偉業，想到屏藩魏國的悠閑。先世行仁政設酒通衢，前賢摇木鐸宣布政教。如豢龍氏的不敗亡，似窮桑的世代相濟。所以滿腹經綸如同抱玉懷珠，而心性芳潔如同滋蘭樹蕙。或者做天子的臣僚以匡正時勢，或者游山玩水以終年歲。或許無愧於先人，諒必仁及後世。記載於史籍而美好，陳述於典册而明晰。在清風徐來的季節，選擇庚寅日祭告祖廟。李伯仁的《上東門銘》說："上東門在東方，方位在正月。東北風萌動萬物，月份正值孟春。"王武子的詩說："先王光明，治理駕御百姓。優秀明達有仁德，莊嚴恭敬畏天命。"遭逢正大周遍的軒轅教化，際遇周

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勝庭之五傑，似不速之三人。協嗜欲於將至，豈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來儀，步康衢而騁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内弼諧於本朝，外闢土於殊域。乘紫氛以厲羽，負青天而鼓翼。既公侯之必復，亦慶緒之所融。績并樹於八凱，道俱升於二宫。遂遵流以至海，且因岳而爲嵩。同羽儀於班氏，均載德於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寒暑而相終。委晋會於弱齒，遺堂構於微躬。

代的革命更新。譬如龍虎有相合之時，確信山川有降神之能。好像勝庭的五位俊傑，如同不速的三位客人。把嗜欲協調在將成之時，何必要等到見物嘗色後纔算完美。蒙上天寵愛而降臨鳳凰，行於康莊大道而施展才力。如同上天的和諧貞正，類似大地的方正無際。内輔佐協調於本朝，外開闢疆土於異域。乘紫色瑞氣而振羽，背負青天而鼓翼。既庇護公侯之家，又昌盛皇家宗室。與良臣一同建立功績，與皇帝太子一同修得道義。於是沿着水流而到達大海，又憑藉高山而成嵩岳。堪爲世人楷模如同班氏，具備高尚道德如同楊公。何止超越日月，與寒暑相終。托付晋會之地給少年，傳祖先遺業給微賤。

嗟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不及。已濩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於百煉，慚忠信於十邑。非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寧琢磨而成章。乖宋子之萬字，異應生之五行。不請觀於石室，豈借書於晋皇。求班莊而不遂，况蔡文之可望？參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無聲於梁魏，故未聞於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顯晦而乖所。既無懷於四至，安有情於再舉。雖衣冠之末胄，而世禄之緒餘。等渤澥之乘雁，類九罭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閑居。空闔門以靖軌，非論道而修書。少賓客於季彦，謝朋交於太初。

嗟嘆愚昧而不足取，所以請求離去而惟恐不及。既空虚無用而少成就，又臃腫無能而無所立。有愧於久經磨煉的精誠堅定，羞慚於十室之邑的忠誠信義。如果不是特殊的俊傑，豈容易熏染芳香。未經砥礪而自求進取，豈能比得上經琢磨而成篇章。不同於宋子的文章，有異於應生的五行。不能觀書於石室，又怎能借書於晋皇。追求班固文章的莊重而不成，又怎能指望學到蔡邕的文采？參加四科考試而未中，參與三次選拔而無人推許。本來在梁魏没有聲名，所以未聞名於陳汝。與賢愚同處而多迷惑，寄迹於仕宦和隱逸又違背本意。既然没有遠大的志向，哪有再次應選的心緒。雖然是士大夫的後代，又是世襲貴族緒餘。如同渤澥上成群飛行的大雁，好似密網下的漏網之魚。身處江淮而不改變，面對塵世而避人閑居。徒然關閉門户以整飭規矩，不慮謀治國的政令却編修圖書。賓客比季彦少，所交朋友也比太初時代遜色。

在正光之御曆，實明皇之拱己。曾問政於上學，著爲君而我齒。叫閽人以望予，遂陟降於庭止。同崔駰之謁帝，若謝兼之來仕。逮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時

正光年號初建之時，正是明皇無爲而治之始。曾在太學咨詢政事，明示爲君之道而我在其中。叫閽人開啓宫門以接見我，於是往來於宫中。如崔駰覲見皇帝，似謝兼年少爲官。到孝莊入承大統，於是世道淪喪時局

昏。水群飛於溟海，火載燎於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玉羊失而無御，金鷄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横流且其云始。既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棋峙。睇三綱之日紊，見四維之不理。顧茂草以傷懷，視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喈而不已。自牽役於宰朝，實有懷於胥耻。在下僚而栖屑，願奮迅於泥滓。眷故鄉以臨睨，悵有動於思歸。越來流以鼓枻，溯北風而結騑。入成都之舊宅，反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瓮而無機。且耕而食，且蠶而衣。恒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違。游仁義之肴核，采墳素之精微。誠因閑而養拙，亦有樂於嘉肥。

及勾芒御節，姑洗之首，散遲遲於麗日，發依依於弱柳。鳥間關以呼庭，花芬披而落牖。聽乃越於笙簧，望有逾於新婦。襲成服以逍遥，願良辰而聊厚。乃席壠而踞石，遂嘯儔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禊洛之八九。或促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萬年之觴，主報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傳禮儀於不朽。斯蓋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於少昊爲帝，庚辛處躔，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靄於近援，起泬寥於遠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水而登山。幸出游之或寫，冀觀濤之可蠲。遂杖策緩步，或漁或田。弋凫雁於清溪，釣魴鯉於深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於促柱，奉《緑水》於危弦。賦《湛露》而不已，歌

混亂。大海波濤洶涌，中原戰火紛紛。拖着膠粘的船渡水，如同用朽索駕馬狂奔。玉羊丢失從而駕車無御，金鷄飛走從而賢佐不復生。時運倘然多難，災禍將要開始。既雲擾海沸動蕩不安，又高山聳立般互相對峙。目睹三綱日益紊亂，眼見四方不得治理。顧茂草而傷心，看疾馳的車子而哀愁。雖然風雨如晦環境惡劣，但是鷄鳴膠喈堅定不移。自從爲朝政拖累，實在心懷做官的羞耻。作爲屬吏而奔忙不安，希望從耻辱中振奮而起。因眷戀故鄉而眺望遠方，悵然若失而思歸去。划雙槳渡過回歸的河道，迎着北風而兩馬并馳。進入成都的舊宅，返回觀津的故居。於是彎曲胳膊作枕頭而不煩憂，果真抱瓮澆水而心無機巧功利。耕作而食，蠶桑而衣。保持每天自省，三個月没有違背禮儀。學習仁義的實質，搜集典籍的精粹。誠然因閑居而休養藏拙，也從隱居中得到快樂。

及至勾芒昭示春天，三月之初，麗日撒播温暖明亮的陽光，弱柳起舞輕柔披拂。鳥在庭院中婉轉鳴叫，花散亂地從窗前飄落。聽起來竟超過動聽的笙簧，看起來又勝過美貌的新婦。穿着盛服而逍遥，希望良辰快樂多。於是布席高丘而坐於岩石，隨即招呼同伴而爲文賦詩。如同沐浴於沂水的人群，也似祈禱於洛水邊的男女。或者促膝并肩，或者吹笙擊缶。賓客舉杯祝長壽，主人回報真誠的祝福。都合乎規矩輕聲談笑，使禮儀永垂不朽。這大概是先民所樂意的，也是我心所向往的。至於少昊爲帝，在庚辛日，看着村落蕭蕭，度過寒夜綿綿。迷茫的月色籠罩近處的籬笆，清朗之氣顯現於高遠的長天。思緒多端而類似長者，好像臨水和登山。希望出游以抒發情感，期盼觀濤以潔净身心。於是扶杖緩步，或打魚或耕田。射大雁於清溪，釣鯿魚於深泉。張設寬大的篷帳，布置長列的筵席。斟酌渾濁米酒，切割新鮮美味。演奏《白雪》用急弦，奉和《緑水》也用急弦。吟誦《湛露》而不已，歌咏《驪

《驪駒》而未旋。跌蕩世俗之外，疏散造化之間。人生行樂，聊用永年。

駒》而不回還。縱情於世俗之外，閑散於天地之間。人生行樂，聊以永年。

悟柱下之稱工，聞首陽之爲拙。既有惜於菼懸，且自悲於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説。去衡門以策駟，望象魏而投轍。服毳衣以從務，乘大車而就列。比汗海而無紀，喻江河而有缺。眷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慚結。

理解柱下史老子所稱的巧，領會伯夷叔齊采薇隱居首陽山所表現的拙。既珍惜隱者所居之處，又自悲潔身自持而人不知。搜尋鄭詹的格言，尋求季主的高論。離開茅屋而鞭策駟馬，面向朝廷而取道。穿毳衣參預政務，乘牛車而位列朝班。與浩瀚大海相比十分渺小，比起奔流不息的江河也闕失甚多。眷念重要的地位而憂慮深，回想求取米糧而羞慚蘊結。

運有折於玉斗，時忽亡於金鏡。始蒙塵以播蕩，卒流彘而居鄭。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請命。因艱難以隆基，據殷憂而啓聖。調《南風》以負扆，居北辰而爲政。創彝倫於九疇，班平章於百姓。喻繩契以論踪，援成昭而比盛。酌徙鎬之故典，究遷亳之遺令。奄四海以爲家，開七百而增慶。睹禮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鬱以時序，四門穆其惟清。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庭。有一匡以作相，或十亂而爲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穢，得再入於承明。執綸言之猶紼，戴會弁之如星。非巡瀆以窺井，信夕惕而懷驚。

天命有時毁滅社稷，時運有時亡失正道。先前蒙受風塵而流離動蕩，最終流落彘地而居住於鄭地。上天所降臨的鑒戒，實際也是小民的請求。憑藉危難而建立大業，滿懷憂慮而開啓聖人。彈奏《南風》而臨朝聽政，處在帝王之位而實行仁政。據倫理開創治理天下的大法，按等級考察表彰百官族姓。告知結繩刻木記事以評定事迹，援引成王昭王而比較興盛。斟酌遷徙鎬京的舊典，考究遷徙亳都的遺令。擁有四海以爲家，開創七百年基業而增慶。目睹禮樂剛剛興盛，相信光華已開始輝映人間。百官繁多而有條理，四方諸侯和睦天下太平。如漢代得到德才兼備的人，似周代有衆多的賢能。擁有能够一匡天下的人做相，又有衆多治國平亂的人做大臣。各自分别執掌文事經營武備，所以萬事妥當天下太平。我玷污自身，得以再入朝爲官。職掌詔令如同掌管御璽，頭戴彩冠如同星光。不是察看江河泛濫然後再觀看井水，確實早晚戒懼而心驚。

承周任之有言，攬老子之知足。奉炯誡以周旋，抱徽猷而與屬。每有偃於唯塵，恒興言於寵辱。思散髮以抽簪，願全真而守朴。眷疏傅以徘徊，望申公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逢時。歌致命而可卜，咏歸田而有

聽從周任的話，取老子的知足。接受明鑒而舉止有禮，抱持美善之道而小人樂意依附。每次進入仕途，常常困於榮辱。想解散頭髮而棄官隱退，願保全天性而保持質樸。反顧疏傅而徘徊，瞻視申公而躑躅。期望鄙陋的志願得以伸展，希望微小的心願遭逢機遇。歌唱捐軀而可以預料，吟咏歸田而有

期。揖帝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援巢父以戲潁，追許子而升箕。供暮餐於沆瀣，給朝餌於瓊芝。同糟醨而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欲，無慮無思。何鷃鶉之可賦，鴻鵠之爲詩哉。

期。揖別帝都而遠去，與仕途而長辭。做擊壤的游戲而吟誦，結草爲廬而嬉戲。模仿巢父在潁水那樣嬉戲，追隨許由而登箕山。飲清露以爲暮餐，用玉芝當作朝食。混合糟酒而不區別，淆亂名實而不分辨。放縱言談和欲望，無所憂慮和思戀。何止欲望不高的鷃鶉可以吟誦，志向遠大的鴻鵠可以賦詩呢?

尋加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仍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蕭衍。後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

不久加授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仍舊以本官兼散騎常侍出使蕭衍。後來因事獲罪免官，輿論以爲無罪。

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曰："幽栖多暇日，總駕萃荒坰。南瞻帶宮雉，北睇拒畦瀛。流火時將末，懸炭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窮汀。侶浴浮還没，孤飛息且驚。三褫俄終歲，一丸曾未營。閑居同洛涘，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藋，坐夢尹勳荆。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豈若忻蓬蓽，收志偶沉冥。"後詔兼太府少卿。尋除征南將軍、給事黄門侍郎。死於晋陽。所著詩賦碑誄，别有集録。贈本將軍、太常、殷州刺史。齊受禪，重贈使持節、侍中、都督殷滄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殷州刺史，謚曰文惠。

李騫曾經贈給親密的朋友盧元明、魏收詩說："隱居多暇日，驅車到荒野。南瞻環宮墻，北顧倚池澤。暑氣時將退，秋還懸炭輕。寒風已猛烈，秋水寂無聲。層雲蔽原野，冷雨暗荒汀。結伴游泳浮又沉，孤獨飛鳥息且驚。三次解衣俄終歲，一丸仙藥未經營。閑居同在洛濱，歸身拜謁武城。纔居原思茅草屋，坐夢尹勳門前荆。監河吝惜斗水，蘇子吝惜餘明。益州通達友人趣，廷尉明辨交往情。豈若心喜蓬蓽屋，約束心志同歸隱。"後來詔令兼太府少卿。不久任征南將軍、給事黄門侍郎。死於晋陽。所寫作的詩賦碑誄，另有集録。追贈爲本將軍、太常、殷州刺史。齊接受禪讓，重新追贈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殷滄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依然爲殷州刺史，謚號爲文惠。

騫弟希禮，字景節。武定末，通直散騎常侍。

李騫的弟弟希禮，字景節。武定末年，任通直散騎常侍。

希遠庶長兄長劍，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希遠的庶長兄長劍，興和年間，任梁州驃騎府長史。

李弈

式弟弈，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早歷顯職，散騎常侍、宿衛監、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弈兄弟，乃誅李訢，存問憲等三家，歲時賜以布帛。

李式的弟弟李弈，字景世。容貌美好，有才能。早年歷任顯要官職，散騎常侍、宿衛監、都官尚書，被封爲安平侯。與哥哥李敷同時被處死。太和初年，文明太后追念李弈兄弟，於是誅殺李訢，慰問李憲等三家，每年賜給布帛。

李冏　李祐

奔别生弟冏，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給事。出爲龍驤將軍、南豫州刺史。還，拜冠軍將軍。尋除光禄大夫，守度支尚書。二十一年，高祖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洛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笑而謂之曰："卿一昨有啓，欲朕都此。昔婁敬一説，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説朕，仍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對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説，不能上動。"高祖大悦。其年冏卒。賜錢二十萬，布百匹，朝服一具，衣一襲。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彈駁公卿，無所回避，百僚皆憚之。高祖常加優禮，故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强當世，堪濟過之。

李奔的庶弟李冏，字道度。年輕時任中散。逃避而得以免禍。太和年間，任下大夫、南部給事。出任龍驤將軍、南豫州刺史。回朝，任冠軍將軍。不久任光禄大夫，守度支尚書。二十一年，高祖去長安，李冏以咸陽山川險阻，是秦漢兩代的舊都，自古就是物産豐饒之地，勸高祖放棄洛陽而定都長安。後來高祖接見他，笑着對他説："你以前竟然有奏疏，想要我定都此地。昔日婁敬一勸説，漢高祖即日車駕西行。尚書你如今拿西京來勸説我，還是不能使我的車駕停止東行，必定是議論國事興革的事理不同，所以今古相反。"李冏回話説："昔日漢高祖從百姓中興起，想憑藉險阻來確保自己的安全，婁敬的主張，符合他原來的意圖。如今陛下相承累世的輝光，恩德遍及四海，事業如同盛周，藩屬都按時納貢，因此我議論國事興革，不能改變皇上的初衷。"高祖大爲喜悦。這一年李冏去世。賜給錢二十萬，布一百匹，朝服一套，衣服一套。李冏性情鯁直剛烈，敢於直言，常常對高祖犯顔直諫，彈劾駁斥公卿大臣，無所迴避，百官都害怕他。高祖常常給予優待禮遇，所以皇上出巡，他一直兼任尚書右僕射。雖然才能學識不如諸位兄長，然而公正剛强一時無人可比，濟世的才能超過諸位兄長。

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尚書祠部郎、相州撫軍府長史、司空從事中郎、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稱。

兒子李祐，字長禧。淳厚和睦友愛兄弟，受世人稱揚。歷任給事中、尚書祠部郎、相州撫軍府長史、司空從事中郎、博陵太守。所居官職也以清廉幹練著稱。

祐弟太，字季寧。涉歷書傳。太尉行軍員外郎。

李祐的弟弟李太，字季寧。涉獵典籍。任太尉行軍員外郎。

順弟修基，陳留太守。卒。

李順的弟弟修基，任陳留太守。去世。

子探幽。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兒子探幽。探幽哥哥的兒子洪鸞，任河間太守。

洪鸞孫悕傑，樂陵太守。武定中，以貪污賜死。

洪鸞的孫子悕傑，任樂陵太守。武定年間，因貪污被賜令自殺。

脩基季弟惲，字善祖，小字藥囊。少有高名，爲中書侍郎。從世祖征凉州，戰没。時人咸惜焉。

脩基最小的弟弟李惲，字善祖，小名藥囊。年輕時有盛名，任中書侍郎。跟從世祖征討凉州，戰死。當時的人都惋惜他。

初順與從兄靈、從弟孝伯并以學識器業見重於時，故能砥礪宗族，競各修尚。靈與族叔詵、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高士頌》。

詵，字令孫。京兆太守。詵後繼。闕。

李秀林　李裔

秀林，小名榼。性强直。太和中，自中書博士爲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强扶弱，政以威嚴爲名。以母憂去職。後爲太尉諮議參軍，假節，行荆州事。拜司徒司馬，加冠軍將軍、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正光中卒，年六十三。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裔，字徽伯。出後秀林兄鳳林。裔初除汝南王悦常侍，稍遷定州别駕。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尋假平北將軍，防城都督。賊既圍城，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没。洛周僭竊，特無綱紀，至於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爲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裔仍事榮。永安初，尒朱榮既擒葛榮，遂縶裔及高敖曹、薛脩義、李無爲等於晋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普泰初，以裔爲持節、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兼給事黄門侍郎、慰勞山東大使。永熙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齊獻武王大丞相諮議參軍。天平初，以預定策之功，封固安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户，加征東將軍。車駕遷鄴，爲大行臺右丞，留在洛陽，監修宫殿。尋除使持節、大將軍、陝州刺史。四年八月，宇文黑獺攻陷州城，被執見害，年五十。詔贈使持節、都督定冀瀛殷四州諸軍事、

起初李順與堂兄李靈、堂弟孝伯都以才能學識被當時的人看重，因此能鼓勵宗族的人，各人争相提高品德修養。李靈與本家的叔父李詵、本家的弟弟李熙等都被徵召。事情記載在高允的《高士頌》。

李詵，字令孫。任京兆太守。李詵後繼。闕文。

秀林，小名榼。生性剛强直率。太和年間，從中書博士任頓丘相，世家大户畏懼他。景明初年，試守博陵郡，抑强扶弱，政令以威嚴聞名。因母親去世而辭去官職。後來任太尉諮議參軍，假節，行荆州事。任司徒司馬，加授冠軍將軍、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正光年間去世，終年六十三歲。追贈爲左將軍、齊州刺史。

兒子李裔，字徽伯。過繼給秀林的哥哥鳳林。李裔起初任汝南王元悦的常侍，逐漸升任定州别駕。孝昌年間，任定州鎮軍長史，加授輔國將軍，兼任博陵太守。當時逆賊杜洛周侵犯本州地界，不久代理平北將軍，防城都督。賊軍包圍城池以後，李裔暗中勾結洛周，本州於是陷落。洛周越分竊取名位，最没有綱紀，以至於集市和驛站的頭目都封爲王，稱爲市王、驛王。於是封李裔爲定州王。洛周不久被葛榮消滅，李裔於是事奉葛榮。永安初年，尒朱榮擒獲葛榮以後，就把李裔和高敖曹、薛脩義、李無爲等拘禁在晋陽。跟從尒朱榮到洛陽。尒朱榮死後纔被釋放。普泰初年，任命李裔爲持節、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兼給事黄門侍郎、慰勞太行山以東大使。永熙年間，任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齊獻武王大丞相諮議參軍。天平初年，以參與謀立的功勞，封爲固安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户，加授征東將軍。皇上遷都鄴城，李裔任大行臺右丞，留在洛陽，監督修造宫殿。不久任使持節、大將軍、陝州刺史。四年八月，宇文黑獺攻占州城，被捉拿遇害，終年五十歲。詔令追贈爲使持節、都督定冀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

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直，襲。武定末，司徒屬。齊受禪，例降。

兒子李直，繼承爵位。武定末年，任司徒屬。齊接受禪讓，依照慣例降低爵位。

裔弟景義，大司馬諮議參軍、殷州大中正。

李裔的弟弟景義，任大司馬諮議參軍、殷州大中正。

景義弟伯穆，武定末，合州刺史。

景義的弟弟伯穆，武定末年，任合州刺史。

李焕

秀林從弟焕，字仲文，小字醜瓌。有幹用。少與酈道元俱爲李彪所知。自給事中轉治書侍御史。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高祖詔焕與任城王澄推治之。焕先驅至州，宣旨曉喻，仍誅泰等。景明初，遷司空從事中郎。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焕以本官爲軍司，與楊大眼、奚康生等率衆迎接。焕至淮西，叔業兄子植遣使送質。焕等濟師，入城撫慰，民咸忻悦。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軍還，行河内郡事。拜司徒右長史。以荆蠻擾動，敕焕兼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令弟集義邀斷白馬戍。敕假焕平西將軍，督别將石長樂、統軍王祐等與軍司苟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吕苟兒反，焕仍令長樂等由麥積崖赴援。屬都督元麗至，遂共平之。時氐王楊定進猶據方山，與苟兒影響，焕密募氐趙芒路斬定進。還朝，遇患卒，時年四十四。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昭。

秀林的堂弟李焕，字仲文，小名醜瓌。有才幹。年輕時與酈道元一同爲李彪所賞識。從給事中改任治書侍御史。恒州刺史穆泰占據代都謀反，高祖命令李焕與任城王元澄審問他并治罪。李焕先馳馬到恒州，宣旨曉諭，於是誅殺穆泰等人。景明初年，升任司空從事中郎。蕭寶卷的豫州刺史裴叔業獻出壽春歸附，詔令李焕以現任官職爲軍司，與楊大眼、奚康生等人率領軍隊迎接。李焕到達淮水以西，叔業哥哥的兒子裴植派遣使者送人質。李焕等人的軍隊渡水，入城撫慰，百姓都喜悦。於是行揚州事，賜給爵位容城伯。軍隊返回，行河内郡事。任司徒右長史。由於荆蠻騷動，敕令李焕兼任散騎常侍安慰問候他們，投降的有一萬多家。任輔國將軍、梁州刺史。當時武興氐人楊集起起兵作亂，派弟弟集義阻斷白馬戍。敕令授予李焕平西將軍，統領别將石長樂、統軍王祐等人與軍司苟金養一同討伐集起，大敗他的軍隊。正逢秦州百姓吕苟兒造反，李焕於是命令長樂等人從麥積崖前往救援。適逢都督元麗來到，於是共同平定反賊。當時氐人頭領楊定進還占據方山，與苟兒呼應，李焕秘密招募氐人趙芒路斬殺定進。回朝，生病去世，當時四十四歲。追贈爲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號爲昭。

子密，武定中，襄州刺史。

兒子李密，武定年間，任襄州刺史。

李肅

秀林族子肅，字彦邕。歷奉朝請，清河王懌郎中令。稍遷洛陽令、步兵校尉、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

秀林同族兄弟的兒子李肅，字彦邕。歷任奉朝請，清河王元懌的郎中令。逐漸升任洛陽縣令、步兵校尉、員外常侍。起初逢迎趨附侍中元暉，後來用旁門左道事奉侍中穆紹。常常裸身披

髮，畫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延昌四年，薦肅爲黄門郎，加光禄大夫。肅爲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爲有司彈劾。靈太后怒之，出爲章武内史。歲餘，遷右將軍、夏州刺史。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髮，腹上作畫口中銜刀，在隱避之處爲穆紹求福，所以穆紹喜歡他。延昌四年，舉薦李肅爲黄門郎，加授光禄大夫。李肅是縱酒使氣的人，熙平初年跟從靈太后到江陽王元繼的府第，李肅當時陪侍飲酒，略醉，言辭不遜，侮辱太傅、清河王元懌，被有關官員彈劾。靈太后譴責他，使他外任爲章武内史。一年多後，升任右將軍、夏州刺史。去世，追贈爲左將軍、齊州刺史。

李曒

肅從弟曒，字景林。有學識。初除奉朝請，太學博士、司空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拜左軍將軍。正光中，元叉以其弟羅爲青州刺史，曒爲羅平東府長史。遷廷尉少卿、殷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冬，卒，年五十七。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宣。

李肅的堂弟李曒，字景林。有學識。起初任奉朝請，太學博士、司空主簿。因母親去世而辭職。服喪期滿，任左軍將軍。正光年間，元叉任命他的弟弟元羅爲青州刺史，李曒爲元羅的平東府長史。升任廷尉少卿、殷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冬，去世，終年五十七歲。追贈爲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號爲宣。

子慎，武定中，東平太守。

兒子李慎，武定年間，任東平太守。

李仲琁

曒從弟仲琁，奉朝請、定雍二州長史、太尉諮議、中散、太中大夫、東郡汲郡二郡太守、司徒左長史、弘農太守。先是，宫牛二姓阻險爲害，仲琁示以威惠，并即歸伏。還除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仍除北雍州刺史，將軍如故。轉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琁爲營構將作，進號衛大將軍。出除車騎大將軍、兖州刺史。仲琁以孔子廟墻宇頗有穨毁，遂修改焉。還，除將作大匠。所歷并清勤有聲。年六十六，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李曒的堂弟仲琁，任奉朝請、定雍二州長史、太尉諮議、中散、太中大夫、東郡汲郡二郡太守、司徒左長史、弘農太守。先前，宫牛二姓人家憑據險要爲害，仲琁顯示聲威和恩澤，都立即歸附。回朝任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又任北雍州刺史，將軍一職照舊。改任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初年，遷都鄴城，任命仲琁爲營構將作，進升官號爲衛大將軍。出任車騎大將軍、兖州刺史。仲琁因孔子廟墻壁屋宇多有坍塌毁壞，於是修繕改建。回朝，任將作大匠。所任官職都清廉勤勉有聲譽。六十六歲那年去世。追贈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希良，侍御史。

兒子希良，任侍御史。

詵從子善，犯孝静諱。趙郡太守。

李詵的侄子李善，犯了孝静帝名諱。任趙郡太守。

子顯進，州主簿。

兒子顯進，任州主簿。

李映

顯進子映，字輝道。南安王國常

顯進的兒子李映、字輝道。任南安王國常

侍、光州征虜府主簿、相州治中、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孝昌三年冬卒，年四十二。天平中，贈通直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殷州刺史。

子普濟，武定中，北海太守。

李育

映弟育，字仲遠。奉朝請。稍遷揚烈將軍、奉車都尉、都督相州防城別將。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夏卒，年五十七。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尚書、定州刺史，謚曰貞。

子愔，襲。武定末，齊文襄王大將軍府記室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顯進弟恃顯，位至左中郎將。卒，贈中壘將軍、安州刺史。恃顯養京兆王愉妾楊氏爲女，愉改楊姓爲李，而親念恃顯。恃顯子道舒與愉同逆。愉敗，走免。

第三子道璩，武定末，范陽太守。

道璩弟道瓘，少以父譴被刑，位至中常侍。

李曄

恃顯弟曄，字季顯，涉歷書史。司徒行參軍。稍遷濟州輔國府長史。坐兄事免。後除尚書中兵郎，遷冠軍、中散大夫。正光二年，南荊州刺史桓叔興驅掠城民，叛入蕭衍，衍資以兵糧，令築谷陂城以立洛州，逼土山戍。詔曄持節、兼尚書左丞爲行臺，督諸軍討叔興，大破之。乘勝拔谷陂，叔興退走。軍還，仍除尚書左丞。出除洛州刺史，將軍如故。未拜，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暉賓，美容貌，寬和沉雅。太學博士。

暉賓弟山儒，少而清立，學涉群

侍、光州征虜府主簿、相州治中、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孝昌三年冬去世，終年四十二歲。天平年間，追贈爲通直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殷州刺史。

兒子普濟，武定年間，任北海太守。

李映的弟弟李育，字仲遠。任奉朝請。逐漸升任揚烈將軍、奉車都尉、都督相州防城別將。用來對抗葛榮的功勞，賜給爵位爲趙郡公。後來任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夏季去世，終年五十七歲。追贈爲驃騎大將軍、都官尚書、定州刺史，謚號爲貞。

兒子李愔，繼承爵位。武定末年，任齊文襄王大將軍府記室參軍。齊接受禪讓，爵位依照慣例降低。

顯進的弟弟恃顯，官至左中郎將。去世後，追贈爲中壘將軍、安州刺史。恃顯收養京兆王元愉的妾楊氏爲女兒，元愉改楊姓爲李姓，因而親近思念恃顯。恃顯的兒子道舒與元愉共同叛逆。元愉失敗，道舒逃脱。

第三個兒子道璩，武定末年，任范陽太守。

道璩的弟弟道瓘，年輕時因父親的過錯受處罰，官至中常侍。

恃顯的弟弟李曄，字季顯，涉獵經史書籍。任司徒行參軍。逐漸升任濟州輔國府長史。因哥哥的事獲罪免官。後來任尚書中兵郎，升任冠軍、中散大夫。正光二年，南荊州刺史桓叔興驅趕掠奪城民，叛投蕭衍，蕭衍供給兵糧，命令修築谷陂城以設立洛州，威脅土山戍。詔令李曄持節、兼尚書左丞爲行臺，統領各軍討伐叔興，大敗敵軍。乘勝攻克谷陂，叔興退走。軍隊返回，仍然任尚書左丞。出任洛州刺史，將軍一職照舊。還未就任，就去世了。追贈爲左將軍、齊州刺史。

兒子暉賓，容貌美好，寬厚温和深沉雅正。任太學博士。

暉賓的弟弟山儒，年輕而清高特立，博覽群

書。山儒少弟大蓋。并早卒。

書。山儒的小弟弟大蓋。都過早去世。

李孝怡

曄族弟孝怡，字悦宗。中書學生、相州高陽王雍主簿、廣陵王羽掾、新蔡太守、別將蕭寶夤長史。從中山王英破蕭衍臨川王蕭宏於梁城。除朔州安北府長史，又爲中堅將軍、相州鎮北府長史。還冠軍將軍、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據鄴起兵也，孝怡陰結募城民與熙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之等率衆擒熙，賞爵昌樂伯。靈太后反政，以孝怡叉黨，除名爲民。後安樂王鑒鎮鄴，起孝怡爲別將。永安初，除左將軍、太中大夫，仍爲防城都督。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拜撫軍將軍、光禄大夫。永安三年，行殷州事。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武定六年卒，八十。

李曄本家族的弟弟孝怡，字悦宗。任中書學生、相州高陽王元雍的主簿、廣陵王元羽的屬官、新蔡太守、別將蕭寶夤的長史。跟從中山王元英在梁城打敗蕭衍的臨川王蕭宏。任朔州安北府長史，又任中堅將軍、相州鎮北府長史。升任冠軍將軍、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占據鄴城起兵，孝怡暗中招募集聚城民與元熙的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之等率領衆人擒獲元熙，被賞給爵位爲昌樂伯。靈太后重新執政，把孝怡作爲元叉的同黨，取消原有的身份而成爲平民。後來安樂王元鑒鎮守鄴城，起用孝怡爲別將。永安初年，任左將軍、太中大夫，又任防城都督。以抵擋葛榮的功勞，賜爵趙郡公，授予撫軍將軍、光禄大夫。永安三年，代理殷州事。升任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武定六年去世，八十歲。

子思道，儀同開府中兵參軍，武城縣公。

兒子思道，是儀同開府中兵參軍，武城縣公。

李熙 李遺元

熙，字仲熙。神䴥中，與高允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使沮渠有功，賜爵元氏子，加中壘將軍。卒，贈鎮東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莊。

李熙，字仲熙。神䴥年間，與高允等人一同被召，任中書博士，改任侍郎。因出使沮渠有功，被賜給爵位爲元氏子，加授中壘將軍。去世後，追贈爲鎮東將軍、豫州刺史，謚號爲莊。

子季主，襲。卒，贈青州刺史，謚曰貞。

兒子季主，繼承爵位。去世後，追贈爲青州刺史，謚號爲貞。

子遺元，襲。初除冀州趙郡王幹東閤祭酒，累轉尚書左民郎中、冀州京兆王愉功曹參軍，帶扶柳令。爲愉所親，逼與同反。愉敗，遺元逃竄，會赦乃雪。復除兖州平東府長史。後拜中堅將軍、殷州征北將軍長史。卒，年六十三。贈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兒子遺元，繼承爵位。起初任冀州趙郡王元幹的東閤祭酒，多次改任尚書左民郎中、冀州京兆王元愉的功曹參軍，兼任扶柳縣令。爲元愉所信任，逼迫與他一同反叛。元愉失敗，遺元逃竄，遇到大赦纔得昭雪。又任兖州平東府長史。後來任中堅將軍、殷州征北將軍長史。去世，終年六十三歲。追贈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悖寧，以父事被刑。武定末，官至中尹。

兒子悖寧，由於父親的事受到處罰。武定末年，官位達到中尹。

恃寧弟子寧，襲爵。開府默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熙族孫蘭和，自右軍將軍歷平陽、勃海二郡太守。

蘭和弟蘭集，平昌太守。

李同軌

熙族孫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

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說，敕同軌論難，音韵閑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敕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爲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臣并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

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賻襚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同軌兄義深，武定中，齊州刺史。

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武定中，以在郡貪污，輒召部曲還京師，棄市。

幼舉弟之良，有幹用。前將軍、

恃寧的弟弟子寧，繼承爵位。任開府默曹參軍。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照慣例下降。

李熙本家族的孫子蘭和，從右軍將軍歷任平陽、勃海二郡太守。

蘭和的弟弟蘭集，任平昌太守。

李熙本家族的孫子同軌。身材魁偉，束衣的帶子十圍長。學習包括諸經，大多都可以誦讀，同時閱讀佛教典籍，又喜歡醫術。二十二歲，被舉薦爲秀才，通過射策考試，任奉朝請，領國子助教。改任著作郎，掌管禮儀制度，編修國史。升任國子博士，加授征虜將軍。

永熙二年，出帝前往平等寺，僧衆講經説法，令同軌參與辯論，他音調優雅清朗答辯精采，出帝稱贊他。三年春祭祀先聖先師，令延請公卿大臣學官到顯陽殿，令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當時廣泛招引儒家學者，讓他們參預聽講。同軌的經書義理向來出衆，辯論分析都擅長，却不能手持經書演講，深爲感慨遺憾。天平年間，改任中書侍郎。興和年間，兼任通直散騎常侍，出使梁朝，蕭衍很愛佛學，於是招名僧到愛敬、同泰二寺，講説《涅槃大品經》，招同軌與二僧同席，蕭衍又派遣他的臣僚都一同觀聽。同軌辯論許久，出家之人和世俗之人都認爲好。

盧景裕去世，齊獻武王招同軌在學館教授諸公子，甚表禮遇，每日天亮進去教授，日暮纔回家。僧人和俗衆請教學業的，同軌夜晚給予解釋説明，四季常常這樣，不嫌疲勞。武定四年夏去世，終年四十七歲，當時的人爲他哀傷惋惜。齊獻武王也很哀傷悲嘆，送給他家的錢財衣物很豐厚。追贈爲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號爲康。

同軌的哥哥義深，武定年間，任齊州刺史。

同軌的弟弟幼舉，任安德太守。武定年間，由於在郡中貪污和擅自帶部曲回京，被處死刑。

幼舉的弟弟之良，有才幹。任前將軍、尚書

尚書金部郎。卒。

之良弟稚廉，武定末，并州儀同開府長史。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位望并高。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而遭隨有命，報施俱爽。嗚呼！以兹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疏，人位盛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唯新矣。

金部郎。去世。

之良的弟弟稚廉，武定末年任并州儀同開府長史。

史臣曰：李順的風度才識，爲當代推重，謀略顯揚於中原，氣勢折服了藩屬。所以世祖重視，而崔浩嫉妒。李敷李式兄弟，官位聲望都高。李憲風度恢弘雅正，久爲朝廷重臣。但是遭遇由命運決定，報應都有了結。嗚呼！以這樣的盛德，大建功業，祖先的遺業昌盛，官位顯要，李氏雖然是世家大族，其後代更能建立新功而光大門庭。

魏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司馬休之　司馬文思

司馬休之，字季豫，本河内温人，晋宣帝季弟譙王遜之後也。司馬叡僭立江南，又以遜子孫襲封。至休之父恬，爲司馬昌明鎮北將軍、青兖二州刺史。

天興五年，休之爲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荆州刺史。爲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劉裕誅玄後，還建鄴，裕復以休之爲荆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劉裕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文思繼休之兄尚之爲譙王，謀圖裕，裕執送休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并殺之，乃率衆討休之。休之上表自陳於德宗，與德宗鎮北將軍魯宗之、宗之子竟陵太守軌等起兵討裕。裕軍至江陵，休之不能敵，遂與軌奔襄陽。裕復進軍討之。太宗遣長孫嵩屯河東，將爲之援。時姚興征虜將軍姚成王、冠軍將軍司馬國璠亦將兵救之，不及而還。休之遂與子文思及宗之等奔於姚興。

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德宗河間王子道賜，輔國將軍温楷，竟陵内史魯軌，荆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桓璲及桓温孫道度、道子，勃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百

司馬休之，字季豫，本是河内温地人，是晋宣帝的季弟譙王司馬遜的後代。司馬叡在長江以南擅自稱帝，又讓司馬遜的子孫繼承封爵。到休之的父親司馬恬時，任司馬昌明的鎮北將軍、青兖二州刺史。

天興五年，休之任司馬德宗的平西將軍、荆州刺史。被桓玄逼迫驅逐，於是投奔慕容德。劉裕殺桓玄以後，返回建鄴，劉裕又委派休之擔任荆州刺史。休之深得長江漢水地區的人心，劉裕懷疑他有二心。而休之的兒子文思繼承休之的哥哥尚之爲譙王，謀劃對付劉裕，劉裕抓住文思送給休之，讓他自己處置。休之上表黜免文思，并且給劉裕書信道歉。神瑞年間，劉裕逮捕休之的兒子文寶、哥哥的兒子文祖，一并殺死，於是率領軍隊討伐休之。休之上表自己向德宗陳述，與德宗的鎮北將軍魯宗之、宗之的兒子竟陵太守魯軌等一同出兵討伐劉裕。劉裕的軍隊到達江陵，休之不能抵擋，於是與魯軌一道逃奔襄陽。劉裕又進軍討伐他。太宗派遣長孫嵩駐守河東，將要救助他。這時姚興的征虜將軍姚成王、冠軍將軍司馬國璠也領兵救助他，因没有趕上而返回。休之於是與兒子文思和宗之等投奔姚興。

劉裕消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德宗的河間王的兒子道賜，輔國將軍温楷，竟陵内史魯軌，荆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桓璲及桓温的孫子道度、道子，勃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百人，帶領妻子兒女到長孫嵩那裏投降。一個

人，皆將妻子詣嵩降。月餘，休之卒于嵩軍。詔曰："司馬休之率其同義，萬里歸誠，雅操不遂，中年殞喪，朕甚愍焉。其追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禄大夫，謚始平聲公。"

多月後，休之在長孫嵩軍中去世。詔令說："司馬休之率領與他義氣相投的人，遠道來投誠，高尚的操守未能實現，中年去世，我很哀憐。追贈他爲征西大將軍、右光禄大夫，謚號始平聲公。"

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引與飲宴。國璠性疏直，因酒醉，遂語文思，言已將與温楷及三城胡酋王珍、曹栗等外叛，因說京師豪强可與爲謀數十人。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卿，賜爵鬱林公。善於其職，聽訟斷獄，百姓不復匿其情。劉義隆遣將裴方明擊楊難當於仇池，世祖以文思爲假節、征南大將軍，進爵譙王，督洛豫諸軍南趣襄陽，邀其歸路。還京，爲懷朔鎮將。興安初薨。

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和，却假裝親近他們，請來一同飲酒吃飯。國璠生性粗疏率直，因喝醉了酒，就告訴文思，說自己將與温楷及三城胡人首領王珍、曹栗等反叛，因此說及可以作爲同謀的京師豪强幾十人。文思告發了他們，都被處死。任命文思爲廷尉卿，賜爵爲鬱林公。他很能幹，審理和判决案件時，百姓不再隱匿他們的情况。劉義隆派遣將領裴方明到仇池攻打楊難當，世祖任命文思爲假節、征南大將軍，升爵位爲譙王，統領洛豫地區各軍往南奔赴襄陽，攔阻他的歸路。返回京師，任懷朔鎮將。興安初年逝世。

子彌陀，襲爵。以選尚臨涇公主，而辭以先取毗陵公竇瑾女。與瑾并坐祝詛伏誅。

兒子彌陀，繼承爵位。因被選中與臨涇公主匹配，却以先娶毗陵公竇瑾的女兒來推辭。與竇瑾一同因祝告鬼神使加禍於别人而被處死。

司馬楚之

司馬楚之，字德秀，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父榮期，司馬德宗梁益二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楊。值劉裕誅夷司馬戚屬，叔父宣期、兄貞之并爲所殺。楚之乃亡匿諸沙門中濟江。自歷陽西入義陽、竟陵蠻中。及從祖荆州刺史休之爲裕所敗，乃亡於汝潁之間。

司馬楚之，字德秀，是晋宣帝的弟弟太常司馬馗的第八世孫。父親榮期，是司馬德宗的梁益二州刺史，被他的參軍楊承祖殺死。楚之當時十七歲，送父親的遺骸回丹楊。適逢劉裕誅滅司馬氏親屬，叔父宣期、哥哥貞之一同被殺。楚之於是藏在和尚中間渡過長江。從歷陽向西進入義陽、竟陵蠻地中。及叔祖父荆州刺史休之被劉裕打敗，又逃亡到汝水潁水一帶。

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

楚之年輕時有英武豪邁的氣概，能謙恭地對待士人。與司馬順明、道恭等到處聚集黨徒。等到劉裕自立爲皇帝，楚之謀求報復，聚集黨衆占據長社，歸附他的常常有一萬多人。劉裕很怕他，派刺客沐謙殺害楚之。楚之對待沐謙很厚重。沐謙夜間假裝生病，知道楚之必定親自來，打算趁機殺死他。楚之聽說沐謙生病，果然親自端着湯藥去看望他。沐謙感激他的心意，於是從卧席底下取出匕首，把情况告訴他說："將軍爲

以保全爲先。」楚之嘆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

劉裕所顧忌和畏懼，希望不要輕率，而以保全爲先。」楚之嘆息説：「如果像所説的那樣，即使有所防範，恐怕也會有所失。」沐謙於是委身事奉他。他以誠心待人，得士人的心，都是這種事情。

太宗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因表曰：「江淮以北，聞王師南首，無不抃舞，思奉德化。而逼於寇逆，無由自致。臣因民之欲，請率慕義爲國前驅。今皆白衣，無以制服人望。若蒙偏裨之號，假王威以唱義，則莫不率從。」於是假楚之使持節、征南將軍、荆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户民分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

太宗末年，山陽公奚斤占領黄河以南的土地，楚之派使者請求投降。因而上表説：「長江淮水以北，聽説朝廷的軍隊向南，無不拍手而舞，向往接受道德教化。但是受敵寇的威脅，無法前來。我順應百姓的願望，請求率領傾慕仁義的人作爲國家的先鋒。現在都是平民，没有號召力。如果給我以偏裨將領的名義，再以天子的聲威相號召，則衆人無不跟從。」於是授予楚之假使持節、征南將軍、荆州刺史。奚斤平定黄河以南之後，把楚之所聚集的人口分别安置在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充實豫州。

世祖初，楚之遣妻子内居於鄴，尋徵入朝。時南藩諸將表劉義隆欲入爲寇，以楚之爲使持節、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拒之。其長史臨邑子步還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舊，義衆雲集，汝潁以南，望風翕然，回首革面。斯誠陛下應天順民，聖德廣被之所致也。」世祖大悦，璽書勞勉，賜前後部鼓吹。

世祖初年，楚之打發妻子兒女往内地鄴城居住，不久被徵召入朝。這時南邊各鎮的將領都上表説劉義隆將要入侵，任命楚之爲使持節、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駐守潁川以抵禦他。他的長史臨邑子步還上表説：「楚之渡過黄河，百姓懷念舊德，義兵雲集，汝水潁水以南，望見我們的氣勢就安寧和順，誠心歸順。這誠然是陛下順應天意民心，無上的道德廣泛傳布的結果啊。」世祖很高興，下詔書慰問勉勵，賜予前後部鼓吹儀仗隊。

義隆將到彦之溯河而西，列守南岸，至於潼關。及彦之等退走，楚之破其别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將軍安頡攻滑臺，拔之，擒義隆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曰：「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淺短，誠節未效，所以夙夜憂惶，忘寢與食。臣屢遣人至荆揚，所在陳説，具論天朝盛化之美，莫不忻承聖德，傾首北望。而義隆兄弟知人情摇動，遣臣私仇順爲司州刺史，統淮北七郡，代垣苗守懸瓠。自鞏、洛、滑臺敗散已來，義隆耻其敗北，

義隆的將領到彦之沿黄河西上，在南岸陳兵防守，直達潼關。到彦之等撤走，楚之在長社打敗他的偏師。又與冠軍將軍安頡攻滑臺，攻克滑臺，捉拿義隆的將領朱脩之、李元德和東郡太守申謨，俘虜一萬多人。上疏説：「我奉命南伐，受任一方，但是智謀力量淺薄，忠誠的節操没有表現，所以日夜憂愁，忘記了吃飯睡覺。我多次派人到荆揚地區，到處陳述叙説，詳細論述朝廷教化昌明的美好，無人不爲蒙受皇上的德澤而心喜，仰頭北望。但是義隆兄弟知道人情動摇，派我的仇人順任司州刺史，統轄淮水以北七郡，取代垣苗戍守懸瓠。從鞏地、洛地、滑臺潰敗以來，義隆以他們的失敗爲耻，加重懲罰。到彦之

多加罪罰。到彦之削位，退同卒伍，殺姚縱夫於壽春，斬竺靈秀於彭城，王休元托疾，檀道濟斥放。凡在腹心，悉懷疑阻。民怨臣猜，可謂今日。臣聞平殄寇逆，必乘戰勝之威；建立功勛，亦因離貳之勢。伏惟陛下聖德膺符，道光四海，神旌所指，莫不摧服，其未賓者義隆而已。今天綱遐舉，殊方仰德。固宜掃清東南，齊一區宇，使濟濟之風，被於江漢。”世祖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

被削去官位，如同士兵，姚縱夫在壽春被殺，竺靈秀在彭城被斬首，王休元托病，檀道濟被放逐。所有心腹，都心懷疑慮。時至今日，真可謂是百姓怨恨臣下猜疑。我聽説消滅寇賊，一定乘戰勝的威勢；建立功勛，也要利用敵人内部離心離德的形勢。陛下以無上的道德承受符命，使無上的道德在四海得到傳頌，朝廷軍隊所向，没有不屈服的，還未歸順的僅義隆而已。現在朝廷的統治被遠遠傳揚，遠方仰慕德澤。所以應當掃蕩東南，統一天下，使美好的風化，遍布於長江漢水地區。”世祖因軍隊長時間勞頓，没有采納。被以散騎常侍的身份徵回。

從征涼州，以功賜隸户一百。義隆遣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以楚之爲假節，與淮陽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從散關西入，擊走方明，擒崇之。仇池平而還。

跟從征討涼州，因功被賜給奴隸一百户。義隆派遣將領裴方明、胡崇之侵犯仇池。任命楚之爲假節，與淮陽公皮豹子等統領關中各軍從散關西進，打退方明，俘獲崇之。仇池平定而後返回。

車駕伐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説令擊楚之等以絶糧運。蠕蠕乃遣奸覘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爲驗耳，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

皇上討伐蠕蠕，詔令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促運輸以接濟大軍。當時鎮北將軍封沓逃入蠕蠕，勸説它攻打楚之等以斷絶糧食運輸。蠕蠕於是派探子進入楚之的軍中，割下驢耳而去。有報告失去驢耳的，將領們無人能明察。楚之説：“一定是探賊割下它作爲憑證，賊軍將要到來。”當即指揮軍士砍伐柳樹修築栅欄，澆水使它結冰，栅欄修好而賊軍到來。冰層厚實而栅欄堅固，不能强攻，賊軍於是四散離去。世祖聽説後嘉獎了他。

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王如故。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和平五年薨，時年七十五。高宗悼惜之，贈都督梁益秦寧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貞王。陪葬金陵。

不久任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王爵照舊。在邊境二十多年，以清廉儉樸聞名。和平五年逝世，當時七十五歲。高宗懷念惋惜他，追贈他爲都督梁益秦寧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號貞王。陪葬金陵。

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國。拜中書博士、雁門太守。卒。

長子寶胤，與楚之一同來到魏國。任中書博士、雁門太守。去世。

司馬金龍

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内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少有父風。初爲中書

楚之後來娶諸王的女兒河内公主爲妻，生下兒子金龍，字榮則。年輕時有父親的風範。起初

學生，入爲中散。顯祖在東宫，擢爲太子侍講。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徵爲吏部尚書。太和八年薨。贈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謚康王。贈絹一千匹。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悦。後娶沮渠氏，生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爲公。坐連穆泰罪失爵。

延宗，父亡後數年卒。

子裔，字承業。世宗時，悦等爲裔理嫡，還襲祖爵。位至後軍將軍。卒，贈征虜將軍、洛州刺史。

子藏，襲。齊受禪，例降。

纂，字茂宗，中書博士。歷司州治中、别駕，河内邑中正。永平元年卒。贈鎮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肅。

子澄，字元鏡。司州秀才，司空功曹參軍、給事中。卒，贈龍驤將軍、夏州刺史。

澄弟仲粲，武定中，尚書左丞。

司馬悦

悦，字慶宗。自司空司馬出爲立節將軍、建興太守，轉寧朔將軍、司州别駕。遷太子左衛率、河北太守。

世宗初，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悦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

是中書學生，召入任中散。顯祖在東宫時，提升爲太子侍講。後來繼承爵位。任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徵入任吏部尚書。太和八年逝世。追贈爲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謚號康王。贈送絹一千匹。金龍起初娶太尉、隴西王源賀的女兒，生下兒子延宗，次子司馬纂，第三個兒子司馬悦。後來娶沮渠氏，生下徽亮，就是河西王沮渠牧犍的女兒，是世祖的妹妹武威公主所生。受文明太后寵愛，所以由徽亮繼承爵位。依例降爵位爲公。因受穆泰案牽連失去爵位。

延宗，在父親逝世幾年以後去世。

兒子司馬裔，字承業。世宗時，司馬悦等爲司馬裔辯白嫡親關係，恢復繼承祖父的爵位。官位升至後軍將軍。去世後，追贈爲征虜將軍、洛州刺史。

兒子司馬藏，繼承爵位。齊接受禪讓以後，依照慣例降低爵位。

司馬纂，字茂宗，任中書博士。歷任司州治中、别駕，河内邑中正。永平元年去世。追贈爲鎮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謚號爲肅。

兒子司馬澄，字元鏡。司州秀才，司空功曹參軍、給事中。死後追贈龍驤將軍、夏州刺史。

司馬澄的弟弟仲粲，武定年間，任尚書左丞。

司馬悦，字慶宗。自司空司馬出任立節將軍、建興太守，改任寧朔將軍、司州别駕。升任太子左衛率、河北太守。

世宗初年，任鎮遠將軍、豫州刺史。當時有汝南上蔡人董毛奴，携帶五千錢，死在路上。郡縣官懷疑是百姓張堤打劫，又在張堤家搜出五千錢。張堤畏懼拷打，承認妄加給他的殺人罪。罪案送到州上以後，司馬悦觀色察言，懷疑他不真實。接見毛奴的哥哥靈之，對他説："殺人搶錢，當時匆忙，應當有所遺留，這個賊人到底留下了什麽東西?"靈之説："僅找到一個刀鞘而

鞘而已。”悦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悦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悦之察獄，多此類也。豫州于今稱之。

悦與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克之。詔改蕭衍司州爲郢州，以悦爲征虜將軍、郢州刺史。蕭衍遣其豫州刺史馬仙琕，左軍將軍、永陽戍主陳可等率衆一萬，於三關南六十里因山起城，名爲竹敦，遣其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蓟沛精卒二千以戍之。後於關南四十里麻陽舊栅起城，仙琕輕騎東西爲之節度。關南之民，多懷兩望。悦令西關統軍諸靈鳳掩擊，敗之，盡燔其城樓儲積，擒蓟沛及其輔國將軍、軍主劉靈秀。詔曰：“司馬悦首謀義陽，征略有捷。且違京既久，屢請入朝。可遂此志，聽其赴闕。”尋詔以本將軍爲豫州刺史。論義陽之勛，封漁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

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謀爲叛逆，遂斬悦首，送蕭衍。既而邢巒復懸瓠，詔曰：“司馬悦暴罹横酷，身首異所，國戚舊勛，特可悼念。主書董紹，銜命公行，囚漂殊域，事可矜愍。尚書可量賊將齊苟兒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爲移，以易悦首及紹，迎接還本，用慰亡存。”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賜帛三百匹，謚曰莊。子朏襲爵。

朏，尚世宗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特除員外散騎常侍，加鎮遠將軍。正光五年，公主薨。月餘，朏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子鴻，字慶雲。性粗武。襲爵，

已。”司馬悦拿起刀鞘觀察，説：“這不是鄉鄰所製造的。”於是召集州城的刀匠給他們看刀鞘，有個叫郭門的人上前説：“這刀鞘是我親手製作，去年賣給了外城居民董及祖。”司馬悦拘捕及祖，問他：“爲什麽殺人搶錢而留下刀鞘?”及祖從實認罪，靈之又從及祖身上查出毛奴所穿的黑色短衣，及祖被依法處死。司馬悦審察訟案，大多都是這樣的。豫州至今還稱揚他。

司馬悦與鎮南將軍元英攻打義陽，攻下。詔令改蕭衍的司州爲郢州，任命司馬悦爲征虜將軍、郢州刺史。蕭衍派遣他的豫州刺史馬仙琕，左軍將軍、永陽戍守頭領陳可等率領軍隊一萬，在三關以南六十里憑藉山勢建立城堡，命名爲竹敦，派遣他的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蓟沛的精鋭士兵二千戍守這裏。後來在關南邊四十里處的麻陽舊營寨建立城堡，仙琕輕騎往來東西爲他調度。關南邊的百姓，多數意存觀望。司馬悦命令西關統軍諸靈鳳突然襲擊，打敗敵軍，燒光敵軍的城樓儲備，擒獲蓟沛和他的輔國將軍、軍主劉靈秀。詔令説：“司馬悦首先謀取義陽，征戰掠地取得勝利。况且離别京師已久，多次請求入朝。准予滿足這一心願，聽允他前來朝廷。”不久詔令以本將軍的身份任豫州刺史。評定義陽的功勞，被封爲漁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

永平元年，城中居民白早生圖謀進行叛逆，因而斬下司馬悦的首級，送給蕭衍。不久邢巒收復懸瓠，詔令説：“司馬悦突然遭遇横禍，身首異處，作爲國戚和昔日的功臣，特别應當悼念。主書董紹，奉命執行公務，漂泊異域，值得憐憫。尚書可以酌量從賊軍將領齊苟兒等四人中遣散二人，敕令揚州負責移送，藉以换取司馬悦的首級和董紹，迎接回籍，以撫慰死去的和活着的。”追贈他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賜給帛三百匹，謚號爲莊。兒子司馬朏繼承爵位。

司馬朏娶世宗的妹妹華陽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特恩任命爲員外散騎常侍，加授鎮遠將軍。正光五年，公主逝世。一個多月後司馬朏去世。追贈爲左將軍、滄州刺史。

其子司馬鴻字慶雲。粗獷勇武。繼承爵位，

位至都水使者。坐與西賊交通賜死。

子孝政，襲。齊受禪，爵例降。

官至都水使者。因與西賊交往被賜死。

其子孝政襲爵。齊接受禪讓，爵位依例下降。

司馬躍

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爲雲中鎮將、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内公。躍表罷河西苑封，與民墾殖。有司執奏："此麋鹿所聚，太官取給，今若與民，至於奉獻時禽，懼有所闕。"詔曰："此地若任稼穡，雖有獸利，事須廢封。若是山澗，虞禁何損？尋先朝置此，豈苟藉斯禽，亮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論之。"躍固請宜以與民，高祖從之。還爲祠部尚書、大鴻臚卿、潁川王師。以疾表求解任。太和十九年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賜朝服一具、衣一襲、絹一千匹。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

金龍的弟弟司馬躍，字寶龍。娶趙郡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繼承哥哥任雲中鎮將、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内公。司馬躍上表請求解除對黄河西邊皇家園林的禁令，讓百姓開墾。有關部門持表章上奏説："這是麋鹿聚集、太官取得供給的地方，現在如果讓予百姓，四時獸類奉獻，就恐怕有所不足。"詔書説："這片土地如果能稼穡，雖然有利於禽獸，理應廢除封禁。如果是山澗，虞部的禁令有什麽損害？先代帝王封禁園林，哪裏衹是貪圖貢獻這些禽獸，確實也藉以準備供應軍隊行動的柴薪。再討論這事。"司馬躍堅持應當把園林讓予百姓的請求，高祖聽從了他的意見。徵回任祠部尚書、大鴻臚卿、潁川王的師傅。因病上表請求解任。太和十九年去世。追贈爲金紫光禄大夫，賜給朝服一套、衣服一套、絹一千匹。楚之父子相繼鎮守雲中，北方信服他們的聲威和德行。

司馬景之

司馬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太宗時歸闕，爵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太宗甚重之。卒，贈汝南王。子師子襲爵。

司馬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司馬亮的後裔。太宗時歸附朝廷，爵位爲蒼梧公，加授征南大將軍。清廉正直有節操，太宗很器重他。去世後，追贈爲汝南王。其子師子繼承爵位。

司馬準

景之兄準，字巨之。以泰常末，率三千餘家歸國。時太宗在虎牢，授寧遠將軍、新蔡公、假相州刺史。隨駕至京。出除廣寧太守。悦近來遠，清儉有稱。世祖嘉之，賜布六百匹。後降號爲平遠將軍，改爲密陵侯。興光初卒。子安國襲爵。

景之的哥哥司馬準，字巨之。在泰常末年，率領三千多家歸附國家。當時太宗在虎牢，授予寧遠將軍、新蔡公、代理相州刺史。跟隨皇上到京城。出任廣寧太守。遠近歸服，清廉儉樸有聲譽。世祖嘉許他，賜給布六百匹。後來降官號爲平遠將軍，改封密陵侯。興光初年去世。兒子安國繼承爵位。

司馬叔璠　司馬靈壽

司馬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也。父曇之，司馬德宗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北奔慕容超。後西投姚興。劉裕滅姚泓，北

司馬叔璠，是晉安平獻王司馬孚的後裔。父親曇之，是司馬德宗的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哥哥國璠往北投奔慕容超。後來往西投奔姚興。劉裕消滅姚泓，北去投奔屈丐。世祖

奔屈丐。世祖平統萬，兄弟俱入國。國璠賜爵淮南公。卒，無子，爵除。叔璠，安遠將軍、丹楊侯。卒。

長子靈壽，神䴥中，與弟道壽俱來歸國。靈壽，冠軍將軍、温縣侯；道壽，寧朔將軍、宜陽子。靈壽出除陳郡太守。劉義隆侵境，詔靈壽招引義士，得二千餘人，從西平公安頡破虎牢、滑臺、洛陽三城，徙五百餘家入河内。又從討蠕蠕，西征凉州，所在著功。出爲遼西太守，治有清儉之稱。太和九年卒。贈懷州刺史，謚曰靖。靈壽娶太宰、頓丘王李峻女，與婦父雅不相善，每見抑退，故位不大至。

子惠安，高祖時襲爵。歷恒州別駕、桑乾太守、太尉諮議參軍事。卒。

子祖珍，年十五，舉司州秀才。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年十八，先父卒。

司馬宗龐

祖珍弟宗龐，世宗時，父惠安以久病啓以爵轉授。解褐安定王府騎兵參軍，洛州龍驤府司馬。善射，未曾自伐。性閑淡，少所交游。識者云其淳至。永安中卒。子嵩亮襲。

司馬直安

惠安弟直安，歷位尚書郎，濟北濟南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蕭寶夤征鍾離，引爲長史。坐軍退，免官加刑。以疾得免。尋除東平原太守。還京，爲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太中大夫，遷左將軍。正光四年卒。贈大將軍、濟州刺史。

子龍泉，滄州開府長史。

道壽長子元興，襲父爵。

子景和，給事中，稍遷揚州驃騎府長史、清河内史。正光元年卒。贈

平定統萬，兄弟一同歸附國家。國璠被封爲淮南公。去世後，因没有兒子，爵位廢除。叔璠，任安遠將軍、丹楊侯。去世。

長子靈壽，神䴥年間，與弟弟道壽一同來歸順國家。靈壽，爲冠軍將軍、温縣侯；道壽，封寧朔將軍、宜陽子。靈壽出任陳郡太守。劉義隆侵犯邊境，詔令靈壽招引義士，得到二千多人，跟從西平公安頡攻克虎牢、滑臺、洛陽三城，遷徙五百多家進入河内。又跟從討伐蠕蠕，西征凉州，處處建立功勛。出任遼西太守，爲政有清廉儉樸的聲譽。太和九年去世。追贈爲懷州刺史，謚號爲靖。靈壽娶太宰、頓丘王李峻的女兒，與岳父的關係很不好，常常被貶退，所以官位不高。

其子惠安，高祖時繼承爵位。歷任恒州別駕、桑乾太守、太尉諮議參軍事。去世。

其子祖珍，十五歲，被舉薦爲司州秀才。開始做官任員外散騎侍郎。十八歲，先於父親去世。

祖珍的弟弟宗龐，世宗時，父親惠安因久病奏請把爵位轉授給他。開始做官任安定王府騎兵參軍，洛州龍驤府司馬。擅長射箭，不自以爲能。嫻静淡泊，不好交游。瞭解的人説他至誠。永安年間去世。兒子嵩亮繼承爵位。

惠安的弟弟直安，歷任尚書郎，濟北、濟南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蕭寶夤征討鍾離，招之任長史。因軍隊退却，被免去官職施加刑罰。因病免刑。不久任東平原太守。返回京師，任中散大夫，加授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升任左將軍。正光四年去世。追贈爲大將軍、濟州刺史。

其子龍泉，任滄州開府長史。

道壽的長子元興，繼承父親的爵位。

其子景和，任給事中，逐漸升任揚州驃騎府長史、清河内史。正光元年去世。追贈爲左將

左將軍、平州刺史。

軍、平州刺史。

司馬仲明　司馬彦邕

元興弟仲明，侍御史、中書舍人。以謹敏著稱。稍遷衛尉少卿，仍領舍人。出爲征虜將軍、凉州刺史。坐貪殘，爲御史所彈，遇赦免，積年不叙。後娶靈太后從姊爲繼室，除武衛將軍、征虜將軍。轉光禄大夫，武衛如故。遷大司農卿，加安東將軍、散騎常侍。出爲安北將軍、恒州刺史，常侍如故。正光五年卒。

元興的弟弟仲明，任侍御史、中書舍人。以謹慎機敏著稱。逐漸升任衛尉少卿，仍然領舍人一職。出任征虜將軍、凉州刺史。因貪婪殘暴，被御史彈劾，遇赦未予處罰，多年不被任用。後來續娶靈太后的堂姐爲妻，出任武衛將軍、征虜將軍。升任光禄大夫，武衛將軍一職依舊。升任大司農卿，加授安東將軍、散騎常侍。出任安北將軍、恒州刺史，常侍一職依舊。正光五年去世。

子彦邕，有風望。正員郎。稍遷相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都督懷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懷州刺史。

其子彦邕，有風度。任正員郎。逐漸升任相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四年去世。追贈爲散騎常侍、都督懷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懷州刺史。

司馬天助

司馬天助，自云司馬德宗驃騎將軍元顯之子。劉裕自立，乃來歸闕。除平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天助招率義士，欲襲裕東平、濟北二郡及城戍，又破裕將閆萬齡軍，前後多所虜獲。拜侍中、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兖二州刺史，公如故。真君三年，與司馬文思等南討。還，又從駕北征。在陣殁。

司馬天助，自稱是司馬德宗的驃騎將軍元顯的兒子。劉裕自立爲帝，他就來歸附朝廷。任平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天助招聚并率領恪守大義的人，打算襲擊劉裕的東平、濟北二郡和城堡，又打敗劉裕的將領閆萬齡的軍隊，前後多有俘獲。任侍中、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兖二州刺史，公爵依舊。真君三年，與司馬文思等向南討伐。返回，又跟從皇上北征。在戰場上犧牲。

子元伯，字歸都。襲爵，後降温縣子。太和中，爲建威將軍、泰山太守。

其子元伯，字歸都。繼承爵位，後來降爲温縣子。太和年間，任建威將軍、泰山太守。

史臣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概器略，最可稱乎？其餘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并當位遇。可謂幸矣。

史臣曰：各位司馬氏因敗亂滅亡而歸順。楚之的風度氣概才能謀略，最值得稱道吧？其他人不值得談論。但是憑藉前代遺留下來的功業，都承受了官位和待遇。可以説是幸運啊。

魏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刁雍　王慧龍　韓延之　袁式

刁雍

刁雍，字淑和，勃海饒安人也。高祖攸，晋御史中丞。曾祖協，從司馬叡渡江，居于京口，位至尚書令。父暢，司馬德宗右衛將軍。初，暢兄逵以劉裕輕狡薄行，負社錢三萬，違時不還，執而徵焉。及裕誅桓玄，以嫌故先誅刁氏。雍爲暢故吏所匿，奔姚興豫州牧姚紹於洛陽，後至長安。雍博覽書傳，姚興以雍爲太子中庶子。

泰常二年，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國。上表陳誠，於南境自效。太宗許之，假雍建義將軍。雍遂於河濟之間招集流散，得五千餘人，南阻大峴，擾動徐兖，建牙誓衆，傳檄邊境。劉裕遣將李嵩等討雍，雍斬之於蒙山。於是衆至二萬，進屯固山。七年三月，雍從弟彌亦率衆入京口，規共討裕，裕遣兵破之。六月，雍又侵裕青州，雍敗，乃收散卒保於馬耳山。又爲裕青州軍所逼，遂入大鄉山。

八年，太宗南幸鄴，朝於行觀。問："先聞卿家縛劉裕，於卿親疏?"雍曰："是臣伯父。"太宗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憚卿。"又謂之曰："朕先遣叔孫建等攻青州，民盡藏避，城猶

刁雍，字淑和，是勃海饒安人。高祖刁攸，是晋御史中丞。曾祖父刁協，跟從司馬叡渡長江，住在京口，官至尚書令。父親刁暢，是司馬德宗的右衛將軍。起初，刁暢的哥哥刁逵因劉裕輕佻狡詐品行不端，欠社裏的錢三萬，過期不還，抓住他索取。等到劉裕誅殺桓玄，因怨恨的緣故先誅殺刁氏。刁雍爲刁暢過去的屬吏所隱匿，到洛陽投奔姚興的豫州牧姚紹，後來到達長安。刁雍博覽群書，姚興任命他爲太子中庶子。

泰常二年，姚泓滅亡，他與司馬休之等人歸順國家。上表表述忠誠，願意在南部邊境效力。太宗答應他，授予刁雍非正式的建義將軍。刁雍於是在黄河濟水之間招集流離失所的人，得到五千多人，南面憑據大山，騷擾徐兖二州，樹旗誓師，傳檄邊境。劉裕派遣將領李嵩等人討伐刁雍，刁雍在蒙山殺了他。於是部衆達到二萬，進兵駐守固山。七年三月，刁雍的堂弟刁彌也率領部衆進入京口，謀劃共同討伐劉裕，劉裕派兵打敗他們。六月，刁雍又侵犯劉裕的青州，刁雍戰敗，於是聚集潰散的士兵在馬耳山自保。又被劉裕的青州軍所逼，便進入大鄉山。

八年，太宗南行到鄴城，刁雍在行宮朝見。太宗問："先前聽説你家裏人捆綁過劉裕，這人與你是什麽關係?"刁雍説："是臣的伯父。"太宗笑着説："劉裕父子應當害怕你。"又對他説："我先前派遣叔孫建等人攻打青州，百姓全都躲

未下。彼既素憚卿威，士民又相信服，今欲遣卿助建等，卿宜勉之。”於是假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給五萬騎，使別立義軍。建先攻東陽，雍至，招集義衆，得五千人。遣撫慰郡縣，土人盡下，送租供軍。是時攻東陽，平其北城三十許步。劉義符青州刺史竺夔於城內鑿地道，南下入澠水澗，以爲退路。雍謂建曰：“此城已平，宜時入取。不者走盡。”建懼傷兵士，難之。雍曰：“若懼傷官兵者，雍今請將義兵先入。”建不聽。夔欲東走，會義符遣其將檀道濟等救青州。雍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陣。大峴已南，處處狹隘，不得方軌。雍求將義兵五千，要險破之。”建不聽，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不損大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建乃引還。

避，城池還沒有攻下。他既然素來害怕你的威風，百姓又對你信服，現在想派遣你援助叔孫建等人，你應當努力去做。”於是授予刁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撥給五萬騎兵，讓他另外組建隊伍。叔孫建先攻打東陽，刁雍來到，招集地方上募集的兵馬，得到五千人。派人撫慰郡縣，當地百姓都歸順，送租糧供給軍隊。這時攻打東陽，鏟平它的北城三十步左右。劉義符的青州刺史竺夔在城內挖地道，南通澠水澗，作爲退路。刁雍對叔孫建說：“這座城池已經鏟平，應當及時攻入擒敵。不然的話就逃光了。”叔孫建擔心士兵傷亡過多，表示爲難。刁雍說：“如果擔心傷害朝廷的軍隊，我現在請求率領地方上招募的軍隊先攻進去。”叔孫建不聽從。竺夔打算從東面逃跑，正逢義符派遣他的將領檀道濟等救援青州。刁雍對叔孫建說：“賊軍害怕朝廷軍隊的精銳騎兵，用鎖鏈連車構成方陣。大峴以南，處處狹隘，車輛不能并行。我請求率領地方上招募的軍隊五千，扼守險要打敗敵人。”叔孫建不聽從，說：“士兵不服水土，染上疾病的過半。如果相持不休，士兵自然死盡，憑什麽再去戰鬥。現在不損傷大軍，安全返回，是上策。”叔孫建於是率領軍隊返回。

雍遂鎮尹卯固。又詔令南入，以亂賊境。雍攻克項城。會有敕追令隨機立效，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延和二年，立徐州於外黄城，置譙、梁、彭、沛四郡九縣，以雍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侯。在鎮七年，太延四年，徵還京師，頻歲爲邊民所請。世祖嘉之，真君二年復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豫二州刺史。

刁雍於是鎮守尹卯固。又詔令進入南方，藉以擾亂賊人的國境。刁雍攻克項城。正逢有詔令追令他隨機應變建立功勞，刁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四地百姓五千多家，設置二十七營，遷徙鎮守濟陰。延和二年，在外黄城建置徐州，設置譙、梁、彭、沛四郡九縣，任命刁雍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賜給爵位爲東安侯。在鎮七年，太延四年，被召回京師，連年被邊民請求回去。世祖嘉許他，真君二年又任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豫二州刺史。

三年，劉義隆將裴方明寇陷仇池，詔雍與建興公古弼等十餘將討平之。五年，以本將軍爲薄骨律鎮將。至鎮，表曰：

三年，劉義隆的將領裴方明攻占仇池，詔令刁雍與建興公古弼等十多位將領討伐平定他。五年，以本將軍的身份任薄骨律鎮將。到鎮後，上表說：

臣蒙寵出鎮，奉辭西藩，總統諸軍，户口殷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爲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飢儉。略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難。

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爲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爲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頹。渠溉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案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絶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

我蒙受寵愛出外鎮守，奉命到西部地區，總領各軍，人口衆多。又整軍練兵，以防不測，督察考核各處屯田，以保證儲備。日夜憂慮，不遑安處。於今年四月末到鎮，已至仲夏時節，還没能春耕。可憐那些農夫，雖然布滿原野，但是公家的水渠缺水，不能廣種。計算前段時間以來，勞動所得不足租税，兵與民的生計都很艱難。略加查驗，便知這裏稼穡艱難。

要想養民富國，必須有沃土。這裏雨水不足，正好憑藉引黄河澆灌。觀察舊渠堰，是上古所修，不是近代的。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長二十六里，東西長四十五里，被開鑿以溝通黄河，像大禹的遺迹。它的兩岸修建灌溉田地用的大渠，寬十多步，從山南面引水到這水渠中。計算過去修這水渠，水渠高於水不過一丈。黄河水流湍急，沙上漂流，今天這水渠比黄河水高二丈三尺，而且黄河水浸泡激蕩，往往崩塌。灌渠高懸，水不能上渠。雖然修復各處照舊引水，水也難得到。現在艾山北面，黄河中有小島，水流一分爲二。西邊的黄河狹小，水寬一百四十步。我現在請求到來年正月，在黄河以西高渠的北面八里、黄河分流的下游五里，平地開鑿水渠，寬十五步，深五尺，兩岸築堤，使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隨即進入往昔的高渠，就沿着高渠向北，再行八十里，合起來一百二十里，將有大片良田。計劃用四千人，四十天時間，能修成該渠。所要開鑿的新渠口，距黄河水面五尺，水不能流入。現在請求從小黄河東南岸築堤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寬十步，高二丈，絶斷小黄河。二十天時間，估計能完成，合計花費時間六十天。小黄河的水，完全流入新渠，渠水就充足，灌溉公私田地四萬多頃。十天之間，就灌溉一遍，總共灌溉四遍水，穀物就能成熟。官府徵收的賦税經常充足，百姓也富足。

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

詔曰："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克就爲功，何必限其日數也。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静以聞。"

詔令説："你憂國愛民，我知道你想重引黄河水，鼓勵督責農田種植。應當立即動工，成功爲限，不必限定天數。有可以便國利民的，把情况報上來。"

七年，雍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度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静以聞。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溯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船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内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今别下統萬鎮出兵以供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爲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遣船匠，猶須卿指授，未可專任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續復以聞。"

七年，刁雍上表説："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和我所鎮守四鎮，出車五千輛，運送屯田上繳的穀物五十萬斛交付沃野鎮，以供給軍糧。我的鎮離沃野八百里，道路上多是深沙，空車往來，尚且感到困難，假使裝載穀物，不超過二十石，每次行經深沙，必定會陷入深沙難以行動。另外穀物在黄河以西，轉運到沃野，要渡過大河，核計車五千輛，運送十萬斛，一百多天纔能往返一次，大大損害百姓的耕種事宜。車牛受阻難，難以全部到達，一年不過運送兩次，五十萬斛就要歷經三年。我先前接到詔令，有可以便國利民的，要把信息報上去。我聽説鄭、白兩渠，遠取從淮水到海濱的粟米，逆流而上幾千里，一年運一次，國家尚且有儲備的糧食，百姓因而安樂。現在請求在牽屯山黄河水邊，造船二百艘，二船并爲一舫，一艘船可以裝載穀物二千斛，一舫十個人，共計需要一千人。我鎮内的士兵，全都熟悉水性。一次運送二十萬斛。并連起來的船順流，五天就到達，從沃野鎮牽船上行，十天也便到了，合計六十天能往返一次。從三月到九月往返三次，運送六十萬斛，計算所用的人力，不到車運的十分之一，不耗費牛力，又不荒廢田地。"詔令説："知道你想造船運送穀物，一個冬天就造成，大大節省民力，既不耗費牛力，又不荒廢農田，很好。不僅是一次運輸，自然還可以作爲永久的方式。現在另外命令統萬鎮出兵以供運送穀物，你的鎮可以出一百名士兵作爲船工，哪能單獨耗費薄骨律鎮的一千人？雖然派遣船匠，仍然需要你指示，不可專一依靠。凡是有像這樣利國利民的意見，再繼續上報。"

九年，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

九年，刁雍上表説："臣聞居安思危，是前

先聖之政也。況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訖。詔曰："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思，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爾功也。"

興光二年，詔雍還都，拜特進，將軍如故。和平六年，表曰：

>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禮樂爲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修內。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一俗，尚須崇而用之，況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修五禮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揚鴻化於介丘。令木石革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
>
> 唯聖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

代聖人的政治主張。何況偏遠地區，連接邊界城市，防守不嚴，是無從禦敵的。我鎮所控制的黃河以西，也在邊疆，常憂意外之禍。平地積存穀物，實在難以守護。士兵分散居住，無所依仗。如果有不測之事，必定致使我軍狼狽不堪。雖然想確保自身的安全，但是無法得到保全。現在請求築城儲穀，設兵防守。本鎮自行修築，絕不煩勞朝廷。又在農作的間隙，不至於荒廢農業。一年、二年不能建成，三年一定能建成。築城的地方，必定靠近水陸通道。大小和高度，量力而行。"皇帝下詔同意他的請求。到十年三月，城已修好。詔令說："你深思遠慮，爲國事費盡心思，知道城已修好，邊境沒有不測之憂，而有千年永遠安寧的穩固，我很贊許你的行爲。就命名這座城爲刁公城，以表彰你的功勞。"

興光二年，詔令刁雍返回都城，加特進，征南將軍一職依舊。和平六年，上表說：

> 我聽說做君主的人，無不以禮樂爲先。所以《樂記》說：禮用來約束行動，樂用來修養內心。溫和的氣度留在心中，恭敬有禮態度溫和。所以安居上位治理百姓，沒有比禮更好的；移風易俗，沒有比樂更好的。而且對於一方百姓和習俗，尚且需要推崇和使用禮樂，何況統治八方，治理四海呢？所以帝堯修五禮以立制度，作樂曲《咸池》以協調萬物，在云岱彰顯美好的法度，在介丘顯揚宏大的教化。使木石動心，鳥獸齊舞。包容天下的情理，通達神靈化育萬物的功能。感天動地，沒有比禮樂更切近的。所以大樂與天地相和諧，大禮與天地同節。和諧，所以萬物生長；有節度，所以祭祀天地。典禮在郊野舉行，那麼上下和睦肅敬。肅敬，是禮中的情；和睦，是樂的追求。樂盡善盡美就沒有怨恨，禮儀周備就不違背尊長。揖讓而治天下，說的就是禮樂吧？
>
> 因爲聖人知道禮樂不可停止，所以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用以奉承自然法則，陶冶人的感情。所以以仁義治天下的君主統

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遲。仲尼傷禮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翦棄道術，灰滅典籍，坑燼儒士，盲天下之目，絶象魏之章，《簫》《韶》來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劣殊軌，嘆其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褒睹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諸儀，以爲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晋之日，修而不備。

伏惟陛下無爲以恭己，使賢以御世，方鳴和鸞以陟岱宗，陪群后以升中岳，而三禮闕於唐辰，象舞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柴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爲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絶清頌之響，良由禮樂不興，王政有闕所致也。臣聞樂由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并，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昧儒先，管窺不遠，謂宜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

治安定而制定禮儀，大功告成而製作音樂。虞夏殷周，相繼興起。到周朝末年，仁政衰落。仲尼感傷禮樂的敗壞，擔心文武之道可能失傳，從衛國返回魯國，使禮樂各得其所。到了秦始皇時期，廢棄道德學問，焚毁圖書，活埋儒士，使天下人不明事理，使前代帝王的典章制度斷絶，《簫》《韶》和鳳凰，不可復得。幸而漢代興起，更改曆法，改變車馬和祭品的顔色，調協音樂，制定禮儀，純正的樂聲古樸的禮儀，大致將要周備。到孝章帝時，每每因三代損益，優劣差别很大，感嘆它的道德衰微，無法改變百姓的視聽。博士曹褒看到這個詔書，知道皇上有製作禮樂的意圖，於是上疏請求制定各項禮儀，以作爲漢朝的禮儀。終究衰敗，停止不行。到魏晋時代，雖然修定却不周備。

我想陛下以恭謹律己無爲而治，任用賢士統治天下，將使車駕上的鈴鐺響起以登岱宗，陪伴后妃而上中岳，但是祭祀天地宗廟的三禮在唐堯時已缺欠，樂舞象舞在周朝時已改變。君主的舉措必定記載，是古代的制度。祭祀天和山川的禮儀，是帝王的盛事。我認爲如今有實行禮儀的時機却没有周備的禮儀，有美好的道德却没有盡善盡美的音樂。史官缺乏刻石立銘的文字，樂官没有歌頌清平的聲響，確實是由禮樂不盛行，仁政有欠缺所造成的。我聽説音樂遵從禮儀，所以象徵德行；禮儀輔佐音樂，用來防止奢華。五帝異時不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是因爲國家大事與時機相聯係，名分與功績相一致。我是見識不明的儒士，所見不遠，認爲應當制定禮儀訂正音樂，以光大聖人治理天下的主張。

詔令公卿集議，會高宗崩，遂寢。

詔令讓公卿大臣共同評議，適逢高宗逝世，便擱置下來了。

皇興中，雍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并以耆年特見優禮，錫雍几杖，劍履上殿，月致珍羞焉。

皇興年間，刁雍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都因年老而受到特别的優待禮遇，賜給刁雍几案和手杖，允許帶劍穿鞋上殿，每月送給珍貴的美食。

雍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頌論并雜文，百有餘篇。又泛施愛士，怡静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太和八年冬卒，年九十五。賜命服一襲，賵帛五百匹，贈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將軍如故，謚曰簡。

刁雍性情寬厚柔和，喜歡文籍，手不釋卷，機敏多智。所寫詩賦頌論和雜文，一百多篇。他關愛士人，寧静寡欲。篤信佛法，撰寫教令訓誡二十多篇，用來教訓子孫。太和八年冬去世，享年九十五歲。賜予命服一套，辦喪事用的帛五百匹，追贈爲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將軍一職照舊，謚號爲簡。

雍長子纂，字奉宗。中書侍郎。早卒。

纂弟遵，字奉國。襲爵。

遵弟紹，字奉世。武騎侍郎、汝陰王天賜凉州征西府司馬。

紹弟獻，字奉章。秘書郎。

獻弟融，字奉業。汝陰太守。

融弟肅，字奉誠。中書博士。

刁雍的長子刁纂，字奉宗。任中書侍郎。早年去世。

刁纂的弟弟刁遵，字奉國。繼承爵位。

刁遵的弟弟刁紹，字奉世。任武騎侍郎、汝陰王天賜凉州征西府司馬。

刁紹的弟弟刁獻，字奉章。任秘書郎。

刁獻的弟弟刁融，字奉業。任汝陰太守。

刁融的弟弟刁肅，字奉誠。任中書博士。

刁遵

遵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太和中，例降爲侯。景明中，除相州魏郡太守。還爲太尉諮議參軍。年七十，志力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延昌三年，遷司農少卿。尋拜龍驤將軍、洛州刺史。遵招誘有方，蕭衍新化太守杜性、新化令杜龍振、平陽令杜臺定等，率户三千據地内附。熙平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惠侯。有子十三人。

刁遵年輕時不拘小節，年長後完全改正。太和年間，依照慣例降爵位爲侯。景明年間，任相州魏郡太守。回朝任太尉諮議參軍。年高七十，心智才力不衰。曾得重病，幾乎死去，夢見神靈救他免於死亡，説是神界的兒子，應當享有長壽。延昌三年，升任司農少卿。不久升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刁遵招引有方，蕭衍的新化太守杜性、新化縣令杜龍振、平陽縣令杜臺定等人，率領三千户人占據地盤歸附國家。熙平元年七月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追贈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號爲惠侯。有十三個兒子。

長子楷，字景伯。州舉秀才。早卒。

子冲，字文助。在《儒林傳》。

楷弟尚，字景勝。本州治中。早卒。

長子刁楷，字景伯。被本州舉薦爲秀才。去世早。

兒子刁冲，字文助。事在《儒林傳》。

刁楷的弟弟刁尚，字景勝。任本州治中。去世早。

刁整

尚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郡功曹。太和十五年，奉朝請。高祖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

刁尚的弟弟刁整，字景智。年輕時氣量寬宏，頗讀經史之作。任郡功曹。太和十五年，奉朝請。高祖遷都洛陽，親自選拔，任命他爲司空法曹參軍。

高祖南討，以廣陽王嘉鎮荆州，整爲嘉外兵參軍事。尋轉太尉、咸陽王禧外兵參軍。景明中，除給事中，領本州中正。尋除尚書左中兵郎中。正始中，蕭衍江州刺史王茂先來寇南境，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詔整持節爲大眼軍司，大破茂先，斬衍輔國將軍王花等。永平初，以軍功除員外散騎常侍，仍除郎中。延昌三年秋，世宗親選百官於朝堂，拜右軍將軍，仍除郎中。尋轉驍騎將軍。未幾，丁父憂。

高祖向南討伐，派廣陽王元嘉鎮守荆州，刁整任元嘉的外兵參軍事。不久改任太尉、咸陽王元禧的外兵參軍。景明年間，任給事中，領本州中正。不久任尚書左中兵郎中。正始年間，蕭衍的江州刺史王茂先來侵犯南部邊境，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伐他，詔令刁整持符節任大眼的軍司，大敗茂先，斬殺蕭衍的輔國將軍王花等。永平初年，因軍功任員外散騎常侍，依舊任郎中。延昌三年秋，世宗親自在朝堂上選拔百官，任命他爲右軍將軍，依舊任郎中。不久改任驍騎將軍。不久，爲父親守喪。

相州刺史、中山王熙在鄴起兵，將誅元叉等。事敗，傳首京師，熙之親故莫敢視。整弟婦即熙姊，遂收其尸藏之，後乃還熙所親。叉聞而致憾，因以熙弟略南走蕭衍，誣整將叛，送整與弟宣及子恭等幽繫之。賴御史王基、前軍將檢事使魏子建理雪，獲免。後自征虜將軍出除范陽太守。時已兵亂，整郡獲全。去郡之後，尋被陷没。靈太后反政，除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元略曾於整坐泣謂黄門王誦、尚書袁翻曰："刁公收斂我家，卿等宜知。"

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在鄴城起兵，打算誅殺元叉等人。事情失敗，首級被傳送京師，元熙的親戚朋友没有人敢看。刁整的弟媳婦即元熙的姐姐收藏他的尸體，後來還給他的親人。元叉聽説而心生怨恨，因此利用元熙的弟弟元略南奔蕭衍，誣陷刁整想要叛國，把刁整和他的弟弟刁宣及兒子刁恭等人囚禁起來。幸而有御史王基、前軍將檢事使魏子建爲之昭雪，得以免罪。後來從征虜將軍出任范陽太守。當時已有戰亂，刁整的郡得到保全。離郡之後，即被攻占。靈太后重新執政以後，任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元略曾面向刁整的座位流淚對黄門王誦、尚書袁翻説："刁公收殮我家的人，你們應當知道。"

整以母老，河北喪亂，時整族弟雙爲西兗州刺史，整遂携家依焉。永安初，拜金紫光禄大夫。二年，兼黄門。元顥入洛，用爲滄州刺史。莊帝還朝，坐免官。後歸鄉里。及莊帝殺尒朱榮，就除鎮東將軍、行滄州事。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將軍如前。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逢本鄉賊亂，奉母客於齊州。加衛大將軍。天平四年，卒於鄴。贈司空公，謚曰文獻。整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勝，聲酒自娱。然貪而好色，爲議者所貶。

刁整因母親年老，黄河以北動蕩不安，當時刁整同族的弟弟刁雙任西兗州刺史，刁整於是携家投靠他。永安初年，任金紫光禄大夫。二年，兼黄門。元顥入洛陽，被任命爲滄州刺史。莊帝回朝，因罪免官。後來回鄉。及至莊帝殺尒朱榮，就任鎮東將軍、行滄州事。普泰初年，任非正式的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將軍一職照舊。不久加授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遇到本鄉賊人動亂，侍奉母親客居於齊州。加授衛大將軍。天平四年，在鄴城去世。追贈爲司空公，謚號爲文獻。刁整通曉音律，輕財好施，交往結納有名望、才能出衆的人，以音樂和酒自娱。然而貪婪好色，爲公正的議論所貶抑。

初雍與從弟寶惠俱入國。寶惠，

起初刁雍與堂弟寶惠一同歸順國家。寶惠，

字道明，太祖以爲上客。卒，有六子。子連城，爲冀州開府掾。

刁氏世有榮禄，而門風不甚修潔，爲時所鄙。

刁雙

雍族孫雙，字子山。高祖藪，晋齊郡太守。藪因晋亂居青州之樂安。父道履，皇興初，除平原太守。至雙始還本鄉。雙少好學，兼涉文史，雅爲中山王英所知賞。拜西河太守。

正光初，中山王熙之誅也，熙弟略投命於雙，雙護之周年。時購略甚切。略乃謂雙曰："我兄弟屠滅已盡，唯我一身漏刃相托。卿雖厚恩，久見容蔽，但事留變生，終恐難保。脱萬一發覺，我死分也，無事相累卿。若送吾出境，便是再生之惠，如其不爾，輒欲自裁。"雙曰："人生會有一死，死所難遇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爲慮。"略後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靈太后返政，知略因雙獲免，徵拜光禄大夫。時略姊饒安公主，刁宣妻也，頻訴靈太后，乞徵略還朝廷。乃以徐州所獲俘江革、祖暅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略。

肅宗末，除西兖州刺史。時賊盗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盗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境清肅。莊帝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城鄉男。出帝初，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興和三年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曰清穆。

王慧龍

王慧龍，自云太原晋陽人，司

字道明，太祖待爲上客。去世，有六個兒子。兒子連城，任冀州開府掾。

刁氏世代爲官，但門風不好，爲當時所鄙視。

刁雍同族的孫子刁雙，字子山。高祖父刁藪，任晋朝齊郡太守。刁藪因晋朝禍亂居住在青州的樂安。父親道履，皇興初年，任平原太守。到刁雙時纔返回故鄉。刁雙年輕時好學，文史書籍都涉獵，很受中山王元英賞識。任西河太守。

正光初年，中山王元熙被殺，元熙的弟弟元略投靠刁雙，刁雙保護他一年。當時追捕元略很急。元略於是對刁雙説："我的兄弟已經被屠殺盡了，衹有我一人幸存。你雖然恩情深厚，我長久被收容隱蔽，但是事久生變，恐怕終究難以保全。假使萬一被發覺，我死是應當的，没有道理連累你。如送我出境，就是再生之恩，如果不這樣，我就想要立即自殺。"刁雙説："人必有一死，但死在何處難以預料。如今遇到知己，視死如歸，請不要憂慮這事。"元略後來苦求轉移到南邊，刁雙纔派侄子刁昌送到江左。靈太后重新執政以後，知道元略因刁雙得以逃脱，徵拜任光禄大夫。當時元略的姐姐饒安公主是刁宣的妻子，頻頻請求靈太后召元略回朝。於是用在徐州所俘獲的江革、祖暅二人交换元略。因刁雙與元略有舊誼，於是命他到邊境迎接元略。

肅宗末年，任西兖州刺史。當時盗賊蜂起，州人張桃弓聚集亡命之徒公然進行劫掠。刁雙到達轄境，先派遣使者曉諭桃弓，宣示禍福，桃弓當即聽從使者認罪自首，刁雙不再追究。後來有發生盗賊的地方，就命令桃弓追捕，都被擒獲。於是州中清平寧静。莊帝初年，行濟州刺史，因功封曲城鄉男。出帝初年，改任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興和三年去世。追贈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號爲清穆。

王慧龍，自稱太原晋陽人，司馬德宗的尚

馬德宗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劉裕微時，愉不爲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百餘日，將慧龍過江，爲津人所疑，曰："行意匆匆彷徨，得非王氏諸子乎?"僧彬曰："貧道從師有年，止西岸，今暫欲定省，還期無遠，此隨吾受業者，何至如君言。"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治中習辟疆。時刺史魏詠之卒，辟疆與江陵令羅脩、前別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爲盟主，剋日襲州城。而劉裕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爲荆州，衆遂不果。羅脩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渡江，遂自虎牢奔于姚興。其自言也如此。

泰常二年，姚泓滅，慧龍歸國。太宗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吴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配兵三千人鎮金墉。既拜十餘日，太宗崩。世祖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

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悦，言於世祖，以其嘆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及魯宗之子軌奔姚興，後歸國，云慧龍是王愉家豎，僧彬所通生也。浩雖聞之，以女之故，成贊其族。慧龍由是

書僕射王愉的孫子，散騎侍郎王緝的兒子。幼年聰慧，王愉認爲是孫子中的一條龍，因此取名慧龍。起初，劉裕卑微時，王愉不以禮相待，及至劉裕得志，王愉全家被殺。慧龍十四歲，被和尚僧彬藏匿。一百多天後，帶着慧龍過長江，被守渡口的人懷疑，説："行色匆匆，莫不是王氏的兒子吧?"僧彬説："我跟從師傅學習多年，住在西岸，現在暫時想探望親長，返回的期限不遠，這是跟隨我學習的徒弟，哪裏至於像你所説的那樣。"渡過長江以後，就西上江陵，投靠叔祖父王忱過去的屬吏荆州前治中習辟疆。當時刺史魏詠之去世，辟疆與江陵令羅脩、前別駕劉期公、當地人王騰等謀劃起兵，推舉王慧龍爲盟主，確定日期襲擊州城。而劉裕聽説魏詠之去世，也擔心江陵有變，派遣他的弟弟道規任荆州刺史，衆人於是就没有起兵。羅脩帶着慧龍，又與僧彬往北到襄陽。司馬德宗的雍州刺史魯宗之資助慧龍，送過長江，於是從虎牢投奔姚興。他自己的陳述是這樣的。

泰常二年，姚泓滅亡，慧龍歸順國家。太宗召見并且與他交談，慧龍請求效力向南討伐，説完，俯身流淚，皇上爲之動容。對他説："我正統一全國，席捲吴會地區，你心中有這樣的打算，難道不能資助我人馬嗎?"然而還没有任用他。後來任洛城鎮將，配給士兵三千人鎮守金墉。任職十多天以後，太宗逝世。世祖剛即位，都説南方人不適合委任軍職，於是撤銷以前的任命。

起初，崔浩的弟弟崔恬聽説慧龍是王氏的兒子，就把女兒嫁給他。崔浩在聯姻以後，等到見過慧龍，説："果真是王家的後人。"王氏世代是酒糟鼻，江東稱之爲酒糟鼻王氏。慧龍的鼻子大，崔浩説："真是貴種啊。"多次向人們稱道他。司徒長孫嵩聽説這事，不高興，對世祖説，因爲他嘆服南方人，就有鄙視國家風化的意思。世祖發怒，召崔浩來責備他。崔浩摘下帽子認罪纔被放過。等到魯宗之的兒子魯軌投奔姚興，後來歸順國家，説慧龍是王愉的家奴，與僧彬私通所生。崔浩雖然聽説這事，因侄女的緣故，幫助

不調。

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劉義隆荆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劉義隆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世祖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并修，大著聲績。招携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

其後，劉義隆將到彦之、檀道濟等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彦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劉義隆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世祖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劉義隆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吕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户男、絹一千匹。玄伯僞爲反間來，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鹵，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

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

證明他的家族是王氏。慧龍因此未被升調。

很久以後，任樂安王元範的師傅，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上表，希望能在南部邊陲效力。崔浩一再爲他説話，於是任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等到劉義隆的荆州刺史謝晦在江陵起兵，聯絡慧龍爲援兵。慧龍統領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攻下他的思陵戍，進軍圍困項城。謝晦戰敗，於是班師。後來劉義隆的將領王玄謨侵犯滑臺，詔令慧龍任非正式的楚兵將軍，與安頡等人共同討伐他。相持五十多天，將領們因賊軍强盛没有人敢進兵，慧龍設奇兵大敗賊軍。世祖賜給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爲長社侯，任命他爲滎陽太守，依舊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并重，名聲大震。招納邊遠地區的人，歸附的有一萬多家，號稱善於治理。

後來，劉義隆的將領到彦之、檀道濟等經常停留在淮水潁水一帶，大肆侵掠，慧龍努力戰鬥，屢次挫敗敵人的鋒芒。彦之給友人蕭斌寫信説："魯軌愚笨，馬楚粗魯狂妄，逃亡的人中衹有王慧龍和韓延之可怕。没想到儒生懦夫，却讓老夫驚訝。"劉義隆施反間計，説慧龍自以爲功大而官小，想招引賊寇進入邊境，趁機捉拿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而反叛。世祖聽到後説："這一定不是真的，而是齊人忌恨樂毅罷了。"於是賜給慧龍書信説："義隆畏懼將軍如虎，想加以中傷陷害，我知曉這事。流言蜚語，料想不值得介意吧。"劉義隆的計謀既然没有得逞，又派遣刺客吕玄伯求取慧龍首級，賞額爲二百户男爵、絹一千匹。玄伯假裝爲反間而來，以有所叙説爲由請求屏退他人。慧龍懷疑他，派人搜查他的懷中，有一尺長的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説："各爲其主啊。我不忍心殺害這個人。"身邊的人都説義隆賊心未死，不殺玄伯，無法制止將來的事。慧龍説："死生有命，他又怎麽能害我。况且我正以仁義爲盾牌，又怕什麽刺客呢。"於是放了他。當時的人都佩服他的寬恕。

慧龍自以爲遭遇不幸流轉離散，常懷憂愁，

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絶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虎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没，謂功曹鄭曄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場效命。誓願鞭尸吴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慚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殁後，乞葬河内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曄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荆州刺史，謚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象贊之。吕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

王寶興

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及婚，浩爲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没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河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産，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治中從事、别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

王瓊　王遵業

瓊，字世珍。高祖賜名焉。太和九年，爲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爲伯。高祖納其長女爲嬪，拜前軍將

於是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托情感。生下一兒一女，就斷絶房事。布衣蔬食，不參與喜慶的事。舉動必定要遵循禮法。太子少傅游雅在朝廷上説："慧龍，是古代遺留下來的孝子。"撰寫帝王制度十八篇，稱爲《國典》。真君元年，任使持節、寧南將軍、虎牢鎮都副將。没有到鎮就去世了。臨終，對功曹鄭曄説："我是客居的南方人，恩義不是過去結下的，承蒙皇上特殊的慈愛，得以在邊疆效命。立誓要在吴地都市鞭打仇人的尸體，在長江以南鏟平仇人的墳墓。没想到得了這種重病，心願不能實現。不僅上愧國家的神靈，下對土地之神也實在慚愧。壽限長短是命中注定的，還有什麽可説。身死以後，請求埋葬在河内州縣的東鄉，依古墓的樣子而不封土成墳，足以容納髮齒就行了。或許魂靈有知，還希望感恩報德。"當時的制度，歸順的南方人都安葬在桑乾。鄭曄等人上報他的遺願，詔令允許所請。追贈爲安南將軍、荆州刺史，謚號穆侯。官員和將士共同在墓地修建佛寺，繪畫慧龍和僧彬的肖像而頌揚他們。吕玄伯感激保全和寬宥的恩德，在墓側留守，終生不離。兒子寶興繼承爵位。

寶興年輕時喪父，侍奉母親極孝順。尚書盧遐的妻子是崔浩的女兒。起初，寶興的母親和盧遐的妻子都懷孕，崔浩對他們説："你們將來所生的孩子，都是我的外孫，可以指腹爲婚。"等到成婚，崔浩主持婚姻儀式，親自監視。對各位賓客説："這大夫之家的婚禮事宜，應當完美。"等到崔浩被殺，盧遐的後妻是寶興的姨母，連坐被没入官府。寶興也出逃避難，不久被赦免。盧遐的妻子，當時被官府賜給度河鎮高車人滑骨。寶興賣光寶物和家産，自己出塞贖她回來。州中徵辟他爲治中從事、别駕，舉薦他爲秀才，都不接受。閉門不接觸人世間事。繼承爵位爲長社侯、龍驤將軍。去世後，兒子王瓊繼承爵位。

王瓊，字世珍。其名爲高祖所賜。太和九年，任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爵爲伯爵。高祖娶他的長女爲嬪，授予他前軍將軍、并州大中正。

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受納之響，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兖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抑屈。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及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别所，冢不即塞，常於壙内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疑其穢行。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黄閤，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嘗盛服。寵勢亦不足恨。領軍元叉使奴遺瓊馬，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兹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爲黄門郎，故有此授。卒，年七十四。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

正始年間，任光州刺史。有人説他受賄，被中尉王顯彈劾，終究得以昭雪免於懲罰。神龜年間，任左將軍、兖州刺史。離州回京，多年没有升遷。住宅在司空劉騰的宅第西邊，劉騰雖然權勢壓倒朝廷内外，他從來不拜訪劉騰。劉騰既然權大，吞并鄰近的宅第，擴大舊居，衹有王瓊始終不肯讓給他。因此長期被壓抑。王瓊的女兒嫁給范陽人盧道亮，王瓊不讓她回丈夫家。及至女兒去世，哀慟不已。王瓊於是把她安葬到另外的地方，墳墓没有立即封上，常在墓穴内哭泣。很久以後纔掩埋。當時的人深感奇怪，懷疑他行爲醜惡。加之耳聾的毛病，每次看見出家之人和世俗之人，乞求不已。突然見到這種情況，使人覺得好笑驚愕。路上遇到太保、廣平王元懷，跨着馬鞍行對等之禮，自稱馬瘦。元懷當即把高頭大馬和乘馬的用具給他。曾經造訪尚書令李崇，騎馬到官署門口，見到李崇的兒子世哲，徑直問繼伯在不在。李崇疾趨而出，王瓊纔下馬。李崇儉僕而好用紙襯貼衣領，王瓊嘲笑着把它拉掉。李崇的小兒子青肫，經常穿華美的服飾。恩寵權勢也不足爲恨。領軍元叉派奴僕贈送馬匹給王瓊，王瓊將奴僕一并留下。王誦聽説這事，笑着説："東海的風度，在這裏喪失了啊。"孝昌三年，任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令。當時王瓊的兒子遵業任黄門郎，因此有這項任命。去世，終年七十四歲。追贈爲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從慧龍歸順國家，三代單傳，到王瓊纔有四個兒子。

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業録義，并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黄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瑯琊

長子遵業，儀表清秀不俗，涉獵經史著作。任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共同撰寫《起居注》。升任右軍將軍，兼任散騎常侍，慰勞蠕蠕。於是到代京，尋訪收集遺失的文字，以增補《起居注》的缺漏。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人參與制定表示官階身份的服飾。到崔光爲肅宗講説《孝經》，遵業參與講説，延業記録講説的義理，并且奉詔作《釋奠侍宴詩》。當時的人談論説："英才濟濟，王家兄弟。"改任司徒左長史、黄門郎、監典儀注。遵業在當時有聲譽，與中書令陳郡人袁翻、尚書瑯琊人王誦同領黄門郎，號稱三

王誦并領黄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黄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毁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黄門，卿何乃欲徐州？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并交游時俊，乃爲當時所美。及尒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

遵業子松年，尚書庫部郎。

韓延之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司馬德宗平西府録事參軍。劉裕率伐司馬休之，未至江陵，密使與延之書招之。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怪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劉裕足下，海内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以平西之至德，寧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不復多言。"裕得書嘆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應如此。"劉裕父名翹，字顯宗，於是延之字顯宗，名子爲翹，蓋示不臣劉氏也。後奔姚興。泰常二年，與司馬文思來入國，以延之爲虎牢鎮將，爵魯陽侯。初延之曾來往栢谷塢，省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於此者。我死不勞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及卒，子從其言，遂葬於宗

哲。當時政事歸門下省，世人稱侍中、黄門爲小宰相。而遵業神態如常恬淡樸素，像在隱居之處。經常穿破頭的鞋子，好事之徒多把新鞋弄破來學他。因胡太后臨朝聽政，天下正亂，想謀求避亂的地方，自己要求到徐州。太后説："王誦免去幽州的官職纔作黄門郎，你却爲什麼想去徐州？再等一二年，將會有好的安排。"遵業兄弟都結交當時才德超卓的人，因而被當時的人所贊美。等到尒朱榮入洛陽，兄弟在爲父親守喪期間，因與莊帝有同外曾祖父兄弟的親緣，相率恭迎，都在河陰被殺害。輿論惋惜他們的才學，而譏諷他們急於進取。追贈爲并州刺史。著《三晋記》十卷。

遵業的兒子松年，任尚書庫部郎。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是曹魏司徒韓暨的後裔。任司馬德宗的平西府録事參軍。劉裕率軍討伐司馬休之，未到江陵，就暗中派人給延之送信招他。延之回信説："聽説親自率領軍隊，遠行西部邊疆，境内百姓，無不感到驚駭。爲什麽？不知爲何出兵。司馬平西體念國家忠誠堅貞，待人親近仁愛，應當在古人中尋求。劉裕足下，海内的人誰不明白您的用心，却又想欺騙國士，天地所不容的，在彼不在此啊。如今殺害人家的國君，拿利益引誘他人，真可以説存心企求外物，自然是有來由的啊。以平定西部邊疆的無上功德，難道没有效命的臣子嗎？假使天道助長喪亡禍亂，江河渾濁，將與臧洪游於地下，不用再多説。"劉裕得信嘆息，拿給輔助的官員們看，説："事奉人應當像這樣。"劉裕的父親名翹，字顯宗，於是延之以顯宗爲字，爲兒子取名爲翹，是表示不臣服劉氏。後來投奔姚興。泰常二年，與司馬文思來歸順國家，任命延之爲虎牢鎮將，賜給爵位爲魯陽侯。起初延之曾經來往栢谷塢，探望魯宗之的墓，産生了終老此地的打算。於是對子孫説："黄河洛水之間是東漢曹魏西晋三代定都的地方，必定還有人在此建都。我死後不煩勞往北邊代地埋葬，在此安葬即可。"及至去世，兒子依照他的遺言，於是安葬在宗之

之墓次。延之死後五十餘年而高祖徙都，其孫即居於墓北栢谷塢。

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措隨父入國。又以淮南王女妻延之，生道仁。措推道仁爲嫡，襲父爵，位至殿中尚書。進爵西平公。

袁式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之後。父淵，司馬昌明侍中。式在南，歷武陵王遵諮議參軍。與司馬文思等歸姚興。泰常二年歸國，爲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是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古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羈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諮議。延和二年，衛大將軍、樂安王範爲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高允俱爲從事中郎，辭而獲免。式沉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詁訓、《倉》、《雅》，偏所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天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謚肅侯。

子濟，襲。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稱，加寧遠將軍。子侄遂居潁川之陽夏。

史臣曰：刁雍才識恢遠，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王慧龍拔難自歸，頗歷夷險，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實有令子，克播家聲。韓延之報書劉裕，國體在焉。袁式贊禮崔浩，時稱長者，一時有稱，信爲美哉。

的墓旁。延之死後五十多年而高祖遷都，他的孫子就居住在墓北邊的栢谷塢。

延之的前妻羅氏生兒子韓措，韓措跟隨父親歸順國家。又把淮南王的女兒嫁給延之，生道仁。韓措推讓道仁爲嫡子，繼承父親的爵位，官位至殿中尚書。升爵位爲西平公。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袁滂的後裔。父親袁淵，任司馬昌明的侍中。袁式在南方，歷任武陵王司馬遵的諮議參軍。與司馬文思等人歸順姚興。泰常二年歸順國家，封爲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見，便盡國士之交。這時，朝廷禮儀和典章制度，都由崔浩制定，崔浩因袁式博知古事，每次擬稿，一定拜訪他。他德高望重，雖然漂泊他鄉，却能清貧自守，不失士人的節操，當時的人很敬重他，都稱呼他爲袁諮議。延和二年，衛大將軍、樂安王元範任雍州刺史，詔令袁式與中書侍郎高允都任從事中郎，辭謝而得以免官。袁式沉穩閑静喜好聖賢之道，遍覽經書經傳，對於訓詁、《三倉》、《爾雅》，特别留意。作《字釋》，未成。在天安二年去世。追贈爲豫州刺史，謚號肅侯。

其子袁濟繼承爵位。位居魏郡太守，爲政有美譽，加授寧遠將軍。子侄於是在潁川的陽夏定居。

史臣曰：刁雍的才識恢弘深遠，功名顯著，受到優厚的禮遇，因爲朝廷有授予爵禄和使後輩繼承他的遺業的道理。王慧龍脱離險境主動歸順，經歷了很多艱險，招撫民衆統領軍隊，使强敵畏懼。世珍確實有好兒子，能播揚家族聲望。韓延之回信給劉裕，維持了朝廷的體統。袁式輔助崔浩制定禮儀，被稱爲德高望重，當時的聲譽，確實美好啊。

魏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李　寶

李寶

李寶，字懷素，小字衍孫，隴西狄道人，私署涼王暠之孫也。父翻，字士舉，小字武彊，私署驍騎將軍，祁連、酒泉、晋昌三郡太守。寶沉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伯父歆爲沮渠蒙遜所滅，寶徙於姑臧。歲餘，隨舅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其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禮接，甚得其心，衆皆樂爲用，每希報雪。屬世祖遣將討沮渠無諱於敦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南歸敦煌，遂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誠。世祖嘉其忠款，拜懷達散騎常侍、敦煌太守，别遣使授寶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鎮敦煌，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師，拜外都大官。轉鎮南將軍、并州刺史。還，除内都大官。高宗初，代司馬文思鎮懷荒，改授鎮北將軍。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詔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宣。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冲。公業早卒，冲别有《傳》。

李寶，字懷素，小名衍孫，隴西狄道人，是被私授官職的涼王李暠的孫子。父親李翻，字士舉，小名武彊，私授驍騎將軍，祁連、酒泉、晋昌三郡太守。李寶沉穩儒雅有度量，驍勇而善於撫慰接納。伯父李歆被沮渠蒙遜所殺，李寶遷徙到姑臧。一年多後，跟隨舅舅唐契向北投奔伊吾，向蠕蠕臣服。他的遺民歸附的逐漸達到二千。李寶謙恭地以禮接納，深得他們的擁護，衆人都樂於受他調遣，他常常想報仇雪恨。適逢世祖派遣將領到敦煌討伐沮渠無諱，無諱棄城逃跑。李寶從伊吾南回敦煌，於是修繕城池府第，圖謀恢復先輩的大業。派遣弟弟懷達上表歸降。世祖嘉許他的忠誠，任命懷達爲散騎常侍、敦煌太守，另外派遣使者授予李寶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繼續鎮守敦煌，四品以下官職允許秉承皇上旨意自行任命。真君五年，因爲入朝覲見，就留在了京師，任外都大官。改任鎮南將軍、并州刺史。回朝，任内都大官。高宗初年，代司馬文思鎮守懷荒，改任鎮北將軍。太安五年逝世，終年五十三歲。詔令賜給顯示身份等級的制服一套，用原來的官職追贈，謚號爲宣。有六個兒子：承、茂、輔、佐、公業、冲。公業去世過早，李冲本書另外有《傳記》。

李承　李韶

承，字伯業，少有策略。初，寶

李承，字伯業，少年時代就有謀略。起初，

欲謀歸款，民僚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寶速定大計，於是遂决。仍令承隨表入質。世祖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後遭父憂，居喪以孝聞。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讓弟茂，時論多之。承方裕有鑒裁，爲時所重。高宗末，以姑臧侯出爲龍驤將軍、滎陽太守。爲政嚴明，甚著聲稱。延興五年卒，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

李寶想謀劃歸降，很多部民官員有不同的意見，李承當時十三歲，勸李寶從速决定大計，於是就决定下來。便派遣李承隨着降表入朝做質子。世祖很器重，禮遇很優厚，賜給爵位爲姑臧侯。後來遇到父親去世，服喪以孝順聞名。李承應當繼承先輩的爵位，因自己有爵位，就讓給弟弟李茂，當時的輿論稱贊他。李承方正寬容能督察裁斷，被當時的人所看重。高宗末年，以姑臧侯的身份出朝任龍驤將軍、滎陽太守。爲政嚴明，聲譽很顯著。延興五年去世，當時四十五歲。追贈爲使持節、本將軍，雍州刺史，謚號爲穆。

長子韶，字元伯，學涉，有器量。與弟彦、虔、蕤并爲高祖賜名焉。韶又爲季父冲所知重。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修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韶典焉。遷給事黄門侍郎。後例降侯爲伯。兼大鴻臚卿，黄門如故。

長子李韶，字元伯，廣學博覽，有器量。與弟弟李彦、李虔、李蕤都是高祖賜給的名字。李韶又爲叔父李冲所賞識看重。延興年間，被選補爲中書學生。繼承爵位爲姑臧侯，任儀曹令。當時修改車馬服飾和儀仗用具等制度，都命令李韶掌管。升任給事黄門侍郎。後來按照慣例降侯爵爲伯爵。兼任大鴻臚卿，給事黄門侍郎一職照舊。

高祖將創遷都之計，詔引侍臣訪以古事。韶對："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高祖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尋罷左右，仍爲詹事、秦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兖州刺史。高祖自鄴還洛，韶朝於路，言及庶人恂事。高祖曰："卿若不出東宫，或未至此。"

高祖有創建遷都的計劃，下詔召來侍臣詢問關於遷都的事。李韶對答説："洛陽是安放九鼎的故地，是國運長久的憑藉，地處國土的中部，朝貢的路途確實平均，天子建立國家，没有比這裏更合適的。"高祖稱贊他的建議。升任太子右詹事。不久免去侍臣的職務，依然任詹事、秦州大中正。出京任安東將軍、兖州刺史。高祖從鄴城返回洛陽，李韶在半路上朝見，談到庶人元恂的事。高祖説："你如果不離開東宫，也許不會到這樣的境地。"

世宗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尋除撫軍將軍、并州刺史。以從弟伯尚同元禧之逆，在州禁止，徵還京師。雖不知謀，猶坐功親免除官爵。久之，起兼將作大匠，敕參定朝儀、律令。

世宗初年，徵入任侍中，領七兵尚書。不久任撫軍將軍、并州刺史。因爲堂弟伯尚參與元禧叛逆，李韶在州中被禁止，又被徵召回京師。雖然不知道他們的預謀，還是因爲堂弟的事被免除官爵。很久以後，被起用兼將作大匠，奉命參加制定朝廷禮儀、律令。

吕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將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衆討之。事平，即真。璽書勞勉，復其先爵。時隴右新經師旅之

吕苟兒在秦州反叛，李韶任撫軍將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領軍隊討伐他。事件平定以後，任秦州刺史。詔書慰問勉勵，恢復他先前的爵位。當時隴山以西剛剛經過

後，百姓多不安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徵還，行定州事。尋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

肅宗初，入爲殿中尚書，行雍州事。後除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韶在選曹，不能平心守正，通容而已，議者貶之。出爲冀州刺史。清簡愛民，甚收名譽，政績之美，聲冠當時。肅宗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車騎大將軍，賜劍佩、貂蟬各一具，驊騮馬一匹，并衣服寢具。韶以年及懸車，抗表遜位。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姓素聞風德，州内大治。正光五年四月，卒於官，年七十二。詔賵帛七百匹，贈侍中、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文恭。既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荆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冢，數日方歸。其遺愛如此。初，韶克定秦隴，永安中追封安城縣開國伯，邑四百户。

長子璵，字道璠，襲。武定中，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

李瑾

璵弟瑾，字道瑜。美容貌，頗有才學，特爲韶所鍾愛。清河王懌知賞之，懌爲司徒，辟參軍。轉著作佐郎，加龍驤將軍。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黄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王彧謂瑾等曰："卿等三俊，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王、盧即瑾之外兄也。肅宗崩，上謚策文，瑾所制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九。贈冠軍將軍、齊州刺史。

長子産之，字孫僑。容貌短陋，

戰火之後，百姓大多不能安居樂業，李韶善於撫慰接納，很得夷夏人心。被徵召回京，行定州事。不久改任相州刺史，將軍之官照舊。

肅宗初年，入朝任殿中尚書，行雍州事。後來任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授散騎常侍。李韶在吏部，不能以公正的心篤守正道，衹是通融而已，議事的人貶責他。出京任冀州刺史。清廉簡樸愛護百姓，獲得了很大的名望和聲譽，政績的美好，聲冠當世。肅宗嘉許他，就地加授散騎常侍。升任車騎大將軍，賜給劍佩、貂蟬冠飾各一副，驊騮馬一匹，以及衣服和睡覺用的東西。李韶因到了退休年齡，上表請求辭職。詔命不予准許。改任定州刺史，常侍一職照舊。等到前往中山，冀州父老都送出西邊州境，聚集在一起流淚。二州邊境相連，百姓平素就聽説他的風範道德，因此州内政治修明局勢安定。正光五年四月，在任上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詔令賜給葬禮用的帛七百匹，追贈爲侍中、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號爲文恭。安葬之後，有在荆州戍守的冀州籍士兵一千多人，回鄉經過李韶的墓，都爲他的墳墓培土，幾天以後纔回去。他死後竟受到如此敬愛。起初，李韶曾攻克平定秦隴地區，永安年間追封他爲安城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户。

長子李璵，字道璠，繼承爵位。武定年間，任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

李璵的弟弟李瑾，字道瑜。容貌美好，很有才能和學問，特别爲李韶所鍾愛。清河王元懌賞識他，元懌任司徒，徵用他爲參軍。改任著作佐郎，加授龍驤將軍。逐漸升任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黄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主管禮儀制度。臨淮王元彧對李瑾等人説："你們三位俊傑，共同主管朝廷禮法，可以説是舅甥之國。"王氏、盧氏是李瑾的表兄。肅宗逝世，謚號策文，是李瑾所擬定的。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終年四十九歲。追贈爲冠軍將軍、齊州刺史。

長子産之，字孫僑。容貌矮小醜陋，然而愛

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年四十九，亡。

產之弟蒨之，武定末，司空主簿。

瑾弟瓚，字道璋，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神龜中卒。贈漢陽太守。

子脩年，大將軍開府士曹參軍。早亡。

李彥

韶弟彥，字次仲。頗有學業。高祖初，舉司州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大夫。後因考課，降爲元士。尋行主客曹事，徙郊廟下大夫。時朝儀典章咸未周備，彥留心考定，號爲稱職。

高祖南伐，彥以蕞爾江閩，不足親勞鑾駕，頻有表諫。雖不從納，然亦嘉其至誠。及六軍次於淮南，徵爲廣陵王羽長史，加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還，除冀州趙郡王幹長史。轉青州廣陵王羽長史，帶齊郡太守。徵爲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轉左長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揚州事。尋徵拜河南尹。還至汝陰，復敕行徐州事。轉平北將軍、平州刺史。還，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瀆皆溢。彥相水陸形勢，隨便疏通，得無淹漬之害。朝廷嘉之，頻詔勞勉。入爲河南尹。遷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勛卿，轉度支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秦州刺史。

是時，破落汗拔陵等反於北鎮，二夏、豳、涼所在蜂起。而彥刑政過猛，爲下所怨，城民薛珍、劉慶、杜超等因四方離叛，遂潛結逆謀。正光五年六月，突入州門，擒彥於內齋，囚於西府，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遂害彥。永安中，追贈侍中、驃騎大將

撫訓導弟弟們，兄弟友愛之情極爲深厚。四十九歲時去世。

產之的弟弟蒨之，武定末年，任司空主簿。

李瑾的弟弟李瓚，字道璋，少年時有氣節。被舉薦爲司徒參軍事。神龜年間去世。追贈爲漢陽太守。

兒子脩年，任大將軍開府士曹參軍。去世早。

李韶的弟弟李彥，字次仲。很有學問。高祖初年，被舉薦爲司州秀才，任中書博士。改任諫議大夫。後來因官吏考核，被降爲元士。不久行主客曹事，改任郊廟下大夫。當時朝廷的禮儀和典章制度都不完備，李彥留心考核審定，以稱職著稱。

高祖南伐，李彥以爲小小的長江閩水地區，不值得皇上親自煩勞，屢次上表勸諫。皇上雖然没有聽從采納，然而也嘉許他的至誠。等到大軍停駐在淮南，徵入任廣陵王元羽的長史，加授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回朝，任冀州趙郡王元幹的長史。改任青州廣陵王元羽的長史，兼任齊郡太守。徵入任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改任左長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揚州事。不久徵入任命爲河南尹。回朝行至汝陰，又命令他行徐州事。改任平北將軍、平州刺史。回朝，被任命爲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雨連下幾天，河流溝渠都泛濫。李彥觀察水陸形勢，根據具體情況加以疏通，得以没有淹浸的災害。朝廷嘉獎他，屢次下詔慰勞勉勵。徵入任河南尹。升任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勛卿，改任度支尚書。出京任撫軍將軍、秦州刺史。

這時，破落汗拔陵等人在北部軍鎮造反，二夏、豳、涼各地蜂起。而李彥的刑法政令過於嚴厲，爲下邊的人所怨恨，城内百姓薛珍、劉慶、杜超等人趁着四方背叛，於是暗中與叛逆同謀。正光五年六月，闖入州門，在内屋擒獲李彥，囚禁於西宅，推舉他們的同黨莫折大提爲頭領，於是殺害李彥。永安年間，追贈爲侍中、驃騎大將

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孝貞。

子燮，字德諧，少有風望。解褐司徒參軍。著作佐郎、司徒祭酒，轉主簿。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

燮弟德廣，終於中散大夫。

德廣弟德顯，太尉行參軍，稍遷散騎侍郎。卒，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德顯弟德明，秘書郎。

李虔　李曖　李詠

彥弟虔，字叔恭。太和初，爲中書學生。遷秘書中散，轉冀州驃騎府長史、太子中舍人。世宗初，遷太尉從事中郎。出爲清河太守，屬京兆王愉反，虔棄郡奔闕。世宗聞虔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情自解矣。"乃授虔別領軍前慰勞事。事平，轉長樂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賊起，令虔以本官爲別將，與都督元遥討平之。遷後將軍、燕州刺史。還爲光禄大夫，加平西將軍，兼大司農卿。出爲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追論平冀州之功，賜爵高平男。還京，除河南邑中正，還鎮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莊初，授特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安三年冬薨，年七十四。贈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男如故，謚曰宣景。

長子曖，字仁明。解褐司空行參軍，稍遷尚書左外兵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贈安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子褒，武定中，太師法曹參軍。

曖弟昞，字仁曜。起家高陽王雍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太尉録事參

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號爲孝貞。

兒子李燮，字德諧，少年時就有風度。出仕任司徒參軍。任著作佐郎、司徒祭酒，改任主簿。去世後，追贈爲輔國將軍、太常少卿。

李燮的弟弟德廣，任中散大夫時去世。

德廣的弟弟德顯，任太尉行參軍，逐漸升任散騎侍郎。去世後，追贈爲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德顯的弟弟德明，任秘書郎。

李彥的弟弟李虔，字叔恭。太和初年，是中書學生。升任秘書中散，改任冀州驃騎府長史、太子中舍人。世宗初年，升任太尉從事中郎。出任清河太守，適逢京兆王元愉謀反，李虔棄郡逃奔回朝。世宗聽説李虔到來，對左右的人説："李虔在冀州天長日久，恩德信義施加於人，如今脱離險境而來，衆人的心就自然離散了。"於是任命李虔另外領前綫慰勞事。事件平定以後，改任長樂太守。延昌初年，冀州大乘人起事，命令李虔以現任官職擔任別將，與都督元遥討伐平定賊人。升任後將軍、燕州刺史。回朝任光禄大夫，加授平西將軍，兼任大司農卿。出任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評定過去平定冀州的功勞，賜給爵位爲高平男。返回京師，任河南邑中正，升任鎮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莊初年，任特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授散騎常侍。又進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安三年冬逝世，終年七十四歲。追贈爲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男爵照舊，謚號爲宣景。

長子李曖，字仁明。出仕任司空行參軍，逐漸升任尚書左外兵郎。孝莊初年，在河陰遇害，終年四十歲。追贈爲安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兒子李褒，武定年間，任太師法曹參軍。

李曖的弟弟李昞，字仁曜。出仕任高陽王元雍的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太尉録事參軍。孝

軍。孝莊初，與兄曖同時遇害，年三十八。贈散騎常侍、左將軍、兖州刺史。

莊初年，與哥哥李曖同時遇害，終年三十八歲。追贈爲散騎常侍、左將軍、兖州刺史。

子爲，武定中，司空長流參軍。

兒子李爲，武定年間，任司空長流參軍。

昞弟昭，字仁照。卒於散騎侍郎。贈征虜將軍、凉州刺史。

李昞的弟弟李昭，字仁照。任散騎侍郎時去世。追贈爲征虜將軍、凉州刺史。

子士元、操，武定中，并儀同開府參軍事。

兒子李士元、李操，武定年間，都任儀同開府參軍事。

昭弟曉，字仁略。武定末，太尉諮議參軍。

李昭的弟弟李曉，字仁略。武定末年，任太尉諮議參軍。

虔弟蕤，字延賓。歷步兵校尉、東郡太守、司農少卿。卒，贈龍驤將軍、豫州刺史。

李虔的弟弟李蕤，字延賓。歷任步兵校尉、東郡太守、司農少卿。去世後追贈爲龍驤將軍、豫州刺史。

長子詠，字義興，有幹局。起家太學博士。領殿中侍御史，稍遷東郡太守。莊帝初，遷安東將軍、濟州刺史。轉廣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前廢帝時，與第三弟通直散騎常侍義真，第七弟中書侍郎、太常少卿義邕，同時爲尒朱仲遠所害。義邕，莊帝居蕃之日，以外親甚見親昵，及有天下，特蒙信任。尒朱榮之誅，義邕與其事，由是并及於禍。出帝初，贈詠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真贈前將軍、齊州刺史，義邕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長子李詠，字義興，有才幹和器量。出仕任太學博士。領殿中侍御史，逐漸升任東郡太守。莊帝初年，升任安東將軍、濟州刺史。改任廣州刺史，加授散騎常侍。前廢帝時，與第三弟通直散騎常侍義真，第七弟中書侍郎、太常少卿義邕，同時爲尒朱仲遠所殺害。義邕，莊帝在封國的時侯，因爲是外戚很受親昵，等到莊帝擁有天下，特别蒙受信任。尒朱榮被殺，義邕參與了這件事，因此一同遭遇災禍。出帝初年，追贈李詠爲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真被追贈爲前將軍、齊州刺史，義邕被追贈爲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詠次弟義慎，司空屬。第四弟義遠，國子博士。莊帝初，并於河陰遇害。義慎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

李詠的次弟義慎，是司空的屬官。第四弟義遠，任國子博士。莊帝初年，都在河陰遇害。追贈義慎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

李茂　李遐

承弟茂，字仲宗。高宗末，襲父爵，鎮西將軍、敦煌公。高祖初，除長安鎮都將。轉西兖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爲光禄大夫，例降爲侯。茂性謙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遂托以老疾，固請遜位。高祖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禄，還私第，因居定州之中山。自是優游里舍，不入京師。景明

李承的弟弟李茂，字仲宗。高宗末年，繼承父親的爵位，任鎮西將軍、敦煌公。高祖初年，任長安鎮都將。改任西兖州刺史，將軍一職照舊。入朝任光禄大夫，依照慣例降爲侯爵。李茂生性謙恭謹慎，因弟弟李冲恩寵隆盛，對他的得志擔憂，以年老有病爲藉口，堅決請求免官。高祖不强迫他改變志向，允許他食大夫的俸禄，回到家中，於是居住在定州的中山。從此悠閑地居

三年卒，時年七十一。謚曰恭侯。

子静，字紹安，襲。解褐太尉參軍事。定州别駕、東平原太守。神龜三年卒，年五十五。

子遐，字智遠，有几案才。起家司空行參軍，襲爵。稍遷右將軍、尚書駕部郎中。出爲河内太守。尒朱榮稱兵向洛，次其郡境，莊帝潛濟河北相會。遐既聞榮推奉莊帝，遂開門謁候，仍從駕南渡。及河陰，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二。事寧，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秦州刺史。以候駕之功，封盧鄉縣開國伯，邑三百户。

子孝儒，襲。齊受禪，爵例降。

李孚

静弟孚，字仲安，恭順篤厚。起家鎮北府功曹參軍。定州别駕，汝陽、汝南、中山三郡太守。孝莊初，以外親超授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出除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普泰元年卒，年六十二。有五子。

長子惠昭，太傅開府城局參軍。

惠昭弟惠諶，武定中，齊州别駕。

孚弟敬安，奉朝請。早亡。

李季安　李處默

敬安弟季安，粗涉書史。解褐彭城王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出爲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長史。正光末，顥爲關西都督，復引爲長史，委以戎政。尋加驍騎將軍。孝昌三年，卒於軍，時年五十三。贈征虜將軍、凉州刺史。

子處默，少清惠。起家青州彭城王府主簿。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安

住在自己家中，不入京師。景明三年去世，當時七十一歲。謚號爲恭侯。

兒子李静，字紹安，繼承爵位。出仕任太尉參軍事。任定州别駕、東平原太守。神龜三年去世，終年五十五歲。

兒子李遐，字智遠，有處理公文的才能。出仕任司空行參軍，繼承爵位。逐漸升任右將軍、尚書駕部郎中。出朝任河内太守。尒朱榮起兵向洛陽，停駐在河内郡内，莊帝悄悄地渡過黄河在河北相會。李遐聽説尒朱榮擁戴莊帝以後，就開門恭迎問候，於是跟從皇上南渡。到達河陰，爲亂兵所殺害，當時四十二歲。事情平息後，追贈爲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秦州刺史。以迎候皇上的功勞，封爲盧鄉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户。

兒子孝儒，繼承爵位。齊接受禪讓以後，爵位依照慣例降低。

李静的弟弟李孚，字仲安，恭順忠實厚道。出仕任鎮北府功曹參軍。任定州别駕，汝陽、汝南、中山三郡太守。孝莊初年，因爲是外戚越級任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出朝任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授散騎常侍。普泰元年去世，終年六十二歲。有五個兒子。

長子惠昭，任太傅開府城局參軍。

惠昭的弟弟惠諶，武定年間，任齊州别駕。

李孚的弟弟敬安，爲奉朝請。早年去世。

敬安的弟弟季安，粗通典籍史書。出仕任彭城王的行參軍。逐漸升任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出朝任徐州北海王元顥的撫軍府長史。正光末年，元顥任關西都督，又招他任長史，以軍事相委任。不久加授驍騎將軍。孝昌三年，在軍中去世，當時五十三歲。追贈爲征虜將軍、凉州刺史。

兒子處默，年輕時清秀聰慧。出仕任青州彭城王府主簿。逐漸升任通直散騎常侍、安東將

東將軍、光祿大夫、撫軍將軍、廣州開府長史。天平初卒，年三十九。

軍、光祿大夫、撫軍將軍、廣州開府長史。天平初年去世，終年三十九歲。

李輔　李伯尚

茂弟輔，字督真，亦有人望。解褐中書博士，遷司徒議曹掾。太和初，高祖爲咸陽王禧納其女爲妃，除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帶長社戍。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六年，卒於郡，年四十七。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襄武侯，謚曰惠。

李茂的弟弟李輔，字督真，也有聲望。出仕任中書博士，升任司徒議曹掾。太和初年，高祖給咸陽王元禧娶他的女兒爲妃，任鎮遠將軍、潁川太守，領有長社戍。李輔對境内綏靖懷柔招撫，深得邊境民衆信賴。六年，在郡中去世，終年四十七歲。追贈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襄武侯，謚號爲惠。

長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秘書郎。高祖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稍遷通直散騎侍郎，敕撰《太和起居注》。尋遷秘書丞。世宗初，兼給事黄門侍郎。景明二年，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時年二十九。

長子伯尚，少年時就有盛名。二十歲左右任秘書郎。高祖常常説："這人是李氏的千里駒。"逐漸升任通直散騎侍郎，奉旨撰寫《太和起居注》。不久升任秘書丞。世宗初年，兼任給事黄門侍郎。景明二年，因參與咸陽王元禧謀反獲罪被殺。當時二十九歲。

李仲尚

伯尚弟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及季父《司空冲誄》，時兼侍中高聰、尚書邢巒見而嘆曰："後生可畏，非虚言也。"起家京兆王愉行參軍。景明中，坐兄事賜死，年二十五。

伯尚的弟弟仲尚，儀容很美。少年時因文才知名。二十歲著《前漢功臣序讚》和叔父《司空冲誄》，當時兼侍中高聰、尚書邢巒看到後嗟嘆説："後生可畏，不是假話啊。"出仕任京兆王元愉的行參軍。景明年間，因爲哥哥的事被賜令自殺，終年二十五歲。

李季凱

仲尚弟季凱，沉敏有識量。坐兄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寓居於晋陽，沉廢積年。孝昌中，解褐太尉參軍事，加威遠將軍。尋除并州安北府長史。肅宗崩，尒朱榮陰圖義舉，季凱豫謀。莊帝踐阼，徵拜給事黄門侍郎，封博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户。尋加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轉秘書監，進號中軍將軍。普泰元年七月，尒朱世隆以榮之死，謂季凱通知，於是見害，年五十五。出帝初，追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

仲尚的弟弟季凱，沉穩機敏有見識和度量。因爲哥哥的事，與母親和弟弟一同被流放邊遠地區。很久以後，遇到大赦被免罪，於是僑居在晋陽，多年不被起用。孝昌年間，出仕任太尉參軍事，加授威遠將軍。不久任并州安北府長史。肅宗逝世，尒朱榮暗中圖謀舉義起事，季凱參與密謀。莊帝即位，徵入朝任給事黄門侍郎，封爲博平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户。不久加授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改任秘書監，進升爲中軍將軍。普泰元年七月，尒朱世隆以爲尒朱榮的死，是因爲季凱把事情告訴了他人，於是被殺害，終年五十五歲。出帝初年，追贈爲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

子統，字基伯，襲。武定末，太尉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兒子李統，字基伯，繼承爵位。武定末年，任太尉刑獄參軍。齊接受禪讓以後，爵位依照慣

例降低。

李延慶

季凱弟延慶，孝昌中，解褐定州鎮北城局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陳留太守。遷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卒，年五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季凱的弟弟延慶，孝昌年間，出仕任定州鎮北城局參軍。逐漸升任奉車都尉、陳留太守。升任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去世，終年五十二歲。追贈爲鎮東將軍、雍州刺史。

子惠矩，武定中，儀同開府參軍事。

兒子惠矩，武定年間，任儀同開府參軍事。

延慶弟延度，武定中，衛將軍、安德太守。

延慶的弟弟延度，武定年間，任衛將軍、安德太守。

李佐

輔弟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幹。高祖初，兼散騎常侍，銜命使高麗。以奉使稱旨，還，拜常山太守，賜爵真定子。遷冠軍將軍、懷州刺史，賜爵山陽侯。尋加安南將軍、河内公。轉安東將軍、相州刺史。所在有稱績。

李輔的弟弟李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幹。高祖初年，兼任散騎常侍，奉命出使高麗。因完成使命符合皇上的旨意，回朝，任常山太守，賜給爵位爲真定子。升任冠軍將軍、懷州刺史，賜給爵位爲山陽侯。不久加授安南將軍、河内公。改任安東將軍、相州刺史。所到之處有聲譽政績。

車駕南討，拜安南將軍，副大司馬、咸陽王禧爲殿中將軍。尋被敕與征南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盧淵等軍攻赭陽。各不相節度，諸軍皆坐甲城下，欲以不戰降賊。佐獨勒所部，晨夜攻擊。屬蕭鸞遣其太子右衛率垣歷生率衆來援，咸以勢弱不敵，規欲班師。佐乃簡騎二千逆賊，爲賊所敗。坐徙瀛州爲民。車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軍。蕭鸞新野太守劉忌憑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以功封涇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户。沔北既平，廣陽王嘉爲荆州刺史，仍以佐爲嘉鎮南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别鎮新野。及大軍凱旋，高祖執佐手曰："沔北，洛陽南門。卿既爲朕平之，亦當爲朕善守。"

皇上南伐，任安南將軍，副大司馬、咸陽王元禧任殿中將軍。不久奉旨與征南將軍、城陽王元鸞，安南將軍盧淵等軍攻打赭陽。各軍没有共同的指揮，軍隊在城下披甲待敵，想不戰而降服賊軍。李佐獨自統率所屬部隊，日夜攻打。適逢蕭鸞派遣他的太子右衛率垣歷生率領軍隊來救援，都認爲勢弱不能抵擋，謀劃着打算班師。李佐於是選拔騎兵二千迎擊賊軍，被賊軍打敗。被判罪流放瀛州爲民。皇上征討宛鄧兩地，又起用李佐，授予平遠將軍、統軍。蕭鸞的新野太守劉忌憑藉城池固守，李佐率領手下的士兵攻克新野。因功封爲涇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沔水以北平定以後，廣陽王元嘉任荆州刺史，於是任命李佐爲元嘉的鎮南府長史。加授輔國將軍，另外鎮守新野。到大軍凱旋時，高祖握着李佐的手説："沔水以北，是洛陽南門。你既然爲我平定了它，也當爲我好好把守。"

高祖崩，遺敕以佐行荆州事，仍本將軍。佐在州，威信大行，邊民悦附，前後歸之者二萬許家。尋正刺

高祖逝世，遺命任李佐行荆州事，現任將軍依舊。李佐在州，很有威望和信譽，邊民樂於歸附，先後歸附他的有二萬家左右。不久任刺史。

史。世宗初，徵兼都官尚書。景明二年卒，年七十一。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莊。子遵襲。

世宗初年，徵入兼都官尚書。景明二年去世，終年七十一歲。追贈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號爲莊。兒子李遵繼承爵位。

李遵

遵，爽俊有父風。歷相州治中，轉别駕、冀州征北府長史、司空司馬。卒，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孝莊初，以外戚超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李遵，豪爽俊秀有父親的風範。歷任相州治中，改任别駕、冀州征北府長史、司空司馬。去世後，追贈爲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孝莊初年，因爲是外戚越級追贈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果，襲。司空諮議參軍。武定中，坐通西賊伏誅。

兒子李果，繼承爵位。任司空諮議參軍。武定年間，因勾結西部的賊人被依法處死。

李柬

遵弟柬，字休賢。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遂終身不食酒肉，因屏居鄉里。肅宗初，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尚，以爲參軍事。尋轉司徒外兵參軍。歷任城、濟北二郡太守。孝莊初，遷鎮遠將軍、濟州刺史。卒，贈安北將軍、殿中尚書、相州刺史。

李遵的弟弟李柬，字休賢。郡徵用爲功曹。因服父喪而離職，於是終身不食酒肉，就此摒客獨居故里。肅宗初年，司空、任城王元澄嘉許他的操守和志向，委派他任參軍事。不久改任司徒外兵參軍。歷任任城、濟北二郡太守。孝莊初年，升任鎮遠將軍、濟州刺史。去世後追贈爲安北將軍、殿中尚書、相州刺史。

子經，司徒諮議參軍、行豫州事。興和初，坐妖言賜死。

兒子李經，任司徒諮議參軍、行豫州事。興和初年，因散布妖言被賜令自殺。

李神儁

柬弟神儁，小名提。少以才學知名，爲太常劉芳所賞。釋褐奉朝請，轉司徒祭酒、從事中郎。頃之，拜驍騎將軍、中書侍郎、太常少卿。出爲前將軍、荆州刺史。

李柬的弟弟神儁，小名提。年輕時因才能和學問而知名，爲太常劉芳所賞識。出仕爲奉朝請，改任司徒祭酒、從事中郎。不久，任驍騎將軍、中書侍郎、太常少卿。出朝任前將軍、荆州刺史。

時四方多事，所在連兵。蕭衍遣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没者數版。神儁循撫兵民，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崔暹，别將王羆、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寇賊之後，城外多有露骸，神儁教令收葬之。徵拜大司農卿。肅宗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於時葛榮南逼，神儁憂懼，乃故墜馬傷脚，仍停汲郡，有詔追還。莊帝纂統，以神儁外戚之望，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追論固守荆州之功，封千乘縣開國侯，邑一

當時四方事變多，到處戰争連續不斷。蕭衍派遣將領曹敬宗來侵犯，圍攻了很長時間，又引水灌城，城墻衹剩幾版高没有淹没。神儁巡察安撫士兵和百姓，同力固守。詔令派遣都督崔暹，别將王羆、裴衍等前去救援，敬宗退走。當時經過戰事之後，城外有很多無人掩埋的尸骸，神儁命令收殮安葬這些尸骸。徵入朝任大司農卿。肅宗末年，任鎮軍將軍、行相州事。這時葛榮向南逼近，神儁憂慮恐懼，於是故意跌下馬來傷了脚，依舊滯留在汲郡，有詔令徵召回朝。莊帝繼承皇位，因神儁是外戚中有聲望的人，任命他爲散騎常侍、殿中尚書。評定過去固守荆州的功

千户。轉中書監、吏部尚書。

勞，封爲千乘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改任中書監、吏部尚書。

神儁意尚風流，情在推引人物，而不能守正奉公，無多聲譽。有鉅鹿人李炎上書言神儁之失。天柱將軍尒朱榮曾補人爲曲陽縣令，神儁以階縣不用，榮聞大怒，謂神儁自樹親黨，排抑勛人。神儁懼，啓求解官。乃除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尋屬尒朱兆入京，乘輿幽執，神儁遂逃竄民間。出帝初，始來歸闕，拜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孝静初，行并州事。尋除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入爲侍中。興和三年薨，年六十四。贈都督雍秦涇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雍州刺史，侍中、開國公如故。

神儁心中崇尚有功績又有文才的人，意願是推舉引進人物，但是不能篤守正道奉公無私，没有好的聲譽。有個鉅鹿人李炎上書陳述神儁的過失。天柱將軍尒朱榮曾經選補一個人任曲陽縣令，神儁因這個人官階不够不予任用，尒朱榮聽説後十分惱怒，説神儁自己樹立親信黨羽，排擠壓抑有功勞的人。神儁害怕，上表請求解除官職。於是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不久遇上尒朱兆入京，皇上被幽禁，神儁於是逃竄到民間。出帝初年，纔回到朝廷來，任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孝静初年，行并州事。不久任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召入任侍中。興和三年逝世，終年六十四歲。追贈爲都督雍秦涇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雍州刺史，侍中、開國公照舊。

神儁風韵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游，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爲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而性通率，不持檢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狎，不能清正方重，識者以此爲譏。神儁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儁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至紛競，二家鬭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儁惆悵不已，時人謂神儁鳳德之衰。神儁無子，從弟延度以第三子容兒後之。

神儁風度韵致俊美超逸，博學多聞，朝廷現有的典章以及人倫氏族，大多能熟記。非常喜愛文章禮樂，到老也不放棄，凡是所結交的，都是當時的名士。提拔年輕人，爲他們顯揚身價，四方才子，都尊崇并歸附他。然而性情曠達坦率，不注重檢點節制，以至於一些少年，都與他親昵狎玩，不能清廉公正端方莊重，有識之士拿這些來譏諷他。神儁死了兩個妻子，又想娶鄭嚴祖的妹妹，也就是神儁的堂房外甥女。盧元明也打算娶她，於是引起紛争，兩家在嚴祖的門前争鬥起來。鄭氏終於嫁給了元明，神儁惆悵不已，當時的人認爲神儁的德行名望衰退。神儁没有兒子，堂弟延度把第三個兒子容兒過繼給他。

韶從弟元珍，小名大墨。起家奉朝請，太尉録事參軍，卒於步兵校尉。

李韶的堂弟元珍，小名大墨。入仕爲奉朝請，太尉録事參軍，任步兵校尉時去世。

李仲遵

元珍弟仲遵，有業尚。彭城王勰爲定州，請爲開府參軍。累轉員外散騎常侍、游擊將軍、太中大夫。出爲京兆内史。大將軍、京兆王繼西伐，請爲諮議參軍。尋除左將軍、營

元珍的弟弟仲遵，有學問和志向。彭城王元勰任定州刺史，召他擔任開府參軍。多次改任員外散騎常侍、游擊將軍、太中大夫。出任京兆内史。大將軍、京兆王元繼西伐，召他擔任諮議參軍。不久任左將軍、營州刺史。當時四方州

州刺史。時四方州鎮謀逆，叛亂相續，營州城内，咸有異心。仲遵單車赴州，既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皆怡悦。後肅宗又詔盧同爲行臺，北出慰勞。同疑彼人情難信，聚兵將往。城民劉安定等先有異志，謂欲圖己，還相恐動，遂執仲遵。二子清石、阿罕，尋亦見殺。唯兄子徽仁得免。

李思穆

韶從叔思穆，字叔仁。父抗，自凉州渡江左，仕劉駿，歷晋壽、安東、東萊三郡太守。思穆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爲當時所稱。太和十七年，携家累自漢中歸國，除步兵校尉。遭母憂解任。起爲都水使者。及車駕南伐，以本官兼直閤將軍，從平南陽，以功賜爵爲伯。尋除司徒司馬。彭城王勰爲定州，請爲司馬，帶鉅鹿太守。勰徙鎮揚州，仍請爲司馬。府解，除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出爲京兆内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徵拜光禄大夫。肅宗初，除平北將軍、中山太守，未拜，遷安北將軍、營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一。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安中，子奬爲莊帝所親待，復超贈思穆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禄大夫，謚曰宣惠。有子十四人。

嫡子斌，襲。官至散騎侍郎。早卒。

斌兄奬，武定末，司徒左長史。

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舉，因冲寵遇，遂爲當世盛門。而仁義吉凶，情禮淺薄，期功之服，殆無慘容，相視窘乏，不加拯濟。識者以此貶之。

鎮謀逆，叛亂相繼，營州城内，都有叛離的意圖。仲遵單車奔赴該州，到達以後，與大使盧同以恩德信義招誘，大抵都喜悦。後來肅宗又命令盧同任行臺長官，北去慰問。盧同估計那裏人心難測，聚集士兵將要前往。城内百姓劉安定等人先前有叛離的意圖，認爲是要對付自己，隨即自相驚恐擾動，於是捉住仲遵。兩個兒子清石、阿罕，不久也被殺。衹有哥哥的兒子徽仁得以逃脱。

李韶的堂叔思穆，字叔仁。父親李抗，從凉州横渡到長江以東，在劉駿手下做官，歷任晋壽、安東、東萊三郡太守。思穆有度量，善於談論，擅長草書隸書，爲當時的人所稱道。太和十七年，携帶家屬從漢中歸順國家，任步兵校尉。遇到爲母親守喪而解除官職。服喪期滿任用爲都水使者。及至皇上南伐，以現任官職兼任直閤將軍，跟從平定南陽，因功賜給爵位爲伯。不久任司徒司馬。彭城王元勰任定州刺史，召他擔任司馬，兼任鉅鹿太守。元勰遷徙鎮守揚州，仍然召他擔任司馬。州府罷除以後，任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出任京兆内史，在郡八年，很有政績。徵入朝任光禄大夫。肅宗初年，任平北將軍、中山太守，還未就職，又升任安北將軍、營州刺史。在任期間去世，當時六十一歲。追贈爲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安年間，兒子李奬爲莊帝所親近優待，又越級追贈思穆爲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禄大夫，謚號爲宣惠。有十四個兒子。

嫡子李斌，繼承爵位。官位至散騎侍郎。早年去世。

李斌的哥哥李奬，武定末年，任司徒左長史。

李氏從開始歸順魏國，官階爵位都高，因爲李冲受到恩寵禮遇，於是成爲當代大族。然而以仁義對待吉事和喪事，感情和禮儀淺薄，爲五服之内的宗親服喪，幾乎没有憂傷的面容，看到生活困難，不加賑濟。知道的人因此貶低李氏。

史臣曰：李寶家難流離，晚獲歸正，大享名器，世業不殞，諸子承基，俱有位望。韶清身履度，聲績洽美矣。神儁才尚風流，殆民望也，貞粹之地，君子或未許焉。

史臣曰：李寶遭逢家難而流轉離散，晚年得以歸順正統，享有尊貴的名號和車馬服飾，家業不滅，兒子們繼承基業，都有地位和聲望。李韶清廉公正以身作則遵守法度，聲譽和政績遠近贊美。神儁僅重視有功績又有文才的人，也許符合民望，純美的境界，君子也許不同意。

魏書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陸　俟

陸俟　陸馛

陸俟，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太祖時率部民隨從征伐，數有戰功，拜厲威將軍、離石鎮將。天興中，爲上黨太守、關内侯。

俟少聰慧，有策略。太宗踐阼，拜侍郎，遷内侍，襲爵關内侯，轉龍驤將軍、給事中，典選部蘭臺事。當官而行，無所屈橈。世祖親征赫連昌，詔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蠕蠕。車駕還，復典選部蘭臺事。與西平公安頡督諸軍攻虎牢，克之，賜爵建業公，拜冀州刺史，仍本將軍。時考州郡治功，唯俟與河内太守丘陳爲天下第一。轉都督洛豫二州諸軍事、本將軍、虎牢鎮大將。平涼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既至，懷柔羌戎，莫不歸附。追討崖等，皆獲之。徵還，拜散騎常侍。

出爲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未期，諸高車莫弗訟俟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將郎孤。世祖詔許之，徵俟還京。既至朝見，言於世祖曰："陛下今以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世

陸俟，是代郡人。曾祖父陸幹，祖父陸引，世代管領部落。父親陸突，太祖時率領部民隨從征伐，屢建戰功，被任命爲厲威將軍、離石鎮將。天興年間，位居上黨太守、關内侯。

陸俟少年時聰慧，有謀略。太宗即位，被任命爲侍郎，升任内侍，繼承爵位爲關内侯，改任龍驤將軍、給事中，掌管吏部和御史臺事務。擔任官職履行職責，從不退縮。世祖親自征討赫連昌，命令陸俟統領各軍鎮守大沙漠，以防備蠕蠕。皇上返回，陸俟再次掌管吏部和御史臺事務。與西平公安頡統領各軍攻打虎牢，攻克該鎮，被賜給爵位爲建業公，任命爲冀州刺史，依然任龍驤將軍。當時考核州郡官員的政績，衹有陸俟與河内太守丘陳爲天下第一。改任都督洛豫二州諸軍事、龍驤將軍、虎牢鎮大將。平涼休屠人金崖、羌人狄子玉等人叛亂，又改任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到任以後，籠絡安撫羌戎，没有不歸附的。追討金崖等人，將他們全部俘獲。被徵召回朝，任散騎常侍。

出朝任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不到一年，高車各部頭領狀告陸俟治政嚴酷，對待屬下没有恩惠，又請求前任鎮將郎孤回去。世祖詔令准許他們的奏請，徵召陸俟回京。陸俟回到京師以後入朝覲見，對世祖説道："陛下如今再派郎孤去鎮守，憑我愚昧的估量，不過一年，郎孤必然失

祖疑謂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世祖聞之，大驚，即召俟，問其知敗之意。俟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爲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

敗，高車必然背叛。"世祖不相信反而以爲不是實情，對他深加譴責，讓他以公爵的身份回歸府第。第二年，各部頭領果然殺害郎孤而背叛。世祖得到消息，大吃一驚，即刻召來陸俟，問他預料失敗的道理。陸俟說："高車没有上下尊卑的禮法，對没有禮法的人，難以做他的上司。我所以用威嚴管理他們，用法律節制他們，是想逐漸加以訓導，使他們明白約束。但厭惡剛直嫉恨公正的，確實大有人在，所以狀告我没有恩惠，贊美郎孤。郎孤得以返回軍鎮，爲自己的名譽欣喜，必定對百姓施加恩惠，譏諷我有過失，一心想用寬容和恩惠治理高車，用仁慈和仁恕對待他們。没有禮法的人，易生凌侮輕慢之心，不過一年，不再有上下之分，再要用威嚴整肅他們，他們就會心懷怨憤，怨憤多了以後，叛亂就表現出來了。"世祖笑着說："你身材矮小，謀慮却多麽長遠啊。"當天，再次就任散騎常侍。

世祖征蠕蠕，破涼州，常隨駕别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渡河南，略地至濟南東平陵，徙其民六千家於河北。

世祖征討蠕蠕，攻破涼州，經常隨從皇上統領輜重部隊。又與高涼王元那渡過黄河南下，占領的地域直到濟南東平陵，把那裏的百姓六千家遷徙到黄河以北。

又以俟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吴於杏城，大破之。獲吴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俟獨不許，曰："夫長安一都，險絶之土，民多剛强，類乃非一。清平之時，仍多叛動，今雖良民，猶以爲懼，况其黨與乎？若不斬吴，恐長安之變未已。吴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既破之，獲其二叔，唯吴一人，何所復至。"俟曰："吴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誑惑愚民，稱王者不死，妄相扇動，爲患必大。諸君不見毒蛇乎？斷其頭猶能爲害，况除腹心疾，而曰必遺其類，其可乎？"諸將

又任命陸俟爲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元那在杏城攻打蓋吴，大敗敵軍。俘獲蓋吴的兩個叔父，衆將領想要押送到京師，惟獨陸俟不同意，說："長安這一帶，地勢險要阻隔，百姓大多剛猛强悍，而且種族不一。太平的時候，仍然多有叛亂發生，如今即使是普通百姓，尚且足以爲懼，何况他的黨羽呢？如果不斬殺蓋吴，恐怕長安之變就不會結束。蓋吴隻身逃竄藏匿，不是他的親信，誰能找到他？如果滯留十萬大軍用來追剿一個人，不是上策。不如私下許諾蓋吴的叔叔，寬免他們的妻子兒女，讓他們自己追尋蓋吴，必定能擒獲蓋吴。"衆將領都說："如今來討伐敵人，已經打敗他們，俘獲蓋吴的兩個叔叔，衹剩蓋吴一人，他又能怎麽樣呢。"陸俟說："蓋吴的叛逆，本來出自天性，現在如果得以逃脱，必定會欺騙蠱惑不明事理的百姓，聲稱爲王的人不會死，狂妄地進行煽動，造成的禍患必定很大。你們不是知道毒

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更有所求，遂去不返，其如罪何？”俟曰：“此罪我與諸君當之。”高凉王那亦從俟計，遂遣吴二叔，與之期。及吴叔不至，諸將各咎於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日，果斬吴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略獨决，皆此類也。遷内都大官。

蛇嗎？砍斷它的頭還能爲害，况且除掉心腹之患，却說要留下禍根，這可以嗎？”衆將領說：“你說的對。但是抓到敵人而不殺，又對他們有所求，如果一去不復返，那誰來承擔罪責？”陸俟說：“這一罪責我替各位承擔。”高凉王元那也同意陸俟的計謀，於是遣返蓋吴的兩個叔叔，給他們規定好期限。及至蓋吴的叔叔没有按期到來，衆將領都歸咎於陸俟。陸俟說：“這是因爲没有得到下手的機會，一定不會背叛我們。”幾天以後，果然殺了蓋吴而來，完全像他說的那樣。陸俟的明智謀略和與衆不同的决斷，都像這類事情。升任内都大官。

安定盧水劉超等聚黨萬餘以叛，世祖以俟威恩被於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鎮長安。世祖曰：“秦川險絶，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德，故頃年已來，頻有叛動。今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而爲一，據險拒戰，未易攻也；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俟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欣，以爲無能爲也。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警，初無降意。俟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設掩襲之計。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適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内，當以酒食相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俟遂縱酒盡醉而還。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選精兵五百人，陳國恩德，激厲將士，言至懇切。士卒奮勇，各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僞獵而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爲限。”俟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世祖大悦，徵俟還京師，轉外都大官，散騎常侍如故。

安定盧水人劉超等人聚集黨徒一萬多人叛亂，世祖因陸俟的聲威和恩澤遍及關中，詔令以現任官職加授都督秦雍諸軍事，鎮守長安。世祖說：“秦川險要阻隔，接受教化的時間短，官民没有受到恩德，所以近年以來，多次發生叛亂。如今劉超等人依恃險要，不順從朝廷的命令，我如果把重兵派給你，那麽劉超等必定合而爲一，憑據險要抵禦抗擊，是不容易攻克的；如果把少量兵力派給你，就不能制服他們。如今讓你用權謀平定叛亂。”於是陸俟單騎到鎮守的地方，劉超等人聽到消息大爲欣喜，認爲陸俟無能爲力。陸俟到達以後，宣揚聲威信義，曉示成敗得失，說要娶劉超的閨女，外表上像姻親。劉超自己依然警惕，一點也没有投降的意思。陸俟就率領他的部下，前去會見劉超，觀察他的部署，設下偷襲的計劃。劉超派人答覆說：“三百人以上，衹應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内，將拿酒食相供。”陸俟於是帶領二百名騎兵到劉超那裏，劉超部署防備很嚴密。陸俟就不加節制地飲酒以至於大醉而回。後來對將士說：“劉超可以捉拿。”於是秘密選拔精兵五百人，告訴他們國家的恩德，激勵將士，言語極爲懇切。士兵鼓足勇氣，異口同聲地說：“以必死的决心跟隨你，决不變心。”於是假裝打獵到了劉超那裏，與士兵約定說：“現在恰好是行動的機會，應當以不喝醉爲限。”陸俟於是詐稱醉酒，上馬大聲呼喊，親手斬下劉超的首級。士兵應聲而起猛烈攻殺，

殺叛敵數以千計，於是平定了這起事件。世祖大爲高興，徵召陸俟回京師，改任外都大官，散騎常侍一職照舊。

高宗踐阼，以子麗有策立之勛，拜俟征西大將軍，進爵東平王。太安四年薨，年六十七，謚曰成。有子十二人。

高宗即位，因陸俟的兒子陸麗有策立皇帝繼位的功勞，任命陸俟爲征西大將軍，升爵位爲東平王。太安四年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謚號爲成。有十二個兒子。

長子馛，多智，有父風。高宗見馛而悦之，謂朝臣曰："吾常嘆其父智過其軀，是復逾於父矣。"少爲内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無不愛之。

長子陸馛，富於智謀，有父親的風範。高宗一見到陸馛就喜歡他，對朝中大臣説："我常常感嘆他父親的智謀超過自己矮小的身材，這個人又超過了父親啊。"年輕時任内都下大夫，侍奉上邊的人接待下邊的人，行動止息和禮物迎送，總是能預先知曉别人的意思，與他往來的人没有不喜歡他的。

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强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外。於是發奸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民乞留馛者千餘人。顯祖不許，謂群臣曰："馛之善政，雖復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馛之還也，吏民大斂布帛以遺之，馛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物造佛寺焉，名長廣公寺。後襲父爵，改封建安王。

興安初年，被賜給爵位爲聊城侯，出任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暫爲長廣公。爲政清廉公正，抑强扶弱。州中德高望重的老前輩，陸麗以朋友之禮相待，向他們咨詢政事，求取方略。像這樣的有十人，號稱"十善"。又選取各縣豪門大族一百多人，認作義子，殷勤地招引接納，賜給衣服，使各自回家，在外做耳目。於是發奸擿伏，事情没有不應驗的。百姓以爲他是神明，没有敢搶劫偷盜的。在州七年，家裏極爲儉樸。徵入任散騎常侍，請求陸馛留任的百姓有一千多人。顯祖不允許，對群臣説："陸馛的良好政績，即使是古人也不過如此！"賜給絹五百匹、奴婢十人。陸馛回京，官民大量聚集布帛送給他，他一概不接受，百姓也不拿走，於是用這些東西修造佛寺，命名爲長廣公寺。後來繼承父親的爵位，改封爲建安王。

時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内附，而新民猶懷去就。馛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爲奴婢者，馛皆免之。百姓忻悦，民情乃定。蠕蠕犯塞，車駕親討，詔馛爲選部尚書，録留臺事，督兵運糧，一委處分。

當時劉彧的司州刺史常珍奇獻出懸瓠歸附，但是剛剛歸附的百姓心中還去就未定。陸馛奉命撫恤安慰，所有陷入軍中爲奴婢的人，陸馛將他們全部釋放。百姓喜悦，民情纔安定。蠕蠕侵犯邊塞，皇上親自討伐，詔令陸馛任選部尚書，統領留守事務，統領軍隊運輸軍糧，完全交給他安排。

顯祖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

顯祖想要把皇位禪讓給京兆王子推，任城

城王雲、隴西王源賀等并皆固諫。馛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横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意乃解，詔曰："馛，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馛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于高祖。

王元雲、隴西王源賀等人都一再勸諫。陸馛高聲説："皇太子以聖德繼承大業，四海期望，不可以恣意議論，干犯國家法紀。我請求在殿庭上刎頸，除了死之外别無選擇。"很久以後，皇上纔打消這一想法，下令説："陸馛，是直言諫諍的大臣，大概能輔導我的兒子吧！"於是任命陸馛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手捧符節和皇帝印璽，傳位於高祖。

延興四年薨，贈以本官，謚曰貞王。馛有六子，琇、凱知名。

延興四年逝世，以原任官職追贈，謚號爲貞王。陸馛有六個兒子，知名的有陸琇、陸凱。

陸琇

琇，字伯琳，馛第五子。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馛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馛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冲，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鬥力，何患童稚。"馛奇之，遂立琇爲世子。馛薨，襲爵。琇沉毅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孫爲侍御長、給事中，遷黄門侍郎，轉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太子左詹事、領北海王師、光禄大夫，轉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叡事免官。景明初，試守河内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與尹件期、薛繼祖等先據河内。琇聞禧敗，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首，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廷尉少卿崔振窮治罪狀，按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薨於獄。琇弟凱仍上書訴冤，世宗詔復琇爵。子景祚襲。

陸琇，字伯琳，是陸馛的第五個兒子。母親赫連氏，身高七尺九寸，很有婦德。陸馛有把爵位傳給陸琇的意思。陸琇九歲那年，陸馛對他説："你的祖父東平王有十二個兒子，我是嫡長子，繼承家業，如今已經年老，你正年幼，誰能做陸氏宗族的首領呢？"陸琇回答説："又不是較量氣力，擔憂什麽年幼。"陸馛賞識他的話，於是立他爲世子。陸馛逝世，他繼承爵位。陸琇沉穩剛毅少言語，很喜歡讀書，因爲是功臣的子孫被任命爲侍御長、給事中，升任黄門侍郎，改任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太子左詹事、領北海王師、光禄大夫，改任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以堂兄陸叡的事被免官。景明初年，試河内郡太守。咸陽王元禧謀反，命令兒子曇和與尹件期、薛繼祖等人先占據河内。陸琇聽説元禧失敗，斬下曇和的首級。當時的人因陸琇先前没有押送曇和，元禧失敗以後纔斬下他的首級，要求他講明情況，被召往廷尉。廷尉少卿崔振徹底查辦罪狀，彈劾陸琇大逆不道，陸氏宗族老少，都被拘捕。適逢將要大赦，却先在獄中逝世。陸琇的弟弟陸凱上書伸冤，世宗下令恢復陸琇的爵位。兒子景祚繼承爵位。

陸凱　陸暐

凱，字智君，謹重好學。年十五，爲中書學生，拜侍御中散，轉通直散騎侍郎，遷太子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希言屢中，高祖嘉之。後遇患，

陸凱，字智君，謹慎好學。十五歲，成爲中書學生，任侍御中散，改任通直散騎侍郎，升任太子庶子、給事黄門侍郎。陸凱在中樞部門十多年，以忠厚爲人稱道，説話不多却屢屢言中，高祖嘉許他。後來生病，多次上書請求退休，詔令

頻上書乞骸骨，詔不許，敕太醫給湯藥。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爲良吏。初，高祖將議革變舊風，大臣并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密與規謨，共論時政，而國戚謂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親彼而相疏也。"國戚舊人意乃稍解。咸陽王禧謀逆，凱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備盡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户計耳。逝者不追，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

長子暐，字道暉，與弟恭之并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嘆曰："僕以老年，更睹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黄門郎孫惠蔚，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座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暐起家司徒行參軍，太尉西閣祭酒，兼尚書右民、三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正光中卒。贈司州治中。孝昌中，重贈冠軍將軍、恒州刺史。暐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暐與恭之晚不睦，爲時所鄙。

子元規，武定中，尚書郎。

陸恭之

恭之，字季順，有操尚。釋褐侍御史、著作佐郎。建義初，除中書侍郎，領著作郎，尋除河北太守，轉征虜將軍、殷州刺史。前廢帝初，拜廷尉卿，加鎮西將軍。所歷并有聲績，後坐事免。孝静初，還復本任，出除

不允許，命令太醫供給湯藥。任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被稱爲賢能的官吏。起初，高祖打算商議改變舊的風俗，大臣都面有難色。又常常招致劉芳、郭祚等人秘密地在一起謀劃方案，共同討論當時的政治措施，而皇親國戚以爲完全是疏遠自己，怏怏不樂有不平之色。於是派陸凱私下曉諭他們説："皇上衹是想廣知以前的事，應當向他們詢問古代的法度，終究不會親近他們而疏遠你們啊。"皇親國戚和舊臣們心情纔逐漸平静。咸陽王元禧謀反，陸凱的哥哥陸琇被誣陷有罪，陸凱也被拘捕，遇上大赦纔解脱。陸凱爲哥哥的死悲痛，没有節制地哭，眼睛幾乎失明，不斷地申訴冤情，人情事理周備詳盡。到正始初年，世宗恢復陸琇的官職爵位，陸凱十分高興，設置酒席會集衆親屬説："我之所以幾年之中抱病而不肯氣絶，是顧念家族的大事啊。過去的事情不再追究，如今心願已了。"就在這一年去世。追贈爲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號爲惠。

長子陸暐，字道暉，與弟弟恭之在當時都有聲譽。洛陽縣令賈禎看到他們兄弟，嗟嘆説："我在老年，又見一對完美的人物。"另外兄弟曾經一同拜訪黄門郎孫惠蔚，惠蔚對各位賓客説："没有料到二陸又在座位旁邊，我德行不如張公，無法播揚聲譽。"陸暐出仕任司徒行參軍，太尉西閣祭酒，兼尚書右民、三公郎，因事獲罪被免官。後來任伏波將軍。正光年間去世。追贈爲司州治中。孝昌年間，又追贈爲冠軍將軍、恒州刺史。陸暐撰寫了仿照《急就篇》的《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幾十篇。陸暐與陸恭之晚年不和睦，爲當時的人所鄙視。

兒子元規，武定年間，任尚書郎。

恭之，字季順，有操守和志向。出仕任侍御史、著作佐郎。建義初年，任中書侍郎，領著作郎，不久任河北太守，改任征虜將軍、殷州刺史。前廢帝初年，任廷尉卿，加授鎮西將軍。所任官職都有聲譽和政績，後來因事得罪被免官。孝静初年，恢復原任官職，出朝任征南將軍、東

征南將軍、東荆州刺史。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謚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凡千餘篇。

荆州刺史。天平四年去世。追贈爲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謚號爲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總共一千多篇。

子暐，開府中兵參軍。

兒子陸暐，任開府中兵參軍。

馛弟石跋，涇州刺史。

陸馛的弟弟石跋，任涇州刺史。

石跋弟歸，東宫舍人、駕部校尉。

石跋的弟弟陸歸，任東宫舍人、駕部校尉。

歸弟尼，内侍校尉、東陽鎮都將。

陸歸的弟弟陸尼，任内侍校尉、東陽鎮都將。

陸麗

尼弟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慎而無愆失。賜爵章安子，稍遷南部尚書。

陸尼的弟弟陸麗，少年時因忠誠恭謹入朝事奉皇帝左右，太武特别親近喜愛他。舉動審慎而没有過失。賜給爵位爲章安子，逐漸升任南部尚書。

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爲中常侍宗愛等所殺。百僚憂惶，莫知所立。麗以高宗世嫡之重，民望所係，乃首建大義，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郎劉尼奉迎高宗於苑中，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矣。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無出其右。興安初，封平原王，加撫軍將軍。麗辭曰："陛下以正統之重，承基繼業，至於奉迎守順，臣職之常，豈敢昧冒以干大典。"頻讓再三，詔不聽。麗乃啓曰："臣父歷奉先朝，忠勤著稱，今年至西夕，未登王爵。臣幼荷寵榮，於分已過，愚款之情未申，犬馬之效未展，願裁過恩，聽遂所請。"高宗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乃以其父俟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頻，固辭不受，高宗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爲業。其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性又至孝，遭父憂，毁瘠過禮。

太武逝世，南安王元余即位，不久被中常侍宗愛等人所殺。百官憂慮惶恐，不知立誰爲帝。陸麗因高宗是嫡子，是百姓的期望所在，於是首倡大義，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郎劉尼到苑中恭迎高宗，擁立他。社稷獲得安定，是陸麗的計謀。因此而承擔了重要的職務，朝中大臣没有超過他的。興安初年，被封爲平原王，加授撫軍將軍。陸麗辭謝説："陛下憑藉正統，繼承大業，至於恭迎皇上遵守綱紀，是爲臣的本分，怎敢冒昧地干犯國家的重要法令。"再三推讓，詔令不聽從。陸麗於是上書説："我的父親歷仕先朝，以忠心盡力王事著稱，如今已到老年，没有得到王爵。我未成年時就蒙受尊榮，已經超過合適的界限，我的真情没有表達，犬馬之勞没有施展，希望裁減過高的恩典，聽允我的請求。"高宗説："我是天下的君主，怎麽不能拿兩個王爵封你父子。"於是封他的父親陸俟爲東平王。陸麗不久升任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免除他子孫的徭役賦税，賜給他妻子王妃的名號。陸麗因已經連續多次受到優厚的禮遇，堅决辭謝不接受，高宗更加看重他。領太子太傅。陸麗好學愛惜士人，經常以講議研習爲事。他所接待的，都是忠厚踏實的人，士人大多稱贊他。生性又極爲孝順，爲父親守喪，因悲哀超過

常禮而使身體極度瘦弱。

和平六年，高宗崩。先是麗療疾於代郡温泉，聞諱欲赴，左右止之曰："宫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奸臣若疾民譽，慮有不測之禍。願少遲回，朝廷寧静，然後奔赴，猶爲未晚。"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不即奔波者！"遂便馳赴。乙渾尋擅朝政，忌而害之。初，渾悖傲，每爲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顯祖甚追惜麗，謚曰簡王，陪葬金陵。高祖追録先朝功臣，以麗配饗廟庭。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叡，張氏所生。

和平六年，高宗逝世。先前陸麗在代郡温泉治病，聽到死訊將要前去，左右的人阻止他説："皇上逝世，你向來德高望重，奸臣如果忌恨民衆所稱譽的人，恐怕有不測之禍。請稍稍停留，待朝廷寧静，然後奔赴，還不算晚。"陸麗説："哪有聽到國君的死訊，衹是擔心自己的災難，不即刻奔赴的！"於是便快速前去。乙渾不久獨攬朝政，出於怨恨而將他殺害。起初，乙渾悖逆傲慢，常常行不法之事，陸麗多次直言規勸，因此被怨恨。顯祖追思陸麗很是惋惜，賜給謚號爲簡王，陪葬金陵。高祖表彰前朝功臣生前的功績，使陸麗祔祭於帝王宗廟。陸麗有兩個妻子，首爲杜氏，次爲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子陸叡，張氏所生。

陸定國　陸昕之

定國在襁抱，高宗幸其第，詔養宫内，至於游止常與顯祖同處。年六歲，爲中庶子。及顯祖踐阼，拜散騎常侍，特賜封東郡王，加鎮南將軍。定國以承父爵，頻辭不許，又求以父爵讓弟叡，乃聽之。俄遷侍中、儀曹尚書，轉殿中尚書。前後大駕征巡，每擢爲行臺録都曹事。超遷司空。定國恃恩，不修法度，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爲兵。太和初，復除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八年，薨於州。贈以本官，謚曰莊王，賜命服一襲。

定國在嬰兒時期，高宗到他的府第，詔令在宫内撫養，因而游玩和休息常與顯祖在一起。六歲時，爲中庶子。等到顯祖即位，任散騎常侍，特别賜給封爵爲東郡王，加授鎮南將軍。定國因繼承父親的爵位，屢次辭謝而皇上不允許，又請求把父親的爵位讓給弟弟陸叡，纔聽從他的請求。不久升任侍中、儀曹尚書，改任殿中尚書。皇上前後出征巡視，常常提拔他任行臺録都曹事。越級升任司空。定國依仗恩寵，不遵守法度，延興五年，因事得罪被免去官爵爲士兵。太和初年，再次任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恢復王爵。八年，在州中逝世。以原任官位追贈，謚號爲莊王，賜給顯示等級的制服一套。

子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襲爵，例降爲公。尚顯祖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以從叔琇罪免官。尋以主婿，除通直散騎常侍。未幾，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兖州刺史。尋進號安東將軍，治有名績，仍除青州刺史。在州著寬平之稱，轉安北將軍、相州刺史。永平四年夏卒。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惠。

兒子昕之，字慶始，風度莊重文雅。繼承爵位，按例降爲公爵。娶顯祖的女兒常山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歷任通直郎，景明年間，因堂叔父陸琇的罪過被免官。不久因爲是公主的夫婿，任通直散騎常侍。不久，升任司徒司馬，加授輔國將軍，出朝任兖州刺史。不久晋升爲安東將軍，爲政有名聲和政績，於是任青州刺史。在州中以寬容公正著稱，改任安北將軍、相州刺史。永平四年夏去世。追贈爲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謚號爲惠。

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淵婚親相好。冲遂左右申助，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弈。安保沉廢貧賤，不免飢寒。

起初，定國娶河東人柳氏，生兒子安保，後來娶范陽人盧度世的女兒，生昕之。二房都屬於有地位的家族而妻妾不分。定國去世以後，兩個兒子爭奪繼承父親的爵位。當時僕射李冲受寵愛，與度世的兒子盧淵是姻親而且彼此關係很好。李冲便在皇帝面前替昕之説好話，昕之因此繼承爵位娶公主爲妻，職位顯赫。安保不被起用而陷於貧賤，不免飢寒。

昕之容貌柔謹，高祖以其主婿，特垂昵眷。世宗時，年未四十，頻撫三蕃，當世以此榮之。昕之卒後，母盧悼念過哀，未幾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頓丘長公主并爲女侍中。又性不妒忌，以昕之無子，爲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爲後。

昕之的外表温和恭謹，高祖因他是女婿，特别給予親近和恩寵。世宗時，不到四十歲，連續多次巡撫三藩地區，當時的人因此稱譽他。昕之去世以後，母親盧氏悼念他過度悲哀，不久就死了。公主侍奉婆婆有孝順的聲譽，神龜初年，與穆氏即頓丘長公主一同爲女侍中。秉性不妒忌，因昕之没有兒子，爲他納妾，却都生的是女兒。公主有三個女兒而没有兒子，以昕之的堂兄希道的第四個兒子子彰爲後嗣。

陸子彰

子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嘗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自生矣。"

子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十六歲出爲昕之後人，事奉公主竭盡禮儀。丞相高陽王元雍曾經説道："常山妹妹雖然没有兒子，以子彰爲兒子，却超過親生的啊。"

正光中，襲爵東郡公，尋除散騎侍郎，拜山陽太守。莊帝即位，徵拜給事黄門侍郎。子彰妻即咸陽王禧女。禧誅，養於彭城王第，莊帝親之，略同諸姊。建義初，尒朱榮欲修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王，食邑七百户。尋而詔罷，仍復先爵。除安西將軍、洛州刺史。還，拜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領廣平王贊開府諮議參軍事。天平中，拜衛將軍、潁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將軍并如故。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還朝，除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又行瀛州事。尋拜侍中。復行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

正光年間，繼承爵位爲東郡公，不久任散騎侍郎，任山陽太守。莊帝即位，徵入朝任給事黄門侍郎。子彰的妻子是咸陽王元禧的女兒。元禧被殺，她被供養於彭城王府第，莊帝親近她，大略與各位姐姐相同。建義初年，尒朱榮想要修改舊例，給庶姓封王，因此封子彰爲濮陽王，食邑七百户。不久詔令罷免王爵，仍然恢復先前的爵位。任安西將軍、洛州刺史。回朝，任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領廣平王元贊的開府諮議參軍事。天平年間，任衛將軍、潁州刺史。因爲母親守喪離職。元象年間，以衛將軍的身份任齊州刺史，又加授驃騎將軍，行懷州事。改任北豫州刺史，又任徐州刺史，將軍之位照舊。一年歷任三州，當時的人稱譽他。回朝，任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又行瀛州事。不久任侍中。又行滄州事。晋升官號爲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任侍讀、兼七兵尚書。行青州事。子彰任州官，以聚

行冀州事。除侍讀、兼七兵尚書。行青州事。子彰之爲州，以聚斂爲事，晚節修改，自行青、冀、滄、瀛，甚有時譽，加以虛己納物，人敬愛之。武定八年二月，除中書監。三月卒，年五十四。賻帛一百匹，追贈都督青光齊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公如故，謚曰文宣。

斂爲事，晚年改正，自從代理青、冀、滄、瀛四州，很得時人的稱譽，加之虛心地接受意見，人們尊敬愛戴他。武定八年二月，任中書監。三月去世，終年五十四歲。賜給喪葬用的帛一百匹，追贈爲都督青光齊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公爵照舊，謚號爲文宣。

子彰崇好道術，曾嬰重疾，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恕如此。教訓六子，雅有法度。

子彰崇尚道教，曾經身患重病，藥中需要桑螵蛸，子彰不忍心傷害生物，竟不服用它。他的仁慈寬恕就像這樣。教育六個兒子，很有法度。

子昂，武定中，中書舍人。

昂弟駿，太子洗馬。

駿弟杳，尚書倉部郎。

兒子陸昂，武定年間，任中書舍人。

陸昂的弟弟陸駿，任太子洗馬。

陸駿的弟弟陸杳，任尚書倉部郎。

陸叡

叡，字思弼。其母張氏，字黃龍，本恭宗宮人，以賜麗，生叡。麗之亡也，叡始十餘歲，襲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沉雅好學，折節下士。年未二十，時人便以宰輔許之。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鑒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爲重複。"時高祖未改其姓。叡婚自東徐還，經於鄴，見李彪，甚敬悦之，仍與俱趨京師，以爲館客，資給衣馬僮使，待之甚厚。爲北征都督，拜北部長，轉尚書，加散騎常侍。

陸叡，字思弼。他的母親張氏，字黃龍，本來是恭宗的宮人，恭宗把她賜給陸麗，生下陸叡。陸麗去世時，陸叡纔十幾歲，繼承爵位爲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沉靜文雅好學，禮賢下士。還不到二十歲，當時的人就以宰相之才稱許他。娶東徐州刺史博陵人崔鑒的女兒，崔鑒對所親信的人說："平原王的才能氣度不錯，就是遺憾他的姓名特别重復。"當時高祖還没有更改他的姓。陸叡婚後從東徐州返回，經過鄴城，見到李彪，很敬重喜愛他，就與他一同前往京師，讓他做門客，供給衣服馬匹奴僕，待他很優厚。爲北征都督，任北部長，改任尚書，加授散騎常侍。

太和八年正月，叡與隴西公元琛并持節爲東西二道大使，褒善罰惡，聲稱聞於京師。五月，詔賜叡夏服一具。後以叡爲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還侍中、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塞，詔叡率騎五千以討之，蠕蠕遁走，追至石磧，擒其帥赤河突等數百人而還。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

太和八年正月，陸叡與隴西公元琛一同持符節任東西二道大使，懲惡揚善，聲譽傳揚到京師。五月，詔令賜給陸叡夏服一套。後來任命陸叡爲北征都督，攻打蠕蠕，使蠕蠕大敗。升任侍中、都曹尚書。當時蠕蠕又侵犯邊塞，詔令陸叡率領五千名騎兵討伐蠕蠕，蠕蠕逃走，追到大沙漠，擒獲蠕蠕的頭領赤河突等幾百人而回。加授散騎常侍，升任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

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麗勛著

十六年，下調五等爵位，因陸麗在前朝功勛

前朝，封叡鉅鹿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户。尋爲使持節、鎮北大將軍，與陽平王頤并爲都督，督領軍將軍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諸軍事，步騎十萬以討蠕蠕。叡以下各賜衣物布帛。高祖親幸城北，訓誓群帥。除尚書令、衛將軍。叡大破蠕蠕而還。尋以母憂解令。高祖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之，改授征北將軍。叡固辭，請終情禮。詔曰："叡猶執私痛，致違往旨，金革方馳，何宜曲遂也。加領衛尉。可重敕有司，速令敦喻。"後除使持節、都督恒肆朔三州諸軍事、本將軍、恒州刺史，行尚書令。高祖大考百官，奪叡尚書令禄一周。

十九年，叡表曰："臣聞先天有弗違之略，後天有順時之規。今蕭鸞盗有名目，竊據江左，惡盈罪稔，天人棄之。取亂攻昧，誠在兹日。愚以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鼎遷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沉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并舉，聖王所難。今介胄之士，外攻仇寇；羸弱之夫，内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往冬之舉，政欲曜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嚢旌卷斾，爲持久之方；崇成帝居，深重本之固。聖懷無内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修禮華區，諷風洛浦。然簡英略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荆湘，據其要府，則梁秦以西睹機自服；撫附振威，回麾東指，則義陽以左馳聲可制。然後布仁化以綏近，播恩施以懷遠，凡在有情，孰不思奮！還遣慕德之人效其餘

卓著，封陸叡爲鉅鹿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户。不久任使持節、鎮北大將軍，與陽平王元頤一同任都督，都督領軍將軍斛律桓等三路北征軍各項事宜，率領步騎兵十萬討伐蠕蠕。陸叡以下分别賜給衣物布帛。高祖親自到城北，訓導告誡衆將帥。任命陸叡爲尚書令、衛將軍。陸叡大敗蠕蠕而回。不久因爲母親守喪而解免官職。高祖打算進行南伐，服喪未滿便起用他任原來的官職，改授他爲征北將軍。陸叡堅決辭讓，請求服滿三年之喪。詔令説："陸叡還懷着個人悲痛，以至於違背旨意，將要大興兵革，怎麽能曲意遂願。加授領衛尉。可再命令有關部門，使從速勸勉曉諭。"後來任使持節、都督恒肆朔三州諸軍事、征北將軍、恒州刺史，行尚書令。高祖廣泛考核百官，削奪陸叡尚書令的俸禄一年。

十九年，陸叡上表説："我知道《易經》上説，有先見之明者謀略不違天，後於天時者，應能合於天。如今蕭鸞盗取名義，竊據長江下游以東地區，惡貫滿盈，天和人都抛棄他。攻取亂賊和違背正道的人，就在今天。我以爲長江浩蕩，是他的重要防綫，可以用仁愛招撫，難以用武力征服。另外南方昏暗多霧，暑氣蒸騰，軍人在夏天，必然多得疾病。然而遷都伊始，百事也剛剛興辦，朝廷没有議政的館所，高級官員没有處理政事的官署，百官的住所，如同道路上的驛站，久雨烈日，自然染上瘟疫。況且兵役和徭役同時徵調，聖明的君主也感到困難。如今身披鎧甲的士兵，在外攻打仇敵；瘦弱之夫，在内大興土木；運輸供給的費用，一日耗費千金。驅使疲敝的軍隊，討伐堅固城池中的敵人，將憑什麽取勝呢？陛下去年冬天起兵，正是想向長江漢水地區炫耀武力，向衡山湘水一帶顯示威風，自春近夏，理應解甲收兵。希望收拾起旌旗，謀劃持久之計；建成帝都，深切重視根本的鞏固。皇上心中没有内患的憂慮，百姓停歇土木勞役，在中原施行禮教，在洛浦引導習俗。然後選拔有勇有謀的將領，任用勇猛果決的雄才，南取荆湘地區，占據那裏的重要城鎮，那麽梁山秦嶺以西自然見機降服；安撫歸附以顯揚威名，回師東

力，乘流而下，勢勝萬倍，蕞爾閩甌，敢不稽顙！豈必玆年，競斯寸尺。惟願顧存近敕，納降而旋，不紆鑾輿，久臨炎暑。”高祖從之。叡表請車駕還代，親臨太師馮熙之葬，坐削奪都督三州諸軍事。尋除都督恒朔二州諸軍事，進號征北大將軍。以有順遷之表，加邑四百户。

向，那麽義陽以東僅播揚聲譽就可以制服。然後布施仁慈的教化以安撫近處，傳播恩惠以安撫邊遠，所有世人都有情義，誰不思奮進！又派遣向慕德化的人效其餘力，順流而下，勢不可擋，區區閩甌地區，敢不叩頭歸降！難道一定要在今年，争這尺寸之地。希望收回近來的敕令，納降而返回，不委屈皇上，久冒暑天的酷熱。”高祖聽從了他的建議。陸叡上表請求皇上回代郡，親臨太師馮熙的葬禮，被定罪削奪了都督三州諸軍事一職。不久任都督恒朔二州諸軍事，晋升官號爲征北大將軍。因有順從遷都的表章，加賜給他食邑四百户。

時穆泰爲定州刺史，辭以疾病，土温則甚，請恒州自效，高祖許之。乃以叡爲散騎常侍、定州刺史，將軍如故。叡未發，遂與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聽免孥戮，徙其妻子爲遼西郡民。詔僕射李冲、領軍于烈曰：“陸叡、元丕，早蒙寵禄，位極人臣。自與卿等同受非常之詔，朕許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齊信，以保大義。朕於卿等常忘短棄瑕，務相含養。豈謂陸叡無心之甚，一至於斯！乃與穆泰結禍，數圖反噬。以朕遷洛，内懷不可，擬舉諸王，議引子恂，若斯之論，前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陽平王，若不肯從，欲逼樂陵王。訕謗朝廷，書信炳然。事既垂就，叡以洛都休明，勸令小緩，於是之後，兩人復競。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王忠貞奮發，獲泰之言，便爾馳表，得使王人糾慝，恒岳無塵。是以叡之愆失，處入門誅。朕諦尋前旨，許不盡法。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心逆意，既異餘犯，雖欲矜恕，未如之何。然猶憶先言，兼以末頗異議，聽自死别府，免厥孥戮，其門子孫，永世不齒。元丕二子一弟，首爲賊端，其父無人明

當時穆泰任定州刺史，藉口有疾病，地氣温暖病情就加重，請求到恒州效力，高祖准許了他的請求。於是任命陸叡爲散騎常侍、定州刺史，將軍照舊。陸叡還没有出發，於是與穆泰等人共同謀劃叛逆。在獄中被賜令自殺，允許免除他妻子兒女的死刑，把他們流放到遼西郡爲民。詔令僕射李冲、領軍于烈説：“陸叡、元丕，早先蒙受恩寵和禄位，位極人臣。自從與你們共同接受非常的詔令，我許給他們不判死刑的旨令，想使得上下互相信任，以保全君臣大義。我對你們常常忘記短處捐棄缺點，務求包容。不料陸叡無君之心太甚，以至於有這樣的結局！竟然與穆泰勾結爲患，屢次圖謀背叛。因我遷都洛陽，他們内心不同意，打算推舉諸王，謀議迎接太子元恂，像這樣的議論，前後不止一次。首先想推舉已故的南安王，其次推舉陽平王，如果不肯相從，就想逼迫樂陵王。譏諷毁謗朝廷，書信上已昭然若揭。遷都的事完成以後，陸叡以爲洛都美好清明，勸説稍微寬緩，在這以後，兩人的勸説又更加起勁了。然而仍然隱蔽而不爲人知。幸賴陽平王忠貞奮發，獲悉穆泰的言論，立即馳馬上表，纔得以使朝廷的使臣懲處邪惡，恒岳不染塵埃。以陸叡這樣的罪過，當判定爲滿門抄斬之罪。我仔細回顧先前的旨意，准許不完全依法處治。有叛逆的心志，自己在陰間也抱愧，違背誓言的是他，與我無關。反心逆意，既然與别的罪行不同，雖然想憐憫寬恕，也無可奈何。然而還是想

證，理在可睹。但以言無炳灼，隱而弗窮，以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間，忽及今日，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也。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

到先前的言論，加上他後來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允許他在獄中自殺，免於對他妻子兒女的屠戮，他的子孫，永世不得爲官。元丕的兩個兒子一個弟弟，首倡謀反的事，他們的父親無人證明有罪，從道理上來説是可以觀察的。但是因態度不鮮明，隱瞞實情而不追究，按連坐的法令應當處死，特別饒恕死罪而貶爲百姓。我本來期望君臣有始有終，但是他們自行棄絕。你們中間的人，倘或也有今日，我違背意願地加以處罰，是多麽可悲，因此特別告知，想必不至於感到奇怪吧。謀反的人以外，皎潔如同白晝。"

沖、烈表曰："臣等邀逢幸會，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班位列；功無汗馬，猥受山河。叨忝之寵，終古無比；莫大之施，萬殞靡酬。而叡、丕識乖犬馬，心同梟獍，潛引童稚，構茲妖逆，違悖天常，罪逾萬殞。叡結釁在心，陰構不息，間説戚蕃，擬窺乾象。雖睹休平，未懷疑惑，何嘗片辭披露宿志，原心語迹，實爲賊首。丕之二子，從惡累年，交扇東西，規擾并夏，測觀此狀，無容不知。雖聖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效誠盡節，爲下之恒分；刑茲無捨，在上之常法。況曲蒙莫大之恩，奬以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道，包藏奸逆，求情推理，罪乃常誅。而慈造寬渥，更流恩貸，續叡三斷之骸，還丕已絶之魄，二三縱宥，實虧憲典。猶復上延天眷，言念疇日。不以臣等背負餘黨，別垂明詔，再申齊信之恩，重喻皎日之旨，伏讀悲慚，惟深愧惕。"

李沖、于烈上表説："我們遭逢幸運的機會，生遇昌明的時代。才能不足，却坐列高官；没有汗馬之勞，却蒙受封賞。承受的恩寵，自古無與倫比；莫大的恩惠，萬死不能酬報。但是陸叡、元丕思想不同於忠誠的犬馬，心地如同狠毒梟獍，暗中利用兒童，策劃這次叛逆，違背綱常天理，罪該萬死。陸叡心懷叵測，陰謀不息，私下游説外戚藩王，妄圖覬覦皇權。雖然目睹時世太平，朝廷没有懷疑他，他何曾有片言表白素有的志願，推究心思言語和行動，實在是爲首的賊人。元丕的兩個兒子，跟從邪惡的人多年，交替在四處煽動，圖謀擾亂并夏兩地，觀測這種情況，不能説他不知道。雖然皇上仁慈地包容養育，寬恕了他的生命，但是他怎麽對得起天地！怎麽對得起神靈！表示誠意和盡心國事保全節操，是臣下的本分；刑罰不赦免謀反罪，是君主的常法。況且蒙受莫大的恩惠，又受忠貞的道義勸勉，反而違背天理，包藏奸邪叛逆，求情推理，罪當誅殺。但是皇恩寬厚，再次予以恩免，保留陸叡本該碎尸萬段的骸骨，還給元丕本該滅亡的魂魄，再三寬宥，實在有損於國法。還要再伸展上天的恩眷，言語念及昔日。不因我們背負餘黨的名聲，特別垂示聖明的詔令，重申互相信任的恩德，再次曉諭皎日之旨，讀明詔而悲傷慚愧，加深了羞愧畏懼之心。"

陸希道

叡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覽經史，頗有文致。初拜

陸叡的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采容貌，鬍鬚很美。遍閲經史著作，很有文采。起初任中

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徙於遼西。於後得還，從征自效。以軍功拜給事中，遷司徒記室、司空主簿。征南將軍元英攻蕭衍司州，以希道爲副，及克義陽，以功賜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以學關今古，參議新令。轉廷尉少卿。加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以本將軍轉梁州刺史。希道頻表辭免。又除東夏州刺史，不拜。轉北中郎將，遷前將軍、郢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邊，甚有威略，轉平西將軍、涇州刺史。正光四年卒官。贈撫軍將軍、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

士懋，字元偉。天平中，以其曾祖麗有翼戴之勳，詔特復鉅鹿郡開國公，邑三百户，令士懋襲。武定中，平東將軍、營州刺史。

士懋弟士宗，字仲彦。尚書左外兵郎中。

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璽郎中。士宗、士述，建義初，并於河陰遇害。

士述弟士沈，出繼從叔昕之。

士沈弟士廉，字季脩。建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爲尒朱世隆攻陷州城，見害。

士廉弟士佩，字季偉。武定中，安東將軍、司州治中。

陸希悦

希道弟希悦，尚書外兵郎中、驃騎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禄大夫。遇害於河陰。贈散騎常侍、衛將軍、相州刺史。

希悦弟希謐，太尉參軍，早卒。

希謐弟希静，字季默。司徒默曹，稍遷邵郡太守。

陸希質

希静弟希質，字幼成。起家員外郎，領侍御史，稍遷散騎侍郎、陽城

散，升任通直郎，因爲父親的事被流放到遼西。後來得以返回，隨軍出征效力。以軍功任給事中，升任司徒記室、司空主簿。征南將軍元英攻打蕭衍的司州，委派希道擔任助手，等到攻克義陽，以軍功賜給爵位爲淮陽男。任諫議大夫。因學問關涉古今，參與商議新法令。改任廷尉少卿。加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以現任將軍的身份改任梁州刺史。希道多次上表辭謝請求免職。又被任命爲東夏州刺史，没有就任。改任北中郎將，升任前將軍、郢州刺史。希道善於駕馭邊務，很有聲威謀略，改任平西將軍、涇州刺史。正光四年在任上去世。追贈爲撫軍將軍、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個兒子。

士懋，字元偉。天平年間，因他的曾祖父陸麗有輔佐擁戴的功勳，詔令特恩恢復鉅鹿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户，命令士懋繼承爵位。武定年間，任平東將軍、營州刺史。

士懋的弟弟士宗，字仲彦。任尚書左外兵郎中。

士宗的弟弟士述，字幼文。任符璽郎中。士宗、士述，建義初年，一同在河陰遇害。

士述的弟弟士沈，過繼給堂叔昕之。

士沈的弟弟士廉，字季脩。任建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年，被尒朱世隆攻占州城，遇害。

士廉的弟弟士佩，字季偉。武定年間，任安東將軍、司州治中。

希道的弟弟希悦，任尚書外兵郎中、驃騎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在河陰遇害。追贈爲散騎常侍、衛將軍、相州刺史。

希悦的弟弟希謐，任太尉參軍，去世很早。

希謐的弟弟希静，字季默。任司徒默曹，逐漸升任邵郡太守。

希静的弟弟希質，字幼成。入仕任員外郎，領侍御史，逐漸升任散騎侍郎、陽城太守。孝莊

太守。孝莊初，除龍驤將軍、膠州刺史。蕭衍遣將率衆數萬從郁洲浮海據島，來侵州界，希質討破之。轉建州刺史，將軍如故。尒朱榮之死也，世隆率衆北還晋陽，希質固守拒之，城陷，兄子被害。希質妻元氏，榮妻之兄孫，由是獲免。天平初，給事黄門侍郎，遷魏尹，轉太常卿、衛大將軍、都官尚書。武定七年夏卒，年五十八。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青州刺史，謚曰文。希質名家子，位宦又通，不能平心於物，唯與山偉、宇文忠之等共爲朋黨，排毁朝俊，有識者薄之。

初年，任龍驤將軍、膠州刺史。蕭衍派遣將領率領軍隊幾萬人從郁洲渡海占領島嶼，來侵犯本州邊界，希質討伐打敗了敵人。改任建州刺史，將軍一職照舊。尒朱榮死後，世隆率領軍隊北回晋陽，希質固守抵禦敵人，城被攻占，哥哥的兒子遇害。希質的妻子元氏，是尒朱榮妻子的侄孫女，因此得以免禍。天平初年，任給事黄門侍郎，升任東魏府尹，改任太常卿、衛大將軍、都官尚書。武定七年夏去世，享年五十八歲。追贈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青州刺史，謚號爲文。希質是名家子弟，官職爵位又顯達，對他人不能用心公正，衹與山偉、宇文忠之等人結爲朋黨，排擠詆毁才識傑出的朝臣，有見識的人鄙視他。

子珣，字子琰。開府參軍。次瑾，字子瑜。性并粗險，乃爲劫盜，珣、瑾俱死。

兒子陸珣，字子琰。任開府參軍。次子陸瑾，字子瑜。生性都粗魯强横邪惡，竟然做强盜，陸珣、陸瑾都被處死。

瑾弟瓘，字子璧。次悉達。武定中，并儀同開府參軍。

陸瑾的弟弟陸瓘，字子璧。次弟悉達。武定年間，一同任儀同開府參軍。

麗弟頹，早卒。子□，字清都。性機巧，歷位長水校尉，賜爵廣牧子。遷龍驤將軍、游擊將軍、北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帶魯陽太守，進號前將軍。卒，贈本將軍、夏州刺史，謚曰順。

陸麗的弟弟陸頹，去世很早。兒子□，字清都。天性聰慧靈巧，歷任長水校尉，被賜給爵位爲廣牧子。升任龍驤將軍、游擊將軍、北中郎將。改任南中郎將，兼任魯陽太守，晋升爲前將軍。去世後，追贈爲前將軍、夏州刺史，謚號爲順。

頹弟陵成，中校尉、河間太守、秘書中散、新城子。

陸頹的弟弟陵成，任中校尉、河間太守、秘書中散、新城子。

陸龍成　陸昶　陸儁

陵成弟龍成，有父兄之風。少以功臣子爲中散，稍遷散騎常侍，賜爵永安子。加平遠將軍，出爲安南將軍、青州刺史，假樂安公。愛民恤下，百姓稱之。卒。

陵成的弟弟龍成，有父兄的風範。少年時因爲是功臣的子弟而爲中散，逐漸升任散騎常侍，被賜給爵位爲永安子。加授平遠將軍，出任安南將軍、青州刺史，被授予非正式的樂安公。關愛百姓體恤下情，百姓稱贊他。去世。

子昶，字細文，襲爵。正始中，爲太尉屬，加寧遠將軍，以本官行滎陽郡事。被劾，會赦免。久之，進號廣武將軍，遷司空司馬，尋拜光禄大夫。昶無他才能，唯飲酒爲事。出爲平西將軍、京兆内史，固辭不拜。轉

兒子陸昶，字細文，繼承爵位。正始年間，任太尉屬官，加授寧遠將軍，以本官兼理滎陽郡事。被彈劾，適逢大赦免罪。許久以後，晋升官號爲廣武將軍，升任司空司馬，不久任光禄大夫。陸昶没有其他才能，衹以飲酒爲事。被派出任平西將軍、京兆内史，堅决辭謝不去就職。改

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入爲衛將軍、大鴻臚卿，仍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中，進號驃騎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左右、兼給事黄門侍郎，仍兼太僕卿。復以本將軍爲東徐州刺史。尋卒。贈本將軍、衛尉卿、青州刺史。

龍成季弟騏驎，侍御中散，轉侍御長。太和初，新平太守、銀青光禄大夫，以彭城勛除夏州刺史。

子高貴，孝昌中，兖州鎮東府法曹參軍。

子操，武定末，度支尚書。操弟楚。

高貴弟順宗，員外郎、秘書中散。

子概之，武定末，東莞太守。

俟族弟宜，雲中鎮將。

子雋，高宗世，歷侍中、給事。顯祖初，侍御長。以謀誅乙渾，拜侍中、樂部尚書。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賜爵安樂公，甚見委任。尋拜尚書令。後除安東將軍、定州刺史，轉征東大將軍、相州刺史。政尚寬惠，民吏安定。卒，謚貞公。

子登，澄城太守。

子匡，司空倉曹參軍。

登弟子景元，元象初，衛將軍、儀同三司、南青州刺史。

史臣曰：陸俟威略智器有過人者。馛識幹明厲，不替家風。麗忠國奉主，爲時梁棟，蹈忠履義，制於一豎。惜哉！叡、琇以沉雅顯達，而釁逆陷禍。深山大澤，實有龍蛇。希道風度有聲，子彰令終之美也。

任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召入朝任衛將軍、大鴻臚卿，又任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年間，晋升官號爲驃騎大將軍，加授散騎常侍、領左右、兼任給事黄門侍郎，又兼任太僕卿。又以驃騎大將軍的身份任東徐州刺史。不久去世。追贈爲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青州刺史。

龍成的季弟騏驎，任侍御中散，改任侍御長。太和初年，任新平太守、銀青光禄大夫，以在彭城的功勞任夏州刺史。

兒子高貴，孝昌年間，任兖州鎮東府法曹參軍。

兒子陸操，武定末年，任度支尚書。陸操的弟弟陸楚。

高貴的弟弟順宗，任員外郎、秘書中散。

兒子概之，武定末年，任東莞太守。

陸俟的同族弟弟陸宜，任雲中鎮將。

兒子陸雋，高宗朝，歷任侍中、給事中。顯祖初年，任侍御長。因爲謀劃誅殺乙渾，任侍中、樂部尚書。升任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被賜給爵位爲安樂公，很受信任。不久任尚書令。後來任安東將軍、定州刺史，改任征東大將軍、相州刺史。爲政崇尚寬厚慈惠，百姓和官吏安定。去世，謚號貞公。

兒子陸登，任澄城太守。

兒子陸匡，任司空倉曹參軍。

陸登弟弟的兒子景元，元象初年，任衛將軍、儀同三司、南青州刺史。

史臣曰：陸俟的聲威謀略智慧器量有過人之處。陸馛的見解英明才能高，没有改變家族的傳統。陸麗忠於國家擁戴君主，是當時的棟梁之臣，履行忠義之道，却受制於一個小人。可惜啊！陸叡、陸琇由於沉穩文雅而官位顯達，却因謀逆陷於大禍。深山大澤，確實龍蛇混雜。希道的風度有名，子彰是保持善名而死的人。

魏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源　賀

源賀

源賀，自署河西王秃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來奔。賀偉容貌，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陳。進號平西將軍。

世祖征涼州，以賀爲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宣國威信，示其福禍，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曰："善。"於是遣賀率精騎歷諸部招慰，下三萬餘落，獲雜畜十餘萬頭。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遷征西將軍，進號西平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吴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賀爲人雄果，每遇强寇，輒自奮擊。世祖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賀本名破羌，是役也，世祖曰："人之立名，宜其得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拜殿中尚書。

源賀，自稱是河西王秃髮傉檀的兒子。傉檀被乞伏熾磐消滅，源賀從樂都前來投奔。源賀容貌魁偉，有風采。世祖向來聽説他的名聲，等到見面，器重他的聰慧雄辯，賜給他爵位爲西平侯，加授龍驤將軍。對源賀説："你與我淵源相同，因故有了不同的姓氏，如今可以改姓源氏。"跟從攻打叛逆的胡人白龍，又討伐吐京胡，都是在前面衝鋒陷陣。晋升官號爲平西將軍。

世祖征討涼州，委派源賀擔任嚮導。下令詢問作戰的計策，源賀回答説："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各部都是姑臧城的外援。然而都是我祖父原有的屬民，我願意到戰場上宣揚國威，講明利害關係，他們必然相率歸降。外援已經降服，然後攻打那座孤城，攻克它就易如反掌。"世祖説："好。"於是派遣源賀率領精鋭騎兵走遍各部招安，招降了三萬多家，獲得各種牲畜十多萬頭。等到圍攻姑臧，因此而不再顧慮城外，所以能全力攻打姑臧。涼州平定，升任征西將軍，晋升爵位爲西平公。又跟從征討蠕蠕，攻打五城、吐京胡人，討伐蓋吴一夥賊人，都有功勞。任散騎常侍。跟從皇上到達長江，任前鋒大將。源賀爲人勇猛果敢，每次遇到强敵，都親自奮力拼殺。世祖告誡他説："戰事可怕，不宜輕舉妄動，你應當運籌指揮，不要自恃身强力壯啊。"源賀本來名叫破羌，這次戰事以後，世祖説："人們取名字，應當名副其實，怎能隨隨便便呢。"賜名爲賀。任殿中尚書。

南安王余爲宗愛所殺也，賀部勒禁兵，静遏外内，與南部尚書陸麗决議定策，翼戴高宗。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高宗，賀守禁中爲之内應。俄而麗抱高宗單騎而至，賀乃開門。高宗即位，社稷大安，賀有力焉。轉征北將軍，加給事中。以定策之勛，進爵西平王。高宗即位，班賜百僚，謂賀曰："朕大賚善人，卿其任意取之，勿謙退也。"賀辭，固使取之，賀唯取戎馬一匹而已。

是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絶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劫賊應誅者，兄弟子侄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絶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謀所不及，愚以爲可原其命，没入縣官。"高宗納之。出爲征南將軍、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賀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勁寇游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埸，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兹。《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以仰答，將違闕庭，豫增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高宗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高宗謂群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番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生濟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致何善意也？苟人人

南安王元余被宗愛殺害，源賀部署禁軍，沉着地控制住宫廷内外，與南部尚書陸麗商議决定對策，擁戴高宗。讓陸麗與劉尼驅馬到御苑中，恭迎高宗，源賀守衛宫中作爲他們的内應。不久陸麗獨自騎馬抱着高宗來到，源賀便打開宫門。高宗即位，國家平安，源賀立下了功勞。改任征北將軍，加授給事中。由於立天子之功，晋爵爲西平王。高宗即位，賞賜百官，對源賀説："我大賞有功人員，你可以任意選取所賞物品，不要謙讓。"源賀辭謝，皇上堅决要他選取物品，他衹取了一匹戰馬。

當時，審理和判决案件大多量刑過度，源賀上書説："法律規定：謀反的人，他的子孫即使被别的家族收養，也要追回來受死刑，爲的是根除罪人的族類，昭示大逆不道的罪行；那些做劫賊而應該誅殺的人，兄弟子侄在遠方，道路被關隘渡口阻隔，都不連帶受處罰。私下考慮先朝制定法律的用意，因爲不是同謀，不屬於根除族類的罪行，所以特别下達不予處死的詔令。如果年齡在十三歲以下，家人是主犯，衹要計謀與他不相干，我以爲可以饒恕他的性命，没收入官府。"高宗采納了他的建議。出任征南將軍、冀州刺史，改封號爲隴西王。源賀上書説："我聽説：人所珍視的，莫過於生命；恩德之大，莫過於赦免死刑。然而犯了死刑的罪人，難以完全恕罪，衡量他們罪行的輕重，有可以憐憫的。如今北有游蕩的强敵，南邊有依恃險要的狡詐賊人，那裏的邊境，還需要防守。我以爲如果不是大逆不道、故意殺人，那些犯貪污罪及盜竊罪與過失罪應當處以死刑的人，都可免予死罪，罰其戍邊。這就使本該受死刑之人得到活命，本該擔負徭役的人得到休養生息。不用刑罰而改變人心風俗，或許就在於此。《虞書》説'用流放寬宥受五種刑罰的人'，就是這個意思。我蒙受大恩寵，無以報答，將要離開朝廷，更加留戀，大膽上奏愚昧的意見，希望加以明察裁斷。"高宗采納了他的建議。以後被定爲死罪的人，都被恕免死罪流放邊境。許久以後，高宗對群臣説："源賀勸我赦免各種死刑犯，使之到北邊各據點充軍，從那

如賀，朕治天下復何憂哉！顧憶誠言，利實廣矣。"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

時到現在，一年中所救活的人很不少，既保全了很多人，又增加了邊境據點的守兵。你們事奉我，進獻了什麽好意見呢？如果人人都像源賀那樣，我治理天下又有什麽憂慮呢！回想忠誠的建議，好處實在多啊。"群臣都説："不是忠臣不能進獻這樣的計策，不是聖明的君主不能采納這樣的建議。"

賀之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省。武邑郡奸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高宗謂群臣曰："賀誠心事國，朕爲卿等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於是遣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款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污。朕登時研檢，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綏所莅，勿以讒謗之言致損慮也。"賀上書謝，書奏，高宗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時考殿最，賀治爲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賀上表請代，朝議以賀得民情，不許。在州七年，乃徵拜太尉。

源賀到達冀州，據實斷案，減輕徭役。武邑郡的奸人石華狀告和尚道可與源賀謀反，有關部門將情况奏聞。高宗對群臣説："源賀誠心爲國，我向你們爲他擔保，顯然没有這事。"於是細加審問核實，石華果然承認是誣陷。於是派遣使者下詔書給源賀説："你以忠誠歸順，在先朝就著名，以丹青般的潔白而蒙受蒼蠅的玷污。我立即窮究核實，已經處以極刑，所以派遣使者宣示旨意。你好好地治理地方，不要因誹謗的言辭致使謀劃受損害。"源賀上書感謝，書奏上去，高宗環顧左右的人説："像源賀這樣忠誠，尚且招致這種誣陷，不如他的人，可以不謹慎嗎?"當時考核官員政績的上下等次，源賀的政績排在第一，被賜給衣服馬匹器物，曉諭天下。源賀上表請求派人替代他的職務，朝廷議論由於源賀得民心，不許辭職。在州七年，入朝任太尉。

蠕蠕寇邊，賀從駕追討，破之。顯祖將傳位于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既至，乃命公卿議之。賀正色固執不可。即詔賀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高祖。

蠕蠕侵犯邊境，源賀跟從皇上追擊，打敗蠕蠕。顯祖打算傳位給京兆王子推，當時源賀統領各軍駐守在大漠以南，於是命令驛站車馬火速徵源賀入朝。源賀到達以後，纔命令公卿議論這事。源賀堅决認爲不能那樣做。顯祖當即命令源賀持符節把皇帝御璽傳授給高祖。

是歲，河西敕勒叛，遣賀率衆討之，降二千餘落，倍道兼行，追賊黨郁朱于等至枹罕，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虜男女萬餘口、雜畜三萬餘頭。復追統萬、高平、上邽三鎮叛敕勒至于金城，斬首三千級。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説，略采至要，爲《十二陳圖》以上之。顯祖覽而嘉焉。

這一年，河西敕勒叛亂，派遣源賀率領軍隊討伐叛賊，降服二千多家，兼程行進，追擊賊黨郁朱于等人到達枹罕，大敗他們，斬首級五千多，擄獲男女一萬多人、各種牲畜三萬多頭。又追擊統萬、高平、上邽三鎮叛亂的敕勒到達金城，斬首級三千。源賀依據古今兵法及儒家先賢之説，選擇其至關重要者，作《十二陳圖》上呈。顯祖閲覽以後贊許它。

賀以年老辭位，詔不許。又詔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是時，每歲

源賀因年老辭職，詔不允。又令他統領三路大軍駐守在大漠以南。那時每年秋冬派遣軍隊三

秋冬，遣軍三道并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强弩十二床，武衛三百乘。弩一床，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并戍并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爲便。不可歲常舉衆，連動京師，令朝庭恒有北顧之慮也。"事寢不報。

路并出，以防備北邊的敵寇，到春季纔班師。源賀以爲既使京都勞苦，又不是守禦邊境的長久之計，就進言："請招募各州鎮勇武健壯的人三萬，免去他們的徭役賦税，厚加賑濟，分爲三部分。在兩個邊鎮之間築城，每城一萬人，配給强弩十二床，武衛三百乘。强弩一床，配牛六頭；武衛一乘，配牛二頭。大量製造馬槍和各種器械，派遣兩名有軍事謀略的大將去統率他們。冬季講習武事，春季耕種養殖，邊戍邊耕，那麼士兵不辛勞却有豐富的積存。又在白道以南的三個地方建立倉廩，運來附近州鎮的租粟以充實倉廩，足食足兵，以備不測，以此爲便。不能年年興師動衆，牽動京師，使朝廷常有北顧之憂。"事情被擱置起來没有答覆。

又上書稱病篤，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療疾於温湯，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屢問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京師。賀乃遺令敕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誠勤以事君，清約以行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三年秋薨，年七十三。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謚曰宣，賻雜綵五百匹，賜輼輬車及命服、温明秘器，陪葬于金陵。

又上書以病重請求退休，再三請求，皇上纔准許。朝廷有重大決策都前去徵詢訪問，又賜給衣服藥物美味。太和元年二月，在温泉治病，高祖、文明太后派遣使者屢次探問，派太醫給他看病。病重後，回京師。源賀留下遺囑告誡兒子們説："我前因年老有病辭去職事，不料皇上降恩，把爵位傳給了你們。你們不要傲慢貪婪，不要縱逸怠慢，不要奢侈越軌，不要嫉妒；有疑難要請教，言語要審慎，行爲要恭謹，衣服要適度；抑惡揚善，親近賢人遠離奸佞的人；眼觀一定求其真實，耳聽一定求其正確；以忠勤事君，以清廉律己。我死以後，以普通衣服和單薄的棺材送葬，足以表示孝心，草人草馬和其他器物，一概不用。"三年秋季逝世，享年七十三。追贈爲侍中、太尉，賜給隴西王印綬，謚號爲宣，賜給喪葬用的雜色絲織品五百匹，賜給喪車和顯示身份的制服、棺材，陪葬在金陵。

長子延，性謹厚好學。初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賜爵武城子，西冶都將。卒，贈凉州刺史、廣武侯，謚曰簡。子鱗襲。

長子源延，謹慎厚道好學。起初因爲是功臣子弟被任命爲侍御中散，賜爵爲武城子，任西冶都將。去世後，追贈爲凉州刺史、廣武侯，謚號爲簡。兒子源鱗繼承爵位。

源懷

延弟思禮，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高宗末，爲侍御中散。

源延的弟弟思禮，後來賜名爲懷，謙恭寬厚文雅，有大度。高宗末年，任侍御中散。父親源

父賀辭老，詔懷受父爵，拜征南將軍。尋爲持節、督諸軍，屯於漠南。還，除殿中尚書，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於撫恤，劫盜息止，流民皆相率來還。歲餘，復拜殿中尚書，加侍中，參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道大將咸受節度。遷尚書令，參議律令。後例降爲公。除司州刺史。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軍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匹、穀千石。十九年，除征北大將軍、夏州刺史，轉都督雍岐東秦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

賀以年老辭職，詔令源懷繼承父爵，任征南將軍。不久任持節、督諸軍，駐守在大沙漠以南。回朝，任殿中尚書，出任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廉儉樸行仁政，善於撫恤，盜賊止息，流民都相繼回來。一年多後，又任殿中尚書，加授侍中，參都曹事。又統領大軍征討蠕蠕，六路大將都受他節制。升任尚書令，參與議定法令。後來依例降爵爲公。任司州刺史。跟從皇上南征，加授衛大將軍，領中軍事。因爲母親服喪而辭去官職，皇上賜予帛三百匹、穀一千石。十九年，任征北大將軍、夏州刺史，改任都督雍岐東秦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

景明二年，徵爲尚書左僕射，加特進。時有詔，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因眚乃出，并皆釋然。自今已後，犯罪不問輕重，而藏竄者悉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謹按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反，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既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執，謂宜免之。”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駁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爲法貴經通，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今之達政，救世之恒規。伏尋條制，勳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抑絶奸途，匪爲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下，獨乖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經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

景明二年，任尚書左僕射，加授特進。當時有詔令，由於奸邪的官吏犯了罪，每每多有逃遁，有了過失就出逃，都一走了之。從今以後，所犯的罪行不問輕重，衹要是藏匿逃竄的全部流放到邊遠地方。如果長期避而不出，兄弟代替他流放。源懷於是上奏說：“按照條例規定：逃竄的吏員不在赦免之列。我以爲皇上的恩德，與以前的寬宥政策不同，那些被流放還在半路的人，尚且蒙恩返回，何況有的人没有犯罪而仍然要遣送邊戍呢？按郡守縣令犯罪，逃走的人衆多，俸祿已經優厚，尚且有這種過失，及至蒙受恩宥，終究得以返回。如今惟獨苦了此等吏員，恐怕不是平等的法令。如果我執掌，我以爲應當寬免他們。”書表奏上，門下省認爲法規已經頒布，駁回上奏。源懷重新上奏說：“我以爲法令貴在義理通達，治理崇尚簡明切要，刑罰，是爲了懲治罪犯。如果法理周備，就不在乎法令的繁多；法令行得通，哪裏需要嚴苛。這是古今通行的政策，救世的常規。考察條例制度，勳官以下的人，罪行暴露而逃亡，遇上恩賜也不寬宥，還要流放妻子兒女。雖然想抑制阻絶奸邪之路，但不是通用的制度。考核條例，違犯職守敗壞法度的，專門懲治品官以下的人，難道九品以上官員，人人都守正清白嗎？各州的長官，居官清流之列，至於有貪婪污濁的人，事情敗露而逃竄，遇上恩賜却免罪。勳官以下的人，懲治獨獨與這

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壅，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以爲宜停。”書奏，世宗納之。

其年，除車騎大將軍、凉州大中正。懷奏曰：

南賊游魂江揚，職爲亂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貴臣重將，靡有孑遺，崇信奸回，昵比閹竪，内外離心，骨肉猜叛。蕭寶融僭號於荆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并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并罹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啓之期，吞并之會。乘厥蕭墻之釁，藉其分崩之隙，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緣江鎮戍，達於荆郢。然後奮雷電之威，布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刃自來，吴會之鄉，指期可舉。昔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賢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勁敵也。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諳利。脱江湘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江南將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清蕩江區，實在今日。臣受恩既重，不敢不言。

詔曰：“不君不臣，江南常弊，有粟不食，其在斯矣。上天將欲亡

項條例不一致。像這樣做，就是對上等官員寬，對下等吏員嚴，養育有别，恩惠和懲罰不均。另外謀逆這樣的滔天罪行，遇到恩賜尚且免罪，下等吏員犯了輕微的罪過，却不能蒙受赦免，使大赦的條例不能通行，舒緩生命的道路受到阻塞，上違古代法典，下違當今法律，愚見以爲應當停止。”書表奏上，世宗采納了他的意見。

這一年，任車騎大將軍、凉州大中正。源懷上奏説：

南方賊人游蕩於長江揚州地區，衹爲叛逆，放肆他們的淫亂昏憒，日甚一日，貴臣重將，没有遺類，寵信奸惡邪僻的人，親昵閹宦，内外離心，骨肉猜忌叛逆。蕭寶融在荆郢之地冒用帝王尊號，他的雍州刺史蕭衍率領軍隊向東襲擊，上流的軍隊已逼近他的京郊。廣陵、京口各自按兵不動而懷觀望之心，鍾離、淮陰相持而静觀得失。秣陵孤立危急，詔令出不了城門。君子小人，都遭受災禍，翹首北望，朝不保夕。這實在是上天賜予的時機，吞并的機會。趁敵人禍起蕭墻，藉他分崩之機，向東占據歷陽，同時指向瓜步，沿長江鎮守，直達荆郢之地。然後振奮雷電般的軍威，廣布山河般的信義，那麽長江以西的地區，兵不血刃就自動來降，吴會一帶，指日可以占領。過去士治説過，孫皓如果暴死，另立賢明的君主，文武百官，各得其任，就是勁敵。如果蕭衍成功，上下同心，不祇是以後圖謀他困難，也使揚州境内危急。爲什麽這樣説呢？壽春離建鄴祇七百里而已，山川水陸，對方知道便利所在。倘若長江湘水一帶没有風波，君臣盡職，藉水憑舟，忽然到來，壽春也許不能自保，長江以南將怎麽辦？如今寶卷的政權有土崩瓦解之勢，邊境城市没有救援的迹象，掃蕩長江地區，就在今日。我既然受恩深重，不敢不説。

詔令説：“不君不臣，是長江以南的老毛病，滅國毀家，也就在於此時了。上天將要使它滅

之，諸蕃又願取之，人事天道，孰云匪會？但以養害，仁者不爲。且十月五日，衍軍已達大航，其大傷小亡之勢，久應有決。假令天罰寶卷，衍兵獲進，則衍之主佐，又是亂亡遺孽，皇靈其能久祐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黔企德，邊書繼至，殄悴之氓，理須救接。若爾者，揚州兵力，配積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處分，別加慰勉，令妙盡邊算也。”以衍事克，遂停。

亡，各處藩屏之臣又希望攻取它，人事天道，誰不説是機會？養虎遺患，仁者所不爲。況且十月五日，蕭衍的軍隊已到達大航浮橋，雙方的大傷小亡之勢，終究應有所定。假使上天懲罰寶卷，使蕭衍的軍隊獲勝，可是蕭衍方面的君臣，也是敗亂滅亡的餘孽，上帝怎能長久保祐他呢？如今所自恃的，正是由於南方百姓企望聖德，邊地奏書相繼而至，困苦的百姓，理應救助。如果這樣做，揚州的兵力，配給的物資不少，祇須迅速派遣任城王，讓他指揮，加以慰問勸勉，使邊務籌劃極盡其妙。”由於蕭衍的事情成功，這事就擱置下來了。

懷又表曰：

昔世祖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弑。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奉迎高宗，纂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叡狀秘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録，封叡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勳。時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宫車晏駕，遂爾不白。竊惟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曆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有歸。如斯之勳，超世之事。麗以父功

源懷又上表説：

以前世祖逝世，南安王在位，出外祭拜東廟，被賊臣宗愛所殺。當時高宗避難，潛藏在御苑中，宗愛圖謀不軌，皇位没有確定。我死去的父親源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人恭迎高宗，繼承皇位。陸麗由於抱着高宗入宫，受到親近賞識，被授予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評定過去謀立的功勞，晋升我父親的爵位爲西平王。皇興末年，顯祖打算傳皇位給京兆王。我父親當時統領諸將，駐守在武川，被徵召到京師，特別接見咨詢。我父親堅決認爲不能那樣，顯祖許久纔同意他的意見，於是命令我父親持符節把皇帝璽綬傳給高祖。到太和十六年，陸麗的兒子陸叡呈書狀於秘書省，陳述他的亡父與我父親迎立高宗，朝廷表彰他們生前的功績，封陸叡爲鉅鹿郡開國公。我當時爲母親守喪，不能依例受封。到二十年，任命我爲雍州刺史，在出發時行告别的禮儀，面奏先帝，申述我父親過去的功勞。當時命令我儘管前往所要治理的地方，不久將另有裁斷。到二十一年，皇上到雍州，我又向皇上陳述，當時接到旨意，將徵我回朝封授。自從先帝逝世，就再未提及。私下考慮我父親早先迎立高宗，使皇位不失；後來爲顯祖效力，使皇位有歸屬。像這樣的功勛，是超出當世的功勛。陸麗因父親的功勞而得

而獲河山之賞，臣有家勛，不沾茅社之賜。得否相懸，請垂裁處。

詔曰：“宿老元丕，云如所訴，訪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比授馮翊郡開國公，邑百户。”

又詔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采風俗，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决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遥遠，加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銜命巡撫，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于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撿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懷既而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

懷又表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菑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禄，四人已上奪禄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僉曰煩猥。邊隅事鮮，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詔曰：“省表具恤民之懷，已敕有司一依所上，下爲永準。如斯之比，不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

到封邑爲賞賜，我的家族有功勛，却没有因此而得到封邑作爲賞賜。得與未得相距甚遠，請予以裁决處置。

詔令説：“老前輩元丕，所説的情况像你申述的一樣，向史官詢問這事，大體上也這樣説。准予依例授予馮翊郡開國公，食邑一百户。”

又詔令任使持節，加授侍中、行臺，巡視北部邊境六鎮、恒燕朔三州，賑濟貧困，兼搜集民間歌謡，評定官員政績名次，事情的得失，都先决斷後奏聞。自從京師遷到洛陽，北方邊地遥遠，加之連年乾旱歉收，百姓困頓疲憊。源懷奉命巡行安撫，救濟有方，自行轉運，互通有無。當時皇后的父親于勁勢傾朝野，于勁的哥哥于祚與源懷早先就是姻親，當時任沃野鎮將，受賄很多。源懷將要進入該鎮，于祚在城郊道旁相迎，源懷不與他交談，立刻彈劾于祚并免去他的官職。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源懷是年輕時的故交，也因貪污而聲名狼藉，他宴請源懷，對源懷説：“生命的長短，在於你一句話，難道不能寬恕嗎?”源懷説：“今天衹是我源懷與故友飲酒，不是審理案件的場所。明天的公堂，纔是使者清理鎮將罪狀的地方。”尼須衹有揮淚而已，無言以對。源懷不久上表彈劾尼須。他奉公無私，都是這樣的事。

源懷又上表説：“從景明年間以來，北方連年旱災，高原旱田，不能種植，惟有水田，稍可耕耘。然而主將幕僚，獨占肥美的田地，把貧瘠荒蕪的土地給予百姓，百姓因此貧困，日益嚴重。各鎮的水田，請根據田制分給百姓，先貧後富，如果分配不公平，使一個人怨憤上訴的話，鎮將以下同一官署的官員，各人扣去一季的俸禄，有四人以上上訴的扣去一年的俸禄。北方邊鎮，與中原不同，但往日設置官職，完全没有差别。沃野一鎮，從鎮將以下八百多官員，百姓怨聲載道，都説太多。邊陲事少，確實少於京師一帶，請減去主帥的屬官五分之二。”詔令説：“明白奏表具有濟民的胸懷，已經敕令有關部門全部依允所上奏的事情，頒布下去作爲永久的準則。像這一類不便於百姓，損害教化政事的現象，望

時細民爲豪强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四十餘條，皆見嘉納。

逐項上報。”當時百姓被豪强欺壓，多年不得申雪的冤案，被申雪的每天數以百計。所上奏的利於北部邊境的事宜，共計四十多條，都受到嘉許而采納。

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并進，欲直趨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又詔懷子直寢徽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矟一枚。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矟，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

正始元年九月，有報告説蠕蠕人率領十二萬騎兵六路并進，想要直趨沃野、懷朔，向南侵犯恒代二州。詔令源懷以現任官職，加授使持節、侍中，出守北部邊境，指示方略，根據需要徵調人力和物資，各種部署都可自行決斷。又詔令源懷的兒子直寢源徽跟隨源懷北行。詔令賜給馬一匹、細鎧一副、御用槊一枝。源懷拜受完畢，就在他的庭院跨鞍持槊，躍馬大呼，回頭對賓客説：“氣力雖然衰弱，還是能够像這樣。蠕蠕雖然畏懼壯士而輕視老人，我却未必就可欺。現在以朝廷克敵制勝的謀略，統領驍勇强悍的軍隊，足以擒獲它的頭領，向朝廷獻俘。”當時六十一歲。源懷到雲中，蠕蠕逃遁。

懷旋至恒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

源懷不久到達恒代二州，巡視各鎮附近的要害地方，可以築城設置據點的處所。一一測量城的高低，衡量城墻的厚薄，及儲存糧草兵器的方便，犬牙交錯相互救援的形勢，共奏陳五十八條。奏章説：

> 蠕蠕不羈，自古而爾。游魂鳥集，水草爲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胡人頗遁，中國以疲。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鳥宿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威震天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遥遠。代表諸蕃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險，

> 蠕蠕不受束縛，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群居游蕩，擇水草之地爲家，中原憂慮的都是這一類部族。歷代驅逐，没有能制服它的。雖然北邊拓展到榆中，遠臨大沙漠，但是智臣勇將，都用盡了力氣和智謀，胡人遠逃，中原因此疲憊。當時賢明睿智的人，思考自然界的至理，推廣百姓熟悉的生業。比較中原粒食邑居的民衆、蠶衣儒步的士人，邊遠地區茹毛飲血的族類、鳥宿禽居的人，親自衡量短長，根據具體情况防備和控制。知道城郭堅固，可以一勞永逸。從魏國統一北方，在平城建都，威震天下，恩德遍布宇宙。現在定都洛陽，離北邊遥遠。代州上表説北部邊疆鞏固，高車叛離，不久遭受旱災，戎馬士兵，十分缺少八分。去年又鎮守陰山，排除繁雜的事務，派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人查驗巡行險要，防守有利地

防遏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脱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游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

形。以爲以與舊鎮東西相望爲標準，使地勢相連接，築城設置據點，分兵把守要害，鼓勵農耕積存穀物，危急之日，隨其所宜而征討。像這樣就增廣了令人生畏的聲勢，軍隊的氣勢也强盛。而且北方沙漠，夏季缺乏水草，時而有小泉水，不能滿足大衆需要。假使有非分之想，要等到秋冬季節，趁着有利的氣候行動。如果到了冬季，冰沙冷凍寒凉，外出侵犯的騎兵，終究不敢攻打城池，亦不敢越過城池南下，像這樣北方就没有憂患了。

世宗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九城是也。遷驃騎大將軍。

世宗聽從了他的建議。現在用於北方邊鎮防守的東西九城就是那時建築的。升任驃騎大將軍。

時武興氐王楊紹先叔集起反叛，詔懷使持節、侍中、都督平氐諸軍事以討之，須有興廢，任從權計。其邢巒、李焕并稟節度。三年六月卒，年六十三。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七百匹、蠟三百斤，贈司徒、冀州刺史。兼吏部尚書盧昶奏："太常寺議謚曰，懷體尚寬柔，器操平正，依謚法，柔直考終曰'靖'，宜謚靖公。司徒府議，懷作牧陝西，民餘惠化，入總端貳，朝列歸仁，依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宜謚穆公。二謚不同。"詔曰："府、寺所執，并不克允，愛民好與曰'惠'，可謚惠公。"

當時武興氐王楊紹先的叔父集起反叛，詔令源懷任使持節、侍中、都督平氐諸軍事去討伐他，須有所興廢，任由權宜處置。邢巒、李焕都受他節制。三年六月去世，終年六十三歲。詔令賜給顯貴享用的棺材、朝服一套、衣服一套、錢二十萬、布七百匹、蠟三百斤，追贈司徒、冀州刺史。兼吏部尚書盧昶上奏："太常寺議定謚號説，源懷一生崇尚寬緩和柔，秉性和操守端正，依照謚法，和柔正直善終爲'靖'，謚號應當是靖公。司徒府議論説，源懷在陝以西任地方長官，百姓享不盡恩惠教化，入朝任尚書僕射，百官稱其爲仁，按照謚法，布施恩德堅持正義爲'穆'，謚號應當爲穆公。兩個謚號不同。"詔令説："司徒府、太常寺所持的意見，并不恰當，愛民好施爲'惠'，准予謚號爲惠公。"

懷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斫削不密，非屋之病也。"又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友，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懷有七子。

源懷寬容簡約，不喜歡煩瑣，經常對人説："地位顯要的人，治理世務應當提綱舉要，何必太煩瑣呢。譬如造屋，衹要外觀高大醒目，梁柱端正，房基墻壁堅固，能擋風雨就够了。不平滑，不細密，不是房屋的毛病。"不飲酒而喜歡以酒待人，好結交賓客朋友，擅長音樂，即使在白髮之年，到了安逸閑暇的時候，也常常自己彈奏絲竹。源懷有七個兒子。

長子規，字靈度。中書學生、羽林監，襲爵。年三十三卒。

長子源規字靈度。任中書學生、羽林監，繼承爵位。三十三歲去世。

子肅，襲。卒。

子紹，襲。景明初，詔復王爵，尋除隴西郡開國公。卒於光禄大夫。贈度支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

子文遠，襲。齊受禪，例降。

規弟榮，字靈並。年三十二，卒於司徒掾，贈光州刺史。

榮弟徽，字靈祚。年二十八，卒於直閤將軍，特贈洛州刺史，謚曰質。

徽弟玄諒，出後懷弟奂。卒，贈代郡太守。

源子雍

玄諒弟子雍，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自秘書郎，除太子舍人、凉州中正。肅宗踐阼，以官臣例轉奉車都尉，還司徒屬。轉太中大夫、司徒司馬。除恒農太守，還夏州刺史。

時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首爲反亂，所在蜂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心，人人戮力，無有離貳。以飢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僚屬僉云："今天下分析，寇賊萬重，四方音信，莫不斷絶，俄頃之間，變在不意，何宜父子如此分張？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謂衆曰："吾世荷國恩，早受藩寄，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然守禦以來，歲月不淺，所患乏糧，不得制勝。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還與諸人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外，哭而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雍行數日，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見執。子雍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文武云："大

兒子源肅，繼承爵位。去世。

兒子源紹，繼承爵位。景明初年，恢復王爵，不久授予隴西郡開國公。任光禄大夫時去世。追贈爲度支尚書、冀州刺史，謚號爲文。

兒子文遠，繼承爵位。齊國立，依例降低爵位。

源規的弟弟源榮，字靈並。三十二歲那年，任司徒掾時去世，追贈爲光州刺史。

源榮的弟弟源徽，字靈祚。二十八歲那年，任直閤將軍時去世，特贈爲洛州刺史，謚號爲質。

源徽的弟弟玄諒，過繼給源懷的弟弟源奂。去世後，追贈爲代郡太守。

玄諒的弟弟子雍，字靈和。年輕時喜歡寫作，專心於學問，以誠待士，士人多爲其友。初任秘書郎，任太子舍人、凉州中正。肅宗即位以後，因爲是東宫臣屬依慣例改任奉車都尉，改任司徒屬。改任太中大夫、司徒司馬。任恒農太守，升任夏州刺史。

當時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首先作亂，群起響應，統萬叛逆的胡人，與他相接應。子雍據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子雍善於安撫，得到兵士擁戴，人人盡力，没有人叛離。因饑饉加重，打算親自出城求糧，留下兒子延伯把守。屬官都説："如今天下分崩離析，盗賊四起，四方音信斷絶，頃刻之間，變在不測，父子像這樣分離怎麼適宜？不如一同棄城離去，再施展謀略。"子雍流着淚對衆人説："我世代受國家恩惠，早年接受守邊重任，這是我獻身之地，還求什麼！然而防守以來，時間不短，所擔憂的是缺糧，致使不能取勝。我現前往東夏，求得幾個月的糧食，一定能與衆人共守此城。"於是親自率領瘦弱的士兵，前往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外，揮淚而别，三軍將士莫不涕泣。子雍走了幾天，被朔方胡人頭領曹阿各拔截擊，力竭被擒。子雍於是秘密派人携帶書信，潛行對城中文武官員説："大軍正在靠近，努力守衛，必使衆人造福後代。"又告誡延伯固守。子雍雖然被囚禁，

軍在近，努力圍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又敕延伯令共固守。子雍雖被囚執，雅爲胡人所敬，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爲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令降，阿各拔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衆，竟隨子雍降。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雍具陳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馬，令其先行。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雍轉鬥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仍平東夏，徵税租粟，運於統萬。於是二夏漸寧。

但很受胡人尊敬，常常以平民之禮事奉他。子雍給他們陳説安危禍福的道理，勸令阿各拔投降，阿各拔打算聽從他的勸告，還未實現就死了。阿各拔的弟弟桑生代他統領部衆，終於追隨子雍投降。當時北海王元顥任大行臺，子雍詳細陳述盗賊可滅的形勢。元顥撥給子雍兵馬，命令他先行。當時東夏全境反叛，到處都聚衆造反。子雍轉戰前進，九十天之中共有幾十次戰鬥，於是平定東夏，徵收租粟，運往統萬。於是二州逐漸安寧。

及蕭寶夤等爲賊所敗，賊帥宿勤明達遣息阿非率衆邀路。華州、白水被圍逼，關右騷擾，咫尺不通。時子雍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州募義之民，携家席卷，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擁率羌胡守鋸谷，斷甄棠橋，子雍與交戰，大破之，生禽維摩。又攻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破之。子雍出自西夏，漸至於東，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其委問。除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堡。肅宗璽書勞勉之。子雍在白水郡復破阿非軍，多所斬獲。詔遣侍中、尚書令、城陽王徽於潼關宣旨慰勞。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給事黄門侍郎，封樂平縣開國公，邑一千户。

及至蕭寶夤被賊人打敗，賊人頭領宿勤明達派遣兒子阿非率衆攔截。華州、白水被圍逼，函谷關以西不安寧，咫尺之地不相通。當時子雍剛剛平定黑城，便率領軍隊和夏州歸順的百姓，全部出動，整隊南行。賊人頭領康維摩聚集并率領羌人胡人扼守鋸谷，斷絶甄棠橋，子雍與賊人交戰，大敗賊人，生擒維摩。又在楊氏堡攻打賊人頭領契官斤，打敗賊人。子雍從西夏出發，逐漸到達東夏，轉戰千里，到這時，朝廷纔得到他確切的音訊。任其爲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兼行臺尚書。又在曲沃堡打敗賊人頭領紇單步胡提。肅宗下詔書慰勞。子雍在白水郡又打敗阿非的軍隊，多有斬殺俘獲。詔令派遣侍中、尚書令、城陽王元徽到潼關宣示旨意慰勞。任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給事黄門侍郎，封爲樂平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

還洛，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假子雍征北將軍，爲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敕子雍與都督李神軌先討之。子雍行達湯陰，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雍軍，不克，奔敗而返。子雍乘機繼進，徑圍鄴城，與裴衍、神軌等攻鑒，平之。改封陽平縣開國公，增邑千五百户，進號鎮東將軍。遂與裴衍發鄴以討葛榮，而信都

返回洛陽，因葛榮長期威脅信都，詔令授予子雍征北將軍，任北討都督。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元鑒占據鄴城反叛，敕令子雍與都督李神軌先討伐他。子雍行進到湯陰，元鑒派遣弟弟斌之夜襲子雍的軍隊，不能攻克，潰敗而返回。子雍乘機跟進，徑直包圍鄴城，與裴衍、神軌等人攻打元鑒，平定叛亂。改封陽平縣開國公，增加食邑一千五百户，進號爲鎮東將軍。於是與裴衍兵出鄴城以討伐葛榮，但是信都城被攻占。授任子

城陷。除子雍冀州刺史，餘官如故。子雍以冀州不守，上書曰："賊中甚飢，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暖。高壁深壘，勿與争鋒，彼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數旬，可坐制凶醜。"時裴衍復表求行，詔子雍與衍速進。子雍重表固請，如謂不可，乞令裴衍獨行。若不賜解，求停裴衍。苟逼同行，取敗旦夕。詔不聽，遂與衍俱進。至陽平郡東北漳曲，榮率賊十萬來逼官軍。子雍戰敗被害，年四十。朝野痛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公如故。永安中，重贈司空，謚曰莊穆。

雍爲冀州刺史，其他官職照舊。子雍因冀州守不住，上書說："賊軍缺糧，專靠野外擄掠。現在朝廷軍糧充足，士兵飽暖。加固防禦工事，不要與賊軍争鋒，賊軍求戰而不能戰，野外擄掠無所獲，不到幾十天，可以不戰而制服敵人。"這時裴衍又上表請求進兵，詔令子雍與裴衍迅速進兵。子雍重新上表堅决請求，説如果以爲不可以，請命令裴衍單獨行動。如果皇上不撤銷命令，請求停止裴衍的行動。如果逼我同行，失敗就在旦夕。詔令不予聽從，於是與裴衍一同進兵。到達陽平郡東北的漳水曲折處，葛榮率領十萬賊軍前來逼近官軍。子雍戰敗被殺，終年四十歲。朝廷内外哀痛惋惜他。追贈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公爵照舊。永安年間，又追贈爲司空，謚號爲莊穆。

長子延伯，出後從伯。次子士則，早亡。士則弟士正、士規，并坐事死。次楷，字士質，小字那延，襲。武定中，齊文襄王府參軍，齊受禪，例降。

長子延伯，過繼給叔父。次子士則，過早去世。士則的弟弟士正、士規，都因事獲罪被處死。士規的弟弟源楷，字士質，小名那延，繼承爵位。武定年間，任齊文襄王府參軍，齊國接受禪讓，依例降低爵位。

源延伯

延伯，初爲司空參軍事。時南秦民吴富反叛，詔以河間王琛爲都督，延伯叔父子恭爲軍司。延伯爲統軍，隨子恭西討，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幼，常訶制之而不能禁。

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詔延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門野戰，勇冠三軍。子雍之向東夏，留延伯城守，付以後事。延伯與兵士共分湯菜，防固城隍。及子雍爲胡所執，合城憂懼，延伯乃人人曉喻曰："吾父吉凶不測，方寸焦爛，實難裁割。但奉命守城，所爲處重，若以私害公，誠孝并闕，諸君幸得此心，無虧所寄。"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勵憤。朝廷聞而嘉之。除龍驤將軍，行夏州事，封五城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卒能固守。及後刺史至，延伯率領義衆還赴

延伯，起初任司空參軍事。當時南秦百姓吴富反叛，詔令任命河間王元琛爲都督，延伯的叔父子恭爲軍司。延伯任統軍，跟隨子恭向西討伐，作戰一定衝鋒在前。子恭見他年幼，常制止他却不能禁止。

子雍在夏州，上表請求援兵，詔令延伯率領羽林兵一千人奔赴夏州，城門野戰，勇冠三軍。子雍前往東夏，留延伯守城，把以後的事托付給他。延伯與將士共同分享湯菜，防守城池。及至子雍被胡人捉住，全城擔憂害怕，延伯於是逢人便説："我父親吉凶不測，心緒煩亂，實在難以抑制。但是奉命守城，所擔當的事情爲重，如果因私害公，忠誠仁孝都不完善，請諸君理解我的心，不辜負寄托。"於是衆人爲他的義氣所感動，無不振奮。朝廷聽説後嘉奬他。任龍驤將軍，行夏州事，封爲五城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最終能固守。等到後來刺史到來，延伯率領地方上招募的軍隊立刻奔赴子雍，共同平定黑城。在甊棠

子雍，共平黑城。在甄棠橋戰，先鋒陷陳，身擒維摩。及至白水，首摧阿非。

隨子雍至都，進爵浮陽伯，增封百户，爲諫議大夫。假冠軍將軍、別將，隨子雍北討。與葛榮戰歿，時年二十四。贈持節、平北將軍、凉州刺史，開國如故。

子孝孫，襲。齊受禪，爵例降。

橋一戰，衝鋒陷陣，親手擒獲維摩。等到達白水，首先挫敗阿非。

跟隨子雍到京都，晋升爵位爲浮陽伯，增封食邑一百户，任諫議大夫。假冠軍將軍、别將，跟隨子雍向北討伐。與葛榮交戰時犧牲，當時二十四歲。追贈爲持節、平北將軍、凉州刺史，開國的封賞照舊。

其子孝孫繼承爵位。齊國接受禪讓，爵位依例下降。

源子恭

子雍弟子恭，字靈順，聰惠好學。初辟司空參軍事。司徒祭酒、尚書北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

蕭衍亡人許周自稱爲衍給事黄門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曰：

徐州表投化人許團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云已蕭衍黄門侍郎。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曾辭讓，貽彼赫怒，遂被出爲齊康郡。因爾歸國，願畢志嵩嶺。比加采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莫落。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况辭禄，漢帝因成其美。斯實古先哲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蕭衍雖復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於處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禄而苟不聽之哉？推察情理，此則孟浪。假蕭衍昏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未爲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土，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官，志願嵩嶺者，初届之日，即應杖策尋山，負帙沿水，而乃廣尋知己，遍造執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宦之志安在？昔梁鴻去鄉，終傭吴會；逄萌浮海，遠

子雍的弟弟子恭，字靈順，聰慧好學。起初被徵用爲司空參軍事。任司徒祭酒、尚書北主客郎中，代理南主客事。

蕭衍的逃亡人士許周自稱任蕭衍的給事黄門侍郎，朝中官員，都信任他。子恭上奏説：

徐州表奏投順歸化的人許團和他的弟弟許周等人。考究他呈上的文書，許周陳述説自己是蕭衍的黄門侍郎。又説志在山水，不喜歡做官，曾經多次辭讓，致使蕭衍大怒，於是被貶出任齊康郡太守。因此歸順國家，希望實現隱居嵩嶺的心願。等到加以查訪，毫無證據；考究他上呈的文書，又没有着落。依據文書推理，確實有疑問。爲什麽呢？昔日伯夷叔齊孤往獨來，周王不强迫他們改變志向；伯況不做官，漢帝成全了他。這證明君王賢明的古代，也必然有不願稱臣的人。蕭衍儘管盤據長江下游以東地區，稱帝一方，至於待人處事，不是很違背禮法。哪會有士人辭讓富貴禄位而不允許的道理呢？推究情理，這件事原來是十分荒誕的。假使蕭衍昏庸狂妄，不守正道，逼迫士人出任郡守，不屬於死亡的危急，怎麽能輕離生長之地，長别父母之邦呢？如果説不喜歡做官，願隱居嵩嶺，初到之日，就應當拄着拐杖尋訪山嶺，背負書卷沿水遨游，但是他到處尋求知己，普遍造訪官員，希圖富貴的心願已經顯現，逃避官宦的志向又在哪

客遼東。并全志養性，逍遥而已，考之事實，何其懸哉？又其履歷清華，名位高達，計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何其孤迥？設使當時匆遽，不得携將，及其來後，家貲産業應見簿斂，尊卑口累亦當從法。而周兄弟怡然，曾無憂戚。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應是衍故遣，非周投化。推究二三，真僞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必令獲實，不盈數旬，玉石可睹。

裏？昔日梁鴻離開故鄉，始終在吴會做雇工；逢萌渡海，客居於遥遠的遼東。都衹是保全心志修養性情，逍遥自在而已，考究他們的實際情况，怎麽那樣懸殊呢？他歷任高官，高貴顯達，計算他的家産，應當是不少的。現在歸化，怎麽那樣意高志遠？假使當時匆忙急迫，不能携帶，到他來了以後，家資應當見於登記的文簿，家中尊卑長幼也應當依法處置。但是許周兄弟怡然自樂，没有憂愁。如果没有家族，道理或許説得通，如果有家族而不連坐獲罪，就應當是蕭衍有意派遣來的，不是許周投順歸化。推究再三，真僞難辨，請命令徐揚二州秘密查訪，一定要他們得到實情，不滿幾十天，玉石可辨。

於是詔推訪，周果以罪歸闕，假稱職位，如子恭所疑。

於是詔令推究查訪，許周果然是因犯罪歸附朝廷，假稱職位，像子恭所懷疑的那樣。

河州羌却鐵忽反，殺害長吏，詔子恭持節爲行臺，率諸將討之。子恭嚴勒州郡及諸軍，不得犯民一物，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兩旬間悉皆降款。朝廷嘉之。正光元年，爲行臺左丞，巡行北邊。

河州羌人却鐵忽反叛，殺害高級官員，詔令子恭持符節任行臺，率領諸將討伐他。子恭嚴令州郡和各軍，不得侵占百姓的一草一木，輕率地與賊人交戰，然後昭示聲威和恩澤，二十天之間全都降服。朝廷嘉獎他。正光元年，任行臺左丞，巡視北部邊境。

轉爲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書曰：

改任起部郎。當時明堂、辟雍都還没有建成，子恭上書説：

臣聞辟臺望氣，軌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推尊之美，事絶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蓋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用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以兹爲大，乃皇王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維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於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修廢典，建明堂，立學校，

我聽説在辟雍望雲氣占卜吉凶，軌範事物的準則很高超；在明堂宣示政治教化，匡正人世的道理非常深遠。因此典籍所載，是天地間最高的道理，推崇尊長是百姓最大的政事。至於祭祀上天和天神，爲的是用來答謝頌揚上天神靈；祭天時以先祖配享，是用來報答世人。大孝至高無上，尊敬父親以此事爲大，實在是帝王的美好事業，國家的盛大典禮。皇魏君臨天下，總攬天下，在中原改革制度，垂範於遠方。自北往南，以洛陽爲吉祥；定都徙民，調節冬夏時令。高祖因此開創基業，世宗在此擴大建設。大功告成應制作音樂，政治安定而制定禮法，於是查尋前人遺留下來的文獻，修復荒廢的典章，

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加葺缮。侍中、領軍臣乂，總動作官，宣贊授令。自兹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茫，淹積年載，結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肄胄之禮，掩仰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厦止於尺土，爲山頓於一匱，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况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資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大作，稍以粗舉，并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蒼生睹禮樂之富。

建明堂，立學校，興立一代美好的規矩，標榜千載英明的制度。永平年間，開始修建城池，初具規模，一直没有完工。已故尚書令、任城王臣元澄根據已故司空臣李冲所設計的明堂圖樣，連同應詔對答的表章、兩京的模式，奏請營建。衹待詔令下達，就進行修繕。侍中、領軍臣元乂，總領匠作之官，弘揚贊助并傳達詔令。從此以後，纔配給士兵，有時給一千，有時給幾百，增加减少，竟然没有一定的標準，要期望早日完工，道理上難以做到。如果派人專管這項工程，長期堅持，委任并責成他辦理，或許有完工之日。但是所配給的勞動力，本來就少，各處借調，動輒數以千計。雖然有營造之名，終究没有完工之實。明亮的建築曠遠迷茫，停滯多年，結構高峻的屋宇，没有完工的迹象。仍然使在太學學習的禮儀，受到壓抑而不能施行；敬禮年高德劭者的禮節，沉寂而不返。建造大厦而止於尺土，建立功業而功虧一簣，實在可惜啊！我以爲徵召百姓經營，必有“庶民子來”之歌；營造不要急迫，將産生“不日成之”之美。况且士兵本來不多，加之受其他勞役牽制，停廢此處而給與彼處，循環往復没有止境。就是停止創造禮儀的要事，而資助不急之務，廢棄治理國家的事業，而供給寺館的勞役之事，尋求長遠的謀劃，不也欠缺嗎？如今各寺大興土木，祇粗略地舉出一些役作，都可以撤銷或减少，集中進行經營，嚴令工匠，務必使完工。使祖宗有配祭上天的日子，蒼生目睹禮樂的廣博。

書奏，從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又領治書侍御史。

書表奏上，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任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又領治書侍御史。

秦益氐反，詔子恭持節爲都督、河間王琛軍司以討之。事平，仍行南秦州事。及六鎮反，以子恭兼給事黄門郎，持節慰勞。還，拜河内太守，加後將軍，平絳蜀反。丹谷、清廉二路險澀不通，以子恭爲當郡别

秦益二州氐人反叛，詔令子恭持符節任都督、河間王元琛的軍司去討伐賊人。事情平定以後，仍然代理南秦州事。及至六鎮反叛，任命子恭兼給事黄門郎，持符節慰勞。返回，任河内太守，加授後將軍，平定絳蜀的反叛。丹谷、清廉兩處道路險阻不通，任命子恭爲本郡别將。不

將。俄而建興蜀復反，相與連勢，進子恭爲持節、散騎常侍、假平北將軍、征建興都督，仍兼尚書行臺，與正平都督長孫稚合勢進討，大破之。正平賊帥范明遠與賊帥劉牙奴并面縛請降。事平，除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久建興蜀又反叛，氣勢相連，升任子恭爲持節、散騎常侍、假平北將軍、征建興都督，仍然兼任尚書行臺，與正平都督長孫稚合力進兵討伐，大敗敵軍。正平的賊人頭領范明遠和劉牙奴都自縛請求投降。事情平定以後，任平南將軍、豫州刺史，不久加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武泰初，郢州刺史元願達以城降蕭衍，詔徵都督尉慶賓還京師，回衆隸子恭以討之。衍將夏侯夔率衆數萬來寇，遠近不安。夔乘勢分兵，遂逼新蔡，自攻毛城。子恭隨方應援，賊并破走。蕭衍豫州刺史夏侯亶復遣四將，率衆三萬，入圍南頓，北攻陳項。子恭遣軍禦之，賊復奔退。加鎮南將軍，又兼尚書行臺。子恭勒衆渡淮，徙民於淮北，立郡縣，置戍而還。蕭衍直閣將軍、軍主胡智達等八將，與其監軍閻次洪入寇，屯於州城東北四十餘里。子恭擊破之，斬智達，生擒次洪。

武泰初年，郢州刺史元願達獻出城池投降蕭衍，詔令徵召都督尉慶賓回京師，返回的軍隊隸屬子恭用以討伐叛賊。蕭衍的將領夏侯夔率領幾萬軍隊來侵犯，遠近不安。夏侯夔乘勢分兵，於是逼近新蔡，親自攻打毛城。子恭隨機接應，賊軍都潰敗逃走。蕭衍的豫州刺史夏侯亶又派遣四員將領，率領三萬軍隊，前來包圍南頓，向北攻打陳項兩地。子恭派遣軍隊抵擋，賊軍又奔逃退走。加授鎮南將軍，又兼任尚書行臺。子恭統領軍隊渡過淮水，把百姓遷徙到淮水以北，建立郡縣，設置城堡而後返回。蕭衍的直閣將軍、軍主胡智達等八員將領，與他們的監軍閻次洪入侵，駐守在州城東北四十多里處。子恭打敗敵軍，斬殺智達，生擒次洪。

元顥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静。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後加散騎常侍。

元顥進入洛陽，加授子恭爲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絕他，却頻頻派遣密使瞭解莊帝的動静。不久，元顥失敗，皇上回洛陽，升任子恭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授予非正式的車騎將軍，後來加授散騎常侍。

板橋蠻文石活、石忌驫受蕭衍印節，扇誘黨類，據險寇竊。子恭躬率將士，徑襲其栅，數日之中，殲殪略盡。諸蠻款服，咸求輸税。徵拜右光禄大夫、給事黄門侍郎，仍本將軍。録其前後征討功，封臨潁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户，加散騎常侍。俄遷侍中。

板橋蠻文石活、石忌驫接受蕭衍的任命，煽動黨徒，據險爲害。子恭親自率領將士，徑直襲擊他們的營寨，幾天之間，殲滅殆盡。各地蠻人降服，都請求納税。徵入任右光禄大夫、給事黄門侍郎，將軍一職依舊。表彰他前後征討的功勛，封他爲臨潁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户，加授散騎常侍。不久升任侍中。

尒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據斷河橋，詔子恭爲都督以討之，出頓於大夏門北。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仍以子恭兼尚書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尋遷衛將

尒朱榮死後，世隆、度律占據并切斷河橋，詔令子恭任都督去討伐他們，出城停留在大夏門北。不久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仍然任命子恭兼尚書僕射，任大行臺、大都督。不久升任衛將軍、非正式的車騎將軍，率領各位將領

軍、假車騎將軍，率諸將於太行築壘以防之。既而尒朱兆率衆南出，子恭所部都督史仵龍、羊文義開栅降兆。子恭退走，爲兆所破。衆既退散，兆因入洛。子恭竄于緱氏，仍被執送。俄而見釋。

在太行山構築堡壘禦敵。不久以後尒朱兆率領軍隊向南出擊，子恭所部都督史仵龍、羊文義打開營寨投降尒朱兆。子恭退走，被尒朱兆打敗。軍隊既然後退潰散，尒朱兆於是進入洛陽。子恭逃竄到緱氏，還是被捉住押送京師。不久被釋放。

前廢帝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侍中如故。尋授散騎侍郎、都督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假車騎大將軍、行臺僕射、荆州刺史。以與定策之勛，封臨汝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時叛蠻雷亂清受蕭衍兗州刺史章綬，入爲寇掠，諸蠻從之，置立郡縣。子恭討平之。永熙中，入爲吏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又論子恭餘效，封新城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户。子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爲齊獻武王軍司。元象元年卒。興和二年，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兗州刺史，謚曰文獻。

前廢帝初年，任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侍中一職照舊。不久任散騎侍郎、都督三州諸軍事、本將軍、非正式的車騎大將軍、行臺僕射、荆州刺史。以參與擁立皇帝的功勛，封爲臨汝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當時叛亂的蠻人雷亂清接受蕭衍的兗州刺史的印綬，前來侵犯擄掠，各地蠻人跟從他，設置郡縣。子恭討伐并平定叛亂。永熙年間，召入任吏部尚書，加授驃騎大將軍。因子恭先前在豫州的戰功，追加賞賜爲襄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又評定子恭的其他功勞，封他爲新城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户。子恭不久上表請求轉授給第五個兒子文盛，皇上准許他的請求。天平初年，任中書監。三年，任魏尹，又任齊獻武王的軍司。元象元年去世。興和二年，追贈爲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兗州刺史，謚號爲文獻。

子彪，字文宗。子恭存日，轉授臨潁縣開國侯。武定末，太子洗馬。

其子源彪，字文宗。子恭在世的時候，轉授他爲臨潁縣開國侯。武定末年，任太子洗馬。

彪弟文瑶，武定中，襲襄城縣開國男。齊受禪，爵并降。

源彪的弟弟文瑶，武定年間，繼承爵位爲襄城縣開國男。齊國接受禪讓，爵位於是下降。

源纂

子恭弟纂，字靈秀。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凉州大中正，轉太府少卿。建義初，遇害河陰，年三十七。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恭的弟弟源纂，字靈秀。任員外散騎侍郎，多次升任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凉州大中正，改任太府少卿。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終年三十七歲。追贈爲散騎常侍、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源奂

懷弟奂，字思周，少而謹密。初爲中書學生。隨父討敕勒，有斬獲之功，遷中散。前後使檢察州鎮十餘所，皆有功績。除長樂太守，以母老

源懷的弟弟源奂，字思周，年輕時就謹慎細緻。起初任中書學生。跟隨父親討伐敕勒，有斬殺和俘虜敵人的功勞，升任中散。前後出使考察州鎮十多處，都有功績。任長樂太守，因母親年

解官歸養。卒，無子。

老而辭去官職回家奉養。去世，没有兒子。

史臣曰：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而已，其翼戴高宗，庭抑禪讓，殆社稷之臣也。懷幹略兼舉，出内有聲，繼迹賢考，不墜先業。子雍效立夏方，身亡冀野，惜乎！

史臣曰：源賀容貌堂堂，不衹是有勇武的氣節而已，他輔佐擁戴高宗，在朝堂上勸阻禪讓，是關係國家安危的重臣。源懷才幹謀略兼備，聲聞朝廷内外，繼承賢父的踪迹，不辱前輩的事業。子雍在夏州立功，身死冀州之野，可惜啊！

魏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薛辯　寇讚　酈範　韓秀　堯暄

薛辯　薛謹　薛初古拔　薛胤

薛辯，字允白。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家焉。祖陶，與薛祖、薛落等分統部衆，故世號三薛。父强，復代領部落，而祖、落子孫微劣，强遂總攝三營。善綏撫，爲民所歸，歷石虎、苻堅，常憑河自固。仕姚興爲鎮東將軍，入爲尚書。强卒，辯復襲統其營，爲興尚書郎、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辯稍驕傲，頗失民心。劉裕平姚泓，辯舉營降裕，司馬德宗拜爲寧朔將軍、平陽太守。及裕失長安，辯來歸國，仍立功於河際，太宗授平西將軍、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泰常七年卒於位，年四十四。

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頗覽史傳。劉裕擒泓，辟相府行參軍，隨裕渡江。尋轉記室參軍。辯將歸國，密使報謹，遂自彭城來奔。朝廷嘉之，授河東太守。後襲爵平西將軍、汾陰侯。謹所治與屈丐連接，結士抗敵，甚有威惠。始光中，世祖詔奚斤討赫連昌，敕謹領偏師前鋒鄉導。既克蒲坂，世祖以新舊之民并爲一郡，謹仍爲太守，遷秦州刺史，將軍如故。山胡白龍憑險作逆，世祖詔鎮南將軍奚眷與謹自太平北入，討平之。除安西將軍、涪陵公，刺史如

薛辯，字允白。他的祖先從蜀地遷徙到河東的汾陰，於是定居於此。祖父薛陶，與薛祖、薛落等人分別統領部衆，所以當時號稱三薛。父親薛强，又繼承祖父統領部衆，而薛祖、薛落的子孫昏劣，薛强於是總領三營。他善於安撫，百姓歸附，歷經石虎、苻堅時代，長期憑黄河自保。在姚興手下任鎮東將軍，召入任尚書。薛强去世後，薛辯又繼承父親統領三營，任姚興的尚書郎、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薛辯逐漸驕傲，頗失民心。劉裕平定姚泓，薛辯舉部投降劉裕，司馬德宗任命他爲寧朔將軍、平陽太守。及至劉裕丢失長安，薛辯降魏，屢次在黄河邊建立功勞，太宗授任他爲平西將軍、雍州刺史，賜給爵位爲汾陰侯。泰常七年在任上去世，終年四十四歲。

其子薛謹，字法順，容貌魁偉，博覽史籍。劉裕擒獲姚泓，用他爲相府行參軍，跟隨劉裕渡過長江。不久改任記室參軍。薛辯打算降魏，秘密派人報知薛謹，於是從彭城來投奔。朝廷嘉獎他，授河東太守。後來繼承爵位爲平西將軍、汾陰侯。薛謹治理的地區與屈丐連接，他聚士抗擊敵人，很有聲威和恩惠。始光年間，世祖命令奚斤討伐赫連昌，敕令薛謹率領偏師的先頭部隊帶路。攻克蒲坂以後，世祖把新舊百姓合并爲一郡，薛謹仍然任太守，升任秦州刺史，將軍一職照舊。山胡人白龍據險叛逆，世祖詔令鎮南將軍奚眷與薛謹從太平向北進兵，討伐平定了他。任安西將軍、涪陵公，刺史一職照舊。太延初年，

故。太延初，征吐没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惠兼備，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於是河汾之地，儒道興焉。真君元年，徵還京師，除内都坐大官。五年，爲都將，從駕北討，以後期與中山王辰等斬於都南，時年四十四。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

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輅拔，本名洪祚，世祖賜名。沉毅有器識，年始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吴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世祖親討之。乃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世祖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氐仇傉檀、强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劉彧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將軍、開府，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南陽平太守許含等以治民著稱，徵詣京師。顯祖親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爲河東公。八年三月，詔拔入朝，暴病卒，年五十八，贈左光禄大夫，謚曰康。

長子胤，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蕭賾遣將寇邊，詔胤爲都將，與穆亮等拒於淮上。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十四年，文明太后公除，高祖詔諸刺史、鎮將曾經近侍者，皆聽赴闕，胤隨例入朝。屬開革五等，降公爲侯。十七年，高祖南討，詔趙郡王幹、司空穆亮爲西道

征討吐没骨，平定了他。薛謹從郡守升任刺史，恩威兼施，世風爲之一變。當時處於兵荒馬亂之後，儒家學説沉寂。薛謹命令建立學校，教授儒家典籍，春夏秋三個農時之暇，都要求人們從師學習，他親自巡視鄉里，親自加以考試，於是黄河汾水一帶，儒家學説興盛。真君元年，徵召回京師，任内都坐大官。五年，任都將，跟從皇上向北討伐，由於延誤預定的時日與中山王元辰等人在都城南受死刑，當時四十四歲。不久追贈爲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號爲元公。

長子初古拔，一説車輅拔，本名洪祚，其名爲世祖所賜。沉穩剛毅有見識，剛剛二十歲左右，司徒崔浩一見面就認爲他很奇特。真君年間，蓋吴擾亂函谷關以西，薛永宗據守黄河一側，世祖親自討伐他。於是詔令初古拔聚集宗族鄉里，在黄河邊修築壁壘，切斷雙方賊寇的往來之路。事情平定，任中散，被賜給爵位爲永康侯。世祖向南討伐，任命初古拔爲都將，跟從皇上到達長江而後返回。又與陸真一同討伐反叛的氐人仇傉檀、强免生，平定了他們。皇興三年，任散騎常侍，娶西河長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當年，初古拔的同族叔父劉彧的徐州刺史安都憑據城池歸順，敕令初古拔前往彭城慰勞迎接。任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任鎮西大將軍、開府，晋爵平陽公。三年，初古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南陽平太守許含等人以善於治民著稱，被徵召到京師。顯祖親自慰勞勉勵，又命令他返回本州。太和六年，改封河東公。八年三月，詔令初古拔入朝，突然生病去世，終年五十八歲，追贈爲左光禄大夫，謚號爲康。

長子薛胤，字寧宗，年輕時有父親的風範。二十歲左右，任中散，繼承官爵爲鎮西大將軍、河東公，任懸瓠鎮將。蕭賾派遣將領侵犯邊境，詔令薛胤任都將，與穆亮等人在淮水上抵抗。不久任持節義陽道都將。十四年，因公暫免爲文明太后服喪，高祖詔令曾經是親近侍臣的各位刺史、鎮將，都可入朝，薛胤按照規定入朝。適逢改革封爵制度，降公爵爲侯爵。十七年，高祖向南討伐，詔令趙郡王元幹、司空穆亮任西道都

都將。時幹年少，未涉軍旅。高祖乃除胤假節、假平南將軍，爲幹副軍。行達哀父，以蕭賾死，班師。又爲都將，共討秦州反，敗支酉，生擒斬之。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路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强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胤至郡之日，即收其奸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群盜懾氣，郡中清肅。二十三年秋，遇疾，卒於郡，時年四十四，謚曰敬。

子裔，字豫孫，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游。歷尚書左外兵郎、左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出爲洛州刺史。卒，贈平西將軍、岐州刺史。

子孝紳，襲爵。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儁所劾，死。後贈征西將軍、華州刺史。

胤弟，字崇業。廣平王懷郎中令、汝陰太守。

子修仁，司空行參軍。

修仁弟玄景，陳留太守。

薛洪隆 薛驎駒 薛慶之

拔弟洪隆，字菩提。解褐陽平王國常侍，稍遷河東太守。

長子驎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太和九年，蕭賾使至，乃詔驎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十年秋，遇疾卒，時年三十五。贈寧朔將軍、河東太守，謚曰宣。

長子慶之，字慶集，頗以學業聞。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遷廷尉丞。廷尉寺鄰接北城，曾夏日於寺傍執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

將。當時元幹年輕，未經歷戰争。高祖於是任命薛胤爲假節、假平南將軍，任元幹的副軍。行進到哀父，由於蕭賾死去，班師。又任都將，奉命討伐秦州反賊，打敗支酉，生擒并且殺掉了他。任立忠將軍、河北太守。該郡有山有河，路上多有盜賊。有韓馬兩姓，各有二千多家，依强恃險，爲害最重，劫掠行人，侵凌鄉里。薛胤到任的那天，就拘捕作惡多端的壞人二十多個，同時處死。於是各路盜賊恐懼，郡中清平寧静。二十三年秋，生病，在郡中去世，當年四十四歲，謚號爲敬。

其子薛裔，字豫孫，繼承爵位。性情豪爽，大肆經營田園第宅，豢養歌伎舞女，恣意游樂。歷任尚書左外兵郎、左軍將軍，升任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出任洛州刺史。去世後，追贈爲平西將軍、岐州刺史。

兒子孝紳，繼承爵位。逐漸升任前將軍、太中大夫。孝紳輕薄没有德行，因事獲罪被河南尹元世儁彈劾，死去。後來追贈爲征西將軍、華州刺史。

薛胤的弟弟，字崇業。任廣平王元懷的郎中令、汝陰太守。

兒子修仁，任司空行參軍。

修仁的弟弟玄景，任陳留太守。

初古拔的弟弟洪隆，字菩提。出仕任陽平王國常侍，逐漸升任河東太守。

長子驎駒，好讀書。被舉薦爲秀才，任中書博士。太和九年，蕭賾的使者來到，於是詔令驎駒兼任主客郎以便接待他。十年秋，生病去世，當年三十五歲。追贈爲寧朔將軍、河東太守，謚號爲宣。

長子慶之，字慶集，頗以學問聞名。初仕奉朝請。領侍御史，升任廷尉丞。廷尉寺鄰接北城，曾經於夏季在寺旁捉得一隻狐狸。慶之與廷尉正博陵人崔纂，一個人以爲北城的狐狸狡猾爲害，應當從速殺掉，另一個人以爲正是生育的月份，應當等到秋分再殺。廷尉卿裴延儁、袁翻互有異議。雖然是戲謔，文辭和義理可觀，事迹流

傳於世。轉尚書郎、兼尚書左丞，爲并肆行臺，賜爵龍丘子，行并州事。遷征虜將軍、滄州刺史，爲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後贈右將軍、華州刺史。	傳於當世。改任尚書郎、兼尚書左丞，任并肆二州行臺，賜給爵位爲龍丘子，代理并州事。升任征虜將軍、滄州刺史，被葛榮攻打包圍，城池被攻克。不久生病去世。後來追贈爲右將軍、華州刺史。
慶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積年，以軍功歷司徒鎧曹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卒。	慶之的弟弟英集，曠達坦率。跟隨舅舅李崇在揚州多年，以軍功歷任司徒鎧曹參軍，逐漸升任治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去世。
薛鳳子	
驎駒弟鳳子。自徙都洛邑，鳳子兄弟移屬華州河西郡焉。太和二年，爲太子詹事丞、本州中正。世宗登阼，轉太尉府鎧曹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正始初，爲持節、征義陽軍司。還京，其年秋卒，時年四十九，贈陵江將軍、光城太守。	驎駒的弟弟鳳子。自從遷都洛邑，鳳子兄弟遷移隸屬華州的河西郡。太和二年，任太子詹事丞、本州中正。世宗即位，改任太尉府鎧曹參軍，逐漸升任治書侍御史。正始初年，任持節、征義陽軍司。返回京師，當年秋季去世，時年四十九歲，追贈爲陵江將軍、光城太守。
鳳子弟驥奴，州主簿。	鳳子的弟弟驥奴，任州主簿。
洪隆弟破胡，州治中別駕。稍遷河東太守、征仇池都將。有六子。	洪隆的弟弟破胡，任州治中別駕。逐漸升任河東太守、征仇池都將。有六個兒子。
長子聰，字延智。有世譽。累遷治書侍御史、直閣將軍，爲高祖所知。世宗踐阼，除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卒於州。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長子薛聰，字延智。當時有聲譽。多次升任治書侍御史、直閣將軍，受高祖賞識。世宗即位，任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在州中去世。追贈爲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長子景茂，司州記室從事、猗氏令。早卒。	長子景茂，任司州記室從事、猗氏縣令。去世過早。
景茂弟孝通，頗有文學。永安中，中尉高道穆引爲御史，歷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常山太守。遇惡疾而卒。	景茂弟孝通，很有才學。永安年間，被中尉高道穆薦爲御史，歷任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常山太守。患惡疾而去世。
聰弟道智，尚書郎。卒。	薛聰的弟弟道智，任尚書郎。去世。
子長瑜，天平中，爲征東將軍、洛州刺史，擊賊潼關，没於陳。贈都督冀定太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兒子長瑜，天平年間，任征東將軍、洛州刺史，到潼關攻打賊軍，陣亡。追贈爲都督冀定太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道智弟仙智，郡功曹。	道智的弟弟仙智，任郡功曹。
仙智弟曇賢，卒於國子博士。	仙智的弟弟曇賢，任國子博士時去世。
小子景淵，尚書左民郎。	小兒子景淵，任尚書左民郎。

薛和

曇賢弟和，字導穆。解褐大將軍劉昶府行參軍。轉司空長流參軍，除太尉府主簿，遷諫議大夫。永平四年正月，山賊劉龍駒擾亂夏州，詔和發汾、華、東秦、夏四州之衆討龍駒，平之。和因表立東夏州，世宗從之。又行正平、潁川二郡事，除通直散騎常侍。蕭衍遣將張齊寇晋壽，詔和兼尚書左丞，爲西道行臺，節度都督傅豎眼諸軍，大破齊軍。正光初，除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卒於州，年五十五。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

曇賢的弟弟薛和，字導穆。出仕任大將軍劉昶的府行參軍。改任司空長流參軍，任太尉府主簿，升任諫議大夫。永平四年正月，山賊劉龍駒擾亂夏州，詔令薛和調動汾、華、東秦、夏四州的軍隊討伐龍駒，平定他。薛和於是上表請求設立東夏州，世宗聽從了他的意見。又代理正平、潁川二郡事，任通直散騎常侍。蕭衍派遣將領張齊侵犯晋壽，詔令薛和兼任尚書左丞，任西道行臺，節制都督傅豎眼各軍，大敗張齊的軍隊。正光初年，任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中去世，時年五十五歲。追贈爲安北將軍、瀛州刺史。

長子元信，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開府長史。

長子元信，武定末年，任中軍將軍、儀同開府長史。

和弟季令，奉朝請。

薛和的弟弟季令，任奉朝請。

破胡弟破氏，爲本州别駕，早卒。四子。

破胡的弟弟破氏，任本州别駕，去世過早。有四個兒子。

長子敬賢，爲鉅鹿太守。

長子敬賢，任鉅鹿太守。

破氏弟積善，爲中書博士、臨淮王提友。

破氏的弟弟積善，任中書博士、臨淮王元提友。

子隆宗，太原太守。

兒子隆宗，任太原太守。

寇讚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因難徙馮翊萬年。父脩之，字延期，苻堅東萊太守。讚弟謙之有道術，世祖敬重之，故追贈脩之安西將軍、秦州刺史、馮翊公，賜命服，謚曰哀公，詔秦雍二州爲立碑於墓。又贈脩之母爲馮翊夫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民者七郡、五縣。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因遭遇不幸遷徙到馮翊萬年。父親脩之，字延期，任苻堅的東萊太守。寇讚的弟弟謙之有道教的法術，世祖敬重他，所以追贈脩之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馮翊公，賜給顯示身份的制服，謚號爲哀公，詔令秦雍二州爲其墓立碑。又追贈脩之的母親爲馮翊夫人。至於本家被追贈爲太守、縣令、侯、子、男的有十六人，其中有七個郡守、五個縣令。

讚少以清素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嶷，非禮不動。苻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爲馮翊太守，召爲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有餘家推讚爲主，歸順。拜綏遠將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

寇讚年輕時以清静嚴肅知名，身高八尺，儀容嚴肅端莊，非禮不動。苻堅的僕射韋華，是本土顯達，雖然歲月有變化，但是一直對他另眼相看。韋華任馮翊太守，召他任功曹，後來任襄邑縣令。姚泓滅亡，秦雍兩地一千多家人推戴寇讚爲主，歸順。任綏遠將軍、魏郡太守。後來，秦雍兩地來投奔河南、滎陽、河内的民户數以

滎陽、河内者户至萬數，拜讚安遠將軍、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于洛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民襁負自遠而至，叁倍於前。賜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以益之。雖位高爵重而接待不倦。

初，讚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貴也，文以民禮拜謁，仍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爲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爲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常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甚獲公私之譽，年老表求致仕。真君九年卒，年八十六。遺令薄葬，斂以時服。世祖悼惜之。謚曰宣穆。

長子元寶，襲爵，爲豫州别駕。興安元年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

子祖，襲爵。高祖時，爲安南將軍、東徐州刺史，卒。

子靈孫，襲。赭陽太守。

元寶弟虎皮，有才器。本縣令。

寇臻

虎皮弟臻，字仙勝。年十二，遭父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士。顯祖末，爲中川太守。時馮熙爲洛州刺史，政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轉弘農太守。後以母老屢求解任，久乃從之。高祖初，母憂未闋，以恒農大盗張熲等賊害良善，徵爲都

萬計，任命寇讚爲安遠將軍、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所設在洛陽，設立雍州的郡縣以便安撫百姓。因此流民背負幼兒遠道而來，是以前的三倍。賜給寇讚爵位爲河南公，加授安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依舊任刺史，劃分洛豫二州的僑置的郡邑以充實南雍州。雖然官高爵重而待人以禮。

起初，寇讚還未顯貴，曾經到算命先生唐文處相面，唐文説："你前額上的黑痣被帽子遮住，應當官至地方長官而爵至封公。"及至顯貴，唐文以民禮拜見，於是説："明公還記得我過去的話嗎？那時衹知道你將會顯貴，然而不能知道自己能做你的州民。"寇讚説："昔日你預言杜瓊不得做主管官吏，人人都不以爲然。及至杜瓊被選爲盩厔縣令，你還説與相不合，而杜瓊果然由於急病，還未就任就死了。過去魏舒看到主人的兒子死了，知道自己必定位至公爵，我常因爲你對杜瓊預言靈驗，也没有喪失對這事的期待。"於是賜給唐文衣服、良馬。寇讚在該州十七年，於公於私都獲得了很好的聲譽，因年老上表請求退休。真君九年去世，終年八十六歲。遺囑喪事從儉，用當時通行的服裝入殮。世祖哀悼惋惜他。謚號爲宣穆。

長子元寶，繼承爵位，任豫州别駕。興安元年去世，追贈爲安南將軍、豫州刺史。

兒子寇祖，繼承爵位。高祖時，任安南將軍、東徐州刺史，去世。

兒子靈孫，繼承爵位。任赭陽太守。

元寶的弟弟虎皮，有才幹和器局。任本縣縣令。

虎皮的弟弟寇臻，字仙勝。十二歲，父親去世，守喪以孝順著稱。藐視錢財看重士人。顯祖末年，任中川太守。當時馮熙任洛州刺史，爲政以貪婪殘暴知名。仙勝稍微能附和他，很得他的歡心。改任弘農太守。後來因母親年老屢次請求辭職，過了很久皇帝纔應允他的請求。高祖初年，爲母親守喪還未結束，由於恒農大盗張熲等

將，與荆州刺史公孫初頭等追捕之。拜振武將軍、比陽鎮將，有威惠之稱。遷建威將軍、郢州刺史。及高祖南遷，郢州地為王畿，除弘農太守。坐受納，為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

長子祖訓，順陽太守。

人殺害善良的人，被徵入任都將，與荆州刺史公孫初頭等人追擊盜賊。任振武將軍、比陽鎮將，聲威恩惠爲人稱道。升任建威將軍、郢州刺史。及至高祖向南遷都，郢州地屬京郊，任弘農太守。因受賄獲罪，被御史彈劾，於是被罷免官職在家中去世。

長子祖訓，任順陽太守。

寇治

祖訓弟治，字祖禮。自洛陽令稍遷鎮遠將軍、東荆州刺史。代下之後，蠻民以刺史酈道元峻刻，請治為刺史。朝議以邊民宜悦，乃以治代道元，進號征虜將軍。坐遣戍兵送道元，免官。治兄弟并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淚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反亦如之。治，世宗末，遷前將軍、河州刺史。在任數年，遇却鐵忽反，又為城民詣都列其貪狀十六條。會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畏避勢家，承顔候色，不能有所執據。尋遷金紫光禄大夫。是時，蠻反於三鵶，治為都督追討，戰没。贈持節、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平男。

祖訓的弟弟寇治，字祖禮。從洛陽縣令逐漸升任鎮遠將軍、東荆州刺史。更換之後，蠻民因刺史酈道元嚴厲苛刻，請求寇治任刺史。朝廷評議以爲邊民對他心悦誠服，於是用他取代道元，升官號爲征虜將軍。因派遣戍守士兵送道元，免官。寇治兄弟都孝順友愛親厚和睦，白首同堂。雖然父親去世已久，但是還在其父往日的房間陳設其父的帷帳几案手杖，按時節打開房間依次叩拜，垂淚陳設祭品，像在宗廟一樣，吉凶之事必定先啓告，遠出回來也像這樣。寇治，世宗末年，升任前將軍、河州刺史。在任幾年以後，遇到却鐵忽反叛，城民到京師告他貪污罪狀十六條。適逢大赦被寬免。過了很久，兼任廷尉卿，又兼任尚書。畏懼有權勢的人家，承顔候色，不能據理争論。不久升任金紫光禄大夫。這時蠻人在三鵶反叛，寇治任都督追擊討伐，陣亡。追贈爲持節、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平男。

治弟彌，兼尚書郎。為城陽王徽所親待。永安末，徽避尒朱兆脱身南走，歸命於彌。彌不納，遣人加害，時論深責之。後没關西。

寇治的弟弟寇彌，兼任尚書郎。爲城陽王元徽所親近優待。永安末年，元徽逃避尒朱兆脱身向南逃走，投靠寇彌。寇彌不接納，還派人加害，當時的輿論對他大加譴責。後來死在函谷關以西。

寇朏之

治長子朏之，字長明。自直後、奉朝請，再遷鎮遠將軍、諫議大夫，仍直後。建義中，出除冠軍將軍、東荆州刺史，兼尚書，為荆郢行臺。代還，除征虜將軍。普泰中，襲爵，又為東荆州刺史。永熙中，鎮東將

寇治的長子朏之，字長明。從直後、奉朝請，兩次升任鎮遠將軍、諫議大夫，依舊任直後。建義年間，出任冠軍將軍、東荆州刺史，兼任尚書，任荆郢行臺。被調回朝廷，任征虜將軍。普泰年間，繼承爵位，又任東荆州刺史。永熙年間，任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武定四年

軍、金紫光禄大夫。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八。

去世，終年五十八歲。

酈範

酈範，字世則，小名記祖，范陽涿鹿人。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授兖州監軍。父嵩，天水太守。範，世祖時給事東宫。高宗踐阼，追録先朝舊勛，賜爵永寧男，加寧遠將軍。以治禮郎奉遷世祖、恭宗神主於太廟，進爵爲子。

酈範，字世則，小名記祖，范陽涿鹿人。祖父酈紹，任慕容寶的濮陽太守。太祖平定中山，獻出本郡迎接并投降，被任命爲兖州監軍。父親酈嵩，任天水太守。酈範，世祖時供職東宫。高宗即位，追記他在先朝的舊功，賜給爵位爲永寧男，加授寧遠將軍。以治禮郎的身份將世祖、恭宗的牌位遷往太廟，晋爲子爵。

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南征，範爲左司馬。師次無鹽，劉彧戍主申纂憑城拒守。識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若外潜威形，内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舒遲，民心固矣。司馬之策是也。"遂潜軍僞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旦便騰城，崇朝而克。白曜將盡以其人爲軍實。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沾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此良策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曜目範於衆曰："此行也，得卿，三齊不足定矣。"

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南征，酈範任左司馬。軍隊停駐無鹽，劉彧的戍守頭領申纂據城堅守。有見識的人都認爲攻城的器具不周備，不宜馬上進攻。酈範説："現在軍隊輕裝遠襲，深入敵境，不宜滯留，延誤時機。况且申纂必然以爲我軍來得迅速，不會攻城，以爲城池可以憑據，弱兵可以依仗。這是上天滅亡他的時機。現在對外不露聲勢，對内整頓軍隊，暗中激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以一舉攻克。"白曜説："一日寬縱敵人，將有幾世的禍患，現在如果遲緩，敵方民心就會堅固。司馬的計策是對的。"於是隱蔽軍隊，僞裝撤退，顯示不攻打的樣子。申纂果然没有防備，於是當晚部署，天亮登城，一個早晨就攻克了。白曜打算把敵方士兵全部作爲俘虜。酈範説："齊是四履之地，世稱'東秦'，不從長遠謀劃，恐怕不能平定。如今剛剛攻占，百姓未沾恩澤，接壤的城市有胸懷二心的將領，比鄰的邑鎮有堅守的士兵。應當以信義爲先，向他們曉示法度，然後民心可安，二州可定。"白曜説："這是上策啊。"於是釋放了他們。進軍停駐肥城，白曜準備攻打它。酈範説："肥城雖然小，攻打却遲延時間，得到它無益於軍隊的聲威，失去它有損於威力和氣勢。况且看到無鹽的士兵，死的很多，成敗的關鍵，可爲借鑒啊。如果用箭射送書信曉諭，可以不攻自降；縱使他們不投降，也將會逃散。"白曜於是用書信曉諭他們，肥城果然潰散。白曜看着酈範對衆人説："這次行動，得到你，三齊之地不難平定啊。"

軍達升城，劉彧太原太守房崇吉棄母妻東走。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寧朔將軍張元孫奉箋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師赴之。範曰："桑梓之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柏之累。擁衆數萬，勁甲堅城，强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逼之，朝夕無患，竟何所畏，已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懼虧軍勢。既進無所取，退逼强敵，羝羊觸蕃，羸角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克樂陵，然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不壺漿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後納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算，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城，裁能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戰；文秀必克殄，意在先誠。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短見猶謂不虛。歷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據東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衆則無以懼敵心。脱文秀還叛，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爲其所挫，梁鄒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大軍，必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雖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入賊計中。"白曜乃止。遂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後進爵爲侯，加冠軍將軍，遷尚書右丞。

軍隊到達升城，劉彧的太原太守房崇吉拋棄母親妻子向東逃走。劉彧的青州刺史沈文秀派遣他的寧朔將軍張元孫奉上降書投降，請求軍隊接應援助。白曜準備派遣偏師赴援。酈範說："對家鄉的眷戀，人們有相同的思想情懷。文秀的家在長江以南，青州没有祖宗墳塋之累。擁有幾萬軍隊，精兵堅城，勢力强就抵禦抗擊，勢力弱就逃走。我軍没有逼近他，他朝夕之間没有禍患，究竟畏懼什麽，一定要請求援軍？況且觀察他的使者，言辭煩瑣而面有愧色，目光下視而心怯，禮厚言甘，是誘惑我方。如果不深謀遠慮，恐怕會虧損軍勢。既然進無所取，後有强敵威逼，這就是所謂羝羊觸藩，進退兩難。不如先守住歷城，平定盤陽，打下梁鄒，攻克樂陵，然後戰車并行戰馬齊驅，揚旌直進，何愁民衆不手捧壺漿在路旁迎接明公呢！"白曜說："你前後所提出的計策，都不失爲好計策，今天的謀算，我却不能接受。爲什麽呢？道固這座孤城，衹能够自守；盤陽各處據點，地形不適宜野戰；文秀自知必然被消滅，有意先來投誠。天與而不取，後悔怎麽來得及。"酈範說："這種短見還不是毫無根據的。歷城的糧草兵力充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攻克的。文秀既然占據東陽作爲各城的根本，多派遣軍隊那麽歷城就不能鞏固，少派遣軍隊就無法使敵心畏懼。假如文秀隨即背叛，緊閉城門堅守，在前面的偏師，被他挫敗，梁鄒各城在後面追擊，文秀親自率領大軍，必然對我軍掩襲逼迫。我軍腹背受敵，進退無路，即使有韓信白起，也恐怕没有保全的道理。請再審慎考慮，不要中了敵人的詭計。"白曜這纔罷休。於是上表推薦酈範爲青州刺史以便安撫剛剛歸附的百姓。後來晋爵爲侯，加授冠軍將軍，升任尚書右丞。

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説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禄營丘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是時，鎮

後來任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酈範先前解除州任返回京師，夜晚夢見陰毛拂拭脚踝。他日把夢告訴别人。當時有個占夢的齊地人士名叫史武，進言說："將在齊地昌盛啊。你親臨安撫東秦之地，道德光照泰山到東部沿海的地區，一定會再次治理全部齊地，再次受禄位於營丘。"酈範笑着說："我將爲你驗證這個夢。"果

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高祖詔範曰："卿身非功舊，位無重班，所以超遷顯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遠。雖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之愆。而鎮將伊利妄生奸撓，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覦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算略，勿復懷疑。待卿别犯，處刑及鞭，今恕刑罷鞭，止罰五十。卿宜克循，綏輯邊服，稱朕意也。"還朝，年六十二，卒於京師，謚曰穆。範五子，道元在《酷吏傳》。

然像他説的那樣。當時，鎮將元伊利上表説酈範與賊相交往。高祖下詔給酈範説："你本身不是有功勛的舊臣，也没有重要的班位，之所以越級升遷顯要的官爵，位居中原，正是憑着勤勉和才能而達到的。雖然在外没有特殊的功勞，但是也没有違背時宜的過失。然而鎮將伊利虛妄地編造交往外賊的罪狀，上表説你造船買賣珠玉與外賊交往，企圖使你陷入犯罪的境地，窺伺刺史的職位。有關部門推究驗證以後，虛實自然顯現，有罪的現在已經伏罪。你要明智地制定謀略，不要再有懷疑。等你另外犯了罪，要處以刑罰和鞭笞，現在恕免刑罰鞭笞，衹罰五十。你應當巡視，撫慰安定邊境，以稱我的心意。"回朝，六十二歲時，在京師去世，謚號爲穆。酈範有五個兒子，道元記載在《酷吏傳》。

酈道慎

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略。自奉朝請，遷尚書二千石郎中，加威遠將軍，爲漢川行臺，迎接降款。以功除員外常侍，領郎中。轉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出爲正平太守，治有能名。遷長樂相。正光五年卒，年三十八。贈後將軍、平州刺史。

道元的第四個弟弟道慎，字善季。涉獵史籍，有才幹和謀略。從奉朝請升任尚書二千石郎中，加授威遠將軍，任漢川行臺，迎接降服的人。因功任員外常侍，領郎中。改任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出任正平太守，爲政有能幹的名聲。升任長樂相。正光五年去世，終年三十八歲。追贈爲後將軍、平州刺史。

子中，字伯偉。武定初，司徒刑獄參軍。

其子酈中，字伯偉。武定初年，任司徒刑獄參軍。

酈約

道慎弟約，字善禮。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徒諮議參軍。樸質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爲人所笑弄。坎壈於世，不免飢寒。晚歷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爲政清静，吏民安之。年六十三，武定七年卒。

道慎的弟弟酈約，字善禮。出仕任奉朝請，兩次升任冠軍將軍、司徒諮議參軍。質樸遲鈍，很喜歡撫琴讀書。喜登門拜訪以求功名利禄，乞求不已，常常被人嘲弄。在當世不得志，不免飢寒。晚年歷任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爲政清廉儉約，官吏和百姓安寧。武定七年六十三歲時去世。

範弟神虎，尚書左民郎中。

酈範的弟弟神虎，任尚書左民郎中。

酈惲

神虎弟夔。子惲，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正光中，刺史裴延儁用爲主簿，令其修起學校。

神虎的弟弟酈夔。兒子酈惲，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其有辦事的才幹。正光年間，刺史裴延儁任用他爲主簿，命令他修建學校。又被

又舉秀才，射策高第，爲奉朝請。後延儁爲討胡行臺尚書，引爲行臺郎。以招撫有稱，除尚書外兵郎，仍行臺郎。及延儁解還，行臺長孫稚又引爲行臺郎，加征虜將軍。惲頗兼武用，常以功名自許，每進計於稚，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開國子，邑三百户。惲在軍，啓求減身官爵爲父請贈，詔贈夔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惲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武泰中，尒朱榮稱兵赴洛，惲與元珍不從其命，爲榮行臺郎中樊子鵠所攻，城陷被害，時年三十六，世咸痛惜之。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

舉薦爲秀才，參加射策考試高中，任奉朝請。後來延儁任討胡行臺尚書，引用他爲行臺郎。由於招安有稱譽，任尚書外兵郎，依舊任行臺郎。及至延儁卸任回朝，行臺長孫稚又引用他任行臺郎，加授征虜將軍。酈惲兼有武略，常以功名自許，每每向長孫稚獻策，多被采納運用。因功賜爵魏昌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酈惲在軍中，奏請削減自身的官爵替父親請求追贈，詔令追贈酈夔爲征虜將軍、安州刺史。酈惲後來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武泰年間，尒朱榮起兵奔赴洛陽，酈惲和元珍不服從他的命令，被尒朱榮的行臺郎中樊子鵠攻打，城池被攻占以後酈惲遇害，當時三十六歲，世人都爲他哀痛惋惜。所作的文章，在當世很流行。撰寫慕容氏書，没有完成。

子懷則，武定末，司空長流參軍。

兒子懷則，武定末年，任司空長流參軍。

夔弟神期，中書博士。

神期弟顯度，司州秀才、尚書庫部郎。

酈夔的弟弟神期，任中書博士。

神期的弟弟顯度，任司州秀才、尚書庫部郎。

韓秀

韓秀，字白虎，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儁謁者僕射。父昞，皇始初歸國，拜宣威將軍、騎都尉。秀歷吏任，稍遷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拜廣武將軍。高宗稱秀聰敏清辨，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言，并掌機密。行幸游獵，隨侍左右。顯祖踐阼，轉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

延興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凉州。群官會議，僉以爲然。秀獨謂非便，曰："此蹙國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土鄰强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奸竊，不能爲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途，退塞西夷之窺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脱引寇内侵，深爲國

韓秀，字白虎，是昌黎人。祖父韓宰，任慕容儁的謁者僕射。父親韓昞，皇始初年歸順國家，任宣威將軍、騎都尉。韓秀歷任吏部官職，逐漸升任尚書郎，賜給爵位爲遂昌子，授予廣武將軍。高宗稱許韓秀聰慧機敏清晰明辯，才能勝任重要官職，於是命令他負責出納王命，并掌管機要部門。皇上出行游獵，跟隨身邊侍奉。顯祖繼位，改任給事中，參謀征南慕容白曜軍事。

延興年間，尚書省上奏説敦煌一鎮，遠在西北，寇賊阻礙交通要道，擔心不能固守，打算遷移到凉州。百官聚會商議，都認爲應該那樣。惟獨韓秀認爲不適宜，説："這是損失國土的事，而不是開拓土地的事。我認爲敦煌的設立，由來已久。雖然地鄰强敵，但是軍人平素熟習武事，縱使有歹徒盗賊，也不能造成禍害，按照常規設置的據點，足以自我保全。進可切斷北狄窺伺的途徑，退可阻塞西夷窺伺的道路。如果遷徙到姑臧，擔心人們會懷有二心。或者安土重遷，人情

患。且敦煌去涼州及千餘里，捨遠就近，遥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啓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太和初，遷内侍長。後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漁陽公。在州數年，卒。子務襲爵。

不願遷徙，倘若招引敵寇向内侵犯，就是國家的大患。況且敦煌離涼州有一千多里，捨遠就近，遠處的防禦就有缺。一旦如此，就會引發敵國入侵的野心，夷狄就會勾結，互相往來。恐怕叛逆之徒同心合力，侵害涼州及附近各城堡，就會使函谷關以西慌亂，報警的烽火不熄，邊境戰事頻頻興起，國事將很艱難。”於是聽從韓秀的意見。太和初年，升任内侍長。後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漁陽公。在該州幾年以後，去世。兒子韓務繼承爵位。

韓務

務，字道世，性端謹，有治幹。初爲中散，稍遷太子翊軍校尉。時高祖南征，行梁州刺史楊靈珍謀叛。以務爲統軍，受都督李崇節度以討靈珍。有戰功，授後軍長史，徵赴行在所。還，遷長水校尉。景明初，假節行肆州事，轉左中郎將、寧朔將軍，試守常山郡。又爲征蠻都督李崇司馬。崇揃蕩群蠻，除近畿之患，務有力焉。後除鎮北府司馬。初試守常山。府解，復爲平北長史。務頗有受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務獻七寶床、象牙席。詔曰：“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邊人李旻、馬道進等許殺蕭衍黄坂戍主，率户來降。務信之，遣兵千餘人迎接。户既不至，而詐表破賊，坐以免官。久之，拜冠軍將軍、太中大夫，進號左將軍。神龜初卒。

韓務，字道世，端正謹慎，有爲政的才幹。起初任中散，逐漸升任太子翊軍校尉。當時高祖南征，行梁州刺史楊靈珍謀反。任命韓務爲統軍，受都督李崇節制去討伐靈珍。有戰功，任後軍長史，被召往皇上巡行之處。回朝，升任長水校尉。景明初年，假節代理肆州事，改任左中郎將、寧朔將軍，試守常山郡。又任征蠻都督李崇的司馬。李崇剪滅群蠻，消除京城附近地區的禍患，韓務有一份功勞。後除授鎮北府司馬。先前試守常山。鎮北府撤銷，又任平北長史。韓務受賄很多，被御史中尉李平彈劾，交付廷尉，適逢大赦被免罪。後爲龍驤將軍、郢州刺史。韓務進獻七寶床、象牙席。皇上下令説：“晉武帝焚毁用雉頭羽毛織成的裘，我常稱贊這事，現在韓務所進獻的也是這類東西。新奇美麗的物品，背離了他的風采素養，可交付他的家人。”邊民李旻、馬道進等人許諾殺死蕭衍的黄坂戍守頭領，率領民户來投降。韓務相信他們的諾言，派遣部隊一千多人迎接。民户全都没有來，却上表詐稱打敗賊人，因而被免官。很久以後，被授予冠軍將軍、太中大夫，升官號爲左將軍。神龜初年去世。

堯暄

堯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鍾葵，後賜爲暄。祖僧賴，太祖平中山，與趙郡吕舍首來歸國。

堯暄，字辟邪，是上黨長子人。本名鍾葵，後來賜名爲暄。祖父僧賴，太祖平定中山時，與趙郡人吕舍率先來魏。

暄聰了，美容貌，爲千人軍將、東宫吏。高宗以其恭謹，擢爲中散。

堯暄聰慧，容貌美好，任千人軍將、東宫吏。高宗因他恭敬謹慎，提拔他爲中散。奉命出

奉使齊州，檢平原鎮將及長史貪暴事，推情診理，皆得其實。除太尉中給事、兼北部曹事，後轉南部。太和中，遷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暄爲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賜獨車一乘，厩馬四匹。時蕭賾遣其將陳顯達寇邊，以暄爲使持節、假中護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平陽公。軍次許昌，會陳顯達遁走，暄乃班師。暄前後從征及出使檢察三十餘許度，皆有克己奉公之稱。賞賜衣服二十具、綵絹十匹、細絹千餘段、奴婢十口，賜爵平陽伯。及改置百官，授太僕卿。車駕南征，加安南將軍。轉大司農卿。太和十九年，卒於平城。高祖爲之舉哀。贈安北將軍、相州刺史，賻帛七百匹。

使齊州，查驗平原鎮將和長史的貪婪殘暴之事，斟酌情理，都得到了實證。任太尉中給事、兼北部曹事，後來改任南部曹事。太和年間，升任南部尚書。當時剛剛確定三長制，堯暄任東道十三州使，改編户籍。賜給專車一乘，御馬四匹。當時蕭賾派遣他的將領陳顯達侵犯邊境，朝廷任命堯暄爲使持節、代理中護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平陽公。軍隊進駐許昌，適逢陳顯達逃走，堯暄於是班師。堯暄前後跟從征討及出使檢察三十多次，都有克己奉公的稱譽。賞賜衣服二十套、綵絹十匹、細絹一千多段、奴婢十口，賜給爵位爲平陽伯。及至重新設置百官，任太僕卿。皇上南征，加授安南將軍。改任大司農卿。太和十九年，在平城去世。高祖爲他高聲痛哭。追贈爲安北將軍、相州刺史，賜給用於喪事的帛七百匹。

初，暄使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毁撤，由是後更損落。及高祖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

當初，堯暄出使徐州，看到州城樓臺殿閣，嫌它們華麗高大，就下令各處毁掉，因此後來更加殘破。及至高祖到彭城，聽到這事説："堯暄還應該追賜死刑。"

暄長子洪，襲爵。鎮北府録事參軍。

堯暄的長子堯洪，繼承爵位。任鎮北府録事參軍。

子桀，字永壽。元象中，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開國公。

兒子堯桀，字永壽。元象年間，位居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開國公。

洪弟遵，伏波將軍、河州冠軍府長史、臨洮太守。卒，贈龍驤將軍，謚曰思。

堯洪的弟弟堯遵，任伏波將軍、河州冠軍府長史、臨洮太守。去世後，追贈爲龍驤將軍，謚號爲思。

遵弟榮，員外散騎侍郎。

堯遵的弟弟堯榮，任員外散騎侍郎。

子雄，字休武。元象中，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城平縣開國公。

兒子堯雄，字休武。元象年間，任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城平縣開國公。

雄弟奮，字彦舉。興和中，驃騎將軍、潁州刺史。

堯雄的弟弟堯奮，字彦舉。興和年間，任驃騎將軍、潁州刺史。

奮弟難宗，武定中，征西將軍、南岐州刺史、征羌縣開國伯。

堯奮的弟弟難宗，武定年間，任征西將軍、南岐州刺史、征羌縣開國伯。

呂舍

呂舍既歸國，從至京師，給賜田宅。

呂舍歸順國家以後，跟從皇上到京師，被賜予田園第宅。

子方生，機識明辯，卒於主書

兒子方生，機敏有見識又明辯，任主書郎時

郎。贈建武將軍、定州刺史、高邑子，謚曰敬。

子受恩，爲侍御中散，典宜官曹，累遷外都曹令，轉北部給事、秦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薛辯、寇讚歸身有道，并以款效見嘉。議敦煌得馭遠之算。務武夫鄙詐，貢床飾寶，棄而不御，斯乃人主之盛德。堯暄聽察奉公，以致名位，禮加存歿，有餘榮矣。

去世。追贈爲建武將軍、定州刺史、高邑子，謚號爲敬。

兒子受恩，任侍御中散，掌管官曹，多次升任外都曹令，改任北部給事、秦州刺史。在任上去世。

史臣曰：薛辯、寇讚投靠有道之君，都以誠懇效勞受到嘉獎。爲敦煌之事提出了控御遠藩的謀算。韓務是貪鄙詐僞的武夫，進獻裝飾寶物的床，皇帝棄而不用，這是人主的盛德。堯暄明察奉公，因而得到名位，生前死後受到禮遇，可謂有身後之榮了。

魏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嚴稜　毛脩之　唐和　劉休賓　房法壽

嚴稜　嚴雅玉

嚴稜，馮翊臨晋人。遇亂避地河南，劉裕以爲廣威將軍、陳留太守，戍倉垣。泰常中，山陽公奚斤南討，軍至潁川，稜率文武五百人詣斤降，驛送稜朝太宗於冀州。嘉其誠款，拜平遠將軍，賜爵郃陽侯，假荆州刺史。隨駕南討，還爲上客。及世祖踐阼，以稜歸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之稱。年九十，卒於家。

嚴稜，馮翊臨晋人。爲避亂而遷居黄河以南，劉裕任命他爲廣威將軍、陳留太守，戍守倉垣。泰常年間，山陽公奚斤向南討伐，軍隊到達潁川，嚴稜率領文武官員五百人到奚斤軍中投降，奚斤用驛馬送嚴稜到冀州朝見太宗。太宗嘉獎他的忠誠，任命他爲平遠將軍，賜爵郃陽侯，代理荆州刺史。跟隨皇上向南討伐，回朝被列爲上客。及至世祖即位，因爲嚴稜歸順的功勞，被任命爲中山太守，有清廉的稱譽。九十歲，在家中去世。

子雅玉，襲爵。真君中，詔雅玉副長安鎮將元蘭率衆一萬，迎漢川附化之民，入自斜谷，至甘亭。劉義隆梁州刺史王玄載遣將拒險，路不得通，班師。太和二年，太倉令。五年，出爲平南將軍、東兖州刺史，假馮翊公。卒，子曇襲爵。

兒子雅玉，繼承爵位。真君年間，詔令雅玉輔助長安鎮將元蘭率領一萬軍隊，迎接漢川歸附的百姓，從斜谷進入，到達甘亭。劉義隆的梁州刺史王玄載派遣將領據守險要，道路不通，班師。太和二年，任太倉令。五年，出任平南將軍、東兖州刺史，被授予非正式的馮翊公。去世後，兒子嚴曇繼承爵位。

毛脩之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父瑾，司馬德宗梁秦二州刺史。劉裕之擒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以脩之爲司馬。及赫連屈丐破義真於青泥，脩之被俘，遂没統萬。世祖平赫連昌，獲脩之。神䴥中，以脩之領吴兵討蠕蠕大檀，以功拜吴兵將軍，領步兵校尉。後從世祖征平涼有功，遷散騎常侍、前將軍、光禄大夫。脩

毛脩之，字敬文，是滎陽陽武人。父親毛瑾，任司馬德宗的梁秦二州刺史。劉裕擒拿姚泓，留兒子義真鎮守長安，任命脩之爲司馬。及至赫連屈丐在青泥打敗義真，脩之被俘，於是陷落在統萬。世祖平定赫連昌，獲得脩之。神䴥年間，命令脩之統領吴兵討伐蠕蠕大檀，因功被任命爲吴兵將軍，領步兵校尉。後來跟從世祖征討平涼有功，升任散騎常侍、前將軍、光禄大夫。脩之能做南方人的飲食，親手烹調，大多合

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世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冠軍將軍，常在太官，主進御膳。

乎皇上口味。世祖優待他，升任他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授冠軍將軍，長期任太官，主管進奉皇帝膳食。

從討和龍，別破三堡，賜奴婢、牛羊。是時，諸軍攻城，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宫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劉義隆故將也，時從在軍，欲率吴兵謀爲大逆，因入和龍，冀浮海南歸。以告脩之，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變幾作。朱脩之遂亡奔馮文通。又以脩之收三堡功多，遷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位次崔浩之下。

跟從討伐和龍，另外攻破三處城堡，賜給奴婢、牛羊。當時，各軍攻打城池，禁衛將士大多在戰場上，行宫人手少。雲中鎮將朱脩之是劉義隆過去的將領，當時跟從在軍中，打算率吴兵密謀行大逆不道之事，趁着進入和龍，企圖渡海南歸。把打算告訴脩之，脩之不答應，於是作罷。這一天如果没有脩之，大事變差不多就發生了。朱脩之於是逃奔馮文通。又因脩之收復三處城堡的功勞居多，升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位居崔浩之下。

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説。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荆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窮踦崛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他爲偶，而以爲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險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疏遲失會，摧衂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

崔浩因爲他是中原的世家大族，雖然學識不廣博，但仍然涉獵了典籍，每每推重他，與他一同論説。言談之間，就談到陳壽的《三國志》有古代良史的風範，稱贊他的著述，文辭典雅規範，都是播揚於王廷的文字，雖然隱晦却能顯揚正道，委婉而成篇章，在班固的史書以後没有比得上陳壽的。脩之説："過去在蜀地，聽老年人説，陳壽曾經是諸葛亮門下主辦文書的佐吏，被鞭撻了一百下，所以他評論諸葛武侯説'隨機應變的用兵謀略，不是他所擅長的'。"崔浩於是與他論説道："陳壽之論諸葛亮，實在是有故交舊友的過譽，查考諸葛亮的行迹，不算對不起他，不是對他心懷怨恨。爲什麽這樣説呢？諸葛亮輔佐劉備，正當九州鼎沸之際，英雄奮發之時，君臣投合，如同魚水，却不能與曹氏爭奪天下，捨棄荆州，退入巴蜀之地，誘奪劉璋的益州，假裝聯合孫氏，困守崎嶇不平的地區，在邊遠的夷人中冒稱帝王尊號。這是下策。可以與趙他相比，却認爲是管仲蕭何一流的人物，不也言過其實嗎？我認爲陳壽貶諸葛亮并未失實。況且諸葛亮既然據有蜀地，依仗山勢險固，不明時宜，不衡量勢力。以令人畏懼的威勢和酷法，控制蜀人；矜才負能，自視很高。想以邊夷的軍隊與中原國家抗衡。出兵隴山以西，兩次攻打祁山，一次攻打陳倉，因疏漏遲緩失去時機，遭受挫敗而

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謂浩言爲然。

太延二年，爲外都大官。卒，謚曰恭公。

返回；後來進入秦川，不再攻城，謀求野戰。魏人知道他的意圖，關閉營寨堅守，以不戰使他屈服。他智窮勢盡，鬱憤攻心，發病而死。由此説來，哪裏合乎古代良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之法呢?”脩之認爲崔浩的話是正確的。

太延二年，任外都大官。去世後謚爲恭公。

毛法仁　毛猛虎

脩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國。高宗初，爲金部尚書，襲爵。後轉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和平六年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曰威。

長子猛虎，太安中，爲東宫主書，轉中舍人，又遷中散大夫。初襲爵，爲散騎常侍。皇興中，蠕蠕犯塞，從顯祖討之，有勇决之稱。太和初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公。

子泰寶，襲爵。征虜長史。例降爲侯。卒，子乾祐襲。

脩之在南方有四個兒子，衹有法仁入了魏國。高宗初年，任金部尚書，繼承爵位。後來改任殿中尚書，加授散騎常侍。法仁説話的聲音高大，作戰打獵時，呼叫調度，聲震山谷。和平六年去世。追贈爲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號爲威。

長子猛虎，太安年間任東宫主書，改任中舍人，又升任中散大夫。剛繼承爵位時，任散騎常侍。皇興年間，蠕蠕人侵犯邊塞，跟從顯祖討伐蠕蠕，有勇敢而果决的稱譽。太和初年去世，追贈爲豫州刺史，謚號爲康公。

兒子泰寶，繼承爵位。任征虜長史。依照慣例降爵位爲侯。去世後，兒子乾祐繼承爵位。

朱脩之

朱脩之者，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安頡圍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兒必殁矣。”果以其日爲頡所擒。世祖善其固守，授以内職，以宗室女妻之。而佞巧輕薄，爲人士所賤。爲雲中鎮將。及入馮文通，文通送之江南。

朱脩之，是劉義隆的司徒從事中郎。鎮守滑臺，安頡包圍滑臺。他的母親在家中，乳汁忽然流出。母親悲哀地號哭着告訴家人説：“我已經年老，不該有乳汁，今天忽然這樣，兒子一定死了。”他果然在那一天被安頡擒獲。世祖褒揚他的固守，授予京官，把宗室女子嫁給他爲妻。但是他諂佞巧詐没有德行，爲士人所輕視。任雲中鎮將。及至投奔馮文通，馮文通送他到長江以南。

唐和　唐欽　唐景宣

唐和，字稚起，晋昌冥安人也。父繇，以凉土喪亂，民無所歸，推隴西李暠於敦煌，以寧一州。李氏爲沮渠蒙遜所滅，和與兄契携外甥李寶避難伊吾，招集民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

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來降，爲

唐和，字稚起，是晋昌冥安人。父親唐繇，因凉地動亂，百姓無家可歸，在敦煌推戴隴西人李暠，以安定一州。李氏被沮渠蒙遜消滅，唐和與哥哥唐契携帶外甥李寶到伊吾避難，招集民衆二千多家，向蠕蠕臣服。蠕蠕封唐契爲伊吾王。

過了二十年，唐和與唐契派遣使者來投降，

蠕蠕所逼，遂擁部落至于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率騎討和。至白力城，和率騎五百先攻高昌，契與阿若戰歿。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子樹，又克高寧、白力二城，斬其戍主。遣使表狀，世祖嘉其誠款，屢賜和。和後與前部王車伊洛擊破安周，斬首三百。

世祖遣成周公萬度歸討焉耆，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和奉詔。會度歸喻下柳驢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龜兹，度歸令和鎮焉耆。時柳驢戍主乙真伽率諸胡將據城而叛，和領輕騎一百匹入其城，擒乙真伽，斬之，由是諸胡款附。西域克平，和有力也。

正平元年，和詣闕，世祖優寵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歸誠先朝，拜鎮南將軍、酒泉公。太安中，出爲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爲内都大官，評决獄訟，不加捶楚，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皇興中卒，年六十七。贈征西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謚曰宣。

子欽，字孟直。中書學生，襲爵。太和中，拜鎮南將軍、長安鎮副將，轉陜州刺史，將軍如故。後降爵爲侯。二十年卒。

子景宣，襲爵。歷并州城陽王徽後軍府長史，加中堅將軍，還東郡太守。普泰中卒。贈撫軍將軍、秦州刺史。

景宣弟季弼，武定中滄州别駕。

唐玄達

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父和歸闕，俱爲上客。拜安西將軍、晋昌公。顯祖時，出爲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杏城民蓋平定聚衆爲

爲蠕蠕所逼迫，於是保護部落到達高昌。蠕蠕派遣部落頭領阿若率領騎兵討伐唐和。到達白力城，唐和率領五百騎兵先攻打高昌，唐契與阿若交戰而死。唐和聚集剩餘的部衆，投奔前部王國。當時沮渠安周駐守橫截城，唐和攻克該城，斬殺安周哥哥的兒子沮渠樹，又攻克高寧、白力二城，斬殺二城的戍守頭領。派遣使者上奏，世祖嘉獎他的忠誠，屢次賞賜唐和。唐和後來與前部王車伊洛打敗安周，斬首三百級。

世祖派遣成周公萬度歸討伐焉耆，詔令唐和與伊洛率領所屬參與度歸的行動。唐和奉詔。適逢度歸傳檄而下柳驢以東六城，因而一同攻打波居羅城，攻克該城。後來一同征討龜兹，度歸命令唐和鎮守焉耆。當時柳驢戍守頭領乙真伽率領各胡將據守城堡反叛，唐和率領一百輕騎兵入該城堡，擒獲乙真伽，斬殺他，從此衆胡人誠心歸附。平定西域，唐和是有功勞的。

正平元年，唐和到朝中，世祖優待他，給予上客的待遇。高宗因唐和歸順先朝，授予鎮南將軍、酒泉公。太安年間出任濟州刺史，很有稱譽和政績。入朝任内都大官，審理案件，不用肉刑，審理并獲得實情的疑案很多，世人因此稱贊他。皇興年間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追贈爲征西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謚號爲宣。

兒子唐欽，字孟直。是中書學生，繼承爵位。太和年間，任鎮南將軍、長安鎮副將，改任陜州刺史，將軍一職照舊。後來降爵位爲侯。二十年去世。

兒子景宣，繼承爵位。歷任并州城陽王元徽的後軍府長史，加授中堅將軍，升任東郡太守。普泰年間去世。追贈爲撫軍將軍、秦州刺史。

景宣的弟弟季弼，武定年間任滄州别駕。

唐契的兒子玄達，果敢堅毅，有父親的風範。與叔父唐和歸順朝廷，一同位列上客。被授予安西將軍、晋昌公。顯祖年間，出任華州刺史，將軍一職照舊。杏城百姓蓋平定聚衆叛亂，

逆，顯祖遣給事楊鍾葵擊平定，不克而還，詔玄達討平之。杏城民成赤李又聚黨，自號爲王，逼掠郡縣，殘害百姓。玄達率騎二百，邀其狹路，擊破之。叛民曹平原復聚爲亂，玄達追擊悉平之。延興三年，有罪免官。太和十六年，降爵爲侯。卒。

子崇，字繼祖，襲爵。盛樂太守。

崇弟興業，定陽、闐熙二郡太守。

劉休賓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祖昶，從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之都昌縣。父奉伯，劉裕時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才，兄弟六人，乘民、延和等皆有時譽。

休賓爲劉彧虎賁中郎將，稍遷幽州刺史，鎮梁鄒。及慕容白曜軍至升城，遣人説之，令降，休賓不從。劉彧龍驤將軍崔靈延、行勃海郡房靈建等數十家皆入梁鄒，同舉休賓爲征虜、兗州。會劉彧遣使授休賓輔國將軍、兗州刺史。休賓妻，崔邪利女也，生一男字文曄。崔氏先歸寧在魯郡，邪利之降也，文曄母子遂與俱入國。至是，白曜表請崔與文曄。既至，白曜以報休賓，又於北海執延和妻子，送至梁鄒，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歷城降，當即歸順，密遣兼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國軍形勢。

文達詣白曜，詐言聞王臨境，故來祇候。私謂白曜曰："劉休賓父子兄弟，累郡連州，今若識運知機，束手歸化，不審明王加何賞叙？"白曜曰："休賓仕南，爵寵如此，今若不勞兵甲望風自降者，非直處卿富貴，兼還其婦兒。休賓縱令不畏攻圍，豈不憐其妻子也！今在升城，卿自往

顯祖派遣給事楊鍾葵攻打平定，不能克敵而返，詔令玄達討伐平定他。杏城百姓成赤李又聚集黨衆，自稱爲王，逼迫劫掠郡縣，殘害百姓。玄達率領二百騎兵，在狹窄的路上攔截敵人，打敗敵人。叛民曹平原又聚衆作亂，玄達追擊并完全平定叛亂。延興三年，有罪免官。太和十六年，降爵位爲侯。去世。

兒子唐崇，字繼祖，繼承爵位。任盛樂太守。

唐崇的弟弟興業，任定陽、闐熙二郡太守。

劉休賓，字處幹，本是平原人。祖父劉昶，跟從慕容德渡過黄河，定居於北海的都昌縣。父親奉伯，劉裕時任北海太守。休賓年輕時好學，有文才，兄弟六人，乘民、延和等人在當時都有聲譽。

休賓任劉彧的虎賁中郎將，逐漸升任幽州刺史，鎮守梁鄒。及至慕容白曜的軍隊到達升城，派遣人游説勸降，他不聽從。劉彧的龍驤將軍崔靈延、行勃海郡太守房靈建等幾十家都投靠梁鄒，共同舉薦休賓爲征虜將軍、兗州刺史。恰逢劉彧派遣使臣任命休賓爲輔國將軍、兗州刺史。休賓的妻子是崔邪利的女兒，生有一子字文曄。崔氏起初回魯郡娘家探望父母，邪利投降，文曄母子於是一同歸順國家。到這時，白曜奏請讓崔氏和文曄前來。他們來到以後，白曜把消息告知休賓，又在北海捉拿延和的妻子兒女，送到梁鄒，在城下觀望。休賓回答白曜，許諾如果歷城投降，將立即歸順，秘密派遣兼主簿尹文達前往歷城，觀察魏軍的形勢。

文達去白曜軍中，詐稱聽説大王光臨境内，所以來恭候。私下對白曜説："劉休賓父子兄弟，跨州連郡，現在如果識時務，束手歸順，不知聖明的君主賞給什麽官位？"白曜説："休賓在南邊爲官，有這樣的官位和恩寵，現在如果不戰而望風歸降的話，不但居高官享富貴，還送回他的妻兒。休賓即使不怕圍攻，難道不憐惜他的妻兒嗎！他們現在升城，你自己去見他們。"文達於

見。”文達乃至升城，見休賓妻子。文曄攀援文達，哭泣號咷，以爪髮爲信。文達回還，復經白曜，誓約而去。白曜曰：“卿是休賓耳目腹心，親見其妻子，又知我衆旅少多，善共量議，自求多福。”文達還見休賓，出其妻兒爪髮，兼宣白曜所言及國軍形勢，謂休賓曰：“升城已敗，歷城非朝則夕，公可早圖之。”休賓撫爪髮泣涕曰：“妻子幽隔，誰不愍乎？吾荷南朝厚恩，受寄邊任，今顧妻子而降，於臣節足乎！”然而密與其兄子聞慰議爲降計。聞慰曰：“此故當文達誑詐耳。年常抄掠，豈有多軍也？但可撫强兵，勤肅衛，方城狹險，何爲便生憂怯，示人以弱也。”

是到升城見休賓的妻兒。文曄趴在文達身上，號啕大哭，用指甲頭髮作爲信物。文達返回，又經過白曜的駐地，訂立誓約而去。白曜說：“你是休賓的耳目心腹，親自見到了他的妻兒，又知道我方軍隊有多少，同他好好商議，自求多福。”文達回去拜見休賓，拿出他妻兒的指甲頭髮，并且講明了白曜所說的話及魏軍的形勢，對休賓說：“升城已經失敗，歷城早晚也會失敗，你應當早作打算。”休賓撫摸着妻兒的指甲頭髮流淚說：“妻兒被困，誰不憂傷呢？我蒙受南朝的厚恩，受托於邊境重任，現在顧惜妻兒而投降，從爲臣的節操來説完美嗎！”然而又秘密地與他哥哥的兒子聞慰商議投降的事。聞慰說：“這必定是文達有意誑騙欺詐。常年劫掠，哪裏還有衆多的軍隊呢？衹能安撫强兵，努力整飭防衛，城池周圍地勢險要，爲什麽就心生憂怯，以軟弱示人呢。”

休賓又謂文達曰：“卿勿憚危苦，更爲吾作一返，善觀形勢。”於是遣文達偷道而出，令與白曜爲期，剋日許送降款。文達既至，白曜喜曰：“非直休賓父子荷榮，城内賢豪，亦隨人補授。卿便即爲梁鄒城主。”以酒灌地，啓告山河曰：“若負休賓，使我三軍覆沒！”初，白曜之表取休賓妻子也，顯祖以道固即叛，詔授休賓持節、平南將軍、冀州刺史、平原公。至是，付文達詔策。文達還，謂休賓曰：“白曜信誓如此，公可早爲決計，恐攻逼之後，降悔無由。”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曰：“事勢可知，汝早作降書。”聞慰沉疑，固執不作，遂差本契。

休賓又對文達說：“你不要怕危險勞苦，再爲我往返一次，好好觀察形勢。”於是派遣文達暗中從小路出城，命令他與白曜約定日期，届時送交降書。文達到達以後，白曜高興地說：“不但休賓父子蒙受榮耀，城内才德出衆的人，也因人而補授官職。你現在就是梁鄒城頭領。”白曜以酒灑地，對山河盟誓說：“如果背棄休賓，就叫我三軍覆没！”起初，白曜上表領取休賓的妻兒，顯祖因道固已經背叛，下詔授予休賓爲持節、平南將軍、冀州刺史、平原公。到這時，把任命的詔書交付文達。文達回來，對休賓說：“白曜信誓旦旦，你應當早日拿定主意，恐怕到他進攻逼近之後，悔之無及。”休賓於是告訴哥哥的兒子聞慰說：“事態如此，你早點寫好降書。”聞慰沉默疑慮，堅持己見而不寫，於是就缺少降書。

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許赤虎夜至梁鄒南門下，告城上人曰：“汝語劉休賓，何由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送降文，歸誠大化，何得無信，違期不來！”於是門人唱告，城内悉知，遂相維持，欲降不得，皆云：“劉休賓

白曜不久派遣著作佐郎許赤虎夜晚到梁鄒南門下，告訴城上的人說：“你們對劉休賓説，爲什麽派遣文達屢次造訪僕射，答應送降書，歸順廣遠深入的教化，怎麽能不守信義，錯過期限而不前來！”於是門上的人大聲傳告，城内無人不知，就互相維持，使他欲降而不能，人們都說：

父子欲以我城内人易榮位也。”尋被攻逼，經冬至春。歷城降，白曜遣道固子景業與文曄至城下。休賓知道固降，乃出請命。白曜送休賓及宿有名望者十餘人，俱入代都爲客。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民爲懷寧縣，休賓爲縣令。延興二年卒。

“劉休賓父子想要用我們全城之人換取他的官位。”不久城被圍攻，經冬至春。歷城投降，白曜派遣道固的兒子景業和文曄去城下。休賓知道道固投降了，就出城請求保全生命。白曜送休賓及素有名望的十幾人，全都到代都做上客次客下客等。及至設立平齊郡，就因梁鄒的民衆而設置懷寧縣，任命休賓爲縣令。延興二年去世。

劉文曄

文曄，有志尚，綜覽群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與二弟文顥、季友被徙北邊，高祖特聽還代。

文曄，有志向，博覽群書，輕財重義。太和年間，因堂兄聞慰反叛，與兩個弟弟文顥、季友被流放到北部邊地，高祖特許他返回代地。

高祖曾幸方山，文曄大言於路側曰：“求見聖明，申宣久屈。”高祖遣尚書李冲宣詔問曰：“卿欲何言，聽卿面自申盡。”於是引見。文曄對曰：

臣之陋族，出自平原，往因燕亂，流離河表，居齊以來，八、九十載。真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帝巡江之日，時年二歲，隨外祖魯郡太守崔邪利於鄒山歸國。邪利蒙賜四品，除廣寧太守。以臣年小，不及齒録。至天安之初，皇威遠被，臣亡父休賓，劉氏持節、兗州刺史，戍梁鄒。時慕容白曜以臣父居全齊之要，水陸道衝，青冀二城，往來要路，三城岳跱，并拒王師。白曜知臣母子先在代京，表請臣母子慰勞。臣即被先帝詔，遣乘傳詣軍，又賜亡父官爵。白曜遣右司馬盧河内等送臣母子至鄒。臣既見亡父，備申皇澤。云：“吾蒙本朝寵遇，捍禦藩屏，尊卑百口，并在二城。吾若先降，百口必被誅滅，既不固誠於本朝，又令尊卑塗炭，豈堪爲人臣以奉大魏乎？汝且申吾意白僕射，降意已判，平歷城，即率士

高祖曾經前往方山，文曄在路旁大聲說：“請求覲見皇上，申明長期的冤屈。”高祖派遣尚書李冲宣讀詔命問道：“你想要説什麽，允許你當面自己盡情申述。”於是接見。文曄陳奏説：

我的俗陋的家族，原籍在平原，過去因爲燕國禍亂，流離到黄河以東，定居於齊，已有八、九十年。真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帝巡視長江的時候，我兩歲，跟隨外祖父魯郡太守崔邪利從鄒山歸順魏國。邪利被賜予四品官，任廣寧太守。由於我年幼，没有被録用。到天安初年，皇帝的威力遠布，我的亡父休賓是劉氏的持節、兗州刺史，戍守梁鄒。當時慕容白曜因我父親身居整個齊地的險要之處，水陸交通的要衝，青冀二城，是往來要道，三城如高山聳立，共同抗拒朝廷的軍隊。白曜知道我母子二人先前在代京，上表請求讓我母子二人去慰勞。我立即奉先帝的詔令，先帝派遣驛車送往軍中，又賜給亡父官爵。白曜派遣右司馬盧河内等人送我母子到梁鄒。我見到亡父以後，詳細地申説皇恩。亡父説：“我蒙受本朝的恩遇，捍衛守禦邊防重鎮，老幼百口人，都在這兩座城中。我若先投降，百口人必定被誅殺，既不能堅守對本朝的忠誠，又使老幼塗炭，怎麽能够爲人臣以事奉大魏呢？你姑且向僕射申明我的意思，投降的主意已定，平定歷城以後，就率領士兵送降書到軍前。”攻克

衆送款軍前。"既克歷城，白曜遣赤虎送臣并崔道固子景業等向梁鄒。亡父既見赤虎之信，仰感聖朝遠遣妻子，又知天命有歸，擁衆一萬，以城降款。乘驛赴臺，蒙爲客例。臣私釁深重，亡父以延興二年孤背明世，血誠微心，未獲申展。如臣等比，并蒙榮爵，爲在事孤抑，以人廢勛。

高祖曰："卿訴父賞而卿父無勛。歷城齊之西關，歸命請順，梁鄒小戍，豈能獲全？何足以爲功也。"文曄對曰："誠如聖旨，愚臣所見，猶有未申。何者？昔樂毅破齊七十餘城，唯有即墨獨在，此豈非根亡而條立？且夫降順之人，驗之古今，未有不由危逼者。故黄權無路歸款，列地封侯。且薛安都、畢衆敬危急投命，并受茅土之爵。論古則如彼，語今則如此，明明之世，不及比流。竊惟梁鄒嚴固，地據中齊，粟支十載，控弦數千萬，方之升城，不可同日而語。升城猶能抗兵累旬，傷殺甚衆，若臣亡父固守孤城，則非一朝可克。"高祖曰："歷城既陷，梁鄒便是掌中，何煩兵力。"對曰："若如聖旨，白曜便應窮兵極意，取勝俯仰，何爲上假赤虎之信，下衒知變之民？"高祖曰："卿父此勛，本自至少，以卿才地，豈假殷勤。"對曰："臣尫愚六蔽，文武無施，響絶九皋，聞天無日，遭逢聖運，萬死猶生。但臣竊見徐兖是賊藩要，徐兖既降，諸戍皆應國有。而東徐州刺史張讜所戍團城，領二郡而已。徐兖降後，猶閉門拒命，授以方岳，始乃歸降。父子二人，并蒙侯爵。論功比勤，不先臣父。"高祖曰："卿引張讜，讜事小異。"對曰："臣未識異狀。"高祖曰："張讜始來

歷城以後，白曜派遣赤虎送我和崔道固的兒子景業等人前往梁鄒。亡父看完赤虎帶去的信，感激聖朝遠送妻兒，又知道天命有歸屬，帶領一萬軍隊，獻出城池降服。乘驛馬前往代都，依照慣例享受賓客的待遇。我個人罪過深重，亡父在延興二年與世長辭，微小的至誠之心，未能得到伸展。與我情況相同的人，都蒙受榮耀和官爵，我却受主持其事的官員輕賤壓抑，因人而異廢棄功勛。

高祖説："你爲父求賞但是你父親没有功勛。歷城是齊地西邊的要地，已經投降，梁鄒這座小城堡怎麽能保全？不足以作爲功勞。"文曄回答説："假如像皇上所説的那樣，那麽我的愚見還有未申明的。爲什麽呢？昔日樂毅攻破齊國的七十多座城池，僅有即墨獨存，這難道不是根亡而枝立嗎？而且投降的人，考察古今的事，没有不是因爲危急的。所以黄權走投無路而歸降，列土封侯。而且薛安都、畢衆敬在危急時投誠，都承受爵位和食邑。論古如彼，説今如此，我處於政治清明的時代，却比不上他們。私下以爲梁鄒嚴密牢固，地處中齊，粟米可以支撑十年，弓箭幾千萬，與升城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升城尚且能抗拒幾十天，殺傷很多，假如我的亡父固守孤城，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攻克的。"高祖説："歷城既然被攻占，梁鄒就是掌中之物，何須煩勞兵力。"文曄回答説："如果像皇上説的那樣，白曜就應當極意窮兵，取勝於俯仰之間，爲什麽上藉赤虎傳信，下惑知變的百姓？"高祖説："你父親的這種功勞，本來就很少，憑你的才質，難道還要仰仗對父親的深情。"文曄回答説："我孱弱愚笨不學無術，文武都不能施展，聲音穿越曲折深遠的沼澤，也没有被朝廷聽到的時日，遭逢皇上的運數，歷萬死而仍然活着。但是我私下以爲徐兖二州是賊寇的邊境要地，徐兖二州既然投降，各城堡都應該爲國家所有。但是東徐州刺史張讜所戍守的團城，衹兼理兩個郡而已。徐兖二州投降以後，仍然閉門拒降，授予刺史一職，方纔歸降。父子二人，都蒙賜爲侯爵。評定功績比較貢獻，都不强於我的父親。"高祖説："你引張讜

送款，終不差信。卿父進非先覺，退又拒守，何得不異？”對曰：“張讜父子，始有歸順之名，後有閉門之罪，以功補過，免罪爲幸。臣又見崔僧祐母弟，隨其叔父道固在歷城。僧祐遥聞王威遠及，恐母弟淪亡，督率鄉閭來欲救援。既至郁洲，歷城已没，束手歸誠，救母弟之命。聖朝嘉其附化，賞以三品。亡父之誠，豈後僧祐？”高祖曰：“僧祐身居東海，去留任意，來則有位，去則他人，是故賞之。卿父被圍孤城，已是己物，所以不賞。”對曰：“亡父據城歸國，至公也；僧祐意計而來，爲私也。爲私蒙賞，至公不酬，臣未見其可。”高祖笑而不言。

爲例，張讜的事略有差異。”文曄回話説：“我没有看出不同的情况。”高祖説：“張讜開始來投降，最終也不失信。你父親起初不是先覺，後來又據城堅守，怎麽能没有差異？”文曄回答説：“張讜父子，開始有歸順的名聲，後來有閉門拒降的罪過，以功補過，免罪就是幸運。我又看到崔僧祐的母親和弟弟，跟隨他的叔父道固在歷城。僧祐老遠聽説皇威遠至歷城，恐怕母親和弟弟喪亡，督促率領鄉親要來救援。及至到達郁洲，歷城已被攻克，束手歸順，以救母親和弟弟的性命。朝廷嘉獎他的歸順，賞給他三品官職。亡父的誠心，難道不如僧祐？”高祖説：“僧祐身居東海，可以任意去留，來則有職位，去則是别國的人，因此奬賞他。你父親被圍困在孤城，該城已歸我所有，所以不予封賞。”文曄回話説：“亡父據有城池而歸順國家，是最大的公；僧祐有所圖而來，是爲私利。爲私利而受賞，出於至公却不賞，我看不到它的正確性。”高祖笑而不言。

比部尚書陸叡叱文曄曰：“假令先朝謬賞僧祐，豈可謬相賞也！”文曄曰：“先帝中代聖主，與日月等曜，比隆堯舜，宰相則十亂五臣，今言謬賞，豈不仰誣先朝乎？”尚書高閭曰：“卿謂母弟與妻子何者爲重？”文曄曰：“母弟爲重。”閭曰：“卿知母弟爲重，朝廷賞僧祐是也。卿父爲妻子而來，事何相反？”對曰：“僧祐若無母弟，來歸以不？”閭曰：“不來。”文曄曰：“若僧祐赴母弟之難，此是其私。而亡父本爲大丈夫，立身處世，豈可顧妻子而虧高節也！昔樂羊食子，有顧以不？亡父本心，實不垂顧，所以歸化者，自知商周不敵，天命有所歸。”高祖謂文曄曰：“卿之所訴，頗亦有途。賞從重，罰從輕，尋敕酬叙。”文曄泣曰：“臣愚頓理極，再見無期，陛下既垂慈澤，願敕有司，特賜矜理。”高祖曰：“王者無

比部尚書陸叡斥責文曄説：“假使先朝錯賞了僧祐，難道現在可以錯賞！”文曄説：“先帝是中古的聖明的君主，與日月同輝，和堯舜并重，宰相又才德出衆，現在説錯賞，難道不是誣衊先朝嗎？”尚書高閭説：“你説母親弟弟與妻兒誰爲重？”文曄説：“母親弟弟爲重。”高閭説：“你知道母親弟弟爲重，朝廷賞賜僧祐就是對的。你父親爲妻兒而來，事情不是相反嗎？”文曄反問説：“僧祐如果没有母親弟弟，會來歸降嗎？”高閭説：“不會來。”文曄説：“如果僧祐前去救母親弟弟的危難，這是他的私心。而亡父本是大丈夫，立身處世，哪裏能爲顧惜妻兒而虧損高尚的節操呢！昔日樂羊食子，有所顧惜嗎？亡父的本心，實在不是垂顧妻兒，之所以歸順，是因爲自知商不敵周，天命有所歸屬。”高祖對文曄説：“你所申訴的，也略有道理。奬賞應當從重，處罰應當從輕，不久將敕令按功勞的大小給予賞賜。”文曄流淚説：“我愚鈍至極，没有機會再見陛下，陛下既然賜給我仁慈和恩澤，希望敕令有關部門，特别賜予榮耀的名分。”高祖説：“王者

戲，何待勤勤。”既而賜文曄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改授羽林監。世宗世，除高陽太守。延昌中卒。贈平遠將軍、光州刺史，謚曰貞。

無戲言，何必這樣殷勤懇切。”不久賜給文曄爵位爲都昌子，深受恩遇。任協律中郎，改任羽林監。世宗在位時，任高陽太守。延昌年間去世。追贈爲平遠將軍、光州刺史，謚號爲貞。

子元，襲。拜員外郎、襄威將軍、青州別駕。卒。

兒子劉元，繼承爵位。拜授員外郎、襄威將軍、青州別駕。去世。

文顥，性仁孝篤厚。徐州安豐王府騎兵參軍。

文顥，生性仁孝篤厚。任徐州安豐王府騎兵參軍。

季友，南青州左軍府録事參軍。

季友，任南青州左軍府録事參軍。

聞慰，博識有才思。至延興中，南叛。

聞慰，見識廣博才思敏捷。延興年間，叛逃南去。

劉旋之

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亡。東陽平，許氏携二子入國，孤貧不自立，并疏薄不倫，爲時人所棄。母子皆出家爲尼，既而反俗。太和中，高祖選盡物望，河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後俱奔南。法武後改名孝標云。

休賓的叔父旋之，他的妻子許氏，兩個兒子法鳳、法武。而旋之過早去世。東陽平定，許氏携帶兩個兒子來到魏國，孤苦貧窮不能自立，而且疏遠淡薄不倫不類，被當時的人遺棄。母子都出家做了尼姑和尚，不久還俗。太和年間，高祖選拔一切衆望所歸的人，黄河以南的人士，有才能和學識的人，都受到提拔。法鳳兄弟没有什麽值得收取録用，没有被選取授官。後來一同投奔南邊。法武後來改名爲孝標。

房法壽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繹幕人也。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群小而爲劫盗。從叔元慶、範鎮等坐法壽被州郡切責，時月相繼，宗族甚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之命。常盗殺猪牛，以共其母。招集壯士，常有百數。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繹幕人。幼年喪父，年輕時喜歡射獵，輕率而勇敢果决，糾集群小搶劫。叔父元慶、範鎮等人因法壽而經常被州郡官嚴詞斥責，宗族的人很厭惡他。二十歲爲州主簿。後來因母親年老，不再承應州郡的差遣。經常偷殺猪牛，以供奉他的母親。招集壯士，常常有數以百計的人。

母亡歲餘，遇沈文秀、崔道固起兵應劉子勛。明僧暠、劉乘民起兵應劉彧，攻討文秀。法壽亦與清河太守王玄邈起兵西屯，合討道固。玄邈以法壽爲司馬，累破道固軍，甚爲歷城所憚。加法壽綏邊將軍、魏郡太守。子勛死，道固、文秀悉復歸彧，乃罷兵。道固慮其扇亂百姓，遂切遣之。而法壽外托裝辦而内不欲行。

母親去世一年多，遇到沈文秀、崔道固起兵響應劉子勛。明僧暠、劉乘民起兵響應劉彧，攻打討伐文秀。法壽也與清河太守王玄邈在西屯起兵，合力討伐道固。玄邈委派法壽擔任司馬，屢次打敗道固的軍隊，深爲歷城所畏懼。加授法壽爲綏邊將軍、魏郡太守。子勛死，道固、文秀又都歸順劉彧，這纔停戰。道固擔心他煽惑擾亂百姓，就急切地打發他。但是法壽表面上假托準備行裝而内心裏不肯走。

會從弟崇吉在升城，爲慕容白曜所破，母妻没於白曜軍。崇吉奔還舊宅。法壽與崇吉年志粗相諧協，而親則從祖兄弟也。崇吉以母妻見獲，托法壽爲計。法壽既不欲南行，恨道固逼切，又矜崇吉情理。時道固以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郡事，戍盤陽。法壽遂與崇吉潜謀襲靈賓，克之。仍歸款於白曜以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自大山南入馬耳關以赴盤陽，還崇吉母妻。初，道固遣軍圍盤陽，法壽等拒守二十餘日。觀軍至，賊乃散走。觀軍入城，詔以法壽爲平遠將軍，與韓騏驎對爲冀州刺史，督上租糧。以法壽從父弟靈民爲清河太守，思順爲濟南太守，靈悦爲平原太守，伯憐爲廣川太守，叔玉爲高陽太守，叔玉兄伯玉爲河間太守，伯玉從父弟思安爲樂陵太守，思安弟幼安爲高密太守，以安初附。

適逢堂弟崇吉在升城，被慕容白曜打敗，母親妻子陷落在白曜的軍中。崇吉逃回舊宅。法壽與崇吉年齡志向大致相當，但親緣上則是同宗兄弟。崇吉因母親妻子被俘獲，托請法壽想辦法。法壽既不想到南邊去，恨道固的逼迫，又從情理上同情崇吉。當時道固委派兼治中房靈賓治理清河、廣川郡事，戍守盤陽。法壽於是與崇吉密謀襲擊靈賓，攻克盤陽。接着向白曜投誠以贖取崇吉的母親妻子。白曜派遣將軍長孫觀等人從大山南側入馬耳關而趕赴盤陽，送還崇吉的母親妻子。起初，道固派遣軍隊圍攻盤陽，法壽等人據險堅守二十多天。長孫觀的軍隊來到，賊軍纔逃散。長孫觀的軍隊入城，皇上下詔任命法壽爲平遠將軍，與韓騏驎同爲冀州刺史，督送租糧。任命法壽的堂弟靈民爲清河太守，思順爲濟南太守，靈悦爲平原太守，伯憐爲廣川太守，叔玉爲高陽太守，叔玉的哥哥伯玉爲河間太守，伯玉的堂弟思安爲樂陵太守，思安的弟弟幼安爲高密太守，以安撫剛剛歸附的人。

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壽爲上客，崇吉爲次客，崔劉爲下客。法壽供給，亞於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加平遠將軍，給以田宅、奴婢。性好酒，愛施，親舊賓客率同飢飽，坎壈常不豐足。畢衆敬等皆尚其通愛。太和中卒。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敬侯。

及至歷城、梁鄒投降，法壽、崇吉等人與崔道固、劉休賓一同到京師。朝廷把法壽列爲上客，崇吉列爲次客，崔劉列爲下客。法壽享受的供給，僅次於安都等人。因功賜給爵位爲壯武侯，加授平遠將軍，賜給田地第宅、奴婢。他好酒，喜歡施捨，親戚故舊賓客全都吃不飽，在窮困中度日。畢衆敬等人都看重他的博愛。太和年間去世。追贈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謚號敬侯。

子伯祖，襲，例降爲伯。歷齊郡内史。伯祖暗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後廣陵王羽爲青州，伯祖爲從事中郎、平原相。轉幽州輔國長史，坐公事免官。卒。

兒子伯祖繼承爵位，依例降爲伯爵。歷任齊郡内史。伯祖昏庸懦弱，托付政事給功曹張僧皓，僧皓大量接受賄賂，而伯祖衣食不足。後來廣陵王元羽任青州刺史，伯祖任從事中郎、平原相。改任幽州輔國長史，因公事獲罪免官。去世。

子翼，襲。宣威將軍、大城戍主。永安中，青州太傅開府從事中郎。

兒子房翼繼承爵位。任宣威將軍、大城戍守頭領。永安年間，任青州太傅開府從事中郎。

伯祖弟叔祖，别以功賜爵魏昌

伯祖的弟弟叔祖，因功另外賜給爵位爲魏昌

子。歷廣陵王國郎中令、長廣東萊二郡太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永安中，安東將軍、郢州刺史。

叔祖弟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爲家群犬所噬，遂卒。

子。歷任廣陵王國郎中令、長廣東萊二郡太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永安年間任安東將軍、郢州刺史。

叔祖的弟弟幼愍，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因事獲罪被免職，閑居家中，忽然聽到有客人的聲音，出門却没有看到人，回到庭院中被家中群犬所咬，因而去世。

房靈賓

初，長孫觀之將至盤陽也，城中稍以震懼。時劉彧給事中崔平仲欲歸江南，自歷下至圍城軍中，與十餘騎遥共法壽語，靈賓密遣人捕執之。始法壽克盤陽之後，常禁靈賓於别齋。既得平仲，引與同室，致酒食，叙國軍明將入意。夜中，北城上縋出平仲、靈賓等十餘人。厥明，官軍至城，靈賓遂歸梁鄒。

起初，長孫觀將到達盤陽，城中人很害怕。當時劉彧的給事中崔平仲打算回歸長江以南，從歷下到圍攻城池的軍中，與十幾名騎兵遠遠地同法壽對話，靈賓秘密地派人捕獲他。當初法壽攻克盤陽之後，長時間把靈賓囚禁在偏屋。既然得到平仲，就招致他們同處一室，送給酒食，叙談朝廷軍隊天亮將要入城的氣勢。半夜，在北城上用繩索吊出平仲、靈賓等十多人。黎明，官軍到達盤陽城，靈賓於是回到梁鄒。

靈賓，文藻不如兄靈建，而辯悟過之。靈建在南，官至州治中、勃海太守，以才名見稱。兄弟俱入國，爲平齊民。雖流漂屯圮，操尚卓然。并卒於平齊。

靈賓，文采不如哥哥靈建，而聰明穎悟勝過他。靈建在南邊，官至州治中、勃海太守，以才華和名望著稱。兄弟一同來到魏國，爲平齊百姓。雖然漂泊不定艱難困頓，德操志尚卓然。都在平齊去世。

房宣明

靈建子宣明亦文學著稱，雅有父風。高祖擢爲中書博士。遷洛，轉議郎，試守東清河郡。正始中，京兆王愉出除征東、冀州，以宣明爲記室參軍。愉反，逼宣明爲太守。

靈建的兒子宣明亦以才學著稱，很有父親的風範。高祖提拔他爲中書博士。遷都洛陽以後改任議郎，試守東清河郡。正始年間，京兆王元愉出任征東將軍、冀州刺史，委派宣明擔任記室參軍。元愉謀反，逼迫宣明爲太守。

房堅

靈賓從父弟堅，字千秋，少有才名。亦内徙爲平齊民。太和初，高祖擢爲秘書郎，遷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爲濮陽太守。世宗時，復爲司空諮議，加立忠將軍。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懿。

靈賓的堂弟房堅，字千秋，年輕時有才能和名望。也遷徙到内地爲平齊百姓。太和初年，高祖提拔他爲秘書郎，升任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命令諸州中正各自推薦所賞識的人，千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自推薦自己的兒子。高祖説："古時候有一個祁奚，已經名垂史册，現在有兩個祁奚，也必定名垂青史。"出任濮陽太守。世宗時又任司空諮議，加授立忠將軍。去世後追贈爲南青州刺史，謚號爲懿。

長子祖淵，羽林監。從章武王

長子祖淵，任羽林監。跟從章武王元融討

融討葛榮，没於陳。贈安東將軍、濟州刺史。

伐葛榮，陣亡。追贈爲安東將軍、濟州刺史。

祖淵弟祖皓，長水校尉。後討蕭衍將於九山，戰殁。贈撫軍將軍、兖州刺史。

祖淵的弟弟祖皓，任長水校尉。後來在九山討伐蕭衍的將領，戰死。追贈爲撫軍將軍、兖州刺史。

崔平仲自東陽南奔，妻子於歷城入國。太和中，高祖聽其還南。

崔平仲從東陽向南逃奔，妻兒在歷城歸順國家。太和年間，高祖允許他們回南邊。

房思安

思安，有勇力；伯玉，果敢有將略。思安賜爵西安子、建威將軍、北平太守，還大司馬司馬、齊州武昌王府司馬。高祖南伐，徵爲步兵校尉、直閤將軍、中統軍。善撫士衆，高祖嘉之。漢陽既平，復爲武昌王司馬，帶東魏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改爵清河子，卒官。子敬寶襲爵。

思安，有膽量和氣力；伯玉，果敢而有用兵的謀略。思安被賜爵爲西安子、建威將軍、北平太守，升任大司馬司馬、齊州武昌王府司馬。高祖南伐，徵入任步兵校尉、直閤將軍、中統軍。善於撫慰士兵，高祖嘉許他。漢水以北平定以後，又任武昌王府司馬，帶東魏郡太守，加授寧朔將軍，改封爵爲清河子，在任上去世。兒子敬寶繼承爵位。

敬寶，亦壯健。奉朝請、征北中兵參軍、北征統軍、寧遠將軍，每有戰功。早卒。子去病襲。

敬寶，也很健壯。任奉朝請、征北中兵參軍、北征統軍、寧遠將軍，屢建戰功。過早去世。兒子去病繼承爵位。

房伯玉

伯玉，坐弟叔玉南奔，徙於北邊。後亦南叛，爲蕭鸞南陽太守。高祖南伐，克宛外城，命舍人公孫延景宣詔於伯玉曰："天無二日，土無兩王，是以躬總六師，蕩一四海。宛城小戍，豈足以禦抗王威？深可三思，封侯胙土，事在俯仰。"伯玉對曰："外臣荷國厚恩，奉任疆境，爲臣之道，未敢聽命。伏惟游鑾遠涉，願不損神。"高祖又遣謂曰："朕親率麾旆，遠清江沔，此之小戍，豈足徘徊王師。但戎輅所經，纖介須殄，宜量力三思，自求多福。且卿早蒙蕭賾殊常之眷，曾不懷恩，報以塵露。蕭鸞妄言入繼道成，賾子無孑遺。卿不能建忠於前君，方立節於逆豎，卿之罪一。又頃年傷我偏師，卿之罪二。今鑾旆親戎，清一南服，不先面縛，待罪麾下，卿之罪三。卿之此戍，多

伯玉，因弟弟叔玉南奔而獲罪，被流放到北方邊地。後來也反叛到南邊，任蕭鸞的南陽太守。高祖南伐，攻克宛城的外城，命令舍人公孫延景向伯玉宣讀詔書説："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因此親自總領六軍，掃蕩統一四海。宛城是座小城，難道能抵抗王威？可以三思，封侯賜土，衹在俯仰之間。"伯玉回答説："我蒙受國家的厚恩，奉命在邊境任職，爲臣自有其道，不敢聽從吩咐。私下考慮皇上長途跋涉，希望不至於耗損精神。"高祖又派遣使者對他説："我親自率領軍隊，遠征長江、沔水，這座小城堡，怎能使我的大軍徘徊不前。但凡戰車經過的地方，即使很小也必定消滅，你應當量力三思，自求多福。況且你早年蒙受蕭賾異常的眷顧，難道不懷念恩德，報答以塵露之微。蕭鸞胡説入朝繼承道成，却使蕭賾的兒子死得一個不剩。你不能爲先前的君主盡忠，却爲逆賊盡節，是你的一條罪狀。另外近年挫傷我的偏師，是你的第二條罪狀。現在我鑾駕親征，統一南方，你不先請罪投降，在我的大

則一年，中則百日，少則三旬，克殄豈遠。宜善思之，後悔無及。”伯玉對曰：“昔蒙武帝愷悌之恩，忝侍左右，此之厚遇，無忘夙夜。但繼主失德，民望有歸。主上龍飛踐極，光紹大宗，非直副億兆之深望，實兼武皇之遺敕。是以勤勤懇懇，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救蒼生。此乃邊戍常事，陛下不得垂責。”

旗之下聽候處置，是你的第三條罪狀。你這座城堡，多則一年，中則百日，少則三十天，被消滅的日子怎麼會遥遠。你應當好好思慮這事，以免後悔不及。”伯玉回答說：“過去蒙受武帝的恩澤，在他的左右侍候，這種優厚待遇，日夜不忘。但是後繼的君主有過失，民衆的希望另有歸屬。皇上即位，繼承和光大正統，不但符合萬民的殷切希望，而且確實是武帝的遺詔。因此我勤勤懇懇，不敢有誤。過去北軍深入，侵擾邊民，我總是激勵將士以拯救蒼生。這是邊戍的常事，陛下不應責備。”

及克宛，伯玉面縛而降。高祖引見伯玉并其參佐二百人，詔伯玉曰：“朕承天馭宇，方欲清一寰域，卿蕞爾小戍，敢拒六師，卿之愆罪，理在不赦。”伯玉對曰：“臣既小人，備荷驅使，緣百口在南，致拒皇略，罪合萬死。”高祖曰：“凡立忠抱節，皆應有所至。若奉逆君，守迷節，古人所不爲。卿何得事逆賊蕭鸞，自貽伊譴！”伯玉對曰：“臣愚痴晚悟，罪合萬斬，今遭陛下，願乞生命。”高祖曰：“凡人惟有兩途：知機獲福，背機受禍。勞我王師，彌歷歲月，如此爲降，何人有罪！且朕前遣舍人公孫延景城西共卿語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卿答云：‘在此不在彼。’天道攸遠，變化無方，卿寧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乞命而已，更無所言。高祖以思安頻爲伯玉泣請，故特宥之。

及至攻克宛城，伯玉面縛而降。高祖接見伯玉和他的部下二百人，詔令伯玉說：“我秉承天命統馭天下，正想要統一中原，你區區一座小城，膽敢抗拒六軍，你的罪過，按理是不赦之罪。”伯玉回答說：“我既然是小人，完全受人驅使，因爲上百口家人在南邊，以至於抗拒皇上的謀略，罪該萬死。”高祖說：“凡是成就忠誠守持節操，都應有一定的準則。如此事奉悖逆的君主，守持迷亂的節操，是古人所不做的。你怎麼能事奉逆賊蕭鸞，自己犯下這樣的罪過！”伯玉回答說：“我因愚笨而覺悟太晚，罪該萬死，如今遇到陛下，希望賜給生命。”高祖說：“所有的人衹有兩條路：識時務而得福，不識時務而受禍。勞我大軍，經年歷月，這樣算是投降，什麼人纔有罪！况且我先前派遣舍人公孫延景在城西對你說道：‘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你回答說：‘我在此不在彼。’天理悠遠，變化没有常規，你怎麼知道今天在此不在彼呢？”伯玉衹是乞求性命而已，不再説什麼。高祖由於思安多次爲伯玉流淚請求，所以特别寬宥他。

伯玉在南之日，放妾楊氏爲尼。入國，遂令還俗，復愛幸焉。爲有司所奏，高祖聽之。世宗即位，拜長史，兼游擊將軍，出爲馮翊相，卒官。

伯玉在梁之時，把妾楊氏逐出家爲尼姑。來到魏國，就讓她還俗，又寵愛她。被有關部門上奏，高祖聽之任之。世宗即位以後，他任長史，兼游擊將軍，出任馮翊相，在任上去死。

房崇吉

崇吉，少驍勇，爲沈文秀中兵參軍。及太原戍守傅靈越率衆棄郡南赴

崇吉，年輕時驍勇，任沈文秀的中兵參軍。及至駐守太原的傅靈越率領軍隊拋棄太原往南依

子勛，文秀以崇吉督郡事。既而背文秀，同於劉彧。母叔在歷城，爲崔道固所拘繫，又將致刑於市以恐之，而崇吉卒無所顧。會道固歸彧，乃出其母。彧以崇吉爲龍驤將軍、并州刺史，領太原太守，戍升城。崇吉以其從兄靈獻爲長史，姨兄賈延年爲司馬。

未幾而白曜軍至。白曜遣人招之，崇吉不降，遂閉門固守。升城至小，人力不多，勝仗者不過七百人，而白曜侮之，乃遣衆陵城。崇吉設土蕈方梁，下相舂擊，不時克殄。白曜遂築長城，圍三重，更造攻具，日夜攻擊。自二月至四月，糧矢俱盡，崇吉突圍出走，遁藏民舍，母妻見獲。道固遣治中房靈賓慰引之，崇吉不肯見道固，遂東歸舊村，陰募壯士，欲以偷母，還奔河南。白曜慮其如此，守備嚴固。後與法壽取盤陽，俱降。

及立平齊郡，以歷城民爲歸安縣，崇吉爲縣令。頗懷昔憾，與道固接事，意甚不平。後委縣出臺，訟道固罪狀數條。會赦不問。崇吉乞解縣，許之。停京師半歲，乃南奔。崇吉夫婦異路，剃髮爲沙門，改名僧達，投其族叔法延。住歲餘，清河張略之亦豪俠士也，崇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遣。妻從幽州南出，亦得相會。崇吉至江東，尋病死。

崇吉從父弟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三益了了，殊不惡。"拜員外散騎侍郎。尋出爲太山太守，轉兗州左軍府司馬，所在以清和著稱。還，除左將軍。正光中卒，年六十三。九子。

長子士隆，興和中，東清河太守，帶盤陽鎮將。

附子勛，文秀委派崇吉治理郡事。不久背叛文秀，串通劉彧。母親叔父在歷城，被崔道固拘禁，又以在集市上施加刑罰來恐嚇他，但是崇吉終究無所顧惜。適逢道固歸順劉彧，纔放出他的母親。劉彧任命崇吉爲龍驤將軍、并州刺史，領太原太守，戍守升城。崇吉委派他的堂兄靈獻擔任長史，姨表兄賈延年擔任司馬。

不久白曜的軍隊來到。白曜派遣人招撫他，他不投降，於是閉門堅守。升城極小，人力不多，能够戰鬥的不過七百人，因而白曜輕視它，就派遣軍隊攻城。崇吉架設盛土的竹箱和方正的屋梁，向下衝擊，常常殲滅敵人。白曜於是壘築長城，三重包圍，又造攻城的器具，日夜攻擊。從二月到四月，糧食和箭都用盡了，崇吉突圍出逃，隱藏在民房中，母親妻子被俘獲。道固派遣治中房靈賓慰問招引他，他不肯見道固，於是向東回歸故鄉，暗中招募壯士，想救出母親，回到黄河以南。白曜算計到他會這樣，守備嚴密牢固。後來與法壽奪取盤陽，一同歸降。

及至設立平齊郡，以歷城百姓建置歸安縣，崇吉任縣令。他深懷舊恨，替道固辦事，內心很不平。後來捨棄縣職去御史臺，控告道固的幾條罪狀。適逢大赦而不予追究。崇吉請求辭去縣令官職，朝廷允准他的請求。在京師停留了半年，纔投奔南邊。崇吉夫婦不同路，他剃髮爲僧，改名僧達，投靠族叔法延。住了一年多，清河人張略之也是豪俠之士，崇吉送給他錢物，始得如願。妻子從幽州向南出行，也得以相會。崇吉到達長江下游以東地區，不久病死。

崇吉的堂弟三益，字敬安，在南陽歸順。高祖與他會談，稱贊他，說："三益通曉事理，很不錯。"任命他爲員外散騎侍郎。不久出任太山太守，改任兗州左軍府司馬，所到之處以清靜和平著稱。回朝，任左將軍。正光年間去世，終年六十三歲。有九個兒子。

長子士隆，興和年間，任東清河太守，帶盤陽鎮將。

房士達

士隆弟士達，少有才氣。其族兄景先，有鑒識，每曰："此兒俶儻，終當大其門户。"起家濟州左將軍府倉曹參軍。時京兆王繼爲大將軍，出鎮關右，聞其名，徵補騎兵參軍，領帳内統軍。

孝昌中，其鄉人劉蒼生、劉鈞、房須等作亂，攻陷郡縣，頻敗州軍。時士達父憂在家，刺史元欣欲逼其爲將，士達以禮固辭。欣乃命其友人馮元興謂之曰："今合境從逆，賊徒轉熾，若萬一陷州，君家豈得獨全？既急病如此，安得顧名教也。"士達不得已而起，率州郭之人二千餘人，東西討擊，悉破平之。武泰初，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强，境内肅然。時邢杲寇亂，憚其威名，越郡城西度，不敢攻逼。

永安末，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而頻爲本州郡，時人榮之。

永安末，尒朱兆入洛，刺史蕭贊爲城民趙洛周所逐，城内無主。洛周等以士達鄉情所歸，乃就郡請之，命攝州事。永熙二年卒，年三十八，時人傷惜之。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武。

士達弟士素，武定末，太尉諮議參軍。

士素弟士章，尚書郎。

房景伯

法壽族子景伯，字長暉。高祖諶，避地渡河，居於齊州之東清河繹幕焉。祖元慶，仕劉駿，歷七郡太守，後爲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劉彧之殺子業自立也，子業弟子勛起兵攻之，文秀遣其將劉珍之率兵助彧。後背彧歸于子勛，元慶不同，爲文秀所害。父愛親，率勒鄉部攻文

士隆的弟弟士達，年輕時有才能氣魄。他本家族的兄長景先，有識人之才，常常説："這孩子不凡，終究將光大他的門第。"出仕爲濟州左將軍府倉曹參軍。當時京兆王元繼任大將軍，出鎮函谷關以西，聽説他的名聲，徵入補任騎兵參軍，領帳内統軍。

孝昌年間，他的同鄉劉蒼生、劉鈞、房須等作亂，攻占郡縣，多次打敗州軍。當時士達在家爲父親守喪，刺史元欣想要逼迫他擔任將領，士達有禮貌地堅决辭謝。元欣於是派他的朋友馮元興對士達説："如今全境的人都跟從逆賊，賊人興盛起來，如果萬一攻占州城，你家難道獨能保全嗎？既然這樣急於解决困難，怎麼能顧及禮教呢？"士達不得已而應召，率領外城的州民二千多人，東西討伐攻打，全部打敗逆賊。武泰初年，就近在家鄉任平原太守，抑制挫折豪强，境内安定平静。當時邢杲侵擾，畏懼他的威名，越過郡城向西而去，不敢强攻。

永安末年，改任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而多次任本州的太守，當時的人贊揚他。

永安末年，尒朱兆入洛陽，刺史蕭贊被城民趙洛周驅逐，城内没有頭領。洛周等人由於本地民心歸屬士達，於是去濟南邀請他，讓他代理州事。永熙二年去世，終年三十八歲，人們爲之惋惜。追贈爲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號爲武。

士達的弟弟士素，武定末年任太尉諮議參軍。

士素的弟弟士章，任尚書郎。

法壽本家族兄弟的兒子景伯，字長暉。高祖父房諶，渡過黄河以避禍，住在齊州的東清河繹幕。祖父元慶，在劉駿手下做官，歷任七郡太守，後來任沈文秀的青州建威府司馬。劉彧殺死子業自立爲帝，子業的弟弟子勛起兵攻打劉彧，文秀派遣他的將領劉珍之率領軍隊援助劉彧。後來背棄劉彧歸附子勛，元慶不同意，被文秀殺害。父親愛親，統率下級官吏攻打文秀。劉彧嘉

秀。劉彧嘉之，起家授龍驤將軍。尋會文秀降彧，乃止。顯祖時，三齊平，隨例内徙，爲平齊民。以父非命，疏服終身。

獎他，召他出來任龍驤將軍。恰逢文秀投降劉彧，因而作罷。顯祖時，三齊平定後，照例内遷，爲平齊百姓。因父親死於非命，終身穿白色的服裝。

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淵稱之於李冲，冲時典選，拔爲奉朝請、司空祭酒、給事中、尚書儀曹郎。除齊州輔國長史，值刺史死，敕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值清河太守杜昶外叛，郡居山險，盜賊群起，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捕擒之，即署其子爲西曹掾，命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守令六年爲限，限滿將代，郡民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遷太尉中郎、司徒諮議參軍、輔國將軍、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

景伯出生在桑乾，年輕時失去父親，以孝聞名。家中貧窮，爲人做筆札工作以自給，奉養母親很恭敬。尚書盧淵向李冲稱道他，李冲當時掌管選舉，提拔他爲奉朝請、司空祭酒、給事中、尚書儀曹郎。任齊州輔國長史，適逢刺史去世，敕令他代理州事。爲政寬大，百姓因此安定。後來碰到清河太守杜昶背叛到國外，清河郡處在山勢險阻之處，盜賊蜂起，景伯任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經對景伯失禮，聽説他治理本郡，全家逃亡。景伯督責下屬的縣捕獲他們，立即任命他的兒子爲西曹掾，命令他曉諭山中賊人。賊人由於景伯不計較過去的罪惡，都即時投降，輿論稱揚他。舊例郡守縣令任期六年，期滿换人，郡民韓靈和等三百多人上表訴説請求留任，又增加二年。後來升任太尉中郎、司徒諮議參軍、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因母親有病而辭職。

景伯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期不内御，憂毁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内寢。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孝昌三年卒于家，時年五十。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景伯質樸温和，涉獵經史著作，弟弟們都尊重他，事之如父。及至弟弟死去，守喪期間一直素食，不與婦人同房，因哀傷而損傷身體的狀况，如同爲父母守喪。他的第二個弟弟景先死去，他的小弟弟景遠在靈前吊祭一年，也不入婦人居室。同鄉的人因此説道："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稱揚人物，没有推崇過什麽人，却常常説景伯有士大夫的操行學業。及至母親去世，景伯守喪，不吃鹽和蔬菜，因此就得了水腫病，多年不愈。孝昌三年在家中去世，當時五十歲。追贈爲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文烈，武定中，尚書三公郎中。

兒子文烈，武定年間任尚書三公郎中。

房景先

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

景先，字光胄。幼年孤苦貧寒，没有錢財從師學習，他的母親自己教授《毛詩》、《曲禮》。十二歲，向他的母親請求説："怎麼可以讓哥哥受雇於人來供養我呢？我要自己謀生，然後就學。"母親憐憫他幼小，不答應。他苦苦請求，

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還鄉，郡辟功曹。州舉秀才，值州將卒，不得對策。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世儒宗，嘆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尋除司徒祭酒、員外郎。侍中穆紹又啓景先撰《世宗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之稱。

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對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毁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

神龜元年，蕭衍龍驤將軍田申能據東義陽城内屬，敕景先爲行臺，發二荆兵以援之，在軍遇疾而還。其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三。贈持節、冠軍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該典，今行於時，文多，略舉其切於世教者：

問王者受命，木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興。金德方隆，禎發華渚；水運告昌，瑶光啓祚。人道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既彰，玄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爲次，遵而不改。既事乖代終，而數同納麓。逆順且殊，禎運宜異，而兆徵不差，有疑符應。

問禹以鯀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冒。道高者負扆四方，神積者郊原斯主。是以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鯀既罪彰於山川，受殛於羽裔，化質與鱗甲爲群。

母親依從了他，於是得到一件羊皮襖，欣然自足。白天打柴砍草，晚上誦讀經史，自然是專心勤奮，學識大爲長進。太和年間，照例還鄉，郡中徵用爲功曹。被州中舉薦爲秀才，正逢州將去世，未能參加對策。出仕爲太學博士。當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是當代讀書人所景仰的學者，贊嘆他的博大精深，崔光於是奏薦他兼著作佐郎，修國史。不久任司徒祭酒、員外郎。侍中穆紹又奏薦景先修撰《世宗起居注》。升任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每次任職都有好評。

景先深沉機敏正直，事奉兄長恭敬謹慎，外出和返回都要禀告，朝夕慰問奉侍，在旁邊站立一段時間，兄長也正襟危坐，相敬如賓。兄長曾經卧病在床，景先侍奉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憔悴。親戚朋友看到的無不憐憫。

神龜元年，蕭衍的龍驤將軍田申能占據東義陽城歸附内地，敕令景先爲行臺，派出二荆州的兵馬以援助他，在軍中生病而返回。這一年在家中去世，當時四十三歲。追贈爲持節、冠軍將軍、洛州刺史，謚號爲文景。所著《五經疑問》一百多篇，詳盡典雅，流行於世，文字很多，略舉其中切近於當世禮教的文字如下：

問帝王承天命，木火相生，答曰：金木水火土五行交互感應，受其靈氣者興盛。金德興盛，祥瑞出現在華渚；水運昌盛，瑶光星顯示吉祥的徵象。人倫道德秉承天理，天理感應人事，承受和衰敗已經顯明，與天意相合如同符節契合。五行生成之義，可信而無違。至於商湯周武王革命用討伐方式，仍以水火爲序，相沿而不變。事情既不同於取代舊王朝，道理又同於總攬大政。假如有逆順之别，吉祥的世運應當不同，但是徵兆没有差别，令人懷疑上天顯示的徵兆。

問禹祭天時以鯀配天，舜不尊其父，答曰：明明上天，覆蓋下土。道德高尚的帝王聽天下之政，知識淵博出衆的聖人主持原野的事。所以效法上天，不能偏愛自己的兒子；舜繼堯，不敢尊崇自己的父親。鯀既然罪行彰明於山川，被處死於邊遠的羽山，變

銘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於國陽，當升烟之大禮。苟存及躬，以亂祀典。降上帝爲罪鬼之賓，奏夾鍾爲介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淪乎？

成有鱗甲的生物。銘刻在位的神靈不能上配星宿，而過分推尊的尊長却陪祭於國都的南郊，承受祭天的大禮。貪求顧恤自己，因而紊亂祭祀的禮法。把上帝貶抑爲罪鬼的賓客，用夾鐘演奏甲蟲之樂，敬奉上天的法則，不就淪喪了嗎？

問湯尊稷廢柱，曰：神積道存，異世同尊；列山見享，綿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愆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時，黜元功於百世。且畢、箕感應，風雨異徵，尊播殖之靈，而邀滂澍之潤，升廢之道，無乃謬與？若柱不合薦，虞夏應失之於前；如以歲久宜遷，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旨。

問商湯尊崇稷而廢棄柱，答曰：知識淵博出衆而治道存世，各代共同尊崇；列山氏受到祭祀，是前代相傳的法度。成湯秉承天意改朝换代，正當陽氣過盛的世運，不思慮天數有時間性，長時間廢棄有大功的人。而且畢、箕二宿感應，風雨出現異常的徵兆，尊崇播種繁殖的神靈，却乞求大雨滋潤，盛衰的道理，豈不是荒謬嗎？如果柱不應當祭祀，此前虞夏兩代的祭祀就有失誤；如果以爲年歲久遠應當變更，百神也就要計日更换了。再三探求這個問題，不能弄清其中的道理。

問湯克桀，欲遷夏社爲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爲亡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爲主，道協無爲，天地是依，棄德弗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咸秩，升后稷當四圭之尊，貶土祇隔牲幣之享。就如言之，稷稟靈威，誠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孚乃考之咎，殷鑒致誡，何獨在斯？

問商湯戰勝夏桀不宜遷移夏代的社壇；武王滅商紂，把亳都的社壇作爲亡國的鑒戒，答曰：神無固定之處，因人之祭而定其所在，事理協和，天地也會依允，拋棄天地之德而不尊崇，神靈就會另擇祀主。周武王承受天命，禮法井井有序，抬高后稷使他享受四圭的重禮，貶抑土地神而抑制他所享用的祭品。就此説來，后稷禀受神靈的威力，確實符合追述先人德業的事體，土地神不是商人的祖先，祭祀使人相信商祖的過失，往事可鑒，不獨在此。

問《易》著革命之爻，而無揖讓之象，曰：玄黄剖别，人道爲尊，含靈伫化，故義始元首。是以飛龍啓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爲善終順守，有慚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已日之美。豈可兆巨釁爲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忍之□？求之反衷，未識理恕。

問爲何《周易》著有改朝换代的爻辭而没有禪讓的象辭，答曰：天地剖分，人倫爲尊，具有靈性而富於變化，所以卦以元首爲始。因此飛龍預示徵兆，至德之人始居君位。及至氣運推移，帝王應天命的符籙出現了異常次序。亡國之主丹朱以爲和善而終順勢而守，愧於有闕失，不顯示禪讓的卦象，而顯示昔日的美好。怎麽能占卜大禍作爲傳給後人的謀劃，訓導萬世而開殘忍的極？求之於心，不理解其中的道理。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爲明竁焉，曰：王道貴産，法理尚恩。舊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五宥三刺，《禮經》寶其仁。是以禄父巨釁，殷禮不輟；三監亂德，蔡胤猶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違天。行大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愆止於身。何惡當參夷之禍？何戾受淪殄之辜？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説邦國如果誅滅三族，把死者的姓名罪狀明寫在木板上而後放在尸體上埋葬，答曰：王道重視養育，法理重視恩惠。背棄武人的舊德，八卦之象顯示它的吉兆；五種寬宥三次察訊，《禮經》珍視它的仁愛。因此禄父大亂，殷人之禮遇没有廢除；三監擾亂德政，蔡叔的後裔仍然保全。罪莫大於目無長上，逆莫大於違背天道。處死刑而禍不及家族，治死罪僅限於罪人自身。什麽罪惡承受夷滅三族的災殃？什麽罪過遭受滅亡的懲處？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爲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德，名義以興。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棄節毁慈，作嬪異門，爲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恩之有？方齊服是追，哭於野次，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儀禮》中説，繼母改嫁，因她與父親的關係而爲她服喪，《傳》稱“貴在終其恩義”，答曰：繼母與父親婚配，本來没有血緣關係，與父親結合，纔産生了名義。而且養育有加，禮服從重。既然身體離别恩義已盡，抛棄節操虧損慈愛，作妾異門，爲鬼他族，神靈不完全，還講什麽終恩？却追服齊衰喪服，哭於野外止宿之處，如果還講究喪服輕重，不是過猶不及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税喪，己則否，曰：服以恩制，禮由義立。慈母三年，孫無緦葛者，以戚非天屬，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己，但正體於下，可無服乎？且縞冠玄武，子姓之服。縓緣之後，纕絰已除，猶懷慘素，未忍從吉，况斬焉。初之創巨方始，復吊之賓，尚改緇襲，奉哀苫次，而無追變，孝子孝孫，豈天理是與？

問《禮記》説生下來没有見過祖父母，父母在祖父母的喪期過後纔得知死訊因而追服最輕的喪服，自己則不追服，答曰：喪服根據恩情制定，禮法根據恩義確立。慈母三年的喪期，與孫子同輩的異姓親屬之所以不服緦麻這等喪服，因爲没有血緣關係，祇報答慈母的養育。祖父母雖然在外地，恩惠没有沾及自身，但是作爲其後人，可以不服喪嗎？况且用白色生絹製成的帶有黑色冠帶的冠，是孫子在父親喪服未除而自己已經除服時戴的。穿戴過白色絲冠和領子有淺紅色滾邊的内衣之後，喪冠孝帶已經解下，仍然心懷悲慘的情感，不忍改换吉服，何况服斬衰之喪呢？巨大的創傷剛剛開始，往來吊喪的賓客，尚且改服黑色的襲衣，在草墊子上守喪的後人，却不改换喪服，作爲孝子孝孫，這難道是天理嗎？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爲不可，曰：受醮從天，

問《左傳》説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爲不可爲什麽？答曰：聽從父命舉行婚禮，是重

人倫所重。保育異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極昏淫，禍傾合卺之尊；怙亂無終，殄滅誕鞠之愛。齊桓匡翼四方，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貶違，以殺爲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期，雖窮勃履朝，臣不宜糾，既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衷，孰爲優允？

要的人倫。養育異姓宗族的人，承旨奉行祭祀天地的禮儀。却極放肆地淫亂，禍害婚配的君主；執意淫亂不止，誅殺他的親生兒子。齊桓公匡正輔助四方，正當地維護刑法制度。棄絶捨不得的私恩，施行至公的刑法。却加以貶責和反對，以爲誅殺過分了。而神靈幽寂無聲，災禍不知何日降臨，雖然邪惡乖戾的人置身朝廷，臣下不應當督責，既然事情違背人的性靈，必有追究罪責的力量，兩相比較，哪種方法更爲寬和公允？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丘偏祀，猶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虔？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胄，禮不上通，昏愈後燼，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無二統。純風既詖，玄牡肆尊，禮不虛革，庶昭異聞。

問《公羊傳》爲什麽説王者之後祭天，答曰：神靈不謬誤地接受祭品，上帝不妄相尊貴。介丘側重祭祀，仍然不接受季氏的祭品；昊天至尊，難道能接受不恭敬的祭獻？唐堯虞舜以前，没有這樣的典故；三代君主以後，纔見到這樣的文獻。禪讓者的後嗣，祭禮不能上達，昏庸多難的後裔，是用四圭祭天的貴族。這就是相承傳的最好的制度，天道的統緒無二。純美的教化既然不正，用黑色的公牛祭祀祖先，禮儀的更改不虛，或許昭示不同的見聞。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爲教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屈於周典。僖公魯之盛君，告誡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於天，則神不棄鑒；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靈威弗眷，郊享不從，配天斯缺。即《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而制？

問《穀梁傳》魯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占卜郊祭不吉利，於是不殺牲"，《穀梁傳》説"乃者，是不在於人的意思"，答曰：通過音樂觀察風俗，禮儀是教化的根本，樂制和禮法過於瑣細，人民忍受不了。齊國不以武力進攻，屈服於周室的典制。僖公是魯國的明君，警告勸誡虔誠地祭祀，誠敬地求卜迎接吉祥，但是吉兆不降臨。如果歸咎於天，神靈却没有停止光照；歸罪於人，那麽贊頌之聲應當停息。既然灼龜問卜失時，威靈不眷顧，郊祭不吉，不足以陪祭上天。假若《穀梁傳》所述，大概不是虛美之辭，是秉承什麽著述的呢？

問《尚書·胤征》羲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於房，曰：衡紀不移，日月有度。炎涼啓辰，次舍無代。履端屢臻，歸餘成閏。是以爰命羲和，升準徂

問《尚書·胤征》羲和被責備的罪過是，前些時九月初一，日月没有交會於房宿，答曰：玉衡星不移動，日月運行有規律。寒暑交替，次序不改變。連續多次推算曆法，歸結多餘的時日爲閏月。因此命令羲和調節儀

節，使晷數應時，火流協運。致望舒後律，耀靈爽次。即官闕永，容可爲愆。玄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杪秋豈回星之辰，授衣非合璧之月。叙食弗當，積失加誅；律度暫差，便遘殄絶。仁者之兵，義不妄興；王赫斯舉，將有異説。

器刻度，使晷度與時間相應，年歲與天象運動一致。致使月亮遲於節律，太陽錯過了應該處在的位置。即官闕永，或許可以算作罪過。天象差錯一點，不是大罪惡。況且暮秋哪裏是星宿回復原位的時日，製辦冬衣的九月不是日月合聚的月份。推算日月虧蝕不準確，失誤增多就加以誅殺；計度一旦偏差，便遭滅頂之災。仁者的軍隊，道義上不隨便調動；先王這次大規模行動，將有不同的説法。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月次周，行舍有常，分至之候，不爲愆咎。今同之辰而爲深戾者，專以金木相殘，指日成釁。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譎見正陽，日維戊午，生育相因，猶子歸母，但以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爲忌也，朔亦應爲災；如不忌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以屬月時，繫之在日，有爽明例。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毛詩》“十月剛剛開始，初一日辰時，有日食，這種天象是凶兆”，答曰：日月依次運行一年，行止有規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節令，没有差錯。現在相同的時辰却極爲乖張，一心以爲金木相克，與太陽發生衝突。推算天文曆法的方法不同，或許可以這樣。如果雲氣變化出現在十月，正當戊午日，因果相聯，猶如兒子歸依母親，但是對於陰陽能不深爲忌諱嗎？如果有忌諱，初一日也應是災異；如果不忌諱，難道惟獨辛卯日是凶兆？況且所有的開端，與每月的時辰相聯係，如果與日子相聯係，不合已經證實的準則。按理不應隨意聯係，但依據什麼來推理呢？

問《論語》河不出圖，泣麟自傷，曰：聖人稟靈天地，資識未形，齊生死於一同，等榮辱於彼我。孔子自生不辰，從心告齒，樂正既修，素王斯著。方興吾已之嘆，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聖達之理，無乃缺如？

問《論語》黄河不再出現圖畫，孔子傷感道窮，答曰：聖人稟受天地的靈氣，能够預見尚未出現徵兆的事情，把生死同等看待，把彼此的榮辱也同等看待。孔子自己生不逢時，由衷地告訴他人，音樂篇章既已整理，孔子的功業就顯著了。却發出我完了的嘆息，蘊結淚濕衣袖的悲哀，進會産生目無長上的思想，退會加深世事不可挽救的憂慮。聖賢通達的道理，不是有欠缺嗎？

符璽郎王神貴答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前廢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特除神貴子鴻彦爲奉朝請。

符璽郎王神貴有答疑之作，名爲《五經疑問辯疑》，共十卷，也有值得閲覽的。前廢帝時奏上《辯疑》。皇上親自持書卷，與神貴往返，嘉獎他的用心，特别任命神貴的兒子鴻彦爲奉朝請。

景先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

景先的兒子延祐，武定末年，任太子家令。

令。

房景遠

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食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不爲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豎眼慕其名義，啓爲昭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豎眼頗恨之。卒於家。

子敬道，永熙中，開府參軍事。

史臣曰：嚴稜夙款可嘉。脩之晚有誠效。唐和萬里慕義，歸身著績。休賓窮而委質。法壽、伯玉未能投命。景伯兄弟，儒風雅業，良可稱焉。

景遠，字叔遐。言而有信，好施捨。連年災荒中，分別周濟宗族親屬，又在四通八達的路上給飢餓的人食物，救活了很多人。平原人劉郁經過齊兗兩地，忽然遇到賊人，已經殺死十多人。輪到劉郁，劉郁大聲說："咱們是同鄉，怎麽忍心殺我！"賊人說："你說是同鄉，親戚是誰?"劉郁說："齊州主簿房陽是我的姨表兄。"陽是景遠的小名。賊人說："我吃他的粥而得以活命，怎麽能殺他的親戚！"於是歸還衣服，幸免於難的有二十多人。景遠喜歡史書，不學章句之學。天性稍急，不似家族的風尚，然而事奉兩個哥哥極爲恭敬，撫養哥哥的遺孤恩惠教誨很盡心。益州刺史傅豎眼仰慕他的名聲和道義，上奏推薦他爲昭武府功曹參軍，因母親年老而不應命，豎眼很爲此遺憾。在家中去世。

兒子敬道，永熙年間，任開府參軍事。

史臣曰：嚴稜早年忠誠可嘉。脩之晚年忠誠效力。唐和在遠方仰慕道義，歸順而功績顯著。休賓窘急而獻出城池。法壽、伯玉未能捨命。景伯兄弟，謙和的風尚及淵博的學問，的確值得稱揚。

魏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羅結　伊馛　乙瓌　和其奴
苟頹　薛野䐗　宇文福　費于　孟威

羅結　羅斤　羅伊利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爲國附臣。劉顯之謀逆也，太祖去之。結翼衛鑾輿，從幸賀蘭部。後以功賜爵屈蛇侯。太宗時，除持節、散騎常侍、寧南將軍、河内鎮將。世祖初，還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宫，出入卧内，因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爲居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存。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年一百二十歲，卒。贈寧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貞。

羅結是代地人，他的先輩世代管領部落，是國家的臣屬。劉顯謀反，太祖除掉他。羅結護衛皇上，跟從到賀蘭部。後來因功賜爵屈蛇侯。太宗時任持節、散騎常侍、寧南將軍、河内鎮將。世祖初年，升任侍中、外都大官，總理三十六曹事。一百零七歲而精神不衰。世祖因爲他忠誠，很信任他，他監督主管後宫，出入卧室，於是任長信卿。一百一十歲時回家養老，封賜大寧東川作爲産業，并且爲他築城，就稱爲羅侯城，至今還存在。朝廷每次有大事時，就派官員乘驛馬徵詢訪問。一百二十歲時去世。追贈爲寧東將軍、幽州刺史，謚號爲貞。

子斤，太宗時爲侍御中散。後從世祖討赫連昌，世祖追奔入城，昌邀擊，左右多死，斤力戰有功，世祖嘉之。後録勛，除散騎常侍、侍中、四部尚書，又加平西將軍。後平凉州，攻城野戰，多有克捷，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馳驛徵還，除柔玄鎮都大將。後以斤機辯，敕與王俊使蠕蠕，迎女備後宫。又以本將軍開府，爲長安鎮都大將。卒，贈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静，陪葬金陵。

兒子羅斤，太宗時任侍御中散。後來跟從世祖討伐赫連昌，世祖追趕入城，赫連昌截擊，左右的人大多死去，羅斤力戰有功，受世祖嘉獎。後來録用功臣，任命他爲散騎常侍、侍中、四部尚書，又加授平西將軍。後來平定凉州，攻城野戰，多次克敵制勝，因功賜爵帶方公，任長安鎮都大將。遇到蠕蠕侵犯邊境，急馳驛馬徵回，授任他爲柔玄鎮都大將。後來由於羅斤機敏善辯，敕令他與王俊出使蠕蠕，迎娶女子充任妃嬪。又以本將軍的身份開府，任長安鎮都大將。去世後追贈爲原任將軍、雍州刺史，謚號爲静，陪葬金陵。

子敦，襲爵。有姿貌，善舉止。自太子洗馬稍遷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恭。

兒子羅敦繼承爵位。容貌舉止均好。從太子洗馬逐漸升任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去世後追贈爲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號爲恭。

子伊利，高宗時襲爵。除內行長，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領御食、羽獵諸曹事。伊利曾病，顯祖幸其宅，自視醫藥，其見待如此。稍遷散騎常侍、儀曹尚書，出爲安東將軍、兖州刺史。善撫導，在州數年，邊民歸之五千餘户。高祖時，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之，不及而反。後依例降爲侯。除司農卿、光禄大夫。卒。世宗初，贈征北將軍、燕州刺史，謚曰靜。

兒子伊利，高宗時繼承爵位。任內行長，以細緻嚴謹、勤勉不懈領御食、羽獵諸曹事。伊利曾經生病，顯祖到他的第宅，親自探望他的治療狀況，他受到這樣的待遇。逐漸升任散騎常侍、儀曹尚書，出任安東將軍、兖州刺史。善於安撫引導，在該州幾年，邊民歸附該州的有五千多户。高祖時蠕蠕來犯，令伊利追擊，没有追上而返回。後依例降爵爲侯。任司農卿、光禄大夫。去世。世宗初年追贈爲征北將軍、燕州刺史，謚號爲靜。

子阿奴，亦忠實寡言，有智度。以勳臣之子，除侍御中散，襲爵。稍遷中散大夫。卒。

兒子阿奴，也忠實寡言，明智而有度量。由於是功臣的兒子，得以任侍御中散，繼承爵位。逐漸升任中散大夫。去世。

子殺鬼，襲爵。武泰中，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兒子殺鬼繼承爵位。武泰年間任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羅拔 羅鑒

敦弟拔，歷殿中尚書，賜爵濟南公。高祖時，進爵爲王。除征西將軍、吏部尚書，改封趙郡王。後例降爲公。卒，贈寧東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陪葬金陵。

羅敦的弟弟羅拔，歷任殿中尚書，賜爵爲濟南公。高祖時，晉爵爲王。任征西將軍、吏部尚書，改封爲趙郡王。後依例降爵爲公。去世後追贈爲寧東將軍、定州刺史，謚號爲康，陪葬金陵。

子道生，肆州安北府外兵參軍。卒。

兒子道生，任肆州安北府外兵參軍。去世。

子延，天興中，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

兒子羅延，天興年間任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

結從子渥，渥子提，并歷通顯。提從世祖討赫連昌有功，賜昌女爲妻。

羅結的侄子羅渥，羅渥的兒子羅提，都歷任高官。羅提跟從世祖討伐赫連昌有功，世祖把赫連昌的女兒賜給他爲妻。

子雲，早有名位。顯祖時給事中，西征敕勒，爲賊所襲殺。

兒子羅雲，早年就有名聲和地位。顯祖時任給事中，西征敕勒，被賊軍出其不意地殺害。

子蓋，世宗時右將軍、直閤將軍。轉龍驤將軍、濟州刺史。卒，贈本將軍、兖州刺史。

兒子羅蓋，世宗時任右將軍、直閤將軍。改任龍驤將軍、濟州刺史。去世後追贈爲原任將軍、兖州刺史。

長子鑒，累遷冠軍將軍、岐州刺

長子羅鑒，多次升任冠軍將軍、岐州刺史。

史。入除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主衣都統。卒，贈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衛將軍、冀州刺史，以孝静外戚故也。

召入任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主衣都統。去世後追贈爲侍中、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衛將軍、冀州刺史，這是因爲他是孝静帝外戚的緣故。

鑒弟衡，累遷天水、樂陵二郡太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羅鑒的弟弟羅衡，累經升遷至天水、樂陵二郡太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結宗人彌，善射有膂力。世祖時爲軍將，數從征伐有功，官至范陽太守。卒，贈幽州刺史。

羅結同宗族的人羅彌，善於射箭而有體力。世祖時任軍中的主將，多次跟從征伐有功，官至范陽太守。去世後追贈爲幽州刺史。

彌孫念，字子懷。武定中，驃騎將軍、膠州刺史。

羅彌的孫子羅念字子懷。武定年間任驃騎將軍、膠州刺史。

伊馛 伊盆生

伊馛，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曳牛却行。神䴥初，擢爲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加振威將軍。

伊馛，代地人。年輕時勇猛剛健，跑起來能追上奔馬，擅長射箭，力氣大，能拖着牛使它倒行。神䴥初年被提升爲侍郎，改任三郎，賜爵爲汾陽子，加授振威將軍。

世祖之將討凉州也，議者咸諫，唯司徒崔浩勸世祖决行。群臣出後，馛言於世祖曰："若凉州無水草，何得爲國？議者不可用也，宜從浩言。"世祖善之。既克凉州，世祖大會於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吾正奇馛弓馬之士，而所見能與崔同，此深自可奇。"顧謂浩曰："馛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能大建勛名，致位公輔。"世祖笑曰："誠如公言。"

世祖準備討伐凉州，參議者都勸阻，衹有司徒崔浩勸世祖决然行動。群臣退朝以後，伊馛對世祖說："如果凉州没有水草，怎麽能够立國？議者的意見不可取，應當聽從崔浩的意見。"世祖贊許他的看法。攻克凉州以後，世祖在姑臧大會群臣說："崔公的智謀有餘，我不感到意外。我衹是没想到伊馛這個騎馬射箭之人，見解却能與崔浩相同，這很值得奇怪。"回頭對崔浩說："伊馛有這樣的才智和勇力，終究會位至公相。"崔浩說："不必以爲讀書纔算有學問。衛青、霍去病也不曾讀書，却能立大功，官位至舉足輕重的重臣。"世祖笑着說："的確像你說的那樣。"

馛性忠謹，世祖愛之，親待日殊，賞賜優厚。真君初，世祖欲拜馛爲尚書，封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請收過恩。"世祖問其欲，馛曰："中、秘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世祖賢之，遂拜爲中護將軍、秘書監。以功賜爵魏安侯，加冠軍將軍。後出爲東雍州刺史，恩化大行，百姓思之。轉殿中尚書，常典

伊馛生性忠誠謹慎，世祖喜愛他，相待日親，賞賜優厚。真君初年，世祖打算任命伊馛爲尚書，封爲郡公。伊馛辭讓說："尚書事務繁多，公爵極爲顯貴，不是我這年輕愚昧的人所適宜擔任的，請收回過分的恩信。"世祖問他的打算，他說："中書、秘書二省大多是文士，如果陛下憐憫不已，請讓我位居其列。"世祖認爲他有賢德，於是任命他爲中護將軍、秘書監。因功賜給爵位爲魏安侯，加授冠軍將軍。後來出任東雍州刺史，恩德教化廣爲推行，百姓思念他。改任殿

宿衛。世祖親任之。從幸瓜步，頻有戰功，進號鎮軍將軍。興安二年，遷征北大將軍、都曹尚書，加侍中，進爵河南公。興光元年，拜司空。及爲三公，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不爲苛碎。太安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徒陸麗等并平尚書事。五年，薨。

子蘭，襲。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卒。

子盆生，驍勇有膽氣。初爲統軍，累有戰功，遂爲名將。以勛賜爵平城子。神龜二年，自驍騎將軍、直閣將軍爲持節、右將軍、洛州刺史。與荆州刺史、淮南王世遵，魯陽太守崔模俱討襄陽，不克而還，坐免官。後除安西將軍、光禄大夫。又爲撫軍將軍、太僕卿、假鎮西將軍、西道别將，每戰頻捷。自崔延伯之後，盆生爲次焉。進號征西將軍，行岐州刺史。復爲西道都督，戰殁。贈車騎將軍、雍州刺史。永熙中，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武平，司徒祭酒。

武平弟武榮，直閣將軍。

馛族孫豹子，武衛將軍。

豹子從子琳，亦武衛將軍。

乙瓌　乙乾歸　乙瑗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世祖時，瓌父匹知慕國威化，遣瓌入貢，世祖因留之。瓌便弓馬，善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從征伐，甚見信待。尚上谷公主，世祖之女也。除鎮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爲西平公。從駕南征，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每戰，身先士卒，勇冠三軍。後除侍中、征東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又爲西道都將。和平中薨，時年二十九。贈太

中尚書，長期掌管宫廷護衛。世祖親近信任他。跟從到瓜步，屢建戰功，晋號爲鎮軍將軍。興安二年，升任征北大將軍、都曹尚書，加授侍中，晋爵河南公。興光元年，任司空。及至位居三公，清廉簡約，衹抓大政而已，不苛刻不煩瑣。太安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徒陸麗等人共同治理尚書省事務。五年，逝世。

兒子伊蘭繼承爵位。任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去世。

兒子盆生，驍勇有膽氣。初任統軍，屢立戰功，因之成爲名將。因功勛賜給爵位爲平城子。神龜二年，從驍騎將軍、直閣將軍任持節、右將軍、洛州刺史。與荆州刺史、淮南王世遵，魯陽太守崔模一同討伐襄陽，没有攻克而返回，因此被免官。後來任安西將軍、光禄大夫。又任撫軍將軍、太僕卿、假鎮西將軍、西道别將，每次戰鬥頻頻告捷。在崔延伯之後，就數盆生了。升爲征西將軍，行岐州刺史。又任西道都督，陣亡。追贈爲車騎將軍、雍州刺史。永熙年間，重新追贈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兒子武平，任司徒祭酒。

武平的弟弟武榮，任直閣將軍。

伊馛同宗族的孫子豹子，任武衛將軍。

豹子的侄子伊琳，也任武衛將軍。

乙瓌，代地人。他的先輩世代統領部落。世祖時，乙瓌的父親匹知仰慕國家的聲威教化，派遣乙瓌入朝進貢，世祖因而留下他。乙瓌習慣於騎馬射箭，擅長射術，能徒手搏殺猛獸，體力過人。多次跟從征伐，很受信任。娶世祖的女兒上谷公主爲妻。任鎮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爲西平公。跟從皇上南征，任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每戰身先士卒，勇冠三軍。後來任侍中、征東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晋爵爲王。又任西道都將。和平年間逝世，時年二十九歲。追贈爲太尉公，謚號爲恭。

尉公，謚曰恭。

子乾歸，襲爵。年十二，爲侍御中散。及長，身長八尺，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復尚恭宗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顯祖初，除征西將軍、秦州刺史，有惠政。高祖初即位，爲征西道都將，又爲中道都將。延興五年卒，時年三十一。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謚曰康。

其子乾歸繼承爵位。十二歲時任侍御中散。及至長大，身高八尺，有氣魄和才幹，很熟習奏疏，特別喜歡兵法。又娶恭宗的女兒安樂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侍中。顯祖初年任征西將軍、秦州刺史，有德政。高祖即位之初任征西道都將，又任中道都將。延興五年去世，當時三十一歲。追贈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謚號爲康。

子海，字懷仁。少歷侍御中散、散騎侍郎，卒時年四十一。贈散騎常侍、衛將軍、濟州刺史，謚曰孝。

其子乙海字懷仁。年輕時歷任侍御中散、散騎侍郎，去世時四十一歲。追贈爲散騎常侍、衛將軍、濟州刺史，謚號爲孝。

子瑗，字雅珍。尚淮陽公主，高祖之女也，除駙馬都尉、汝南王友，固辭不拜。歷濟南太守。時爲逆賊劉桃攻郡，瑗逾城獲免。後都督李叔仁討桃平之，瑗乃還郡。後除司農少卿，銀青、金紫、左、右光禄大夫，中軍將軍，西兖州刺史。天平元年，舉兵應樊子鵠，與行臺左丞宋顯戰，敗死，時年四十六。

兒子乙瑗，字雅珍。娶高祖之女淮陽公主爲妻，任駙馬都尉、汝南王友，堅辭不就。歷任濟南太守。當時由於叛賊劉桃攻打郡城，乙瑗越城而得以逃脱。後來都督李叔仁討伐平定劉桃，乙瑗纔回郡。後來任司農少卿，銀青、金紫、左、右光禄大夫，中軍將軍，西兖州刺史。天平元年，起兵響應樊子鵠，與行臺左丞宋顯交戰，戰敗而死，時年四十六歲。

瑗弟諧，字遵和。武定中，司馬。

乙瑗的弟弟乙諧字遵和。武定年間任司馬。

諧弟琛，字仲珍。解褐司空參軍事。稍遷東平、濟陰二郡太守，散騎常侍。卒時年四十九。

乙諧的弟弟乙琛字仲珍。出仕任司空參軍事。逐漸升任東平、濟陰二郡太守，散騎常侍。去世時四十九歲。

和其奴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爲三郎，轉羽林中郎，以恭勤致稱。賜爵東陽子，除奮武將軍。高宗初，遷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平昌公，拜安南將軍，遷尚書左僕射。太安元年，詔群臣議立皇太子名。其奴與司徒麗等以爲宜以德命名，帝從之。又與河東王閭毗、太宰常英等并平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時以西征吐谷渾諸將淹停不進，久囚未決。其奴與尚書毛法仁等窮問其狀連日，具伏。和平六年，還

和其奴，代地人。年輕時有操行，善於射箭駕車。起初任三郎，改任羽林中郎，以肅敬勤勉得到好評。賜爵爲東陽子，任奮武將軍。高宗初年，升任尚書，加授散騎常侍，升爵位爲平昌公，任安南將軍，升任尚書左僕射。太安元年，詔令群臣議定皇太子的名字。其奴與司徒陸麗等人認爲應當以德命名，皇帝聽從了這一建議。又與河東王閭毗、太宰常英等人一同治理尚書省事務。居官嚴格遵守法令，不接受私人請托。當時由於西征吐谷渾的將領們遲延停留不進，囚禁了許久還没有判決。其奴與尚書毛法仁等連日追問他們的罪狀，都認了罪。和平六年升任司空，

司空，加侍中。高宗崩，乙渾與林金閭擅殺尚書楊保年等。殿中尚書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懼，歸咎於金閭，執金閭以付郁。時其奴以金閭罪惡未分，乃出之爲定州刺史。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領征西大將軍，率殿中精甲萬騎以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三年薨，内外咸嘆惜之。贈平昌王，謚曰宣。

子天受，襲爵。初爲内行令。太和六年，遷弩庫曹下大夫，卒。

苟頹 苟愷

苟頹，代人也。曾祖烏提，登國初，有勛於太祖，賜吴寧子。父洛跋，内行長。頹性厚重少言，嚴毅清直，武力過人。擢爲中散，小心謹敬。世祖南討，以頹爲前鋒都將，每臨敵對戰，常先登陷陳。世祖至江，賜爵建德男，加寧遠將軍。還，遷奏事中散，典凉州作曹。遷内行令，轉給事中，遷司衛監。以本將軍拜洛州刺史。爲政剛嚴，抑强扶弱，山蠻畏威，不敢爲寇。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舉才堪幹事、人足委仗者，於是公卿咸以頹應選。徵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成德侯，加後將軍。太和元年，加散騎常侍，尋遷侍中、安東將軍、都曹尚書，進爵河南公。

頹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頹亦言至懇切，未曾阿諛。李訢、李敷之誅也，頹并致諫，太后不從。三年，遷征北大將軍、司空公，進爵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杖於朝。

大駕行幸三川，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頹率禁衛收掩畢獲，内外晏然。駕還飲至，文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處

加授侍中。高宗逝世後，乙渾與林金閭擅自殺害尚書楊保年等人。殿中尚書元郁率領殿中宿衛士兵準備對乙渾用兵。乙渾畏懼，歸咎於金閭，捉住金閭送交元郁。當時其奴因爲金閭不是甘願犯罪，就貶謫他任定州刺史。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叛，詔令其奴領征西大將軍，率領宫中精鋭騎兵一萬人去討伐他，還没有到達道符就失敗了，軍隊返回。三年逝世，朝廷内外都嗟嘆惋惜他。追贈爲平昌王，謚號爲宣。

其子天受繼承爵位。起初任内行令。太和六年，改任弩庫曹下大夫，去世。

苟頹，代地人。曾祖父烏提，登國初年，爲太祖建立了功勛，賜給爵位爲吴寧子。父親洛跋，任内行長。苟頹持重寡言，嚴厲剛毅清廉正直，勇力過人。被提升爲中散，細心恭謹。世祖向南討伐，任命苟頹爲前鋒都將，每次臨敵對戰，常常身先士卒衝鋒陷陣。世祖到達長江，賜給他爵位爲建德男，加授寧遠將軍。回朝，升任奏事中散，掌管凉州作曹。升任内行令，改任給事中，升任司衛監。以現任將軍的身份任洛州刺史。爲政剛直嚴厲，抑强扶弱，山蠻畏懼他的聲威，不敢侵犯。承明元年，文明太后命令百官舉薦才能可以辦事、人品足以委托依仗的人，於是公卿大臣都推舉苟頹應選。徵入任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升爵位爲成德侯，加授後將軍。太和元年，加授散騎常侍，不久升任侍中、安東將軍、都曹尚書，晋爵爲河南公。

苟頹品行端正喜歡直言，即使文明太后殺罰不當，苟頹也懇切進言，未曾阿諛。李訢、李敷被殺，苟頹都曾極力勸阻，太后不聽從。三年，升任征北大將軍、司空公，升爵位爲河東王。由於是年老的舊臣，允許坐人力車，拄着拐杖入朝。

皇上前往三川，苟頹留守京師，和尚法秀謀反，苟頹率領宫廷衛兵收捕并全部抓獲，内外平静。皇上回朝宴飲慶功，文明太后説："在那個時候，你如果猶豫不决而不立即收捕，處置失

分失所，則事成不測矣。今京畿不擾，宗社獲安者，實卿之功也。"七年，詔曰："頹爲台鼎，論道是寄，歷奉四朝，庸績彌遠。宜加崇異，以彰厥功。自兹已後，可永受復除。"十三年冬薨。高祖痛悼者久之。贈賵有加，謚僖王。

當，那麽事變將釀成不測之禍。如今京城周圍没有騷亂，宗廟社稷得以安寧，確實是你的功勞啊。"七年，詔令説："苟頹位居三公，身負謀慮政令的重任，歷奉四朝君主，功績久遠。應當給予特殊的尊崇，以表彰他的功勛。從此以後，准予永久享受免除賦役的優待。"十三年冬季逝世。高祖深表哀悼。賜予豐厚的喪葬用的財物，謚號僖王。

長子愷，累遷冠軍將軍，柔玄、懷荒、武川鎮大將，襲爵河東王，例降爲公。正光二年卒。贈平北將軍、恒州刺史。

長子苟愷，幾經升遷至冠軍將軍，柔玄、懷荒、武川鎮大將，繼承爵位爲河東王，依例降爵位爲公。正光二年去世。追贈爲平北將軍、恒州刺史。

子寶，武定中，北梁太守。

兒子苟寶，武定年間任北梁太守。

愷弟養，步兵校尉，早卒。

苟愷的弟弟苟養任步兵校尉，過早去世。

苟資

養弟資，武騎侍郎、河間太守、太僕少卿、汲郡太守。遷龍驤將軍、肆州刺史。還，除武衛將軍，加後將軍。延昌末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并給帛二百匹，布一百匹，謚曰愍。

苟養的弟弟苟資，任武騎侍郎、河間太守、太僕少卿、汲郡太守。升任龍驤將軍、肆州刺史。回朝任武衛將軍，加授後將軍。延昌末年去世。追贈爲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并賜給帛二百匹，布一百匹，謚號爲愍。

子景鸞，莊帝時，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兒子景鸞，莊帝時任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苟若周

頹弟若周，散騎常侍、尚書。太和中，安南將軍、豫州刺史、潁川侯。卒，贈光禄大夫。

苟頹的弟弟若周任散騎常侍、尚書。太和年間，任安南將軍、豫州刺史、潁川侯。去世後追贈爲光禄大夫。

苟壽樂

若周弟壽樂，太和中，北部尚書、安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山陽公，未拜。尋除散騎常侍、殿中尚書、晋安侯。卒，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

若周的弟弟壽樂，太和年間任北部尚書、安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山陽公，没有就任。不久任散騎常侍、殿中尚書、晋安侯。去世後追贈爲安東將軍、冀州刺史。

苟孤

頹從叔孤，少以忠直稱。太宗即位，以定策功拜車騎將軍。後除鎮軍大將軍、并州刺史、博陵公。不治産業，死之日家無餘財，百姓追思之。

苟頹的堂叔苟孤，年輕時以忠誠正直著稱。太宗即位，因謀立的功勞被授予車騎將軍。後來任鎮軍大將軍、并州刺史、博陵公。不經營産業，死時家無餘財，百姓懷念他。

薛野賭　薛虎子　薛世遵　薛忱

薛野賭，代人也。父達頭，自姚萇時率部落歸國。太祖嘉其忠款，賜爵聊城侯，散員大夫，待以上客之禮，賜妻鄭氏。達頭閑雅恭慎，太祖深器之。卒，贈平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悼。野賭少失父母，養於宗人利家。及長，好學善射。高宗初，召補羽林。遷給事中，典民籍事，校計户口，號爲稱職。賜爵順陽子。野賭少孤，父侯不襲，至是錫爵。和平中，除平南將軍、并州刺史，進爵河東公。轉太州刺史，在治有聲。卒，年六十一。贈散騎常侍、大將軍、并州刺史，謚曰簡。

子虎子，姿貌壯偉，明斷有父風。年十三，入侍高宗。太安中，遷内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内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虎子爲枋頭鎮將。

虎子素剛簡，爲近臣所疾，因小過黜爲鎮門士。及顯祖南巡，次於山陽。虎子拜訴於路，曰："臣昔事先帝，過沾重恩。陛下在諒闇之日，臣横罹非罪，自擯黜此蕃，已經多載，不悟今日得奉聖顔。"遂流涕嗚咽。顯祖曰："卿先帝舊臣，久屈非所，良用憮然。"詔虎子侍行，訪以政事，數十里中，占對不絶。時山東飢饉，盜賊競起。相州民孫誨等五百餘人，稱虎子在鎮之日，土境清晏，訴乞虎子。乃復除枋頭鎮將，即日之任。至鎮，數州之地，奸徒屏迹。顯祖璽書慰喻。後除平南將軍、相州刺史。顯祖崩，不行。太和二年，襲爵。三年，詔虎子督三將出壽春，與劉昶南討。四年，徐州民桓和等叛逆，屯於五固。詔虎子爲南征都副將，與尉元等討平之。以本將軍爲彭城鎮將。至

薛野賭，是代地人。父親達頭，在姚萇時率領部落歸順國家。太祖嘉獎他的忠誠，賜給爵位爲聊城侯，任命他爲散員大夫，待以貴客之禮，賜給他妻子鄭氏。達頭嫻静文雅謙恭謹慎，太祖很器重他。去世後，追贈爲平南將軍、冀州刺史，謚號爲悼。野賭幼年失去父母，養育在同宗族的人薛利家。及至長大，喜歡學習擅長射箭。高宗初年，召入補任羽林。升任給事中，掌管户籍事務，核算户口，受到好評。賜給爵位順陽子。野賭年幼時父母雙亡，没有繼承父親的侯爵，到這時被賜予爵位。和平年間，任平南將軍、并州刺史，升爵位爲河東公。改任太州刺史，在治所有聲譽。終年六十一歲。追贈爲散騎常侍、大將軍、并州刺史，謚號爲簡。

兒子虎子，姿態容貌强壯偉岸，遇事明斷有父親的風範。十三歲，召入侍奉高宗。太安年間任内行長，掌管奏諸曹事。爲官正直，朝廷内外都畏懼他。及至文明太后臨朝聽政，使虎子出任枋頭鎮將。

虎子向來剛强粗疏，爲朝廷親近侍臣所嫉恨，因爲小小的過失被貶黜爲鎮門士。顯祖南巡停駐在山陽。虎子在路上拜見申訴，説："我過去事奉先帝，蒙受重恩。陛下在居喪的時候，我横遭强加之罪，被廢黜到此，已經多年，没想到今天能見到皇上。"於是嗚咽流淚。顯祖説："你是先帝舊臣，長期屈居在不該在的地方，傷心亦在情理之中。"詔令虎子侍從巡行，問及政事，幾十里内，應對不絶。當時太行山以東鬧饑荒，盜賊蜂起。相州百姓孫誨等五百多人，稱贊虎子在鎮所的時候境内清静太平，申訴請求留任虎子。於是又任命他爲枋頭鎮將，即日赴任。到達鎮所，幾個州内，歹徒銷聲匿迹。顯祖下達詔書寬慰他。後來被授任爲平南將軍、相州刺史。顯祖逝世，未能赴任。太和二年繼承爵位。三年，詔令虎子督率三員將領從壽春出發，與劉昶向南討伐。四年，徐州百姓桓和等人叛逆，駐守在五固。詔令虎子任南征都副將，與尉元等人討伐平定叛逆。以現任將軍的身份任彭城鎮將。到達鎮

鎮，雅得民和。除開府、徐州刺史。

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飢寒。虎子上表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兵以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兼并者也。今江左未賓，鯨鯢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强豐沛，將何以拓定江關，掃一衡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即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論之於公，無毫厘之潤；語其利私，則横費不足。非所謂納民軌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耘植，餘兵尚衆，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唯須内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於國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吴，充國耕西零以强漢。臣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高祖納之。

所，很受民衆的信賴。任開府、徐州刺史。

當時州鎮的戍守士兵，按規定發給的絹自身携帶，不入公家庫室，聽任他們自己用，以至於常受飢寒之苦。虎子上表説："我聽説固若金湯的城池，没有糧食就不能堅守；韓信白起雖勇，没有糧食就不能作戰。所以自從用兵以來，没有不先積聚糧草，然後再謀劃兼并的。現在長江下游以南地區没有歸附，賊寇待戮，如果不在彭城聚積糧食，以加强豐沛兩地，將憑藉什麽拓定江關，掃平衡山霍山一帶？鎮中的士兵不少於幾萬人，用來買糧的絹，每人十二匹，如果自己帶在身邊，花費没有準度，不够换取糧食，不免飢寒。從公事來説，没有毫厘的利益；從私利來説，額外花費將會使費用不足。這不是所謂的使百姓遵循軌範法度，使公私有利。徐州一帶，水田和旱田土壤肥沃，清水、汴水暢通，足够攔水灌溉。其中良田十萬多頃。如果拿軍中的絹去買牛，分配給戍守士兵，計算可以買來的牛數，足够一萬頭。致力於公田，必將收穫大量的粟稻。一年之中，將使官府的糧食充裕，用一半士兵耕耘種植，剩下的士兵仍然衆多，一邊耕種一邊守衛，不妨礙捍衛邊境。一年的收穫，超過絹的十倍；短時間的耕種，足以供給幾年的糧食。以後的軍需物資，衹須納入官庫，五年之後，穀物布帛都有餘。不但戍守士卒有豐裕富足的供給，而且對於國家來説有吞敵的情勢。昔日杜預在宛葉兩地耕種而平定吴國，趙充國在西零耕種而使漢代强盛。我雖然見識不如古人，責任是戍守邊境，希望竭盡微力，有利於國家。"高祖采納了他的建議。

又上疏曰："臣聞先王建不易之軌，萬代承之；聖主垂不刊之制，千載共仰。伏惟陛下道洽群生，恩齊造化，仁德所覃，迹超前哲。遠崇古典，留意治方，革前王之弊法，申當今之宜用。定貢賦之輕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令百辟足以代耕，編户享其餘畜。巍乎焕焉，不可量也。臣竊尋居邊之民，蒙化日淺，戎馬之所，資

又上疏説："我聽説先王建立不容改變的法度，萬代都繼承它；聖明的君主留下不容删改的制度，千載共同敬慕。私下考慮陛下道義滋潤衆生，恩德整齊萬物，仁德所及，功業超過前代聖哲。遠尊古代典章，留意治國方略，革除前王有弊的法規，伸張當今宜用的制度。確定貢賦的輕重，調節官品與俸禄的厚薄，可以使百官俸禄充足，百姓享有多餘的積蓄。光明高大，不可估量啊。我私下尋思居住在邊地的百姓，蒙受教化的

計素微。小户者一丁而已，計其徵調之費，終歲乃有七縑。去年徵責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妻賣子，呻吟道路，不可忍聞。今淮南之人，思慕聖化，延頸企足，十室而九。恐聞賦重，更懷進退。非惟損皇風之盛，慮傷慕義之心。且臣所居，與南連接，民情去就，實所諳知。特宜寬省，以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數户而已。一請止六尺絹，歲不滿匹。既委邊捍，取其必死，邀之士重，何吝君輕。今班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冒，以亂朝章。但猥藉恩私，備位蕃岳，憂責之地，敢不盡言。”書奏，文明太皇太后令曰：“俸制已行，不可以小有不平，便虧通式。”

時間短，戰亂之地，資産生計素來微少。小户人家祇有一丁而已，計算它被徵調的費用，一年竟有細絹七匹。去年不能滿足徵調，有的變賣田地房屋，典妻賣子，呻吟於道路，慘不忍聞。如今淮水以南的百姓，仰慕朝廷的教化，延頸企足，十家而有其九。恐怕聽説賦税重，猶豫不決。不但有損於皇上教化的美好，大抵也會傷害仰慕仁義的心。況且我所處的地方，與南方連接，民心的去留，確實是所熟知的。應當特恩減省，以招徠還未歸附的人。那小郡的太守，食邑祇有幾户而已。俸禄一次祇有六尺絹，一年不足一匹。既然托付捍衛邊境，取其必死之志，對官員要求得重，却那麽吝嗇君主的錢財。如今頒布的制度已經實施，在全國推行，不應當冒犯，致使朝廷章程紊亂。但是承蒙朝廷恩寵，位居一方長官，職責所在，敢不盡言。”書表奏上，文明太皇太后下令説：“俸禄制度已經實施，不能因稍有不平均，有損通行的制度。”

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喪者給其斂帛。州内遭水，二麥不收，上表請貸民粟，民有車牛者，求詣東兖給之。并如所奏，民得安堵。高祖曾從容問秘書丞李彪曰：“卿頻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彪曰：“綏邊布化，甚得其和。”高祖曰：“朕亦知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污，虎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賊虜。高祖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案果虚。乃下詔曰：“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貪婪獲罪，各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妄稱無端。安宜賜死，攀及子僧保鞭一百，配敦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決。塞彼輕狡之源，開此陳力之效。”在州十一載，太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

在徐州的戍守士兵，每年換防虎子一定親自慰勞相送。死亡的士兵供給殯葬用的帛。州内遭水災，大、小麥没有收成，上表請求借貸給老百姓粟米，百姓中有車牛的，到東兖去拉。所奏請的事都得到准許，百姓得以安定。高祖曾經從容地問秘書丞李彪説：“你多次出使長江以南，徐州刺史的政績怎麽樣?”李彪説：“安撫邊境傳播德化，很得民衆的信賴。”高祖説：“我也知道這些。”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都由於貪贓受賄獲罪，虎子審查并繩之以法。邵安等人指使子弟上書，誣陷虎子勾結南邊的賊虜。高祖説：“這是無中生有，我料想虎子一定不會。”經過推究審問果真虚妄不實。於是下達詔書説：“君臣心齊，就可以振興功業；上下猜忌疑懼，就會廢棄治理國家的好措施。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都因貪婪獲罪，分别指使子弟到朝廷，狀告刺史虎子縱容百姓勾結賊人，妄言無端之事。邵安應當賜死，張攀和兒子僧保鞭笞一百，發配敦煌。邵安的兒子他生鞭笞一百。可以召集本州官員士兵百姓等，宣告執行判決。堵塞那輕佻狡詐之源，開闢貢獻才力之路。”在州十一年，太和

鎮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有六子。

長子世遵，襲爵，例降爲侯。景明中，爲秦州刺史，稍遷左將軍。卒，年四十二。

長子忱，字安民。正光中，襲爵。稍遷鎮南將軍、鉅鹿太守、定州儀同開府諮議參軍、齊獻武王大行臺左丞、中外府司馬。出爲殷州驃騎府長史。武定五年，除鎮北將軍、北廣平太守。爲治暴虐，曾因公事，一家之內并殺數人。爲民所訟，將致之罪，遇患，卒於郡。贈征西將軍、西兗州刺史。

忱弟安顯，武定末，東豫州征西府長史。

薛曇慶　薛衍

世遵弟曇慶，少有度量。永平中，員外散騎常侍，遷尚書郎。年五十一，卒。

子衍，字元孫，輕財慕義。熙平中，爲侍御史、奉朝請。永安中，尚書駕部郎中，行河陰縣事。卒於正平太守。贈征東將軍、徐州刺史。

薛曇寶

曇慶弟曇寶，初補散騎。高祖詔曇寶采遺書於天下。歷侍御中散、直閣將軍、太子步兵校尉。世宗時，遣使巡行四方，以曇寶持節、兼散騎常侍、龍驤將軍、南道大使。曇寶達豫州，卒，年二十九。

薛曇尚

曇寶弟曇尚，有容貌，性寬和。初辟御史，加奉朝請。熙平二年，除徐州穀陽戍主，行南陽平郡事。母憂去職。正光中，詔以陽平鄰接蕭衍，綏捍須人，仰尚書舉才而遣。左僕射蕭寶夤舉曇尚應選，馳驛之郡。孝昌初，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

十五年去世，終年五十一歲。追贈爲散騎常侍、鎮南將軍、相州刺史，謚號爲文。有六個兒子。

長子世遵，繼承爵位，依例降爵爲侯。景明年間任秦州刺史，逐漸升任左將軍。去世，享年四十二歲。

長子薛忱字安民。正光年間繼承爵位。逐漸升任鎮南將軍、鉅鹿太守、定州儀同開府諮議參軍、齊獻武王大行臺左丞、中外府司馬。出任殷州驃騎府長史。武定五年任鎮北將軍、北廣平太守。爲政殘暴狠毒，曾經因爲公事，一家之內殺死幾個人。被百姓控告，將要對他加以懲罰，因病在郡中去世。追贈爲征西將軍、西兗州刺史。

薛忱的弟弟安顯，武定末年任東豫州征西府長史。

世遵的弟弟曇慶，年輕時有度量。永平年間任員外散騎常侍，升任尚書郎。五十一歲時去世。

兒子薛衍，字元孫，輕視錢財仰慕道義。熙平年間，任侍御史、奉朝請。永安年間，任尚書駕部郎中，代理河陰縣事。任正平太守時去世。追贈爲征東將軍、徐州刺史。

曇慶的弟弟曇寶，起初任散騎。高祖命令曇寶在天下搜集遺書。歷任侍御中散、直閣將軍、太子步兵校尉。世宗時派遣使臣巡行四方，任命曇寶爲持節、兼散騎常侍、龍驤將軍、南道大使。曇寶到達豫州，去世時，年僅二十九歲。

曇寶的弟弟曇尚，容貌美好，性情寬厚平和。起初爲御史，加授奉朝請。熙平二年任徐州穀陽戍守頭領，代理南陽平郡事。因母親去世而辭去官職。正光年間，詔令説由於陽平鄰接蕭衍的疆土，安撫捍衛急需人才，希望尚書省舉薦賢才派遣。左僕射蕭寶夤推舉曇尚應選，曇尚乘驛馬疾馳赴郡。孝昌初年，徐州刺史元法僧背叛而

曇尚斬其使人，送首於都督、安樂王鑒。鑒不能援，遂爲蕭衍將王希聃所陷，拘曇尚送蕭衍。衍以禮遇之，曇尚乞歸，衍乃聽還。肅宗復其本秩。武泰初，尒朱榮擅强并肆，朝廷欲揣其情，除曇尚員外常侍，使於榮，托以慰喻，密以觀之。建義初，除司徒左長史、兼吏部尚書，授太原王尒朱榮官。還，賜爵永安侯。尋除後將軍、定州刺史。尒朱榮之死，授持節、兼尚書北道行臺，代魏蘭根。後爲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太昌初，加征東將軍，行兗州事。天平中，除驃騎大將軍、齊州刺史。曇尚凡歷三州，俱稱貪虐。還，除將作大匠，卒於官，年六十一。贈都督瀛滄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

投靠蕭衍，曇尚斬殺他的使者，把首級送給都督、安樂王元鑒。元鑒不能援助，於是被蕭衍的將領王希聃攻克，希聃拘捕曇尚送交蕭衍。蕭衍以禮待他，曇尚請求回國，蕭衍便允許他回去。肅宗恢復他原來的品位。武泰初年，尒朱榮在并肆二州專橫强暴，朝廷想要探察他的情況，任命曇尚爲員外常侍，出使尒朱榮的轄區，以慰問曉諭爲藉口，暗中觀察他的動静。建義初年，任司徒左長史、兼吏部尚書，授予太原王尒朱榮官職。回朝，賜爵爲永安侯。不久任後將軍、定州刺史。尒朱榮死後，任持節、兼尚書北道行臺，替代魏蘭根。後來任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太昌初年加授征東將軍，代理兗州事。天平年間任驃騎大將軍、齊州刺史。曇尚所歷任的三州，都以貪婪暴虐著稱。回朝任將作大匠，在任期間去世，享年六十一歲。追贈爲都督瀛滄二州諸軍事、原任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

子仲芬，武定中，齊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參軍。

兒子仲芬，武定年間任齊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參軍。

曇尚弟琡，字曇珍。武定末，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曇尚的弟弟薛琡字曇珍。武定末年任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宇文福

宇文福，河南洛陽人。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爲擁部大人。祖活撥，仕慕容垂，爲唐郡内史、遼東公。太祖之平慕容寶，活撥入國，爲第一客。

宇文福，河南洛陽人。他的先輩是南單于的遠親，世代爲擁部大人。祖父活撥，在慕容垂手下做官，位居唐郡内史、遼東公。太祖平定慕容寶，活撥歸順北魏，被當作最尊貴的賓客。

福少驍果，有膂力。太和初，拜羽林郎將，遷建節將軍，賜爵新昌侯、南征都將。擊蕭賾有功，授顯武將軍。尋除恢武將軍、北征都將，特賜戎服。破蠕蠕别部，獲萬餘。還，除都牧給事。十七年，車駕南討，假冠軍將軍、後軍將軍。時仍遷洛，敕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内以東，拒黄河南北千里爲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從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將養，并無損耗，

宇文福年輕時驍勇果敢，體力好。太和初年，任羽林郎將，升任建節將軍，被賜給爵位爲新昌侯、南征都將。攻打蕭賾有功，被任命爲顯武將軍。不久任恢武將軍、北征都將，特别賜給軍服。打敗蠕蠕的分支，俘獲一萬多人。回朝，任都牧給事。十七年，皇上向南討伐，宇文福任非正式的冠軍將軍、後軍將軍。當時正在遷都洛陽，敕令宇文福查驗巡行牧馬的場所。宇文福規劃石濟以西、河内以東，黄河南北千里的地區爲牧地。事情不久就得以施行，就是如今的馬場。及至從代地轉移各種牲畜到牧場，宇文福善於飼

高祖嘉之。尋補司衛監。從駕豫州，加冠軍將軍、西道都將、假節、征虜將軍。領精騎一千，專殿駕後。未幾，轉驍騎將軍，仍領太僕、典牧令。從駕征南陽，兼武衛將軍。

二十二年，車駕南討，遣福與右衛將軍楊播爲前軍。至鄧城，福選兵簡將，爲攻圍之勢。高祖望福軍法齊整，將士閑習，大被褒嘆。蕭鸞遣其尚書崔慧景、黄門郎蕭衍率衆十萬來救。高祖指麾將士，敕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賊南面，奪其橋道，遏絶歸路。賊衆大恐，六道來戰。福據鞍誓衆，身先士卒，賊不得前，遂大奔潰。賜爵昌黎伯，正武衛，加征虜將軍。尋以高車叛，命加征北將軍、北征都將，追討之。軍敗被黜。

景明初，乃起拜平遠將軍、南征統軍。進計於都督彭城王勰曰："建安是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易圖，不獲則壽春難保。"勰然之。及勰爲州，遂令福攻建安。建安降，以勳封襄樂縣開國男，邑二百户。除太僕少卿。尋以衍將寇邊，假節、征虜將軍，領兵出三關討之。又詔福行豫州事，與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共相影援，綏遏蠻楚。還，爲光禄大夫，轉太僕卿。延昌中，以本官領左衛將軍，除散騎常侍、都官尚書，加安東將軍、營州大中正。

熙平初，除鎮北將軍、瀛州刺史。福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民，甚得聲譽。解任，復除太僕卿。又爲金紫光禄大夫。出除散騎常侍，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征北將軍，懷朔鎮將。至鎮，遇病卒。詔遣主書樂安嘉赴吊。贈車騎大

養，一點也没有損耗，高祖嘉獎他。不久補任司衛監。跟從皇上到豫州，加授冠軍將軍、西道都將、假節、征虜將軍。率領精鋭騎兵一千員，專門爲皇上殿後。不久，改任驍騎將軍，仍然領太僕、典牧令。跟從皇上征討南陽，兼任武衛將軍。

二十二年，皇上向南討伐，派遣宇文福與右衛將軍楊播爲前軍。到達鄧城，宇文福選拔士兵部將，形成圍攻的態勢。高祖看到宇文福調遣軍隊的法令整齊，將士武藝嫻熟，大加贊嘆。蕭鸞派遣他的尚書崔慧景、黄門郎蕭衍率領十萬大軍來救援。高祖指揮將士，命令宇文福率領高車羽林五百名騎兵出發到賊軍南面，奪取賊軍的橋梁通道，斷其歸路。賊軍大爲恐慌，兵分六路來攻。宇文福騎在馬上誓師，身先士卒，賊軍不能前進，終於大敗潰逃。賜給爵位爲昌黎伯，任命他爲正武衛，加授征虜將軍。不久由於高車反叛，加授他爲征北將軍、北征都將，追擊討伐高車。因軍隊失敗而被貶黜。

景明初年起任平遠將軍、南征統軍。向都督彭城王元勰獻計説："建安是淮南重鎮，雙方争奪的要衝。得到了它義陽就容易攻取，得不到它壽春就難保。"元勰同意他的看法。及至元勰任刺史，就命令宇文福攻打建安。建安投降以後，宇文福因功被封爲襄樂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任太僕少卿。不久因爲蕭衍將要侵犯邊境，宇文福被任命爲假節、征虜將軍，領兵出三關討伐敵人。又詔令宇文福代理豫州事，與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互相支援，安撫遏制荆州地區。回朝任光禄大夫，改任太僕卿。延昌年間，以現任官職領左衛將軍，任散騎常侍、都官尚書，加授安東將軍、營州大中正。

熙平初年任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宇文福爲人忠誠廉正，居官嚴厲剛毅，以信義統治百姓，很有聲譽。解除現職，又任太僕卿。又任金紫光禄大夫。出任散騎常侍，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征北將軍，懷朔鎮將。到達鎮所，生病去世。詔令派遣主書樂安嘉前往吊唁。追贈爲車騎大將軍、定州刺史，開國男爵位照舊，謚

將軍、定州刺史，開國如故，謚曰貞惠。

長子善，字慶孫，襲爵。自司空掾，稍遷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孝昌末，北征戰歿。贈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宇文延

善弟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疏朗。永平中，釋褐奉朝請，直後、員外散騎常侍。以父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死者數人，身被重創，賊乃小退，而縱火燒齋閣。福時在内，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髮盡爲燼。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孝昌中，授假節、建威將軍、西道别將，赴援關隴，有戰功。除員外散騎常侍，轉直寢。與万俟醜奴戰没。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子仲鸞，武定末，齊王丞相府長流參軍。

慶壽弟慶安，歷給事中、尚書殿中郎中。後加平北將軍、武衛將軍。河陰遇害，贈征東將軍、兗州刺史。長子仲融。融弟仲衍。

費于 費萬 費穆

費于，代人也。祖峻，仕赫連昌，爲寧東將軍。泰常末，率衆來降，拜龍驤將軍，賜爵犍爲公。後遷征南將軍、廣阿鎮大將，徙爵下邳公。父郁，以隨父歸誠勛，賜五等男，除燕郡太守。卒，贈幽州刺史。

于少有節操，起家内三郎。世祖南伐，從駕至江。以宿衛之勤，除寧遠將軍，賜爵松楊男。遷商賈部二曹令，除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卒。

子萬，襲。太和初，除平南將軍、梁國鎮將。後高祖南伐，萬從駕

號爲貞惠。

長子宇文善字慶孫，繼承爵位。初任司空掾，逐漸升任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孝昌末年北征時陣亡。追贈爲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宇文善的弟弟宇文延，字慶壽，體貌不凡，眉目清秀。永平年間出仕任奉朝請，直後、員外散騎常侍。因父親年老，皇上下詔允許他跟隨侍奉在瀛州。適逢大乘教妖徒衝入州城，宇文延率領家奴迎戰，死了幾個人，自身受到重傷，賊人纔稍稍退却，却縱火焚燒齋閣。宇文福當時在齋閣内，宇文延冒火而入，抱宇文福出外，皮膚被燒傷，頭髮全部燒成了灰。於是統率部衆與賊人苦戰，賊人這纔潰散逃走。他因此受到稱贊。孝昌年間任假節、建威將軍、西道别將，前去援助關隴地區，有戰功。任員外散騎常侍，改任直寢。與万俟醜奴交戰時陣亡。追贈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兒子仲鸞，武定末年任齊王丞相府長流參軍。

慶壽的弟弟慶安歷任給事中、尚書殿中郎中。後來加授平北將軍、武衛將軍。在河陰遇害，被追贈爲征東將軍、兗州刺史。長子仲融。仲融的弟弟仲衍。

費于，是代地人。祖父費峻，在赫連昌手下，任寧東將軍。泰常末年，率領部衆來投降，被任命爲龍驤將軍，賜給爵位爲犍爲公。後來升任征南將軍、廣阿鎮大將，改封爵位爲下邳公。父親費郁，因爲跟隨父親歸降的功勞，被賜予五等男爵，任燕郡太守。去世後追贈爲幽州刺史。

費于年輕時有節操，出仕任内三郎。世祖南伐，跟從皇上到達長江。由於盡力護衛，被任命爲寧遠將軍，賜給爵位爲松楊男。升任商賈部二曹令，任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去世。

其子費萬繼承爵位。太和初年任平南將軍、梁國鎮將。後來高祖南伐，費萬跟從皇上渡過淮

渡淮，戰歿。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

水，陣亡。追贈爲鎮東將軍、冀州刺史。

子穆，字朗興。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書史，好尚功名。世宗初，襲男爵。後除夏州別駕，尋加寧遠將軍，轉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爲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轉安定太守，仍爲長史。還朝，拜左軍將軍，轉河陰令，有嚴明之稱。

兒子費穆，字朗興。性情剛烈，有豪壯之氣，廣泛涉獵史書，崇尚功名。世宗初年繼承男爵。後來任夏州別駕，不久加授寧遠將軍，改任涇州平西府長史。當時刺史皇甫集，是靈太后的長舅，依仗外戚的親緣，多行非法之事。費穆正色勸諫匡正，皇甫集也畏懼他。改任安定太守，仍然任長史。回朝任左軍將軍，改任河陰縣令，有嚴明的稱譽。

時蠕蠕主婆羅門自凉州歸降，其部衆因飢侵掠邊邑，詔穆銜命宣慰，便皆款附。明年復叛，入寇凉州。除穆輔國將軍、假征虜將軍、兼尚書左丞、西北道行臺，仍爲别將，往討之。穆至凉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唯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王師來討，雖畏威逃迹，然軍還之後，必來侵暴。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衆咸然之。穆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步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謂爲信弱，俄而競至。穆伏兵奔擊，大破之，斬其帥郁厥烏爾、俟斤十代等，獲生口雜畜甚衆。

當時蠕蠕主婆羅門從凉州來歸降，他的部衆因飢餓而侵犯搶掠邊境城邑，詔令費穆奉命曉諭安撫，便都降服。第二年又背叛，入侵凉州。任命費穆爲輔國將軍、非正式的征虜將軍、兼尚書左丞、西北道行臺，仍然任别將，去討伐蠕蠕。費穆到達凉州，蠕蠕人逃走。費穆對他的部下説："夷狄是人面獸心，衹講利益，見强敵便逃，乘虛又出來。如今朝廷大軍來討伐，蠕蠕人雖然畏懼威勢而逃匿，然而我軍返回之後，必來侵犯暴掠。現在打算用羸弱之師誘敵到來，希望能打一仗，假如不能使敵人破膽，我軍恐怕終究會疲於奔命。"衆人都贊同這一計策。費穆於是挑選精鋭騎兵，埋伏在山谷中，派瘦弱的步兵作爲外營以誘惑敵人。賊軍騎哨窺見，以爲確實虛弱，不久蜂擁而至。費穆的伏兵迅速出擊，大敗賊軍，斬殺他們的頭領郁厥烏爾、俟斤十代等人，擄獲了很多奴僕和各種牲畜。

及六鎮反叛，詔穆爲别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班師，會諸將議曰："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處不全，則并肆危矣。今欲選諸將一人，留以鎮捍。不知誰堪此任？"僉曰："無過穆者。"崇乃請爲朔州刺史，仍本將軍，尋改除雲州刺史。穆招離聚散，頗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皆淪没，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久之，援軍不至，兼行路阻塞，糧仗俱盡。穆知勢窮，乃棄城南走，投尒朱榮於秀容。

及至六鎮反叛，詔令費穆任别將，隸屬於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李崇打算班師，召集衆將領商議説："朔州是白道的要衝，賊人的咽喉，如果此處保不住，并肆二州就會危急。現在打算挑選衆將領中的一人，留下來鎮守，不知道誰能擔當此任？"都説："没有超過費穆的人。"李崇於是奏請任命費穆爲朔州刺史，仍然爲現任的將軍，不久改任雲州刺史。費穆招聚離散的百姓，很得人心。當時北部邊境的州鎮全部淪陷，衹有費穆獨力據守一城，四面抗拒。過了許久，援軍不到，加之道路阻塞，糧食兵器全都用盡。費穆知道勢窮力竭，就棄城向南逃走，到

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

孝昌中，二絳蜀反，以穆爲都督，討平之。拜前將軍、散騎常侍，遷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妖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率衆討擊，破於關口之南。遷金紫光禄大夫，正武衛將軍。

尒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及榮推奉莊帝，河梁不守，穆遂棄衆先降。穆素爲榮所知，見之甚悦。穆潛説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横陳者，正以推奉主上，順民心故耳。既無戰勝之威，群情素不厭伏。今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難作矣。"榮心然之。於是遂有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遷中軍將軍、吏部尚書，魯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又領夏州大中正。

蕭衍遣將軍曹義宗逼荆州，詔穆爲使持節、南征將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大都督以援之。穆潛軍徑進，出其不意，至即大破之，生擒義宗送闕。以功遷衛將軍，進封趙平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户。遷使持節，加侍中、車騎將軍、假儀同三司、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東討邢杲，破平之。時元顥内逼，莊帝北幸，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既平齊地，回師將擊顥。穆先驅圍虎牢，盡鋭攻之。將拔，屬天穆北渡，既無後繼，人情離沮，穆遂降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出而殺之，時年五十三。莊帝還宫，追贈侍中、司徒公，謚曰武宣。

秀容投奔尒朱榮。不久赴朝廷請罪，皇上未予追究。

孝昌年間，絳蜀二地反叛，任命費穆爲都督，討伐平定叛亂。任前將軍、散騎常侍，升任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妖賊李洪在陽城起兵叛逆，連結蠻人，詔令費穆兼任武衛將軍，率領軍隊討伐攻打，在關口南面打敗敵人。升任金紫光禄大夫，正武衛將軍。

尒朱榮前往洛陽，靈太后命令費穆駐守小平。及至尒朱榮推戴恭奉莊帝，河梁守不住，費穆於是拋棄將士率先投降。費穆一向爲尒朱榮所賞識，尒朱榮見到他很高興。費穆暗中勸説尒朱榮道："你的兵馬不過萬人，如今向洛陽長驅直入，無人阻擋，是因爲你推戴恭奉主上，順應民心的緣故。既然没有打勝仗的聲威，群情一向都不佩服。現在憑着京城將士之衆，百官之多，一旦知道你的虚實，必有輕慢之心。如果不大加懲治，重新培植親信，你回到北邊的時候，恐怕還没過太行山内亂就會起來。"尒朱榮内心贊同他的看法。於是就有河陰之變。天下人聽説這事，没有不切齒痛恨的。尒朱榮入洛陽，費穆升任中軍將軍、吏部尚書，魯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又領夏州大中正。

蕭衍派遣將軍曹義宗侵襲荆州，詔令費穆任使持節、南征將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大都督以救援荆州。費穆秘密進兵，出其不意，一到就大敗敵軍，生擒義宗送交朝廷。因功升任衛將軍，晋封爲趙平郡開國公，增加食邑一千户。升任使持節，加授侍中、車騎將軍、假儀同三司、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向東討伐邢杲，剿滅敵軍。當時元顥向内逼近，莊帝前往北邊，元顥進入京師。費穆與天穆平定齊地以後，回師準備攻打元顥。費穆先馳而至圍攻虎牢，傾盡精鋭攻打它。將要攻克的時候，恰逢天穆北渡，既然没有後續部隊，人心離散沮喪，費穆於是投降元顥。由於河陰殘酷無度的事緣起於費穆，元顥召他入宫詰問斥責，又將他押出宫處死，當時五十三歲。莊帝還宫，追贈他爲侍中、司徒公，謚號爲武宣。

長子慶遠，永安中，龍驤將軍、青州開府司馬。

第二子孝遠，襲。天平中，叛入關西。

長子慶遠，永安年間，任龍驤將軍、青州開府司馬。

第二個兒子孝遠繼承爵位。天平年間背叛而歸順關西。

孟威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頗有氣尚，尤曉北土風俗。歷東宮齋帥、羽林監。時四鎮高車叛投蠕蠕，高祖詔威曉喻禍福，追還逃散，分配爲民。後以明解北人之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永平中，自鎮遠將軍、前軍將軍、左右直長，加龍驤將軍，出使高昌。還，遷城門校尉、直閤將軍、沃野鎮將。正光初，蠕蠕主阿那瓌歸國，詔遣前郢州刺史陸希道兼侍中爲使主，以威兼散騎常侍爲副，遠畿迎接。阿那瓌之還國也，復以威爲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員外常侍，爲使主護送之。前後頻使遠蕃，粗皆稱旨。復加撫軍將軍。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三年卒。贈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子恂嗣。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很有氣節風尚，特別熟悉北方風俗。歷任東宮齋帥、羽林監。當時四鎮高車叛投蠕蠕，高祖命令孟威曉諭禍福吉凶，追回逃散的人，安置爲民。後來由於他通曉北邊人的語言，敕令他任著作郎，以備咨詢。永平年間從鎮遠將軍、前軍將軍、左右直長，加授龍驤將軍，出使高昌。返回，升任城門校尉、直閤將軍、沃野鎮將。正光初年，蠕蠕主阿那瓌歸順國家，詔令派遣前任郢州刺史陸希道兼侍中作爲主使，以孟威兼任散騎常侍作爲副使，到遠郊迎接。阿那瓌回國的時候，又任命孟威爲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員外常侍，作爲主使護送他。前後多次出使遠方藩屬，大致都符合朝廷旨意。又加授撫軍將軍。普泰年間任大鴻臚卿，不久加授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三年去世。追贈爲使持節、侍中、原任將軍、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兒子孟恂繼承爵位。

孟季

威弟季，稍遷鎮遠將軍、左中郎將、廷尉監。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預尒朱榮義舉，封鉅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除撫軍將軍、廷尉卿，轉司農卿。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孟威的弟弟孟季，逐漸升任鎮遠將軍、左中郎將、廷尉監。以現任將軍的身份任廣州刺史。參與尒朱榮的舉義起事，被封爲鉅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任撫軍將軍、廷尉卿，改任司農卿。出任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去世後被追贈爲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史臣曰：羅結枝附葉從，當舊之眷，子孫顯祿，俱至公王。伊馛以勇力見擢，而能贊伐姑臧之策，請參中秘之官，世祖嘉之於前，良有以也。乙瓌之驍猛，和奴之貞正，苟頹之剛直，虎子之威強，宇文之氣幹，咸亦

史臣曰：羅結跟隨皇上，以老臣的身份得到眷顧，使子孫爵祿顯貴，都位至公王。伊馛以勇武受到提拔，却能贊成征伐姑臧的計策，請求擔任中書秘書二省的官員，世祖當着群臣嘉獎他，理所當然。乙瓌勇猛，和奴忠貞公正，苟頹剛直，虎子有威力，宇文有氣魄和才幹，也都是有

有用之士。費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末路一言，禍被簪帶。校之文和，異世同咎。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裔，其勤可録矣。

用之士。費穆爲官盡力，有功業和名聲，但是晚年一席話，禍及群臣。與文和相比較，異世同罪，他的死是慶幸的事啊！孟威致力於荒遠地區的事務，他的勤勉是值得記載的。

魏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韋閬　杜銓　裴駿　辛紹先　柳崇

韋閬　韋儁　韋榮緒

韋閬，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世爲三輔冠族。祖楷，晉建威將軍、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逵，慕容垂吏部郎、大長秋卿。閬少有器望，值慕容氏政亂，避地於薊城。世祖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屬杏城鎮將郝温及蓋吴反，關中擾亂，閬盡心撫納，所部獨全。在郡十六年，卒。

韋閬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世代都是三輔顯貴。祖父韋楷，任晉朝建威將軍、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親韋逵，任慕容垂的吏部郎、大長秋卿。韋閬年輕時有器量和聲望，遇到慕容氏政局混亂，到薊城避難。被世祖任命爲咸陽太守，改任武都太守。恰逢杏城鎮將郝温及蓋吴反叛，關中騷亂，韋閬盡力安撫，轄區獨能保全。在郡十六年，去世。

子範，歷鎮西大將軍府司馬，試守華山郡。高宗時，賜爵興平男。卒。

兒子韋範，歷任鎮西大將軍府司馬，試守華山郡。高宗時被賜給興平男的爵位。去世。

子儁，字穎超，早有學識。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温和廉讓，爲州里所稱。太和中，襲爵。除荆州治中，轉梁州寧朔府長史。還，爲太尉外兵參軍、本州中正，遷都水使者。所在有聲。世宗崩，領軍于忠矯擅威刑，與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同時遇害，語在《植傳》，時年五十七。儁與祚婚家，爲忠所惡，故及於難。臨終，儁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嘆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傷焉。熙平元年，追贈中壘將軍、洛州刺史，謚曰貞。有子十三人。

兒子韋儁，字穎超，年輕時有學識。幼年失去父母，事奉祖母以孝順聞名。性情温和清廉遜讓，爲州裏所稱道。太和年間，繼承爵位。任荆州治中，改任梁州寧朔府長史。回朝，任太尉外兵參軍、本州中正，升任都水使者。所到之處都有聲譽。世宗逝世，領軍于忠矯詔獨斷，韋儁與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同時遇害，事情記載在《裴植傳》，當時五十七歲。韋儁與郭祚是姻親，爲于忠所憎恨，所以被株連。臨終，韋儁向尚書元欽訴冤，元欽知情却不敢爲他昭雪。韋儁嘆息説："我一生行善，未得善報；不曾爲惡，現在却得到惡終。悠悠蒼天，何處申訴！"當時的人都爲他悲傷怨恨。熙平元年追贈爲中壘將軍、洛州刺史，謚號爲貞。有兒子十三人。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

長子榮緒字子光，廣泛涉獵文史書籍。繼承

襲爵，除員外散騎侍郎、齊王蕭寶夤儀同開府屬，因戰敗歿。

爵位，任員外散騎侍郎、齊王蕭寶夤的儀同開府屬，因戰敗而死。

韋榮茂

榮緒弟榮茂，字子曄。以幹局知名。歷侍御史、尚書考功郎中。出爲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永熙末，兄弟并歿關西。

榮緒的弟弟榮茂字子曄。以才幹和器局知名。歷任侍御史、尚書考功郎中。出任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永熙末年，兄弟都死在關西。

榮茂弟子粲，爲寶炬南汾州刺史。

韋榮茂的弟弟子粲，任寶炬的南汾州刺史。

子粲少弟道諧，爲南汾州鎮城都督。齊獻武王命將出討，陷城克之。武定末，子粲官至南兖州刺史。

子粲的小弟弟道諧，任南汾州鎮城都督。齊獻武王派遣將領出討，攻占城池奪取該州。武定末年，子粲官至南兖州刺史。

闐兄子真喜，起家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馮翊太守。

韋闐哥哥的兒子真喜，出仕任中書博士，升任中書侍郎、馮翊太守。

子祉，卒於太府少卿。

兒子韋祉，任太府少卿時去世。

祉子義遠，出帝時，爲岐州刺史，没關西。

韋祉的兒子義遠，出帝時，任岐州刺史，死在關西。

韋楨

祉弟楨，有識幹。起家奉朝請。尚書郎中、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廷尉少卿、給事黄門侍郎、光禄大夫。卒，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

韋祉的弟弟韋楨，有見識和才幹。初仕任奉朝請。任尚書郎中、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廷尉少卿、給事黄門侍郎、光禄大夫。去世後追贈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

子文殊，員外散騎侍郎，早卒。

兒子文殊，任員外散騎侍郎，過早去世。

韋道福 韋欣宗 韋元恢

闐從叔道福。父羆，爲苻堅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爲堅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仕劉裕爲輔國將軍、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歷劉駿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領鎮北府録事參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謀欲擁州内附，道福參贊其事。以功除安遠將軍，賜爵高密侯，因此仍家於彭城。卒，贈征虜將軍、兖州刺史，謚曰簡。

韋闐的堂房叔父道福。父親韋羆，被苻堅的丞相王猛所器重，把女兒嫁給他。任苻堅的東海太守。苻堅滅亡，逃奔到長江下游以東地區，在劉裕手下任輔國將軍、秦州刺史。道福有志向和謀略，歷任劉駿的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領鎮北府録事參軍。當時徐州刺史薛安都謀劃準備向内歸附，道福參贊這一事情。因功被任命爲安遠將軍，賜給爵位爲高密侯，因此就定居在彭城。去世後被追贈爲征虜將軍、兖州刺史，謚號爲簡。

子欣宗，以歸國勳，別賜爵杜縣侯。高祖初，拜彭城内史，遷大將軍、宋王劉昶諮議參軍。廣陵侯元衍爲徐州刺史，又請爲長史，兼彭城内史。撫綏内外，甚得民和。世宗

兒子欣宗，因爲歸順國家的功勞，格外賜給爵位爲杜縣侯。高祖初年任彭城内史，升任大將軍、宋王劉昶的諮議參軍。廣陵侯元衍任徐州刺史，又聘請他爲長史，兼彭城内史。安撫内外，很得百姓信賴。世宗初年任通直散騎常侍，

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出爲河北太守，不行。尋轉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贈龍驤將軍、南兖州刺史，謚曰簡。

子元叡，武定中，潁州驃騎府長史。

欣宗從父弟合宗，卒於東海太守。

子元恢，有氣幹。孝昌初，值刺史元法僧據州外叛，元恢招聚同志，潛規克復，事泄，爲法僧所害。時人傷惜之。

韋崇

閬從子崇，字洪基。父肅，字道壽。劉義真鎮關中，辟爲主簿，仍隨義真度江，歷魏郡弋陽二郡太守、豫州刺史。崇年十歲，父卒，母鄭氏以入國，因寓居河洛。少爲舅兖州刺史鄭羲所器賞。解褐中書博士，轉司徒從事中郎。高祖納其女爲充華嬪。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賞，賜帛二百匹。遷洛，以崇爲司州中正，尋除右將軍，咸陽王禧開府從事中郎，復爲河南邑中正。崇頻居衡品，以平直見稱。出爲鄉郡太守，更滿應代，吏民詣闕乞留，復延三年。在郡九年，轉司徒諮議。久之，除華山太守，卒。

子猷之，釋褐奉朝請，轉給事中、步兵校尉，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韋休之

猷之弟休之，起家安州左將軍府城局參軍，轉給事中、河南邑中正，稍遷安西將軍、光禄大夫。休之貞和自守，未嘗以言行忤物。卒。

子道建，武定末，定州儀同開府

出任河北太守，没有赴任。不久改任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去世後被追贈爲龍驤將軍、南兖州刺史，謚號爲簡。

兒子元叡，武定年間，任潁州驃騎府長史。

欣宗的堂弟合宗，任東海太守時去世。

兒子元恢，有氣魄和才幹。孝昌初年，遇到刺史元法僧占據州城反叛，元恢招集志同道合的人，暗中策劃攻克收復，事情泄露，被法僧殺害。當時的人爲他哀傷惋惜。

韋閬的侄子韋崇，字洪基。父親韋肅，字道壽。劉義真鎮守關中，以他爲主簿，跟從義真渡過長江，歷任魏郡弋陽二郡太守、豫州刺史。韋崇十歲那年父親去世，母親鄭氏帶着他歸附北魏，住在河洛。年輕時爲舅父兖州刺史鄭羲所賞識器重。出仕任中書博士，改任司徒從事中郎。高祖以其女爲華嬪。任南潁川太守，不喜歡管小事情，常常説："哪能用小事上的明察妨礙大道。"官吏百姓都感激他，郡中局勢大變。高祖聽説後獎賞他，賜給帛二百匹。遷都洛陽，任命韋崇爲司州中正，不久任右將軍，任咸陽王元禧開府從事中郎，又任河南邑中正。韋崇多次位居中正，因公平正直爲人稱道。出任鄉郡太守，任期届滿應當更替時，官吏百姓前往朝廷請求讓他留任，又延期三年。在郡九年後，改任司徒諮議。過了許久，任華山太守，去世。

兒子猷之，出仕任奉朝請，改任給事中、步兵校尉，升任前將軍、太中大夫。去世。

猷之的弟弟休之，出仕任安州左將軍府城局參軍，改任給事中、河南邑中正，升任安西將軍、光禄大夫。休之正直平和堅持自己的操守，未曾用言行冒犯他人。去世。

兒子道建，武定末年，任定州儀同開府長

長史，帶中山太守。

道建弟道儒，齊文襄王大將軍府東閤祭酒。

韋珍　韋纘

閬族弟珍，字靈智，高祖賜名焉。父尚，字文叔，樂安王良安西府從事中郎。卒，贈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珍少有志操。解褐京兆王子推常侍，轉尚書南部郎。

高祖初，蠻首桓誕歸款，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爲東荆州刺史。令珍爲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栢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恒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是民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代用。"群蠻從約，至今行之。凡所招降七萬餘户，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除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霸城子。

蕭道成司州民謝天蓋自署司州刺史，規欲以州内附。事泄，爲道成將崔慧景攻圍。詔珍率在鎮士馬渡淮援接。時道成聞珍將至，遣將苟元賓據淮逆拒。珍乃分遣鐵馬，於上流潛渡，親率步士與賊對接。旗鼓始交，甲騎奄至，腹背奮擊，破之。天蓋尋爲左右所殺，降於慧景。珍乘勝馳進，又破慧景，擁降民七千餘户内徙，表置城陽、剛陵、義陽三郡以處之。高祖詔珍移鎮比陽，蕭賾遣其雍州刺史陳顯達率衆來寇。城中將士咸欲出戰，珍曰："彼初至氣鋭，未可便挫，且共堅守，待其攻我疲弊，擊之未晚。"於是憑城拒戰，殺傷甚衆。相持旬有二日，夜開城門掩擊之，賊遂奔潰。以功進爵爲侯。

史，兼任中山太守。

道建的弟弟道儒，任齊文襄王大將軍府東閤祭酒。

韋閬本家族的弟弟韋珍，字靈智，是高祖賜的名字。父親韋尚，字文叔，任樂安王元良的安西府從事中郎。去世後追贈爲安遠將軍、雍州刺史。韋珍年輕時有志向和節操。出仕任京兆王元子推的常侍，改任尚書南部郎。

高祖初年，蠻地首領桓誕歸順，朝廷考慮到安撫邊地的大局，任命桓誕爲東荆州刺史。命韋珍爲使者，與桓誕一同招撫蠻地民衆。韋珍從懸瓠西進三百多里，到達桐栢山，深入到淮水源頭，宣揚恩澤，蠻民莫不歸降。淮水源頭原來有祠堂，蠻地風俗一直用人祭祀。韋珍曉諭説："天地神靈就是百姓的父母，哪有父母吃兒子的肉呢！從今以後都應當用酒肉代替。"蠻人們遵從他的規定，至今都執行規定。總共招降了七萬多户，設置郡縣而後回朝。因奉命出使符合朝廷旨意，被任命爲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爲霸城子。

蕭道成的司州之民謝天蓋自命爲司州刺史，圖謀要以司州降魏。事情泄露，被蕭道成的將領崔慧景圍攻。詔令韋珍率領鎮中的兵馬渡淮水援助接應。當時蕭道成聽説韋珍將要到來，派遣將領苟元賓憑據淮水迎擊抵禦。韋珍於是派騎兵在上游偷渡，親自率領步兵與賊軍對陣。兩軍剛剛交鋒，騎兵突然來到，腹背奮力夾擊，打敗了敵軍。天蓋不久被左右的人殺死，其他人投降慧景。韋珍乘勝前進，又打敗慧景，保護降民七千多户向内地遷徙，上表請設置城陽、剛陵、義陽三郡以安置他們。高祖詔令韋珍遷移鎮守比陽，蕭賾派遣他的雍州刺史陳顯達率領軍隊來侵犯。城中將士都想出戰，韋珍説："敵人初到士氣鋭利，不能立即挫敗它，姑且共同堅守，等到敵軍攻打我軍疲憊時，攻打它也不晚。"於是憑據城池抵禦抗擊，殺傷很多。相持十二天，夜晚打開城門襲擊敵軍，敵軍於是奔逃潰散。因功晉爵爲侯。

車駕南討，珍上便宜，并自陳在邊歲久，悉其要害，願爲前驅。詔珍爲隴西公源懷衛大將軍府長史，轉太保、齊郡王長史。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庭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内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尋加平南將軍、荆州刺史，與尚書盧淵征赭陽，爲蕭鸞將垣歷生、蔡道貴所敗，免歸鄉里。臨別謂淵曰："主上聖明，志吞吴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後車駕征樊鄧，復起珍爲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沔北既平，以珍爲建威將軍，試守魯陽郡。

高祖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壘將軍，正太守。珍從至濟水，高祖曰："朕頃戎車再駕，卿常翼務中軍，今日之舉，亦欲與卿同行。但三鵶險惡，非卿無以守也。"因敕珍辭還。及高祖崩於行宫，秘匿而還，至珍郡始發大諱。還，除中散大夫，尋加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永平元年卒，時年七十四。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懿。

長子纘，字遵彦。年十三，補中書學生，聰敏明辯，爲博士李彪所稱。除秘書中散，遷侍御中散。高祖每與名德沙門談論往復，纘掌綴録，無所遺漏，頗見知賞。轉散騎侍郎，徙太子中舍人，仍兼黄門，又兼司徒右長史，尋轉長兼尚書左丞。壽春内附，尚書令王肅出鎮揚州，請纘爲長史，加平遠將軍，帶梁郡太守。肅薨，敕纘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肅爲州，復啓纘爲長史。澄出征之後，蕭

皇上向南討伐，韋珍上奏有利於國家的事宜，并且説自己在邊境的時間長，知道那裏的要害之處，願意充當前驅。詔令韋珍任隴西公源懷的衛大將軍府長史，改任太保、齊郡王長史。升任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在該州有聲譽和業績，朝廷嘉獎他。升任龍驤將軍，賜給驊騮馬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韋珍於是召集州内孤貧的人，對他們説："天子因爲我能安撫你們，所以賜給穀帛，我怎麽敢獨享。"隨即把所賜的物品全部分給他們。不久加授平南將軍、荆州刺史，與尚書盧淵一道征討赭陽，被蕭鸞的將領垣歷生、蔡道貴打敗，免官回歸鄉里。臨别時對盧淵説："皇上聖明，志在吞并吴會地區，用兵的關鍵在於上游。倘若荆楚地區有事，恐怕老夫又不得停歇啊。"後來皇上征討樊鄧，又起用韋珍爲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的長史。沔水以北平定以後，任命韋珍爲建威將軍，試守魯陽郡。

高祖再次南伐，路經韋珍的轄郡，加授他爲中壘將軍，就任太守。韋珍跟從到達濟水，高祖説："我近來一再親自出征，你常在中軍輔佐軍務，今天的行動，也想要與你同行。但是三鵶地勢險惡，没有你就無從固守。"於是命令韋珍辭别返回。及至高祖在行宫逝世，隱匿消息而回師，到達韋珍的轄郡纔公告喪訊。回朝，任中散大夫，不久加授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永平元年去世，時年七十四歲。追贈爲原任將軍、南青州刺史，謚號爲懿。

長子韋纘，字遵彦。十三歲，補選爲中書學生，聰明敏捷能言善辯，受到博士李彪的稱贊。任秘書中散，升任侍御中散。高祖每次與有名望和德行的和尚談論往復循環，韋纘負責綴集記録，無所遺漏，很受賞識。改任散騎侍郎，升任太子中舍人，仍然兼任黄門，又兼任司徒右長史，不久改任長兼尚書左丞。壽春歸附朝廷，尚書令王肅出鎮揚州，奏請韋纘爲長史，加授平遠將軍，兼任梁郡太守。王肅逝世，敕令韋纘代理州事。任城王元澄替代王肅任刺史，又奏請韋纘爲長史。元澄出征之後，蕭衍的將領姜慶真趁

衍將姜慶真乘虚攻襲，遂據外郭，雖尋克復，纘坐免官。永平三年卒，年四十五。

韋彧

纘弟彧，字遵慶，亦有學識。解褐奉朝請，遷太尉騎兵參軍。出爲雍州治中，轉别駕。入爲司徒掾，尋轉散騎侍郎。稍遷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彧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首田益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爲寇掠。自彧至州，魯生等咸箋啓修敬，不復爲害。彧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宗武館以習武焉。境内清肅。還，遇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爲長史，拜通直散騎常侍。尋以本官兼尚書，爲豳夏行臺。以功封陰盤縣開國男，邑二百户。孝昌元年秋，卒於長安。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文。

子彪，襲。歷本州治中、轉别駕。孝莊末，藍田太守。没於關西。

彪弟融，解褐員外散騎侍郎。以軍功賜爵長安伯。稍遷大司馬開府司馬。融娶司農卿趙郡李瑾女，天平中，疑其妻與章武王景哲奸通，乃刺殺之。懼不免，仍亦自害。

韋朏

彧弟朏，字遵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甚衆。解褐太學博士，遷秘書郎中，稍遷左軍將軍，爲荆郢和糴大使。南郢州刺史田夷啓稱朏父珍往任荆州，恩洽夷夏，乞朏充南道别將，領荆州驍勇，共爲腹背。詔從之。未幾，行南荆州事。肅宗末，除征虜將軍、東徐州刺史，尋遷安東將軍，加散騎常侍。蕭衍遣其郢州刺史田灥愭率衆來寇，朏

虚襲擊，很快占領外城，儘管不久又攻克收復，韋纘仍然因此免官。永平三年去世，時年四十五歲。

韋纘的弟弟韋彧，字遵慶，也有學識。出仕任奉朝請，升任太尉騎兵參軍。出任雍州治中，改任别駕。召入任司徒掾，不久改任散騎侍郎。逐漸升任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韋彧安撫關切蠻民，很受他們的擁戴。蠻民首領田益宗的兒子魯生、魯賢先前背叛父親歸順南邊，屢次侵犯劫掠。自從韋彧到州，魯生等人都送書信表示敬意，不再爲害。韋彧由於蠻地習俗荒凉閉塞，不識禮儀，就奏請設立太學，選各郡學生到州所統一教育。又在城北設置宗武館以學習武藝。境内清平寧静。回朝，遇到大將軍、京兆王元繼西征，奏請用他爲長史，被任命爲通直散騎常侍。不久以現任官職兼任尚書，任豳夏二州行臺。因功封爲陰盤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孝昌元年秋，在長安去世。追贈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謚號爲文。

兒子韋彪繼承爵位。歷任本州治中、改任别駕。孝莊末年任藍田太守。在關西去世。

韋彪的弟弟韋融，出仕任員外散騎侍郎。因功賜爵爲長安伯。逐漸升任大司馬開府司馬。韋融娶司農卿趙郡人李瑾的女兒爲妻，天平年間，懷疑他的妻子與章武王景哲通奸，就刺殺了她。因害怕不能免罪，接着也自殺了。

韋彧的弟弟韋朏，字遵顯，年輕時有志向和學業。十八歲，爲州主簿。時逢穀物歉收，韋朏用自家的粟米煮粥以供給飢民，所救活的人很多。出仕任太學博士，升任秘書郎中，逐漸升任左軍將軍，任荆郢地區和糴大使。南郢州刺史田夷上表稱韋朏的父親韋珍以往任荆州刺史，恩澤遍及夷夏，請求韋朏充任南道别將，率領荆州驍勇，互爲腹背。詔令聽從所請。不久代理南荆州事。肅宗末年任征虜將軍、東徐州刺史，不久升任安東將軍，加授散騎常侍。蕭衍派遣他的郢州刺史田灥愭率領軍隊來侵犯，韋朏在石羊崗打

於石羊崗破斬之，以功封杜縣開國子，邑二百户。永安三年，卒於州。贈侍中、車騎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宣。

敗并斬殺了他，因功封爲杜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永安三年在州中去世。追贈爲侍中、車騎將軍、雍州刺史，謚號爲宣。

長子鴻，字道衍，頗有幹用。解褐奉朝請，遷尚書令吏部郎中、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賜死於家，時年三十二。

長子韋鴻，字道衍，很有才幹。出仕任奉朝請，升任尚書令吏部郎中、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因泄露消息獲罪，賜令在家中自殺，當時三十二歲。

鴻弟道植，武定末，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韋鴻的弟弟道植，武定末年任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太祖時，有安定梁穎，先仕慕容寶，歷黄門郎。入國，拜建德太守，賜爵朝那男。

太祖時，有安定人梁穎，先前在慕容寶手下做官，歷任黄門郎。歸順後被任命爲建德太守，賜爵爲朝那男。

孫景儁，起家趙郡王幹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司徒中兵參軍。卒。

孫子景儁，出仕任趙郡王元幹的行參軍。逐漸升任治書侍御史、司徒中兵參軍。去世。

子師禮，早卒。

兒子師禮，過早去世。

韋嵩遵

師禮族弟嵩遵，少有氣俠。起家奉朝請，歷司空外兵參軍。後蕭寶夤爲雍州刺史，引爲中兵參軍，深見信任。寶夤反，令嵩遵率衆出征。嵩遵僞受其署，既行之後，遂與侯終德等還來襲城。以功封烏氏縣開國伯，邑五百户。後除光州平東府長史，轉荆州驃騎府司馬。卒官，年四十四。

師禮的族弟嵩遵，年輕時豪俠有義氣。出仕任奉朝請，歷任司空外兵參軍。後來蕭寶夤任雍州刺史，引用爲中兵參軍，很受信任。寶夤反叛，命令嵩遵率領軍隊出征。嵩遵假裝接受他的部署，出發之後，就與侯終德等人回頭來攻打州城。因功封爲烏氏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後來任光州平東府長史，改任荆州驃騎府司馬。在任職期間去世，年僅四十四歲。

嵩遵弟嵩景，武定中，燕郡太守。

嵩遵的弟弟嵩景，武定年間，任燕郡太守。

蘇湛

又有武功蘇湛，字景儁，魏侍中則之後也。晋亂，避地河右。世祖平凉州，還鄉里。父擁，字天祐，秦州撫軍府司馬。湛少有器行，頗涉群書。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轉員外散騎侍郎。

又有武功人蘇湛，字景儁，是魏侍中蘇則的後代。晋朝大亂時避居於黄河以西。世祖平定凉州，蘇則返回本土。父親蘇擁，字天祐，任秦州撫軍府司馬。蘇湛年輕時有器量和操行，博覽群書。二十多歲被舉薦爲秀才。任奉朝請，領侍御史，改任員外散騎侍郎。

蕭寶夤之討關西，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孝昌中，寶夤大敗東還，朝廷以爲雍州刺史。後自猜懼，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卧疾

蕭寶夤討伐關西，任命蘇湛爲行臺郎中，很受信任。孝昌年間，寶夤大敗東還，朝廷任命他爲雍州刺史。後來自己猜忌畏懼，殺害中尉酈道元，於是起兵反叛。當時蘇湛卧病在家，寶夤派

於家，寶夤令姜儉報湛云："元略受蕭衍意旨，乃欲見除。酈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契闊，故以相報，死生榮辱，與君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百口居家，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有不臧之心。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居家，爲王族滅。"寶夤復報曰："此自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故爾。"湛復曰："凡爲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校，辦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庭閣。願乞骸骨還鄉里，脱得因此病死，可以下見先人。"寶夤素重之，以湛病，且知不爲己用，聽還武功。

姜儉告訴蘇湛説："元略接受蕭衍的意旨，竟然想要除掉我。酈道元來意不明，我不能坐以待斃，現在衹好爲自己打算，不再做魏國的臣子了。與你是朋友，所以據實相告，生死榮辱，與你共同承受。"蘇湛聽了這番話放聲大哭。姜儉忙勸止他説："怎麽就大哭起來?"蘇湛説："百口之家即刻滅亡，爲什麽不哭！"哭了幾十聲，慢慢地對蘇儉説："替我禀告齊王，他本來是窮鳥入懷，仰賴朝廷給予保護纔有這樣的榮耀。適逢國家多難，不能盡忠報德，却想利用可乘之機，心懷不善。聽信路人没有見識的話，準備用疲敝的軍隊據守函谷關造反。現在魏國雖然衰落，但是天命没有改變。况且齊王的恩德，没有廣施於百姓，我衹看到他的失敗，看不到成功。我不能讓百口之家爲齊王所滅。"寶夤又告訴他説："這是我自己的救命之計，不得不這樣做。之所以没有預先相告，是因爲怕你阻止我的計劃。"蘇湛答覆説："凡是做大事，應當得到天下的奇士。現在衹是與長安的賭徒小兒們一道計議，有辦成的道理嗎?我恐怕庭院中必生荆棘。請允許我退職回歸鄉里，倘若因病死去，可以到地下見祖先了。"寶夤素來器重他，因爲他有病，又知道他不爲自己所用，就聽任他回武功。

寶夤敗，莊帝即位，徵補尚書郎。既至，莊帝曰："前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爲我説也。"湛頓首謝曰："臣雖言辭不如伍被，始終不易，自謂過之。然臣與寶夤周游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莊帝悦，拜散騎都尉，仍領郎。尋遷中書侍郎。出帝初，病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寶夤失敗，莊帝即位，補任尚書郎。到任以後，莊帝説："先前聽説你回答蕭寶夤有很多美妙的言辭，給我説説吧。"蘇湛叩頭謝罪説："臣雖然言辭不如伍被，但是始終不改變，自認爲超過了他。然而臣與寶夤交往多年，言語能够盡心，却不能使他不反叛，是臣的罪過。"莊帝喜悦，任命他爲散騎都尉，仍然領尚書郎。不久遷任中書侍郎。出帝初年因病回鄉，在家中去世。追贈爲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姜儉

湛從母弟天水姜儉，字文簡。父昭，自平憲司直，出爲兖州安東長史，帶高平太守，卒於營構都將。儉少有幹用，勤濟過人。起家徐州車騎

蘇湛的姨表弟天水人姜儉，字文簡。父親姜昭，從平憲司直，出任兖州安東長史，帶高平太守，任營構都將時去世。姜儉年輕時有才幹，工作勤奮成效過人。出仕任徐州車騎府田曹參軍，

府田曹參軍，轉太尉外兵參軍。蕭寶夤出討關西，引爲開府屬，軍機謀略，多所參預。儉亦自謂遭逢知己，遂竭誠委托。寶夤爲雍州，仍請爲開府從事中郎，帶長安令。及寶夤反，以爲左丞，尤見信任，爲群下所仇疾。寶夤敗，城人殺之，時年三十九。蘇湛每謂人曰："以姜儉才志，堪致富貴。惜其不遇，命也如何！"

儉弟素，武定末，中散大夫。

杜銓　杜遇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晋征南將軍預五世孫也。祖冑，苻堅太尉長史。父嶷，慕容垂秘書監，仍僑居趙郡。銓學涉有長者風，與盧玄、高允等同被徵爲中書博士。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欲命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對京兆爲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命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爲諸杜之最，即可取之。"詔召見。銓器貌瓌雅，世祖感悦，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爲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迎豹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近，何緣復僑居趙郡？"乃迎引同屬魏郡焉。遷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賜爵新豐侯。卒，贈平南將軍、相州刺史，魏縣侯，謚曰宣。

子振，字季元。太和初，舉秀才，卒於中書博士。

子遇，字慶期。起家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尚書起部郎中。竊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論鄙之。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出爲河東太守。卒，贈中軍將軍、都官尚書、豫州刺史，謚曰惠。

改任太尉外兵參軍。蕭寶夤出兵討伐關西，引用爲開府屬官，軍機謀略，多有參預。姜儉也自認爲遇到知己，於是竭誠交結。寶夤爲雍州刺史，仍然奏請他爲開府從事中郎，帶長安令。及至寶夤反叛，任命他爲左丞，特别受信任，爲其他官員所嫉恨。寶夤失敗後，城民殺死了他，當時三十九歲。蘇湛常常對人説："以姜儉的才能，能够得到富貴。可惜他不得志，命啊！又怎麽辦呢！"

姜儉的弟弟姜素，武定末年任中散大夫。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是晋朝征南將軍杜預的五世孫。祖父杜冑，任苻堅的太尉長史。父親杜嶷，任慕容垂的秘書監，僑居趙郡。杜銓博學有長者的風範，與盧玄、高允等人一同被徵入朝任中書博士。起初，密太后的父親杜豹死在濮陽，世祖準備下令迎葬於鄴城，對司徒崔浩説："天下杜氏，哪個地方的地望高？"崔浩回答説京兆地望高。世祖説："我現在將改葬外祖父，心想取京兆中長老一人，擔任宗正，命令他照料喪事。"崔浩説："中書博士杜銓，他的家現在在趙郡，是杜預的後代，是當今杜氏之最，就可以選取他。"下詔召見。杜銓的風度文雅，世祖感動喜悦，對崔浩説："這真是我所想要的人啊。"任命他爲宗正，命令與杜超的兒子道生迎取杜豹的靈柩，送到鄴城南面安葬。杜銓與杜超於是如同宗親。杜超對杜銓説："既然是宗親，爲什麽還寄居趙郡？"即刻迎接導引一同歸屬魏郡。升任散騎侍郎，改任中書侍郎，賜爵新豐侯。去世後追贈爲平南將軍、相州刺史，魏縣侯，謚號爲宣。

兒子杜振字季元。太和初年，被舉薦爲秀才，任中書博士時去世。

兒子杜遇字慶期。出仕爲奉朝請。改任員外散騎侍郎、尚書起部郎中。竊取公家的木材磚瓦建立私宅，受到輿論的指責。升任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出任河東太守。去世後追贈爲中軍將軍、都官尚書、豫州刺史，謚號爲惠。

子鴻，永熙中，司徒倉曹參軍。

杜洪太　杜祖悦　杜長文

銓族子洪太，字道廓。延興中爲中書博士。後使高麗，除安遠將軍、下邳太守，轉梁郡太守。太和中，除鷹揚將軍、絳城鎮將，帶新昌、陽平二郡太守。卒，年五十二。

子祖悦，字士豁，頗有識尚。大將軍劉昶參軍事，稍遷天水、仇池二郡太守，行南秦州事。正光中，入爲太尉、汝南王悦諮議參軍。出除高陽太守，卒於郡。

子長文，字子儒。肅宗挽郎、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郎。以隨叔顒守岐州勳，賜爵始平伯，加平東將軍。天平末，卒於安西將軍、光禄大夫。贈中軍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

長文第四弟子達，武定中，齊文襄王大都督府户曹參軍。

杜顒

祖悦弟顒，字思顏，頗有幹用。解褐北中府録事參軍。正光中，稍遷厲威將軍、盱眙太守，帶大徐戍主。元法僧之叛也，顒逃竄獲免。後爲諫議大夫。孝昌二年，爲西征軍司，行岐州事。蕭寶夤起逆，顒據州不從。還，除征虜將軍、東荆州刺史。以守岐州勳，封平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户。武泰中，轉授岐州刺史。永安中，除涇州刺史。時万俟醜奴充斥關右，不行。乃爲都督，防守岐州。醜奴攻之，不克。事寧，除鎮西將軍、光禄大夫。以勳又賞安平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以平陽伯轉授第二子景仲。後爲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没於關西。

裴駿　裴修　裴詢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

兒子杜鴻，永熙年間任司徒倉曹參軍。

杜銓本家族的子輩洪太字道廓。延興年間任中書博士。後來出使高麗，任安遠將軍、下邳太守，改任梁郡太守。太和年間任鷹揚將軍、絳城鎮將，帶新昌、陽平二郡太守。去世，終年五十二歲。

兒子祖悦，字士豁，很有見識和志向。任大將軍劉昶的參軍事，逐漸升任天水、仇池二郡太守，代理南秦州事。正光年間，任太尉、汝南王元悦的諮議參軍。出任高陽太守，在郡中去世。

兒子長文，字子儒。任肅宗的挽郎、員外散騎侍郎，逐漸升任尚書郎。因爲跟隨叔父杜顒堅守岐州的功勞，賜給爵位爲始平伯，加授平東將軍。天平末年任安西將軍、光禄大夫時去世。追贈爲中軍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

長文的第四個弟弟子達，武定年間任齊文襄王大都督府户曹參軍。

祖悦的弟弟杜顒，字思顏，很有才幹。出仕任北中府録事參軍。正光年間，逐漸升任厲威將軍、盱眙太守，帶大徐戍守頭領。元法僧反叛，杜顒逃竄而得以免禍。後來任諫議大夫。孝昌二年，任西征軍司，代理岐州事。蕭寶夤起兵叛逆，杜顒據守岐州不服從。回朝，任征虜將軍、東荆州刺史。因爲堅守岐州的功勞，封爲平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武泰年間，改任岐州刺史。永安年間，任涇州刺史。由於當時万俟醜奴的黨徒充斥函谷關以西，没有赴任。於是任都督，防守岐州。醜奴攻打岐州，没有攻克。事件平定以後，任鎮西將軍、光禄大夫。因功又賞封安平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把平陽伯轉授給第二個兒子景仲。後來任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死在函谷關以西。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父親

聞喜人。父雙碩，本縣令，假建威將軍、恒農太守，安邑子。卒，贈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爲“神駒”，因以爲字。弱冠，通涉經史，好屬文，性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

蓋吴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屢殘破諸縣，來襲聞喜。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有危，臣子致命。府縣今爲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聞救至，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會世祖親討蓋吴，引見駿，駿陳叙事宜，甚會機理。世祖大悦，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具，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劉駿遣使明僧暠朝貢，以駿有才學，乃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皇興二年卒。贈平南將軍、秦州刺史、聞喜侯，謚曰康。

子修，字元寄，清辯好學。年十三，補中書學生，遷秘書中散，轉主客令。以婦父李訢事，出爲張掖子都大將。張掖境接胡夷，前後數致寇掠，修明設烽候，以方略禦之。在邊六年，關塞清静。高祖嘉之，徵爲中部令。轉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太和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一。高祖悼惜之，賻帛一百匹，謚曰恭伯。世宗時，追贈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修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并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喪，修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侄，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

雙碩，任本縣縣令，假建威將軍、恒農太守，安邑子。去世後，追贈爲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聞喜侯。裴駿幼年聰慧，親友特别看重他，稱爲“神駒”，因而以此爲字。二十歲，通涉經史，喜歡寫文章，生性方正而能檢束，彬彬有禮，鄉里尊敬他。

蓋吴在關中作亂，汾陰人薛永宗聚衆響應，屢次破壞各縣，前來攻打聞喜。縣中先前没有兵器，人情騷動，縣令憂愁，不知所措。裴駿在家聽説這種情况，就激勵鄉豪説：“在禮法上，君父有難，臣子捐軀。府縣如今受賊人威脅，是我們殉節之秋。諸位可以不努力嗎！”各位鄉豪都奮發激昂請求前往作戰，裴駿於是挑選驍勇的騎兵幾百人奔赴。賊人聽説救兵到，帶領軍隊退走。刺史嘉許他，把情況上奏。適逢世祖親自討伐蓋吴，接見裴駿，裴駿論事，很符合情理。世祖大爲喜悦，回頭對崔浩説：“裴駿有治世的才能，而且忠義可嘉。”補任中書博士。崔浩也很器重裴駿，視爲三河領袖。改任中書侍郎。劉駿派遣使臣明僧暠朝貢，因爲裴駿有才幹學問，就授予非正式的給事中、散騎常侍，在邊境上慰問迎接。皇興二年去世。追贈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聞喜侯，謚號爲康。

兒子裴修，字元寄，明辯好學。十三歲，補爲中書學生，升任秘書中散，改任主客令。因岳父李訢之事，外任張掖子都大將。張掖連接胡夷，前後多次受到侵犯劫掠，裴修明設烽火臺，用謀略禦敵。在邊地六年，邊關安定。高祖嘉獎他，入朝任中部令。改任中大夫，兼祠部曹事，掌管禮樂，每有不能决斷之事，裴修斟酌舊例都能辦好。太和十六年去世，時年五十一歲。高祖哀悼，賜給辦喪事用的帛一百匹，謚號爲恭伯。世宗時追贈爲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裴修早年喪父，居喪以孝順聞名。兩個弟弟三個妹妹都幼小，他撫養教誨很有辦法。次弟裴務過早去世，裴修爲他哀傷，感動路人。愛護撫育失去父母的侄子，如同自己的孩子。及至將要分别居住，奴婢田地宅第都推讓給侄子，當時的人因此稱贊

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

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弈，咸所開解。起家奉朝請，太尉集曹參軍，轉長流尚書起部郎中、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奸，肅宗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婿，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叔昞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秘書監。

出爲平南將軍、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戍主蠻酋田朴特地居要險，衆逾數萬，足爲邊捍，遂表朴特爲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蕭衍遣將李國興寇邊，時四方多事，朝廷未遑外略，緣境城戍，多爲國興所陷。賊既乘勝，遂向州城。詢率厲固守，垂將百日，援軍既至，賊乃退走。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朴特自國興來寇，便與詢犄角，爲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朴特頗有力焉。

徵爲七兵尚書，至都未幾，除豫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未之州，還爲七兵尚書，常侍如故。武泰初，詔詢以本官兼侍中，爲關右大使，賞擢慕義之徒。未及發，會尒朱榮入洛，於河陰遇害，年五十一。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貞烈。無子。

修弟務，字陽仁，少而聰慧。舉秀才，州辟主簿。早卒。

子美，字師伯，少有美名。舉秀才，州主簿。太尉咸陽王雅相賞愛，欲以女妻之，美拒而不納。除奉朝請，亦早卒。無子。

裴宣

務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舉秀才，至都，見司空李訢，與言自旦

他。

兒子裴詢，字敬叔。儀表容貌美好，多技藝才能，對音律棋藝都有瞭解。出仕任奉朝請，太尉集曹參軍，改任長流尚書起部郎中、平昌太守。當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裴詢通奸，肅宗於是命令裴詢娶爲妻。不久因爲是公主的丈夫，特別授任爲散騎常侍。當時本縣中正缺任，司徒召裴詢來擔任中正。裴詢本家族的叔父裴昞自己表示情願擔任這一官職，裴詢就讓給他，受到輿論稱贊。不久主管起居事宜，升任秘書監。

出任平南將軍、郢州刺史。裴詢以爲凡司戍守頭領蠻人首領田朴特地處險要，部下有幾萬人，足以捍衛邊境，於是奏請朴特爲西郢州刺史。朝廷決議允許他的請求。蕭衍派遣將領李國興侵犯邊境，當時四方多事，朝廷不遑顧及外國的侵略，緣邊城堡據點，大多被國興攻克。賊軍隨即乘勝，全力向州城進攻。裴詢堅守將近百日，援軍到來以後賊軍纔退走。加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朴特自從國興來侵，就與裴詢互爲犄角，遥作聲援，郢州得以保全，朴特很有功勞。

徵入朝任七兵尚書，到京不久，被任命爲豫州刺史。不久升爲撫軍將軍，加授散騎常侍。没有去豫州，依然任七兵尚書，常侍一職照舊。武泰初年，詔令裴詢以現任官職兼侍中，任關右大使，賞賜提拔向慕道義的人。還没有出發，適逢尒朱榮入洛陽，在河陰遇害，終年五十一歲。追贈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號爲貞烈。没有兒子。

裴修的弟弟裴務，字陽仁，年輕而聰慧。被舉薦爲秀才，任州主簿。去世過早。

兒子裴美，字師伯，年輕時有美名。被舉薦爲秀才，任州主簿。太尉咸陽王很賞識喜愛他，想要把女兒嫁給他，裴美拒絶而不娶。任奉朝請，也過早去世。没有兒子。

裴務的弟弟裴宣，字叔令，知識廣博而有辯才，早年就有聲譽。幼年喪父，事奉母親和哥哥以孝敬友愛著稱。被舉薦爲秀才，到京師，拜見

及夕，訢嗟善不已。司空李冲有人倫鑒識，見而重之。

高祖初，徵爲尚書主客郎，與蕭賾使顔幼明、劉思效、蕭琛、范雲等對接。轉都官郎，遷員外散騎侍郎。舊令與吏部郎同班。闕高祖曾集沙門講佛經，因命宣論難，甚有理詣，高祖稱善。遷都洛陽，以宣爲采材副將。奉使稱旨，遥除司空諮議參軍。府解，轉司州治中，兼司徒右長史，又轉别駕，仍長史。宣明敏有器幹，總攝州府，事無凝滯，遠近稱之。

世宗初，除太中大夫，領本郡中正，仍别駕。又爲司州都督，遷太尉長史。宣上言曰："自遷都已來，凡戰陳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使皆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

出爲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宣善於綏撫，甚得羌戎之心。復晋壽，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爲南秦州。先是，有陰平氐酋楊孟孫，擁户數萬，自立爲王，通引蕭衍，數爲邊患。宣乃遣使招喻，曉以逆順，孟孫感恩，即遣子詣闕。武興氐姜謨等千餘人上書乞延更限。世宗嘉焉。

宣家世以儒學爲業，常慕廉退。每嘆曰："以賈誼之才，仕漢文之世，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閭閻之士，素無當世之志，直隨牒推移，遂至於此。禄後養親，道不光國，瞻言往哲，可以言歸矣。"因表求解。世宗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焉。永平四年，患篤，世宗遣太醫令馳驛就視，并賜御藥。宣

司空李訢，與他從早上談到晚上，李訢嘆美不已。司空李冲有鑒識人才的能力，見面後就器重他。

高祖初年，徵入任尚書主客郎，與蕭賾的使臣顔幼明、劉思效、蕭琛、范雲等人應對交接。改任都官郎，升任員外散騎侍郎。按照舊有的法令與吏部郎同級。闕高祖曾經召集和尚講説佛經，於是命令裴宣辯論，很有見識，高祖贊美。遷都洛陽，任命裴宣爲采材副將。奉命出使符合旨意，授予司空諮議參軍官銜。司空府解除，改任司州治中，兼司徒右長史，又改任别駕，仍然任長史。裴宣明智機敏有器局和才幹，總理州府，没有積壓之事，人們都稱贊他。

世宗初年任太中大夫，領本郡中正，仍然任别駕。又任司州都督，升任太尉長史。裴宣進言説："自從遷都以來，凡是布陣作戰的地方，以及罷兵班師的道路，凡無人掩埋的遺骨，請命令各州縣查驗掩埋。并明令送出兵丁的鄉里：家中有人死於兵役的，讓他們都招魂，配祭先祖神靈，免除一年的租調；受傷者，免服兵役。"朝廷批准了他的建議。

出任征虜將軍、益州刺史。裴宣善於安撫，深得羌戎人心。收復晋壽，改置益州，改裴宣所任職的州爲南秦州。先前，有陰平氐人頭領楊孟孫，擁有幾萬民户，自立爲王，勾結蕭衍，屢爲邊患。裴宣於是派遣使者招撫，曉之以禍福，孟孫感恩，馬上派遣兒子到朝廷。武興氐人姜謨等一千多人上書乞請延長他的任期。受到世宗嘉許。

裴宣家世代以儒學爲業，常常仰慕清廉退讓。每每感嘆説："以賈誼的才能，在漢文帝時代，没有做到公卿，難道不是運氣嗎！"於是對親近的賓客説："我本是民間的士人，素來没有治理人世的志向，衹不過隨着朝廷文書的推移，到了這個位子。接受俸禄而後奉養母親，有學問而不能光大國家，尊仰先哲，可以辭官回鄉了。"於是上表辭官。世宗不准，於是作《懷田賦》以表述心志。永平四年生了重病，世宗派遣太醫并

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知不起，因自剋亡日，果如其言。時年五十八。世宗悼惜之。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定。尋改爲穆。

命令他乘驛馬探視，并且賜給御藥。裴宣一向知陰陽之書，從生病就知道不會好，自己算定了死亡的日期，果如其言。當時五十八歲。世宗爲之哀悼。追贈爲左將軍、豫州刺史，謚號爲定。不久改爲穆。

子敬憲、莊伯，并在《文苑傳》。第四子獻伯，武定末，廷尉卿。

兒子敬憲、莊伯，都記載在《文苑傳》。第四個兒子獻伯，武定末年任廷尉卿。

裴安祖

駿從弟安祖，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况人也？"自此之後，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内外欽服之。復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且京師遼遠，實憚於栖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安祖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綉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高祖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高祖與語甚悦，仍拜安邑令。安祖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十三，卒於家。

裴駿的堂弟安祖，年幼而聰慧。八九歲時，從師講習《詩經》，學到《鹿鳴篇》，對各位兄長説："鹿雖然是禽獸，得到食物還相互招呼，何况人呢？"從此以後，未曾獨自吃東西。二十歲左右，被本州徵用爲主簿。凡有兄弟爭奪財産，到州上訴者，安祖就召來他們兄弟以禮義相責。他們第二天相率謝罪。人們都欽佩他。又有人勸他入仕，安祖説："高尚的事，不敢希望。况且京師遥遠，實在害怕奔波之苦啊。"於是閑居以養志，不出城邑。安祖曾經因天氣炎熱在樹下休息，鷙鳥追逐野鷄，野鷄情急觸樹而死。安祖憐憫它，就取來置於陰凉地方，細心護衛照看，許久纔得以復蘇。安祖高興地放了它。後來夜晚忽然夢見一個男人，衣冠很奇異，穿着彩綉的絲綢衣服彎曲着脖子，向安祖拜了兩拜。安祖奇怪地問他。他説："感謝你前天放了我，所以來答謝恩德。"聽説這事的人都感到驚異。後來高祖去長安，到達河東，探望問候年高而見識多的人。安祖在蒲坂朝見，高祖與他談話感到很喜悦，於是任命他爲安邑令。安祖以年老有病堅决辭謝，詔令給一季的俸禄，以供湯藥。八十三歲那年在家中去世。

子思濟，亦有志操，早卒。子宗賢。

兒子思濟，也有志向操守，過早去世。兒子裴宗有德行。

思濟弟幼儁，卒於猗氏令。

思濟的弟弟幼儁，任猗氏縣令時去世。

辛紹先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五世祖怡，晋幽州刺史。父淵，私署凉王李暠驍騎將軍。暠子歆亦厚遇之。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援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五世祖辛怡，任晋朝幽州刺史。父親辛淵，任自立爲凉王的李暠的驍騎將軍。李暠的兒子李歆也給予他優厚的待遇。李歆與沮渠蒙遜在蓼泉交戰，軍隊失敗而丢失坐騎，辛淵用所騎的馬救助李歆，而自身死於

見稱西土。世祖之平凉州，紹先内徙，家於晋陽。明敏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皂帽。自中書博士，轉神部令。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國，時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爲下邳太守，加寧朔將軍。爲政不苟激察，舉其大綱而已，唯教民治産禦賊之備。及劉彧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遂徑屯吕梁。太和十三年卒。贈冠軍將軍、并州刺史、晋陽公，謚曰惠。

危難，以忠義節烈受到西部人的稱贊。世祖平定凉州以後，紹先向内地遷徙，定居在晋陽。明智機敏有見識和器量，與廣平人游明根、范陽人盧度世、同郡人李承等深相友善。有天賦的卓絶品性，爲父親守喪，三年不沾美味，不理髮，頭髮終於落盡，所以常常穿戴下垂的裙子黑色的帽子。從中書博士，改任神部令。皇興年間，薛安都獻出彭城歸順，當時朝廷想要安撫剛剛歸附的人，任命紹先爲下邳太守，加授寧朔將軍。治政不求明察，衹抓大綱而已，衹教百姓經營産業準備抵禦賊人。及至劉彧的將領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侵犯，道成對順之説："辛紹先不可輕易侵犯，應當慎重。"於是不經過郡内，就徑直駐守吕梁。太和十三年去世。追贈爲冠軍將軍、并州刺史、晋陽公，謚號爲惠。

子鳳達，耽道樂古，有長者之名。卒於京兆王子推國常侍。

兒子鳳達，專心於道德而喜歡古人，有長者的名聲。任京兆王子推的國常侍時去世。

辛祥

鳳達子祥，字萬福。舉司州秀才。司空行參軍，遷主簿。太傅元丕爲并州刺史，祥爲丕府屬，敕行建興郡。咸陽王禧妃即祥妻妹，及禧構逆，親知多罹塵謗，祥獨蕭然不預。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會刺史喪，朝廷以其公清，遂越長史，敕行州事。祥初在司馬，有白壁還兵欒道顯被誣爲賊，官屬推處，咸以爲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别獲真賊。

鳳達的兒子辛祥，字萬福。被舉薦爲司州秀才。任司空行參軍，升任主簿。太傅元丕任并州刺史，辛祥任元丕的府屬，被委任代理建興郡。咸陽王元禧的王妃是辛祥妻子的妹妹，及至元禧謀逆，親戚朋友大多遭到誣衊誹謗，惟獨辛祥嚴肅認真而不受牽連。改任并州平北府司馬。適逢刺史去世，朝廷因爲他清廉無私，就超越長史，令他代理州事。辛祥起初任司馬的時候，有從白壁回來的士兵欒道顯被誣陷爲賊人，屬官推究判斷，都認爲是賊人。辛祥説："道顯面有悲色，根據面色審理獄訟案件，難道是説這樣的事嗎？"苦苦堅持昭雪了此案。一個多月後，另外抓獲了真賊。

後除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蕭衍遣衆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没，唯祥堅城獨守。蕭衍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衆情大懼。祥從容曉喻，人心遂安。時出挑戰，僞退以驕賊。賊果日來攻逼，不復自備，乃夜出襲其營。將曉，矢刃交

後來任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反叛，蕭衍派遣軍隊來援助，因此淮水沿岸的城堡相繼投降，惟獨辛祥守衛着堅固的城池。蕭衍派遣將領胡武城、陶平虜在州南的金山上密扎營寨侵犯逼迫，群情大爲恐懼。辛祥從容曉諭，人心於是安定。時或出兵挑戰，假裝敗退以使賊人輕敵。賊人果然天天來攻打，自己不再戒備，於是夜晚出兵襲擊賊營。拂曉，刀箭齊下，賊軍徹

下，賊大崩散潰，擒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論功方有賞授，而刺史婁悅耻勛出其下，聞之執政，事竟不行。

胡賊劉龍駒作逆華州，敕除祥華州安定王爕征虜府長史，仍爲別將，與討胡使薛和討滅之。神龜元年卒，時年五十五。永安二年，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琨，字懷玉，少聰敏。解褐相州倉曹參軍。稍遷陳郡太守、輕車將軍、濟州征虜府長史。卒，年四十六。

琨弟懷仁，武定末，長樂太守。

辛賁

懷仁弟賁，字叔文。少有文學，識度沉雅。起家北中府中兵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建義初，修起居注。除濟州撫軍府長史。出帝時轉膠州車騎府長史，遷平東將軍，太師、咸陽王坦開府長史。武定中，中尉崔暹表薦賁，除闕太守。吏民懷其恩惠。還，卒於鄴。時年五十八。

賁弟烈，字季武。歷太傅東閤祭酒，卒於梁州鎮南府長史。

辛匡

烈弟匡，字季政，頗有文學。永安初，釋褐封丘令，加威烈將軍。時經河陰之役，朝士多求出外，故匡爲之。後除平遠將軍、符璽郎中。卒於龍驤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時年三十五。贈散騎常侍、前將軍、雍州刺史。

辛少雍

祥弟少雍，字季仲。少聰穎，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禮義，門内之法，爲時所重。釋褐奉朝請，太

底崩潰，擒獲平虜，斬殺武城，送往京師，全州得以保全。評定功勞將有獎賞任命，但是刺史婁悅耻於功勞在他之下，把情況報告當權者，終究没有實行。

胡賊劉龍駒在華州叛逆，朝廷下令任命辛祥爲華州安定王元爕的征虜府長史，依然任別將，與討胡使薛和討伐消滅賊人。神龜元年去世，當時五十五歲。永安二年，追贈爲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辛琨字懷玉，少年聰敏。出仕任相州倉曹參軍。逐漸升任陳郡太守、輕車將軍、濟州征虜府長史。去世，終年四十六歲。

辛琨的弟弟懷仁，武定末年任長樂太守。

懷仁的弟弟辛賁字叔文。少有文才，識見器度深沉雅正。出仕任北中府中兵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建義初年撰修起居注。任濟州撫軍府長史。出帝時改任膠州車騎府長史，升任平東將軍，太師、咸陽王元坦的開府長史。武定年間，中尉崔暹上表舉薦辛賁，朝廷任命他爲闕太守。官吏百姓都懷念他的恩惠。回朝以後，在鄴地去世。當時五十八歲。

辛賁的弟弟辛烈，字季武。歷任太傅東閤祭酒，任梁州鎮南府長史時去世。

辛烈的弟弟辛匡字季政，很有文才。永安初年出仕任封丘縣令，加授威烈將軍。當時經過河陰之變，朝中大臣大多求出外，所以辛匡擔任這一職務。後來任平遠將軍、符璽郎中。任龍驤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時去世，當時三十五歲。追贈爲散騎常侍、前將軍、雍州刺史。

辛祥的弟弟少雍，字季仲。年輕時聰明，有孝敬父母的德行，特別受祖父紹先喜愛。紹先生性特別愛吃羊肝，常常叫少雍一同吃。及至紹先去世，少雍終身不吃羊肝。天性仁愛寬厚，有禮義，家庭的禮法，被當時的人所看重。出仕任奉

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司空、高陽王雍引爲田曹參軍。少雍性清正，不憚强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請托路絶，時稱賢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部郎中李憲俱以少雍爲舉首。遷給事中。侍中游肇後亦薦之，會卒，年四十二。少雍妻王氏，有德義，與其從子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比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子元植，武定中，儀同府司馬。

元植弟士遜，太師開府功曹參軍。

辛穆　辛子馥

鳳達弟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反。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托穆與敬武。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歷東荆州司馬，轉長史，帶義陽太守，領戍。雅有恤民之稱。轉汝陽太守，值水潦民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敕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還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正光四年，以老啓求致仕。詔引見，謂穆志力尚可，除平原相。穆善撫導，民吏懷之。孝昌二年，徵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發，卒於郡，年七十七。贈後將軍、幽州刺史，謚曰貞。

長子子馥，字元穎，早有學行。孝昌初，釋褐南司州龍驤府録事參軍。丁父艱，居喪有禮。後除給事中、南冀州防城都督。素爲莊帝所知，及即位，除宣威將軍、尚書右主客郎中，持節爲南濟、冀、濟、青四州慰勞使。尋除寧朔將軍、員外散騎

朝請，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司空、高陽王元雍薦舉他爲田曹參軍。少雍的秉性清白正直，不畏權勢，多年的舊案片刻判決，請托之路斷絶，當時的人稱他賢明。正始年間，詔令百官各推舉所賞識的人，高陽王元雍和吏部郎中李憲都把少雍排在被舉薦者首位。升任給事中。侍中游肇後來也推舉他，適逢去世，終年四十二歲。少雍的妻子王氏有德義，與他們的侄子懷仁兄弟同住，懷仁等人事奉她很恭敬，禮讓無比。士大夫因此贊美他們。

兒子元植，武定年間任儀同府司馬。

元植的弟弟士遜，任太師開府功曹參軍。

鳳達的弟弟辛穆字叔宗。被舉薦爲秀才，任東雍州別駕。起初跟隨父親在下邳，與彭城人陳敬文友善。敬文的弟弟敬武，年輕時做了和尚，跟從師傅遠游求學，經久不回。敬文生病將死，把雜色絲織品二十匹，委托辛穆交給敬武。辛穆尋求了許久没有找到。過了二十多年，纔在洛陽見到敬武，把東西交還給他，封口處的題簽依舊，世人稱贊他清廉誠信。歷任東荆州司馬，改任長史兼義陽太守，管守邊之事。很有爲百姓疾苦憂慮的稱譽。改任汝陽太守，恰逢水潦民飢，上表請求減輕租賦。皇帝聽從了他的請求，於是命令汝陽一郡，允許用狹幅的絹繳納調税。升任中散大夫，加授龍驤將軍。正光四年，以年老奏請退休。下詔接見，認爲辛穆的心智才力尚可，任命他爲平原相。辛穆善於撫慰引導，百姓和官吏歸向他。孝昌二年，徵任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及出發，在郡中病死，終年七十七歲。追贈爲後將軍、幽州刺史，謚號爲貞。

長子子馥，字元穎，早有學行。孝昌初年出仕任南司州龍驤府録事參軍。遭逢父親的喪事，居喪有禮。後來任給事中、南冀州防城都督。素來爲莊帝所賞識，及至莊帝即位，任宣威將軍、尚書右主客郎中，持符節爲南濟、冀、濟、青四州慰勞使。不久任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仍然領郎中。太宰元天穆征討邢杲，推薦他爲行臺

常侍，仍領郎中。太宰元天穆征邢杲，引爲行臺郎中。尋除平原相。子馥父子并爲此郡，吏民懷安之。元顥入洛，子馥不受其赦。刺史元仲景附顥，拘子馥，并禁家口。莊帝反政，詔封三門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天平中，爲東南道行臺左丞、徐州開府長史。入除太尉府司馬。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盗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奸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還，除尚書右丞，出爲清河太守。武定八年卒於郡。子馥以三《傳》經同説異，遂總爲一部，《傳》注并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郎中。不久任平原相。子馥父子都治理此郡，官吏和百姓都歸向他們而安居樂業。元顥入洛陽，子馥不接受他的寬宥。刺史元仲景歸附元顥，拘捕子馥，并且囚禁他的家人。莊帝重新執政，下詔封他爲三門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天平年間，任東南道行臺左丞、徐州開府長史。召入任太尉府司馬。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是幾個州的邊界，多有盜賊。子馥受派遣去查核，因而辨明山谷要害，適宜設立城堡的地方。各州的富豪家族在山中冶煉鑄造，奸邪的黨徒大多依附他們，又秘密打造兵器，也請破毁取締各冶煉金屬的作坊。朝廷認爲他的建議好并且采納了。回朝，任尚書右丞，出任清河太守。武定八年在郡中去世。子馥因爲《春秋》三《傳》經同而注解不同，於是彙集爲一部，《傳》注一同列出，考核評定長短，未及完成而去世。

子德維，武定末，司徒行參軍。

兒子德維，武定末年任司徒行參軍。

子馥弟子華，字仲夷。天平中，右光禄大夫。

子馥的弟弟子華字仲夷。天平年間任右光禄大夫。

柳崇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七世祖軌，晋廷尉卿。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行。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争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臺府。高祖乃遣崇檢斷，民官息訟。屬荆郢新附，南寇窺擾，又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略，兼加慰喻。還，遷太子洗馬、本郡邑中正。轉中壘將軍、散騎侍郎。遷司空司馬、兼衛尉少卿，又領邑中正。出爲河北太守。崇初届郡，郡民張明失馬，疑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人别借以温顔，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吕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内帖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地人。七世祖柳軌，任晋朝廷尉卿。柳崇端莊雅正有器量，身長八尺，鬚美目明，學問和德行兼備。被舉薦爲秀才，考中射策高等。出仕任太尉主簿、尚書右外兵郎中。當時河東、河北二郡争奪邊界，那裏有鹽池之富，虞坂之利，郡守和百姓都擔心被劃分到外郡。公私結黨相争，紛亂喧囂朝廷。高祖於是派遣柳崇查驗决斷，百姓和官員纔停止喧嚷。適逢荆郢剛剛歸附，南邊的賊寇伺機騷擾，又詔令柳崇持符節與州郡官員謀劃，并加以撫慰。回朝，升任太子洗馬、本郡邑中正。改任中壘將軍、散騎侍郎。升任司空司馬、兼衛尉少卿，又領縣中正。出任河北太守。柳崇剛剛到郡，郡中百姓張明丢失了馬匹，嫌疑犯有十幾人。柳崇會見他們，不追究偷盜的事情，特别以温和的臉色對待各人，又詢問他們的父母是否在世，農作物和桑樹有多少，而暗中觀察他們談話的神色。當即發現真正的盜賊吕穆等二人，其他人都釋放遣

然。卒於官，年五十六。贈輔國將軍、岐州刺史，謚曰穆。崇所製文章，寇亂遺失。

長子慶和，性沉静，不競於時。起家奉朝請，稍遷輕車將軍、給事中、本郡邑中正。卒。

子德逸，武定末，齊王丞相府主簿。

返。郡中畏懼信服，境内平静。在任上去世，終年五十六歲。追贈爲輔國將軍、岐州刺史，謚號爲穆。柳崇所著的文章，在外患與内亂中遺失。

長子慶和，性情深沉嫻静，不迎合時尚。出仕任奉朝請，逐漸升任輕車將軍、給事中、本郡邑中正。去世。

兒子德逸，武定末年，任齊王丞相府主簿。

柳楷

慶和弟楷，字孝則。身長八尺，善草書，頗涉文史。解褐員外散騎侍郎。蕭䴥西征，引爲車騎主簿，仍爲行臺郎中。征還，以員外郎領殿中侍御史。轉太尉記室參軍，遷寧遠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本郡邑中正。普泰初，簡定集書省官，出除征虜將軍、司徒從事、中書郎，轉儀同開府長史。天平中，爲肆州驃騎府長史，頗有聲譽。又加中軍將軍。興和中，撫軍司馬，遇病卒。

慶和的弟弟柳楷字孝則。身高八尺，擅長草書，博覽文史。出仕任員外散騎侍郎。蕭䴥西征，推薦他爲車騎主簿，於是任行臺郎中。出征回朝，以員外郎的身份領殿中侍御史。改任太尉記室參軍，升任寧遠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本郡邑中正。普泰初年，精簡集書省官員，出任征虜將軍、司徒從事、中書郎，改任儀同開府長史。天平年間，任肆州驃騎府長史，很有聲譽。又加授中軍將軍。興和年間任撫軍司馬，因病去世。

柳元章

崇從父弟元章，姿貌魁偉。歷太尉中兵參軍、司空録事、司徒從事中郎，遷相州平東府長史。屬刺史元熙起兵，欲除元叉。元章與魏郡太守李孝怡等執熙。賜爵猗氏伯，除正平太守。後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卒於家。

柳崇的堂弟元章，身材魁偉。歷任太尉中兵參軍、司空録事、司徒從事中郎，升任相州平東府長史。適逢刺史元熙起兵，想要除掉元叉。元章與魏郡太守李孝怡等人捉拿元熙。被賜爵爲猗氏伯，任正平太守。後來靈太后重新執政，被削除官爵，在家中去世。

柳敬起　柳永

崇族弟敬起，字華之。起家中書博士，轉城陽王文學。除寧遠將軍、尚書儀曹郎中、龍驤將軍、平陽太守。卒。有五子。

長子永，字神護，性粗率。解褐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除太尉記室參軍，遷諫議大夫，又轉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本郡邑中正。以母老解官歸養，卒於家。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柳崇本家族的弟弟敬起，字華之。出仕任中書博士，改任城陽王文學。任寧遠將軍、尚書儀曹郎中、龍驤將軍、平陽太守。去世。有五個兒子。

長子柳永字神護，性格粗疏直率。出仕任奉朝請，改任員外散騎侍郎。任太尉記室參軍，升任諫議大夫，又改任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本郡邑中正。由於母親年老而辭官回家奉養，在家中去世。追贈爲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柳暢

永弟暢，字叔智。自奉朝請，三遷伏波將軍、岐州征虜府長史。遷征虜將軍、魯陽太守。還，除左將軍、太中大夫，轉安東將軍、光禄大夫，卒。贈衛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

暢弟範，字洪禮。卒於前將軍、給事中、本州大中正。

範弟粹，字季義，出後叔仲起。武定末，平東將軍，遷遼西太守。

敬起弟仲起，字紹隆。舉秀才，咸陽王禧爲牧，辟西曹書佐。無子，兄子粹繼之。

崇族子儁起，少有志尚。解褐奉朝請，轉太尉默曹參軍、伏波將軍、司徒倉曹參軍。卒。

長子達摩，武定末，陽城太守。

柳援

儁起從父弟援，字乾護，身長八尺，儀望甚偉。解褐太尉鎧曹參軍，轉護軍司馬。稍遷冠軍將軍、司空長史，轉廷尉少卿。出除安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尋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轉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遷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卒，贈本將軍、秦州刺史。

子長粲，武定末，青州驃騎府中兵參軍。

援從父弟仲景，汝南王悦常侍。

史臣曰：韋杜舊族門風，名亦不殞。裴、辛、柳氏，素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柳永的弟弟柳暢，字叔智。自奉朝請三遷至伏波將軍、岐州征虜府長史。升任征虜將軍、魯陽太守。回朝，任左將軍、太中大夫，改任安東將軍、光禄大夫，去世。追贈爲衛大將軍、雍州刺史，謚號爲穆。

柳暢的弟弟柳範，字洪禮。任前將軍、給事中、本州大中正時去世。

柳範的弟弟柳粹，字季義，過繼給叔父仲起。武定末年任平東將軍，升任遼西太守。

敬起的弟弟仲起，字紹隆。被舉薦爲秀才，咸陽王元禧任刺史，徵用他爲西曹書佐。没有兒子，哥哥的兒子柳粹過繼給他。

柳崇本族兄弟的兒子儁起，年輕時有志向。出仕任奉朝請，改任太尉默曹參軍、伏波將軍、司徒倉曹參軍。去世。

長子達摩，武定末年任陽城太守。

儁起的堂弟柳援字乾護，身高八尺，儀表很出色。出仕任太尉鎧曹參軍，改任護軍司馬。逐漸升任冠軍將軍、司空長史，改任廷尉少卿。出任安西將軍、南秦州刺史。不久任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改任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升任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去世，追贈爲本將軍、秦州刺史。

兒子長粲，武定末年任青州驃騎府中兵參軍。

柳援的堂弟仲景，任汝南王元悦的常侍。

史臣曰：韋氏杜氏有世家大族之風，名聲也没有毀敗。裴氏、辛氏、柳氏，操守清白有聲望，歷代都有器量學問和品行。所以遍布於爵位，没有改變他們的美德。

魏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竇瑾　許彥　李訢

竇瑾

竇瑾，字道瑜，頓丘衛國人也。自云漢司空融之後。高祖成爲頓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爲中書侍郎，賜爵繁陽子，加寧遠將軍。參與軍國之謀，屢有軍功。遷秘書監，進爵衛國侯，加冠軍將軍，轉西部尚書。初定三秦，人猶去就，拜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八年，甚著威惠。徵爲殿中、都官尚書，仍散騎常侍。世祖親待之，賞賜甚厚。從征蓋吴，先驅慰諭，因平巴西氐、羌酋領，降下數千家，不下者誅之。又降蠻酋仇天爾等三千家於五將山。蓋吴平，瑾留鎮長安。還京，復爲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世祖嘆曰："古者右賢左戚，國之良翰，毗陵公之謂矣。"恭宗薨於東宫，瑾兼司徒，奉詔册謚。出爲鎮南將軍、冀州刺史。清約冲素，憂勤王事，著稱當時。還爲内都大官。興光初，瑾女婿鬱林公司馬彌陀以選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陀辭托，有誹謗咒詛之言，與彌陀同誅。瑾有四子，秉、持、依并爲中書學生，與父同時伏法。唯少子遵，逃匿得免。

竇瑾字道瑜，頓丘郡衛國人。自稱是漢朝司空竇融的後代。高祖竇成任頓丘太守，因而安家於此。竇瑾小時候以文學而知名。從中書博士做到中書侍郎，賜爵繁陽子，加封爲寧遠將軍。參與軍國大事的謀劃，屢有軍功。升任秘書監，晋爵衛國侯，加封爲冠軍將軍，改任西部尚書。剛剛平定三秦的時候，當地的人們對去留問題猶疑不决，竇瑾被授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長安鎮將、毗陵公。鎮守八年，以他的威嚴和恩惠著稱。又被徵入任殿中、都官尚書，仍保留散騎常侍之職。世祖親自接待他，給他的賞賜很豐厚。竇瑾隨同出征蓋吴，先於大部隊到達那裏撫慰當地的居民，因而降服了巴西氐、羌兩個部族的首領，收降了數千家居民，不投降的就把他們殺死。又在五將山收服了蠻族酋長仇天爾等三千户。平定了蓋吴之後，竇瑾留下鎮守長安。回京後，重任殿中、都官，掌管控制執法的尺度。世祖感嘆道："古人用人重賢才而輕親戚，所謂國家的棟梁之材，説的正是毗陵公這樣的人啊。"太子恭宗死於東宫，竇瑾又兼任司徒，奉皇上之命爲太子册封謚號。不久他又出京外任鎮南將軍、冀州刺史。他以清廉純樸，憂勤政事著稱於當時。回京後改任内都大官。北魏文成帝興光初年，竇瑾的女婿鬱林公司馬彌陀被選中娶臨涇公主爲妻，竇瑾教司馬彌陀推辭掉，其中有誹謗咒駡的話語，因此事竇瑾與司馬彌陀一起被殺。竇瑾有四個兒子，竇

秉、竇持、竇依都是中書學生，他們和父親同時被殺。惟獨小兒子竇遵因逃匿得免於難。

竇遵

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宫門題署，多遵書也。官至尚書郎、濮陽太守，多所受納。其子僧演，奸通民婦，爲民賈邈所告，免官。後以善書，拜庫部令，卒官。

竇遵擅長於楷書和篆書，京城北部的各個石碑以及臺殿樓觀、宫門上的題署大部分都是竇遵寫的。他當官當到尚書郎、濮陽太守，受賄頗多。竇遵的兒子竇僧演私通民婦，被平民賈邈告發，因而被免官。後來由於他擅長書法，又被拜官爲庫部令，直至去世。

許彦　許宗之　許元康

許彦，字道謨，小字嘉屯，高陽新城人也。祖茂，慕容氏高陽太守。彦少孤貧，好讀書，後從沙門法叡受《易》。世祖初，被徵，以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拜散騎常侍，賜爵博陵侯。彦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内事。世祖以此益親待之。進爵武昌公，拜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彦腹心近臣，弗之罪也。真君二年，卒。謚曰宣公。

許彦字道謨，小字嘉屯，高陽新城人。祖父許茂，是慕容氏的高陽太守。許彦小時候孤苦貧窮，愛好讀書，後來師從法叡和尚學習《易經》。世祖初年被徵，由於他的卜筮屢屢應驗，於是得以留在世祖身邊，參與國事。授爲散騎常侍，賜爵博陵侯。許彦爲人質樸厚道，言行謹慎，與别人談話時從不涉及内宫之事。世祖因此對他更加親信。晋爵爲武昌公，封爲安東將軍、相州刺史。他在相州收受賄賂，多次違法，世祖下詔深深地責備他。但由於許彦是心腹近臣，没有治罪。許彦於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二年去世。謚號爲宣公。

子宗之，初入爲中散，領内秘書。世祖臨江，賜爵高鄉侯。高宗踐阼，遷殿中尚書，出爲鎮東將軍、定州刺史，潁川公。受敕討丁零，丁零既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毁謗宗之，宗之怒，遂毆殺超。懼超家人告狀，上超謗訕朝政。高宗聞之，曰："此必妄也。朕爲天下主，何惡於超，而超有此言。必是宗之懼罪誣超。"按驗果然。事下有司，司空伊馛等以宗之腹心近臣，出居方伯，不能宣揚本朝，盡心綏導，而侵損齊民，枉殺良善，妄列無辜，上塵朝廷，誣詐不道，理合極刑。太安二年冬，遂斬於都南。

其子許宗之，出仕即任中散大夫，兼任内秘書。世祖臨視長江之時，賜許宗之爲高鄉侯。北魏高宗即文成帝即位後，他升任殿中尚書，又外任鎮東將軍、定州刺史，加爵潁川公。他受詔征討丁零，平服丁零之後，他停留在各郡縣，無節制地索求和收取。深澤人馬超嚴厲地指責許宗之，許宗之很氣憤，於是毆打馬超致死。許宗之害怕馬超的家人告狀，便上報朝廷，説馬超誹謗朝政。高宗聽説後，説："這肯定是胡説八道。我作爲天下之主，對馬超没什麽不好，而使他説這樣的話？必定是許宗之懼怕自己的罪行暴露而誣陷馬超。"據查果然是這樣。這件案子下達給有關部門去審理，司空伊馛等認爲許宗之以心腹近臣，外任地方長官，却不能光大朝廷，安撫人民，反而侵奪損害平民百姓，枉殺良善，陷害無辜，蒙蔽朝廷，毫無人道可言，按理應該處以極刑。文成帝太安二年冬，許宗之終於被斬於都

城的南部。

宗之孫亮，字元規。正光中，蕩寇將軍，稍遷冀州驃騎長史、司徒諮議參軍。年五十二，卒。

許宗之的孫子許亮，字元規。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間被封爲蕩寇將軍，不久升任冀州驃騎長史、司徒諮議參軍。五十二歲時去世。

宗之長兄熙，字德融，襲爵武昌公。中書郎，早卒。

許宗之的長兄許熙，字德融，承襲了其父許彥武昌公的爵位。任職中書郎，去世早。

子安仁，襲。除中書郎。卒，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簡。

許熙的兒子許安仁，襲爵武昌公。被授中書郎之職。去世後，追贈爲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號爲簡。

子元康，襲爵，後降爲侯。拜冠軍將軍、長安鎮副將。遷監河州諸軍事、河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爲廷尉少卿。除魏郡太守，固辭不拜。尋卒，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曰肅。

許安仁的兒子許元康承襲了爵位，後來被降爲侯。授冠軍將軍、長安鎮副將。後升任監河州諸軍事、河州刺史，冠軍將軍的稱號依舊。後被徵入任廷尉少卿。授他魏郡太守之職，他執意推辭。不久去世，追贈爲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號爲肅。

子廓，字崇遠，襲爵。除奉朝請，累遷頓丘、東太原二郡太守。卒，年二十八。子子躬襲。

許元康之子許廓字崇遠，承襲其父的爵位。授官爲奉朝請，累次升遷至頓丘、東太原二郡太守。去世時年僅二十八歲。其子許子躬承襲了他的爵位。

子躬，武定末，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許子躬於東魏孝静帝武定末年，任中外府水曹參軍。北齊政權取代東魏建立新的王朝之後，許子躬的爵位循例削降。

子躬弟子憲，太尉中兵參軍。

許子躬的弟弟許子憲，任太尉中兵參軍。

元康弟護，州主簿。

許元康的弟弟許護，任州主簿。

子瑞，字徵之，亦州主簿。卒。

許護的兒子許瑞，字徵之，也任州主簿。去世。

許絢

瑞弟絢，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儁常稱其家風。自侍御史累遷尚書左民郎、司徒諮議參軍，修起居注。後拜太中大夫。興和初卒，年四十七。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

許瑞的弟弟許絢字伯禮，很有學識和品德。家庭和睦，三代同堂。吏部尚書李神儁常常稱贊他家的家風。他從侍御史逐漸升任爲尚書左民郎、司徒諮議參軍，撰修起居注。後爲太中大夫。許絢於東魏孝静帝興和初年去世，終年四十七歲。追贈爲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

絢弟遜，武定末，東陽平太守。

許絢的弟弟許遜，於東魏孝静帝武定末年任東陽平太守。

遜弟曄，字叔明，性開率。州治中、別駕、西高陽太守、太中大夫。興和三年卒，年四十一。贈鎮東將

許遜的弟弟許曄字叔明，性格開朗。任州治中、別駕、西高陽太守、太中大夫。於東魏孝静帝興和三年去世，終年四十一歲。被追贈爲鎮

軍、瀛州刺史。

曄弟惇，字季良。武定末，兼大司農卿。

熙弟龍，官至趙郡太守。

許琰

孫琰，字長琳，有幹用。初除太學博士，累遷尚書南主客郎、瀛州中正。孝昌中卒，年四十七。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永熙中，重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尚書右僕射、瀛州刺史。

許璣

琰弟璣，字仲衡，有識尚。廣平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諫議大夫。遷通直散騎常侍、瀛州大中正、散騎常侍、滎陽太守、行南青州事。卒，年五十五。琰兄弟并通率，多與勝流交游。

許赤虎

又有博陵許赤虎，涉獵經史，善嘲謔。延興中，著作佐郎，與慕容白曜南討。後使江南，應對敏捷，雖言不典故，而南人頗稱機辯滑稽焉。使還，爲東郡太守，卒官。

子陀，定州長史。

李訢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延和初，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世祖甚禮之，呼曰“李公”，以崇爲平西將軍、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年八十一，謚曰襄侯。

訢母賤，爲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

東將軍、瀛州刺史。

許曄的弟弟許惇字季良。東魏孝静帝武定末年兼任大司農卿。

許熙的弟弟許龍，做官做到趙郡太守。

許龍的孫子許琰字長琳，很有才幹。開始爲太學博士，幾經升遷爲尚書南主客郎、瀛州中正。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間去世，終年四十七歲。被追贈爲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北魏孝武帝永熙年間，被追贈爲散騎常侍、衛將軍、尚書右僕射、瀛州刺史。

許琰的弟弟許璣，字仲衡，很有學識和品德。初任廣平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諫議大夫。後升任通直散騎常侍、瀛州大中正、散騎常侍、滎陽太守、行南青州事。逝世時五十五歲。許琰、許璣兄弟倆都很曠達，所交多名流。

又有博陵人許赤虎，涉獵經史，善於嘲諷戲謔。北魏孝文帝延興年間，任著作佐郎，和慕容白曜一起南討。後來出使長江以南，應對敏捷，雖然説話并不典雅，而南方人却很稱贊他機辯滑稽。出使回來後升任東郡太守，在任時去世。

許赤虎的兒子許陀，任定州長史。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曾祖李產，李產的兒子李績，兩代人都知名於慕容氏政權。父親李崇，北燕馮跋政權下的吏部尚書、石城太守。北魏太武帝延和初年，世祖來到和龍，李崇率領十幾個郡歸降北魏。北魏世祖對他非常有禮，稱他爲“李公”，封他爲平西將軍、北幽州刺史、固安侯。李崇去世時八十一歲，謚號爲襄侯。

李訢的母親地位很低下，他因此而被哥哥們輕視。他父親李崇説：“這個兒子出生的時候，看相的人説他有富貴相，我常常觀察他，也許還真不好説呢。”於是讓他到都城裏去，成爲中書

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子孫矣。"因識眄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户，可以女妻之，勿許他貴也。"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嘗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世祖親哭三日。訢以超婿，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爲朕家幹事之臣。"訢聰敏機辯，强記明察。初，李靈爲高宗博士、諮議，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讜子祐、尚書段霸兒侄等以爲浩阿其親戚，言於恭宗。恭宗以浩爲不平，聞之於世祖。世祖意在於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世祖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訢爲世祖所識如此。遂除中書助教博士，稍見任用，入授高宗經。

學生。世祖幸臨中書學，見到了他，認爲他很奇異，指着他對跟從的人説："這個小孩終將會效力於我的子孫。"便對他很賞識。世祖的舅舅陽平王杜超有一個女兒，打算許配給一個皇親貴族。世祖聽説了這事，對杜超説："李訢日後必定仕途亨通，光宗耀祖，可以將女兒嫁給他，不要許給其他的權貴。"於是勸説他們成了婚。南方人李哲曾説李訢必會富貴顯達。杜超死時，世祖親自哭了三天。李訢以女婿的身份得以在靈堂出出進進。皇上看着并指着他，對左右的人説："看這個人的舉動，難道不有點與衆不同嗎？他必將成爲我們托跋氏的能幹大事的臣子。"李訢聰敏機辯，强記明察。當初，李靈是高宗的博士、諮議，有一詔令令崔浩選出中書學生中品質和學識都比較好的擔任博士的助教。崔浩推舉他的弟子箱子和盧度世、李敷三人應選。給事高讜的兒子高祐、尚書段霸的兒子、侄子等認爲崔浩偏袒他的親戚，就告訴恭宗。恭宗認爲崔浩不很公正，這事傳到世祖那兒去了。世祖有意於李訢，他説道："爲何不録用幽州刺史李崇老人的兒子呀？"崔浩答道："以前也都説李訢應該入選，但他到外地去了，所以没有取他。"世祖説："可以等李訢回來後録用他，箱子等人就算了吧。"李訢就像這樣被世祖賞識。於是授予他中書助教博士，剛被任用，就進入内宫爲高宗講授經書。

高宗即位，訢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將軍，贈其母孫氏爲容城君。高宗顧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温習靡暇，是故儒道實有闕焉。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相州刺史。爲政清簡，明於折獄，奸盗止息，百姓稱之。

高宗即位後，李訢憑着原來世祖之寵升爲儀曹尚書，兼任中秘書，賜爵扶風公，加封爲安東將軍，追贈他母親孫氏爲容城君。高宗看着群臣對他們説："我開始學習的時候情志未能專一，即位之後，没有空閑學習，所以儒家的思想我實在還有所欠缺。這難道衹是我的過失，也是老師的不勤勉所致。我之所以封爵賞賜仍然很厚重，是因爲不想遺忘舊臣。"李訢摘下帽子拜倒在地，表示感激。他又出任使持節、安南將軍、相州刺史。他爲政清廉，善於斷案，奸盗絶迹，受到老百姓的稱贊。

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

李訢上疏請求建立學校，説："我聽説昌盛時世的興隆，非文德不能籌劃國家大事；天下太

美，非良才無以光贊皇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爲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童幼睹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秘，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於是不墜。"書奏，顯祖從之。

平，非藉良才不能光大皇帝的教化。所以以前的明君在京城建學校，在郡邑設學官，教授公卿大夫的子弟，讓他們學習知識和技能。然後選出其中的傑出之人，以此來造就學業有成之才。當今聖上治國有方，猶如三皇五帝，全國的人民都仰服皇上的德行教化，但各州却没有建立學校。我雖然不很敏鋭，却確實希望修建學校，以使少年們聽習雅頌之音，從小就讀經書。我以前承蒙先帝的恩寵，長期負責中秘的工作，就時常考核學有所成之人，才智傑出之士，已蒙先帝録用。我現在又榮獲皇上的知遇，擔任一州之長，總是思考着闡揚皇上的功業於京城之外。自從我到任以來，求訪各位文學之士，以前的有德才之輩已經老了，現在的青少年們却學業未成。每年年初所舉薦之人，雖然仍依照制度遣送，但每當考核之時，却爲他們的才能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愚意想遵照前代的典制，在各州郡的治所修建學校，使有門第的官宦子弟就學受業，必定會學有所成。其中經籍已通曉明瞭的把他們舉薦到王府。那麼美妙的文學，這樣就不會衰落。"李訢的奏章奏上之後，顯祖聽從了他的意見。

以訢治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乃受納民財及商胡珍寶。兵民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顯祖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時敷兄弟將見疏斥，有司諷訢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婿裴攸曰："吾宗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竟如何也？昨來每欲爲此取死，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絶。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爲爲他死也？敷兄弟事釁可知。有馮闡者，先爲敷所敗，其家切恨之，但呼闡弟問之，足知委曲。"訢從其言。又趙郡范檦具條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

由於李訢政績最好，皇上加賜給他衣服。從此他就有了驕傲自負的神情。他收受納取民財及來中原經商的胡人的珍寶。士兵及百姓告發他，尚書李敷與李訢從小到大都很要好，李敷每次都袒護他。有人勸李敷上奏讓皇上知道，李敷不答應。顯祖聽説了李訢的罪狀，用囚車召回李訢，通過拷打定了罪名并給以相應的處罰。當時李敷兄弟將被疏遠，負責此案的官吏婉轉地勸告李訢，皇上有嫌棄李敷兄弟的意思，他令李訢告發李敷等人隱瞞的罪行，這樣就可以保全自己。李訢非常不願意這樣做，而且他也不知道李敷的事。於是他對他的女婿裴攸説："我的宗族與李敷的宗族世系雖遠，我們却情同一家。主管此事的官既然有這樣的勸告，究竟該怎麽辦呢？近來總想爲此事衹求一死，用髮簪刺自己，用衣帶絞自己，却又不死。但我又不知道李敷的事情。"裴攸説："何必爲他人而死？李敷兄弟事情的破綻是可以知道的。有個叫馮闡的，他已故的父親

訢貪冒，罪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百鞭髡刑，配爲厮役。

是被李敷打敗的，他家裏人極恨李敷，祇要找馮闡的弟弟問李敷的事，就足以知道底細。"李訢聽從了裴攸的話。又有趙郡人范檦一條一條地羅列李敷兄弟的罪狀，主管此案的官吏上呈皇帝。李敷於是獲罪。皇上下詔列出李訢貪圖財利之罪，其罪該處死。但由於他舉發了李敷兄弟，因此死罪得免，改爲鞭一百，剃去頭髮，發配爲奴。

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檦、陳端等計，令千里之外，户別轉運，詣倉輸之。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爲困弊。道路群議曰："畜聚斂之臣，未若盗臣。"訢弟左將軍璞謂訢曰："范檦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讒慝、貪冒、奸佞，不早絶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檦。

李訢被革職了，平壽侯張讜看見李訢，與他交談，認爲他很奇特，張讜對別人說："這是個德才兼優之士，不會長期沉淪的。"不久，李訢就被重新起用，擔任太倉尚書，兼理南部的事務。他采用范檦、陳端等人的計策，命令千里之外的百姓每户單獨運輸所繳之糧，到官府的倉庫交納。官倉收糧緩慢，拖延時間，老百姓争着用財貨行賄，個個都請求在別人之前交糧，於是遠近地區的人民被弄得非常疲憊。在路上，人們成群地議論着："供養橫徵暴斂的貪官，還不如養一個偷盜的官。"李訢的弟弟左將軍李璞對他說："范檦善於用臉色討人喜歡，用言辭給人以假象，没聽過他的德義之言，祇有一些勢利之語。聽他的話很甜蜜，觀察他的行爲則很不正派，他就是人們所說的諂諛、讒慝、貪冒、奸佞這樣的人，不早點跟他絶交，將來後悔就來不及了。"李訢不聽從，反而更相信他，將自己的心腹之事都告訴他。

訢既寵於顯祖，參决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内外，百僚莫不曲節以事之。檦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延興末，詔曰："尚書李訢著勛先朝，弼諧皇極，讜言嘉謀，旬日屢進，實國家之楨幹，當今之老成也。是以擢授南部，綜理煩務。自在厥位，夙夜惟寅，乃心匪懈，克己復禮，退食自公，利上之事，知無不爲，賞罰所加，不避疏戚。雖孝子之思慈母，鷹鸇之逐鳥雀，何以方之。若鄭之子産，魯之季文亦未加也。然惡直醜正，盗憎主人。自往年以來，群奸不

李訢既然受寵於顯祖，因而參與討論决策軍國大事，兼管選拔舉用官員，他權勢壓倒朝廷内外，百官無不屈節來侍奉他。范檦由於没有功勞，從家中徵召出來，授予盧奴令。北魏孝文帝延興末年，皇上下詔書說："尚書李訢在先朝功勛卓著，輔佐先帝，屢有善策進諫，實在是國家的棟梁之材，當今的德高望重之輩。所以提拔他主管南部地區，總理各種繁雜的事務。自從到職以後，日夜小心，從不鬆懈，嚴於約束自己，言行合乎禮儀，節儉奉公，有利於公家的事，知無不爲，賞罰不避親疏。即使是孝子思念慈母，鷹鸇追逐鳥雀，也不可能像他這樣。就是鄭國的子産，魯國的季文也不過如此。但是有人却嫉害正

息，劫訢宗人李英等四家，焚燒舍宅，傷害良善。此而可忍，孰不可恕！有司可明加購募，必令擒殄。”

直之輩，怨恨忠良之人。近幾年，各種犯法作亂無休無止，有人劫持李訢同族李英等四家，焚燒房屋，傷害良善無辜的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有關部門可以明令懸賞通緝這夥人，務必要捉拿住他們。”

六月，顯祖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七月，以訢爲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𢢾知文明太后忿訢也，又知内外疾之。太和元年二月，希旨告訢外叛。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𢢾證訢，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𢢾曰：“公德於𢢾，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𢢾今敢不忍於公乎？”訢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訢有三子。

六月，顯祖去世。李訢升爲司空，晉爵爲范陽公。七月，任命李訢爲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𢢾知道文明太后很恨李訢，又知道朝内朝外都厭惡他。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二月，范𢢾迎合太后的意旨告發李訢叛變。文明太后徵召李訢到京指出他的罪狀，李訢説没有這回事。太后召范𢢾來作證，李訢説：“你胡説知道我的所謂反叛的事，我又能説什麽！雖然這樣，你不顧念我對你的厚德而忍心做這種事，你真是太不仁義了。”范𢢾説：“您對我之德，怎麽能比李敷對您之德？您以前忍心害李敷，我有什麽不忍心害您的呢？”李訢感慨道：“我没有聽李璞的話，留下憂患，一萬個後悔，怎麽來得及呢！”於是被殺。李訢有三個兒子。

長子邃，起家拜侍御中散、東宫門大夫。遷散騎常侍，加平東將軍。先訢卒。

長子李邃，初仕即任侍御中散、東宫門大夫。後升爲散騎常侍，加封平東將軍。在李訢之前去世。

子晴，字誨明。逃竄，遇赦免。

李邃的兒子李晴字誨明。祖父李訢被殺後逃走，後得到皇上赦免。

晴子衡，字伯琳。武定中，中堅將軍、齊獻武王丞相府水曹參軍。

李晴的兒子李衡字伯琳。東魏孝静帝武定年間任中堅將軍、齊獻武王丞相府水曹參軍。

邃弟令和、令度，與訢同時死。

李邃的弟弟李令和、李令度，與其父李訢同時被殺。

訢長兄恭，字元順。成周太守。卒，贈幽州刺史、容成侯，謚曰簡侯。

李訢的長兄李恭，字元順。任成周太守。去世後追贈爲幽州刺史、容成侯，謚號爲簡侯。

恭弟瓘，字元衡。营丘太守，襲父爵固安侯，平西將軍。卒，贈兖州刺史，謚曰康侯。

李恭的弟弟李瓘字元衡。任营丘太守，襲承其父固安侯的爵位，爲平西將軍。死後被追贈爲兖州刺史，謚號爲康侯。

子長生，襲。長生卒，子元宗襲。廣平郡丞，陳郡太守。

李瓘的兒子李長生承襲了爵位。李長生去世後其子李元宗襲爵。李元宗任職廣平郡丞，陳郡太守。

李璞

璞字季真，性惇厚，多識人物。

李璞字季真，性格惇厚，認識很多人物。歷

歷中書博士、侍郎、漁陽王尉眷傅、左將軍、長安副將，賜爵宜陽侯，太常卿。承明元年，年五十一，先訢卒。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

任中書博士、侍郎、漁陽王尉眷傅、左將軍、長安副將，賜爵宜陽侯，任太常卿。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五十一歲時，先於李訢而死。追贈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謚號爲穆。

子暉，中書議郎。

李璞的兒子李暉，曾任中書議郎。

暉弟固，太學博士、高密太守。

李暉的弟弟李固，曾任太學博士、高密太守。

固弟欽，州主簿。

李固的弟弟李欽，任州主簿。

欽子奭，字元熾。武定末，鎮西將軍、南營州別駕。

李欽的兒子李奭字元熾。東魏孝静帝武定末年，任鎮西將軍、南營州別駕。

奭弟盛，字仲炎。安東將軍、開府諮議參軍。

李奭的弟弟李盛字仲炎。任安東將軍、開府諮議參軍。

盛弟叔樊，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李盛的弟弟叔樊，官至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李蘊

欽弟蘊，字宗令，有器幹。中書學生、秘書中散、侍御中散。出爲燕郡、范陽二郡太守。入爲員外散騎常侍、尚書右丞、中堅將軍，遷左丞。延昌三年卒，贈平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敬。

李欽的弟弟李蘊字宗令，有器識和才幹。當過中書學生、秘書中散、侍御中散。出京擔任燕郡、范陽二郡的太守。回京又任員外散騎常侍、尚書右丞、中堅將軍，升爲左丞。他於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去世，被追贈爲平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謚號爲敬。

初，崇之歸魏也，與州里北平田彪俱降，而彪子孫遂微劣焉。

當初，李崇降魏的時候，是與同州北平人田彪一起歸降的，而田彪的子孫最終衰微了。

史臣曰：魏氏之有天下，百餘年中，任刑爲治，蹉跌之間，便至夷滅。竇瑾、李訢器識既美，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訢以夙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悲夫！宗之不全，自貽伊戚矣。

史臣曰：魏氏占有天下的百餘年中，以刑爲治，在失誤之間，就到了被滅亡的地步。竇瑾、李訢器識極佳，號稱爲國家的棟梁。竇瑾由於一兩句話被懷疑爲誹謗之詞，李訢被朋友猜嫌而遭致滿門抄斬，可悲呀！許宗之不能保全性命，是自己留下的麻煩。

魏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盧　玄

盧玄　盧度世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并仕慕容氏爲郡太守，皆以儒雅稱。神䴥四年，辟召儒俊，以玄爲首，授中書博士。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每與玄言，輒嘆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勸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轉寧朔將軍、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義隆見之，與語良久，嘆曰："中郎，卿曾祖也。"既還，病卒。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曾祖盧諶，是晉朝司空劉琨的從事中郎。祖父盧偃，父親盧邈，均爲慕容氏的郡太守，都以儒雅著稱。北魏太武帝神䴥四年，朝廷徵召才智出衆的儒士，盧玄被列爲首位，授予中書博士。司徒崔浩是盧玄的表兄，他每次與盧玄談話，常常感嘆道："和子真對話，使我的懷古之情更深了。"崔浩非常想整頓人倫關係，理清姓族門第。盧玄勸他道："開創一種制度，建立一番功業，各有其最恰當的時機，樂於做這種事的，又有幾個人呢？最好三思而行。"崔浩當時雖然没有異議，但最終也没有采納，他的失敗有很大部分原因便在於此。後來盧玄又轉任寧朔將軍、兼散騎常侍，宋文帝劉義隆時出使宋。劉義隆見了他和他交談了很久，感嘆道："盧中郎原來就是你的曾祖啊。"盧玄還朝之後，就因病逝世了。

子度世，字子遷。幼而聰達，有計數。爲中書學生，應選東宫。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

盧玄的兒子盧度世字子遷。年幼時就很聰穎，頗有心計。當了中書學生，被選入東宫。二十歲左右，就和其堂兄盧遐都以學識和德行爲當時的名流們看重。

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考掠，至乃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世祖臨江，劉義隆使其殿中將軍

盧度世後來由於崔浩的事，棄官逃到高陽鄭羆家，鄭羆把他藏了起來。公差囚禁了鄭羆的長子，即將拷打。鄭羆告誡兒子説："君子殺身以成仁，你即使被打死也不要説。"兒子遵從了他的命令，被拷打以至於被燒死，也没有説什麽。盧度世後來令弟弟娶鄭羆的妹妹，以報答鄭羆的恩情。北魏世祖太武帝臨視長江，宋文帝

黄延年朝貢。世祖問延年曰："范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世祖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没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書侍郎，襲爵。

劉義隆派殿中將軍黄延年爲使向北魏世祖朝貢。世祖問黄延年："范陽人盧度世因與崔浩是親戚，逃命到江南，應該已經到你們那兒了吧?"黄延年回答道："都城内没聽説，必定没到我們這兒。"世祖下詔東宫赦免盧度世的宗族中逃亡和没收了户籍的人。盧度世纔出來。到京城，被授爲中書侍郎，承襲父爵。

興安中，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加鎮遠將軍，進爵爲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劉駿。遣其侍中柳元景與度世對接，度世應對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假節、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囚繫，久之，還鄉里。尋徵赴京，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未拜，遇患。延興元年卒，年五十三。謚曰惠侯。四子，淵、敏、昶、尚。

北魏文成帝興安年間，盧度世兼任太常卿，竭力保護太后父親遼西獻王的祖廟，加封爲鎮遠將軍，晋爵爲侯。後來拜爲散騎侍郎，出使於宋劉駿。宋孝武帝派侍中柳元景接見盧度世，盧度世應對不合準則。還朝後，被監禁問罪，好幾年後纔被釋放。又被授予假節、鎮遠將軍、齊州刺史。齊州連接着邊境，兩國將士數次互相侵掠。盧度世禁止部下侵掠對方，歸還他們的俘虜，兩國的邊境於是得以安寧。後來他因犯罪被囚禁，很久以後，纔回到故鄉。不久又被徵召到京城，拜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還未就職就染上了疾病。北魏孝文帝延興元年去世，終年五十三歲。謚號爲惠侯。盧度世有四個兒子，叫盧淵、盧敏、盧昶、盧尚。

初，玄有五子，嫡唯度世，餘皆别生。崔浩事難，其庶兄弟常欲危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誡約令絶妾孽，不得使長，以防後患。至淵兄弟，婢賤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爲識者所非。

當初，盧玄有五個兒子，嫡生的惟有盧度世，其餘的都是庶出。崔浩事發之後，盧度世的庶兄弟們常常想加害他，盧度世時常非常恨他們。到了他有了兒子，總是説妾生子之禍害，雖生亦不能使其長大，以防後患。到了盧淵兄弟，賤婢所生之子，即使形貌相像，統統不予承認。這種做法遭到有識之人的非議。

盧淵　盧道將

淵，字伯源，小名陽烏。性温雅寡欲，有祖父之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襲侯爵，拜主客令，典屬國。遷秘書令、始平王師。以例降爵爲伯。給事黄門侍郎，遷兼散騎常侍、秘書監、本州大中正。是時，高祖將立馮后，方集朝臣議之。高祖先謂淵曰："卿意以爲何如?"對曰："此自古所慎，如臣愚意，宜更簡卜。"高祖曰："以先后之侄，朕意已定。"淵

盧淵字伯源，小名陽烏。性格文雅，清心寡欲，有祖父和父親的遺風，他勤於學業，家庭和睦。他承襲了父親的侯爵，爲主客令，主管各個屬國。升爲秘書令、始平王的老師。按慣例降爵爲伯。又任給事黄門侍郎，升職兼任散騎常侍、秘書監、本州大中正。當時，高祖孝文帝準備立馮后，打算召集朝廷群臣商議這件事。高祖事先對盧淵説："你認爲這事怎麽樣?"盧淵答道："這種事是自古以來都很慎重的，依我之見，應當另行選擇。"高祖説："她是已逝的太后的侄

曰："雖奉敕如此，然於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盛寵，深以爲恨，淵不以介懷。

女，我意已定。"盧淵説："雖然奉皇命這様，但在我心中實在感到有不盡我意的地方。"到了朝廷群臣集中商議時，盧淵仍持以前的看法。馮誕受盛寵於皇上，深深地恨着盧淵，盧淵并不以此介意於心。

及高祖議伐蕭賾，淵表曰：

到高祖商議征伐南朝齊武帝蕭賾時，盧淵上表寫道：

臣誠識不周覽，頗尋篇籍。自魏晋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輿親御六軍，决勝行陳之間者。勝不足爲武，弗勝有虧威德，明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故也。昔魏武以弊卒一萬而袁紹土崩，謝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堅瓦解。勝負不由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之謀，則坐制孟德矣。魏既并蜀，迄于晋世，吴介有江水，居其上流，大小勢殊，德政理絶。然猶君臣協謀，垂數十載。逮孫皓暴戾，上下携爽，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蕭氏以篡殺之燼，政虐役繁，又支屬相屠，人神同棄。吴會之民，延踵皇澤，正是齊軌之期，一同之會。若大駕南巡，必左衽革面，閩越倒戈，其猶運山壓卵，有征無戰。然愚謂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鋭，蕩滌江右，然後鳴鸞巡省，告成東岳，則天下幸甚，率土戴賴。

我實在是見識不廣，因而很找了些文獻典籍。魏晋以前，太平之世没有國君親自指揮六軍，决勝於行陣之間的。這様勝了不足以稱爲武功，不勝却有損於國君的威德，這是他們懂得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的道理。從前魏武帝用一萬疲敝之卒而使袁紹土崩瓦解，謝玄用三千步兵而使苻堅也土崩瓦解。勝負不由兵力的多少决定，成敗在於須臾之間，如果袁紹用田豐的計謀，那麽將輕易地戰勝曹孟德。魏國吞并蜀國之後，一直到晋朝，吴國有長江之水的阻隔，但如果駐扎在長江的上游，則實力大小的對比就會變化，吴國即使是德政也理當滅絶。然而吴國君臣仍然協力謀劃，垂死掙扎了數十年。到了孫皓這一代，暴戾無道，上下離心，於是晋軍水陸并進，纔一舉攻克。現在蕭氏作爲弑君奪位之臣，政治暴虐，賦役繁重，部屬之間互相殘殺，以至人神共棄。吴會一帶的人民伸着脖子，踮起脚跟盼望着皇上恩澤，現在正是效法前代明君一統天下的機會。如果皇上南行，必定使左衽的少數民族投靠我們，閩越的百姓反戈一擊，就猶如運一座山來壓一個蛋一様，不戰而勝。如果皇上親征，糧餉難以維持，千里的戰綫缺乏糧食，戰士臉上充滿飢色，大軍開拔之後，必定有大荒之年。不如命一員大將簡選精鋭之師，蕩滌江南，然後皇上巡視天下，祭天東岳，則天下幸甚，民衆擁戴。

臣又聞流言，關右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齋會，假稱豪貴，以相扇惑。顯然於衆坐之中，以謗朝廷。無上之心，莫此

我又聽流言説函谷關以西的人，近年以來競相設立齋會，假稱是富豪貴族，以此來煽惑百姓。他們公然在衆人之中誹謗朝廷。目無皇上，没有比這更厲害的了。我認爲應

之甚。愚謂宜速懲絶，戮其魁帥。不爾懼成黃巾、赤眉之禍。育其微萌，不芟之毫末，斧斤一加，恐蹈害者衆。臣世奉皇家，義均休戚，誠知干忤之愆實深，然不忠之罪莫大。

詔曰：

至德雖一，樹功多途。三聖殊文，五帝異律，或張或弛，豈必相因。遠惟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旆五戎者，蓋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軌無征；守庸之君，或緣志劣寢伐。今若喻之英皇，時非昔類；比之庸后，意有恧焉。脱元極之尊，本不宜駕，二公之徒，革輅之戎，寧非謬歟？尋夫昔人，若必須己而濟世，豈不克廣先業也。定火之雄，未聞不武，世祖之行，匪皆疑懾。且曹操勝袁，蓋由德義内舉；苻堅瓦解，當緣立政未至。定非弊卒之力强，十萬之衆寡也。今則驅馳先天之術，駕用仁義之師，審觀成敗，庶免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憚；逾紀之略，何必可師。洞庭、彭蠡，竟非殷固，奮臂一呼，或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食之籌，望寄之蕭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

當從速懲治，殺掉他們的罪魁禍首。否則將成爲黃巾、赤眉之禍。在其萌芽狀態時去培育，而不斬草除根，等他們手執兵器起來造反時，恐怕他們危害的人就多了。我們盧家世代奉侍皇上，理當榮辱與共，實在知道冒犯抵觸的過失很大，但不忠之罪却更大。

皇上下詔説：

至德雖然衹有一種，建立功業却有多種途徑。三皇的文治不同，五帝的律法有異，或張或弛，不必因襲。太平之世的國君之所以不親臨戰争是有原因的。英明的君主，有的由於其他國家是文物制度相同的諸侯國而不征伐；守成昏庸的君主，有的由於志向平庸不事征伐。現在把我比成英明之君，已不是原來的時代了；比作平庸之主，我感到有些慚愧。假若天子不應當親歷征戰，袁紹、苻堅之輩挑起戰争，難道不荒謬嗎？但追尋前人，若想救濟世道則必須依靠自己，没有哪個不是擴展了先業的。赫連定的雄豪，未曾聽人説不英武，世祖御駕親征，這幫人全都驚疑畏服。况且曹操戰勝袁紹是由於他的德義起了作用；苻堅土崩瓦解是由於他的爲政之道不完美。必定不是因爲疲憊之卒力量强大，十萬之衆勢單力薄。現在我要運用先天賦予我的本領，指揮仁義之師，審視觀察戰事的成敗，盡力使我們免於袁紹、苻堅的這種錯誤。長江的阻隔不值得擔心；超過十二年的前人的策略，何必非要去師法。洞庭湖、鄱陽湖一帶究竟不像殷商王朝那麽堅固，奮臂一呼，或許就成就了漢代那樣的偉業。韜略的要義在於隨機應變，軍糧的充足寄托在像蕭何這樣的能臣身上。我是希望統一天下，哪裏是喜歡輕舉妄動，必須要君主出面的事，怎麽能委托别人！

又水旱之運，未必由兵；堯湯之難，詎因興旅？頻豐之後，雖靜有之，關左小紛，已敕禁勒。流言之細，曷足以紆天功。深録誠心，勿恨不相遂耳。

并且水旱之災，未必是由打仗引起的；堯和湯所受的天災，難道是因爲戰争嗎？豐年之後，第二年年成即使平穩一點也是有的，函谷關以東的小亂已下令强制禁止。流言的微小，怎麽足以屈抑上天之功。你

的一片誠心我深深地領受了，請不要怨恨我没有聽從你的意見。

及車駕南伐，趙郡王幹督關右諸軍事，詔加淵使持節、安南將軍爲副，勒衆七萬將出子午。尋以蕭賾死，停師。是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衆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諸相餞送者五十餘人，别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逾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拜儀曹尚書。高祖考課在位，降淵以王師守常侍、尚書，奪常侍禄一周。尋除豫州刺史，以母老固辭。

高祖南征，命趙郡王元幹督函谷關以西諸軍事，下詔加封盧淵爲使持節、安南將軍作爲全軍的副帥，率領七萬人馬準備出子午谷。不久由於蕭賾去世，停止了進軍。當時涇州的羌人叛變，攻破了一些城邑，盧淵以六千步騎兵號稱三萬，緩慢地向前開進。不到三十天，叛賊就已紛紛逃散，投降的有數萬人，衹將首犯懸頭示衆，其餘一概不問。皇上下詔加封盧淵兼任侍中。當初，盧淵十四歲的時候，曾經到過長安。準備回家時，送行的有五十多人，他們和盧淵分别於渭水之北。有個看相的扶風人王伯達説："各位將來都不如這個盧郎，雖然他的官位名不副實，但德行的名聲很盛大，威望超過宰相。二十多年以後，他將會受皇命來函谷關以西。到時候不要忘了我們。"盧淵此次到此，看相的人年紀已過八十，他來到軍門前請求見盧淵，他們叙説起各自一生的經歷。不久，盧淵被拜授爲儀曹尚書。高祖考核在位官吏的政績，把盧淵降職爲王師守常侍、尚書，剥奪常侍的俸禄一年。不久又授爲豫州刺史，他以母親年老爲由堅決地辭掉了。

會蕭昭業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乃以淵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淵面辭曰："臣本儒生，頗聞俎豆，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軍期已逼，高祖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虎果僞降。淵至葉，具曹虎譎詐之問，兼陳其利害。詔淵進取南陽。淵以兵少糧乏，表求先攻赭陽，以近葉倉故也。高祖許焉，乃進攻赭陽。蕭鸞遣將垣歷生來救，淵素無將略，爲賊所敗，坐免官爵爲民。

正逢南齊鬱林王蕭昭業的雍州刺史曹虎派使者來請求投降，高祖於是任命盧淵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統領前鋒各軍直接趕赴樊鄧一帶。盧淵當面推辭道："我本是儒生，聽説過很多關於祭祀方面的事，軍旅之事，却從未學過。願皇上重新裁奪。"由於軍期已逼近，高祖不許他推辭。盧淵説："衹怕曹虎是周魴這樣的人，陛下應當慎重。"曹虎果然是假投降。盧淵到了葉，回答了曹虎的奸詐的問題，并陳説了其中的利害關係。高祖令盧淵攻取南陽。盧淵認爲兵少糧乏，請求先攻赭陽，因爲它離葉縣的糧倉較近。高祖同意，盧淵於是攻打赭陽。蕭鸞派大將垣歷生來救赭陽，盧淵一向没有爲將的謀略，結果被敵人打敗，削職爲民。

尋遭母憂，高祖遣謁者詣宅宣慰。服闋，兼太尉長史。高祖南討，又兼彭城王中軍府長史。尋爲徐州

不久，盧淵遭逢母親去世，高祖派使者到盧家慰問。服喪期滿後，盧淵兼任太尉長史。高祖討伐南方，他又兼彭城王中軍府長史。不久兼任

京兆王愉兼長史，賜絹百匹。愉既年少，事無巨細，多决於淵。淵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民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外叛，淵覺其萌漸，潛敕諸戍，微爲之備。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殺將佐，勒宿豫之衆逃叛。濱淮諸戍，由備得全。陵在邊歷年，陰結既廣，二州人情，咸相扇惑。陵之餘黨，頗見執送，淵皆撫而赦之，惟歸罪於陵，由是衆心乃安。

景明初，除秘書監。二年卒官，年四十八。贈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

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淵習家法，代京宫殿多淵所題。白馬公崔玄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淵與僕射李冲特相友善。冲重淵門風，而淵祗冲才官，故結爲婚姻，往來親密。至於淵荷高祖意遇，頗亦由冲。淵有八子。

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其第八弟道舒。有司奏聞，詔曰："長嫡承重，禮之大經，何得輒授也。"而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讓弟仲穆魯陽男之例，尚書李平重申奏，詔乃聽許。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謇諤，頗有文才，爲一家後來之冠，諸父并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虚襟相待。勰爲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遷司徒東閤祭酒、尚書左外兵郎中，轉秘書丞。出爲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而爲之立祠。優禮儒生，勵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入爲司徒

徐州京兆王元愉的長史，賜給他一百匹絹。元愉年紀還小，因此事無巨細多由盧淵决定。盧淵以誠信處世，使東南一帶的人民和睦相處。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反叛，盧淵發覺了苗頭，秘密地告誡各邊疆守將暗作防備。盧淵多次上奏，朝廷没有采納。沈陵果然殺死將領，率宿豫的一夥人叛逃。臨淮各邊關，由於有準備而得以保全。沈陵在邊關多年，結交很廣，因此兩州人心惶惶，互相煽動惑亂。沈陵的餘黨多被捉拿送官，盧淵都撫慰并赦免了他們，衹歸罪於沈陵，由此安定下來。

北魏宣武帝景明初年，盧淵被授秘書監。景明二年他在任時去世，時年四十八歲。被追贈爲安北將軍、幽州刺史，恢復本爵固安伯，謚號爲懿。

當初，盧諶的父親盧志臨習鍾繇的書法，世代相傳每代都有名人。盧邈以上的幾代人，同時擅長草書。盧淵精熟家傳書法，代京宫殿上的字多是他所題。白馬公崔玄伯也擅長書法，他家世代傳習衛瓘體。北魏初期，擅長書法的就衹有崔盧兩家。盧淵與僕射李冲特别要好。李冲敬重盧淵的門風，盧淵賞識李冲的才氣，因此兩家結爲婚姻，往來親密。至於盧淵承蒙高祖的知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於李冲。盧淵有八個兒子。

長子盧道將，字祖業，應當承襲父親的爵位，而讓給了他的八弟盧道舒。有關官員上奏給皇上，皇上下詔説："嫡長子承受宗廟與喪祭的重任，這是禮制的常規，怎麽能將爵位擅自授予别人?"但盧道將引用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讓他的弟弟仲穆魯陽男的例子，尚書李平重新申奏皇上，皇上纔下詔允許。盧道將涉獵經史，正直敢言，很有文才，是一家中後來居上的人物，各位叔父都敬重畏懼他。彭城王元勰、任城王元澄都對他虚心相待。元勰是中軍大將軍，徵召盧道將代理參軍之職。後升爲司徒東閤祭酒、尚書左外兵郎中，轉任秘書丞。又出任燕郡太守。盧道將初到任就在樂毅、霍原的墓前刻石，并爲他們立祠堂。盧道將以優厚的禮遇對待儒生，鼓勵

司馬。卒，贈龍驤將軍、太常少卿，謚曰獻。所爲文筆數十篇。

勸勉他們的學業，督促考核農耕和蠶桑，開墾的良田每年都成倍地增長。他又被徵入朝任司徒司馬。去世後追贈爲龍驤將軍、太常少卿，謚號爲獻。他所寫的文章有數十篇。

子懷祖，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卒。

盧道將的兒子盧懷祖，任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去世。

懷祖弟懷仁，武定中，太尉鎧曹參軍。

盧懷祖的弟弟盧懷仁，東魏孝静帝武定年間任太尉鎧曹參軍。

道將弟亮，字仁業。不仕而終。子思道。

盧道將的弟弟盧道亮，字仁業。盧道亮没有做官就死了。他的兒子是盧思道。

盧道裕

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顯祖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太子舍人，尋轉洗馬。遷散騎侍郎，轉安遠將軍、中書侍郎、兼秘書丞。尋以母憂去官。服終，復拜中書侍郎。遷龍驤將軍、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轉長兼散騎侍郎，加左將軍。神龜二年，除左將軍、涇州刺史。其年七月卒官，年四十四。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賜帛三百匹，謚曰文侯。

盧道亮的弟弟盧道裕，字寧祖，年少時以學識知名，風度儀表都很美。娶顯祖的女兒樂浪長公主爲妻，拜授爲駙馬都尉、太子舍人，不久轉任洗馬。又升任散騎侍郎，轉任安遠將軍、中書侍郎、兼秘書丞。不久以母親的喪事辭官。喪滿之後重新拜授爲中書侍郎。升爲龍驤將軍、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又轉爲長期兼散騎侍郎，加封左將軍。北魏孝明帝神龜二年，拜官左將軍、涇州刺史。當年七月在任時去世，終年四十四歲。追贈爲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賞賜三百匹帛，謚號爲文侯。

子景緒，武定中，儀同開府録事參軍。

盧道裕的兒子盧景緒，東魏孝静帝武定年間爲儀同開府録事參軍。

盧道虔

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算術。尚高祖女濟南長公主。公主驕淫，聲穢遐邇，先無疹患，倉卒暴薨。時云道虔所害。世宗秘其醜惡，不苦窮治。尚書嘗奏道虔爲國子博士。靈太后追主薨事，乃黜道虔爲民，終身不仕。孝昌末，臨淮王彧因將出征，啓除道虔奉車都尉。道虔外生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托。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尋加征虜將軍。以議曆勛，賜爵臨淄伯，遷散騎常侍。天平初，征南將軍，轉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出除驃騎將軍、幽州刺史，尋加衛大

盧道裕的弟弟盧道虔，字慶祖，略知經史，兼通算術。娶高祖的女兒濟南長公主爲妻。公主驕侈淫逸，污穢的名聲遠近聞名，她死前并無疾病，却暴死於倉猝之間。當時的人們説她是被盧道虔害死的。世宗隱秘了公主的醜行，没有追查。尚書曾保奏盧道虔爲國子博士。靈太后追究公主暴死之事，於是把盧道虔削職爲民，終身不再録用。北魏孝明帝孝昌末年，臨淮王元彧因將要出征，啓用盧道虔任奉車都尉。盧道虔的外甥李彧娶北魏孝莊帝的姐姐豐亭公主爲妻，因而依靠於他。北魏孝莊帝永安年間，盧道虔拜官爲輔國將軍、通直常侍，不久加封爲征虜將軍。因掌管天文曆法而受勛，賜爵臨淄伯，又升爲散騎常侍。東魏孝静帝天平初年被封爲征南將軍，

將軍，卒於官。贈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恭文公。主二子，昌宇、昌仁。昌宇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及司馬見出之後，更娉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兄弟競父爵，至今未襲。

盧道侃

道虔弟道侃，字希祖。州主簿，沉雅有學尚。孝昌末卒。二子早夭，以弟道約子正達爲後。武定中，征虜將軍、太尉記室參軍。

道侃弟道和，字叔維。兄弟之中，人望最下。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

子景豫。景豫弟景熙，武定中，儀同開府諮議。

盧道約

道和弟道約，字季恭。起家員外郎，累遷司空録事參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輔國將軍、光禄大夫。轉司徒右長史。太傅李延寔出除青州。延寔先被病，道約，延寔之妻弟，詔以道約爲延寔長史，加散騎常侍，寄以匡維也。永熙中，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領廣平王贊儀同開府長史。天平中，開府儀同高岳請爲長史。岳轉除青冀二州，道約仍爲長史，隨岳兩藩，有毗佐之稱。興和末，除衛大將軍、兖州刺史，在州頗得民和。武定元年卒，年五十八。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正通，開府諮議。少有令譽，徵赴晋陽，遇患卒。妻鄭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武定中，爲御史所劾，

又轉任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又外任驃騎將軍、幽州刺史，不久加封爲衛大將軍，死於在任期間。追贈爲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封謚號爲恭文公。嫡生有兩個兒子盧昌宇、盧昌仁。盧昌宇弱智，盧昌仁早死。盧道虔又娶了司馬氏，生子盧昌裕。司馬氏被休棄後，另娶了元氏，生有兩個兒子盧昌期、盧昌衡。互相争奪父親的爵位，至今都没能承襲。

盧道虔的弟弟盧道侃字希祖。任州主簿，深沉高雅有學識。他於北魏孝明帝孝昌末年去世。兩個兒子夭折，他以弟弟盧道約的兒子盧正達爲後代。東魏孝静帝武定年間盧正達爲征虜將軍、太尉記室參軍。

盧道侃的弟弟盧道和字叔維。盧道和在兄弟之中聲望最差。他任過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已去世。

盧道和的兒子盧景豫。盧景豫的弟弟盧景熙，東魏孝静帝武定年間，任儀同開府諮議。

盧道和的弟弟盧道約字季恭。他從家中被徵召，拜官員外郎，歷任司空録事參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輔國將軍、光禄大夫。轉任司徒右長史。太傅李延寔外任青州刺史。李延寔有病在先，盧道約是李延寔的妻弟，皇上下詔任命盧道約爲李延寔的長史，加封散騎常侍，寄望於他匡正維護李延寔。北魏孝武帝永熙年間被授爲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兼廣平王元贊的儀同開府長史。東魏孝静帝天平年間，開府儀同高岳請他做長史。高岳轉任青冀二州刺史，盧道約仍爲他的長史，他跟隨高岳到兩州，有輔佐的稱號。孝静帝興和末年，他被授爲衛大將軍、兖州刺史，在兖州很得民心。他於孝静帝武定元年去世，終年五十八歲。被追贈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盧道約的兒子盧正通爲開府諮議。少年時很有美譽，被徵召到晋陽赴任，遇病而死。盧正通的妻子鄭氏與盧正通弟弟盧正思淫亂，孝静帝

人士疾之。

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自尚書左主客郎中爲冠軍將軍、中書侍郎。卒。

武定年間被御史所揭發，衆人都厭惡他們。

盧道約的弟弟盧道舒字幼安，承襲父爵。從尚書左主客郎中做到冠軍將軍、中書侍郎。後去世。

盧敏

淵弟敏，字仲通，小字紅崖，少有大量。太和初，拜議郎，早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高祖納其女爲嬪。敏五子。

盧淵的弟弟盧敏字仲通，小字紅崖，年少時就有大氣量。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拜官爲議郎，去世得很早。被追贈爲威遠將軍、范陽太守，封謚號爲靖。高祖納了他的女兒爲嬪妃。盧敏有五個兒子。

盧義僖

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沉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爲僕射李沖所嘆美。起家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司徒中郎。神龜初，任城王澄奏舉義僖，除散騎侍郎，轉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義僖交款，每與舊故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好，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齊王蕭寶夤啓爲開府諮議參軍，辭疾不赴。尋兼司空長史，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

盧義僖字遠慶，小時候就有學識，深沉高雅。他九歲時死了父親，就已有卓絕的品性。他年少時爲僕射李沖所嘆賞。初仕爲秘書郎，歷任太子舍人、司徒中郎。北魏孝明帝神龜初年，任城王元澄上奏保舉盧義僖，被授予散騎侍郎，轉任冠軍將軍、中散大夫。由於服母喪離職。幽州刺史王誦與盧義僖交好，他常常與以前的朋友李神儁等人寫信說："盧冠軍在這兒，時光就又變得美好起來，他總是留連好幾天，使我們得以向他咨詢爲政之道。"他就像這樣被人看重。齊王蕭寶夤啓用他爲開府諮議參軍，他以疾病爲辭沒有赴任。不久兼任司空長史，任征虜將軍、太中大夫。他任閑散之職多年，淡然自得。李神儁勸他去求見居要職、掌大權的人物。盧義僖說："學先王之道，貴在行先王之志，怎麽能苟且以求富貴呢。"

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黄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之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内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建義初，兼都官尚書，尋除安東將軍、衛尉卿。普泰中，除都官尚書，加驃騎大將軍、

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間爲散騎常侍。當時靈太后臨朝，黄門侍郎李神軌的勢力壓倒朝廷内外，他要求與盧義僖結成親家。盧義僖考慮到他必然會身敗名裂，便拒絶了這門親事。王誦對盧義僖說："古人不以一個女兒换五個兒子，您難道想這樣做嗎？"盧義僖說："我所以不答應，正是因爲這個。答應了他恐怕禍事來得又大又快。"王誦於是緊緊地握着盧義僖的手說："我聽從天命，不敢把這事告訴别人。"於是盧義僖把女兒嫁給了其他的氏族。臨婚之夕，靈太后派中常侍服景到他家命令停止結婚。家内外的人無不驚惶恐怖，盧義僖却泰然自若。北魏孝莊帝建義初

左光禄大夫。

年兼任都官尚書，不久拜授爲安東將軍、衛尉卿。節閔帝普泰年間爲都官尚書，加封爲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

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悦其恩德。性寬和畏慎，不妄交款，與魏子建情好尤篤，言無所隱。義僖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永熙中，風疾頓發。興和中卒，年六十四。贈本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孝簡。

盧義僖小時候幽州頻頻遭受水旱之災，官府先前有數萬石穀子借貸給了人民，盧義僖以當年的稻穀不成熟爲由燒毁了契約。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他的性格寬厚謹慎，不亂交朋友，與魏子建的友情尤其深厚，無所隱瞞。盧義僖清約儉樸，不營財利，雖然身居顯位，每到貧困的時候，即使是粗食淡飯也吃得很香甜。孝武帝永熙年間，風痹頓時發作。他於東魏孝静帝興和年間病逝，終年六十四歲。被追贈爲本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封謚號爲孝簡。

子遜之，武定中，太尉記室參軍。

盧義僖的兒子盧遜之，東魏孝静帝武定年間，任太尉記室參軍。

遜之弟世猷，齊王開府集曹參軍。

盧遜之的弟弟盧世猷，任齊王開府集曹參軍。

義僖弟義悰，字叔預。司空行參軍、本州治中、散騎侍郎、司徒諮議參軍。

盧義僖的弟弟盧義悰字叔預。歷任司空行參軍、本州治中、散騎侍郎、司徒諮議參軍。

子孝章，儀同開府行參軍，早亡。

盧義悰的兒子盧孝章，任儀同開府行參軍，早死。

義悰弟義敦，字季和。征北府默曹參軍。

盧義悰的弟弟盧義敦字季和。任征北府默曹參軍。

子景開，字子達。武定中，儀同開府屬。

他的兒子盧景開字子達。東魏孝静帝武定年間，任儀同開府屬。

義敦弟義安，字幼仁，不仕。義僖諸弟并遠不逮兄也。

盧義敦的弟弟盧義安字幼仁，没有做官。盧義僖的各位弟弟都遠不及他。

盧昶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顔，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初，爲太子中舍人、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詔昶曰："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語致慮。若彼先有所知所識，欲見便見，須論即論。盧昶正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可

盧敏的弟弟盧昶，字叔達，小字師顔，學習經史，早有聲譽。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任太子中舍人、兼員外散騎常侍，曾出使去南朝齊鬱林王蕭昭業。高祖詔令盧昶："你到了那兒後，不要有你我之分。長江淮揚一帶靠近我們，早晚將會是我的領土。你們如果希望這樣，出言便不要使他們疑慮難堪。"又命令副使王清石説："你不要因爲本來是南方人，而言語有所顧慮。要像你原來已有的見識一樣，想拜見誰就拜見誰，需要論述什麽就論述什麽。盧昶正好是一個

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復罷也。凡使人之體，以和爲貴，勿遞相矜誇，見於色貌，失將命之體。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規誨。”及昶至彼，值蕭鸞僭立，於是高祖南討之，昶兄淵爲別道將。而蕭鸞以朝廷加兵，遂酷遇昶等。昶本非骨鯁，聞南人云兄既作將，弟爲使者。乃大恐怖，淚汗交橫。鸞以腐米臭魚莝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諤，曾不屈撓，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高祖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羇首，已是可恨。何乃俯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乎？縱不遠慚蘇武，寧不近愧思寧！”昶對曰：“臣器乏陸、隨，忝使閩越。屬蕭鸞昏狂，誅戮無道。恐不得仰奉明時，歸養老母，苟存尺蠖，屈以求伸。負辱朝命，罪宜萬死，乞歸司寇，伏聽斧鉞。”遂見罷黜。久之，復除彭城王友，轉秘書丞。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昶請外禄，世宗不許。遷散騎常侍，兼尚書。

寬厚溫柔的君子，没有多少文才，如果碰到對方命你作詩，可盡你所學去作，不要因爲盧昶不作就不作了。使者以謙和爲貴，不要互相誇耀，喜形於色，有失使者之體。你們各盡平生所學互相開導。”盧昶到那兒後，正逢蕭鸞越分擅立皇位，高祖當時向南討伐蕭鸞，盧昶的哥哥盧淵爲別道將。而蕭鸞因爲北魏發兵征討他們，就殘酷地對待盧昶等人。盧昶本來就不剛强，聽南方人説哥哥已做戰將，弟弟又當使者，於是特别恐懼，淚汗交流。蕭鸞以腐米臭魚莝豆相待。而使者張思寧言辭氣度强硬豪邁，不屈不撓，壯烈地死在客舍之中。盧昶回來後，高祖指責他説：“當使者即使死也不能受侮辱，就是流放到海角仍應該守節乃至於身死。你没用長繩繫住腦袋表示氣節，已經是可恨的了。爲何還俯伏在地，有吃有喝，如犬馬一般。有生必有死，活得長短又算得了什麽呢。你如果殺身以成就名節，青名將被載入史册，難道不比津津有味地吃别人牲口吃的食物辱没君父好得多嗎？即使遠的不以蘇武而覺得羞慚，難道近的不因張思寧而感到愧疚嗎！”盧昶回答道：“我缺乏陸賈、隨何的才能，勉强出使閩越。適逢蕭鸞發狂，誅殺屠戮，慘無人道。我擔心不能再仰奉皇上於清明盛世，回家贍養老母，所以苟且如同尺蠖一樣，暫時屈服保全，以求來日伸展得志。我有辱朝廷之命，罪該萬死，乞求發落給司寇，服從處罰。”於是被免職。很久以後又爲彭城王友，轉任秘書丞。宣武帝景明初年，爲中書侍郎，升爲給事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盧昶請求擔任地方官，世宗没有允許。又升爲散騎常侍，兼尚書。

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曰：

謹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禎不虚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則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祗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炯誡。比者，災氣作沴，

當時洛陽縣捉獲了一隻白鼠。盧昶上奏道：

按照《瑞典》所説，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恭從皇上之命，對百姓刻毒暴戾，使人民怨恨嗟嘆，那麽白鼠就會到來。我聽説吉祥不會白白地出現，仁德符合天命必然就會獲得；妖怪不會隨便出來，罪過彰顯則會到來。所以古代的人君，有的怠慢了祥瑞之兆而失德，有的恭敬於災異之變而立功，這是萬古不變的借鑒，千年

恒陽虧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擧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觀徵譴，敢布庸瞽，以陳萬一。

以來的警戒。近來，災氣作怪，久晴不雨，違背常規，陛下流露出傷心的慈愛之情，降救民於水火之中的旨意，哀憐百姓的無辜，引起我們這些在職官員的深深自責。擧薦賢才罷黜奸佞的詔令，爲政之道映照於堯之前；集思廣益聽從勸諫的言行，治國之事光耀於舜之上。拜讀您聖明的皇旨，敬觀您徵收調遣的命令，我斗膽瞎説幾句，以指出萬分之一的不當之處。

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户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遥畛，田蕪罕耘；連村接閈，蠶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遂令鬻裋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闕黄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誡。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挾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己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

一個農夫耕種，所穫的糧食纔够填飽肚子，一個婦女所織的衣服祇能遮住身體。每年的租税和徵調，那是正常合理的，除此以外，上哪兒去凑足呢？然而自近幾年以來，戰争屢屢發動。荆揚兩州，駐守的部隊從不間斷；鍾離、義陽，軍隊相繼而來。再加上荆蠻一帶的人凶狠狡詐，皇上的軍隊進行征伐，尸骨暴露在原野上，將近一年。汝潁一帶每家都有人從軍；河冀境内兵丁連續不斷地運輸糧草。而且又不是每仗必勝，遭受敗仗之後，死傷無數，導致十家有九家的婦女飽受孤獨之苦。繁雜的徭役，一天天不斷地加重；苛刻殘酷的兵吏，乘機逞威作福。致使廣大的原野，田地荒蕪無人耕種；村村寨寨，蠶蟲飢餓没有吃的。而監司乘公務之便貪污索求，富豪憑藉私人的勢力逼搶掠奪。使得老百姓賣掉粗陋的布衣去增加富豪千金的資産，來换些糧食以應一時之急。這些都是因爲牧守令長多用錯了人，郡縣中没有黄霸這樣的郡守、魯恭這樣的縣宰，他們不想怎麽使人民安定，祇想自己如何纔能富有。所以百姓呼喊嗟嘆，祇能在道路上互相張望；郡守縣宰暴戾貪婪，風聞於朝廷。往年法官查詢驗證案件，多挂着法網之名，聲稱必須明正典刑，陳尸示衆，以表明對其他人的勸誡。然後派人審訊，公然違法。有的乘機脅迫，輕易樹立起自己私人的恩情；有的徇情受賄，擅自施予恩惠。御史對案件進行審核，罪犯都説自己冤枉；讓罪人們申辯，他們更是説自己清白。這些官吏們滋長

信而有徵矣。

了侮辱皇上的源頭，欺凌部下的門路。忠誠清正的人見到他們感到自己也懈怠了；侵凌掠奪的人聽説他們就感到更加快活。白鼠的出現，確實是徵兆。

伏願陛下垂睿哲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讜，置之於朝；奸回貪佞，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恒敬，百縣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

希望陛下神聖而明智的以前人爲鑒，弄清妖怪災害的起因。召見公卿，詢問各種政務；接見朝廷重臣，問及民間疾苦。慰問孤寡，去掉他們過重的負擔；減輕徭役賦税，使人民休養生息。忠正的人使之在朝；奸惡之人棄而不用。那麽百官不用警戒就會始終敬畏，各縣不用嚴加管理就會自然肅穆，人民欣欣然都感到有盼頭。

詔曰："朕纂承鴻緒，伏膺寶曆，思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之期，麟鳳不降；屬勝殘之會，白鼠告咎。萬邦有罪，實唯朕躬。尚書敷納機猷，獻替是寄，讜言有聞，朕實嘉美。"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也。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爲世宗所寵，時論鄙之。

皇上下詔説："我繼承王業，盡心其位，思慮着平定八方，使恩惠讓四海安康。前三十年的時候，麒麟鳳凰没有降臨；現在到了該遏制殘暴的時候了，白鼠的出現是在警告我們原來的過失。天下各邦都有罪過，實在是我自身的原因。盧尚書陳奏治國的方略，傳達對我勸善規過的良苦用心，一番忠言我已聽到，我實在很稱許贊美。"於是盧昶轉任侍中，又兼任吏部尚書，不久正式任吏部尚書，侍中之職仍保留。盧昶僅僅安守本職而已，没有斥惡獎善、令人激動振奮的政績。他和侍中元暉等互相勾結，受世宗的寵愛，當時人們的輿論都很鄙視他們。

出除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永平四年夏，昶表曰："蕭衍琅邪郡民王萬壽等款誠内結，潛來詣臣，云朐山戍今將交换，有可圖之機。臣即許以旌賞，遣其還入。至三月二十四夜，萬壽等獎率同盟，攻掩朐城，斬衍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朐山戍主劉晰并將士四十餘人，傳首至州。臣即遣兼郯城戍副張天惠率驍勇二百，徑往赴之。琅邪諸戍絡繹繼援，而衍郁洲已遣二軍以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内外齊擊，俘斬數百，便即據城。"詔昶曰："彭宋地接邊疆，勢連淮海，威禦之術，功在不易。朐山險塞，寇之要防，水陸交

盧昶又外任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夏，盧昶上表説："南朝梁武帝蕭衍所屬琅邪郡的子民王萬壽等人真誠地願作内應，秘密地來拜訪我，説朐山戍現在準備交换守將，有可乘之機。我立即許諾將對他表彰獎賞，并派他回去。三月二十四日夜晚，王萬壽等率領同盟者，進攻朐城，斬了蕭衍的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的太守，押着朐山守將劉晰和他的將士四十多人，把他們的首級傳送到徐州。我立即派遣兼任郯城戍副的張天惠率領二百驍勇的兵士，直接趕赴朐城。琅邪各邊關連續不斷地增援朐城，而蕭衍所屬的郁洲已派遣兩支軍隊以抗拒張天惠。張天惠和王萬壽等内外夾攻，俘虜斬首了數百人，馬上就要占領朐城。"皇上詔令盧昶説："彭宋等地緊接邊疆，連着淮河和大海，防禦嚴

湊，揚、郁路衝，畜聚凶徒，虔劉邊鄙，青、光、齊、兗每罹其患。卿妙算既敷，克城殄衆，展疆闢土，何善如之。庸勛之懋，朕用嘉止。故遣左右直長閻遵業具宣往懷。此戍郁洲之本，存亡所繫。今既失守，有不存之心；彼見扼喉，將圖救援之計。今水雨盛行，宜須防守。卿可深思擬捍之規，攘敵之略，使還具聞。”

密，能攻下是很不容易的。朐山是個險塞，是敵人的要地，水陸交會，爲揚、郁二州的要衝，一夥匪徒在邊境劫掠殺戮，青、光、齊、兗等州常遭他們的禍患。你的神機妙算既已實現，攻克城池，殺傷敵衆，擴展疆土，有什麼比這還好的。功勛卓著，我要因此而進行嘉賞。所以派左右直長閻遵業來全部宣述我們往日的情誼。這是戍衛郁洲的根本，存亡的關鍵之所在。現在敵軍既已失守，就不想再奪回；他們被我們扼住了咽喉，必將圖謀救援的計策。現在大雨長期不斷，應當小心防守。你可以深思防禦的規劃，拒敵的策略，讓使者回來時全部說給我聽。”

昶又表：“蕭衍將張稷、馬仙琕、陰虔和等各領精兵，分屯諸堰；昌義之、張惠紹、王神念、王茂光承彼傳信，續發建鄴。自存之計，并歸於此。量力準寇，事恐不輕。何者？此兵九千，賊衆四萬，名將健士，遠近畢集，邀憑雨熱，决死來戰，藉衆乘凶，希固巢穴。所以傾國而舉，非爲朐山，將恐王師固六里，據湖衡，南截淮浦，勢崩難測，海利鹽物，交闕常貢。所慮在大，有必争之心。若皇家經略，方有所討，必須簡將增兵，加益糧仗，與之亢擬。相持至秋，天麾一動，開拓爲易。圖南之計，事本在今，請增兵六千、米十萬石；如其不也，伏聽朝議。”昶又表：“賊徒大集，衆旅强盛，置栅朐山，屯守門井，并圍固城，晝夜連戰。恐狡勢既强，後難除揃。輒欲令征虜將軍趙遐率勒見兵，與之决勝。遐慮衆少不敵，若一舉失利，則衆心挫怯，求待大衆俱至，奮鋭擊之。竊謂此謀，非爲孟浪。且臣本奉朝規，令相拒守，以待凉月。今歲已云秋，高風漸舉，經算大圖，時事既至。且鮑口以東，陸運無閡，朐、固之間，本無停潦，宜時掩擊邊陲。而賊自夏以來，貫甲

盧昶又上表説：“蕭衍的將領張稷、馬仙琕、陰虔和等各領精兵，分别駐扎在各個河壩上；昌義之、張惠紹、王神念、王茂光得到他們的傳信，陸續率人馬發往建鄴。我們保存自己的打算，全部在於這一刻了。掂量自己的力量，估算敵軍的人馬，事情恐怕不輕鬆。爲什麼？我們這兒衹有九千兵士，敵軍却有四萬，他們名將勁卒，遠的近的都集中到這兒了，準備在多雨而熱的天氣决一死戰，依靠人多，乘着凶氣，希望穩固他們的巢穴。他們所以要傾國出動，不是爲朐山，是擔心王師站穩了六里一帶，占據湖衡，向南截擊淮河地區，那麼形勢很難預測，海裏的鹽等利物，就要常年上交作貢物了。他們考慮得很遠，有必定要争勝的意思。如果皇上打算討伐敵國，就必須挑選將領增加兵力，添加糧草車仗，與敵軍抗衡。相持到秋天，皇上的大旗一揮，開拓疆土就容易了。圖南大計，關鍵在此，請增兵六千、米十萬石；如果不同意，願意聽從朝廷的商議。”盧昶又上表説：“敵軍會集到此，人多勢衆，在朐山設置栅欄，駐守門井，一起圍攻固城，不分晝夜連續作戰。恐怕敵勢强大，以後難以剪除。所以擅自打算命令征虜將軍趙遐統率現有的士兵，與敵軍决一勝負。趙遐擔心寡不敵衆，若一舉失利，則衆人會因受挫而膽怯，所以他請求等到大部隊都到來後，再奮起精鋭之師痛擊敵人。我認爲這種策略不是魯莽。况且我本來奉朝廷的命令，衹在這兒拒守，以等待天凉的季

不歇，從六里以北，城栅相連，役使兵人，便已疲殆。若大衆臨之，必可禽捷。一城退潰，衆壘土崩，乘勝圖之，易於振朽。脱兵不速至，長彼熾心，軍士憂惶，自生異議。請速簡配，以及事機。”詔曰：“克獲朐山，計本於昶，乘勝之規，終宜有寄。是以起兵之始，即委處分，前機經略，一以任之。今既請兵，理宜速遂。可遣冀、定、瀛、相四州中品羽林、虎賁四千人赴之。”

節。現在秋風漸起，大展宏圖的時機已到。況且鮑口以東，陸運没有阻礙，朐山、固城之間本來就没有積水，應當抓緊時間進攻邊陲之地。而敵軍自夏天以來，穿着衣甲没有休息，六里以北城與城之間用栅欄相連，兵士和百姓已疲憊不堪。如果我們的大部隊到達那兒，必定可以生擒敵軍，一舉獲勝。一城潰退，其他的營壘便會土崩瓦解，乘勝圖謀南方，比振落朽木還容易。假如部隊不迅速趕去，增長了敵人的强盛的氣勢，那麼軍士憂慮惶恐，自然産生異議。請火速挑選精兵，以趕上這個事情的大好機會。”皇上下詔説：“攻克并獲取朐山，計謀本出自於盧昶，乘勝進兵的規劃，終究應該有所寄望。因此開始起兵的時候，即委托你處理安排，前綫作戰的謀劃部署，全部由你决定。現在既然請求發兵，理當立即滿足你的要求。可以派遣冀、定、瀛、相四州的中品羽林、虎賁四千人趕赴前綫。”

又詔昶曰：“朐山之克，實由於卿，開疆拓土，實爲長策。然經討未服，非卿而誰？而蟻徒送死，規侵王略，天亡小賊，數在無遠。故前者命卿親臨指授，尋以卿疾未瘳，且待消息。今既痊復，宜遵前旨，秉戈揮鋭，殄寇爲懷。已發虎旅五萬，應機電赴，指辰而至，遂卿本請。截彼東南，亮委高算。”又詔昶曰：“取朐置戍，并是卿計，始終成敗，悉歸於卿。卿以兵少請益，今已遂卿本意。如聞東唐陸道甚狹，一軌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若已如此，更設何策？其軍奇兵變，遽以表聞。又聞衍軍將帥，每有流言，云魏博淮陽、宿豫，乃是兩宜。若實有此，卿可量朐山薪水得支幾時。脱事容往返，馳驛速聞。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計。若理不可爾，亦將軍裁决。”

又詔令盧昶説：“攻克朐山實在由於你的功勞，開拓疆土實在是長遠之策。討伐未服之人除了你還有誰？蟻輩白白來送死，打算侵犯王師，滅亡這些小賊爲期不遠了。所以先前命令你親臨前綫現場指揮，不久因爲你得病未好，暫且等待消息。現在既已痊愈康復，應當遵照先前的聖旨，手持武器揮師前進，以滅絶敵寇爲抱負。我已發雄師五萬，爲了這個有利的時機而閃電般地開赴前綫，指日可至，以滿足你原來的請求。截擊敵人的東南部，這應該是個高明之舉。”又詔令盧昶説：“攻取朐城安置戍邊，都是你的計謀，勝負成敗全在於你。你因爲兵少請求增加，現在已滿足你。應當聽説東唐的陸道很狹窄，路面僅容一個車身，兩邊都是大水。敵軍必然會占據這個地方以阻大軍之路。已經像這樣了，還有什麼計策？我所發的精兵對敵軍的變動感到奇怪，立即上表告訴我。又聽説蕭衍全軍將帥常常放出流言，説北魏用朐山换取淮陽、宿豫，這樣兩方都好。如果真有此事，你可估量一下朐山的物資能支持多長時間。假如情況容許往返一趟，請派驛馬立即彙報給我聽。如果生活物資缺少而急迫，便可根據這種估量來計議交换。如果情理上不可

昶既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衍。昶見城降，於是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國家經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最爲甚焉。世宗遣黄門甄琛馳驛鎖昶，窮其敗狀。詔曰："朐山之敗，傷損實深，推始究末，罪鍾元帥。雖經大宥，輕重宜别，昶一人可以免官論坐，自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

未幾，拜太常卿，仍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熙平元年卒於官。贈征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穆。

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撫，其在徐州，戍兵疾，親自檢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高祖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禄大夫。卒，贈中書監。

子士晟，儀同開府掾。

盧元明

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群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出帝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别，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兹一去後，市朝不復游。"

行，也全由將軍裁决。"

盧昶是個儒生，本來就缺少謀略，又加上羊祉的兒子羊燮是盧昶的司馬，主管軍事，獨斷專行，背着盧昶行事，將士們都很怨恨他。朐山主將傅文驥糧盡柴絶，向蕭衍獻城投降。盧昶見朐城已投降，於是帶頭退走。各軍將士相繼逃跑，遇上了大風雪，軍人凍死及凍壞手脚的有三分之二。自北魏圖謀江南以來，衹有中山王元英鍾離之敗和盧昶朐山之敗爲最大。世宗派遣黄門甄琛騎着驛馬押鎖回盧昶，查究他失敗的具體情况。皇上下詔説："朐山之敗，實在很大，推究事情的始末，罪因全在元帥身上。雖可寬容，但罪則輕重有别，盧昶一人免官連坐，其餘都統以下官員都官復原職。"

不久，盧昶被拜授爲太常卿，仍任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又封號鎮西將軍，加升散騎常侍。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他在任時去世。盧昶被追贈爲征北將軍、冀州刺史，封謚號爲穆。

盧昶寬厚和善，善於安撫下屬，他在徐州，戍邊的士兵生病，他親自檢查撫恤，以致士兵服役期滿仍不願回家，再充當後一批服役的士兵，盧昶結束其政治生涯，他們纔開始回家。老百姓們都很稱道他。

盧昶的兒子盧元聿字仲訓，没有什麽其他的才能。他娶高祖的女兒義陽長公主爲妻，爲駙馬都尉。後任太尉司馬、光禄大夫。去世後被追贈爲中書監。

盧元聿的兒子盧士晟，任儀同開府掾。

盧元聿的第五弟盧元明字幼章。他涉獵群書，兼有文辭和義理，風度嫻雅，舉止可觀。北魏孝莊帝永安初年，長期兼任尚書令、臨淮王元彧非常喜愛他。他任元彧的開府後，又被提拔爲兼任的部屬，仍然統領臨淮王的部下。出帝即位後，由於他能行使禮儀，被封爲城陽縣子，升任中書侍郎。孝武帝永熙末年，他隱居在洛陽東邊的緱山，於是作了《幽居賦》。當時盧元明的友人王由住在潁川，他忽然夢見王由帶着酒到他這兒來告别，并賦詩贈給他。天明後還記得詩

元明嘆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得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蕭衍，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厝意。又兼黄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游，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文筆别有集録。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别。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啓淫汚，元明不能離絶。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

中有十字是："自兹一去後，市朝不復游。"盧元明感嘆道："王由生性不愛迎合流俗，寄居在人間，今天我纔有這個夢，又有這樣的詩句，必定有其他的原因。"過了三天，果然聽説王由被亂兵殺害。追溯他死亡的日期，就是盧元明得那個夢的夜晚。東魏孝静帝天平年間，盧元明又兼任吏部郎中，作爲李諧的副手出使於梁蕭衍，南方人很稱道他。回來後，被拜授爲尚書右丞，又轉任散騎常侍，監掌起居。他長年在史館中，不被人注意。又兼任黄門郎、本州大中正。盧元明自視清高，不亂結交朋友，飲酒賦詩，高興則流連忘返。愛好玄理，寫了關於歷史、諸子的新論數十篇，這些文筆另外有集子收録。他年少時常常從鄉下回洛陽，途中曾經遇到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元熙是學識淵博的人，看見他感嘆道："盧郎有這樣的風采神韵，衹需吟誦《離騷》，飲美酒，自然就是個人才。"於是中山王留他住了幾天，贈送他帛和馬而告别。盧元明一共娶了三個妻子，第二個妻子鄭氏與盧元明哥哥的兒子盧士啓淫亂，盧元明却不忍與她分離斷絶。他又喜歡以他的家世自炫，輿論因此而貶低他。

盧元緝

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凶率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起家秘書郎，轉司徒祭酒。稍遷輔國將軍、司徒司馬，卒於官。贈散騎常侍、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

子士深，開府行參軍。

盧元明的弟弟盧元緝，字幼緒。他凶暴喜歡飲酒，曾經在妻子的娘家飲宴，爲一點小事憤憤不平，親手殺了她家的客人。初仕爲秘書郎，又轉任司徒祭酒。逐漸升爲輔國將軍、司徒司馬，在任時死去。被追贈爲散騎常侍、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號爲宣。

盧元緝的兒子盧士深，曾任開府行參軍。

盧尚之

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見重。太和中，拜議郎，轉趙郡王征東諮議參軍。母憂去官。後爲太尉主簿、司徒屬、范陽太守、章武内史、兼司徒右長史，加冠軍將軍，轉左長史。出爲前將軍、濟州刺史。入除光禄大夫。正光五年卒，年六十二。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青

盧昶的弟弟盧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也以儒雅一向被人看重。孝文帝太和年間，拜官爲議郎，轉任趙郡王征東諮議參軍。爲母親的喪事而離職。後來成爲太尉主簿、司徒屬、范陽太守、章武内史、兼司徒右長史，加封冠軍將軍的稱號，轉任左長史。出任前將軍、濟州刺史。又召入任光禄大夫。孝明帝正光五年去世，終年六十二歲。被追贈爲散騎常侍、安東將軍、青州

州刺史。

刺史。

長子文甫，字元祐。少有器尚，涉歷文史，有譽於時。位司空參軍，年四十九卒。

盧尚之的長子盧文甫字元祐。年少時就有德行和學識，涉獵文史，在當時有美譽。後任司空參軍，四十九歲時去世。

子敬舒，有文學，早亡。

盧文甫的兒子盧敬舒，有文才，死得很早。

盧文翼

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爲員外郎，因歸鄉里。永安中，爲都督，守范陽三城，拒賊帥韓婁有功，賜爵范陽子。永熙中，除右將軍、太中大夫。栖遲桑井而卒，年六十。

盧文甫的弟弟盧文翼，字仲祐。年少時非常輕浮暴躁，晚年後很改掉了一些。任員外郎，乘便榮歸鄉里。孝莊帝永安年間任都督，守范陽的三個城池，抗拒賊寇的統帥韓婁立功，被賜爵范陽子。孝武帝永熙年間拜官爲右將軍、太中大夫。游息於鄉里時死去，終年六十歲。

子士偉，興和中，中散大夫。

盧文翼的兒子盧士偉，東魏孝静帝興和年間任中散大夫。

文翼弟文符，字叔僖，性通率。位員外郎、羽林監、尚書主客郎中，還通直散騎侍郎。永安中卒，年四十。

盧文翼的弟弟盧文符字叔僖，曠達坦率。任員外郎、羽林監、尚書主客郎中，升爲通直散騎侍郎。孝莊帝永安年間去世，終年四十歲。

子子潛，武定中，齊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參軍。

盧文符的兒子盧子潛，東魏孝静帝武定年間，任齊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參軍。

盧度世

度世，李氏之甥。其爲濟州也，國家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恭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淵、昶等并循父風，遠親疏屬，叙爲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爲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然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内百口。在洛時有飢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弟，常旦省謁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游。其相勖以禮如此。又一門三主，當世以爲榮。淵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

盧度世是李氏的外甥。他任濟州刺史時北魏剛平定升城。無鹽人房崇吉的母親傅氏，是盧度世的繼外祖母的哥哥的兒媳婦。兗州刺史申纂的妻子賈氏是房崇吉姑母的女兒，傅氏和賈氏都因戰亂逃亡在外，年老多病憔悴不堪。而盧度世和她們推算親戚關係，向她們表達了恭敬撫恤的心意。他常常探視傅氏，跪着詢問她的起居情況，并隨着時令奉送衣被食物，他也救濟賈氏，供應她的衣物膳食。青州陷落之後，崔氏家族的人多没落，盧度世收養贖出了他家的很多人。到了盧淵、盧昶等人都遵循父親的家風，對一些較疏遠的親屬都按次序尊爲長輩，長者對他們没有不致敬的。他們的家門之禮，爲當世所推崇。他們家謙讓儉樸，不與世俗争名利。父母雖死，但兄弟之間住在一起，財産共有，祖孫百多口。在洛陽時經常有饑荒之年，缺吃少穿，但全家上下和睦，同甘共苦。他們的親堂兄弟，常常早晨來拜問各位伯、叔父，他們往往出來坐在側房裏面，

衰損，子孫多非法，帷薄混穢，爲論者所鄙。

直到傍晚纔進正房。他們除朝廷官府中的人以外，不亂交結朋友。他們以禮互相勉勵就像這樣。而且一家出三個公卿，當世以爲榮耀。盧淵兄弟死了，到盧道將死後，家風衰敗下來，子孫們多有違法亂紀的，男女淫亂，被當時的輿論所鄙視。

度世從祖弟神寶，中書博士。太和中，高祖爲高陽王雍納其女爲妃。

盧度世同曾祖的弟弟盧神寶，曾任中書博士。孝文帝太和年間，高祖讓高陽王元雍收納盧神寶的女兒爲妃子。

盧溥

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總攝鄉部，屯於海濱，遂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事在《帝紀》。

當初，盧玄同曾祖的哥哥盧溥，在慕容寶政權的末年總領鄉官部吏駐扎在海邊，竟然殺死他的鄉里姻親各祖十幾個人，自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奪侵掠郡縣。道武帝天興年間討伐并擒獲了他，這件事記載在《帝紀》中。

盧洪

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歷中書博士，稍遷高陽王雍鎮北府諮議參軍、幽州中正、樂陵陽平二郡太守。洪三子。

盧溥的玄孫盧洪字曾孫。孝文帝太和年間，經歷中書博士，逐漸升爲高陽王元雍的鎮北府諮議參軍、幽州中正、樂陵陽平二郡太守。盧洪有三個兒子。

長子崇，字元禮。少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景明中，驃騎府法曹參軍。早卒。

長子盧崇字元禮。年少時就樹立了美名，有識之士稱許他將有遠大的前途。宣武帝景明年間拜官爲驃騎府法曹參軍。去世得很早。

子子剛，司空行參軍、荆州驃騎府主簿。没於關中。

他的兒子盧子剛，曾任司空行參軍、荆州驃騎府主簿。死於函谷關中。

崇弟仲義，小名黑，知名於世。高陽王雍司空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别駕。

盧崇的弟弟盧仲義，小名黑，知名於當時。曾任高陽王元雍的司空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别駕。

弟三子叔矩，字子規。武定中，尚書郎。

盧仲義的三子盧叔矩字子規。東魏孝静帝武定年間任尚書郎。

子規弟子正，司徒法曹參軍。崇兄弟官雖不達，至於婚姻，常與玄家齊等。

盧子規的弟弟盧子正，爲司徒法曹參軍。盧崇兄弟們官位雖不高，但在婚姻方面常常與盧玄家不相上下。

仲義弟幹，字幼禎。州主簿。

盧仲義的弟弟盧幹字幼禎。曾任州主簿。

子讓，儀同開府參軍。

他的兒子盧讓，爲儀同開府參軍。

洪弟光宗，子觀，觀弟仲宣，事在《文苑傳》。

盧洪的弟弟盧光宗，盧光宗的兒子盧觀，盧觀的弟弟盧仲宣，其事迹在《文苑傳》。

仲宣弟叔虎，武定初，司徒諮議參軍。

盧仲宣的弟弟盧叔虎，東魏孝静帝武定初年，任司徒諮議參軍。

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并有學識。附伯位至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永熙中衛大將軍、南岐州刺史。

盧洪的堂弟盧附伯，盧附伯的弟弟盧侍伯，都很有學識。盧附伯官至滄州平東府長史。盧侍伯在孝武帝永熙年間任中衛大將軍、南岐州刺史。

侍伯從弟文偉，興和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大夏縣開國男。

盧侍伯的堂弟盧文偉，東魏孝静帝興和年間任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賜爵大夏縣開國男。

史臣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淵之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餘烈所被，弗及盈乎？

史臣曰：盧玄的事業聞名，他首先應招聘賢士的命令，子孫又繼承了他的事業，使盧家成爲豪門。他們的文武功勛不可勝記，而被當時的人們敬重，名聲高過其他官吏士紳，是因爲他們的德行、功業、學識一向有過人之處。盧淵兄弟也有東漢陳元方、陳季方的風流。儒雅之風，爲諸子所不及，所澤及的後人，難道比不上盈嗎？

魏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高　允

高允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爲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韜爲丞相參軍。早卒。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祖父高泰的事迹見於其叔父《高湖傳》中。父親高韜，年少時就以聰明俊秀而知名，同郡的封懿對其素相敬慕。他是慕容垂的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定中山時，任命高韜爲丞相參軍。高韜很早就死了。

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嘆曰："高子黄中内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净。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

高允年少喪父，少年老成，有一種非凡的氣度，清河崔玄伯看見他後非常驚異，感嘆道："高允穎慧天然，蘊含於内，文采光明，顯揚於外，必定能成爲一代大器，衹恐怕我看不到了。"十多歲時，護送祖父靈柩回到本郡，把財産讓於兩個弟弟而去做了和尚，法名法净。時間不長就還俗了。高允愛好文學，身背書箱，到千里之外去求學。他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其喜愛《春秋公羊傳》。本郡召他做功曹。

神䴥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决，乃表允與中郎吕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并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

神䴥三年，世祖的舅父陽平王杜超任征南大將軍，鎮守鄴，讓高允擔任從事中郎，這時高允已經四十多歲了。杜超考慮到這時正是春季而各州的囚犯大多還没有判决，就啓奏皇帝讓高允和中郎吕熙等分别到各州參與判刑之事。吕熙等都因爲貪污犯了罪，衹有高允因爲清廉公正而獲得賞賜。解職後回到家鄉教授學生，跟他學習的有一千多人。神䴥四年，高允和盧玄等同受徵召，官拜中書博士。升任侍郎，與太原張偉都以本官兼任衛大將軍、樂安王元範從事中郎。元範是世祖所寵愛的弟弟，在西邊鎮守長安，高允輔佐得力，秦人都稱贊他。不久他又被徵召而回。高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悲喜交加，不辨

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語在《丕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勛，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

得失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元丕向西征討上邽，高允又以本官參與元丕的軍事謀劃。這段叙述記載在《元丕傳》中。凉州平定之後，高允因爲參與謀劃之功，賜爵位爲汶陽子，加建武將軍。

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識前史之失，别爲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争，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宫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虚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嘆服。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説。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

後來皇帝下令高允與司徒崔浩撰寫《國記》，以本官兼任著作郎。當時崔浩召集了許多術士，考察漢代以來的日食月食、星辰運行，記録前代史書的失實之處，寫成魏曆，拿來給高允看。高允説："天文曆數不能憑空談論。善於談論遠處的人一定要先以近處事物爲證。况且漢元年冬天十月，五星聚集於東井，這是淺薄的曆術。現在譏諷漢史，而看不出這一謬誤，恐怕後人譏諷今人就像今人譏諷古人一樣。"崔浩説："所指謬誤道理何在？"高允説："根據《星傳》，金星和水星經常隨太陽運行。冬季十月，太陽在尾箕，傍晚落於申南，而東井剛出於寅北。金水二星爲什麽背離太陽運行呢？這是因爲史官想神化這件事，不再憑常理來推究它。"崔浩説："想做些改變的人什麽事做不出來，你怎麽不懷疑三星的聚集，却奇怪二星的到來？"高允説："這事不能以空泛的言辭來争論，應當仔細考察。"當時在座的人都表示懷疑，衹有東宫少傅游雅説："高君擅長曆數，他的話應該不是假的。"後來過了一年多，崔浩告訴高允："先前你的談論我本來没有放在心上，等到深入考究之後，果然像你所説的那樣，在前三月聚集在東井，而不是十月。"又對游雅説："高允的曆數知識，就和陽元的射箭技術一樣高超。"衆人這時纔對他心服口服。高允雖然精通曆數，但開始并不在衆人面前談論推廣。衹有游雅屢次詢問他災異的情况。高允説："前人説過，瞭解這些很困難，瞭解以後又惟恐泄露天機，不如不瞭解。天下妙理很多，何必就問這些。"游雅就不再問了。

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敕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虚、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

不久高允以本官擔任秦王元翰的師傅。後來皇帝下令他爲恭宗講授經文，很受禮遇。皇帝又下詔讓高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虚、胡方回共同制定律令。世祖招致高允來與他談論刑政，他的言論十分符合世祖的心意。世祖於是問他："我

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斗，不勤則畝損三斗。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

日常要處理的紛繁政務，什麼是該先做的事情呢？"當時有許多禁封的良田，在京師四處游蕩不勞而食的人很多。高允於是說道："我小時候很低賤，所瞭解的衹有田地方面的事，請允許我談談農業的情況吧。古人說：方圓一里的地方就種田三頃七十畝，方圓一百里種田三萬七千頃。如果勤於耕耘，每畝可多收三斗糧食，如果不勤勞每畝就會少收三斗糧食。方圓百里的土地，收穫多少之差，就有二百二十二萬斛糧食，何況如此廣大的國家呢？如果國家和私人都有糧食儲備，即使遇上荒年，又有什麼可擔憂的呢？"世祖認爲他說得很對。於是就取消了田禁，把土地都分配給了百姓。

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

當初，崔浩舉薦冀州、定州、相州、幽州、并州五州的數十名讀書人，都授以郡守之職。恭宗對崔浩說："原先徵召的那些人，也是州郡選拔出來的人才，在職已久，他們的功勞還没有得到酬答。現在可以讓以前徵召的人任郡縣的地方官，讓新召的人繼任爲郎吏。而且郡守縣令掌治民衆，應當派閲歷豐富的人來擔任。"崔浩執意派遣他們。高允聽說了這件事，對東宫博士管恬說："崔公恐怕會無法幸免了！如果放縱自己的錯誤，而和皇帝較量勝負，怎麼能够成功呢？"

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爲首爲諱乎？"允曰："公惟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己，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絶。黑子以不實對，竟爲世祖所疏，終獲罪戮。

遼東公翟黑子很受世祖寵愛，奉命出使并州，受賄的一千匹布，不久被發覺。翟黑子向高允問計："皇上問我時，我是服罪還是隱瞞呢？"高允說："您是皇上身邊的寵臣，回答皇上應該誠實。并且主動交待是忠誠的表現，一定不必擔心獲罪。"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都說如果服罪，那罪名真是不可預料，應當隱瞞罪行。翟黑子認爲崔覽等人是爲自己好，反而對高允發怒說："如果聽你的話，是引我走上死路，那是多麼不值得！"於是和高允斷了交。翟黑子以假話來回答，終於被世祖疏遠，最終獲罪被殺。

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摽性巧佞，爲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并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諸書，

當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摽爲人奸詐機巧，阿諛奉承，是崔浩的親信。他們看到崔浩所注的《詩經》、《論語》、《尚書》、《易經》，就上疏説馬融、鄭玄、王逸、賈公彦雖然爲《六經》作了注疏，但都有很多疏漏錯誤之處，不如崔浩的注釋

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敕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迹。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

精深微妙。請求收羅國内各種圖書，儲藏在秘府中。頒行崔浩的注疏，命令天下之人學習。并且請求皇帝下令讓崔浩注釋《禮傳》，使後人得以看到正確的經義。崔浩也上表舉薦閔湛有撰寫文章的才能。不久他們又勸崔浩把他撰寫的國史刻在石頭上，來使它流傳百世而不朽，想以此顯示崔浩據事直書、無所避忌的業績。高允聽説了這件事，對著作郎宗欽説："閔湛所謀求的事不久恐怕就會釀成崔家滅門之禍。我們這些人恐怕難逃劫難了。"不久禍患就發生了。

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宫侍郎吴延召允，仍留宿宫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宫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脱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爲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宫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敕

當初崔浩被拘捕的時候，高允正在中書省值班。恭宗派東宫侍郎吴延徵召高允，讓他仍然留宿在宫内。第二天，恭宗去上奏世祖，命令高允陪乘。到了宫門，恭宗對他説："進去要拜見皇上，我會引導你的。如果皇上問你話，你衹要照我的話去做就行了。"高允問道："去幹什麽事呢?"恭宗説："進去就知道了。"進去拜見了皇帝。恭宗説："中書侍郎高允在我宫中，我和他同處多年，他爲人小心謹慎，我非常瞭解他。他雖然和崔浩一同供職，但是職位低微，受崔浩的控制。請赦免他的罪名。"世祖召見高允，問道："《國書》都是崔浩所著嗎?"高允回答："《太祖記》是以前的著作郎鄧淵所作。《先帝記》和《今記》是我和崔浩合寫的。但崔浩治理事務之處多，衹是彙總裁决而已。至於注疏，我撰寫的多於崔浩。"世祖大怒道："這比崔浩還要嚴重，哪裏還有活着的道理！"恭宗説："皇上威嚴莊重，高允是個小臣，這衹是他昏亂失常而已。我以前詳細問過他，都説是崔浩所作。"世祖問："是像太子所説的那樣嗎?"高允説："我以低下的才能，錯誤地參與了寫作，冒犯了皇上的威嚴，罪該滅族，已經料定必死，不敢妄言。太子殿下因爲我在身邊侍講日久，爲我乞求活命而已。他實在是没有問過我，我也没説過這樣的話。我以實情作答，并没有昏亂。"世祖對恭宗説："真是正直坦率啊！這也是很難做到的，而他能面對死亡而不改變，不也是常人所難做到的嗎！况且以實情回答皇帝，這是忠貞的大臣啊。像這樣的話，難道能因爲一次罪過就失去這樣的

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嘆曰："高允其殆聖乎！"

忠臣嗎？應該赦免他。"高允最終得以免罪。皇帝於是召崔浩上前，派人責問他，他驚惶疑懼，回答不出來。高允則每件事都闡述明白，很有條理。當時世祖怒氣很盛，命高允起草詔書，自崔浩至僮吏一百二十八人都滅五族。高允猶豫着不寫，皇帝頻頻下詔催促。高允請求再次拜見皇帝，然後制定詔書。皇帝命他上前，高允說："崔浩所犯的如果還有其他罪行，我不敢知道。祇是觸犯之罪，不致於被處死。"世祖很生氣，命令武士把高允抓起來。恭宗下拜求情。世祖說："如果没有這個人阻攔我，應當死幾千人了。"崔浩最終被滅族，餘下的人都祇是自己一人被處死。宗欽在行刑之前感嘆道："高允大約是聖人吧！"

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録，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迹，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没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嘆。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宫導旨者，恐負翟黑子。

恭宗事後責備高允說："人應當知道見機行事，不知道這個，學問又有什麽用？你進宫之時，我把事情的頭緒教導給你，你爲什麽不聽從我的話，使皇上如此憤怒。每次想到這事，都讓人心有餘悸。"高允說："我是出身鄉野的普通讀書人，本來没有做官的打算。適逢太平之世，接受徵聘賢士的舉薦，脱掉平民的衣服，在中書省擔任官職，并成爲國家的重要官員，居於榮耀的職位却没有盡職，阻礙賢者登進已經很久了。史籍是對帝王言行的真實記録，作爲將來明顯的警戒，是現在的人瞭解過去，今後的人瞭解現在的依據。所以帝王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完備地記載下來，因此帝王對待它很謹慎。然而崔浩一生受皇帝的信任寵愛，榮耀一時，却辜負了聖恩，自取滅亡。至於崔浩的行迹，是有可議論之處的。崔浩以低下的才能，擔負國家重臣的職責，在朝没有正直敢言的節操，退朝没有雍容的稱譽，個人欲望淹没了他的公正廉明，個人的好惡掩蓋了公理，這是崔浩的罪責。至於記録朝廷的日常行迹，評論國家政策的得失，這些也是撰寫史書的大致内容，他并没有太多違背之處。但是我與崔浩確實是同任其事，死生榮辱，按理不應有特殊待遇。如果真的蒙殿下大恩，違心地苟且得赦，這不是我所情願做的事。"恭宗深受感動，大爲稱嘆。高允事後和别人說，我之所以不

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允諫曰：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鷄犬，乃至販酤市鄽，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宫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宫誠曰乏人，俊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産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

恭宗不納。

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世祖召，允升階歔欷，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

遵從太子的教導，是因爲惟恐辜負翟黑子。

恭宗晚年，對身邊的近臣十分親信，經營田園來獲取利潤。高允勸諫他說：

天地無私，所以能覆載萬物；王者無私，所以能撫養萬民。古代的聖明君主，以大公無私的態度對待萬物，所以把黄金藏在山中，把珠寶藏在深谷，把大公無私顯示給天下，用極節儉的精神教導人民，因此贊美之聲千年不絶耳。現在殿下您作爲太子，天下歸心，您的言行舉動是人們的準則，而您經營私田，蓄養鷄犬，到集市上做生意，與人民争奪利益，對您的議論四處流傳，已經無法遮掩。這天下是殿下您的天下，全部財富都屬於您，要什麽東西得不到，有什麽欲望不能滿足，却和做小買賣的平民争奪蠅頭小利。當年虢將滅亡之時，天神下凡，賜予土地，最終使國家滅亡。漢朝的靈帝，不培養君主的威望，喜愛和宫人們開設商鋪販賣貨物，私立藏儲財物之處，來獲取小利，終於招致顛覆禍亂。這些前車之鑒，非常使人畏懼。身爲君主，一定要謹慎地選擇人才，所以説能够瞭解别人是很有智慧的，帝王很難做到這一點。《商書》有不要接近小人，孔父説過，對小人親近他們就會不尊重你，而疏遠他們又會招致怨恨。武王喜愛周公、邵公、齊公、畢公，所以得到天下。殷紂喜愛飛廉、惡來，所以亡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如此。現在殿下果真認爲缺乏人才，其實還有許多才智超群的人。近來侍奉在您身邊的人，恐怕不是國家棟梁。所以懇請殿下考慮一下我的意見，趕出諂媚奸邪的人，親近忠良之臣，把經營的田園分給貧民，畜産買賣及時散發。這樣很快就會赢得好名聲，對您的非議就可以消除了。

恭宗没有接受他的意見。

恭宗死的時候，高允很久没有進見。後來世祖召見，高允上階哭泣，不能自制。世祖流下眼淚，命令高允出來。左右侍臣不知道原因，互相議論説："高允并不怎樣悲哀哭泣，爲什麽却讓

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宫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宫，允見朕因悲耳。”

允表曰：“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并載其事，以爲鑒誡。漢成帝時，光禄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覬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睿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高宗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

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宫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宫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

皇上悲傷呢?”世祖聽到了，把他們召至面前說：“你們不知道高允很悲傷嗎?”侍臣說：“我們看到高允無言地哭泣，陛下因此悲傷，所以私下談論一下而已。”世祖說：“崔浩被殺時，高允也應被處死，因太子苦苦進諫，得以免死。現在太子去世，高允見了我而感悲痛。”

高允上表說：“往年皇上令我收集天文災異，使它們按類編排，簡約可識。我聽説箕子獻謀而有《洪範》，孔子叙述歷史而有《春秋》，這些都是用來彰顯衆君主，揣度皇天的著作。因此在他們的善惡表現出來之前用天象的災異來檢驗，隨他們的得失而用禍福來證明，天人之間固然相距遥遠，而報應如回聲，令人畏懼。自古帝王没有不尊崇天道而考證它的規律，作爲自身修養整治的依據。這之後的史官把這些事情都記載下來，作爲借鑒和告誡。漢成帝時，光禄大夫劉向發覺漢朝江山難保，權力歸於外戚，屢次向皇帝陳述反常現象及災禍却不被接納。於是他就根據《洪範》、《春秋》記載的反常現象及災禍和報應而爲這些著作傳注，希望用它來使君王醒悟，君王最終没有聽從，最後因此而滅亡。豈不令人哀嘆！陛下英明神武，順應天命，通達明鑒，尊崇古訓，遵循舊制，前人的言論行迹，没有不考究借鑒的，這是前代帝王比不上您的地方。我的知識不廣，見識淺薄，怕没有用來使您增加見聞、酬答您的旨意的東西。現在依據《洪範傳》、《天文志》，總其大要，略其文辭，共爲八篇。”世祖讀後認爲很好，説：“高允對於災異的瞭解，豈在崔浩之下?”到高宗即位，高允爲他作了很多謀劃。司徒陸麗等都受到重賞，高允没有受到高度的褒奬，終身也没有表示不滿。他的忠貞而不誇耀功勞，都是這類情况。

給事中郭善明，生性機敏，想要炫耀自己的才能，勸高宗大規模營造宫室。高允進諫説：“我聽説太祖道武皇帝平定天下之後纔開始建造都城。營建宫室如果不是趁農閑時就不會動工。現在建國已久，宫室已經齊備，永安前殿足以會見萬國使臣，西堂温室足以讓陛下安養，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各處。如果大量修建壯麗奇特的

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以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

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允乃諫曰：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

《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

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迹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

宮室，應當慢慢來，不可倉猝行事。計砍削木材、運土及幹各種雜活的共需二萬人，成年男子做工，老人小孩供應飯食，共四萬人，半年可以完成。古人說過：一個男子不種田，有人就要挨餓；一個女子不織布，有人就要受凍。何况數萬人呢，損失就大了。推究古代，驗證現在，這是必然的結果。這實在是聖明君主所應當考慮的。”高宗接受了他的意見。

高允因爲高宗繼承太平之業，而風俗依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制，就進諫說：

前朝屢次頒發詔令，禁止婚娶時作樂及送葬之日演唱、擊鼓舞蹈、宰殺牲畜、火葬，這一切都被禁止。雖然頒發已久，但風俗并没有改變。大概是由於在上位者没能實行變革，在下位者安於習慣，教化衰落，直到現在這種局面。過去周文王憑藉百里的地方，修養德性，發布政令，先施行於寡妻，再到兄弟，以至於國家，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這說明實施政令的人要先從自身開始。《詩經》上說：“你以身作則，人民就全效仿你。”君主的一舉一動，不可不謹慎。

《禮記》說：嫁女之家，三天不熄蠟燭；娶婦之家，三天不奏樂。現在各王娶親，都由樂部供給伎樂作爲娛樂，却獨獨禁止平民，不允許作樂，這是第一個可怪之處。

古代要婚配的人，都挑選品行好、講禮義的人家，貞節賢惠的女子，先請媒人去探問，接着再送禮物，召集同僚好友來表現對女子離別父母的重視，親自駕車以表達尊崇之意，婚姻的締結是如此困難。現在各王十五歲就賜予妻子另外居住。然而所婚配給他們的人，有的年齡相差太大，有的在内宮獲罪，却把她們匹配給宗王，作爲人數衆多的妃嬪。失禮的程度没有比這再嚴重的了。從過去到現在，不斷有人對此事提出彈劾。果真是各王過度飲酒招致，追溯根源，也是由

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

於容顏衰老而被遺棄，導致這些紛爭。現在皇子娶妻大多出於内宮，而命令天下平民一定要遵循禮法，這是第二個可怪之處。

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毁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固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

萬物生長，没有不死的，古代聖王制定禮制用來養生送死，是依據人之常情。如果毁生者以奉死者，這是聖人所禁止的。而葬就是藏的意思，死者不能再見，所以把他深深地埋藏起來。當年堯葬在穀林，不改變農業生産；舜葬在蒼梧，不改變商業活動。秦始皇修建地市，固定下面的三泉，隨葬的金玉寶物不計其數，剛死不久，尸體被焚，墳墓被掘。由此推論，堯舜的節儉，始皇的奢侈，是非對錯就很清楚了。現在國家營造墳墓，費用上億，一旦被焚，就化爲灰燼。如果奢侈浪費對死者有益，爲什麽古代的臣子不這樣做呢？當今皇上不斷地這樣做，却一定要禁止人民，這是第三個可怪之處。

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絶，此四異也。

古代祭祀時一定要設立代表死者受祭的神位，遵循宗廟排列的次序，使死者有所依托，以受祭祀之禮。現在對已經下葬的人，人們衹是尋找容貌相似的人，像侍奉父母一樣侍奉他，像夫妻一樣親密和好，敗壞風化，淆亂情禮，没有比這些更嚴重的。統治者不加以禁止，老百姓不加以改變，這是第四個可怪之處。

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内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污辱視聽。朝庭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

供奉鬼神，是用來確立禮儀，教訓萬國的，所以聖明君主重視它。以至於酒器滿了就不喝，菜肴乾了就不吃，音樂不雅就不演奏，物品顔色不正就不擺。現在的大型聚會，内外不分，酒醉喧嚷，没有規矩儀式。又有滑稽藝人粗俗的表演，玷污耳目。朝廷對此習以爲常，當作是美好的東西，却要求風俗清純，這是第五個可怪之處。

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現在陛下作爲衆君王之後，沿襲晉朝禍亂的弊病，而不加以變革以激勵萎靡的風俗，我擔心天下百姓就永遠不知道禮教了。

允言如此非一，高宗從容聽之。

高允諸如此類的話很多，高宗從容地聽他説

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

話。有時有所觸犯，皇帝不願意聽，就命令左右把他扶出去。事情有不便利的地方，高允就會求見，高宗明白他的意思，就讓左右侍臣迴避而等待他，對他非常禮貌尊敬。高允清晨進宮，傍晚出宮，有時整日待在宮中，朝臣都不知道他們談論的內容。

或有上事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嘆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爲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

有人上書陳述皇帝的得失，高宗看後對群臣說："君主和父親相同，父親有過，兒子爲什麽不在衆人面前規勸他，使別人都知道他的不好的行爲，而是在家裏暗中勸說呢？難道不是因爲是父親，怕他的不好的地方顯揚在外嗎？現在對國家政策有意見不能當面向皇帝陳述，而是上表進諫，這樣豈不是顯彰君王的短處，表明自己的美德。像高允這樣的纔是真正的忠臣啊。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他都用正直的話當面談論，連我所不願聽的，都侃侃而談，從不迴避。我聽到了對我的批評，而天下人都不知道他的規諫，豈不是忠心耿耿！你們在我身邊，從來没聽到過一句正直規諫的話，衹是趁我高興時乞求官職。你們手持武器在我身邊服侍，衹不過有侍立的功勞罷了，却都官至公王。此人執筆輔佐國家，不過纔做個郎官。你們自己不覺得慚愧嗎？"於是授予高允中書令之職，像從前一樣著書立說。司徒陸麗說："高允雖然蒙受恩寵，而一家都是平民，家境貧窮，妻子兒女没有立身之物。"高宗大怒說："爲什麽不早説！現在看我重用他，纔說起他的貧窮。"當天高宗親自到高允家中，衹有幾間草屋，粗布被，舊麻衣，厨房中衹有咸菜而已。高宗嘆息說："古人的清貧也不至於這樣吧！"當即賜給五百匹絲帛，一千斛糧食，授予長子高忱爲綏遠將軍、長樂太守之職。高允頻頻上表，堅决推辭，高宗不答應。當初與高允共同被徵召的游雅等人大多都已官位顯達，封爲王侯，連高允屬下的一百多官吏也已官至刺史，食祿二千石，而高允做了二十七年郎官没有升遷。當時官吏們没有俸祿，高允經常讓他的幾個兒子打柴賣以自給。

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没入縣官。後焦以老

當初，尚書竇瑾犯罪被殺，他的兒子竇遵逃亡於山澤，竇遵的母親焦氏被收入官府。後來焦

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秘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

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

> 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韵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氏因爲年老得以免罪，竇瑾的親戚朋友，没有一個出面撫養她。高允可憐焦氏年老，把她保護在自己家中。過了六年，竇遵纔得以赦免。高允就是這樣的厚道。高允又轉爲太常卿，本官不變。高允獻《代都賦》諷諫，這也是《二京賦》之類的作品。文章太長而不載。當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與人的貴賤關係，議論紛紛。高允就寫了《名字論》來解除他們的惑亂，有理有據。又以本官治理秘書監，免除太常卿之職，封爵爲梁城侯，加左將軍。

當初，高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游雅曾經評論高允説：

> 喜怒之情，是凡有生命的東西所不能没有的。而前代史書記載卓公心胸寬廣，文饒寬宏大量，量小性急的人有的不相信這些事。我和高子相處已四十年了，從未見他表現出喜怒的神色，這難道不是真的嗎？高子内心光明而外表柔弱，説話遲鈍，我常叫他"文子"。崔公對我説："高子學識淵博，是一代人才，所缺乏的不過是瀟灑的風度而已。"我也認爲是這樣。司徒被譴責是小事，到了皇帝下詔責問，崔公聲音嘶啞，渾身顫抖説不出話，宗欽則已伏在地上，冷汗直流，都面無人色。高允陳説事理，申明是非，言辭清晰，聲音響亮。聖明的君主因此被感動，聽到的人没有不説好的。仁愛施及同僚，保護他的性命，以前那些所謂氣宇軒昂的人，又到哪兒去了呢？宗愛當權之時，威震四海。曾在朝堂召見百官，王公以下都在朝堂上跪拜，惟獨高子登上臺階拱手作揖。由此看來，汲長孺可以躺在床上見衛青，算什麽行平等之禮呢！以前所説的風度節操，指的就是這個吧。瞭解别人固然不容易，人也不容易被瞭解。我對他的内心瞭解得不够，崔公對他的行爲的瞭解也有所遺漏。鍾子期衹有俞伯牙一個知音，管夷吾被鮑叔所瞭解，真是有道理的啊。

其爲人物所推如此。

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高宗崩，顯祖居諒闇，乙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决大政。又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爲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復見于今。朕既纂統大業，八表晏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使進修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

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没《雅》《頌》之聲，京邑杜絶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叙。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絶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敕，并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

高允就是這樣被别人所推崇。

高宗很器重高允，常常不叫他的名字，總是稱他爲“令公”。“令公”的稱號就在四處傳揚了。高宗駕崩，顯祖居喪，乙渾獨攬大權，圖謀篡位。文明太后殺掉乙渾，把高允召到宫中，參與國家大政的决策。又下詔對高允説：“近一個時期，學校教育很久没有進行建設了。道德既已衰微，學業也就荒廢了，對青年學子的求賢之嘆又出現在現在。我既已統一大業，天下安寧，考察古代典章，想在各郡及國都設置學官，使進修學業的人能够得到指引和幫助。您是儒家元老，朝廷中有德望的老臣，應該與中書省和秘書省商議以後上報朝廷。”高允上表説：

我聽説治理國家必須以教導養育爲先；使國家政策賢明有效，也必須由禮樂教化來完成。所以辟雍在周詩中發揚光大，泮宫在《魯頌》中顯示榮耀。自從永嘉以來，古代典章制度全部被廢除。鄉村没有了《雅》《頌》的歌唱，京城中消失了在神前祭祀的禮儀。道德教化的衰落已有一百五十年了。先帝在位時常想效法古代典章，發揚淳樸的風氣，剛剛在盡心地做這件事，還没來得及完成就駕崩了。陛下恭敬聖明，繼承大業，天下安寧，百官依次升遷。申明祖宗的遺志，振興周禮的事業，發表善言，重興文教。官員百姓，都很慶幸。我奉聖旨召集二省官員，閲覽史籍，詳究舊典，發現前代没有不重視儒教以勸勉學業，尊崇學問以使道德精純。想到您的詔令，意義與古人相同。應如聖旨所言，興建學校以勉勵風俗。使先王的教化在這聖明的時代發揚光大；使富有文采的話語流傳於天下。請規定大郡設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一級的郡設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等的郡設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等的郡設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那些博士要選取博通經典、品行忠正清廉、有資格做老師的人，年齡限制在四十歲以上。助教的要求與博士相同，年

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

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

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群賢之行，舉其梗概矣。今著之於左：

中書侍郎、固安伯范陽盧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寧燕崇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寧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

齡限制在三十歲以上。如果道德學業早成，才能够得上作老師的要求，就不拘限年齡。學生選取郡中名聲好、品行純正，足以尊崇名教者，先從門第高的人家中挑選，然後輪到中等門第。

顯祖聽從了他的建議。各郡國設立學校，是從這時開始。

後來高允因爲年老有病，頻頻上表請求告老還鄉，皇帝不答應。於是就寫了《告老詩》。又因爲當年共同被徵召的人很多都已去世，他感慨思念死去的老友，作了《徵士頌》，大致衹包括應召赴命的人，受徵召而不去的則没有記載。這些賢人的行爲，衹舉大概情況而已。現在把他們的名字記在下邊：

中書侍郎、固安伯范陽人盧玄字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人崔綽字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寧人燕崇字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寧人常陟字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人高毗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人李欽字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人許堪字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人杜銓字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人韋閬字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人李詵字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人李靈字虎符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人李遐字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人張偉字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人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人祖侃字士倫

士倫

東郡太守、蒲縣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彦鑒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穎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門李熙士元

秘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秘書郎雁門王道雅

秘書郎雁門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吕季才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資伏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䴥已後，宇内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蕩凉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俊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

東郡太守、蒲縣子中山人劉策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人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人宋宣字道茂

中書郎燕郡人劉遐字彦鑒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人邢穎字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人高濟字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門人李熙字士元

秘書監、梁郡公廣平人游雅字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人崔建字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人宋愔

州主簿長樂人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人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人張綱

中書郎上谷人張誕字叔術

秘書郎雁門人王道雅

秘書郎雁門人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人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人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人吕季才

歷代君王任用士人，都是網羅所有人才，以加强治理國家的力量。所以周文王以士子多而平定天下，漢武帝以得到賢才而使國家興盛。這是史書上記載下來的，是自古以來的常理。魏自神䴥年以後，國家平定，消滅赫連幾代人的僭越位分，掃蕩了荒遠地區不受約束的賊寇，向南挫敗江楚，向西掃蕩凉域，異域的人向往正義而來到這裏。於是收拾起武器，研究學問，延請傑出人才，商議政事。夢想賢才，到有關部門去尋訪，以求名士。人們都稱揚范陽人盧玄等四十二人，他們都是出身官宦，在州郡有很高的聲譽，有輔佐國家的能力。君王親自發布詔令來徵召盧玄等人。於是空出官職等待他們，以爵位吸引他們。接受任命的有三十五人，其餘依例由州郡所遣送的人多得無法一一記載。不久才德之士滿

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娱，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戚。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叙于懷，齊衿于垂殁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殁。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顔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嘆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

朝，可稱爲人才濟濟了。當年與他共同受到舉薦的人，有的在朝廷做官，有的依附於豪族，上論公務，下可歡娱，以爲難得的機會就從這時開始了。歲月流逝，吉凶交替，共同受徵召的人，衰亡零落，所剩無幾，健在的幾個人也都分離各處。往昔的歡娱變爲悲戚。張仲業向東到達營州，推遲歸期，抒發内心的感慨，在垂暮之年整理衣衿，傾瀉感情。不幸他也去世了。朝廷上都是後來進身的官員，鄰近都不是往昔的同僚，進退都没有可寄托心意的地方，出入也都找不到可以消除愁容之處。看着自己憔悴的身影，衹有長嘆而已。稱頌的人贊美高尚的品德，也可以以此寄托自己的心意。我不寫文章已有二十年了，然而對内心關切的事情怎麽能够沉默不語呢？於是寫了一篇頌，頌中這樣寫道：

紫氣干霄，群雄亂夏，王襲徂征，戎車屢駕。掃蕩游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一，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岩隱投竿，異人并出。

紫色的雲氣直衝雲霄，群雄并起，擾亂中原，君王敬肅，前往討伐，屢次出征。掃蕩浮動的惡氣，剪除横行一方的妖邪，四海服從，八方受到教化。政教一致，安寧統一，收起兵器，衹考慮文教。皇帝求才，推賢舉逸，隱士不再垂釣，異人一同出仕。

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游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劉以和親。

不倦的盧生，心胸寬廣，心志精純，鑽研道義憑藉厚德，游於藝依於仁。既已承蒙徵召，脱去麻衣，扔掉頭巾，提起衣襬，登上朝堂，獻上妙計。自東到南，跨馬駕車，僭馮影附，劉以和親。

茂祖煢單，夙離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游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

茂祖孤單無依，幼年喪親，處身無所，約束勉勵自己，使家道興隆。静心研讀《六經》，精心構思文章，最終辭謝了君王的恩寵，來保全自身。

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

燕崇、常陟忠誠有信，品行從無疏漏，不苟且升官，堅持道義，淹留於小官。爲人謙和守約，推讓思慕賢人，樂於習古，如飢似渴。

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并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

子翼興致高遠，道賜體悟深刻，以道義相期待，如琴瑟一樣和諧。共同加入幕府，都發表了善言，終年閑暇自得，以此寄托心意。

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

祖根順應運命，發揮謀略，上靠聖恩，

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禄實先受，班同舊臣，位并群后。

下仗僚友。功勞雖後建，俸禄已先受，班次與舊臣相同，地位與衆官長并列。

士衡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

士衡孤獨無助，問心無愧，言談不尚華麗，交游不忘故舊。貧於財産，富有道義，可謂國家的棟梁之材。

卓矣友規，稟兹淑亮，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

友規超絶特出，資質美善，性存大道，擯棄小節。精神合於義理，形體四處游蕩，雖然位居王侯之下，也不能使他放棄高遠的志向。

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傳，垂訓皇宫，載理雲霧。熙雖中夭，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

趙郡天下聞名，歷代都有奇士，山川靈秀，專屬於此，三李崛起。風度瀟灑，行止謙恭，運蹇則隱，運會而出。李詵治理西都，李靈傳注經典，教誨皇室，治理昏沉的境况。李遐雖中年去世，任職於郎署，留下許多功勛，也已名揚天下。

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

仲業沉穩深遠，性情清雅，遵循古訓，喜愛典誥。遭遇艱險，節操專一。以仁義結交衆人，以孝道訓導屬下，教化遍及龍川，人民服從他的教導。

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

祖邁英明賢良，祖侃也可稱優異，名聲傳揚於全國，行止素來顯赫。志在兼濟天下，不僅獨善其身，執法者不接受他們的善言，功勛不能得以擴展。

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説，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

劉策、許琛忠心耿耿，竭力盡心，外能出使游説，内能進獻功勞。乘車出使，阻撓燕國，降服石崇，名彰魏代，享受豐厚的功業。

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皋，翰飛紫冥。頻在省闥，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

道茂早成，剛剛成年，名揚天下，與朋友以信義相交，行事講究誠信。兄弟和順，家庭和睦，在水澤深處發聲，在高空展翅飛翔。常在省中任職，也曾在京城做官，因爲有了他的治理，刑法公正，政治清平。

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耻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

彥鑒質美，思想符合禮樂教化，性情直率真誠，是國家的優秀人才。身居高位而不矜誇，身處下位時也不覺耻辱，最終辭去官職，回歸山野。

宗敬延譽，號爲四俊，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韵。

宗敬美名傳揚，號稱四俊之一，美文四播，聲名早震。中年得了重病，作詩來説明自己的境况，忠誠顯露於文詞之中，義理出

現於字裏行間。

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

高滄豁達，默默記誦，淵博通達，領會新奇的知識，源發自他聰慧的心胸。他的品質可與和氏璧媲美，文采煥發，文辭優美，風采光耀於京都，榮耀富貴於故國。

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士元先覺，孤傲特異，明達事理，整衣來朝，開始輔佐國家。品行端正，遵循法度，風儀比君子不差分毫。

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逾群。司言秘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

孔子稱贊子游子夏，漢代人贊美子淵子雲，伯度爲人超拔，出類拔萃。掌管秘書省，任職河汾之地，移風易俗，排解糾紛。解釋疑難，澄清隱晦，儒道因此而分，學術流派由此而來。

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謇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賁。

崔建、宋愔二位賢才，天性英俊奇偉，從民間脱穎而出，聞名於朝廷。儀容正直，風度脱俗，通達而不自誇，質樸而又華美光彩。

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絶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

潘符高尚，杜熙謙和，清不同流，渾不同波。無意於仕宦騰達之路，滿足於普通的等級，幽隱而更加顯揚，謙退反而得到更多。

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

張綱謙和，叔術正直，道雅多聞，閔弼博學。被選拔於陋室，都具有俊逸之才，發憤忘食，豈在意小小官職。遵循禮義仁德，從不違背法度，失不記挂於心，得不喜形於色。

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

郎苗被舉薦之時，才能都已顯示出來，智慧足以保全自身，言論足以治理國家。性情與時局相協調，做事靈活機敏，與今之賢人相同，與古之賢人無異。

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温，其在私室，如涉公門。

人情以利益爲轉移，人飲酒過度就會昏亂，侯生潔身自好，崇尚仁義。每日盡情飲酒，酒後却愈加謙恭温和，在家中時也如同在公門一樣。

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屈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土納慶。

季才的性格柔順而又固執强勁，降服南秦，伸張了威嚴，完成了使命。用權勢引誘，用正道矯正，帝王之道因此光大，邊疆接受了福澤。

群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

衆賢才出世，名揚一時，竭忠盡才。身

其忠，才盡其概。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舉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忻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潸爾增哀。

着官服，腰繫雙佩，榮耀於當時，風采千載推崇。君臣相處，實際很難協調，原來順應朝廷命令，接受舉薦，一舉成功。解開衣衿散發感想，抒發情懷，這種歡樂如同就在昨天，而故人生死相離。靜下來想一想，心中萬分悲痛，拿起筆頌揚他們的美德，涕泣不已，哀傷不減。

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其詞曰："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禀政在蕃，往因時□，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蹶，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馘翦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凶狐奔，假息窮壄，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野獲，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顯祖覽而善之。

皇興年間，詔令高允兼任太常，到兗州祭孔子廟，對他說："這次是挑選有才德的人前去，你不要推辭。"後來高允跟隨顯祖北伐，大勝而歸，到了武川鎮，獻上《北伐頌》，寫道："偉大的上天，俯察人間的德行，垂愛有魏，照臨萬國。教化大行，王道實行，以武力平定戰亂，以法則使人民順從。北人是原來的奴隸，在域外執掌政權，往因時□，向北方逃命。世代爲凶惡的叛亂者，背棄忠誠，不守諾言，招致聚集逃亡的人及强盗之流，這些惡人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大膽率領衆惡人肆虐猖獗，皇帝於是下令召集軍隊，揮師北伐。騎着戰馬，帶着乾糧，如同星馳電閃，討伐征殺，大動刀兵。兵器一出，剪除了衆多的敵兵，尸體填滿山谷，鮮血流成了小河。敵首倉惶逃命，在荒凉的郊野苟延殘喘，手下士卒已被挫敗，重要謀臣也被阻隔。周的忠厚，施及流動的蘆葦，皇上的聖明，具有同樣的美德。恩澤施及敵人的高冢，下了這道仁慈的聖旨，掩埋敵人的尸體，恩惠加於生者與死者。不論生者死者，都蒙皇帝恩惠，人人都樂於歸順，理義直達地府，恩澤潤及外域。人們都獻上自己的忠誠，神靈降下福佑，安撫不論遠近，沒有不順服的。古代稱贊好的軍隊，要花費很多時日纔能取勝，這次出兵，用了不到十天。國家的軍隊和諧一致，各國協調和睦，道義載於史册，功績刻於簡牒，贊美之聲，流傳後世。"顯祖看過之後認爲寫得很好。

又顯祖時有不豫，以高祖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顯

顯祖有一次得了重病，因爲高祖年幼，想立京兆王子推，召集諸大臣依次詢問。高允向前見駕，跪在地上，流着淚說："我不敢多說話，使陛下受累，願陛下想一想祖宗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顯祖於是傳位給高祖，賜高

祖於是傳位於高祖，賜帛千匹，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而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高宗迄于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勛，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

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毁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乃表聞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决爲事。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内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

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十餘章，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敕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又扶引就内，改定《皇誥》。允上《酒訓》曰：

> 臣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臣以朽邁，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録臣於將殁之年，勖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睿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虚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爲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况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采。伏願聖慈，體

允一千四匹帛，來表彰他的忠誠直言。又升至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高允雖然長期掌管著述史書之事，但是他不獨斷專行，時常與校書郎劉模編輯綴合，大體上沿襲崔浩舊例，依照《春秋》的體例，而不時有所改正。從高宗到顯祖的軍事文書，多出自高允之手。晚年他就推薦高閭代替自己。以定議之功勛，晋爵爲咸陽公，加鎮東將軍。

不久授任使持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高允秋天巡視，慰問人民的疾苦。到了邵縣，看見邵公廟已經毁壞，就説："邵公那樣的德行都没有受到禮遇，讓做善事的人有什麽指望呢?"於是上表奏請進行修葺。高允此時快九十歲了，勉勵人民求學，教化頗爲深入。但是儒生們樂於游玩，不以做官爲業。後來在正光年間，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内人常景追憶高允，率領郡中年高識多之人，在野王的南邊爲高允設立祠堂，樹立石碑記載他的德行。

太和二年，又以年老爲由請求回歸故里，上了十多道表，皇帝也没有批准，遂以病爲由回鄉。同年，皇帝下詔用可以坐乘的小車徵召高允，命令州郡派人迎接。到了京都，授鎮軍大將軍，兼中書監。高允堅决推辭，皇上没有答應。又攙扶着他領入内宫，改定《皇誥》。高允獻《酒訓》一篇，曰：

> 我奉命搜集評論往世酒敗壞人的品德的事例，作《酒訓》。我因年邁老朽，爲人倫所棄，而陛下對我格外垂青，我於將死之年得到任用，在我已衰廢之時給予勉勵。我誠惶誠恐，又喜又憂，不知道用什麽來報答陛下。我想到陛下以神聖明智的風姿，安撫各國，太皇太后以寬廣的品德，撫育人民。普天之下没有不稱頌的。而太陽偏西了還在爲國事憂慮勤勞，不斷虚心探求，想借鑒往事，作爲警戒。這樣的至誠，能够感悟通達各種神靈，何况百官士民呢。我非常歡欣鼓舞，盡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我愚陋，加上已經荒廢，辭義鄙拙，不值得觀看采納。願陛下體諒我的誠懇，寬恕我的愚妄

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

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醴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泛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夭年亂志，夭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晋，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酣以爲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

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

無知。其詞曰：

自古聖王舉行祭祀的時候，當酒用的清水擺在堂上而醴酒擺在堂下，以此表示崇尚根本，推重本源，并表現於祭祀食物上。即使結伴飲酒而行，也不會昏亂。因此能做到禮儀盛大而不減恭敬，祭祀完畢而不改儀容。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是喪失了本心。又用什麽來作爲當時人的規範，以流傳後世呢？歷觀往代成敗的結果，吉凶由人，不在命運。商辛沉溺於酒，殷因此滅亡；周公旦公布酒令，周德因此昌盛。子反以酒醉被殺，穆生不飲酒而顯揚。他們有的成爲世人之戒，有的流芳百世。酒這個東西能改變惑亂人的性情，即使是明智的人，也不能克制自己。做官的懈怠政事，在下者執行命令就馬虎，聰明而通達事理的人不察視聽，柔順的性情興起於争論，長期地不知悔改，就會導致生病。豈止是生病，還會傷及生命。諺語説：好處如同鳥的細毛，害處如同鋒利的刀刃。所增加的衹不過是一種滋味，不是太少了嗎？所帶來的危害却是喪命亂志。喪亂的害處，不是太大了嗎。不要因爲過度飲酒而損害身體，不要因爲飲酒失去理智而喪失倫常。隱居不仕，違背道義，流浪漂泊。不學習，不遵禮，還能有什麽可憑藉的呢？《詩經》中不是説過嗎，“如切如瑳，如琢如磨”，這是朋友之道。臣下向皇帝進諫，皇帝告誡臣下，這是君臣之道。所言好，則反復審察後就遵循他，所言不好，則憐憫并寬恕他。這就是先王納諫的本意。過去晋代讀書人大多不守法度，放誕不受約束，縱情飲酒以爲高達，作酒頌以互相炫耀。説堯舜飲過千鍾百斛的酒，寫作不守法度的言論，援引聖賢爲譬喻，以他們效法上天治理國家的聖明，怎麽可能這樣做呢？并且子思説過，夫子飲酒連一升都喝不了。以此推論，千鍾百斛的説法都是虛妄的言論。

現今大魏應合天命，聖主治國，教化所

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疚，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

及，無不順服，仁愛之風，施於天下。太皇太后以隆厚的大德，誨人不倦，爲國事而憂慮勤勞，教導施行於遠方。因此能道協陰陽，功同天地。仁恩施於下，没有不遵行的，普天之下，無不依賴。爲官之士，有志之人，應當自我約束，遵從善道，行爲方正，志存忠貞。節制飲酒以爲法度，順應德教以爲準則。明白過度飲酒的好壞，清楚恭敬謹慎的更加榮耀。遵守孝道以完成贍養之責，尊敬父母以揚名。沿襲閔子、曾子的做法，把仁風流傳於後世。上可報答恩惠，下可保全自己。能不努力嗎！能不努力嗎！

高祖悦之，常置左右。

高祖很喜歡此文，常放在身邊。

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娱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

皇帝下詔高允可以乘車入殿，朝賀時可不拜。第二年，詔令高允討論決定律令。高允雖然快一百歲了，而精神不減，仍然心存舊職，披覽史書。皇帝又下詔說："高允年事已高，而家境貧寒。可命樂部樂工十人，五天到高允家中去一次，以供娱樂。"特賜高允一頭蜀牛，一乘四面有窗可以觀望的蜀車，不加雕飾的小几和手杖各一個，蜀刀一口。又賜給他珍稀的食品，每到春秋常常送給他。不久又下詔早晚供給膳食，每月初一、十五送牛酒和衣服衣料。高允把它們都分給親戚朋友。當時顯貴臣子家中都有許多人做高官，而高允的子弟都没有官爵。他的廉讓就是這樣。升任尚書、散騎常侍，皇帝經常請他入宫，預備几杖，詢問政事治理方面的問題。十年，加光禄大夫、黄金印章和繫印的紫色綬帶。朝廷大事都要向他咨詢。

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初，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内外稱平。允以獄者民之命也，常嘆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

魏初法令很嚴，朝士很多受到杖罰。高允歷事五位皇帝，出入三省五十多年，從未受到責罰。當初，真君年間因爲案件滯留不决，纔開始命令中書依據經義斷决那些疑案。高允依照法律判决，三十多年，人們都稱贊他公平。高允認爲斷案是關係人民生命的事情，常嘆道："皋陶有大德，他的後人英蓼都死得很早，劉邦項羽争雄之際，英布受到黥刑而稱王。雖然已經過去很多年了，却還有刑獄的其他罪行。何况是凡人，

能够不犯錯誤嗎?”

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高祖、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黄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咏尋覽。篤親念故，虚己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性又簡至，不妄交游。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産，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説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

這年四月，在西郊舉行祭祀活動，皇帝下詔用御馬車迎接高允到西郊的板殿觀看。馬忽然受驚奔跑起來，車子翻了，高允的眉部三處受傷。高祖、文明太后派醫生治療，不斷派人慰問。駕車的人要被處以重罪，高允啓奏説自己没事，請求赦免他的罪過。在這之前，命中黄門蘇興壽攙扶高允，曾在雪中遇到狗而受驚跌倒，攙扶的人十分恐懼。高允安慰他，不讓皇帝知道。興壽説和高允共事三年，從未見他發怒。高允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不論白天黑夜手裏都經常拿着書，吟咏閲讀。篤愛父母，不忘朋友，虚心聽取别人的意見。雖然身居高位，心志與貧窮時一樣。他愛好音樂，每次看到樂人彈唱歌舞，常常打着拍子稱贊。他還信奉佛道，時常設壇講法，好生惡殺。他性格簡易，不隨便與人交往。顯祖平定青齊後，把望族遷徙到代。當時士人們遠途遷徙，大都飢寒交迫。其中多是高允的親戚，都步行來到高允家中。高允竭盡財力接濟他們，照顧得十分周到。人們無不感激他的仁厚。高允收聚其中有才能的人，上表請求給予任用。當時議論的人都認爲他們是新近歸附的而提出異議，高允則説要選擇任用有才能的人，不應壓制他們。在這之前，高允受詔令在方山作頌，意志與精神不減當年，談説舊事，一點也没有遺忘的地方。十一年正月高允去世，享年九十八歲。

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床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

當初，高允經常對别人説：“我在中書省時有陰德，救濟民命。如果報應不錯，我應該能活到一百歲。”在死前十幾天時，稍微感覺不太舒服。仍然不卧床休息，不請醫、不吃藥，出入行動，吟咏詩文，像往常一樣。高祖、文明太后知道後派醫生李脩去把脉看病，告訴他没有什麽病。李脩入宫後，密奏説高允血氣有異常現象，恐怕活不長了。於是派人賜給他全部的御膳珍饈，從酒米到腌肉醬一百多種，都是時鮮美味，還有床帳、衣服、被褥、几杖，羅列在院中。王官來來往往，不斷地慰問。高允表現出高興的神色，對别人説：“皇上因爲我年老，送了許多東西，我得以用來給養客人了。”他衹上表致謝而

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綵百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朝庭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誄頌箴論表贊，《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算法，爲算術三卷。子忱襲。

已，并沒有想到其他。這樣過了幾天，夜裏就死了，家人都沒有發覺。皇帝下詔賜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綵一百匹、穀一千斛以接濟喪事用度。魏初以來，因去世而受周濟的没有比得上他的，朝廷以此爲榮。將下葬時，贈他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的稱號，將軍、公的稱號不變，謚號爲文，賜官服一套。高允所作的詩賦誄頌箴論表贊，《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共一百多篇，另外有文集流傳於世。高允通曉算法，作算術三卷。兒子高忱繼承了他的官爵。

高忱

忱，字士和。以父任除綏遠將軍、長樂太守。爲政寬惠，民庶安之。後例降爵爲侯。尋卒。

孫貴賓，襲。除州治中，卒官。

高忱字士和。以父親的官職拜爲綏遠將軍、長樂太守。治理政事寬厚仁惠，人民生活安定。後來依例降爵爲侯。不久去世。

孫子貴賓，繼爵。任州治中，死於任上。

高懷　高綽

忱弟懷，字士仁。任城王雲郎中令、大將軍從事中郎，授中散。恬淡退静，不競世利，在散輩十八年不易官。太和中，除太尉東陽王諮議參軍而卒。

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沉雅有度量，博涉經史。太和十五年拜奉朝請、太尉法曹行參軍，尋兼尚書祠部郎。以母憂去職。久之，除治書侍御史，轉洛陽令。綽爲政强直，不避豪貴，邑人憚之。又詔參議律令。遷長兼國子博士，行潁川郡事。詔假節，行涇州刺史。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參議《壬子曆》。肅宗初，司徒清河王懌司馬、冠軍，又隨懌遷太尉司馬。其年秋，大乘賊起於冀州，都督元遥率衆討之，詔綽兼散騎常侍，持節，以白虎幡軍前招慰。綽信著州里，降者相尋。軍還，除汲郡太守，固辭不拜。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等朋附高肇，詔并原罪。俄行滎陽郡

高忱的弟弟高懷，字士仁。爲任城王元雲的郎中令、大將軍從事中郎，授中散大夫。性情恬淡謙讓文静，不追逐世俗之利，在中散一級十八年没有改變官職。太和年間，拜爲太尉東陽王諮議參軍就去世了。

兒子高綽，字僧裕。年少喪父，恭謹機敏能自立。身高八尺，腰帶十圍，沉静文雅而有度量，博覽經史。太和十五年拜爲奉朝請、太尉法曹行參軍，不久兼任尚書祠部郎。因爲給母親守孝而去職。過了很長時間，任治書侍御史，轉任洛陽令。高綽治理政事剛强正直，不畏豪貴，當地人都忌憚他。又受詔參與評議律令。遷爲長兼國子博士，治理潁川郡事務。皇帝下詔持節任涇州刺史。延昌初年，升遷爲尚書右丞，參與評議《壬子曆》。肅宗初年，做司徒清河王元懌的司馬、冠軍，又隨元懌升遷爲太尉司馬。這年秋天，冀州大乘賊人起事作亂，都督元遥率軍討伐，詔令高綽兼任散騎常侍，持節，用白虎幡在軍前慰問。高綽在州里威信顯揚，投降的人很多。軍隊回師，授爲汲郡太守，高綽堅决推辭不受。御史中尉元匡上奏説高聰和高綽等與高肇朋附結黨，皇帝下詔都寬恕他們的罪過。不久治理

事，以本將軍出除豫州刺史。爲政清平，抑强扶弱，百姓愛之，流民歸附者二千餘户。遷後將軍、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冬，暴疾卒，年四十八。四年九月，詔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簡。

子炳，字仲彰。太尉行參軍，稍遷征虜將軍、開府掾。早卒。

高推

允弟推，字仲讓，小名檀越，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南人稱其才辯。遇疾卒於建業。朝廷悼惜之。喪還，贈輔國將軍、臨邑子，謚曰恭，賜命服衣冠。允爲之作誄。

高燮　高市賓

推弟燮，字季和，小字淳于，亦有文才。世祖每詔徵，辭疾不應。恒譏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

孫市賓，奉朝請、冀州京兆王愉城局參軍。愉構逆，市賓逃歸京。後除青州安南府司馬。永熙中，冠軍將軍、開府從事中郎。

始神䴥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

高濟

濟，字叔民。初補中書博士，又爲楚王傅。真君中，假員外常侍，賜爵浮陽子，使於劉義隆。世祖臨江，於行所除盱眙太守，後超授游擊將軍。尋出除滄水太守。卒，年六十七。贈鎮遠將軍、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矯，襲。卒，子師襲。

高師　高和仁

師，字孝則，有學識。歷詹事丞、太子舍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

滎陽郡政事，以本將軍出任豫州刺史，爲政清平，抑强扶弱，百姓愛戴他，歸附他的流民有二千多户。遷爲後將軍、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冬天，得暴病而死，享年四十八歲。四年九月，下詔贈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的稱號，謚號爲簡。

兒子高炳字仲彰。任太尉行參軍，逐漸升至征虜將軍、開府掾。很年輕就死了。

高允的弟弟高推，字仲讓，小名檀越，很早就有名望。太延年間，因爲前後南使不稱職，精心選拔使者。游雅推薦高推應選。詔令兼任散騎常侍出使劉義隆，南人都稱贊他的辯才。他得病死在建業。朝廷非常哀悼惋惜他。安葬之後，贈輔國將軍、臨邑子的稱號，謚號爲恭，賜官服衣帽。高允爲他作誄。

高推的弟弟高燮字季和，小字淳于，也有文才。世祖多次下詔徵召，都以有病爲由不應命。常譏笑高允折腰爲官，漂泊京都。常常在家中悠閑舒緩地生活。州徵召他爲主簿。去世。

孫市賓，任奉朝請、冀州京兆王元愉的城局參軍。元愉預謀造反，市賓逃回京城。後來拜爲青州安南府司馬。永熙年間，任冠軍將軍、開府從事中郎。

開始在神䴥年間，高允與從叔高濟、族兄高毗及同郡的李金都被徵召。

高濟，字叔民。開始補中書博士，又做了楚王的師傅。真君年間，暫代員外常侍，賜爵浮陽子，出使劉義隆。世祖駕臨江州，在行宫拜爲盱眙太守，後來破格授爲游擊將軍。不久出任滄水太守。去世時六十七歲。贈鎮遠將軍、冀州刺史的稱號，謚號爲宣。

兒子高矯繼承官爵。死後由兒子高師繼承。

高師字孝則，有學識。歷任詹事丞、太子舍人、尚書主客郎。轉爲通直散騎侍郎、從事正員

散騎侍郎、從事正員郎。累遷光禄少卿，行涇州事。卒，贈龍驤將軍、河州刺史。

子和仁，字德舒，襲。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領殿中御史。少清簡，有文才，曾爲五言詩贈太尉屬盧仲宣，仲宣甚嘆重之。常有高尚之志。後爲洛州録事參軍，不赴，服餌於汲郡白鹿山。未幾卒，時人悼惜之。

和仁弟德偉，武定末，東宫齋帥。

矯弟遵，自有《傳》。

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官至從事中郎。

孫當，尚書郎。卒，贈樂陵太守，謚曰恭。

劉模

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也。少時竊游河表，遂至河南，尋復潛歸。頗涉經籍，微有注疏之用。允領秘書、典著作，選爲校書郎。允修撰《國記》，與俱緝著。常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執筆而指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著論上下，模預有功焉。太和初，模遷中書博士，與李彪爲僚友，并相愛好。至於訓導國胄，甄明風範，遠不及彪也。出除潁州刺史。王肅之歸闕，路經懸瓠，羇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給所須，吊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微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治稱。正始元年，復出爲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效。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子懷恕，聰率多□。甚收潁川情

郎。逐漸升至光禄少卿，治理涇州政事。死後，追贈龍驤將軍、河州刺史的稱號。

兒子和仁，字德舒，繼承官爵。初仕任員外散騎侍郎，領殿中御史。年少時清正簡約，有文才，曾作五言詩贈太尉屬盧仲宣，仲宣對他十分贊嘆推重。他常懷有高尚的志向。後來做洛州録事參軍，不去赴任，隱居於汲郡白鹿山。不久去世，當時的人都哀悼惋惜他。

和仁的弟弟德偉，武定末年任東宫齋帥。

高矯的弟弟高遵，另有《傳》。

高毗，字子翼，鄉里都稱他爲長者。官至從事中郎。

孫子高當，任尚書郎。死後贈樂陵太守的稱號，謚號爲恭。

當初，高允所引薦的劉模，是長樂信都人。年少時偷偷地游蕩於黄河之外，就來到黄河以南，不久又偷偷回去了。對經籍有些涉獵，稍微有些注疏的才能。高允統領秘書省、主管著述，選劉模爲校書郎。高允修撰《國記》，與劉模共同編輯寫作。常讓劉模拿着鑰匙，每天一起進入史閣，面對面坐着，著述時事。高允已經九十歲了，手眼都有些衰老，多是讓劉模執筆而自己授意裁斷。就這樣有五六年。高允所完成的篇卷，所著論述，劉模有參預之功。太和初年，劉模升任中書博士，與李彪爲僚友，互相交好。至於訓導皇室後代，造就風範，遠遠比不上李彪。出任潁州刺史。王肅回朝時，路經懸瓠，旅途勞累，形容憔悴，當時人們都認不出他。衹有劉模供給他需要的東西，以禮相待。王肅非常感激他的情意。到王肅治理豫州，劉模還在郡中，稍稍報答他，因此做了新蔡太守。在兩郡治理了十年，寬猛相濟，很有政聲。正始元年，又出任陳留太守。這時他已七十多歲了，却隱瞞真實年齡，昧禁自效。於是在南潁川安家，不再回故鄉了。

兒子懷恕，聰率多□。很受潁川人民愛戴。

和。至襄威將軍、本州冠軍府功曹參軍。

懷恕弟懷遜，頗解醫術。歷位給事中。卒於左軍將軍、鎮遠將軍。

史臣曰：依仁游藝，執義守哲，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體鄰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修之義也。

官至襄威將軍、本州冠軍府功曹參軍。

懷恕的弟弟懷遜，精通醫術。歷任給事中。死於左軍將軍、鎮遠將軍之任。

史臣曰：依於仁游於藝，執義守哲，這就是司空高允的寫照吧？遭遇危難禍患的時期，與君主的意願抗衡，處於死境而平静坦然，捨己爲人，終於使明主醒悟，保全了自身。如果不是體察人事，通曉天命，深明命運的窮達，又怎麽能做到這一點呢？他輔佐了四位皇帝而受到寵信，享百年高壽，就不足爲怪了。魏代以來，這樣的人也衹他一個而已。僧裕學識政事都有名望，是自身修養的結果。

魏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李靈　崔鑒

李靈　李恢　李瑾

李靈，字虎符，趙郡人，高平公順從父兄也。父勰，字小同，恬静好學，有聲趙魏。太祖平中原，聞勰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䴥中，世祖徵天下才俊。靈至，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從駕臨江，除淮陽太守。靈以學優温謹，選授高宗經。後加建威將軍、中散、内博士，賜爵高邑子。高宗踐受，除平南將軍、洛州刺史而卒，時年六十三。帝追悼之，贈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簡。

子恢，襲子爵。高宗以恢師傅之子，拜員外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長安鎮副將，進爵爲侯，假鉅鹿公。皇興元年，鎮軍大將軍、東平王道符謀反，殺恢及雍州刺史魚玄明、雍州别駕李允等。恢時年四十八。顯祖愍之，追贈恢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貞。

恢長子悦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爲伯。卒。

子瑾，字伯瓊。太和中，拜奉朝請，後襲爵。轉司徒、廣陽王嘉集曹參軍，太尉、高陽王雍長流參軍，太尉、清河王懌記室參軍。後除中

李靈字虎符，趙郡人，是高平公李順的堂兄。父親李勰，字小同，文静好學，在趙魏一帶名聲很大。太祖平定中原時，聽説李勰已經去世，爲他感到悲傷，追封他爲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䴥年間，世祖徵召天下才能卓越的人。李靈來後，世祖授予他中書博士，改任侍郎。跟隨皇上到江州，授任淮陽太守。李靈以其學識優秀、待人和氣、處事謹慎被選中爲高宗教授經書。後來加授建威將軍、中散、内博士，賜予他高邑子的爵位。高宗繼位後，授任他平南將軍、洛州刺史，去世時六十三歲。皇帝追念哀悼他，追封他爲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謚號簡。

李靈的兒子李恢，繼承子爵。高宗因爲李恢是自己老師的兒子，授他爲員外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長安鎮副將，將爵位升爲侯，給予非正式的鉅鹿公爵號。皇興元年，鎮軍大將軍、東平王道符謀劃反叛，殺死了李恢以及雍州刺史魚玄明、雍州别駕李允等人。李恢死時四十八歲。顯祖哀憐他，追封他爲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謚號貞。

李恢的長子李悦祖，襲爵高邑侯，照例降爲伯。去世。

兒子李瑾，字伯瓊。太和年間，授予奉朝請的官職，後來承襲爵位。改任司徒、廣陽王元嘉集曹參軍，太尉、高陽王元雍長流參軍，太尉、清河王元懌記室參軍。後來又任中堅將軍、

堅將軍、步兵校尉。葛榮反於河北，所在殘害。詔瑾持節兼吏部郎中、東北道吊慰大使。至冀州，值葛榮圍逼。敕授瑾防城都督。時瑾以二子自隨，次子戰死，瑾恐動人情，忍哀輟哭。城陷没賊。既而走免。永安初，拜左將軍、太中大夫、殷州大中正，累遷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太尉諮議參軍。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大司農卿，中正如故。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元象元年秋卒，年六十五。贈使持節、都督定瀛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景威，襲。武定末，西汝陰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步兵校尉。葛榮在黄河以北地區謀反，所到之處殘害百姓。皇帝命令李瑾爲持節兼吏部郎中、東北道吊慰大使。李瑾到了冀州，遇到葛榮的包圍威脅。皇帝下詔書任命李瑾爲防城都督。當時李瑾隨身帶着兩個兒子，次子戰死，李瑾恐怕驚動了人心，强忍悲痛而不哭。城破被俘虜，不久逃出。永安初，任左將軍、太中大夫、殷州大中正，依次遷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太尉諮議參軍。天平初年，除授車騎將軍、大司農卿，中正一職照舊。李瑾爲人淳樸謹慎好學，老而不倦。元象元年秋，李瑾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被追封爲使持節、都督定瀛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定州刺史。

兒子李景威，繼承了封爵。武定末年任西汝陰太守。魏亡齊立後，他的爵位按照舊例降了一級。

李顯甫

悦祖弟顯甫，本州别駕，遷步兵校尉。從駕南討，以功賜爵平棘子，行并州事。尋除河北太守。卒，贈顯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威。

子元忠，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晋陽縣開國伯。

子搔，武定末，河内太守。

李悦祖的弟弟李顯甫，任本州别駕，升任步兵校尉。跟隨皇上征討南方，因功賜爵平棘子，兼代并州事務。不久又任河北太守。去世後被追封爲顯武將軍、安州刺史，謚號威。

兒子李元忠，武定年間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晋陽縣開國伯。

李元忠的兒子李搔，武定末年任河内太守。

李華

顯甫次弟華，字寧夏。初爲羽林中郎、武騎侍郎、步兵校尉，轉直閤將軍、武衛將軍。華膂力過人，頗有將略，每從征伐，頻著軍功。賜爵欒城子，定州驃騎長史、輔國將軍、中山太守。卒，贈前將軍、幽州刺史。有八子。

長子構，襲爵，至通直散騎常侍。卒，贈殷州刺史。

次敬義，司徒長流參軍、兼光禄少卿、平北將軍、光禄大夫。卒，贈本將軍、殷州刺史。

次叔向，爲徐州鎧曹參軍，帶郭浦戍主。值刺史元法僧叛，逼入蕭

李顯甫的次弟李華，字寧夏。開始任羽林中郎、武騎侍郎、步兵校尉，後來改任直閤將軍、武衛將軍。李華體力過人，很有用兵的謀略，常常跟隨出兵討伐，多次立下赫赫戰功。被賜予欒城子的爵位，任定州驃騎長史、輔國將軍、中山太守。去世後，被追封爲前將軍、幽州刺史。有八個兒子。

長子李構繼承爵位，官職做到通直散騎常侍。去世後，被追封爲殷州刺史。

次子李敬義，任司徒長流參軍、兼光禄少卿、平北將軍、光禄大夫。去世後被追封爲平北將軍、殷州刺史。

次子李叔向是徐州鎧曹參軍，兼任郭浦戍主。當時正值刺史元法僧叛亂，被逼迫投向梁武

衍。

次幼緒，早亡。

次季脩，博陵、常山二郡太守。

次世幹，次稚明，兄弟并不修名行，險暴無禮，爲時所賤。

李憑

華弟憑，字青龍。秘書主文中散，累遷冀州征東長史、太子中舍人。阿附趙脩，超遷司空長史、給事黄門侍郎、武衛將軍、定州大中正。坐脩黨免官。後除趙郡太守。卒。

子道嘉，字同吉，豫州外兵參軍、汝陽太守。

同吉弟文衡，開府行參軍。

恢弟綜，行河間郡，早卒。

李遵

綜子遵，字良軌，有業尚。初拜奉朝請、尚書度支郎。還洛，爲營構將。高祖南伐，爲行臺郎。車駕還，拜太子步兵校尉。世宗初，轉步兵校尉，兼散騎侍郎副盧昶東北道使。拜司空諮議，加中壘將軍。京兆王愉以征東將軍爲冀州刺史，遵爲愉府司馬。愉反，召集州府以告之。遵不從，爲愉所害。時年四十四。事平，詔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簡，拜子渾給事中。

渾，字季初。武定末，大司農卿。

渾弟繪，字敬文。齊王丞相府司馬。

李系

繪弟系，字乾經。少聰惠，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初爲征東法曹參軍，後除奉車都尉，加寧遠將軍。尋拜大司馬廣

帝蕭衍。

次子李幼緒，早亡。

次子李季脩，任博陵、常山兩郡太守。

次子李世幹，次子李稚明，兄弟倆不注重品行修養，陰險殘暴，不講禮儀，被當時人所鄙視。

李華的弟弟李憑，字青龍。任秘書主文中散，依次遷任冀州征東長史、太子中舍人。因迎合順從趙脩，破格升爲司空長史、給事黄門侍郎、武衛將軍、定州大中正。因與趙脩結黨而被罷免了官職。後來又被任命爲趙郡太守。去世。

兒子李道嘉，字同吉，曾任豫州外兵參軍、汝陽太守。

同吉的弟弟文衡，任開府行參軍。

李恢的弟弟李綜，曾在河間郡代理官職，很早去世。

李綜的兒子李遵，字良軌，很有學問和品德。開始時任奉朝請、尚書度支郎。調到洛地後，任營構將。高祖征討南方時，擔任行臺郎。皇上回來後，拜授他爲太子步兵校尉。世宗初年，改任步兵校尉，兼任散騎侍郎輔佐盧昶東北道使。又拜授他爲司空諮議，升任中壘將軍。京兆王元愉以征東將軍的身份擔任冀州刺史，李遵是元愉府的司馬。元愉反叛，召集州府各官員，把這件事告訴他們。李遵不肯順從，被元愉殺害了。當時四十四歲。這件事平定以後，皇帝下令賜給他二百匹帛，追封他爲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號簡，授予他的兒子李渾給事中。

李渾字季初。武定末年任大司農卿。

李渾的弟弟李繪字敬文。任齊王丞相府司馬。

李繪的弟弟李系，字乾經。少年時就很聰明，有學識有才能，與舅舅之子河間邢昕少年時以同類相比，後來則趕不上他。開始時李系任征東法曹參軍，後任奉車都尉，升任寧遠將軍。不

陵王録事參軍。府解，還鄉里。徵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齊獻武王從子永樂爲濟州刺史，聞而請與相見，待以賓交之禮。及永樂薨，系送葬還都。蕭衍遣使朝貢，侍中李神儁擧系爲尚書南主客郎。系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齊文襄王攝選，以系爲司徒諮議參軍，因謂之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擧耳。"尋加征虜將軍。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蕭衍，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太尉高岳出討，以系爲大都督司馬。師還，拜太子家令。七年八月卒，時年四十六。時人傷惜之。齊初，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謚曰文。

久，又任大司馬廣陵王録事參軍。官府解散以後，李系返回鄉里。後來又被徵入任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齊獻武王的侄子永樂是濟州刺史，聽説李系後就請求與他相見，用賓客交往的禮節對待他。等永樂去世，李系爲他送葬後回到都城。蕭衍派遣使者到朝中進貢，侍中李神儁擧薦李系擔任尚書南主客郎。李系前後共接待十八人，比較稱職。齊文襄王負責挑選官吏的事務，任命李系擔任司徒諮議參軍，於是對他説："從郎署到參軍，可説是不按常規破格提拔。因爲您是個人才，所以纔有這樣的事情。"没過多久，又升爲征虜將軍。武定五年，又兼任散騎常侍，出使於梁，和他的兩個哥哥前後傳達賓主之間的話，當時的人都稱頌他們。太尉高岳出兵討伐，讓李系擔任大都督司馬。部隊回來以後，李系被授任太子家令。武定七年八月去世，年四十六歲。當時的人都爲他感到悲傷惋惜。齊初年，追封他爲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謚號文。

靈弟均，趙郡太守。

李靈的弟弟李均，是趙郡太守。

李璨　李元茂

均子璨，字世顯。身長八尺五寸，衣貌魁偉。受學於梁祚。興安中，爲秘書中散、本州别駕，轉趙郡、常山二郡太守。遷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天安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擧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率衆迎之。顯祖復以璨參二府軍事。軍達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使遂不至。時劉彧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先屯下磕，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説安都，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克，退還。時永輜重在武原，璨勸元乘永之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大雪寒，永軍凍死者萬計，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讜對爲兗州刺史，綏安初附。以參定徐

李均的兒子李璨字世顯。他身高八尺五寸，外表高大魁梧。他跟從梁祚接受學業。興安年間，任秘書中散、本州别駕，改任趙郡、常山二郡太守。升任中書郎後，很被高允所瞭解。天安初年，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投降，皇帝下令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和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率領衆兵迎接他們。顯祖又讓李璨參與兩府的軍中事務。當軍隊到達九里山時，薛安都率領文武官員出來迎接，尉元没有用相應的禮節接待他。薛安都返回城裏，使者也就不能到達那裏。當時劉彧命令張永、沈攸之等率領衆軍士先駐扎在下磕，尉元命令李璨和中書郎高閭進入彭城勸説薛安都，薛安都被説服了，就和他們一起乘車來到軍中。尉元等進入了彭城，收取了掌管城門的鑰匙。那天晚上，張永攻打南門，没有攻破，就退回去了。這時，張永的軍用物資放在武原，李璨勸説尉元乘張永失去軍事依靠的時候攻打張永的米船，結果打敗了張永的軍隊，斬了幾千人的首級。當時正下大雪，天氣寒冷，

州之功，賜爵始豐侯，加建武將軍。延興元年，年四十，卒，謚曰懿。

張永的軍隊中凍死的人數以萬計。於是，淮河以北的地區安定下來。李璨被加授寧朔將軍，和張讜一起做兖州刺史，安撫剛剛歸順的百姓。李璨因爲參與平定徐州有功，被賜以始豐侯的爵位，加封建武將軍。延興元年，去世，享年四十歲，謚號懿。

子元茂，太和八年襲爵。加建武將軍。以寬雅著稱。爾又例降。拜司徒司馬，尋除振威將軍、南征別將、彭城鎮副將，民吏安之。賞帛百匹、穀二百斛。太和二十年，年四十四，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

兒子李元茂，太和八年繼承爵位。加封建武將軍。以待人寬厚、度量大而聞名。爾又按照舊例降級。拜授爲司徒司馬，不久又任振威將軍、南征別將、彭城鎮副將，百姓官吏生活賴以安定。賞賜他一百匹帛、二百斛穀。太和二十年，四十四歲，去世，被追封爲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號順。

子秀之，字鳳起。初除京兆王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襲爵，拜尚書都官郎。

兒子李秀之，字鳳起。開始任京兆王參軍，改任員外散騎侍郎。繼承爵位，拜授尚書都官郎。

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司空參軍，轉外兵參軍、本州治中。

李秀之的弟弟李子雲，字鳳昇。曾任司徒參軍，改任外兵參軍、本州治中。

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征南法曹參軍。

李子雲的弟弟李子羽，字鳳降。任征南法曹參軍。

子羽弟子岳，字鳳跱。員外郎、大司馬祭酒。秀之等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并容貌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

李子羽的弟弟李子岳，字鳳跱。他曾任員外郎、大司馬祭酒。李秀之兄弟幾人幼年時失去父親，他們侍奉母親非常孝順恭敬。兄弟幾人都是身材魁梧，儀表堂堂，但他們都去世很早。

鳳昇子道宗，武定末，直閤將軍。

李子雲的兒子李道宗，武定末年任直閤將軍。

道宗弟道林，司徒中兵參軍。

李道宗的弟弟李道林，任司徒中兵參軍。

李宣茂　李藉之

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稍遷司空諮議，轉司馬，監營構事。出除寧朔將軍，試守正平郡，不拜。兼定州大中正。坐受鄉人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爲民。從駕征新野，又從討樊鄧。持節、兼散騎常侍、東南二道使。景明中，除平陽太守，以罪左遷步兵校尉。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禄大夫。宣茂議明堂之制，以五室爲長。與游肇往復，肇善之。遷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延昌

李元茂的弟弟李宣茂，太和初年任中書博士。後來逐漸升任司空諮議，改任司馬，監營構事。出任寧朔將軍，代理正平郡守，没有接受。兼任定州大中正。因爲接受鄉人的錢財被御史彈劾，貶爲平民。跟隨皇上征伐新野，又跟隨討伐樊鄧。任持節、兼散騎常侍、東南二道使。景明年間任平陽太守，因爲有罪被降爲步兵校尉。正始初年，任太中大夫，升任光禄大夫。李宣茂主張明堂的規模，以五間房屋爲最好。和游肇反復争論，游肇認爲他言之有理。升任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延昌二年去世，時年五十九歲。遺言

二年卒，年五十九。遺言薄葬。贈本將軍、齊州刺史，謚曰惠。

子藉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歷員外郎、給事中、司徒諮議參軍、前將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永熙初卒，年五十四。贈中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徹，字伯倫。武定末，司空主簿。

藉之弟志，字敬遠，有氣尚。州主簿。

子長瑜，郡功曹。

敬遠弟幼遠，性粗暴，每爲劫盜，刺史録殺之。

李叔胤

宣茂弟叔胤，舉秀才，著作佐郎。歷廣陵王諮議、南趙郡太守。在位九載，有政績。景明三年卒，年三十六。謚曰惠。

子弼，字延軌。位至相州録事參軍。

李翼

弼弟翼，字景業。初爲蕩寇將軍、齋帥。又除員外郎，遷尚書郎，仍齋帥。建義初，遇害河陰。贈平北將軍、定州刺史。

李仲胤

叔胤弟仲胤，自中書學生，歷公府主簿、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尚書左丞。卒，賜帛一百匹、布五十匹、綿五十斤，贈鎮遠將軍、光州刺史，謚曰恭。

少子子仁，尚書主客郎。

崔鑒 崔合 崔脩義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盧玄、高允、李靈等俱被徵，語在《允傳》。尋以母老固辭，後爲郡功曹而卒。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

薄葬。被追贈爲本將軍、齊州刺史，謚號惠。

兒子李藉之，字脩遠。性情謹慎正直，粗涉經史。歷任員外郎、給事中、司徒諮議參軍、前將軍、太中大夫等官職。著有《忠誥》一文，因文章長而不載。永熙初年去世，時年五十四歲。被追封爲中軍將軍、定州刺史。

兒子李徹，字伯倫。武定末年任司空主簿。

李藉之的弟弟李志字敬遠，有志氣，曾任州主簿。

兒子李長瑜，任郡功曹。

李敬遠的弟弟李幼遠，性情粗暴，經常幹一些搶劫偷盜的事，刺史將他逮捕殺死了。

李宣茂的弟弟李叔胤，考中秀才，任著作佐郎。歷任廣陵王諮議、南趙郡太守。在位九年，有政績。景明三年去世，時年三十六歲。謚號爲惠。

兒子李弼，字延軌。官至相州録事參軍。

李弼的弟弟李翼，字景業。開始時任蕩寇將軍、齋帥。後來又任員外郎，升任尚書郎，仍舊任齋帥。建義初年，在河陰被殺害。追封爲平北將軍、定州刺史。

李叔胤的弟弟李仲胤，以中書學生起家，歷任公府主簿，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尚書左丞。去世後，賞賜一百匹帛、五十匹布、五十斤綿，追封爲鎮遠將軍、光州刺史，謚號爲恭。

他的小兒子李子仁，任尚書主客郎。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父親崔綽，少年時失去父親，有學問，品行賢明，當時很有名氣。和盧玄、高允、李靈等都被徵召，這些事記録在《高允傳》裏。不久，他就以母親年事已高爲由堅決辭官，後來做郡功曹的時候去世。崔鑒

郎。延興中受詔使齊州，觀省風俗，行兖州事。以功賜爵桐廬縣子。出爲奮威將軍、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悦新附，民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内冶銅以爲農具，兵民獲利。卒，贈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

很有文學才能，從中書博士改任侍郎。延興年間，受皇帝命令出使齊州，查看當地的風俗習慣，代理兖州的事務。以功被賜以桐廬縣子的爵位。出任奮威將軍、東徐州刺史。崔鑒想要使新歸附的百姓愉快安定，對於百姓中的那些老年人，他給皇帝上奏章給予他們郡守、縣令的虚職位，皇帝下令采納了他的意見。又在州内冶煉銅器作爲農具，士兵和農民都得到不少好處。去世後，被追封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安平侯，謚號康。

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爲中書學生、主文中散、太尉諮議參軍、本州大中正。出爲常山太守，卒於郡，時年二十七。

兒子崔合，字貴和，少年時就很有聲譽。繼承了桐廬子的爵位，任中書學生、主文中散、太尉諮議參軍、本州大中正。出任常山太守，在郡上去世，時年二十七歲。

長子脩義，有風望，襲爵。自司徒默曹參軍再遷寧遠將軍、新野太守。還，除太尉掾，出爲冀州征東府長史。卒，年四十五。

長子崔脩義，有風度有聲望，繼承爵位。從司徒默曹參軍兩次升任寧遠將軍、新野太守。回朝後，授任太尉掾，出京爲冀州征東府長史。去世時四十五歲。

長子放寬，襲爵。齊受禪，例降。

長子崔放寬繼承了爵位。齊建朝以後，他的爵位按照舊例降低了。

崔秉　崔忻

合弟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爲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州安東府録事參軍。陽平王頤之爲定州，秉復爲衛軍府録事參軍，帶毋極令。時甄琛爲長史，因公事言競之間，秉以拳擊琛，墜於床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

崔合的弟弟崔秉，少年時就很有志氣。太和年間，是中書學生，拜授奉朝請，改任徐州安東府録事參軍。陽平王元頤治理定州，崔秉又任衛軍府録事參軍，兼帶毋極縣令。當時甄琛任長史，因爲公事兩個人争論起來，崔秉用拳頭打甄琛，甄琛掉到了床底下。甄琛看崔秉是本縣長官，就笑一笑不和他争論了。崔秉的性格豪爽大概就像這樣。

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爲部卒。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後爲司空主簿，轉掾、城門校尉，長兼司空司馬。遷長史，加輔國將軍。出除左將軍、廣平内史，大納財貨，爲清論所鄙。入爲司徒左長史。未幾，除平東將軍、光禄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出除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爲杜洛周攻圍。秉堅守歷年。朝庭遣都督元

彭城王元勰征伐壽春，崔秉跟隨出行，招集了一些健壯的俠客爲部下。元勰看着崔秉，對身邊的人説："我應當把膽量和勇氣寄托在這個人身上。"後來崔秉任司空主簿，改任掾、城門校尉，長時間兼任司空司馬。升任長史，加任輔國將軍。出任左將軍、廣平内史，大量接受錢財貨物，爲清廉的輿論所瞧不起。召入任司徒左長史。没多久，授任平東將軍、光禄大夫。不久加封安西將軍，出任燕州刺史。當時社會頻繁動亂極不穩定，他們被杜洛周包圍。崔秉堅守一年

譚與秉第二子仲哲赴救。譚敗，仲哲死之。秉遂率城民奔定州，坐免官。尋除撫軍將軍，行相州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多。朝廷派遣都督元譚和崔秉的第二個兒子崔仲哲趕去營救。元譚被打敗，崔仲哲也戰死。崔秉就帶領城中居民逃亡到定州，因此坐罪被罷免了官職。不久又授任撫軍將軍，代理相州事務，改任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孝昌末，冀州流民聚於河外，因立東冀州，除秉爲刺史，加征東將軍。不之任。永安二年，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秉年老被疾，上表辭事，詔不許。元顥入洛，秉避居陽武。二年，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太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侍、左光祿如故。頻以老病乞解。永熙三年去職。天平四年薨，年七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滄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曰靖穆。

孝昌末年，冀州一帶的流民聚集在黄河以北，於是成立了東冀州，任命崔秉爲刺史，加征東將軍。崔秉没有去赴任。永安二年升任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崔秉年老後患有疾病，給皇帝上書請求辭去官職，詔令不允許。元顥進入洛陽以後，崔秉避開他，居住在陽武。兩年後，授任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太昌年間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侍、左光祿官職仍然保留。多次以年紀大、身體多病爲由請求退休。永熙三年離職。天平四年去世，時年七十八歲。追封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滄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號靖穆。

長子忻，字伯悦，有世幹。爲荆州平南府外兵參軍。北道行臺常景引爲行臺郎，又啓除員外郎，復爲安遠將軍、尚書左中兵郎中。以鄭儼之甥，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於河陰，年四十二。贈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冀州刺史。

長子崔忻字伯悦，有經世才幹。任荆州平南府外兵參軍。北道行臺常景聘他做行臺郎，又啓奏朝廷任命他爲員外郎，再任安遠將軍、尚書左中兵郎中。因爲他是鄭儼的外甥，又兼任尚書左丞。莊帝初年，在河陰遭到殺害，時年四十二歲。追封爲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冀州刺史。

崔仲哲

忻弟仲哲。生爲祖母宋氏所養，早有知識，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辟司徒行參軍。假寧朔將軍、統軍，從廣陽王淵北討，擊柔玄賊，破之，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州被圍，泣訴朝庭，遂除别將，與都督元譚赴援。到下口，遇賊，仲哲戰殁，時年三十五。

崔忻的弟弟崔仲哲。生下來就由祖母宋氏撫養，很早就懂事，六歲時祖母去世，他痛哭不止，人們都爲他感到傷心。他生性心胸開闊，爲人通達，常常自稱有用兵的謀略。徵用爲司徒行參軍。代理寧朔將軍、統軍，跟隨廣陽王元淵討伐北方，攻打柔玄賊軍，取得勝利，被賜予安平縣男的爵位。等到他父親崔秉在燕州被圍困的時候，他哭訴於朝堂，遂被任命爲别將，和都督元譚一起奔赴燕州救援。到下口時，遇到賊軍，仲哲戰死，時年三十五歲。

長子長瑜，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長子崔長瑜，武定年間任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長瑜弟叔瓚，司徒田曹參軍。

崔長瑜的弟弟崔叔瓚，任司徒田曹參軍。

仲哲弟叔彦，撫軍將軍。

叔彦弟季通，武定中，兼司農少卿。

崔季良

季通小弟季良，風望閑雅。自太學博士從都督李神軌征討有功，賜爵蒲陰縣男。尋除著作佐郎、通直散騎侍郎，轉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太尉長史。及秉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除中軍將軍、光禄大夫。先秉卒於家，時年三十六。贈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定州刺史，謚曰簡。

崔習

秉弟習，字貴禮，有世譽。歷司徒主簿、彭城王勰開府屬。還幽州長史、博陵太守，吏民愛敬之。在郡九年，轉河東太守，卒於郡，年五十一。贈中山太守。孝昌三年，重贈後將軍、并州刺史。

長子世儒，字希業。卒於大司馬從事中郎。

世儒第三弟叔業，武定中，南兗州别駕。

崔廣

秉從父弟廣，字仲慶，有議幹。初爲中書學生。高祖時，殿中郎中，歷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步兵校尉。詔守尚書左丞，父憂去職。後任城王澄爲揚州，引廣爲鎮南府長史，以母老辭。景明末，卒於家。贈安遠將軍、光州刺史。

子元獻，字世儁，頗有學識。舉秀才，不行。後卒於鄉里。

廣弟文業，爲中書博士，轉司徒主簿。城陽王鸞爲定州刺史，引爲治中。年四十九卒。子伯謙，武定末，司空諮議參軍。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風，當旌帛

崔仲哲的弟弟崔叔彦，任撫軍將軍。

崔叔彦的弟弟崔季通，武定年間兼任司農少卿。

崔季通的小弟崔季良，風度嫻静文雅。從任太學博士後，跟隨都督李神軌出征討伐有功，被賜封蒲陰縣男的爵位。不久任著作佐郎、通直散騎侍郎，改任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太尉長史。等崔秉返回家鄉時，季良也辭去職務回家贍養老人。後來任中軍將軍、光禄大夫。先於崔秉在家中去世，時年三十六歲。追封爲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定州刺史，謚號爲簡。

崔秉的弟弟崔習，字貴禮，當時有很高的聲譽。歷任司徒主簿、彭城王元勰開府屬。升任幽州長史、博陵太守，官吏和百姓愛戴尊敬他。在任九年，改任河東太守，在那裏去世，時年五十一歲。追封爲中山太守。孝昌三年又追封爲後將軍、并州刺史。

長子崔世儒字希業。去世時任大司馬從事中郎。

崔世儒的第三個弟弟崔叔業，武定年間任南兗州别駕。

崔秉的堂弟崔廣字仲慶，有議事的才幹。開始爲中書學生。高祖時任殿中郎中，歷任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步兵校尉。詔令暫時代理尚書左丞，因父親的喪事而辭去了職位。後來任城王元澄治理揚州，援引崔廣爲鎮南府長史，崔廣以母親年老而推辭。景明末年在家中去世。追封爲安遠將軍、光州刺史。

兒子崔元獻字世儁，很有學識。被推舉爲秀才，没有接受。後來在鄉里去世。

崔廣的弟弟崔文業，是中書博士，改任司徒主簿。城陽王元鸞任定州刺史時，援引他爲治中。四十九歲時去世。兒子崔伯謙，武定末年，任司空諮議參軍。

史臣曰：李靈因爲有儒雅英俊的風度而被禮

之舉；崔以文雅之烈，應利用之科。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

聘爲帝師；崔鑒因爲有藝文儒雅的才幹，取得發揮個人作用的職位。家族世代有功，餘福澤及後人，後人繼續前人的偉業，也算得上興旺了。

魏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尉元　慕容白曜

尉元　尉羽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泰常中，爲前將軍，從平虎牢，頗有軍功，拜中山太守。元年十九，以善射稱。神䴥中，爲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小心恭肅，以匪懈見知。世祖嘉其寬雅有風貌，稍遷駕部給事中。從幸海隅，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遷北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

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爲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劉彧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摽詣軍歸款，元并納之。遂長驅而進，賊將周凱望聲遁走。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屯于下磕。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呂梁，散騎侍郎張引領卒二千守茱萸，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

尉元，字苟仁，代郡人。世代爲豪强大族。父親尉目斤，勇氣和膽略在當時很有名。泰常年間爲前將軍，平定虎牢立下了軍功，授任中山太守。尉元十九歲時就以擅長射箭而著稱。神䴥年間，任虎賁中郎將，轉任羽林中郎，做事小心謹慎、恭敬嚴肅，以從不懈怠受到重用。世祖嘉獎他爲人寬厚文雅有風度，逐漸升任爲駕部給事中。跟隨皇帝到沿海地區，被賜予富城男爵，升任寧遠將軍。和平年間，升任北部尚書，加散騎常侍，晋爵爲太昌侯，授冠軍將軍。

天安元年，薛安都率徐州叛投我方，請求派軍救援。顯祖命令尉元爲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和城陽公孔伯恭一起開赴徐州。劉彧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謊稱投降。尉元知道他們心不誠，就表面上表示接納，而暗中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派遣東平太守章仇摽到尉元的軍中歸順，尉元也接納了他。於是尉元率部隊向前挺進，敵將周凱聽説他們來了就逃走。劉彧派遣張永、沈攸之等率兵討伐安都，軍隊駐扎在下磕。張永分派羽林監王穆之帶領五千士兵在武原守衛戰略物資，龍驤將軍謝善居帶領兩千士兵據守呂梁，散騎侍郎張引帶領兩千士兵防守茱萸，督促徵收輸送糧食，供給軍隊。安都到城外會見尉元，尉元依照朝廷的旨意，授予他徐州刺史。尉元又派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薛安都一起回到城內，另外又命令孔伯恭帶領兩千精兵，安撫警衛內外，

外，然後元入彭城。

元以張永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傷士卒。乃命安都與璨等固守，身率精鋭，揚兵於外，分擊吕梁，絶其糧運。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張引東走武原。馳騎追擊，斬首八百餘級。武原窮寇八千餘人，拒戰不下。元親擐甲冑，四面攻之，破穆之外營，殺傷太半，獲其輜重五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緩戰，開其走路。穆之率餘燼奔于永軍。永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攻其南門，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勢追擊，時大雨雪，泗水冰合，永棄船而走。元豫測永必將奔亡，身率衆軍，邀其走路，南北奮擊，大破於吕梁之東。斬首數萬級。追北六十餘里，死者相枕，手足凍斷者十八九。生擒劉彧使持節，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寧朔將軍，益陽縣開國侯垣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沈承伯等。永、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船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彧東徐州刺史張讜據團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輔國將軍、兖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驅掠近民，保險自固。元遣慰喻，張讜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忻相與歸命。

元表曰："彭城倉廩虚罄，人有飢色，求運冀、相、濟、兖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又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闞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詔

安排好以後，尉元進入彭城。

尉元見張永仍然占據險要的位置，攻守形勢相差很遠，害怕過多損傷士兵。於是命令安都和李璨等固守，親率精兵强將，出城炫耀武力，分兵攻擊吕梁，切斷其糧草運輸。善居逃奔到茱萸，接着又與張引向東逃到武原。尉元率騎兵追擊，斬首八百多級。武原還有困守的士兵八千多人，頑强抵抗，久攻不下。尉元親自穿上甲冑，率軍從四面圍攻，攻破王穆之的外圍營壘，殺傷大部分敵人，繳獲了他們軍用車輛五百多乘，把它們給了彭城的各路軍隊。然後尉元收縮兵力，放慢戰鬥攻勢，放開了讓他們逃走的道路。穆之率領剩下的殘兵敗將逃奔到張永的軍中。張永勢力受挫，尉元乘勝追擊，包圍了張永，進攻其城南門，張永衹好放棄守城連夜逃跑。伯恭、安都乘勢追擊，當時天降大雪，泗水上全部結了冰，張永棄船逃跑。尉元預計到張永一定會逃跑，就親自率領衆軍，在張永逃跑的路上攔截，從南北兩邊奮力攻打，在吕梁以東將張永打敗。斬了數萬人的首級。追擊逃敵六十多里，死人遍地，十之八九的人手脚凍斷了。活捉了劉彧的使持節，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寧朔將軍，益陽縣開國侯垣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沈承伯等。張永、攸之輕裝騎馬逃脱。繳獲的船舶車輛軍用物資器械數不勝數。劉彧東徐州刺史張讜盤踞團城，徐州刺史王玄載據守下邳，輔國將軍、兖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驅趕掠奪附近的百姓，憑着險要的地方固守。尉元派人去勸説安慰他們，張讜和青州刺史沈文秀等都派來使者表達歸順之意，王整、桓忻也一起歸順了。

尉元上書給皇帝説："彭城倉庫空空，人們面帶飢色，請求調運冀州、相州、濟州、兖州四州糧食。用張永丢棄的九百艘船，沿清河運來，就可以救濟新歸附的百姓。"顯祖采納了他的意見。尉元又上書皇帝建議分配兵力，設立防守的軍事據點，進駐青州、冀州。又上書説："彭城是敵軍的一個主要屏障。如果没有積蓄的糧食和堅强的防守，就不可能這樣牢固。如果我們儲備

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克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受命出疆，再離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任，苟事宜宣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即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千、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即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為進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僚佐共議，咸謂可然。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愚款。"

足夠的糧食，分兵駐防，即使劉彧兵力全部出動，也不敢窺伺淮河以北地區。這是自然發展的趨勢。"皇帝下命令說："等待後面的軍隊到了以後，根據實際情況加以防守。青州、冀州已派遣部隊支援，必須等待攻克以後再運輸軍糧。"尉元又上書說："我受命出國作戰，歷經兩年時間，進攻沒有鄧艾那樣一戰而勝的功勞，退守沒有羊祜那種保持邊境地區安定的方略。雖然淮、岱地區的人民得到了救濟，但他們的情緒并不安定。臣雖不才，願當一方之任，如果事情應當向您彙報的話，我能不上奏？臣上次上書說因爲下邳是水陸會合的地方，原先謀劃消滅敵軍，派遣軍隊多次討伐，仍然沒有成功，使這一地區平定下來。然而彭城、下邳與我方聯係并未斷絕，但這座城裏的人，原來屬敵方，心裏還留戀故土。常常互相欺騙煽動，懷着非分的希望，南方的消息也被阻塞，傳達不到這裏，即使到了走投無路仍然不肯投降。彭城人任玄朗從淮南來到鎮上，聲稱劉彧派任農夫、陳顯達帶領三千士兵，順着宿豫而來。我即在當天，秘密地派人暗中前往偵察，驗證情況的虛實，果然和任玄朗說的一樣。我本想親自帶兵出擊，但是因爲糧草供給缺乏，又恐怕新歸順的百姓發生變故，所以就派遣子都將于沓千和劉龍駒等五千名步兵騎兵，前往迎擊。但是出征的士兵滯留時間太長，逃跑的人很多，他們互相煽動，沒有堅定的志氣，所用的武器也都是破敗、損壞的，沒有一件可用。討伐一個國家事關重大，古人也覺得它困難，戰功雖然可以創立，也必須籌劃好了纔可以行動。如果敵軍向彭城進發，一定是由清泗經過宿豫，再經過下邳；前往青州，也要從下邳渡過沂水，經過東安。這就是敵軍用兵的關鍵。現在如果先平定下邳，安定宿豫，鎮守淮陽，駐守東安，那麽青州、冀州等州可不攻而破。如果四周不服，即使取了青州、冀州，百姓有後顧之憂，仍然懷有僥幸心理。我認爲應當撤下圍攻青州、冀州的部隊，先平定東南方，斷了劉彧北顧之意，打消愚民南望故國之心。夏天，河水雖然很深，却沒有水道可通暢；冬天道路雖然通暢，却沒有高墻用

以固守。這樣一來，那麼淮河以北就可以自然地取得，短時間的辛勞換來的是永遠的安逸。現在雖然天氣接近炎熱，還可以出師，兵貴神速，時間長了就會發生變故。如果等到雨季來臨，也許憑着水路通暢，運來的糧食很多，再謀劃派兵攻取的事宜，恐怕靠近淮河的百姓，突然改變了想法，青州、冀州二州，最終還是不能攻下。我常和下屬一同商議過此事，他們都認爲可以這樣做。如果我把自己的想法隱藏起來不向您陳述，害怕要承擔失敗的責任；如果我陳述了自己的見解而没有得到實現，又怕構成捏造欺騙之罪。祇希望聖上如高懸的明鏡，能照出我的忠誠。"

彧復遣沈攸之、吴憘公領卒數萬，從沂清而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一萬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瘃瓦膝行者，盡送令還，以沮其衆。又表求濟師。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會泗水暴竭，賊軍不得前進，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賊軍，攸之、憘公等輕騎遁走。元書與劉彧徐州刺史王玄載，示其禍福。玄載狼狽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而遁。於是遣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領騎一千，與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中書侍郎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兖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都督徐、南北兖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持節、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詔元曰："賊將沈攸之、吴憘公等驅率蟻衆，進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陸邀絶，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蕩吴會，懸旌秣陵，至於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静以聞。"

劉彧又派遣沈攸之、吴憘公帶領數萬士兵，從沂水、清河逼進，想支援下邳。尉元派孔伯恭率領一萬士兵抵禦敵軍。并且還把沈攸之上次戰敗被俘軍人中那些手脚傷殘、因凍瘡而肢體變形、用膝蓋走路的人，統統送出去讓他們返回，以這種方式使對方喪失鬥志。又上書請求增派軍隊支援。皇帝下令派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率軍前往。白曜到瑕丘時，生病。當時正趕上泗水枯竭，賊軍不能前進，白曜便不再前進。孔伯恭大敗賊軍，沈攸之、吴憘公等騎馬逃跑。尉元寫信給劉彧的徐州刺史王玄載，向他説明以後的禍福。玄載連夜狼狽逃跑，宿豫、淮陽兩城守軍都棄城逃走。於是派遣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帶領一千騎兵，和張讜一起配合做東徐州刺史；中書侍郎李璨和畢衆敬一起配合做東兖州刺史，用來安撫新歸附的百姓。朝廷授予尉元都督徐州、南兖州、北兖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等官職，持節、散騎常侍、尚書等職仍舊保留。皇帝下詔書給尉元説："賊軍將領沈攸之、吴憘公等率領衆多敵軍進犯下邳，你的軍隊充分顯示了果斷與堅毅，發揮了智慧與勇敢，從水路和陸路攔截敵人，斷絶他們的退路，及時將他們消滅，淮河以北的地區全部平定。這都是你精心籌劃、將士們盡力的結果。我因此而嘉獎你們。在奪取的各個城鎮要害地方，要分派兵力設置防守據點，以便安定百姓的情緒。現在正要平定吴郡、會稽郡一帶，進軍秣陵，至於用

兵時所應當采取的辦法，適應形勢决定進攻或停止，要妥善地加以考慮，并把軍隊的行動及時報告給我。”

是時徐州妖人假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晋王，扇惑百姓。元遣將追斬之。四年，詔徵元還京赴西郊，尋還所鎮。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三年，劉昱將蕭順之、王敕懃等領衆三萬，入寇淮北諸城，元分遣諸將，逆擊走之。元表：“淮陽郡上黨令韓念祖始臨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令撫綏招集，愛民如子，南來民費係先等前後歸附，户至二百有餘。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祖善於綏撫，清身潔己。請乞念祖爲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立一縣。”顯祖詔曰：“樹君爲民，民情如此，可聽如請。”元好申下人之善，皆此類也。太和初，徵爲内都大官。既而出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民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

這時徐州有一個妖人假托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是晋王，以蠱惑百姓。尉元派人追殺了他。皇興四年，皇帝下令徵召尉元返回京都趕赴西郊，不久又回到所鎮守的地方。延興元年五月非正式授予尉元淮陽王。延興三年，劉昱派蕭順之、王敕懃等帶領三萬人，進犯淮河以北各城市。尉元分派各位將領，將敵軍擊退。尉元上書給皇帝説：“淮陽郡上黨縣縣令韓念祖開始到任的時候，過去的百姓都背叛到南方，完全没有一個人。縣令安撫招集百姓，愛民如子，從南方來的百姓費係先等先後歸順，民户增加到了兩百多。南濟陰郡睢陵縣趙憐等人告訴我説念祖很善於安撫百姓，爲官清廉，請求立韓念祖爲睢陵縣令。如果能够任用此人的話，一定能够把那些反叛離去的人招回來，成爲一個縣。”顯祖下令説：“樹立君主就是爲了百姓。既然百姓有這樣的要求，那就聽從這一請求吧。”尉元喜歡陳説手下人的好處，大都和這件事相類似。太和初年，徵召爲内都大官。不久，又出任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很得夷人之心。太和三年封爲淮陽王，以對待耆舊碩老的禮節接待他，允許乘坐步挽車入朝，允許拄着拐杖在朝堂行走。

蕭道成既自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徵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大都將，餘官如故，總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桓和等，皆平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爲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十三年，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户。元表曰：“臣以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海内既平，仍忝徐岳。素餐尸禄，積有年歲，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

蕭道成自立爲齊王以後，多次派遣間諜煽動新歸附的百姓，那些有叛逆之心的人，紛紛從本地叛亂。因爲尉元的名氣早就傳揚天下，所以皇帝徵召他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大都將，其餘的官職和原來一樣，統率各路軍隊前往討伐。尉元討伐五固的叛賊桓和等人，所到之地一一平定。東南方安定下來，遠近順從。被召入任侍中、都曹尚書，升任尚書令。太和十三年升任司徒。太和十六年，依例降低庶姓王的爵位，改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户。尉元上書給皇帝説：“我從天安初年，就遵奉命令，統率軍事，掃平淮南地區。平定青齊之後，接着又擔任徐州刺史。在此無功食禄已經

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且臣初克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兖。唯以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斯戮。又團城子都將胡人王敕懃負釁南叛，每懼奸圖，狡誘同黨。愚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爲宜。"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

有幾年了。此地安危所繫，私自以爲很熟悉了。我常常考慮到彭城是水路和陸路交通要地，江南歷代用兵，無不利用彭城對中原各地構成威脅。國家的根本大計，應當以防備爲先。況且當初我攻克徐州時，青州、齊州尚未平定，黄河以南地區的民衆，心裏仍然懷有兩邊觀望的想法。當時劉彧派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多次越過淮河，謀劃奪取彭城，這樣形勢發展下去，勢必會牽連到青州、兖州。衹是因爲彭城已經防守得非常牢固，所以張永等人纔受挫而失敗。現在我盤算那些防守的士兵，多是胡人。我原來鎮守徐州的時候，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由於犯罪，便輕率發動叛亂，拉攏聚集同類，一時間鼓動很多胡人。幸虧仰仗皇上威靈遠播，罪人纔被殺戮。另外團城子都將胡人王敕懃負罪叛逃到南方，常常擔心他圖謀不軌，狡猾地引誘拉攏同黨。愚意以爲應當把彭城的胡人軍隊換成南豫州移民的士兵，讓他們轉來戍守彭城；再把中州鮮卑兵調來加以充實。這樣安排就比較適宜。"皇帝下詔説："你的這些建議很合乎時機。"

其年，頻表以老乞身。八月，詔曰："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平隱，仁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民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仍違冲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讓，復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夫大道凝虚，至德冲挹，故后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於萬國，垂教本于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傅中庸則易爲其選。朕既虚寡，德謝曩哲，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陽郡

那年，尉元多次上書因爲年紀大而請求退休。八月，詔令説："尉元年事高而見識廣，多次上書請求退休。朕考慮到尉元公品德謙虚，胸懷平直，寬厚儒雅學識淵博，謀略在胸，正準備托付給民政，以期給百姓帶來康樂，所以頻繁發文賜札，違背其志願。而其態度更加堅决，言辭更加懇切，如果我不從其所請，怎能够成全其高尚品德。已准他辭官，主管官員可擬定敕令頒發，按照禮節辦理手續。"尉元到宫廷拜謝，被引見到朝廷，皇上下令登堂舉行慰勞尉元的宴會，賜給他黑色的帽子和白色的衣服。又下詔説："最大的道理包含在清虚之中，最高尚的道德在於謙虚，所以帝王效法玄遠而統治天下，聖人推崇謙虚禮讓而獲得美譽。因此天子像侍奉父親一樣對待三老，像禮待兄長一樣對待五更，以此向天下申明孝悌之義、教化之本。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淵博的知識，誰能處在這個位置？所以五帝效法高德，三王請教善言，如果要尋求一個完人，同古代的賢哲一樣，在這衰亂時代，誰

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并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衰老，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高祖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於心慮，不敢不盡。”高祖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己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睿則，仰禀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并以冲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更、老非官，耄耋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

能擔當此任？要尋求上聖很難找到，若取其折衷選傅則容易如願。我學識淺陋，德行也不如前賢，五更、三老的人選，大約還有。前司徒、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都善良通達和氣堅貞，高明公允真誠樸素，少年時就顯露出英雄氣概，老年時已是業績輝煌，位居顯赫，光榮退休。可以說慎始善終，是世上少有的賢人。尉元公今年八十歲，應當處在三老的位置；游明根卿今年七十歲，可以算作五更的人選。”從這時起，開始在明堂奉養五更三老，在階下供養國老庶老。高祖兩次拜見三老，親自袒臂宰割祭祀的牲畜，端起盛酒的爵饋贈他們；對於五更，則行肅拜之禮，賜給國老、庶老不同的衣服。不久尉元對皇上說：“自從天地分開，五行創立以來，没有比孝更重要的了。這樣，五孝六順是治理天下之首，希望陛下重視它，以便教化四方的百姓。我已經衰老，不能追究深遠的旨趣，祇把我看到的、聽到的告訴您，不敢不盡到我的忠誠。”高祖說：“孝順，是天地間的根本，今天承蒙三老把它講明白，我將永遠記在心裏。”明根說：“孝到極點則可以通達人的心靈，順到極點則可以感觸到隱晦的事物。所以《詩》中說：孝順父母敬愛兄弟到極點，就可以和神明溝通，就可以光照四海。由此可見孝順之道，没有什麽不能感通的。希望陛下記住它，用它來引導黎民百姓。我年事高記性差，見識低，但我心中所慮之事，不敢不全部講出來。”高祖說：“五更和三老述説了最高典範，鋪陳出美好的言辭，我應當約束自己使言行符合於禮，用行動來接受教誨。”禮儀完畢以後，又賜步挽車一輛。下詔說：“尊敬三老崇尚五更，這是列祖先聖都致力的事；欽佩年長者敬重有德行的人，這是先哲們共同遵循的原則。我雖然道德不如先聖，見識遜於往哲，仰承先帝的教誨，希望能遵從他們的旨意。所以依德推崇三老，按照高齡樹立五更，像表彰父親一樣表彰他們，像顯耀兄長一樣顯赫他們。前司徒公尉元、前鴻臚卿明根都以謙虛的品德退休，以美好的風範而辭官，所以尊爲三老，奉爲五更。雖然五更、三老并不是官職，年齡大而没

有俸禄，但他們年事高而功績大，應當加給特殊的供養。三老可給以上公的俸禄，五更可給以元卿的俸禄，供給他們食物的規格，也和上公元卿一樣。”

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親幸省疾。八月，元薨，時年八十一。詔曰：“元至行寬純，仁風美富，内秉越群之武，外挺温懿之容。自少暨長，勛勤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效，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立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終始，勛書玉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遠近流咏，陟兹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贊王業。天不遺老，奄爾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懷。但戎事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温明秘器、朝衣一襲，并爲營造墳域。”謚曰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黄鉞、班劍四十人，賜帛一千匹。

太和十七年七月，尉元病重，高祖親自去看望。八月，尉元去世，時年八十一歲。皇上下詔説：“尉元高尚寬厚，仁愛美福，胸懷超人的勇武，外呈温和的儀容。從少到老，勤勉到了極點，侍奉了五個帝王，美譽四代，向南有平定河淮的功勞，向北影響到燕然山一帶，魯宋的百姓懷念他的仁德，朝中大臣心中記載着他的德行。這就是所謂立身完美，行道始終，功在典册中，恩在民心。等到五福齊備的時候辭官退休。謙虚的德行已經廣爲傳揚，遠近的人都在傳頌。正當事之以父禮，以他作爲四方百姓的表率。以爲他會更加長壽，更好地輔佐帝王的事業。可是上天不照顧耆老，致使其突然去世。懷念他的功勞，回想他的善行，心中悲痛憂傷。衹是軍務在身不能前往，不能盡禮了。可以賜給兩千匹布帛綵物、温明棺材、一襲朝衣，并爲他營造墳墓。”謚號景桓公。用特殊的禮儀爲他安葬，供給羽葆鼓吹、假黄鉞、班劍四十人，賞賜一千匹帛。

子羽，名犯肅宗廟諱，頗有器望。起家秘書中散，駕部令，轉主客給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守殿中尚書，兼侍中。以父憂去職。又起復本官，詔襲爵，加平南將軍。高祖親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爲長兼，仍守尚書，奪禄一周。遷洛，以山陽在畿内，改爲博陵郡開國公。後爲征虜將軍、恒州刺史。卒，仍以爲贈，謚曰順。

尉元的兒子尉羽，名字衝犯了肅宗的廟號，很有才能與聲望。從秘書中散開始，歷任駕部令，改任主客給事，加授通直散騎常侍，守殿中尚書，兼任侍中。因爲給父親守喪而辭去官職。喪期滿後官復原職，皇帝詔令他承襲爵位，加封爲平南將軍。高祖親自考核百官，因爲尉羽懈怠，從常侍降爲長兼，仍然任尚書，剥奪一年的俸禄。遷都洛陽以後，因爲山陽在國都郊區内，所以改封爲博陵郡開國公。後來擔任征虜將軍、恒州刺史。去世後，仍以原官爲贈，謚號順。

子景興，襲。正始元年卒，贈兖州刺史。無子。

兒子尉景興，繼承爵位。正始元年去世，追封爲兖州刺史。没有兒子。

景興弟景儁，襲爵。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中，坐杖國吏死，降封深澤縣開國公。

尉景興的弟弟尉景儁，繼承爵位。任員外散騎常侍。延昌年間，因杖打國吏致死而獲罪，降封爲深澤縣開國公。

子伯永，襲。無子，爵除。

兒子尉伯永繼承爵位。伯永無子，爵位被廢。

羽弟静，寬雅有才識。世宗時，爲尚書左民郎中。卒，贈博陵太守，重贈鎮軍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敬。

尉羽的弟弟尉静，寬厚文雅，有才能有學識。世宗的時候，任尚書左民郎中。去世後追封爲博陵太守，又追封爲鎮軍將軍、洛州刺史，謚號敬。

子祐之，通直散騎常侍、護軍長史。卒。

兒子尉祐之，任通直散騎常侍、護軍長史。去世。

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琚，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謚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宫。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

慕容白曜，是慕容元真的玄孫。父親慕容琚，歷任官職以清正廉潔而著稱，賜封爵位高都侯。任冠軍將軍、尚書左丞時去世，追封爲安南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謚號簡。白曜年輕時任中書吏，因爲敦厚正直在東宫任給事中。高宗即位後，拜授北部下大夫。繼承爵位，升任北部尚書。執法嚴明，不偏袒，不放縱，高宗待他很優厚。高宗去世以後和乙渾共同主持朝政，升任尚書右僕射，晋爵南鄉公，加封安南將軍。

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畢衆敬并以城内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絶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碻磝，以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遣使内附，既而彧遣招慰，復歸於彧。白曜既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克，白曜以一旬之内，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

劉彧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畢衆敬都率所鎮城池歸附我方。皇上下詔令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領軍隊趕赴那裏。劉彧的東平太守申纂駐扎在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駐扎在升城，阻擊我軍。皇興初年，加封慕容白曜爲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駐兵在碻磝，作爲各部隊後續力量。白曜率軍到無鹽城攻打申纂，攻取了他的東城。當夜，申纂逃跑，白曜派兵追趕俘虜了他，俘獲了男女幾千人。在此之前，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都派遣使者歸附，不久劉彧又派人招撫他們，他們又歸附於劉彧。慕容白曜攻下無鹽後，又回頭攻打升城。肥城守將聽説軍隊要來，就棄城逃跑了，白曜獲得了三十萬斛的糧食。到達升城後，垣苗、麋溝兩處拒不投降。白曜派了一千多名騎兵襲擊麋溝，麋溝城破，敵軍自投濟水淹死的有一千多人。攻打垣苗，又攻破了它，得十多萬斛糧食，因此軍糧充足。在這以前，淮陽公皮豹子等兩次討伐垣苗，都没有攻克，可慕容白曜在十天當中連取四座城市，威震南齊。顯祖嘉獎他，下詔書説："您統率部隊討伐不歸降的人，凡是軍隊所到達的地方，没有不被摧毁

之內，克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爲勞頓。且伐罪吊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

的。十天之內，攻克了四座城市，韓信和白起的功勞，又怎能超過這？雖然戍守升城的房崇吉還死守着不肯投降，但他已面臨着滅亡的形勢，很快就會潰敗。應當再接再厲，注意保存實力，不需要窮兵極武，使士兵疲勞困頓。而且討伐罪人安撫百姓，是國家的既定政策，應當用恩德招集人們來歸順，把休養生息的恩澤加於百姓，使他們從疾苦之中獲得重生。”升城不投降，白曜對此非常憤怒，就派兵發起强攻，殺了幾百人，房崇吉連夜逃走。白曜撫慰城中的百姓，不加殺戮，百姓感激。俘獲房崇吉的母親和妻子，則以禮相待。

劉彧遣其將吴憘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憘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彧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縣悉降。

劉彧派遣他的將領吴憘公率領數萬人，想侵犯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給皇帝上書請求軍事援助。顯祖命令慕容白曜奔赴那裏。白曜到瑕丘，突發疾病。當時泗水突然乾涸，船隻不能前進。吴憘公衹好撤退，白曜於是就停留在瑕丘。當時正趕上房崇吉和堂弟法壽襲占劉彧的盤陽城，想用來贖回母親和妻子。白曜便從瑕丘派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領騎兵從馬耳關趕赴那裏。長孫觀到了盤陽，各縣全部投降。

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爲書以喻之曰：“天棄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兖州刺史畢衆敬等深睹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即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黄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

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向東征討青州，白曜從瑕丘進攻歷城。白曜寫信勸諭說：“上天拋棄劉彧，災難不斷發生，兄弟之間自相殘殺，君臣之間没有法度。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兖州刺史畢衆敬等都深深察覺到了生存與滅亡的形勢，很快徹底地歸順了。所以朝廷接受了他們的誠意，把南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委托給他們治理。這都是當前人們看到的、各地百姓都聽説的事情。駐守無鹽的將領申纂膽敢放縱奸詐邪惡，劫持使者，官軍一到，即刻被殺。房崇吉死守升城，不久就崩潰解散。從襄陽往東，直到淮河海邊，没有不望風傾倒、歸順正統王朝的。原以爲東陽、歷城的有識之士，會往上想一想薛安都歸順後的顯赫，往下想一想申纂的死亡，悔悟以前的執迷不悟，以便改過自新。没想到却是執迷不悟，不能自拔。不才奉命總率大軍平定北方。渡過黄河便知道你方是徒有虛名，到了齊地便可想望能够很快改變這裏的風

書，以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吴弱卒所能擬抗。况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閫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自求多福。”

氣。徘徊猶豫四處觀望，感慨萬千不能自已。所以先送上一封書信，把成功失敗的道理都講明白。根據時機做出相應的舉動，這是《周易》所稱道的；避開危險靠近安全，這也是通常的道理。如果自以爲天下無敵，以不肯改悔爲美，那麽就會像微子被當時的人所嫌棄，像紀季受到世人的責難。我們皇魏歷代帝業相承，光照天下，用道德感化人没有例外，軍威所到，無不望風歸順。本來就不是三吴弱兵所能够對抗的。何况到了今天，形勢已經土崩瓦解。劉彧的威力不能控制秣陵，政令不能超出城門，怎麽還能渡過江海，救助你們的危急困難呢？憑藉這個作爲援助，這和那些身陷牛馬蹄印的積水之中却希望拯救江河的魚相比，又有什麽不同呢？蝮蛇咬了手，就應當果斷截斷手；咬了脚，就應當果斷截斷脚，這就是忍受肌體的痛苦來保全性命。如果順從道義而行事，就没有截斷身體部位的疼痛，而可以保全家庭安定宗族，長時間過着安樂的生活。這是有志之士應當反復思考以自求多福。”

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郛，頗有采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并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别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

道固固守不降，白曜修築很長的包圍圈來攻打它。長孫陵等到了青州後，沈文秀派人請求投降。我軍進入他的西部外城，發生了一些搶劫行爲，文秀後悔了，就環城固守。皇興二年，崔道固和兖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一起反綁雙手前來投降。白曜爲他們鬆綁并且以禮相待。把道固、休賓及其下屬送到京師。後來，又把兩城名門望族遷移到下館，朝廷設置了平齊郡，下屬懷寧、歸安兩縣以安置他們。其餘都成了奴婢，被分賜給百官。白曜雖然是武將，但待人接物寬和有禮。俘獲崇吉的母親妻子、申纂家的婦女，都另外安排房屋居住，不讓士兵喧鬧擾亂她們。

乃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胄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内户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吴蠻户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

於是進攻東陽。冬天，攻入西城。皇興三年春天，攻克東陽，捉住沈文秀。總共繳獲倉庫中貯存的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支，刀二萬二千四百口，甲胄各三千三百件，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裏的住户八千六百，人口四萬一千，吴地的南方人三百多户。從戰爭開始到結束經過了三年，修築圍墻，進攻擊殺，幾乎是天天交戰，雖然士兵有死有傷，但

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爲之拜，忿而棰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

没有很多的不滿和背叛行爲。督促交納田賦和絹税，用這作爲軍需物資，不至於把百姓侵害得太厲害。三齊地方的百姓很高興，安居樂業。攻破東陽城那天，因爲沈文秀傲慢而不肯下拜，白曜憤怒地用鞭子打他。惟有這件事被人指責。因爲有功而拜授使持節、都督青州齊州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將軍的官職仍和原來一樣。

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俠附，緣此追以爲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冤之。

皇興四年冬天，慕容白曜被殺死。當初乙渾專權的時候，白曜依附他，就因爲這個被追究責任。等到他快被誅殺的時候，説他是想密謀反叛，輿論認爲冤枉。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焉。

慕容白曜的小兒子真安，十一歲，聽説父親被拘捕就要自殺。家裏人勸阻他説："最後判決的輕重還不知道呢。"真安説："父王地位高功績大，如果衹是犯了很輕的罪的話，總不會到這一地步。我怎能忍心看見父親被殺死。"於是自縊而死。

白曜弟如意，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

慕容白曜的弟弟慕容如意，也跟隨白曜平定歷下，和白曜一同被殺。

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

太和年間，著作佐郎成淹上書給皇上，替慕容白曜申辯説：

> 臣聞經疆啓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閫外功成，而流言内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横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吴，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櫬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内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晋武之鑒，亦幾於顛沛矣。每覽其事，常爲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

> 我聽説維護疆界開拓領土，本來是良將們的功勞，而褒揚有德之人酬謝有功之臣，却是賢明的君主的事情。過去姜太公手持黄色大斧東征西討，開創了周朝的根基；韓信手執白色旄尾統兵征戰，建立了漢代宏大的偉業。所以能在當時得到超過别人的獎賞，名垂青史。如果將領們統兵在外，取得了勝利，可是朝廷却起了流言，國君也猜疑他們，將領們心中就産生了恐懼和擔心，這就是樂毅背叛燕國、章邯投奔到楚國的原因。至於像鄧艾懷着忠誠假托君主的命令使國家得到安寧，赤膽忠心皎如日月，顯而易見，却横遭殺害，實在可悲。至於士治討伐吴國，奮勇向前，不顧惜自己的性命，在長江上行船萬里，適應時機，直接指向敵軍，迫使孫皓君臣載着棺材進入洛陽。等到大功告成的時候，

誣告的書信也突然出現，内外一唱一和，讒言的織錦即將編成，如果不是晉武帝明鑒，士治也幾乎陷入絶境。每次看到這些記載，就常常爲他們感到痛心。聖明的君主，更應當深入地明察。

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被，季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僚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萬，杖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璧，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静、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洶洶，莫不南顧。時兵役既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内盡方略，身擐甲胄，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纊之温，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效順軍門；文静、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吴，風偃荆漢。及青州克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静，三齊克定，逖彼東南，永爲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

我看見已故的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和父親衣鉢繼承，先後爲東部地區首領，正趕上皇朝天運擴展，當即歸順爲臣。白曜從小生長在王國之中，飲食服裝道德教化都受到了熏陶，爵位列在上等的品級，官位一直做到帝伯。過去天安初年，江南夷楚，竟敢違抗君王命令，三方面連兵抗衡，連城對峙。海岱的百姓，翹首盼望等待援救。朝廷考慮到南方，想救助邊遠地區百姓，大集群臣商議此事，公開推舉大將，百官一致同意，都説衹有他纔是適當的人選。於是大家齊心委托他，授予他專門征戰的重任，統率十萬士兵，掌握一方軍政。威風到了河濟，淮徐一帶都受到震動而害怕，出兵到無鹽而申纂投降。濟北、太原的勢力同時消滅潰敗；麋溝、垣苗的人没過多久也奔走逃跑。等到他回師平定東方，道固戰敗投降，盤陽、梁鄒兩地人則去衣露體祈求保全性命。當時，東陽還没有平定，人們懷着去留進退的不同想法。沈文静、高崇仁擁兵不服，煽動擾亂邊境地區。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在淮海一帶聯兵反抗，水路陸路相繼起兵，舉着旌旗到來，謀劃援助青州、齊州。群情騷動，没有不想投奔南方的。當時出兵打仗時間已經很長了，將士都有返鄉的想法，而慕容白曜外面大力宣揚朝廷的威風，内心則盡力籌劃計謀策略。身穿甲胄，和士兵一樣，安撫新歸順的百姓，向他們表示朝廷恩德的厚重。將士心中感到温暖，新歸附的百姓體會到獲得新生的喜悦。於是使僧祐帶領士兵放下旗子，歸順軍隊；文静、崇仁則放棄城池逃竄到沿海地區；次陽、

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算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

顯達聽説白曜軍隊要來就逃回南方。白曜軍隊的名聲震動了江吴地區，他的威風使荆漢地區懾服。等到青州平定後，文秀被縛投降，沿海一帶平静，三齊被攻克平定，遠到那些東南地區，都永遠歸國家所有。使天府接納六個州的貢賦，濟泗停息作戰帶來的禍患，開闢泰山封禪的疆界，開闢望祭山川的等級秩序。這的確是王室宗廟的威靈，是神靈所授予的，但也是白曜的戰功所致。

及氛翳既静，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僞亂真，朱紫難辨，傷夷未瘳，合門屠戮。鴻勛盛德，蔑爾無聞。有識之徒，能不凄愴。

等到這些凶惡之氣已經平静，他的爵位也非常高，顯赫一時，聲譽越傳越遠。然而百姓厭惡他太顯赫就無端指責，因爲他功勞大，就出現了一些流言蜚語混淆人們的視聽。以假亂真，黑白難辨。所受的創傷還没有愈合，白曜的全家就被斬首。鴻大的功勛盛大的功德，竟然没有人予以重視，有識之士，怎麽能不感到憂愁悲傷。

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内，世載忠美。秉鉞啓蕃，折衝敵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契闊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静亂。及方難既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岳。主將驍雄，按鉀在所，莫不殉忠死難，效節奉時。此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況潛逆阻兵，營岱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與圖存，離敗之民不可與語勇哉！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勢，寧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己？據强兵之勢，因塗炭

我認爲白曜在朝廷做官，多次擔任授給他的光榮任務，歷任朝外和朝内的官職，世間傳揚着他的忠心與美譽。率軍征討邊疆，攻戰於敵國之中，開拓了千里疆土，攻下了十二座城，在軍旅中辛勤奔波，在作戰中出生入死，親冒箭雨，親赴險境，立志要平定禍亂。當大亂平定，他受到很高的封賞，接受封地，與國家同休戚共命運，六十歲的時候，恩寵已經達到了頂點。看他所立下的功勞，足以説明他應變的能力，怎麽會愚蠢地産生謀反的非分之望呢？當時，我方人馬駐扎在京都以南地方，跨州連鎮，如同高大的山岳一樣形成屏障。主將勇猛，將士待命出征，没有人不發誓爲國難盡忠而死，遵從命令，效忠到底。在這種情况下不能生二心，白曜知道得很清楚。況且存在暗中抵抗的勢力，營岱之人厭惡禍亂，加上國家的軍隊仍駐扎在那裏，州郡四分五裂，平民辛勤勞動，神魂膽量都喪失了，將要滅亡的民衆不能和他共圖生存，離散失敗的民衆不能和他談論

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爲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

勇敢！白曜果斷堅毅，敏於軍事，熟悉軍隊的形勢，怎麽會不知道士民的不可靠，將士的厭戰，而去藉助遭受塗炭的百姓，想來成就一番非常的大事業，這是愚蠢的人也不會做的事情。根據這些，事情的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宰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勛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慰僵尸之魂。使合棺定謚，殁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絶世。進可以奬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霈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

陛下的聖明來自上天，以仁孝主宰世界，德行稱冠宇宙，道德超過百王。開國以來，那些受極刑的，没有收殮尸骨的，您派人將他們安葬。這樣大的恩德，從没有過。而慕容白曜過去功勞大，因罪覆滅，名滅國除，爵位被廢。天下平民，都爲他感到可惜，同其他人相比，應當有差别。希望陛下能顯示日月的恩澤，明察有功之臣的功績，賜給天地的恩惠，告慰死者的靈魂。給他蓋棺後確定一個謚號，讓他死後有一個稱呼。選拔他宗族中有才的，賜給一個低級的爵位，來延續白曜斷絶了的世系。這樣，進可以用來勸勉來人，退可以用來顯示國君的恩澤。使活着的人享受莫大的恩德，死了的人有後代繼承，豈不是兩全其美！仰視皇上聖明的恩澤，清楚可見；我的這些昏昧的言辭，等待着您的處罰。

高祖覽表，嘉愍之。

高祖看了這份奏書，贊許并憐憫他。

慕容契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爲中散，遷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爲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太后引見群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克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過蒙曲照，虚忝令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

慕容白曜弟弟的兒子慕容契，爲人輕薄，行爲不檢點。太和初年，因爲他是名家之子被提升爲中散，調任宰官。南安王元楨有貪婪殘暴的名聲，皇上派中散閭文祖到長安考察此事。文祖接受了元楨賄賂的黄金珍寶，替元楨隱瞞實情。事情被揭發後，他因此被治罪。文明太后召引群臣，對他們説："上次談到貪污和清廉，你們都説能够約束自己加强修養，當時文祖也在中間，可他後來竟犯了法。照這樣來説，人心確實是不可瞭解的。"高祖説："古時候有等待流放的臣子，也有脱離世俗的士人。你們自己審察自己，有不能戰勝貪心的，允許辭去官職回到府第。"慕容契上前一步説："我不過是一個地位卑下的

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禄’，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官令，微好碎事，頗曉工作，主司厨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構，征新野、南陽起諸攻具，契皆參典。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禄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虜將軍、營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并如故。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川三鎮三道諸軍事，後將軍，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克。

人，見識不廣，承蒙皇上照顧，辱没了這一職位。小人之心是經常變化的，而帝王的法令法則却是固定的。以無恒之心對有常之法，不是我所能够忍受的。我請求您能讓我辭官。”高祖説：“過去鄭國宰相喜歡吃魚，人們就有給他送魚的，宰相説‘如果我接受了這些魚，恐怕我的官職利禄就會被削減’，於是不肯接受。慕容契如果知道心是不恒定的，那也就知道貪污是一種醜惡的行爲了，爲什麽要求辭官呢?”改任宰官令，做一些瑣碎的事，知道一些烹飪手藝，主管厨房，漸漸地受到重用。等到營造洛陽，征討新野、南陽所需建造的進攻器具，慕容契都參與主持。太和末年因爲有功升任太中大夫、光禄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年，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調任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改任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職位不變。改任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川三鎮三道諸軍事，後將軍，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去世，追封鎮北將軍、并州刺史，謚號克。

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免，不敢復姓，皆以“輿”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

當初，慕容氏破敗後，家族仍舊很興旺。天賜末年，朝廷忌恨其家族太盛而殺之。當時也有一些幸免的，不再用這個姓，都用“輿”爲姓。延昌末年，皇上下令恢復舊姓，而他的子女原先入宫爲妃嬪的，仍然稱慕容，衹不過比别的族多些。

契長子昇，字僧度。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號征虜將軍。甚得邊民情。

慕容契的長子慕容昇，字僧度。任建興太守，升任鎮遠將軍、沃野鎮將，提升征虜將軍。很能體察邊疆地區百姓的民情。

和第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耽淫酒色，不事名行。

慕容和第二個兒子慕容僧濟，從奉朝請漸漸升到五校。沉湎於酒色，不在乎名譽。

契弟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忠賞粟二百石。卒，贈幽州刺史。

慕容契的弟弟慕容暉歷任涇州長史、新平太守，爲官仁愛，有政績。景明年間，大使于忠賞賜他二百石粟。去世後追封幽州刺史。

孫善，儀同開府主簿。

他的孫子慕容善，任儀同開府主簿。

史臣曰：魏之諸將，罕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將帥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克彭城猶拾遺，擒將

史臣曰：魏的各位將領，很少建立獨當一面的大功。尉元以寬厚文雅的風度，接受將帥的重任，奪取瑕丘如同翻轉手掌一樣容易，攻克彭城

馘醜，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海垂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

就像拾地上的東西一樣輕鬆，捉拿敵軍將領，割掉俘虜的耳朵，威名遠揚。官位高達王公、三老，聖上也向他請教。這難道不是近世的一個傑出人才嗎？慕容白曜有敦厚剛正的風範，擔當討伐重任，席捲三齊，如同狂風吹野草，待人接物很有禮節，邊遠地區感到欣慰。功勞當然不小。可惜功名難以長久，被懷疑遭到殺戮。寬恕有德行的人，減免對有功績的人的處罰，當時均未做到。

魏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吕羅漢　孔伯恭

韓茂　韓備

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黄老。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謚曰成侯。

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

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破之。世祖謂諸將曰："今若窮兵極武，非吊民之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茂爵蒲陰子，加强弩將軍，遷侍輦郎。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從平平凉，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由是世祖壯之，拜内侍長，進爵九門侯，加冠軍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徙其居民。從平凉州，茂爲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録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將軍。從破薛永宗，伐蓋吴。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

韓茂，字元興，是安定安武人。父親韓耆，字黄老。永興年間自赫連屈丐軍中來降，被任命爲綏遠將軍，升龍驤將軍、常山太守，署安武侯。便居守常山的九門。去世，追贈涇州刺史，謚號爲成侯。

韓茂十七歲時，膂力過人，尤其善於騎射。太宗親征丁零翟猛部時，韓茂任中軍儀仗隊旗手。一日狂風驟起，各軍旌旗俱倒，惟韓茂跨馬擎旗，始終没倒。太宗感到驚奇而詢問，召來其主官，主官遂禀告韓茂的情况。太宗令左右説："記下來。"不久即召韓茂到行營御帳，考察其騎射能力，太宗深感韓茂出衆，便任命爲虎賁中郎將。

後隨世祖征伐赫連昌，大破敵軍。世祖對諸將説："現在若窮兵黷武，就不合慰民伐罪的道理了，明年必與各位共取勝利。"遂遷其居民而還。韓茂以軍功被賜予蒲陰子爵位，加授强弩將軍，調任侍輦郎。又隨世祖攻統萬，大敗敵軍。隨世祖平定平凉，阻擋韓茂衝擊的敵人，無不應弦而亡。因此世祖贊其壯勇，任命他爲内侍長，進爵位爲九門侯，加授冠軍將軍。後隨世祖征討蠕蠕，連戰連勝。與樂平王元丕等攻和龍，遷其百姓而歸。隨世祖平定凉州，韓茂任前鋒都將，戰功居多。調任司衛監。又議其歷年功勞，任命他爲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加授平南將軍。隨世祖擊敗薛永宗，討伐蓋吴。改任都官尚書。隨世祖征伐懸瓠，屢敗敵軍。世祖

賊軍。車駕南征，分爲六道，茂與高涼王那出青州。諸軍渡淮，降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以茂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義隆遣將檀和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州，和之遁走。

南征，分兵六路，韓茂與高凉王元那由青州出兵。各軍渡過淮河後，宋軍相繼投降，任命韓茂爲徐州刺史去鎮撫降人。世祖北返，任命韓茂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加授征南將軍。世祖去世，劉義隆派遣將領檀和之進犯濟州，南安王元余令韓茂討伐他。韓茂軍至濟州，檀和之逃走。

高宗踐阼，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論議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夏，領太子少師，冬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王。

高宗稱帝，任命韓茂爲尚書令，加授侍中、征南大將軍。韓茂性格堅毅誠實，雖讀書不多，參議決策却常常切合事理。作爲將領，善於管理部隊，以勇敢著稱於當時，被朝廷稱道。太安二年夏，兼任太子少師，冬天去世。追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號爲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爲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烈將軍。又進爵行唐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遷寧西將軍，典游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謚曰簡公。

韓茂的長子韓備，字延德。起先授中散大夫，賜爵江陽男，加授揚烈將軍。又進爵行唐侯，授冠軍將軍、太子庶子。調任寧西將軍，主掌游獵曹，加授散騎常侍。承襲父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去世，追贈雍州刺史，謚號爲簡公。

韓均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爵范陽子，加寧朔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本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有治稱。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本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爲耳目，廣設方略，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局。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顯祖詔書誚讓

韓備的弟弟韓均，字天德。年少時善於騎射，有將領之才。起初授中散大夫，賜爵范陽子，加授寧朔將軍。調任金部尚書，加授散騎常侍。兄韓備去世，無子，韓均襲兄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外任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寧朔將軍、定州刺史，改任青、冀二州刺史，其他爵銜未變。爲政能體恤民情廉潔謹慎，以善於治民著稱。廣阿澤位於定、冀、相三州交界處，地廣人稀，盜匪很多，朝廷專設軍鎮以平匪患。因韓均任冀州刺史時，境内無劫盜案件，即以他爲寧朔將軍、廣阿鎮大將，加授都督三州諸軍事。韓均清廉自律以身作則，探明情報，多方設法，管制不法行爲，對趙郡屠各、西山丁零各部聚守山澤以掠奪爲生者，韓均或招誘或追捕，使遠近之民俱感震驚畏懼。此前，黄河以外尚未臣服，邊民大多數去留不定，因而暫設東青州作安撫邊民的機構，新近歸附的邊民，都可得免除徭役的優待。然而本土逃避徭役者，也有許多遷至東青州。韓均上表説設州無利，朝廷遂撤銷了東青

之。又以五州民户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户。復授定州刺史，輕徭寬賦，百姓安之。延興五年卒，謚曰康公。子寶石襲爵。

州。後來韓均轄區内，又有盗匪活動，顯祖下詔書譴責了他。又由於五州居民衆多，可户籍不真實，因韓均誠實正直不畏權貴，詔令韓均檢核搜索，清出逃籍者十餘萬户。再次授韓均爲定州刺史，韓均實行輕徭薄賦之政，百姓安然。延興五年去世，謚號爲康公。子寶石承襲爵位。

均弟天生，爲内厩令，後典龍牧曹。出爲持節、平北將軍、沃野鎮將。

韓均的弟弟天生，曾任内厩令，後來主管龍牧曹。外任爲持節、平北將軍、沃野鎮將。

皮豹子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泰常中，爲中散，稍遷内侍左右。世祖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尋加征西將軍。後坐盗官財，徙於統萬。

皮豹子，是漁陽人。年少即有軍事謀略。泰常年間，任中散大夫，逐漸升至内侍左右。世祖時，任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授冠軍將軍。再升任選部尚書，其他爵銜未變。外任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守長安。不久加授征西將軍。後因竊取公物獲罪，判流刑流放於統萬城。

真君三年，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世祖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并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奂之、王長卿等六人，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强玄明、辛伯奮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方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降，仇池平。

真君三年，劉義隆派遣將軍裴方明等侵犯南秦王楊難當，終於攻陷仇池。世祖徵召豹子，恢復其爵位。隨即任其爲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豹子與建興公古弼等命令諸將領，十路并進。四年正月，豹子率部攻擊樂鄉，大破敵軍，生擒義隆將領王奂之、王長卿等六人，斬殺三千多首級，俘獲二千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領强玄明、辛伯奮棄城逃走，皮豹子追斬强玄明、辛伯奮，俘獲其全部士卒。義隆命令他的秦州刺史胡崇之進駐仇池，崇之至漢中，聽説官軍已西征，畏懼而不敢前進，方明增添崇之的兵力而令他繼續前進。豹子與司馬楚之率軍至濁水迎擊，生擒崇之，盡俘其士卒。軍至高平，義隆將領姜道祖投降，收復仇池。

未幾，諸氐復反，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于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耻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爲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

不久，各氐族部衆再次反叛，共推楊文德爲主帥以包圍仇池。古弼率各軍討伐平定叛亂。當時豹子駐軍於下辨，得知仇池已解圍，便計議撤兵。古弼派人對豹子説："賊人耻於他們的失敗，必然將伺機報復，日後再集中兵力必然會遇到困難，不如部署部隊以等待敵人。"豹子便同意如

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隆復遣楊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别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義隆以文德爲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義隆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擊，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

興安二年正月，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别令楊文德、楊頭等率諸氐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兵將救之，至女磊，聞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覆津，據險自固。義隆恐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晋壽、白水送糧覆津，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增兵運糧，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期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顔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爲唇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

此。不久授豹子爲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爲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爵依舊。十一月，義隆再次派遣楊文德、姜道盛率軍二萬人侵犯濁水，另派將領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抵擋豹子。濁水城守軍射殺道盛，豹子軍至斧山，殺死顯伯，將其士卒全部俘獲。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會師於濁水，賊軍震驚恐慌，丢棄他們的兵甲乘夜逃走。當初，南秦王楊難當投誠，詔令將楊氏子弟族人盡送京城，文德因行賂得以留居，便逃奔至漢中。義隆任命文德爲武都王，并給他士兵二千人去防守葭蘆城，以招誘氐羌部衆，於是武都、陰平的五部氐民響應文德而叛變。詔令豹子率各軍征討文德，文德擁兵恃險抵擋豹子。文德部將楊高來投誠，引導各軍直撲其城，文德棄城南逃，豹子俘獲他的妻子兒女、幕僚、軍用物資及已死的武都王保宗的妻子魏國公主送京城。義隆的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援文德，豹子分兵迎擊，大破敵軍，啓玄、文德逃還漢中。

興安二年正月，義隆派遣其將領蕭道成、王虬、馬光等進駐漢中，另又命令楊文德、楊頭等率各部氐羌圍攻武都。武都守軍抵抗，殺賊二百多人。豹子分派部隊救援武都，軍至女磊，得知賊軍停止前進，豹子派人到祁山調集馬匹，將親自赴援。文德認爲豹子將截斷他的糧道，便回兵退還覆津，據守險要鞏固防守。義隆懼怕文德擅自回兵，又增添兵將，命令晋壽、白水向覆津送糧，漢川、武興向甘泉送糧，都建倉儲糧。豹子上表説："義隆增兵運糧，到時候必然來送死。臣所率領的部隊，原本就不多，衹是依靠當地民軍，一心防守。統萬、安定二鎮來的兵，從軍以來，已經三四年，長安來的士兵，服役已過一年，還不知更换日期，士兵們衣糧都用盡，身體枯瘦面容憔悴，困窘已極而思家，逃亡者不絶，既臨大敵，却無力作戰。鄉豪百姓中狡詐通敵者，得知臣部兵力薄弱，招引南面的文德，同爲唇齒。考慮到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共同進攻長安時，得知朝廷已派出大軍，援兵雲集，且長安地勢平坦，使用騎兵很方便，他

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人，稱臺軍不多，戍兵鮮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返掌。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糧路，關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強，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千，賫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安、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糧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糧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若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祁山，臣隨迎致。”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

們畏懼國家的騎兵，不敢北進。但接到仇池知情人的報告，説我主力不多，戍衛部隊甚少，各州調來的雜軍，人人都想回鄉，如果以優勢兵力進逼，我軍必然奔散逃走，敵軍攻城，易如反掌。敵將相信此語，催促攻長安的部隊返回，派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期望打通秦隴。敵軍圍攻武都，已有多日，因害怕臣部截斷他的後路，切斷他運糧路綫，故而關鎮守軍雖少，還没有大損失。目前外敵兵力强盛，臣部兵力薄弱，抵抗賊兵防備敵人，没有軍隊便無可籌劃，懇請選派精兵，增援武都，鞏固城防，方可没有禍患。目前局勢已很緊迫，若不迅即上報，如喪失城鎮，恐會招致深重罪責。希望派遣高平鎮的精鋭騎兵二千人，帶一月之糧，迅速趕赴仇池。尚且可挫敗叛民的氣焰，支持對賊作戰。必須長安、上邽、安定的戍防兵到來，纔可以不敗。糧食，是軍民的命脉，雖有金城湯池，没有糧就守不住。仇池原本就没有儲積糧食，今年又歉收，如高平的騎兵到來，不知從何處取供給。請派秦州的民夫，送軍糧到祁山，臣隨即率兵接應。”詔令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精鋭騎兵二千人赴援，道成等於是退兵。徵召豹子任尚書，出任內都大官。

劉駿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不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圍費日，遂略地至高平。劉駿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鋒候騎相遇，即便交戰，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於城下，其免者十餘人而已。城內恐懼，不敢出救。既而班師。

劉駿派遣將領殷孝祖在清水東面修築兩當城以威脅南部邊境，天水公封敕文率部攻兩當城，失敗。詔令豹子同給事中周丘等協助進攻兩當城。豹子認爲南軍據城防守，圍攻耗費時間，便攻入敵境至高平。劉駿瑕丘鎮派出步兵五千赴兩當助防，在距城八里處，與豹子的前鋒偵察騎兵相遇，隨即交戰，豹子主力相繼趕到，大破敵軍。騎兵縱馬追殺，直至城下，敵軍逃生者十多人而已。守城敵軍驚恐害怕，不敢出城救援。豹子不久即撤軍。

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群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爲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六

此前，黄河以西各部胡人，逃亡躲藏拒絶朝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率黄河以西各軍向南急趨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元良共同討伐諸胡。豹子等與賊對峙中，未察覺胡人逃走，無功而還，又獲罪免官。不久因歷戰有功，又提升爲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去世。高宗

月，卒。高宗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賜命服一襲。

子道明，襲爵。

皮喜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高祖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掠澆河，大爲民患。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領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大悦，酋帥强奴子等各率户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軍。

太和元年，劉準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詔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真，真衆潰，僅而得免。喜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强大黑固守津道，懸崖險絶，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黑潰走，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殺一千餘人。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門，智勇出於將相之族。往年氐羌放命，侵竊邊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資父舊勛，或身建殊效，威名著於庸漢，公義列於天府，故授以節鉞，委閫外之任。并罄力盡鋭，克荷所司，霜戈始動，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又梟凶醜。元惡俱殲，窺窬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略，商校利害，料其應否，寧邊益國，專之可也。今軍威既振，群愚懾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勢，寬猛之

追悼痛惜，追贈爲淮陽王，謚號爲襄，賜給按等級穿的制服一套。

兒子道明，承襲爵位。

道明第八弟皮喜。高宗因他是名臣之子，提拔爲侍御中散，升爲侍御長。高祖初年，吐谷渾拾寅部落因饑荒困窘，侵入澆河搶掠，給百姓帶來災患。詔令以皮喜暫爲平西將軍、廣川公，率領涼州、枹罕、高平各軍，同上黨王長孫觀共討拾寅。又授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署廣川公依舊，這是因他的父親豹子昔日鎮守仇池有威信的緣故。皮喜到仇池，陳述朝廷恩惠，夷民非常高興，部落酋帥强奴子等各率部衆歸附，於是設廣業、固道二郡安置他們。被徵召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授左將軍。

太和元年，劉準的葭蘆戍主楊文度派他的弟弟楊鼠襲取仇池，詔令皮喜率兵四萬討伐楊鼠。皮喜軍進至建安，楊鼠棄城南逃。皮喜進屯濁水，派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攻擊文度任命的仇池太守楊真，楊真部衆潰散，僅楊真逃走。皮喜便駐守覆津。文度部將强大黑堅守渡口道路，懸崖險峻，棧道狹窄僅能單行。皮喜指揮將士，攀懸崖涉河水，衝擊大黑陣地，大黑兵敗潰逃，皮喜軍追擊西進。進攻葭蘆城，克敵破城，斬文度，傳送他的頭顱至京城，殺其士卒一千多人。詔書説："忠臣生於守德義的家庭，智勇出於有將相的宗族。往年氐羌違背命令，侵犯邊防，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憑藉父親從前的勛勞，或依靠自己建立的殊功，威名著稱於庸漢之地，公義并列於殿陛之間，故而授以節鉞，委派統領軍隊的職務。俱能傾全力盡鋒鋭，承擔職責，似霜的刀戈方始揮動，如蟻的賊兵立即逃散，速復仇池，百姓安居。到了攻打葭蘆，又斬凶醜的首級。首惡都被殲滅，永息窺測陰謀，朕極嘉賞。倘若有所計劃謀略，應分析利弊，思考是否可行，如可安定邊境有益國家，可以專斷。目前軍威既已振奮，愚民俱已畏服，除弊布新，有便利

宜，任其量處。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家累，部送赴臺。仇池，南秦之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守防，令奸覘之徒，絶其僥倖。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土，稱朕意焉。”

條件，宜寬宜猛，由你們酌情處置。應該設立郡縣的，官吏亦任憑委任。楊文度、楊鼠的親屬，押送朝廷。仇池，是南秦的關鍵，防守所需的軍資儲備，必須充足，險阻要地，更應設防，務令尋隙奸徒，滅絶僥幸心理。努力勤於軍務，安撫新附之人，關懷百姓安定疆土，以符合朕意。”

又詔喜等曰：“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寇，軍威所及，即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蘆之新邦，梟擒首逆，克剪凶黨，勛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來，駱谷置鎮，是以奸賊息窺閫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敕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祗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頓，無事閑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兵勢，即令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於駱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

又詔令皮喜等人説：“卿受命爲將帥，征伐邊疆敵寇，軍威所到之處，就能掃蕩平定，恢復仇池之舊鎮，占領葭蘆之新區，斬殺擒獲叛首，剪除從惡凶徒，嘉美功勛，朕平等對待。仇池是國家重要屏障，防守事宜，更須完備充實。從前，駱谷置有軍鎮，因此杜絶奸佞之徒的非分之想，邊城没有危險失利的災禍，近年由於遷軍鎮到建安，導致有去年的戰役。前已令卿等，部署兵將，於駱谷築城，雖有一時的辛勞，終可得永遠的穩定。而卿等不遵詔令，直至今日，祇是使士兵停留，閑滯無事，又一再以片面之辭，上表請求放遣士卒，這難道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各州的兵，已免一年徭役，應再作短期努力，完成此項重要任務。卿等上表請求來年再築城，豈不更勞累將士？莫若乘目前有利時機，下令築城，一勞永逸，不必再度麻煩。現再給一個月的軍糧，即速在駱谷築城，到四月底必須完工。若不及時營造，到期未能建成，或建成而不堅固，以軍法處置。”

南天水郡民柳旂據險不順，喜率衆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决以杖罰。七年卒，贈以本官，謚曰恭公。子承宗襲爵。

南天水郡人柳旂占據險要不順從，皮喜率兵消滅了他。改任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下詔責備他爲政鬆緩怠惰，因好酒而誤事，威嚴不足以約束部下，派使者赴豫州就地杖責。太和七年去世，追贈豫州刺史，謚號爲恭公。子承宗承襲爵位。

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皮喜的弟弟雙仁，位至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敕文　封萬護

封敕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領衆三萬東征幽州，平定三郡，拜幽州刺史。後爲使持節、都督冀青二

封敕文，是代郡人。祖父封豆，皇始初年領兵三萬東征幽州，平定三郡，授幽州刺史。後任使持節、都督冀青二州諸軍事、前將軍、開府、

州諸軍事、前將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内侯。父涅，太宗時爲侍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

敕文，始光初爲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敕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軍、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民户，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

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雜人萬餘户，據上邽東城、南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備，殺賊百餘人，被傷者衆，賊乃引退。冏、會復率衆四千攻城。氐羌一萬屯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户二萬餘人屯於北嶺，爲冏等形援。敕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内，别令騎出擊之。既而僞退，冏率衆騰逐，敕文輕騎横衝，大破之，斬冏。而北嶺之賊，從高射敕文軍人，飛矢如雨，梁會得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爲主。敕文分兵二百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又遣步卒攻門，克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衆開門出走，奔入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

安豐公閭根率軍助敕文。敕文表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那羅稱纂集衆旅，剋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人來到會間，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

冀青二州刺史、關内侯。父親封涅，太宗時任侍御長。去世，追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章武侯，謚號爲隱。

敕文，始光初年任中散大夫，逐漸升至西部尚書。出朝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守上邽。詔令敕文率步兵騎兵七千人征伐枹罕的吐谷渾慕利延兄長的兒子拾歸，因兵少不能制敵，詔令安遠將軍、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師隴西。軍隊進至武始，拾歸乘夜逃走。敕文率領軍隊進入枹罕，俘獲拾歸的妻子兒女及其部衆，分出一千家遷至上邽，留下烏頭守枹罕。

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煽動秦益二州各族部衆一萬多户，占據上邽東城、南城，圍攻西城。敕文已預先設防，殺賊一百多人，傷者更多，賊兵於是撤退。邊冏、梁會又率四千人攻城。一萬氐羌兵屯聚在南嶺，休官、屠各及各族部衆二萬多人在北嶺屯集，作邊冏等後援。敕文派二將率領二百騎兵在城門内預做準備，另派騎兵出城攻擊。隨即假裝敗退，邊冏率衆奔躍追逐，敕文率門内輕騎衝出横截攻擊，大破敵軍，斬殺邊冏。據守北嶺的敵人，從高處射敕文的士卒，飛來的箭矢如雨，梁會因此能逃奔北嶺，敕文的騎兵返回。群敵又共推梁會做主帥。敕文分出士兵二百人突襲南城，點燃城樓，敵兵望見火焰衝起，部隊驚慌混亂。敕文再令步兵攻打城門，門破，敕文即率騎兵馳入南城，敵餘衆開門出走，逃入東城，敕文尾隨追擊，殺敵一千多人。

安豐公閭根率軍協助敕文。敕文上表說："安定賊帥路那羅派使者送信給叛首梁會，梁會將那羅的信射入城中，那羅説已糾集兵力，約定日期就來幫助梁會。又有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已得天賜玉璽，私造符書，欺騙迷惑百姓。梁會派人招引楊文德，而文德派權壽胡領兵二十人來到梁會處，煽動百姓，説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并立，若想我來，先殺李洪，我自然親身前

王，兩雄不并，若欲須我，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致文德，誘説李洪來入東城，即斬洪首，送與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以今月二十四日來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領兵聚衆，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以來，南勾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氐羌盡相唇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衆已集，剋來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持，賊在東城，隔墻而已。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剋來助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今文德未到，麥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爲便。伏願天鑒，時遣大軍，助臣誅翦。"

來。梁會想引來文德，就騙李洪入東城，隨即斬下李洪頭顱，送交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皮豹子密派使者，於今月二十四日到達臣處，說楊文德接受劉義隆的官爵，領兵聚衆，在仇池境内，恐嚇煽動百姓，謀取城鎮。自梁會叛變以來，南聯文德，成互援的形勢，武都的氐羌都結爲唇齒關係，爲響應文德起兵，到處屯聚，戰士已集結，不久將到來。臣守備邊鎮，與賊對峙，賊據東城，僅隔一墻。但因腹背受敵，攻城頗有疑慮，推測文德，近期將來援助梁會。若文德來到，百姓響應，賊黨就更多，用兵更難。目前文德未到，麥子又未成熟，時機利於速戰，對大局有利。伏望皇上明察，及時派遣大軍，幫助臣誅滅敵人。"

表未及報，梁會謀欲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車陳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鬥，從夜至旦。敕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鬥，而況於人。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克之易矣。"衆咸以爲然。初敕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敕文縱騎躡之，死者太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

表文未得上報，梁會已謀劃逃走。此前，敕文在東城外已開掘數道壕溝，以隔斷敵軍退路。深夜，梁會用車輛雲梯，越塹逃走。敕文預布重兵在塹外攔擊，戰鬥由深夜至天亮。敕文與將士商議說："困獸猶鬥，何况是人。賊兵認爲没有生路，每人都會死拼，我軍傷亡必重，不易取勝。若給他們一條生路，賊兵一定會上下離心，就容易克敵取勝。"將士都稱是。敕文開始舉白虎幡向賊兵宣告說："若能投降，寬赦給生路。"當時投降的就有六百多人。梁會知道人心離散，於是分散逃走。敕文縱騎緊隨追殺，大半敵軍被殺，俘獲四千五百多人。

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衆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真討之，軍次略陽，敕文遣使慰喻。而元達等三千餘人屯於松多川。乃部分諸軍，三道并攻。賊出營拒戰，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時，與新平公周盆擊劉駿將殷孝祖於清東，不克。天安元年五月卒。

略陽人王元達乘梁會叛亂，聚衆攻城，招誘休官、屠各部衆，推舉天水休官族人王官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真率軍討伐，軍隊停駐略陽，敕文派使者撫慰開導亂民。元達等三千多人屯兵於松多川。敕文部署各軍，三路并進。賊兵出營應戰，大破賊兵，俘獲三千人。高宗時，與新平公周盆在清水東攻打劉駿部將殷孝祖，未能取勝。天安元年五月去世。

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敕文的長子萬護，讓爵位給弟弟封翰。當時推讓爵位的衹有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的兒子元伯，讓給弟弟次興，朝廷認爲有道義而予以批准。

封静　封熙

翰族孫静，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衛率，以幹用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臨朐子。後坐事免。卒。

封翰的族孫封静，世宗時，歷任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衛率，以幹練勤勞著稱。延昌年間，升任平北將軍、恒州刺史，封臨朐子。後因事獲罪免去官職。去世。

子熙，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薛曇尚迎蠕蠕主婆羅門於凉州。又除鎮遠將軍、河陰令。卒，贈輔國將軍、朔州刺史。

封静的兒子封熙，初爲奉朝請。升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薛曇尚迎接蠕蠕國主婆羅門於凉州。又被任命爲鎮遠將軍、河陰令。去世，追贈輔國將軍、朔州刺史。

子纘，武定末，潁川太守。

封熙的兒子封纘，武定末年，任潁川太守。

呂羅漢　呂顯　呂温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就而質焉。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來降，太祖嘉之，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恤，妻子不免飢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己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温，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温爲幢將。先登陷陳，每戰必捷，以功拜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爲秦州司馬，遷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

呂羅漢，原籍爲東平壽張人。他的先輩，在石勒時移居幽州。祖父呂顯，字子明。少年時好學，性情清廉正直，鄉民中有分歧争執的人都請他評判是非。慕容垂任他爲河間太守。皇始初年，率郡來歸降，太祖很贊賞，賜爵魏昌男，授鉅鹿太守。呂顯清廉奉公，致力於慰問撫恤貧困者，自己的妻子兒女都難免飢寒。百姓歌頌他道："衹有此太守，廉潔又清明。治理我荒土，百姓都樂生。願他壽無疆，得以享長齡。"死於任上。父親呂温，字晞陽。長於書法，性好施捨，有文才武略。世祖討伐赫連昌，用呂温爲幢將。奪城先登，遇敵在前，每戰必勝，因功授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外任秦州司馬，升上黨太守，善於開導百姓種田納税，有善於治理的名聲。去世，追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謚號爲敬。

羅漢仁篤慎密，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温之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氐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民多應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携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

羅漢爲人仁厚誠實，又謹慎周密，二十歲就因武藝超群知名。父親呂温任秦州僚屬，羅漢隨從服侍。隴右氐帥楊難當率衆數萬侵犯上邽，秦州平民紛紛響應。鎮將元意頭知道羅漢善於射箭，邀他同上西城門樓，令他射殺難當的隊將及士兵二十三人，都隨弦發而死。賊衆反而更多，羅漢建議道："目前若不出城作戰，就向敵軍顯出我們軟弱，兵衆心懷二心，敗局將無從挽回。"

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會世祖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乃引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世祖嘉之，徵爲羽林中郎。

意頭稱善，就選出一千多騎兵隨羅漢出擊。羅漢與衆騎兵驅馬高呼，衝向難當的部隊，敵人如草木隨風倒伏。斬殺難當左右衛士八人，難當十分驚恐。恰逢世祖賜給難當的詔書傳到，詔責難當專横，難當纔撤回仇池。意頭將羅漢的情况上奏，世祖很贊賞，徵羅漢任羽林中郎將。

上邽休官吕豐、屠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爲逆，詔羅漢率騎一千討擒之。從征懸瓠，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户。比至盱眙，頻破賊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高宗之立，羅漢有力焉。遷少卿，仍幢將，進爵野王侯，加龍驤將軍。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鎮西將軍。及蠕蠕犯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軍事。

上邽休官人吕豐、屠各人王飛廉等八千多家，占據險要叛逆，詔令羅漢率騎兵一千去討伐并將叛民擒獲。隨世祖征伐懸瓠，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之在駕前招撫，歸降者九千多户。等到軍至盱眙，屢破賊軍，擒獲敵將顧儼、李觀之等。因功升任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加授建威將軍。及至南安王元余稱帝，羅漢仍主管宿衛軍，高宗被立爲皇帝，羅漢曾起重要作用。升少卿，仍兼幢將，進爵野王侯，加授龍驤將軍。授司衛監，升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授鎮西將軍。蠕蠕侵入塞内，顯祖親征，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同任都督中外軍事。

出爲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羌反，攻逼駱谷，鎮將吴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氐羌，大破之，斬其渠帥，賊衆退散。詔羅漢曰："卿以勞勤獲叙，才能致用，内總禁旅，外臨方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名竹帛？仇池接近邊境，兵革屢興，既勞士卒，亦動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綏禁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凶醜。隴右土險，民亦剛悍，若不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可息，百姓無以得静。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召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爲先，益國爲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

出朝任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值仇池的氐羌反叛，圍攻駱谷，鎮將吴保元退據百頃，向羅漢求援。羅漢率步兵騎兵隨長孫觀突襲氐羌，擊潰敵軍，斬殺其首領，餘衆退走逃散。詔令羅漢説："卿以功勞獲得官職，以才能得到重用，在内則總領禁軍，出外則主管州郡，褒獎尊崇之隆重，可説已周備了。如果不是保全節操竭盡忠誠，將來以什麽垂名史册？仇池接近邊境，屢屢發生戰争，既疲勞我士卒，又擾動我百姓。都因鎮將不明智，或撫或禁没有規則所致。卿隨機應變赴敵出擊，滅絶頑敵。隴右地勢險峻，民風也剛强剽悍，如不用道德去引導，用刑罰去整頓，寇賊便無法平息，百姓也無從得到寧静。朕注意治國之道，期望四方清静淳和，卿可召集强宗大族，慎選應做的事情，依照利民爲先，益國爲本的原則，順應當地風俗，以推行朝廷的恩威。如有安定鄉里樂於本業，遵守法令勤勞利家者，好好地勸導督促，不要誤失有利時機。明確相告，以符合朕意。"

涇州民張羌郎扇惑隴東，聚衆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率步騎一千擊羌郎，擒之。仇池氐羌叛逆遂甚，所在蜂起，道路斷絶。其賊帥蛩廉、符祈等皆受劉昱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帖然。高祖詔羅漢曰："朕總攝萬幾，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内委群司，外任方牧，正是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然赤水羌民，遠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敕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

徵拜内都大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祖深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景明元年卒。

興祖弟伯慶，爲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

伯慶弟世興，校書郎。

羅漢弟大檀，爲中散、恒農太守。

大檀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爲州，行光州事。

豹子弟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爲假節、龍驤將軍、東雍州刺史。

孔伯恭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親，賜爵汝陰侯，加安東將軍，徙爵魏縣侯，遷安南將軍。昭性柔曠，有才用。出爲趙郡太守，治有能名。徵拜光禄大夫，轉中

涇州民張羌郎煽動蠱惑隴東百姓，聚集起一千多人，州軍征討失利。羅漢率步兵騎兵一千人進擊羌郎，將他生擒。仇池氐羌的叛亂日益嚴重，如蜂群般到處聚集，將交通斷絶。他們的首領蛩廉、符祈等都接受劉昱的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任都將，與羅漢同去討伐，處處破敵，生擒蛩廉、符祈等。秦益地區遥遠險峻，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衆羌民依恃險要，多次叛變。自從羅漢至州，立聲威施恩惠，西戎民衆感激他的恩德，境内馴順安寧。高祖降詔給羅漢説："朕總掌政務，統管四海，期望興盛傳統道德，推崇光大教化的作用，所以朝内委任於各司，朝外托付給刺史，這正是志士顯示節操的時候，忠臣建立功勛的機會。然而赤水的羌民，遠居邊疆，若不是卿善於誘導，怎能招撫安定？卿將所得人口馬匹，上表請求送來，朕嘉許這誠意，已下令收納。那馬烙印後交都牧，人口用以賜卿。"

徵回授内都大官，聽取訴訟審察案情，多能符合情理。太和六年，死於任内。高祖非常傷感痛惜，賜予依等級的制服一套，追贈生前官位，謚號爲莊公。

長子吕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依條例降爲侯爵。景明元年去世。

興祖的弟弟伯慶，任中散，咸陽王元禧的郎中令。

伯慶的弟弟世興，任校書郎。

羅漢的弟弟大檀，爲中散、恒農太守。

大檀的弟弟豹子，任東萊鎮將。後改鎮爲州，豹子任光州代刺史。

豹子的弟弟七寶，任侍御中散。升少卿，外任假節、龍驤將軍、東雍州刺史。

孔伯恭，是魏郡鄴縣人。父親孔昭，始光初年，因是密皇后親屬，賜爵汝陰侯，加授安東將軍，改封魏縣侯，升安南將軍。孔昭性情温順曠達，富有才幹。外任趙郡太守，以有管理才能著名。徵入任光禄大夫，改任中都大官，善於審

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史，進爵魯郡公。和平二年卒，謚曰康公。長子羅漢，東宮洗馬。次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鷹揚將軍。出爲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城陽公。入爲散騎常侍。

顯祖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附，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上表請援。顯祖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軍次于秺，賊將周凱聞伯恭等軍至，棄衆遁走。張永仍屯下磕，永輜重在武原，伯恭等攻而克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興元年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等進擊，首虜及凍死甚衆。八月，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内曰："劉彧肆逆滔天，弗鑒靈命，猶謂絶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此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首奔潰。今乘機電舉，當屠此城，遂平吴會，吊民伐罪。幸時歸款，自求多福。"時攸之、吴憘公等率衆數萬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將侯汾等率騎五百在水南，奚升等五百餘騎在水北，南北邀之。伯恭密造火車攻具，欲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千向零中峡，斫木斷清水路。劉彧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二千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俠清南北尋攸之軍後。伯恭從睢陵城東向零中峡，分軍爲二道，遣司馬范師子等在清南，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遂大破之，斬其

理訴訟，判决合理合法。升任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史，進爵魯郡公。和平二年去世，謚號爲康公。長子羅漢，任東宫洗馬。次子伯恭，因父親職高被授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授鷹揚將軍。外任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城陽公。召入任散騎常侍。

顯祖初年，劉彧的徐州刺史薛安都獻彭城歸順，劉彧派將領張永、沈攸之等進攻安都，安都上表請求增援。顯祖升伯恭爲鎮東將軍，爲尚書尉元副手率軍赴援。軍隊停駐秺，賊將周凱得知伯恭等各軍已到，丢棄部隊逃走。張永依然駐守下磕，張永的輜重在武原，伯恭等攻克武原。張永無計可施，領兵退走。當時是皇興元年正月，天寒大雪，泗水冰封，張永與沈攸之棄船而退，伯恭等進軍攻打，敵兵被殺被俘及凍死者很多。八月，伯恭用書信勸導下邳、宿豫城内敵軍説："劉彧肆意逆行罪惡滔天，不明天命，還認爲滅絶者能够復興，長江可以依靠，竟敢派張永、周凱等率領烏合之衆，到彭城送死。我大軍未到，首逆已先逃奔。目前我將利用時機動如閃電，屠滅此城，進平吴會，慰民衆懲罪魁。你們幸有歸順機會，望能自謀好的前途。"此時沈攸之、吴憘公等率數萬敵軍來救援下邳，屯駐焦墟曲，距下邳五十餘里。伯恭派子都將侯汾等率五百騎兵在泗水南，奚升等領五百餘騎在泗水北，南北截擊。伯恭密造用火攻的戰車，將要水陸并進。攸之等既已得知，臨交戰前，率部退守樊階城。伯恭再令子都將孫天慶等領步兵騎兵六千去零中峡，砍樹木截斷清水河道。劉彧的寧朔將軍陳顯達領兵二千逆清水而上，接應攸之，屯駐於睢、清二水匯合處。伯恭率部渡水，大破顯達軍，俘獲斬殺敵兵九成左右。攸之聽説顯達兵敗，順流後退。伯恭部署衆將，夾清水南北追尋攸之軍。伯恭從睢陵城向東攻零中峡，分兵二路，派司馬范師子等在清水南，伯恭由清水西，與攸之交戰，大破敵軍，斬殺敵將姜産之、高遵世及丘幼弼、丘隆先、沈榮宗、陸道景等，攸之、憘公等輕騎逃走。伯恭乘勝追擊八十多里，掠獲軍資器

將姜産之、高遵世及丘幼弼、丘隆先、沈榮宗、陸道景等首，攸之、憘公等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劉或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太恒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或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兗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彭城鎮將、東海公。三年十月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

伯恭弟伯孫，爲中書博士，襲父爵魯郡公。拜鎮東將軍、東萊鎮將，轉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先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吕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沉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幸暫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械，均以萬計。進擊宿豫，劉彧守將魯僧遵乘夜棄城逃走。伯恭又派將領孔太恒等領募騎一千南攻淮陽，劉彧所任命的太守崔武仲燒城南逃，於是占領淮陽。皇興二年，任命伯恭爲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兗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彭城鎮將、東海公。三年十月去世，追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號爲桓。

伯恭的弟弟伯孫，初任中書博士，襲父爵魯郡公。任鎮東將軍、東萊鎮將，改任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因事獲罪免去官職，死於家中。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吕羅漢、孔伯恭作爲將領，都有沉着勇敢誠懇務實的品格，用仁愛寬厚的心體恤部屬。建功立業，誠非偶然。這與草率求一戰之利，意外獲小勝之名者，豈可同日而語呢?

魏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闞駰　劉昞　趙柔　索敞　陰仲達

趙逸

趙逸，字思群，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禄大夫。父昌，石勒黄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爲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䴥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僚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爲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素，白首彌勤，年逾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趙逸，字思群，是天水人。十世祖趙融是漢代的光禄大夫。父親趙昌，石勒時任黄門郎。趙逸好學早熟，奉事姚興，歷任至中書侍郎。任姚興將領齊難的監軍，從征赫連屈丐。齊難戰敗，趙逸被屈丐俘虜，任爲著作郎。世祖平定統萬後，讀到趙逸的著作，説："這小子不守道義，怎能作這種言論！作者是誰？迅速追查處罰。"司徒崔浩進諫説："他的荒謬言論，也同子雲贊美王莽的新朝一樣，依照先王的道理，本應寬容此人。"世祖於是停止追究。任趙逸爲中書侍郎。神䴥三年三月上巳，皇帝親臨白虎殿，讓百官賦詩，趙逸爲詩作序，時人稱爲佳作。許久，授寧朔將軍、赤城鎮將，安撫邊疆，有十多年，百姓安寧。數次上表請求免職，許久纔被批准。讀書成性，老而益勤，年過七十，手不釋卷。所著的詩、賦、銘、頌，有五十多篇。

趙温

逸兄温，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没於氐。氐王楊盛，盛子難當，既有漢中，以温爲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温爲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

趙逸的兄長趙温，字思恭。因學問廣博而有很高的名聲，任姚泓的天水太守。劉裕殲滅姚泓，趙温淪落於氐部。氐王楊盛，楊盛的兒子難當，占據漢中，任命趙温爲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至難當歸順稱藩國，世祖任命趙温做難當府司馬。死於仇池。

長子廣夏，中書博士。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

趙温的長子廣夏，任中書博士。第三子趙琰。事迹見《孝感傳》。

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爲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遷子孫於建業。遷玄孫翼、翼從子超宗、令勝、遐、叔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當初，姚萇用趙逸的伯父趙遷任尚書左僕射，死於長安。劉裕殲滅姚泓，遷趙遷的子孫到建業。趙遷的玄孫趙翼、趙翼的侄兒超宗、令勝、趙遐、叔隆、趙穆等，在太和、景明年間，相繼歸順。

趙翼

翼，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爲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爲領軍元叉所知待。遷光禄大夫。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趙翼，略知經書，豁達直爽而有才幹。初任平昌太守，以治理有方著稱。召入歷任將佐，加授鎮遠將軍長史，深受領軍將軍元叉賞識和信任。升光禄大夫。去世，追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趙超宗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爲豫州平南府長史，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入爲驍騎將軍。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世宗，除持節、征虜將軍、岐州刺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河東，更自修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將軍、華州刺史，謚曰成伯。

超宗，身高八尺，有軍事才幹。太和末年，任豫州平南將軍府長史，兼汝南太守，加授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召入任驍騎將軍。超宗在汝南時，廣收賄賂，送珍寶錢物給太傅北海王元詳，元詳向世宗推薦超宗可重用，授持節、征虜將軍、岐州刺史。謫降河東太守，死於任内。超宗在河東任職時，修身自勵，清廉謙虚愛護百姓，百姓很懷念他。追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號爲成伯。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兒子趙懿承襲爵位。歷任員外常侍、尚書郎。

趙令勝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疏狂有膂力。歷河北、恒農二郡太守，并坐貪暴，爲御史所彈，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爲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妻羊氏，夫妻相訟，迭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朝野。

超宗的弟弟令勝，身高也有八尺，性格狂放有體力。歷任河北、恒農二郡太守，均因貪婪粗暴，被御史彈劾，遇大赦方免處罰。神龜末年，由後將軍、太中大夫外任恒農太守，死於任内。令勝寵信侍妾潘氏，拋棄正妻羊氏，夫妻互辯是非，互揭隱私，醜惡污穢的事情，暴露於天下。

趙遐

遐，初爲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爲梁城戍主，被蕭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

趙遐，開始任軍主，隨高祖征南陽。景明初年，任梁城戍主，被蕭衍的軍隊圍攻。因固守并有戰功，封爲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

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冠軍將軍、軍主姜脩衆二萬屯羊口，輔國將

後以左軍將軍、暫署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守南鄭。當時蕭衍的冠軍將軍、軍主姜脩率兵二萬駐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守南城，

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坯，姜脩又分軍據興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王僧炳頓南安，并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

還，以輔國將軍出爲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别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朐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閤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朐城之西，阻水列栅，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栅，遂解固城之圍。進救朐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朐山至於郯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郯城借假節以爲軍威。遐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爲光禄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爲别將，防捍西荆，又爲别將隸蕭寶夤，東征淮堰。熙平初，出爲平西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襄。

子子獻，襲爵。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趙叔隆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邢巒平豫州，獲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爲秦州關西府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脩義同

龍驤將軍泉建率土著部民北占桑坯，姜脩又分出一軍據守興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守夾石，司州刺史王僧炳駐軍南安，都煽動夷人部衆，謀劃進攻南鄭。趙遐率甲士九千，四處衝擊，數百里中的敵軍，没有不受挫失敗的，前後斬獲敵首級五千多。

召還後，以輔國將軍出朝任滎陽太守。時逢蕭衍將領馬仙琕率兵圍攻朐城，戍主傅文驥環城固守。任命趙遐爲持節、暫署平東將軍爲别部將領，與劉思祖等解救朐城。停駐鮑口，距朐城五十里，夏季頻降暴雨，趙遐等奮力涉水急進，將到朐城。仙琕見趙遐等營壘尚未建成，就來挑戰。思祖率彭沛調來的士兵，望見敵人即奔跑後退。趙遐率己部孤軍奮戰，獨自擊敗仙琕，斬殺敵直閤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已分兵於朐城的西面，隔水立栅欄，以包圍固城。趙遐親自秘密出行，偵察水的深淺，令士兵綁扎草筏，於夜間銜枚急進，攻破敵六栅，於是解除固城的包圍。然後進兵解救朐城，都督盧昶率大兵跟進。不久文驥因久困力竭，獻城降賊，援軍大敗崩潰。盧昶拋棄節杖兵符，輕騎逃走，衹有趙遐獨自手握節杖退還。時值十一月嚴寒，兵士被凍死的，僵尸由朐山至郯城排列了二百里。盧昶儀仗衛隊全部喪失，在郯城借用趙遐的節杖以行軍令。趙遐因作戰失利，免去官職。延昌年間，起用爲光禄大夫、使持節、暫署前將軍任别將，防衛西荆，又作爲别將隸屬蕭寶夤，東征淮堰。熙平初年，外任平西將軍、汾州刺史，在任貪贓枉法，惡名傳遍遠近。去世，追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謚號爲襄。

兒子趙子獻，承襲爵位。子獻的四弟子素，官至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官至步兵校尉。永平初年，參加懸瓠城民白早生的叛亂。鎮南將軍邢巒平定豫州，將他擒獲而寬免其罪。後叔隆以行賄鑽營，得以任秦州關西府長史，加授鎮遠將軍。秦州殷實富足，距離京城遥遠，叔隆與敕使元脩義共同聚斂

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爲中山内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爲事。叔隆奸詐無行，忘背恩義。懸瓠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更與文相斷絶，文相長者，不以爲恨。及文相爲汝南内史，猶經紀其家。後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薄之。

錢財，收受賄賂價值巨萬。授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不久升任左軍將軍、太中大夫。又賄賂司空劉騰，外任中山内史，在任不行德政，專門以受賄行賄爲務。叔隆虚僞狡詐毫無德性，忘恩負義。在懸瓠能得到赦免，是靠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的幫助，後來叔隆没有報答恩德的表示，還與文相斷絶往來，文相是忠厚長者，并未因此有怨恨之意。及至文相任汝南内史，還爲叔隆料理家産。文相去世後，叔隆完全不救濟文相的子弟，當時輿論很鄙薄叔隆。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爲汾州平西府司馬。翼臨亡，以穆托領軍元叉，以穆爲汝南内史。

趙穆，善於寫作，有辦理公文的能力。任汾州平西將軍府司馬。趙翼臨終前，將趙穆托給領軍將軍元叉照顧，任命趙穆爲汝南内史。

胡方回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黄門侍郎。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才尚，未爲時所知也。後爲北鎮司馬，爲鎮修表，有所稱慶。世祖覽之，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并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親義周，任姚泓的黄門侍郎。方回，任赫連屈丐的中書侍郎。瀏覽史書典籍，文章辭句華美可作典範，爲屈丐作《統萬城銘》、《蛇祠碑》等文，都流傳於世。世祖攻滅赫連昌，方回歸順。雖高雅有才能，未被當權者重視。後任北鎮司馬，替鎮將作文表，有稱頌慶祝的辭句。世祖閲覽文表，嘆美不已，詢問誰是作者。既知是方回，召任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升任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共同修定律法。司徒崔浩及當時朝中賢士，都喜愛敬重他。安於清貧恪守道義，享高壽而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至南部主書。

兒子始昌，也厚道自尊，有父親的遺風。歷任至南部主書。

子醜孫，中書學生、秘書郎、中散。世不治産業，家甚貧約。兄弟并早亡。

始昌的兒子醜孫，歷任中書學生、秘書郎、中散大夫。數代人都不經營家庭産業，家中十分貧困。醜孫兄弟都早死。

胡叟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鮮有屈焉。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别剛柔

胡叟，字倫許，是安定臨涇人。家中歷代爲官，是西夏著名大族。胡叟幼時聰明，年方十三，以善於辯答疑問解釋事理，聞名於城鄉，他以思考感悟的見解，與成人辯論，也很少屈服。學問不由師傅傳授，友人勸他，胡叟説："先聖的言論中，精深而得變化之道理的，不是衹有《易經》嗎？我還認爲通過思考就可感悟其中大

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及披讀群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既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叙温凉，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

半道理。衰敗世道中的迂腐儒生，略能區分乾坤的方位而已，豈有能從沒有顯明的徵兆中探求精微的人？求師問道的禮儀，不是現在能行的。"及至翻讀各類書籍，閱覽兩遍，都能背誦。好寫文章，既善於寫典雅的文字，又擅長用通俗的語言。因姚氏政權即將衰亡，便赴長安觀察政令風俗，隱姓埋名，害怕被别人宣揚。這時有京兆人韋祖思，從小熟讀經典，自負而蔑視他人，知胡叟來，召其相見。祖思以習慣的態度，對胡叟很冷淡，胡叟勉强與他寒暄後，怒而提衣而去。祖思挽留他，說："正要與君討論天人關係，爲何倉促而回呢？"胡叟答道："可以共論天人問題的人早已死了，與君相交，何苦説如此大話。"終於不入座而去。回到主人家，寫長賦鋪叙韋、杜二家事，一夜而成，當時他已十八歲。他追述韋杜的過去，没有掩去其舊日美德，叙及中古則符合當時的事，而近代則有鄙俗污濁的事。人們都驚嘆他有才華，畏懼他文筆含譏。至今還有人傳誦他的文章，作爲談資。

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爲豪俊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

胡叟孤獨漂泊坎坷失意，没有仕進的途徑，於是進入漢中。劉義隆的梁秦二州刺史馮翊人吉翰，因胡叟有才華，以禮相待。授胡叟爲小官，不符合胡叟本意。不久，吉翰調任益州，胡叟隨其入蜀，甚得益州豪士俊傑的尊敬。當時蜀有僧人法成，聚集僧徒，有近千人，共鑄一丈六尺高的金佛像。劉義隆厭惡他聚集徒衆，將處其斬刑。胡叟得知，即奔赴丹陽，陳述申明事屬善行，法成終得免罪。胡叟又還益州。法成感激，饋送胡叟珍貴物品，價值一千多匹絹。胡叟對法成説："安貧樂道的織蒿人，爲何能拋棄明珠？我爲德而請，錢財有什麽用？"終於未收一物。

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群犬吠新客，佞暗排疏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托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凉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

胡叟住益州五六年，北到楊難當處，後西行到沮渠牧犍處，未受厚待。胡叟本來也没有誠心歸附的意思，於是寫詩出示友人廣平人程伯達。詩大意説："群狗吠生客，佞人排遠賢。直道既堵塞，歪路非願行。望衛嘆祝鮀，視楚悼靈均。以何宣憂懷，以詩寄仁人。"伯達讀後，對胡叟説："凉州雖地處西戎之區，但自張氏以來，素稱有華夏的風氣。現在法令制度没有虧缺，何必

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僭徽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

要用祝鮀來告誡?”胡叟說：“古人說：君子聽見戰鼓的聲音，就會想到戰士。您的主公事奉魏却不誠懇，口說羡慕仁義但不真信，領土狹小偏僻而冒用帝王的稱號。以小國奉事大國，難道是這樣嗎？徐偃王的覆轍，很快就會再現。我意中的栖身大樹，早選中大魏，將與先生暫別，不會長久分離。”一年多以後，牧犍兵敗降魏。

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并使作檄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

叟不治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耻。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啖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吴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脱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胡叟既先歸順國家，朝廷因他預知逆順，授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安家於密雲，茅屋草席，僅以飲酒自娱。對友人金城人宗舒說：“我這種生活，似乎勝過隱士焦先，可若說心意安寧，愧不如焦先高尚。”後胡叟被徵召朝見，胡叟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見胡叟和宗舒，并令他們作討伐劉駿、蠕蠕的檄文。宗舒文章劣於胡叟，宗舒不久即歸家。

胡叟不經營家産，常苦於飢餓貧困，但他不認爲是耻辱。養子就叫螟蛉，由自己撫養。每次去權貴家，總是騎一母牛，穿便於騎乘的套褲夾衣繫破皮帶而已。縫製一個布袋，容量約三四斗，作客飲食至醉飽，就用布袋裝剩餘的肉和面餅給螟蛉吃。見富貴者的車馬，視如無物。尚書李敷，曾送他財物，一無所取。當初胡叟第一次見到高允，就說：“吴季札、鄭子產定交，因互送紵衣縞帶而成美談，我對於先生，用有益的勸告作見面禮，由此而言，可無愧於古人。”在高允的館舍中見到中書侍郎趙郡人李璨，李璨服飾奢華，胡叟穿粗麻短衣又窮又老，李璨很輕視他。胡叟對他說：“老頭現在如果答應，脱去身上的全部衣服，您將怎麽辦呢?”譏諷李璨衹能藉服裝華麗自傲。李璨慚愧面容變色。

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携壺執榼，至郭外空静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

胡叟幼年即成孤兒，每當提及父母，就流淚，如幼童一樣哭啼。春秋兩季應當祭祀之前，胡叟就先購求好酒美食，至期邀請好友廣寧人常順陽、馮翊人田文宗、上谷人侯法儁，携酒壺持酒榼，到城外空曠安静處，設靈位行祭拜禮，極盡孝順思念的敬意。當時敦煌人氾潛，家中善於釀酒，每逢祭祀期，就送一壺給胡叟。著作佐郎博陵人許赤虎、河東人裴定宗等問氾潛道：“屢

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

次贈送物品，就被認爲過分，先生贈酒給胡叟，爲何成了常例?”氾潛説：“我常送給祭者酒，因其常有孝心。”評論人物者認爲氾潛可稱君子。順陽等數位君子，因受到胡叟的鼓勵示範，得與文人之輩交往。

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并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約，以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祗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

高閭曾到胡叟家拜訪，恰遇胡叟身穿粗麻短衣拖曳柴禾，由田間歸家，胡叟用濁酒蔬菜款待高閭，一切都由自己動手操辦。他家房舍低矮簡陋，庭園褊狹局促，但飯菜精美潔净，佐餐的醋醬調味甚佳。高閭見到他的二妾，俱已年老且或跛或瞎，穿着破舊粗劣。高閭見他貧困，贈送價值十餘匹絹的物品給他，胡叟也没説答謝的話。高閭作《宣命賦》，胡叟爲賦寫序。密雲附近居民，都敬佩他的德行，年年奉送麻布穀麥給他。胡叟隨收隨送他人，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八十歲去世。

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夭，竟以絶後。叟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即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爲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疏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胡叟元配是敦煌宋氏，早年去世，無子，後小妾所生者，也都夭亡，竟至絶後。胡叟死後，没有男子料理主持喪事，胡始昌迎其靈柩殯於家中，送墓地安葬，立即令一弟爲胡叟繼子，承襲爵位始復男、虎威將軍。胡叟與始昌雖是同宗，但性情氣質極相反，并不友好親近，在胡叟生前，很少往來，及胡叟亡而始昌葬死者，撫恤遺屬非常優厚，議論者認爲始昌不一定是同情哀悼遠房的親族，可能是藉此以便求得官位品級。

宋繇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寮，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寮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彦曰：“門户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彦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群言，靡不覽綜。

宋繇，字體業，是敦煌人。曾祖宋配，祖父宋悌，世代任張軌子孫的官職。父親宋寮，任張玄靚的龍驤將軍、武興太守。宋繇剛生宋寮即被張邕殺害。五歲母親去世，侍奉伯母張氏因孝敬聞名。八歲時張氏去世，宋繇守喪超過禮法規定。宋繇年少却有遠大志向，他感嘆地告訴妹夫張彦説：“家庭破敗，我應肩負復興的責任，如不口銜苦膽自勵，憑什麽繼承先人的事業！”於是隨張彦到酒泉，跟隨師傅從其學習，閉門讀書，晝夜不倦，通達經典博識史書，諸子言論，無不博覽。

吕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繇以業無

吕光時，被舉爲秀才，任郎中。後投奔段業，段業授宋繇爲中散大夫、常侍。宋繇因段業

經濟遠略，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决，時事亦無滯也。

没有經世濟民的長遠計劃，西行歸附李暠，歷任顯要的職務。家中没有多餘財物，極喜好儒學，雖身處戰亂之間，也未停止研讀，每當聽説有儒士來訪，常因急於迎接而將鞋穿反，隨即停止辦公，拉着客人討論經典。判斷决定政務尤爲明快，政務也不因好學而耽擱。

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嘆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委托之。牧犍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世祖拜繇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世祖并凉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曰恭。

沮渠蒙遜平定酒泉，在宋繇家中衹搜得書籍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感嘆道："我不因滅李歆而喜，却以得到宋繇而歡欣。"授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選任官吏的重任。蒙遜臨死時，囑托宋繇輔佐己子牧犍。牧犍任命宋繇爲左丞，護送他的妹妹興平公主到京城。世祖授宋繇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授安遠將軍。世祖統一凉州，宋繇隨牧犍至京城。去世，謚號爲恭。

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

長子宋巖，襲爵，後改封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國將軍、咸陽太守。

宋巖的兒子宋蔭，歷任中書議郎、樂安王元範的從事中郎。去世，追贈輔國將軍、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宋蔭的兒子宋超，官至尚書度支郎。

宋稚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清嚴，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户曹參軍，轉并州城陽王鸞城局參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十一年，頗得民和。遷青州勃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宋超的弟弟宋稚，字季預。師從安邑人李紹伯，學習儒家經典。性情純正嚴肅，治家如治政。太和年間，任司徒僚屬。又依例降職，任西中府户曹參軍，改任并州城陽王元鸞城局參軍。景明二年，任白水縣令。在任十一年，甚得民心。升青州勃海太守。正光三年，去世。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宋稚的兒子遊道，武定末年，任太尉長史。

張湛　張懷義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黄門侍郎、兵部尚書。凉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見稱

張湛，字子然，别字仲玄，敦煌人，是曹魏執金吾張恭的九世孫。張湛成年時已在凉州出名，好學而善於寫作，謙和質樸却有大志。奉事沮渠蒙遜，歷任黄門侍郎、兵部尚書。凉州平定後，張湛歸順，已五十多歲，賜爵南浦男，加授寧遠將軍。司徒崔浩賞識并敬重張湛。崔浩注解《易經》，記叙緣起説："國家向西平定河西地區，有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都是儒士，俱有過人的才華，受到西州人的贊譽。

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

他們常與我討論《易》學，我用《左氏傳》中的卦解釋其意，於是他們鼓勵我作注。故此利用公務後的空閑，爲《易經》作注解。"張湛就是這樣受崔浩的稱贊。張湛到京城後，家貧常至不存粒米，可操守高尚毫無欠缺，崔浩常供給他衣物糧食。每年都贈送詩作給崔浩，崔浩常以詩文酬答。及至崔浩被殺，張湛恐懼，將崔浩的詩都焚燒一空。

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毁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兄長懷義，文雅淳正而有才幹。當母親去世時，悲痛哀傷過人，雖過了守喪期，仍不改變粗茶淡飯的飲食。任征西參軍時去世。

懷義的長子廣平，官至高平令。

宗欽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群言，聲著河右。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宫侍臣箴》曰：

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顛而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遷。桀起瓊臺，紂醪糟山。周滅妖姒，羿喪以田。險詖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胤殲焉。茫茫禹迹，畫爲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横美虞。疏網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隨蛇銜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絶，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采友，叩典問津。用能重離襲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籙。夕

宗欽，字景若，是金城人。父親宗燮，字文友，呂光時任太常卿。宗欽年少而好學，有儒士的風度，博覽群書，在河西地區極有名聲。奉事沮渠蒙遜，歷任中書郎、世子冼馬。宗欽上《東宫侍臣箴》文説：

天地寬闊恢宏，百姓生生不息。五才交相爲用，經典規範人倫。父子相維以正，良臣輔佐賢君。能扶持於將傾，能申辯於被屈。昔時上智神明，善察此中旨趣。莫説我明，就違犯法度。莫説我新，就輕蔑舊章。如那身處潭畔，面對深淵生懼。如那曾遇翻車，遥見險途改道。所以美名普遍如流，英邁之風遠揚。及至三代的末年，道德淪喪純正遷移。夏桀起造瓊臺，殷紂醪糟成山。褒姒妖艶滅周，后羿好獵喪身。險惡邪僻者蒙蔽他的視聽，淫蕩萎靡的歌舞陳列面前。恃才肆行暴虐，邪惡之念纏身。豈祇危害自身，終至後嗣滅絶。茫茫中原大地，分爲九州。昆蟲鳥獸，各有巢穴。白雲呼應頌揚堯帝的歌聲，垂地洋溢效順舜帝的美名。成湯網開三面願禽獸逃生，殷的仁德教化便達於四方。龍盤旋顯身是響應德行，蛇銜珠謝隨爲報答仁心。不要説是無心，識天命則理一。不要説是偶然，歷千年而互證。昔有曹丕子桓，福命達於長遠。以徐幹、阮瑀爲典範，以劉楨、陳琳爲輔佐。開卷擇友請

惕乾乾，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内懷煢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禄。微臣作箴，敢告在僕。

益，求真詢問津途。所以能增益他的光輝，乃開大魏新邦。國有英明儲君，順天而得符命。日夜慎戒自强，虚懷以納遠人。安撫窮僻外邦，關懷孤貧國民。還擔心思慮不能長遠，燭照不能及遠。君有諫諍之臣，庭有納言之木。本固枝茂，永符天禄。微臣進奉箴言，冒昧敬告同僚。

世祖平凉州，入國，賜爵卧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酬諮路塞，端拱蓬宇，嘆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韵。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榛薈，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

世祖平定凉州，宗欽歸順，賜爵卧樹男，加授鷹揚將軍，授著作郎。宗欽致信高允説："昔日皇朝的綱紀未振，華夏與四裔風氣未同，國土分隔，欲結金蘭而未如願，仰慕的情懷寄於筆端，延頸想望已有很久。天從人願，會晤京城。我無季札的才幹，您眷念照顧深同子產；我無程子的德行，您傾蓋相接義同孔子。多年罕遇，見之今朝。近來因公私的情理不一，咨詢的路途不通，無事安坐茅屋，感慨能不良多？不揣鄙下笨拙，呈詩數韵。至於相忘江湖的言論，得意忘言的境界，雖是莊子所崇尚，却非我淺見薄識者所宜遵循。敬愛的心既深，自然期待往來，希望您留意指導，以去除我的鄙俗。如能展開您的鳳彩輝映叢木，回射連城美玉的光芒照映瓦礫，是我所深望的。"其詩爲：

嵬峨恒嶺，滉瀁滄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啓兹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彦，偉邁群英。其一　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冲，玩易體復。戢翼九皋，聲溢宇宙。其二　我皇龍興，重離叠映。剛德外彰，柔明内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徑。其三　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帝用酬諮，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其四　爾應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墳無疑割，典無滯泮。其五　山降則謙，含柔爲信。林崇日漸，明升斯進。

巍峨雄偉的恒嶺，深廣起伏的大海。山多麽挺拔寬和，水多麽明耀純清。啓發您華貴宗族，順應着期運而生。華美居衆賢之首，偉岸足超邁群英。其一　吾子壯美而温和，風華秀茂而含貞。如那蒼翠的松竹，經霜更增添秀色。體味道家的空無，思索儒家的卦理。斂翼悠游於深澤，聲聞充溢於宇宙。其二　我皇朝龍騰而雲興，光照萬物而生輝。外顯剛毅的德行，内如柔和的明鏡。天高可包容氣度，地厚能承載群山。移風氣民無殊音，化俗習行無異徑。其三　治禮作樂稱爲文，記述著録稱爲史。斟酌九家的學説，綜合深奥的宗旨。皇帝用人備顧問，以發其預測先知。廣開四面的城門，誠懇地招攬俊士。其四　爾響應朝廷徵召，翰羽舒展於東觀。談吐如美玉相擊，作文如彩羽衝天。筆端如落下細珠，紙面上鋪成璨錦。剖

有邈夫子，兼兹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其六　南、董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竇，雄穢美新。遷以陵腐，邕由卓泯。時無逸勒，路盈摧輪。其七　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抑揚群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其八　自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暗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其九　諮疑秘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望儀神婉，即象心虚。悟言禮樂，采研《詩》《書》。其十　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逾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顔落蒨。其十一　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盻坎迷流，覿艮暗止。伊爾虬光，四鱗曲水。其十二

析《三墳》無遲頓，解釋《五典》無滯絆。其五　高而能降下爲謙，温順含蓄則稱信。林木因日進而高，光芒由冉升益明。有那致遠的夫子，兼具這四慎美德。雖柔弱却不能屈，雖通顯却不自高。其六　南史、董狐已遠去，史官的功用不明。班固附佞臣竇憲，揚雄穢筆贊美新。司馬遷因李陵受腐刑，蔡邕因追隨董卓被殺。當時無人勒住奔馬，遂使道路滿是覆車。其七　太史佚爲周謀劃，孔子、左丘明記述魯國史。褒貶抑揚無遺漏，闡明三皇五帝的法則。軒昂有志的高生，繼承遠祖的偉業。不認爲去古已遠，以禮義制定法則。其八　當年孤獨地生活，沉淪在西邊藩國，風馬牛無由相及，無緣得賢士評價。幸有開通的機運，當年遽然相遇。時雖短已敞胸懷，定交於一言之間。其九　有疑則相詢於秘省，解滯則相訪於京都。知人如鏡似漢黄憲，滌友私心如晋田蘇。仰慕您儀態美好，靠近您更感謙虚。理解儒道的精華，探研《詩》《書》的意義。其十　踏霜悼歲月易遷，撫節傷時事多變。嗟嘆我年已老邁，人生如電閃即逝。進不如子路、子貢，退亦非顔回、原憲。白髮遮掩了黑髮，枯顔已失落光彩。其十一　寫文章以會朋友，稱朋友是因知己。詩用以表明心意，言用以溝通道理。恨坎坷而迷路，見高山知仰止。那虬龍矯健的身影，使四鱗歡游於曲水。其十二

允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爲日久矣。王途一啓，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爲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玩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酬，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表以心。幸

高允回信説："近因出使，承蒙足下高問，勞煩您站立久候，時間已長。王道一開拓，彼此得叙情懷，欣喜於相遇，心情激動不已。足下以兼愛爲心，常存惠顧之念，以仁風養我，以德音惠我。反復體會，銘刻於心懷。吾少時無基本的操守，長大也未達於老成，幸有賢者可以依賴，略知自制自勉，您來書開諭獎勵，有些過分。既承雅意贈詩，就應回答，但曲高則難和，理深則難答，所以拖延時日，以至今天。現賦詩一篇，實不足彰明您的深意，聊且表示心迹。望能寬恕詩的鄙劣與呆滯，領會我的深意。"其詩説：

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

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擢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城，振彩涼區。其一 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群俊，響駭華戎。其二 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潛思淵渟，秀藻雲布。其三 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耀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其四 伊余樸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厠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其五 明升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既慚朱闕，亦愧閭閻。其六 史、班稱達，揚、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其七 遠思古賢，内尋諸己。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踪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其八 世之圮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其九 在昔平吴，二陸稱寶。今也克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群表。我思與之，均於紵縞。其十 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顧。千載曠游，遘茲一遇。藻咏風流，鄙心已悟。其十一 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弊。兩間可守，安有回、賜。其十二 詩以言志，

浩浩蕩蕩的江漢，雲霞藹藹的南都。歷來即號稱多士，年年有靈珠可選。久遠之高貴家族，世代傳丹圖之約。開基於楚國郢城，振彩於西土涼區。其一 宗生開朗而周密，光大發揚那英風。紹續前人的業績，能興隆累代家聲。守方圓規矩已成，融合了善美品德。名望令群賢敬佩，聲譽使各族震驚。其二 爲何震驚？人服其智能誠信。匡正西藩的失誤，拯救時政的不足。志向在敬習禮樂，恬淡仍不失初衷。學識如深潭貯水，文章如行雲流彩。其三 上天垂降那符命，代國適逢其福祐。帝位的光芒和諧，與天意恰相配合。仁厚博愛超春日，養育庇護如天地。招請隱居的老者，享受長久的賞賜。其四 我如櫟木般鬆散，缺乏才德且平庸。有幸能遇到機緣，居然也參與大政。竊取虛名於臺省，側足躋身於丹墀。慚愧無螢燭的微光，少許給太陽增輝。其五 明升非恰當比喻，信、漸我實難兼承。材質卑劣而居下，豈可説性本謙恭。進不能弘揚道義，退不能隱居山水。既羞於立身朝廷，又愧於面對鄉鄰。其六 司馬遷、班固通達，揚雄、蔡邕亦高深。繼承先朝的典策，放在自己心中。求四方同軌之理，探覆車相繼之因。敬受美好的教誨，永記高明的規勸。其七 追思遠古的賢人，内省自己的修養。不如左丘明的史才，深敬南史敢捨身。祖先的業績雖存，高尚的行踪難效。晨起夕速地努力，豈敢得片刻安閑。其八 世道傾圮多年矣，皇朝神運尚未通。人民因而被隔絶，區域間亦自分疆。懷想俊傑而西望，路途多險而莫從。帝王的恩澤遠播，九服地區都歸順。其九 晋當年平定東吴，視陸機、陸雲爲珍寶。當今平定了涼州，惟以吾生爲健者。道德之光映儒林，仁義爲大衆表率。我期望與你交往，如季札、子産互敬。其十 我没有田蘇之仁，亦無叔度的器量。適逢韓起而歡悦，敬仰郭泰而頻顧。曠絶千古的友情，遭

志以表丹。慨哉刎頸，義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

值此時而一遇。辭藻華麗咏風流，我鄙劣的心已領悟。其十一　時間迅速過去，物與我俱會消逝。任其自然即通達，積之在胸則淤滯。四馬拉車易揚灰塵，貧窮過分亦生弊。居守中庸的道理，心中何有顏回、端木賜。其十二　詩以言志，志以表丹心。慷慨的刎頸之交，於道義已有殘缺。我雖生性就遲鈍，請結下金蘭之交。你於此請多努力，不要忘記松柏的氣節。

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至崔浩被殺，宗欽也被賜死於家。宗欽在河西，著《蒙遜記》十卷，没什麽可稱道的。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句町男，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弟宗舒，字景太。任蒙孫的庫部郎中。與兄同時歸順，賜爵句町男，加授威遠將軍。名聲僅次於宗欽。宗氏子孫皆衰落無聞。

段承根　段暉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悦，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游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伏熾磐以暉爲輔國大將軍、凉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暮璝，暮璝内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聞其名，頗重之，以爲上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韉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曝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敦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稱是漢太尉段熲的九世孫。父親段暉，字長祚，身長八尺多，師從歐陽湯，甚得歐陽湯的器重。有一幼童，與段暉同學而友好。兩年後，幼童辭師歸家，向段暉借馬。段暉做匹木馬給他以爲玩笑。幼童很高興，向段暉道謝説："我是太山府君之子，奉命游覽求學，現在將歸。煩擾您贈我厚禮，我不知如何報答。您以後當位至州牧，受封爵。這并非回報，聊且作友情之證。"説完，乘木馬騰空而去。段暉因此自知必將富貴。乞伏熾磐任命段暉爲輔國大將軍、凉州刺史、御史大夫、封西海侯。熾磐子暮末繼位後，國内政治混亂勢力衰敗，段暉父子投奔吐谷渾暮璝，暮璝内附稱藩，段暉與承根歸順。世祖久聞段暉之名，很爲重視，待爲上客。後段暉隨從世祖到長安，有人檢舉段暉想南逃，世祖問："憑什麽知道的?"告發者説："段暉將金子藏在馬韉中，如不想逃，爲什麽這樣做?"世祖秘密派人搜查，果然如告發者所説，遂斬段暉於市，陳尸數日。當時有位京兆人林白奴是儒生，欽佩段暉的美名，在夜間竊取尸體，放到枯井中。段暉的女兒嫁給敦煌張氏，過了許久聽説父親已死，乃赴長安收葬了父親。

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

承根好學、機敏善辯，爲文思路明暢，但爲

行疏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爲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爲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詩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璽。徇競争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揃。其一　於皇我后，重明襲焕。文以息煩，武以静亂。剖蚌求珍，搜岩采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二　自昔凉季，林焚淵涸。矯矯公子，鱗羽靡托。靈慧雖奮，祆氛未廓。鳳戢崐丘，龍潜玄漠。其三　數不常擾，艱極則夷。奮翼幽裔，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我王度，庶績緝熙。其四　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庇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淹，離轡已際。顧難分歧，載張載繼。其五　聞諸交舊，累聖叠曜。淳源雖漓，民懷餘劭。思樂哲人，静以鎮躁。藹彼繁音，和此清調。其六　詢下曰文，辨訐曰明。化由禮洽，政以寬成。勉崇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其七"

人疏狂淺薄，行事有始無終。司徒崔浩一見而譽爲奇士，認爲他有著述的才能，遂向世祖報告，請求任他爲著作郎，引用爲同事。時人都看重他的文章而鄙薄他的爲人。承根甚得敦煌公李寶的敬重，承根贈李寶詩說："世事衰敗而失序，淳風已幾近消失。通衢往來問鼎者，道路充溢訪璽客。用强以急驅争奪，不能登帝王之位。没有真正的主宰，有誰能剪除荆棘。其一　於是我輝煌君王，放射出明亮光芒。用教化平息煩雜，用武功治理動亂。剖蚌以求得珍珠，搜山以尋棟梁。鄉間無抛棄之士，朝廷多超群之才。其二　往日涼州没有出路，林木焚毁深潭涸絶。矯健出衆的貴族，如魚禽無處容身。雖奮力運用智能，終未將妖氛澄清。鳳凰斂翼於崑崙，蛟龍潜身於大漠。其三　天運不常被擾亂，艱險至極則轉平。振羽於偏遠之區，展翅到繁華京城。入宫廷插貂穿綢，巡方畿手持節杖。輔正我王的法度，事功添國家光輝。其四　自我獲該死之罪，更想拜見舊知交。望沾您餘光庇護，使我能安然盡年。方欣喜道路通達，却已臨引繮分別。望歧路難以告別，惆悵瀰漫於天地。其五　由長者朋友告知，積聖德則光明長駐。淳厚的風氣日薄，百姓却懷其餘美。心存禮樂的哲人，善以安静治浮躁。將那繁雜的音調，配和成清麗之聲。其六　善體察下情爲文，能辨奸發僞爲明。禮法協調則化俗，仁愛寬容則成政。努力崇揚那儒學，傳播道德簡省刑罰。恭敬地景仰德風，等待那善美之音。其七"

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言，美鬚髯，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李神儁，一時名士，并稱美之。

崔浩被殺，承根與宗欽等都被殺害。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陽人張令言，鬚髯美麗，言談舉止，與武將不同。李琰之、李神儁，是一代名士，都受稱贊。

闞駰

闞駰，字玄陰，敦煌人也。祖倞，有名於西土。父玟，爲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

闞駰，字玄陰，是敦煌人。祖父闞倞，在涼州很有名。父親闞玟，也是當時出衆的人才，官至會稽令。闞駰通曉儒學經典，聰敏過人，對《史記》、《漢書》、《東觀漢記》及諸子書籍，過目能誦，時人稱他爲宿讀。爲王朗的《易傳》作注，學習的人藉此得以通解原文。撰《十三州

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遷尚書。姑臧平，樂平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之後，還京師。家甚貧弊，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志》，流行於世。蒙遜很器重他，常令他隨侍，向他咨詢政治得失。授任秘書考課郎中，配給文吏三十人，掌管校勘典籍，後刊定諸子著作三千多卷。加授奉車都尉。牧犍待他更爲尊重，授大行，升爲尚書。姑臧平定，樂平王元丕鎮守涼州，引用爲從事中郎。樂平王死，闞駰回京。家中貧困，不免飢寒。食量過人，一餐食三升纔飽。去世，無後。

劉昞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劉昞，字延明，是敦煌人。父親劉寶，字子玉，以儒學著稱。劉昞十四歲時，跟從博士郭瑀學習。當時郭瑀有學生五百多人，已通習經典者有八十多人。郭瑀有位女兒剛到出嫁年齡，他欲爲女選一良偶，已看中劉昞。郭瑀便另設一座位在自己座席前，向弟子們宣告說："我有一女，已經成年，想選一位佳婿，誰敢坐此席，我女當與他結婚。"劉昞揮動衣袖至座，神情恭敬認真，他說："敬聞先生欲求佳婿，劉昞即可爲佳婿。"郭瑀即將女兒嫁給了他。

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私署，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録》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於世。

劉昞後來隱居酒泉，不應州郡長官的召請，受業弟子達五百多人。李暠自封涼公，徵召劉昞任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李暠愛惜書籍，書籍有缺落破損都親手貼補，劉昞當時正在旁侍從，便上前請求代替李暠。李暠說："我之所以親自動手，是期望大家重視經典。我與你相交往，與孔明遇見劉備一樣。"升任撫夷護軍，雖政務在身，手不釋卷。李暠說："你研讀文章經典，夜以繼日。白天已經這樣，夜晚可以休息。"劉昞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是孔聖稱譽的境界。劉昞何許人，怎敢不如此。"劉昞認爲《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史文字繁多，著《略記》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録》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爲《周易》、《韓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作注，都在世間流行。

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

蒙遜平定酒泉，任命劉昞爲秘書郎，專掌記録國史。蒙遜在西苑建陸沉觀請劉昞講學，并親自去行禮，稱爲"玄處先生"，聽講的有數百人，

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并以文學見舉，每巾衣而入。

世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并遷代京。後分屬諸州，爲城民。歸仁有二子，長買奴，次顯宗。

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沉屈，未有禄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况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嘆。臣忝職史教，冒以聞奏，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絶。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世，蔚爲儒宗，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每月供給羊酒。牧犍尊劉昞爲國師，親自拜師，命令所有官吏向劉昞拜師學習。與劉昞同郡的索敞、陰興任助教，都是因文才優秀而被任用，常便裝入宫。

世祖平定涼州，將士人大族東遷，素聞劉昞的名聲，任命他爲樂平王從事中郎。世祖詔令應遷户凡七十歲以上者可留居本鄉，并留一子撫養。劉昞已老，在姑臧，一年多以後，因思鄉而返敦煌，到涼州西四百里韭谷窟，因病去世。劉昞有六個兒子。

長子僧衍，早年去世。

次子仲禮，留居故鄉。

第三子字仲，第四子貳歸，少子歸仁，都遷居平城。後又被分遣各州，淪爲城民。歸仁有二子，長子名買奴，次子名顯宗。

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言，劉昞是河西大儒，而今他的子孫沉淪爲民，没有得到官禄澤潤，賢人的子孫理應受國家特殊表彰。於是任劉昞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言："臣聽説最高是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爲先哲所崇尚；懷念前賢的德政而愛其手植的樹，自古被人稱美。已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人劉昞，事業昭著於涼城，遺文流傳到現在，著作的善美，甚爲可觀。即或有過失缺憾，亦當因年久而原諒，何況由祖至孫，相隔不遠，而使賢人後代久爲賤役，不能得到特别照顧，習儒的學人，都暗中嘆息。臣愧受著史與教化的職務，冒昧奏報，乞求命令尚書省，追問檢查所屬州郡，免去其子孫的賤役身份，以廣示聖朝表彰善行恢復賢士祭祀的仁心。敦行教化激勵風俗，就有典型。"四年六月詔令説："劉昞的德行突出於前代，是氣象宏大的儒學宗師，太保啓奏，深合勸善之道。劉昞的孫子等三家，特許放免。"河西人以此爲榮。

趙柔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内徙京師。高宗踐阼，拜爲著作郎。後以歷效有

趙柔，字元順，是金城人。少年時就因重德慎行多才好學在河西著名。沮渠牧犍時，任金部郎。世祖平定涼州，内遷至京城。高宗登基，任著作郎。後以歷任有勞績，外任河内太守，多有

績，出爲河内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俊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贊，頗行于世。

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　陰世隆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爲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游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詔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謚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

初，敞在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爲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

仁愛惠民的表現。趙柔曾在路途拾得他人遺失金珠一串，價值數百匹絹，趙柔呼叫主人將珠送還。後有人送鐵鏵數百枚給趙柔，趙柔同兒子善明入市賣鏵。有人向趙柔購買，趙柔要價二十匹絹。有商人知價賤，給與趙柔三十匹，善明即欲與商人成交。趙柔説："與人交易，一言定價，豈可因有利而動心?"於是給了第一個買者。士大夫之流，聽説後都很敬佩。趙柔推誠心守信用，此類事例很多。隴西王源賀探討佛經奥義，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趙柔爲書作注解，盡得佛理的正解，當時高僧都敬佩欣賞他文中旨趣。又依佛理作銘贊，頗爲流傳。

子趙默，字冲明。官至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任劉昞的助教，專心學習經典，能全部傳授劉昞的學説。涼州平定後至京城，因精通儒學被拔用，任中書博士。授課專心勤勉，嚴肅而守禮儀。京師大族貴官的子弟，都敬畏他的威嚴，故多學有成效，先後成顯貴達官，位至尚書州牧郡守者數十人，都是索敞的學生。索敞於是講授了十多年。他因喪服禮儀散見於衆書，於是編撰成《喪服要記》。他所著《名字論》文多失載不傳。後出京補任扶風太守，在位清貧，不久死於任所。當時他的舊日同事學生等爲他請求追謚，詔令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謚號爲獻。

索敞的兒子僧養，歷任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的兒子演貴，官至征東府參軍。

演貴的兒子懷真，字公道。武定末年，任侍御史。

當初，索敞在涼州時，與同鄉陰世隆以文才相交。世隆至京城後，獲罪流放和龍，至上谷，被圍不能前行，被當地人徐能欺掠爲奴。五年後，索敞因公行至上谷，遇見世隆，世隆訴説原因及狀況，相對哭泣而別。索敞爲世隆申訴，世隆得以解脱。世隆子孟貴，很有孝心，每天下田耕作，清晨拜父請安，晚歸也要行禮。鄉鄰欽佩

人欽其篤於事親。

他能真誠事奉尊親。

陰仲達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爲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凉州，内徙代都。司徒崔浩啓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凉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秘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父陰訓，字處道，事奉李暠任武威太守。父親陰華，字季文，官至姑臧令。仲達年少即因能文好學出名。世祖平定凉州，内遷至代都。司徒崔浩薦舉仲達與段承根説，二人都是凉州的才華之士，可一同編修國史。授秘書著作郎。去世。

陰華的次子周達，歷任徐州平南司馬、泰山太守。

陰遵和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爲高祖挽郎，拜奉朝請，後廣平王懷取爲國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深爲懷所親愛。轉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爲汝南王悦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史。時前行州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既聞尒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擅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凉州刺史。

周達的兒子遵和，小名虎頭。愛好音樂，崇尚武功。初任高祖挽郎，授奉朝請，後廣平王元懷選他任王國常侍。遵和好逢迎善於侍奉上司，深得元懷的信任喜愛。改任司空法曹參軍、太尉中兵參軍。又任汝南王元悦郎中令，還是受到喜愛和信任。逐漸升至龍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都督，鎮守懸瓠。孝莊帝末年，授任左將軍、代理豫州刺史。此時前代理州事的元崇禮被徵召將還京，既而聽説尒朱兆入洛陽，遂假稱詔令殺遵和，擅自執州政。後追贈遵和平南將軍、凉州刺史。

陰道方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爲李神儁所知賞。神儁爲前將軍、荆州刺史，請道方爲其府長流參軍。神儁曾使道方詣蕭衍雍州刺史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爲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儁令道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爲土因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囚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既至，拜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孝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詔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使於蕭衍。至南兖州，有詔追還。轉安東將軍、光禄大夫，領右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二。人士咸

遵和兄長的兒子道方，性情和順高雅，亦廣讀經書史傳，深受李神儁的賞識。神儁任前將軍、荆州刺史，請道方任他的州府長流參軍。神儁曾令道方前往蕭衍的雍州刺史蕭綱處談判邊境事宜，道方沉着正派的風度，受到蕭綱的稱贊。正光末年，蕭綱派他的軍主曹義宗等侵擾邊境蠻族，神儁令道方乘驛馬赴新野，部署軍事。途中被土因村蠻人捕獲，送交義宗，義宗又傳送襄陽，於是被送至建業，囚於尚方。孝昌年間，終於歸國。剛至京城，即授奉朝請，改任員外散騎侍郎。孝莊帝初年，升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詔令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出使蕭衍。行至南兖州，又詔令其還京。改任安東將軍、光禄大夫，領右民郎中。太昌初年去世，終年四十二歲。士人都感嘆惋惜不已。追贈撫軍將軍、荆州刺史。

嗟惜之。贈撫軍將軍、荆州刺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群，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游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史臣曰：趙逸等人都學貫經史，才能志向不凡，在西州地位至重，名聲傳至東邊的國家，所以能在流亡離散之中，超脱於污泥濁水之上。做人不可無才能，確實如此。胡叟在或明或暗之間，悠然自得而無煩悶，也是一代的異人吧？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　李沖

李孝伯　李曾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嘆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盗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鄰郡爲之謡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軍、荆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

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群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秘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禄大夫，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秘，時人莫能知也。遷比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

真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

李孝伯，趙郡人，高平公李順的堂弟。父親李曾，少時即治鄭玄所注《周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經學爲職業。郡守三次徵舉他爲功曹而不就任，門人弟子勸他，李曾説："功曹之職，雖説是鄉里徵選的最高等第，還是一個郡吏。奉侍他人，不容易啊。"州刺史徵召他爲主簿，到任月餘，就感嘆道："梁叔敬説過：州郡之職，僅令人勞累。不能實行道，令人憂愁。"於是歸家繼續講學。太祖時，徵授博士，出外任趙郡太守，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劫盗逃竄。太宗嘉獎了他。并州的丁零，長期危害太行山以東地區，得知李曾能使百姓爲之盡力，畏懼不敢入境。賊在常山境内得一隻死鹿，説是得於趙郡，賊首責備賊衆，還下令將鹿送回原處。鄰郡民爲此作歌謡説："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他受人如此畏懼。去世後，追贈平南將軍、荆州刺史、栢仁子，謚號爲懿。

孝伯少時繼承父業，博通諸子百家的學説。風度優美，舉止符合禮法。堂兄李順對世祖説起他的情况，徵召任中散大夫，世祖見他後深感不凡，對李順説："真是你家的千里駒。"升秘書奏事中散，改任侍郎、光禄大夫，賜爵南昌子，加授建威將軍，以軍政機密相托，很受世祖寵信。參議計劃非常秘密，當時的人已不能知道詳情。升比部尚書。因多次隨世祖出征及謀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授建義將軍。

真君末年，世祖親征南朝，將由彭城南下。

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等，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梃，并請駱駝。

世祖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遥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爲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絶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

劉義隆之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劉駿，派將領馬文恭率步兵騎兵共一萬多人至蕭城。前軍擊敗敵軍，文恭逃走，活捉他的隊主蒯應。義隆聽説大駕南巡，又派他的弟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世祖到達彭城，登上亞父冢以眺望城內，遣送蒯應到小市門，宣布世祖詔書，慰勞義恭等人，并令他自己陳述蕭城失敗的情況。義恭等問蒯應："魏帝是否自來？"蒯應説："自來。"又問："魏帝現在在何處？"蒯應答："在城西南。"又問："兵馬有多少？"蒯應答："中軍有四十多萬。"劉駿派人獻酒二器、一百梃甘蔗，并請求賜駱駝。

世祖次日再登亞父冢，派孝伯到小市，劉駿也派他的長史張暢應對孝伯。孝伯遥問張暢姓氏，張暢説："姓張。"孝伯説："是張長史呀。"張暢問："您何能認識我？"孝伯説："既涉足此境，哪能不知。"張暢問孝伯道："您又姓什麽？任何職務？"孝伯説："我乃軍中一卒，哪值得過問。但足可與您相當。"孝伯説："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時出城，期望同他們見面，朕也不攻彭城，爲何勞累辛苦將士，在城上嚴密戒備？'現令賜給駱駝及貂裘等雜物。"張暢説："有詔之説，祇可施行在他的國內，哪可宣稱於此地？"孝伯説："您家的太尉、安北是人臣嗎？"張暢答："是的。"孝伯説："我朝廷包有萬國，四海之内，不敢不臣服，縱然是鄰國的君主，爲何不能向鄰國的臣民稱詔？"孝伯又問張暢道："何至於突然堵塞城門斷絶橋梁？"張暢答："二王因魏帝壁壘尚未建立，將士也已疲勞，此地有精兵十萬，人人都想拼命，深恐輕易踐踏，故而暫閉城門。待士卒馬匹得到休息，然後共同出戰，約定日子交手。"孝伯説："令則行禁則止，是主將經常所行的事，應當用法令裁定事物，哪用拆橋堵門？窮城之中，焉得以十萬誇口？我方也有良馬百萬，更可以此相誇。"張暢説："王侯設防，豈可僅設法令。我如向您誇口，當説百萬，之所以説十萬，正是指二王平時所蓄養的戰士而已。此城内有數州的士子和庶民，工匠和佚

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鬥人，不鬥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貝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曰："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

役還未計算。我是比人，不是比馬腿。本來冀州以北地區，是產馬的地方，您又何必誇示馬多呢？"孝伯說："王侯設險，確實如您所說，城門開閉有常規，爲什麼關門？斷絕橋梁，意圖何在？守城是您熟悉的，野戰是我的長處，我憑馬，如同您憑城防而已。"城內有位名貝思的人，曾到過京師平城，義恭派他去看是誰，貝思認出是孝伯。貝思向前問候孝伯道："李尚書路途辛勞。"孝伯說："此事應是共同的。"貝思說："因爲如此，所以慰勞。"孝伯說："感謝您的至誠。"

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覿。"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梃。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久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啓聞爲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餔，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謂鄰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爾，鄰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

既而開門，張暢屏退從人，賞賜物品。孝伯說："詔令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葡萄酒及各種食品當由我們共享用。"張暢說："二王敬告魏帝，知道他想會面，平時我們也期望相交，但受本朝的任命，勉强居守藩國的職責，做人臣的不能交接境外的人，因此不容私自見面。"義恭進獻皮軍裝一套，劉駿進奉二容器酒，一百梃甘蔗。孝伯說："又有詔令：'太尉、安北，久已斷絕與南方的來往，當極憂愁。如想派遣信使，應當護送，倘或有需要坐騎的，也應送給馬匹。'"張暢說："這裏小路很多，使者早晚往來，不再以此麻煩魏帝了。"孝伯說："我亦知道有水路，似乎被白賊所截斷。"張暢說："您穿白衣，稱白賊很正確。"孝伯大笑道："現在的白賊，似乎異於黃巾、赤眉。"張暢說："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說："雖說不在江南，也不離徐州地區。"孝伯又說："前時已與安北通音訊，怎麼許久不見回答？"張暢說："二王位尊，報告則不易。"孝伯說："周公握髮吐餔，怎麼惟獨二王位尊深居？"張暢說："握髮吐食，不與鄰國的人相關。"孝伯說："本國尚且如此，待鄰國更加應當極盡謙恭。本來賓客到來有迎賓禮，主人宜用賓禮迎接。"張暢說："昨日看見衆賓客到門前，未見有禮的表示。"孝伯說："不是賓客來

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匆匆，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溵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并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

而無禮，祇是主人匆忙，没有接待賓客的方法。”孝伯又説：“有詔令：‘程天祚是一平常人，確知他不是江南的人才，最近在汝陽，他身中九槍，落在溵水中，我令人救出。一般人骨肉分離都想相聚，聽説他弟弟在此，如何不暫時送出？隨即令他返回，豈會再隨意留下一人？’”張暢説：“知道想使程天祚兄弟相聚，已下令遣送，但他弟弟堅辭不去。”孝伯説：“哪有子弟聽説父兄已到而不肯相見的，如真是這樣便不如禽獸，貴國的風俗怎到此種地步？”

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并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久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梃，駿獻錦一匹。

世祖又遣孝伯賜義恭、劉駿等毛氈各一領，每人給九種鹽，及胡豆豉。孝伯説：“有後詔：‘舉凡此諸類鹽，各有所用。白鹽是食鹽，皇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研成末用六銖，以酒送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各種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都非食用鹽。太尉、安北怎不派人來到朕處？彼此的情義，雖不會因來使而盡傳，總要見朕高矮，知朕年齡，觀察朕的爲人。’”張暢説：“魏帝久已被往來者所陳述，李尚書親自奉命而來，不怕彼此不能盡情，故此不再遣信使。”義恭獻蠟燭十梃，劉駿獻錦一匹。

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著屩？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

孝伯問道：“您是南方士人，怎麽穿草鞋？您尚穿此鞋，將士如何？”張暢答：“士人之説，確感慚愧。祇是由於威武不足，方受命統兵，軍陣之間，不容穿寬鬆的官服。”孝伯説：“永昌王近年常鎮長安，現在領精騎八萬直趨淮南，壽春也閉門自守，不敢相對抗。不久前送來劉康祖的首級，那已被衆人看見。對王玄謨很瞭解，也祇是常才。爲什麽作這樣的任命，以致他奔走失利。入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抵抗一次。鄒山之險，當可依托，前鋒剛開始接手交戰，崔邪利當即鑽入洞穴，被我將士倒曳出來。主上饒他生命，現跟從在此。又爲什麽如此不穩重，派馬文恭到蕭縣，使他望風敗走。那裏的人民對此非常

以輕脱，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算，但因夜回歸，致戎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始濟翻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脱。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奸盜未息，示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没，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一崔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并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恤。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虚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爲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

生氣，説清平的時候，取我的租帛，危難的時候不能相拯救。”張暢説：“已知永昌王到淮南。至於康祖被他擊敗，近來信使，没有此類消息。王玄謨是南國偏裨將佐，不算人才，衹因他是北方人，故任前驅而已。大軍未到，而黄河已冰封，玄謨衡量利弊後撤退，不是失算，但乘夜回歸，致使軍馬驚亂而已。我國懸瓠小城，陳憲也僅一小將，魏帝傾一國的力量圍攻，數旬不能攻克。胡盛之一偏裨小帥，士兵未及三旅，纔開始渡翻水，魏國君臣就奔跑潰散，自己僅得脱身。滑臺的軍隊，没什麽可慚愧的。鄒山一小據點，雖地形稍險，黄河邊的人民，多是新歸附的，剛開始接受教化，奸盗還未平息，衹是令崔邪利加以安撫。目前雖陷没，對國家没什麽損失。魏帝親自用十萬之師制服一崔邪利，哪值得一談呢？最近得知蕭縣百姓都依山而守，姑且派馬文恭率十隊士兵接應而已。文恭先前派出的三隊，趕走對方回大營。嵇玄敬率百船到留城，魏軍潰散奔逃。文恭輕敵，不必可惜。王境内的人民，在河畔居住，二國交兵，應當相互加以安撫。而魏軍入境，事出意外，政府不負百姓，百姓何怨？知入境七百里没有抵抗，這是上由於太尉的神算，次則是武陵王明達的策略，軍政的機要雖不能參預，但用兵之機也不允許相告。”孝伯説：“您憑藉這空談，散亂相答，可説知事已困危而用話搪塞。況且主上本不圍此城，將親自率軍直趨瓜步。南方的戰事若成功，此城必不需圍攻；南行不勝，彭城也非我所想要的。我們現在即當南進，期望飲馬於江湖罷了。”張暢説：“去留的事，自己滿足那心意吧。如魏帝終得飲馬長江，便是再也没有天道啦。”孝伯説：“自北而南，實是人力去變化，飲馬長江，豈衹靠天道？”張暢將回城，告訴孝伯道：“期望平定有期，相見不遠。您若得以回歸宋朝，今天是互相認識的開始。”孝伯説：“現在是應先到建業以等待您而已。恐怕那時您與二王反綁雙手請罪，没有時間爲您事先介紹。”

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爲容。”

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嘆。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

興安二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五年卒，高宗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

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稿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賾謂之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并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

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李豹子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

竊惟庸勛賞勞，有國恒典；

孝伯風度優雅，應答如流，張暢及左右隨從都很是贊嘆。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

興安二年，出外任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五年去世，高宗很痛惜。追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號爲文昭公。

孝伯風度恢宏高雅，通達政務，不分朝野貴賤都推崇他。恭宗曾陳請世祖廣泛徵召俊才秀士，世祖説："朕有一個孝伯，足可治天下，人多有什麽用？即使再訪求，此類人又怎麽可得到？"他就是如此被賞識。性格正直謹慎忠實厚道，每當朝廷大政有缺，必親手寫奏表，直言進諫，間或不被聽從，必至再三進諫。銷毁上奏草稿，家人也不得見。在公庭議論事務，常引用法令，或有人評議政務，孝伯任他陳述，假使有所褒貶，始終也不反駁。及至面見世祖，説到那意見的長處，毫不隱瞞他人姓名而自貪其美，因此官員貴族，都信服他的高尚正直。自崔浩被殺後，國家大政方針都出自孝伯。世祖對他的寵信稍遜於崔浩，但也予以宰相的禮遇。直言進諫補正闕失，其事迹不顯，當時人不得而知。去世之日，遠近的人都爲之哀傷。孝伯的美名，傳布於遠近，李彪出使江南，蕭賾問他説："孝伯與卿的宗親關係是遠是近？"他被遠方人所知就到此地步。孝伯妻是崔賾的女兒，是高尚明智的婦女，生有一子名元顯。崔氏死後，收納翟氏，但不作爲正妻。翟氏忌妒元顯。後遇盗，元顯被害，世人説是翟氏所爲。元顯志向很高，當時人對他的死很感惋惜。翟氏生二子，安民、安上，都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官至司徒司馬。去世後，追贈郢州刺史。無子，取消封爵。

安上，官至鉅鹿太守，也早年去世。

安民的弟弟豹子。他在正光三年上書曰：

私思有功則賞，國家有常典，興滅國繼

興滅繼絶，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睿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繾綣侍從，廟算嘉謀，每蒙顧采。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册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勛焉。"出内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宫始遷，外任名岳。高宗冲年纂運，未及追叙。

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搢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圮。先臣榮寵前朝，勛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并以勛重先朝，世絶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况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勛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絶封於聖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

絶世，被明君放在首位。因此積德積忠，《春秋》允許寬免十代；立功業明操守，約河山誓以永久。伏思世祖太武皇帝，天授英明睿智，陽光所照之處盡爲所有，澄清遼海，平定玉門，消滅漠北敵寇，飲戰馬於長江。臣亡父前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感應機會於晦暗之初，邀遇幸運於昌明之時，運籌於幃幄之中，固結情意於侍從之日，經國遠略之良策，常蒙皇上重視和采納。當時儲君監國，奏請徵召賢人，詔書回答説："朕有一個孝伯，足以治理天下，何必用很多人？"他被任用和寵信就至這種地步。皇上因此寵以八元、八凱的地位，封以公侯的爵位，詔册文説："巡視長江之北，屢次進獻奇謀，六軍頻獲大捷，也有策劃的功勞。"出入勤於國事，寵幸任遇隆盛豐厚，即將展示不次之賞，而世祖逝世。先帝的棺材剛入葬，亡父就被任爲州牧。高宗幼年纂承天運，未及追叙亡父功勛。

臣的行爲觸犯百神，先父去世，功績未得彰明，志未得伸，縉紳都傷悼他早逝，朝野全哀嘆他短命。臣亡兄襲得的爵位，因無子被削。永思宗廟，五情崩毁。先父在前朝榮顯光寵，勛勞書册於王府，與平常之輩相同，封爵廢棄，衡古量今，實在深感痛苦。竊思本朝事例：廣川王元遵、太原公元大曹等，并因勛勞名重先朝，因其無子，或以旁系繼爵，或聽任其弟承襲，都可傳山河永在之功，受罕見的賞賜。何况先父往日蒙受委任，運籌幃幄，勛勞顯著於宫中，名聲傳布於外地，事業等同賞賜平均，今古没有變化。因此漢賞韓信、英布，更重視張良、陳平的裁度；魏酬勞張遼、徐晃，不棄荀攸、郭嘉。現今數族追賞在先朝的功勛，先父之爵却在聖明之時被奪，瞻視同輩顧盼舊侣，存者死者永懷悵恨。正始年間，曾發存亡繼絶的詔書，彰明褒賢報功的旨意。熙平元年，已故任城王元澄所陳十事，使先前恩澤再成新令，成爲一時的盛事，留下萬代的典

之盛事，垂曠代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僞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脱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韵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没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一朝，先臣潜魂，結草於千載矣。

範，凡在官位者，誰不感激慶幸？足可獎勸今後，垂典範於萬古。而且劉氏僞書，流行於上國，尋考其誹謗之言，百無一實，對前後使者不寫姓名，亦没有官職爵位。至於《張暢傳》中，却略叙先臣與他的對話，雖然改變遺落將盡，想誇高自己，但先臣逸雅的韵味難以減損，仍被稱贊記載，非但生有益於時，死亦能彰明國家之美。請閲覽此書，即可明白。則小小的衰族，可一朝重起，先臣幽魂，當結草報恩於千古。

卒不得襲。

終於未得襲爵。

李祥　李安世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户，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

孝伯的哥哥李祥，字元善。傳繼家學，得鄉鄰宗族的尊崇。世祖詔令州郡薦舉賢良，李祥應舉，對策甚合帝心，授中書博士。當時南方未服，世祖親征，派尚書韓元興率兵出青州，以李祥任軍司。入敵境至陳汝，淮北的民衆赴軍前投降的有七千多户，遷他們到兗州、豫州的南面，設立淮陽郡以安置他們，任命李祥爲太守，加授綏遠將軍，流民歸附他的有一萬多家，獎勸務農，百姓安居樂業。世祖嘉獎他，賜給衣服馬匹。調任河間太守，以威恩適度出名。太安年間，徵召任中書侍郎，有一千多百姓，上書乞求許他留守數年，高宗不允許。死於任内，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號爲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俊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説父祖，甚有次第，即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温敏敬慎，顯祖親愛之。累遷主客令。

兒子安世，幼時聰敏有悟性。興安二年，高宗召見侍郎、博士的子弟，想選拔其中才學優秀者爲中書學生。安世這時十一歲，高宗見他尚小，親自召問。安世陳述家族情况，很有條理，即被取爲學生。高宗每次巡幸國子學，常單獨召見。詔示説："你衹要保持這種態度，不愁不富貴。"爲父守喪以孝敬著名。天安初年，被任命爲中散大夫，因温和敏捷恭敬謹慎，顯祖信任喜愛他。漸升至主客令。

蕭賾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

蕭賾派劉纘朝貢，安世容貌端美，舉止優雅，劉纘等人自相談論説："没有君子難道能立

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慚而罷。遷主客給事中。

國嗎?"劉纘等稱呼安世爲典客,安世説:"三代不同禮,五帝不同樂,怎麽能用亡秦的職官,稱於中原帝國。"劉纘問:"世變而異名號,共有幾次?"安世説:"周稱掌客,秦改爲典客,漢名鴻臚,現在叫主客。君等不想仿效周文王、周武王,而用亡秦之名。"劉纘又指着方山問:"此山距燕然多遠?"安世説:"如從石頭城至番禺而已。"國家遇有江南使者來,常拿出宫内珍物,令京城富室中好裝飾者買走,并隨意定價交易。使者到金玉商店問價,劉纘問:"北方金玉很便宜,應當是山川所産?"安世説:"聖朝不重視金玉,所以價如瓦礫。又因皇上仁德通於神明,山不吝惜珍寶,因此没有河流不出金,没有山嶺不産玉。"劉纘開始想大買金玉,聽到安世這段話,羞慚作罷。升主客給事中。

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税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兹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户。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晋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争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采,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

當時民衆困於饑荒四處流亡,土地多被豪强大族占有,安世就此上疏議論説:"臣聞度量土地經劃田野,是治國的大事,封邑國土相互摻雜,是大治的根本。井田税收,由來已很早;田畝的數量,用限量制約。原本是想使土地有人種,百姓安居樂業。財雄擅行的家族,不獨占膏腴的良田;人單位卑的農夫,也有田畝可耕。是用來撫恤那貧窮弱小,抑制那貪心妄想,使貧富負擔相同,百姓爲編定户籍之民。州郡的百姓,有的因災荒遷移,棄田賣屋,漂泊異鄉,已經過了數代。三長設立後,纔返回舊居,房屋水井都已殘毁,土地樹木已屬他人。歷經年月,容易發生假冒。强宗豪族,放肆地欺凌弱小,遠稱魏晋時的家族,近引親朋故舊的證明。却又年代較久,鄉間長老也被迷惑,各種證明雖多,都不可作爲確切證據。各有親友知交相附和,互相争長較短,徒然具備人證物證,聽訟的官仍不能無疑,争吵訴訟遷延不决,連年不能判定。良田拋棄而不開墾,春桑枯萎而不采摘,心懷僥幸的人越來越多,繁多的訴訟案不斷發生。想使家家豐收而有積儲,人人滿足飲食用度,怎麽可能實現呢?愚意現今儘管田畝居宅難恢復舊貌,應可重

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虚妄之民，絶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

新調節測定，以周密的方法，使分藝有標準，能力與産業相稱，小民能够有資生之地，豪强無餘地取盈利。就使皇家的恩澤，能均給廣大百姓；如山的糧食，可以堆積在家家户户。另外被争的田，應限定年限，事久難明産權的，一律屬現在的主人。然後虚僞詐妄的奸民，纔會斷絶覬覦的念頭，安分守己的人，可永免被欺凌侵奪。”高祖很贊同此議，後行均田制即起因於此。

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𢷋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𢷋軍。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侄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内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妒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謐、郁。

出朝任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勸導農桑，禁止不合禮法的祭祀。西門豹、史起，對於民衆有功，就爲他們修廟。上表薦廣平人宋翻、陽平人路恃慶，都成爲朝中善士。當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殘害百姓。前刺史薛道𢷋親自討伐，李波率他的宗族迎擊，大破道𢷋所率州軍。於是罪犯多逃奔李波處，成爲災患。百姓爲此作諺語説：“李波的小妹字雍容，撩裙催馬如疾風，左射右射必穿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計謀誘捕李波及其子侄三十多人，在鄴城街市斬首，境内帖服。因病免職。太和十七年去世於家中。安世娶博陵崔氏，生一子名李瑒。崔氏因嫉妒凶悍被休，又娶滄水公主，生二子，即李謐、李郁。

李瑒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强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主簿。

李瑒，字琚羅。瀏覽史籍，很有文才，風度豪爽，正直倔犟的名聲傳於當代。延昌末年，任司徒行參軍，升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元雍上表薦舉李瑒任高陽王友，正主簿。

于時民多絶户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迹用既殊，區流亦别。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絶祀。然則絶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絶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

當時民衆多斷絶家庭聯係而做僧人，李瑒上書説：“禮用來教化世俗，佛法指導將來，事迹用途既不同，源流也有區别。所以三千條罪，没有重於不孝的。不孝之罪，没有重過斷絶祭祀的。那麽無子的罪比任何罪都重啊。怎能輕易放縱違背禮制的情感，而肆行向往佛法的意志呢？即使佛的道理，也不會答應，假如佛可以允許，還需用禮來規範。把自己的父母拋棄在家而不養，既不合做人的道理，更有背於禮制，泯滅天

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静，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毁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毁。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猶罰瑒金一兩。

倫，且不合王法。當世的情禮俱缺，而求將來的利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這話很透徹，也很完全了。哪有拋棄正理，而服從鬼教的道理？又目前南方尚未平静，各種力役仍很多，百姓出家，大多是爲了逃避服役，如再聽任出家，恐怕拋棄孝道者處處都是。”沙門都統僧暹等恨李瑒鬼教的説法，以李瑒誹謗詆毁佛法向靈太后哭訴，太后責備李瑒。李瑒申訴説：“是想澄清佛法，使僧俗都能懂，不敢排斥放棄真學問，妄作詆毁。本來鬼神的名稱，都是對通靈者的通稱，自古代的正式典册起，叙及三皇五帝，都稱作鬼。天地稱神祇，人死稱鬼。《周易》説‘知鬼神的情狀’，周公自詡，也説‘能奉事鬼神’，《禮記》稱‘明亮的地方則有禮樂，幽暗的場所則有鬼神’。因此明亮的事物莊嚴，幽隱的道理是鬼教。佛不是天不是地，本出於人間，應世而引導俗人，其道幽隱深奥，稱之爲鬼，我以爲不是誹謗。況且原來就有心無不善之説，以佛道教化他人者，正是尚未窺見一切玄妙的門户而已。”靈太后雖知李瑒的話很允當，但不忍僧暹等失意，還是罰李瑒黄金一兩。

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又啓瑒爲左丞，仍爲别將，軍機戎政，皆與參决。寶夤又啓爲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改任尚書郎，加授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李瑒任統軍，署寧遠將軍。李瑒的德惠廣潤宗族鄉鄰，一招募雄壯勇敢者，樂於跟從就有數百騎，李瑒傾家産賑濟撫恤，率他們西征。寶夤見李瑒到來，就拍着李瑒的肩説：“你自遠方來，我的事就解决了。”因此他部下常有戰功，軍中號稱“李公騎”。寶夤又表啓李瑒任左丞，仍任别將，軍隊機密以及軍政管理，都與李瑒商量决定。寶夤又表啓他任中書侍郎。還京，授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因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年，在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歲。起初追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年間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瑒俶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

李瑒卓異不凡有大志，好飲酒，對親友很誠懇。常告訴弟弟李郁説：“士大夫的學問，研習貫通古今的道理即可，何必專學一經做老博士

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絶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期年之中，形骸毁悴。人倫哀嘆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謐，字永和。在《逸士傳》。

李郁

謐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静，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説，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虚雅寬，甚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侄，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黄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説不窮，群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沖

李沖，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長兄滎陽太守承所携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户所寄。"沖沉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沖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

顯祖末，爲中書學生。沖善交游，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秘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

呢？"與弟李謐特别友愛，李謐在家鄉去世，李瑒悲慟大哭昏倒，很久纔蘇醒，數日不進飲食，一年之後，憔悴不堪。士人都哀傷感嘆。李瑒有三個兒子。

長子義盛，武定年間，官至司徒倉曹參軍。

李瑒的弟弟李謐字永和。事迹在《逸士傳》。

李謐的弟弟李郁，字永穆。好學而深沉寧静，博覽經史。自著作佐郎擔任廣平王元懷友，元懷對他非常敬重。當時學者徐遵明在山東教學，學生很多，元懷召遵明到館舍，令李郁問他《五經》的問題十多條，遵明答出的衹有數條。逐漸升至國子博士。自國子學建立後諸多博士大都不講課，從早至晚教授學生的僅有李郁。待人謙虚文雅寬厚，很有儒者的風度。升廷尉少卿，加授冠軍將軍，改任通直散騎常侍。建義年間，因兄長李瑒去世，就撫育孤侄，返回鄉間。永熙初年授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書，不久兼給事黄門侍郎。永熙三年春，在顯陽殿講授《禮記》，詔令李郁執經主講，解説旁徵博引源源不絶，聽衆反詰辯難如兵鋒突起，但李郁從容應答妙趣横生。出帝及諸王公凡參預聽講者，没有不感嘆稱好的。不久病逝，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兒子士謙，官至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沖字思順，隴西人，是敦煌公李寶的小兒子。少年喪父，爲長兄滎陽太守李承所養。李承經常説："此小兒的器量不凡，當寄以厚望。"李沖深沉高雅胸襟開闊，隨兄到滎陽。當時州牧郡守子弟多侵擾百姓，隨意索要，衹有李沖與李承長子李韶清静簡樸行爲高潔，從不求取一物，被當時人稱贊。

顯祖末年任中書學生。李沖善交往，但不濫交，受到同輩的敬重。高祖初年，依例升秘書中散，掌管宫中文件，因辦事有條理機敏柔順，逐

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内秘書令、南部給事中。

漸受寵。升內秘書令、南部給事中。

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冲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户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税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户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群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

舊時鄉間未設三長，祇設立宗主督護，所以百姓多隱而不報，三十、五十家纔報一户。李冲認爲三正治民由來久遠，於是創三長制度而呈上。文明太后看後稱好，召見公卿討論。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等說："李冲的三長制，是想統一天下的法制。說起來似乎可用，實際難以施行。"鄭羲又說："若不信臣言，盡可試行一下，事情失敗後，應知我的話并不錯。"太尉元丕說："臣以爲如施行此法，對國家和百姓都有益。"但都說當今有事的月份，校核民户，不分新舊，百姓必因勞而怨，請過了今年秋天，到冬天，慢慢派遣使者，對完成此事較爲適宜。李冲說："百姓是暗昧的，可以支配他，不可使他知道支配的道理。如不藉課調的時機，百姓祇知立三長校核户口的勞苦，未見平均徭役減省賦税的益處，心中必生怨氣。宜乘課調的月份，令他們知賦税的平均。既知其事，又得其利益，利用百姓的欲望，做此事易於施行。"著作郎傅思益進諫說："民俗既相異，民心有邪惡與平易的不同，九品差調法推行已久，一旦改變，恐造成混亂。"太后說："立三長，則課調有標準，納賦有固定的份額，被强宗蔭庇的農户可以清出，圖僥幸避賦役的人可以被制止，憑什麽說不可？"群臣議論雖多，但都以爲變法困難，其他没有異議。終於還是推行了三長制，對公私都有利。

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冲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千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貧，於是始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虚己接物，垂念羇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

升中書令，加授散騎常侍，仍兼給事中。不久改任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李冲被文明太后愛戀，寵愛恩惠日深，每月賞賜數千萬，晋爵隴西公，秘密送珍寶及御用物品布置李冲府第，外人不知具體價值。李冲家素來清貧，由此成爲富户。但李冲能以謙恭自律，能積財也能散財，近自婚姻宗親，遠及鄉間鄰居，没有不受益的。虚心待人，顧念羈旅貧寒的士人，衰落舊族沉淪委屈的子弟因他而得到官職者，也非常多。當時人因此而稱贊他。

初，冲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

當初，李冲的兄長李佐與河南太守來崇一同

凉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糾佐贓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縶，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冲寵貴，綜攝内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撫之。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冲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冲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冲家，至如子侄。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冲，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方便，借冲此馬，馬主見冲乘馬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冲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

由凉州歸順，相互間早有積怨。李佐羅致證據定來崇有罪，來崇在獄中餓死。後來崇的兒子來護又揭發李佐貪贓罪，李佐及李冲等都獲罪入獄，遇到大赦免罪，李佐深恨來護。到李冲受寵尊貴，總管大政，來護任南部郎，深恐被李冲陷害，多次請求退職，但李冲總是撫慰他。來護後因貪贓獲罪，怕不能過關。李冲於是將與來護恩怨糾葛的全過程上奏，乞求饒恕來護，來護終於被寬恕。李冲堂甥陰始孫孤單貧困，出入李冲家，親如子侄。有人求取官職，通過他送馬給李冲，始孫立即接受但不爲此人轉達。後藉機將此馬借給李冲，馬主見李冲騎自己的馬而不給自己官職，就自己前去陳述始末。李冲聽後大爲驚訝，抓捕始孫將其罪狀上奏，始孫因此被處死。他身處要職而能自勵，不計個人愛惡，都如此類事例。

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冲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决焉。冲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顔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杖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冲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户，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宫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冲女爲夫人。

當時依舊例，皇帝對王公重臣都直呼其名，高祖經常稱李冲爲中書而不呼名。文明太后逝世後，高祖在守喪期中，比平時更敬重李冲并頻頻召見。至於議定禮儀律令，修飾詔旨文告，訂正輕重程度，高祖雖親自動筆，但没有不與李冲討論的。李冲竭盡忠誠奉事高祖，知無不言言必盡意，出入宫廷憂愁而操勞，顯露在臉色上，雖是老臣近戚，也趕不上他。所有人都佩服他精明善斷謹慎嚴密，而願服從他。於是國内安寧，及遠方知其名者，都崇敬佩服他。高祖也很依仗信任李冲，親近尊敬的感情日深，君臣之間情義不二。及至改建機構，建五等封爵，因李冲參與制定法規，封他爲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户，授廷尉卿。不久升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太子既立，任命李冲爲太子少傅。高祖開始按《周禮》設置夫人、嬪妃序列，將李冲的女兒定爲夫人。

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宫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代；層臺廣厦，崇威於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樸殊禮故也。是以周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

詔書説："往昔軒轅皇帝君臨天下，留傳下房屋的構造方法；經歷三代，興起了宫殿觀閣的模式。然而茅頂土階，表明上古君主的德政；高臺大厦，表示中世君主的威嚴。確是由於紋彩與質直各有其用，奢華與簡樸各循其禮的緣故。所以周成王繼業，在東都營造明堂；漢高祖驟興，

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弊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曆，鋭意四方，未遑建制，宫室之度，頗爲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兹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兹宫宇。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冲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復太極之制，朕當别加指授。”

車駕南伐，加冲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群臣啓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算已定，今大軍將進，公等更欲何云？”冲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實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效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遥，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内，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十間，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

在咸鎬建未央宫。當是爲尊崇整肅皇朝的威信，尊崇推重皇帝的德政；難道是好奢華惡儉樸，隨意消耗民力嗎？我皇朝應運統治天下，和諧承襲天命，專心征服四方，無暇顧及建築，宫室的規模稍有未當。太祖即位之初雖略具規範，以後又多次改建。至於元旦慶典宴會，萬國來賓充滿宫廷，觀光的使者全都瞻仰。以朕之寡德，濫承洪大的統緒，恰值美好的時期，事業適逢昌盛的機運，自宜遵循長遠的考慮，規定這宫室的規模。對建造規模的指示，已在平時明確告之；明堂、太廟，已在過去建成。再憑往年積累的豐富物資，藉助民衆的安閑，將在今春改建正殿。違犯農時，有所戒懼。但朔方多寒日，農事與南方不同，如果不是截斷春種，盛夏興役，那麼宏大的規模高大的基礎，没有辦法完成。成功勛立事業，非委托賢士不可；改制度立標準，不委任能臣不濟。尚書李冲才識淵博，計劃明確思慮長遠，可兼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元亮可與大匠共同監督興造修繕。去舊增新的事宜，修復太極的規則，朕當另作指示。”

高祖南征，加授李冲爲輔國大將軍，統兵護駕。從代京出發到走至洛陽，連綿大雨不止，仍詔令六軍啓行。高祖穿軍裝執馬鞭乘馬先行，群臣在馬前叩頭。高祖説：“長驅直進的謀略，廟庭中計算已定，現大軍將要出發，公等又要説什麼？”李冲進言道：“臣等不能挫敵於帷幄之間，端坐而制四海，却使南有竊居帝號的禍首，實在是臣等的罪過。陛下因文字車軌尚未統一，親自勞動聖駕，臣等真誠地想捨身送命，盡死獻力於軍中。但自離都即逢大雨，兵馬困乏疲憊，前面的路還很遠，水澇正嚴重。况且伊洛境内，小河還極難通過，何況長江浩瀚，遠在南人境内，若營造舟船，必須停滯前進，部隊士氣衰落糧食缺乏，進退爲難，以憐憫敵人遇到喪事返軍，在道義上比較適宜。”高祖説：“統一的意思，先前已都討論過。卿等衹認爲雨水多是難處，可是天時可知。爲什麼呢？夏天既炎熱乾旱，故而秋季雨多，冬季必然雲開氣爽。及至十月間，如雨還不止，這就是天意，如果在此時天晴，行軍就没

脱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并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群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鑾，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决，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前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建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故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群臣咸唱“萬歲”。

什麽害處。古人説不征討有喪事的國家，是指同等的諸侯國，不是王者統一天下的禮儀。已到此地步，怎能停止車駕？”李沖又進言説：“目前的舉動，是别人不願做的，衹有陛下想做。漢文帝説，我單獨乘千里馬，究竟到什麽地方啊？臣有同樣的意思，而没有那合適的語言，冒昧以死相求。”高祖大怒道：“正要規劃宇宙，統一區域，而卿等書生，多次懷疑大計，刑罰有常，卿不必再説！”驅趕坐騎將行。於是大司馬、安定王元休，兼左僕射、任城王元澄等都哭着懇切進諫。高祖於是曉諭群臣説：“這次行動的震動不小，動而没有效果，以什麽昭示後人？隨意就班師，不足以垂示於後世。朕敬仰地思及遠祖，世代居於大漠，違抗衆議主持南遷，得以享無窮的利益，難道先祖果真没有考慮，便輕易抛棄祖先陵墓故土。現在的傑出人物，難道有獨特心懷？當由皇帝是代行天的職能、王業相助而成功的緣故。如不想鑾駕南行，就應當遷移都城在此，占據中原，機變也合於時事吧！王公等認爲如何？議論就要决定，不能有片刻遲疑，同意遷都者站左邊，不願者站右邊。”安定王元休等相繼站到右邊。前南安王元楨進言説：“愚昧的人看不見現實，明智的人察知未生的萌芽。實行至高德政的人不與俗人商議，完成大功業的人不與衆人謀劃，非常的人纔能建立非常的事業。擴充神都用以延伸王朝的偉業，規劃中原用以營造皇帝的京城，周公開端於前，陛下繼行於後，本來就很適宜。况且天下最重要的是皇帝都居，人們所尊貴的，難道能超過祖先給予的身體？請求上顧念皇上身體的安康，下撫慰百姓的期望，占據中原，停止南征。這是臣等心願，百姓的幸福。”群臣都呼“萬歲”。

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脅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内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沖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游駕待就；興築城郭，難以馬上營

高祖起初就謀劃南遷，恐怕衆人心戀舊地，纔顯示要大舉南征，用此脅迫臣民情緒，對外稱南伐，其實是要遷都。代北舊人懷念故土，很多人不情願，但内心害怕南征，没有人敢反對，於是定都洛陽。李沖對高祖説：“陛下正遵循周公的制度，立國成周。然而營造六宫，不可使聖駕游動以等就緒，興建構築城郭，難以騎在馬上營

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冲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侯，邑户如先。

車駕南伐，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别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克城則遣。冲表諫曰："秦州險厄，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兹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脱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厄，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絶界之外，孤據群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漢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

造成功。願陛下暫返平城，命令臣下經營修建。待功成事就，然後備齊禮儀制度，協和鑾鈴的音律，沿時節南遷，立典範於中原。"高祖説："朕將巡視州郡，到鄴城暫駐，春天到了便回，不建成就不回平城。"不久任命李冲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職位不變，將營建任務交給他。改封陽平郡開國侯，食邑的户數不變。

高祖南征，任命李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高祖渡淮水後，又令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征討漢中，徵召雍涇岐三州兵士六千人準備戍守南鄭，待攻克南鄭即出發。李冲上表進諫説："秦州地險路窄，領地接近羌夷，自西征軍出師後，連續送糧增援，加上氐胡反叛，處處疲於奔命，或運糧或作戰，到現在還未停止。現又預先派定守兵，計劃遠置山外，雖給他們免税的優待，恐怕還是會驚慌不安。如果終未破南鄭，徒然擾動民心，一旦連胡結夷，可能會有難以預測的事變。就是依聖旨秘密下達給刺史，等待大軍攻克鄭城，然後差遣守卒，以臣愚見，還有不足處。爲什麽？西部道路難走，千里小路，現在想深入戍守在隔絶的邊界以外，孤立地據守在賊群之中，敵人進攻我不能增援，糧盡而不能運。古人有言，'雖有長鞭，不及馬腹，'南鄭，其實就是馬腹。况且前人作戰有時不取投降的城鎮；仁義君主用兵，有時撫慰百姓而遺棄土地。何况王者，本心是在拯救人民，賊寇所以防守，意圖在吝惜土地。比較這二者，道德有深淺的區别。仁惠的聲音已傳至遠方，爲什麽急於得一城？并且魏國疆境已是九州之八。百姓臣服者，已有十分之九。没有成國民者，僅漢北與長江以外而已。近期内就可羈絆它，何必急於今日？應等待疆宇極大擴展，占領了更多的城鎮，積蓄了更多的糧食物資，糧食足以支撑對敵作戰，然後設置地方長官樹立將帥，作吞并的舉動。現在鍾離、壽陽，近在咫尺未能攻克，赭城、新野，僅距半步不肯投降。被攻克的城鎮捨棄而不占領，投降的人撫慰一番即被屠殺。東綫既不能用近處的兵力防守，西面屏障難道可用遠征兵鞏固？如真想設防，臣害怕終究是資助了敵人。又現在建

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没，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高祖從之。

都中原，領域接近敵人的國土，正須多召勇士，平定長江以南的會稽等地。派遣少數人，又使其陷入敵手，恐怕後面舉兵之日，士卒會因留守導致驚慌，要求他們拼死報效，不容易得到。推測這些因素，不派兵防守爲上策。”高祖聽從了這個意見。

車駕還都，引見冲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暗弱，百事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并。今朕雖不得爲聰明，又不爲劣暗，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

高祖回到都城，召見李冲等，告訴他們説：“本來多設官員的原因，是顧慮有的高級官吏昏昧無能，使諸事壅塞遲滯，如果明智聰慧自主决斷，那麽權力可以集中。現朕雖不得説聰明，也不是頑劣昏暗，卿等不是大賢人，也不是大惡人。且可在一兩年左右，少設官府機構。”

高祖自鄴還京，泛舟洪池，乃從容謂冲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户而鬥，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冲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户如前。及太子恂廢，冲罷少傅。

高祖自鄴回京，在洪池泛舟，便從容地告訴李冲説：“朕想從這裏修渠通洛水，南征的時候，怎麽不可以由此入洛水，從洛水入黄河，從黄河入汴水，從汴水入清水，以到達淮水？部隊下船作戰，如出門而鬥，這是關係軍事國政的大計劃。現在溝渠如需二萬人以下，六十日就可完成的。應逐漸修整。”李冲答道：“如能這樣，就是士兵没有長途跋涉的辛勞，戰士有雙倍的力量。”升尚書僕射，仍兼少傅。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食邑户數不變。及至廢太子元恂，李冲被免去少傅職務。

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凶蠻密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兹。取南之計决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宫之内；準上古也，則有親行，祚延七百。魏晋不征，旋踵而殞，祚之修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克。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冲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

高祖在清徽堂召見公卿大臣，高祖説：“聖人最寶貴的事物，衹有職位與功業，因此事功有成就創作音樂，治國安定就制定禮儀。現在遷都中原，創造宫室於嵩洛，雖主體還未完工，總歸條理已稍興立。但南有未臣服的小人，加之有凶惡的蠻族在附近，朕早晚悵恨嘆惋，正是因這個緣故。攻取南方的計劃已經確定了，朕親自出行的考慮已成必然。如果依照近代的事例，那麽天子要在放下帷幕的深宫之内，照上古的事例，那就有親征，國運延續七百年。魏晋不征討，國家傾刻殞滅。國運的長短，在是否有德而不在征討。現在衹是不知行期定在何時。知道事物的先兆那就是神吧，朕既不是神，怎能預知呢。但近日來陰陽卜算之士，都勉勵朕現在征討必勝。這既是國家大事，應該君臣共議各抒所見，不得因朕先説出意見，就導致當面態度曖昧，退出後

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朕若秋行無克捷，三君子并付司寇。不可不人盡其心。”罷議而出。

又有不同看法。”李冲答道：“征戰的策略，先考慮人的作爲，然後占卜吉凶，現在占卜雖然吉利，還恐怕人的努力不够。今年秋收，較常年有損失。再加剛剛遷都，衆多事務未定，加上征戰，我以爲不行，應等來年秋季。”高祖說：“僕射的話不是不合理，朕心中考慮的，却是國家的憂患。然而敵寇近在咫尺，自身不得安寧，道理須由這方面看。僕射說人的努力不够，也不是這樣。朕在十七年間，擁兵二十萬，行踪不出京城地區，這是人力所及的盛事，而不靠天時。往年乘着機會，天意就許可了吧，但缺少人的努力，又導致不能取勝。若等人的努力完備，又不合天時，將怎麽辦？照僕射的話，就終究沒有征討的理由。朕如果秋天進軍不能取勝，三公都交付司寇處置。不可不人人都盡心努力。”群臣停止討論退出。

後世宗爲太子，高祖宴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悦，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宴，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虚，豈有常泰。天道猶爾，况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嘆。”冲對曰：“東暉承儲，蒼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慚天日，慈造寛含，得預此宴，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弗能革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

後來世宗爲太子，高祖在清徽堂設宴。高祖說：“立皇儲是爲繼承天道，光大祖宗，於是人民都喜悦，天人安泰，所以請卿受此一宴，以盡歡欣的心情。”高祖又說：“天地的規律，一盈一虚，哪有不變的。天的規律都是這樣，何况人間事物？故而有升有降，自古就是這樣，追惜往事欣喜今時，確實令人深深嘆息。”李冲答道：“東宫爲儲君，萬民都覺幸運。但臣以前勉强擔任師傅，不能輔正協調太子舉止，仰視天日自感慚愧，仁慈的造物主寬容，臣得以參預這宴會，深感慶幸與慚愧交集。”高祖說：“朕尚且不能除其昏憒，何勞師傅謝罪呢？”

後尚書疑元拔、穆泰罪事，冲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然父兄爲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爲：依據律文，不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

後來尚書省對元拔、穆泰罪案一事有疑問，李冲上書說：“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一同叛逆，養子降壽應據元拔罪行定罪。但太尉、咸陽王元禧等人認爲法律條文中規定養子有罪，但父及兄弟如不知情不牽連定罪。仔細研究律文含意，因養子對於養父并非血親，對於兄弟并非同胞，厚薄有别，因此刑法準則有降等，所以養子雖有罪，而父兄無罪。但父兄有罪，養子不知情，事雖不同情理相同，難道養子特别應牽連被殺嗎？道理本不是這樣。臣認爲：依據法律條文，養子不因生父有罪而連坐，那麽養父有罪就該連坐，

父不從子，不稱子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等以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衹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别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爲：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典矯也。養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絶，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則應死，可特原之。”

是很明確的。又法律條文祇説父親不因子有罪而連坐，没説子不因父有罪而連坐，應當是體現優待尊長警策晚輩的意思。臣元禧等認爲：‘律文中雖無明文規定，但條文有相互作用。對於求子者舉出父親要承擔的罪，對於被養者顯示連坐的範圍，這就是互起。兩方明白互起規範，無罪是必然的。如果認爲嫡子和養子，養父和生父一樣，那麼父子的責任相等，恰説明養子不連坐。且繼養法的注解説：如果有别的規定，不同於此律文。又有條令説：各有封爵者，如没有親子，及至身死，雖有繼養的兒子，除免封國不得世襲。這是有福不到己身，有罪就牽連獲罪。事相同則情理相等，律令的規定，難免矛盾。敬思律令本意，必不是這樣。’臣李沖認爲：認真尋找條例，養子無疑應連坐，據法令依情理，其間意思相同。”詔令説：“僕射的建議，明顯是依據法律；太尉等的論點，是對法典的曲解。養子之所以連坐，因他已免於被生父牽連，因而不得再與養父區分。怎麽獨有這樣的福分，長期居於脱網大魚的地位？至於封國之所以不得承襲，是重視爵賞，特别立的制度，是因天絶他的後嗣，推廣天意除去他的封爵，怎又與刑罰賞賜有對應關係？如此降壽就該處死，可破例寬恕他。”

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勤志强力，孜孜無怠，旦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務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爵官，一家歲禄，萬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痴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

李沖機智聰明有巧妙的構想。平城的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陽的規劃，安設祭壇確定界域，新造殿堂寢宫，都靠李沖。他勤奮努力，孜孜不倦，一早就處理公文，兼顧管理建都工程，桌子上堆滿文件，手握刻刀，不厭其煩。但重視榮顯宗族，務求資助姻親，兄弟子侄都有官爵，一家的年俸共一萬多匹絹，凡是他親戚，即便痴呆聾啞，没有不越級提拔官職的。當時輿論也因此而批評他。

年纔四十，而鬢髮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背，惟公坐斂袂而

年歲纔四十，却頭髮斑白，體態豐滿容貌秀美，没有衰老的狀態。李彪入京城的時候，孤立微弱缺少援助，但自强自重不隨衆媚俗，因李沖尊敬士人，便一心依附李沖。李沖也看重他的器識學問，謙虚有禮地接納他，常向高祖推薦李彪，在公事私事上都相互援助。及至李彪任中尉、兼尚書，被高祖信任喜愛，便認爲不必再憑

已，無復宗敬之意也。冲頗銜之。後高祖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并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嘆悵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冲時震怒，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冲素性温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悸，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冲貞和資性，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瀍洛，朝選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升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留勤應陟，兼良宿宜褒，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二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冲墓，左右以聞，高祖卧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爲時宗，勳簡朕心，不幸徂逝，托墳邙嶺，旋鑾覆舟，躬睇塋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冲亡没之故，言及流淚。高祖得留臺啓，知冲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釐朝務，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其相痛惜如此。

藉李冲，就又輕視背叛李冲，衹是在朝見會議時表示尊敬，不再有尊敬之意，李冲對此很爲憤恨。後高祖南征，李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元澄俱因李彪傲慢無禮節，就將李彪軟禁。上奏李彪的罪行，由李冲親手書寫，家人都不知情，言辭很激憤嚴厲，并據此彈劾自己。高祖閲後感嘆了很久，隨即説道："道固可説是過分了，僕射也是太自滿了。"李冲當時盛怒，不斷嚴責李彪所犯的錯誤，怒睁雙眼大聲叫駡，舉起小几砸斷書桌。把御史俱收監禁，都以泥塗首雙手反綁，任由李冲謾駡侮辱。李冲性情一貫温和寬柔，可一旦暴怒，就突發慌亂驚悸的病症，語言錯亂，還激憤叫駡，説李彪是小人。醫治無效，有人説是肝臟受傷破裂。十多天後就去世，時年四十九歲。高祖在懸瓠爲他舉行追悼儀式，悲痛地大哭，不能控制感情。詔書説："李冲稟賦性格貞正和順，以德義立身於世，繼承家庭的事業，道德彰顯於國家。太和初年，朕還年幼，他已經被委以機要，確實能匡正世務。在瀍水、洛水不斷升進，朝廷選拔賢能開啓清平，升居尚書省首位，以誠信當門下省出納。忠誠恭敬柔順明達，足可布行聖明的規範，仁慈謙恭誠信寬厚，有深結民心的舉動，可説是國家的賢臣，朝官敬仰的典範。剛提升榮耀的職位，以表彰往日的功勞，忽然逝世，令人悲痛。勞績應該升職，美德應予褒獎，可追贈司空公，賜給棺木、朝服一具、衣一套，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二百斤。"專職官員奏請謚號稱文穆。安葬在覆舟山，靠近杜預墓，是高祖的意願。後高祖自鄴城返回洛陽，路過李冲墓，左右奏知高祖，高祖抱病遥望墳塋，掩面垂泣長久。詔令説："司空文穆公，道德爲當世尊崇，勛勞刻在朕心中，不幸逝世，墳塋依托邙嶺，鑾駕還至覆舟山，朕遥望墳塋，哀念仁者傷痛舊友，又使朕深痛於心。可以太牢祭祀，以表明我的情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都是叙談李冲死亡的原因，一説就流淚。高祖得到留臺的文啓，瞭解了李冲病狀，對右衛宋弁説："僕射執掌行政中樞，總理朝政，處身清廉儉樸，信任寵愛已久。朕因他仁愛明智忠誠高尚，將臺

司的權力委托給他，使我出境而没有後顧之憂，忽然生這種病，朕懷想到此很覺悲愴感慨。"他就是這樣痛惜李沖。

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鬩。及沖之貴，封禄恩賜皆以共之，内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别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沖之德也。始沖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沖明目當官，圖爲己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子延寔等，語在《外戚傳》。

李沖兄弟六人，是四位母親所生，兄弟間常有争吵。及至李沖位尊，封賞俸禄都與兄弟共享，家庭和睦。父親死後二十多年不分家，遷到洛陽後纔分别建宅，更加友愛，經常不分彼此。都是因李沖有德行。當初李沖受太后私寵，侄子李韶臉上常顯憂愁，顧慮會因此導致家族毁滅。後榮名日顯，纔漸漸安心。但李沖任事無所畏懼，將國家大計作爲自己的責任，自始至終，不迴避責任背棄原則。他體察時政推助國運，都如此類事例。兒子延寔等人，事迹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膂，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沖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史臣曰：燕趙真是多奇士。李孝伯風度儀範見識計略，原也遠遠超過常人。世祖多疑而嚴厲，崔浩被殺後，而孝伯入則參與機要，出則治理政務，進言獻策，無懈可擊，所以能從容自處，以功名始終。他的智慧器識確實優秀嗎？安世器識才具通達高尚，是當時治政的良臣。李瑒因豪邁俊傑而通達，李郁則因儒雅淵博而顯貴。李沖很早被寵愛，入主心腹，風流而知大事，實是一時的俊秀。終於能投合聖主之意，輔佐太和之政，位居宰相，身當棟梁，家族融洽，功勞著稱於王室。確是魏國的良臣。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游雅　高閭

游雅

游雅，字伯度，小名黄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宫内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爲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爲《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黄頭。"貴己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游雅，字伯度，小名黄頭，是廣平任縣人。少年時好學，有很高的文才。世祖時，與勃海人高允等都有名聲，徵召授中書博士、東宫内侍長，升著作郎。出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授建威將軍。漸遷至太子少傅，掌領禁兵，進爵廣平侯，加授建義將軍。受詔令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修改訂正律令。外任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暫署梁郡公。在任清正廉潔，惠民的舉措甚多。徵還任秘書監，把撰寫國史的任務委托給他。未能勤奮撰著，最終没有成果。皇帝曾令游雅寫《太華殿賦》，文字多不收載。游雅性情剛强戇直，喜歡自尊自誇，欺凌士人。高允敬重游雅善寫文章有學問，但游雅輕視高允的才能，高允性情柔順寬厚，不因此而懷恨。高允將與邢氏議婚，游雅勸高允娶本族女子，高允不聽。游雅説："世人看重河間邢氏，不超過廣平游氏。他人自棄伯度，我自己獨敬黄頭。"尊重自己賤視他人，多同此例。高允著《徵士頌》，極爲推重游雅，這事記在《高允傳》中。游雅因議論學問中有争辯，忿恨儒士陳奇，終於陷害陳奇至於滅族，議論者嚴厲責備游雅。和平二年去世。追贈相州刺史，謚號爲宣侯。

兒子僧奴，襲爵位。去世，兒子雙鳳襲爵。

游雅的弟弟游恒。他的兒子曇護。太和年間，任中散，升典寺令。後赴仇池慰勞軍民，被賊殺害。追贈肆州刺史。

高閭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

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俊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閭而字焉。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渾擅權，内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内，參决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閭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閭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讜對鎮團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

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宫，閭上表頌曰：

臣聞創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順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潜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奥，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群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高原，任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父高雅，少年時即有美名，曾任州别駕。父親高洪，字季願，官至陳留王從事中郎。高閭顯貴後，追贈高洪爲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

高閭早年即成孤兒，少時好學，博覽經書史籍，有傑出的寫作能力，落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認識他後驚服他的才幹，就爲他改名閭而字閻士。真君九年，徵召任中書博士。和平末年，升中書侍郎。高宗逝世，乙渾專權，朝廷内外畏懼不安。文明太后當政，誅殺乙渾，召高閭與中書令高允入宫中，參預决定要務，賜爵安樂子。加授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高閭先入彭城，收取重要之地，尉元上表請求令高閭以原職兼任東徐州刺史，與張讜并鎮團城。後還京城，因功進封侯爵，加授昭武將軍。

顯祖傳位後，移居崇光宫，高閭上表進頌説：

臣聽説創設制度改造萬物的人，是上應天心的聖君；拘謹順從常規的人，是墨守陳規的庸君。所以五帝變異法規而教化振興，三王不同禮儀而達致大治，憑此能規範萬代，垂示百王，歷代用來承引那遺留的風範，後世君主用來斟酌法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德光耀二儀，明暉齊於日月，高尚的美德無形中化育天下，顯赫的武功通暢四方。威嚴如霜覆蓋南方，就有淮徐等地歸附；鉞斧出宫截斷北方，就將獫狁消滅擊斃。西面挫敗三危的酋帥，東面招致肅慎的貢品，邊地順服，九州歸心。於是從容閑適地閲覽，衷心仰慕玄妙的道理，崇尚黄帝乘龍升天的奇風，推崇巢父、許由讓國的高潔，訪求能建功業者，助成諸帝的事業，於是揖讓帝位，傳皇位給聖人。開天闢地以來的高尚範例，便集於一朝；歷代難以遇見的罕事，再現於今天。昔日唐堯禪位給舜，典

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

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創制，五帝垂祜。仰察璇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内悟。遺此崇高，挹彼冲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候并應，福禄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黄龍蜿蜿，游鱗奕奕。冲訓既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期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弦。

籍尊崇其功業；吴太伯讓位給季歷，孔子稱贊其至德。衹要帝位以聖傳聖，臣民仍是一心。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爲：

混混茫茫的世界，悠久遥遠的古代。三皇創設制度，五帝垂示福命。仰首探察天機，俯身鑒照地神。從容文雅拱手端坐，衹有有德者可做到。夏、殷世代相傳，周、漢繼承功業。重道的風氣雖已遠去，仍然能誕生賢明哲人。及至三代的末年，上衰弱被下欺凌。九州被分割爲三國，禮樂七聲而損其四。神靈降身察知人事，上天思考撥亂反正。於是眷顧我大魏，德配上天而受命。功超前代的帝王，德同以往的聖哲。移風易俗，天佑即定。壯美啊上天，擴大他神聖的胸懷。至德的教化暢行四方，仁愛的良知感悟内心。放棄這崇高的地位，謙抑那淡泊的夙願。聖道輝映當代，餘善福及後世。明察啊我王，繼承天道紹續輝煌。誦頌如同光明的周朝，文治正如興隆的漢代。大地重光天空晴麗，晨暉和熙艷陽叠續。六府整齊治理有序，日月星辰循行天象清澄。與天公共施造化，與春雨同潤大地。用仁愛養育萬物，用誠信勸勉百姓。安綏他們就寧静和諧，影響他們就氣勢威嚴。由東到西，無人不想歸順。吉兆都應運而生，福禄俱自天而臨。嘉禾揚花於田地，預言顯明於奇石。燕子呈現出白羽，甘美的泉水流淌。黄龍蜿蜒顯身，游魚奕奕有神。謙和的訓示既已發布，所有的地方一派安寧。四面城門多壯美，國家法規多明確。戰勝殘敵還會遠嗎？一年之中就見成效。凌空欲飛的泰山，將見封禪的儀仗。先民説過，千年一遇安泰。過去難逢那福運，今天輕易地便遇盛世。沐浴着淳和的恩澤，穿戴着官員的服裝。君施恩澤潤育臣僚，又是愛戴又是信賴。寫詩文表明心意，用頌歌宣揚功業。吉甫作歌贊周宣王，昭示典範垂及永遠。唐堯政治美好，留傳下路人歌頌的詩篇。敬仰地陳述美好業績，以便利樂工唱頌。

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承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

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算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説，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争。疑三也。脱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

高允因高閭文章超群，舉薦他代替自己，於是高閭得到顯祖的信任，經常被接見，參預討論國務。顯祖命他寫《鹿苑頌》、《北伐碑》，受顯祖稱贊。承明初年，任中書令，加授給事中，將機要大事交他辦理。文明太后很看重高閭，當時的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等文字都出自他手。

太和三年，出兵征討淮北，高閭上表説："臣見朝廷决定在淮海用兵，雖説已决定的事不必再議，但還有應考慮的問題。臣因愚笨頑劣，本來就不能參戰，至於領兵作戰，更是未曾學習。祇因身處没有忌諱的朝堂，故而敢於隨意表現自己的狂妄無知，一點點淺薄的看法，私下有些疑問。臣聽説戰争不是好事，没有别的辦法時纔用。現在天下和平安泰，四方没有可憂慮的事，難道應在太平盛世，妄動干戈？這是一疑。淮北的城池，共有五處，難攻易守兼具，都必須强攻。但攻守的態勢難以預料，雙方兵力可懸殊百倍，反復思考，没看到有利之處，這是二疑。即使如願取勝，對國家没有用處，出兵遠戍，耗費的財物增多。如果不設防守城，就是空費力量。這是三疑。如果不能如願，就會延長時間，駐軍衆多糧物耗費，哪裏會不出問題？這是四疑。期望考慮這四項疑問，迅速撤兵。"文明太后下令説："六軍雷電般進發，就同摧枯拉朽一樣，何必顧慮這四難。"

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禄，文明太后令召群臣議之。閭表曰：

> 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禄重。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禄，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

升尚書、中書監。淮南王元他奏請依舊斷絶俸禄，文明太后下令召集群臣討論。高閭上表説：

> 天生衆民，樹立君長統領，賢明的君主不能單獨治天下，必須有臣屬作輔弼。君以禮待臣，臣以忠誠事君。因此乘車着裝有等級差别，封爵任職有品秩區分；道德高尚的地位尊貴，職責衆多的俸禄豐厚。官居下位俸禄足可代替耕作收入，官居上位俸禄足可供他施行仁義。百姓平均貢納賦税，用以表示對君主的忠心；君主聚集財物，用來建功立業。君主分發俸禄，施給的恩惠就有分量；臣下接受俸禄，感恩的心情就將更深。於是貪婪凶惡的心思消止，竭力報效的誠意

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内未一，民户耗減，國用不充，俸禄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長久之道。

純一，萬民没有被剥削的煩惱，百官可備合禮儀的服飾。這是管理天下的重要法則，是施行政治的最高手段。自堯舜以來，直至三代的末期，雖然君主有優劣的區别，但這制度不曾改變。自從中原崩壞，天下分裂，海内未能統一，人口減少，國家財富不足，俸禄制就被廢止。這事是出自臨時的變通，確實不是長久的辦法。

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禄，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奸巧革慮，窺覦絶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

大魏適應天運繼承皇位，照耀萬方，九州隨即安和，八方以外都安寧。二聖經天緯地道德純備，治道居百代首位，舉動遵循禮法，考查舊時典章，依照前代百王不變的大法，遵循前朝明君有利社會的高明法度，設置鄰黨，頒布俸禄制度，事情設立命令施行，至今已很長時間，没有發生騷擾和邪惡，上下都無怨言，改變奸猾的思慮，杜絶窺覦的心機，利益深潤人民，與天地相同。以此看來，怎麽能改變？

又洪波奔激，則堤防宜厚；奸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禄，則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

詔從閭議。

再者洪波奔騰激流時，就應加厚堤防；到處有奸人逆行時，就須嚴密法制。況且身處飢寒，慈母不能保全愛子；家産充實人人豐足，禮讓的行爲由此而産生。但廉明清正的人，不一定都富；財産豐厚的人，不一定都賢良。現在給他們俸禄，就令清廉者足以避免失職荒政，貪婪者足以感動而勉力行善；如果不發給俸禄，就會使貪婪者放縱他的惡行，清廉者不能保全自己。難易的效驗，明白可知，爲何忽然就想除去俸禄？淮南王的建議，不也是很荒謬嗎？

詔令聽從高閭的意見。

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恒懼忠貞見毁，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彦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禄之，三載考績，然後

高祖又召見王公以下的大臣到皇信堂，高祖説："政治的手段雖有多種途徑，治理的目的衹有一個，朕經常蒙受慈愛的教誨，還是不甚明白。確知任用忠佞會有增益或損失的結局，但不能辨别忠佞的異同，常害怕忠貞者受摧殘，奸佞者被任用。睡前醒後想到此事，如有隱憂在身。諸卿是國家俊傑朝中的賢臣，休戚與共，應爲朕説明如何辨别真僞，以消除朕的疑惑。"尚書游明根答道："忠誠或奸佞的人，確也難以知道，

忠佞可明。”閭曰：“竊謂袁盎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别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閭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换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托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閭對。

閭後上表曰：

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産并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

依據古代用人的方法，先試着給他官職，職務確定就給他俸禄，三年考核，然後可辨明他是忠是奸。”高閭説：“臣認爲袁盎撤去慎夫人的座位，是忠的表現；進讒言殺晁錯，是奸的行爲。如果比較不同的人而言，蕭望之是忠臣，石顯是奸臣。”高祖説：“除非聖人，忠奸的行爲，有時或在一人身上互存。但忠誠的功業顯明就説他忠，諂諛的迹象多這即是奸。史官根據已有的事實記録，到今天看來，區别很分明。朕所提的問題，是指行爲發生以前，卿的回答，是已發生以後的事。”高閭説：“諂諛的人，弄巧以成就私利；忠實的人，出自内心以附合道德。比如玉石，分明可知。”高祖説：“玉石同形而名不同，忠奸名不同而理相同。求其相同，就可得知其所不同處；尋求它的異處，就不見它相同的地方。行爲的進退同異之中，忠與奸在不同情況下交相出現，難道是易於分明的嗎？有的憑藉諂諛用以達成忠，有的僞爲忠以掩飾奸。比如楚子綦後來欲替楚昭王死就顯出忠心，他先前就不是奸臣。”高閭説：“子綦諫楚王，開始雖順從王的意思，最終表達的是忠直的意見，這正是爲能不斷進言，不是爲取媚主上。子綦如開始不設權變之計，後來的忠誠便没有顯示的機會。”高祖稱贊高閭的回答。

高閭後又上表説：

臣聽説治國的原則，主要有五點：一是禮樂教化，二是征伐戰功，三是規章法度，四是守備固防，五是罰賞適宜。因此遠方的人不歸服，就用修明禮樂吸引他們；迷亂狡猾者捨命作亂，就傳揚戰功以震懾他們；百姓不知作戰，就用法規規範他們的行動；殘暴的敵人輕易入侵，就加强設防以抵禦敵人；處理事務克敵制勝，就明確賞罰加以勉勵。由此能開闢國土安寧四方，征伐四面敵人都能取勝。北狄凶悍愚昧，同禽獸一樣，他們的長處是善於野戰，短處是不善攻城。如果利用狄的短處，制約他的長處，那麼北狄雖人馬多也不能成爲災患，雖來進犯也不可能進逼我内地。再者北狄散居在荒野草澤，追逐水草爲生，作戰就與家人財産一起

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鬥，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有弓弩。狄來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

到來，戰敗就與牲畜一起奔逃，不携帶糧草而飲食充足。因此古人攻伐北方，衹是防止敵人侵擾搶掠。歷代成爲邊境禍患者，其實是因爲倏忽來去居止無常的緣故。六鎮的兵勢分散，雖超過敵軍一倍還不能作戰，與敵互相圍逼，終究難於制敵。昔日周命南仲，築城於朔方；趙武靈王、秦始皇，修築長城；漢的孝武帝，繼續其先前的事業。這四代的君主，都是雄武傑出的帝王，之所以同樣興起勞役，不是智能不够，兵衆不足，而是防狄的要務，其道理在此的緣故。《易經》上説天險不可能攀升，地險有山川丘陵，王公在險處設備用來守衛他的國家，這就是説長城吧？現在應依照舊例在六鎮的北邊修築長城，用來防備北狄，雖有暫時的勞苦，却有永久安逸的益處，如它一成功，好處將至百代。就在要害處，一般開設城門，造小城在旁邊。利用小城設却敵樓，多置弓弩射具。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以抵禦敵軍。敵人不能攻城，野外擄掠又無收獲，草没有了就得退走，終將會受懲罰。

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内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盾，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采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决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

應該調發近處各州之兵四萬人和京城二萬人，集合六萬人爲武士，在苑内設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誠勇敢有能力的人任主將，下面分置機構部屬，分成三軍，二萬人專門練習射擊，二萬人專門練習盾牌短戈，二萬人專門練習騎馬用矛。修造練兵場，十天演練一次，采用諸葛亮的八陣方法，作爲平地禦寇的方式，使戰士熟悉兵器的性能，辨識旌旗號令的意義，武器精良堅固，必能承擔禦敵的任務。使將帥有固定的隊伍，士兵有熟悉的長官，上下相互依賴，日夜戒備如一。七月調發六部兵六萬人，每人裝備作戰器具，命令行臺管轄的各屯倉庫，就近供糧，都送至北鎮。到八月，征北部隊與六鎮的兵士，直至磧沙南面，宣揚軍威於漠北。北狄若來抗拒，與他們决戰，若北狄不來，然後將部隊就地分布，用來築長城。總計六鎮分布東西不過一千里，如果一人勞作一

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

月，當完成三步的地段，三百人得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那麽一千里的長城，强弱勞力合算，估計有十萬人一月必能建成，運糧一月也不能説多。人們心中懷有一勞永逸的期望，勞作也無怨言。

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游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

總計築長城，那好處有五條：停止巡游防備的勞苦，此是一利；北部放牧，不再有被搶掠的憂患，此是二利；據城觀察敵人，以逸待勞，此是三利；減省邊防的顧慮，停止不計季節時間的戒備，這是四利；每年都遞運糧食，永遠不會匱乏，這是五利。

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之事，有利輒决，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逾榮，雖三背而彌寵。

再者任用將領的原則，特别應該授權及信任。用尊敬的禮節派遣他，用寬容的態度對待他，在朝外的事，可以由他根據情况决定，原諒他的小過錯，要求他完成總任務，配給他充足的兵力，供給他必需的物資，君臣互爲一體，如身軀指揮手臂，然後將帥可樹立忠勇，可達到克敵的效果。因此忠臣能盡他的智慧，戰將能窮盡全力，雖失敗三次而更榮耀，雖撤兵三次而更受寵信。

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

詔書回答説："表章已閲，盡知卿安定邊境的謀略。等到有時間當與卿面談其中問題。"

高祖又引見群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爲應乘弊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爲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爲寇擾，爲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閭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吴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爲摇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

高祖又召見群臣，商議征伐蠕蠕，皇帝説："蠕蠕先後一再侵擾北方邊境。最近有投順的人説，敕勒部首領興兵反叛蠕蠕，蠕蠕主親率士兵，追擊到大漠西部。現在是應該乘他困疲討伐，還是應該休養軍民？"左僕射穆亮答道："自古以來，擁有國家者没有不把軍事放在首位的。蠕蠕的子孫，承襲祖上劫掠爲業，頻繁地對我進行侵擾，作惡不肯悔改，内部也相互叛争。依臣之見，應該起兵討伐它，雖不能立即掃除他們的巢穴，姑且挫敗它凶惡的氣焰。"高閭説："過去漢代統一了天下，因此能窮追北狄，目前南有吴敵，不宜孤軍深入。"高祖説："前朝屢次興兵征伐，是因有未臣服的敵人。朕繼承太平的基業，爲什麽要掀起戰争？戰争不是好事，聖明的君王不得已而使用。可停止用兵。"高祖又説："現在

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群臣以爲宜有，乃詔閭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閭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悦，敬其君則臣悦。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引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閭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訴，以致極刑。今爲旨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

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饗群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群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悦，賜群臣帛，人三十匹。

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萬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閭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産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爲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既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

想遣送蠕蠕使者還國，是否應該發國書致意?"群臣都認爲應有國書，於是命令高閭書寫。當時蠕蠕國有喪事，但高閭書稿中未叙及喪事。高祖説："卿任中書監，職掌文字，所寫國書，未論及他國中的喪事。如果是知道而不寫，罪責很明顯，如果是思考不周，應承認失職。"高閭答道："以前蠕蠕主信守和親，他的兒子不遵循父親的志向，多次侵犯邊境，我認爲不宜於弔問喪事。"高祖説："尊敬人家的父親，兒子就愉悦，尊敬人家的君主，臣子就愉悦。卿説不該弔唁慰問，是什麽話呢!"高閭於是認錯，脱帽請罪。高祖對高閭説："蠕蠕的使者牟提小心恭敬，很有使者的禮節，同行恨他誠實，經常凌辱他，恐怕他北還後，必受誹謗誣陷。昔日劉準的使者殷靈誕常禁止隨從去做不合禮儀的事，到他回國，果然被人誣陷，遭致極刑。現在寫國書，可寫明牟提忠於自己的國家，使蠕蠕主知道。"

當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宴群臣。高祖在太后席前起舞，群臣都隨高祖一起舞蹈。高祖於是放聲高唱，率領群臣兩次跪拜祝太后健康。高閭進言説："臣聽説：大夫實行孝，一家人的行爲都合禮；諸侯實行孝，一國人都知道重孝行；天子實行孝，德教覆蓋四海。現今陛下德行出自天授，努力實行孝道，舉杯慶賀，神靈將完全應許，臣等非常歡欣激動，謹祝萬壽無疆。"高祖極喜悦，賞賜群臣帛，每人三十匹。

又曾在皇信堂議政，高祖説："管理政務方法很多，君主處理的事繁多，有未能周全的缺憾，卿等應該提出來。"高閭答道："臣私下想到太皇太后的十八條律令，及至尋求聖朝的政績，處理的政務都極周全，解決的衆事都兼有原則。孔子是至高的聖人，執政三年纔有成效；子産治理鄭國，經過數年纔有成就。現在神聖的教化剛宣示，風氣政令突然改變，推行的時間積累，自然能治理好，原則如果明確，不怕處置時有缺憾。又治國的原則，終始如一，可以指使百姓去做，不可讓百姓知道爲什麽要做。政令既已宣布，如果有對百姓不合適的規定，可據百姓的心

此，不知其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遠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閭對曰：“臣聞創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爲事？”閭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序》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

願作改動。期望最終事業能成功，使最好的教化能落實。臣反復思考，道理就在這裏，不知其他。祇要使現在的法令制度，符合原則、很清楚正確、被執行、長久堅持，克制殘暴廢除刑殺的局面，可在不遠的將來出現。”高祖說：“刑法，是推行王道的辦法。什麽是法？什麽是刑？施行過程中，哪先哪後？”高閭答道：“臣聽説創設制度法規，規範事物統一衆心，稱爲法；違犯法制規定，就據法令給與處罰，稱爲刑。但是法令必須先施行，刑罰必然後明確。由鞭杖以上到死罪，都稱爲刑。刑，即是成，成便不可更改。”高祖説：“《論語》中稱：‘冉子退朝回來，孔子問道：爲什麽這樣晚呢？冉子答道：有政務。孔子説：那是季氏的私事。如果是國家政務，現在雖不用我，但我還是可以聽説的。’什麽是政？什麽是事？”高閭答道：“臣聽説：政治，是君主施行的，合於法度，治理國家統治人民這類，都稱爲政治；臣下服從君主教導接受旨意，去做去行動，稱爲事。那麽天下大同，風氣法制統一，政令由天子主持；王權衰落，政令就出自諸侯；國君權力喪失，政令出自大夫。所以《詩序》中説：‘王權衰落，政治教化失序，就會諸侯國各行其政，大夫家各有其俗。’政，是君上所施行；事，是臣下奉命而奉行。”高祖説：“如果君主的命令稱爲政，子夏任莒父宰，《論語》中説他問政，這應該是奉命任職而已，爲什麽得以稱政？”尚書游明根説：“子夏管理百姓，所以可稱問政。”皇帝贊賞他的回答。

十四年秋，閭上表曰：

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飢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睿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

太和十四年秋，高閭上表説：

奉癸未日詔書，因春夏雨水少，憂慮饑荒將到來，憐憫百姓的損失勞累，誠意與禹、湯懲罰自己相同，德行與堯、舜承擔錯誤相等，憂慮災害導致戒懼，徵詢意見問及臣僚，命令各人上書，直陳利害得失。深恩庇護百姓，厚愛流布大地。這是上天開啓陛下聖明的資質，繼承天極爲皇帝，敬順上天，光明達於宇宙。太皇太后用睿智明哲參贊世事，合同天、地、人三才，高尚明爽用仁道治世，道德恩澤萬物。上能顯現整齊天

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以奸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禄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絶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

人七政的德業，下能使九種職官都守其任。皇帝的度量越高，謙恭的意思越誠。恢復祭祀的禮儀，宗廟得到崇敬；重新規定器具服飾，禮樂得以和諧。增設儒官用以提倡文德，簡選勇士用以顯揚武功。思慮刑獄訴訟尚未止息，制定刑法以治理；恐懼百姓中有奸徒，設鄰黨用以鎮静；深知百官的勤懇勞累，頒給俸禄以示優待；知道勞苦安閑難以平均，分給百姓土地以平均。甄别忠誠表彰孝行，同情貧弱撫恤孤獨，接受直言忠諫，抑制禁絶讒言奸行，以教導爲主，使全都轉移風氣。雖還未能克制殘暴除去刑殺，成就無爲而治的局面，但足以敬答天、地、人三靈。

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叙，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并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徙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内，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

臣聽説天道無私，下臨鑒明人事，善惡的徵兆，都由人招致。所以王道昌明治天下的大法就有序，君主的德行衰落天下的常道就敗壞。善美的祥瑞都應驗，給以五種福氣，就會使邦國昌盛；災禍的徵兆不斷到來，受六種惡事的懲罰，就會危害那國家。這是《洪範》的實際迹象，神靈的明確驗證。至於被危運困擾，逢到旱災發生的年代，運數背離天道，事情違背人意，就時有發生。所以堯、湯遇連年的災荒，周、漢遭水旱的禍患，但樹立功德修性慎行，終究能够消除災患。目前政治就有堯舜的風氣，時運没有那時的禍患，而陛下盡心承擔過錯，行事已超過前代明君。災星退去大雨將降的徵兆，指日可待；消災滅禍的祥瑞，自會顯現。雖京城附近地區，雨水較少，關外各地，五穀仍然茂盛，衹要用禮法影響百姓，用安撫平静百姓，一年無收，也不會有大損害。但防備不測，是古時的善政，居安思危，是執政者的準則。臣認爲北鎮新近遷徙，家業還未就緒，思戀親人故鄉，人人都有憂愁，一旦有事變，難以抵禦敵人。可以放寬他們往來的規定，能令他們欣慰，開放雲中馬城的倉糧用以賑濟他們，足令他們感念聖德，就會致力邊境的事務。認真查明

明察畿甸之民，飢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

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决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

京城地區的百姓狀況，對很飢困的，發靈丘下館的糧食用以解救困乏，可以起安慰孤獨貧弱的作用，使他們安居樂業。將幽、定、安、并四州的租賦，隨時運至增加開倉儲存糧；開放關口鬆緩禁令，減少賦稅平抑糧價，用以減輕費用；整治道路，聽任自由通行，聽任到糧多處求食，貧富間相互幫助。可以度過荒年，不成爲災難。

又聽說一般人貧困時就生盜心，貧婦飢餓時就缺乏慈愛。凶險匱乏的年份，百姓容易犯法，可緩免力役，嚴肅法令。應在事態未萌發之前，告誡地方長官。再者一人有冤屈，即是王道有污點，京城的監獄中，或者有受冤枉的犯人。可以集合在押人犯到都曹，令善於審理案件者，重新審察。罪輕的可立即判决釋放，罪重的確定事實上奏。停止不急迫的工程，釋放没有用處的觀賞動物。這是救荒的常法，且可以使百姓見皇帝的憂心。《論語》説："不患貧而患不安。"衹要能安定而使人珍惜生命，雖遇荒年，又怎會損害百姓呢？愚臣能想到的，就是這些。

詔曰："省表聞之，當敕有司依此施行。"

詔書説："閲覽表文已知道，當令有關機構照此施行。"

後詔閭與太常采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閭上疏陳伐吴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

後詔令高閭與太常求選朝會祭祀用樂曲以便營造樂器，又兼領廣陵王師。外任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因參預制定律令的勞績，賜布帛一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頭。高閭上疏表獻伐吴的策略，被高祖采納。遷都洛陽時，高閭上表進諫，説遷都有十種損失，必不得已，請遷至鄴城。高祖略感不滿。

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虚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克，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

蕭鸞的雍州刺史曹虎占據襄陽請求歸降，詔令劉昶、薛真度等四路南征，皇帝親赴懸瓠。高閭上表進諫説："洛陽初建，曹虎既不遣送人質，一定無誠心，不宜於輕率興兵。"高祖不聽。曹虎果然是詐降，諸將都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能取勝，將在淮南修復舊城而留兵設鎮駐防，用以管治新歸附的人民，賜給高閭封印秘件，詳述計劃。高閭上表説："南方混亂，僞國主不斷更

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克拔數城，施恩布德，携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闊，難以并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翦枝竭流，終不可絶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溯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渡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

易，陛下指揮衆將親自出征，威勢直壓江南，人民仰望風尚而心慕教化，攻克數城，施恩惠布德義，安撫百姓如對嬰兒，可説恩澤流至邊遠地區，威嚴與恩惠已明顯普及。但原本不是大行動，被動發兵；本來是迎援降軍，士卒很少。兵法：超過敵人十倍就包圍他，一倍就攻擊他。現在所率的兵既少，東西距離遥遠，難符合兵法的原則。臣知陛下欲留兵戍守淮南，招撫新附的軍民。昔日世祖以排山倒海的威勢，步騎兵數十萬南至瓜步，諸郡都已投降，可盱眙一小城，攻而不克。撤兵的時候，兵不戍守一郡，疆土不擴展一塊。豈是無兵，因大鎮未平定，不可守小處的緣故。堵水先塞源頭，伐木必拔除其根。源頭不塞，根本不拔，雖然剪樹枝斷流水，終究不可根絶。壽陽、盱眙、淮陰，就是淮南的根本。此三鎮不能攻占其一，却留兵守郡，守兵不能自保是極明顯的。既然逼近敵人的大軍鎮，隔着淮水的險要，留兵少便不足以自固，留兵多糧運難以滿足。又想修渠通漕運，綫路必經由泗口；逆淮水而上，必須經過角城。淮陰是大鎮，平素積有舟船，敵人可憑預先儲積的裝備，用來抗拒我初始通行的道路。如果主帥還京，守軍士氣受挫，夏季雨多水漲，很難救援。雖然將士定會奮發忠勇，事情却很難成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長江，兼有江都、海西的物資可就近取用，西有盱眙、壽陽的軍鎮。况且安於故土樂居本鄉，是人的常情，如一定留兵防守，大軍撤後，守兵恐怕會被敵人擒殺。爲什麽呢？據點新設立，孤立在敵方境内，以勞累的兵對抗生力軍，在新占領區打擊久據此地的軍隊，却能自我保全的，從來没有過。昔日彭城戰役中，攻取敵城後，據點已設立，但還有好多處的人想投敵。角城一小城，地處淮北，距淮陽十八里，五固之戰中，曾長期被圍，最終未能攻克。用今天比過去，事情更困難幾倍。目前天氣漸熱，雨水剛到，戰事既起，難以顧惜軍民。降附的百姓及各地官員，也可移置淮北。如果做不到，就進軍至淮水，迅速將南岸士卒渡還，班師還京。按照太武帝的舊例，營造宫殿於伊洛之間。積蓄力量以等待敵人内亂，

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

廣布恩德以招懷遠方的人民，使中原清靜和熙，教化覆蓋遠方。淮南的敵鎮，可以期望他自己投降；天安年間的大捷，如今指日可待。"

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高祖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决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并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閭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草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此非近中國乎？"

皇上回到石濟，高閭到行宮朝見。高祖對高閭說："朕往年的設想，并不想决戰，但士兵已集結，恐怕有周幽王的失誤，已不允許中止。由洛陽出發的時候，衹想到達懸瓠，以觀察形勢。但機不可失，終於進至淮南。而對方諸將領，都在州城據點中，導致我軍沒有戰績。必定是因爲晚出發一個月的原因。"高閭答道："人都擁護他自己所侍奉的主人，却反對他所未侍奉的人，猶如狗咬不是它主人者。況且古人作戰的方法，倍於敵人就進攻，十倍於敵就包圍。皇上親征，確實應獲大捷，沒有大勝的原因，確是因爲兵太少。而且遷都，是天下的大事，目前京城始建，衆事都在創始，臣知道《詩經》中說：'惠此中原，以綏四方。'臣希望陛下在伊水、瀍水之間行止安詳，長居洛陽，使聖德覆蓋四海，中原和睦安寧，然後向往教化的人，自然樂於歸附。"高祖說："願意安居伊水、瀍水的想法，實際上也不少，衹是不能實現。"高閭說："司馬相如臨終時因未見封禪而有遺恨。現在雖然長江界外沒有臣服，小賊還未消滅，可是中原的地區，治理也都平靜，豈可在聖明的時期，却缺乏盛大的典禮。齊桓公僅稱霸於諸侯，還想封禪，何況皇帝？"高祖說："因此桓公向管仲屈服。荆州揚州未統一，豈可如卿所說呢？"高閭說："漢代的名臣，都不認爲江南是中原。況且三代時的疆界，也不會很遼闊。"高祖說："淮海是揚州，荆山及衡山南是荆州，這不是貼近中原嗎？"

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閭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勳；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

皇上到鄴城，高祖不斷親臨官邸。詔書說："高閭過去在宮禁時，有制定禮儀修正樂律的勛勞，在州任地方長官，有廉潔奉公的美名。自大軍在此停留，衆事妥當供給充實，可說是國家的聲望，能善始善終的人。每當思及他的德行，朕很贊賞。可賜給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套，以褒獎他的勤勞。"

閭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

高閭多次用效力家鄉爲由請求任本州刺史，詔書說："高閭以七十歲退休的年齡，請求衣錦

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并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不悦。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

還鄉，知道進取忘記謙退，是玷污了謙虚的美德，可降號爲平北將軍。他是朝廷的聲望，宜順他的意願，調任幽州刺史，使顧念老臣及告誡貪求兩存，恩賞與執法并舉。”高閭因各州廢除從事一職，依軍府例設置參軍，對於治理體制不合適，上表請求恢復舊制。高祖不高興。到任一年多，上表請求退休，朝廷婉言拒絶。徵召任太常卿。多次上表辭讓，朝廷未聽從。皇上南征漢水以北地區，高閭上表進諫請求撤兵，高祖不接受。平定漢水以北地區後，賜高閭封印秘件，高閭上表表示感恩謝罪。

世宗踐阼，閭累表遜位。詔曰：“閭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内清華，朝之俊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禄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爲之流涕。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勳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籯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僚餞之，猶昔群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于家。世宗遣使吊慰，賵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文侯。

世宗登基，高閭累次上表請求退職。詔書説：“高閭很早就因忠貞幹練聞名，素以博學文雅著稱，歷任内外清要顯貴的職務，是朝廷的傑出老臣，因年至退休，堅求辭職，宜聽從他的意見，解除太常卿的職務，順遂安車的禮節，特別從優授官，予以聲望崇敬的官秩。可授光禄大夫，金印、紫綬。”令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赴他家授官。到辭職日，皇上在東堂召見，賜給菜肴。詢問國事。因他是先王的舊文臣，告老離朝，世宗因此流淚。詔令説：“高閭歷事六帝，立功六十多年，遵循任官年齡的禮節辭職，進退之間發出守義的光輝，出發還家，使人感動惆悵。四馬安車黄金滿箱，漢代用此榮贈，可賜安車、几杖、車馬、絲綢、衣服、布帛，據豐厚的原則辦理。百官餞行，如同漢代群臣歡送疏廣叔侄。”高閭登上北邙山，遥望皇城，用以表示依戀仰慕的誠意。景明三年十月，在家中去世。世宗派使者吊唁慰問，贈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追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號爲文侯。

閭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閭强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

高閭好寫文章，國家政務軍令詔敕檄文碑銘頌贊有一百多篇，編成三十卷。他的文風如高允，後人稱爲“二高”，受當時文士佩服。高閭剛强果斷，敢於直言進諫，他在家中，語音低如耳語，當到朝廷廣衆中間，就放聲談論，機智善辯，無人能敵。高祖因他有文雅的操行，經常寬容優待他。但貪婪傲慢，當初在中書省，好謾罵侮辱諸博士，博士、學生一百多人，凡有求他幫助者，他都要接受别人的賄賂。到年老歷任二州

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三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黄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興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

閭弟悦，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絶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遇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刺史時，纔變爲廉潔自重，有良牧的名譽。有三個兒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官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元昌的兒子高欽，字希叔，頗有文學修養。莫折念生反叛時，高欽隨元志赴西部征討，元志兵敗，高欽被賊擒獲，念生任命他爲黄門郎。死於秦州。

高欽的兒子穆宗，承襲祖父爵位。興和年間，官至定州開府祭酒。

高欽的弟弟石頭、小石，都早死。

元昌的弟弟定殷，官至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去世，追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定殷的兒子洪景，少年時就有聲譽。早死。

定殷次子宣景，武定年間，官至開府司馬。

定殷的弟弟幼成，官至員外郎。有文才，性情清高狂放，被奴僕殺害。

高閭的弟弟高悦，誠實有志向愛好學問，長處比高閭突出。早年去世。

史臣曰：游雅的才幹學業，也衹是僅次於高允吧？至於陷害陳奇使他滅族，這就是他絶後而没有人祭祀的原因。高閭發表意見有條理，下筆富於文采，也是一代偉人。所以能被數帝寵任，受到高祖敬重。辭官免職，享受懸車退休的禮遇，多美呀。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鱓，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爲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叡俱爲主書。

游明根，字志遠，是廣平任縣人。祖父游鱓，慕容熙時任樂浪太守。父親游幼，馮跋時暫爲廣平太守。魏取和龍，明根纔得以回故鄉。因游雅稱譽推薦他，被世祖選拔爲中書學生。性情正直謹慎儉樸恬淡，熟習經書典籍。當恭宗監國時，與公孫叡同任主書。

高宗踐阼，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宗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暠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爲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爲政清平，新民樂附。

高宗登基，升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宗因他小心恭順辦事謹慎，常稱贊他。暫爲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出使劉駿，劉駿特意令明僧暠接待。前後出使三次，劉駿稱贊他有長者風度，迎送的禮節規格，超過其他使者。顯祖初年，以冠軍將軍出任東青州刺史，加授員外常侍。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不久就任東兗州刺史，改封爵爲新泰侯。處理政務清廉公正，新歸順的百姓樂於服從。

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泗西、仇城、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

高祖初年，入朝任給事中，升儀曹長，加授散騎常侍。清正節制恭順謹慎，都稱譽他稱職。此後大軍南征，詔令明根暫爲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爲梁郡王元嘉參謀軍務。後兗州民衆叛變，詔令明根前往撫慰勸諭。敕令南征泗西、仇城、連口三路各軍，接受明根指揮。還京，正任尚書，仍然加授散騎常侍。

詔以與蕭賾絶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

因與蕭賾多年斷絶使者來往，當前是否宜於通使，詔令群臣商議。尚書陸叡說："先前因三

三吴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絶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賾。我今遣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群臣固請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

吴不安寧，荆梁有戰亂，因此暫停通使，準備視敵情而定。現對方内部已安定，宜再通使往來。”明根説：“中途停止遣派使者，是我朝决定的，高築醴陽的城墻，侵入對方領土，若論變動的理由，蕭賾方面有理。我方現遣派使者，在道理上是適宜的。”高祖聽從了他的意見。文明太后逝世，群臣堅請高祖行葬禮後即不再守喪，高祖與明根反復辯論。此事記在《禮志》。調任大鴻臚卿、河南王元幹師，尚書職不變。依例降爲伯爵。又參加制定律令，多次直言進諫。

明根以年逾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温恭静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辨。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内外，并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厘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爾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别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

明根因年過七十，上表請求退休。詔令未許可，便頻頻上表堅决請退，皇上於是下詔説：“明根有清正幹練的風度，崇尚止直敏達的志向，温和恭順寧静慎重，期望進獻忠言，因此抑止他遠世讓位的節操，至於再三。但表文懇切請求，不容再强行違背，就已允許他辭謝職務。可檢出他前後表文交付外廷，依禮儀施行。”召明根入宫會面，高祖説：“卿年高德茂，勤勞服侍數朝君主，歷任内外要職，都有顯著的業績，直至老年，履行道義的心不變，所以開始改革時，以禮儀重任相托，期待您能以高遠的德行，匡助朕。但您超然物外，隨即就説要歸隱，君臣的禮節，到此就結束，眷念高德思慕仁人，深情豈能止息。七十退職，被典章禮制稱許；名位隆盛堅决辭讓，是賢人通達的節操。可末世風俗淪落，這種行爲未能繼續。卿獨自秉承謙虚的節操，在今天實行古禮，大魏建國以來，首先動摇頹敗的陋俗，進可以光大我朝的教化，退可以榮耀自家的門風。”明根答道：“臣已桑榆暮年，來日如沙漏將盡，承蒙陛下的恩澤，得以保全生命，還家等待命終，到地下奉領先帝陛下的大恩，是臣的願望，但犬馬戀主的情深，悲傷不能自已。”於是哭泣不止。高祖命令他進至身旁，懇切話别，多次流淚。賜給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

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禄，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

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在學宫辟雍行禮。事詳見《尉元傳》。賜步挽一乘，供給上卿的俸禄，飲食物品，由太官每月送至府中。因參定律令的勞績，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

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宫。詔曰："游五更光素蓬檐，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宫，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吊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

明根歷官内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游肇　游祥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説。高祖初，爲内秘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秘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

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禄養，乃出爲本州南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

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黄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黄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内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門如故。肇，儒

斛。後來明根回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皇上至鄴城，明根到行宫朝見。詔令説："游五更久爲平民的光榮，歸鄉養老，可説是朝廷的楷模，國家的聲望。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令太官多送珍貴食品。以後皇上再至鄴城，明根又朝見於行宫，賜給的穀物布帛數量同於從前，并爲他起造府第。國家有大事，常封印密件咨訪意見。明根舊病發作，皇帝手書問候，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一歲。世宗派人吊唁祭祀，贈錢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追贈光禄大夫，加授金印紫色綬帶，謚號爲靖侯。

明根歷任内外官職五十多年，用仁愛和順自處，以禮貌謙讓待人，當時輿論很敬重他。高祖初年，明根與高閭都因年高有學問，特别受禮遇，皇上無論公私出行，經常令他們陪同，而高閭因文筆高明常欺負明根，時人稱爲高、游。明根的兒子游肇襲爵。

游肇，字伯始，是高祖賜給的名字。幼年任中書學生，博習經典史籍以及《蒼頡篇》、《爾雅》、《字林》等字學。高祖初年，任内秘書侍御中散。初設司州時，任爲都官從事，調任通直郎、秘閣令，升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皇上南征，游肇上表勸止，高祖不聽從。不久調任太子中庶子。

游肇謙恭儉樸誠實穩重，因文雅被信任。因父親年老，請求解除官職服侍。高祖想使他受禄養親，就任命他爲相州南安王元楨鎮北府長史，兼魏郡太守。王逝世，又任高陽王元雍鎮北府長史，仍兼太守。治政清廉簡約，輔佐軍務，共輔佐二王，很有聲譽。在職數年，因爲父守喪解職。

景明末年，徵召任廷尉少卿，堅決推辭，於是授黄門侍郎。升任散騎常侍，黄門職務不變。兼侍中，任畿内大使，進升良善黜降貪惡，賞罰分明。改任太府卿，調任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門職務不變。游肇，是位儒士，舉止之間有名

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僚懾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

盧昶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争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争，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臣愚謂此言可許。朐山久捍危弊，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尋而昶敗。

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内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朐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得連口，六里雖克，尚不可守，况方事連兵，而争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飢弊，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静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睹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脱爾，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兹小利，不使大損。"世宗并不納。

教風度，被他依法檢舉的人，都有傷風敗俗的行爲。執法仁愛公平，審理案件力求寬容。尚書令高肇，是世宗的舅父，被群臣懼怕，因游肇名與自己相同，要求游肇改名。游肇以名字是高祖賜給爲由，堅持不改，高肇深感不滿。世宗贊許游肇剛强耿直。

盧昶在朐山時，游肇進諫説："朐山微小，偏處海濱，山湖低陷，没有居民，對我們不是急需地區，對敵人有利。有利，因此必然用生命來争奪；不急，因此不得已纔作戰。用不得已參戰的士兵，攻擊有必死之心的軍隊，恐怕拖延歲月，所耗費的人力物力更多。假如必得朐山，徒然導致交戰争奪，終究難以堅守保全，這就是所説没有益處的土地。聽説賊將多次請求用宿豫交换朐山，臣愚昧地認爲這要求可以答應。長期守朐山已有困難，宜迅速審議决定。如能交换，宿豫不經交戰而自然臣服。拿這没用的土地，恢復舊有的疆界，兵役及時解除，那利益大得多。"世宗準備采納此議，隨即知盧昶已失敗。

升爲侍中。蕭衍的軍主徐玄明斬殺他們的青、冀二州刺史張稷，獻郁洲歸附，朝廷商議派兵救援。游肇上表説："玄明歸服，雖然應當速去救援，但事有得失，有的害怕行動却有多種成效，有的因小利却形成大患，不可肯定。目前六里、朐山，實是接近大海的地區，陂湖低下潮濕，人不能居住。郁洲又在海中，正是所謂雖得石田，終究没有用處。如不能占有連口，雖攻克六里，仍不可能守住，何况正在集結衆兵，而争奪并非重要的地點。况且六里對於敵軍更重要，距我方戰綫遥遠。如以遠征的部衆，攻就近的軍隊，那氣勢既有差異，不可匹敵呀。災荒的年景，百姓飢餓困苦，餓死的人已經不少。怎能在宜於安定百姓的時候，興起戰争？所需軍糧物資，没有地方可取。衹見戰争的損失，未見其利益。而且新歸順的人民，服從教化的時間還不長，特别需要安撫，不宜使他們辛勞。勞累就生怨恨，怨恨就想叛變，想叛變就不能自安，不安就會騷擾不定。萬一這樣，就難以解除戰事。事情不可輕視。宜損失這小利，不使有大損失。"

世宗均未采納。

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静，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僞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説，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世宗又不納。

大將軍高肇伐蜀，游肇進諫説："臣聽説：遠方的人民不服，就實行文教以招徠他們。戰争不是好事，迫不得已纔使用。當前政治雖然太平，商討征伐却未到時機。爲什麼呢?"山東、關西地區，殘破傷毀的局面尚未恢復，連年水旱，百姓家産空虛，現宜於安定，不宜興發勞役。但是過去開疆拓土，都因守城主將歸順，因此有征討無交戰。現在歸順者，雖受我方官號，但内心真僞難分，有的僅對敵方有些怨氣，不可以完全信任。况且蜀地險要路隘，自古有名，敵據點安全，更没有别的動向，豈能根據虛誇的謡言，就出動大軍。舉兵不慎重於開始，後悔還有什麽用！討蜀的戰略，期望待以後再謀劃。"世宗又不采納。

肅宗即位，遷中書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决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叉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賻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

肅宗登基，升中書令、光禄大夫，加授金印紫色綬帶，相州大中正。出任使持節，加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仁愛安民的政績。徵召任太常卿，升尚書右僕射，再三辭讓，詔令未許可。游肇對於公務，决斷并不迅速。當辦事者請示呈報時，游肇反復與他討論，有時不能明白，常要討論多次，一定要徹底瞭解事理，然後下筆批示，雖是寵臣權貴托人請求，終究不違心屈從。方正的操行，使當時人佩服他。當領軍元叉廢靈太后時，將殺害太傅、清河王元懌，就召集公卿大臣商議此事。這時群臣都臉色改變順從元叉的意願，惟有游肇抗辯認爲不可如此，始終不肯在詔令上簽字。正光元年八月去世，享年六十九歲。詔令賜給棺木、朝服一套，贈帛七百匹。肅宗在朝堂舉哀。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號爲文貞公。

肇外寬柔，内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棊》，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禄而已。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

游肇外表寬厚温柔，内心剛强正直，特别愛好讀經典史傳，手不釋卷。研究《周易》、《毛詩》，尤其精通《三禮》。作《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作詩賦表啓共七十五篇，都在世間流傳。謙虛不浮躁，曾撰《儒棊》，以表明他的志向。生活清貧無奢欲，僅依靠俸禄生活。游肇任廷尉時，世宗曾私下敕令游肇，要求

赦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群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并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户。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從寬處理某事。游肇堅持原議而不服從，說："陛下自己有權從寬處理，豈能令臣寫虛假的文字！"他堅持意見就是如此。當肅宗初即位時，近侍群臣參預奉迎者，從侍中崔光以下都加封爵位食邑，當時封游肇爲文安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衹有游肇說："兒子承襲父位，是歷來常事，因這事受封，做臣子的怎能自處？"堅決辭謝不接受，輿論推崇他的行爲。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秘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户。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兒子游祥，字宗良，甚有學問。歷任秘書郎，襲爵新泰伯。升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因游肇昔日辭讓文安封爵，又想封給游祥，游祥遵守他父親的意思，終於也没接受。朝廷又追論游肇以前討論清河王案件時，信守正義而不屈從，於是封游祥爲高邑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户。孝昌元年去世，當年三十六歲。追贈征虜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幽州刺史，謚號爲文。

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

兒子游皓，字賓多，襲爵。任侍御史。早死。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游皓的弟弟安居，襲新泰伯爵位。武定年間，官至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建國，封爵依例降等。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明根的叔父游矯，歷任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死，追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游矯的孫子游馥，任國子博士。

游馥的弟弟思進，任尚書郎中。

劉芳　劉懌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晋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兖州長史。

劉芳，字伯文，是彭城人，漢楚元王的後裔。六世祖劉訥，晋司隸校尉。祖父劉該，任劉義隆的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親劉邕，任劉駿的兖州長史。

芳出後伯父遜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

劉芳出繼伯父遜之，遜之，任劉駿的東平太守。劉邕參預劉義宣謀叛事，死於彭城。劉芳隨伯母房氏逃竄到青州，遇大赦免罪。舅父元慶，任劉子業的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被文秀殺害。劉芳母子入居梁鄒城。慕容白曜南征青齊，梁鄒城歸降，劉芳被北遷編爲平齊民，當時十六歲。南部尚書李敷的妻子，是司徒崔浩的侄

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并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

女；劉芳的祖母，是崔浩的姑母。劉芳到京城，到李敷家拜訪，崔氏羞愧劉芳流落失所，拒絶會見他。劉芳雖處在窮困窘迫中，但學問品德固守正道，聰敏過人，專心致志於學習經典。白天替人抄書，掙錢養活自己，夜晚則讀書，通宵不睡，甚至窮困到節衣縮食的地步，但淡泊自守，不急切求名利，不憂慮居貧賤，便著《窮通論》以自慰。

芳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十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關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太后微愧於心。會蕭賾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强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正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群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

劉芳常替諸僧抄寫經書，書法受人稱美，抄一卷價值一匹縑，一年中能收入一百多匹，這樣生活了十多年，靠此生計較爲寬裕。由此與高德名僧有很多交往。當時有南方僧人惠度因事受責罰，不久突然死亡，劉芳略有涉及，文明太后召他入宫中，鞭打他一百鞭。此時宦官李豐主持調查此事，知道劉芳專心學問行爲正直，就向太后説明，太后心中略感慚愧。恰逢蕭賾使者劉纘到京，是劉芳的族兄，即提拔劉芳兼任主客郎，與劉纘接談往來。不久任命爲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同任中書侍郎，隨即詔令劉芳與邢產入宫教授皇太子經典，升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隨皇上到洛陽，在路途以及回京城途中，常陪侍皇上講讀書籍。劉芳思想深邃敏捷，特别精通經義，博聞强記，兼習《蒼》、《雅》字書，尤其長於音韵訓詁，辨析理義不留疑問。於是日益受到皇上尊重，賞賜格外豐厚。正式任員外散騎常侍。隨即兼通直常侍，陪從皇上南巡，記撰南巡事迹，不久正式授通直常侍。王肅來歸附，高祖對他極爲器重，朝野人士注目。劉芳却未與王肅會面。高祖在華林宴請群臣，王肅在交談中説“古時衹有婦人有笄，男子則没有”。劉芳説：“據《禮經》的正文推測，古時男女都有笄。”王肅説：“《喪服》中説男子免冠而婦人用麻束髮，男子加冠而婦人笄髮。據此，男子就不應有笄。”劉芳説：“這是專説喪事。《禮記》説：初遭喪事，男子除冠，此時婦人用麻束髮；男子加冠，此時婦人笄髮。都是講據時變更，説男子冠、婦人髽，是因冠與笄不同。再者冠重要，因而略去笄不説。况且冠笄互

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内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纚笄總。’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

見，不是講男子不用笄。又《禮記·内則》中説：‘兒子侍奉父母，鷄剛啼鳴，梳理髮帛用笄插定。’以此而言，男子有笄是很明白的。”高祖贊嘆了很長時間。王肅也認爲劉芳的話有道理，便説：“此人不是劉石經嗎？”過去漢代刻造三字石經立在太學，學者對文字有疑問，多去依經文訂正。劉芳明辨文字音義，有疑問的人都去向他請教，因此當時人稱他爲劉石經。宴罷，劉芳與王肅一同走出，王肅握着劉芳的手説：“我素來留意《三禮》，在南方與諸儒生，一再共同討論，都説此經義如我剛纔所講，今天聽到您的解釋，頓時除去我平生的疑惑。”劉芳精通經典，有不少這樣的例子。

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吊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慚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高祖南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埸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徙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并如故。

高祖遷都洛陽，路經朝歌，望見殷代比干墓，悲傷追懷，作文憑吊他。劉芳爲文作注解，上表呈閲。詔書説：“閲覽卿注，學識極豐富廣博。但朕文辭藻不如屈原、宋玉，説理羞比張衡、賈誼。既然有雅興作注，即可交付集書。”詔令因劉芳精通經學，越級升任國子祭酒。因爲母守喪離職。高祖南征宛、鄧，起用任輔國將軍、太尉長史，隨從太尉、咸陽王元禧進攻南陽。蕭鸞的將領裴叔業入侵徐州，邊境的百姓，頗有去留都可以的心懷，高祖對此很擔憂，任命劉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調任兼侍中，隨從皇上征馬圈。高祖在行宫逝世。當世宗即位時，劉芳親手爲世宗穿戴衣冠。爲高祖親自穿衣及至告於祖廟、建陵墓、祭奠，從始至終的喪儀，都由劉芳制定。咸陽王元禧等奉行高祖遺旨，令劉芳入宫教授世宗經典。到南徐州刺史沈陵叛投敵方，徐州又遇水災時，遣派劉芳前去撫慰賑濟。不久正授侍中，祭酒、中正等職均依舊。

芳表曰：

劉芳上表説：

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校爲先，誠復政有質文，兹範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美

治理國家者，無不崇敬儒學尊重道統，學校是先備條件，誠然政治有質樸與文華二面，不容易規範，確實是由於萬事依托開始，衆務稟承法制的緣故。唐、虞以前的事，典籍中已無證據，自周以來，學校的任務在虎門。《周禮·大司樂》中説：“師氏，

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先。”鄭氏注云：“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内，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去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内，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

執掌美樂。居虎門的左側，管理國事，主持國中學校，用以教國人子弟。”蔡氏《勸學篇》說：“周的師氏，居虎門左側，講述六藝，用來教國子。”今日的祭酒，即是周的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館與天子宮相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說：“古代的王，建立國家治理人民，教學爲先。”鄭氏注說：“内則設置師保以教，令國子學習，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此而言，國學在内，太學在外，相當明確。案如《洛陽記》，還有些近似。臣愚昧地以爲：現在既已遷都到崧瀍之間，皇帝安居伊洛，宮闕府館，都在舊址恢復，至於國學，難道可以錯亂廢棄？比較舊制，應建在宮門的左側。至於太學，舊基明顯，可仍在舊址營建。又在太和二十年，曾發布敕令設四門博士，在四門置學舍。臣案：自周以前，祇有二學，或尊尚西向，或尊尚東向，或重在城中，或重在郊外。至於周朝，學共有六處。師氏居宮城中，太學在城中，四小在郊外。《禮記》說：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的四郊”。《禮記》又說：“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以年齡爲次第。”注釋說：“四學，是周四郊的虞庠。”案《大戴·保傅篇》說：帝入東學，尊尚親族而重仁愛；帝入南學，尊尚高年而重信義；帝入西學，尊尚賢能而重德行；帝入北學，尊尚重臣而敬爵位；帝入太學，尊敬師傅而詢問治道。周的五學，在這裏更爲明白。案鄭玄注《學記》，周就有六學。之所以這樣，注中說：“宮内設師保教導，使國子學習，外則有太學、庠序的官員。”這就是證據。漢魏以來，不再設四郊學。謹尋求先帝的旨意，宜在四門設學。案王肅注釋說：“天子四郊有學校，離王都五十里。”考察鄭氏的注，未說遠近。現在太學的舊坊，基址寬敞空曠，另在四郊設學校，相距遼闊，檢查督促難以周到。計量太學坊以及同時作四門學舍，還是太空曠。以臣愚昧的設想，同設一處没有妨礙。

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

況且現在的制度設置，多遵循中古，不知四學是否應依從古代制度？請求集合名儒禮官，商議確定場所。

從之。

皇帝聽從這個建議。

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奸盗，廉清寡欲，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

升中書令，祭酒職不變。外任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治事軟弱遲緩，不能禁止奸盜行爲，清廉寡欲，不侵奪公私利益。還京，參預議定律令。劉芳斟酌古今律法，主持定大原則，律令條文的增減，多出自劉芳的意見。世宗因朝廷禮儀多有闕失，所有議論，都委托劉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都向他諮詢請教。

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

改任太常卿。劉芳因設置的五郊及祭日月的位置，距城的里數對於禮法有違背處，又靈星、周公的祭祀，不應隸屬太常，就上疏説：

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説。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

臣聽説國家的大事，没有先於郊祀的，郊祀的根本，實在於審定位置。因此列聖的教誨，昭著於典籍；先儒的正論，明載於經史。臣學問不能盡解，造詣不能通古，豈可輕進盲目的言論，狂妄地陳述管見。臣看到所設置的壇祠遠近距離，考證典章制度，或未能符合原意，既然職掌此機構，請求陳述膚淺的認識。

《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别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

《孟春令》説“其數八”，又説“迎春於東郊”。盧植説：“東郊，在距離八里的郊外。”賈逵説：“東郊，祭木帝太昊，距八里。”許慎説：“東郊，在八里郊外。”鄭玄《孟春令》注中説：“王居明堂。《禮》文中説：王出城十五里迎歲，是殷的禮儀。周禮，是在近郊五十里。”鄭玄另外注釋説：“東郊，距都城八里。”高誘説：“迎春氣於東方，在八里的郊外。”王肅説：“東郊，八里，是因憑木數。”這都是同説春郊距城八里的明確證據。《孟夏令》説“其數七”，又説“迎夏於南郊”。盧植説：“南郊，在距離

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

七里的郊外。”賈逵説：“南郊，祭火帝炎帝，距七里。”許慎説：“南郊，在七里郊外。”鄭玄説：“南郊，距都城七里。”高誘説：“南郊，在七里的郊外。”王肅説：“南郊，七里，是因憑火數。”這又是南郊距城七里的證據。《中央令》説：“其數五。”盧植説：“中郊，在距離五里的郊外。”賈逵説：“中兆，是黄帝的位置，并爲南郊之末，因此説兆五帝於四郊。”鄭玄説：“中郊，在西南未地，距都城五里。”這又是中郊距城五里的精審證據。《孟秋令》説“其數九”，又説“迎秋於西郊”。盧植説：“西郊，在距離九里的郊外。”賈逵説：“西郊，祭金帝少皞，距城九里。”許慎説：“西郊，在九里的郊外。”鄭玄説：“西郊，距都城九里。”高誘説：“西郊，在九里的郊外。”王肅説：“西郊，九里，是因憑金數。”這又是西郊距城九里的證據。《孟冬令》説“其數六”，又説“迎冬於北郊。”盧植説：“北郊，在距離六里的郊外。”賈逵説：“北郊，祭水帝顓頊，距城六里。”許慎説：“北郊，在六里的郊外。”鄭玄説：“北郊，距都城六里。”高誘説：“北郊，在六里的郊外。”王肅説：“北郊六里，是因憑水數。”這又是北郊距城六里的證據。宋氏《含文嘉》注釋説：“《周禮》，王畿一千里，二十分其一作爲近郊。近郊五十里，成倍就是遠郊。迎王氣當在近郊。漢不設置王畿，就以那方位數作郊區，因此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説：“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采用元始年間舊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這又是漢代南北郊的明確證據。今地神以此爲準。至於以距城三十里爲郊祀地點，進違背鄭玄所引用殷周二代的證據，退違背漢魏所舉行郊祀的舊例。大凡城外稱爲郊，現計有四郊，各以城門爲限度，里數依上所説。

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

《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晋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别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絶，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於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

按《禮記》，朝拜日月，都在東西門外。現祭日月的位置，距城東西各三十里路，臣認爲又有未周。《禮記》又説：“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現在計議如上製造。《禮儀志》説“立高禖祠於城南”，未説里數。因此現在依舊。靈星本不是禮儀中規定的祭事，起始於漢初，專爲祈求豐收，從來屬郡縣。《郊祀志》説：“高祖五年，下詔給御史，命令天下立靈星祠，祭品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晋祠令》説：“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這是祭靈星由天下各縣管的明確證據。周公廟單獨在洛陽的原因，是姬旦創建成洛邑，因此洛陽代代相傳，隆重地祭祀未曾停止過，以表彰他的功勞。夷齊廟，也世代是洛陽境内神祠。現在都移交太常，恐違背本意。天下這類祭廟很多，都應由州郡縣修理，便於公私對神禱告祈請。臣認爲太常所掌的郊廟神祇，從來就有規定，不宜臨時隨意安排，若任意祭祀，就難免濫祀。二祠由太常管，由洛陽管，對國家是一樣的，但貴在慎重有據。

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采群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

臣平庸無識，位居現在的職務，考證搜集典籍記載，博采各家議論，既然没有不同見解，認爲略可做依據。現在是寒冬勞務間隙的時節，田野空曠人民閑居，遷移郊祀壇址，或較方便。

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

詔書説：“所上的意見確有明證，不過先朝

置立已久，且可從舊。”

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决，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彦，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默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别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

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

> 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也。又《五

設置已久，姑且依舊。”

先前，高祖在代都詔令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和公孫崇等十多人制定音律和樂器。後公孫崇任太樂令，於是上書請求與尚書僕射高肇，再共同辦理。世宗詔令劉芳共同主持此事。劉芳上表説因禮樂的事很重要，不允許倉促决定，如不大請公卿大臣，廣召名儒才士，共論得失，明辨是非，就不能垂示萬代，成不朽的規定。皇帝聽從，數十日之間，頻繁地再三討論。當時，朝士都認爲公孫崇專門研究既已很久，不應有錯誤，各人都沉默没有人發表意見。劉芳於是引證經典，搜集以往的書籍文字，互相比較質疑，都有證據，認爲音度高低有差錯，不符合典範。公孫崇雖能够答辯，而不領會詢問的意義，終於不能自圓其説。尚書依事陳述奏明，於是詔令委任劉芳再另外考證制作，於是學人更歸心尊崇劉芳。

劉芳因社稷没有樹，又上疏説：

> 依據《合朔儀注》：太陽發生變異，就用朱絲做繩，用它繞繫社樹三圈。但現在没有樹。又《周禮·司徒職》中説：“設置社稷的壝宫，而建立田神的位置，各用其社所適宜的樹木。”鄭玄注釋説：“所適宜的樹木，指如松、柏、栗之類樹木。”這是證據之一。又《小司徒·封人職》中説：“掌管設置王國的社壝，作爲王畿封地的標志而樹立。”鄭玄注釋説：“不説稷，是因君王主於社，稷，是微小的社。”這是證據之二。又《論語》説：“哀公向宰我問社稷的設置，宰我回答説：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這就看所適應的土質。這是證據之三。又《白虎通》説：“社稷之所以有樹，爲什麽呢？是爲尊崇及辨識它，使民衆一望就尊敬，又是用來記功的。”按這正是解釋有樹的原因，完全不談論是否有無的問題。這是證據之四。這裏説“社稷之所以有樹是爲什麽”，那麽，稷也有樹就很明顯了。又《五經通義》中説：“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爲什麽這樣？回答是：社都

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誡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宗從之。

有矮墻而没有屋，在其中栽樹，有樹是因爲有土，掌生萬物，萬物没有好過樹的，所以栽樹。"這是證據之五。這裏對有樹的問題解釋得最完備周詳。又《五經要義》中說："社必栽上樹。《周禮·司徒職》說：班社而栽樹，各依土地所生。《尚書·逸篇》說：太社爲松，東社爲柏，南社爲梓，西社爲栗，北社爲槐。"這是證據之六。這又是太社及四方都有不同樹的明確證據。又看各學派所作的《禮圖》，社稷圖都畫有樹，祇有誡社、誡稷没有樹。這是證據之七。雖已辨明有樹的依據，還未確定所種的樹。案《論語》中講"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就是説各代植的樹不同。而《尚書·逸篇》中則説"太社爲松，東社爲柏，南社爲梓，西社爲栗，北社爲槐"，這樣，就是一代之中，而五社各有不同。愚意認爲宜植松樹。爲什麽這樣説？《逸書》中說"太社爲松"，現在栽植松樹，不必顧慮失禮。祇有稷應栽種何樹没有現成的證據，但稷比社小，大約也隨社栽植松樹吧。世宗同意他的看法。

芳沉雅方正，概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宫，高祖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嘆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爲恂娉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寧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

劉芳穩重文雅品行正直，氣節很高尚，精通經典，高祖非常器重尊敬他，常常訪求顧問。太子元恂在東宫時，高祖想爲元恂娶劉芳的女兒，劉芳以女兒年齡容貌不適宜而推辭。高祖感嘆他謙恭謹慎，又敕令劉芳薦舉他宗族女子，劉芳於是稱贊他族侄長文的女兒。高祖於是替元恂聘娶長文之女，與鄭懿的女兒配爲左右貴妾。崔光與劉芳因有表兄弟關係而存敬意，經常詢訪請教。劉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寧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

類》三卷，《徐州人地録》四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别駕、兖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廞以第三子琰爲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潁縣子。

劉廞　劉鷙

懌弟廞，字景興。好學强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爲宰輔，廞皆與其子侄交游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廞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復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出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經》，廞爲執經，雖酬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彩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廞而誅之，時年五十二。

子鷙，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鷙應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廞之

人地録》四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上表請求將中書監職讓給劉芳，世宗未許可。延昌二年去世，當年六十一歲。詔令賜帛四百匹，追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號文貞。

長子劉懌，字祖欣。極有父親的風格，愛好讀書寫作。歷任徐州别駕、兖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多次爲行臺出使，歷任都有稱職的聲譽。改任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不久升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去世，追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號爲簡。無子，弟劉廞將第三子劉琰出繼給他。

劉琰，天平年間，逃至江南，武定末年，歸順國家，賜爵臨潁縣子。

劉懌的弟弟劉廞，字景興。好學自立，善於奉承當權者。高肇勢力强盛和清河王元懌任宰輔時，劉廞與他們的子侄都有交游往來。靈太后臨朝執政，又與太后的兄弟友好往來。太后令劉廞爲她的弟弟元吉講授詩賦。歷任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不久徵召任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孝莊帝初年，任國子祭酒，又以原職代理徐州刺史。前廢帝時，任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出帝初年，任散騎常侍，升驃騎大將軍，再領國子祭酒。出帝在顯陽殿講解《孝經》，劉廞爲執經，雖然應答辯論理義不能貫通詳盡，但風度談吐十分得體。不久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出帝入關中，齊獻武王高歡至洛陽，斥責劉廞後就將他誅殺，當年他五十二歲。

劉廞的兒子劉鷙，字子昇。年少已有風度，略通經史。成年後，州徵用爲主簿，奉命赴京，被莊帝在顯陽殿召見，以邊防事務相問。劉鷙應答從容敏捷，莊帝稱善，遂敕令任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劉廞死後，劉鷙

死，騭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晋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爲儀同開府，以騭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騭前後受敕接對其使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率領本鄉部衆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國軍，每逢作戰就哭着衝擊軍陣。城破，被擒送晋陽，齊獻武王憐憫而赦免了他。文襄王任儀同開府，以劉騭任部屬。任本州大中正。武定初年，改任中書舍人，加授安東將軍。當時與蕭衍議和通使，劉騭前後受敕接待蕭衍使者十六人。出朝任司徒右長史，不久升左長史。武定六年，奉使赴兗州，行至東郡，得暴病死，當時人嘆惜他。追贈安東將軍、南青州刺史。

廞弟悦，永安中，開府記室。

劉廞的弟弟劉悦，永安年間，官至開府記室。

悦弟瓛，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劉悦的弟弟劉瓛，武定年間，任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劉粹

瓛弟粹，徐州别駕、朱衣直閤。粹少尚氣俠，兄廞死，粹招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軍攻討，城陷，殺之。

劉瓛的弟弟劉粹，官至徐州别駕、朱衣直閤。劉粹少時崇尚氣節俠義，兄劉廞死，劉粹招集部曲，投兗州刺史樊子鵠，圖謀響應關西。大軍攻討，城破，被殺。

劉思祖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屢爲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瓮、張豹子等率衆一萬送糧鍾離。時思祖爲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餉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龜步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遏其前鋒，録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精鋭横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悦、悦弟寧遠將軍景脩、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慶真、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户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蕭衍，衍以思祖

劉芳的叔父撫之，撫之的孫子思祖，勇敢强健有軍事才能。高祖末年歸順入朝，歷任羽林監，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多次爲統軍南征，累建功勛。任城王圍攻鍾離時，蕭衍派遣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瓮、張豹子等率士兵一萬送糧至鍾離。當時思祖任平遠將軍，率領數千兵士在邵陽截擊蕭衍的送糧部隊，他派長史元龜率步兵騎兵一千人，在鍾離北面阻擊敵前鋒，録事參軍繆琰率兵擊敵後隊，思祖親率精鋭部隊攔腰横衝敵陣，三軍合擊，大破敵軍，擒獲惠紹及蕭衍的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悦、景悦的弟弟寧遠將軍景脩、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慶真、龍驤將軍徐敞等，俘獲斬殺士兵數千人。尚書論思祖功勞擬封爲千户侯。思祖有二婢，容貌美麗，能歌善舞，侍中元暉索要未被答應，封侯的事於是停辦。後任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在赴任途中叛投蕭衍，蕭衍任命思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頻頻入侵淮北。數年後死去。

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頻寇淮北。數年而死。

劉晰

纘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萬壽斬晰，送首，以朐山内附，并晰子猷於京師。數年後，以猷爲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劉纘的兒子劉晰，歷任蕭衍的琅邪、東莞二郡太守，防守朐山。朐山人王萬壽斬殺劉晰，送上首級，獻朐山歸附，并送劉晰的兒子劉猷到京城。數年後，任命劉猷爲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年，由郡中叛逃南方。

劉懋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并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决。受詔參議新令。性沉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宫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

劉芳的侄子劉懋，字仲華。祖父泰之，父親承伯，任劉彧的官職，均有名聲與地位。劉懋聰明敏捷愛好學習，博覽經書史籍，善寫草書隸書，認識許多奇字。世宗初年歸附入朝，被任命爲員外郎。升尚書外兵郎中，加授輕車將軍。劉芳很看重他，凡擬定撰寫朝廷規章制度，都與他商量討論。尚書臺討論，劉懋與殿中郎袁翻常成爲主要發言者。通達政務，臺中處理政務有疑問，都請他提供解决方法。受詔令參加討論新律令。性格穩重文雅，善於與人交往，胸懷深廣，風度很美，輿論很看重他。尚書李平，與他結成莫逆之交。升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宫中舍人。改任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制定考核官吏的法規，明確升降的法則，很有條理。

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俊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肅宗初年，大軍攻打硤石，劉懋任李平行臺郎中，攻克敵城，劉懋頗有功勞。太傅、清河王元懌喜愛他的風雅，經常望着他的背影説："劉生儀態大方，是士大夫的表率，若天給予他年紀，一定是魏的宰輔。"詔令劉懋與其他有才學者，撰寫成儀令。元懌任宰相多年，格外敬重劉懋，叫自己的諸子拜他爲師。升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得急病死去。家中很清貧，去世那天，家徒四壁。太傅元懌及當時傑出人物無不痛惜他。追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號爲宣簡。劉懋所寫詩誄賦頌及各類文章，受到當時人稱贊，又撰著考證各類器物製作起源的書十五卷，書名《物祖》。

子筠，字士貞。自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

兒子劉筠，字士貞。起自員外散騎侍郎，歷任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秘書丞。

中正、秘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子規，早卒。

天平初年去世。追贈前將軍、徐州刺史。兒子劉規，早死。

劉筝

�弟筝，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寔、秘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秘書郎。筝亦善士。興和元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劉�的弟弟劉筝，字士文。年少而聰明。十二歲時，前去見尚書王衍，王衍與他談話後很驚異，於是與太傅李延寔、秘書李凱上疏推薦他，授秘書郎。劉筝也是優秀的士人。興和元年死，二十八歲。無子，以哥哥的兒子劉矩爲他的繼子。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蘭陵太守。治以清静爲名。卒官。

劉懋的堂叔元孫，住在家鄉修養志氣，不求聞名入仕。高祖到彭城，以平民被授蘭陵太守。治民因清廉安静有名。死於任内。

子長文，高祖擢爲南兗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竭，固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爲太子恂納其女爲孺子。卒。

元孫的兒子長文，高祖提拔他任南兗州冠軍府長史，兼譙郡太守。被敵包圍糧草枯竭，堅持氣節保全全城，因功賜爵下邑子。調任魯郡太守。高祖爲太子元恂聘娶他的女兒爲貴妾。去世。

子敬先，襲爵。

兒子敬先，襲爵位。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敬先的弟弟劉徽，爲奉朝請，徐州治中。

劉永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有將略，累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長文的弟弟劉永，字履南。很有軍事才能，多次立有戰功。歷任中散大夫、龍驤將軍。神龜年間，兼大鴻臚卿，持策書封賜高麗王高安。還京，任范陽太守。

劉僧利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别駕。還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劉芳族兄僧利，輕財好俠，很得鄉民好感。高祖到徐州，召見，欣賞他的爲人，授徐州别駕職。升沛郡太守。後便閑居鄉間，不願出任臺省官。過了十多年，朝廷顧慮他有二心，徵召任爲輕車將軍、羽林監。死於任内。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長子世雄，官至太山太守。

劉世明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内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爲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兗

世雄的弟弟世明，字伯楚，略習經書史傳。由奉朝請漸升至蘭陵太守、彭城内史。適逢刺史元法僧舉城叛變，於是被押送蕭衍。蕭衍想授給他官爵，世明堅决推辭不受，多次向蕭衍乞請北還，蕭衍同意他的請求。肅宗時，徵召任諫議大夫。孝莊帝末年，任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當

州刺史。時尒朱世隆等威權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據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户，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既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爲適。興和三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時尒朱世隆等擅行權力，四方怨恨反叛，城民王乞得逼迫世明，占據州城歸附蕭衍。蕭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一千户，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又加授儀同三司。世明又推辭不受，堅定地請求北歸。蕭衍不强逼他轉意，於是親自在樂遊苑爲他送行。世明回國後，上交所受的節杖，回歸鄉間。從此不再入朝，平常以射獵爲娱樂。興和三年在家中去世。追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褘，字彦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兒子劉褘，字彦英。武定末年，官至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繆儼

初，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内附，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官者。世宗末，承先子彦植襲爵，見叙，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彦植恭慎長厚，爲時所稱。

當初，蘭陵人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聲望幾乎相等。到彭城歸附時，靈奇弟弟的兒子承先隨薛安都到京城，賜爵襄賁子，不久回到徐州，數十年中，完全没有做官的。世宗末年，承先的兒子彦植承襲爵位，被叙用，漸升至伏波將軍、羽林監。彦植謙恭慎重善良仁厚，被當時人稱贊。

鄭演　鄭長猷

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爲琅邪太守。屬徐州刺史薛安都將謀内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懿。其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當時滎陽人鄭演，任劉彧的琅邪太守。適逢徐州刺史薛安都準備歸附，鄭演協助促成此事。顯祖初年入朝，因功授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來授太中大夫，改封爵爲雲陽伯。去世，追贈幽州刺史，謚號爲懿。他的子孫因而就在彭、泗地區居住。

子長猷，以父勛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入爲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既克宛城，拜長猷南陽太守。及鑾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克荆州，留滿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以捍城相托。"特賜縑二百匹。高祖崩於南陽，斂於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兼給事黄門侍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爲揚州刺史，詔長猷爲

鄭演的兒子長猷，憑藉父親的勛位出任官職，任寧遠將軍、東平太守。不久改任沛郡。入京任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父爵雲陽伯。皇上南征，攻克宛城，任命長猷爲南陽太守。到皇上將還京時，詔令長猷説："昔時曹公攻克荆州，留滿寵在後。朕現在將此郡委托給卿，兼統領軍隊，不僅要安撫新歸順的百姓，還托你保衛此城。"特別賞賜縑二百匹。高祖在南陽去世，在郡内大殮。不久徵還任護軍長史。世宗初年，壽春歸順，令他兼給事黄門侍郎，持節前去安撫慰問。到任城王任揚州刺史時，詔令長猷任諮議參

諮議參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内史。徵拜諫議大夫，轉司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卒。謚曰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興和中，睢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既聿修，克隆堂構，正情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亢節臣權之日，顧視群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沉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虚然矣。

軍，兼安豐太守。改任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兼彭城内史。徵入任諫議大夫，改任司徒諮議，升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去世。謚號爲貞侯。

兒子鄭廓，承襲爵位。去世。

鄭廓的兒子元休，承襲爵位。興和年間，任睢州刺史。齊受禪建國，爵位依例降等。

元休的弟弟鄭憑，字元祐。武定年間，任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道德正派風格儒雅，終於受到非常的待遇，在太和盛世，擔當進言的重任，也是一代空前的名臣。游肇既能修身，終於能繼承祖業，端正情志堅守氣節，遇困擾而不變；辭讓爵位在主上幼年的時候，高揚氣節在臣下擅權的日子，回視其他衆高官，那風格確實是相去很遠。劉芳有堅定的志向和操守，深沉而好古，博學而知識豐富，是一代儒學宗師，也是當代師表。劉懋多才有學問，有名士的風度。在當時被重視，不是憑空而來的。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鄭羲　崔辯

鄭羲　鄭懿

鄭羲，字幼驎，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于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博士。

天安初，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即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内。石既克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羲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羲齎白虎幡慰郭邑，衆心乃定。

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陰。劉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鋭攻

鄭羲，字幼驎，滎陽開封人，是曹魏將作大匠鄭渾的八世孫。曾祖鄭豁，曾任慕容垂的太常卿。父親鄭曄，未做官，娶長樂潘氏女爲妻，生有六子，略有志向和氣度，而鄭羲是第六子，文學才能好。二十歲時被舉薦爲秀才，尚書李孝伯將女兒嫁給了他。高宗末年，被任命爲中書博士。

天安初年，劉彧的司州刺史常珍奇占據汝南歸降，顯祖詔令殿中尚書元石任都將赴援，并招撫慰問淮汝地區，派鄭羲任元石的參軍事。軍至上蔡，常珍奇率文武官屬三百人前來迎接，既已相見，便商議將援軍駐屯在汝水北，未立即入城。鄭羲對元石説："軍機貴在速決，現在常珍奇雖已到，他的意圖不可度量，不如直接進入城中，奪取城門鎖匙，占據他的官府倉庫，雖出乎他的意料，但重要的是以全面控制爲好。"元石聽從鄭羲的話，於是催馬直入汝南城。城中還有常珍奇的衛兵數百人，在常珍奇居宅内。元石既已入城，態度更驕横懈怠，設酒宴玩樂，没有警戒設防的考慮。鄭羲對元石説："我看常珍奇臉上很有些不滿的樣子，應整肅隊伍設防，用來對待突發事件。"那晚，常珍奇果然令人燒官府的廂房，想乘救火時作亂，因元石有準備，纔停止行動。第二天一早，鄭羲持白虎幡巡慰城内外，衆心於是安定。

第二年春，又領兵東擊汝陰。劉彧的汝陰太守張超堅守不降，元石率精鋭進攻，未破城，便

之，不克，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羲曰："今張超驅市人，負擔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

退至陳項，商議想撤兵回長社，等待秋天再行攻擊。衆將心中樂於早撤兵，都稱贊是好計。鄭羲說："現今張超驅逼市人，背百斤的糧食，如螞蟻聚在窮困的城中，性命不能延續一個月，應該安心圍守。張超糧食已盡，不投降就一定逃走，可以翹足等待，敵人已是囊中之物。却想放過敵人退還長社，路途遥遠，張超一定會修城墻加深城壕，多積糧草，將來恐怕難以謀取了。"元石不聽，終於還兵長社。至冬季，再去攻張超，張超果然已設防完備，攻擊部隊無功而還。過了一年，張超死，楊文長替代他戍守，糧食用盡城防崩潰，於是破城，竟如鄭羲所預測。淮北平定，升中書侍郎。

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羲河南民望，爲州郡所信，遣羲乘傳慰諭。羲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潁川，尋見擒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

延興初年，陽武人田智度，十五歲，妖言惑衆，擾亂京、索地區。因鄭羲在河南有聲望，被州郡百姓信任，特派遣鄭羲乘驛車前往撫慰勸諭。鄭羲到達後，宣布賞罰條例，增加招募賞金，十幾日之間，民衆都分散歸家。智度逃至潁川，不久被擒獲斬首。鄭羲因功賜爵平昌男，加授鷹揚將軍。

高祖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假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準。中山王叡，寵幸當世，并置王官，羲爲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産亦乏，因請假歸，遂磐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羲姻好，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羲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刊石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加給事中。出爲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鄄城令童騰、别駕賈德、治中申靈度，并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羲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高祖納其女爲嬪，徵爲秘書監。

高祖初年，兼員外散騎常侍，署寧朔將軍、陽武子，出使劉準。中山王王叡，當時被寵信，設置王府官吏，鄭羲任中山王王傅。從此多年未升調，也缺少錢物，因而請假歸鄉，於是逗留故鄉不再返京。到李冲受寵位尊，與鄭羲有姻戚之好，於是遣使至鄭羲家以中書令一職相召。文明太后爲父親燕宣王在長安立廟，峻工，命鄭羲兼太常卿，署滎陽侯，配置官屬，到長安祭拜新廟，刻石立碑在廟前。還京，因出使有功，就賜爵滎陽侯，加授給事中。出任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署南陽公。鄭羲廣收財物，治事以受賄數量而定。又吝嗇成性，吏民給他賀節送禮，他連一杯酒一塊肉的犒勞都不給，西門接受送來的羊和酒，隨即就拿到東門賣出。因是李冲的親戚，監察官也不敢糾察檢舉。酸棗令鄭伯孫、鄄城令童騰、别駕賈德、治中申靈度，都任職清廉正直，愛護體恤百姓，鄭羲都上表推薦，輿論因而贊許鄭羲。文明太后替高祖聘娶他的女兒爲嬪，徵召任秘書監。

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匹。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晋，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稽古之效，未光於朝策；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充舉，自荷後任，勛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太和十六年去世，贈帛五百匹。尚書奏報擬謚號稱宣，詔書答道："蓋棺定謚號，先前的典籍中已有條例，懲惡揚善，是明顯的政治原則。故而何曾幼有孝行，但賢良的史官不改動'繆醜'的謚號；賈充被晋寵信，正直的士人還是確立'荒公'的稱呼。鄭羲雖久有文墨的功業，但任職缺清廉的品德。研習古史的效果，未能使朝廷的政策生光；貪昧錢財的議論，已傳揚在民衆之間。給以美善的謚號，很違背追謚的本意。又前年的選任，并非由於具備才行而供舉薦，自承擔後來的職責時，勛勞也不顯明。尚書爲何遺棄公正的情懷，違犯明確的規則！依據謚法：博學多識爲'文'，不見賢思齊放任本性爲'靈'。可贈給本有官職，追謚爲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善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稍遷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治才，爲高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黄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緦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好勸課，善斷决，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永平三年卒。贈本將軍、兖州刺史，謚曰穆。

長子鄭懿，字景伯，廣讀經書史籍，善於處置世事。初任中散，尚書郎，逐漸升至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鄭懿嫻静文雅有治政能力，受高祖器重信任，授長兼給事黄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年，因堂弟思和參預咸陽王元禧的叛亂，與弟弟通直常侍道昭都因同思和有緦麻親免除入宫職務。授太常少卿，加授冠軍將軍，出任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不久進軍號爲平東將軍。鄭懿喜好勸導百姓納税，善於斷决案件，雖不清廉，但施行仁義後收取財物，百姓還想念他。永平三年去世。追贈本將軍、兖州刺史，謚號爲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逆，伏誅。

兒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因爲參與房子遠圖謀叛逆獲罪，伏法被殺。

鄭道昭　鄭嚴祖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群言。初爲中書學生，遷秘書郎，拜主文中散，徙員外散騎侍郎、秘書丞、兼中書侍郎。

鄭懿的弟弟道昭，字僖伯。年少好學，博覽群書。初任中書學生，升秘書郎，授主文中散，升任員外散騎侍郎、秘書丞、兼中書侍郎。

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

隨從皇帝征伐沔漢地區，高祖在懸瓠方丈竹堂宴請侍臣，道昭與兄鄭懿均得參加陪座。當樂聲悠揚酒興正濃時，高祖於是唱道："白日光天没有不照耀的地方，衹江南那一角獨未照臨。"彭城王元勰接續唱："願隨從聖明的君主啊登

馳誠混江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俊不廢咏綴，遂命邢巒總集敘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禍，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詳爲司徒，以道昭與琅邪王秉爲諮議參軍。

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游兒牧豎，爲之嘆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敕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

廣平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道昭又表曰：

> 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强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群儒坑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

衡、會，萬國獻忠誠統一江南。”鄭懿唱道：“雲雷大震啊天門開，所有的地方都歸順用皇朝的正曆。”邢巒唱道：“舜帝揮動兵器舞蹈啊天下歸心，文教的德行覆被遠方没有人不思念。”道昭唱道：“皇帝的仁風一振動啊環繞九州，戴日依天天地清明。”高祖又唱道：“走在那汝水堤岸上啊昔日的教化多美，不如今日道德的風尚高明。”宋弁唱道：“文王的政教啊輝映長江沼澤，哪比皇上的教化光耀四方。”高祖對道昭説：“近時遷都的事雖繁多，與各才士并未停廢作詩，於是令邢巒彙成文集并作記敘。當此之時，你數遇尊長去世，每當看到你的席位，常生感慨。”不久正式授中書郎，改任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元詳任司徒，委任道昭與琅邪人王秉爲諮議參軍。

升任國子祭酒，道昭上表説：“臣私下認爲：加强政治的途徑，必定需要人才；培養人才的關鍵，没有比興學更優先的。現在國子學的學堂大致建成，師生教學還没開始。城南的太學，有漢、魏的《石經》，但舊址殘破，野草叢生，游兒牧童，爲此嘆息，有情的人，實在傷心，何况臣親自管理學校，而能不上報？期望皇上留神回目，賜予明察。若臣微小意願，萬一被允許，請求再敕令尚書、門下，考察論證太學的營造模式，那麽五雍可即刻復興，殘毁的經文可不久重現。樹立舊日的經石在京城，傳播美好的典範於永遠。這是統有天下者的壯美事業啊。”未被接受。

廣平王元懷任司州牧，任用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中正。道昭又上表説：

> 臣聽説唐、虞開啓天運，以禮儀道德爲根本；殷、周達到大治，是用提倡教化爲先導。那麽，禮樂是立國的基礎，不能片刻廢棄。所以周施行文教，四海歸心；魯秉承周禮，齊雖强却服從它的正義。到戰國紛爭，戰爭不斷，典籍却焚燒成灰，群儒被活埋殺害，敗壞仁義的規矩，尊崇戰爭的方法，終使天下分崩，百姓荼炭，數十年間，人民無法維持生活，這就是原因啊。到漢高祖時，在行軍作戰中，還優聘叔孫通等儒生。光武

祖，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大魏之興也，雖群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吴，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款，務修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删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爾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

帝在撥亂中興的時候，仍令鄭衆、范升在東觀校書。下至魏晉，何曾不對典籍十分鍾情，在軍隊中認真學習。伏思大魏興起，雖有群凶未滅，戰馬還在近郊，但仍招英才儒士，廣開學校，故能闡揚道義到邊遠，廣布仁德到萬國，没有不接受教化的百姓，没有不順服仁德的風尚。現在憑藉安好的基業，開闢無盡的福祚，定國都在伊水瀍水之間，國家的命運一新，九州感受至德的和熙，四境有歌頌太平的祝賀。但蠢笨的閩、吴，依狹小的江水阻擋教化，先帝於是振奮威武的氣勢，征戰不止。但一有閑暇，便留心典籍，命已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元澄等精選英才儒士，用以尊崇文章教化。元澄等遵依旨令，選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早已簡選設置。探尋先帝的旨意，意思是要儘快完成，但軍政事繁，未及營立學校。自那時到今天，幾乎有十二年，學官零落，四術停廢。於是使大儒舊德，捲起經書不再研討；一般的學人青年，放棄根本而追逐末利。奔進浮躁的風氣，實在是由於這而興起。伏思陛下有崇高明顯的功業與道德，深明天道洞察未來，越、會未歸順，努力整修道德以招感他們；遠方的人遲疑未服，鋪陳禮儀教化撫慰他們。留心經典，從容書籍，將使教化越過黄帝、唐堯，仁德超出虞舜、夏禹。因此多次發出詔旨，敦促營建學舍，房屋既已修好，學生尚未確定。臣學問簡陋未能通經，知識殘缺不認篆書，但往年删定律令時，曾冒昧地參預討論。謹請依據前已修定的律令，尋訪舊時的先例，參照修定學令，事成封送上呈。自那時至今，未蒙皇上批覆。但廢止學校多年，經典學術停滯。請將學令與條例，早些敕令施行，使選授學官有依據，收教學生有標準。

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

詔書答道："具知卿崇儒學促教化的意思，

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

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并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睹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

遷秘書監、滎陽邑中正。出爲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爲秘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

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侍。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傾側勢家，乾没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奸通。人士咸耻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静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仍本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兗潁三州諸軍事、□□將軍、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粗疏。起家著作佐郎。鄭儼之敗也，爲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美不可言。新法令不久就頒發，不久將施行，卿可説是在職就考慮要解决的問題，没有曠廢職務啊。”

道昭又上表説：“私下思慮遷都中原，將近十二年，士大夫廢弛學業，不識禮樂的規範，於是使人才濟濟的聖明王朝，没有可供學習的美好禮儀，這是不能用來光耀國家宣播風教，把百姓納入禮儀規範的。臣自去年以來，數次請頒學令，并設置生員，前後累累上表，未蒙一回批覆，原因當是臣學識淺薄濫充官職，不能够感化别人。館舍已修好，住處也略建成，已有的博士，足可講授。雖新學令未頒布，請求據舊制暫時置國子學生，漸開教學的工作，使傳播學術有章可循，儒學風氣不至墜落，青年見到走向仁義的機遇，學徒尊重學習新知的益處。至如孔廟建成，行釋奠禮宣告開學，令師生習禮讓的儀容，請等敕令宣布。”未批覆。

升秘書監、滎陽邑中正。出任平東將軍、光州刺史，改任青州刺史，軍號如前。再入任秘書監，加授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去世，追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號爲文恭。

道昭好作詩賦，共數十篇。他任二州刺史時，政令寬容仁厚，不憑藉刑罰，受屬吏和百姓愛戴。

兒子嚴祖，頗有風度儀表，粗通經書史籍。歷任通直郎、通直常侍。輕浮急躁行爲淺薄，不修習士人的學業，阿諛有權勢的家族，竭力謀求聲譽和利益，家庭中淫穢無禮，惡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儁彈劾嚴祖與嫁給宗氏的堂姐通奸，士人都説他無耻，但嚴祖毫無愧色。孝静帝初年，任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鴻臚卿。出任北豫州刺史，仍授驃騎將軍。罷州職還京，授鴻臚卿。去世，追贈都督豫兗潁三州諸軍事、□□將軍、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的弟弟敬祖，性格也粗暴疏狂。初任著作佐郎。鄭儼敗亡時，敬祖被鄉民殺害。

敬祖的弟弟述祖，武定年間，任尚書。

述祖弟遵祖，秘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遵祖弟順祖，卒於太常丞。

自靈太后預政，淫風稍行，及元叉擅權，公爲奸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治，婚宦無貶於世，有識咸以嘆息矣。

述祖的弟弟遵祖，官至秘書郎。去世，追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遵祖的弟弟順祖，去世時任太常丞。

自靈太后參預大政，淫穢的風氣漸漸流行，到元叉擅行權勢，公開作奸穢的舉動，從此世族名門，就有許多亂倫違禮的行爲，執法官也不加以檢舉懲治，婚姻與做官違背傳統也無人再斥責，有識之士都因此而嘆息。

羲五兄：長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并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内，疾之若仇。

鄭羲有五個兄長：長兄白驎，二兄小白，三兄洞林，四兄叔夜，五兄連山。都憑藉豪門大族，做了許多違法背禮的事，鄉鄰族人，恨他們如有深仇。

白驎孫道慓，隨郡太守。

白驎的孫子道慓，官至隨郡太守。

鄭胤伯

小白，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高祖納其女爲嬪。出爲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内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希儁，未官而亡。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小白，官至中書博士。

小白的兒子胤伯，有當政的器度才幹。由中書博士升侍郎，改任司空長史。高祖娶他的女兒爲嬪。出任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改任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兼齊郡内史。任鴻臚少卿時去世，謚號爲簡。

胤伯的兒子希儁，未做官而死。兒子道育，武定年間，任開封太守。

鄭幼儒

希儁弟幼儒，好學修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别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兖州刺史，謚景。幼儒亡後，妻淫蕩凶悖，肆行無禮。子敬道、敬德，并亦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嘆。"

希儁的弟弟幼儒，好學習行爲善良謹慎，名聲很好。丞相、高陽王元雍將女兒嫁給他。歷任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别駕，有稱職的聲譽。去世，追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兖州刺史，謚號爲景。幼儒死後，妻子淫蕩凶暴，任性地做違禮的事。兒子敬道、敬德，也都没有才能，均逃到關西去了。幼儒的堂兄伯猷常對親朋好友説："堂弟的人品才幹，可説已很完美，不幸娶這樣的婦人，現在人死又失去好名聲，可爲悲嘆。"

鄭平城　鄭伯猷

胤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爲妃。出爲東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

胤伯的弟弟平城，任太尉諮議。廣陵王元羽聘娶他的女兒爲妃。出任東平原太守。性格疏狂酒後任性，治民貪婪殘暴。去世，追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平城的長子伯猷，博學善寫文章，早有名

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游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録義。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爲行臺郎中。事寧還都，遷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爲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轉護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人，蕭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衍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婪，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户口逃散，邑落空虚。乃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己，誅其丈夫，婦女配没。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誡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諭。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

聲。被司州推舉爲秀才，因參加策問被取爲高等，授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改任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流，都交往甚歡。肅宗行釋奠禮，詔令伯猷録叙意義。安豐王延明征討徐州，召任行臺郎中。事定還京，升尚書外兵郎中，執掌起居注，因軍功賜爵陽武子。逐漸升至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期，因是皇帝舅族越級授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任職許久，升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改任護軍將軍。元象初年，以原任官職兼散騎常侍出使蕭衍。前後的使者，蕭衍都是在習射的日子令他的王侯與使者宴會行禮。伯猷出使，蕭衍僅令他的領軍將軍臧盾與伯猷應酬。輿論因此貶責伯猷。出使回京，任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任貪婪，妻是安豐王元延明的女兒，專做聚斂錢財的事，公開行賄索賄，親戚都參預得利。人民逃離鄉土，村鎮空虚無人。於是就誣陷良民，説要反叛，并將他們的資産没收，全部據爲己有，又殺百姓家男子，婦女都做官奴。百姓苦於亂政而生恨，怨聲傳至四方。被御史糾察彈劾，有數十條死罪，遇大赦免罪，但因此停職。齊文襄王任宰相，每當教訓警戒官員時，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例。武定七年，任太常卿。當年去世，六十四歲。追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伯猷的弟弟仲衡，武定年間，任儀同開府中郎。

鄭輯之

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皋男。稍遷黎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遵鎮守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别駕。尋轉司空長史，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静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贈都

仲衡的弟弟輯之，初任奉朝請，領侍御史，因有軍功賜爵城皋男。逐漸升至黎陽太守。適逢元顥入洛陽，命令他的舅舅范遵鎮守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范遵密派軍隊黑夜渡河，企圖偷襲，輯之督率激勵城民，據黄河抵禦抗擊，范遵終於退走。朝廷嘉奬他的功勞，任爲司州别駕。不久改任司空長史，升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静帝初年，授任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兼肥城戍主，男爵如故。天平四年去世，享年四十九歲。追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

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子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鄭瓊

籍弟瓊，字祖珍，有强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爲范陽太守，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内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子道邕，歿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鄭士恭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竊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南兖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禄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户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常少卿、青州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

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的弟弟懷孝，武定年間，任司徒諮議。

洞林的兒子敬叔，任司州都官從事、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因貪污不法罪被除去名籍。

敬叔的兒子鄭籍，字承宗。任徐州平東府長史。

鄭籍的弟弟鄭瓊，字祖珍，有堅强幹練的聲譽。由太尉諮議出任范陽太守，治民頗有聲譽。去世，追贈太常少卿。孝昌年間，弟弟鄭儼受到寵信任要職，重新追贈爲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鄭瓊兄弟間雍熙和睦，他家妯娌間也都相互敬愛，内室婦女互通有無，受到當時人的稱贊。鄭瓊的兒子道邕，死於關西。鄭儼的事詳載在《恩倖傳》。

敬叔的弟弟士恭，任燕郡太守。孝昌年間，因鄭儼的權勢，授任衛尉少卿，不久升左將軍、瀛州刺史。當時葛榮侵占河北，瀛州城池淪陷，未能赴任。不久授任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又升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永熙年間去世。追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謚號爲貞。

士恭的長子子貞，任司空掾。調任從事中郎、南兖州開府司馬。

子貞的弟弟子湛，官至齊濟二州長史、光禄大夫。

子湛的弟弟昭伯，武定年間，任東平太守。

昭伯的弟弟子嘉，早亡。

子嘉的兒子大護，武定年間，任司空户曹參軍。

叔夜的兒子伯夏，歷任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去世，追贈冠軍將軍、太常少卿、青州刺史。

伯夏的兒子鄭忠，字周子。官至右軍將軍、

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州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賓，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禄大夫。卒。

鄭連山　鄭先護

連山，性嚴暴，撾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衆人擒執至家，臠而殺之。思明及弟思和，并以武功自效。思明至驍騎將軍、直閤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卒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藩也，先護深自結托。及尒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即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邑七百户。轉通直常侍，加鎮北將軍。尋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州都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東道都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顥命。顥遣尚書令、臨淮王彧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户。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

鎮遠將軍。去世，追贈平東將軍、徐州刺史。

鄭忠的弟弟鄭豪，官至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的弟弟鄭謹，字仲恭。官至琅邪太守。

鄭謹的兒子嵩賓，歷任尚書郎、員外常侍，逐漸升至左光禄大夫。去世。

連山，性情嚴酷暴躁，鞭打僕從，殘酷没有人性。父子同時被奴僕殺死，斷頭被扔在馬槽下，奴僕騎馬北逃。連山第二子思明，勇悍善於騎射，散髮率村民馳馬窮追，趕到黄河。奴僕騎馬投入水中，思明制止隨從等不許放箭，於是自己張弓射擊，一箭射中，奴僕落馬隨波漂浮，被衆人擒拿還家，碎割成塊而死。思明和弟弟思和，均以有武功自求效力。思明官至驍騎將軍、直閤將軍，因弟弟思和參預元禧叛逆而被流放邊地。遇赦，在家中去世。後追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思明的兒子先護，年少有軍事才幹。初任員外郎，改任通直郎。莊帝居親王位時，先護主動地去結交效力。到尒朱榮舉兵攻向洛陽時，靈太后命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梁，先護聽説莊帝在河北稱帝，於是開城門迎接尒朱榮。因功封平昌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户。改任通直常侍，加授鎮北將軍。不久授任前將軍、廣州刺史、署平南將軍、都督廣州軍事。此時妖賊劉舉在濮陽起兵叛逆，詔令先護以原官職出任東道都督征討劉舉，平定了叛變。回到軍鎮。後來元顥攻入洛陽，莊帝北逃，先護據守本州發起義兵，不接受元顥的命令。元顥派遣尚書令、臨淮王元彧率士衆攻擊他，先護出城抗擊。莊帝還洛陽，嘉獎他忠誠的節操，授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職如舊，進爵位爲郡公，增食邑一千三百户。不久改任征西將軍、東雍州刺史、署車騎將軍、東雍州都督，常侍職位如舊。未到任，又改任都督二豫及東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其餘官職如舊。又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不久授任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到尒朱榮死後，徐

潁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尒朱榮死，徐州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既出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

鄭簡　鄭貴賓

羲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略。屢爲統軍，東西征討，以軍功賜爵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遷輔國將軍、太尉司馬。出爲濟州刺史，將軍如故。爲政寬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惠。

子貴賓，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金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異母弟大倪、小倪。皆粗險薄行，好爲劫盜，侵暴鄉里，百姓毒

州刺史尒朱仲遠擁兵撲向洛陽，前鋒到東郡。各軍出擊，不能制服。於是詔令先護以本職署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本部士衆與行臺楊昱共同討伐尒朱仲遠。莊帝又派遣賀拔勝攻討仲遠，賀拔勝在戰場上降賊，戰士離心。隨即聽説京城失守，先護的部衆逃跑潰散，於是逃到南朝境内躲避。前廢帝初期，仲遠派人引誘招降他，先護出降而被殺。出帝時，追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侯如舊。

思和，歷任至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一起謀叛，被處死。

思和的兒子康業，官至通直郎。出帝時，因事獲罪被賜令自殺。

康業的兒子鄭彬，武定末年，任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的弟弟季長，官至太學博士。去世。

季長的兒子鄭喬，歷任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

鄭羲的叔父鄭簡，鄭簡的孫子鄭尚，身體健壯有指揮能力。多次任統軍，東征西討，因軍功賜爵汝陽男。歷任尚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升輔國將軍、太尉司馬。出任濟州刺史，將軍軍號如舊。治政寬容簡要，百姓安寧。去世，追贈輔國將軍、豫州刺史，謚號爲惠。

鄭尚的兒子貴賓，襲爵位。初任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漸升至尚書金部郎。因公事獲罪免職。許久，兼任太尉僚屬。去世，追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

貴賓的兒子景裕，襲爵位。武定末年，任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賓的弟弟次珍，去世於員外常侍任内。追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的異母弟大倪、小倪。都粗暴凶險行爲輕薄，好做劫盜，欺凌强暴鄉鄰，百姓强烈地怨

恚之。普泰中，并爲尒朱仲遠所殺。

恨他們。普泰年間，均被尒朱仲遠殺死。

鄭雲

尚從父兄雲，字道漢。歷雁門、濮陽二郡，貪穢狼籍。肅宗時，納賄劉騰，得爲龍驤將軍、安州刺史。坐選舉受財，爲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鄭尚的堂兄鄭雲，字道漢。歷任雁門、濮陽二郡太守，貪婪穢亂聲名狼藉。肅宗時，交結賄賂劉騰，得以任龍驤將軍、安州刺史。因有選舉受賄的罪行，被御史糾察檢舉，因此得急病死去。

雲從父兄子敬賓，自秘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金紫光禄大夫。

鄭雲堂兄的兒子敬賓，由秘書郎逐漸升至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金紫光禄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敬賓的兒子士淵，任司空行參軍。

羲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内附，拜滎陽太守。

鄭羲的堂兄德玄。顯祖初年，由淮南歸附，被任命爲滎陽太守。

子穎考，太和中，復爲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開封侯，謚曰惠。

德玄的兒子穎考，太和年間，又任滎陽太守。去世，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開封侯，謚號爲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穎考的兒子洪建，任太尉祭酒。同元禧一起謀叛，與弟弟祖育同時伏法。永安年間，特追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從事中郎、中書郎。卒。

洪建的兒子士機，性情見識都很低劣，言談舉止有許多失誤。歷任散騎侍郎、司空從事中郎、中書郎。去世。

子道蔭，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兒子道蔭，武定末年，任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任太尉祭酒。也特地追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鄭仲明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强當世，爲從弟儼所昵，除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托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爲城民所殺。

祖育的弟弟仲明，任奉朝請，逐漸升至太尉僚屬。執政正直强硬，被堂弟鄭儼昵愛，任滎陽太守。鄭儼考慮時事多難，想把東路大權委托給他。建義初年，仲明的弟弟季明在河陰遇害。鄭儼奔歸滎陽，欲與仲明起兵，不久被城民殺死。

鄭洪健　鄭道門

仲明兄洪健，李冲女婿。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户，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仲明的哥哥洪健，是李冲的女婿。建義初年，莊帝因與仲明有甥舅的親戚關係，他的弟弟又參預擁戴莊帝，仲明舉兵被殺，也是因想擁戴莊帝，於是追封爲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户，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説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洪健的兒子道門，仲明起初圖謀起兵，令道門到大梁游説大都督李叔仁。叔仁開始想共同舉兵，後聽説莊帝已稱帝，叔仁的兒子拔江便斬殺道門。建義年間，特追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邕，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道門的弟弟孝邕，襲爵位。天保初年，爵位隨例降低。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仲明的弟弟季亮，官至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去世，追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鄭季明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頻爲蕭衍遣將攻圍，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邑七百户。累遷平東將軍、光禄少卿。武泰中，潛通尒朱榮，謀奉莊帝。及在河陽，遂爲亂兵所害。事寧，追封南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五百户，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定州刺史。

季亮的弟弟季明，初任太學博士。正光年間，任譙郡太守，兼渦陽戍主。頻繁被蕭衍派遣的部隊圍攻，兵少糧缺，外援不至，季明堅守孤城，終於得以保全。朝廷嘉獎，封安德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多次升遷至平東將軍、光禄少卿。武泰時，暗中聯絡尒朱榮，圖謀迎奉莊帝。當到河陽時，竟然被亂兵殺害。事情平定後，追封南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追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爵隨例降。

兒子鄭昌，襲爵位。武定末年，任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年，爵位隨條例降低。

崔辯　崔逸　崔巨倫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學涉經史，風儀整峻。顯祖徵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爲務。年六十二，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學業涉及經書史籍，風度儀容修整嚴肅。顯祖徵召任命爲中書博士。升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邑太守。政務的餘暇，專以勸獎士民學習爲要事。六十二歲，去世。追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號爲恭。

長子景儁，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敕接蕭賾使蕭琛、范雲，高祖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高祖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

長子景儁，耿直嚴正高風亮節，喜愛古代事物博學經典，因通經典且行爲端正，召授中書博士。歷任侍御史、主文中散。受敕令接待蕭賾來使蕭琛、范雲，高祖給他賜名爲逸。後任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與制定朝儀。很受高祖賞識看重，升國子博士，每當有公事，崔逸常受詔單獨進見。國子博士特旨召見，由崔逸開始。改任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去世，朝廷

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

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亡存，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黄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僚，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逢賊游騎數百，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也！"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不信，共爇火觀敕。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因與奮擊，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陰失道，惟看佛塔户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

莊帝即位，假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北紛梗，人士避賊，多住郡界，歲儉飢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宫，行西兖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户，尋除光禄大夫。三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懷州衛軍府録事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

追悼惋惜，追贈原任官品。

崔逸的兒子巨倫，字孝宗。幼成孤兒，及至成人，博覽經書史籍，善寫文章有武藝。爲世宗牽引靈柩唱挽歌，授任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

叔父崔楷任殷州刺史，巨倫隨之任長史、北道別將。在州被賊擒獲，仍收殮死者撫恤衆人，被賊視作義士。葛榮聽説過他有才幹和名氣，想任用他做黄門侍郎。巨倫心中仇恨葛榮。到五月五日，葛榮與官屬集會，令巨倫賦詩，巨倫於是説："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又吐出舌。"用這方式自晦其明，得以免死。不久，暗中交結死黨數人，趁夜南逃，遇賊流動騎哨數百人，同行者懼怕不能逃脱，巨倫説："寧可向南進一寸死，豈能向北退一尺生！"就騙賊説："我奉敕令而行。"賊不信，共同點火觀看敕令。火未點燃，巨倫親手砍殺賊帥，其他人因而也奮力擊殺，殺傷賊數十人，賊於是就四散奔逃，巨倫等得馬數匹而離去。夜暗迷路，祇望有佛塔處便前行。回到洛陽，朝廷嘉獎他，授任持節、別將北上討賊。當初，崔楷剛死時，巨倫在倉促之間殯葬崔楷，諸事都不完備，到這時便將崔楷遺體偷運出來改葬，并竊取家屬而歸。不久授任國子博士。

莊帝即位，任巨倫爲假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署征虜將軍、別將。當時河北混亂，大族官員躲避賊衆，多逃入巨倫轄境，年成歉收，饑荒困乏，巨倫傾其所有資産撫恤他們，一意加以保全，受到官員們推崇。元顥入洛陽，巨倫占據本郡拒不順從。莊帝回洛陽後，以巨倫任行西兖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不久授任光禄大夫。永安三年去世，時年四十四歲。

兒子崔武，襲爵位。武定年間，任懷州衛軍府録事參軍。齊受禪建國，爵位依條例降低。

當初，巨倫有一姐姐，聰明賢惠有文才品行，因病瞎一目，内外親族没有求婚的，他家議論想將她下嫁給低級家族。巨倫的姑母是趙國人李叔胤的妻子，高尚明智仁慈誠厚，聽説後悲嘆説："我兄長品德高尚，不幸早逝，豈能使這女

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嘆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兒去委屈地奉事卑下的家族!"於是爲己子李翼聘娶成婚，當時人感嘆她能守義。崔氏寫詩數十首送給李翼，文辭與意義都很值得贊賞。

崔模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請，歷太尉祭酒、尚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除魯陽太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求款附，詔模爲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衆赴之。事覺，模焚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克，免官。及蕭寶夤討關隴，引模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大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安東將軍。万俟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户。於時將督敗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擊賊入深，没於陳。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永熙中，追録前勛，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護。

崔逸的弟弟崔模，字叔軌。身高八尺，腰圍也同身高相應。出繼叔父爲子。高雅很有志向度量。初任奉朝請，歷任太尉祭酒、尚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改任中郎，升太子家令。因公務免職。神龜年間，詔令恢復原資歷，授任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任魯陽太守。正光二年，襄陽民衆秘密請求歸附，詔令崔模任別將，隸屬淮南王世遵，率兵接應。事情暴露，崔模放火燒襄陽城外退兵。因未破城獲罪，免官。當蕭寶夤攻討關隴時，召崔模任西征別將，屢建戰功，授任持節、光禄大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授安東將軍。万俟醜奴遣將領郝虎南侵，崔模攻破敵營，生擒郝虎。因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當時將領失敗戰死者多，崔模屢挫敵勢謹慎穩重，號稱名將。後授假征東將軍、行岐州事。不久，作戰深入敵方，在陣中戰死。追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永熙年間，追記以前功勛，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兒子士護。

崔楷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當世幹具。釋褐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爲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强，故時人語曰："莫徳衙，付崔楷。"

崔模的弟弟崔楷，字季則。風度優美有聲望，性情剛强耿直，有處世的才幹。初任奉朝請，升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元懷文學。正始年間，因王國官屬不稱職，大多被判罪誅殺，僅有崔楷與楊昱因多次諫勸元懷免於懲罰。後來任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因依附高肇，被中尉彈劾，事詳在《高聰傳》。崔楷性格嚴肅剛烈，能打擊豪强，所以當時人説道："莫强横，付崔楷。"

於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曰：

當時冀、定數州，頻繁遭受水害，崔楷上疏説：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

臣下聽説擁有國家的人，没有不把萬衆放在心中的，所以憐憫車輛在倉促間受傷，

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嘆；衆庶斯饉，帝乙罰己。良以爲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兹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汩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泛濫爲災。户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舄鹵；菽麥禾黍，化作雚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佇立也。

昔洪水爲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總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實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泛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舄，史起哂之；兹地荒蕪，臣實爲耻。不揆愚瞽，輒敢陳之。

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堤。何者？河决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户口豐衍。又决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毁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堤堨，所在疏通，預决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

在早晨起床時探求癥結所在。黎民百姓艱難飢餓，唐堯表示嘆惋；百姓遭受饑饉，帝乙懲罰自己。確是因政治與農業，實際上維係百姓的生命。水旱災害因此而得度過，危險藉此而得轉安。近來東北數州，連年多雨，長河激浪滚滚，洪水亂流，河道陸地波濤相連，通往高原低地，流水彌漫不止，泛濫成災。每户没有一石的儲糧，家中有滿臉菜色的老小。肥沃的土地，變成鹽鹼薄地；豆麥禾黍，化作水草。這真令人痛心徘徊，流淚佇立。

昔日洪水爲害四年，流傳在《夏書》；九州人民安居，記載在《虞誥》。確因君主的勤於撫恤，臣下勤勞，日偏西而忘食，至夜半而未寢。皇魏執圖讖君臨寰宇，總契書裁定天極，道義布在九州，仁德覆蓋八方，朝廷中的公卿，實是英才明哲，虎門、麟閣中的君主，實稱賢德明智，天地藴涵和平氣象，日月放射無比光輝。近來定冀水災，没有不生饑荒的年份；幽瀛的川河，連年泛濫。是否遇到天厄陽九的災年，逢到地虧百六的窮數，本來還是人謀造成的，不是運數所致。昔日魏國土地鹽鹼，史起譏笑；此地荒蕪，臣實爲羞耻。不揣愚盲，就放膽陳述。

計議水的聚會低下處，浸潤没有間隙，九河的通暢堵塞，屢有變動更改，不可能全以古法爲準，都循舊堤設防。爲什麽呢？黄河在瓠子决口，梁楚幾乎危殆；建成宣防宫後，水還歸故道。十幾年中，户口增長。又在屯氏决口，兩條河道分流，東北數郡地區，僅能勉强支持。至於下流靈、鳴，一路水田，往日豐腴的地區，十有九災，村落凋零人民離散，祖墳家井都毁滅無存。實由水大渠狹，又不疏瀉，衆水壅塞一處，河道曲直不順所致。至如測量水路的曲折，開鑿溝渠，分别築立堤堰，隨處疏通，預開水路，使水不停留屈聚。隨水流高低，必須得地形的便利，加上土木工程，力求簡便節省。使

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徑通，瀉其境潟，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剖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粳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

地有金隄般堅固的堤堰，水有防備突然猛漲的通道。水系如鈎相互流注，多設置水口，使水從黄河入海，遠近連通，瀉潤墝瘠的鹼地，緩弛那池澤中水勢。九月農田事罷，估量所需役力計算用工，十月勉力務本，確立工匠標明界限。縣中派遣能工，規劃工程；郡中派出明白水利的使者，審察計劃是否可行。審視土地推測河岸，分辨水的脉流；樹立築板分築堤岸，選擇水口任從順流。另遣使者按察巡視，分析是非，俯望河流原野，明確審定通塞的河段。各郡縣在境内修治，不必辛勞遠赴徭役，到春天自可完成，不需要長久勞作。就地勢高下營田，隨水地旱地施種，水田種粳稻，旱田植桑麻。一定使室内有長久的儲糧，家家能有豐富的餘存。

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遥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畬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饉色，黔首罕有飢顔。豈天德不均，致此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兹豐餒。臣既鄉居水際，目睹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暫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

其實上古抵禦災害的方法，也爲中古井田提供了便利。就以近代的事説，有可比的例子。江淮之南，地勢低下多水，連陰多雨，動輒十天半月不止。遠途運輸，僅使用舟船；農田火耕，稍用耒耜。但衆人没有飢餓的臉色，百姓罕有缺食的顔面。難道是天的仁德不均，以致有這偏頗的懲罰，實是因地勢改變方式，有這豐歉的區别。臣既在鄉間水旁居住，目睹荒殘景象，經常思慕鄭國、白公，屢屢想到王尊、李冰。朝夕不能入睡，慮及國家安危，一點愚忠赤心，確實期望效力。有心貢獻微力，乞請不久施行。令數州男女，不廢耕植的事業；聖世洪恩浩蕩，有賑濟遭受饑荒的人士。鄴城令的譏笑，平息於一日；臣的至誠忠心，申明在今天。

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飢，静言念之，昃不遑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

詔書答道："連年水旱成爲災患，黎民艱難飢餓，謀議考慮此事，日偏未及飲食，閲此陳述，深合正在思考的事。不過計劃中使用的工力很多，不是朝夕可完成的，宜交付宫外群臣商議奏聞。"事情終於實施。崔楷興工未完成時，詔令還京停止職務。

久之，京兆王繼爲大將軍西討，引楷爲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

許久，京兆王元繼任大將軍西征，召崔楷任司馬。還京，改任後將軍、廣平太守。後葛榮

守。後葛榮轉盛，諸將拒擊，并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爲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奸宄，桴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趑趄北界；鄴下凶爐，蠶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效力，以弱敵强，析骸煮弩，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茫然，升儲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内，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

勢力更强盛，諸將抵抗攻擊，都戰敗失利。孝昌初年，加授崔楷爲持節、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不久改任軍司。不久，分定、相二州四郡設置殷州，任命崔楷爲刺史，加授後將軍。崔楷到任後，上表說："私思殷州地勢實是四方衝要，處在易被分割的地區；西面通群山，東臨原野。不久前國家康寧，四方治理有序，仍然聚有奸惡，警鼓時常擊響。況且今日上天助長喪亂，妖民災荒不斷。定州的叛逆，在北界徘徊；鄴城南的凶黨殘餘，蠶食腹心地區。兩處的犬羊惡徒，勢力足以合并，兵臨城下的交戰，不是晚上就在早晨。臣以不足威武的才能，承擔這守衛的任務，確實想效盡全力，以弱戰强，哪怕處身於柴盡糧絶無援的極端困境中，也要固守忠節。但州址新創，諸多事務茫然無緒，升米的儲備尺長的兵器，尚且没有，雖想竭盡忠誠，不知憑什麽可以達到。謹開列所需軍資用物，請求垂憐應許。一定能虎視一方，遏止叛賊的侵擾，肅清境内賊人，保全國家委托的土地。"詔令外廷商議，終於没有補給任何物品。

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家口，單身述職。楷曰："食人之禄，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爲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已逼，或勸减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召僚屬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爲疑。"楷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臧獲耻之，況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强弱勢懸，每勒兵士撫厲之，莫不争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速

葛榮自從擊敗章武、廣陽二王之後，兵鋒勢不可擋。起初，崔楷將赴任時，旁人都勸他留家人，單身赴任履行職務。崔楷說："貪圖他人的俸禄，就當憂心他人的事，如一身獨去，朝廷說我有進退的計劃，將士們又有誰肯對這樣的人産生信心呢？"於是率全家赴任。孝昌三年春，賊兵勢已逼殷州，有人勸崔楷减少年幼體弱的家人以避戰亂，於是遣送第四女、第三子在夜間出城。隨即又召部屬共議此事，部屬都說："女郎是要出嫁的女兒，郎君年幼不能勝任作戰，留也無益，離去又有什麽損失？況且使君在城中，家屬還多在此，足以穩定將士的意志，私心認爲不足爲此疑慮。"崔楷說："國家難道不知城小兵力弱嗎？置我於死地，是令我死啊！一旦送走兒女，將說我心不堅定。虧忠誠全私愛，奴婢都認爲可耻，何況我負荷國家的重任呢？"終於下命令將兒女追回。州既是新設立，全無抵禦防備的器具。當賊兵來進攻時，崔楷盡力抵抗，强弱之勢懸殊，經常統率兵士撫慰鼓勵他們，士兵無不

戰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茂才，平州録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殁。楷兄弟父子，并死王事，朝野傷嘆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并殁關西。

士約弟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振奮，都説："崔公尚且不惜一家百口，我等爲何愛自己一人!"激戰五天，死者枕靠在一起。力盡城被攻破，崔楷手握節杖不屈服，賊於是將他殺害，時年五十一歲。長子士元被舉爲茂才，任平州録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崔楷到殷州，州城陷落，也戰死。崔楷兄弟父子，都爲國捐軀，朝野人士都傷感嘆息。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年間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的弟弟士謙、士約，都死於關西。

士約的弟弟士順，官至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的兒子勵德，武定年間，任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羲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并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史臣曰：鄭羲機智聰明，被當時人稱贊，鄭懿兄弟的風度志向，均有可贊賞之處，因此都承受到榮耀的待遇，繼承了先輩的業績。嚴祖污穢淺薄，有愧於家族的歷史。幼儒名美却短命，伯猷受賄而敗壞事業，可惜呀！崔辯器度學業著名於世，職位不到高遠。崔逸精通經典，行爲高尚，名聲盛傳在太和年間，德行優秀官禄微薄，累代遺憾。崔模英勇壯烈，崔楷節操忠貞，殺身成義，視死如歸。不是大丈夫又怎能這樣！



魏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高祐　崔挺

高祐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高祖賜名祐。司空允從祖弟也。祖展，慕容寶黄門郎，太祖平中山，内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世祖滅赫連昌，以功拜游擊將軍，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轉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蓨縣侯，使高麗。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東青州刺史。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是勃海人。本名高禧，因與咸陽王同名，高祖賜名高祐。是司空高允的堂弟。祖父高展，任慕容寶的黄門郎，太祖平定中山，内遷到京城，任三都大官時去世。父親高讜，隨從世祖滅赫連昌，因功被任命爲游擊將軍，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任著作郎，升中書侍郎。改任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署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蓨縣侯，出使高麗。去世，追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署滄水公，謚號爲康。高祐的哥哥高祚，繼承爵位，官至東青州刺史。

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説，材性通放，不拘小節。初拜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以祐招下邵郡群賊之功，賜爵建康子。高宗末，兖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吴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吴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初，劉義隆子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高祐廣博閲讀經書史籍，喜好文字學及各家雜説，性格通達開朗，不拘小節。初任中書學生，改任博士、侍郎。因高祐招降邵郡群賊有功，賜爵建康子。高宗末年，兖州東郡官吏獲得一隻怪獸，獻到京城，當時人都不認識。詔問高祐，高祐説："這是三吴地區所産，名叫鯪鯉，其他地域都没有，現在由我朝捕獲，吴楚的地區，可能會有歸降國家的人吧?"又有人在零丘得到一方玉印獻上，皇帝令展示給高祐，高祐説："印上有籀書二字，字爲'宋壽'。壽，就是命啊，我朝獲他的命，也是彼方歸順我方的徵兆。"顯祖初年，劉義隆的兒子義陽王劉昶來降，薛安都等獻五州降附，當時都説高祐所説有驗證。

高祖拜秘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

高祖任高祐爲秘書令。後與秘書丞李彪等上

曰："臣等聞典謨興，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録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録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并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實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晋咸以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疏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别，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伫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秘府策勛，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之勛業，顯于皇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之。

奏説："臣等聽説典謨積累，語言得以被顯示；撰作書籍，事迹得以表彰。然而《尚書》是記言的體裁，《春秋》是記事的言辭。探尋閲覽以前的記載，這都是語言行動的實録。夏殷以前，那文章已不完備。自周以下，典籍制度記録齊全。史官著述的體裁，有典雅與樸實的不同；撰著史書的旨趣，隨時代而有差異。至如左丘明，連綴文辭排列史事，兩個方面都書寫出來，可説保存史官的本意，但并非是全備的史書體裁。至司馬遷、班固，都是博學有識的大才，論叙今古史事，曲折而有條理章法，雖然周密通達未能兼備，這確是前史中可稱道的。至於後漢、魏、晋都加以仿效了。聖朝創建在上古，開基如《長發》所頌，自始均以後，直到成帝，那中間世代久遠，所以史籍不能記載。臣等才疏識陋，愧居史職，披讀《國記》，私下立有志向。愚認爲自王業開始奠基，衆事草草創就，皇始以來，光芒覆被中原，宜依據司馬遷、班固的原則，令事以類相從，紀與傳區别，表、志貫通，如此整理連綴，史事可以記録得完備詳盡。伏思陛下先於天時行事，弘揚顯示天命，太皇太后光耀天地，恩惠協和王度，聲威教化的浸潤廣博，風教經翻譯延至的地區增加，確實恩義已奮越前代的帝王。加之太和年以來，還不到十二年，但美好的符籙祥瑞，全備而至過於往時；大功盛德，事情聚集超於前世。會稽伫候玉牒文章，在泰山想刻石成列。而秘府的皇帝封賞策書，述美德未盡。將使皇帝的風教和遠大謀略，或缺而不得記載；功臣的美好功績，或遺而不得流傳。著作郎以下，請求取用有文才的，參加編撰國書，如果得到合適人選，三年就有成就了。然後廣大明亮的仁德之功，光耀帝王的篇章；聖后的勛勞功業，顯示在皇家的簡策。輔佐王命的忠貞之輩，出掌王命監督官吏之人，都可齊備地記載在史籍了。"高祖聽從此議。

高祖從容問祐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

高祖從容地問高祐説："近來水旱不調和，五穀不成熟，有什麽方法可以制止災害而致豐足？"高祐答道："昔日堯、湯的運數，還不能免去天厄陽九的到來，陛下道德同於前代聖王，那

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祐又上疏云：“今之選舉，不采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録，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餘如故。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相關豫而已。

小旱又有什麽？衹需表彰賢人輔佐政治，謙敬地順天授給人民農時，就災消福至了。”又問禁止盜賊的方法，高祐說：“昔日宋均樹立德義，害獸不過他的鄉土；卓茂善於教化，蝗蟲不入他的轄境。那做盜賊的，是人啊，若教訓他們有方法，哪有不易平息的？必須縣宰郡守忠貞賢良，則盜賊就會止息了。”高祐又上疏說：“現在的選舉，不考核見識治績的優劣，衹根據年數資歷的多少，這不是説儘量用人才。宜停止這淺薄的方式，拋棄那腐朽的勞作，惟以才能作選拔標準，則官員就恭守規矩。又有勛勞或效力已久的大臣，雖有資歷勤勉可以記録，而才能不是可以治民的，就可以增加他們的封爵賞賜，不應委任給方鎮的重任。這就是所説王者可以以私愛給人錢財，却不以私愛給人官職。”高祖對他的話都很贊賞。加授給事中、冀州大中正，其餘官職不變。當時李彪專管著作國史事，高祐任秘書令，有時相互過問一下而已。

出爲持節、輔國將軍、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

出任使持節、輔國將軍、西兗州刺史，署東光侯，鎮守滑臺。高祐以爲郡國雖没有太學，但縣黨也應有學校，於是各縣設立講學，各黨設立小學。又下令各家家中，自備一碓，五家的外面，共開造一口井，用以供路人自取飲水，不許婦女委托鄰家舂糧取水。又設計禁止盜賊的方法，使五家相互擔保，若一家有人爲盜就五家連坐受罰，起初雖似乎煩雜瑣碎，後來却風氣轉變政令推行，寇匪盜賊停止活動。

轉宋王劉昶傅。以昔參定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粟五百石、馬一匹。昶以其官舊年耆，雅相祗重，妓妾之屬，多以遺之。拜光禄大夫，傅如故。昶薨後，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而不赴。於是尚書僕射李沖奏祐散逸淮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詔免卿任，還復光禄。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爲靈。”

調任宋王劉昶王傅。因過去有參加制定律令的業績，賜帛五百匹、粟五百石、馬一匹。劉昶因他任職久年歲長，極相敬重，樂妓侍女等，多送給高祐。授光禄大夫，王傅職不變。劉昶逝世後，徵召高祐任宗正卿，而他留戀彭城，久不赴京。於是尚書僕射李沖奏告高祐閑散逸居在淮徐，没有原因而稽延王命，判處刑期三年，依照贖刑定罪。詔令免去宗正卿職務，恢復光禄大夫的品位。太和二十三年去世。太常擬議謚號爲煬侯，詔令說：“不遵守上命稱‘靈’，可謚爲靈。”

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問。中書

兒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問。任中書博士。

博士。早卒。

早年去世。

高顥

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自司空參軍轉員外郎，襲爵建康子，遷符璽郎中。出爲冀州別駕，未之任，屬刺史元愉據州反，世宗遣尚書李平爲都督，率衆討之。平以顥彼州領袖，乃引爲録事參軍，仍領統軍，軍機取捨，多與參决。擒愉之後，别黨千餘人皆將伏法，顥以爲擁逼之徒，前許原免，宜爲表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濟。事定，顥仍述職。時軍旅之後，因之飢饉，顥爲綱紀，務存寬静，甚收時譽。尋加陵江將軍。坐事免。久之，除鎮遠將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征虜將軍，仍中散。卒，時年四十九。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謚曰惠。

和璧的兒子高顥，字門賢，學識廣博有名聲。由司空參軍調員外郎，襲爵建康子，升符璽郎中。出任冀州別駕，未赴任，適逢刺史元愉占據冀州謀反，世宗派遣尚書李平任都督，率士衆討伐。李平因高顥是冀州的頭領人物，於是召任録事參軍，隨之領統軍職，軍機策略的取捨，多與高顥商議决定。擒獲元愉之後，另有元愉同黨一千多人都將斬首，高顥認爲被裹挾逼迫的黨徒，前已許諾恕免，宜爲他們上表陳請寬恕。李平聽從此議，於是這一千多人都蒙受保全。亂事平定，高顥仍舊赴職。當時逢戰亂之後，因此發生饑荒，高顥爲官治理，務存寬容清静的原則，很得世人贊譽。不久加授陵江將軍。因事獲罪免職。許久，授任鎮遠將軍，升輔國將軍、中散大夫，改任征虜將軍，隨之爲中散大夫。去世，當年四十九歲。追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謚號爲惠。

子德正，襲。武定中，黄門侍郎。

兒子德正，襲爵位。武定年間，任黄門侍郎。

高雅

顥弟雅，字興賢，有風度。自給事中稍遷司徒府録事參軍、定州撫軍府長史。卒，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冀州刺史。

子德乾，早有令問。任城太守。卒。

高顥的弟弟高雅，字興賢，有風度。由給事中逐漸升任司徒府録事參軍、定州撫軍府長史。去世，這年三十四歲。天平年間，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冀州刺史。

高雅的兒子德乾，早有好名聲。任任城太守。去世。

高諒

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强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高祖妙簡行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稍遷太尉主簿、國子博士。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許，爲法僧所害，時年四十一。朝廷痛惜之，贈左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以諒臨危授命，誠節可重，復贈使持

高雅的弟弟高諒，字脩賢。年少好學，博學多識記憶力强，守喪以孝行聞名。太和末年，京兆王元愉開府徵召僚屬，高祖精選行從輔佐，高諒與隴西人李仲尚、趙郡人李鳳起等同時應選。逐漸升至太尉主簿、國子博士。正光年間，加授驍騎將軍，任徐州行臺。到彭城，適逢元法僧反叛，逼迫高諒贊同，高諒拒絶，被法僧殺害，時年四十一歲。朝廷沉痛惋惜，追贈左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書，因高諒臨危受命，忠誠的氣節可重，再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

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贈帛二百匹，優一子出身，謚曰忠侯。三子。長惠勝，武定中，司徒外兵參軍。諒造《親表譜録》四十許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

史，贈帛二百匹，優許一子出仕任官，謚號爲忠侯。有三個兒子。長子惠勝，武定年間，任司徒外兵參軍。高諒撰《親表譜録》四十來卷，自五世以下，記載内外親屬周密詳盡。閲覽者佩服他記録廣博。

祐弟欽，幼隨從叔濟使於劉義隆，還爲中書學生，遷秘書中散。年四十餘，卒。

高祐的弟弟高欽，幼年隨堂叔高濟出使劉義隆，還京爲中書學生，升秘書中散。年四十多歲時去世。

子法永，諸王從事中郎。亦早亡。

兒子法永，官至諸王從事中郎。也早死。

祐從父弟次同，永安末，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高祐堂弟次同，永安末年，任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乾邕，永熙中，司空公、長樂郡開國公。

次同的兒子乾邕，永熙年間，任司空公、長樂郡開國公。

乾邕弟敖曹，天平中，司徒公、京兆郡開國公。

乾邕的弟弟敖曹，天平年間，任司徒公、京兆郡開國公。

崔挺　崔孝芬　崔勉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晋吏部尚書。父鬱，濮陽太守。

崔挺，字雙根，是博陵安平人。六世祖崔贊，曹魏時任尚書僕射。五世祖崔洪，晋時任吏部尚書。父親崔鬱，官至濮陽太守。

挺幼居喪盡禮。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推人愛士，州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款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頻值飢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貧困，不爲畜積，故鄉邑更欽嘆焉。

崔挺幼年守喪完全符合禮儀。年少注重學業，所閲覽研究的書很多，推重他人敬愛文士，士人平民都願親近他。每逢節令與鄉間父老相互以書信問候，文辭美好情意誠懇，得信者以此爲榮。三代同居，一門之中相互禮讓。以後因頻遇荒年，纔開始分家，崔挺與弟弟崔振推讓田地住宅和資財，祇保留墓田而已。家中空有墻壁四立，兄弟和順愉快，手不釋卷。當時穀價昂貴，鄉鄰間或有餘糧的，送糧給崔挺，辭讓後纔收下，隨之也散發給貧困者，不做積蓄的事，因此鄉親更欽佩贊美他。

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布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牛各二。尚書李沖甚重之。高祖以挺女爲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假立義

被舉薦爲秀才，策試中評爲高等，授任中書博士，調任中書侍郎。因書法精妙，受敕令在長安書寫文明太后的父親燕宣王碑文，賜爵泰昌子。調任登聞令，升任典屬國下大夫。因參預議定律令，賜布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牛各二頭。尚書李沖很看重他。高祖聘娶崔挺的女兒爲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劉昶南下鎮守彭城，詔令授崔挺爲署立義將軍，任劉昶王府長

將軍，爲昶府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爲長史。其被寄遇如此。

後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并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論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悦，謂挺曰："别卿已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彝受使省方，采察謡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游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岩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唯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爲風雹所毁，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

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盗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先是，州内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諸州中正，本在論人，高祖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遥授挺本州大中正。

掖縣有人，年逾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

史，崔挺以有病辭讓此職，於是以王肅出任長史。崔挺就是這樣受器重。

後授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信恩惠都很顯著，純正的風氣流行。十九年，皇上巡幸兖州，召崔挺赴皇上駐地。當接見時，招待親切豐厚。又問崔挺治理邊境的方略，因此而談及文章的寫作。高祖很喜悦，對崔挺説："同你分别以來，匆匆過了二年，我所寫文章，已編成一集，現在當給你副本，有時間可以觀看。"又回頭對侍臣説道："擁有旌節的官員都是這樣，我有何憂呢。"仍回到州中。當散騎常侍張彝兼侍中巡視官風民俗時，見崔挺政績善美，對崔挺説："我受使命巡視地方，采訪民謡風俗審察刑訟吏治，入貴境參觀政績後，實愧有清使的名稱。"州的治所原在掖城，西北數里有座斧山，峰高嶺峻，北臨滄海，南望泰山，是一州游玩觀賞的勝地。崔挺想在山頂建造廟宇，年高識廣的人説："此嶺在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使岩石都崩落，歷代相傳説這是龍行走的道路，恐怕這廟宇不能久存。"崔挺説："人與神的距離，有多遠呢？虬龍往來迅疾，難道僅一條路嗎！"於是在山頂營建。數年中間，果然没有異常的風雨。崔挺的官職被替代，廟宇就被大風冰雹毁壞，此後再造，不久又被毁壞，終於不能修復。衆人認爲是神被崔挺的善政感動。

當時因犯罪被發配邊鎮的有許多人逃亡，於是訂立嚴厲的法規，一人犯罪逃亡，全家人都發配服役。崔挺上書，認爲《周書》上説父子之間有罪不相牽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因一人犯罪，禍延及全家。司馬牛受桓魋應受的懲罰，柳下惠被加以盗跖應得的誅戮，難道不悲哀嗎！言辭非常典雅懇切，高祖采納了他的意見。先前，光州境内少鐵，州民鐵器都從别地購求，崔挺上表請求恢復官營煉鐵，公私都有便利。各州中正官，職責在評論士人，高祖將辨别天下氏族高低，於是就訪求確定中正官，然後授崔挺遥領本州大中正。

掖縣有一人，年過九十，由人抬着拜訪州刺史。他自稱年少時曾充任使者到林邑，得到一塊

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即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贈送，挺悉不納。

散騎常侍趙脩得幸世宗，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録尚書事，以挺爲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嘆其屈，而挺處之夷然。於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敘，挺終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并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爲申請。蘧伯玉耻獨爲君子，亦何故默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下官雖慚古賢不伐之美，至於自衒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嘆。自爲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四年卒，時年五十九。其年冬，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

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之中，并謂終當遠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舊故多有贈賵，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高祖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爲群拜紀。"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

美玉，一尺四寸見方，很有光彩，藏在海島，近六十年。欣逢賢明治世，現在願奉送給刺史。崔挺說："我雖德行不及古人，但還不到以玉爲寶的地步。"派船隨老人去取玉，果然光潤異常。終於不肯接受，於是上表送玉至京城。世宗即位後，多次上表請求還京。景明初年被替代，光州老幼哭泣追隨，贈送縑帛，崔挺都未接受。

散騎常侍趙脩得世宗寵信，崔挺雖與他同鄉，不曾登門拜訪。北海王元詳任司徒、録尚書事，委任崔挺爲司馬，崔挺堅決推辭未能獲准。世人都嘆息委屈了他，但崔挺平靜地對待此事。此後元詳掌管考核選任官吏，衆人競相誇稱考核等級，以求得升級叙用，惟崔挺始終未談自己。元詳說："崔光州考核後品級未得到升遷，你應自投一牒文，我當爲你申請。蘧伯玉以獨做君子爲耻，你又爲何要默然獨爲君子?"崔挺答道："官品階級是朝廷重要制度，考課官吏是國家的常典。下官雖慚愧没有古人不自傲的美德，至於自我炫耀求升進，私心仍認爲可耻。"元詳大加稱美贊嘆。自任司馬，元詳從未直呼他的名字，平常衹稱光州州號，以表示優待尊敬。景明四年去世，這年五十九歲。當年冬，追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號爲景。光州的舊部聽到凶訊，無不悲痛傷感，共同鑄崔挺八尺銅像置於城東廣因寺，發起八關齋，追奉陰間的福運，他遺愛在民就是如此。

當初，崔光身在貧賤時，崔挺送給衣食贍養，經常親切致敬。又賞識邢巒、宋弁在童年時，并説他們終究會有遠大前程。世人稱他善於識别人才。任官二十多年，家庭財産無增加，食無多種菜肴，室内無綺羅，家庭之内，一派和諧。舊友故交多贈錢物助喪，諸子遵守崔挺一貫的作風，一無所受。有兒子六人。

長子孝芬，字恭梓。年幼已有才器識量，博學而好詩賦文章。高祖召見，非常賞識贊嘆他。李彪對崔挺說："近來見賢子進謁皇上，皇上的意思很優許，今我應效法孔融爲陳群而拜他的父親陳紀。"崔挺說："卿自己想妥善處在我父子之間，但這話我是不敢聽的。"

司徒、彭城王勰板爲行參軍，後除著作郎，襲父爵。尚書令高肇親寵權盛，子植除青州刺史，啓孝芬爲司馬。後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在府久之，除龍驤將軍、廷尉少卿。

孝昌初，蕭衍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月不進。敕孝芬持節齎齊庫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荆州刺史李神儁爲蕭衍遣將攻圍，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爲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於時，州郡內戍悉已陷没，且路由三鵶，賊已先據。孝芬所統既少，不得徑進，遂從弘農堰渠山道南入，遣弟孝直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奔散，人還安堵。肅宗嘉勞之，并賚馬及綿絹等物。

後以元叉之黨，與盧同、李奬等並除名，徵還。又孝芬爲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於時孝芬弟孝演率勒宗從，避賊於博陵，郡城爲賊攻陷，尋爲賊所害。融乃密啓，云："孝演入賊爲王。"遂見收捕，合家逃竄，遇赦乃出。

孝昌三年，蕭衍將成景儁率衆逼彭城，除孝芬寧朔將軍、員外常侍、兼尚書右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便是親舊，曾何相負？而内頭元叉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却之。"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實有此，誰能得聞？若有聞知，此於元叉親密過臣遠矣。乞對言

司徒、彭城王元勰自行板授孝芬任行參軍，後授著作郎，承襲父爵。尚書令高肇受寵權勢極盛，他的兒子高植任青州刺史，啓請孝芬任司馬。後授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擅長剖析事理決斷事務，很有幹練的名聲，府主任城王元澄很看重他。熙平年間，元澄奏上土地制度八條，是孝芬參與制定的。在府許久，授任龍驤將軍、廷尉少卿。

孝昌初年，蕭衍派遣將領裴邃等進犯淮南。詔令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元琛前去攻討，軍隊停駐城父，數月不前進。敕令孝芬持節帶齊庫刀，前去催促命令赴敵接戰，賊退後還京。荆州刺史李神儁被蕭衍派遣將領圍攻，詔令加授孝芬爲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任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救援神儁，因此代任。當時，州郡内防守據點均已陷落，況且由三鵶通過，路已被賊先占據。孝芬所統領的兵既少，不能徑直前進，於是從弘農堰渠山道南下，派弟弟孝直率輕裝兵士在前，出敵意料之外，賊於是奔逃潰散，人民還家安居。肅宗嘉獎慰勞，并賜馬及綿絹等物。

後因是元叉的黨羽，與盧同、李奬等一起被除名，召還。又孝芬任廷尉的時候，章武王元融因貪贓被彈劾，孝芬依照重罪處治。及至元融任都督，北討鮮于脩禮，當時孝芬的弟弟孝演率領宗族部曲，在博陵避賊，郡城被賊攻陷，孝演不久被賊殺害。元融於是秘密啓奏説："孝演入賊中做王。"孝芬等於是被搜捕，全家逃竄，遇大赦纔重出。

孝昌三年，蕭衍的將領成景儁率兵逼近彭城，授任孝芬爲寧朔將軍、員外常侍、兼尚書右丞，任徐州行臺。孝芬將出發，入宫告辭。靈太后對孝芬説："你的女兒現在服侍我兒，與你就是親族，爲何竟辜負我？而將頭伸入元叉車中，説這老嫗終究需去掉。"孝芬説："臣蒙受國家的厚恩，按道義不容有此話。假如實有此話，誰能聽到？如果聽説，此人與元叉親密又更在臣上。乞求當面與説這話的人對證，足可分辨真假。"

者，足辨虛實。”靈太后悵然意解，乃有愧色。景儁築柵造堰，謀斷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赴戰，景儁等力屈退走。除孝芬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兼尚書，爲徐兖行臺。

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遠引南賊，圍逼兖州。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與大都督刁宣馳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蕭衍，餘悉平定。

永安二年，莊帝聞元顥有内侵之計，敕孝芬南赴徐州。顥遂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爲後援。孝芬勒諸將馳往圍暄，恐顥遣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息。五日，暄遂突出，擒斬之，俘其卒三千餘人。莊帝還宫，授西兖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乃除太常卿。

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脩延襲據荆州城，囚刺史李琰之，招引南寇。除孝芬衛將軍、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又除都督三荆諸軍事、車騎將軍、假驃騎將軍。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西兖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仍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

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廞等并誅，時年五十。没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

孝芬博文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搉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所著文章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

靈太后失意不滿的態度便消解，於是面有愧色。景儁築柵造堤堰，圖謀截斷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赴敵作戰，景儁等力量不足而退兵。授孝芬爲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兼尚書，任徐兖行臺。

建義初年，泰山太守羊侃據守郡城叛變，遠召南朝賊兵，圍攻兖州。授任孝芬爲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隨之兼尚書東道行臺，與大都督刁宣趕去救援，與行臺于暉聯兵，到後便圍羊侃。羊侃突圍逃奔蕭衍，其餘地區全部平定。

永安二年，莊帝得知元顥有入侵的計劃，敕令孝芬南赴徐州。元顥於是暗中出兵撲向考城，擒獲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直進，派他的後軍都督侯暄防守梁國城作爲後援。孝芬率諸將急馳前去圍攻侯暄，怕元顥派兵增援，於是急速攻擊，晝夜不停。五天後，侯暄便突圍出城，被擒獲斬殺，生俘他的部卒三千多人。莊帝回宫，授任西兖州刺史，將軍軍號如故。孝芬早已厭倦外任，堅決推辭不赴任，於是授太常卿。

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脩延偷襲占領荆州城，囚禁刺史李琰之，招引南軍入侵。授孝芬爲衛將軍、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又授都督三荆諸軍事、車騎將軍、署驃騎將軍。孝芬已出兵，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西兖州刺史。太昌初年，兼殿中尚書。不久授任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隨之任尚書。後加授儀同開府三司、兼吏部尚書。

出帝逃入關中，齊獻武王到洛陽，將孝芬與尚書辛雄、劉廞等一起處死，這年五十歲。家人配爲官奴，天平年間纔赦免爲平民。

孝芬博學有文采能言善辯，善於談論，愛好少年俊士，整日欣快，商討古今典故，雜以嘲諷玩笑，聽的人忘記疲勞。所著文章有數十篇。有兒子八人。

長子崔勉，字宣祖。通史籍經典，有處理公

几案才。正光初，除太學博士。莊帝之爲御史中尉，啓除侍御史。永安初，除建節將軍、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太尉、豫章王蕭贊啓爲諮議參軍，郎中如故。以舉人失衷，爲中尉高道穆奏免其官。普泰中，兼尚書左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尚書令尒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爲世隆知任，勉與季景内頗不穆。季景陰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尋除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兼國子祭酒，典儀注。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晋陽，王勞撫之。天平末，王遣勉送勛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家。屬母李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時年四十七。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後之。

勉弟宣猷，司徒中郎，走於關西。

宣猷弟宣度，齊王儀同開府司馬。

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静、宣略，并死於晋陽。

崔孝暐

孝芬弟孝暐，字敬業。少寬雅，早著長者之風。彭城王勰之臨定州，辟爲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外兵參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武泰初，蠻首李洪扇動諸蠻，詔孝暐持節爲别將，隸都督李神軌討平之。尒朱榮之害朝士，孝暐與弟孝直携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常侍，加征虜將軍，尋除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户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民

文的能力。正光初年，授任太學博士。莊帝任御史中尉時，啓請授他爲侍御史。永安初年，授任建節將軍、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太尉、豫章王蕭贊啓請任自己的諮議參軍，郎中職不變。因舉薦他人有失公允，被中尉高道穆奏免了他的官職。普泰年間，兼尚書左丞。崔勉善於附會權貴，當時輿論以虚浮争逐譏笑他。被尚書令尒朱世隆所信任，但尚書郎魏季景更被世隆信任喜歡，崔勉與季景内心很不和睦。季景暗中求任尚書右丞，奪去崔勉的兼職。世隆啓奏任用季景，崔勉於是悵惘怏怏若失。不久授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兼國子祭酒，掌管禮節制度。太昌初年，授任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敕令左右厢屬吏可出進他家。被捕捉收監之際，因外出得以逃走。到後來纔出面，到晋陽見齊獻武王，齊王慰問安撫他。天平末年，齊王派崔勉護送勛臣貴族的妻子兒女到定州，因此得以回家鄉。適逢母親李氏去世，崔勉悲痛過於常人，遇病去世，這年四十七歲。無子，他的弟弟宣度將自己的兒子崔龍過繼給他。

崔勉的弟弟宣猷，任司徒中郎，逃到函谷關以西。

宣猷的弟弟宣度，任齊王儀同開府司馬。

宣度的弟弟宣軌，較有文才學問。任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弟宣質、宣静、宣略，都死在晋陽。

孝芬的弟弟孝暐，字敬業。年少寬厚高雅，很早就因有長者風度著名。彭城王元勰到定州任職，徵召他爲主簿。初任官職爲冀州安東府外兵參軍，歷任至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武泰初年，蠻族首領李洪煽動各部蠻族起兵，詔令孝暐持節任别將，隸屬都督李神軌前往討伐。尒朱榮殺害朝廷官員，孝暐與弟弟孝直携全家至定陶避難。孝莊帝初年，召任通直散騎常侍，加授征虜將軍，不久授任趙郡太守。郡内經葛榮之亂後，人民喪亡逃散，六畜無存，一斗粟貴至數匹縑，百姓都賣兒女求生。夏季桑葚

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暐勸民多收之。郡内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篤，百姓賴之。卒於郡，時年四十九。贈通直散騎常侍、平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豐足，孝暐勸諭百姓多采收爲食。郡内無牛，又教百姓用人力耕作。招集撫慰幸存者和流民，先施恩惠後行法治，一年之後，難民涌回境内居住。興建學校，親自勸諭百姓，深得百姓信賴。在任内去世，享年四十九歲。追贈通直散騎常侍、平東將軍、瀛州刺史，謚號爲簡。朝廷商議認爲未能表明追思之意，又追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昂，武定中，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兒子崔昂，武定年間，任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崔孝演

孝暐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沉浮鄉里。河間王琛爲定州刺史，以爲治中。晚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脩禮起逆，孝演率宗屬保郡城，爲賊攻陷。賊以孝演民望，恐移衆心，乃害之，時年四十。無子，弟孝直以子士遊爲後。士遊，儀同開府倉曹參軍。

孝暐的弟弟孝演，字則伯，出繼給伯父爲子。性格通達直率，鬚髯濃美，容貌身材魁偉。從小即無做官的願望，在家鄉隨時度日。河間王元琛任定州刺史，任命他爲治中。經過很長時間纔授任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隨之罷職還鄉。當鮮于脩禮起兵叛逆時，孝演率領宗族親屬入保郡城，被賊攻陷。賊因孝演有聲望，害怕他轉移民心，就將他殺害，享年四十歲。無子，弟弟孝直將己子士遊過繼給他。士遊，官至儀同開府倉曹參軍。

崔孝直

孝演弟孝直，字叔廉。身八尺，眉目疏朗。早有志尚，起家司空行參軍。尋爲員外散騎侍郎、宣威將軍，仍以本官入領直後。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兄孝芬除荆州，詔孝直假征虜將軍、别將，總羽林二千騎，與孝芬俱行。孝直潛師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後，蕭衍將曹義宗仍在馬圈，鼓動順陽蠻夷，緣邊寇竊。孝直率衆禦之，賊皆退散。還轉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尒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禄大夫，太昌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并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沉?"孝直不答。年五十八，卒於

孝演的弟弟孝直，字叔廉。身高八尺，眉目疏朗。早年即有志向，初任司空行參軍。不久任員外散騎侍郎、宣威將軍，隨之以本職入宫領直後。改任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兄孝芬授任荆州刺史，詔令孝直爲署征虜將軍，任别將，總領羽林軍二千騎兵，與孝芬同行。孝直暗中揮兵直進，賊兵於是被擊走。孝芬入城以後，蕭衍的將領曹義宗仍屯兵馬圈，鼓動順陽的蠻夷，沿邊界侵擾。孝直率兵抗擊，賊兵都退走潰散。還京調任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尒朱兆進入洛陽，孝直因天下尚未安定，離職回歸家鄉，勸勉督促宗族家人，力行符合禮義的事。後授任安東將軍、光禄大夫，太昌年間，又授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都辭謝不赴任。宗族親友勸告孝直説："榮華富貴是人人都期望的，爲何甘心隱居?"孝直不作回答。時年五十八，在家鄉去世，臨終遺命諸子説："我才能粗疏功勞微薄，

鄉里，顧命諸子曰："吾才疏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子，斂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皆遵行之。有四子。

長子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對國家無功可言，如朝廷再加授贈官謚號，應遵循我的心意，不得接受，若極力營求，就不是我的兒子，用常服殮葬，設祭勿用肉類。"他的兒子都遵照遺言辦理。有四個兒子。

長子士順，官至儀同開府行參軍。

崔孝政

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絶，見者爲之悲傷。操尚貞立，博洽經史，雅好辭賦。喪紀之禮，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太尉、汝南王悦辟行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巖，武定中，員外常侍。

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絶内，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參顔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决。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内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孝直的弟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時，父親崔挺去世，孝政悲哭不止，看到他痛哭的人都爲之悲傷。操行高尚立身堅貞，博學精通經典史籍，喜好詩辭文賦。對喪事禮儀，特别注意研究，喪服及喪儀用物，都能親手製作。太尉、汝南王元悦召用爲行參軍。四十九歲時，去世。

兒子崔巖，武定年間，任員外常侍。

孝芬兄弟孝順仁義慈愛忠厚，孝芬的弟弟孝演、孝政先死，孝芬等悲慟哭泣，不入内室，斷絶肉食，容貌因此消瘦，看見的人都很傷感。孝暐等奉侍孝芬極盡恭順的禮節，坐立飲食時的進退舉止，無孝分的示意就不敢隨意行動。鷄鳴即起床，早早地問候孝芬，一文錢一尺帛，都不入自己的房間，遇到吉凶等事需要支用錢物，聚集對坐分派。各房婦女間也相互親愛，有無相通。當初崔挺兄弟同居，孝芬的叔叔崔振死後，孝芬兄弟服侍叔母李氏，如奉事生母，早晚問候，出門還家都去面告，家中大小事務，都請叔母裁决。每當兄弟出行，獲得財物，凡稍有價值的，都收入李氏庫房，四季分配，由李氏决定，這樣同居共財二十多年。撫養堂弟宣伯、子朗，如同親兄弟。

崔振

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友，爲宗族所稱。自中書學生爲秘書中散，在内謹敕，爲高祖所知。出爲冀州、咸陽王禧驃騎府司馬，在任久之。太和二十年，遷建威將軍、平陽太守。不拜，轉高陽内史。高祖南討，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後改定職令，振本資惟擬五品，詔曰："振在

崔挺的弟弟崔振，字延根。年少有學問修養，在家中孝順父母尊敬兄長，被宗族親戚稱贊。由中書學生升任秘書中散，在宫内謹慎嚴肅，受高祖賞識。出任冀州、咸陽王元禧驃騎府司馬，在職長久。太和二十年，升建威將軍、平陽太守。未上任，改任高陽内史。高祖南征，召回兼尚書左丞，留守京城。崔振既因才能突出被擢升，當時人認爲他很光榮。後朝廷改定職官品級，崔振憑資歷祇能擬定爲五品，詔令説：

郡著績，宜有褒升。”除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内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治之。時琇内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之言，振研核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龍驤將軍、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還朝，除河東太守。永平中，卒於郡，時年五十九。贈本將軍、南兗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職。議者善之。

“崔振在郡守任内政績顯著，應有褒獎升職的優待。”授任太子庶子。景明初年，授任長兼廷尉少卿。崔振審案公正果斷，以善於剖明案情著名。河内太守陸琇同咸陽王元禧共謀叛逆，元禧失敗陰謀暴露，崔振探尋窮追涉案官吏。當時陸琇家族姻親及朝中當權貴族要人都替陸琇開脱，崔振研察案情毫不鬆懈，終究没有寬縱，陸琇於是在獄中斃命。他奉行法令多如此例。正始初年，授任龍驤將軍、肆州刺史，在任内有政績。還京，授任河東太守。永平年間，在河東去世，享年五十九歲。追贈龍驤將軍、南兗州刺史，謚號爲定。崔振任官四十多年，考課全被評爲稱職。輿論很贊美他。

長子宣伯，早喪。子勁，字仲括。驃騎參軍。

長子宣伯，早死。宣伯的兒子崔勁，字仲括。任驃騎參軍。

崔子朗

宣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温厚，有風尚。以軍功起家襄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普泰中，從兄孝芬爲荆州，請爲車騎府司馬。孝芬轉西兗州，爲驃騎府司馬。太昌初，冠軍將軍、北徐州撫軍府長史，固辭，不獲免。興和二年，中尉高仲密引爲侍御史，尋加平西將軍。武定中卒。子道綱。

宣伯的弟弟子朗，容貌秀美，廣讀經典史籍，年少時温良敦厚，風雅有志向。因軍功初授襄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普泰年間，堂兄孝芬任荆州刺史，奏請任子朗爲車騎府司馬。孝芬改任西兗州刺史，兼驃騎府司馬。太昌初年，授冠軍將軍、北徐州撫軍府長史，堅決推辭，未能獲准。興和二年，御史中尉高仲密召他任侍御史，不久加授平西將軍。武定年間去世。兒子名道綱。

崔元珍

挺從父弟元珍，釋褐司徒行參軍，稍遷司徒主簿、趙郡王幹開府屬。景明中，荆州長史。久之，爲司徒從事中郎，有公平稱。後遷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陽太守、假右將軍，爲别將以討之，頻破胡賊，郡内以安。武泰初，改郡爲唐州，仍除元珍爲刺史，加右將軍。以破胡勛，賜爵凉城侯。尒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酈惲拒守不從，爲子鵠所陷，被害。世咸痛之。子叔恭。

崔挺的堂弟元珍，初任司徒行參軍，逐漸升至司徒主簿、趙郡王元幹開府府僚。景明年間，任荆州長史。許久，任司徒從事中郎，有辦事公平的名聲。後升中散大夫，加授征虜將軍。正光末年，山胡叛逆，授任元珍爲平陽太守、署右將軍，任别將率兵討伐，屢敗胡賊，郡内因此安定。武泰初年，改平陽郡爲唐州，隨之授元珍任刺史，加授右將軍。因有擊敗山胡的功勛，賜爵凉城侯。尒朱榮進取洛陽時，派他的都督樊子鵠攻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酈惲抗拒守城不降，被子鵠攻陷州城，遇害。世人都感痛心。兒子叔恭。

崔瑜之 崔孟舒

挺從父弟瑜之，字仲璉。少孤，有學業。太和中，釋褐奉朝請，廣陵王羽常侍，累歷蕃佐。入爲司空功曹參軍事、太尉主簿，遷冀州撫軍府長史。後爲揚州平東府長史，帶南梁太守。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來降，瑜之迎接有勛，賜爵高邑男。孝昌初，除鴻臚少卿。三年卒，年五十六。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有三子。

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中，除廣平太守。卒，贈中軍將軍、殷州刺史，贈平東將軍，謚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縣令。

仲舒弟季舒，給事黄門侍郎。

挺從祖弟脩和，州主簿。

子儉，字元恭，雅有器度。歷太學博士，終於符璽郎中。

儉弟緒，字仲穆。定州撫軍府法曹參軍。緒小弟孝忠，侍御史、秘書郎。并有容貌，無他才識。

緒子子謙，尚書郎。

子謙弟子讓，與侯景同反，子謙坐以囚執，遇病死於晋陽。子讓弟子廉等并伏法。

崔敬邕

脩和弟敬邕，性長者，有幹用。高祖時，自司徒主簿轉尚書都官郎中，所在稱職。遷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母憂去職。後中山王英南討，引爲都督府長史，加左中郎將，以功賜爵臨淄男。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以本將軍出除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神龜中卒，年五十七。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謚曰

崔挺的堂弟瑜之，字仲璉。年少成孤兒，有學術修養。太和年間，初任奉朝請，升任廣陵王元羽常侍，久任藩王僚佐。入京任司空功曹參軍事、太尉主簿，升冀州撫軍府長史。後任揚州平東府長史，兼南梁太守。蕭衍的義州刺史文僧明來歸降，瑜之迎接有功，賜爵高邑男。孝昌初年，授任鴻臚少卿。孝昌三年去世，享年五十六歲。追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有三個兒子。

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逐漸升至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年間，授任廣平太守。去世，贈中軍將軍、殷州刺史，加贈平東將軍，謚號爲康。

孟舒的弟弟仲舒，武定末年，任鄴縣令。

仲舒的弟弟季舒，任給事黄門侍郎。

崔挺的堂弟脩和，任州主簿。

兒子崔儉，字元恭，很有才能風度。曾任太學博士，死時任符璽郎中。

崔儉的弟弟崔緒，字仲穆。任定州撫軍府法曹參軍。崔緒的小弟弟孝忠，任侍御史、秘書郎。二人都容貌雅致，却没有任何才能。

崔緒的兒子子謙，任尚書郎。

子謙的弟弟子讓，與侯景一同叛國，子謙獲罪被囚禁，得病在晋陽死去。子讓的弟弟子廉等都被處死。

脩和的弟弟敬邕，性情具有長者之風，有才幹。高祖時，由司徒主簿改任尚書都官郎中，歷任稱職。升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年，爲母親服喪離職。後中山王元英南征，召用爲都督府長史，加授左中郎將，因功賜爵臨淄男。升龍驤將軍、太府少卿，以龍驤將軍出任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一百匹隨風暴奔入境内，敬邕命令全部送還，於是夷人都感激歸附。熙平二年，被任命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神龜年間去世，享年五十七歲。追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謚號爲恭。

恭。

子子盛，襲爵。除奉朝請。

兒子子盛，繼承爵位。授奉朝請。

崔接

脩和從弟接，字顥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常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内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定州刺史，接了無民敬，王忻然容下之。後爲冀州安東府司馬，轉樂陵太守。還鄉而卒。

脩和的堂弟崔接，字顥賓。體貌魁偉，豪放清高，不拘小節。歷任中書博士、樂陵内史。一向爲任城王元澄所禮遇，及至元澄任定州刺史，崔接對元澄全然不行治下民的禮節，元澄欣然降尊俯就。後任冀州安東府司馬，改任樂陵太守。任滿還鄉去世。

崔纂

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郎、襄威將軍。既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後爲給事中。延昌中，除梁州征虜府長史。熙平初，爲寧遠將軍、廷尉正，每於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静自廷尉監遷少卿，纂耻居其下，乃與静書，辭氣抑揚，無上下之體。又啓求解任，乃除左中郎將，領尚書三公郎中。未幾，以公事免。後爲洛陽令。正光中卒，年四十五。贈司徒左長史。凡所製文，多行於世。

崔挺的族侄崔纂，字叔則，博學有寫作才能。景明年間，任太學博士，改任員外散騎侍郎、襄威將軍。既感不被世人稱譽，於是寫《無談子論》。後任給事中。延昌年間，授任梁州征虜府長史。熙平初年，任寧遠將軍、廷尉正，每當處理重案，多能據法審理明確無誤，有稱職的聲譽。當時太原人王静由廷尉監升廷尉少卿，崔纂耻於任王静下屬，就給王静寫信，語句中褒貶評論，不守上下的規矩。又啓請解職，於是授任左中郎將，領尚書三公郎中。不久，因公事失誤免職。後任洛陽令。正光年間去世，享年四十五歲。追贈司徒左長史。他寫的文章，大多數流傳在世間。

長子史，武定末，儀同府長流參軍。

長子崔史，武定末年，任儀同府長流參軍。

纂兄穆，寬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崔纂的哥哥崔穆，寬厚風雅有度量，州刺史召用爲主簿。去世。

子暹，武定末，度支尚書、兼右僕射。

崔穆的兒子崔暹，武定末年，任度支尚書、兼右僕射。

纂弟融，字脩業。奉朝請。尚書令高肇出討巴蜀，引爲統軍。還，除員外散騎侍郎。正光中，定州别駕。年四十二，卒。

崔纂的弟弟崔融，字脩業。任奉朝請。尚書令高肇出兵討伐巴蜀，召崔融任統軍。還京，授任員外散騎侍郎。正光年間，任定州别駕。四十二歲時，去世。

子鴻翻，郡功曹。

兒子鴻翻，任郡功曹。

崔遊

纂從祖弟遊，字延叔，少有風概。釋褐奉朝請，稍遷太尉主簿。江州刺史陳伯之啓爲司馬，還除奉車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義陽，引

崔纂的堂弟崔遊，字延叔，少年時即有志向。初任奉朝請，漸升至太尉主簿。江州刺史陳伯之啓請他爲司馬，還京授奉車都尉。大都督、中山王元英征伐義陽，召用爲録事參軍，不久改

爲録事參軍，尋轉司馬。及英敗於鍾離，遊坐徙秦州，久而得還。大將軍高肇西征，引爲統軍，除步兵校尉，遷豫州征虜府長史，未幾，除征虜將軍、北趙郡太守，并有政績。

熙平末，轉河東太守。郡有鹽户，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代，郡内感之。太學舊在城内，遊乃移置城南閑敞之處，親自説經，當時學者莫不勸慕，號爲良守。以本將軍遷凉州刺史，以母憂解任。

正光中，起除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固辭不免。先是，州人楊松柏、楊洛德兄弟數爲反叛，遊至州，深加招慰。松柏歸款，引爲主簿，稍以辭色誘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帥，感遊恩遇，獎諭群氐，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遊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彦據州爲逆。數日之後，遊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爲城人韓祖香、孫掾攻於州館。遊事窘，登樓慷慨悲嘆，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爲群小所辱也。尋爲祖香等所執害，時年五十二。永安中，贈散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伏護，開府參軍。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隕。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并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任司馬。當元英在鍾離失敗後，崔遊獲罪流放秦州，許久纔得以回京。大將軍高肇西征，召崔遊任統軍，授任步兵校尉，升豫州征虜府長史，不久，授任征虜將軍、北趙郡太守，歷任均有政績。

熙平末年，改任河東太守。郡内有鹽户，經常被州郡抽充兵役，子孫成丁就需服役，崔遊憐憫他們的勞苦，就上表請求允許鹽户能被替代，郡民都很感動。太學原在城内，崔遊就將太學遷移到城南寬闊的地方，親自講解經典，當時學子無不自勉力學，稱崔遊爲好官。以征虜將軍升任凉州刺史，因母親去世解職。

正光年間，復出授任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堅決推辭未得允許。此前，州民楊松柏、楊洛德兄弟多次反叛，崔遊到任後，懇切地給予優待安慰。松柏歸順，就召用爲主簿，用極和悦的態度勸誘他，松柏兄弟都到州居住。松柏既是州内有名的豪强頭領，感謝崔遊的恩惠優待，就鼓勵勸導氐人，都來歸順，且又認爲過失犯在前刺史任内，不再有疑慮。崔遊就藉宴會的時候，將松柏兄弟同時斬殺，於是城外居民因他不守信義，全州都起兵反叛。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彦占據州城作亂。數日以後，崔遊知州城内一定不會安寧，密謀將棄城外逃，隨即被城人韓祖香、孫掾圍困在刺史府内。崔遊知事已窘迫，登樓激昂悲嘆，於是將小女兒推下樓摔死，意在不能使女兒被群賊侮辱。不久被祖香等擒拿殺害，時年五十二歲。永安年間，追贈散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兒子伏護，任開府參軍。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秀博通，著名於前朝，儒學俊傑的風範，使高門舊族不隕落。諸子具有貫通經傳的器識，加之有捨生的節操。崔挺兄弟，風度操守高尚，懷有文才而持守樸實，經手的事務很有成效，被朝野人士尊重，繼承家族的事業，家庭與宗族的名聲都顯揚世間，這正是所謂那裏有人才啊。

魏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楊　播

楊播

楊播，字延慶，自云恒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祖真，河内、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爲廣平太守，有稱績。高祖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匹。徵爲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

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祖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整，奉養盡禮。擢爲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親，優賜亟加，前後萬計。進北部給事中。詔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户，戒以軍略。未幾，除龍驤將軍、員外常侍，轉衛尉少卿，常侍如故。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獲而還。高祖嘉其勛，賜奴婢十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居然山而還。

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回，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

楊播，字延慶，自稱是恒農華陰人。高祖楊結，出仕慕容氏，任中山相時去世。曾祖楊珍，太祖時歸順魏國，任上谷太守時去世。祖父楊真，任河内、清河二郡太守。父親楊懿，延興末年任廣平太守，有可稱譽的政績。高祖南巡時，郡中官吏百姓贊頌楊懿，皇上加授他寧遠將軍的軍號，賜帛三百匹。徵召任命爲選部給事中，有辦事公平的聲譽。授任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赴任即去世。追贈原官職，加封弘農公，謚號爲簡。

楊播本來表字爲元休，太和年間，高祖賜字更改。母親王氏，是文明太后的表姑。楊播少年時即善良正派，奉養父母盡責盡禮。被擢任中散大夫，漸升至給事，領中起部曹。因是皇室外親，一再加給優厚的賞賜，累積所賞以萬錢計算。升北部給事中。詔令楊播巡視北方邊境，高祖親自送他到門邊，告誡用兵方略。不久，授任龍驤將軍、員外常侍，改任衛尉少卿，常侍職不動。與陽平王元頤等出兵沙漠北攻擊蠕蠕，大勝而還。高祖嘉許他的功勞，賜給奴婢十口。調任武衛將軍，再次進擊蠕蠕，到達居然山後撤回。

授任左將軍，不久授兼前將軍。隨皇上南征，到鍾離。皇上回師，詔令楊播率領步兵三千、騎兵五百作爲全軍後衛。當時春水初漲，賊兵大量到來，舟船戰艦塞滿河道。楊播因各軍尚未完全渡過淮水，在南岸嚴密布陣，親自站在最

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乃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船，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舟船，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除右衛將軍。

後。各軍渡過淮水後，敵軍雲集，於是圍攻楊播，楊播於是組成圓陣抵抗，親自搏殺衝擊，斬殺敵人很多。相互交戰二天，士兵糧盡，敵兵圍攻更急。高祖在北岸眺望楊播，但全無舟船，不能救援。水勢稍退，楊播率領精鋭騎兵三百越過敵兵舟船，大呼道："現在我將渡淮，能交戰的人過來。"敵軍無人敢應戰，於是保全兵士一起渡河。高祖很贊美楊播的英勇，賜爵華陰子，不久授任右衛將軍。

後從駕討崔慧景、蕭衍於鄧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巳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内，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籌限已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争。"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酒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從到懸瓠，除太府卿，進爵爲伯。

後隨從皇上在鄧城討伐崔慧景、蕭衍，破敵，進軍號平東將軍。當時皇上在沔水炫耀軍威，上巳日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元勰賭射箭，左衛將軍元遥列在元勰隊中，楊播則屬皇上一隊。元遥射中箭靶正中心，已得滿分。高祖説："左衛已得滿分，右衛不得不停止射擊。"楊播答道："仰靠聖上的恩德，或許可以一争。"於是彎弓發射，他的箭也射中靶心。高祖笑道："養由基箭術的妙處，又怎能超過這呢?"於是舉卮中酒賜給楊播説："古人用酒來養病，朕現在用酒嘉賞你的能力，可説是今古的不同吧。"隨從皇上到懸瓠，授任太府卿，進封伯爵。

景明初，兼侍中，使恒州，贍恤寒乏。轉左衛將軍。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固辭，乃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至州借民田，爲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景明初年，兼任侍中，出使恒州，慰問撫恤貧寒。改任左衛將軍。出任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堅决推辭不赴任，於是改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到任後借占民田，被御史王基彈劾，削去官職爵位。延昌二年，在家中去世。他的兒子楊侃等停留棺柩不肯埋葬，申訴多年，到熙平年間纔追贈爲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恢復他的爵位，謚號爲壯。

楊侃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兒侄早通，而侃獨不交游，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

楊侃，字士業。比較喜愛音樂和讀書，格外喜好計劃謀略。當時楊播一家，貴官滿朝廷，子侄年輕時就已通達，而獨有楊侃不喜交際，公卿大臣中很少有人認識他。親戚朋友勸他出任官職，楊侃説："如果有良田，何必擔憂收穫晚，衹恨没有才能而已。"

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南王悦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爲録事參軍。蕭衍豫州刺

年三十一歲時，襲父爵華陰伯。初任太尉、汝南王元悦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孫稚延請他任録事參軍。蕭衍的豫州刺史裴邃修整合肥城，

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爲内應。邃已纂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僚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小黠，今集兵遣移，虚構是言，得無有别圖也?"稚深悟之，乃云："録事可造移報。"侃移曰："彼之纂兵，想别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邃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稚乃奏侃爲統軍。

計劃偷襲，秘密收買壽春城民李瓜花、袁建等人作爲内應。裴邃已部署兵士，預定日期，但顧慮壽春守軍懷疑覺察，就移文謊稱説："魏當初在馬頭設據點，如今又聽説要修復白捺舊城。如此，就稍對我方形成侵逼，這使我方也要營建歐陽爲據點，建立交界處的警戒哨。現在器材人工已集中，祇等回音。"揚州僚佐都認爲可據事實回答，説没有修建白捺的意圖。但楊侃説："白捺祇是小城，本來也不是兵家要地。裴邃好作小聰明，現在集結部隊遣送文書，虚構這件事，莫非别有所圖?"長孫稚深受啓發，於是説："録事可以寫文書回答。"楊侃移文説："你方集中兵力，想來别有用意，爲什麽要虚構白捺一事呢！他人有心事，我可揣測，不要説秦國没有人才。"裴邃得到回書，認爲自己的意圖已被發覺，就解散兵力。瓜花等人因裴邃失約，就相互告發，伏罪受罰的有十多家。裴邃後來終究還是襲擊了壽春，攻入城外小城而退。於是設立營地在黎漿、梁城一帶，日夜侵擾搶掠。長孫稚就奏請任命楊侃爲統軍。

侃叔椿爲雍州刺史，又請爲其府録事參軍，帶長安令，府州之務多所委决。及蕭寶夤等軍敗，北地功曹毛洪賓據郡引寇，抄掠渭北。侃啓椿自出討之。遂購募戰士，信宿之間得三千餘人，銜枚夜進，至馮翊郡西。賊見大軍卒至，衆情離解，洪賓遂通書送質，乞求自效。於是擒送宿勤明達兄子賊署南平王烏過仁。

楊侃的叔叔楊椿任雍州刺史，又奏請調他任雍州府録事參軍，兼長安令，軍政的事務多委托他處理。當蕭寶夤等軍失敗，北地郡功曹毛洪賓占據郡城招引賊寇，騷擾渭水以北地區。楊侃向楊椿請求親自出兵討伐。就招募戰士，兩天之中得到三千多人，銜枚夜進，到達馮翊郡西面。賊見大軍突然逼近，衆人情緒沮喪鬥志瓦解，洪賓就寫信送人質，乞求爲國效力。於是將宿勤明達的侄子賊署稱南平王的烏過仁捉拿送交楊侃。

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除侃鎮遠將軍、諫議大夫，爲稚行臺左丞。尋轉通直散騎常侍。軍次弘農，侃白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决。豈才雄相類，算略抗行，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鬥心，華州之圍

後雍州刺史蕭寶夤占領州城叛國，尚書僕射長孫稚率衆討伐，授楊侃爲鎮遠將軍、諫議大夫，任長孫稚的行臺左丞。隨即改任通直散騎常侍。軍隊停駐弘農，楊侃稟告長孫稚説："昔日魏武帝與韓遂、馬超挾潼關對壘，勝負的道理，很長時間不能判斷。哪裏是主將才能雄武相類似，算計謀略相抗衡，應當是因黄河、華山險要阻隔，難用謀略。現在賊守潼關，將險要處全部占領，縱使曹操再生，也没有辦法施展奇計。必須北上取蒲坂，飛舟渡至西岸，置將士於死地，

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録，請爲明公前驅。”稚曰：“薛脩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爲疑。”侃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緣進達，可爲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民，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率衆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彦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轉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内。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亦即逃遁。長安平，侃頗有力。

人人有鬥志，華州的包圍可不經作戰而解除，潼關的賊兵一定望風潰散。各處平定後，長安自然攻克。如我愚笨的考慮可取，請讓我做明公的前驅。”長孫稚説：“薛脩義已包圍河東，薛鳳賢又據守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將部隊停在虞坂，很久不能前進，雖有此計策，還因此有疑慮。”楊侃説：“珍孫本是軍隊中一武夫，遇機會進身通達，可被人用，不可用人。一旦接受元帥的重任，處理三軍事務，精神就亂了，怎能勝任圍擊敵人的任務。河東治所在蒲坂，西連黄河岸，所屬的百姓，多居東部。脩義驅趕率領丁壯勇士，西圍郡城，家人弱小，還居在原村，如果領軍隊進逼，人心各自混亂，戰士人人想歸家，則郡城的包圍自然解除。不戰而勝，明顯地在眼前。”長孫稚聽從此言，命令他兒子長孫彦等率騎兵與楊侃在弘農北渡河。所率都是騎兵，習慣野戰，不善攻城，就進駐石錐壁。楊侃就頒布告示説：“現在暫且駐軍在這裏，以等待步兵，同時觀察民心向背，然後繼續進軍。如果有送投降者名姓的，各自回村，等候國軍舉燃烽火，各村也響應點火，以表明降順。那没有響應燃烽火的村，就是不投降的村，按理就應殺戮，財産賞給士兵。”百姓就互相轉告，實際上未投降的，也假裝歸順點燃烽火，一夜之間，火光遍及數百里内。圍蒲坂的敵人，不明原因，各自潰散歸家，脩義也隨即逃走。長安被平定，楊侃頗有功勞。

建義初，除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其年州罷，除中散大夫，爲都督，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内逼，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爲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州，叙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并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

建義初年，授任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當年罷免州刺史，授任楊侃爲中散大夫，任都督，鎮守潼關。還朝，授任右將軍、岐州刺史。適逢元顥攻入國境，詔令楊侃以原官代撫軍將軍任都督，率衆鎮守大梁，未出發，詔令任行北中郎將。孝莊帝移駐黄河以北，握着楊侃的手説：“朕停止卿的藩鎮重托而調任現職，正是爲了今天。但你宗族老幼尊卑上百人，若隨朕同行，所連累處很大。你可以回洛陽，寄希望於以後。”楊侃説：“這實在是陛下偏愛臣下，豈可因臣微小的宗族，立刻就廢棄君臣的大義?”堅決請求陪從。到建州後，獎叙隨從功臣，自城陽王元徽以下共十人，都增加三階。因楊侃在河梁顯示

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於是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黄門侍郎，敷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

及車駕南還，顥令蕭衍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尒朱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爲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即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材，惟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黄門即奏行此計。"於是尒朱兆與侃等遂與馬渚諸楊南渡，破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黄門，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户，復除其長子師冲爲秘書郎。

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爲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并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况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侃乃隨事剖辨，孝

出忠誠，特加四階。楊侃堅決辭讓，乞求同諸人一樣，很久纔獲得允許。於是授任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黄門侍郎，敷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

及至皇帝南下，元顥命令蕭衍的將領陳慶之守北中城，自己據守南岸。有夏州的忠義之士替元顥防守河中渚，就寫密信聯絡，請求攻破河橋立功，尒朱榮率軍赴援。到河橋被攻破，接應却未成功，攻橋者都被元顥屠殺。尒朱榮因此惆悵失意，將作撤軍的部署，期望另謀戰機。楊侃説："不明白大王發兵并州的時候，是已知道有夏州義士指日來響應，還是因爲想廣申胸中經國謀略，安定恢復皇帝的基業呢？兵潰散而再聚集，瘡傷愈合而再戰，憑持這種勇氣取得成功者，自古不少，難道可因一次行動不成功，而將全部計劃立刻廢止？現在事情不成功，就是兩賊互相殘殺，却是大王得利了。如果現在就撤軍，民衆失望，懷有去留的二心，憑什麽可以自保？不如徵發百姓的木材，衹多綁扎木筏，雜以舟船，沿黄河廣泛布置，要使數百里中，都做出渡河的姿勢。首尾相距既遠，元顥不知防守何處，一旦得以渡河，必然建立大功。"尒朱榮大笑説："黄門立即奏請施行此計。"於是尒朱兆與楊侃等就同馬渚楊氏宗族一起南渡，擊敗元顥的兒子領軍將軍冠受，并將他活捉。元顥隨即南逃。皇上入京都，楊侃解去尚書之職，正式任黄門侍郎，加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因渡河的功勞，進爵位濟北郡開國公，增加食邑五百户，又授他的長子師冲任秘書郎。

當時用的錢，有很多人私鑄，漸至錢幣薄小，竟至可隨風飄或浮在水面上，一斗米價值一千錢。楊侃啓奏説："昔日馬援到隴西，曾上書請求恢復五銖錢，事情下交三府決定，未被准許。到馬援召入任虎賁中郎，親自對光武帝申明解釋用意，事情纔施行。臣近來在雍州，也上表陳述錢幣的事，應許可百姓與官府都鑄造五銖錢，使人願意做，而民間弊病可以改變。聖旨交尚書省，八座不批准。以今日與昔日相比較，即是事理没有區别。請求取出臣以前表文，經皇上

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

披覽辨析。”楊侃在御前隨問隨答剖析辯論，孝莊帝聽從他的意見，於是鑄造五銖錢，依楊侃所請。

万俟醜奴陷東秦，遂圍岐州，扇誘巴蜀。大都督尒朱天光率衆西伐，詔侃以本官使持節、兼尚書僕射，爲關右慰勞大使。還朝，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万俟醜奴攻陷東秦，就包圍岐州，煽動誘惑巴、蜀居民。大都督尒朱天光率兵西討，詔令楊侃以原官任使持節、兼尚書僕射，作關西慰勞大使。還京，授任侍中，加授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莊帝將圖尒朱榮也，侃與其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密謀。尒朱兆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歿，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陀襲。

莊帝將圖謀殺尒朱榮，楊侃與他的妻弟李晞、城陽王元徽、侍中李彧等，都參預密謀。尒朱兆攻入洛陽時，楊侃當時正在休假，於是得以潛逃，回歸華陰。普泰初年，天光在關西，派遣楊侃兒媳婦的父親韋義遠招撫慰問他，立盟誓許諾寬恕他的罪過。楊侃堂兄楊昱害怕引來家族的禍端，强令楊侃出面應許，假如天光食言，不過一人身死，期望因此保全宗族百口的生命。楊侃前往天光處，秋七月，被天光殺害。太昌初年，追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兒子純陀承襲爵位。

楊椿 楊昱 楊孝邕

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蒙高祖賜改。性寬謹，初拜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慎小心，專司醫藥，遷內給事，與兄播并侍禁闈。又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析訟公正，高祖嘉之。及文明太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漿不御，群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毁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宫輿曹少卿，加給事中。

楊播的弟弟楊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年間與楊播都蒙高祖賜字更改。性格寬厚謹慎，初任中散大夫，掌管御廐曹，因正直謹慎辦事細心，專掌醫藥，升內給事，與哥哥楊播同任宫中侍從。又兼蘭臺之職，改授中部曹，審理訴訟公正，高祖很贊賞他。當文明太后逝世後，高祖五日不進食。楊椿進諫說：“陛下性情淳厚，孝心超過有虞，守喪五日，水漿不進，群臣惶恐焦灼，不知如何勸解。陛下負荷祖宗的基業，任君臨萬國的重責，哪裏可以行匹夫一樣的節義，自取病患？况且聖人的禮法，是要求哀傷而不滅己性，縱使陛下想以美行示萬代，那如何對待祖宗國家呢？”高祖被他的話感動，纔一食稀粥。改任宫輿曹少卿，加授給事中。

出爲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館信宿，賜馬十匹、縑一千匹。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高祖自鍾離趣鄴，至碻磝，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縑千五百匹。坐

出任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自洛陽到豫州，前往他的州府館舍兩天，賜馬十匹、縑一千匹。調任冠軍將軍、濟州刺史。高祖自鍾離赴鄴城，到碻磝，前往他的州府館舍，又賜馬二匹、縑一千五百匹。被平原太守崔敞訴訟獲罪，廷尉

爲平原太守崔敞所訟，廷尉論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降爲寧朔將軍、梁州刺史。

初，武興王楊集始爲楊靈珍所破，降於蕭鸞。至是，率賊萬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辨，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武都氐楊會反，假椿節、冠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祉討破之。於後梁州運糧，爲群氐劫奪，詔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招慰。尋以氐叛，拜光祿大夫，假平西將軍，督征討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太僕卿。

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聚衆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險自固。或謀伏兵山徑，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并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竄者，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加安東將軍。

初，顯祖世有蠕蠕萬餘户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爲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

判定他隨意收取市税，私費官炭，免官。後降爲寧朔將軍、梁州刺史。

當初，武興王楊集始被楊靈珍擊敗，投降蕭鸞。到這時，率賊兵一萬多人由漢中向北侵犯，圖謀恢復舊地。楊椿率領步騎兵共五千出兵屯駐下辨，寫信給集始，曉以利害。集始拿着信對使者説："楊使君這封信，解除了我的心病。"就率領他的部屬一千多人前來投降。不久楊椿因母親年老，解職還家。後武都氐人楊會反叛，授楊椿爲假節、冠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祉共同擊敗楊會。此後梁州運輸糧食，遭氐人劫奪，詔令楊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杖招撫慰問。隨即因氐族叛變，任命他爲光禄大夫，兼平西將軍，督率征討各軍前去攻討。返回後，兼任太僕卿。

秦州羌人呂苟兒、涇州屠各族人陳瞻等聚衆造反，詔令楊椿任別將，隸屬安西將軍元麗前往攻討。賊部進入隴山，扼守路狹險要的地區。諸將有的計劃在山路設埋伏，阻斷敵人進出通道，待敵人糧食吃完後再進攻；有的説砍伐樹木，放火燒山，然後進擊。楊椿説："都不是良策。這些是圖利的盜賊，不是有長遠計劃的，自從王師一到，没有一戰不摧敵致勝，敵人深藏奔逃的原因，衹是爲逃一死而已。現在應命令三軍，不再攻擊擄掠，賊一定認爲我軍見險要不敢前進，心中輕視我軍，然後我乘其不備襲取險要，可一戰而平定。"於是停兵不進，賊寇果然出山搶掠，於是就用軍中驢馬作餌引誘賊兵，不予攻擊追逐。如此多日，秘密選取精兵，横銜枚於口中無聲夜襲，斬殺陳瞻傳首級至京。入朝正式任太僕卿，加授安東將軍。

當初，顯祖時有蠕蠕一萬多户歸順，居住在高平、薄骨律二鎮，到太和末年，叛逃得幾乎没有了，僅存一千多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請求將他們移至淮北安置，以防止叛逃。詔令許可，顧慮他們不服從命令，於是令楊椿持節杖前去督促遷徙。楊椿認爲遷移没有好處，上書説："臣以爲古人説過：邊遠的居民不

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正欲悦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别華戎、異内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時八座議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居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

圖謀中原，夷人不擾亂華人。荒遠粗野的人，衹需安撫維係而已。所以先朝將來降部落安置在遠離京畿的地區，衹是想取悦國人引來遠民，招撫不同習俗的人，也是要分别華夏與戎族、分開内外。現在新歸附者很多，如果先歸附的被遷移，新來的一定不安。不安就一定思念故土，思念故土則會叛逃，狐死還頭向洞穴所在的山丘，那禍害就大了。又這一族類，衣用毛皮食物用肉，喜歡冬天習慣寒冷。南方土濕天熱，去了一定會都死亡。進失去歸順者的誠心，退没有設藩防衛的利益。移到中原，而産生後患，我愚笨的見解，認爲不適宜。”當時尚書省八座集議未聽從，於是將這一千多户遷至濟州黄河邊居住。冀州元愉之亂時，這些人果然都渡黄河投向逆賊，沿途搶掠，正如楊椿所預料。

永平初，徐州城人成景儁以宿預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克而返。久之，除都督朔州撫冥武川懷朔三鎮三道諸軍事、平北將軍、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日，招引細人，盗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别格》奏椿罪應除名爲庶人，注籍盗門，同籍合門不仕。世宗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寺斷，聽以贖論。尋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監修白溝堤堰。復以本將軍除定州刺史。

永平初年，徐州城人成景儁占領宿預叛變，詔令楊椿率領四萬士兵討伐，不勝而撤兵。許久，授任爲都督朔州撫冥武川懷朔三鎮三道諸軍事、平北將軍、朔州刺史。在刺史任内，被廷尉奏告楊椿先前任太僕卿時，招引貧民，盗種官牧田三百四十頃，依法應判刑五年。尚書邢巒，依據《正始别格》奏稱楊椿的罪應除去名籍廢爲平民，將門籍編入盗門，同籍宗族全家人不得做官。世宗以新法律既已頒布，不宜再摻雜用舊法，詔令依照廷尉判决，允許用錢贖罪。隨即加授撫軍將軍，入朝任都官尚書，監督修造白溝堤堰。又以撫軍將軍任定州刺史。

自太祖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禄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年常發夫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至閑月，即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椿在州，因治黑山道餘功，

自太祖平定中山後，在多處設立軍府，以交互構成威懾之勢。共有八軍，每軍各配給士兵五千人，領俸禄的主帥每軍各四十六人。自後中原逐漸平定，八軍的士兵，漸漸分割派赴南境戍守，一軍士兵纔剩一千多人，但主帥數未減，花費禄錢不少。楊椿上表請撤銷四軍府，減去主帥一百八十四人。州有皇族宗子稻田，屯田兵有八百户，但常年徵發民夫三千人，草三百車，修補田間道路塘堰。楊椿認爲屯田兵僅交納田税，再没有其他徭役，及至農閑的月份，就應整治農田，不應又勞累百姓，楊椿也上表請求免去百姓

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爲御史所劾，除名爲庶人。

的負擔。朝廷批准他的意見。楊椿在定州，藉助修造黑山道後的人工財力，伐樹木私自修建佛寺，驅使士兵出工，被御史彈劾，除去名籍成爲平民。

正光五年，除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時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停長安。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衛尉卿。轉左衛將軍，又兼尚書右僕射，馳驛詣并肆，齎絹三萬匹，募召恒朔流民，揀充軍士。不行。尋加衛將軍，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夤、元恒芝諸軍爲賊所敗，恒芝從渭北東渡，椿使追之，不止。寶夤後至，留於逍遥園内，收集將士，猶得萬餘，由是三輔人心，頗得安帖。于時，涇岐及豳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内外，得七千餘人，遣兄子録事參軍侃率以防禦。詔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其統内五品已下、郡縣須有補用者，任即擬授。椿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椿爲刺史、行臺。

正光五年，授任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當時南秦州反叛，道路又阻塞，於是滯留在長安。改任岐州刺史，再授撫軍將軍、衛尉卿。改任左衛將軍，又兼尚書右僕射，乘驛馬赴并州、肆州，送絹三萬匹，招募恒州、朔州流民，揀選充爲士兵。未成行。隨即加授衛將軍，出任都督雍南豳二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軍號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夤、元恒芝各軍被賊兵擊敗，恒芝從渭水北東渡，楊椿令人追趕，恒芝奔逃不止。寶夤後到，駐扎在逍遥園中，收容餘部將士，尚得以集中一萬多人，因此三輔的人心，稍微安定。此時，涇州、岐州及豳州都已陷落賊手，扶風以西土地，不再屬國家所有。楊椿於是糾集招募長安内外軍民，得到七千多人，派侄子録事參軍楊侃率領作防守兵力。詔令楊椿以原官加授侍中、兼尚書右僕射任行臺，節制關西諸將，他統屬内五品以下、凡郡縣需要補充任用的官員，由他暫時委派。楊椿得急病，多次乞求解職。詔令批准，由蕭寶夤代替楊椿任刺史、行臺。

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於蕭寶夤，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夤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悦不少，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啓肅宗及靈太后，并不信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諸軍事、

楊椿還家鄉，恰遇其子楊昱將回京城，因此告訴楊昱説："當今任雍州刺史的再没有比蕭寶夤更適宜的，但他的主要助手，朝廷應派心腹要員擔任，怎能由他自行選用？這是聖上百慮中的一失。况且寶夤名位不需藉助刺史職位爲榮耀，我看他得任刺史，非常喜悦，至於説到賞罰，不依朝廷規則，恐怕他有異心。關中地區可惜。你現在赴京，可説我這意見，用以啓告太后、皇上，并禀告宰相，另委任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想安定關中，衹需要這三人而已。如果不派遣，一定會有更深的憂患。"楊昱還京，當面啓奏肅宗及靈太后，都不相信。到寶夤截殺御史中尉酈道元時，還上表自辯，稱説是被楊椿父子誹謗。詔令再授楊椿爲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諸軍事、

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辭以老病，不行。

建義元年，遷司徒公。尒朱榮東討葛榮，詔椿統衆爲後軍，榮擒葛榮，乃止。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征東將軍昱出鎮滎陽，爲顥所擒。又椿弟順爲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遁并從駕河北，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椿携家避禍。椿曰："吾内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

莊帝還宫，椿每辭遜，不許。上書頻乞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願言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辭理彌固，以玆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乖詢訪，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决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凄愴。"椿亦歔欷，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群公百僚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嘆。

椿臨行，誡子孫曰：

我家入魏之始，即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絶，禄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僚，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彩色。吾雖不記上谷翁

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楊椿以老病爲由推辭，未就任。

建義元年，升司徒公。尒朱榮東征葛榮，詔令楊椿統兵作爲後援，尒朱榮生擒葛榮，纔停止。永安初年，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攻入洛陽，楊椿的兒子征東將軍楊昱出鎮滎陽，被元顥生擒。又楊椿的弟弟楊順任冀州刺史，楊順的兒子仲宣任正平太守，兄長的兒子楊侃、弟弟的兒子楊遁都隨從皇帝在黄河以北，故被元顥嫌棄懷疑。因楊椿家族顯赫重要，怕失去人心，未能馬上加以治罪。當時人替楊氏擔憂害怕，有人勸楊椿携全家逃走避禍。楊椿説："我内外一百口人，能逃到何處？衹應當坐聽命運安排。"

莊帝還洛陽，楊椿多次辭職請退，未得許可。又多次上書請求退休養老，詔書説："楊椿是國家的名望，正當尊崇，竟因高年，思念退職，眷懷往日德行，所以未忍聽從。但申請頻繁，情辭更堅定，因此難以改變他的志向，加上幾次違背他的請求，現在即應允他的雅志。可穿侍中官服，賜官服一具、衣一套、八尺床帳、几杖，不朝參，乘安車，可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令所在郡縣，經常以禮慰問是否康健。您將離詢訪的位置，確實使人茫然。"楊椿在華林園接受詔命，皇帝走下御座，握着楊椿的手流淚説："公，是先帝的舊臣，實是國家的元老，目前四方未安寧，理應向您咨詢。但您志向高尚，决意不留，既然難以違背，深爲凄凉悲愴。"楊椿也哀泣抽咽，將跪拜，莊帝親手扶持不許。於是賜給絹布，派羽林衛士護送，群公百官在城西張方橋爲他餞行，路旁觀看者，無不稱贊感嘆。

楊椿臨行，告誡子孫説：

我家入魏初期，就作爲上客，給予田宅，賜予奴婢、馬牛羊，於是成爲富室。自那時到今天已二十年，二千石、刺史的官職不絶，俸禄賞賜很多。至於親族姻戚知交好友，每到吉凶之際，一定給予豐厚的贈饋；來往的賓客部屬，一定給予優厚的款待。所以親戚朋友對我家没有不滿的。建國初年，男子好穿彩色絲服。我雖不記得上谷翁時的

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脱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虚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别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爲勢家作奪。

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

事，但記得清河翁當時的服飾，常見祖父穿貧民的衣裝，經常告誡我叔父説：“你們以後，如果富貴超過今日，千萬不要積金至一斤、綵帛一百匹以上，以爲是富足。”又不許經營産業求利，又不許與權勢之家結婚姻。到我們兄弟，不能遵照奉行。現今你們服用騎乘，已經漸至華美，我由此知道恭謹節儉的品德，漸漸不如上代。又我們兄弟，如都在家，一定同盤而食，若有到近處行走，進餐時不到，一定等他回來，也曾有過了中午不食，忍着飢餓等待。我們兄弟八人，現存的有三人，所以不忍單獨進食。又期望盡我們兄弟一世，不分居、不分財産，你們都親眼看見，不是虚假的。如今聽説你們兄弟，時常有另居一室獨自進食的，這又不如我們這一代了。我今日不算貧賤，但居住房舍不做壯麗美好的裝飾，正是顧慮你們後代不賢良，不能保全它，會被有權勢的人家奪去。

建都平城時，朝廷法律嚴肅峻急。太和初年，我們兄弟三人都任宫内職務，兄長在高祖左右，我與楊津在文明太后左右。當時聖上有口諭，督責宫内官員，十天應列報一事，不依列即大受責備。諸官多依據敕令密列他人過錯，也有在太后、高祖間傳謡言挑撥離間的。我們兄弟自己相互告誡説：“今愧任二聖近臣，處理他人母子間關係很難，應周密慎重對待。又列舉他人言行，又怎能輕易便説，縱然被怒責，也要慎重不隨意説。”十多年中，没有説過一人的罪過，當時極被猜疑責備。我回答説：“臣等不是没有聽到他人傳言，衹是怕不準確，上誤聖上的聽聞，所以不敢説。”到後來終因不説謡言蒙受賞賜。至於二聖間的言語，始終不敢隨便傳説透露。太和二十一年，我從濟州來朝覲，在清徽堂參預宴會。高祖告訴諸王、諸貴臣説：“在北京時，太后嚴明，我經常受杖責，左右因此有挑撥是非的言論。調和

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我酒。汝等脱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

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禄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

椿還華陰逾年，普泰元年七月，爲尒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不冤痛之。太昌初，贈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諸軍事、太師、丞相、冀州刺史。

子昱，字元晷。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出游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屬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爲民。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

朕母子關係的衹有楊椿兄弟。”就舉酒賜給四哥及我。你們如果萬一蒙受皇上賞識優待，應十分小心言語，不可隨意議論他人過錯。

我自思文武才幹技藝、門族聲望及親戚照顧并不如他人，一時之間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任刺史，品位至光禄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楊津現又位至司空的原因，正是由於忠厚正直，小心謹慎，口中未曾議論他人過錯，無論他人貴賤，都待之以禮，因此到此位置。聽説你們學現在的俗人，竟然有坐着接待賓客的，有驅馳奔走權門的，有隨意議論他人過錯的，以及見權貴就敬重，見貧賤就輕視，這是做人行爲上的大失誤，立身處世的大弊病。你們家出任皇魏官職以來，自高祖以下就有七人任郡太守、三十二人任州刺史，内外俱任顯要職務，同時的家族很少能比。你們如能心存禮節，不做奢侈淫亂驕横輕疏的事，即使才能不如别人，足以免去怨恨和譏諷，足可成爲名家。我今年剛七十五歲，自思氣力，還能够朝覲天子，不斷求退的原因，正是想使你們知道天下滿足的意義，做一家的法則而已，不是苟且求千載的名聲。你們能記住我的話，我死以後，終究没有遺恨了。

楊椿回華陰過了一年多，普泰元年七月，被尒朱天光殺害，享年七十七歲，當時人無不爲他感到冤屈悲痛。太昌初年，追贈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諸軍事、太師、丞相、冀州刺史。

楊椿的兒子楊昱，字元晷。初任廣平王元懷左常侍，元懷喜好軍事，多次出外游獵，楊昱經常勸諫。正始年間，因京兆、廣平二王的臣僚，有多人驕横放肆，公然鑽營請托，於是詔令御史中尉崔亮徹底追究懲治，被斬殺在都市的有三十多人，那不判死刑的都除去名籍成爲平民。僅楊昱與博陵人崔楷因忠心進諫得以免罪。後授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

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於洛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嘆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公之美也。"

當初，尚書令王肅授任揚州刺史，出京暫停在洛陽東亭，朝中貴官都聚集在此，詔令諸王前去送別，楊昱伯父楊播同時在餞行宴席中。酒酣之後，廣陽王元嘉、北海王元詳等與楊播辯論道理，楊播不向他們屈服。北海王回顧楊昱對他說："尊伯父性格剛直，不服道理，大不如尊使君。"楊昱向前回答說："我的父親遇高尚者就跟從高尚，遇德低者也就隨之低；伯父遇剛硬就不吐出，遇柔弱也不吞進。"在座的都嘆服他會說話。王肅說："不是這個公子，怎能顯明二公的美德。"

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宫僚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宫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美，退闕群僚陪侍之式，非所謂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敕，勿令兒輒出。宫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

延昌三年，以原官兼詹事丞。當時，肅宗幼小，至於出入，左右衹有乳母，不使東宫僚屬得知。楊昱進諫説："陛下不因臣等平凡淺陋，充東宫臣屬，太子有行動，應令臣等護從。但直至現在，太子出入隨意，進無太傅、少傅輔導的美言，退缺群僚陪從的儀式，没有所説顯示規則禮儀於百姓，明確君臣關係的意義。陛下若召見太子，一定要降手敕，使臣下都知道，作爲後代的法則。"於是皇上詔令説："自今以後，如無朕的手敕，不許孩子隨意出宫。東宫臣屬在值班的，隨行到萬歲門。"

久之，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并餉領軍元叉。靈太后召叉夫妻泣而責之。叉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叉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乃集親姻泣而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匆匆便求離居？"不聽。遂懷憾焉。神龜二年，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叉乃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隱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華州刺

許久，改任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曾神色和悦地對楊昱説："現在皇帝年幼，朕親理萬機，但自己淺薄道德教化不能感動親戚，他們在宫外的行爲不能令人滿意，卿有見聞，千萬不要隱諱。"楊昱於是奏告揚州刺史李崇載貨物五車，恒州刺史楊鈞打造銀食器十套，都送給領軍元叉。靈太后召元叉夫妻哭泣着責備他們。元叉非常恨楊昱。楊昱第六叔楊舒的妻子，是武昌王元和的妹妹，元和就是元叉的堂祖父。楊舒早死，有一男六女，到守喪期終止而元氏不斷要求分居。楊昱的父親楊椿就會集親戚哭着對元氏説："我弟弟不幸早死，現在男孩未娶，女兒未嫁，爲何要匆匆請求分家？"不同意。於是元氏心懷怨恨。神龜二年，瀛州平民劉宣明謀反，事情暴露後逃跑。元叉就令元和及元氏誣告楊昱隱藏宣明，説："他的父親定州刺史楊椿、叔父華

史津，并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乂又構成其事。乃遣左右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而收之，并無所獲。靈太后問其狀，昱具對元氏遺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并處死刑，而乂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元乂之廢太后，乃出昱爲濟陰内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乂遣黄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乂旨，就郡鎖昱赴鄴，訊百日，後乃還任。

州刺史楊津，都送去甲仗三百具，陰謀策劃叛亂。”元乂又捏造出證據。於是派皇帝左右御仗五百人，在夜晚包圍楊昱住宅搜查逮捕他，一無所獲。靈太后親自審問他的案件，楊昱將與元氏結怨的過程全部説出，言語沉痛悲切。太后於是就令人解除楊昱的束縛，元和及元氏都判死刑，但元乂在其中袒護，元和僅免官，元氏也終未判罪。及至元乂廢除太后權力，就將楊昱外任爲濟陰内史。中山王元熙在鄴城起兵，元乂派黄門盧同赴鄴城刑訊元熙，并追究同黨。盧同奉迎元乂旨意，到濟陰郡鎖拿楊昱至鄴城，審訊一百天，然後纔放回郡任職。

孝昌初，除征虜將軍、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時北鎮饑民二十餘萬，詔昱爲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後賊圍豳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豳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内空虚，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豳，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軍。尋除征虜將軍、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出爲雍州刺史，徵昱還，除吏部郎中、武衛將軍，轉北中郎將，加安東將軍。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除度支尚書，轉撫軍、徐州刺史，尋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

孝昌初年，授任征虜將軍、中書侍郎，升給事黄門侍郎。當時北鎮有飢民二十多萬，詔令以楊昱爲使者，將災民分散在冀、定、瀛三州就地取食。後賊包圍豳州，詔令楊昱兼侍中，持節杖催促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元顥出兵，就隨軍監督。豳州解圍。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内兵力空虚，謀議將襲擊長安，刺史元脩義恐懼而請求援助，一日一夜，發文書九封。都督李叔仁遲疑不敢發兵。楊昱説：“長安，是關中地區的根本。現在大軍駐屯在涇、豳二州，與賊相對峙，如果長安失守，大軍自然瓦解，這支部隊雖前去，有什麽益處呢！”就與叔仁等一起救長安，在戰陣中殺死神達及諸賊近四百人，餘賊都奔走潰散。皇上因楊昱奉旨催促出兵，但元顥軍行動遲緩，就免去楊昱官職。於是僅兼侍中催促軍隊行動。隨即授征虜將軍、涇州刺史。不久，楊昱的父親楊椿出任雍州刺史，召楊昱還京，授任吏部郎中、武衛將軍，改任北中郎將，加授安東將軍。當蕭寶夤等在關中失敗後，任命楊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楊昱途中遇賊失利撤回。授任度支尚書，改任撫軍將軍、徐州刺史，不久授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授散騎常侍。

後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蕭衍遣將軍王辯率衆侵寇徐州，番郡人續

後泰山太守羊侃占據本郡向南叛變，蕭衍派將領王辯率衆入侵徐州，番郡人續靈珍接受蕭衍

靈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刺史，擁衆一萬，攻逼番城。昱遣别將劉鹹擊破之，臨陳斬靈珍首，王辯退走。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群議。

還朝未幾，屬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軍、右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爲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既擒濟陰王暉業，乘虚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恭，太守、西河王悰并逾城而走，俱被擒縶。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顥至，執昱下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病黄泉，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顥乃拘之。明旦，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言，初下都日，袁昂爲吴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楊昱？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顥既入洛，除昱名爲民。

孝莊還宫，還復前官。及父椿辭老，請解官從養，詔不許。尒朱榮之死也，昱爲東道行臺，率衆拒尒朱仲遠。會尒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都督瀛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孝邕，員外郎。走免，匿於蠻

任命的平北將軍、番郡刺史，率兵一萬，進攻番城。楊昱派别將劉鹹擊敗靈珍軍，在戰陣中斬殺靈珍，王辯撤走。羊侃的兄長羊深，當時任徐州行臺，軍府官員都想將羊深關押。楊昱説："昔日晋羊舌肸不因羊舌鮒犯罪而被罷黜，《春秋》中很稱贊此事，爲何因羊侃而懲罰羊深呢。應該聽候朝廷旨意。"不同意衆人的意見。

還朝不久，適逢元顥近逼大梁，授楊昱爲征東將軍、右光禄大夫，加授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爲南道大都督，鎮守滎陽。元顥既已擒濟陰王暉業，就乘虚直進，大軍屯集在滎陽城下，派遣他的左衛將軍劉業、王道安等招誘楊昱，令他投降，楊昱拒絶，元顥就揮兵攻城。城被攻破，都督元恭，太守、西河王元悰一起越城逃走，都被擒獲。楊昱與弟弟和兒子五人，仍留在門樓上，片刻間元顥到來，捉拿楊昱走下城樓，當面斥責楊昱説："楊昱，你今日甘心受死嗎？你自己辜負我，不是我辜負你。"楊昱回答説："料想無望生還，先前不下城樓的原因，衹是顧慮擾亂軍陣而已。但遺憾八十老父，無人供養，抱病等死，請留我小弟一條命，我死就不朽了。"元顥就將他關押。第二天早晨，元顥的部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多人跪伏在元顥帳前，請求説："陛下渡過長江以來直進三千里，没有丢失一箭的損耗，昨日一天被殺傷五百多人，請殺楊昱以令將士快意。"元顥説："我在江南時，曾聽梁主説過，他當年東下建業時，袁昂守吴郡不降，梁主稱贊袁昂能忠誠守節。爲何要殺楊昱？除他之外，都聽從你們請求。"於是斬殺楊昱部下統帥三十七人，都令蜀兵剖腹取心吃下。元顥攻入洛陽後，廢除楊昱任官資格爲平民。

孝莊帝回宫，恢復前任官職。及至父親楊椿辭官養老，楊昱請求解職侍從奉養父親，詔令不准。到尒朱榮被殺，楊昱任東道行臺，率兵阻擊尒朱仲遠。到尒朱兆攻入洛陽，楊昱回到京城。後回歸鄉間，也被天光殺害。太昌初年，追贈都督瀛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

兒子孝邕，任員外郎。逃走免死，藏匿在蠻

中，潛結渠帥，謀應齊獻武王以誅尒朱氏。微服入洛，參伺機會。爲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殺之。

族地區，暗中交結蠻族首領，計劃響應齊獻武王以誅殺尒朱氏。化裝入洛陽，偵察等候機會。被人告發，世隆將他逮捕交廷尉，受刑死去。

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

楊椿的弟弟楊穎，字惠哲。任本州別駕。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楊穎的兒子叔良，武定年間，任新安太守。

楊順

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請。累遷直閤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預立莊帝之功，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户。出爲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罷州還，遇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贈都督相殷二州諸軍事、太尉公、録尚書事、相州刺史。

楊穎的弟弟楊順，字延和，寬容謹慎。太和年間，初任奉朝請。逐漸升至直閤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參預立莊帝有功，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户。出任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隨即進軍號爲撫軍將軍。罷免刺史官職回鄉，遇害，享年六十五歲。太昌初年，追贈都督相殷二州諸軍事、太尉公、録尚書事、相州刺史。

子辯，字僧達。歷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雍州刺史。

楊順的兒子楊辯，字僧達。官至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雍州刺史。

楊仲宣

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自奉朝請稍遷太尉掾、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賜爵弘農男。建義初，遷通直常侍。出爲平西將軍、正平太守，進爵爲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將軍。還京之日，兄弟與父同遇害。辯，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燕恒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楊辯的弟弟仲宣，有風度及才幹學問。由奉朝請逐漸升至太尉掾、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加授鎮遠將軍，賜爵弘農男。建義初年，升任通直常侍。出任平西將軍、正平太守，進位伯爵。在郡守任有能幹的名聲，就原官加授安西將軍。回京之後，兄弟二人與父親同時被殺。楊辯，太昌初年追贈使持節、都督燕恒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追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楊玄就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

仲宣的兒子玄就，年幼而俊秀出衆。被逮捕時纔九歲，揪扯士兵，説道：“想害我各位尊長，乞求先殺我。”士兵用刀砍斷他的臂膀，仍然請死不止，於是就先被殺害。永熙初年，追贈汝陰太守。

仲宣弟測，朱衣直閤。亦同時見害。太昌中，贈都督平營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吏部尚書、平州刺史。

仲宣的弟弟楊測，官至朱衣直閤。也同時被害。太昌年間，追贈都督平營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吏部尚書、平州刺史。

測弟稚卿，太昌中，爲尚書右

楊測的弟弟稚卿，太昌年間，任尚書右丞，

丞，坐事死。

因事獲罪被殺。

楊津 楊逼

順弟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時高祖冲幼，文明太后臨朝，津曾久侍左右，忽咳逆失聲，遂吐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游，至於宗族姻表，罕相祗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游，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

楊順的弟弟楊津，字羅漢，本名延祚，是高祖爲他賜名。年少時正直謹慎，以有器量風度著稱。十一歲時，授任侍御中散。當時高祖年幼，文明太后執政，楊津曾長久侍奉在高祖身旁，忽然大聲咳嗽，就吐出數升穢物，用衣袖承接。太后聽到嘔吐聲，審視却未見穢物，問他原因，全說真話。於是就因恭敬謹慎被賞識，賜縑一百匹。升符璽郎中。楊津因身在禁宫密地，不外出交游，甚至於宗族姻親，也極少相問候。司徒馮誕與楊津少年時結交共游，而楊津見他地位高貴，常常退避，當馮誕相招時，多托辭有病不去。馮誕因此生恨，但楊津更遠離馮誕。有人勸告楊津説："司徒，是您的少年舊交，應可蒙受他的好意升進，爲何自己抵拒見外呢?"楊津說："被權勢家厚待，又談何容易。祇要保全我今日的地位，也就滿足了。"

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又爲直寢，遷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以津爲都督征南府長史，至懸瓠，徵加直閣將軍。後從駕濟淮，司徒誕薨，高祖以津送柩還都。遷長水校尉，仍直閣。景明中，世宗游於北邙，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世宗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閣。

改任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又任直寢，升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委任楊津爲都督征南府長史，到懸瓠後，召至加授直閣將軍。後隨從皇上渡過淮水，司徒馮誕逝世，高祖令楊津送靈柩還京城。升長水校尉，仍任直閣。景明年間，世宗在北邙游覽，楊津當時正陪從，太尉、咸陽王元禧謀反，世宗急馳入華林。當時直閣中有參預元禧陰謀的人，都在隨從行列。當元禧亂事平定後，皇帝環顧群臣告訴他們說："直閣中有一半人是逆黨，不是非常忠誠者怎能不參預這陰謀?"因此任命楊津爲左中郎將。升驍騎將軍，仍任直閣。

出除征虜將軍、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民，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

出任征虜將軍、岐州刺史。楊津事必躬親，孜孜不倦。有個武功的百姓，携絹三匹，在距城十里處，被賊劫奪。當時恰有使者乘驛馬到此，被劫人因此得以申報。使者到州府，將事情告訴楊津。楊津就公布命令說："有人穿某色衣服，乘某色馬匹，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他姓名，如有家人，可速來收葬。"有一老母，走來痛哭，說是自己的兒子。於是派騎士追捕，人絹俱獲。從此一境都敬畏佩服。至於對郡守縣令僚屬中有

閫境畏服。至於守令僚佐有瀆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母憂去職。

延昌末，起爲右將軍、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耻。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還除北中郎將，帶河内太守。太后疑津貳己，不欲使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

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栅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内。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至，見栅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恇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劍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爲左衛。尋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略

貪污行爲的人，從不公開指責其罪過，多用書信嚴切斥責。於是部屬感激自勵，没有人犯法。因母親去世解任。

延昌末年，復出任右將軍、華州刺史，與哥哥楊播前後都任本州刺史，當代人視此爲榮。在這以前，賦調收受的一匹絹，度量時用的尺特長，主持者因循舊法，共同在其中取利，百姓因此苦於交納。楊津就下令依據通用的尺度量百姓交納的絹，交納合格的絹就賜給一杯酒以示表彰；交納的絹不合規格，也照樣收下，但不給酒，以示羞耻。於是百姓互相勸誡，官府收的絹調比以前更多。還京授任北中郎將，兼河内太守。太后懷疑楊津對己有二心，不想使他據守軍政要地，改任平北將軍、肆州刺史，隨之又改任并州刺史，將軍軍號不變。徵召爲右衛將軍。

孝昌初年，加授散騎常侍，隨即以本官品代理定州刺史。不久附近軍鎮騷亂，侵犯逼近舊都平城，就加授楊津安北將軍、署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衛將軍，隨即改任左衛將軍，加授撫軍將軍。當初楊津接受命令後，就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在博陵起兵，定州危急，於是就回師南向迎敵。剛到城下，營壘未及設立，而定州部隊剛失敗。楊津認爲賊兵已經有利用勝利的時機，我軍士卒疲勞，營壘又未設立，不可拒敵，賊一定會趁夜攻擊，我軍就絶對不能保全，就想移軍入城，再另謀作戰時機。刺史元固説賊已逼近州城，不可顯示弱小，關閉城門拒絶楊津軍入城。楊津揮刀要斬殺守門的人，部隊纔得以入城。賊兵果然當夜趕到，見城外營栅中無人便退走。此後，賊兵攻州城東面，已攻入城外小城，刺史關閉小城東門，城中人心混亂，不敢出城拒戰。楊津要擊賊，長史許被守住城門不許外出，楊津親手揮劍擊許被，未砍中，許被就跑走。楊津開門出擊，斬賊首領一人，殺賊數百人。賊退走，城中人心稍爲安定。詔令授任衛尉卿，出征官職不變，以楊津兄長衛尉卿楊椿代任左衛將軍。隨即加授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當初，楊津的兄長楊椿在定州任

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

職時獲罪，是由於鉅鹿人趙略投書舉報引起的。當楊津到此，趙略率全家逃走，楊津就下告示慰問勸説，要求他還鄉。於是全州人既慚愧又敬服，到處稱頌他。

時賊帥薛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喻之，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爲患矣。願公察之。"津以城内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内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

當時賊帥薛脩禮、杜洛周摧殘掠殺定州境内居民。州城孤立無援，處在兩寇的勢力之間，楊津貯積柴草糧食，修理打仗用的兵器器械，改造修築城墻，賊兵每次來進攻，城中防守機械競相興起。又在城中距城墻十步的地方，掘井到見水，多開地道，潛伏士兵從地道涌出城，設置火爐熔鐵，拿鐵水灌賊。賊兵於是就互相傳説："不畏利槊堅城，惟畏楊公鐵星。"楊津給賊兵首領元洪業及賊兵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人寫信，開導勸説他們，并授給鐵券爲憑，許諾給他們爵位，要求他們除去賊帥毛普賢。洪業等人感動覺悟，回信説："現在與諸人秘密商議，將殺普賢，望公能等待。又賊想圍城，衹是爲奪取北鎮的人。城中所有的北鎮人，必須都殺死，公如果置之不理，恐怕會放縱敵人成爲禍患。望公深察。"楊津因城内北鎮人雖是惡賊同黨，但已經是手掌中控制的人物，不忍心就這樣斬殺，衹收入内城中禁閉。將士們都很感激他的仁愛寬恕。朝廷當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托楊津分派，楊津根據賊中首領狀况，秘密地送給他們，脩禮、普賢被殺都與此有關。

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邑一千户，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民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説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絶之。自受攻圍，經涉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而出，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論，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一萬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持疑，遂還。

不久，杜洛周包圍州城，楊津盡力捍衛。詔令加授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食邑一千户，將士中有功的由楊津自主升賞，參戰軍民免除八年徭役。葛榮用司徒職誘楊津，楊津大怒，斬殺葛榮使者以表示拒絶。自從被包圍，經過三年，朝廷不能拯救。就派長子楊遁突圍出城，往見蠕蠕國主阿那瓌，請他討伐賊人。楊遁日夜哭泣陳述，阿那瓌派他的叔祖父吐豆發率領精鋭騎兵一萬南下，前鋒已到達廣昌，賊軍防守關隘路口，蠕蠕懷有疑慮，於是退兵。

津長史李裔引賊逾城。賊入轉衆，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脱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欲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

楊津的長史李裔引導賊兵入城。賊兵涌入者增多，而楊津苦戰不能相敵，於是被擒獲。洛周脱去楊津的衣服，將他置入地牢，數日後，想將他烹煮，諸賊反復諫勸不殺，於是得以免死。楊

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慚。典守者以相告，洛周弗之責也。及葛榮吞洛周，復爲榮所拘守，榮破，始得還洛。

永安初，詔除津本將軍、荆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當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書，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仍除吏部。元顥内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洒宫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

尒朱榮死也，以津爲都督并肆燕恒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委津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手下唯羽林五百人，士馬寡弱。始加招募，將從滏口而入。值尒朱兆等便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渡河，而尒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遂，乃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三。太昌初，贈都督秦華雍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津有六子。

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郎。莊帝北巡，奉詔慰勞山東。車駕入洛，除尚書左丞，又爲光禄大夫，

津曾與李裔見面，當着諸賊首領的面用君臣大義斥責李裔，邊哭邊説，使李裔大感慚愧。看管的人將此事告訴洛周，洛周未加責備。到葛榮吞并洛周，又被葛榮關押，葛榮失敗，纔得以回洛陽。

永安初年，詔令授楊津爲衛將軍、荆州刺史，加授散騎常侍、該州都督。楊津因此前在中山陷入賊寇手中，赴朝堅決辭讓，終於没有就職。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又授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仍舊任吏部。元顥入侵洛陽，莊帝將親自出征，委任楊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及到任，元顥已入洛陽。到元顥失敗，楊津就入宫守衛，清掃宫廷殿房，派第二子楊逸封閉官舍倉庫，各處設防。當莊帝入洛陽時，楊津在北邙迎接，哭涕請罪，莊帝對他厚加安慰贊賞。隨即任命楊津爲司空、加授侍中。

尒朱榮死後，任命楊津爲都督并肆燕恒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侍中、司空職位不變，將討伐胡人一事交他籌劃。楊津迅即赴鄴城，手下僅有羽林兵五百人，人馬少而弱。剛開始招募士卒，計劃從滏口入并州。此時尒朱兆等就已攻克洛陽，相州刺史李神等人商議要同楊津一起率衆獻城通好，楊津不聽從。因爲兒子楊逸已任光州刺史，侄子楊昱當時任東道行臺，聚集部衆，在梁、沛地區，楊津計劃轉兵東向，另謀策略。就率領輕裝騎兵，期望到濟州渡過黄河，但尒朱仲遠已占領東郡，所謀劃的不能實現，於是就回到京城。普泰元年，也在洛陽被殺，時年六十三歲。太昌初年，追贈都督秦華雍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謚號爲孝穆。將歸葬本鄉，詔令大鴻臚持節杖監護喪事。楊津有六個兒子。

長子楊遁，字山才。楊家高貴顯赫，諸子剛成年，都授官位，而楊遁性情静淡謙退，年近三十，纔任鎮西府主簿。漸升至尚書郎。莊帝北巡時，他奉詔令撫慰太行山以東地區。皇帝回洛陽，授任尚書左丞，又授光禄大夫，仍任尚書左

仍左丞。永安末，父津受委河北，兼黄門郎詣鄴，參行省事，尋遷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亦被害於洛，時年四十二。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

丞。永安末年，他的父親楊津受命節制黄河以北，他兼黄門侍郎赴鄴，參行省事，隨即升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也在洛陽被害，時年四十二歲。太昌初年，追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號爲恭定。

楊逸

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度。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轉給事中。父津在中山，爲賊攻逼，逸請使於尒朱榮，徵師赴救，詔許之。

楊遁的弟弟楊逸，字遵道，有承擔政務的才能和修養。出仕任員外散騎侍郎。因功賜爵華陰男，改任給事中。父親楊津在中山，被賊圍攻，楊逸請求做使者到尒朱榮那裏，徵召部隊赴救，詔令應許。

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内，常寢宿於御床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以自慰。"

建義初年，莊帝還在河陽，楊逸單獨去謁見，莊帝特授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至朝官遭濫殺之禍，皇帝更加憂傷恐懼，令楊逸晝夜陪伴，數日之内，經常睡在御床前。皇帝曾在半夜告訴楊逸説："昨天以來，舉目僅見異族，幸得你在，略可自慰。"

尋除吏部郎中，出爲平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於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東將軍、光州刺史。逸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昃不食，夜分不寢。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又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干犯。時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并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爲宜貸二萬。詔聽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煮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暗室，終不進，

隨即授任吏部郎中，出任平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授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歲，在當時任刺史的人中最年輕。隨之因路途被阻未赴任，改授平東將軍、光州刺史。楊逸屈己敬人盡力安撫，心在政務，有時日偏未食，夜半未寢。至於兵民服役，一定親自送行，有時在大風烈日中，暴雨冰雪下，一般人都不能忍受那份勞苦，楊逸却從無疲倦的神態。又因法令嚴明，寬大與嚴厲兼施，因此全境敬服，没有人敢違抗政令。當時連年災荒，許多人餓死，楊逸想用倉中糧賑濟災民，但掌管者害怕受懲罰不敢施行。楊逸説："國家以人民爲本，人民以糧食爲命，百姓不能滿足生活，君主怎能滿足？假如因此獲罪，是我所甘心的事。"於是發放倉中糧，然後申報朝廷。右僕射元羅以下官員認爲國家倉儲不能缺，都堅决不同意。尚書令、臨淮王元彧認爲應貸給二萬斛。詔令允許二萬。楊逸貸出糧食後，對老小殘疾不能自理生活的，又在州城門處煮粥供給他們，救濟將要餓死的人以萬計數。皇帝聽説後很贊美他。楊逸爲政愛護百姓，很憎惡强横狡猾者，就四處設偵稽人員。他的部屬至郡縣出差，都自帶糧食，間或有人爲他們置辦飲食，雖在暗

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

室，終究不敢進食，都說楊使君有千里眼，哪可以欺騙他。在光州的政績十分突出。

及其家禍，尒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爲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絶。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謚曰貞。

及至他家遇禍，尒朱仲遠派使者到光州殺害了他，時年三十二歲。屬吏百姓如喪親戚，城鎮村落，都爲他置辦齋供，一個月之中，到處不停。太昌初年，追贈都督豫郢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謚號爲貞。

楊謐

逸弟謐，字遵智。辟太尉行參軍，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爲尒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

楊逸的弟弟楊謐，字遵智。徵用爲太尉行參軍，歷任至員外散騎常侍，因功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衛將軍。在晉陽，被尒朱兆殺害。太昌初年，追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

謐弟遵彦，武定中，吏部尚書、華陰縣開國侯。

楊謐的弟弟遵彦，武定年間，任吏部尚書、華陰縣開國侯。

楊暐

津弟暐，字延季。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稍遷散騎侍郎、直閤將軍、本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尚食典御。孝昌初，正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楊津的弟弟楊暐，字延季。性格文雅厚重，頗有文學修養。出仕任奉朝請，漸升至散騎侍郎、直閤將軍、本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尚食典御。孝昌初年，正授武衛將軍，加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衛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讓，武定末，尚書祠部郎中。

楊暐的兒子元讓，武定末年，任尚書祠部郎中。

播家世純厚，并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侄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

楊播家風淳正樸實，都注重仁義禮讓，兄弟間相奉侍，如同父子。楊播剛毅。楊椿、楊津恭順謙和，與他人談話，自稱名字。兄弟白天就聚坐在廳堂，整天相對，不曾進入私室。凡得一美味食品，兄弟不會齊不食。廳堂中，常用幃幔隔開，作爲睡覺的場所，時至安睡，還一同談笑。楊椿年老，曾從别處飲醉還家，楊津向前扶持進房，就在閤前和衣而睡，隨時侍候。楊椿、楊津年過六十，都位至三公，而楊津仍早晚參問楊椿起居，子侄輩群立階下，楊椿不讓坐，楊津不敢坐。楊椿常出門到近處行走，如日斜未歸，楊津不先進食，待楊椿回，然後共同進食。進食時楊

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僚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羡焉。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

津就先親手奉餐具給兄長，菜肴都讓楊椿先嘗，楊椿令他吃，然後纔進食。楊津任司空，當時府主都自召僚屬，有人找楊津求官職，楊津說："此事須由家兄裁定，爲何問我？"當初，楊津任肆州刺史時，楊椿在京城居住，楊津每次得到時令美食，就托使者帶給楊椿，如果没有寄走，自己不先入口。楊椿每次得到食物，就對着流淚。兄弟都有孫兒，衹有楊椿有曾孫，年已十五六歲，楊椿常想爲他早娶親，期望能見玄孫出生。自楊昱以下諸後輩，大多有學問志向，當時人無不欽佩羨慕。一家之内男女上百人，五服内親屬共同飲食，家中没有嫌隙，魏朝以來，僅有盧淵兄弟和楊播兄弟如此，當代没有人趕得上。

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治。前廢帝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下詔付有司檢聞。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世隆後乃奏云："楊家實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廢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縱擅，無如之何。永熙中，椿合家歸葬華陰，衆咸觀而悲傷焉。

世隆等想陷害楊椿全家，誣告他將叛逆，奏請收監治罪。前廢帝不同意，世隆又堅持不已，前廢帝不得已，下詔交有關機構審查。世隆就派步兵騎兵在夜間包圍楊椿家，天光也在同一天在華陰逮捕楊椿。東西二處楊家，無論老幼都被殺，家産被没收。世隆事後纔奏報說："楊家確實造反，在夜間抗拒士兵，於是就都被殺死。"前廢帝惋惜惆悵了很長時間，衹是不説而已。知道世隆放肆專擅，没有辦法。永熙年間，楊椿全家歸葬華陰，民衆都來觀看并悲悼楊家。

楊鈞

播族弟鈞。祖暉，庫部給事，稍遷洛州刺史。卒，贈弘農公，謚曰簡。父恩，河間太守。鈞頗有幹用，自廷尉正爲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令。出除中山太守，入爲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荆州刺史，還爲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所居以强濟稱。後爲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卒，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華州刺史。

長子暄，卒於尚書郎。

暄弟穆，華州别駕。

楊播同族弟楊鈞。祖父楊暉，任庫部給事，逐漸升至洛州刺史。去世，追贈弘農公，謚號爲簡。父親楊恩，官至河間太守。楊鈞較有才幹能力，由廷尉正升任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令。出任中山太守，入朝任司徒左長史。又任徐州、東荆州刺史，還京任廷尉卿。授任恒州刺史，改任懷朔鎮將。在任各職位時都以果決能幹著稱。後任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去世，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華州刺史。

楊鈞的長子楊暄，任尚書郎時去世。

楊暄的弟弟楊穆，官至華州别駕。

楊儉

穆弟儉，寧遠將軍、頓丘太守。建義初，除太府少卿。尋爲華州中正，加左將軍。儉與元顥有舊，及顥入洛，受其位任。莊帝還宫，坐免。後以本將軍潁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普泰初，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永熙中，以本將軍除北雍州刺史，仍陷關西。

楊穆的弟弟楊儉，任寧遠將軍、頓丘太守。建義初年，授任太府少卿。隨即委任華州中正，加授左將軍。楊儉與元顥是舊交，及至元顥入洛陽，接受元顥的任命。莊帝回宫，楊儉獲罪免職。後以左將軍任潁州刺史，隨即加授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因州撤銷未赴任。普泰初年，任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永熙年間，以征南將軍任北雍州刺史，於是陷没在關西。

楊寬

儉弟寬，自宗正丞，建義初爲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稍遷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永安二年，除中軍將軍、太府卿。後爲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右光禄大夫、澄城縣開國伯。太昌初，除給事黄門侍郎，尋加驃騎大將軍，除華州大中正，監内典書事。坐事去官。永熙三年，兼武衛將軍，又除黄門郎。隨出帝入關西。儉、寬皆輕薄無行，爲人流所鄙。

楊儉弟楊寬，由任宗正丞開始做官，建義初年任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逐漸升至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永安二年，任中軍將軍、太府卿。後任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右光禄大夫、澄城縣開國伯。太昌初年，任給事黄門侍郎，隨即加授驃騎大將軍，任華州大中正，監内典書事。因事坐罪去職。永熙三年，兼武衛將軍，又任黄門郎。隨出帝入關西。楊儉、楊寬都輕薄無德行，被士人所鄙視。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内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及哉！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因忠誠堅毅謙恭謹慎，承荷内外的重任，位爲公卿州牧郡守，榮耀數朝，真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他們言談舉止恭順，出自至誠，敬仁德慎言行，可做世人師從的楷模，漢代萬石的家風、陳紀的家法，也不過如此。諸子如秀木挺立，家中佩青紫綬帶的官充盈庭院，那是積善的獎賞吧？及至胡逆專擅朝政，濫用刑法肆行酷毒，以這樣的家族而遇這樣的災禍，報應的道理，怎麼解釋呢！

魏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劉昶　蕭寶夤　蕭正表

劉昶　劉輝　劉文遠

劉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兄駿以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開府。及駿子子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疑昶有異志。昶聞甚懼，遣典籤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觀其意。子業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法生："義陽謀事，汝何故不啓?"法生懼禍，走歸彭城。昶欲襲建康，諸郡并不受命。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吴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人，間行來降。在路多叛，隨昶至者二十許人。

昶雖學不淵洽，略覽子史，前後表啓，皆其自製。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

皇興中，劉彧遣其員外郎李豐來朝，顯祖詔昶與彧書，爲兄弟之戒。彧不答，責昶以母爲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罃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更與彧書。昶表曰："臣殖根南僞，托體不殊，秉旄作牧，職班台位。天厭子業，夷戮同體，背本歸朝，事捨簪笏。臣弟彧廢侄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義難奪，爲臣之典靡經，棠棣

劉昶，字休道，是義隆的第九個兒子。義隆在位時，封義陽王。兄長劉駿委任他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開府。到劉駿的兒子子業稱帝，昏聵狂妄恣意施暴，殺害他的親屬，懷疑劉昶有異心。劉昶聽説後很恐懼，派典籤虞法生奉表請求入朝，用以觀察子業的意向。子業説："義陽與太宰一起謀反，我想討伐他，現在知道請求回京，很好。"又不斷責問法生："義陽謀反，你爲何不報?"法生害怕遇禍，逃回彭城。劉昶想襲擊建康，各郡都不接受命令。和平六年，就拋棄母親妻子，攜妾吴氏穿男人服裝，結合有義氣的隨從六十多人，偷偷來降。在路途中隨從多叛逃，隨劉昶到達的有二十來人。

劉昶雖然學問不深，但略讀諸子史籍，先後所上的表章，都是他自己寫成的。朝廷贊賞看重他，娶武邑公主，被任命爲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一年多後公主薨，再娶建興長公主。

皇興年間，劉彧派他的員外郎李豐來朝貢，顯祖詔令劉昶給劉彧寫信，作爲兄弟間往來書信。劉彧不以兄弟間禮儀相答，責備劉昶説他的母親是先皇的小妻，應如《春秋》中荀罃對楚國稱外臣的禮節。不久敕令劉昶再給劉彧寫信。劉昶上表説："臣出生於南方僞朝，血緣與劉彧無別，執旄節作州牧，職品序列在臺省。天殺的子業，屠戮同胞親屬，所以我背離本土歸順皇上，變故中捨棄纓簪朝笏。臣的弟弟劉彧廢侄自立，

之咏可修，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修往文，彼所不納。伏願聖慈停臣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

昶好犬馬，愛武事，入國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呵詈童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嚙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能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

太和初，轉内都坐大官。及蕭道成殺劉準，時遣諸將南伐，詔昶曰：“卿識機體運，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豎，克蕩凶醜，翦除民害。氛穢既清，即胙卿江南之土，以興蕃業。”乃以本將軍與諸將同行。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陳，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爲感嘆。後昶恐雨水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遊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

高祖引見於宣文堂，昶啓曰：“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廢昏立德，扶定傾危，萬里奔波，投蔭皇闕，仰賴天慈，以存首領。然大耻未雪，痛愧纏心。屬逢陛下厘校之始，

彰顯於遠近，兄弟間的關係難以否認，做臣子的規則没有經受，可以講求棠棣之詩，不能允許越禮的事。臣如果改寫，就成尊敬二位主子；還是照原樣寫，又不被他接受，期望皇上停止令臣現在作答。”皇帝同意。任外都坐大官。公主又逝世，再娶平陽長公主。

劉昶喜好犬馬，愛好習武練兵，歸順國家十多年，還是穿布衣戴黑色冠，如穿喪服。但責駡僕從，雜有南北口音。即使在大庭廣衆之中，諸皇親常戲侮嘲弄他，有時扭手咬臂，鬧至受傷，笑叫的聲音，直傳皇帝耳中。高祖經常優容這類舉動，不因此責怪質問。至於向皇上陳奏故國的變故，談到征伐兵役，就能面色凝重甚至哭泣，悲憤的情緒感動周圍的人。但天性偏狹暴躁，喜怒無常，每到生氣時，責打吏從特别殘酷，接待南方人士，禮節多不甚謙恭，因此他人多懷畏懼遠避的心。

太和初期，改任内都坐大官。及至蕭道成殺劉準，當時派諸將南征，詔告劉昶説：“你早識時機體會天運，率先覺悟而來歸順。你的宗廟不再有祭祀，朕聽此消息，同情與氣憤兼涌心懷。現派大將軍率領南面州郡的士卒，用以討伐叛逆小人，克期掃蕩凶醜，剪除百姓的禍害。污穢的氣氛一清，就報答你南方的土地，以興盛藩屬的基業。”於是以征南將軍與諸將同行。路過徐州，在他母親舊居行禮哭拜，悲哀的神態感動隨從。又巡視故居，邊走邊哭，隨從無不辛酸嘆息。及至到達部隊，將要臨陣作戰，劉昶四面拜謝衆將士，自述家庭及國家滅亡，蒙皇上慈愛照顧，言辭説理透徹，聲音慷慨激昂，淚流滿臉，三軍都被他感動。後來劉昶顧慮雨水剛降，上表請求撤軍，被批准。又加授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當時改革朝廷禮儀，詔令劉昶與蔣少遊專門主持此事。劉昶條列舊章上奏，基本上没有遺漏。

高祖在宣文堂召見，劉昶啓奏説：“臣本國失去常道，私行暴虐的政治，臣不能廢昏君立德主，扶持安定傾倒的危險，萬里奔波，投順皇上求蔭庇，上靠皇上慈愛，得以保全生命。但大耻未能雪洗，哀痛慚愧纏在心間。適逢陛下開始改

願垂曲恩，處臣邊戍，招集遺人，以雪私耻。雖死之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誠累紀，本邦湮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灾，良以爲愧。出蕃之日，請别當處分。"後以昶女爲鄉君。

高祖臨宣文堂，見武興王楊集始。既而引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况此蕃垂之主，故勞公卿於此。"昶對曰："陛下道化光被，自北而南，故巴漢之雄，遠覲天闕。臣猥瞻盛禮，實忻嘉遇。"高祖曰："武興、宕昌，於禮容并不閑備，向見集始，觀其擧動，有賢於彌承。"昶對曰："陛下惠洽普天，澤流無外，武興蕞爾，豈不食椹懷音。"

又爲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春，高祖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因奏曰："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冀恃國靈，釋臣私耻。"頓首拜謝。高祖亦爲之流涕，禮之彌崇。蕭賾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陽，無功而還。

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吴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固辭，詔不許，又賜布千匹。及發，高祖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脱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昔齋宇山池，并尚存立，昶更修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内外奸雜，前

革，願降徇情之恩，安置臣在邊防，招集故國遺民，以雪洗私家的耻辱。雖至身死，還如生存。"悲哭了很長時間。高祖説："你投誠已數十年，本國已滅亡，作爲帝王的未能救難憫災，深以此爲愧。你出就藩國之期，請容朕另行布置。"後任命劉昶的女兒爲鄉君。

高祖前往宣文堂，召見武興王楊集始。事後引集始入宴席，詔告劉昶説："集始是邊疆的酋長，不足以享受諸侯的禮遇，但君王不遺棄小國的臣子，何况這藩衛邊陲的國主，所以煩勞公卿在此陪宴。"劉昶回答説："陛下的道德感化四方光照大地，由北至南，所以巴漢的豪雄，遠來朝見天子。臣猥瑣却能瞻仰盛典，真高興有美好的際遇。"高祖説："武興、宕昌，在禮節方面都不熟悉，剛纔召見集始，觀察他的舉動，有比彌承好的地方。"劉昶回答説："陛下恩惠流布天下，恩澤無内外之别，武興雖是小國，豈不如飛鴞食桑椹而知改變聲音。"

又任中書監。開建五等封爵後，封劉昶爲齊郡開國公，加宋王的稱號。十七年春，高祖前往經武殿，與群臣商議南征，談到劉、蕭篡奪的事，劉昶總是悲泣不止。乘便上奏説："臣本朝淪落喪亡，備遭艱辛酷毒，期望憑藉國家的威靈，消除臣私家的耻辱。"頓首拜請。高祖也爲他流淚，對他的待遇更加優厚。蕭賾的雍州刺史曹虎詐降時，詔令劉昶率兵出義陽，無功而回。

十八年，授任使持節、都督吴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劉昶堅决推辭，皇上未准許，又賜布一千匹。當出京時，高祖親自爲他餞行，命令百官賦詩贈予劉昶，又將此《文集》一部賜給劉昶。高祖藉此將自己所寫的文章詩歌出示給劉昶，對劉昶説："時逢克制凶暴的機遇，事當倡導文教的時代，雖没有學問，欲停止却不能。或許你想看看，故而以此相示。雖没有多少意趣，略可做笑談吧。"高祖重視劉昶就到此地步。自劉昶逃離彭城，到這時已很長時間了。但那舊日的房舍園林，都還保存，劉昶再加以修繕，回原處居住。他不能綏靖邊疆安定人心，撫慰招引義

民舊吏，莫不慨嘆焉。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爲公私費害。

士舊友，而內室喧鬧猥穢，内外奸佞夾雜，以前的百姓與舊部，無不感嘆。預先在彭城西南造墓地，與三位公主同墳塋却不同穴。掘石築造，墳崩塌，壓死十多人。後再移地改建，成爲耗費公私財力的禍害。

高祖南討，昶候駕於行宫，高祖遣侍中迎勞之。昶討蕭昭業司州，雖屢破賊軍，而義陽拒守不克，昶乃班師。十九年，高祖在彭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敕專征，剋殄凶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損威靈，伏聽斧鉞。"高祖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克而還，豈但卿也？"

高祖南征時，劉昶在行宫迎候皇上，高祖派侍中慰問他。劉昶攻擊蕭昭業的司州，雖多次擊敗敵軍，而義陽城固守不能攻克，劉昶於是就撤軍。十九年，高祖在彭城，劉昶到行宫晋見。劉昶説："臣奉命專主征伐，消滅凶醜，但空勞兵馬，久滯年月，使國家威靈受損，願受軍法處置。"高祖説："朕這次行動，本來没有攻城奪地的意圖，衹是想討伐有罪撫恤百姓，宣揚國家的力量與德政，此二事已經做到，没有失去本意，朕也没有攻克城鎮而回，豈衹是你呢？"

十月，昶朝于京師。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朝因月旦，欲評魏典。夫典者，爲國大綱，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别，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使千載之後，我得仿像唐虞，卿等依俙元、凱。"昶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流，爲不朽之法，豈唯仿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恒無公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其心。人君患不能納群下之諫，爲臣患不能盡忠於主。朕今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者，宜各舉所知。朕

十月，劉昶入京城朝見。高祖前往光極堂大選官吏。高祖説："朝廷重輿論，將評議魏的典章制度。典章制度，是國家的大綱，治民的根本。君主能制訂好的典章制度則國家可治理，不能就會使國家混亂。我國舊日在恒代地區時，隨需要而定制度，不是歷代的長遠制度。因此自夏季到秋季，親自參加議定制度。有人説衹以才能作標準，不必拘泥門第，朕認爲不是這樣。爲什麽呢？當今的世道，崇仰效法質樸，使清濁同流，混同一等，君子小人聲名品級没有差别，這是很不對的。我現在上有八族，士人有九等品級，九品之外，是小人做的官，又有七等。如果真有那適宜的人，可以出仕就做三公。正是顧慮賢才難得，不可衹爲一人，亂我的制度。所以明確排定九流，澄清統一朝廷規章，使千載以後，我得以仿照唐虞，卿等略似元、凱類的賢才。"劉昶答道："陛下光耀中原，維新典章制度，核實明確九流，制定不朽的法則，豈衹仿照唐虞，實在已高過三代聖王。"高祖説："國家本來有一事最可感慨。可感慨的是什麽？就是常常没有人公開説政策的得失。現在你們各盡自己的心。皇帝的憂患在於不能接受群臣的勸諫，做臣下的憂患在於不能對君主盡忠。朕現在舉出一人，如有不適宜處，你們可完全説出他的錯處；如有才能

當虛己延納。若能如此，能舉則受賞，不言則有罪。”

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薨於彭城，年六十二。高祖爲之舉哀，給温明秘器、錢百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黄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晋琅邪武王伷故事，謚曰明。

昶適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尪疾。尚高祖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昶卒，贈員外常侍。

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并皆疏狂，昶深慮不能守其爵封。然輝猶小，未多罪過，乃以爲世子，襲封。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姊也。拜員外常侍。公主頗嚴妒，輝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輝。輝遂忿憾，疏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爲夫婦之理，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宫周歲，高陽王及劉騰等皆爲言於太后。太后慮其不改，未許之，雍等屢請不已，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誡令謹護。正光初，輝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惡，主姑陳留公主共相扇獎，遂與輝復致忿争。輝推主墮床，手脚毆蹈，主遂傷胎，輝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决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宫，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公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謂侍中崔光曰：“向哭所以過哀

而不被朕所知的，應薦舉出你們各自所知道的。朕當虛懷接受。如能這樣，能推舉的就受賞，不説者就有罪。”

當談到大將軍職位時，高祖説：“劉昶就是恰當人選。”後賜給班劍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劉昶在彭城逝世，享年六十二歲。高祖爲他舉哀，賜給棺木、錢一百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套，追贈假黄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授特殊禮儀，具備九種尊崇大臣的物品，賜給前後部儀仗樂隊，依照晋琅邪武王司馬伷的舊例，謚號爲明。

劉昶嫡子承緒，是公主所生。少年時就瘦弱多病。娶高祖的妹妹彭城長公主，任駙馬都尉。先於劉昶去世，追贈員外常侍。

長子文遠，次子劉輝，字重昌，性情都粗疏狂放，劉昶很擔心他們不能保住他的爵位。但劉輝還小，没有太多過錯，就以劉輝做世子，承襲爵位。正始初期，娶蘭陵長公主，是世宗的二姐。被任命爲員外常侍。公主很嚴酷且妒嫉，劉輝曾私通公主的侍婢而使其懷孕，公主將侍婢打死。剖腹取子，肢解，再用草填實侍婢的腹中，讓劉輝看婢裸尸。劉輝就忿恨不已，疏遠公主。公主的姐姐藉入宫聽講佛經的機會，將此原因告訴靈太后，太后令清河王元懌追查此事。元懌與高陽王元雍、廣平王元懷共奏劉輝家中不和的狀況，認爲没有可再爲夫婦的理由，請示准他們離婚，削除劉輝的爵位。太后批准此議。公主在宫内居住了一年，高陽王元雍和劉騰等人都爲公主向太后進言。太后擔心公主不改，未許可，元雍等多次請求不已，太后纔允許劉輝復婚。太后流淚送公主出宫，告誡她謹慎自愛。正光初期，劉輝又私通張、陳二家女子。公主又不約束惡習，公主的姑母陳留公主又在其中煽動，於是與劉輝再致忿争。劉輝推公主跌到床下，又手打脚踢，公主就因此傷胎，劉輝害怕受懲罰逃走。靈太后召清河王元懌判决此事，將二家女子施剃髮、鞭杖之刑後交付宫中，她們的兄弟都受鞭刑，流放到敦煌當兵。公主因受傷致死，太后親自臨喪痛哭，在太極東堂爲公主舉哀，出城

者，追念公主爲輝頓辱非一，乃不關言，能爲隱忍，古今寧有此！此所以痛之。”後執輝於河内之温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得免。三年，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四年，輝卒，家遂衰頓，無復可紀。

文遠，歷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爲統軍。在壽春，坐謀殺刺史王肅以壽春叛，事發伏法。

劉武英

有通直郎劉武英者，太和十九年從淮南内附，自云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司徒外兵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擊將軍，卒于河内太守。而昶不以爲族親也。

蕭寶夤　蕭權

蕭寶夤，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鸞之竊位，封寶夤建安王。寶卷立，以爲車騎將軍、開府，領石頭戍軍事。寶卷昏狂，其直後劉靈運等謀奉寶夤，密遣報寶夤，寶夤許之。遂迎寶夤率石頭文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尚及建業城，城上射殺數人，衆乃奔散。寶夤棄車步走，部尉執送之，自列爲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卷弟寶融僭立，以寶夤爲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王。

蕭衍既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夤，以兵守之，未至嚴急。其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黄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船於江岸，脱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

葬在城西，太后親自送行數里，極盡哀悼而回。太后對侍中崔光説：“剛纔痛哭過於悲哀的原因，是追想公主被劉輝傷害欺辱不止一次，却不告訴我，能够做到克制忍耐，古往今來哪有此事！這是痛心的原因。”後來在河内的温縣捉到劉輝，關押在司州，將處死刑，遇大赦免死。正光三年，恢復他的官品爵位，調任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四年，劉輝去世，他家就此衰落，不再有可記的事。

文遠，歷任至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期，任統軍。在壽春，因參加謀殺刺史王肅并獻壽春叛變，事被揭露後受死刑。

有位任通直郎的劉武英，太和十九年由淮南歸順，自稱是劉裕弟弟長沙景王道憐的曾孫，獲賜爵位建寧子，任司徒外兵參軍，逐漸改任步兵校尉、游擊將軍，任河内太守時去世。但劉昶不認他是同族親戚。

蕭寶夤，字智亮，是蕭鸞的第六個兒子，寶卷的同母弟弟。蕭鸞竊居帝位後，封寶夤爲建安王。寶卷繼立，委任他爲車騎將軍、開府，領石頭戍軍事。寶卷昏庸狂暴，他的直後將軍劉靈運等人密謀奉寶夤爲主，秘密派人告知寶夤，寶夤應許此謀。劉靈運等就迎接寶夤率石頭戍的文武部衆攻向臺城，稱御駕出入，要清道戒嚴，百姓跟隨的有數百人。逢時近黄昏，城門關閉，就火燒尚書等三臺及建業城，城上放箭射死數人，衆人就奔跑潰散。寶夤棄車步行，被部尉逮捕送審，自述被别人逼迫，寶卷也不懲罰責備他。寶卷的弟弟寶融僭越自立，委任寶夤爲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王。

蕭衍攻克建業以後，殺害他的兄弟，又要殺寶夤，用兵看守他，但未至戒備嚴密。他家的閹人顏文智與隨從麻拱、黄神秘密設計，打穿墻壁乘夜救出寶夤。在江邊備好小船，脱去身上的衣服，穿上黑布短衣，腰繫一千多錢，秘密跑向江邊，脚穿草鞋步行，脚上的皮全磨破。防守者到天亮時追到，寶夤假做釣魚人，隨水流上下十多

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居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夤從命。澄率官僚赴弔，寶夤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蕭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

景明三年閏四月，詔曰："蕭寶夤深識機運，歸誠有道，冒險履屯，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領主書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衣冠、車馬、在京邸館，付尚書悉令豫備。"及至京師，世宗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

是年冬，蕭衍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世宗以寶夤誠懇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八座門下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夤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虎賁五百人，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强弩將軍，并爲軍主。寶夤

里，追者未生疑，等追兵走散，纔渡到西岸。於是冒險投奔華文榮。文榮與他的侄子天龍、惠連等三人，捨棄家人帶寶夤藏到山中，雇驢給他騎，晝伏夜行，景明二年到達壽春的東城戍。戍主杜元倫詢問求證，知道確實是蕭氏子弟，以禮款待，急告揚州刺史、任城王元澄，元澄用車馬衛隊迎接他。當時他十六歲，因徒步長行神色憔悴，看見他的人都以爲是被掠賣的人口。元澄用賓客禮接待他。於是他請求守喪，穿斬衰服裝，元澄派人給他講解禮儀，應用喪亡兄長的禮儀，給他重喪服裝，寶夤服從元澄的意思。元澄率領官僚去吊唁，寶夤舉動合於禮儀，不飲酒食肉，没有笑容極少説話，一如極爲悲哀的禮節要求。壽春有不少他的舊部，他都接受這些人的吊唁，衹是不見姓夏侯的，是因爲夏侯氏附和蕭衍的緣故。受吊後回拜元澄，元澄很器重他。

景明三年閏四月，詔令説："蕭寶夤深知天機時運，歸順有道德的君主，冒險犯難，投誠至宫闕，微子、陳平、韓信也不過如此。可派羽林監、兼主書劉桃符前往迎接。他生活所需的物品，以及衣冠服飾、車馬、在京的房舍，委付尚書負責預備。"當到京城後，世宗接待的規格很高。寶夤跪伏在宫門下，請求派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身體毫不移動。

當年冬，蕭衍的江州刺史陳伯之與他的長史褚胄等由壽春歸降，請求援軍以立戰功。世宗因寶夤誠懇請求和伯之報告的形勢，認爲時機不可失去，四年二月，就召尚書、門下大臣入宫商議部署兵力的方針。四月，授寶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給士兵一萬人，令暫駐東城，待秋冬之際再大舉發兵。寶夤第二天將接受任命，前夜痛哭不已。到次日晨，皇上爲他隆重策封授職，賞給車馬等器物，配給虎賁衛士五百人，諸事以豐厚爲標準，但還不及對劉昶優厚敬重。又特許他招募國内的壯健兵丁，得到數千人。委派文智等三人任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任强弩將軍，都任軍主。寶夤雖年少漂泊流亡，但

雖少羈流，而志性雅重，過期猶絶酒肉，慘形悴色，蔬食粗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托，門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理。

正始元年三月，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值賊將姜慶真内侵，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夤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夤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夤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户。

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乃爲使持節、鎮東將軍、别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衍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泛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没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夤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詔曰："寶夤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

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夤器性温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内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

永平四年，盧昶克蕭衍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衍遣師攻文驥，盧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夤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别將，長驅往赴，受盧昶節度。賜帛三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詔曰："蕭衍送死，連兵再離寒暑，卿忠規内挺，孝誠外亮，必欲鞭尸吴墓，戮衍江陰，故授卿以

性情文雅穩重，過了守喪期還斷絶酒肉，容貌淒慘，吃粗食穿粗衣，未曾嬉笑。當受命率軍南征，貴族政要多來依附相托，門庭賓客多如市集，交付的書信不斷，寶夤接待應答，不違背道理。

正始元年三月，寶夤率部到達汝陰，東城已陷落，於是駐在壽春的栖賢寺。遇到賊人將領姜慶真入侵，士人百姓響應歸附，進圍壽春，就占領了外城。寶夤親自穿上盔甲，率領部下反擊，從四更開始交戰，至第二天下午申時，敵軍越來越多。寶夤因兵少無援，退入内城。又衝出相國東門，率士兵拼死作戰，纔將敵軍擊退。當寶夤在壽春作戰時，勇敢衝殺爲各軍第一，看見聽到的人無不佩服他。七月，回京城，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户。

到中山王元英南征時，寶夤又上表請求出征。就被任命爲使持節、鎮東將軍、别將作元英的後備隊，配給羽林、虎賁衛士五百人。與元英不斷擊敗蕭衍的部隊，乘勝圍攻鍾離。淮水泛濫，寶夤與元英狼狽撤軍，士兵戰死淹死的約十分之四五。有關機構奏告寶夤未能固守東橋，是失敗的起因，應處他死刑。詔書答道："寶夤因國難投誠，應加以憐憫寬恕，可饒恕死罪，免除官職削去爵位回家居住。"

不久娶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婚禮用具。公主有婦女的美德，奉事寶夤極守恭敬和睦的禮法，雖結婚多年，而恭順的態度不懈怠。寶夤每次入内室，公主一定站起迎候，相敬如賓，若不是太妃病重，公主不曾回宫休息。寶夤性情温順，以禮法自處，尊敬公主，内外和諧安静，清河王元懌親近而敬重他。

永平四年，盧昶攻克蕭衍的朐山戍，委派琅邪戍主傅文驥防守。蕭衍派遣軍隊進擊文驥，盧昶督率衆兵救援，詔令寶夤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别將，長途急驅趕赴前綫，受盧昶的指揮。賜帛三百匹，世宗在東堂給他餞行。皇上説："蕭衍前來送死，戰争又經寒暑，你忠誠的操守蓄在内心，孝順的誠意顯在外表，一定要對吴墓鞭尸，斬殺蕭衍在長江之南，因此授你總統兵馬

總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歟?”寶夤對曰：“仇耻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厲將帥，誓必拉彼奸勁，以清王略。聖澤下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橫流，哽咽良久。於後，盧昶軍敗，唯寶夤全師而歸。

延昌初，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復其齊王。四年，遷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

蕭衍遣其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封梁郡開國公，寄食濟州之濮陽。熙平初，賊堰既成，淮水濫溢，將爲揚徐之患，寶夤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將軍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其直閤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衍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巨。寶夤遣府司馬元達、統軍魏續年等赴擊，破之，孟孫等奔退。乃授左光禄大夫、殿中尚書。寶夤又遣軍主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賊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衆驚擾，自殺害者甚衆。寶夤還京師，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東洛三州諸軍事、衛將軍、荆州刺史。不行，復爲殿中尚書。

寶夤之在淮堰，蕭衍手書與寶夤曰：

謝齊建安王寶夤。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絶一隅，内無素畜，外絶

的重任，依靠你實現克敵的謀略，豈不應努力嗎?”寶夤答道：“仇恨與耻辱未報，每日枕戈待旦，雖然没有申包復國的志向，哪敢忘記伍胥鞭尸的决心。現在上靠皇上的謀略，下鼓勵將帥的鬥志，立誓一定摧挫敵人的凶焰，以肅清皇朝疆界。皇上的恩澤下臨，臣非常感動。”因而痛哭不已，哽咽了很長時間。以後，盧昶兵敗，衹有寶夤的部隊安全撤回。

延昌初期，授任安東將軍、瀛州刺史，恢復齊王的爵位。四年，升撫軍將軍、冀州刺史。當大乘教徒起兵時，寶夤派軍隊討伐，不斷被賊兵擊敗。朝廷軍隊到來，纔撲滅大乘軍。靈太后臨朝執政，召回京城。

蕭衍派遣他的將領康絢在浮山築堰蓄淮水用以灌揚州徐州。授任寶夤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去攻擊康絢。隨即再封爲梁郡開國公，邑户暫由濟州的濮陽提供。熙平初期，敵方堤堰已築成，淮水泛濫，將成爲揚州徐州的禍患，寶夤在堤堰上游，再開新渠，引水入淮澤，水勢稍減弱。就派輕車將軍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勇士一千多人，夜渡淮水，火燒敵竹木營寨，攻破敵三處堡壘，斬殺擒獲敵兵數千人，殺敵直閤將軍王升明而回，大火數日不滅。蕭衍的將軍垣孟孫、張僧副等率水軍三千人，渡淮水，北攻統軍呂巨。寶夤派軍府司馬元達、統軍魏續年等赴敵，擊敗敵軍，孟孫等奔逃退去。於是授任左光禄大夫、殿中尚書。寶夤又派軍主周恭叔率勇士數百人，夜渡淮南，火燒敵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處營寨，敵兵驚恐混亂，自相擊殺的很多。寶夤回京城，又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東洛三州諸軍事、衛將軍、荆州刺史。未赴任，又任殿中尚書。

寶夤在淮堰作戰時，蕭衍親筆寫信給寶夤説：

敬問齊建安王寶夤。亡兄長沙宣武王，當年投軍漢中，逢北敵侵犯華陽，守地隔絶在邊側一角，内無平時的積蓄，外斷絶了援

繼援，守危疏勒，計逾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爲强。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内，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逾桓文。亡弟衛尉，兄弟戮力，盡心内外。大勛不報，翻罹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内盡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會逾孟津，本欲翦除梅虫兒、茹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大事，寶晊、子晋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絶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踪難追，汾陽之志何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何急争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爲李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酬答，終無寧日，邊邑争桑，吴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修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盗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横之氣。

兵，守則危如漢守疏勒，計謀則超過齊人田單，終於能保全領土擊敗敵人，以弱爲强。使者到京的時候，君臣喜形於色，近臣相互慶賀，齊明帝每當想到這功勛，没有不停食贊嘆的。及至張永、崔慧景謀反，大將喪師在外，小將在内懷有二心，事態險如累卵，形勢超過君主被挾持。亡兄奮發忠勇，回兵大峴，被圍數日，一戰破敵，平定慧景，功勞超過齊桓公晋文公。亡弟衛尉，兄弟勉力，盡心内外大事。大勛不報，反遭深重苦難，家人都被逮捕，隨即就被殺害。朕對齊明帝，外有戡定敵人的功勞，内有盡心獻議的誠意，一日三次反省，不曾有一點過錯，遠處邊城外地，也不能免罪。竟派劉山陽輕舟西上，突來偷襲。時事危險緊迫，勢態逼不得已。所以誓師樊鄧，會聚的諸侯超逾孟津，本想除去梅虫兒、茹法珍等人，以雪洗冤屈苦難，救出親屬，然後回歸故鄉。適逢張稷、王珍國已完成大事，寶晊、子晋不斷製造危機，迫於人民樂於推戴的誠心，響應上天的命令，事情不能得到中止，哪裹是當初的願望？所以自從據有天下後，棄絶女色，戒斷美食，正是要使天下人見那本來的心願而已。不要以爲今天的位置，是可重視的，朕看此位，還不如一芥子。雖然崆峒的踪迹難以追尋，堯在汾水以北向往隱居的志向却在。現在築立這堰，你應是未明白本意。朕對昆蟲，還都不想殺害，又爲何急於争奪無用的土地，打仗傷害蒼生的性命呢！祇是因李繼伯在壽陽，侵犯我邊境，日益嚴重。有時攻小城小據點，有時搶掠一村一里。如果稍作報復，終究没有安寧的日子，邊民争奪桑葉，引起吴、楚連年戰禍。這是朕經常抑制邊鎮防軍，不與他計較的原因。繼伯已經習於如此，濫行竊奪的行爲更多。現在修這堰，祇想用以報復繼伯侵入盗竊的舉動，既然不是大的軍事行動，故而不再以文書通報北方。你幼年心胸豪邁，早有縱横天下的氣魄。當年你在石頭城舉兵，雖未克

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卿室家及諸侄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鷄。

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朝廷爲之報答。

寶夤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出爲都督徐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顔，與論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稱。

正光二年，徵爲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

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莅；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黄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

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

敵取勝，也是大丈夫所爲。現在居止河洛，真是得到時機。雖然如此，爲你計劃，不如率領這些軍隊，偷襲占領彭城，朕當另派軍隊作爲應援。得勝以後，就派你兄長子屏護送卿的祖宗靈位和你家屬以及侄兒隨從到彭城。如果還想回到北方，再設奇計，恐怕機會事態萬一錯過，難以再會合，勿做韓信，被吕雉困住。

寶夤上表附送此信，説明來信的惡毒含意。朝廷爲此回答他的表文。

寶夤志在雪恥復仇，多次請求據守邊界。神龜年間，出任都督徐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於是就在清水東建造學館，每月初一、十五日召見大族子弟，以温和的態度接待，與他們討論經典，勤於政務，官吏百姓敬愛他。總共任過三州的刺史，都很有名聲。

正光二年，召回任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選任官吏，很有名聲。四年，上表説：

臣聽説《堯典》有進退官員的記載，《周書》有考核官吏的方法，雖然那起源難以追尋，但法則或已可知道。大體上在於命官用人，審查他任職過程，詳熟事迹考核名聲，檢驗真僞虛實。難道不能因議論而知褒貶，由任職而明優劣嗎？既然名聲盡於清議，品位定在黄紙，才幹驗證於名人長者，事迹彰顯政府中樞，則賞罰的過程，略有標準；取捨的事宜，不無依據。雖有勇於求進忘記退讓的人，奔走競爭於城鄉，過分無邊的妄求，追求於多門；還要視其名聲品第，慎重地决定取捨。名器位分定於下，爵封官位懸於上，因爲不可妄求呀。

現在私見考核的規則，所含的原則還不明確，敢竭誠心不藏私念，試述一二。爲何這樣説？私思文武的名聲，是人生的最高境地；德行的稱譽，是人生第一追求。忠實正直的美德，立身朝廷的榮譽，履行仁義的名

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兹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猶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核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泛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

稱，潔身自處的端正，若非職是九卿，任當諸侯，授任說和諧是任，謙讓稱無越過往，將以什麽切合大名，符合這美名。自近時以來，官員不論高低，人不論貴賤，都浮飾文辭虛言假話，互相褒獎推舉。涇水渭水清濁同流，香草臭草共置一器，求官的不能量出有多少人，任命者不再能明確其中是非。就使得官職履歷相混雜，名氣與實際相差錯，說是考核，事却如同濫升，雜亂紛擾，哪可盡言？

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名廢絶，或具僚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

又在京的官員，多年考核一次。其中有的所奉事的主官已遷移多位，有的所奉事的王侯身死名廢，有的配備的僚屬離散，有的同事凋零，雖有當時的文簿，記録了排名前後，但日久月深，都完全失落，人員有去留，誰再管誰的勤勞懶惰？有的停職休息多年，或者分隔數千里，多年之後，纔追求訪問名聲政迹，確立他考核的等級。没有不隨意相互取悦附和，共作脣齒，裝飾污垢遮掩毛病，荒誕地加以美化，促使得到品階而已，没有一點顧慮惋惜。賢達的君子，也未能免此毛病；平庸以下的人，又何必再論？官職因請托而成，聲譽因請托而立，上下互相蒙騙，没有比這更嚴重的。

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

又勤於撫恤窮苦百姓，責任都歸郡守縣令，此任不輕，上司督責實在嚴厲。但及至考核，都以六年爲限，不久任期已滿被代還家，再經六年纔得叙勞。如此就是十二年，纔得升一階。而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閑散僚佐、無事的冗官，有的數十日纔輪值一次，有的初一、十五衹暫候早朝，及至他們的考核，却能以四年爲限。如此就是十二年中，便升三級。郡守縣令那些官有真切的勞苦繁重的責任，而遷升的路很難；這些官以散閑的位置虛挂的職務，而升級的方法却很容易。爲何内外相互懸殊，使厚薄到如此地步！

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

又聽說，聖人的大實稱位，用何方法守位稱仁。孟子也說：仁義忠信是天賜的爵

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污隆殊世，莫不寶兹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説興利之規，終慚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若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

位，公卿大夫的位置是人間的爵位。古時的人修養他的天爵而人爵就隨之而來。因此雖然時代有尚文與質樸的區別，世道有衰落與興盛的不同，無不重等級儀制，不將它借給别人。因而賞罰的權柄，常自己把握。甚至周雖和睦，王的五位叔父無官；漢代明察，館陶公主空替他人求職。難道不重視骨肉同胞、私愛親人？確實因賞罰一有差錯，就没法進行懲罰與獎勵；大公的行爲暫時廢棄，就會生覬覦相欺的心。因此很慎重很珍惜，懇切到如此程度。何况親近不是肺腑，才能不是俊秀？有的充任單獨傳信的使者，不曾有汗馬功勞；有的進興利的計劃，終究愧無十分之一的利潤。都是虛張無功的事，狂妄指望受益，坐獲數階官品，藉以成爲通達顯貴。於是萌生取巧詐騙，虛僞的强辯如鋒刃而出，用盡心慮求榮，開出百方追利。執掌中樞秉持標準的，也知道就是這樣，但如果抑制他們却潮流已盛，任用他們則有什麽終極。

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核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説，無一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黄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黄門印署，

琴瑟在於相和諧，改弦更張求取它的適合音調。過去的已經不可追回，將來的或許應能改。謹按《周官》太宰的職責：年終，就令各官府各自考定所掌事務，接受他的總計報告，聽取他陳述政事，而後向王報告；三年，就考察群臣的政績而行賞罰。愚意認爲：現在可略據此爲準，現任官職的人，每至年終，本曹都要明確他任職的時間，詳細核實他的才幹行爲是否合格，審查他的實際成績而評定上下等級，游移的言辭誇張的大話，都不采取。上報尚書，復查是否真實。如有差錯，就糾正并罰其主管，不允許又推諉糾纏，放寬進退標準。已經定下優劣，善惡相互分明。平庸少才品位低下的，就廢黜凡才以申明法令；能幹務實忠誠清廉的，就甄别能力以記功受賞。然後一起上奏。經上奏批准後，由考功曹另寫在黄紙、油帛上。一份就由本曹尚書與令、僕用印，留在門下省；一份就由侍中、黄門用印，由尚書保

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録，薄止奸回。其内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兹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弊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櫄載焕矣。

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定。

時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夤表曰：

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

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毁則藏奸，常刑靡赦。所以晋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没。親命匪棄，國孰無父？况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鴆。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絶山淮，温凊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心可知矣。

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革

管。嚴加密封，不許開啓觀看，到考核時，然後集議裁定升降。如此，就多少能存實録，略可制止奸巧。那内外考核標準，不是庸人管見可以裁定的，請求集衆廣議，以便統一。如有特殊的謀略奇妙的計策，事關國家盛衰，遠近輿論，都對他没有異議的人，自然可以臨時斟酌，不必拘於常例。至於援引同類的申訴，貪求榮譽品級的請托，如不從根本上限制，任它走斜徑，就雜草難除，涓滴成流，污穢我憲章，擾亂這法典。故認爲應明確予以禁止，用以保全大治，開放返本清源的路，杜絶取巧作弊的門。如此，就會吉士滿朝，薪聚而充滿光明。

詔令交外官討論，作爲永久的法規，但終究没有確立法規。

當時蕭衍的侄子西豐侯正德來歸降，寶夤上表説：

私見揚州上表，蕭正德自稱避禍，遠來投奔皇上，他背父叛君，驚駭的議論衆口相傳，他内心的意圖，實情難以測度。

臣聽説建立身名履行道義，開始於奉侍尊親，終止於奉侍君主。因而對君主尊親完全應有長久的敬意，嚴父則應兼有博愛的心。這是人倫的首位，教化的盛大法則。三千種罪行，没有比不孝更重的。毁壞法則藏匿奸謀，爲國家刑法所不赦。所以晋申生受誹謗，没法逃避死亡；衛太子伋受誣陷，兄弟相繼請死。尊親的命令不棄，國中的人誰敢有無父之舉？何况現在殘暴的人還存在，貪婪凶惡的人未消滅，偷生在江南，自己安於毒鴆。而正德居侄子的親屬地位，竊得封侯的重爵，父親在國榮顯，兒子在家封爵，不聞履霜立功，先存去留的心，隔絶親人在高山淮水之外，冬温夏凊的奉侍永遠終止，早晚問候的親情長期違絶，報答在何時？以不孝爲心，心思可知了。

皇朝延基數世，恩德均布四海，自北到南，極遠的地區也得到澤潤，能議興革教

化，無思不韙。賁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築藁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鏤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款關而效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栖會稽，賴宰嚭以獲立；漢困彭宋，實丁公而獲免。吴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録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况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歷，昭德塞違，以臨群后，脱苞此凶醜，置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

化，思考無不正確。在丘園裝飾玉帛，標舉忠孝以受賞；在伊洛建築藁街，聚集華夏後裔的歸順者。披着頭髮用鏤穿耳的酋長，屈膝而請求派出官吏；交趾文身的頭領，叩關門而獻人質。至於正德，應彰明正義加以貶斥。當年越勾踐栖息會稽，依賴宰嚭得以立國；漢劉邦被困彭宋地區，實因丁公纔獲生。吴國、項羽失敗，這二臣被懲罰。難道不考慮他們的情義嗎？要判明罪責以昭示後人。何況忘記君主輕待父親，心如狼子，既然不能親近自己的親人，怎能親近他人。其中的變化狡詐，或許有萬種之多。陛下聖明敬順由天啓迪，光輝繼世，明德堵惡，君臨諸侯，如果包容這凶醜的人，放在朝臣中間，百官以他爲榜樣，那將如何懲治呢！

臣讎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遥，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竪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

臣結仇禍深，痛苦纏在肝髓，日暮路遠，報仇無期，難道與此小人計較？不過才能雖平庸淺短，職責却在獻議補闕，愚忠寸心，不敢不申述。期望聖心仁慈稍作審視，與公卿訪詢討論，論定其中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予適時；《相鼠》中有諷刺，人不知禮速死是其歸宿。不要使申生、衛伋被苟活者耻笑，曾參、閔子騫在盛世失去名聲。

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

正德到京城以後，朝廷對他很鄙薄。一年多之後，又叛逃。

五年，蕭衍遣其將裴邃、虞鴻等率衆寇揚州，詔寶夤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既而揚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邃軍，斬鴻，賊遂奔退。

五年，蕭衍派他的將領裴邃、虞鴻等率兵進犯揚州，詔令寶夤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伐敵軍。不久揚州刺史長孫稚大敗裴邃軍，斬殺虞鴻，賊兵就逃跑退去。

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彦，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僚，以息阿胡爲太子，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陽王。遣天生率衆出隴

當初，秦州城民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叛，囚禁刺史李彦，推舉莫折大提爲首領，稱秦王。大提隨即死去，他的第四子念生竊稱天子，改年號稱天建，設置官吏，以己子阿胡爲太子，任命兄長阿倪爲西河王，弟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父莫折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陽王。派天生率兵出擊隴山東，攻下汧城，又攻克岐州，擒元志、裴芬

東，攻没汧城，仍陷岐州，執元志、裴芬之等，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乃除寶夤開府、西道行臺，率所部東行將統，爲大都督西征。肅宗幸明堂，因以餞之。

寶夤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萬。追奔至于小隴，軍人采掠，遂致稽留，不速追討，隴路復塞。仍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敗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水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奔敗。伯度乃背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走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國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夤。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撫軍將軍、涇州刺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終爲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夤不能制。孝昌二年四月，除寶夤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户。寶夤初自黑水，終至平凉，與賊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夤之力矣。

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停長安，收聚離散。有司處寶夤死罪，詔恕爲民。四月，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據州請降於寶夤。

之等人，於是入侵雍州，屯兵在黑水。朝廷很憂慮，就授任寶夤爲開府、西道行臺，率所領部隊的東征將領，任大都督西征。肅宗親臨明堂授職，并同時餞行。

寶夤與大都督崔延伯進擊天生，大敗敵軍，斬殺擒獲者十多萬。追擊到達小隴，士兵搶掠，於是導致部隊停留，未迅速追擊，隴地的道路又被敵阻斷。就到安定攻擊高平賊帥万俟醜奴，互有勝負。當時又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開始與念生一起叛亂，後與兄長吕衆據守顯親，會聚人馬攻擊念生，戰敗，向胡琛投降。胡琛委任伯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助他兵馬，回擊秦州，在成紀大敗念生的將領杜粲，又在水洛城擊敗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是到顯親。念生率兵，親自來作戰，又大敗潰逃。伯度就背叛胡琛，襲擊胡琛的部將劉拔，將他擊走，又派侄子忻和率騎兵向東招引朝廷軍隊。念生見事情緊迫，就向寶夤詐降。朝廷賞識伯度明大義立功，授他撫軍將軍、涇州刺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但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屯兵隴口，很久不向西進擊。念生又反叛，伯度終於被醜奴殺害。因此賊兵勢力更大，寶夤不能制服。孝昌二年四月，授任寶夤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後部樂隊，增封邑一千户。寶夤開始到黑水作戰，後到平凉，與賊兵對峙，相攻數年，賊也因此懼怕他，關中地區能够保全，是寶夤的功勞。

三年正月，授司空公。出兵已久，兵將疲勞，當月大敗，退回雍州。就停駐長安，收集離散士兵。有關機構判處寶夤死刑，皇帝寬恕他貶爲平民。四月，授任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署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自潼關以西，都受他指揮。九月，念生被他的常山王杜粲殺死，全家都被殺盡。杜粲占據秦州向寶夤請求投降。十月，授任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恢復原

十月，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復其舊封。

有封爵。

是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夤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内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酈道元爲關中大使。寶夤謂密欲取己，彌以憂懼。而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夤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冏。是月，遂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内，稱隆緒元年，立百官。乃遣郭子恢東寇潼關，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崔襲。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人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夤。寶夤遣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遐，爲遐所殺。又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會子恢爲官軍所敗，長孫稚又遣子子彦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此勢挫，還圖寶夤。軍至白門，寶夤始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携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渡渭橋，投於寧夷巴張宕昌、劉興周舍。尋奔醜奴，醜奴以寶夤爲太傅。

當時，太行山以東、潼關以西，充滿賊寇，朝廷軍隊不斷戰敗，人情沮喪。寶夤自認爲出兵多年，耗費的人力物力很多，一旦失敗，顧慮被猜忌責備，内心不能自安。朝廷也略有懷疑，就派御史中尉酈道元任關中大使。寶夤認爲這是要密捕自己，更加憂愁恐懼。而長安的輕薄之徒，藉此煽動。道元到達陰盤驛，寶夤密派他的部將郭子恢等攻擊殺害道元，又裝着替道元收尸，上表說是被白賊殺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冏。當月，就反叛，僭越稱皇帝，大赦他的轄區内的民衆，稱隆緒元年，設立百官。於是派郭子恢東侵潼關，行臺張始榮圍攻華州刺史崔襲。詔令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伐他。當時北地人毛鴻賓與他的兄長毛遐糾合統率鄉間義民，將攻擊寶夤。寶夤派他的大將軍盧祖遷等進擊毛遐，被毛遐殺死。又派他的將領侯終德前去攻毛遐。適遇子恢被官軍擊敗，長孫稚又派他的兒子子彦在華州擊敗始榮，終德因此氣勢受挫，回兵謀攻寶夤。部隊到白門，寶夤纔發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携公主和他的少子以及部屬一百多騎兵，從後門出逃，渡過渭橋，投奔寧夷巴人張宕昌、劉興周家。隨即又投奔醜奴，醜奴任命寶夤爲太傅。

永安三年，都督尒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寶夤，并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黄門侍郎高道穆并與寶夤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亦事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夤。”帝問其故。道習曰：“人云：李尚書、高黄門與寶夤周款，并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夤逆在前朝，便

永安三年，都督尒朱天光派遣賀拔岳等在安定擊敗醜奴，追擊擒獲醜奴、寶夤，一起送到京城。詔令放置在閶闔門外都街當中，京城男女，都聚集圍觀，共展示三天。吏部尚書李神儁、黄門侍郎高道穆都與寶夤是舊友，二人互相影響莊帝，對莊帝進言，說“他叛逆也是事在前朝”，期望能赦免寶夤。恰逢應詔王道習此時由外歸來，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聽議論。道習說：“衹聽說陛下想不殺蕭寶夤。”皇帝問他原因。道習說：“大家說：李尚書、高黄門與寶夤友好，都處在能進言的地位，一定能保全他。”道習趁機說：“若說寶夤叛變是在前朝，就將寬恕他。寶夤在長安失敗，逃去做醜奴的太傅，難道不是在陛下

將恕之。寶夤敗於長安，走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寶夤之將死，神儁携酒就之以叙舊故，因對之下泣。而寶夤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而已。公主携男女就寶夤訣别，慟哭極哀。寶夤死，色貌不改。寶夤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并凡劣。

長子烈，復尚肅宗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寶夤反，伏法。

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仕至司徒左長史。凱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説之。天平中，凱遂遣奴害公主。乃轘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滅。

蕭贊

寶夤兄寶卷子贊，字德文，本名綜，入國，寶夤改焉。初，蕭衍滅寶卷，寶卷宫人吴氏始孕，匿而不言，衍仍納之，生贊，以爲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如常，夜則銜悲泣涕，結客待士，恒有來奔之志。爲衍諸子深所猜疾，而衍甚愛寵之。

有濟陰芮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話等既感其情義，敬相然諾。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蕭衍，衍命贊爲南兖、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於時，肅宗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便遣使密告誠款，與寵、話夜出，步投彧軍。孝昌元年秋，届于洛陽，陛見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夤于時在關西，遣使觀察，聞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

當政的日子？賊臣不剪除，法律將怎麼實施？”莊帝同意他的話，就在太僕駝牛署賜令自殺。寶夤將受死，神儁携酒去叙友情，因而對着他流淚。而寶夤平静自處，全無憂傷恐懼，祇是説“推究天道委之命運，遺憾不能保全臣子的名節”。公主携子女向寶夤訣别，痛哭極悲哀。寶夤死時，容貌不變。寶夤有三個兒子，都是公主親生，但都平庸頑劣。

長子蕭烈，又娶肅宗的妹妹建德公主，授駙馬都尉。寶夤叛變，被殺。

次子蕭權，與小兒子蕭凱做射擊游戲時，蕭凱一箭將他射死。蕭凱官至司徒左長史。蕭凱的妻子，是長孫稚的女兒，平時輕薄無禮，公主多次加以懲罰。蕭凱暗中懷恨，妻子又從中迷惑挑唆他。天平年間，蕭凱就派家奴殺害公主。後蕭凱在東市被車裂，妻子被斬首示衆。家庭於是滅絶。

寶夤的兄長寶卷的兒子蕭贊，字德文，原名蕭綜，歸國後，寶夤爲他改名。當初，蕭衍滅寶卷，寶卷的宫人吴氏剛有孕，隱瞞未説，被蕭衍收納，生蕭贊，以爲是自己的兒子，封豫章王。及至長大，學問廣博，有才能。他的母親告訴他實情，蕭贊白天談笑如常，夜間就含悲哭泣，交結賓客善待勇士，常有來投奔的志向。被蕭衍其他諸子深惡并猜疑，但蕭衍很寵愛他。

有濟陰人芮文寵、安定人梁話，蕭贊曲己加以優待，就自割出血發誓定交，作爲心腹。文寵、梁話等已經被他的情義感動，恭敬地表示服從。逢元法僧以彭城叛降蕭衍，蕭衍命令蕭贊任南兖、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守彭城。當時，肅宗派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元彧攻討他，蕭贊就派使者密告投誠的意向，與文寵、梁話乘夜出走，步行至元彧軍中。孝昌元年秋，到達洛陽，謁見皇上後，到館舍爲父舉哀，追守三年喪期。寶夤此時在潼關西，派使者來觀察，後聽説他的容貌，皺眉悲傷。朝廷賞賜非常豐

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户。

及寶夤反，贊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勉。建義初，隨尒朱榮赴晋陽，莊帝徵贊還洛。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出爲都督齊濟西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寶夤見擒，贊拜表請寶夤命。尒朱兆入洛，爲城民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録還京，尒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趣白鹿山。至陽平，遇病而卒，時年三十一。

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俶儻，猶見父之風尚。普泰末，敕迎其喪至洛，遣黄門郎鹿悆護喪事，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至元象初，吴人盗其喪還江東，蕭衍猶以爲子，祔葬蕭氏墓焉。贊江南有子，在國無後。

厚，待遇禮節隆重，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户。

及至寶夤反叛，蕭贊驚惶恐怖，想逃至白鹿山，到河橋，被北軍中候捉獲。朝廷議論判定他未參預謀反，就受到皇上的撫慰。建義初期，隨尒朱榮赴晋陽，莊帝召蕭贊回洛陽。改任司徒，升太尉，娶莊帝姊壽陽長公主。出任都督齊濟西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寶夤被擒，蕭贊上表爲寶夤請命。尒朱兆入洛陽，蕭贊被城民趙洛周驅逐出境。公主被捕送洛陽，尒朱世隆想逼迫凌辱她，公主守節操被殺。蕭贊棄州職爲僧人後，偷跑至長白山，不久，赴白鹿山。到陽平，得病去世，享年三十一歲。

蕭贊機智善辯，文章很有造詣，但爲人輕薄不守常規，還有他父親的風格。普泰末年，敕令迎取他的棺木到洛陽，派黄門郎鹿悆負責他的喪事，用王的禮儀將他與公主合葬在嵩山。到元象初期，吴人盗取他的尸骨回長江南，蕭衍還認他爲子，合葬在蕭氏墓地。蕭贊在江南有兒子，在國内無後嗣。

蕭正表

蕭正表，字公儀，蕭衍弟臨川王宣達子也。正表長七尺九寸，眉目疏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暗。衍以爲封山縣開國侯，拜給事中，歷東宫洗馬、淮南晋安二郡太守。轉輕車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

初，衍未有子，以正表兄正德爲子，既而封爲西豐侯。正德私懷忿憾。正光三年，背衍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禮待。尋逃歸，衍不之罪。後封正德臨賀王。衍末，復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知丹陽尹事。侯景之將濟江也，知正德有恨於衍，密與交通，許推爲主。正德以船數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正表入援。正表率衆次廣陵，聞正德爲侯景

蕭正表，字公儀，是蕭衍的弟弟臨川王宣達的兒子。正表身高七尺九寸，眉目俊偉。雖然體健貌美，却性情知識均有缺陷。蕭衍封賜他封山縣開國侯，授給事中，歷任東宫洗馬、淮南晋安二郡太守。改任輕車將軍、北徐州刺史，鎮守鍾離。

當初，蕭衍没有兒子，以正表的兄長正德爲兒子，以後封爲西豐侯。正德心中忿怒懷恨。正光三年，背叛蕭衍投奔洛陽，皇上因他人品平庸頑劣，不甚優待。隨即又逃歸南方，蕭衍未懲罰。後封正德爲臨賀王。蕭衍晚年，正德又任散騎常侍、光禄大夫，知丹陽尹事。侯景將渡長江時，知道正德對蕭衍有恨意，秘密與他通消息，許諾推戴他爲主。正德以數十隻船迎侯景。侯景渡江後，蕭衍召正表率兵救援。正表率兵停駐廣陵，聽説正德被侯景推爲主帥，就托辭船糧没有

所推，仍托舫糧未集，盤桓不進。景尋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既受景署，遂於歐陽立栅，斷衍援軍。又欲遣其妾兄龔子明進攻廣陵。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前廣陵令劉瑗襲擊，破之。正表狼狽失據，乃率輕騎，走還鍾離。

武定七年正月，仍送子爲質，據州内屬。徐州刺史高歸彦遣長史劉士榮馳赴之。事定，正表入朝，以勛封蘭陵郡開國公、吴郡王，食邑五千户。尋除侍中、車騎將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賞賚豐厚。其年冬薨，年四十二。贈侍中、都督徐揚兗豫濟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開國公、王并如故。謚曰昭烈。子廣壽。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賨亡破之餘，并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昶諸子尫疏，喪其家業。寶賨背恩忘義，梟獍其心。此亦戎夷彫狡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蕭贊臨邊脱身，晚去仇賊，寵禄頓臻，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集中，徘徊不前。侯景隨即任命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既已接受侯景委任，就在歐陽安營扎寨，隔斷蕭衍援軍。又想派他侍妾的兄長龔子明進攻廣陵。蕭衍的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派前廣陵令劉瑗襲擊，擊敗正表。正表狼狽失去依托，就率輕騎，逃回鍾離。

武定七年正月，就送兒子作人質，占據州城歸順。徐州刺史高歸彦派長史劉士榮急馳赴援。事情平定，正表入京朝見，因功封蘭陵郡開國公、吴郡王，食邑五千户。不久授任侍中、車騎將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賞賜豐厚。當年冬逝世，享年四十二歲。追贈侍中、都督徐揚兗豫濟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開國公、王爵如前。謚號爲昭烈。兒子名廣壽。

史臣曰：劉昶被猜疑懼怕禍患，蕭寶賨是亡國君主遺屬，都潛身逃竄，委托性命給上國。都稱爲明白能幹，均受到信任和重用，雖有枕戈待旦的志向，終究没有鞭墓復仇的誠心。劉昶諸子體弱狂放，喪失了他的家業。寶賨背恩忘記道義，心如貪食父母的禽獸。這也是不受教化的戎夷狡猾輕薄常有的事。上天加重給他的懲罰，鬼就傾覆他的家庭，至於母子兄弟互相殲滅，或許是積惡的原因。蕭贊臨陣脱身，晚離仇敵，寵信與厚禄立刻都來，顛沛流離隨後又到，正是吉凶相倚啊。正表歸順，張大家族名聲，也算優秀了。

魏書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　韓興宗　韓子熙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爲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

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勁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爲守，攻之難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悦。後白曜表麒麟爲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亦徵還，停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黄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

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説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

韓麒麟，是昌黎棘城人，自稱是漢大司馬韓增的後人。父親韓瑚，曾任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時即好學，容貌美好，善於騎馬射箭。恭宗監國時，任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爵魯陽男，加授伏波將軍。父死，守喪有禮，受到州郡宗族的稱贊。

後隨征南將軍慕容白曜參謀軍事，進攻升城時，部隊受傷慘重。當破城後，白曜將坑殺守城軍民，麒麟進諫説："現在剛開始踏上僞王的境内，還計劃進取，宜用寬容厚加恩惠樹威，做給賊人看，這是韓信征服范陽的計謀。强敵還在前面，而就坑殺他的士卒，恐怕從此向東進擊，敵人將人人自守，攻打難以奏效。日久部隊疲勞，境外民衆乘此機會，發動事變，則三齊不容易攻取。"白曜聽從此議，命令百姓恢復舊業，齊地的人民很歡迎。後白曜表請麒麟爲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同任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送上義租六十萬斛，及攻城作戰器械，於是部隊不缺物資。及至白曜被冤殺，麒麟也被召回京城，停職多年。高祖時，授給事黄門侍郎，乘驛傳招撫徐兗地區，叛變民衆歸順的有四千多家。

不久任冠軍將軍、齊州刺史，署魏昌侯。麒麟在任，很少施刑罰，從事劉普慶勸告麒麟説："明公在中原執符節，却没有殺戮舉動，靠什麽樹威名？"麒麟説："刑罰是用來制止犯罪的，原是不得已而用它。現在百姓未犯法，憑什麽殺戮呢？如必須斬殺斷首以立威名，當拿你開刀。"

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沉抑，乃表曰：“齊土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僚，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局任甚少，沉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兹。”朝議從之。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

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

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

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憂勤，思恤民弊，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蔑以爲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

普慶慚愧恐懼而告退。麒麟因新歸順的人中，沒有途徑做官，士族沉淪壓抑，就上表說：“齊地自從屬於僞方，歷時久遠，舊時州中府僚，動輒有數百人。自皇上威勢開化覆蓋此區，歸并職務都從減省，守宰缺任，不許當地人監臨督察。現在新附士民無緣入朝爲官，州郡的職務很少，沉淪不能通達的人多，希望講求官職的，被輕易決定去留。愚意認爲守宰有空缺，宜於用當地豪族望户，增設官員，廣泛延請賢明的人才。就會使大族蒙受光榮，良才獲得任用，他們懷念皇上恩德安心在本鄉居住，起因或許就在這裏。”朝中議論後聽從這個建議。

太和十一年，京城發生大饑荒，麒麟上表陳述時政說：

古代明智的帝王治理國家，有九年積儲，稱之爲太平。所以明君親耕千畝，以勉勵百姓，所以能衣食充足，禮樂教化興行。到了中古，也崇尚農業，納粟給官府的與殺敵立功同受封爵，努力種田的與行孝悌禮儀的都受獎賞，這實在是百王的治國常規，施行政治的首要之事。

現在京城的民衆，不種田的多，游手而食的人口，有三分之二。一夫不耕作，有人受飢餓，何況在今天，不耕作的動以萬計。因此近年山東遭水災，而百姓有餓死的；今年秋京城遇旱災，穀價上漲。實是因農民不努力，平時沒有儲積的原因。

伏思陛下英明天賦，道德高於三皇五帝，早晚憂慮勤勞，想救助百姓的貧困，雖帝虞日理萬機，周文日偏不及飲食，都不足比喻。上降庇養的恩澤，下有凍餓的百姓，都由於官府沒有明確制度，官吏不體恤農夫。自從太平時間已久，多年豐收，相互争着自誇，就養成侈華的風俗。車馬服裝住宅，奢華越禮沒有限制；喪葬婚娶，耗費太多，富貴的家庭，童僕妾婢盛服；工商的家族，玉做食器錦做衣裳。農夫吃糟糠，蠶婦缺短衣。所以使耕作者日漸減少，農田有不

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

往年校比户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旁。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謚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學。後司空高允奏爲秘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叡貴寵當世。興爲文。遷秘書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舉子熙爲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用。

少荒蕪。在官府倉庫中穀與帛用光，在市場珍寶器玩充盈；家中缺乏衣食，華服充滿道路。飢寒的原因，實在於此。愚意認爲凡珍玩物品，都應禁止買賣，吉凶的禮儀，應完備規則，使貴賤有別，民風回歸樸素。編制天下男女，計其勞力授田。官吏四季巡視，中央使者每年檢查。多加勸導督促，嚴格賞罰規則。數年之中，一定會有盈餘，雖遇災荒凶年，百姓可免流亡。

往年檢查户籍，租賦輕數量少。臣所管的齊州，租粟纔可供給官俸，幾乎没有可入倉存儲的。雖對百姓有利，却不可長久。如有戰事，或遭天災，恐怕供給之地，没有可滿足需要的。可以减少絹布，增多穀租的數量，豐年多積一些，荒年拿出賑災。所謂私家的穀物，寄存在官府，官府有積儲，那百姓就没有荒年了。

十二年春，在職時去世，當年五十六歲。遺命他的兒子，用素棺殯葬，喪事從簡。麒麟生性恭順謹慎，常在座旁放置律令。臨終的時候，衹有俸絹數十匹，他就是這樣清貧。追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謚號爲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時，入太學受業。後司空高允奏請授秘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王叡在當時受寵有權勢。興寫文章。升秘書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去世。追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興宗的兒子子熙，字元雍。少年時能自律，有學問知識。成年，未能自登仕宦，侍中崔光舉薦他任清河王元懌常侍，升郎中令。當初，子熙的父親興宗將爵位讓給弟弟顯宗，顯宗未接受。子熙秉承父親一向的心願，終於也未接受襲爵。到顯宗去世後，子熙另受賜爵，就將那先前的爵位讓給弟弟仲穆。兄弟就是如此友愛。父親去世時，守喪有禮。子熙被清河王元懌喜愛，於是空缺他的職位，等待他喪期完畢後再回任。

及元叉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處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還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叉爲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摽、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

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污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叉皇姨之婿，權勢攸歸，遂相附托，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潰自消，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爲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叉爲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

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闔門静守，親賓阻絶。于時，吏部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内呈，爲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宫，拷掠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俯眉飲氣，唯諾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義純貞，非但藴藏胸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録》，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於萬代，豈可爲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

當元叉殺害元懌後，元懌長時間未能被安葬。子熙爲此憂傷憔悴，摒棄官位自居鄉間，常説清河王如不能恢復封爵，按王禮安葬，誓將終身不做官。後靈太后重新執政，任命元叉爲尚書令，解除他領軍將軍職務。子熙與元懌的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摽、賓客張子慎伏在宫門前上書説：

私下思慮故主太傅清河王，職責綜掌行政中樞，品位處於宰相之重，盡忠誠正直以奉公，用盡心力以事國，自從先皇逝世，陛下年幼，背倚屏風南面執政，意義如同分陝而治。宋維一個反常小人，性情如蒼蠅，污白點黑，專門從事進讒獻媚，因元叉是皇姨的夫婿，權勢於是在握，就交相依附，謀求名利，共同圖謀，無中生有，誣告國王，枉指有大逆的行爲。幸賴聖上明察，顯照下情，泥潰自然消除，玉質恢復潔白。謹按法律條文：各類告發失實的，以所告發的罪名懲罰告發者。宋維終於没有受罰，出任大郡長官，刑罰賞賜差錯，朝野上下驚愕。如不是宋維與元叉共爲奸計，怎能保全自己生命，掌管千里的地方？

清河王因權柄在寵臣手中，各種誹謗紛紜雜起，恭謹慎重的心，愈來愈深越來越自勵，離開自己的家，移住宫殿西側，全家安静自居，斷絶親戚賓朋的交往。當時，吏部經報告劉騰，上奏授給他弟弟官職，郡守戍主兼任。待到内呈宫中時，被王駁斥退還。劉騰因此生怨，私下非常仇恨憤怒，於是就擅自廢太后，隔離皇上、太后，拷打胡定，誣陷王將下毒，凡是人類，無不悲憤惋嘆。待到公卿會議，討論王的罪狀，無不低眉屏氣，唯諾服從。僕射游肇，高聲陳辭氣勢嚴厲，發憤成疾，爲王而死。王的忠誠懇實，節義純正，不但藴藏胸中，實在也顯現在文章上，搜集史傳，撰成《顯忠録》，分篇目爲十，分卷二十。既然想表彰忠心在萬代，怎可作叛逆在一朝。請求追念他遺志，足可知道他赤誠的心。

款。

叉籍寵姻戚，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皂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叉。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巨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棄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爲亂，荆徐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今元叉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

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奸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抑爲聖朝懷慚負愧。以臣赤心懔懔之見，宜梟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斫棺斬骸，沉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叉猜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嘆，竊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所。

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睿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毒。

元叉憑藉寵信姻戚，掌握兵馬，無尊君上的心，包藏是非。擅自廢太后，枉殺國王，生殺的權柄，不由陛下掌握，賞罰的詔令，全出於元叉。有名的藩鎮重地，都是他親屬黨徒占據；京官的重要職位，一定是他的心腹出任。中山王元熙，本來興起義兵，不是圖謀帝位，用大逆的罪名屠戮他，一家都殺盡，就使元略南逃，成爲國家的大患。奚康生是國家的猛將，因盡忠被在市中斬首。其餘被冤枉屠殺的，不可勝數。因此普天喪氣，滿地憤傷。致使朔、隴賊人猖狂，作亂多年，荆州徐州蠢蠢欲動，就是這個緣故。從前趙高掌秦政柄，使潼關以東戰亂如鼎中開水；現在元叉執掌大權，使四面八方紛擾如烏雲翻滚。自古到今，史籍所載，賊子亂臣中，没有比這更壞的。

逆謀開始之際，起於宋維，終於成爲禍患，實由劉騰。而令凶徒奸黨，不斷占據職位，高官厚祿，聽任他們自取，不但使臣等終身痛恨，也爲聖朝感到慚愧。以臣赤心恭謹的認識，應懸首在宫門外的兩觀，塗毁他的住宅。劉騰應劈棺斬尸，嚴懲五族。上謝天與人對幽禁君上的憤怒，下報忠臣冤枉受罪的痛苦。現在仍讓元叉居於僅次三公的位置，委托給行政中樞的權柄，可謂如虎添翼。朝野上下切齒，遠近軍民扼腕。枝蔓多的雜草難除，除就應除盡。臣歷觀前代，緬想遠古，當决斷時不决斷，那禍患將再生。何況元叉猜忌殘忍，更是居於權要地位。臣半夜不斷嘆息，私下很是寒心，實期望聖上明鑒，早作决斷。

臣等潛伏在鄉間，到現在六年，早晨對着太陽哭，夜間望着星辰泣，叩擊大地四方寂静，呼喊蒼天八方無聲。衛國的弘演剖己腹納懿公的肝，楚國的申包胥到秦國哭求援兵，千古的冤痛，怎可相比。現幸遇陛下明智，親掌政柄，太后仁慈明察，再次安撫四海人民，臣等纔敢赴宫陳述，請求報仇伸

冤。

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叉死。

書文上奏，靈太后認爲很有忠義之心，就召子熙任中書舍人。後終於剖開劉騰的棺木，又賜元叉自殺。

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兼黄門，尋正。

不久編修國史，加授寧朔將軍。没過多久，任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改任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期，兼黄門，隨即正授。

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按檢，弼遂大見詰讓。

子熙清正廉潔自重操守，不與權貴交接往來。又少年時即成孤兒，被叔父顯宗撫養，到顯宗去世，顯宗的兒子伯華又年幼，子熙友愛，待如親兄弟，伯華長大還共同生活，車馬錢財，隨便伯華使用，從未表示過吝惜和不滿。又上書請求將自己的官品分給伯華，於是任伯華爲東太原太守。當伯華在郡任職時，被刺史元弼欺辱，子熙就在皇上面前哭訴，肅宗詔令派人檢查，元弼於是大受指責。

尒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爲榮既元凶，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尒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杲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而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禄大夫，尋正吏部郎。出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册之故，封歷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又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尒朱榮擒獲葛榮後，送到京城，莊帝想當面斥責葛榮。子熙認爲葛榮既是首惡，自己知道必死無疑，恐怕會有不恭順的言行，不宜見面。尒朱榮聽説後非常生氣，請懲治子熙，莊帝寬恕他未加責罰。隨即加授征虜將軍。到邢杲發動叛變，詔令子熙去慰勞。邢杲詐降，而子熙却相信他，子熙回京走至樂陵，邢杲又反，子熙就回京。因此事獲罪交付廷尉，判處死刑，後免除他死罪革去官職。不久，兼任尚書吏部郎。普泰初期，任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禄大夫，隨即正授吏部郎。出帝初年，再領著作郎。因奉册的緣故，封歷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又加授衛將軍、右光禄大夫。

天平初，爲侍讀，又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静，遷鄴之始，百司并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衛大將軍。

天平初期，任侍讀，又授國子祭酒。子熙儉樸而安於清貧，平常推崇謙退静守，遷都鄴城初期，百官都給士卒，當時認爲祭酒是閑職，衹給二人。有人勸他請求增加士卒，子熙説："朝廷本來就不給祭酒官士兵，關韓子熙什麽事？"輿論稱他高尚。隨即任驃騎將軍。元象年間，加授衛大將軍。

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爲妻，姑

先前，子熙給弟弟聘娶王氏做妻子，是姑母

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奸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熙因此慚恨，遂以發疾。興和中，孝静欲行釋奠，敕子熙爲侍講。尋卒，遺戒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的女兒，生二子。子熙還未結婚，後就與寡婦李氏通奸而生三子。王、李二人不和，不斷互相告狀，多年不止。子熙因此慚愧怨恨，終於生病。興和年間，孝静帝想行釋奠禮以奠祭先聖先師，令子熙任侍講。不久去世，遺言告誡不可求贈官謚號，他的兒子不能遵循遺言，甚至到處行賄請托。武定初期，追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韓顯宗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嘆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

興宗的弟弟顯宗，字茂親。性情剛强正直，敢於當着衆人批評貴官或進言，也有才幹學問。僧人法撫，三齊地區的人都説他聰明機智，曾經與顯宗比試，抄寫一百多人姓名，二人各讀一遍，隨即背誦，法撫還有一二處錯漏，顯宗全無錯誤。法撫感嘆説："貧道有生以來，祇佩服你一人而已。"

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

太和初期，被舉薦爲秀才，對策中評爲甲等，授任著作佐郎。皇上南征，兼中書侍郎。已經決定遷都後，顯宗上書説：

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户供奉，勞費爲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浹高年，賚周鰥寡，雖賑貸普沾，今猶恐來夏菜色。况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嘆，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

其一是：聽説皇上今年夏天如不巡視三齊，就要駕臨中山，我認爲不是好計劃。爲何呢？現在徭役應早些停止，洛陽應迅速建成。節省費用就可減少徭役，集中財力則洛京容易建成。去年冬季皇上停駐鄴城，是農民閑空的時候，還要使編户提供財力，勞力耗費得很厲害。聖上明鑒憐憫百姓，優待的情意懇切，爵位潤及老人，賞賜遍與鰥寡，雖然賑給普遍沾潤，現在還怕來年夏季百姓面有菜色。何况春、夏、秋三季農時相當重要，六軍如雲會集，那受損失的田業，實是不少。雖然徵調不多，不足以勞民，但皇上親臨，誰敢休息？往來承接供奉，紛紛奔走在路上，種田養蠶的事都暫時停止，就會在將來缺乏物資。這是國家最大的憂患。且接近暑熱，但六軍暴露野營，恐怕將生瘟疫，這是可憂慮的第二點。臣期望皇上早還北京，以節省各州供給的費用，集中財力勞力，以建設洛邑。這樣南部各州免去雜徭的煩多，北都平息分離的嘆息，洛京可待時而

成，遷居的都有歸家的感覺。

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逾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

其二是：自古聖明的帝王一定以節約爲美德，昏亂的君主一定因奢侈貽留災患。仰思先朝，都居低小的宮室而致力於經營四方，因此能開闢廣闊的疆土，帝業興隆康泰。現在洛陽的舊址，是魏明帝營建，受前代人的譏笑。期望陛下將規模一再縮小。近來北都的富貴之家，爭着以住宅奢華相誇耀，現在因遷都，應申明禁令，使貴賤有標準，不得超越規定營造。道路要端正寬廣，溝渠要通暢便利，使官署有別，士、農、工、商四民分居，永垂百代不磨滅的典範，就是天下的幸事。

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闈闥之內者，豈以爲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

三是：私下聽説皇上還洛陽時，將輕裝率領數千騎兵自行。臣認爲陛下不應有此舉。千金之家的孩子，還不坐在房檐下，何况擁上萬戰車的天子，富有四海呢？將警衛放在宮中門徑之內的原因，難道衹是爲禮儀需要嗎？當是提防意料之外的事。清理道路後纔出行，還顧慮坐騎或許有意外，何况越過山河，能不慎加三思嗎！這是愚臣惶恐擔心的原因，期望稍能留心考慮。

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玩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幾，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睿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頤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矣。

其四是：伏思陛下耳聽符合禮法的言論，目賞經典，口對百官，心慮萬事，日偏而食，夜半方寢。加以孝敬的心極誠，隨時間而更深；寫作文章，一日成篇成卷。雖然聰明足用，不足爲煩擾所困，却不是愛惜精神調養性情，頤養無疆的福德。莊周説過：形體有時日而智慧没有窮盡，用有限的形體，役使無窮的智慧，危險啊。這是愚臣不安的原因，期望陛下垂衣端坐執掌大法，其餘交給臣下責其完成，穩坐皇位，而天下就可得到治理。

高祖頗納之。

高祖采納他的不少意見。

顯宗又上言曰：

顯宗又進言説：

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

進用賢能訪求人才，百王都以此爲治國的要務。前代選取士人，一定先辨正名實的關係，因此有賢良、方正的稱呼。現在州郡推舉徵用的，空有秀才、孝廉的名聲，而没

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

有秀、孝的實際才行。而朝廷僅檢核他的門閥聲望，不再懲罰薦舉人與被舉者。如此，就可以下令另舉門閥望族，以任用士人，何必假冒秀才、孝廉的名譽呢？門閥望族，是他父祖遺留的業績，又對皇上有何益處？有益於現在的，祇有賢才而已。如果有才幹，雖身處屠户漁人奴隸戰俘的賤位，聖明的皇帝不以任命他們做臣子爲耻；如果没有才能，雖是三皇的後代，也已經墜落到奴僕的地位了。所以大才的做大官，小才的做小官，各得其所，以達到和樂升平。有議論者或許會説，現在世間没有奇才，不如從門閥中取士。這也錯了。難道可以因世間没有周公、邵公，就廢去宰相一職而不設置嗎？祇要對有寸長銖重的人核實清楚，就先用他，便不會遺落賢才了。

又曰：

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棰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盗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奸在於防檢，不在麗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盗。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

又説：

皇帝能居尊位駕御臣下的原因，是威嚴；萬民能去惡從善的原因，是有法。因此據有國家的，一定用刑法作爲治國的手段，百姓的生命，於是而得保全。有罪必罰，罰必符合罪行，雖是鞭打的刑罰，也没有人敢去冒犯。有法制而不執行，人有僥幸心理，雖誅滅三族，不足以整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判盗賊死刑，却遠近整肅安静。由此説來，制止奸邪在於防止，不在於用刑罰。現在州郡長官，邀當時的名聲，行嚴切的法律；中央百官，也都以爲嚴酷是無私，以爲仁慈寬恕是包容犯罪。交替督促鼓勵，就成爲風俗。陛下居深宫之内，視百姓如嬰兒；百官分掌各種事務的權力，待下民如仇敵。這就是堯、舜僅一人，而桀、紂之流數以千百計。和氣未到，都因爲此。《尚書》中説："與其殺無罪的，寧可失於不合常法。"實在應宣示百官，用以保護百姓生命。

又曰：

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

又説：

當年周王被犬戎驅逐，東遷到黄河、洛

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托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

又曰：

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齔，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

水間，但鎬京還稱"宗周"，以存根本。光武帝雖說中興，實際上是自創革新，但西京還設京兆尹，也不廢棄舊都。今天陛下光大興隆先皇事業，遷居中原，研習古事恢復禮治，此時最爲强盛，怎像周、漢，事情出於不得已呢？按《春秋》的義理，有宗廟的城稱都，無宗廟的就稱邑，這是不變的規則。何況北都代京宗廟存在，陵墓在那裏，作爲王業的基礎，載負聖上，它是神鄉福地，確實已很久了。如今就與郡國相同，臣私下很不安。淺見認爲代京應建近畿設京兆尹，如同舊例，崇尚根本重視舊都，以光照萬代。

又說：

伏見洛京的規劃，居民以官位相排列，不依同族類別。但官位不長久，有早晨榮華而到夜間已衰微，就使衣冠士族淪落在奴僕居住的邑落，奴婢挪移在富貴的閭里。事物的顛倒，或會到此程度。古代的聖明君王，必定令四民分別居住的原因，是想使他們事業固定而達到心志專一。事業定就不欺詐，心志專就不淫亂。因爲耳目所熟悉，不用督促就會趨近；父兄的教育，不必峻急就能有成。仰思太祖道武皇帝創立基業撥除戰亂，日不暇給，但還是分別士人與庶民，不使雜居，手藝人屠夫商販，各有居處。一旦不設條例禁止，隨意買賣，販貴易賤，交錯混居。假如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心教訓，誦讀詩書講習禮儀。宣告童子說，可任意選擇所追隨的，那走向舞堂的以萬數，前去學館的無一人。這就是手藝人不可雜居，士人不宜於混住的明證。因此孔父說里有仁人的好處，孟母弘揚三遷的教訓，賢聖明白教誨，就是如此的重要。現在命令手藝人的家庭學習士人的風度禮儀，就是一百年也難成；命令士人家的兒童仿效手藝人的舉動，則是一個早晨就可以學到。因此士人同處，禮教就容易盛興；與手藝人雜居，就難改風俗。朝廷每當選舉士人做官，就核

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開伎作宦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閣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闕盛美。

又曰：

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厘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户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禄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勸爲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

又曰：

諸宿衛内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蒱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争之心，恣喧囂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

高祖善之。

後乃啓乞宋王劉昶府諮議參軍

實他的婚姻家庭，作爲升降的條件，是何等嚴密。至於開放伎作當官的途徑，使他們能够與貴族名門房閣相接屋脊相連，是何等疏略。這是愚臣疑惑所在。現在研習古事建立法制，光芒覆蓋中原，凡所徙居的地方，都是國家土地，分別伎作户，僅在一言，有何疑慮，而使盛美有缺憾。

又説：

自從南方僞政權相繼承，竊居淮水之北，想擅用中華的稱號，并且用來招誘邊民，所以僑置中原的郡縣。自從皇風覆蓋南方，仍舊不改，大概有重名的州郡，爲數甚多。使記載疑惑不明，錯亂了區域的方位，不符合對疆域產物，一定要名實相符的説法。愚臣認爲可依地理的舊名，將重名郡縣更革。小的合并，大的分置。至於中原的郡縣，往日因户口少而合并，現人口已多，也可恢復舊制。治理百姓的人，以天下爲家，不得有私心。因此倉庫積儲，以備水旱災荒，供給軍政的費用，至於有功德的人，然後加以賞賜。到了末世，尊寵隆重，賜給無限制。自那時以來，也太過分了。在朝中的諸貴要，受的俸禄不輕，建築披上錦綺，僮婢厭食佳肴，而又厚賜不斷增加，動輒以千計。如分賜給鰥寡，能得贍養救濟的人會不少。如不改革，能説是救急不救富嗎？愚意以爲如事有可賞的理由，就明下詔旨表揚，據事實加以賞賜，以勸勉做善事，不可因昵愛親近者，濫耗國府的積儲。

又説：

各守衛在宮中值班的人，應令武官練習弓箭，文官閲讀書籍。而現在給他們賭博的玩具，以至於養成不恭的態度，增長驕傲好争的志趣，放縱吵鬧喧囂的怠慢，徒然損害朝廷的威儀，無益於事務。如此一類游戲，都宜禁止。

高祖稱善。

後來請求任宋王劉昶軍府諮議參軍事，想

事，欲立效南境，高祖不許。高祖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咏，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睹惟新之禮，染翰勒素，實録時事，亦未慚於後人。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稗暉日月，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睹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贊務。陛下齊踪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爲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高祖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

在南疆立功，高祖未許可。高祖曾對顯宗和程靈虬説："著作的職責，是掌國史撰著。你們的文才，朕已全瞭解，中書省的評品，你們也已知道。如果想取古人爲例，班固、司馬遷之流，你們相差很遠。如求當代的標準，文學的才能，你們應推崔孝伯爲首。"又對顯宗説："看到你所撰寫的《燕志》和在齊寫的詩歌，大大勝過近來的文章。但著述的成績，我所未見，當再訪問秘書監、令。考查你的才能，可居於中等。"又對程靈虬説："你比顯宗又有下降，可居下等中的上位。"顯宗答道："臣才能短淺，濫辱皇上聽聞，甚至與崔光相比，實是聖恩高厚。但臣私下認爲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識微薄才能短淺，誠然不敢仰追古人，但却遇到聖明的時代，親睹維新的禮儀，染筆書絹，實録時事，也不會慚於後人。當年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有祇配蓋瓦罐的譏談，二百年外，就有越過諸子的價值。現在臣所撰著，雖不足説盡述帝業，以暉日月，但萬年之後，仰觀祖宗巍巍的功業，上睹陛下明明的德行，又有何處恭敬明達不如《唐典》，慎重美善不如《虞書》。"高祖説："假使朕無愧於虞、舜，你又怎如堯的臣子？"顯宗説："臣聽説君主不能獨治天下，所以設百官以贊助政務。陛下與堯、舜齊一業迹，公卿難道不是八元、八愷之類？"高祖説："你任著作，僅算稱職，不是好史官。"顯宗説："臣上遇明時，直書事實而無恐懼，又不接受金錢，安睡美食，這是臣優於司馬遷、班固的地方。"高祖譏笑顯宗此語。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共同參加制定朝廷禮儀。

高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爲可，復以爲不可。宜相與量之。"李冲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兒地，爲欲益治贊時？"高祖曰："俱欲爲治。"冲曰："若欲爲治，陛下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

高祖曾詔告各官員説："自近世以來，出身高低，久有常規。朕心想既以爲可行，又以爲不可行。宜相互商討此事。"李冲答道："不知上古以來，設官職排定品位，是想爲富貴子弟設一處身的地方，還是想有益治國贊助時政？"高祖説："當然是爲治國。"李冲説："如想爲治國，陛下今日爲何專門尊崇門第品位，没有擢拔人才的詔書？"高祖説："如有殊於常人的技能，不愁不被

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巖、吕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冲謂諸卿士曰："適欲請諸賢救之。"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爲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臣既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書監令之子，必爲秘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高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爲本州中正。

賞識。但君子之家，假如没有當代實用才能的人，總要德行純厚樸實些，朕因此用他們。"李冲説："傅説、吕望，難道可憑門第被舉用？"高祖説："這類救濟世道的人少，歷代衹有一兩人而已。"李冲對諸官員説："正要請諸賢救援我。"秘書令李彪説："軍隊弱少，不足做援軍，意有所想，不敢對着聖王都説。陛下如專用門第取官，不知魯的三卿，誰如孔門四科？"高祖説："還如剛纔的解説。"顯宗進言説："陛下光芒覆蓋洛邑，百禮一新，國家的興盛與否，指望這一選舉。臣既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明這個意思，姑且用國家的事來論證。不知中書令、秘書監令的兒子，必任秘書郎，近來任監、令的，兒子都可接任否？"高祖説："你何不説當代貴族任監、令的？"顯宗説："陛下用例不相類比，不應用貴承貴，用賤承賤。"高祖説："如有高明卓識、才能傑出的，朕也不拘守此例。"後顯宗任本州中正。

二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爲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赭陽，蕭鸞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脱復高曳長縑，虚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勛，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勛。詔曰："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糾，或

二十一年，皇上南征，顯宗任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隊停駐赭陽，蕭鸞的戍主成公期派遣他的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且招引蠻族來攻打軍營，顯宗親自率兵迎敵，斬下法援首級。顯宗到新野，高祖詔告説："你破敵軍斬殺其將領，特别能壯大我軍氣勢，朕正在進攻堅城，爲何不作露布告捷呢？"顯宗説："臣近來聽説鎮南將軍王肅擒賊二三人，驢馬數匹，都作露布告捷，臣在東觀，私下常譏笑他。近日雖仰憑皇上威靈，得以摧挫蠻軍，但兵少力弱，擒獲斬殺的不多。如果又高舉長曳寫有捷報的縑帛，虚張功勞，仿效王肅，那罪更大。臣因此收斂筆鋒捲起縑帛，衹上報而已。"高祖笑着説："如你這樣的功勛，確實可以封爵，等待平赭陽後，核實一下再相酬報。"新野平定，委任顯宗爲鎮南將軍、廣陽王元嘉諮議參軍。顯宗後來上表，很有些驕傲自誇，申訴先前從征的功勞。詔令説："顯宗的議論文采可觀，内容令人驚怪指責，進退没有約束，損害我朝清正的風氣。這如果不矯

長弊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才猶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鄙狠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并禁問訊諸王。”

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迹，忽尋兩賢踪。追昔渠閣游，策駑厠群龍。如何情願奪，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届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侣鴻。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赭陽勛，賜爵章武男。

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書。

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虚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若爽性則冲真喪。”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宫侍講。

太延五年，世祖平涼，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高宗踐阼，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爲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

正，或許會助長弊俗。可交付尚書，審查推問上奏。”兼尚書張彝奏請免顯宗官職，詔書說：“顯宗雖浮躁虚僞獲罪，才能還可用，何能永遠抛棄呢！可作爲平民任諮議，觀其後效。但卑鄙剛狠成性，不配參與盛事，可奪現□，并禁止與諸王來往。”

顯宗既已失意，遇有使者到洛陽，就寫五言詩贈給御史中尉李彪曰：“賈誼謫居長沙，董仲舒赴臨江。愧居無人來往，忽得兩賢前踪。追憶昔游渠閣，鞭駑馬隨群龍。爲何奪我情願，飄然獨自遠從？痛哭離開舊國，銜淚來到新邦。哀哉無援草民，嗷然如鴻失侣。蒼天不聞我苦，千里告求同志。”二十三年去世。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所作的文章在世間流傳。景明初期，追述赭陽的功勞，賜爵章武男。

兒子武華，襲爵。任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驎駒，本是廣平曲安人。六世祖程良，任晋都水使者，因事獲罪流放涼州。祖父程肇，任吕光的民部尚書。

程駿年少時成爲孤兒而貧窮，守喪以孝著名。師從劉昞，性情機敏愛好學問，晝夜攻讀不倦。劉昞對弟子們說：“能舉一反三，這弟子差不多了。”程駿對劉昞說：“當代研習名教的儒生，都說老、莊言語虚無荒誕，不能切合實際需要，不可以用於治世，我認爲不是這樣。老子撰作抱一的言論，莊子申明性本的宗旨，如這樣的言論，可說是非常合理。人若背離純真就煩惱虚僞都生出來，若不合本性就謙虚都會喪失。”劉昞說：“你年紀還小，話如老成人所說，好啊！”因此聲譽更大，沮渠牧犍提拔他任東宫侍講。

太延五年，世祖平定涼州，遷居京城，被司徒崔浩賞識。高宗登基後，授著作佐郎，不久，升著作郎。任任城王元雲的郎中令，對王進行勸諫，王接受勸諫并贊揚他。皇興年間，任高密太守。尚書李敷上奏說：“君主使用臣僚，必須

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實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成前籍，後授方伯，愚以爲允。"書奏，從之。顯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顧謂群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吕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效。"

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匹。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秘書令。

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僚評議，群臣咸以爲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輔爲至勛，吴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周漢既無文於遠代，魏晉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顏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群司以九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

看他最終的效果。程駿實是任史官的人才，評論公允直書，治理千里的人才，十家中可有一人。請留程駿數年，以完成先前的著述，然後再授他一方長官的職務，愚臣認爲較恰當。"文書奏上，被批准。顯祖多次召程駿討論《易經》、《老子》的義理，環視群臣説："朕與此人談話，心意很開闊順暢。"又問程駿道："你年紀多大?"答道："臣六十一。"顯祖説："當年姜太公已老而遇周文王。你今日遇朕，難道不是太早嗎?"程駿説："臣雖才幹不如吕望，但陛下尊貴超過西伯。期望上天多借餘年給臣，當竭力建《六韜》的成效。"

延興末期，高麗王高璉請求送女兒到後宫，顯祖許可，署任程駿爲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授伏波將軍，持節仗入高麗迎女，賜布帛一百匹。程駿到平壤城。有人勸誡高璉説："魏當年與燕締結婚姻，不久就攻打燕，是因使者全知道路險易的緣故。今日如送女，恐怕與馮氏無異。"高璉就謊稱女兒已死。程駿與高璉談判幾經一年，用道義責備高璉，高璉非常憤恨，就斷絶程駿隨行者的飲食。高璉想逼迫侮辱程駿，因畏懼而不敢殺他。遇顯祖逝世，於是返回，授任秘書令。

開始遷移祖宗神位到太廟，有關機構上奏稱：依慣例，廟中執事的官員，都賜給爵位，現在應依慣例封爵。詔令百官討論，群臣都認爲應據慣例，獨有程駿認爲不可。他上表説："臣聽説：等級爵位是帝王所珍貴的，山河土地是國家所重視的。因此漢高祖有約，無功的不封侯。必須在君主承受天命的時候，施展心力在争戰設謀的年月，然後可以受封賞賜。没見過在宗廟參預事務，而獲得疆土之賜的事；衹見晉、鄭的君主以左右輔助周室爲最高功勛，吴漢、鄧禹之輩以征戰攻伐爲重大業績。周、漢遠代既無文字記載，魏、晉在往年也没有記述。自從皇道始承符命，天業開創大統，務求高於三皇五帝的規範，期望興隆百王的軌迹，懲罰略比古代減少，賞賜實比過去增加。當時因神主改祔、宗廟達到莊敬，而授群官以九品的命服，彰顯執事以五等的

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乖衆之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群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

駿又表曰：

《春秋》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所以勸誡將來，垂範萬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廟算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喻淮南。若應聲響悦，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賁僥倖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脱攻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爲觀兵江滸，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吴寇異圖；寇圖異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算神規，彌綸百勝之外；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頽虞淵，昏耄將及，雖思憂

爵位。雖然帝王的制度，不相沿襲，但當時的恩澤，難道可爲永世的規則嗎？背離衆意的過錯，伏身等待懲罰。”書上奏，被聽從。文明太后對群臣説：“討論事務應當正直而據古代典章，何可依附暫時的慣例呢？”賜程駿衣一套、帛二百匹。

程駿又上表説：

《春秋》有言：見對他的君主有禮的人，如孝子侍養父母；見對他的君主無禮的人，如鷹鸇追逐鳥雀。這是用以勸誡將來，垂範萬代的。昔日陳恒殺君主，宣尼請求征討，雖想安逸，哪能安心呢？現在朝廷定下使天道回歸的謀略，七州涌動如雲，將在水中掃蕩鯨鯢，陸地掃除凶逆。但戰爭貴在不戰克敵，是兵家所贊美的。應先派劉昶招撫曉諭淮水以南。如果當地應聲響應歡迎，同心一起舉兵，則長江天險，可以穿朝服渡過，道成的首級，可在早餐前就懸挂城樓。假如江南人輕薄無識，背叛劉氏的恩義，就理曲在彼方了，我有何背負神靈的地方！將正義的檄文發至江南，振旅回師，也足以表示救民於患難的大仁，在四海張揚道義之風。况且進攻難防守易，就會使力量懸殊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現在天下雖安寧，方域之外還有憂慮，拾賁在西南僥幸求利，狂虜窺伺間隙於漠北。如果攻敵不稱心，恐怕戰事不可立刻停止，戰事不可立刻停止，就會憂慮更深。爲社稷設謀的人，無不先守根本。臣私下以爲閲兵江邊，振奮光大皇威，宜於特别加以撫慰。軍隊秋毫無犯，就會使百姓知道德義仁信；百姓知德義仁信，就會懷抱小兒來降；懷抱小兒而來，就可平定淮北；淮北安定，就會使吴寇另有圖謀；敵寇謀略變異就會生禍患。然後視敵禍患行動，也不晚啊。請停止各州的部隊，且待以後行動。這是所謂守根本。伏思陛下、太皇太后英明計算神機規劃，包羅百勝之外；應機變化，獨斷寸心之中。臣身形頽如虞淵，昏老將至，雖想憂國，終究説不上有補益。

國，終無云補。

不從。

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没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猶慕廉頗强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無隱謀之地；冥靈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謹竭老鈍之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頌曰：

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祜。叠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睿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兹辰。

歲惟巡狩，應運游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眚，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户咏來蘇。

忽有狂竪，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羿浞爲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奸不遑起。奸不遑起，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犧庭。周漢奚棄？忿

未被采納。

僧人法秀謀反受死刑。程駿上表説："臣聽説《詩經》的寫作，當爲表達志向。近處侍奉父親，遠處侍奉君主，關係風俗，無不具備。上可以稱美歌頌聖德，下可以申明敦厚風化，言者無罪，聞者足誡，這是古人運用詩歌的本意。臣以垂老將死的年齡，得以逢到盛明的時運，即使昏老將至，還羨慕廉頗老當益壯的風範。陛下、太皇太后，行道合於天地，光明比於日月，效法天道與唐風一樣和睦，順行帝德與周道并通神靈。所以狂妖懷逆心，没有隱藏陰謀的地方；暗中神靈潛加剪除，狂賊被發覺受死刑。因此能得祖宗七廟暗中贊助，人神共同扶助。臣非常歡欣踴躍。竭盡年老遲鈍的思維，上《慶國頌》十六首，一并叙述巡狩、甘雨的恩德。"頌詞説：

天道無言，四時相續。我朝大魏，效天承福。三宗交聖，四祖重光。豈是殷、周，遠同三、五。明德在上，聖恭日新。睿后深廣，親政降仁。風俗因德和睦，教化能濟百姓。千年昌盛，道興今日。

年中巡狩，應運游獵。察政問苦，咨詢長者。百靈順位，柴祭山川。誰説禮滯，遇聖就興。王業始定，憑據中山。聖眷親臨，情意特深。仰歌祖業，俯喜春苗。大赦有罪，洗民百憂。百憂已洗，與民更始。民衆雅歌，户咏重生。

忽有狂徒，謀反聖都。神靈暗示，發覺處死。后羿寒浞作亂，祖龍干犯法紀。狂花冬茂，有原因啊。美啊皇朝，運固千年。百靈暗護，奸難驟起。奸難驟起，罪行盡知。典章刑律，五秩還輕。莊敬二聖，慈同春風。不依周漢，遠效伏犧黄帝。爲何棄周、漢，忿他苛刻。爲何效犧、黄？仰慕崇尚仁德。徽音一振，教化布在四方。豈僅京

彼苛刻。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京甸，化播萬國。

郊，化播萬國。

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熙苗。鰥貧巷咏，寡婦室謡。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迴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兩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欣咏時邕。誰云易遇，曠齡一逢。

誠實守信，神明贊賞，陰陽調和。晚有微風吹動，早有甘雨降臨。嘉禾飽滿，美苗深茂。貧夫巷咏，寡婦室謡。聽之《詩經》，《雲漢》唱布。章句秀美，英華《大雅》。又見盛明，德隆道玄。豈僅兩施，神兆豐年。豐年美呀，教化更濃。有禮有樂，政令暢通。小臣喜躍，歡唱太平。誰説易遇，百年一逢。

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厘，千里之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逾年歷時。鹿車而運，廟算失思。有司不惠，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實賴衣食。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静言念之，實懷嘆息。昔聞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遺芳載臭。咨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瞽，敢獻愚陋。

上天無親，視德所在。想享盛明，雖勞不怠。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期望謙勞，求仁不止。古人有言，聖主慎微。五國交兵，越年歷時。推車遠輸，朝廷失算。官吏不慈，侵民役煩。民不堪命，全家進山。應督守令，恩威廣布。恩威何用？可聚人民如川如流。民衆服從，依賴豐足。農夫織婦一去，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换子充飢。静心思考，實有嘆息。昔讀典籍，無位不謀。憂心國事，禍福難知。小臣昏老，偏蒙恩信。忽忘狂盲，敢獻愚見。

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爾，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爲，十篇。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鑒戒既備，良用欽玩。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門無俠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

文明太后下令説："讀詩和表文，知道用意。歌頌祖宗功德可以，説到當代，何等過分！所進言的末章，輯留不忘。"程駿又奏《得一頌》，開始説鞏固帝業，最後説無爲而治。共十篇，文多這裏不載了。文明太后下令説："讀表和頌十篇，知道用意。勸誡完備，足可回味。養老人求他進言，就是説的這個吧。"又下令説："程駿歷任清廉慎重，談論多合上意。又門無挾貨求進的賓客，家有心懷道義的士人。可賜帛六百匹，表揚他節儉的美德。"程駿將帛分散給親戚朋友。

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

性情鯁介正直，不争當時名利。太和九年正

月，病篤，乃遺令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没爲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頗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器皿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侍御師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虬爲著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秘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冠軍將軍、兖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製文筆，自有集録。

月，病重，就作遺言説："我生時崇尚節儉薄用，豈可死後奢侈厚葬呢？昔日王孫滿裸葬，有感而如此；皇甫士安要用竹席裹尸，也是要矯正風俗。現在世道美善，百事遵循禮儀，那些做法非我志向。可用平時服裝殮尸，陪葬器物依古禮。"於是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起先，程駿病重，高祖、文明太后派人不斷問病情，令侍御醫徐謇給他治病，并賜藥物。臨終，詔令授他的小兒子公稱任中散大夫，侄子靈虬任著作佐郎。至去世，高祖、文明太后很惋惜，賜棺木、朝服一件、帛三百匹，追贈冠軍將軍、兖州刺史、曲安侯，謚號爲憲。所寫詩文，自有集録。

駿六子，元繼、公達、公亮、公禮，并無官。

程駿有六個兒子，元繼、公達、公亮、公禮，都無官職。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守。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并早卒。

公義，歷任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守。公稱，歷任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都早死。

公禮子畿，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荆州府主簿。

公禮的兒子程畿，字世伯。好學，較有文學才能。官至荆州府主簿。

程伯達　程靈虬

始駿從祖弟伯達，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駿同年，亦以文辯。闕沮渠牧犍時，俱選與牧犍世子參乘出入，時論美之。伯達早亡。

當初，程駿的堂弟伯達，伯達的名衝犯顯祖名諱。與程駿同年，也有文才善辯。闕沮渠牧犍時，一起被選拔與牧犍的世子同車出入，時人很羨慕。伯達早死。

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擢爲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緦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義爲始族，故致譴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啓申爲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爲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爲酒困。久去官禄，不免飢寒，屢詣尚書乞效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爲著作郎，以崔光領任，敕令外叙。

伯達弟弟的兒子靈虬幼年喪父，較有文學才能，却長久沉淪爲下等吏員。在吏職十多年，因事獲罪免職。逢程駿臨終請求，得以擢用任著作佐郎。後因稱在京没有五服内親屬，但高祖知他與程駿的兒子公義是本族，所以遭譴責免官。到洛陽，無官職，貧病交加。許久，崔光啓請任羽林監，選補徐州的梁郡太守，因酗酒被刺史武昌王元鑒彈劾，失官職。已離梁郡之任，志向能力減弱，還常被酒所困。久無官禄，不免飢寒，多次赴尚書乞求復官效力。僕射高肇掌選舉，又請委任他爲著作郎，因崔光領此職，下令調外任用。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宗文學立己，屢陳時務，至於實録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史臣曰：韓麒麟因才幹見識，就被任用在齊地。顯宗靠文學自立，多次陳述時政，至於實録史實的功業，則略無所聞。子熙清雅高尚自守，榮耀超過他的能力。程駿才幹功業不多，却爲當世所賞識，難道是當時有長遠的策略嗎？

魏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薛安都　畢衆敬　沈文秀　張讜　田益宗　孟表

薛安都　薛道標　薛達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司馬德宗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别厩。遠近交游者争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逆，事發，奔於劉義隆。後自盧氏入寇弘農，執太守李拔等，遂逼陜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安都。仍執拔等南遁，及世祖臨江，拔乃得還。

安都在南，以武力見叙，值劉駿起江州，遂以爲將，位至左衛率。劉昶歸降，子業以安都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和平六年，劉彧殺其主子業而自立，群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晋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彧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顯祖召群臣議之，群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并義隆之心，故親御六軍，遠臨江浦。今江南阻亂，内外離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載一會，機事難遇，時不可逢，取亂侮亡，於是乎在。"顯祖納之。安都又遣第四子道次爲質，并與李敷等書，絡繹相繼。乃遣鎮東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城

薛安都，字休達，是河東汾陰人。父親薛廣，任司馬德宗的上黨太守。安都年少驍勇，善於騎射，交結輕佻任俠者，諸兄都擔憂他。安都就要單身分居，不拿家中一物，諸兄同意，安都遷居一馬棚。他遠近的朋友争着送錢物給他，馬、牛、衣服及生活所需器具充滿庭院。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秉一同謀反，被發覺，投奔劉義隆。後由盧氏入犯弘農，擒太守李拔等人，於是進逼陜城。當時，秦州刺史杜道生發兵討伐安都。就帶着李拔等南逃，到世祖大軍至長江時，李拔纔得以回國。

安都在南方，因武勇被任用，逢劉駿在江州舉兵，就任命爲將，官至左衛率。劉昶來降，子業任命安都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鎮守彭城。和平六年，劉彧殺他的主上子業而自立，群情不和，共立子業的弟弟晋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響應。劉彧派將軍張永討伐安都，安都遣使者來降，請求發兵救援。顯祖召群臣討論，群官都説："當年世祖常有吞并義隆之心，所以親率六軍，遠臨長江之濱。今日江南各地混戰，内外離心，安都現在求降，千載一遇，機會難得，時機可遇不可求，奪取混亂之地消滅亡國之主，就在此刻。"顯祖采納了這個建議。安都又派第四子道次做人質，并給李敷等寫信，絡繹不絶。就派鎮東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等率騎兵一萬人赴援。授安都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兗、

陽公孔伯恭等率騎一萬赴之。拜安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兗、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

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

安都以事窘歸國，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乃中悔，謀圖元等，欲還以城叛，會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婿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

安都因事態窘迫歸降，尉元等已入彭城，安都就中途反悔，計議攻討尉元等，想再率城中軍民叛變，事被尉元發現，終究未發動。安都因此重賄尉元等，推諉罪過給女婿裴祖隆，尉元就殺祖隆而隱瞞安都的陰謀。

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大見禮重，子侄群從并處上客，皆封侯，至于門生無不收叙焉。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三年卒。贈本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

皇興二年，安都與畢衆敬到京城朝見，大受禮遇，子侄隨從都位處上客，都封侯，甚至門生也都叙用任職。又爲他造府第，館舍高大華麗，給予的物品很多。三年去世。追贈鎮南大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謚號爲康。

子道標，襲爵。太和初，出爲鎮南將軍、平州刺史，治有聲稱。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復以本將軍爲秦州刺史。十三年卒。

兒子道標，襲爵位。太和初期，出任鎮南將軍、平州刺史，治理州政有好名聲。改任相州刺史，將軍一職未變。又以鎮南將軍任秦州刺史。十三年去世。

子達，字宗胤，襲，例降爲侯。及開建五等，以安都著勛先朝，封達河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户。後以河東畿甸，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拜奉車都尉，出爲漢陽太守。達不樂爲郡，詔聽解。卒。

道標的兒子薛達，字宗胤，襲爵位，依例降爲侯爵。到開設五等爵位時，因安都在先帝時立有功勛，封薛達爲河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户。後因河東是京畿地區，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期，授奉車都尉，出任漢陽太守。薛達不願任郡守，詔令准他解職。去世。

子承華，襲爵。稍遷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卒於安南將軍、光禄大夫。

兒子承華，襲爵位。逐漸升任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去世時任安南將軍、光禄大夫。

子羅漢，襲。齊受禪，爵例降。

承華的兒子羅漢，襲爵位。齊受禪建國，依例降爵位。

道標弟道異，亦以勛爲第一客。早卒。贈寧西將軍、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標的弟弟道異，也因勛勞授第一客。早死。追贈寧西將軍、秦州刺史、安邑侯。

薛道次　薛巒

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拜南中郎將、給事中，賜爵安邑侯，加安遠將軍。出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爲光禄大夫，

道異的弟弟道次。到京城爲人質後，被任命爲南中郎將、給事中，賜爵安邑侯，加授安遠將軍。出任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任光禄大夫，去世。

卒。

子鑾，襲爵，降爲平溫子。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將軍、隴西鎮將，帶隴西太守。後爲滎陽太守，遷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於司空劉騰，以求美官，未得而騰死。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反於秦州，遣其別帥卜胡、王慶雲等衆寇涇州。肅宗以鑾爲持節、光祿大夫、假安南將軍、西道別將，與伊瓫生等討之。進及平涼郡東，與賊交戰，不利，鑾等退還。後爲撫軍將軍、汧城大都督，鎮北隴。孝昌二年春，卒於軍。贈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子如故。

道次的兒子薛鑾，襲爵位，降爲平溫子。歷任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將軍、隴西鎮將，兼隴西太守。後任滎陽太守，升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所到之處俱有貪污行爲，任刺史時更無顧忌。向司空劉騰行賄，以求好職務，未得官而劉騰死去。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在秦州反叛，派他的部將卜胡、王慶雲等率兵攻涇州。肅宗任命薛鑾爲持節、光祿大夫、假安南將軍、西道別將，與伊瓫生等討伐他們。進軍到平涼郡東，與敵交戰，失利，薛鑾等撤兵。後任撫軍將軍、汧城大都督，鎮守北隴。孝昌二年春，在軍中去世。追贈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子爵的爵位如前。

安都兄子碩明，隨安都入國，賜爵蒲坂侯，清河太守、太中大夫。

安都兄長的兒子碩明，隨安都歸降，賜爵蒲坂侯，任清河太守、太中大夫。

薛真度

安都從祖弟真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安都爲徐州，真度爲長史，頗有勇幹，爲其爪牙。從安都來降，爲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加安遠將軍，爲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侯爲伯，除冠軍將軍。隨駕南討，假平南將軍。久之，除護南蠻校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

安都的堂弟真度。當初與安都一起南逃，到安都任徐州刺史時，真度任長史，較有軍事才能，是安都的羽翼。隨安都歸降，作上客。太和初年，賜爵河北侯，加授安遠將軍，任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爵位爲伯爵，任冠軍將軍。隨皇上南征，假平南將軍。很久以後，任護南蠻校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

蕭賾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真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還。後征赭陽，爲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詔曰："真度之罪，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方，開闢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師，內寧邊境烏合之衆，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厥績，每用嘉美，赭陽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群將，更申後效。可還其元勛之爵，復除荊州刺史，自餘徽號削奪，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尋除假節、假冠軍將軍、東荊州刺史。

蕭賾的雍州刺史曹虎詐降時，詔令真度指揮四將出兵襄陽，無功而還。後來征伐赭陽，被房伯玉打敗。有關機構奏請免除他官爵。高祖詔令說："真度的罪過，誠如所奏報。但近年與安都投誠於彭城，開闢徐、宋地區，外抗沈攸之、蕭道成的軍隊，內安邊境烏合之衆，淮海地區歸順，可說很有功勞。談到這勞績，值得贊揚嘉獎，在赭陽失敗百次，又怎可計較。宜與群將有別，以觀後效。可還他首功的爵位，再授荊州刺史，其餘稱號削除，進足可表彰忠誠，退可明示所失。"隨即授假節、暫爲冠軍將軍、東荊州刺史。

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於高

當初，遷都洛陽後，真度常向高祖獻計，勸

祖，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爲高祖所賞，賜帛一百匹，又加持節，正號冠軍，改封臨晋縣開國公，食邑三百户。詔曰："獻忠盡心，人臣令節；標善賞功，有國徽範。故一言可以興邦，片辭可以喪國，得無遠録前謀，以褒厥善。真度爰自遷京，每在戎役，沔北之計，恒所與聞，知無不言，頗見采納。及六師南邁，朕欲超據新野，群情皆異，真度獨與朕同。撫蠻寧夷，實有勤績，可增邑二百户。"轉征虜將軍、豫州刺史。

先取樊、鄧，後攻南陽，因此被高祖賞識，賜帛一百匹，又加授持節，正式爲冠軍將軍，改封臨晋縣開國公，食邑三百户。詔書説："獻忠盡心，是人臣的美德；揚善賞功，是君主美好的風範。因此一言可以興邦，片語可以喪國，能不遠記以前的謀略，以褒獎那善行。真度自從遷都，常在戰場，攻沔北的計策，常參預謀劃，知無不言，被采納不少。到六軍南進，朕想越敵據新野，群官都反對，衹有真度與朕同心。撫慰蠻夷，確有勞績，可增加食邑二百户。"改任征虜將軍、豫州刺史。

景明初，豫州大飢，真度表曰："去歲不收，飢饉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濟之。臣輒日別出州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恤。陳郡儲粟雖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聞。"

景明初期，豫州遇大饑荒，真度上表説："去年無收成，饑荒的人占十分之五，今冬又有三尺雪災，百姓飢餓，無糧救濟。臣每天另出州倉米五十斛做粥，以救濟那最窮困的人。"詔書答道："真度所上表，很有憂慮拯救百姓的心意，應該賑濟。陳郡儲存的糧食雖不多，還可分用。尚書商議賑災方法上報。"

及裴叔業以壽春内附，詔真度率衆赴之。尋還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幾，轉荆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平南將軍、揚州刺史，又以年老，聽子懷吉以本官隨行。蕭衍豫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峴，真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率步騎擊之。超宗逆來拒戰，叔仁擊破之，俘斬三千。還朝，除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又改封敷西縣。永平中卒，年七十四。賻帛四百匹、朝服一襲，贈左光禄大夫，常侍如故，謚曰莊。有子十二人。

到裴叔業獻壽春歸降，詔令真度率兵救援。不久升華州刺史，將軍如前。不久，改任荆州刺史，仍爲征虜將軍。入朝任大司農卿。正始初期，任平南將軍、揚州刺史，又因他年老，允許他的兒子懷吉以原職隨行。蕭衍的豫州刺史王超宗率兵進圍小峴，真度派兼統軍李叔仁等率步兵騎兵攻打敵軍。超宗率兵迎戰，叔仁打敗超宗，俘斬敵兵共三千人。回京，授金紫光禄大夫，加授散騎常侍，又改封敷西縣。永平年間去世，時年七十四歲。贈帛四百匹、朝服一套助喪，追贈左光禄大夫，常侍如前，謚號爲莊。有兒子十二人。

嫡子懷徹，襲封。自太常丞，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卒於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

嫡子懷徹，襲爵位。始爲太常丞，逐漸升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任左將軍、太中大夫。任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時去世。

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奏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

先前，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當與賓客集會，就命演奏，絲竹歌舞，不停地在面前表演，極盡聲色之樂。庶出的長子懷吉守喪過周年，將

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世宗納焉。

父親的歌舞女伎十多人及樂器獻給皇上，世宗都收受了。

薛懷吉

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世事。自奉朝請，歷直後寢，領太官令。正始初，爲驃騎將軍，後試守恒農郡。

懷吉，好軍事有勇力，雖不喜歡讀書學習，也明白通達世事。初爲奉朝請，歷任至直後寢，領太官令。正始初期，任驃騎將軍，後試守恒農郡。

蕭衍遣衆入寇徐兖，安東邢巒討之，詔懷吉以本任爲巒軍司。永平初，分梁州晋壽爲益州，除征虜將軍、益州刺史。以元愉未平，中山王英爲征東將軍討之，詔懷吉爲英軍司，未發而愉平。蕭衍遣將寇陷郢州之三關，詔英南討，懷吉仍爲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驛先赴。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入蕭衍，衍將齊苟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南至于安陸，惟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悦督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復三關諸戍。後鎮東將軍盧昶救朐山，與賊相持，詔懷吉爲昶軍司。及昶敗，懷吉得不坐。延昌中，以本將軍除梁州刺史。南秦氐反，攻逼武興，懷吉遣長史崔纂、司馬韋弼、别駕范珣擊平之。進號右將軍。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蕭衍派兵入侵徐州兖州，安東將軍邢巒奉命討伐，詔令懷吉以原官任邢巒的軍司。永平初期，分梁州的晋壽設益州，任命他爲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因元愉未平定，中山王元英奉命任征東將軍去討伐，詔令懷吉任元英的軍司，未出發，元愉已被平定。蕭衍遣將領攻陷郢州的三關，詔令元英南征，懷吉仍任軍司。因義陽危急，令懷吉乘驛馬先赴義陽。當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獻懸瓠降蕭衍，蕭衍的將領齊苟仁率兵守城，於是由懸瓠以南直至安陸，祇有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悦督率鼓勵將士，且守且戰，終於保全義陽，與元英攻取三關各據點。後鎮東將軍盧昶救援朐山，與敵相峙，詔令懷吉任盧昶的軍司。盧昶失利後，懷吉得以不連坐治罪。延昌年間，以征虜將軍任梁州刺史。南秦州氐族反叛，進逼武興，懷吉派長史崔纂、司馬韋弼、别駕范珣攻打平定氐族武裝。升號爲右將軍。正光初年，任後將軍、汾州刺史。正光四年去世。追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懷吉本不厲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己，共爲婚姻。多携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默然而退。既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録。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别，贈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懷吉本不以清正守節自勵，到任汾州刺史時，到處傳遍他貪贓納賄的名聲。因自己是庶子，就用財物引誘名門，互結姻親。多携親戚，都令同行，并爲他們掩飾不法，聽任他們收受錢物。但勞問賓客，極盡人情，送去迎來，不避寒暑。性情沉默寡言，每次接待來客，惟沉默相對即告退。却已經預先指示，對來客人馬數目，令左右暗中記録報告。頃刻間酒宴相接，糧草相繼，到將離别時，又送錢帛，下至奴僕，都超過期望。他延請貴賤客人就是如此周到。

懷吉弟懷直，京兆内史、衛大將

懷吉的弟弟懷直，官至京兆内史、衛大將

軍、左光禄大夫。

懷直弟懷朴，恒農太守、襄陵男。

懷朴弟懷景，征南將軍、河東太守、安定男。卒，贈持節、都督北徐兖東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薛懷儁

懷景弟懷儁，撫軍將軍、光禄大夫、汾陰男。出爲征南將軍、益州刺史。天平初，代還至梁州，與刺史元羅俱爲蕭衍將蘭欽所擒，送江南。衍見懷儁，謂之曰："卿父先爲魏荆州，我于時猶在襄陽，且州壤連接，極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住乎？若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顧謂左右曰："此家在北，富貴極不可言。"懷儁便乞歸，衍聽還國。興和中卒。

子湛儒，襲。武定中，司空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産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耻焉。

畢衆敬 畢元賓

畢衆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盗掠爲業。劉駿爲徐兖刺史，辟爲部從事。駿既竊號，歷其泰山太守、冗從僕射。

及劉彧殺子業而自立，遣衆敬出詣兖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晋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爲計西從。"乃矯彧命，以衆敬行兖州事，衆敬從之。時兖州刺史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彧，使司馬劉文石守城。衆敬率衆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不相協，命衆敬誅孝祖諸

軍、左光禄大夫。

懷直的弟弟懷朴，官至恒農太守、襄陵男。

懷朴的弟弟懷景，官至征南將軍、河東太守、安定男。去世，追贈持節、都督北徐兖東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懷景的弟弟懷儁，爲撫軍將軍、光禄大夫、汾陰男。出京任征南將軍、益州刺史。天平初期，任滿被替代到梁州，與刺史元羅都被蕭衍的將領蘭欽俘獲，送到江南。蕭衍見到懷儁，對他説："你父親先前任魏荆州刺史，我當時還在襄陽，且州境連接，相互極瞭解。今你到這裹，能留下嗎？如果想回去，也以禮相送。"環視左右説："此人家族在北方，富貴得不可言説。"懷儁就請求北歸，蕭衍准他回國。興和年間去世。

兒子湛儒，襲爵位。武定年間，任司空水曹參軍。齊受禪建國，爵位依例降等。

真度兒子既多，他們不是一母所生，同母者相親，因此各有愛憎。興和年間，就引起訴訟，説是用毒藥相害，家醜彰顯在官府，張揚隱私仇隙。當時人認爲很可耻。

畢衆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年少時好騎馬射獵，交結輕佻果敢的朋友，常在邊境以搶掠爲業。劉駿任徐、兖刺史，召爲部從事。劉駿竊稱帝號後，衆敬歷任泰山太守、冗從僕射。

到劉彧殺子業自立後，派衆敬出赴兖州募兵。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衆敬與他密謀，説："晋安王有上流的名聲，况且孝武帝第三子，將與你設計西從晋安王。"就假稱劉彧的命令，任命衆敬代任兖州刺史，衆敬聽從安都的計劃。當時兖州刺史殷孝祖將妻子兒女留在兖州，自率文武將士二千人投奔劉彧，令司馬劉文石守城。衆敬率兵攻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就不和，便命令衆敬殺孝祖的兒子，衆敬不得已，將

子，衆敬不得已，遂殺之。州内悉附，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彧平子勛，授纂兖州刺史。會安都引國援軍經其城下，纂閉門城守，深恨衆敬。會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哀行服，拷掠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疑纂所爲，弟衆愛爲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

及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彧，彧授衆敬兖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他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寧南將軍、兖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刺史。

慕容白曜攻克無鹽，申纂爲亂兵所傷，走出被擒，送於白曜。白曜無殺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創重不能避，爲火所燒死。衆敬聞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之禍酷，皆由於纂"。聞纂死，乃悦。二年，與薛安都朝于京師，因留之，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兖州刺史，將軍如故，徵還京師。

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

孝祖諸子殺死。兖州境内都降附衆敬，僅有東平太守申纂據守無鹽城不服從。到劉彧平定子勛，授申纂任兖州刺史。待安都引導國家援軍經過無鹽城下，申纂閉門守城，深恨衆敬。又有人發掘衆敬父親的墳墓，并將他母親的骸骨毁散。衆敬舉哀服喪，拷打墓地附近的小民，死去十多人。又懷疑是申纂所爲，衆敬的弟弟衆愛任安都長史，也派人秘密到濟陰，發掘申纂父親的墳墓作爲報復。

當安都獻城歸順國家時，衆敬未與他同謀。衆敬的兒子元賓因母親及家人都在彭城，害怕遭到禍難，日夜哭泣，不斷請求衆敬歸降，衆敬還是未聽從。衆敬先已派人向劉彧上表謝罪，劉彧授衆敬爲兖州刺史，却因元賓有其他罪過，惟獨不赦免他。衆敬拔刀斫庭柱説："到了白頭的年齡，衹有這個兒子，現在不原諒寬恕他，憑什麽獨自全身！"當尉元軍隊到達，就舉城歸降。尉元派將領入城，受降事務完成後，衆敬悔恨交加，數日不食。皇興初年，就地授他爲散騎常侍、寧南將軍、兖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同任刺史。

慕容白曜攻克無鹽，申纂被亂兵打傷，逃走時被擒獲，送至白曜處。白曜没有殺申纂的意思，但城中起火，申纂傷重不能躲避，被大火燒死。衆敬聽説攻克無鹽，害怕不殺申纂，就給白曜寫信，并上表朝廷，説"家庭的禍難，都由於申纂"。聽説申纂死去，纔喜悦。二年，與薛安都到京朝見，因而留住京城，賜給豪門貴族宅第一處。後又任兖州刺史，將軍如舊，召回京城。

衆敬善於自我調養，飲食豐美，一定要有遠方難得的食品。年已七十，鬢髮雪白，却氣力不衰，跨馬馳騁，有如少壯。對姻戚很真誠，深有國士的風度，張讜去世的時候，親自去辦理喪事，如同失去家人。太和年間，高祖尊崇高年老臣，召衆敬與咸陽公高允到方山，二人雖官分文武，性有奢儉，喜好不同，但衆敬也與高允互相友愛尊敬，促膝懇談，如同老友。後因老病，請求還鄉，皇上批准。衆敬將還鄉前，獻珍珠冠

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匹。文明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馬三匹、絹二百匹，勞遣之。十五年十月卒。詔於兗州賜絹一千匹，以供葬事。

子元賓，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爲劉駿正員將軍，與父同建勳誠。及至京師，俱爲上客，賜爵須昌侯，加平遠將軍。後以元賓勳重，拜使持節、平南將軍、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决，忻忻然喜見顔色。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産，大致儲積。元賓爲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遥授長兼殿中尚書。其年冬末卒。贈撫軍將軍、衛尉卿，謚曰平。賜帛八百匹。

元賓入國，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

祖榮早卒。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陵江將軍、給事中，卒。子僧安襲。

畢祖朽

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歷涉經史，好爲文咏。性寬厚，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爲伯。起家員外郎。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加寧遠將軍、本州中正。

正始三年，蕭衍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入寇兗州，及先令别帥角念屯于

飾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紋綾一百匹。文明太后、高祖在皇信堂召見，賜以美酒食品，車一乘、馬三匹、絹二百匹，慰勞送别。十五年十月去世。詔令由兗州賜絹一千匹，以供喪葬費用。

兒子元賓，少年時即豪放俠義，有武藝，涉獵經書史籍。任劉駿的正員將軍，與父共同建功盡忠。當到京城後，都爲上客，賜爵須昌侯，加授平遠將軍。後因元賓有大功，授使持節、平南將軍、兗州刺史，暫爲彭城公。父子相互前後任本州刺史，當時人認爲他們很榮耀。這時衆敬因年老還鄉，經常稱元賓作使君。常在元賓處置政務的時候，乘車來到元賓處，先派隨從令元賓不必迎候致敬，在旁觀看元賓斷决政務，面上露出喜悦滿意的笑容。衆敬善於理財，尤其是善於督收田産，大量積儲。元賓做官清廉平和，善於撫慰百姓，百姓都尊敬喜愛他。因父親去世服喪而解職，在守喪期中被遥授長兼殿中尚書。當年冬末去世。追贈撫軍將軍、衛尉卿，謚號爲平。賜帛八百匹。

元賓歸國，起初娶東平劉氏，生四子，名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名祖榮、祖暉。祖朽最大，祖暉比祖髦小。按舊例，前妻雖先生兒子，後賜妻生的兒子都做承宗嫡子。因此劉氏先死，祖暉不服重孝；元氏後去世，祖朽等行母喪守孝三年。

祖榮早死。兒子義允，承襲祖父的東平公爵位，據例降爲侯爵。官至陵江將軍、給事中，去世。兒子僧安襲爵位。

祖朽，身高八尺，腰帶十圍，閲覽經書史籍，好寫文章詩歌。性情寬厚，善於與他人交友。繼承父親須昌侯的爵位，依例降爲伯爵。初任員外郎。歷任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加授寧遠將軍、本州中正。

正始三年，蕭衍的將領蕭及先率步騎二萬人入侵兗州，及先命令另一將領角念屯兵蒙山。任

蒙山。以祖朽爲統軍，假寧朔將軍，隸邢巒討之。祖朽開誘有方，降者相繼。賊出逆戰，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柵，祖朽夜又焚擊，賊徒潰散。追討百餘里，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餘人，斬龍驤將軍矯道儀、寧朔將軍王季秀。以功封南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加龍驤將軍。延昌末，安南王志出討荆沔，以祖朽爲志軍司，兼給事黄門侍郎，尋還司空長史。神龜末，除持節、東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祖朽善撫邊人，清平有信，務在安静，百姓稱之。還，除前將軍、太尉長史、兼尚書北道行臺。

命祖朽爲統軍，暫爲寧朔將軍，隸屬邢巒前去討伐。祖朽開導招誘有方，投降者相繼。賊兵出營迎戰，祖朽大破敵軍。賊兵退回營寨，祖朽在夜間又施火攻，賊兵潰散。追擊一百多里，斬首擒獲及逼入沂水淹死的共四千多人，斬龍驤將軍矯道儀、寧朔將軍王季秀。因功封南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歷任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加授龍驤將軍。延昌末年，安南王元志出征荆、沔，任命祖朽爲元志軍司，兼給事黄門侍郎，不久升司空長史。神龜末年，任持節、東豫州刺史，將軍如舊。祖朽善於安撫邊民，清廉平和有信義，力求政治安定，百姓都稱贊他。回京，任前將軍、太尉長史、兼尚書北道行臺。

孝昌初，除持節、本將軍、南兗州刺史。尋授度支尚書。行定州，未之職，改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爲賊帥鮮于脩禮攻圍積旬，拒守自固。病卒於州。贈衛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祖朽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爲後，襲爵。

孝昌初期，任持節、前將軍、南兗州刺史。隨即授度支尚書。行定州事，未到任，改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被賊軍首領鮮于脩禮圍攻數十天，堅守抗敵。在州病故。追贈衛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祖朽無子，以弟弟祖歸的兒子義暢做後嗣，承襲爵位。

畢義暢

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歷尚書郎中、侍郎、兗州刺史、大中正、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車騎將軍，尋除散騎常侍。天平中，坐與北豫州山賊張儉通，伏法。

義暢，狡詐没有士人的品德，善於結交當時權貴。歷任尚書郎中、侍郎、兗州刺史、大中正、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期，任車騎將軍，隨即升任散騎常侍。天平年間，因與北豫州山賊張儉勾結，被處死。

畢祖髦

祖髦，起家奉朝請。兄祖朽别封南城，以須昌侯回授之。神龜初，累遷揚烈將軍、東平太守。後爲本州别駕，卒於官。

祖髦，初任奉朝請。兄長祖朽另外受封南城男爵，將須昌侯爵位回授給他。神龜初期，屢經升遷至揚烈將軍、東平太守。後任本州别駕，在任上去世。

子義和，襲。卒於右將軍、太中大夫。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子仁超。

祖髦的兒子義和，承襲爵位。任右將軍、太中大夫時去世。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子名仁超。

義和第六弟義亮，性豪疏。歷尚書郎、中書舍人。天平中，與舍人韋鴻坐泄密，賜盡於宅。

義和的第六個弟弟義亮，性情豪放粗疏。歷任尚書郎、中書舍人。天平年間，與舍人韋鴻因泄密罪，賜令在家中自盡。

畢祖暉

祖暉，早有器幹。自奉朝請，稍遷鎮遠將軍、前軍將軍、直後。正始中，除龍驤將軍、東郡太守。入爲驍騎將軍，加征虜將軍。後試守勃海郡。熙平中，拜潁川太守。神龜初，除右將軍、豳州刺史。入爲平東將軍、光禄大夫。正光五年，豳州民反，招引隴賊，攻逼州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平西將軍、豳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爲別將以討之。祖暉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孝昌初，北海王顥救至，城圍始解。以全城之勛，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户。後值蕭寶夤退敗，祖暉乃拔城東趣華州，坐免官爵。尋假征虜將軍，行豳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加撫軍將軍。永安中，祖暉從大嶺栅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叱干騏驎保太子壁，祖暉擊破之。而賊宿勤明達復攻祖暉，祖暉兵少糧竭，軍援不至，爲賊所乘，遂歿，時年五十。

祖暉，早年顯出做官才能。由奉朝請逐漸升至鎮遠將軍、前軍將軍、直後。正始年間，授龍驤將軍、東郡太守。入京任驍騎將軍，加授征虜將軍。後試守勃海郡。熙平年間，授潁川太守。神龜初年，任右將軍、豳州刺史。入京任平東將軍、光禄大夫。正光五年，豳州民衆反叛，招引隴地賊人，進攻州城。因祖暉以前在州任刺史時很得民心，再授平西將軍、豳州刺史，暫爲安西將軍，任別將以討叛軍。祖暉率兵且戰且進，突破重圍進入州城。孝昌初年，北海王元顥的救兵到來，州城的包圍纔被解除。因保全州城的功勞，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户。後遇蕭寶夤兵敗退走，祖暉率軍民棄城東奔華州，獲罪免去官職爵位。隨即暫爲征虜將軍，行豳州事。建義年間，詔令恢復他的刺史和爵位，加授撫軍將軍。永安年間，祖暉計劃從大嶺栅攻入州城。當時賊軍首領叱干騏驎守太子壁，祖暉進兵將他打敗。而賊軍首領宿勤明達再攻祖暉，祖暉兵少糧盡，援兵不到，使賊軍有機可乘，終於戰死，時年五十歲。

長子義緦，襲爵。武定中，開府中郎。齊受禪，爵例降。

義緦弟義雲，尚書騎兵郎中。

祖歸，官至建寧太守。

子義遠，武定中，平原太守。

義遠弟義顯、義儁，性并豪率。天平已後，蕭衍使人還往，經歷兗城，前後州將以義儁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義顯，左將軍、太中大夫。義儁，歷司空主簿、兗州别駕而卒。

祖旋，太尉行參軍、鎮遠將軍。卒，贈都官尚書、齊兗二州刺史。

子義真，太尉行參軍。

長子義緦，承襲爵位。武定年間，任開府中郎。齊受禪讓建國，爵位依例降等。

義緦的弟弟義雲，任尚書騎兵郎中。

祖歸，官至建寧太守。

兒子義遠，武定年間，任平原太守。

義遠的弟弟義顯、義儁，性格都很豪放直率。天平以後，蕭衍的使者來往，途經兗城，前後任州刺史的都因義儁兄弟善於經營酒菜，器物精美華麗，常令他兼任長史，接待宴請賓客。義顯，官至左將軍、太中大夫。義儁，歷任至司空主簿、兗州别駕而去世。

祖旋，官至太尉行參軍、鎮遠將軍。去世，追贈都官尚書、齊兗二州刺史。

兒子義真，官至太尉行參軍。

畢衆愛 畢聞慰 畢祖彦

衆敬弟衆愛，隨兄歸國。以勛爲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冠軍將

衆敬的弟弟衆愛，隨兄長歸順國家。因功被授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去世，追贈冠軍將軍、

軍、徐州刺史，謚曰康。

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拜泰山太守，入爲尚書郎、本州中正，加威遠將軍。出爲徐州平東府長史，帶彭城内史。永平中，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延昌初，除清河内史，因以疾辭，復爲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内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叉，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在任寬謹，百姓愛附。後叉以聞慰忠於己，遷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以本軍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王鑒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聞慰與鑒攻之，爲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兖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

子祖彦，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以侍御史爲元法僧監軍。法僧反，逼祖彦南入，永安中，得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中軍將軍、光禄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兖濟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兖州刺史。

祖彦弟哲，永安末，秘書郎。

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修，爲時所鄙。

申纂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宗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劉彧用爲兖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既不識機，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朔，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國，太和中，爲散員士、宋王劉昶國侍

徐州刺史，謚號爲康。

衆愛的兒子聞慰，字子安，有作官才幹。承襲爵位，依例降爲伯爵。任泰山太守，入京任尚書郎、本州中正，加授威遠將軍。出京任徐州平東府長史，兼彭城内史。永平年間，升中散大夫，加授龍驤將軍。延昌初年，任清河内史，因他稱病辭謝，再任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又任命爲試守廣平内史。正光初期，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起兵謀劃誅殺元叉，聞慰斬了他的使者，出兵攻打元熙。在任時寬厚謹慎，百姓都敬愛服從他。後元叉因聞慰忠於自己，升他任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很有政績。後以平東將軍出任散騎常侍、東道行臺，隨即任都督、安樂王元鑒的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聞慰與元鑒進攻法僧，被法僧打敗，逃回京城。被彈劾，遇赦免罪。同年去世，終年五十七歲。追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兖州刺史，伯爵依舊，謚號爲恭。

兒子祖彦，字脩賢。閲覽經書史傳，風度嫻静文雅，被當時文士稱譽。以侍御史出任元法僧的監軍。法僧叛變，逼迫祖彦一同南逃，永安年間，得以回國。歷任至中書侍郎，承襲鉅平伯爵位，又任中軍將軍、光禄大夫。天平四年去世，終年五十歲。追贈都督兖濟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兖州刺史。

祖彦的弟弟畢哲，永安末年，任秘書郎。

畢氏諸人在朝中任職，有不少人地位高貴，但家庭内男女關係混亂，被當時人鄙視。

申纂，本是魏郡人，是申鍾的曾孫。皇始初年，太祖平定中山，申纂宗族南逃，居住在濟陰。當在無鹽時，劉彧任命他爲兖州刺史。顯祖説："申纂既不知曉天機，又不自量力，進不能歸順正統王朝，退不能回長江以南，在危險的地方守孤城，想建功業立節操哪可得呢!"申纂失敗後，他的兒子景義歸順，太和年間，任散員士、宋王劉昶國侍郎。景明初期，委任爲試守

郎。景明初，試守濟陰郡、揚州車騎府録事參軍、右司馬。

濟陰郡、揚州車騎府録事參軍、右司馬。

常珍奇

常珍奇者，汝南人也。爲劉駿司州刺史，亦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勛。子勛敗，遣使馳告長社鎮請降，顯祖遣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率衆赴之。中書博士鄭羲參石軍事。進至上蔡，珍奇率文武來迎，羲説石令徑入城，語在《羲傳》。事定，以珍奇爲持節、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内公。珍奇表曰："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亡身，志陳報答，遂與雍州刺史袁顗、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義，奉戴子勛，纂承彼曆。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劉彧滔天，殺主纂立，蒼生殄悴，危於綴旒。伏惟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所願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文檄，喻以吉凶。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荆雍九州，北面請吏。乞高臣官名，更遣雄將，秣馬五千，助臣經討，并賜威儀，震動江外。長江已北，必可定矣。臣雖不武，乞備前驅，進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冒愚款，推誠上聞，機運可乘，實在兹日。"

常珍奇，是汝南人。任劉駿的司州刺史，也同薛安都等擁立劉子勛。子勛失敗，珍奇派人急馳到長社鎮請求歸降，顯祖派殿中尚書元石任都將，率兵赴援。中書博士鄭羲參與元石的軍事行動。軍隊到上蔡，珍奇率領文武部屬來迎接，鄭羲勸元石直接入城，詳見《鄭羲傳》。事態平定，任命珍奇爲持節、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内公。珍奇上表説："臣昔日蒙受劉氏撫育的恩情，感懷義氣而忘身，心存報答的志向，就與雍州刺史袁顗、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倡大義，擁戴子勛，繼承統治。未能和順天運，終至分崩離析。而劉彧罪惡滔天，殺主上篡位自立，蒼生困苦，國勢垂危。伏思陛下龍姿鳳儀，光至四方，天下百姓，延頸仰望宫闕。期望天地垂降仁心，急謀南方臣服，應遣送檄文，用吉凶的前景開諭人心。使江東地區，離心離德而服我如草順風；荆、雍等九州，向北方請求派官治理。乞求高臣官名，再派雄武的將領，率精騎五千，協助臣攻討，并賜臣權威儀仗，以震動長江以南。長江以北，一定可以平定了。臣雖不勇武，乞請聊充前驅，進攻據守是否適宜，再請指示。敢冒昧地申訴愚忠，推誠心上報，時機可乘，實在此日。"

珍奇雖有虚表，而誠款未純。歲餘，徵其子超，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師，密懷南叛。時汝徐未平，元石自出攻之。珍奇乘虚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斬三百餘人，虜掠上蔡、安城、平輿三縣居民，屯于灌水。石馳往討擊，大破之。會日暗，放火燒其營，珍奇乃匹馬逃免。其子超走到苦城，爲人所殺。小子沙彌囚送京師，刑爲閹人。

珍奇雖有虚僞的表文，但歸順的心不純。過了一年多，朝廷召他的兒子常超，常超的母親胡氏不想讓常超去京城，密有南叛之心。當時汝、徐未平定，元石親自出兵攻討。珍奇乘虚在懸瓠反叛，燒城的東門，殺三百多人，擄掠上蔡、安城、平輿三縣居民，屯兵灌水。元石急馳前往攻打，大破珍奇軍。到天黑，放火燒珍奇營寨，珍奇就單騎逃走。他的兒子常超逃到苦城，被人殺死。小兒子沙彌被囚送京城，受宫刑成閹人。

沈文秀 沈保冲

沈文秀，字仲遠，吴興武康人。

沈文秀，字仲遠，吴興武康人。伯父慶之，

伯父慶之，劉駿司空公。文秀初爲郡主簿，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史。

和平六年，劉子業爲其叔彧所殺，文秀遂與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應接，顯祖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率騎赴之。會劉彧遣文秀弟文炳來喻之，文秀復歸於彧，彧以文秀爲輔國將軍，刺史如故。

後慕容白曜既克升城，引軍向歷下，白曜復遣陵等率萬餘人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陵乃引師軍於清西。白曜既下歷城，乃率大衆并力攻討，長圍數匝，自夏至春始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内。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撾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粗衣蔬食。

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之，拜爲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高祖嘉文秀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尋除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吴郡公。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然爲政寬緩，不能禁止盜賊；而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在州數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冲，太和中，奉朝請、大將軍宋王外兵參軍，後爲南徐州冠軍長史。二十一年，坐援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詔曰："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

任劉駿的司空公。文秀起初任郡主簿，逐漸升至建威將軍、青州刺史。

和平六年，劉子業被他叔父劉彧殺死，文秀就與各州推立劉子勛。到子勛失敗，皇興初年，文秀與崔道固都率州來降，請軍隊接應，顯祖派平東將軍長孫陵等率騎兵赴援。適遇劉彧派文秀的弟弟文炳來勸諭他，文秀又歸順劉彧，劉彧委任文秀爲輔國將軍，刺史如舊。

以後慕容白曜攻克升城，率軍隊進向歷下，白曜又派長孫陵等率一萬多人直撲至東陽。文秀開始想投降，因魏軍大肆搶掠，就有悔意，於是據城固守。長孫陵便率部駐屯清水西。白曜攻下歷城後，就率領全軍合力攻打東陽，設長圍數重，由夏季戰至次年春纔攻克。文秀手持節杖，衣冠整齊，坐在家中。亂兵擁入，問："文秀在何處?"文秀高聲答道："我就是!"衆兵將他剥去衣服綁送給白曜。白曜的隨從命令文秀跪拜，文秀説："各是二國大臣，没有相拜的禮節。"白曜憤怒，文秀於是被杖擊。後來交還他衣服，爲他設酒飯，就同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被鎖頸押送京城。經反綁雙臂接受斥責之後，免死，給下客待遇，供給粗衣惡食。

顯祖看重他的節操，逐漸也給予優待，委任爲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升外都大官。高祖嘉許他忠於自己的國家，賜給絹綵二百匹。後任南征都將，臨出發時，賜給軍服。隨即任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暫爲吴郡公。此時河南富饒，官吏間喜好送禮品財物，文秀絲毫不取，始終自守清貧。爲政却寬容平緩，不能制止盜賊活動；但大興水田，對公私都有好處。在任數年，六十一歲時去世。

兒子保冲，太和年間，任奉朝請、大將軍宋王外兵參軍，後任南徐州冠軍將軍府長史。二十一年，因援漣口敗退獲罪，有關機構判處他死刑。高祖詔示道："保冲，是文秀的兒子，可破格饒恕他性命，終身發配洛陽作部。"不久獲得

既而獲免。世宗時，卒於下邳太守。

免刑。世宗時，任下邳太守時去世。

房天樂

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先爲青州別駕，文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

房天樂，清河人，滑稽多智謀。先任青州別駕，文秀提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的政務，全委托他處理。在京城去世。

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天樂弟弟的兒子嘉慶，官至漁陽太守。

嘉慶從弟瑚璉，長廣太守。

嘉慶的堂弟瑚璉，官至長廣太守。

沈嵩

文秀族子嵩，聰敏有筆札。文秀以爲司馬，甚器任之。隨文秀至懷州。文秀卒後，依宋王劉昶。昶遇之無禮，憂愧飢寒，未幾而卒。

文秀同族侄子沈嵩，聰敏有辦理公文的能力。文秀委派爲司馬，很器重信任他。隨文秀到懷州。文秀去世後，依從宋王劉昶。劉昶待他少禮節，他憂慮慚愧而貧困，不久便去世。

沈陵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携族孫智度歸降，引見於行宮。陵姿質妍偉，辭氣辯暢，高祖奇之，禮遇亞於王肅，授前軍將軍。後監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假節、龍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持節、冠軍將軍。及高祖崩，陵陰有叛心，長史趙儼密言于朝廷，尚書令王肅深保明之，切責儼。既而果叛，殺數十人，驅掠城中男女百餘口，夜走南入。智度於彭城知之，從清中單舸奔陵，爲下邳戍人所射殺。

文秀同族侄子沈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征，沈陵携帶族孫智度歸降，高祖在行宮召見。沈陵身貌俊偉，談吐機辯流暢，高祖視爲奇才，尊崇待遇僅次於王肅，授任前軍將軍。後出任監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隨即授假節、龍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位持節、冠軍將軍。到高祖逝世後，沈陵暗存叛心，長史趙儼向朝廷告密，尚書令王肅盡力擔保證明無此事，嚴厲斥責趙儼。不久果然叛變，殺數十人，驅趕城中男女一百多人，乘夜逃入南境。智度在彭城聞訊後，從清水單舟投奔沈陵，被下邳防軍射死。

張讜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顯祖諱，晋長秋卿。父華，爲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劉駿，歷給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輔國府長史，帶魏郡太守。劉彧之立，遥授冠軍將軍、東徐州刺史。

張讜，字處言，是清河東武城人。六世祖的名字衝犯顯祖名諱，是晋朝的長秋卿。父親張華，任慕容超的左僕射。張讜事奉劉駿，歷任給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輔國將軍府長史，兼魏郡太守。劉彧自立，遥授冠軍將軍、東徐州刺史。

及革徐兖，讜乃歸順於尉元。元亦表授冠軍、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以勳賜爵平陸侯，加平遠將軍。

到收取徐州兖州，張讜於是歸順尉元。尉元也上表薦舉他任冠軍將軍、東徐州刺史，派中書侍郎高閭與張讜同任刺史。後到京城，尊崇待遇次於薛、畢，因功賜爵平陸侯，加授平遠將軍。

讜性開通，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延興四年卒。贈平南將軍、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

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

初，讜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世祖南征，忠歸降，賜爵新昌男，拜新興太守，卒官。贈冀州刺史。

初，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乃詐痴，不能梳沐。後讜爲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卒後十年而讜入國。

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官。

元茂，爲信都令，遷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讓，洛州安西府長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爲四山蠻帥，受制於蕭賾。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款。十九年，

張讜性情開朗通達，勤於撫慰救濟民衆。青、齊地區的士人，雖遠族末親，都相尊敬照顧。對李敷、李訢等受皇帝寵信的權貴大族，也推心懇談，毫無顧慮。畢衆敬等都敬重他，高允之流也重視他。延興四年去世。追贈平南將軍、青州刺史，謚號爲康侯。兒子敬伯，請求歸鄉治喪，出葬冀州清河家族的墓地，很久未被允許，停棺在家長達五六年。第四個兒子敬叔，先前在徐州，初聞父親去世的消息，不想奔喪，而謀南叛，被徐州押送到京。到京後申訴自辯，後來得以承襲父親的爵位。

敬伯，自己因隨父歸順有功，賜爵昌安侯，出任樂陵太守。

敬叔，任武邑太守。父親靈柩得以安葬在家族墓地，歸屬清河。

當初，張讜有兄弟十人。兄長張忠，字處順，在南朝任合鄉令。世祖南征時，張忠歸降，賜爵新昌男，授新興太守，在任上去世。追贈冀州刺史。

當初，張讜的妻子皇甫氏被搶掠到北方，賜給宦官做奴婢，皇甫氏就假裝痴呆，不能梳洗。後張讜任劉駿的冀州長史，因而出一千多匹帛贖買皇甫氏。高宗奇怪他交納財物太多，便召見皇甫氏，這時皇甫氏年近六十了。高宗說："南人真好，能重家庭的情義，這老母又能有何用，就能如此耗費財物。"皇甫氏歸南朝，張讜令諸妾到邊界迎接。皇甫氏數年後去世，去世十年後而張讜歸順。

張讜兄長的兒子安世，正始年間，由梁、漢同夏侯道遷歸順。客居多年，出任東河間太守，在任上去世。

元茂，任信都令，升冀州治中。

元茂弟弟的兒子張讓，任洛州安西將軍府長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是光城蠻人。身高八尺，雄壯果敢有用兵謀略，相貌體魄及其舉止，與一般蠻族不同。世代做四山蠻族的首領，被蕭賾控制。太和十七年，派使者張超奉降表歸順。十九年，授員

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食蠻邑一千户；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户。二十二年，進號征虜將軍。

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吴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步騎四千，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蕭衍建寧太守黄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黄公賞屯於漴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爲之掎角擊討，破天賜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上表曰：

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群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飆無以速其籜；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鬥，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棋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泛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

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食蠻邑一千户；所屬官吏，由他自行選任。以後因益宗已經北渡淮水，不適宜再任司州長官，就在新蔡設置東豫州，委任益宗做刺史。隨即改封爲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户。二十二年，進號爲征虜將軍。

景明初年，蕭衍派他的軍主吴子陽率軍隊入犯三關。益宗派光城太守梅興之率步騎四千，進兵到陰山關南八十多里，占領長風城，反擊子陽，大破敵軍，斬殺敵首級一千多。蕭衍的建寧太守黄天賜在赤亭築城，又派他的部將黄公賞在漴城駐屯，與長風相持。益宗命令安蠻太守梅景秀做他的策應進擊，打敗天賜等軍，斬首數百，得敵二城。上表説：

臣聽説機運所在之處，聖賢不生疑問；吞弱小攻愚昧，前王不能輕捨。都是爲從水深火熱中拯救百姓，張揚武功於將來。但霜葉將落，必有狂飆纔能加快它落下；天所厭棄，不憑藉人力不能殲滅惡人。我認爲蕭衍擾亂常規，君臣相互爭奪，長江以南的州鎮，從中分爲兩方，東西對峙，已很長時間。百姓窮於輸送財物，戰士疲於不斷交戰，遇事衹救眼前急務，部下力量已經用盡。没有力量維護外地州鎮，治理各種事務，藩屬城池棋子般散立，孤自存在而已。若不乘機如電光横掃，開拓那蠻土，恐怕後來的征服，不會比現在容易。况且壽春雖收復，三面仍有梗阻，鎮守的方略，實應預先確定。義陽略靠近淮源，利於涉過渡口要地，朝廷發兵，一定經由此路。如江南一安定，有圖謀淮南的舉動，必須乘夏季漲水，排列舟船在長江淮水。我軍赴壽春，要從義陽的北面走，這就是占據了我方咽喉要道，要顧慮的事極多。攻滅義陽，現在正是時候。預料對付敵兵衹須精兵一萬二千。但作戰之戰術，貴在能虚張聲勢。請派兩荆的

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克之必矣！

部隊西向佯攻隨、雍，揚州的部隊屯集在建安，能抗拒援助三關的敵兵；然後二豫的軍隊直取南關，阻擊延頭的敵人。派一都督統一調度各軍，冬末進軍，直至春末，不過一百天，一定能克敵了！

世宗納之，遣鎮南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粮運，并焚其鈞城積聚。衍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溺死千五百人，倉米運舟焚燒蕩盡。後賊寧朔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寇逼蒙籠，益宗命魯生與戍主奇道顯逆擊破之，追奔十里，俘斬千餘。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鎮文武，與假節、征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福綏防蠻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户，賜帛二千匹。

世宗采納此議，派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派他的兒子魯生率步騎八千，截斷敵軍運糧道路，并焚毁敵在鈞城的積儲。蕭衍的戍主趙文舉率兵抵抗，魯生將他擊敗，擒文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敵首級五千，溺死的有一千五百人，倉中糧食和運送船隻都被焚燒一空。以後賊方的寧朔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侵逼蒙籠，益宗命令魯生與戍主奇道顯迎擊并打敗敵軍，追擊十多里，擒殺敵兵一千多人。進號平南將軍。又詔令益宗率他的部族武裝及本州的文武僚屬，與假節、征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福綏靖防範蠻楚部衆，加授安南將軍，增封邑一百户，賜帛二千匹。

白早生反於豫州，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崧潁，南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群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鎮主，規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即遣尚書邢巒總精騎五萬，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英統馬步七萬，絡繹繼發。量此蟻寇，唯當逃奔。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良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爾？深戢誠款，方相委托。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朕懷，往還之規，口别指授，便可善盡算略，隨宜追掩，勿令此竪得有竄逸。遲近清蕩，更有别旨。"時自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城皆没於賊，唯有義陽而已。蕭衍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户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之力也。

白早生在豫州叛亂，皇上詔示益宗說："懸瓠是國家的重要屏障，緊靠崧、潁地區，是南疆的重鎮，寄托的責任不輕。而衆小人肆意妄爲，忽然製造叛亂，殺害州鎮主官，形成反叛。這如果可忍，還有什麽不可容忍？即派尚書邢巒總統精鋭騎兵五萬，流星閃電般馳往；征南將軍、中山王元英統率騎兵步兵七萬，接連出發。料此蟻寇祇能逃跑。知道將軍志在剪除豺狼，肅清邊境，節操與義行風發昂揚，實在可嘉，不是非常忠直，何能如此？深藏誠順，纔相委托。因此派中書舍人趙文相盡宣朕心，部隊往返的謀略，由他口頭傳授，就可妥善盡心謀算，隨機追擊掩襲，不令此賊得到逃竄的機會。等待近期内澄清動蕩，再另有旨意。"此時自樂口以南，郢豫二州的城鎮都已陷落，衹剩義陽一城在堅守。蕭衍用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户郡公等官爵招誘益宗。當時前方的安危，取决於益宗的去留，而益宗堅持操守不改變。郢豫二州終被恢復，是益宗的功勞。

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内

益宗年漸衰老，聚斂財物貪得無厭，士兵百姓都憂慮他的侵擾。益宗各子及孫輩也爭着謀取

苦之，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世宗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横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禄，便授中畿一郡。"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曰："益宗先朝耆艾，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須其人，遂令久屈。可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不意，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賊兵，襲逐諸戍，光城已南皆爲賊所保。世哲討擊破之，復置郡戍，而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國伯。

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内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上表曰：

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擁率部曲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釁結賊朝。高祖孝文皇帝録臣乃誠，授以藩任。方欲仰憑國威，冀雪冤耻，豈容背寵向仇，就險危命？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絶賊路，竊謂誠心，仰簡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桃符横加讒毁，説臣恒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以何爲驗？復云虐害番兵，殺賣過半，如其所言，未審死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初代之日，二子魯生、魯賢、從子超秀等并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桃符密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

賄賂財貨，轄境内軍民苦於聚斂，都説要叛變。世宗也很擔憂，就派中書舍人劉桃符宣布旨意安慰勸諭，期望能安定人心。桃符回京，啓奏益宗侵犯掠奪軍民的狀況。世宗詔令益宗説："謠傳你兒子魯生在淮南貪污暴虐，擾亂小民，又枉殺梅伏生，做此類事不停止，有損你的忠誠。可令魯生與使者一同赴京，當加以官職任用。如想做外官，就授他京畿附近的郡守一職。"魯生久不到京。延昌年間，詔書説："益宗是先朝老臣，勤勞服務在邊境，不可因地方需要那人，就使他受委屈。可任命他爲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前。"世宗擔心他不接受替代，派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兵偷襲他，出其不意，突然進入廣陵。益宗的兒子魯生、魯賢等逃奔到關南，招引賊兵，襲擊各戍守據點，光城以南都被賊據守。世哲攻打敗敵，重新設置郡治和戍守據點，而携益宗回京。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加授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國伯。

益宗生長在邊遠地區，不喜歡在朝中任職，雖然官高位榮，還感到不滿，上表説：

臣昔日在南朝，仰受皇朝教化，保護率領本族部曲三千多家，拋棄那方委以守邊的榮耀，歸順到皇朝治下的樂土，兄弟受難，與賊朝結下仇隙。高祖孝文皇帝收録臣的誠意，授給藩鎮的重任。正想憑藉國威，期望雪洗冤屈耻辱，哪能容忍背離寵愛投向仇敵，接受危險損及生命？昔日郢、豫紛擾不安，臣親率義兵，阻斷敵軍道路，私下以爲忠誠的心，已經仰承朝野驗明。但據守邊境任務繁重，容易招致誣陷誹謗，致使桃符横加讒言詆毁，説臣早想投降南邊，殘暴昏亂等等。乞求檢驗事狀的原本，以什麼作證據？又説虐待傷害服役的士兵，殺死與賣出的超過半數，如他所言，不知死去親屬的家庭，上訴的有幾家？又説耗費官府的錢糧，倉庫已經一空。但經御史復查，毫無損失。開始被人代職的那天，二子魯生、魯賢、侄子超秀等當時都在城中，安然無二心，但桃

生，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敕，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賞本郡。”士馬圍繞，騰城唱殺，二息戰怖，實由於此。殘敗居業，爲生蕩然，乃復毁發墳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離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而桃符凶奸，擅生禍福，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欺朝廷，説臣父子全無忠誠，誣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符與臣并對，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如桃符是謬，坐宜有歸。

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爲獄。”

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曰：“卿誠著二朝，勛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叙不淺。兼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州小禄薄，故遷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换，不生猜疑，而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翻爲戎首。以卿誠重，不復相計。今卧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州爲念？魯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昭亮。若審遣信，當更啓聞，别敕東豫，聽卿喻曉魯賢。”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

少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興，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興情貪邊官，不願内地，改

符密派積射將軍鹿永固私率武士，毆打我子魯生，僅得保存性命。桃符高呼：“我受皇上面敕，如能有人得到魯生、魯賢首級，各賞任本郡郡守。”兵馬圍繞，紛擾城中高聲喊殺，二子顫栗惶恐，實由於這原因。毁壞我家住房，財産物品蕩然無存，於是又發掘墳墓，暴露枯骨。生者遇生離的悲苦，亡魂遭粉骨的傷痛。昔年朝廷不斷派遣桃符多次加以慰勞，但桃符凶惡奸詐，擅作禍福，説“衹有我幫助你申述，纔能得到皇上的恩旨”。當他返京後，又欺騙朝廷，説臣父子全無忠誠可言，誣陷忠良，迷惑擾亂皇上的視聽。乞請拘捕桃符與臣對質，若臣的罪行有據，甘願接受懲罰；如桃符確實荒誕，罪名應有所歸。

詔答道：“既已經過大赦，不應再興獄訟。”

熙平初期，益宗又上表請求出任東豫州刺史，以便招降二子。靈太后下令説：“你的忠誠顯著二朝，功勛光照南疆，任屏藩在萬里以外，列土分封准予世襲，前朝已給的恩典，酬報進用都不微淺。又兼子弟承受榮耀，婚姻親族普潤恩澤，相□輕重，你自己都知道。先帝因你是有功舊臣，任職的州狹小而俸禄不多，所以遷調富足地區，榮登顯要官級。當時服役的士兵交换，未生猜疑的心，而你的兒子魯賢等没有理由就叛逃，忠孝都已背離，反成戰亂的禍首。因你忠誠，不再計較此事。現在帶病率軍南征，顯耀以金章紫綬，朝廷處置待遇，又勝過以前。况且你已年老，正歸閑養老，何必以任刺史爲念？魯賢來否，何需自去呢？衹要派人慰問招納，足可明白。若確實寫信，應再奏告，另敕東豫州，准你勸諭魯賢。”二年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追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號爲莊。

益宗的小兒子田纂，承襲爵位。官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去世，追贈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益宗的長子隨興，任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興心中貪戀任邊境長官，不願在内地，改授弋

授弋陽、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興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假郢州刺史。及義陽置郢州，改授征虜將軍、江州刺史，詔賜朝服、劍舄一具，治麻城。興祖卒，益宗請隨興代之，世宗不許，罷并東豫。

初，益州內附之後，蕭鸞遣寧州刺史董巒追討之，官軍進擊，執巒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宮。

董巒

巒，字仲舒，營陽人。真君末，隨父南叛。雖長自江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性疏武，不多識文字。高祖引巒於庭，問其南事，巒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曜進代父答，申叙蕭鸞簒襲始終，辭理横出，言非而辯，高祖異焉。以巒爲越騎校尉，景曜爲員外郎。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召巒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啓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巒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并云無足可慮。巒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曜鎖詣行在所，數而斬之。

陳伯之

又有陳伯之者，下邳人也。以勇力自效，仕於江南，爲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豐城縣開國公。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表請降，并遣其子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虎牙爲質。四年，以伯之爲持節、都督江郢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公，邑一千户；虎牙爲冠軍將軍、員外散騎常侍、豫寧縣開國伯，邑五百户。正始初，蕭衍征虜將軍趙祖悦築城於水東，與潁川

陽、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的兄長興祖，太和末年，也來歸附。景明年間，暫署郢州刺史。在義陽設置郢州時，改授征虜將軍、江州刺史，詔令賜給朝服、劍舄一具，治所在麻城。興祖去世，益宗請求以隨興接任，世宗不許，廢州并入東豫州。

當初，益州歸順之後，蕭鸞派遣寧州刺史董巒追擊，官軍進擊，擒獲董巒及他的兒子景曜，送至行宮。

董巒，字仲舒，營陽人。真君末年，隨父親南叛。雖然成長在江南，語言風度還與中原人相同。性格粗疏勇猛，識字不多。高祖在庭中召見董巒，問他南方的事，董巒恐怖得不能答對，不斷看景曜。景曜上前代父親答話，申述蕭鸞簒位的始末，辭鋒洋溢而出，道理不對却機智善辯，高祖很驚異。委任董巒擔任越騎校尉，景曜任員外郎。圖謀南逃，獲罪流放朔州。到皇上南征漢陽時，召董巒從軍。景曜到洛陽，密奏他的父親定當叛逃。軍隊停駐魯陽，董巒單騎南逃，過南陽、新野，遍告二城説魏軍當到，告誡他們準備設防。房伯玉、劉忌都説没什麽可顧慮。董巒説："不然，軍隊的勢力很大。"到邊境面北哭叫景曜説："我全家在那方，依情理應回，不能顧惜你這一個兒子。"景曜被押到皇帝行宫，受責後斬首。

又有陳伯之，是下邳人。以勇猛願爲别人效命，在江南做官，任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豐城縣開國公。景明三年，伯之派使者秘密上表請求歸降，并派他的兒子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虎牙做人質。四年，任命伯之爲持節、都督江郢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虎牙爲冠軍將軍、員外散騎常侍、豫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正始初年，蕭衍的征虜將軍趙祖悦在水東築城，與潁川相接對守，留兵數千，想作爲進攻的基地。伯之進軍攻祖悦，大破祖悦，乘勝長驅入

接對，置兵數千，欲爲攻討之本。伯之進軍討祖悦，大破之，乘勝長驅入城，刺祖悦三創，賊衆大敗。進討南城，破賊諸部，斬獲數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禄大夫，虎牙遷前軍將軍。

城，刺傷祖悦三處，賊兵大敗。進擊南城，打敗賊軍各部，斬殺擒獲幾千人。二年夏，授伯之光禄大夫，虎牙升前軍將軍。

孟表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内屬後，表因事南渡，仕蕭鸞爲馬頭太守。

孟表，字武達，是濟北蛇丘人。自稱本是北地人，號稱索里孟家。青州徐州歸附後，孟表因事南渡，奉事蕭鸞被任爲馬頭太守。

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爲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携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核，乃云是叔業姑兒，爲叔業所遣，規爲内應，所携妻子并亦假妄。表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

太和十八年，孟表以據守郡城歸附，任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守渦陽。此後蕭鸞派他的豫州刺史裴叔業圍攻六十多日，城中糧盡，衹能用爛皮革及樹皮野草作糧食。孟表撫慰將士，盡力固守。適逢鎮南將軍王肅解除義陽之圍，回兵救孟表，叔業纔退兵。起初，有一南人，自稱姓邊字叔珍，帶着妻兒從壽春歸降孟表，説是仰慕教化而歸順。還未將他送往京城，就遇到叔業圍城。孟表後來觀察叔珍的言行，略有可疑，就加以審訊，纔説是叔業姑母的兒子，被叔業派遣，圖謀做内應，所携帶的妻兒也都是假的。孟表將叔珍推出北門外斬首，於是人心纔安定。

高祖嘉其誠績，封汶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户。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降平東將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

高祖嘉獎他的忠誠與功績，封汶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升征虜將軍、濟州刺史，任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年，降爲平東將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去世，終年八十一歲。追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號爲恭。

子崇，襲。官至昌黎、濟北二郡太守。

兒子孟崇，承襲爵位。官至昌黎、濟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圖變，而竟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賞明主。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并列，無乏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至子免刑

史臣曰：薛安都衹是一介武夫，雖然對去留一事行爲輕率，但確有開拓東南的功勞。事態窘迫而圖變，却終能保持高位，對他真優厚啊。真度出一謀，被明君賞識。衆敬獻地納誠，榮顯在朝廷，官階、職位并列，不因時而廢。文秀守志不悔，有死節的氣概，不但身受嘉獎和禮遇，甚

戮。在我欲其駡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議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至兒子也免了死刑。在我期望他口出惡言，但忠義的行爲能不受勉勵嗎！張讜觀察時機送人質歸附，撫恤流離士人很誠懇，也是有仁心有智慧呀。田益宗是蠻族一首領，能翻然悔悟呈獻忠心，終至懷金印曳紫綬，不是很美好嗎！孟表能有名聲地位，不是偶然的。

魏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李彪　高道悦

李彪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悦、北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悦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悦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于朝貴，李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

高祖初，爲中書教學博士，後假員外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衛國子，使於蕭賾。遷秘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録，爲《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一存。彪與秘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

彪又表曰：

臣聞昔之哲王，莫不亹亹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於竹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是高祖賜給的名字。家庭世代没有出過名人高官，少時孤弱貧窮，却有大志，好學不倦。起初在長樂監伯陽處求學，伯陽很贊賞他。後與漁陽人高悦、北平人陽尼等將隱居到名山，未實行就終止了。高悦的兄長高閭，博學又很有才氣，家中藏書豐富，李彪在高悦家手抄口誦，廢寢忘食。不久回故鄉居住。平原王陸叡年近二十，素有志向及學問，迎娶東徐州刺史博陵人崔鑒的女兒，路經冀州相州，聽説李彪有名就去拜訪他，行師友的禮節，在郡中稱贊他，於是舉薦爲孝廉，到京城後設館舍而向他請教。高閭在朝廷貴官中爲他揚名，李冲對他非常優待，李彪宗仰依附他。

高祖初年，任中書教學博士，此後暫爲員外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衛國子，出使蕭賾。升秘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到太和年間，崔浩、高允撰著的《國書》，以編年記録，是《春秋》的體例，遺落的史實，可説三不存一。李彪與秘書令高祐開始奏請依從司馬遷、班固的體例，創紀、傳、表、志的體例。

李彪又上表説：

臣聽説昔時的明哲君主，無不勤勉不倦，思索采納直言正論，以安寧黎民。因此訪童子問師傅，不避深潭大澤，諏方略徵善策，不棄草野人言。由此能使光榮美好的德行充實史籍，傳播美好的名聲在金石之上。

道，遇無諱之朝，敢修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

臣恰生在有道的時候，遇到没有顧忌的朝代，敢循以前的規範，測度當前的時勢，謹冒死上密封奏事七條。狂妄盲目的議論，伏首等待懲罰。

其一曰：自太和建號，逾于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圜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饗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單宫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户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邇，則華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爲行儉之道，猶自闕如。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習華既深，敦樸情淺，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綉，僭度違衷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宫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逾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綉雕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

其一是：自從建號太和，已超過十二年，常刑德政，可依據實際情況來陳説。立圜丘以彰明孝道，就使百神不缺祭饗；舉賢才以應答詢問，就使衆多士人立滿朝廷；開誠心以規範人物，就使朝中没有佞人；勉勵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以教人，就使四門没有凶惡的人；制定冠服以明示品秩，就使典禮明白顯著；製作祭祀、朝會的正樂協和人倫，就使人與神都感到慶幸；周密慎重地施罰以確立刑法的地位，就使衆多案件處置得當；輕視華服美味以示儉約，就使節儉的品德光大；將宫女配給鰥夫，就使人民没有失偶的怨氣；傾所有積儲用以賑給百姓，就使賞賜潤及四方；減省賦役以培育民力，就使百姓在里巷中歡歌；宣示恩澤以撫慰遠方，就使各族百姓鼓掌起舞；降崇高的德行令天地通暢，就使祥瑞呈現有證。萬物安據己位，事事一新，崇高啊如造物主在曲盡成全。但臣私下認爲推行節儉的方法，還未具備。爲什麽呢？現在四民中豪富的家庭，習於奢華已深，勉勵純樸的心很少，不知勤儉樸素容易長久，而行奢靡難以長存。大修華宅，美飾車馬，僕婢穿綾綺，器用披織錦，僭越制度違背正道的很多。古代明哲帝王創立制度，由天子至公卿，下到守門打更的，他們的居室車馬衣裝各有差别品級，小官不得超過大官，賤民不得超過貴人。如此，所以上下有序而人心安定。目前相互比賽豪華，情志不守常規，大做消耗功夫的物品，大做浪費力氣的事情，豈不荒謬嗎！消耗功夫的，是綉錦雕紋；浪費力氣的，是建大宅高屋、擴大規模裝飾華麗。它妨礙男子盡力農業，妨害女子的紡織，豈可説盡呢！漢文帝時，賈誼上疏説“現在王政可爲它長久嘆息的有六條”，這就

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爲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産爲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産伍之，我有衣冠，子産貯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産殖之，我有子弟，子産誨之，子産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爲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爲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爲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黄屋而乘輅輿。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爲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凉，其弊猶貪。"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瞽言，儻或可采，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

是其中之一。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因此越王好逞勇武而士多不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有餓人。今日二聖親自施行節儉樸素，詔令很懇切，但百姓的奢華風氣還未革除，難道楚、越的人就那樣容易轉變，大魏的人就這樣難以教化？大約是朝廷制度未宣布，人們未見聖德，使事情這樣吧。臣私下以爲房宅車服，從百官以至於百姓，應給他們定等級制度，使貴者不近賤者，卑者不越過高者，不能滿足他們奢侈的意向，違背經典規制。現在有人以爲習俗日久，不可突然變革，臣恭謹陳述古人變革的熏染之法。昔日鄭國子産執政到一年時，百姓唱道："我的田地，子産强行編制，我的衣冠，子産迫我藏起，如殺子産，我與他同去。"到三年後，就改唱道："我的田地，靠子産得豐收，我的子弟，子産教誨他們，子産如死，誰人繼承？"那麽鄭人的神智，難道先前糊塗後來明白嗎？是執政者必須教育引導，受教者難以立刻改正的緣故。現在如定制度以分别品級，開始到結局的情形，魏國的士人與鄭國百姓將相同。既然同於鄭人，是會最終有贊歌，哪能懼怕他起初的怨恨而不做有好結果的事因呢？崇尚節儉是開啓幸福的源頭，喜好奢侈是引起貧困的徵兆。但是節儉容易用政教推行，奢華很難用財富滿足，所以聖人留意於此，賢人仰爲準則。因此夏禹建宮室求低而衣服求粗，殷湯寢息在黄屋而出乘輅輿。這是顯示節儉給後王，後王應該體會其中意義而折衷處置。孔子任魯國的司寇，乘柴車而駕劣馬；晏嬰任齊國的正卿，戴洗過的冠而穿舊皮服。這是顯示節儉給後臣，後臣應該能認識其中的情理而有取捨。古書中說："在凉薄之德的基礎上制訂法令，它的弊端是貪。"此話雖簡略，却通達政治之道。臣的盲目言論，或有可采，及至三年，可見成效。有成效就使人人務其正業，人人務正業就使奢侈浪費消除，奢費消除就會穀帛豐足，穀帛豐足就會人人安樂，人人安樂就使

皇基固矣。

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見惡人，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爲衛翼。衛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傅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諂佞讒賊者爲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疏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爲太子置傅，以問其群臣，群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漢明卒爲賢主。然則佚之傅漢明，非乃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乃生訓之以正道，其爲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

皇朝的基礎鞏固了。

其二是：《易經》說："主器者，莫若長子。"《左傳》說："太子是奉事宗廟祭祀的人。"那麼祭祀没有主持就使宗廟没有享食，嫡長子廢就使帝位没有傳承。聖賢知道如此，因此垂訓作爲永遠的法則。昔日姬王得此道理，因此大崇儒術以教育嫡長子，嫡長子於是就養成美德，施行大道協和民衆，因此世代統治百姓，承受祭祀八百年。到嬴氏的秦朝，拋棄德政，焚書坑儒，不用正道教他的嫡子，於是就養成凶德，以放縱酷虐的行爲治理百姓，因此享年不長，二代而亡國。亡與興，那方法在於師傅，師傅作用的好壞，可依實情陳說。好的，周公輔導成王，教以孝敬仁愛的禮義，驅逐邪人，不使他見惡人，選天下的正直之士，孝父母愛兄弟、博學有能力的人作爲左右輔弼。輔弼良，成王正，是周氣運長久的原因。壞的，趙高輔導胡亥，教以刑殺斬劓和滅人家族，驅逐正人，不令他見善士，諂媚奸佞傷害忠良的做他的左右。左右邪，胡亥偏，是秦國福運短促的原因。上天，是輔佑有德的人，豈是偏愛周而疏遠秦呢？由於所行的方法不同，所以禍福的道路有異。從前光武帝考慮爲太子設師傅，以此事詢問群臣，群臣仰從光武意向，都說太子的舅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勝任。博士張佚嚴肅地說："現在立太子是爲陰氏呢？爲天下呢？如果爲陰氏，則陰侯可勝任；爲天下，則原本就應用天下的賢才。"光武稱好，說："設置師傅，是用以輔導太子。現在博士不怕糾正朕，何况太子呢？"就任命張佚爲太子太傅，漢明帝終於成爲賢主。那麼張佚輔導漢明帝，并非是由出生就感化，尚且有成就，何况由出生就用正道教訓，那對嫡子的益處肯定更大。因此《禮記》中說"太子生，依禮儀抱起，派人帶上他，有關官員嚴肅端正衣帽，到南郊祭祀"，表明嫡長子的重要，要上天明察。"過宫闕就下車，過宗廟就快走"，是彰明孝

"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温習，今而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之躋，及儲宫誕育，復親撫詁，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

敬的道理。這樣古代的太子，"自嬰兒起，教導便已施行了"。這就是遠古的鏡鑒。高宗文成皇帝感慨少年時師傅未勤加教誨，曾告訴群臣説："朕開始學習時，年紀還小，性情未能專一，做皇帝後，没有時間温習，現在想來，豈祇是我的過錯，也還是師傅教誨不勤。"尚書李訢脱帽謝罪，這就是近日的鏡鑒。伏惟太皇太后輔助高宗，訓育顯祖，使偉大的功業超過先前的君主。陛下幼年蒙受撫育教誨，聖明恭敬的德行日升，到太子誕生，又親自撫育勉勵，日日檢查月月督促，實在耗費精神。現在確應依古禮設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就使太子正，太子正就是皇家的幸福，皇家幸福就人人都幸福了。

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盈畜倉廪。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糧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内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産，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虚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

其三是：臣聽説國家的根本是黎民，人憑藉穀粟爲食，因此昔日明哲的君主無不勤於勸勉耕作，蓄滿倉庫。因此堯湯時遇水旱災害，人們面無飢色，是由於逐漸儲備，年年有積蓄。到了漢代，因人民糧少，就設常平倉以供給人民；曹魏因兵糧缺乏，設置屯田以供給士兵，因此能在當時不乏錢糧，供軍隊政府取用。又《穀梁傳》説：國家無三年的積儲，可説國家不成其國家。光武因一畝之數不準確，懲罰到州牧郡守。聖人的憂慮世事而重糧食，勤懇到那樣；明君的體恤民衆而勸勉農耕，殷切至如此。近年山東饑荒，去年京城歉收，内外民衆出境到豐收地區尋食，既廢棄了經營田産的時機，又須勞苦奔波纔能到達，更對國家力量有損耗。如先前多積糧食，安定百姓然後配給糧食，哪有驅使老弱到千里之外糊口的事呢？以今比古，實在令人恐懼。臣以爲宜分州郡常調的九分之二，京城每年開支的節餘，各立機

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爲屯民，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晋武廓定，旌吴蜀之彦。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

構，豐年糴積入倉，歉收時就加於收進價的二成，糶糧給衆人。如此，民衆必定努力農業以買政府的絹，又致力貯存財物以買政府的糧，豐年就經常積貯，荒年就依價賣出。又另立農官，取州郡户口的十分之一作爲屯田民，測量水陸適宜的地方，登記田畝的數量，用罰款及各項雜類收入買牛配給屯民，令他們盡力。一夫的田地，每年責成交六十斛，免除他的正課及出征等力役。推行這二事，數年之中，就會糧食堆積而人人足食，雖有災情不成禍害。臣又聽説前代明主，都盡心招撫遠方民衆，優待賢人提拔流落人才。因此漢高祖過趙地，訪求樂毅的後代，晋武帝統一全國，表彰吴蜀的賢才。臣認爲應在黄河以南七州人中，擢升門第人才，召令赴京，依據中原州郡任官標準，按照能力授職。一可以顯示聖朝公平對待新舊人員的仁義，二可以撫慰江、漢人士歸順有道明君的情感。

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誡，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以情，讞决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鷄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静。以起隆

其四是：昔日帝舜命令咎繇對刑獄都應體恤，周公旦告誡成王不要在斷案時失誤，這都是君臣互相告誡，重視刑罰到達極點。目前二聖哀憫罪犯，小大案件都推究實情，判决之日，多從寬降免懲罰，有時不得已，一定垂示同情的心，雖是前王勤於聽訴訟經常寬赦，也衹是如此。至於行刑衝犯時令，愚臣私下有所不安。漢代的規定是，先前判决上報死刑，常到冬末，到孝章帝時改在十月末，以養育未生的萬物，後來有旱災，有人進言以爲十月判决，這時陰氣微弱，而陽氣泄出，因此引起旱災。事下公卿商議，尚書陳寵建議説：冬至日陽氣開始萌生，因此十一月有射干、芸、荔相應，周作爲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鳴鷄孵，殷作爲歲首；十三月陽氣已到，伏在土中的昆蟲都動起來，夏作爲歲首。王者三歲首遞用，以通天、地、人三統，三統的月份，判决行刑，是不合天意的。《月令》説：冬季十一月份，身應安寧，事應平静。興起盛怒，不可説安

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采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

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凄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皂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當

寧；施行死刑，不可說平静。章帝同意他的意見，終究還是在十月判决。現在京城及四方判决上報死罪，常到冬末，不推算三正哺育萬物的道理。寬容的情懷，常超過以往；遵守天時的規則，却還是空缺。豈是所謂助陽氣發生、降仁心奉養微弱呢？實在應遠考周的典章，近采漢的制度，天下判决行刑，由初秋起，到初冬止，不在三統的歲首，行斬絞的刑法。如此，就會道德協和天地，仁愛垂示後人。

其五是：古代，大臣有因不廉潔而獲罪廢免的，但不説他不廉潔，而説他祭器不整齊，這是君主用此優禮大臣，不明説他的過錯。臣有大罪，就戴白冠用長毛繫住，手捧水盤及劍，到牢中請死，這是臣子用此表示服罪而不敢逃避刑罰。聖朝禮遇大臣，禮節符合經典。自太和以來，有犯罪當致斬首的，多數得以回家自盡。遣送回去時，皇上深表憐憫，説話凄凉流淚，百官無不見，四海無不聞。確實足以感動將死的心，安慰家屬的情感。但聖恩雖出自衷心，却未明定爲常制，這是愚臣敢於陳述微末見解的原因。昔在漢文帝時，有人告發丞相周勃謀反，逮捕關押在長安獄中，困擾污辱他如對僕隸。賈誼於是上書，極力陳明君臣之義，不宜如此。作爲高貴的大臣，天子爲他改變面容而相待以禮，吏民爲他俯伏在地而恭敬崇仰。他有罪過，可以免職，可以賜死。如捆綁他，送到司寇，鞭打他，任小吏辱駡他，恐怕不是宜令衆人看見的。到將行刑時，臣子就面北再拜，跪着自殺。天子説：你作爲大夫自有過錯，我待你有禮了。皇上不令人俯首而行刑。孝文誠懇接受他的意見，此後大臣有罪，都自殺不受刑。到孝武帝時，漸又入獄，確實是因孝文帝施行在當時，未作爲長久的制度。伏惟聖德慈愛仁惠，豈祇與漢文帝比高呢？現在是天下有道，百姓無議論之時，臣怎可在朝中陳述盲目的言論，祇是

時，不爲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

怕萬代之後，繼位的君主有如同漢武帝的事發生，道德貴在長久，用來樹立風氣；法治崇尚不欠缺，用來貽留給子孫，哪可推行恩惠在當時，却不明定長久的制度呢？

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圍江，素服而示懼；宋仲子以失舉桓譚，免冠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

其六是：《孝經》稱："父子之道出於天性。"《尚書》中說："孝啊，爲孝順父母友愛兄弟。"二經的意思，在說明父子兄弟一體而同氣，可共存而不可分離。到他有罪時，父兄子弟不牽連治罪，乃是君上的厚恩。至於感到恐懼，懼怕應受牽連，本是自然的常理。無情的人，父兄被囚禁，子弟没有悲傷戒懼的樣子；子弟逃避懲罰，父兄没有羞愧畏縮的表現。安居顯榮的位置，交游自若，車馬仍舊豪華，衣冠還要修飾，難道符合同體共氣、分憂愁共哀戚的道理嗎？昔日秦伯因楚人圍困江地，穿喪服表示擔憂；宋仲子因舉薦桓譚失誤，免冠向皇帝謝罪。子弟對於父兄，父兄對於子弟，祇有情更深，哪能與結盟相交者一樣共論情感的深淺呢？二聖整頓風俗，以孝慈爲先。臣私下認爲父兄有罪，應令子弟穿喪服裸肢體，至宮門請罪；子弟獲罪，應令父兄公開上表自承過錯，乞求解職。如政務需要，不宜允許辭職的，可安慰勉勵後留任。如此，足可督促勉勵平庸淺薄者，使人人知道何爲羞耻。

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

其七是：《周禮》說：臣有大喪，君主三年不召見他。這是聖人根據人情制定禮制，以盡孝子的追思情懷。周末衰落，喪禮略有闕失，因此有腰束麻帶從軍，頭戴白冠出任長官的事，到暴虐的秦朝，喪禮完全泯滅了。漢初，戰爭不斷，未能遵循古義。到宣帝時，百姓中應當從軍服役者，如遇祖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都不服徭役；那朝

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聖魏之初，撥亂返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宴，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采，願付有司別爲條制。

臣的喪制，則没有明確記載。到後漢元初年間，大臣有大喪，纔得去職守喪三年。至魏武、孫、劉的三國時代，每天都在作戰，前代的禮儀制度又廢止不再執行。晉時，鴻臚卿鄭默喪母，堅持請求服喪三年，武帝感慨他的孝心真誠，就著於法令作爲常規。聖魏初期，撥亂反正，未能及時建立終喪的制度。目前四方無憂患，百姓安逸，確實是孝敬慈愛之道協和，禮樂教化興行的時日。但愚臣心中，尚有未盡的意思。伏見朝臣遇父親喪事，喪假滿期赴任，穿錦衣乘高車，陪同郊廟祭祀，佩玉輕鳴冠纓垂散，參預節慶宴會，損傷爲人之子的道德，虧缺天地的原則。愚臣以爲如有人遭到祖父母、父母的喪事，都准他守喪三年。如無他就會耽誤政務，便優言安慰勸告，使他起身視事，但祇管理收批公文陳奏表章而已，國家慶典，概不參預。至於有軍事警報，喪服從軍，雖違背禮制，還是可行的。如臣的話稍有可采納的，請交有關機構另立條例。

高祖覽而善之，尋皆施行。

高祖閲後很贊成，隨即都一一推行。

彪稍見禮遇，加中壘將軍。及文明太后崩，群臣請高祖公除，高祖不許，與彪往復，語在《禮志》。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敘績，將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遷秘書令，以酬厥款。"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

李彪漸受優遇，加授中壘將軍。到文明太后逝世，群臣請示高祖因公免除守喪，高祖不聽，與李彪反復辯論，事情記載在《禮志》中。高祖下詔説："遍觀前朝事迹，求取賢能不拘一格。有的憑藉微弱的蔭庇，顯德行在當時，有的在沉淪中得到提拔，流傳姓名在後世。因此毛遂起於賤位，奮勇與强楚辯論，如有才能，何必拘守門第。李彪雖舊非世家，本缺華貴資質，却見識嚴正聰明，學問博及經典，有剛勁善辯的才能，很能勝任公務，兼能憂念公事如憂家事，宣揚朝廷美德，如不賞功叙勞，將如何勉勵褒獎勤奮能幹的人？可破格升爲秘書令，以酬勞他的忠順。"因參議律令很勤奮，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

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賾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宴

當年，加授員外散騎常侍，出使蕭賾。蕭賾派他的主客郎劉繪接待，并設宴陳歌舞。李彪辭

樂。彪辭樂。及坐，彪曰："齊主既賜宴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自喪禮廢替，於兹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此，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辭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逾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執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爲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群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謂亡禮之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爲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載籍：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五霸臣過於君，故事决於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賾親謂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言："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賾惘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 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賾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群臣賦詩以送别，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諤。

後車駕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車駕還京，遷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爲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彪爲李生，於是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

退歌舞者。及就座，李彪說："齊主已賜酒宴歌舞，以慰勞使者，剛纔辭退歌舞，您或許未理解我的心意。自從喪禮廢缺，到現在已久，我皇上孝敬的性情來自天授，追慕之情無窮，因此有現在喪除的討論。已過三月底，朝臣纔除去喪服，還穿素服辦事。裴、謝在這裏，必應具知，我現在辭退歌舞，想來您不至怪罪。"劉繪答道："辭樂的事，不以爲異。請問魏朝喪禮，究竟有何依據?"李彪說："殷高宗喪期三年，漢孝文超過一月，今聖上追念撫育的深恩，感激慈愛訓導的厚德，執喪在殷、漢之間，可説得到禮隨時變化的道理。"劉繪又問："若想遵循古禮，爲何不守三年喪期?"李彪說："政事不能長期曠缺，因此割捨深切追思之情，下順群臣的意見。服飾變换與三年無異，時間則同於一年，可説是失禮之禮。"劉繪說："自大啊叔氏！專以守禮自誇。"李彪說："聖朝自作制度，與自誇無關。"劉繪說："百官各統己職聽命於宰相，何愁耽誤政事?"李彪說："我由史籍知道，五帝的臣子，臣不如君主，因此君主親自管理政事；三王時君臣智慧相等，因此共同管理事務；五霸時臣强於君主，因此政事由臣下决斷。我朝百官都是五帝的臣子，主上親攬政要，本是以軒轅、唐堯作典範。"李彪將回國。蕭賾親自對他說："你前次爲使將回時，賦阮籍的詩説'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果然如你所説而有今日，你這次回去，還有來的可能嗎?"李彪答道："使臣請再賦阮籍的詩説'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蕭賾悵惘地說："清都還恰當，一去指什麽事? 看你此言，似成永别，朕當用特殊禮儀送你。"蕭賾就親送到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群臣作詩送别，他看重李彪到如此程度。李彪前後六次出使，南人驚奇他的剛强正直。

此後皇上南征，暫署李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不久又暫爲征虜將軍。皇上回京，升他爲御史中尉，領著作郎。李彪既被高祖寵信，性格又剛直，就不斷地彈劾官吏，遠近的官員畏懼他，豪族也都屏氣斂迹。高祖常叫李彪爲李生，當時曾滿意地對群臣說："我有李生，如漢有汲黯。"

生，猶漢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詔彪持節綏慰，事寧還京，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宴群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

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爲法官，莫能糾劾己者，遂多專恣。冲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

臣聞範國匡人，光化升治，輿服典章，理無暫失。故晋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請隧；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譏於璵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既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車服有叙，禮物無墜。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爲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輿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黄，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於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虚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答臣言：“事見在目，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

冲又表曰：

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

汾州胡叛亂，詔令李彪持節杖前往安撫慰問，事變平定後回京，授散騎常侍，仍舊領御史中尉，解除著作郎一職。高祖在流化池大宴群臣，對僕射李冲說：“崔光的博學，李彪的正直，是我國獲得賢才的基礎。”

皇上南征，李彪兼任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等參預管理留臺政務。李彪性格素來剛强，與李冲等意見各異，就表露在言行舉止中，毫無謙恭順從的態度。自認爲身任監察長官，無人能糾察彈劾自己，就有許多獨斷專行的舉動。李冲搜集他前後過錯，就將李彪扣押在尚書省，上表說：

臣聽説治理國家管理人民，提倡教化引致太平，品級制度，片刻不能失去。因此晋文公建功於九州，請修隧道置棺還被拒絶；季氏三代執政，用玉殉葬還受譏諷。確知品級爵位的貴重，不能隨意假藉。先王已定制度於古代，陛下又整頓於今天，因此能車馬服飾有序，禮儀文物没有失墜。查臣李彪從前出身平凡，因有才被破格提拔，聲望與名門貴族相等，掌文書在東觀，恩寵眷愛備至，執掌御史臺，左加金璫，右插蟬冕。闕東省。應該感恩自勉節操，盡忠以報國家。却竊取名譽瀆職，自身背德而狂傲，自恃權勢而剛愎，公然越權行事舉止放縱。坐車直入宫中，冒領政府用材，常常以四馬駕車，毫無畏法的表示。放縱驕傲，愚弄視聽，對此可以容忍，還有誰不可以容忍！臣就召集尚書以下、令史以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在尚書都座集會，將李彪所犯的罪行告訴他，詢問他是否屬實，如果他不清楚，可召其部下來説明。李彪答覆臣説：“事實俱在眼前，確實如你所彈劾，都是我李彪所爲，不必再召部下。”臣現在請求以現有事實，免除李彪所任的職務，交廷尉審訊。

李冲又上表説：

臣與李彪相識以來近二十年，李彪初出使南方時，臣見他態度嚴肅機智善辯、才能

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啓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慾非違，厲色正辭，如鷹鸇之逐鳥雀，懍懍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下才，輒亦尚其梗概，欽其正直，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爲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以爲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臣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内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謡，心不承信。

優異學識淵博，以臣愚昧的見識，認爲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才。到李彪官級升高名聲通達後，常一起參加集會，聽到李彪評説古今得失，議論人物優劣，在侍奉皇上時發言，在群賢畢至時辯論，獎譽忠誠明識邪正，語言懇切，句句求真，辭鋒毫無隱避。就是親王之尊，近侍權重，到有是非争論時，也多當面争論。痛恨作惡矯正虚假，嚴責過失怒斥非法，面色嚴肅持論公正，如鷹鸇驅逐鳥雀，嚴正的樣子確似有公正清廉的操守。臣雖是庸才，往往也贊賞他的大節，欽佩他的正直，略知他有偏執急躁的性格，却不認爲是缺陷。到他開始執掌御史臺，剛居監察群臣的地位，先恢復御史中尉的威儀，端正糾察檢舉的法規，當時有識之士都認爲難以進行。但李彪秉承初衷堅持實行，不避豪强權貴，被他糾彈的人，應弦而倒。赫赫聲威，震撼屬國；嚴正之稱，聞名京城。天下改變認識，貪污殘暴者縮手。臣當時看他的行爲，真以爲他言行相符，忠誠清廉出自内心。但當時有與臣交好者，説他擅權殘暴，臣認爲監察官員，素來被人忌恨，揭發檢察之中，容易生出謡言，内心并不相信。

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閲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采。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咤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默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采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

往年因河陽的事，曾與李彪在領軍府，同太尉、司空及領軍各官等，集體審察廷尉審訊的囚徒。當時有人申訴冤枉，二公及臣略有聽取。其人説理没完，李彪就大怒，坐在東側捋起衣袖揮臂發怒，口稱賊奴，呼喝左右，高聲大呼説："到南臺取我的木手去，打斷這奴才的肋骨!"雖有這話，終於未取。隨即就説："在南臺訊問時，祇怕有寬縱枉活的，絶没有冤屈致死的，就依此辦理吧。"當時各官因稱冤者罪名重大，有不少告發的證據，又都心存難與李彪辯論的想法，就各自沉默不語。由於此事，臣就疑心其中有濫加罪名的，細加審察，知道李彪行爲酷虐，但没有搜集尋訪罪行的原因，審訊取供的方式。推究他的意圖，大而言之，嚴懲小罪，

罪，肅禁爲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

以肅貪禁奸爲大局。總而言之，還是認爲獲益多損失少。因此心藏疑問，没有説明上報，確是失去了做臣子知無不言的原則。

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己凌上，以身作之過深劾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佞己。聽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

到去年皇上南征以來，李彪兼任尚書，朝夕共事，纔知道他言與行背離，肯定自己指責他人，專横任性毫無顧忌，妄自尊大輕視他人，保護自己欺凌上司，將自身做的錯事作爲他人的罪行嚴加彈劾，自己違逆事奉别人，却喜好他人逢迎自己。聽他的話如同自古以來的忠恕賢人，考核他的行爲却是天下最奸猾殘暴的賊子。臣與任城王卑躬曲己，如恭順的弟弟奉承凶暴的兄長。他所想做的，事雖不合理，没有不屈從的。

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有北，以除奸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

依據事實求證，都有證據。如臣所列舉的得到證明，應在荒野殺死李彪，以消除亂政的奸佞僞詐者；如臣没有證據，應將臣流放到邊野，以平息蒼蠅玷污清白的議論。

高祖在懸瓠，覽表嘆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

高祖在懸瓠，看到表章後嘆息驚訝地説："没想到留京的會到此地步！"有關機構判處李彪斬首，高祖寬恕李彪，衹免除做官資格而已。李彪隨即回到故鄉。

高祖自懸瓠北幸鄴，彪拜迎於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貞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報國，盡身爲用，而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與卿，爲卿自取？"彪對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横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皋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高祖納宋弁言，將復采用，會留臺表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

高祖由懸瓠北至鄴城，李彪在鄴城南叩拜迎接。高祖説："朕期望你，常以松柏的貞節爲志向，以經困難而更守節操爲心志，你應報答國家，竭盡性命效力，而近來見到彈文，很違背初衷。你遭到如此譴責，是朕給予你，是執政給予你，還是你自找的？"李彪答道："臣咎由自取，自身招致罪責，確實不是陛下横加臣罪，也不是宰相無故冤枉臣。臣罪已經如此，宜伏身田野之下，不應遠來玷污皇上隨行車輛的後塵，但得知聖體患病，臣肝膽塗地，因此敢來問候，不是來謝罪求赦。"高祖接受宋弁的建議，將再任用他。遇留京尚書臺上表説李彪與御史賈尚先前追究廢太子元恂案件時，勘問時有誣陷逼供行爲，請求逮捕李彪。李彪自己申明事有冤枉，高祖知道李彪冤屈，派隨從前去安慰他。允許他乘牛車不戴刑具，送到洛陽。遇赦得以免罪。

高祖崩，世宗踐祚，彪自托於王肅，又與邢巒詩書往來，迭相稱重，

高祖逝世，世宗登基，李彪依附王肅，又與邢巒賦詩交往，相互稱贊，因此商議請求恢復原

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爲左右，彪乃表曰：

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昶，斯實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文而卑高陳，民師建而賤貴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唐典》篆欽明之册，《虞書》銘慎徽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録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鑒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別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污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録，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風，美類三代，炎□□崇，道冠來事。降及華、馬、陳、干，咸有放焉，四。敷贊弗遠，不可力致，豈虚也哉？其餘率見而書，睹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

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拓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玆以降，世濟其光。史官叙録，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圮，册勛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綿綿休烈，若不恢史閫録，懼上業茂功

職，任修史官的事，王肅等允諾替他進言，李彪就上表説：

臣聽説龍圖出現而皇道昌明，龜書面世而帝德通暢，此確是冥冥之中有文書證據。自從瑞官成文而高下分明，民有長官而賤貴有序，這是人間的準則規範。因此《唐典》纂寫欽明的典籍，《虞書》銘記慎徽的篇章，《左傳》刊載夏氏的《箴》言，《詩經》録有商家的《頌》歌，這都是國家有史而能明白得失的情形。到了周姬，以二代爲借鑒，文王以兩經開端，公旦再以六聯爲繼，那文采盛美，是典章制度的概貌。因此看《雅》、《頌》，知文王武王的偉大功業；體會詩歌的音韵，明周公的至孝。因此季札聽《風》而知創業的艱辛，聽《頌》而知仁德的昌盛。至於尼父另立魯國之籍，丘明辨明孔子的志向，可説委婉而成篇章，事詳而無曲諱啊。其餘的史乘、志書之類，也有它的意義。及至司馬遷、班固的史録，就文字詳述秦漢，事件叙至哀帝平帝，懲惡勸善面面俱到。正論與事實都記載，文采與樸實配合恰當，語言多豐富啊。使大漢之風，與三代媲美，炎□□崇，方法爲後人的標準。下及華嶠、司馬彪、陳壽、干寶，都有仿效。但鋪陳論説不遠大，不能努力達到，豈是虚言呢？其餘隨見聞而寫作，遇事件而著録的多了，追尋他們的寫作本末，可作後來者的借鑒。

惟我皇魏據有中華，歲月超越一百年，年代將近十紀。太祖以不違天命開基，武皇因奉時運拓業，虎嘯震天下，龍飛衝宇外，陰往陽來，萬物通泰。自此以來，世代繼承光輝。史官的記叙，却未符合盛世的要求。加之東觀中毁，策封勛勞的記録闕失，美德隨日落湮没，善行因月移稀載。因此諺語説："一日不記，百事荒蕪。"到太和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思大業，連綿興盛，如不弘揚史迹明顯著録，恐怕上代的豐功就有闕失。於是召集名儒及有學識的士人，任麟閣

始有缺矣。於是召名儒博達之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爲國書。假有新進時賢制作於此者，恐閨門既異，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者或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遷，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録美，不其闕歟？

的職務。當時不計較臣有衆多短處，取臣略有微志，令臣出宣詔令進呈奏章，授臣丞郎職務，辱此職事，無從辭讓。高祖當時詔令臣説："平静你的心志，端正你的筆鋒，寫作而没有規矩，後世會如何看呢。"臣奉命而爲，不敢有誤，與著作郎等搜集遺文，并吸取以前的著述，撰成國史。假若有後輩及當今賢人續著國史，恐怕門徑不同，出入生疑，弦柱既然變易，美好的聲音或會有謬誤。自十五年以來，臣出使而國遷都，數有南征的事，因而記述停止，簡捲而不張，這對記功録善，不是缺憾嗎？

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殞，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睿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静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静，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叠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藻績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流者欲以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聽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

伏惟孝文皇帝秉承帝王寶座，推進祖宗的事業，大功未成，突然逝世，所有的臣民，如同没有天地。幸遇陛下體察真知灼見，適有撫民安土的能力，擴大光明以照萬物，履行清静恭順以安國家，天清雲氣，地樂安寧，不改不變，都依原有制度，可説光明相承聖君迭臨，君主安康啊。思先皇開創造物的功業，抱負遠大，加上魏的典制流傳，華美的文字留於篇章，明瞭萬物存在的道理，深知萬變發生的原因，可説是日月出臨，所有暗處都被照亮。《禮記》中説：善於行走的期望他人跟他前進，善於歌唱的期望他人跟他同聲。因此《傳》中説：文王開基，周公完成。又説：没有周公的才能，不可做周公的事業。現在的親王，可説恰如周公。那麼先皇的美好法則及明智通達，今王的美德及洞察借鑒前代的行爲，比於古代，那就任憑比較而毫無遜色了。時代啊時代，能不光大彰明嗎！德合陰陽二儀，是先皇在培育調節；光芒與日月相同，是先皇明察入微；思慮達於四季，是先皇的豐功偉績；舉動契合鬼神，是先皇的神妙感應；遷都城改居邑，是先皇能通達世運；變革使之協和，是先皇精審明識；計劃統一天下，是先皇的遠慮；四夷安守邊地，是先皇的謀略；海外

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實無闕者，先皇之充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

得以整齊，是先皇的威嚴；岐山南禮待諸侯，是先皇的信義；泰山奏樂祭祀，是先皇的仁愛；鑾駕巡視大漠，是先皇的智謀；協和討伐南荆，是先皇恭順天道；祭上天告成功，是先皇的莊重；親敬宗廟社稷，是先皇的恭敬；帝王的職責無闕失，是先皇的精神飽滿；行事善始善終，是先皇守志不移；宣示教化，是先皇的寬容博大；革弊創新，是先皇的志向；孝敬慈愛合於道德，是先皇的善德。先皇有大功二十項，加上因謙讓而更光輝，有爲却不居功，可說繼三皇爲四而承五帝爲六。確應書寫功業在史籍，傳播英名在樂章。

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并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爲裘，良弓之子善知爲箕，物豈有定，習貫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毁，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

臣私下以爲史官中通達的人，大與日月齊明，小與四時并茂。那大的是孔子、左丘，小的是司馬遷、班固。因此能聲名流於無窮，道理昭示後人，所以金石可滅而遺風不泯，那衹有史籍吧？諺語説“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不衹指他的性格，原本是説熟習傳授所成。我以爲掌天文的官員，任太史的職守，如有適當的人，應可讓他世襲。因此《尚書》稱羲和世代任觀察天地的職務，張衡在賦中説“學乎舊史氏”，這是世傳的道理。如那優秀鑄工的兒子善做皮裘，優秀製弓者的兒子善做簸箕，物哪有固定的性質，習慣就認識了。説到這的原因，是因史官未盡職責，史事大多湮没空缺，欲求天人之間的關係，不可片刻缺乏記載。因此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相傳而成功，班彪班固父子相傳而成名，這是前車可鑒的軌迹，後來參照的借鑒。然而前代也有任史官却不能完成事業的，這都是衰落的世道不能容納善舉。因此平子離史職而寫賦，伯喈離觀閣而適志。近代晋時有佐郎王隱，被著作郎虞預中傷，丟官居家，白天砍柴供炊，夜間看書作文，集成《晋書》，保存一代的史實，司馬紹衹令尚書給紙筆而已。國家重要史籍，

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

成於私人，末世的弊端，竟到這種地步，史官的不幸，是時運不好。

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禄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并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誡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强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静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録，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可就，遠也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

現在大魏的史官，職位使自身貴重，俸禄使親屬榮耀，優閑自在，福禄這樣善美，可典章文獻未能完備，是有原因的。已故的著作郎漁陽人傅毗、北平人陽尼、河間人邢產、廣平人宋弁、昌黎人韓顯宗等等，都以有文才被進用，共同注解記述，都壽命不長，未能完成美好業績，前著作郎程靈虬與臣同時接受舉薦，共同負責此事，現在他改任别職，職責不在著史。僅有崔光一人，雖職務未變，却兼任内侍外官兩職，因此導致記述有缺。臣聽説史籍的興盛，是因尊崇大業，《雅》、《頌》流傳，是因道德完美，雖時代有文雅質樸的區别，史籍有完備粗略的不同，但歷代相承，不改這原則。昔日司馬談告誡他的兒子司馬遷説："當代有美事而不記載，是你的罪過。"因此長久被贊美。孔明在蜀國，不留意史官的作用，因此長久受批評。從深裏看，司馬談的志向遠高於諸葛亮。《尚書》稱："不荒廢各項事務。"《詩經》中有"任職當思有所憂"，臣雖現在不掌此職，但過去曾愧居此位，因此不因自己卑賤而自棄，敢於談及此事。俗話説"擔憂做的人不一定知道，知道的人不能做"，臣確實不懂什麽，勉强想做此事而已。追想先皇賜臣名爲"彪"的原因，遠則比擬漢代史官班叔皮，近則仿效晉朝史官司馬紹統，推究名字求其意義，欲罷不能，感恩佩澤，死而後已。現在求賜京都一安静處，整理國史，以完成以前的志向，官府供給物資人手，以滿足需要。雖不能光大國家歷史，期望不做飽食終日而無所事事的人而已。近則一年可成，遠也僅三年可成。正本存在麟閣，副本藏到名山。

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

世宗親政，崔光表曰："伏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創刊魏典，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强，考述無倦，督勸群僚，注綴略舉。雖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内思，研積歲月，紀册必就。鴻聲巨迹，蔚乎有章，盛軌懋咏，鑠焉無泯矣。"世宗不許。

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有司切遣之。會遘疾累旬，景明二年秋，卒於洛陽，年五十八。

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奸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脅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殺之。及彪之病也，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詔賜帛一百五十匹，贈鎮遠將軍、汾州刺史，謚曰剛憲。彪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餘篇，别有集。

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爲大中正，與高祖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爲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爲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爲吏部，彪爲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游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譏祚。祚每曰："爾與義和志交，豈

此時司空、北海王元詳，尚書令王肅因李彪無俸祿，略送錢物接濟他，便在秘書省依王隱的前例，作爲平民參加撰寫國史。

世宗親政後，崔光上表説："我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素懷美好的意願，撰著魏國史，臣當年被李彪薦用，與他同事多年，他志向忠直能力强，考證撰著不倦，督促勸導群官，文稿粗成。雖近年流散，多時被廢官離任，最近又蒙復用，歸來修史。老而更加勤勉，史才日有更新，如能恢復舊職，專心此事不懈，定能彰顯《春秋》大義，闡明皇朝歷史。既經先帝厚加委任，久歷高官，小的罪責過失，應能滌洗消除。私意認爲可任爲侍中，正式掌著作，停止他的其他事，任他施展寫作才能，研究多年，史册必成。鴻篇巨著，將蔚然成章，美好的典範與歡樂的頌歌，將輝煌而永不泯滅。"世宗未批准。

詔令李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不是李彪所期望的，堅持乞請不赴任，有關機構嚴切派遣他。適逢得病數十天，景明二年秋，在洛陽去世，時年五十八。

當初李彪任中尉，號稱嚴酷，因罪犯口供難得，就做木手打擊犯人脅腋，經常有斷氣後蘇醒過來逼問口供的事。又在撫慰勸誘汾州叛變的胡人時，誘得他們的首領，都鞭打頭臉致死。到李彪生病時，身上多處瘡口潰爛，痛苦備至。詔令賜帛一百五十匹，追贈鎮遠將軍、汾州刺史，謚號爲剛憲。李彪在秘書省一年多，著史的事業終於未能完成，但安排體例，都是李彪的功勞。注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他所撰著的詩頌賦誄章奏雜文一百多篇，另有文集。

李彪雖與宋弁結成管鮑之交，宋弁任大中正時，與高祖私下議論，還是將李彪視爲寒門，毫無一點優許的意思。李彪也知此事，但不認爲是遺憾。到宋弁去世，李彪悲痛不已，爲他作哀誄文，文辭備盡辛酸的情感。郭祚任吏部尚書，李彪替兒子李志求官職，郭祚仍然按對寒門的辦法處理。李彪以爲自己位爲侍中，又兼任尚書，認爲郭祚應以對高門貴族子弟的辦法選用，深恨郭祚，流露在言語臉色上，輿論因此批評郭祚。

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爲雍州，彪詣澄爲志求其府僚，澄釋然爲啓，得列曹行參軍，時稱美之。

郭祚常說：“你與宋義和志氣相投，他都不能寬恕你，却怨恨我呢？”任城王元澄與李彪先前也不和，到任雍州刺史時，李彪拜訪元澄替李志求任雍州府僚，元澄欣然爲他啓請，李志得以任列曹行參軍，輿論稱贊元澄。

李志

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召爲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宫，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志後稍遷符璽郎中、徐州平東府司馬。以軍功累轉後軍將軍、中散大夫、輔國將軍、永寧寺典作副將。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咏，由是爲高祖所責。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庭，後宫咸師宗之。世宗崩，爲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説，諸僧嘆重之。志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毁，領軍元叉舉其才任撫導，擢爲南荆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建義初，叛入蕭衍。

李志，字鴻道，博學而有才幹，十多歲時，就能作文。李彪很驚異他的才能，告訴崔鴻説：“你宜與鴻道在洛陽同稱‘二鴻’。”崔鴻於是與李志交友往來。李彪有一女，年幼而聰明，李彪常驚嘆不已，教她寫字，誦讀經書史傳。曾私下告訴親友説：“此女當興盛我家，你們或能得到她的幫助。”李彪死後，世宗聽説此女有才，召爲婕妤，依禮迎娶。婕妤在宫内，經常教皇上的妹妹寫字，傳授經史知識。李志後逐漸遷升至符璽郎中、徐州平東府司馬。因軍功漸升至後軍將軍、中散大夫、輔國將軍、永寧寺典作副將。當初李彪驚異李志及女兒的才氣，特别器重喜愛，無論公私集會，必定稱贊，因此被高祖指責。到李彪死後，婕妤果然選入後宫，後宫婦女都以她爲師。世宗逝世，出宫做尼姑，通曉熟習佛經，設法座講經，諸僧都敬重嘆服。李志歷任都有政績。桓叔興叛變，南荆州荒廢，領軍將軍元叉舉薦他有才可擔任撫慰督導之責，提拔爲南荆州刺史，加授征虜將軍。建義初年，叛逃投向蕭衍。

高道悦

高道悦，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文通建德令。值世祖東討，率其所部五百餘家歸命軍門，世祖授以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蓨縣。

高道悦，字文欣，是遼東新昌人。曾祖高策，馮跋時任散騎常侍、新昌侯。祖父高育，馮文通時任建德令。遇世祖東征，高育率領所部五百多家赴軍門歸順，世祖授他爲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親玄起，任武邑太守，於是定居在勃海蓨縣。

道悦少爲中書學生、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强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閲集洛陽。道悦以使者治書御史薛聰、侍御主文

道悦少時爲中書學生、侍御主文中散。很久後，改任治書侍御史，加授諫議大夫，奉職嚴肅，不畏權貴。皇上南征，在秦州雍州徵兵，約定秋季廣集洛陽檢閲。道悦因使者治書御史薛聰、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到期遲誤，奏報檢舉他

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維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官。時道悦兄觀爲外兵郎中，而澄奏道悦有黨兄之負，高祖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悦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將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

時宫極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悦表諫曰："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規箴匡正，臣下之誠節。是以置鼓設謗，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既疏魯，濫蒙榮貫，司兼獻弼，職當然否，佩遇恩華，願陳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别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艫。闕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游嬉之用，損耗殊倍，終爲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乃修繕舟楫，更爲非務，公私回惶，僉深怪愕。又欲御泛龍舟，經由石濟，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蕪，舟楫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裸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群僚，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内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軌物寰

們的罪行。又奏告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元澄，職位在朝官之上，負責軍機，兵使是否到達，未曾檢查奏報；尚書左丞公孫良職責維繫中樞，昏亂未能糾檢；請求以目前的事狀免去公孫良等所任官職。此時道悦的兄長高觀任外兵郎中，而元澄奏告道悦有偏私兄長的罪過，高祖下詔斥責，但因已被特恩寬恕，於是停止追究。詔書説："道悦資質忠誠老實，操守正直忠貞，居法官地位能樹立公平嚴肅的規範，處諫官的地位能顯示敢於觸犯的氣節，王公畏懼他的骨氣，朕確實嘉賞他言行一致，正直的誠心，何愧於汲黯、鮑宣。任他爲主爵下大夫，諫議一職如前。"皇上將赴鄴城，又令他兼御史中尉，留守洛陽。

當時宫殿初具規模，宗廟國庫還未建，皇上將由水路到鄴城，已詔令都水監轉用建築材料，製造舟船。道悦上表進諫説："臣聽説廣聽輿論，是君上的要務；進諫匡正，是臣下的誠節。所以置諫鼓設謗木，源於昔日，虛心博采，義屬今天。臣既粗疏愚笨，濫受官職，任兼進言輔弼，職在評論是非，感激恩遇榮華，願陳述見聞。我認爲都作所管的建構材料，官署分類擬定規則，早有固定用途。工程已完，轉交都水監，以造舟艫。損害宫室的工程，作暫時游玩的用具，損耗加倍，終究成廢棄的物品。況且百姓急於公務的誠心，本是期望營造都城，現在却修造舟船，就是未做正事，公私不安，都深覺驚愕。又想皇上泛龍舟，經過石濟，沿河挽舟索道，久已荒蕪，駕舟的人，素不熟習。若任船夫中流擊水，未知深淺的危險，古今一樣慎重；若令人牽挽前進，穿冬衣的月份，令人裸身行走在水陸之間，恐違背視民如子的道理。何況鄴、洛相望，陸路平直，御駕平順，往來不難，反而捨周道的安逸，就涉水的危險，這是愚者智者同樣憂慮，朝野都疑惑的事，反復思考，不見可行的道理。又隨駕群官，允許携帶妻小，舟船之間，更没有限隔，男女雜亂，内外不分。當前政治清明，革新制度，裁定禮儀調整風俗，規範天下萬物，私思此舉，或許會損傷遠大計劃，令天下順從大法者深

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深失溥天順則之望。又氐胡犯順，玉帛未恭；西戎內侵，介冑仍襲；南寇紛擾，對接迎畿；蠻民疏戾，每造不軌。窺覦間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寧後事，令奸回息覬覦之望，邊寇絶窺疆之心。臣稟性愚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詔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爲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回材都水，暫營嬉游，終爲棄物；修繕非務；舟楫無鄣，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矣。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高祖遂從陸路。轉道悦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

深失望。又有氐、胡犯順作逆，未進獻玉帛貢品，西戎入侵邊境，戰士仍穿兵甲；南賊擾亂不止，交戰常在京郊；蠻民粗疏暴戾，多次製造事端。窺覦我方失誤，或許會發生意外。愚意認爲應精心選擇皇室至親，撫寧留京事宜，令奸邪失去覬覦的妄想，邊寇滅絶窺伺的心機。臣生性愚笨直率，知而無隱，區區丹心，冒昧奏報。”詔書説：“查所上奏的意見，深識你的忠心。但你的立論中有一半不對，應當陳述不對之處以示你的謬誤，稱贊正確之處以顯你思考有用處，然後表明你的意見未被采納是有原因而如此的。不然，就不能相互瞭解。轉材料給都水監，營造暫時游玩之物，終會被廢棄；修造不是正務；舟船無隔障，男女雜亂，這是你的失言。不知深淺或有危險，留守撫慰後方的重要，這些是你正確的言論。”於是，高祖就從陸路赴鄴城。調道悦任太子中庶子，嚴肅守職，儼然不可觸犯，東宮官屬上下都畏懼他。

太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悦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高祖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帶營州刺史，賜帛五百匹，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塋，謚曰貞侯。世宗又追録忠概，拜長子顯族給事中。

太和二十年秋，皇上前往中岳，詔令太子元恂入居金墉，而元恂暗中謀劃返回代京，恨道悦多次規勸進諫，就在禁中將他殺害。高祖非常悲傷惋惜，追贈散騎常侍，兼營州刺史，賜帛五百匹，并派使臣慰問他的妻子兒女。又詔令使者監督協助喪事，歸葬家族故墳，謚號爲貞侯。世宗時追録忠良後代，授其長子顯族給事中。

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顯族，也以忠厚老實著名，任右軍將軍時去世。

高敬猷

顯族弟敬猷，有風度。員外散騎侍郎、殿中侍御史，進給事中、輕車將軍、奉車都尉。蕭寶夤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顯族的弟弟敬猷，有風度。由員外散騎侍郎、殿中侍御史，升給事中、輕車將軍、奉車都尉。蕭寶夤西征，召任驃騎司馬。蕭寶夤謀叛時，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暗圖義舉，計劃泄露被殺。追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允許一子做官。

道悦長兄嵩，字崐崙。魏郡太守。

道悦的大哥高嵩，字崐崙。官至魏郡太守。

子良賢，長水校尉。

高嵩的兒子良賢，任長水校尉。

良賢弟侯，險薄爲劫盜，冀部患之。

良賢的弟弟高侯，陰險淺薄做盜匪，冀州視爲禍患。

高雙

嵩弟雙，清河太守。濁貨將刑，在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録尚書，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幾，遷太尉長史，俄出爲征虜將軍、凉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高嵩的弟弟高雙，任清河太守。貪污被判死刑，在刑場遇赦免死。當時北海王元詳任録尚書，高雙多獻金錢珍寶，任司空長史。不久，升太尉長史，隨即出任征虜將軍、凉州刺史。專以貪贓害民爲事，因罪免職。後賄賂高肇，出任幽州刺史。又因貪污被彈劾，罪名未定，遇赦免恢復職務。不久去世。

子景翻，幽州司馬。

高雙的兒子景翻，任幽州司馬。

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南征赭陽，先驅而殁。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閔。

高雙的弟弟高觀，任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元鸞的司馬。南征赭陽時，任前鋒戰死。追贈通直散騎侍郎，謚號爲閔。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擢太和之世，輶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悦匡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史臣曰：李彪生於寒族，志向堅定，學業技藝早成，在太和之世被提拔，任使者輕車急趨，名聲震駭江南，秉筆直書，足爲優秀史官。到了手執監察之權，盛氣無所忌諱，固守正直，臨老蹉跎。行百里者半九十，恐怕就是説李彪吧？高道悦扶持正直之風，被世人敬畏，惡正道者禍害正人，多可悲啊！

魏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王肅　宋弁

王肅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也。父奂，蕭賾尚書左僕射。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蕭賾，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書丞。肅自謂《禮》、《易》爲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父奂及兄弟并爲蕭賾所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

高祖幸鄴，聞肅至，虚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高祖甚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陳説治亂，音韵雅暢，深會帝旨。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因言蕭氏危滅之兆，可乘之機，勸高祖大舉。於是圖南之規轉鋭，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説，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

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投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是司馬衍的丞相王導的後代。父親王奂，任蕭賾的尚書左僕射。王肅年少而聰明，閲讀經籍史書，頗有遠大志向。事奉蕭賾，歷任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書丞。王肅自稱學《禮記》、《易經》有心得，但也未能通解其中根本道理。父親王奂及兄弟都被蕭賾殺害，王肅從建業逃來歸順，這一年是太和十七年。

高祖前往鄴城，聽説王肅到來，虚心相待，召見詢問歸順的原因。王肅語言流暢條理分明，善辯却有禮貌，高祖很同情他。當説到治國的道理時，王肅陳述治亂的辦法，談吐文雅説理透徹，深合皇帝的想法。高祖贊嘆同意，促膝談至日影偏移，未感到久坐的疲勞。藉機説及蕭氏有滅亡的先兆，皇朝有可乘之機，勸高祖大舉南征。於是謀取南方的規劃更急切，對王肅的器重與優待每日都在增長，親王貴戚與舊臣都不能離間這種關係。有時屏除左右隨從相對談話，到半夜不止。王肅也盡忠表明誠意，没有隱避，自以爲君臣之間如玄德找到孔明。隨即授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王肅堅决辭去伯爵，被批准。

詔令王肅征討蕭鸞的義陽。允許他自行招募勇敢者作爲親信，他所招募的戰士有功，賞賜比一般被招募者加一等；隨從王肅出征的，六品以下的職務可以先加委任，然後奏聞；若有歸降的人，五品以下職位可以先授職。於是王肅暫爲持

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南將軍，賜駿馬一匹，除持節、都督豫東豫東郢三州諸軍事、本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於撫接，治有聲稱。

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敕。"又詔曰："肅丁荼虣世，志等伍胥，自拔吴州，膺求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雪怨耻，方展申復，窮諭再期，蔬縕不改，誠季世之高風，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盈虚。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參居罰，寧其哀終；吴員處酷，豈聞四載？夫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禮諭之，爲裁練禫之制。"

節，行平南將軍。王肅到義陽，數敗賊軍，投降者一萬多人。高祖派散騎侍郎前去慰勞，因功進軍號爲平南將軍，賜駿馬一匹，任持節、都督豫東豫東郢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王肅善於撫慰部衆，治理得有名聲。

不久召王肅入朝，高祖親筆詔示説："不見君子，心中如醉，一日如同三年，我是何等地想念。在華林修飾館舍，清掃座席相待，你將在何日由汝水出發？故再送此敕。"又詔示説："王肅遭苦難在亂世，志向與伍胥相等，從吴州自拔來歸，胸懷魏國郡縣，身做失去禮法的事，而心同無數孝子守喪，發誓雪耻報仇，再申示招魂的禮儀，極言再次守喪，不改蔬食粗衣，確是亂世的楷模，末代的孝子。但聖人制定禮法，必爲調節愚人智者的行爲；先王制定規則，理應整齊增減。超過的應降身依從，未達到者應繼續進行。曾參在被懲罰中，難道能完成守喪；吴員在怨苦中，哪聽説守喪四年？守三年喪，是天下通行的喪禮，古今所相同，他雖想過度執禮，朕怎能不用禮儀節制他呢？主管官員可依禮勸諭他，爲他决定守喪的限度。"

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旦，百僚詣闕，引在中書省。高祖在崇虚樓，遣舍人問曰："朕知卿等至，不獲相見，卿何爲而來？"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群臣焦怖，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内微爲少澤。蒸民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祖遣舍人答曰："昔堯水湯旱，賴聖人以濟民，朕雖居群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待立秋，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

二十年七月，高祖因久旱不雨，停食已經三日，百官赴宫，召集在中書省。高祖在崇虚樓，派舍人問道："朕知你們到來，未能相見，你爲何事而來？"王肅答道："臣見陛下停食已有三日，群臣焦急恐懼，不敢自安。臣聽説堯遇水災湯遇旱災，這是自然的氣數，須待聖人以救濟世人，不是聖人招致災害。因此國家儲九年用糧，以防九年的災變。臣又聽説到八月不下雨，然後君主不進食。昨日四郊之外已蒙大雨，僅京城内微少潤澤。百姓未缺一餐，陛下停食三日，臣民惶恐不安，無地自容。"高祖派遣舍人答道："昔日堯遇水災湯遇旱災，賴有聖人救濟人民，朕雖位居衆民之上，道德不及前王，今日的旱災，無法補救撫恤，應待立秋以後，反思自責。但此月十日以來，炎熱乾旱，人與萬物都已憔悴，而連陰數日，天風勁吹，雖停食數日，天還没有感應，是朕未盡誠心所致。"王肅説："臣聽説聖人

風蕭條，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肅曰：“臣聞聖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輟膳以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無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天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答曰：“昨內外貴賤咸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勉勸之辭，三覆之慎，必欲使信而有徵。比當遣人往行，若果雨也，便命太官欣然進膳。豈可以近郊之內而慷慨要天乎？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

與凡俗相同點是有人倫五常，相異處是智慧聰明。從前姑射的神明，不食五穀，臣常以爲不真實。今日見陛下停食，纔知實有驗證。而且自陛下停食以來，若天完全没有感應，臣也認爲上天無知，陛下没有感動上天。到昨天，外地有大雨，這裏有密雲，臣就認爲天已有感應，陛下已感動上天了。”高祖派舍人答道：“昨天宫庭內外貴賤人等都說四野有雨，朕恐怕是此輩勸勉朕的托辭，應再慎重核實，必得令人有信服的證據。立刻就會派人巡行，若果真有雨，便命令太官欣然進送食物。難道可因近郊有雨就用此來裝點自己要挾上天嗎？如果無雨，朕不能感動上天，何必用朕以擾亂民衆！朕的志向堅定，死而後已。”當晚時雨普降。

以破蕭鸞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豫、南兗、東荆、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持節、中正、刺史如故。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既平漢陽，詔肅曰：“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恤禍，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仇人，馘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嘆，羨吴閭而長息。比獲蕭鸞輔國將軍黄瑶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微望紓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初，賾之收肅父奂也，司馬黄瑶起攻奂殺之，故詔云然。

因打敗蕭鸞的將領裴叔業有功，升爲鎮南將軍，加授都督豫、南兗、東荆、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持節、中正、刺史職依舊。王肅不斷上表辭讓，未得許可，詔令加賜一支樂隊。二十二年，平定漢陽後，詔令王肅說：“交友貴在義合，君臣必須恩結，不能同情災害救恤禍患，恩義如何施行？你心情同於伍員，懷着苦難歸順朕，但未能消滅一個仇人，斬殺對方首惡，何嘗不由此憤慨感嘆，羨慕吴閭而嘆息。近來擒獲蕭鸞的輔國將軍黄瑶起，方知是你的仇人。不久就交付給你，期望能紓泄憤恨，使我見你之日，稍得放寬心懷。”當初，蕭賾收捕王肅父親王奂時，司馬黄瑶起攻殺王奂，所以詔書有此語。

高祖之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克，而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爲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鋭兵新敗於前，事往勢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禁旅難闕。今日之計，唯當作必克之舉，不可爲狐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卿便息

高祖攻討淮北時，令王肅攻義陽，未能取勝，而蕭鸞派將領裴叔業進犯渦陽。劉藻等救援渦陽，被叔業打敗。王肅上表請求再派兵增援渦陽。詔書說：“得到表章，看後感嘆，觀察你的意向不專在水運，當是因劉藻等精兵剛失敗在前，事過而形勢困難的緣故。朕若分兵救援，派兵不多，當没有作用，多派則禁軍不能缺少。今日之計，祇能作必勝的計劃，不可成進退猶疑不定的部隊，那會白白失去南兗州。你就打消疑惑

意停彼，以圖義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糧盡，軍不及至，致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陽，叔業乃引師而退。肅坐劉藻等敗，黜爲平南將軍，中正、刺史如故。

高祖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肅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等參同謀謨。自魯陽至於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并敬而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己之上，以爲憾焉。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陽，宗室尊宿，歷任内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其言，恒降而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言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匹。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暗，於是乎在。自百僚曠察，四稔于兹，請依舊式考檢能否。”從之。

裴叔業以壽春内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蕭寶卷豫州刺史蕭懿率衆三萬屯於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懿遣將胡松、李居士等領衆萬餘屯據死虎。肅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其將橋珉等，斬首數千。進討合肥，生擒叔獻，蕭懿棄小峴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勞之，又問：“江左有何息耗？”肅曰：“如聞崔慧景已死。寶卷所仗，非邪即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廓定之期，勢將不久。”以肅淮南累捷，賞帛四

留軍在那裏，以謀取義陽的敵人。如宜停止就停止，回取義陽；如宜東下則東下，鎮守淮北。深思留去二舉措，勿招致重大過失。如孟表糧盡，救軍不及時趕到，導致失去渦陽，是你的罪過。”王肅於是解除對義陽的包圍，趕赴渦陽，叔業於是引兵退走。王肅因劉藻等失敗而獲罪，降爲平南將軍，中正、刺史如舊。

高祖逝世，遺詔任命王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元禧等同任輔政大臣，召王肅至魯陽會合。王肅到魯陽，就與元禧等共參謀劃。由魯陽至洛陽，沿途喪儀，委托王肅酌定，他辛勤辦理，悲痛超過舊臣貴戚。元禧兄弟都敬重而親近他，上下可説和睦。衹有任城王元澄因他由遠方流亡者而任職，一時之間在己之上，認爲是憾事。常對他人説：“皇上把王肅地位放在我上面還可以，堂叔廣陽王，是宗室中年尊德高者，歷任内外要職，爲何突然令王肅位居他的上面？”王肅聽到他的話後，常常自謙迴避他。不久被元澄奏章彈劾，説王肅謀叛，此彈劾不久就經申訴放置不問。詔令王肅娶陳留長公主，本是劉昶的兒媳彭城公主，賜錢二十萬、帛三千匹。王肅上奏説：“考核以表彰賢能，升級因政績卓著，升賢明退愚暗，於是就有依據。自從百官曠缺考察，到現在已四年，請求依舊例考核官員優劣。”皇上聽從此議。

裴叔業獻壽春歸順，任命王肅爲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元勰率步兵騎兵十萬去救援他。蕭寶卷的豫州刺史蕭懿率兵三萬駐屯在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駐屯合肥，將謀取壽春。蕭懿派將軍胡松、李居士等領兵一萬多人屯據死虎。王肅進軍攻打，大敗敵軍，擒獲敵將橋珉等，斬首數千級。進攻合肥，擒獲叔獻，蕭懿放棄小峴南逃。王肅回京城，世宗到東堂召見慰勞他，又問：“江南有何消息？”王肅説：“據説崔慧景已死。寶卷所依靠的，不是惡人就是佞人。天大概以此來助陛下，廓清平定天下的日子，勢必不久。”因王肅在淮南多次取勝，賞帛四千七百五十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其他職

千七百五十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餘如故。尋以肅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

務如舊。不久任命王肅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其餘官職如舊。

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絶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高祖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世宗爲舉哀，詔曰："肅奄至不救，痛惋兼懷，可遣中書侍郎賈思伯兼通直散騎常侍撫慰厥孤，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務令優厚。"又詔曰："死生動静，卑高有域，勝達所居，存亡崇顯。故杜預之殁，窆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托。顧瞻斯所，誠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游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有司奏以肅忠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肅宗初，詔爲肅建碑銘。子紹襲。

王肅頻繁在邊界任職，盡心安撫接納，遠近民衆歸心，依附的人如入市交易，王肅誠懇地安置接納，很受歸附者的信任。自身清正喜好施捨，没有聲色之好，始終廉潔節約，家中無多餘財物。但性情稍顯輕佻，頗以功名自誇，護短稱功，很少推功辭讓，高祖常因此責備他。景明二年在壽春去世，當年三十八歲。世宗爲他舉哀，詔令説："王肅突然病至無救，悲痛惋惜的心情交集，可派中書侍郎賈思伯兼通直散騎常侍撫慰他的兒子，賜給顯貴用的棺木、朝服一套、錢三十萬、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并詢問將墓地選擇何處，專派侍御史一人監察護理喪事，務使優厚。"又詔令説："人生死動止，高低各有界限，名士高官的居所，無論存亡都應高顯。所以杜預死後，葬在首陽；司空李冲，托體覆舟。環視這所在，確也是二代的九原。故揚州刺史王肅誠信仁義結好二世，英武惠民與李、杜相符，生平本意，願終葬京陵，既然有此遺願，宜滿足他先前志向。現令葬在李冲、杜預兩墳之間，使他們能互相神游相交。"追贈侍中、司空公，本官如舊。主管官員上奏以王肅忠心大度，宜謚"匡公"，詔令謚爲宣簡。肅宗初年，詔令爲王肅建碑銘。兒子王紹襲爵位。

紹，字三歸。歷官太子洗馬、員外常侍、中書侍郎。卒，贈輔國將軍、徐州刺史。

王紹，字三歸。歷任太子洗馬、員外常侍、中書侍郎。去世，追贈輔國將軍、徐州刺史。

子遷，襲。武定中，通直常侍。齊受禪，爵隨例降。

王紹的兒子王遷，承襲爵位。武定年間，任通直常侍。齊受禪建國，爵位隨例降等。

紹弟理，孝静初，始得還朝。武定末，著作佐郎。

王紹的弟弟王理，孝静初年，纔得以歸順。武定末年，任著作佐郎。

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携二女及紹至壽春。世宗納其女爲夫人，肅宗又納紹女爲嬪。

王紹，是王肅前妻謝氏所生，王肅臨死前，謝氏纔携二女及王紹到壽春。世宗娶他女兒爲夫人，肅宗又娶王紹的女兒爲嬪。

肅弟秉，字文政。涉獵書史，微

王肅的弟弟王秉，字文政。廣讀經書史籍，

有兄風。世宗初，携兄子誦、翊、衍等入國，拜中書郎，遷司徒諮議，出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卒，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稍有他兄長的風度。世宗初年，携帶兄長的兒子王誦、王翊、王衍等歸順，被任命爲中書郎，升司徒諮議，出任輔國將軍、幽州刺史。去世，追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王誦

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俊，風流甚美。自員外郎、司徒主簿，轉司徒屬、司空諮議、通直常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諮議，加前軍、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出爲左將軍、幽州刺史。未幾，徵爲長兼秘書監，徙給事黄門侍郎。肅宗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音制抑揚，風神疏秀，百僚傾屬，莫不嘆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徐州刺史，謚曰文宣。

王誦，字國章，是王肅長兄王融的兒子。學問廣博有文才，神態清雅，風流俊美。由員外郎、司徒主簿，改任司徒掾屬、司空諮議、通直常侍、汝南王友。調任司徒諮議，加授前軍將軍、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出任左將軍、幽州刺史。不久，召任長兼秘書監，調任給事黄門侍郎。肅宗逝世，靈太后立幼主，當時大赦，王誦宣讀詔書，聲調抑揚，風度俊秀，百官佩服，無不贊美。孝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當年四十七歲。追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徐州刺史，謚號爲文宣。

子孝康，武定中，尚書郎中。卒。

兒子孝康，武定年間，任尚書郎中。去世。

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卒，贈征虜將軍、太府少卿。

孝康的弟弟儁康，性格清正文雅，頗有文才。任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去世，追贈征虜將軍、太府少卿。

王衍

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自著作佐郎，稍遷尚書郎、員外常侍、司空諮議、光禄大夫、廷尉、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仍轉七兵，徙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西兖州刺史。衍届治未幾，屬尒朱仲遠稱兵内向，州既路衝，爲其攻逼。衍不能守，爲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孝静初，轉侍中，將軍如故。天平三年卒，年五十二。敕給東園秘器、賵物三百段，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謚曰文

王誦的弟弟王衍，字文舒。名聲才能稍遜於王誦。由著作佐郎，漸升尚書郎、員外常侍、司空諮議、光禄大夫、廷尉、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隨之改任七兵尚書，調太常卿。出任散騎常侍、征東將軍、西兖州刺史。王衍赴任不久遇尒朱仲遠舉兵内犯京城，州城既當要道，被仲遠圍攻。王衍不能堅守，被仲遠擒獲，因王衍有名望未殺他，命令他騎牛隨軍，很久纔釋放他。回洛陽，任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孝静帝初年，調任侍中，將軍如舊。天平三年去世，當年五十二歲。敕令賜給貴族用的棺木、賵物三百段，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謚號爲文獻。王衍對故交很誠懇，有故友竺虩，在西兖州被仲遠殺害，妻兒不免飢寒，王衍將他們安置在自己家

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虢，於西兖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之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

中，贍養多年，世人都稱贊他爲人忠厚。

王翊

翊，字士遊，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歷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侍郎。頗鋭於榮利，結婚於元叉，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清静愛民，有政治之稱。入爲散騎常侍。孝莊初，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永安元年冬卒，年三十七。贈侍中、衛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

王翊，字士遊，是王肅次兄王琛的兒子。風度秀美，好學有文才。歷任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侍郎。善於鑽營名利，與元叉結成姻親，越級任左將軍、濟州刺史，不久加授平東將軍。清正愛民，有善於治民之稱。還朝任散騎常侍。孝莊帝初年，升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永安元年冬去世，當年三十七歲。追贈侍中、衛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淵，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兒子王淵，武定年間，任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宋弁　宋維　宋紀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也。祖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興安二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惠。長子顯襲爵。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

宋弁，字義和，是廣平列人人。祖父宋愔，與堂叔宋宣、博陵人崔建都很有名。世祖時，歷任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出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都任廣平太守。興安二年去世，追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謚號爲惠。長子宋顯承襲爵位。宋弁的伯父世顯没有兒子，養宋弁作後嗣。宋弁的父親叔珍，是李敷的妹夫，受李敷牽連被殺。

弁才學俊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尚書李冲，因言論移日。冲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爲秘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爲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

宋弁學識豐富才幹突出，少年時就有美名。高祖初期，曾到京城，見尚書李冲，因而談論多時。李冲震驚不已，送走宋弁後説："此人一日千里，是輔佐君王的人才。"宋顯去世，宋弁承襲爵位。宋弁與李彪同居一州，相互交好。李彪任秘書丞，宋弁由中散大夫李彪奏請任著作佐郎，隨即授尚書殿中郎中。高祖曾藉朝會的場合，詢問治國之道，宋弁年輕官微，由下位應答，聲音洪亮體態嫻雅，舉止有禮，高祖稱贊了他很久。因此大受賞識，賜名爲弁，是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珍視的意思。

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賾。賾司徒蕭子良、秘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志氣謇烈不逮李彪，

升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出使蕭賾。蕭賾的司徒蕭子良、秘書丞王融等都稱贊他，認爲志氣剛直不如李彪，但氣質談吐文雅、舉止安祥穩

而體韵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傜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爲幸。"

重則超過李彪。改任散騎侍郎，當時散騎位置高於中書。高祖曾談及長江南的事，因此問宋弁道："你近來曾南行，深入對方的庭室，他們的政治形勢怎樣？能知道興亡的氣數嗎？"宋弁答道："蕭氏父子對天下無大功，既是以逆天的手段取位，不可能順天安守。不行德政，傜役繁多，內無得力大臣輔助，外有怨恨欲叛的人民，依臣看來，必不能傳位子孫，保有南方。如果人民懼怕他一時之威，自身能免於禍患就是幸事。"

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

後皇上南征，任命宋弁爲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有軍士偷了套在馬後的皮帶，宋弁將他斬首示衆，於是三軍震驚畏懼，沒有人敢犯法。

黄門郎崔光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黄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群官，并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爲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

黄門郎崔光薦舉宋弁代替己職，高祖未允許，但也表揚崔光識人才。不久，任命宋弁兼黄門侍郎，隨即正式任黄門侍郎，兼司徒左長史。當時大舉選用朝廷內外官員，并確定國內士族階位，宋弁專任銓選評定事務，所爲多合皇帝旨意。但好說他人陰私缺點，高門大族與他有意見的，宋弁藉此詆毀他們，對於已經淪落的舊士族，人才不足顧忌者，又稱贊賞拔。宋弁又任本州大中正，對本州士族任情降等壓抑，頗遭當時士族怨恨。

從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荆領葉，皆減戍士營農，水陸兼作。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黄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爲治？且常侍者黄門之粗冗，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

隨從皇上南征，詔令宋弁在豫州都督本部及東荆州與葉地部隊，都讓守軍去屯田，水旱兼營。升散騎常侍，隨即升右衛將軍，兼領黄門侍郎。宋弁多次自陳謙讓，高祖說："我是知道你的，你也不可有辭職的想法，豈可專任一職，不輔助朕治理衆務？況且常侍在黄門中爲空泛職位，領軍將軍僅名義上管左右衛，不可空取推讓之名，以放棄重要委任。"他受皇帝信任就到此程度。

始，高祖北都之選也，李冲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有恨於冲，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謂彪曰："爾如狗耳，爲人所嗾。"及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爲民，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

當初，高祖在北都選用士族，李冲多參議其事，對宋氏頗有壓抑。宋弁對李冲有恨意，却與李彪交結，深相友好推重。到李彪與李冲對抗，李冲對李彪說："你如一條狗，被别人嗾使。"當李冲彈劾李彪後，李彪未被判死刑，是宋弁努力的結果。李彪免官爲民，宋弁非常惋惜憤慨，暗

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有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弁獨進及御床，歔欷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輩流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沖。高祖每稱弁可爲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三百匹，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貞順。

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俊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户自矜，殊爲可怪。"

長子維，字伯緒。維弟紀，字仲烈。維少襲父爵，自員外郎遷給事中。坐諂事高肇，出爲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之子，薦爲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乂，而乂恃寵驕盈，懌每以分理裁斷。乂甚忿恨，思以害懌，遂與維爲計，以富貴許之。維見乂寵勢日隆，便至乾没，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坐被録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文殊亡

中計劃爲他伸冤。

高祖在汝南患病，病情嚴重，有十多日，不見大臣，左右僅彭城王元勰等數人而已。稍有好轉，就召見門下官及皇室宗親長幼等，入見者不知應哭泣以示依戀之情，衹有宋弁走到床邊，抽泣流淚說："臣不知陛下聖容損傷到此程度！"因此更受高祖重視。皇上征馬圈，留宋弁以本職兼祠部尚書，代理七兵尚書。皇帝臨行，握住宋弁的手說："國家的大事，在祭祀與軍事，因此令你綜掌二曹事務，不可不自勉。"宋弁頓首謝恩。宋弁勤勞國事，晝夜辦公，受皇帝信任親近的程度，同僚中無人能及，名重朝野，僅次於李沖。高祖常稱贊宋弁可任吏部尚書。及高祖逝世，遺詔任命宋弁爲吏部尚書，與咸陽王元禧等六人輔政，但宋弁已先去世，當年四十八歲。詔令賜錢十萬、布三百匹，追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謚號爲貞順。

宋弁生性好自誇，稱許自己出身高貴。高祖因郭祚家是晉魏以來的名門大族，從容地告訴宋弁說："卿本來就應推重郭祚的門第。"宋弁笑着說："臣家不肯推重郭祚。"高祖說："你家自漢魏以來，既没有人做高官，又没有名人，怎可不推重郭家？"宋弁說："臣家清白自立，總歸是不推重郭家。"大臣們退出後，高祖對彭城王元勰說："宋弁本人確實不錯，却還想藉門第自誇，真是奇怪。"

宋弁的長子宋維，字伯緒。宋維的弟弟宋紀，字仲烈。宋維少時承襲父親的爵位，自員外郎升給事中。因諂事高肇獲罪，出任益州龍驤府長史，托辭有病未赴任。太尉、清河王元懌輔政，因宋維是名臣之子，推薦他任通直郎，召他的弟弟宋紀任行參軍。靈太后聽政，信任元乂，而元乂恃寵驕横，元懌常用名分法理制止他。元乂非常忿恨，想陷害元懌，就與宋維商議，以富貴相許。宋維見元乂權勢日盛，便生冒險僥幸之心，就告發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想謀反擁立元懌。元懌獲罪被軟禁宮中。文殊父子懼罪逃亡。審訊未得謀反證據。因文殊逃走，預先判死刑。

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叉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爲燕州昌平郡守，紀爲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而無狀構間，天下人士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叉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維爲散騎侍郎，紀爲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冠軍將軍、洛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性疏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爲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尚書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疏，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徵。後除營州刺史，仍本將軍。靈太后反政，以叉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繼。

欽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紀，肅宗末，爲北道行臺。卒於晉陽。

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

弁弟機，本州治中。

子寶積，卒於中散大夫。

宋穎

弁族弟穎，字文賢。自奉朝請稍遷尚書郎、魏郡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於元叉，以穎爲冠軍將軍、凉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穎族弟燮，字崇和。廣平王懷郎中令、員外常侍。爲征北李平司馬，北殄元愉，頗有贊謀之功。

將元懌置於宮西的別館，派禁軍看守。宋維應反坐，元叉向太后進言，要考慮鼓勵將來的告密人，就黜宋維爲燕州昌平郡太守，宋紀爲秦州大羌令。宋維及宋紀頗讀經史，却輕浮淺薄不講道德。元懌是皇室尊貴親屬素有美名，朝野矚目，宋維受元懌喜愛賞識，却無端挑撥陷害，天下士人無不痛恨而鄙視他。到元叉殺元懌後，專斷朝政，因宋維兄弟先有告發元懌的舉動，召任宋維爲散騎侍郎，宋紀任太學博士，代理侍御史，對他們很親密。宋維越級升通直常侍，又授冠軍將軍、洛州刺史；宋紀越級升尚書郎。當初，宋弁告訴族弟世景說："宋維性格粗疏陰險，而宋紀智慧不足，終將敗壞我的家業。"世景以爲不可能，到此時果然如此，知道此話者認爲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尚書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常說："伯緒凶險粗疏，終將敗壞宋氏，僅自身被殺就是幸事。"談論者認爲有根據。後授營州刺史，仍舊爲冠軍將軍。靈太后重新聽政，宋維因是元叉黨羽被免官，於是還鄉。隨即追究他以前誣告清河王的事，在鄴城賜死。他的兒子春卿，早死。弟弟宋紀將次子欽仁過繼給宋維。

欽仁，武定末年，任太尉祭酒。

宋紀，肅宗末年，任北道行臺。死於晉陽。

宋紀的兒子欽道，武定末年，任冀州別駕。

宋弁的弟弟宋機，任本州治中。

宋機的兒子寶積，任中散大夫時去世。

宋弁的族弟宋穎，字文賢。自奉朝請逐漸升至尚書郎、魏郡太守。送財物給劉騰，劉騰將他托給元叉，任命宋穎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宋穎前妻鄧氏死後十五年，宋穎夢見她，向宋穎叩拜說："新婦現在被判定給高崇爲妻，因此來辭別。"悲傷流涕。宋穎早晨見到高崇便說起此夢，高崇數日後去世。

宋穎的族弟宋燮，字崇和。任廣平王元懷的郎中令、員外常侍。任征北將軍李平的司馬，北滅元愉，頗有輔佐謀劃的功勞。

宋鴻貴

燮族弟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荆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疏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决。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宋燮的族弟鴻貴，任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到荆州。擅取士兵絹四百匹，士兵將告發他，他竟殺死十人。又粗疏平庸不懂法律，見到律令有斬首示衆的規定，就先斬士兵的手，再用水澆，然後纔斬首。隨即獲罪被處以死刑。當時人哀嘆士兵的不幸，譏笑鴻貴的愚蠢。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任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翊繼軌，不殞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無子之嘆，豈徒羊舌，宗祀之不亡，幸矣。

史臣曰：古人說，才能未達先賢的一半，功勛却超過先賢，不是憑空説的。王肅乃流亡之人，見一面即被賞識，雖是因有才能而爲官，也還是適逢其時，官職很高，信任與舊臣相同，好啊。王誦王翊繼接前人之軌迹，不阻擋日出後之和風。宋弁以才識風度被賞識，有參預顧命的事迹，出類拔萃，是有原因的啊。没有兒子的嘆息，豈僅羊舌，祖宗祭享能不斷絶，幸運啊。

魏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郭祚　張彝

郭祚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郭淮弟亮後也。祖逸，州别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世祖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終贈光禄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王希者，逸妻之侄，共相賙恤，得以饒振。

高祖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黄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賞之。從高祖南征，及還，正黄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也？"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虚薄，遭奉明聖，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高祖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静，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是曹魏車騎將軍郭淮的弟弟郭亮的後代。祖父郭逸，任州别駕，先後將二個女兒嫁給司徒崔浩，另一女嫁給崔浩的弟弟上黨太守崔恬。世祖時，崔浩受寵信而當權，授郭逸爲徐州刺史，暫爲榆次侯，去世後追贈光禄大夫。父親洪之，因崔浩案件被殺，郭祚逃亡得以免死。少時喪父貧窮，體貌平凡，鄉里無人賞識他。有女巫給郭祚相面却説他以後將富貴。郭祚廣讀經史，仿習崔浩的書法，所作書函文章被世人稱贊。成年，任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任他掌公文。又有太原王希，是郭逸夫人的侄子，二人共同周濟，使他家産得以充實。

高祖初期，被舉爲秀才，對策列爲上等，授中書博士，調任中書侍郎，升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黄門侍郎。郭祚以清正勤勉奉公，晝夜不懈，高祖很賞識他。隨高祖南征，回京後，授黄門侍郎。皇上前往長安，路經渭橋，過郭淮廟，問郭祚説："是卿祖廟吧？"郭祚説："是臣七世伯祖。"高祖説："先賢後哲，盡在一門。"郭祚答道："過去臣的先人以通達儒學英武博聞，祇奉事魏文帝，微臣空虚淺薄，遇事明主，自思幸運已極。"於是高祖敕令以牛、羊、豬祭郭淮廟，命郭祚自撰祭文。因參贊遷洛的規劃，賜爵東光子。高祖曾前往華林園，順便觀看舊景陽山，郭祚説："山因懷仁而静，水以有智而流，願陛下修整景陽山。"高祖説："魏明帝因奢侈失誤在前，朕爲何要沿襲他於後？"郭祚説："高山仰

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黄門。是時高祖鋭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内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黄門宋弁參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止。”高祖説：“莫不是高尚的德行之意?”升散騎常侍，仍代黄門侍郎。當時高祖致力於典章制度，兼之品評門第高低，又加上遷都建造，征戰不息，内外規劃謀議，麻煩事很多。郭祚與黄門宋弁在皇帝左右參謀大政，依官吏的才幹，各有任用。郭祚負責解説疏導，特别繁忙。曾因立馮昭儀，召百官在清徽後園夜宴，高祖舉杯賜與郭祚及崔光説：“郭祚憂心操勞衆事，竟不欺騙我；崔光温良博識，是朝中優秀學者。不獎勵這兩人，該獎勵誰呢?”他就是這樣受賞識。

初，高祖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聖鏡照臨，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沉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别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産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高祖嘆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决。”遂不换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高祖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

當初，高祖任命李彪爲散騎常侍，郭祚因事入見，高祖告訴郭祚説：“朕昨日誤授一人官職。”郭祚答道：“陛下聖鏡照臨，論才行授職務，進退可否，升降幽明，光顯萬物，使人倫有序，怎能出現聖詔已行而有差錯的事。”高祖沉吟説：“此人自己應會辭讓，乘他辭讓，朕將另授一職。”片刻之間，李彪的啓奏送入説：“伯石辭讓卿位，被子産厭惡，臣想這事已久，不敢推讓。”高祖感嘆地告訴郭祚説：“卿的忠諫，李彪正直的話，使朕猶豫不能再作决定。”終未换李彪官職。皇帝南征，郭祚以兼侍中隨從，授尚書，進位伯爵。高祖逝世，咸陽王元禧等奏請令郭祚兼吏部尚書，隨即授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

世宗詔以奸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慎獄審刑，道焕先古；垂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沿物之情，爲之軌法，故八刑備於昔典，奸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旨義博遠，理絶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以敗法之原，起於奸吏，奸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旨，信亦斷其逋逃之路，爲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奸，不在過酷，立制施禁，

世宗詔令因奸吏逃避懲罰，懸案而先判流放罪，如長久逃避不自首，兄弟代其流放。郭祚奏道：“慎待訴訟細查案情，方法昭明於古代；公布法令明示禁止，義例纂集在今天。所以先王順應萬物之情，制定法規，因此昔日法典中八刑齊備，防奸的律文指導後法，都是查清罪狀，判定罪名，敦厚風尚端正習俗，永爲世間規範。臣認爲皇上的思慮博大深遠，方式却極不近人情，既懷愚蠢的意見，不容臣不説出來。確因敗壞法律的根源，起源於奸吏，奸吏地位雖低，敗壞法紀的危害很大。伏思詔書旨意，確實可杜絶他逃亡之路，治理的要務，確實在此。然而法律貴在制

爲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奸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奸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於眚不免，奸途自塞。"詔從之。

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

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值歲不稔，闔境飢弊，矜傷愛下，多所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于今思之。入爲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馳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世宗，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𤓰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𤓰少師。

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

止奸邪，不在過於嚴酷，定法制施禁令，在於可傳於後世。如法律苛猛而奸邪不息，禁止犯罪的法令便不能傳世，將怎麽寫入法律，垂示後代？假如因奸吏逃竄，流放其兄弟，罪人的妻兒又應隨之治罪，這就是一人有罪，禍及二家。愚臣認爲罪人既已逃走，衹流放其妻兒，逃者本人，登名在流放者中，永不赦免其罪，作奸犯科的路自會堵塞。"詔示同意。

隨即授吏部尚書。郭祚自身廉潔清正，珍惜國家名位，至於選人授官，即使此人適宜，必也思考很久，然後下筆批准，下筆就説："此人因此就有富貴了。"因此吏部任命之事較遲緩，當時很招人怨恨。但經他選拔任命的，都人稱其職，時論又因此稱贊他。

出任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太極殿落成，郭祚到京師朝見，改任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郭祚任地方官時適逢糧食歉收，轄區内發生饑荒，他憐惜愛護百姓，多有賑濟之舉，雖然處事猶疑緩慢，以煩瑣遲緩著稱，但百姓感懷他的恩德，到今天還思念他。入朝任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并州大中正，升尚書右僕射。當時正議定新法令，詔令郭祚與侍中、黃門參加討論決斷。舊例，尚書令、僕射、中丞由騎衛傳呼直入宮門，到馳道方停止。到郭祚任僕射，認爲此舉未盡尊崇皇帝之意，就向世宗講出看法，皇帝接受他的意見，下詔説："皇帝在太極殿，臣下傳呼開道到止車門止；皇帝在朝堂，到司馬門止。"傳呼開道不入宮中，由此開始。詔令郭祚以原職兼太子少師。郭祚曾隨世宗幸臨東宮，肅宗幼小，郭祚從懷中拿出一個黃𤓰瓜送給肅宗。當時在皇帝身邊侍應的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相互包庇，深受世宗信任，郭祚私下奉迎他們。當時譏諷郭祚的人，稱他是桃弓僕射、黃𤓰少師。

郭祚上奏説："謹案前後考格雖頒行天下，但臣見識愚蠢，還有未明白之處。現在必須定職的人升調視情況而定，超越階等的就須考慮具體情況。景明初的考格規定，任職五年的可升一階半。正始年間，前尚書、中山王元英奏請考核條例，受旨：僅依任滿三年爲限，不得再計算多

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决。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泛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泛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泛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

祚又奏言：

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今既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爲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令文

餘的年份。而去年中，因以前二條例不同，奏請皇上裁决。聖旨説：‘升降的條例，自然依以前的慣例執行。’現在不知依從慣例的旨意，是依景明時的斷限，還是依正始時的斷限？景明時的考核條例規定，東西省文武閑官都作三等，考核方式與任實職者相同，而前尚書盧昶奏請考核上等的人三年轉升半階。而今的考格，又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没有標準。”詔令説：“考核得上中的，任滿以前，有六年職務的升一階，三年以上升半階，多餘年份除去不計。考核得上下的，任滿以前，六年以上升半階，不滿六年的不計。其任職期滿以後考核得上下的，三年升一階。閑散官按盧昶奏請的辦法施行。”

郭祚又上奏説：

據考察令：公正清廉特别突出，德行政績超越常人，而没下等的評上上，一次下等評上中，二次下等評上下，共計八個下等，品級依次至九等。不知今日各曹府寺，凡考核時：有任職公正清廉，但才幹并不突出；政績稱職，但德行并非超常；才幹尚可，但僅求穩守職；或者才幹稍差，任職却能完成任務，并全都没有下等的應該依哪一條定等？景明三年以來，到今天已有十一年，按規定期限考核，應進退官員三次。而今既然全面考核，不知是以十年中的作爲評定等級，積累做進階標準，還是隨前後年限，各自區分善惡而定升降？何况懲罰條例規定，數次考核居後爲差，這條以過失少爲上等，錯誤多爲下等。不知以何種行爲是過少？因何事算錯多？累計等級，又有幾等？各類檔案不準確，應受杖十下爲一負。但罪依法律定刑，過隨懲罰條例記録。十年之内，三經大赦，赦前的罪，不問輕重，都蒙寬免。或被御史彈劾，查證未完，遇赦又復職的，不知考核爲末等能否不計?”詔令説：“突出者、超常者及才能優秀、没有過失者，都是説文武官員兼有上上表現極而言之。自此以下，還有八等，隨其才能爲等級，條文已詳備。那些政績累考爲末等及政績平常與勉强

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决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

尋加散騎常侍。

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世宗末年，每引祚入東宫，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綉。又特賜以劍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

先是，蕭衍遣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以一酌之水，或爲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遄令撲討。擒斬之勛，一如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韋顧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師；玁狁孔熾，周王興六月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默。并宜敕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

出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

完成任務者，都包含在其中，哪容別生疑問？所説的通考，是就多年政績而言，至於降升的規定，自然依過去規定年限决定，何用再請示。已被考爲末等并已懲罰者，本來就不在赦免範圍内，遇赦免罪者，衹作最差記録，决定任免。

不久加授散騎常侍。

當時詔令營建明堂國學，郭祚上奏説："而今大軍雲集西出，開拓招納岷蜀；軍旗東指，安撫淮、荆；漢沔之間又須捍衛。徵兵發衆，到處都在進行，邊野多戰壘，驛路燃烽火，不可在戰争之際，興起建築工程。且冬天將盡，春耕將始，臣愚認爲宜待豐收之年，憑藉百姓效忠之力，可以即刻而建成明堂國學。"皇帝聽從此議。世宗末年，常召郭祚入東宫，密受賞賜，多達百餘萬，有不少綢緞。又特賜予劍及杖，深受恩寵，升左僕射。

當初，蕭衍派將領康絢阻遏淮水，將淹没揚、徐地區，郭祚上表説："蕭衍狂妄逆天，擅自截斷河流，工程艱苦百姓辛勞，危亡的徵兆已出現。但古諺説，'敵不可縱'。以一瓢的水，或許會成難測的深淵，微火不及時撲滅，恐怕勢同燎原。應任命一名大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軍一萬五千人，并抽調京東七州精兵九萬，急驅疾馳，疾速攻討。有擒斬的功勞，賞賜一如常制，但敵軍的輜重財物，都分給士兵。如此，敵酋的首級不久即可高懸。臣確知農忙的時期，不是發兵的日子，但事情理須如此，也不得不這樣。過去韋顧跋扈，殷帝發動昆吾的軍隊；玁狁暴亂，周王在六月興兵。臣混職中樞要地，提建議是主要職責，心中有想法，不敢沉默。還應敕令揚州選拔一位猛將，派本州之兵趕赴浮山，内外夾攻。"朝廷商議采納此議。

出任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太和以前，朝廷法令嚴峻，顯貴大臣稍有失誤，便導致身死族

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又兼黄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二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宫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説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十七。

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爲稱職，每有斷决，多爲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吊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

初，高祖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密友曰："瓊真僞今自未辨，我家何爲减之？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噓之説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咸以祚爲祟。

祚長子思恭，弱冠，州辟爲主簿。早卒。思恭弟慶禮以第二子延伯繼。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大匠。齊受禪，爵例降。

郭景尚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

滅。李冲受寵當權，佩服郭祚的學職才幹，推薦他任左丞，又兼黄門侍郎。郭祚心意已滿足，常因家族孤弱曾經歷崔氏之禍，總是顧慮有危身亡命的可能，苦苦陳述，言辭懇切，發自真心。李冲告訴他説："人生有命運，不可避免，衹要做官真誠清白，有什麽可顧忌。"從此有二十多年，官品俸禄都已貴盛，但求富貴的心再無滿足。又因有太子師傅的資歷，向尚書送公文，志在封侯、儀同三司等官位，尚書令、任城王元澄爲他奏請。出任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後，雖心喜外任，還是因稱號不高爲憾，期望加授征西大將軍，執政者頗感不快。當時，領軍將軍于忠恃寵驕横，崔光等人，曲己奉迎于忠，郭祚厭惡于忠，就派兒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去游説高陽王元雍，令于忠出朝任州刺史。于忠聽説後大怒，僞稱詔令殺郭祚，時年六十七歲。

郭祚通達政務，凡他經歷的職務，都很稱職，每當决斷時，多引用舊例。名位既重，時人期望也深，一旦死非其罪，遠近之士莫不惋惜。靈太后執政後，派使者赴家吊唁安慰，追贈恢復伯爵封號。正光年間，追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號文貞公。

當初，高祖設置中正官，從容地告訴郭祚説："并州中正一職，卿家應推舉王瓊。"郭祚出宫後告訴密友説："王瓊是否王氏子孫至今真僞未辨，我家憑什麽低於他？然而主上僅信李冲爲王瓊吹噓而已。"郭祚死後三年而于忠死去，都説是郭祚鬼魂作祟所致。

郭祚的長子思恭，二十歲，州官就徵召爲主簿。早死。思恭的弟弟慶禮將第二子延伯過繼給思恭，作爲後代。

延伯，承襲祖父東光伯爵位。武定年間，任驃騎大將軍、將作大匠。齊受禪建國，爵位依例降等。

思恭的弟弟景尚，字思和。廣讀經史，通曉天象占卜術，所預測之事多得驗證。起初任彭城王中軍府參軍，升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

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强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郭尖”。肅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中書侍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

子季方，武定中，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弟慶禮，字叔，爲祚所愛。著作佐郎、通直郎。卒，贈征虜將軍、瀛州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中郎。以公正剛强聞名，但善於奉迎權貴，時人稱他爲“郭尖”。肅宗時，升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調中書侍郎，未到職就去世，時年五十一歲。

景尚的兒子季方，武定年間，任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的弟弟慶禮，字叔，受郭祚寵愛。任著作佐郎、通直郎。去世，追贈征虜將軍、瀛州刺史。

慶禮的兒子元貞，武定末年，任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後率户歸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平遠將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爲東青州刺史。父靈真，早卒。

彝性公强，有風氣，歷覽經史。高祖初，襲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爲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爲主客令，安民與彝并爲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僚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東西馳使有所巡檢，彝恒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儕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爲黄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顔貌毁瘠，當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吊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勳，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爲兼郎中，黜爲守尚書。世宗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張幸，任慕容超的東牟太守，後率民歸順國家。世祖贊許他，賜爵平陸侯，授平遠將軍、青州刺史。祖父準之承襲爵位，又任東青州刺史。父親靈真，早死。

張彝性格剛强無顧忌，有風度，博覽經史。高祖初期，承襲祖父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爲親友，朝會往來，常相互結伴同行。盧淵任主客令，安民與張彝都任散令。張彝年少而豪放，出入宫廷，昂首闊步，無所顧忌。文明太后素來崇尚恭順謹慎，因朝會時見他如此，就召集百官督責他，令他改悔，但他還是不改。張彝善於督察官吏，每當遣使出京有所巡視檢查，張彝常被選任充使，他清廉細緻嚴肅剛猛，所到之處人們都畏懼敬服，同僚也因此推重他。升主客令，依例降侯爵爲伯爵，改任太中大夫，仍掌主客曹事。隨即任黄門侍郎。後隨皇帝南征，因母親去世解職。張彝在喪期中超過禮儀要求，送葬由平城到家鄉，千里步行，不乘車馬，容貌消瘦，當時人都稱贊他。高祖前往冀州，派使者前去吊唁慰問，詔令以驍騎將軍起任，回京恢復原職。因參預決定遷都的功勛，進位爲侯爵，改任太常少卿，升散騎常侍，兼任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很有聲譽。出使回京，因從征有功，升尚書。因誤舉元昭任兼郎中，降爲代尚書。世宗初期，升任尚書、兼侍中，不久正式授侍中。世宗親政，罷免六輔臣，張彝與兼尚書邢巒得知

正侍中。世宗親政，罷六輔，彝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兕，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

皇上舉措異常，出京逃奔，被御史中尉甄琛彈劾，説“不是野牛不是虎，爲何曠野常出入”，詔書嚴斥張彝。

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静，號爲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數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於世宗，稱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撿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

不久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張彝崇尚古代規範法典，考尋舊事。到隴右任職後，更注重研討，於是出入的衛兵儀仗，顯現出刺史的威嚴，相當可觀。羌人與漢民都畏懼敬服，怕他的嚴肅不苟，一方肅静，號稱好刺史。當年冬，太極殿建成，張彝與郭祚等都以舊臣被召回京。到返任時，進升撫軍將軍，張彝上表請解除刺史職，詔令不許。張彝施政隴右，有不少建樹，宣布新規定，革除舊風俗，百姓都敬愛他。爲國家造佛寺命名爲興皇，凡有罪過的人，按罪行輕重，以做土木建築的工期爲懲罰，不再處鞭杖的刑罰。當時陳留公主寡居，張彝期望娶公主，公主也已答應。僕射高肇也期望娶公主，公主不同意。高肇怒，在世宗面前進讒言，説張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令派遣直後萬貳興乘驛馬疾赴檢查。貳興，是高肇的親信，一定要羅織張彝的罪名。張彝清廉奉法，深究他的罪過，竟無所得。被接替回京，還是停職數年，因得偏癱病，手脚不靈便。但志氣不改，善於自我調理，稍能行朝拜禮。許久，任光禄大夫，加授金章紫綬。

彝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亮。上表曰：

張彝愛交知己，輕蔑品行不端者，不合他意的人，視如無物。雖在家治病，但志向氣節更高昂。上表説：

> 臣聞元天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衆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誡。故堯稱則天，設謗木以曉未明；舜稱盡善，懸諫鼓以規政闕。虞人獻箴規之旨，盤盂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以自改。眷眷於悔往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用能聲高百王，卓絶中古，經十氏而不渝，

> 臣聽説元天山高朗，還藉列星來助明；洞庭深廣，還憑衆流來增大。無不因孤照不能見其深，獨深不能盡其廣。先聖知其如此，一定要取物用以自警。所以堯雖號稱以天爲法，仍設謗木以求未知；舜雖號稱盡善育民，仍懸諫鼓以補政事闕失。虞人進獻勸諫的意見，盤盂中刻寫言行的記録，期望能見善思齊，聞惡自改。關注改過的關鍵，勤求不足的問題，故能聲譽高於百王，卓絶千古，經十氏而未變更，歷二千年而獨茂。伏惟太祖撥亂反正，累代相繼。世祖以罕有的

歷二千以孤鬱。伏惟太祖撥亂，奕代重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開蕩函夏；顯祖以温明之德，潤沃九區。高祖大聖臨朝，經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開翦荆棘，徙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種之渠，衡南異服之帥，沙西氈頭之戎，漠北辮髮之虜，重譯納貢，請吏稱藩。積德懋於夏殷，富仁盛於周漢，澤教既周，武功亦匝。猶且發明詔，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之日。况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鏘玉，及臣四世。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慚專門，武闕方略，早荷先帝眷伏之恩，末蒙陛下不遺之施。侍則出入兩都，官歷納言常伯，忝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鳳之瑞，卑宫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囹圄寂寥之美，可爲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標睿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亡新篡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晋惠暗弱，骨肉相屠，終使聰曜鴟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犧，終於晋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

才能，開闢華夏；顯祖以仁慈英明的品德，潤育九州。高祖以至聖執政，開始經營，天未明起身，日偏西忘食，剪荆劈棘，遷都中原，革新風俗制度，官吏循規從流。海東部族的首領，衡山南部異族的酋帥，沙漠以西用氈包頭的部落，沙漠以北結髮爲辮的夷狄，經多次翻譯請求進貢，請求朝廷設藩授職。積德美過夏殷，富仁多於周漢，恩澤教化已經普及，武功也完滿。但還發布詔令，想求正直的人士，確是平民進言的時代，祭祀之官陳辭不欺之日。何况臣的家庭自從歸奉朝廷已八十多年，繫金印響玉佩，到臣已四世。承蒙看重臣的小才能，憑藉祖蔭做官，學問愧無專門，武事缺乏謀略，早日受先帝信任聽從的恩典，末年蒙陛下不盡的施與。陪侍則出入代京、洛陽，官職歷任納言侍中，愧守秦州大藩，更兼安撫之任。確想碎首原野，仰答二朝的恩惠；願作塵土碎石，遠增嵩山、岱嶽的高大。便私下訪求舊書，觀看圖史，那帝皇興起的開端，德配天帝興隆家族的業績，創造利民的奇迹，出現龍麟雲鳳的祥瑞，節儉愛物的仁心，開網改祭的恩澤，前歌後舞的徵兆，監獄空閑的美政，可以作爲光輝楷模的，就謹慎地編入史籍，以樹立明智的典範。至於夏太康好畋獵，遇有窮后羿逼迫之禍；殷武乙逸游畋獵，遭暴雷震死的酷罰；夏桀淫亂，在南巢死於非命；殷紂昏庸，牧野有倒戈相向的軍陣；周厲王追逐野獸，滅亡接踵而至；幽王遇女色誘惑，死亡隨即相尋；至於漢成失政，王莽篡位；桓、靈朝綱不振，魏武遷鼎；晋惠暗弱，骨肉相殘，終於使劉聰、劉曜鴟視并州，石勒、石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無不俱載。起於伏犧，終於晋末，共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時三千二百零七年，各類事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定名《歷帝圖》，也有謗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如蒙皇上放在御座之旁，經常閱覽，期望或能啓發左右隨從，補充皇上之未察。伏

五卷，名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脱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雖沉淪地下，無異乘雲登天矣。

世宗善之。

彝又表曰：

竊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爲美；盡理作聖，亦假廣采成明。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輿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則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晋，雖道有隆污，而被綉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崩離，劉苻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姚夏繼起，五凉競立，致使九服摇摇，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歷，撥亂登皇，翦彼鯨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兹八百，偃武修文，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謡。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揮金，宣恩東夏，周歷於齊魯之間，遍馳於梁宋之域，詢采詩頌，研撿獄情，實庶片言之不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采之詩，并始申目，而值鑾輿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樞機是務。及輦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諱奄臻，四海崩慕，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改牧秦蕃，違離闕

願陛下遠思祖宗的憂慮，近懷黎民的願望，取法賢君，棄除惡主，這樣微臣雖沉淪地下，也無異乘雲登天了。

世宗很贊賞。

張彝又上表説：

私思皇王承襲天統，必以深入探求玄妙之理爲美德；盡知天理爲聖明，也需藉廣采衆議而明智。故此到田野間詢訪，記録在周的篇什，衆人進直言，流傳在夏的典籍。否則，美好的諫言就得不到表彰，善惡的行爲有時就不能辨明。到了兩漢、魏、晋，雖世道有隆盛污穢的區别，但身披錦綉發布檄文，未曾缺乏。到惠帝失去政柄，中原分崩離析，劉曜、苻堅專據秦州西部，燕、趙獨自統治關東，姚秦、大夏繼之而起，五凉政權相競而立，致使藩屬動摇，民無定主，禮儀制度，從此堙滅。到大魏上應天統，撥亂稱帝，剪除鯨鯢之惡，龕立神州，數十年間，天下歸一，七帝輝煌相傳，累聖如同神明。高祖遷都成周，繼承大業，停止戰争整頓教化，制度因此改定，確是所謂超五帝，越三王，人民不知如何贊美那德行。高祖還顧慮一己之見有所不明，想廣泛訪求政治得失，就任命四位使者，出京探察民風民謡。臣當時愧居侍中，也充任使者，於是得以仗符節揮金聲，到東部宣示皇恩，游歷在齊、魯之間，奔馳在梁、宋之域，詢求采訪詩頌，研討檢查獄情，確望片言也不遺漏，美善諷惡的謡諺都寫明。但才輕任重，多未如願。所采集到的詩歌，都開始編目，却逢皇上南討，問罪宛、鄧，臣又跟隨行軍，以軍機爲要務。到皇上回軍，飲食失調，接着因天子去世，四海同悲，以致拖延，未及奏聞。不久，改守秦州，遠離宫闕，繼因病患相纏，安養八年。常怕所采集的詩永遠沉淪

下，繼以譴疾相纏，寧丁八歲。常恐所采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爲深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往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既蒙崇以禄養，復得拜掃丘墳，明目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仿佛。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敕付有司，使魏代所采之詩，不堙於丘井，臣之願也。

丘壑，這是臣日夜所想，深深憂慮的事。陛下垂日月的光明，行雲雨的恩澤，知臣往日濫獲罪名，憐臣今日貧病已甚，已蒙賜豐厚的俸禄養身，又允許回鄉掃墓，面對親朋，無慚愧羞負的心情。况且臣近一二年來，病患不重，尋看原書，略有條貫。共有七卷，現抄寫上呈，期望皇上閲覽後，敕令有關機構保管，使魏采集到的詩歌，不埋没在山鄉，這是臣的期望。

肅宗初，侍中崔光表曰："彝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并爲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晋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泛級，齊行聖庭，帖穆選叙。"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自强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微號華侈，頗侮其疏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有開援漢中之勛，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

肅宗初期，侍中崔光上表説："張彝及李韶，在朝官中衹有此二人地位官職本在臣上，人品才能，又都比臣優秀，近年來遇到坎坷，便落在臣後。計算他們職階政績，雖應得到升遷，但恐怕品級還未達高等。過去衛國的公叔，舉薦下級；晋國的士丐，推重伯游。被古人崇尚，受贊譽於當時。敢援引此義，請降臣一階品級，以授給他們，一同在聖庭奔走，也符合任職規則。"詔令加授張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他雖年近六十，加上有中風的疾病，但自强不息關心人事，孜孜不倦。公私集會講習佛法，着裝嚴整辦事；禮請僧人徒衆，準備齋供講堂；贊舉善行欽敬賢人，愛護誇獎新秀。南北各地的新秀舊賢，無不稱贊他。大造宅第，略有奢華的名聲，對家族遠親頗傲慢，不太關心他們，時常招致怨恨。對於名利，不知滿足，多次上表稱在秦州有參預開闢援助漢中的功勞，希望皇上獎賞，多年不止，皇上很感厭煩。

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别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駡，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

他的二兒子仲瑀密進建議，請求修訂選授官吏條例，排斥壓抑武人，不使他們充任清貴的職務。於是衆人議論不已，謾駡之聲充盈道路，武人們在大街上張榜公告，定期集合，要殺張彝全家。張彝毫無畏懼的表示，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軍人差不多到一千人，結隊到尚書省門前怒駡，索要張彝的長子尚書郎張始均，未能如願，就用石塊投擊公府大門。朝廷上下畏懼軍人示威，無人敢討伐鎮壓。軍人們就手持火把，搶奪路上的木材草料，用木棍及石塊做

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逾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傷重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鄰，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

彝臨終，口占左右上啓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禄素餐，負恩唯靦，徒思竭智盡誠，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實多，既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絶殃兆，致令軍衆横嚣，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殘氣假延，望景顧時，推漏就盡，頃刻待終，臣之命也，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爲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顔，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保南岳，德與日升。臣夙被芻豢，先後銜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亡魂有知，不忘結草。"彝遂卒，時年五十九。官爲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群竪，即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創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帛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苦，以至

兵器，直闖張彝家中，拖張彝到堂下，任意毆打辱駡，口號此起彼伏，放火燒他的房屋。始均、仲瑀當時翻後墻逃走。始均又回家救他父親，跪求這群小人，以請求饒父親的命。羽林軍人等就毆打他，并將他投入火中。到後來得到尸骸時，已不可辨識，衹是據髻中的小釵來驗定。仲瑀身負重傷逃走。張彝尚有餘氣，宅旁有佛寺，就抬到寺中。遠近聽到消息，無不驚駭嘆息。

張彝臨終，口述左右之人，讓其上啓皇上説："臣自先祖奉事國家到臣孫已六代，尸位素餐，辜負聖恩衹有羞愧，空想竭智力盡誠心，終究没有成效。臣第二子仲瑀所上奏的事，實在對政治有很多益處，既説有益，哪容沉默。通文呈報多時，未能被聖上采納，豈料衆人忿恨，竟至如此程度。臣不能防禍於未萌，考慮禁絶災殃的徵兆，致使軍人横暴嚣張，攻燒臣宅。子始均、仲瑀等叩頭乞請至流血，求代替臣去死，始均就陷身苦難，仲瑀數日纔蘇醒。臣年已六十，一直受皇上寵信，垂暮之年，忽遇此痛苦，遍顧災患痛苦，古今無人比擬。臣受傷很重，苟延殘喘，望天看時，推漏將盡，頃刻等死，是臣的命啊，又有何可説。如所上的奏文，對國少有益處，臣就是生因至理而全身，死與道義而相合，不辜負二帝於地下，臣没有遺憾了。一旦命歸黄泉，便長離宫庭，在地下思戀皇上，真是悲哀不已。無限眷念，喘氣奉辭，期望二聖努力加餐自養，愛護百姓，壽比南岳，恩德與日俱升。臣素受豢養，長期銜恩，想報答這恩德，天不惠我時日，亡魂如有知覺，不忘結草報恩。"張彝於是去世，當年五十九歲。官府爲此逮捕羽林武士中最凶悍的八人斬首，不敢盡殺鬧事者，隨即又行大赦來安軍士的心，有見識的人由此知國家法令將敗壞無效了。遺體抬回被燒的家，與始均在東西小屋分别入殮。仲瑀因傷重避居滎陽，到五月，傷勢漸好，纔奔父喪，詔令賜布帛一千匹。靈太后因張彝是幾代大臣，特别傷感憐憫，數月後還追念不已甚至流淚，告訴諸侍臣説："吾爲張彝不思飲食，乃至頭髮略有脱落。悲痛的哀苦，以至於此。"

於此。"

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民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至於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别有數萬户，故高祖比校天下民户，最爲大州。彝爲黄門，每侍坐以爲言，高祖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高祖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

當初，張彝的曾祖張幸，所招引的河東百姓在設州時纔一千多家，後來相互聚合，到并入冀州，過了三十年，登記有數萬户，因此高祖時考核天下户籍，是户口最多的州。張彝任黄門侍郎時，常在陪皇上時提及此事，高祖告訴他說："終究會任命你做刺史，酬謝你先輩的誠意。"張彝後來追述高祖以前的意思，不斷請求任本州刺史，朝廷未同意。張彝死後，靈太后說："張彝多次請求出任冀州刺史，我想任命他，有人違背我此意。若聽從他的請求，或不至於這樣，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於是追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號爲文侯。

張始均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有文才。司徒行參軍，遷著作佐郎。世宗以彝先朝勤舊，不幸疹廢，特除始均長兼左民郎中。遷員外常侍，仍領郎。始均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志》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又著《冠帶録》及諸賦數十篇，今并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遥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重以首級爲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於烟炭之間，有燋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

始均，字子衡，端正純潔而好學，有文才。由司徒行參軍，升著作佐郎。世宗因張彝是先朝有功老臣，不幸因病去世，特授始均長兼左民郎中。升員外常侍，仍兼郎中。始均的才幹，有超過父親的地方，他改寫陳壽的《魏志》爲編年體，廣收異聞，作三十卷。又著《冠帶録》及各種詩賦數十篇，現在都已失傳。當初，大乘賊在冀、瀛二州一帶起兵，朝廷派都督元遥討伐平息了亂事，殺戮的人很多，堆積尸體幾萬具。始均以郎中職出任行臺，忿恨軍士重復計算首級作爲請功依據，就令收集人頭數千，一起焚燒，直至成灰，用以阻止僥幸求功之人，但看見焚燒者都覺傷心。到始均死時，始終在火中掙扎，有焦爛的痛苦，議論的人有推斷他是因焚燒人頭而獲天譴的說法。追贈樂陵太守，謚號爲孝。

子暠，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暠弟晏之，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仲瑀，司空祭酒、給事中。

子台，儀同開府參軍事。

仲瑀弟珉，著作佐郎。

始均的兒子張暠，承襲祖父爵位。武定年間，任開府主簿。齊受禪建國，依例降爵位。

張暠的弟弟晏之，武定年間，任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仲瑀，官至司空祭酒、給事中。

仲瑀的兒子張台，官至儀同開府參軍事。

仲瑀的弟弟張珉，官至著作佐郎。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

史臣曰：郭祚的才能敏捷樸實，有處理政務

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彝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旌，風聲猶在。并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的長處，高祖親政的初期，郭祚獨任勤劇繁勞的職責，當官做事，舉動值得稱贊。張彝風骨耿直，有大臣的氣度，銜王命擁旌節，名聲至今猶存。都是魏氏有能力、有名望的大臣吧？遭遇隨命運安排，都受當時的災禍，悲壯啊！始均的能力和志向未得發揮，可惜呀。

魏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邢巒　李平

邢巒　邢遜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也。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等同時被徵。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隆。後以病還鄉里。久之，世祖訪穎於群臣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宫，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穎卧疾在家。"世祖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冠軍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子脩年，即巒父也，州主簿。

邢巒，字洪賓，是河間鄚縣人。五世祖邢嘏，石勒曾不斷徵召他，不去。邢嘏没有後嗣，邢巒的高祖邢蓋，由同宗旁支入繼爲邢嘏的後人。邢蓋的孫子邢穎，字宗敬，以有才能學識著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等同時被朝廷徵召，後授中書侍郎，暫爲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受命出使劉義隆。後因病回歸鄉里。很久以後，世祖向群臣問及邢穎説："想起以前有一長者邢穎，有學識品德，適宜給太子講經典，現在他人在何處？"司徒崔浩回答説："邢穎卧病家中。"世祖派太醫乘驛馬速去治療。去世後，追贈冠軍將軍、定州刺史，謚號爲康。他的兒子脩年，就是邢巒的父親，任州的主簿。

巒少而好學，負帙尋師，家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爲高祖所知賞。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還，拜通直郎，轉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座席。高祖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高祖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

邢巒少年好學，背負書籍尋求良師，家中貧困却磨礪意志求學，於是博覽經書史傳。邢巒善作文章并富有才幹，鬚髯修美，容貌俊偉。州郡上表舉薦，授中書博士，升員外散騎侍郎，被高祖賞識。兼任員外散騎常侍，出使蕭賾，還京，授通直郎，調任中書侍郎，很受皇上的信任與禮遇，常常陪侍在皇帝身邊。高祖因服五石散散步到司空府南面，望見邢巒的宅第，派人告訴邢巒説："早晨散步到此，望見你的住宅纔止步，東望德人住宅，想望之情油然而生。"邢巒答語説："陛下遷建都城到中原，正要建無窮的大業，臣期望與魏國同命運，哪能不建牢固的住宅。"高祖對司空穆亮、僕射李冲説："邢巒這話，那志

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

後兼黄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如此。”巒曰：“新野既摧，衆城悉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殄之辰，事在旦夕。”高祖曰：“至此以來，雖未擒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尋除正黄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

世宗初，巒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虚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尋正尚書，常侍如故。

蕭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内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假鎮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白馬已西猶未歸順，巒遣寧遠將軍楊舉、統軍楊衆愛、汜洪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鋒所臨，賊皆款附，唯補谷戍主何法

氣不小。”有關機構奏請策試秀才、孝廉的事，詔令説：“秀才、孝廉考核的内容不同，從經從權策問各異，邢巒才學清正，可令他考核秀才。”

後兼任黄門郎。隨皇上征漢北，邢巒在新野，後到。高祖説：“房伯玉是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護危險的國家，忠於逆天的國主，纔有今天這樣頑固。”邢巒説：“新野既已攻克，衆城都已崩潰，衹有伯玉，不識危機，平滅的時間，衹在旦夕而已。”高祖説：“到這裏以來，雖未擒滅敵人，但敵城已崩壞，擒敵的事想來不遠了。我之所以放慢攻擊的時間，正是要等中書你來寫捷報罷了。”不久授正黄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升散騎常侍、兼尚書。

世宗初年，邢巒啓奏説：“臣聽説昔日的明君是以德治天下，無不重視糧食布帛，輕視金銀珍寶。糧食布帛是安定國家養育人民的良方，金玉則是奢華傷德的物品。所以先帝洞察古今，除去各種奢侈物品。服飾車馬崇尚樸素，不看重雕鏤的裝飾，所珍視的是樸素，不求新奇綺美，甚至用紙絹做帳帷，銅鐵做馬的轡勒。以節儉教育朝廷百官，以憂心衆事垂示百姓，日夜勤勉，大小事務都必求慎重解決。輕視珠璣，示其無用，府庫收藏的金銀，剛够滿足需要，不再收買積累以浪費國家財産。到景明初年，繼承太平的基業，四方清平，遠近歸心來附，於是藩國的貢品相繼道路，商賈交相入國，各種貢品與交易之物，比往常多出數倍。雖加以節約，每年還是要耗費數萬資財，宫廷内珍奇的物品有餘，但國家的用度總是不够。如果不決定限度，就恐怕没有能支付一年的經費。從今以後若不是必需的珍品，請求皇上一律不接受。”世宗聽從此議。隨即授邢巒尚書，常侍一職依舊。

蕭衍的梁、秦二州主管夏侯道遷獻出漢中歸附，詔令加授邢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暫爲鎮西將軍，部隊進退及徵兵給養等，可由他臨機處置。邢巒到漢中，白馬以西諸城尚未歸順，邢巒派寧遠將軍楊舉、統軍楊衆愛、汜洪雅等領兵六千前去攻討。軍鋒所至，敵兵都不戰而降，衹有補谷戍主何法静據城抵抗。楊舉等進兵

靜據城拒守。舉等進師討之，法靜奔潰，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蕭衍龍驤將軍關城流雜疑李侍叔逆以城降。蕭衍輔國將軍任僧幼等三十餘將，率南安、廣長、東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諸郡之民七千餘户，相繼而至。蕭衍平西將軍李天賜、晋壽太守王景胤等擁衆七千，屯據石亭。統軍韓多寶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賭，擒斬一千三百。遣統軍李義珍討晋壽，景胤宵遁，遂平之。詔曰："巒至彼，須有板官，以懷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義陽都督之格也。"拜巒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

攻打，法靜軍潰逃，楊舉等乘勝追擊到關城之下，蕭衍的龍驤將軍關城的原流民疑李侍叔出城投降。蕭衍的輔國將軍任僧幼等三十多名將領，率領南安、廣長、東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各郡的百姓七千多户，相繼歸附。蕭衍的平西將軍李天賜、晋壽太守王景胤等擁衆七千，屯兵據守石亭。統軍韓多寶等率兵進擊，打敗天賜前鋒趙賭，擒獲斬首敵兵共一千三百人。派統軍李義珍攻晋壽，景胤乘夜逃走，於是攻克晋壽。詔令說："邢巒到那裏，必須委任官吏，以安撫剛降附的軍民，高低等級，可依據征義陽時規定的都督職權條例辦理。"授邢巒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

蕭衍巴西太守龐景民恃遠不降，巒遣巴州刺史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巴西悉平。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萬，屯據深坑，冠軍將軍魯方達固南安，冠軍將軍任僧褒、輔國將軍李畎戍石同。巒統軍王足所在擊破之，梟衍輔國將軍樂保明、寧朔將軍李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賊遂保回車栅。足又進擊衍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殆將萬數。孔陵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符伯度，其殺傷投溺者萬有餘人。開地定民，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巒表曰：

> 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絶，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裙

蕭衍的巴西太守龐景民仗恃距離遥遠拒不歸降，邢巒派巴州刺史嚴玄思前往攻討，斬殺景民，巴西全郡平定。蕭衍派他的冠軍將軍孔陵等率兵二萬，屯兵據守深坑，冠軍將軍魯方達固守南安，冠軍將軍任僧褒、輔國將軍李畎戍守石同。邢巒的統軍王足戰無不勝，斬殺蕭衍的輔國將軍樂保明、寧朔將軍李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敵軍於是據守回車栅。王足又進攻蕭衍的輔國將軍范峻，自此斬獲敵兵將近萬人。孔陵等收攏殘部，退守梓潼，王足又破敵軍，斬蕭衍的輔國將軍符伯度，其軍士被殺傷及投水的有一萬多人。此役開拓國土安定民衆，東西距離七百里，南北距離近千里，獲得郡城十四座、二部護軍及衆多縣城和據點，於是進逼涪城。邢巒上表說：

> 揚州、成都相距萬里，陸路已經斷絶，祇能靠水路通行。蕭衍兄長之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由揚州出發，今年四月四日到蜀。如水軍西上，非一年不能到達，蜀地外無援兵，此是可謀取的第一條理由。益州近年經過劉季連反叛，鄧元起圍攻，物資儲備已消耗乾浄，倉庫空竭，至今尚未恢復，加上人民喪失信心，不再有爲敵固守的意願，此是可謀取的第二條理由。蕭淵藻是貴族少

屍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鎖執在獄。今之所任，并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爲佐，鄧艾既出綿竹，彼即投降。及苻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恒多不守。況淵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脱軍克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鬥，庸蜀之卒唯便刀矟，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

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極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克闢。淮外謐以風清，荆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贊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漢境伫拔。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内省文吏，不以軍謀自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國威，下仗將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

年，不懂治理政務，剛到益州，就殺鄧元起、曹亮宗，臨陣斬將，就是指揮無方。范國惠在津渠敗退，被關押在獄中。現在所任命的將領，都非老將名臣，全是身邊的少年而已，既不孚衆望，又多行殘暴，民心散失，此是可謀取的第三條理由。蜀地所靠的天險祇有劍閣，現在已經攻克南安，已奪敵險要，占據敵方界内，已有三分之一。從南安向涪城，道路可任意選擇，敵人前軍屢屢戰敗，後方士兵已喪魂失魄，此是可謀取的第四條理由。昔日劉禪據一國的領土，姜維作輔佐，鄧艾既前至綿竹，他就投降了。到苻堅的時代，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到涪城，兵還未到州城，周仲孫就逃走。桓溫西征益州，不到十天半月就平定蜀地。蜀地從來多不能長久守護。況且淵藻是蕭衍兄長之子，骨肉至親，若他逃亡，應當没有處死的道理。如我軍攻克涪城，淵藻又何必坐守城中受困？如果他出軍迎戰，庸、蜀的士兵祇善用刀矛，弓箭很少，假如遠射，不至於傷人，此是可謀取的第五條理由。

臣聽説乘機而動，是用兵的良法；攻昏昧戰亡命，《春秋》中已申明大義。從没有捨棄干戈而能安康時勢，不征討而能統一天下的。臣認爲陛下繼承太武孝文皇帝的基業，正當更新的時期，跨有富饒的中原，兼有强盛的軍隊，蕩平天下，在於今天。因此登基的初期，壽春奔來歸順；前年任命將領，義陽收復。淮河以外安寧風清，荆、沔地區從此整肅安樂。剛要休息兵卒，待機而動，却天助明君，時機來得這樣迅速，雖想平息戰事，時勢却不容停止。致使道遷歸降，漢中立取。臣雖無才，職在爲國立軍功，原是門下省文官，不敢以懂軍事自誇，揮兵來到漢中，祇計劃保疆守土。事屬艱難，東西兩面受敵侵犯，上憑藉國威，下依仗將士，邊疆的將帥效命，不斷有小小的勝利。藉勢乘威，謀取大劍，隨即攻克南安，

威，經度大劍，既克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化之民，翻然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爲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爲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户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于兹。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

詔曰："若賊敢窺閫，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悦邊心。子蜀之舉，更聽後敕。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勖令圖，務申高略。"巒又表曰：

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鬥實力故也。况臣才絶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户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伍千，所增無幾。又劍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戎危事，不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憂慮戰懼，寧可一日爲心。所以勉强者，既

占據敵方險要，前鋒長驅直入，已到達梓潼，新受教化的人民，已幡然感懷朝廷的恩惠，遥望涪、益二城，早晚可以攻破。正因兵少糧缺，不宜繼續前進。爲此延緩，恐怕會失去民心，就再成爲寇盜。現在如不攻取敵城，以後圖謀就很困難，臣下申述愚見，但願能消滅敵人，如果無功而還，自願承受法律追究。况且益州富足，户口有十多萬，與壽春、義陽相比多出三倍不止，有機可乘也有利可得，就在於此。如朝廷志在保護百姓，不想進擊，臣在此處，就是無事可做，乞求歸家奉侍尊親，稍示烏鳥反哺的孝心。

皇帝詔示説："如果敵人敢於窺伺，見機消滅；如果敵無舉動，就安民保境，以取悦邊民。你取蜀的舉動，再聽以後的敕令。正準備席捲岷、蜀，電掃西南，怎可以思戀親人爲辭，中途告退！宜再完善你的計劃，務必申明你高超的謀略。"邢巒又上表説：

過去鄧艾、鍾會率領十八萬兵馬，盡傾中原的物資給養，纔得以平定蜀國，之所以這樣，是互拼實力的緣故。何况臣的才能遠遜古人，又缺少智謀勇武，又怎能衹請求用二萬的兵力而期望平蜀呢？敢這樣的原因，正是因占領了軍事要地，大族與百姓都向往正義，由此而往容易，敵人來攻則難，盡力而行，理應可平。現王足前進，已逼涪城，如得涪城，那益州就是囊中之物，衹是得到它有早晚而已。况且梓潼已歸附，户口數萬，朝廷豈能不守？如果要守，僅守衛的兵就已一萬，臣現在請求二萬五千兵，所增加的兵力并不多。又劍閣天險，自古有名，晋張載的《銘》文中説："世道亂就叛逆，世道清就順服。"這一句話，誠可珍惜。臣確知征戰是危險的事，不容易有作爲，自從我軍越過劍閣以來，臣鬢髮中已添白髮，擔驚受怕，怎能輕鬆片刻。之所以勉强支撑，是因已經得到此地而又自己退却不守，恐怕辜負先皇的恩寵信任，辜負陛下授給的官爵俸

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禄，是以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克，不得則自全。

禄，因此孜孜不倦，屢有建議請戰。況且臣的意圖，正是想先取涪城，漸次而進。如攻克涪城，就是分割益州的土地，截斷水陸要衝，敵人外無援軍，自守孤城，又豈能堅持長久呢！臣現在想令各軍相繼，前後呼應，先施萬全之計，然後攻取敵人，能得涪城就大勝，得不到也可以自保。

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静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快，多生動静。比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户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復勞征，自爲國有。世宗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

又巴西、南鄭相距一千四百里，離州城遥遠，經常發生變亂。過去屬南方之時，因巴西難以統治，故而增設巴州，治理夷僚邊民，梁州感到失去利益，因此上表請求廢除。那裏的民間大姓，有嚴、蒲、何、楊，不僅是三五族，家族村落雖在深山，但却有不少强宗士族，學問與所寫的信件公文，往往很有水準，文雅風流的人物，也很不少。但因離州城很遠，無法出任官職，至於州中要事，更無法參與。巴地的百姓豪族，就因在梁州没有地位，所以怏怏不樂，多生變亂。到道遷開始起義，嚴玄思自稱巴州刺史，攻克郡城以來，仍令他行使刺史權力。巴西廣闊千里，户口有四萬多，若在那裏設州，鎮定管攝漢民僚人，就大合民情。在墊江以内，不再需要辛勞征討，自然就成國家之地。
世宗未聽從意見。又因王足從涪城撤軍，於是未能平蜀。

巒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蕭衍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降衍將譙希遠，巴西遂没。武興氐楊集起等反叛，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語在《豎眼傳》。巒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餘之後，頗因百姓去就，誅滅

邢巒平定巴西後，派軍主李仲遷留守。仲遷得到蕭衍部將張法養的女兒，此女貌美，仲遷迷於美色。他耗費軍事儲備，沉迷於酒色，公事咨詢傳達，没有能找到他的時候。邢巒恨得咬牙切齒，仲遷害怕，陰謀叛變，城民砍下仲遷的頭，舉城投降了蕭衍的將領譙希遠，巴西於是陷落。武興氐人楊集起等反叛，邢巒派統軍傅豎眼攻討平定了叛亂，事在《豎眼傳》。邢巒初到漢中時，舉止從容風度優雅，接待大族士人注重禮節，撫慰百姓給予恩惠。一年多以後，稍因百姓

齊民，藉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

叛降不定，屠殺無辜平民，抄没犯人家屬作奴婢的有二百多人，加上他經商及收受財物，受到清正者的鄙視。朝廷召回授他爲度支尚書。

時蕭衍遣兵侵軼徐兗，緣邊鎮戍相繼陷没，朝廷憂之，乃以巒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世宗勞遣巒於東堂曰："蕭衍寇邊，旬朔滋甚，諸軍舛互，規致連戍陷没。宋魯之民尤罹湯炭。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績，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巒對曰："賊雖送死連城，犬羊衆盛，然逆順理殊，滅當無遠。況臣仗陛下之神算，奉律以摧之，平殄之期可指辰而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爲慮。"世宗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

當時蕭衍派兵侵犯徐、兗地區，沿邊的軍鎮據點相繼陷落，朝廷憂慮此事，就委任邢巒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職仍舊。世宗在東堂慰勞送别邢巒時説："蕭衍侵入邊界，日益猖狂，各部隊互相傾軋，導致連串的軍鎮失守。宋、魯等地的人民尤遭苦難。雖知將軍回京不久，難離尊親，但委托東南，非將軍不可。望將軍努力建立殊勛，以滿足朕的期望，自古以來忠臣也并非不是孝子。"邢巒答道："敵軍雖連城而來送死，人馬衆多，但逆天順人的道理不同，消滅他們當爲期不遠。何況臣仰仗陛下的神機妙算，奉法以摧毁敵人，平定之期可指日而待，願陛下不要爲東南而憂慮。"世宗説："漢祖説過'金吾擊郾，吾無憂矣'，現在將軍主管軍事，朕有何擔憂呢?"

先是，蕭衍輔國將軍蕭及先率衆二萬，寇陷固城；冠軍將軍魯顯文、驍騎將軍相文玉等率衆一萬，屯於孤山；衍將角念等率衆一萬，擾亂龜蒙，土民從逆，十室而五。巒遣統軍樊魯討文玉，别將元恒攻固城，統軍畢祖朽討角念。樊魯大破文玉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恒又破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兗州悉平。巒破賊將藍懷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清南造城，規斷水陸之路。巒身率諸軍，自水南而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燒其船舫。衆軍齊進，拔栅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仍陷賊城，俘斬數萬。在陳别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閤、直後三十餘人，俘斬一萬。宿豫既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二戍獲米四十餘萬石。

先前，蕭衍的輔國將軍蕭及先率兵二萬，攻陷固城；冠軍將軍魯顯文、驍騎將軍相文玉等率衆一萬，屯守孤山；蕭衍的將領角念等率兵一萬，騷擾龜蒙，當地居民響應敵軍的，十家中有五家。邢巒派統軍樊魯討伐文玉，别將元恒攻固城，統軍畢祖朽攻角念。樊魯大敗文玉等，追擊八十多里，斬敵首級四千多。元恒又攻克固城，畢祖朽再擊敗角念等，兗州之敵肅清。邢巒又在睢口擊敗敵將藍懷恭，揮兵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又在清水南築城，計劃斷絶水陸交通。邢巒親率各軍，由清水南前進，派平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面逼迫敵人，統軍劉思祖等沿清水兩岸造筏，火燒敵軍船舶。各軍一齊進攻，拔除敵栅填平塹壕，登上敵城。中流起火，四面攻打，於是攻克敵城，俘獲斬殺敵兵數萬。在陣中斬殺懷恭，擒獲敵方封爵位者、稱將軍者、直閤、直後三十多人，俘獲斬殺一萬人。宿豫既被攻克，蕭昞也從淮陽退走，從敵二戍地獲糧米四十多萬石。

世宗賜巒璽書曰："知大龕醜虜，威振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壒，王略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賊衍此舉，實爲傾國。比者宿豫陷歿，淮陽嬰城，凶狡倂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憝，千里折首。殊勛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蕩，乘勝掎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算。"又詔巒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并勢摧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掎角，以圖進取之計。"

世宗賜給邢巒璽書說："知已大平敵人，聲威震動敵庭，淮河以外的毒霧消失，席捲徐州地區，皇朝的恢宏戰略遠播，統一的大業已經開始，官民慶賀，有什麽比這更暢快！賊人蕭衍這次行動，實是傾國而動。前者宿豫陷落，淮陽困守，凶狡的氣焰囂張，妄圖抵抗王朝的軍隊。將軍忠心謀劃協同用兵，如烈火如寒霜，電擊岱山北面，風掃沂、嶧地區，於是使逃亡的賊寇，一時之間殲滅；元凶大惡，千里之外授首。你建殊勛獲大捷，自古無人可比。但揚州未安定，敵人的餘焰應撲滅，乘勝形成掎角之勢，是勢在必行。你即可督率三軍，以時勢用兵，申我軍威於東南，清掃敵方沿長江的防綫，忘記現在的疲勞，以圖長遠的安寧，部隊進退的戰略，都委托你進行高明的規劃。"又詔令邢巒說："淮陽、宿豫雖已收復平定，梁城的賊兵，還在瘋狂集結，應取乘勝之勢，一鼓作氣消滅敵人。可率二萬兵馬渡過淮河，與征南將軍的部隊構成掎角之勢，以圖進攻取敵之計。"

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帥衆會之。巒表曰："奉被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掎角，乘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盡。夫圖南因於積風，伐國在於資給，用兵治戎，須先計校。非可抑爲必勝，幸其無能。若欲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其果。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東，爲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未易可克。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介在淮外，假其歸順而來，猶恐無糧艱守，況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弊死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臣之愚見，謂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擬之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

梁城的敵人退走，中山王元英乘勝進攻鍾離，又詔令邢巒統兵與元英會合。邢巒上表說："奉受詔旨，令臣渡淮水與征南將軍互爲掎角，乘勝急進，實是建功的時機。但愚臣考慮，認爲有不完善的地方。謀取南方要憑藉聲勢，攻討敵國要依靠軍資儲備，用兵治軍，必須先考慮這些問題。不可或以爲必勝，就期望敵人無能。如想掠地俘民，必能戰無不勝；如想攻城取軍政要地，不見得一定有成果。得到了取得的利益也不多，不能得到損失必定很大。蕭衍用盡江東的財力人力，作今年的行動，結果兵士疲勞喪師失衆，大敗而還，君臣失算，自取天下人耻笑。但敵人野戰雖非我敵手，守城却力量有餘，現在雖去進攻，不容易克敵取勝。加上廣陵距我遥遠，離長江衹四十里，鍾離、淮陰在淮水南，假設那裏的敵人都來歸順，還顧慮無糧堅守，何况還要加以攻取，勞苦我士兵呢？况且征南將軍所率的士兵，投入戰鬥已久，受疲勞及傷病困擾，不問可知。現在雖有着乘勝作戰的態勢可利用，但恐怕没有遠距離作戰之力了。若依臣的看法，認爲

久無，畜力待機，謂爲勝計。”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磐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

巒又表曰：

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能克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圖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壍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弊苦。遣臣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强遣？

應修復舊有據點要塞，充實邊防，息養中原的人民，準備以後的行動。又江東內部的矛盾，不怕它長久不出現，儲備力量等待時機，可說是我方最優方案。”詔令說：“渡過淮水結爲掎角，事已如前次所令，怎容如此猶豫徘徊，又有這樣的請求！可迅速進軍，攻守戰略應服從征南的需要。”

邢巒又上表說：

蕭衍侵入我境內，已長期勞苦王朝部隊，而今敵人敗走，實是消除了邊境的災患，這是因神靈贊助皇魏，上天要打敗寇賊，不是臣等弱劣的才能可以克敵制勝。依臣的見解，現在正應修復沿邊軍鎮，等待以後的行動。況且蕭衍還在，凶惡之身未除，螳螂的妄想，怎能自行消除？衹可廣作準備以等待他來，實在不宜辛勞我軍深入敵境，自取疲乏困苦。而今中山王進軍鍾離，實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如果真能從得失考慮，不顧慮是否成功，就應直接遠襲廣陵，深入敵內地，出其不備，或許還可取勝。現在正想屯駐軍隊，蕭密的餘部還在鍾離；要說無糧，運糧船可以再去。我軍却想用八十天的糧食攻取敵城，臣過去没聽説過。況且廣陵、任城可作前車之鑒，豈能現在又重蹈覆轍。現在如前往，敵人固城自守，不與我交戰，城外塹壕水深，不能填塞，我軍空坐到春季，就使戰士坐取困苦。派臣到那裏，糧食從哪裏來？夏天出征的將士，未備冬裝，如果遇到冰雪，何處可供冬裝？臣寧受怯懦不敢進兵的責難，不受損兵折將空勞軍士奔走的罪名。鍾離是天險，朝中顯貴都知道，如有內應，就非我所知，如無內應，一定没有攻克的可能。如不能攻取敵城，那耻辱不知會怎樣大！如相信臣的話，期望賜令許臣停止行動；如認爲臣畏難請求回朝，可將臣所領人馬都交給中山王指揮，任憑他調度，臣衹求騎馬跟隨四處奔走。況且俗諺說，耕作的事問種田奴，織絹的事問織女。臣雖然無武勇，然而混居征討將帥的

位置，對前方的事態如何，還真是瞭解一些，臣既然認爲困難，何必一定强令派遣？

詔曰："安東頻請罷軍，遲回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望。士馬既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勝掃殄，以赴機會。"巒累表求還，世宗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

詔令説："安東將軍一再請求停止行動，猶豫未去，阻礙懷疑作戰方略，很辜負朝廷厚望。兵馬已經集合，不容停頓，應力争神速，東西并舉，乘勝滅敵，以把握戰機。"邢巒不斷上表請求還朝，世宗同意了。元英果然敗退，當時人都佩服他的見識與謀略。

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爲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爲奴婢。巒懼爲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悦，乃背昶爲巒言於世宗云："巒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也。"世宗納之。高肇以巒有克敵之效，而爲昶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坐。

當初，侍中盧昶與邢巒不和，盧昶與元暉都是被世宗寵信的人，御史中尉崔亮，是盧昶的同黨。盧昶、元暉指使崔亮彈劾邢巒，許諾事若成功就請世宗委任崔亮做侍中。崔亮於是奏舉邢巒在漢中搶掠平民作奴婢。邢巒怕被盧昶等人陷害，就將在漢中得到的巴西太守龐景民的女兒化生等二十多人送給元暉。化生等數人，美麗異常，元暉非常高興，就背着盧昶替邢巒在世宗面前辯解説："邢巒最近剛立大功，又經過一次大赦，不宜再爲此問罪。"世宗接受了。高肇因邢巒有破敵的功勞，却被盧昶等排擠，也幫助邢巒申訴，邢巒得以免罪。

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悦，以城南入，蕭衍遣其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賞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遣巒曰："司馬悦不慎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直喪元隸豎，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南藩捍，度公之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吴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悦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爲之，民爲凶威所懾，不得已而苟附。假蕭衍軍入應，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爲害也。早生得衍軍之接，溺於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

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悦，舉城降南朝，蕭衍派他的冠軍將軍齊苟仁率兵占據懸瓠。詔令邢巒持節符率領羽林軍精鋭騎兵去討伐。封爲平舒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是犒賞他進取宿豫時的功勛。世宗親臨東堂，慰勞送别邢巒説："司馬悦不重視守衛，智能不足爲自身謀，不但將頭喪失給小人，還使國家大受損失。懸瓠距京畿近，是東南屏障，揣度今日向敵敞開，憂慮更深。早生照理不能獨立，必遠召吴、楚的人，大族與平民一同附逆，勢必交戰。你文才顯著武猛剛烈，是本朝的南仲，故而令你星夜籌謀動如雷電，出其不意。卿以爲早生是走是守？何時可以平定？"邢巒答道："早生并非有深謀遠慮而造成此事，衹是因司馬悦虐待百姓，憑藉衆怒而做此事，百姓被凶威震懾，不得已而暫且服從。假如蕭衍的軍隊入境援助，水路不通，糧食運送不上，也是被我擒獲而已，不可能造成大害。早生得到蕭衍軍隊的援助，沉溺在利欲之中，必定堅守而不願離去。而今王師若到，大族百姓必定幡

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絶，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垂慮。”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才宜救世，不得辭也。”

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千，去城二百，逆來拒戰。巒擊破孝智，乘勝長驅，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因即渡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掎角攻之。衍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逾時，克清妖醜，鴻勛碩美，可謂無愧古人。”巒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功成而不處。”

巒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一。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詔賻帛四百匹，朝服一襲，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贈冀州，黄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己，乃云：“瀛州巒之本邦，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

子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解褐司徒行參軍。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沉屈。臣父

然歸順。我軍圍困孤城，敵無逃亡的道路，不過今年，必將送早生首級到京城。願陛下不用多慮。”世宗笑着説：“你此言何等豪壯！深知朕派你的用意。知道你尊親已老，還令你一再在外辛勞，但忠孝不能兩全，你的才能足以救世，不得再推辭了。”

於是邢巒率騎兵八百，日夜兼行，五天後停駐鮑口。敵人派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千，出城二百里，前來迎戰。邢巒擊敗孝智，乘勝長驅直入，到達懸瓠。賊兵出城迎戰，又被邢巒打敗，乘機搶渡汝水。隨即主力部隊相繼而至，就築長圍圍困敵人。詔令加授邢巒任使持節、暫爲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元英南攻三關，也停駐懸瓠，因後援部隊未到，前敵較多，畏懼不敢前進，就與邢巒分布兵力結成掎角之勢攻懸瓠之敵。蕭衍的將領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投降，於是斬早生等同黨數十人。豫州平定，邢巒整頓軍隊凱旋。世宗親臨東堂慰勞，説：“你此次出征没有超過預計時間，就剿滅妖敵，大功壯美，可説是無愧古人。”邢巒答道：“這是因陛下的神聖智略威武英明，加上元英等將士出力，臣有什麽功勞？”世宗笑着説：“你不但一月三捷，足以被人們稱奇，又存有士伯的謙恭，想做有功而不居功的人。”

邢巒由宿豫大捷，到平定懸瓠，志向行爲廉潔正直，不再把財物放在心上，軍資軍需絲毫不取。升殿中尚書，加授撫軍將軍。延昌三年，遇急病去世，當年五十一歲。邢巒才兼文武，朝野寄於厚望，上下都感痛惜。詔令賜帛四百匹，朝服一套，追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起初，世宗想追贈他爲冀州刺史，黄門侍郎甄琛因邢巒以前曾彈劾過自己，就説：“瀛州是邢巒的故鄉，人們都想做本鄉的官。”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到甄琛擬詔書時，竟説“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有識之士都笑甄琛淺薄。謚號爲文定。

邢巒的兒子邢遜，字子言。體貌雖醜陋矮小，却頗有風度。初任司徒行參軍，承襲父親的爵位。後升國子博士、本州中正。藉進謁靈太后的時機，申訴説：“我是功臣的兒子，久遭沉淪

屢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出爲安遠將軍、平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孝莊初，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討逆賊劉舉於濮陽，不克。還，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安二年，坐受任元顥，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出帝時，轉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孝静初，以本官領嘗藥典御，加車騎將軍。久之，除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訟。遜鋭於財利，議者鄙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將軍、光禄勛卿、幽州刺史。

子祖微，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巒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儒弟偉，尚書郎中。卒，贈博陵太守。子昕，在《文苑傳》。

偉弟季彦。

邢晏

季彦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咏。起家太學博士、司徒東閤祭酒。世宗初，爲與廣平王懷游宴，左遷鄭縣令，未之官。除給事中，遷司空主簿、本州中正、汝南王文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郎中。以本將軍出爲南兖州刺史。徵爲太中大夫、兼丞相高陽王右長史。尋以本將軍除滄州刺史。爲政清静，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將軍、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兖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

委屈。臣的父親數次任大將，但臣本身没有軍功官級，臣的父親是忠臣，却不是慈父。”靈太后也十分感慨，任命邢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出朝任安遠將軍、平州刺史。當時北方多戰亂，邢遜遲疑不敢上任，免官。孝莊帝初年，授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到濮陽攻討叛賊劉舉，未能取勝。還京，授散騎常侍，加授前將軍。永安二年，因接受元顥所授官職獲罪，去官爲民。不久又授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出帝時，改任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孝静帝初年，以本職兼嘗藥典御，加授車騎將軍。許久以後，授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交惡至相互訴訟。邢遜醉心名利，有識之士很鄙薄他。武定四年去世，當年五十六歲。追贈本將軍、光禄勛卿、幽州刺史。

邢遜的兒子祖微，官至開府祭酒。守父喪未到期，就參預謀反，被處死刑。

邢巒的弟弟邢儒，官至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邢儒的弟弟邢偉，官至尚書郎中。去世，追贈博陵太守。他的兒子邢昕，事載在《文苑傳》。

邢偉弟名季彦。

季彦的弟弟邢晏，字幼平。風度優雅，博覽經書史籍，善於談論佛教、道教教義，愛好寫賦作詩。初任太學博士、司徒東閤祭酒。世宗初期，因與廣平王元懷共同游樂，降任鄭縣令，未赴任。授給事中，升司空主簿、本州中正、汝南王文學。逐漸升至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任吏部郎中。以輔國將軍出任南兖州刺史。徵回任太中大夫、兼丞相高陽王右長史。不久以輔國將軍外任滄州刺史。在任清廉簡樸，官吏百姓得以安居。孝昌年間去世，時年五十一。追贈征北將軍、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號爲文貞。邢晏信守仁義禮讓的原則，當初任南兖州刺史時，依例可以推舉自己的一子做官，他却請求讓亡弟的兒子子慎做官，子慎剛十二歲，而他自己的兒子已成年了。後任滄州刺史時，又啓請讓亡兄的兒子邢昕任州府主簿，而他自己的兒子還未做官。

其子并未從官。世人以此多之。

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

當時的人因此都贊揚他。

邢晏的兒子邢測，武定末年，官至太子洗馬。

邢亢

測弟亢，字子高，頗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遷廣平王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蕭衍，時年二十八。還，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將軍府屬，又轉中外府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晋陽，年三十四。

邢測的弟弟邢亢，字子高，頗有文才學問。起初任司空行參軍。升廣平王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出使蕭衍，當年二十八歲。還京，授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將軍府屬，又改任中外府屬。武定七年，受牽連獲罪在晋陽死去，時年三十四歲。

邢祐　邢産

巒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作郎，領樂浪王傅。後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彧。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年七十三。

邢巒的叔祖父邢祐，字宗祐。少年時有學問志向，在當時很有名聲。朝廷徵召任用爲著作郎，兼樂浪王傅。後暫爲員外散騎常侍，出使劉彧。因傳命的功績，授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爲政清廉用刑嚴肅，百姓得以安居。去世，終年七十三歲。

子産，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員外常侍、鄭縣子，使於蕭賾。産仍世將命，時人美之。後遷中書侍郎，俄遷太子中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

邢祐的兒子邢産，字神寶。好學，善於寫作。少年時作《孤蓬賦》，受到當時人稱譽。被舉爲秀才，授著作佐郎。暫爲員外常侍、鄭縣子，出使蕭賾。邢産二代人任使者，當時的人都很羨慕。後升中書侍郎，不久升太子中庶子。去世，終年四十六歲，朝廷十分惋惜。追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謚號爲定。

邢虬

祐從子虬，字神虎。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高祖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之禮，虬以經對，大合上旨。轉司徒屬、國子博士。高祖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禮。轉尚書右丞，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虬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期親，害親者今不及子，既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絶，遺育永

邢祐的侄子邢虬，字神虎。少年時修習《三禮》以鄭玄學派爲宗師，通曉經書有寫作才能。被推舉爲秀才并考核爲上等，被委任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高祖因公事與他交談，問到朝見宴會的禮儀，邢虬據經典回答，非常符合皇帝的想法。改任司徒掾屬、國子博士。高祖逝世，尚書令王肅在喪儀中多采用新儀式，邢虬往往按《五經》所載糾正王肅。改任尚書右丞，又調爲左丞，對官員多有糾舉彈劾，朝廷官員都不敢違規。當時雁門郡有人殺害自己的母親，尚書臺八首長合議奏請判該人車裂刑并污毀他的房屋，寬恕他的二個兒子。邢虬上奏駁斥説："不得叛變君上與尊親，若叛變一定要誅殺。而今圖謀叛逆

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絶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史，遷龍驤將軍、光禄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歸。值秋水暴長，河梁破絶，虬得一小船而渡，漏而不没，時人異之。母喪，哀毁過禮，爲時所稱。年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并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有二子。

的人要連帶親屬被殺，殺害尊親的人却未罪及其子，既然此人凶惡超過食父母的梟獍，連禽獸都不如，而使他不斷絶祭祀，遺留的後代永遠傳下去，這不是勸勉忠孝的辦法，維護三綱的原則。如果聖上感化惡人的辦法中包含寬容，不罪及犯人的妻兒，使父子的罪不相牽涉，罪惡衹追究犯人本身，那就應將他的孩子流放到邊遠地區，命令當地官員不許他的後人婚配。《盤庚》中說'不使罪人在新的地方傳宗接代'，漢法中規定五月食猫頭鷹的湯，都是要滅絶惡類的意思。"奏文入宮後，被世宗采納。不久授司徒右長史，升龍驤將軍、光禄少卿。邢虬的母親在家鄉生病，他請假回鄉。正逢秋汛漲水，橋梁斷絶，邢虬得到一小船過渡，船漏却未翻沉，當時人都很驚異。他母親去世後，他悲痛超過禮儀要求，受到輿論稱贊。年四十九，去世。追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號爲威。邢虬善於與他人交往，清河人崔亮、頓丘人李平都與他親善友好。所作碑頌雜文有三十多篇。有二子。

長子臧，在《文苑傳》。

長子邢臧，《文苑傳》有傳。

臧弟子才，武定末，太常卿。

邢臧的弟弟子才，武定末年，官至太常卿。

虬從子策，亦有才學。卒於齊王儀同開府主簿。

邢虬的侄子邢策，也有才幹學識。任齊王儀同開府主簿時去世。

李平

李平，字曇定，頓丘人也，彭城王嶷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群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静，吏民懷之。車駕南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正長史，太守如故。未幾，遂行河南尹，豪右權貴憚之。世宗即位，除黄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以稱職正尹，長史如

李平，字曇定，是頓丘人，彭城王李嶷的長子。少年時已氣度遠大。到長大後，博覽群書，尤其喜好《禮記》、《周易》，很有寫作才能。太和初年，被任命爲通直散騎侍郎，高祖待他非常重視。李平數經尊親去世，守喪以盡孝道著稱。後依例降爵位，承襲爵位彭城公。授太子中舍人，升散騎侍郎，舍人職依舊，升太子中庶子。李平藉侍從皇上時從容地要求出任郡守效力，高祖說："你又想用政事試自己的能力嗎？"授他任長樂太守，治理政務清静無爲，屬員及百姓都服從他。皇帝南征，委任李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很有名聲，於是授正長史，太守職依舊。不久，就委任爲代理河南尹，豪門權貴都畏懼他。世宗即位，授黄門郎，調任司徒左長史，代理河南尹依舊。不久因稱職正式任河南尹，長

故。

史一職依舊。

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己丑詔書，雲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剋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驌驦於綠竹之區，騁騄驥於漳滏之壤。斯誠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惑焉。何者？嵩京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鑾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士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咏，可不美歟？"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

皇上將到鄴城，李平上表進諫說："伏見己丑日詔書，皇上將乘雲軒鑾車，定期巡幸，鳳服龍馬，近日起駕。將要在淇水之北講評軍事，在鄴、魏地區進行大演練，在綠竹成林的地區驅馳駿馬．在漳水、滏水的流域放騁烈騎。這確是天地同歡，人神共喜的大事。但依臣管見，不免疑惑。爲什麼呢？嵩京創建，洛邑始造，雖年代已跨越十載，但根基尚未牢靠。代京的人民到洛陽時，起初幾乎一無所有，資産耗盡在遷移中，牛畜倒斃在馱運中，攀過太行的險要，越過大河的難關，備經辛苦，纔得以到洛京，富有者財産都已損失過半，貧窮者可想而知。再加上連年從軍作戰，難以安居，自景明年間以來，纔稍得休息。從事農業的未能積儲二年的糧食，建房的纔建好數間房屋，没有人不盡力在伊水、瀍水一帶，人人都急於他自身的事務。目前確實應安定新遷的人民，勉勵他們盡力耕作，使國家有足够用九年的糧食，家家有防水旱災害的儲備。如果在此時對他們加以牽制，那被荒廢的事就多了。一男服勞役，全家就失業。現在又值秋糧滿田，禾豆遍野，皇上所到之處，被踐踏的一定很多。不如端坐拱手在朝中，坐招天下人心，在嵩山下的平原顯示武力，在伊水、洛水間演習射箭的禮儀，兵馬没有跋涉的辛勞，百姓有康樂的歌咏，豈不很美好嗎？"皇上不聽。詔令李平以本官代理相州刺史。世宗到鄴城，親臨李平的府第，接見他的幾個兒子。不久正式受命任相州刺史，加授征虜將軍。

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爲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支尚書，尋正尚書，領御史中尉。

李平勉勵督促農業生産，修飾完善太學建築，選拔考核精通儒學的人任博士，選取五郡聰明敏捷的子弟做學生，在堂中繪製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圖像，并親自書寫贊文。到州中的朝廷官員頗好刮取公物民財，李平就在客館中畫"履虎尾"、"踐薄冰"，并寫注文在下，以示勸誡。加授他平東將軍，徵回朝廷任長兼度支尚書，不久正授度支尚書，兼御史中尉。

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

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在信都謀反，朝廷任命李平任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

北將軍，行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式乾殿，勞遣平曰："愉，朕之元弟，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發，欲上傾社稷，下殘萬姓。大義滅親，夫豈獲止？周公行之於古，朕亦當行之於今。委卿以專征之任，必令應期摧殄，務盡經略之規，勿虧推轂之寄也。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歔欷流涕。平對曰："臣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今大宥既敷，便應有征無戰。脱守迷不悟者，當仰憑天威，抑厲將士，譬猶太陽之消微露，巨海之蕩熒燭，天時人事，滅在昭然。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鍾，非陛下之事。"

軍，代理冀州刺史以攻討元愉。世宗親臨式乾殿，慰勞送別李平說："元愉，是我的大弟弟，身居不受懷疑的地位，但豺狼的心，在意料之外發作，想上傾倒社稷，下殘害百姓。我大義滅親，豈能自止？周公討伐弟弟的行動施行在古代，我也應當施行在今天。委托你以專負征伐的責任，務必要按期消滅叛亂，一定要盡心策劃戰略，不要辜負我推舉人才的重托。何曾想到今天會説到這樣的事呢？"因而便抽泣流淚不止。李平答道："臣元愉是天迷了他的心，故幹出這般逆行。陛下不因臣不算勇武，委任臣總督平叛的職責，目前大赦令已公布，就應當有征討無戰鬥。如果有執迷不悟的，臣當上憑聖帝天威，下將激勵將士，譬如太陽消散微露，大海撲滅燭火那樣，天時人事如此，顯然可消滅叛亂。如若元愉到軍營前伏地請降，就將他送大理寺審判，如不改悔而等着被殺，臣就將擊鼓鳴鐘發起攻擊，這就不是陛下的事了。"

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賊攻圍濟州軍，拔栅填塹，未滿者數尺。諸將合戰，無利而還，憚於更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衆。愉時墜馬，乃有一人下馬授愉，止而鬥死。乘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萬級，遂圍城燒門。愉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十里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黄門侍郎、秘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徵還京師，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

李平進軍停駐經縣，各路部隊雲集。夜晚有蠻兵數千人攻擊李平的前營，流矢射至李平的營帳，李平安卧不動，不一會騷亂就平息了。於是揮兵進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處。叛軍圍攻濟州軍，攻破營栅并運土填塹溝，祇差數尺溝就要填平。諸將一起攻敵，無功而還，畏敵不敢再進攻。李平親自到隊伍中，以重賞激勵將士，士兵們纔肯前進，於是大敗叛軍。元愉當時從馬上墜地，有一人下馬將自己的馬給元愉，又保護元愉上馬而自己戰死。李平軍乘勝追擊，直至信都城門，斬殺叛軍數萬人，就包圍州城并放火燒城門。元愉率百餘名騎兵衝出城門逃走，李平派統軍叔孫頭尾隨追擊，在距信都十里處活捉元愉。冀州平定，世宗派兼給事黄門侍郎、秘書丞元梵至軍中宣讀聖旨慰勞李平。隨即召李平回京，以本官兼任相州大中正。

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其定冀之勛。前來良賤之訟，

李平先前被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懷恨，後來王顯代替李平任御史中尉，李平加授散騎常侍，王顯就彈劾李平在冀州時曾隱瞞截留官府奴婢，高肇又幫助找出證據，於是奏請免除李平的官品職位。延昌初年，皇上詔令恢復李平官爵，

多有積年不决，平奏不問真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鎮民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賑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世宗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肅宗初，轉吏部尚書，加撫軍將軍。平高明强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勳，請酬以山河之賞。靈太后乃封武邑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縑二千五百匹。

獎賞他平定冀州的功勛。以前由於良賤身份的訴訟，有許多長期不能斷决，李平奏請不問真僞，一律以景明年以前的身份爲準，於是這類訴訟就停止了。武川鎮的兵民乏糧，鎮將任款請求貸糧而未被批准，就自行開倉賑濟，有關機構以耗費官物的條例檢舉審查任款，免去了他的官爵。李平上奏説任款的本意是救濟兵民，不存不良之心，世宗便原諒了任款。升李平爲中書令，尚書職依舊。肅宗初年，改任吏部尚書，加授撫軍將軍。李平處事手段高超明智且果斷，所到之處都有聲譽，衹是因性情急躁而受影響。尚書令、任城王元澄進言申訴李平安定冀州的功勛，請求朝廷用封爵酬謝他。靈太后就封他武邑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縑二千五百匹。

先是，蕭衍遣其左游擊將軍趙祖悦偷據西硤石，衆至數萬，以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禀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賜平縑帛百段、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賜獎縑布六十段、絳衲襖一領。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於是率步騎二千以赴壽春。平巡視硤石内外，知其盈虚之所。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悦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令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擊其東面，然後鼓譟，南北俱上。賊衆周章，東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悦率其餘衆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斬祖悦，送首於洛，俘獲甚衆。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

先前，蕭衍派他的左游擊將軍趙祖悦偷襲占領西硤石，兵力達到數萬，以逼迫壽春。鎮南將軍崔亮前去進攻，未能攻克，又與李崇發生矛盾。於是詔令李平以本官任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充任行臺，指揮各軍，東西各州的將領共同向他請示，如有不從者，以軍法處置。詔令李平的長子李獎任通直郎隨軍，賜給李平縑帛一百段、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賜給李獎縑布六十段，絳衲襖一領。父子前後排列，在家中跪拜受賜，觀看者都認爲很榮耀。於是李平率步兵騎兵二千人奔赴壽春。李平巡視了硤石内外形勢，知道了敵方兵力的虚實之地。他嚴肅告誡李崇、崔亮，命令他們做好水、陸作戰的準備，按期同時進攻。李崇、崔亮畏懼李平，不敢違令。連日交戰，屢次打敗敵軍。安南將軍崔延伯在下蔡架橋，以抗拒敵人的援兵。敵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能進兵救援，祖悦死守孤城。李平便部署攻城。命令崔亮督促步兵攻打城西，李崇率水軍攻打東面，然後敲鼓呼叫，南北兩面一起衝擊。敵兵驚慌失措，在東西兩面應戰。攻破敵人外城後，敵軍將士相繼歸降。祖悦率領餘部堅守南城，徹夜反擊，到天亮時纔投降。李平斬祖悦，將他的頭顱送到洛陽，俘敵很多。因功升尚書右僕射，加授散騎常侍，將軍依舊。

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杖一口。時南徐州表云，蕭衍堰淮水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靈太后大悦，引群臣入宴，敕平前鳴簫管，肅宗手賜縑布百段。熙平元年冬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匹。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製詩賦箴誄咏頌，别有集録。

李平回京後，靈太后在宣光殿接見，賜給金裝刀杖一口。當時南徐州上表説，蕭衍堵淮水將成禍患，詔令公卿討論對策，李平認爲不必用兵，堤堰終究會自毁。到淮堰崩潰時，靈太后大喜，召群臣入宫參加宴會，令樂隊在李平座前奏樂，肅宗親手賜給縑布一百段。熙平元年冬去世，遺言要薄葬。詔令賜給達官貴人用的棺木、朝服一具、衣一套、帛七百匹。靈太后在東堂爲他舉哀。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號爲文烈公。李平自從任度支尚書，直至任尚書省副職，日夜辦公，孜孜不懈，共處機要地位十多年，有進諫獻議的好名聲。所寫詩賦箴誄咏頌等文字，另有文集收録。

李奬

平長子奬，字遵穆，襲。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自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閤將軍、吏部郎中、征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禄大夫，仍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初，元乂擅朝，奬爲其親待，頻居顯要。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鎮東將軍、河南尹。奬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奬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奬，傳首洛陽。

李平的長子李奬，字遵穆，承襲父親的爵位。容貌魁偉，有參與政治的才幹氣度。自太尉參軍事，逐漸升至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閤將軍、吏部郎中、征虜將軍，升安東將軍、光禄大夫，仍任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外任撫軍將軍、相州刺史。當初，元乂專擅朝政時，李奬被他寵信，故屢任要職。靈太后重掌朝政後，削除了李奬的官爵。孝莊帝初年，被任命爲散騎常侍、鎮東將軍、河南尹。李奬前後任職，都以明智幹練著稱。元顥攻入洛陽，任命李奬兼尚書右僕射，令他慰勞徐州，羽林軍及當地兵民不接受元顥的命令，殺死李奬，將他的頭送到洛陽。

出帝時，奬故吏通直散騎常侍宋遊道上書理奬曰：

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吴人痛之；郤宛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李奬，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自少及長，忠孝爲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歲，北

出帝時，李奬的舊部通直散騎常侍宋遊道上書申訴李奬被殺事説：

臣聽説賞善罰惡，稱爲執政柄者的兩大要事，有着正常的法規，最可貴的是不濫用。因此子胥無罪被害，吴國人都覺悲痛；郤宛不幸自殺，楚國人議論紛紛。已故河南尹李奬，居外戚地位，世代稱爲名門，有這樣的人才，確是可滿足國家需要。由少年直至成年，以忠孝爲心，入朝廷或出任州郡，都流傳清正明智的聲譽。襟懷坦白，風度昂揚，實在是朝廷的珍寶，社稷的棟梁。往

海竊據，負扆當朝，王公卿士，俯眉從事。而獎闔門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羈縶，自拔無由。托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爲其純臣，莫之敢距，表啓相望，遲速唯命。及皇輿返正，神器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要賞，曲道求通，濫及善人，稱爲己力。若以獎受命賊朝，語迹成罪，便與天下共當此責。于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恩，方加酷濫。伊昔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寬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人且相慰悦，其猶郭默生亂，劉胤懸首，事乃權宜，蓋非實録。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冤；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恩，義兼人故，見其若此，久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閉，壟樹成行，内手捫心，顧懷愧慨。幸逢興聖，理運唯新，雖曰纂戎，事同創革。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獎雜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己，懷此無忘，輕率瞽言，干犯輦轂。伏願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此幽魂。

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子構，襲。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齊受禪，爵例降。

構弟訓，太尉默曹參軍。

年，北海王竊據帝位，背依屏風執政，王公及官員，都低眉服從。而李獎闔家百口，共同居住在京洛，既然已被羈絆，便没有能力自拔。托辭出使東南，心中存着避難的想法，當時輿論都認爲他處理得當。然而北海王未失敗的時候，徐州刺史元孚是他的忠臣，根本不敢違抗，每日連續上表章文書，舉動的快慢都惟命是從。到皇帝返京復位，國家的大權又恢復，輕薄的小人們，同生僥幸的心，説假話騙取封賞，走邪路求取升遷，濫言侵及善人，誇稱自己的功勞。若因李獎接受僞朝的任命，故言行有罪，就應與天下曾降附北海王的人承擔同樣的罪責。當時朝廷僅命令免除他的官職，也就是已被赦免，到後來又被殘酷殺害。元孚那時與李獎一同稱臣，并肩立在賊處，而又親臨黄河北，日夜與官兵作戰，當時遇到寬容的政策，任職待遇都未改變。一位使者，獨自受此屠戮，凡是有見識的人，誰不嘆息悲悼！前代有時論功的原因，是看某人任邊將姑且給予撫慰，即如郭默叛亂，王導就將劉胤的頭高懸示衆，事出權宜之策，并非實事求是。當年鄧艾去世，段灼爲他伸冤；馬援病故，朱勃爲他訴屈。臣雖是小人，曾奉事君子，懷念舊主恩情，又兼有故友之義，見李獎如此委屈，很久就想申訴。忍着未説，直到今天，幽泉已封閉，墓間的樹已成行，捫心自問，更生慚愧感慨。幸而遇到聖人興起，天理運數一新，雖説是繼承大統，但事情同於開創新天。數有大赦，恩澤廣被天下，亡官失爵的都蒙恩恢復官爵。而李獎罪名還在，貧窮的地位未變。士人感於知己，懷念此事不忘，輕率地盲目進言，侵犯聖上的視聽。伏望皇上體察，能够同情地看待臣言，加授李獎追贈官秩，安慰這幽魂。

詔令追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李獎的兒子李構，承襲爵位。武定末年，任太子中舍人。齊受禪讓建國，依例降爵位。

李構的弟弟李訓，任太尉默曹參軍。

李諧

奬弟諧，字虔和。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當時才俊，咸相欽賞。受父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司馬，入爲長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爲兼著作郎，諧在史職，無所厝意。加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光祿大夫，除金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

元顥入洛，以爲給事黄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爲《述身賦》曰：

夫休咎相躡，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迹，料趣捨於人情。咸争途以走利，罕外己以逃名。連從車以載禍，多厩馬以取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薄躬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藉休庸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乏游道於上京。洎方年之四五，實始筮之弱齡。爰釋巾而從吏，謬邀寵於時明。

彼□□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治其未亂。掩四奧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暢而武戢，鼎南遷而文焕。異人相趨於絳闕，鴻生接武於儒館。總群雅而同歸，果方員而殊貫。伊濫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宰旅。奉盛王之高義，游兔園而容與。綴鴻鷺之末行，連英髦之茂序。

及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奉役於前轅，仍執羈於後距。迫玄冬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風激沙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

李奬的弟弟李諧，字虔和。風雅和順，博學有才且善於辯論，當時的超群之士，都很欽服賞識他。承襲父親先前的彭城侯爵位。自太尉參軍起，歷任尚書郎、徐州北海王元顥撫軍府司馬，入朝任長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用爲兼著作郎，李諧在史官任上，没什麽主見。加授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光禄大夫，授金紫光禄大夫，加授衛將軍。

元顥入洛陽，委任爲給事黄門侍郎。元顥失敗後，李諧被免除官爵，於是他作《述身賦》説：

吉凶相隨，禍福相生。占卜迷失預兆，聖達蔽於未萌。觀察已往成敗的踪迹，料度人情以作取捨。多争競道路以求利，罕有處身世外以逃名。車輛相隨不過是載禍，多養駿馬最終是取罪。誰又知一人獨來獨往，就是君王也不能相傾。彼反省自身而悔恨，失去了自己真的性靈。憑藉祖先的蔭庇，仰承名門的餘榮。徒然從師以求學，在上京缺少交游。直到年已二十，實是年輕就已做官。釋去布衣而從政，冒昧地在盛明的時代期望得寵。

彼□□的赫赫，竟然使周顯簡陋而漢顯不足。皇上的文教誠厚而得成功，我朝的威武之師可防止亂心。掩蓋四方可居地區而使車同軌，和睦日、月、星三辰而使宇宙清。威力北達而武功成就，京都南遷而文教焕發。異方的人争相赴往宫廷，有才的人細步徐行在儒館。總集衆雅人同歸皇上，充實方正者特别録用。那人也濫從吹竽，開始竊取官服在朝列。承奉盛王的高義，游兔園十分從容。尾隨鴻雁的末行，連接在英才長者的序列。

到伯舅西征，顯赫的靈旗東舉。又奉隨服侍在車前，再執馬繮在後隊。急進在寒冬歲末，歷涉那關山險阻。狂風激飛沙頑石破裂，冰雪凍大河四野皚皚。歡樂在於志向無窮，悲傷因爲感物多愁。突然皇上晏駕，改

緒。俄宮車之晏駕，改乘轅而歸予。

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禔福。既獻□以命宗，叨微躬於侯服。禮空文於頫饗，賦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肅。忽忝命於建禮，游丹綺之重複。信玆選之爲難，乃上應於列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稱仲治與太叔。余生□之蕭散，本寓名而爲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疏於政理。竟火燭之不事，徒博弈其賢已。竊自托於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輩於士子。且以自托，□□□□。

雖邇俣塵滓，而賞許雲霞。栖閑虛以築館，背城闕而爲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狹邪。事雖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林嬉於月夜，或水宴於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藝之英華。羞綠芰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雖慚洛水之名致，有類金谷之喧嘩。聊自足於所好，豈留連於或號。思炯戒而自反，勖身名於所蹈。奉哲后之淵猷，贊崇麾於華奧。豈千乘之乏使，感一眄之相勞。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而休告。

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於載筆。蔡一去而貽恨，張再還而有述。忽牽短而濫官，司惇史於藏室。慚班子之繁麗，微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扃之華密。信儀鳳之所栖，乃絲文之自

路途方向而還京。

身屬今日推恩的行列，由旁枝却得安福。既獻□以命名宗室，微小的我叨受封爵。在諸侯往來宴會中盡禮清談，在假日休息時賦寫太平。常思守職而不敢懈怠，每日獨處而自我警惕。忽辱命受任訂立禮儀，經常在宫中徐行。確信此職難被選任，就因這是上應星宿。陽源還需自勉，何況仲治與太叔。我生□閑散，本來衹是挂名做官。愛好不熟於吏法，才幹實疏於治理。燃盡火燭不爲政事，衹是與賢遇己者下棋。私心自認是書生，頗喜在文史中馳騁。拾取通人的餘論，觀察士林的□理。這就被誤認爲風雅，於是受士人的稱譽。故且以此自居，□□□□。

身雖近向塵滓，心却愛賞雲霞。築館舍栖身在荒地，家居在背離城闕處。接近二學館的高舍，遠離三閙市的狹斜。家事雖儉却不貧陋，製作合規却不奢華。山勢隱在重山之中，流水迴蕩冲擊沙灘。樹先逢春而變色，草迎瑞年而開花。座上有清談的客人，門前多好事者的車馬。或在樹林中賞玩月色，或在黄昏時飲酒水畔。肆意領會佳篇的高意，反復吟咏美文的警句。席上有綠菱紅藕，座前陳朱李甜瓜。雖不如洛水集會的雅致，却類似金谷聚宴的喧嘩。聊且以愛好自足，豈是記懷於名聲。思明訓以反省，勉身名在所居。奉明主的遠略，贊皇上處貴要。豈是大國缺乏使人，實是感於一顧的慰勞。竟然未留任三月，終因病多而告退。

那東觀是清華之處，隆重的責任在史官。蔡邕一去留恨，張華再任有著述。我缺才却被濫充史官，在藏室中撰著國史。慚無班固的文采，没有司馬遷的簡實。又列名宫官得親近皇上，常陪皇上在宫中重地。相信鳳凰所栖的地方，就有美好的文

出。歷五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滯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號之斯在。

屬運道之將季，諒冠屨之無礙。奄升御於鼎湖，忽流哀於四海。昔漢命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絕。暨孝昌之陵陂，亦繼□而禍結。將《小雅》之詩廢，復三綱之道滅。思局蹐於時昏，獨沉吟於運閉。遂退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驅時雄而電逝。既籍取亂之權，方乘轉圓之勢。俄隙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膏原而塗野，嗟衛肝與嵇血。

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盧遁身於東掖，荀竄迹於南羅。時獲逃於□阜，仍竄宿於岩阿。首丘急於明發，東路長其如何。遽登舟而鼓栧，乃沿洛而泛河。鶩寸陰於不測，競征鳥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觜距，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瀷隆。躁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兹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憩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遥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

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天罼之層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祲之廓蕩。昔遽生之出奔，睹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蕞爾，本無僁於衰

章出現。在史職徘徊了五年，還未改動官職。對善飛者我愧如無翼，因目標遠而遲於著述。晚近再加授將軍，這□號之所在。

值氣運將衰的時候，預料士人也無可阻擋。突然皇帝在鼎湖升天，片刻間悲哀流布四海。昔日漢室的天命中微，皇統於是多次斷絕。到孝昌年間多難，也是繼統發生了災禍。將《小雅》的詩廢去，再令三綱之道德消滅。憂思世道昏暗而戒懼，獨自在背運時沉吟。於是退居到窮鄉僻野，不再與外界交往。到數次中興撥亂反正，驅使當世英雄如電閃即逝。已經憑藉平亂獲得權力，又乘高山滚石的聲勢。片刻間仇恨激烈而職守盡廢，於是高官貴族都遭毀滅。那血潤平原又塗滿荒野，傷感啊衛臣納肝嵇康流血。

爲何古今同一法則，常是治世少而亂世多。盧植隱身在東方，荀爽亡命於南方。時常有人逃至野外，於是逃居到山中。望家鄉急着在黎明出發，向東的路怎麽這樣長。立刻登舟張帆操舵，便沿洛水而下黄河。急促間幾遭不測，與飛鳥競趨歸波。當時到處都輕忽命令，連結百萬聚在太行山東。信都的盜賊何等凶猾，有如大猪與鷙鳥。放肆地以武力相吞噬，把村邑都燒盡田野一空。經黎陽又遇群寇，驚濤拍岸水聲轟鳴。賊寇躁動沿江人聲鼎沸，飛矢交射直入舟中。當時備遭凶險，却自料如孔子在陳、蔡不會遇難。出入虎口却終於獲救。迅即過陽侯急忙趕路，在濮陽纔得到休憩，確實是陶、衛的舊疆。遥望鄉村佇立良久，看黄河并不遥遠。聽見敵馬在夜晚嘶叫，看到胡兵揚起的塵土在白天飛揚。

王略恢宏廟算已勝，部隊出發如雷震響。煽動風神的猛氣，張開天網的層網。纔一戰就令敵冰銷，片刻間蕩平妖氛。昔日遽生出奔，目睹滅亡的徵兆在亂政。到季子歸來，便國君立而大位定。如我這微末的小人，本來與盛衰無關。心喜如茅草隨風倒

盛。忻草茅而偃伏，且優游於辰慶。復推斥於宦流，延光華於璽命。甫聞內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

時權定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飆發，旆陵江而雲矯。闢閶闔之峥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翠華飆而繚繞。苟命舛而數違，雖功深而祚天。時難忽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暱，罕徇節於漢陽。彼百僚之冠帶，咸北面於西王。矧恩疏而任遠，固身存而義亡。及宸居之反正，振天網於頹綱。甄大義以明罰，虛半列於周行。乃褫帶而來反，驅下澤於故鄉。

探宿志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豈釣名以干世。獨浩然而任己，同虛舟之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亦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願自托於魚鳥，永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没，不再罪於當今。

孝靜初，遭母憂，還鄉里。徵爲魏尹，將軍如故，以禫制未終，表辭。朝議亦以爲優，仍許其讓。蕭衍求通和好，朝廷盛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常侍，爲聘使主。諧至石頭，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諧問胥曰："主客在郎官幾時?"胥答曰："我本訓胄虎門，適復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爲郎。"胥答曰："特爲應接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己

伏，故且悠閑地生活在良辰。又被推進到官宦之間，延續光榮承受皇命。纔聽說愧任內侍，又接到加封的詔令。金章紫綬何等絢麗，貂冠玉飾之光相映。

此時僅開始安定，尚有民心容易擾動。建武帝何等明傑，盛張雄姿充塞天地。頃刻間人神俱有歸宿，憑藉親疏相等而競承先爵。師旅出楚地而急速，旆旗飄至長江而紛亂如雲。建宮門高峻威嚴，端正帝冕君臨百姓。神駕快如流水，翠華繚繞飄拂。如果命不順而運數違離，雖然有大功而歸之上天。時難忽然已到，網羅布在四方。不是五服三族的親昵者，罕有人在漢水北殉節。那百官及士人，都向西王稱臣。況恩情疏而責任小，必然保存自身而失義。到皇上撥亂反正，便振朝綱而整頹廢的法規。甄別大義以明賞罰，大路上官員的行列空去一半。於是解綬帶而歸家，奔馳在故鄉的川澤。

探尋原來的志向以反省，捫身回顧一生而自計。不虛僞待人以求苟合，沒有沽名釣譽以干預世事。獨養浩然之氣而任性行事，如同沒有繫住的空舟。既不識富貴從何而來，又哪知它爲何而去。於是得失都忘，心中已無牽挂。遇物即可安身，到處是山林。雖因有西浮的踪迹，不改懷東都的心。願托身於魚鳥，永可隨性飛沉。希望保此真性直到死，不再得罪當今的權貴。

孝靜帝初年，遇母親去世，還鄉。朝廷徵召任魏尹，將軍如舊，因守喪期未終，上表辭官。朝中輿論也認爲可嘉，於是允許他辭官。蕭衍請求通使和好，朝廷廣選使者，任命李諧兼散騎常侍，作聘使主。李諧到石頭城，蕭衍派他的主客郎范胥接待。李諧問范胥說："主客任郎官多長時間?"范胥答道："我本是在虎門教學，剛剛任現職。"李諧說："國子博士不應降任郎官。"范胥答道："特爲接待遠來賓客，因此暫兼而已。"李諧說："委屈自己以完成任務，確得辦事的道

濟務，誠得事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答曰：“自顧菲薄，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胥問曰：“今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諧答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還鄴?”諧答曰：“不常厥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胥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何爲而遷?”諧答：“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黄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黄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説，乃是俳諧，亦何足道!”蕭衍親問諧曰：“魏朝人士，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庸短造次，無以備啓。”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衍曰：“若爾，文足標異、武有冠絶者，便可指陳。”諧曰：“大丞相勃海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晝一九州，懸衡四海。録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儁，宗室之秀，綰政朝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并時譽民英，戮力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勛賢忠亮，宣贊王猷。自餘才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言。”江南稱其才辯。

理。由於我一介使者，令你降位。”范胥答道：“自顧淺薄，不足對使者揚譽國家的繁盛美好，哪敢説委屈?”范胥問道：“今日還暖和，北邊應當比這裏稍冷?”李諧答道：“我國地居陰陽的正中，寒暑都合時，故不知冷多少。”范胥説：“我問的是鄴下，難道是測天的地方?”李諧答道：“都是皇帝居處，相距不遠，可以統而言之。”范胥説：“洛陽既然稱爲盛大美觀，因何事遷鄴?”李諧説：“殷人不常居一邑，於是有五京，王者没有外土，到處都是他的河山，又有什麽可奇怪的?”范胥説：“殷人因危險，故而遷到相耿，貴朝爲何遷都?”李諧答：“聖人鑒往事知來事，相機而動，何必等待興衰?”范胥説：“金陵的王氣發兆於古代，黄旗紫蓋的説法，原本出在東南，君臨萬邦之主，故應在此。”李諧答道：“此地的帝王符命，哪能與中原作比較?紫蓋黄旗，終於入洛陽，豈不是自害?天有口爲‘吴’的説法，乃是詼諧語，又何足道!”蕭衍親自問李諧説：“魏朝人士，德行等四科之徒共有幾人?”李諧答道：“本朝俊才極多，義士如林，文武賢才，分布在各類職位，四科的優秀人才，不是没有，衹是我才識短淺又在倉促中，不能一一陳説。”蕭衍説：“武王有能臣十人，魏雖人才衆多，豈得就如你所説?”李諧説：“愚意以爲周説十人，本是舉有佐命大功者，至於‘濟濟多士’，實出文王的詩咏。我朝朝廷的人才，足可與周相比。”蕭衍説：“如此，文才足可標異、武勇確是第一的，便可指出。”李諧説：“大丞相勃海王掌文治籌武略，輔佐皇帝，統一九州，規範天下。録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儁，是皇室的俊秀，總掌政柄。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都有聲望是人中英才，全力匡輔政治。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功勛卓著忠誠賢明，共同贊助大業。其他才美者不可詳説。”蕭衍説：“應可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測。”江南人都稱他有學識并善辯。

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秘書監。遇偏風廢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所著文集，别有集録行於世。

長子嶽，武定末，司徒祭酒。

嶽弟庶，尚書南主客郎。

出使還朝，授大司農卿，加授驃騎將軍，調任秘書監。遇中風病免職。武定二年去世，這年四十九歲，當時人都很痛惜。追贈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所著的文集，單獨集録流布在世間。

李諧的長子李嶽，武定末年，任司徒祭酒。

李嶽的弟弟李庶，任尚書南主客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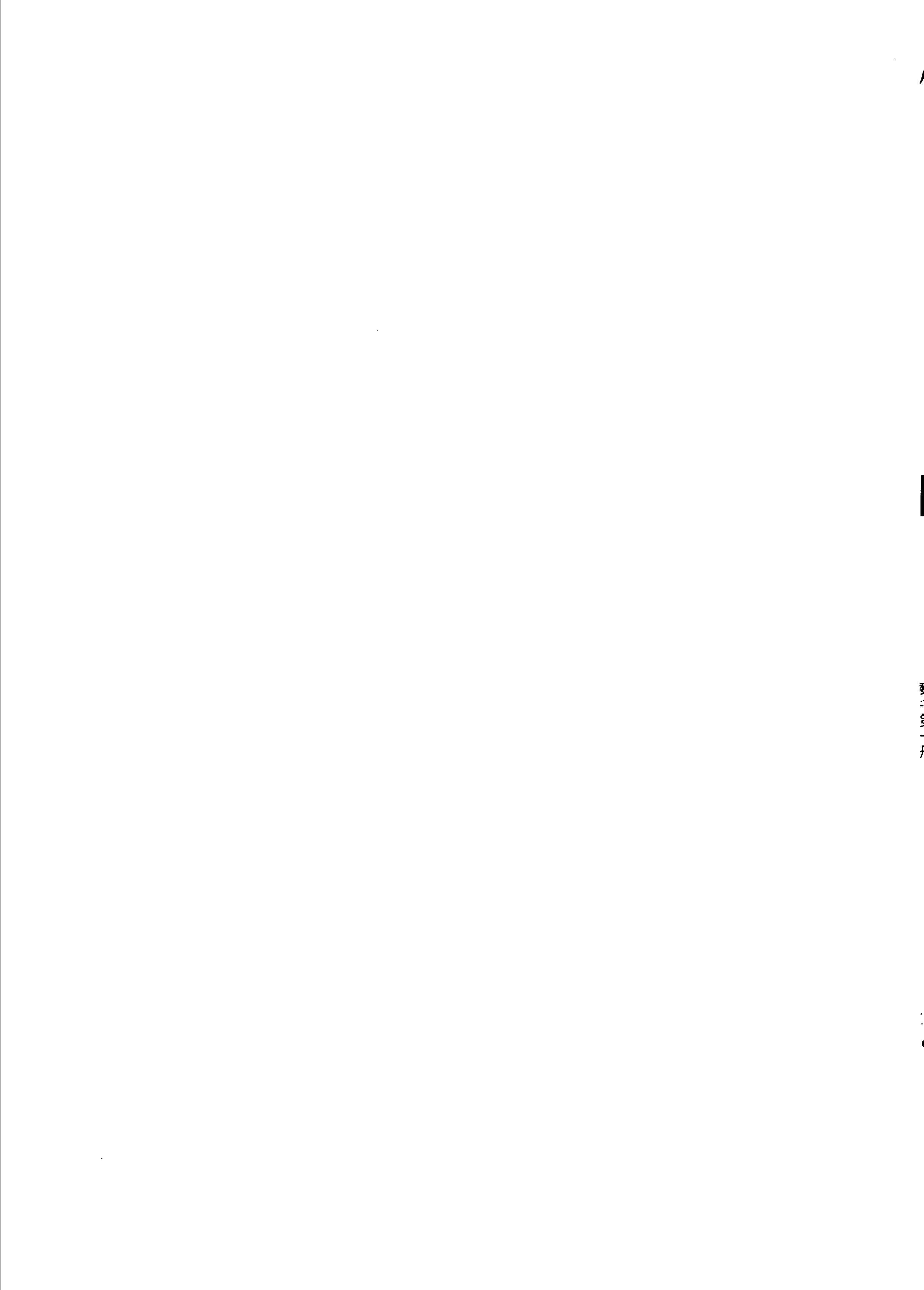
李邕

諧弟邕，字修穆。幼而俊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俊秀才藻之美，爲時所稱。年二十五，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文。

李諧的弟弟李邕，字修穆。年幼却氣度開朗，有文學才能。任著作佐郎、高陽王元雍友。凡所交好者都比他大一倍，風度文章之美，受輿論稱贊。年二十五，去世。追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謚號爲文。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内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效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蓋贊務之英也。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略，擔當軍國大任，内參機要，外握軍權，他是治理天下的偉人吧？李平因高明有才幹智略，以智謀效力於當時，出入做官都稱職，成就了功名，也是佐助國家的英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魏书　第二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页数＝６２２
ＳＳ号＝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０１月第１版

下载＝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６／０３／０００５９５．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１２１５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０３９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１－４　／　Ｋ２０４．１／Ｚ７７２
【原书定价】　５０２．００（全四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北魏（３８６　５３４）　纪传体　魏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魏书　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